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五五一・史部・傳記類

薛文清公行實錄五卷

〔明〕王鴻輯

.....一

商文毅公遺行集一卷

〔明〕商汝頤撰

.....五七

王文成傳本二卷

〔清〕毛奇齡撰

.....八一

求闕齋弟子記三十二卷

〔清〕王定安撰

.....一〇三

薛文清公行實錄

〔明〕王鴻輯

據揚州市圖書館藏明
刻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二
〇五毫米寬二七六毫米

薛文清公行實序

嗚呼聖賢之學不明於天下久矣自
濂洛關閩之後以斯道爲已任者寥
寥其人在元則有魯齋許公靜脩劉
公

國朝則有文清薛先生此也終始大節
無可疵議所以道學之儒者是也先
生嘗言學者讀書窮理涵實見得然

後驗於身心體而行之故其幼而壯
壯而老出處進退辭受取與之節無
一事不求合於義在大理時權奸中
傷則臨難而不避在內閣時義有所
不合則見幾不俟終日在河津時隱
居樂道則講學以淑後人傳曰富貴
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
先生殆兼之矣如是而謂之儒者其

無愧乎平生所著述其讀書錄續讀
書錄諸書咸明白簡易乃晚宋學詞
章之陋蓋其踐履精純言與行相顧
匪若立異術奇高遠無實者所可倫
也或曰從祀闕庭凡立言行道有功
於聖門者皆取之若靜脩與先生篤
志聖賢之學終其身而不變可謂有
儒者之實矣而弗獲預非缺典與予

應之曰歷代從祀之議有定於一時
者有閱歷數十年與百年之後而始
定者要其極秉彛好德之公烏能泯
哉今議者輒以著述少之謂劉靜脩
明道之功不如吳草廬薛文清講道
之實不如考亭諸弟子舉其一節而
遺其全體非天下之定論也夫生乎
百世之下而奮乎百世之上不由師

傳專心正學所謂豪傑之士問世之才其有功於名教也不為小矣以之備會廟庭復何忝乎

聖朝文運聿興崇儒重道激勸風化之事以漸舉行然則二先生之從祀恐終有不可廢者矣予故併著其說以備論世著之采粹是編者河津王生鴻娶於先生之孫烏石灰山關大使

云

正德六年歲在辛未六月既望

賜進士出身資善大夫南京禮部尚書

太原喬宇序

自明文清公薛先生行實錄總目

第一卷

文清公豫讓

喻時

文清公行狀

閻禹錫

文清公神道碑銘

李賢

文清公事實

楊庶

第二卷

從祀真儒以隆聖治疏

張九功

表章真儒以勵世風疏

許讚

崇祀真儒以成昭代曠典疏

楊瞻

特錄儒臣從祀孔廟以全聖美疏

尚維持

崇祀真儒以昭聖化以振風疏

韓楫

崇祀真儒以昭聖化以振風疏

馬三樂

第三卷

文清公祠堂記

呂柟

文清公從祀孔庭記

張四維

文清公書院記

王盛

重脩文清公祠記

李承華

重脩文清公林墓饗堂記

相世芳

重脩文清公瑩宇記	樊得仁
祭文類	
祭文清公文	陳棐
祭文清公文	張四維
祭文清公文	李天植
第四卷 序類	
讀書錄序	闕禹錫
文集序	張鼎
重刊讀書錄序	鄭維新
讀書錄要語序	張吉
○ 行實錄	
從政名言序	胡纘宗
詩類	
贈敬軒先生致仕	李賢
又贈	朱祚
纂文清先生	石玠
謁文清先生祠二首	王諤
謁文清公二首	韓相
營建文清祠聯句	鞠良材 呂棟
謁文清夫子祠	李思進
文清正學書院三首	侯封

行實錄	周德恭
讀書錄	周德恭
河汾集	周德恭
第五卷	
詔公叙述文	
門人叙述文	
遺事	
祠堂柱聯	
薛氏歷世科貢傳芳圖	
奏請先生從祀人姓名	
○ 行實錄	
欽差巡按山西等處	
監察御史宜興吳達可	重刊
河津縣知縣延慶張紹文	
縣丞濟寧韓之臣	
主簿邳州王東明	
典史九江饒文燁	監脩
儒學署教諭鄒陽王三策	
訓導河州王從直	督校
河津士員周德恭	纂校
萬曆十六年戊子	文清正學書院識

行實錄一卷

明贈禮部尚書謚文清敬軒薛先生像讚

乾坤匪端道在渾淪乾坤分形道在聖賢
叶聖人胚胚元氣之津賢人動動元氣之
瀕義圖邈焉唐虞系之為疇往焉殷周繼
之不有鄒魯孰崇吾孰不有濬洛孰寃吾
庸叶考亭載揚魯齋載登已而大迷趨而
多岐鴟鴞之聲正味周思徧徂之交正色
罔知比我

明興得聖之統篤生熾人往哲是踵厥稟既靈

行實錄卷一

厥養既重象焉尚凡而潛於穆象焉尚撓
而朴於獨遠權忤勢其氣維烈退虜平蠻
其才維傑刺奸執法其衷桓桓洗冤嬰禍
其衷安安治行在國七要論政理學服世
一源言性曰慈曰克孝心滄滄曰敬曰恭
德氣淵淵俗學易泥時汝之格異學易附
時汝之斥鳴者維華而道則真鳴者維夸
而道則循萬里以業一靜以馴振綺南省
與制罔乖宣猷東閣與時罔諧匪究厥施
匪怡厥懷世論已定終譽爾遜朝議已協

從祀爾待我生維晚慕公之醇我後維爾
觀公之神望之我我知人如追就之温温
俾人如覺散焉光風烈馬良璞可師與與
可親煌煌可光公之可格後字聖者之從
賢者之穀于斯萬年元氣未刺
嘉靖乙巳夏

勅巡按山西等處監察御史汝南後學喻時撰
文清公有遺像藏其家五世矣甲辰秋今
察院汝南吳臯喻之先生按河津祇謁祠
下薛氏諸生捧像不題辭先生諾明年夏

行實錄卷二

命吏齋辭至日令焯書置其端予惟文清

公

今代大儒世之人皆知公而得見公之言議教
旨者甚少見公之言議教旨而得睹公之
遺像雖其鄉人或寡矣吳臯先生有題辭
其子孫世寶之歲時拜其容瞻其辭誦公
之道德不忘也而邑里後生有欲誦而觀
之者非造請其家則不能至於世之人其
又何能夫公之名在當世公之像又幸而
僅存其齋公之學乃後之以先生之宏章

經辭天下之人其願見者固不直於學士
縉紳而然也雖小子不敏守公之鄉從先
生之下吏是用伐石鑿像繫辭而申之以
小言摹刻出世之人將或謂焯能億度人
心之同好也

嘉靖乙巳秋七月吉河津縣知縣臨洮雍
焯謹頌首拜書

禮部左侍郎燕翰林院學士薛先生行狀

閻禹錫

先生諱瑄字德溫世為河津人隋唐間薛

行實錄卷一

年

姓最顯所謂河京三鳳是也但譜牒不存
無以為徵祖仲義通經史值元亂教授鄉
里不求仕進父貞洪武初領鄉薦為真定
元氏教諭娶邑人女齊氏調玉田縣教諭
齊氏一夕夢一紫衣人謁見已而生
先生於學舍誕夕肌膚如水晶瓶五臟皆
露家人以為怪欲棄之祖仲義聞其啼聲
洪大力止之曰體清而聲洪必異人也祖
素善卜筮以生字推之曰此兒必振吾宗
矣洪武己巳八月初十日子時也六七歲

祖教以小學四書千言過目即成誦不
為兒戲端坐儼如老成人茹茹見其坐皆
不敢過其前自幼天性即能作詩賦人皆
以薛天才目之時永嘉徐懷玉高密魏希
文濟南王素亨海寧李大亨范汝舟皆元
者儒為御史等官誦成玉田先生禮延於
家與之講論五經四書子史百家泛及釋
老天文地理之學諸老儒退謂人曰此子
聰敏力行可畏聖門有人矣皆不敢以師
自居而結為交比及十三四五經諸書皆

行實錄卷一

年

畧通大義洪武三十二年例停止北方學
校父貞改除四川馬湖府平夷長官司吏
目以地遠夷獠難治土官子弟喜先生幼
能詩成背負其家請與作詩句教讀書至
晚輒以小豚為禮送之日以為常作平雲
南賦上沐國公大奇其才父貞因得有所
依倚無虞永樂元年父貞詔回復除河南
榮陽教諭時先生年十五矣諸生咸尊為
師參議陳宗問行部至榮開先生名請見
先生固辭不往宗問異之就學舍相見既

而索先生詩藁觀之及視其動靜不苟謂異日必為大儒欲以奇童薦諸

朝先生以年未至學不就固辭乃止先生遂厭科舉之學慨然有求道之志精思力感一言一動必質諸書一有不合終夜反側不寐永樂十七年父貞改除鄧陵教諭時例教官乏科貢者充戎父貞固欲先生且應科舉先生遂遵父命中河南庚子解元明年登辛丑曾鶴齡榜進士第學士楊士奇開先生名邀致館下以訓諸子先生固

辭卻之時父貞任懷慶府河內教諭病故先生丁憂回葬祭一遵家禮行哀毀人所不堪四方遠邇咸來弔海寧李大亨諸公皆自吳越來弔人以郭林宗徐孺子之事稱之服闋赴

闕上章願就教職以卒所學宣德三年宣廟思振風紀擢為廣東道監察御史三楊當國令人屢邀先生欲識面先生曰某忝糾劾之任無相識之理一日三楊於班行中尋識之曰薛公見且不可得况得而屈乎

稱嘆不已會差往監湖廣銀場同列以為賀先生舉古詩云此鄉多寶玉慎莫厭清貧至則黜貪墨正風俗手錄性理大全一書潛心讀誦每至夜分方寢值冬夜雪飄盈几讀誦不輟或思有所得即起而焚燭記之或通宵不寐味而樂之有不知手舞而足蹈者遂積為讀書錄宣德七年丁繼母許氏憂服闋復除雲南道監察御史正統元年有言學政不舉者由提督不得其人

詔遂選碩儒吏部尚書郭進首薦先生學行履歷之詳陞僉事批調山東學政首以朱子白鹿洞規開示學者俾先致知而後力行居敬以窮理由經以求道按臨所至必先詢其力行而後及於文藝親為諸生講解懇懇告以為人為己之學誨人必隨其才器成就之或以行步或以字畫或以講誦或以詩賦各因其所長取之不求全而責備數者皆無然後不得已必使以儒冠拜祖宗而後去之諸生感慕不已至今談及

輒皆下泣無老少賢愚皆以道學薛夫子目之正統六年

朝廷差辦事官張鳳召先生諸生一聞啼泣遠送徘徊不令為牌位生祀之初吏部尚書何文淵辭職去言於學士楊士奇曰薛某學行無愧往苦其不能進壹舉之以代已耶侍郎中有不悅先生者曰溺古不知變通

召至遂為大理少卿掌印未及五閱月辯白錦衣衛已成案大獄十餘起指揮馬順滋不

行實錄卷七

七

悅屢譖於大監王振時振權傾一時自公以下莫不行跪禮學士楊士奇曹鼎知振憾先生恐其獲罪屢諭先生以時勢所在且曰先生此

召雖其薦之彼亦素聞其名盍同已往謝其門先生正色拒之曰妾有受爵公朝謝恩私室耶會有百戶寶病死二年其妾私通行事校尉途欲娶之妻賀氏執以服未滿不從校尉唆其妾誣妻魘死夫死錦衣衛成案送都察院審先生教辯其冤改問者八

道仍依其舊先生奏調刑部再問郎中潘洪躬察其事果寃先生遂劾奏堂上官及經該官吏時都御史王文素憾先生遂與馬順諧於王振振大怒嗾諫臣劾先生是古非今輒辯已成大獄

詔下刑部獄擬先生大臣巧言諫免暗邀人心律大辟待決時秋後復奏有工部侍郎王偉素與振善亦開論不愜乃謂振曰人言薛某微實寃若決此人皆謂不能容賢振默然遂謂先生錦衣衛獄時學士劉球

行實錄卷七

七

上章因忤振下錦衣衛獄以死及先生赴獄人皆危之先生怡然曰死生命也手持周易讀誦不輟通政使李錫聞之曰真鐵漢也大臣為申救於中遂放曰為民正統八年正月也家居七年閉門不出雖鄰里罕得窺其面江西陝西諸省弟子來學者百有餘人先生拳拳誨以從事小學以及大學由洒掃應對以至於精義入神居敬以立其本由經以求其道不事語言文字而必責諸躬行之實問及科舉之學則默

然不對終日正衣冠危坐如對神明洛陽
閻禹錫徒步來學及別先生送至里門告
之曰程門教人以居敬窮理為要正統十
四年科道等官陳信等上言曰薛某學究
性理

召為大理寺丞時虜騎薄都城先生上講學章
以勘定禍亂時欲取

諸王入議先生上疏擇取其賢者既而命先

生分守北門都帥見虜勢猖獗欲避其鋒

先生曰虜懸軍深入勢必不久既而果然

○行實錄卷九

北奔貴州苗叛

命將往征之委先生督運餉且贊畫軍事先生

謂都帥曰欲勵威武以服其外不若先布

恩信以服其心都帥然其計先為撤布喻

諸苗示以禍福順逆然後耀武以懼之貴

州遂平先生上疏謂番州遠夷當羈縻之

不當責以貢賦不報先生嘆曰民力竭矣

吾忍重急之耶上章懇乞致仕戶部左侍

郎兼翰林院學士江淵上疏曰薛某躬行

實踐深明理學宜留

內閣近地以資啓沃景泰二年陞南京大理

寺卿有富豪殘虐人命者獄久不決執法

欲貸之先生曰死者何辜竟抵於法周氏

冤獄積年不明先生為洗雪其冤人皆稱

快其他平反多類此不能悉記時大監興

安袁誠鎮守南京例該各部每月赴彼議

事都御史張純先生同年也謂先生曰初

見大監盍加禮焉先生至與安降階與分

庭抗禮興安退謂人曰此人曾與王振作

對頭肯為吾屈耶遇端午節令人餽扇先

○行實錄卷十

生獨不受曰此

朝廷之禮不敢受刑部尚書楊寧少卿廖莊俱

以才學相尚及見先生嘆曰先生當於古

人中求之何敢與之輩行耶大監金英出

差南京諸司多迎送出郭先生獨不往英

謂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彼雖不吾送

吾不怪也至京言於

上

上素聞先生名遣使召先生景泰四年九月也

欲大用之中官有不悅先生者沮止之改

大理寺御草場火患

上怒欲盡誅典守者先生為辯其先蘇松有饑民乞粟富家吝不與遂火其廩蹈海以避罪

遣太子太保王文徃蕭之文以謀叛籍其五百餘家解京琅長文勢莫敢言先生首上章力辯其冤文謂人曰薛某舊性不改當有以報之先生聞而笑曰辨冤獲咎死何憾焉辯之愈力既而科道互上章辨之但誅魁首三四人餘皆從戎其平反極多人有

錄成帙者天順元年正月十九日

其廟復登寶位夜

召先生轉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

內閣侍郎李賢喜曰正先生行道之時也先生曰某外臣驟進誠意未孚一日召入

便殿

上服短服小帽先生不入

上遷易服入見語及半時皆正心誠意之言左右曰此正薛夫子也太監曹吉祥用事一日生日同列約相賀先生遽稱腹痛而出

同列有矜其迎復之功者先生曰許魯齋不陳伐宋之謀何耶九事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非聖賢之學也尋命為會試考官先生為首序以正學復性為言同考曰此數字久不言恐非時文請易

之先生曰某平生所學惟此數字而已上即位初每日接見禮遇甚厚後連日不召見及大監曹吉祥國公石亨等竊弄威權先生謂同列曰穆生云醴酒不設王之意怠矣盍去諸同列曰

上或有事先生曰君子見幾而作寧俟終日耶即以疾連章懇辭石亨素敬先生來視疾因謂先生曰如即不留我為先生啟

上請勅書即家為塾以訓子弟且以資其養先生曰昔魯齋去元世祖賜勅書以教人先生懸於梁終身不以示人及卒發而視之乃勅書也某若資其養曷若不辭官之為愈也亨莫息而去未幾學士徐有貞李賢許彬皆下錦衣衛獄是年六月初六日也居閣纔五月耳家居八年閉門不出四方

從學者日衆至市館不能容先生惓惓以復性為教曰此程朱與紫為人處而歐陽永叔言性非所先大誤矣又曰學者讀書窮理須實見得然後驗於身心體而行之不然無異買櫝而還珠也南陽李先生嘗國每以書寄先生始終不答門人問之曰昔溫公退居於洛呂申公當國屢以書問起居溫公不答某亦此意也積為讀書錄錄平日奏疏削其稿皆不存一夕檢閱舊書及讀書錄文集細成束置於架上為詩

行錄卷二

十一

朝

曰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惟覺性天通粘壁間忽遺疾彌留正衣冠危坐而逝迅雷振屋白氣上升天順八年六月十五日也

有司為之具瘞於

詔贈禮部尚書謚文清遣官葬祭國子監丞李

紳知府陳銓學官張表等前後上章乞先

生入從祀當道者未遑行之嗚呼自七十

子喪而仁義之道不明於天下迨至戰國

之時各售功利之說而不知仁義之道為

何事孟子起而正救之論性善論仁義蓋所以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也孟子既沒而仁義之道為之一蝕至唐韓愈獨能原性以示學者天下仰之如泰山北斗韓愈有功於名教也有宋五星聚奎真儒輩出周子者繪太極一圖以明性理之源淵程子謂性即理也之一言乃窮本極源之至論張子謂形而後有氣質之性所以輔翼孟子性善之言朱子集群賢之大成而折衷之然後仁義之道大明於世後

行錄卷二

十四

學豈容再贊一辭但至宋末文弊為之一

極間有叛朱子之心學而逐於異說者許

魯齋獨能沿流求源而專致力於躬行踐

履之間尊小學為入德之門蓋祖朱子之

心學也及宋末詞章枝葉之學競起先生

懼其末流遠而本源晦也敬錄

禦製性理大全書晝夜讀誦不輟然後約之於

心身性理之間謂太極即吾仁義禮知之

性也謂五經四書一性字括盡謂今之學

者不知性之至不踐性之至非學也著讀

者不知性之至不踐性之至非學也著讀

書一錄皆發明性理之旨非徒言也而又能踐其言文集數千言皆祖述聖賢之格言非徒辭也而皆根乎理若於性大本大源無所見而徒馳騁乎辭章之工著述之富以爲道學則司馬遷劉向之博極群書賢於魯參之一唯王安石王雱之著書萬言踰於顏回之四勿矣尊乎程子有曰苟揚不識性更說甚道龜山楊氏亦曰歐陽修言性非所先可謂誤矣觀二儒之言則堯舜文武之道統孔曾思孟周程張朱之

行實錄卷一

五

道學豈有外於此性哉蓋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舍性而論道有何道之可論舍性而著書又何書之可著乎世謂先生著述少者豈足知先生之志哉後之求先生者當於此考之

薛文清公神道碑

李賢

予惟吾道正脉實由近世周程張朱有以倡明之也至於我

朝乃始表章諸儒之言頒行天下由是天下士習一歸於正嗚呼盛哉然今之君子能

欣悅愛慕而篤信之者未有過於薛公也今也云亡可勝悼耶乃按其從前國子監丞閻禹錫狀爲公神道碑銘公諱瑄字德温世爲山西河津人其先自奚仲封爲薛侯居河東子孫遂以國爲氏曾祖常祖仲義皆通經教授鄉里不求仕進父貞洪武初領鄉荐爲真定元氏教諭仲義貞俱以瑄貴贈通議大夫大理寺卿妣皆爲淑人初齊淑人夢一紫衣人謁見而生公祖以生時卜之大吉曰此子必大吾門矣童時

行實錄卷一

五

教之讀書輒成誦日記千百言貞爲萊陽教諭公隨侍時年十二以所作詩呈監司監司大奇之公聞魏范二老先生深於理學乃禮延於家供弟子職日與講習周程朱張性理諸書久之嘆曰此道學之正脉也遂焚其所作詩賦專心於是至忘寢食永樂己亥貞改任河南鄆陵公慮任將滿尚乏科貢乃克邑庠生赴鄉闈遂中解魁貞大喜以爲得子之助明年登進士第名動縉紳間是歲秋貞有疾公親嘗湯藥不離

左右君父喪一遵古禮服闋願就教職會
宣廟恩振風紀選擢雲南道監察御史兼差監
湖廣銀場公聞前監者多致富舉古詩云
此鄉多寶三慎莫厭清貧至則黜貪墨止
風俗手錄性理大全一書潛心讀誦每至
夜分方寢或思有所得即起而焚燭記之
或通宵不寐味不樂之不知手舞而足蹈
也丁繼母憂服闋會有言學政不舉者吏
部尚書郭進首薦公提調山東學校公欣
然就之曰此吾事也每臨諸生必親為講
解不事槓楚皆呼之曰薛夫子未幾用楊
文貞公薦召為大理寺右少卿明日轉為
左少卿公作大理寺箴以自警時中官王
振權傾一時欲邀公拜其門公正色曰安
有受爵公朝拜官私門邪已而遇諸塗衆
行跪禮公獨不屈振由是不悅會有獄夫
實病死其妾私於人欲嫁之妻弗聽遂誣
妻魘魅夫死公為辯其寃都御史王文誥
事振乃誣公出入人罪繫待決人皆危之
公怡然曰辯寃獲咎死何愧焉手持周易

讀誦不輟將決大臣有申救之者得免官
放歸田里公居家六年閉門不出留心理
學造詣益深正統己巳以言官論薦起公
為大理寺丞時虜騎薄都城公分守北門
都帥初疑其迂及聞言論遂訪策焉公曰
以天時人事驗之此虜必宵遁既而果然
貴州苗寇猖獗
朝廷命將征之委公督運餉事竣而還景泰
初公懇乞致仕學士江淵上疏留之明年
陞南京大理寺卿有富豪殘虐人命者獄
久不決執法者欲貸之公曰死者何辜竟
抵於法時有謠語頌公明斷刑部尚書楊
寧都御史張純初以才力相尚及與公同
事嘆曰如公當於古人中求之守備中官
袁誠無與抗禮者唯公至以賓主相待又
中官金英過南京公卿俱饒於江上公獨
不往英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
耳壬申秋復召為大理寺卿時草場災
朝廷欲置典守者於法公力辯之獲免蘇松
有饑民乞粟富家吝而不與遂火其屋

海以避罪時遣太子太保王文往廉之文以謀叛籍其家衆皆畏勢莫敢辯公抗章辯之文亦悟其非待公益加敬焉是歲公年近七十復乞致仕不允天順改元英廟復位素知公學行遷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召入內閣知

制詰尋

命爲會試官事竣爲左侍郎居數月公見奸臣石亨等竊弄威權嘆曰君子見幾而作豈俟終日乎遂引疾懇乞致仕居家八年四

行實錄

方學者從之甚衆公惓惓以復性爲教嘗曰此程朱與紫爲人處歐陽公言性非所先誤矣又曰學者讀書窮理須實見得然後驗於身心體而行之不然無異於買櫝而還珠也忽遭疾彌留衣冠危坐於正寢精神不亂愜然而逝時風雷大作有白氣上升天順甲申六月十五日也距生洪武己巳八月初十日享年七十有六配竊氏贈淑人生子四人長曰溥次曰濬次曰濬烏邑庠生早卒次曰治亦卒孫男四人

登天順甲申進士第孫女六人夫公之學踐履篤實之學也嘗曰格物只是格箇性吾於日用之間必體察之何事是仁之發見何事是義之發見至於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是其貫通處也每以聖賢爲師隨其所寓圖書箴規常在左右手不釋卷一言一動於理稍有違失便覺身心不安允辭受取予必揆諸義一毫不苟晚年玩心高明默契其妙有不言而悟者矣其出處大節光明峻潔於富貴利達泊如

行實錄

也接人無大小衆寡一以誠待之教人有序而其言平易簡切不爲穿鑿奇僻之說爲文必根於理辭旨條暢詩則古淡出於自然所著讀書錄行於世河汾集藏於家嗚呼宣德甲寅秋予始識公於河津乃知造詣之深自後仕途參商弗獲相從有時同朝亦各守職務或有所疑但以簡質問而已天順初公入

內閣予亦濫與其間幸得相從曾未數月公致仕去矣有道者之難遇也如此公之沒

也四方之士聞之莫不嗟悼訃聞

帝廷贈禮部尚書謚文清遣官諭祭令有司

營葬可謂生榮而死哀矣為之銘曰

昔有王氏鳴道河汾流風餘韻以啟後聞

乃若薛公不以自足濶洛閩意向甚篤

稽其出仕實始為親朋歷中外進學日新

學既日新道亦有得身體力行志無少息

操履堅定外物不移中心自固夫豈有私

富貴利達患難貧賤隨寓而安局有歆羨

成就後學大小不遺由粗而精以隨其資

行實錄卷一

嗟今之人無公所好公今已矣誰臻其奧

勒銘於石以詔鄉人千載而下庶獲其真

薛文清公事實

平陽府為表章名臣以風勵後學事承奉

山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劉付承准禮部

致字八百九十九號勘合祠祭清吏司案呈

奉本部送該本司案呈奉本部連送於禮

科抄出刑科給事中楊庶題 臣竊見已故

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薛瑄學識純

明操守完固早歲聞講性理諸書即謂

道正脉在是遂焚其所為詩文一意於宋

諸儒之學其於微詞奧義靡不精究嘗言

聖賢相傳之道不越乎盡性而已故其脩

已教人惟惓惓以復性為務晚年造詣益

高其進退之際大節尤偉平生所著讀書

錄皆積年致思之所得有益學者其詩文

存者亦皆造理平正然非其所好也

國朝自瑄以前知經學古及以文章名家者

固有其人求其一於理學識者謂瑄一人

而已瑄在當時學者稱焉薛夫子固已尊

行實錄卷一

信之矣自是而後此學寔加冷落求其人

者不過止於詞藻固已厭其枯淡至於讀

書錄見者甚少而所以求瑄者又不知在

乎此豈不為可惜哉昔程熙有言千載無

真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

天理滅矣為世道計可不加之意乎瑄山

西平陽府蒲州河津縣人臣聞其鄉亦嘗建

祠祀之然非出於

朝命自今乞

勅有司改創一祠於每歲春秋丁祭之後即

祀瑄著為令典永遠遵行庶幾為稱如其縣小不足於建祠之費或僻左無以昭示遠近於郡於省擇地充便欲立祠祀瑄各有意義不許推及本處人物若鄉賢祠然惟後有為瑄之學者舉以配食可也臣聞其讀書錄嘗鈔梓於山東章丘縣乞勅有司取其板本於國子監俾陸館諸生皆得摹印觀覽蓋自

京師而達之天下尤易矧南京國子監

國初收藏書板極富自諸經十七史外未易

悉數今

京師監學止有王安石呂祖謙輩文集祖謙

議論固在朱熹張栻之間若安石不過文

人之文置瑄之書於其間夫何慊乎哉此

外仍以印本發下福建書坊翻刻市鬻務

使天下之士皆得見之夫既祀瑄而又廣

布其書則人皆知

本朝亦有為此學者豈不有所興起者乎又

安知不有由瑄上汴宋儒者乎伏望

聖明以臣芻蕘之言付之儒臣禮官博議然後

斷自宸衷賜之施行豈非今日斯文之幸與臣謹

陛下萬幾之暇游心經史之餘間及

本朝儒臣之書當無先於瑄之讀書錄者儻

令得備

乙夜之覽則於

海嶽之高深亦不無滄埃之補矣緣係表章

名臣以風勵後學事理未敢擅便等因具

題奏奉

聖旨禮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查得

少保李賢撰薛瑄墓碑稱瑄每以聖賢為師

隨其所寓圖書箴規恒在左右一言一動

於理稍有違失便覺身心不安凡辭受取

予必揆諸義一毫不苟晚年玩心高明默

契其妙有不言而悟者矣其出處大節光

明峻潔於富貴利達泊如也接人無大小

衆寡一以誠待之教人有序而其言平易

簡切不為穿鑿奇僻之說為文必根於理

詩則古淡出於自然及查得先該浙江按

察司僉事辛訪奏要將金華府宋儒何基

王栢元儒金履祥許謙封爵從祀該翰林

院議得止可照龜山揚時事例立祠鄉部
春秋祭祀已經本部題

定擬祠額撰造祭文施行外今該前因素呈
到部查得先年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
士薛瑄學道有得晚而益深是以言行篤
實出處峻潔作文以明理為主教人以復
性為先究其所就無忝古人表章以風勵
後學誠有如給事中楊庶所言之合無准
其所奏類行山西布政司轉行平陽府照
例建立祠宇春秋祭祀行移翰林院定擬

行實錄卷

廿三

祠額撰造祭文仍行都察院轉行山東按
察司提學官員將讀書錄裝印二部進呈
御覽一部啟進

東宮殿下仍將一部并板本差人送本部轉
祭福建書坊翻刻國子監收貯施行緣係
表章名臣以風勵後學及奉

欽依禮部看了來說事理未敢擅便弘治九年
十二月初四日本部尚書徐瓊等於
奉天門題奏初六日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擬合通行除外合就連送仰

付該司類行山西布政司轉行平陽府量
為措置木料建立祠宇及轉屬支給官錢
照依開去品物置辦如遇春秋致祭如儀
就遣本府掌印官行禮毋得因而科擾不
便承此合付該房徑自施行備承移付准
此擬合就行為此劄仰本府著落當該官
吏照依劄付備承勘合內事理措置木料
建立祠宇及支給官錢照依開去品物置
辦如遇春秋致祭如儀就遣本府掌印官
行禮毋得因而科擾及支給過官錢數目

行實錄卷

廿三

申來查考施行奉此合付該房徑自施行
等因備奉合行帖仰本縣著落當該官吏
照依劄帖備奉勘合內事理措置木料建
立祠宇及支給官錢照依開去品物置辦
并建立祠宇完日差人赴府甲稟掌印官
親詣祠宇致祭行禮毋得因而科擾及支
給過官錢數目備開申來以憑轉報施行
先具建立祠宇買辦品物日期不違依準
繳來查考毋得違悞不便
計開

一詞額名文清

一祭文

維弘治十年歲次丁巳月日午陽府知府某
欽奉朝命致祭于

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謚文清薛公
曰惟公學道精深守官清介死生不二出
處無疵名重先朝澤遺後學禮宜稱祀
用致優崇茲惟仲秋式陳常薦公靈如在
尚克享之

一品物

○齊書卷

猪一口

羊一腔

魚醢

菹菜

時果五品

米麩食共五品

香一炷

燭一對

帛一段

酒二瓶

行三獻禮如儀

薛文清公行實錄一卷 安邑後學張波重校

薛文清公行實錄二卷

請從祀孔庭疏

禮科右給事中臣張九功謹題為禋補名
教事臣惟孔子之道與天地相為悠久刪
述六經以教萬世其功無窮是以有國者
莫不尊崇而奉祀之以報其功於萬一當
時及門弟子得正派而分餘波者皆得與
焉後世儒者有能踐履真實學術純正希
蹤前哲有功來學者亦得從祀於廟應用
表當時崇儒重道之意此典於名教亦關

○齊書卷

甚大豈可苟哉臣嘗觀

國學及郡縣從祀儒先有當黜者而今之真
儒有當入者若蘭陵伯荀况言或近於黃
老術實雜於申韓身託黃歇不羞悖亂之
人學傳李斯遂基坑焚之禍以性為惡以
禮為偽以堯舜為矯飾以子思孟子為亂
天下者是以程子譏其甚偏駁而朱子書
為蘭陵令乃係之以楚以深鄙之也扶風
伯馬融髡徒穢士糟粕陋儒黨附梁冀害
忠良而不顧自比毛遂其輕賤而不羞既

失於西第之作頌何補東觀之校書高堂
絳帳沉醉女樂逞豪門驕奢之風破純儒
莊雅之矩是以當時正直羞稱而深見斤
於趙岐也偃師伯王弼唱和何鄧祖述老
莊遺落世事以萬物為天下之粗迹崇尚
虛無謂六經為聖人之糟粕清淡之弊流
蕩人心傷敗風俗卒使國家隨以淪喪而
不可救者此輩也成都伯楊雄以善惡混
論性學識舛錯以安漢公比伊周志向
諛雕蟲之技於道何闕覆轡之物於世何

○行實錄卷三

二

三

補貪生畏死寧免投閣之朝臣事新室難
逃逆節之黨是亦朱子莽大夫之筆大書
為綱昭垂後世也之教子學失大本身虧
大節有玷名教得罪聖門昔龜山楊時建
議斥王安石不使配享孔廟而今儒臣亦
有欲黜楊雄輩者夫如是則此教子豈宜
列諸從祀哉臣觀今之儒臣禮部左侍郎
兼翰林院學士文清公河東薛瑄篤志好
學於道有見貴真知實踐之益黜矯偽浮
靡之病入仕與人同而為國則不同講學

與人同而為已則不同述文與人同而為
道則不同接人處事與人同而忠信嚴正
則不同河汾文集固其英華讀書一錄實
為根本立德立言考諸此錄綽有明驗是
蓋濂洛之流波覃懷之步武人所共知者
也昔洪武宣德年間嘗

詔董仲舒吳澄入從祀矣今薛瑄無愧二子可
不列諸從祀哉恭惟

皇帝陛下講求聖學以孔子之道治天下必於
此辯其真偽別其純駁而使諸人知所向

○行實錄卷三

三

背取舍庶有以正人心明道化而無失如
蒙乞

勅禮部進與內閣大臣定議於可黜者黜之可
入者入之則孔廟清名教正而斯文幸甚

冒干

天聽不勝竦懼之至謹題請

旨奉

聖旨着五府六部并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翰

林院國子監一同議會了來說

弘治二年

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叅政臣許謙謹
奏為崇真儒以隆

聖治事臣聞有一代聖神之君必有一代聖神
之業帝王之事業欲宜昭光著於天下發
揚動盪乎遠近則崇尚之端作尚之始不
可忽也崇尚作尚之舉莫大於扶正道明
正學崇真儒使天下曉然知吾之所崇尚
作尚者專在於是則內外遠近翕然從風
而一切詭道邪說之人咸知改革而惟正
是從矣况乎此舉上有以繼往聖之統緒

行書卷五
下有以啓來學之習傳此正今日

聖明所首舉而不可後者也臣竊見故禮部左
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謚文清河津薛瑄天
稟高明學識醇正年少讀書即知踐履歷
壯至老不怠躬行以聖賢為依歸以道德
為己任權勢利達無以動其心死生利害
無以移其志蓋見之既明故守之自固然
且剛強不折和易有節至於著述之功布
之集錄者性命道德中正仁義之言皆有
以發明聖賢之秘與陰陽動靜剛柔太極

之論又有以闡揚造化之幾微誠文行一
致學業大成之真儒也稽之敬軒集讀書
錄等書及大學士所撰碑銘等作有可證
者弘治初年該禮科右給事中張九功題
為裨補名教事備述薛瑄文行履歷乞要
將瑄從祀孔子廟庭奉

聖旨著五府六部并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翰
林院國子監一同會議了來說欽此則

孝宗皇帝崇重薛瑄之意可見矣又該刑科給
事中楊蕪題為表名臣以風勵後學事備

行書卷五
言瑄讀書錄一出理學於宋諸儒微詞與
義靡不精究且謂

本朝儒書無先於此乞將讀書錄進備

乙覽奉

聖旨禮部看了來說欽此該本部覆奏亦備言
瑄學行之美要將讀書錄裝印一部

進呈

御覽奉

聖旨是欽此則

孝宗皇帝崇重薛瑄之意益可見矣臣嘗詳讀

張九功楊熹及禮部之奏張九功之於瑄則曰篤志好學於道有見貴真知實踐之益黜矯偽浮靡之病入仕與人同而為國則不同講學與人同而為己則不同述文與人同而為道則不同接人處事與人同而忠信嚴正則不同河汾文集固其精華讀書一錄乃其本根立德立言綽有明驗洪武宣德年間嘗

詔董仲舒吳澄入從祀矣今薛瑄無愧二子可不列諸從祀哉楊熹之於瑄則曰學識純

行實錄卷三

明操守完固早歲聞講性理諸書即謂吾道正脉在是嘗言聖賢相傳之道不越乎盡性而已故其脩己教人惟惓惓以復性為務晚年造詣益深其進退之際大節尤偉禮部之於瑄則曰學道有得晚而益深是以其言行篤實出處峻潔作文以明理為主教人以復性為先究其所就無忝古人由是觀之瑄之為聖人之徒亦明矣皇上嗣登寶位大運乾綱百度鼎新萬方歡頌而於此道學重典尚未舉行如蒙伏望

皇上體

孝宗皇帝崇儒重道之心念

祖宗列聖作育之久乞

勅該部并內閣大臣多集廷臣會議具奏將

薛瑄再加封號從祀孔子廟庭則天下臣

民昭然知

陛下御極之始首崇大儒將見道德仁義之化

成禮樂文章之俗著皆本於

聖人崇向作尚之功相臣弼亮敬承之業邁越古今豈偶然哉不然

行實錄卷三

祖宗以來設學校餘千百區養士餘百五六十

年豈無一人可與遊聖人之門者乎且元

以胡人主中國未百年而從祀孔庭有二人焉

本朝治化追唐虞德業邁放周教學如是其多

也涵養如是其久也顧謂無一人以繼斯

道之傳不亦誣乎欲求其人必瑄無疑夫

道以綱常倫理為重以言語文字為末楊

雄馬融得於言而壞其實尚從孔子之祀

瑄文行並著德言兼優者而可或置乎臣

聞之或人曰文天祥岳飛皆可從祀孔子而馬融揚雄皆在可斥正以重綱常倫理之實而輕言語文字之習也或人之舉錯姑舍之特以祀瑄之舉係

陛下紀綱新政之大端繼述

祖宗之首務維持道統之重典不可緩者臣昔年承乏提調學校歷遊恒霍河汾之間稽之載籍詢之學士叅之耆老知瑄最深故不揣疎賤干冒進言不勝惶悚之至然非臣一人之見天下共見者也惟

○行實錄卷三

陛下留神採納天下幸甚士類幸甚緣係崇直儒以隆

聖治事理為此具本順差承差智騰霄親齎

奏

閣伏候

勅旨 右 謹 奏

聞

嘉靖元年十一月十七日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參政官詳
本年十二月 日奏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楊瞻為乞

恩從祀真儒以光

聖治事臣聞有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真儒以鳴一代之盛漢有董仲舒唐有韓愈至宋真儒輩出而周惇頤程顥程頤邵雍張載相繼而生講明斯道迥出董韓之右而理宗親收五臣以從祀孔庭歿後得謚為理良以此也臣伏見前禮部左侍郎贈尚書謚文清薛瑄反躬好古真知實踐以誠敬為入門以復性為實地所以倡明道學維

○行實錄卷三

持世教者具載於讀書錄并續讀書錄二

書可考其在生時提學山東諸生稱曰今夫子通政使李錫稱曰真鐵漢太監金英稱曰好官一人吏部尚書何文淵稱曰不愧往哲學士江淵稱曰躬行實踐大學士李賢稱曰

本朝理學一人都御史張鼎稱曰學已至乎樂地觀感而興起者尤多其在歿後給事中張九功稱曰今之真儒工部侍郎姚謨稱曰明體適用比元大儒當入從祀叅政許讚

稱曰潛心理學可祀廟庭吏部尚書喬宇
稱曰有功名教侑食廟庭無忝仰止而私
淑者尤多臣參之衆論約之即見我

朝真儒上追往哲下開來學惟瑄一人而已宋

有天下未及三百年得入祀孔庭者周惇

頤程顥程頤司馬光邵雍張載楊時胡安

國朱熹張栻呂祖謙蔡沈真德秀九一十

三人我

國家興道致治百七十年於茲矣未有一人

從祀者恭惟

行實錄卷十

皇上主敬一之學演四勿之箴其心德之妙發

而倡天下之道學至矣宋之理宗得此失

彼掛一漏萬其躬收五臣以從祀者特一

節耳安能望

皇上之大成哉且瑄理學之臣也

皇上理學之主也伏望

宸斷賜瑄從祀孔庭使後世知

本朝理學之有人又知表章理學自

皇上理學之主始如蒙乞

勅內閣重臣并詹事府翰林院五府六部都察

院通政司大理寺六科十三道會議查前
後諸臣張九功等奏章果無違碍特

賜俞允則

列聖陶鑄天下之士庶乎有徵而我

皇上制禮作樂之治亦有光矣斯文幸甚斯道

幸甚緣係乞

恩從祀真儒以光

聖治事理謹題請

奉

聖旨禮部看了來說

嘉靖十八年九月

行實錄卷十

巡按山西監察御史臣尚維持謹

題為懇乞

聖明表章真儒以勵世風事竊惟孔子之道與

天地相為悠久而天下萬世報德報功之

無盡焉當時七十二子親炙聖門於道有

所發明者也漢唐宋以來諸儒蒐輯著明

羽翼聖經者也自漢延光祀孔子及七十

二弟子於闕里雖朴禮畧文而聖道以尊

唐貞觀以左丘明二十二人從祀孔子廟

庭雖拘泥訓詁而聖經有光宋度宗又以

顏曾思孟入配享理宗時並以周程張朱
入從祀崇儒重道雖無可疵之人而承舛
襲訛容有可刪之祀昔我

太祖應運統天以孔子之道治天下洪武二十
九年以行人楊砥建議乃遣董仲舒黜揚
雄使奉大夫不穢聖門而學究天人者受
知千百世下矣偽學免欺世之名賢者受
專門之祀非若漢唐宋之濶畧無稽也
皇上中興禮樂麗洽嘉靖九年以禮臣程敏政
議祀后蒼王通胡瑗三人而罷公伯寮等

○
行實錄卷二

十一

十三人考據先儒之論一洗相沿之陋孔
子之道如日中固亦

聖祖進舒黜雄之意也蓋已祀而黜者前代未
定之論也未祀而進者後世衆論之公也
然所祀皆唐宋以上諸儒

本朝教化幾二百年豈無一人可分孔氏半
席者乎此愚臣之所惑也臣待罪山西年
餘觀風聞諸故老為照禮部左侍郎兼翰
林院學士蔣瑄生而神異七歲通乎論孟
鄰於上智十五學乎聖賢師友皆為之難

而嘆聖門之有人賢愚爭識其面而知異
日之大儒篤信好古鄉人有薛天才之號
真知寶號魯士有吾夫子之稱立

朝大節炳如日星平生所為膾炙人口讀書
諸錄今之理窟敬軒等集學者指南為布
帛菽粟之文性理正脈守車輪戶牖之志
孔氏家法雖非七十子諸賢之親炙而默
契乎道體者為多雖無漢唐宋諸儒之註
疏而體驗乎身心者尤大
英廟易服以見而其道上達

○
行實錄卷二

十一

孝宗貯書成均而其學大行晉秩宗伯
勅賜梓里瑄固無負於
國家而

本朝之優禮乎瑄者亦至矣獨從祀之說屢經
旨覆議旋復中止豈瑄之學不逮宋元諸儒而
建議諸臣豈盡瑄之陵莩者乎三人成虎
十夫採樵臣據

本朝祀董仲舒止以一行人之建白而成化
元年議祀楊時僅以樂縣何生之請
皇上考正祀典亦以監生詹啟為通論未有如

瑄之至數十人而不

允其請者也大率以著述少之不知雕蟲之技

徒晦聖經宋儒胡瑗亦無述作元之許衡

所著何書而學者宗之蓋身體力行之功

不在乎言語文字之末否則大玄楊雄新

經王安石又可據臂孔子之庭矣伏望

陛下以維繫道統為綱紀以脩明理學為治教

以興起斯文為已任以培植人才為元氣

特勅禮部并翰林院國子監諸臣進與

內閣大臣集議如瑄果無非疵俯從衆論升

瑄孔子廟庭與宋元諸儒一體從祀行實錄卷三十四

人心之公議用昭

國家之盛典臣見理學明而黃茅白葦之習

變多士濟濟將去其不如瑄以就其如瑄

而誦法孔子有取衷矣朱熹之所謂鸚鵡

其言者一變至道是故歐陽出而大昆之

體謝蘇學行而衲被之譏息學術正矣學

術正而素絲羔羊之風興百僚師師以瑄

為嚮法以不瑄為恇怙而砥礪名節有憲

老矣賈誼之所謂簞簞不飭者不賞而勸

是故揚縮入而敦觀捐從程頤在而經明

行脩士習振矣然又有大焉儒臣進退夷

狄輕重非臣之臆說也寇準知天雄而契

丹使嘆曰何故不在中書司馬光為僕射

而遼人勅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龜山先

生安在高麗知名朱先生安在金人以為

問然則瑄之進祀豈徒激勵後學亦柔服

醜虜之一機也詩云在泮獻馘斯之謂矣

昔秉禮却萊脩教勝楚皆是物也孔子之

道愈尊而名教誠非小補管蠡冒昧仰塵

天聽隕越無任緣係懇乞

聖明表章真儒以勵世風事理未敢擅便為此

具本謹題請

旨 嘉靖三年

禮部 題為懇乞

聖明崇祀真儒以成

昭代曠典事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

抄出吏科等科都給事中韓楫等題臣聞

之昌隆之世必有名儒聖哲之君務脩正

祀竊見前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贈

禮部尚書謚文清薛瑄篤生

明時獨契正學踐履純粹行合聖賢造詣高明
心同造化讀書二錄垂體驗之格言河汾
一集極性情之自得法姦直枉風裁由定
見彌真却虜平夷事業自學問表樹非誠
意正心不以告事

一恭敬之忱即死生貧賤不能移律已悉剛
大之氣誠得濼洛之真傳上紹孔孟之正
脉故當時稱為

本朝理學一人而後世俱欲比元大儒從祀

行實錄卷二

顧盛典之有待致輿望之日殷仰惟

皇上登極之初適當中興文明之會故言官有
連疏之請而該部有集議之章誠以自

漢唐而至宋元尚各有俎豆文廟之士迨
明興二百餘載顧獨無侑食孔庭之人觀之今

茲大屬缺典傳之後代殊非美談乃銜奇
者務異其端而飾偽者更紛其舉執筆之

彥心多不然應祀之臣議亦旋罷此非所
以光鉅典而彰

聖化持公道而厭衆心也臣等聞之名儒必乎

衆而後真公論必積年而後定瑄之生也

則名公鉅卿靡不稱服瑄之歿也則端人

正士靡不頌思彭韶大書於名臣而楊濂

首紀於理學直請從祀者不下累十餘奏

獻議從祀者亦有累十餘札卽論列之不

同實誦法之無間臣等嘗謂

聖世固多振起之士薛瑄尤為論定之儒從祀

之典匪輕非真人不可輒與真儒并係甚

大當其時亦難稽延伏請

勅下禮部刻期廷議果臣等所奏實可舉行將

行實錄卷二

薛瑄特賜從祀孔廟俾天下萬世咸知

昭代固有真儒而學士經生亦皆進脩之有定

志斯文之幸無疆之聞也且

皇上臨御以來褒表名德崇禮逸遺徵任耆賢延

納忠謹

天心助順雨暘應期萬國綏寧蒸黎樂業四夷

懷畏獻捷貢琛興道致治之功考之今古

斯為烈矣則崇儒右文之典酌之特勢可

獨後耶此臣等所以惓惓再以瑄請也惟

皇上留神聽察焉臣等不勝悚息懇乞之至等

因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又該禮科左給事中維遵

題為懇乞

聖明特錄儒臣從祀孔廟以全

聖美以端世風事近於本月初七日早該臣

駕侍議時天方大雨伏覩

皇上早御宸極傳制遣官祀先師孔子不以雨

阻舉朝臣工莫不欣欣然頌

皇上之盛美能急大禮如此哉臣愚竊謂欲全

德意之美當補未備之儀如贈禮部尚書已

行實錄卷

十八

故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謚文清薛瑄者

從祀孔廟一節誠不容久缺而不舉也臣

謹按孔廟禮制并從祀諸賢得與之故敬

膺覽幸採擇焉粵昔孔子備聖神之全德為萬

代之宗師國學建廟春秋二祭徧及兩直

各省府州縣今古不易此其脩殷禮遵師

道也至配享殿庭者多及門之哲士從祀

兩廡者皆歷代之碩儒此其榮先進廣教

術也然得從祀之賢惟取懿行真可以淑

世著述真可以訓俗而徒尚奇騁詞者不

與焉自漢及唐及宋下至於元每代必有其人庸顯文教之盛况我

皇明政治教化遠過漢唐宋至從祀孔廟不令

一人與之是示後世以我

朝果無真儒也誠有之何以不與從祀也洪

武迄今二百餘年道化成人成士以大儒名

臣稱者固多其人然極純不雜公議久定

者獨薛瑄其最焉初生已具清姿稍長即

知正學耻譚佛老專師孔顏孝親敬長居

家之休風率易而難及愛國忠君立朝之

行實錄卷

十九

偉節時久而愈彰志在繼往開來待能師

世範俗所著讀書一錄帙分上下二卷不

尚繁文惟存實理發四書之奧旨闡六經

之微辭體之可以修身推之可以弘化細

玩其錄遐想其人真躬行有得之君子匪

飾言炫俗之偽儒也擬諸孔門沈潛似顏

子篤實似曾子與周程張朱可相伯仲其

視許衡則誠過焉諸賢均得侑食於孔廟

惟瑄不得分俎豆於諸賢也且先今諸臣

頌德請祀者不為不多

皇上崇儒重道之意又為切至若猶延緩不使
薛瑄早與從祀其何以宣

聖明之美意而備

昭代之大禮哉况表章先儒於既往即可以激
勸臣庶於將來此典一行傳之遠邇載之
史冊誠為盛事可寧久稽而不舉也如蒙
勅下禮部持久定之公議酌久闕之鉅典覆請
上裁決意擇吉日特將薛瑄錄入孔廟得與從
祀之列則

德意昭宣而士紳增輝矣臣下情無任敬仰

之至等因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又該湖廣等道掌道事貴
州道監察御史馬三樂等題為懇乞

聖明崇祀真儒以昭

聖化以振士風事臣等聞之帝王之治本於道
帝王之道本於學古先聖王之所以興道
致治者未有不尊尚儒術崇祀賢哲以倡
道學而端治源也先師孔子固當世享不易
矣維漢唐宋元莫不有從祀諸賢亦各有
以鳴一代之盛恭惟

太祖高皇帝闢乾坤於再造復日月於重光止
接堯舜之傳我

成祖文皇帝統一聖真昭明理學頒布性理諸

書於天下人文宣朗道化益新

列聖相承有隆無替二百載之間治熙教洽獨
無一真儒足以從祀孔庭者豈非盛世之
缺典臣等查得前故禮部左侍郎薛瑄鍾
河汾之靈秀契洙泗之真傳學以復性為
本以主敬為要窮理以括其知力行以踐
其實潛心孔孟寤寐程朱此許衡而下造

行實錄卷十

詣未有或之先者也而夷考平生則剛方
正直不畏強禦清修苦節可質神明惓惓
乎致君堯舜而不隨世以就功名侃侃乎
許身稷契而不因難以移厥志知行兼全
表裏無間誠

昭代理學之首出純然而無議者也視先儒董

仲舒王通胡瑗殆相伯仲使在孔門當不
在四科下而祀典未舉表章未至雖屢經
言官連章上請而議者或謂其少著述之
功竟從罷議臣等竊惜之夫儒者之術願

躬行心得何如耳今觀薛瑄所著讀書錄
體驗真切發明精確足以羽翼六經與衛
四子視枝言無當徒切虛名者何啻天淵
然則瑄之實學賢於著述亦已多矣矧今
士習漸流道真日晦講良知者以頓悟為
妙而畧居敬窮理之功論道體者以幻空
為言而昧理一分殊之實非惟不足以衛
道而實所以病道也茲欲挽之於正惟在
表章真儒使卓然知所崇嚮庶乎昭懿行
於將來振儒宗於百代誠計之得也恭惟

行實錄卷二

十一

皇上懋建皇極作民君師治道之隆有光千古

顧鉅典豈宜久曠臣等愚昧伏望

聖明勅下禮部集議特將薛瑄從祀先師孔子

廟庭列於諸儒之內使萬世之後咸知我

明有真儒無愧朱程可以配享聖廟且使世之

為儒者知所儀刑軌範不蹈於異端曲學

之弊庶大道昭明而儒風丕振其於世教

非小補云臣等無任恐懼懇乞之至等因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查得

隆慶元年六月內該禮科給事中趙軼直

隸監察御史周弘祖等諸臣累疏乞要將
禮部左侍郎薛瑄從祀孔廟俱該本部覆奏
欽依行翰林院等衙門撰議奏進仍候會官集

議外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吏科

等科部給事中韓楫等禮科左給中雒遵

湖廣等道掌道事貴州道監察御史馬三

樂等俱各具題乞將禮部左侍郎薛瑄從

祀孔廟一節臣等竊惟孔廟從祀之典

國家所以崇德報功垂世立教其所關至重

也故非其人而得與則為贗祀如其人而

不得與則為缺典邇稽往昔代不乏人以我

明興二百餘年道久化成名賢輩出乃至今未

有一人沾俎豆之輝者豈真無其人哉蓋

公議必持久而後定曠典必待時而後行

誠慎之也臣等謹按先臣禮部左侍郎兼

翰林院學士贈禮部尚書謚文清薛瑄岷

起河汾遠宗濂洛進脩極其沈潛造詣底

於純粹居敬以窮理學探性命之源篤行

以成身動合靈賢之矩究其精神心術之

微即暗室屋漏鮮有或惰其行考其立朝

行實錄卷二

十三

臨事之節至死生榮辱畧無少動其心迹
雖未須於事功而或出或處咸有裨於名
教志雖不專於著述而一言一字悉有功
於聖門稽之我

朝理學諸臣固多卓然接迹而起而求其不由
師傅獨契正學上接孔門不絕之續以爲
百世後學之依歸則實薛瑄爲之首倡矣
是以當時心誠惟服者既衆口一詞而後
來疏入從祀者亦累牘不置在嘉靖年間
曾下儒臣詳議各自

○行實錄卷二

廿四

奏進其與瑄者十居八九即有一二未協者
亦以禮宜慎重姑俟將來至於瑄之人品
未有或訾之者也自我

皇上登極以來言官累

請部議累下至今尚未有定者蓋緣疏中所
及者衆輿論難同至於瑄之應祀則未有
間然者也今都給事中韓楫等監察御史
馬三樂等復交章以請且欲刻期廷議
無非欲及時舉行以光昭
聖治之意若復仍徇徃例再行各衙門議誠

恐作會道傍久延歲月至使一朝盛典

又徒託諸空言矣合無俯從諸臣所請通
行九卿科道及翰林院詹事府左右春坊國
子監等衙門文學諸臣廷集會議各要虛
已秉公悉抒所見如有意見未同者不妨
面相質難詳列是非務求至當之歸俾成
畫一之議議成會疏上請恭惟
聖明裁斷勅下施行庶衆謀既得於畢集而大
禮適觀於有成矣緣係懇乞

○行實錄卷二

廿五

欽依禮部知道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九月初二日奉

聖旨是欽此

禮部等衙門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等官臣
潘晟等謹題爲懇乞

聖明崇祀真儒以成

昭代曠典事該禮部題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
部送禮科抄出吏科等科都給事中韓楫
等禮科左給事中雒遵湖廣等道掌道事
貴州道監察御史馮三樂等各具題乞將

先禮部左侍郎薛瑄從祀孔廟緣由該禮部覆題稱竊惟孔廟從祀之典

國家所以崇德報功垂世立教其所關至重也同前疏等因奉

聖旨是欽此續該禮科抄出廣西道監察御史

李純朴題為懇乞

聖明廣祀典以彰

聖化事乞早將薛瑄從祀孔庭緣由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臣等謹欽遵前議會同六

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詹事府左右春

坊翰林院國子監科道等官少傅兼太子

太傅吏部尚書管理兵部事務楊博等恭於

關左門集議臣等同議得崇尚聖學盛美之圖

秩祀名儒國家隆重之典在昔先師孔子

道全德備刪述六經其垂教萬世者無窮

故廟食萬世者亦無窮宜矣乃如四科之

哲配享廟庭七十子之徒從祀兩廡蓋以

親炙聖門光大聖教一體崇報亦禮所當

然也其後自漢以迄宋元名儒碩彥得與

從祀之列者代不乏人以今考之雖造詣

有深學問有醇駁然或究極性命之原或發明經傳之旨或懿行足以範俗或流風足以感人均之羽翼斯文興起來學有不察執一論者矣逮於我

朝治化沐明德教滄汰名賢輩出輝映後先

乃其方任斯道卓然為一代理學之冠者則惟故禮部侍郎薛瑄為最焉謹按薛瑄

山西河津縣人方幼年一見濂洛諸書即

嘆曰此學道大脉也遂棄去詞賦專心於

是其學以復性為的以居敬窮理為功以

反躬踐履為實潛心體玩至老彌精充養

之純超然自得此其學問之大原可考也

平生言動舉止悉合於矩辭受取與一揆

諸義居家則孝友無間與人則樂易可親

中正足以矯枉律偏剛直足以庶頑立懦

此其行履之大畧可稽也所著有讀書錄

有河汾集雖不專以述作為事而隻簡片

言皆可師法微詞與義悉合聖謨至今學

者莫不尊信而誦習之此其著述之大旨

可窺也至於立朝行己之際不并節於權

門不謝恩於私室不屈法於貴近不攝志
於幽刑榮辱不以閑其心死生無以易其
操此其樹立之大節可紀也故一時信從
者有河東夫子之稱而後之追尊者有一
代真儒之許此豈可以偶獲而倖致者哉
以瑄從祀真可以接聖門統緒之傳而開
後學向往之路者前後建議及此者蓋累
十餘疏而盛典又虛群情日切今言官有
文章之陳而禮臣有會議之

請及時舉行誠有所不容後者查得先年間

有異同之論或以瑄少所著述不知學貴
心得道在躬行矧瑄所著書且十餘萬言
不為不多誠未可以是而少之又或以宋
時如羅從彥李侗諸儒尚未遍祀即我
朝理學諸臣亦多有應祀者不知講求於大
明之後者為功易興起於絕學之後者為
力難而

國朝倡明此學者則惟瑄為首是又未可因
是而泥之也臣等寡昧惟是重大之典何
敢輕議謹據采瑄之遺事炳然在人親聞

者質之輿論考之祭法及參詳諸臣奏
進與該部覆議始末竊以舉瑄從祀為當仰惟

皇上道備明聖

天作君師酌古今禮法之中為綱常仁義之主伏乞
俯賜裁斷

特勅該部進瑄從祀孔子廟庭使二百年之曠
典肇稱而千萬人之積仰斯慰其與世教
士風信非小補天下不勝幸甚臣等不勝
幸甚緣係懇乞

聖明崇祀真儒以成

昭代曠典及奉

欽依是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隆慶五年九月初七日會題初九日奉

聖旨薛瑄公論既定在從祀欽此

禮部題為懇乞

聖明崇祀真儒以成

昭代曠典事該科道等官韓揖等具題乞將先
禮部侍郎薛瑄從祀孔廟該本部會同九
卿並科道官會議覆奉

聖旨薛瑄公論既定在從祀欽此欽遵臣等竊
惟薛瑄既蒙

皇上俯納諸臣之請

特賜從祀所有一應合行儀節理合開坐上

請恭候

命下之日各該衙門一體遵奉施行緣係懇乞

聖明崇祀真儒以成

昭代曠典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計開

行實錄卷三

一欽天監選入廟吉期

一工部如式造辦木主

一翰林院撰祭告文

一順天府備辦綵亭鼓樂等項

一大常寺備辦祭品

一至期本部司官一員迎主至國子監該

監預用堂官一員奉安神主於西廡先儒

呂祖謙之下安奉該監堂上官告於先師

孔子行釋采禮如常儀

一通行南北直隸并十三布政司轉行所

屬允有建設學校處所一體從祀

隆慶五年九月十一日禮部尚書兼翰林

院學士潘晟等題奉

聖旨是欽此 十八日欽天監一本擇九月二

十九日原任禮部左侍郎薛瑄從祀孔廟

奉 聖旨是該衙門知道

祭文

維隆慶五年歲次辛未九月二十九日

皇帝遣國子監祭酒馬自強致祭于

至聖先師孔子曰茲者廷臣議奏故禮部左

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贈禮部尚書謚文憲薛

瑄篤志聖賢潛心義理嘉言善行模範後

人理宜從祀爰命有司具主附于前代先

儒之後以昭盛典特遣祭告惟神鑒歆謹告

平陽府蒲州河津縣為懇乞

聖明崇祀真儒以成

昭代曠典事隆慶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奉本州

帖文本年二月十三日奉

本府帖文蒙

欽差提督學校山西等處提刑按察司僉事胡

薛文清公行實錄三卷

記類

重建薛文清公祠堂記

賜進士及第解州判官前翰林院修撰 經筵

講官同修國史高陵呂拱撰

文清公薛先生祠在其縣南街東面粵自

弘治九年之夏給事有奏禮部禮部具題

勅下省邑鼎建祠宇兼賜名額崇儒重道日照

月臨爾乃草創之初規制隘陋又且傾頽

嘉靖五年三月山西按察副史王公燁武

按部河津奮然興懷欲於本道賊劉米石量

除百金為增修具遂告諸巡撫都御史江

公燾漢 巡按御史馬公鏞陽 儲公良林初

公果嘉所舉有褒揚辭馬公又發金

六十改建舊坊尚書初公亦為祠事先降

十金於是王公委平陽同知許君琦猗氏

知縣張翼董其事乃買民地僧院增拓厥

基建廟五楹廊廡重門烏革翬飛謂枌嘗

從儲初二公至河津謁先生也請記其事

嗟乎先生今代儒之道學其一人乎先生

案驗准山西布政司照會承准

禮部照會前事該本部題該科道等官韓

楫等具題乞將先禮部左侍郎薛瑄從祀孔廟

本部會同九卿并科道官會議覆奉

聖旨薛瑄公論既定准從祀欽此欽遵等因案

行到府蒙此案照前事先奉

布政司札付已經通行去後今蒙前因擬

合再行為此仰本縣照帖備蒙案驗及先

行事理即便轉行屬縣學校各一體遵奉

施行具行過日期緣由申府查考毋得違

錯未便擬合再行為此仰各縣官吏照帖

備蒙案驗內事理即便轉行該縣學校各

一體遵奉施行

祭文同前

安邑後學張跋重校

之生也紫衣北母齊之夢母將就館夢
 聲動祖義之卜先生生有異度家人欲五
 臟露如水晶其清透骨七歲通乎論孟其
 知鄰神方垂髫鬢泰議欲請見而不往謂
 宗既娶法豸師保求識面而不得楊文貞
 道若可行雖卑官不屈後為大理丞少卿義
 如難從於權勢奚願謂抗時貴玉田謫成皆元
 之蒼儒也不敢以師自居稱聖門之有人先生十
 父在玉田特諸御史請者永嘉徐懷玉諸
 君皆以友處金陵鎮皆時之巨擘也不敢
 以勢自處雖却扇而不怒大監與安表
 先生事曰賜扇乃疏講學以禦侮虜既入
 而遠退之已布恩信以撫苗獫方馳而雷
 平語貴升辨究獲咎逆官保而不悔
 上遣少保王文往勸事懲姦伸法雖豪
 右亦用赦在理時或雪夜以抄經雖獄院
 而誦易謂辨王恨志在作人一磬士之
 必錄究其祭山東將退一士之法若可伸於軍
 妻之必辨其妻賀氏通百鬼其夫妾既受爵
 於公朝不知私室之謝恩為大場士時

公神皆屈事之欲傳道於來學豈對稱
 舉之旁問稱疾出閣寧犯乎吉祥謂不從諸公
 慷慨就獄思比於劉球死獄中先許王根
 英廟易服以見若昔汲黯之必冠時上服短服
 長服石亨請
 勅與歸則比許衡之懸梁時亨欲請勅與先生
 舉魯齊甘見幾而行於醴酒不設之時見石
 守車輪戶牖之志監銀場而出貪墨一時軒
 取諸公不足以及方其清也謂却御史
 為殺粟布帛之文錄讀書而究性理一時
 劉李諸公不足以並其文也謂文安公
 李故蹇夏三楊勳矣人或議其節忠義忠
 楊公夏原吉楊文貞公楊士奇文敏公張許
 劉周節矣人或議其幾現季士劉球修撰善
 周是吳陳羅胡有極高明之學道中庸恐
 未同獻德吳齊胡居仁黃李王于有一
 身徇國之勇盡精微恐不逮忠宣公黃福
 明道為修辭清而不詭異而且同潛學孔

顏抗志程朱老不殊壯困未改通許魯齊
 之後未有見其能此者也故當其存時或
 曰今夫子山東及或曰真鐵漢通政李
 或曰好官一人英太監金或曰不愧往哲家
 或曰已時方提李或曰躬行實踐稱且存入
 或曰本朝理學一人李賢或曰學已至
 乎樂地御史張其不平者止權貴耳及
 其既歿或曰今之真儒當入孔廟禮科給事
 或曰明體適用比元大儒當入從祀工部侍郎
 或曰潛心理學可祀廟庭布政評議或曰有
 功名教侑食廟庭無忝承序其未祀者
 盖有待耳然則今日之舉振頽風而警後
 學廣
 德意而顯前哲豈為泰乎且是祠王公之父高
 丞河津時受委上司所督修者也丞嘗言
 當事則制於掌印程期則通於尊官使建
 置之未稱雖棄官而猶悔豈期冢嗣憲則
 思光前志繼修遺績夢雖徵於王氏今實兆
 於有薛謂先生之匪神胡前知之如親既哲靈之
 不沒庶寢成之孔安先生諱瑄字德溫號敬軒諡文清

薛文清公從祀孔庭記
 隆慶五年六月十六日書
 賜進士出身嘉議大夫詹事府掌府事吏
 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東宮侍班兼教
 庶吉士前總裁實錄經筵日講官蒲阪張
 四維撰 孔子之道根本人性麗於倫理
 敷為禮樂刑政民生日用之則其詳具在
 六經古今天下不可一日離者故萬世之
 崇祀無窮然自禮垂釋奠先聖先師之文
 後世協義起禮於是乎有配享從祀之典
 盖一時及門之士無不與焉其自漢而下諸
 儒必其言不詭於聖經行克由於彛訓足
 以發明斯道扶翊人紀者然後得以俎豆
 其間非是族也則不在祀典爾矣盖嘗觀
 庭廡所列自七十子外漢世儒者彬彬矣
 而宋為盛若隋若唐若元各一其人而已
 雖代異人殊要皆後先相望使孔子之道
 歷千載而常新者人極不廢則諸儒之從
 祀亦無窮也國朝文清公敬軒薛先生當
 正統天順間講道河汾慨然自任斯文之

重其學以復性為主嘗曰六經語孟一言以蔽之曰性又曰道不明者性不明也聖賢傳授不越明此性行此性焉爾嗚呼盡矣其踐履篤實造詣崇邃自一話一言推而至於終身大節靡不曲中矩夔晚年玩心高明超然自得今其遺書存者若讀書二錄精切簡正鑿鑿皆實際語讀之使人檢束身心躁妄於焉盡遺堅定志氣昏懦以之有立卓矣孔門性學之真傳考亭魯齋而後一人而已先生既歿學者仰之不

行實錄卷三

六

帝泰山北斗議者咸謂宜從祀 孔子廟庭迄今且百年前後以疏請者無慮數十上亦可以見人心之公理矣邇者性學漸晦士夫所從早者溺詞章徇功利高者則假借禪幻亂性與天道之真有識者慮焉求所以力挽頽風屏詖黜道使殊方異指不得為孔道病者莫先於表章正學曉然示天下知所當趨於是言者以先生從祀孔庭蓋亟詔禮臣集廷臣議罔不協者 帝乃祭告先聖命司空造先生主命禮臣

捧置大學廟庭春秋從享遂詔天下郡邑加大學例祀焉時隆慶辛未冬也先生蒲之河津人河津張溪汝乾謂百年曠典造舉於此時也雖公祀祠宇內乃其故里不可以無述爰問記於余碑諸大成門左因誌始事云其諸奏請章疏及禮臣會議之詳文多不載刻在別碑中

薛文清公書院記

賜進士大中大夫山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叅政前南京戶科給事中門生韓

行實錄卷三

七

城王盛撰

河津縣城內大街西有文清薛先生舊宅一區乃先生退休講學明理之處歷年既久舍宇傾頽弘治戊申春盛以先生弟子由科第諫議擢今官巡歷至此不忍觀視遂捐俸金二十八兩責成蒲州同知潘林邑簿胡睿修之題其門曰文清書院既而巡按繡衣汝陽劉宗敬巡守河東道寅長同門右方伯益都陳廣夫暨大叅蒲城王尚忠上虞王蓋臣少叅壽昌徐敬夫憲

藍山胡源梁成與贊助以故大厦三層臨
街五間中三間後祠堂三間壬子春二月
落成先生冢孫秋官元吉以弟子能知師
託爲記其事竊惟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全
盡於聖賢大聖孔子集堯舜禹湯文武君
臣之道統而折衷之刪述六經垂憲萬世
有見而知之者亦有聞而知之者若顏魯
思孟之師弟授受於當時此道也周程張
朱之師弟授受於後世亦此道也道學之
真朱子之後許公繼之我朝百餘年來應

行實錄卷三

天相斯文之寄接朱許道統之傳其宗師
文清先生者乎先生明聖賢性理之學致
知力行交修並進由風憲進廷尉直不見
容安命而歸究理學以淑諸人於書院者
數年若固有之英廟復御皇極閣先生道
學之宗特起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
知制誥處元老經綸之地以行其道於天
下幾半載見幾明決連上三疏得明農之
請喜語人曰讀書事今日才了四方學者
雲集盛之從遊適際其時先生惓惓以復性

正學爲教書院之授受又孰有出於此道
耶天順甲申先生享年七十著大易贊
際尚有此心惟覺性天通之句乃曰古
賢所不免從容而卒人見其白氣冲天此
闕世運之隆替豈偶然而已哉朝廷嘉其
正學傳後贈禮部尚書謚文清遣進士修
墳塋弟子皆爲之心喪而治任焉褒傑有
據其事蹟而累荐者命下入鄉賢祀之吁
道之顯晦有時愚觀先生所著讀書錄續
錄文集無非發揮性理之淵源辨異端扶
正學以闡明前聖之道於後世終當從祀
孔子廟庶而列朱許諸賢之後然天理民
彝不能泯滅後之人觀此書院必有心領
神會而興起斯道者則此之書院其杏壇
丹山之所乎因併記其弟子及從遊答問
者姓名於後云

行實錄卷三

九

李賢	字原德河南鄧州人宣德八年進士
沈潛	官至少保吏部尚書見華蓋殿大率
秦絃	山東單縣人尚書少邵深河南新鄉
張睿	河南鄧州人尚書張昂戶部尚書
白良輔	河南鄧州人尚書陳鈺山東泗水縣人
薛璘	河南鄧州人尚書張澤山西澤州人
閻禹錫	河南鄧州人尚書張澤山西澤州人
衛述	山西蒲州人知府
孟琳	蒲州人知州
辛英	蒲州人訓導 孫朝陝西韓城縣人
郭震	韓城縣人尚城訓導
張聰	韓城縣人未仕
高輔	韓城縣人 賈琰韓城縣人
楊志學	河津縣人訓導 袁輝河津人尚縣教
楊潤	河津縣人登景泰西科題官國子監勳導
邵瑾	河津縣人登天順已卯
田真	科陝西漢陰縣教諭
高舉	澤州人訓導
江湖	潼關人知州 張澤潼關人知縣
尚友	沁水縣人訓導 鄭俊訓導

趙壽	長安縣人知州 王復安邑縣人知縣
李景	安邑縣人教諭 張錫猗氏縣人知縣
宋鈞	猗氏縣人知縣 謝居蒲州人監察御史
謝庭桂	蒲州人解元 高堂河津縣人陝西
任磬	河津縣人陝西 部昌河津縣人直隸真
袁寶	河津縣人未仕 馬從道河津人訓導
趙讓	河津人冠帶 田勝河津人洮府照磨
臺春	河津人西安衛知事
張璟	河津人主簿
高繪	河津人四川奉節縣主簿
張選	河津縣人 杜俊河津人河南南
周盛	字文茂河津縣人 歲貢士為人孝友
周然	字春寬平河津縣人 歲貢士為人孝友
周之	字春寬平河津縣人 歲貢士為人孝友
馬九	字然純道郡人無老 和相扶携出郭處
道挽	字然純道郡人無老 和相扶携出郭處
道挽	字然純道郡人無老 和相扶携出郭處
詩曰	草水笑蓉絕白埃 黃傑河津人經歷
黃英	河津人原武縣主簿 史華韓城人休縣主簿
段盛	韓城人例貢平陸縣丞 馮純韓城人廣鈞主簿
劉琛	韓城人例貢大同府經歷 賈剛韓城人例貢洪
梁博	韓城人未仕

吉節韓城縣人 李鑑臨晉縣人

王瑛絳州人 李傑主簿

李侃主簿 許佐河南汝寧府人 杜玄山東長清縣人

張驥長清縣人 杜聰翼城縣人

李麟主簿

王藩主簿

王璋主簿

明經士

張敏韓城縣人

楊謀蒲州人

韓貲蒲州人

重脩文清薛敬軒先生祠記

賜進士第文林郎浙江道監察御史曲沃後學

李承華撰

余嘗謂士之享榮名垂不朽為天下後世之所宗祀者代有其人然求其學足以究天人功足以扶世教道足以紹絕統為人之所共崇雖愚夫愚婦罔弗賢焉則固

難其人矣我朝文清薛先生鍾河山之靈秉剛粹之氣由內達外迺始至終言動進退一以體認天理為心而洙泗濂洛之傳得先生為益明先正推其為

昭代理學一人信非厚誣非天下後世之所共崇且賢者哉宗而祀之宜矣先是儒臣累疏請從祀孔子時為私議所沮迺

勅於先生故里講學處廓而祠之堂廡門垣巍如翬如厥度宏如歲二事祀焉所以闡先生之學碩厥功而弘厥道也祠創迄今六十餘年其間尊慕德教者間嘗脩葺葺然歲久湮鬱風雨剝落不無蠹蝕迺嘉靖癸丑侍御尚君過先生祠謁焉曰

國有先哲祀事弗嚴惟吾職羞遂發金若干檄邑高侯督葺之侯憇歲歉甲寅秋成始鳩工飾材量程度費剔蠹以完易腐以新官靡妨務民不置力再閱月而祠告成棟宇仍舊絢奕如視昔若有增焉其裔孫惟傑惟慶輩持狀徵余記夫先生道德淑

人心忠貞載大史聞望在天下後世行將
正祀典從孔庭廟享無斃與天壤相為悠
久茲一鄉之祀一字之葺豈足為先生記
哉雖然觀侍御之崇尚邑尹之駿奔俾四
方士式崇閭而覩德輝如親炙焉則樂德
公善之誠仰止風教之義於是乎可徵也
已余後先生生殆百年且學未聞道不以
不文辭者亦曠世之感而竊私淑焉者也
借為之記尚君諱維持進士河南羅山人
風猷素著茲其崇正學之一端云

行實錄卷三

十四

重脩薛文清公林墓饗堂記

時嘉靖十七年戊戌

賜進士第刑部郎中安邑後學相世芳撰

於惟我薛文清公夫子山川鍾秀天與斯
文道統上接程朱相業遠宗周孔實我
聖朝真儒之首也然久而後彰彰而未大雖邑
祀有祠而未通於天下林墓雖有堂而未
稱乎典禮故君子皆歎焉戊戌春陳南崖
先生來尹河津下車之初既肅謁夫子之
祠矣復登拜夫子之堂陋其制也將圖改
作臨未久也及夏政事漸成乃請於大巡

黃巖何先生先生聖賢之徒也樂觀厥成
焉時不雨民未有孚或慮其弗果有知者
曰南崖前判均州實多異政持廉秉公獲
盡理冤皆感乎神明而神明嘗默相之於
是乎有瘳之碑今擢河津未期而六事
脩百廢舉禱雨即應逋稅自完而神明亦
默相之於是乎有神燈之謠皆循良之異
其於斯細也何有未幾卜吉命工相地
料用遂撤其舊物新以美材大其制度華
其棟宇為堂也構楹惟四作架惟五前軒

行實錄卷三

十五

後殿既弘以嚴由是堂高宮廣巍然偉觀
足以妥夫子之靈慰四方之瞻仰也嗚呼
宜哉是役也始於五月七日成於九月六
日官無所出人不知勞役不妨農時不稽
久南崖其賢矣乎夫子之四世孫朝五世
孫煥為尚寶司少卿癸未進士華判官芝
艾散官蘭茂蔓萊蕃生員芬及其六世孫
教諭惟謙生員惟寬惟明惟聰惟慶惟傑
惟貞徵余為記圖功不朽余作而嘆曰敬
軒夫子之道其大明與先時張給事疏請

從祀孔聖廟庭揚左侍進讀書錄頒行國
子監今南涯效力夫子宮墻同一尊尚也
夫人心尊尚大同公議無間崇入祀典其
在今日矣敬軒夫子之道豈不大明也耶
余不佞不可穢辭林墓唯命與賢不能違
也南涯名大策字于朝河南登封縣人家
乘江西泰和柳溪陳氏以文名鄉貢起家
是宜記

重脩薛文清公先生坐宇記

河津縣知縣朝邑樊得仁撰

行實錄卷三

六

大凡前人之業非有後嗣之賢則亦莫能
闡而揚之也蓋前者後之倡後者前之推
故崇德者必象賢則夫孝者在乎善繼人
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故禮部左侍郎兼
翰林院學士謚文清公薛敬軒先生我
國家真儒也其道德文章政事與夫出處大
節光明峻潔邁迹前脩備載於敬軒集讀
書行實二錄歷歷可攷所謂濂洛之流波
覃轍之步武世所共仰者也董仲舒吳澄
之流今皆從祀者以先生方之殆無愧焉

成化弘治時國子監丞李君紳給事中張
君九功嘉靖首歲參政許君瓚諸君子屢
奏請從祀孔廟未幾然而第宅坐祠索然萎
蕭無所增益嗚呼先生之賢益於是乎見
矣其五世孫大理寺寺副蔡暨其兄癸未
進士華弟國子生芝艾邑庠生芬輩每以脩
葺為念顧其力有弗能者既而華以葉縣
令卒蔡惟單子是懼益用殷憂乃屢謀諸
山西巡按監察御史諸君乃正德甲戌張
君士隆始於墓陵之地既勤垣墉肯構肯

行實錄卷三

七

堂明年乙亥朱君寔昌惟其塗墍茨焉嘉
靖丙戌馬君錄建尚書坊又二年戊子王
君宜建大學士坊至癸巳歲仁承乏於此
乃得而重新焉夫命工營繕者仁也而董
督勞來者蔡也從更區畫者仁也而綜理
密維者蔡也躬親落成者仁也而光大先
業者蔡也仁不敢有其功而蔡實能殫其
孝是故先生之業庶幾乎不墜蔡之賢於
是乎徵矣夫始於終奔走司典物棣者曰
朝子惟謙曰謙惟謙者皆岐嶷克肖方必
繼振家聲人謂蔡華孝思所格是或一道而先
生雲仍之賢殆不止此嗚呼先生之賢於

祭文類

維嘉靖二十八年歲次己酉冬十一月三十日鄢陵後學知澤州事前戶科左給事中陳棊謹以剛鬣柔毛清醑庶品之儀來享文清薛公之墓曰吁嗟乎世之人人知公名有重於今人學不媿於古人而不知公之理學為我

朝第一人流品為百代殊絕人人知公講道龍門可繼文中軌轍為河汾之偉人而不知公天資粹美造詣精到每希體乎聖人

○行實錄卷三

十六

故公之穎悟類顏淵篤實似曾子高並乎孔子之門人人知公家於晉方卒於晉地祇以為晉人而不知先學論公鳴鐸鄢邑司樸械以作人模範教端陶鎔德厚留夫惠於鄢人而公亦名寄泮費聲馳梁汴首冠乎豫省之人况公氣秉扶輿靈鍾海嶽直可為斗南海內之奇人而今逝矣必耀而為星辰潤而為雨露流峙而為山澤神氣擬充滿於宇宙而豈止於一方之人棊素承家學為鄢野之鄙人叨登甲第列侍

從乎

一人而近歲以進言見忌流落下邑為遷謫之旅人今幸移澤郡過公之里一拜公之祠下矣仍致瓣香之敬來謁公之隧墓並訪公之後人棊從此讀公之書學公之學求少異乎俗人而公靈不昧如肯潛迪默契苟不棄乎愚人則棊雖不敏亦當向往奮發思不負乎天地之全人梁木頽久兮孰起哲人生芻一束兮德比玉人嗚呼尚饗

○行實錄卷三

十九

維隆慶六年歲次壬申三月丙戌朔二日丁亥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張四維謹以剛鬣束帛庶羞之儀告奠于

先正薛文清公之神曰嗚呼惟公契道以心體道以身斥遠異說不作空言正學一脈

昭代一人

朝著表儀釋子聞名

皇運聿昌僉論載明特表真儒從祀孔庭一時曠典萬世公心四維州里小子百年後生仰止每切寡過未能讀書有錄示我規箴

遵彼汾曲脩謁祠宮琴鳥瞻德黍稷薦馨
流風穆若山高水清尚 饗

維

大明萬曆四年丙子仲春乙丑朔越二十日甲
申平陽府推官廣德李天植以職事來於
河津祇用釋奠于

文清公薛先生之祠爰集先生之裔舉人
薛應麟生員薛惟允等一十五人邑之舉
人暢孟樂高拱辰與庠之髦士邵世勳等
一百五十人及縣令盧重華教官馮賜徐

行實錄卷三

十

九功等邇先生之學而告之曰嗚呼斯道
之在天地也流行不息師世立極代有哲
人惟茲平陽蒲坂之間三聖肇興首闢渾
淪龍門之下河汾交匯三賢繼作往轍可
遵自卜子夏而後王仲淹崛起其微言超
詣殆涉涯津厥後沒於金元遂汨汨而泯

天啓

皇明載闢青旻荷維先生生有異質方髫髻而
振振於

開創之初弗由師授獨奮遐志慨任斯道於

一身學宗主敬惟惕惟寅內省峻潔履蹈
貞純由登第而立

朝直氣謹論正色垂紳知幾勇退簞瓢屢空
樂以安貧巋然師表蓋伊川晦庵之倫晉
魏秦楚燕趙齊魯之士從遊者衆絃誦彬
彬閑家式俗穆乎風淳馴至易簣之際曰
無一事覺性天通信真積之久契道合真
沂

皇明之道源者先生其洵先生之學愈久愈新
先生之後禮讓循循先生之鄉習尚猶醇

行實錄卷三

世

百七八十年之後尚洋洋如挹先生之神
植甫有知識景慕先生竊嚮斯道擾擾遂
巡司理茲郡四載以還計揚懿範有志未
伸今詣祠下偕我後生敬宣往訓薦此藻
蘋先生有知鑒我明禋

薛文清公行實錄三卷

維

萬曆二十六年歲次戊戌十月癸丑朔越
初五日丁巳巡按山西監察御史涂宗濬
謹以剛鬣柔毛庶饜之儀致祭于

文清薛先生之靈曰嗚呼乾坤之所以不毀
日月之所以常明中國之不論於夷人類
之不入於禽獸者果何所持哉恃此道以
為之綱維也開闢至今道之明晦或殊而
世之污隆亦因以異前事之明效亦可睹
已

行實錄卷三

十三

明興再造乾坤治教休明篤生

夫子自濂洛之說以溯洙泗之淵源其為學
以復性為宗以無欲為要清風大節凜凜
天地間嗣是倡學諸賢相繼輩出而此道
遂大明於世擬於宋儒開闢啓鑰
夫子則濂溪其人而諸賢則程張以下皆聞
風而興起者也顧不偉與夫

先生之學四海之內百世之下尤將仰而思
奮矧生於其鄉又矧為其子孫者乎夫文
章氣節世不乏人然語於斯道未也變其

文章為道德變其氣節為聖賢豈非

夫子所望於三晉之後賢者乎濬觀風茲土

不勝仰止之思乃所望於

夫子之鄉之後賢紹明

夫子之志以共光此學則惟

夫子之靈有以默啓之也謹為文以

告尚

饗

行實錄卷三

十三

薛文清公行實錄四卷

序類

讀書錄序

讀書錄者先師河東薛文清公手筆前後二十四卷也當先師著述時中心有得至忘寢食隨筆劄記未暇倫類已板行於世矣先師歿之二年愚反復讀之深有感焉乃倣近思錄分門別類去其重複釐為二十四卷嗚呼書誠未易讀人誠未易知夫六經四書之在宇宙如天地之無窮江海之不竭然而漢儒讀之則為訓詁之學唐儒讀之則為詞章之學伐根而沃葉埋珠而絢絲於是口耳枝葉之學盛而吾道隱矣及乎宋儒讀之然後如麗日當空瓊琴出匣而吾道始大明焉然程子未遠而有淫於佛老之說朱子未遠而有易為無極之論是蓋不待七十子喪而大義已乖矣惟我先師崛起數百年之後心印瀟洛神會洙泗學以復性為本言以明性為先其言曰六經四書性之一字括盡又曰孟子

行實錄卷四

一

行實錄卷四

二

之後道不明只是性不明至論所傳之事曰明此性行此性而已嗚呼至矣盡矣若夫風雲之樂為魚之詠每曰道理舉目可見其獨智自詰何如哉真可與點爾同遊周程共吟也韓子曰世無孔子不當任弟子之列愚於先師亦云故曰書誠未易讀夫以武王之聖而不知夷齊以晏嬰之智而不知仲尼雖王遠之舉周子蔡襄之薦明道亦豈盡知二公者哉若先師之處世自功名者視之則以為偏自富貴者視之則以為迂尚綺麗者則病其枯淡尚博洽者則病其拘束抑孰知先師貌象大極心遊天真而無所待於外哉先師嘗曰楊雄言後世苟有揚子雲者必好之矣某之自信亦然故曰人誠未易知若夫先師仕止久速充實輝光許魯齊之後僅見而已其飄然脫洒無所顧慮雖劉靜脩鳳凰翔於千仞之氣象又何尚焉是宜行已立朝磊落潔白終始無虧而立德立言與天壤俱存也歎嗚呼深哉愚以無似蚤遊門牆

老大無成心喪之餘手類遺編借書於首
後之君子幸垂鑑焉其詩號為河汾集者
亦借為序以傳其文若干卷仍如其舊書
成友人山東章丘尹鈞州張慶景祥考績
至京師見而嘆曰此吾道正脉也願捐俸
錢梓以廣其傳况山東乃先師持節提調
學校舊歷之地遂書以歸之先師諱瑄字
德温官至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謚文清云
成化二年丙戌夏六月丁酉門人伊洛閻
禹錫頓首謹識

○ 行實錄卷四

三

敬軒薛先生文集序

布帛之文菽粟之味朱子嘗以是而贊程
子矣布帛可以常衣菽粟可以常食聖賢
著述立言亦猶是也舍此則奇怪隱僻不
經於世若左氏浮誇莊周荒唐是已君子
所不與焉先師敬軒薛先生有見於此故
其著述立言淺近平易使人易知豈奇怪
隱僻不經於世者所可擬哉先生名瑄字
德温別號敬軒世為山西河津人自幼篤
信好古博學善記所著有讀書錄續讀書

錄河汾詩集行於世惟文集則先生孫前
刑部員外郎權曾托前常州同知謝庭桂
板刊未就今年夏四月前監察御史暢亨
先生同鄉謫官陝右道過鎮陽予因訪前
集暢曰某於毘陵朱氏得之矣予喜而閱
之但舛訛非原本矣因倣唐昌黎集校正
編輯總千七百篇分為二十四卷凡三易
藁始克成編於戲先生文集流落江南二十
餘年今傳於世豈非其數有所待與先生
永樂庚子河南鄉試第一登辛丑進士

○ 行實錄卷四

四

德丁未初授廣東道監察御史正統丙辰

擢山東按察司提學僉事陞大理寺左右
少卿以獄事誅謫閒居七年正統己巳用
言官薦左遷大理寺丞景泰庚午奉

勅總督松潘糧餉事竣陞南京大理寺卿未幾
改北京大理寺天順丁丑陞禮部右侍郎
兼翰林院學士入

內閣轉左侍郎越五月以疾在告懇乞休致
通前章三上方得

時年六十九矣天順甲申夏六月終於家

朝廷遣官論祭為營葬事贈禮部尚書謚文
清予嘗記先生設教河汾一時及門之士
雲集川匯鼎方十五六先生格言至論耳
濡目染猶能憶其一二惜乎少年不及向
學大抵先生剛方正大以聖賢為師處已
接物不詭隨不屈撓講論經書窮究義理
自一身一心推之至於萬事萬物然後約
之以歸於一其餘子史百家靡不淹貫究
竟至極尤邃於性理之學周易太極圖西
銘近思錄未嘗釋手常瞑目端坐思索有
○ 行實錄卷五
得欣然見於顏面其學蓋已至於樂之之
地矣言動舉止悉合規度可為人法辭受
取予一決於義終日衣冠危坐望之儼然
可畏雖燕閒亦然居家孝弟忠信對妻子
如嚴賓及至接人和氣可掬不語人以其
所未至嘗以程門教人居敬窮理接引後
學晚年造詣高明踐履篤實益至純熟其
詩平易冲澹渾成不假雕刻讀者自當得
之予早侍几席壯歷宦途老無所得追思
誨諭不可及也先生歷官政蹟載在

國史其風節道德自有天下後世公論在不敢私
弘治己酉夏五月端陽門人閔西張鼎序
重刻讀書錄序
此敬軒薛先生讀書錄也先生博綜墳典
究極要領嘗慕橫渠之為學精思不舍晝
夜驗之於心體之於身有得則筆之於紙
日積月累以就此編其言近其指遠其論
事核而有中其教人約而有序誠療饑之
菽粟伐病之藥石也慨自科舉之法既興
而詞章之習寔盛世之所謂讀書者競逐
○ 行實錄卷六
末而遺其本買櫝還珠之弊譬諸江河日
趨日下滔滔乎而不反也是故古之讀書
也以明心今之讀書也以喪志古之讀書
也以窮理今之讀書也以干利明心者誠
喪志者惑窮理者達于利者鄙書一也讀
者異焉人才之邪正世道之污隆風俗之
盛衰政治之得失胥繫之焉爾矣嘗試語
於衆曰如之何讀書而可以工文詞取科
第也靡有不悅聞而欲從者又嘗語於衆
曰如之何讀書而可以變氣質成德性也

聞者艱然雖弗之非而竟弗之信矣此無他勢使之然也故有識之君子恒以爲憂而欲亟反之顧予寡昧亦竊有志焉而力未能也間嘗得是錄而伏讀之反覆玩味有感於心謂可以救學者逐末遺本之弊而歎夫傳者鮮焉今年秋巡視河東念茲爲先生之邦君子之澤殆未泯也安知無信而好之者乎予將表而行之庶幾由茲以及夫天下也偶安運使奎持此告予以舊本漫漶殊不便緝閱欲重刻之於書院

行實錄卷之七

七

以待來者適與予意會也因取而手校之釐爲十卷付之鋟梓既訖工固請予一言以爲序予曰先生之遺言非俟予言而後傳也所以表而行之寔欲夫人之傳之也於是乎識

正德庚辰九月癸未歸善鄭維新序

讀書錄要語序

河東薛文清公讀書錄及續錄舊嘗講而讀之竊見先生察理之密造道之深與夫立言之精切的確未嘗不掩卷深嗟戚戚

然以不得一及其門爲恨旣而廢書奔走四方事與心違蓋已十忘八九尤切病之至是復得是編於成都少府蒼梧吳君獻臣乃錯舉錄內若干條萃爲一帙名曰要語姑即是而觀之多累數十言少止一二句高不淪於空虛卑不溺於形器無非切於學者心身日用之實然則書雖約讀者固不得而少之粵自孔孟旣歿道喪無傳千有餘年至宋程朱諸儒輩作真見允蹈毫分秒析而後斯道粲然復明於世自時

行實錄卷之七

八

厥後咸謂理學大明苟志於道無難矣愚竊以爲不然三代而後義理之學固莫甚於宋而末學異學之盛亦無踰於宋者姑舉一二言之如六一東坡之文元城了翁之禪皆可娛悅性情使人終身慕而不厭者也市多綺縠則布帛不售庖有梁肉則粳稗不炊然則士生宋後孜孜義理之學者宜亦不多見矣故後世聞而知之篤信不變者在元有許魯齋在國朝有先生二人而已夫以上下二百餘年

僅見一二乃謂苟志於道無難者豈其然歟今先生格言具在學者由此以求程朱之旨趣上遡孔孟之精微正猶泛舟長江因風舉帆直趨於海鳥有不至之理而往往沉溺他途雖有豪傑之材不能自拔其亦弗思甚矣夫末學非道猶不失為君子多能之資若夫元城了翁諸賢豈後學所敢輕議徒以禪氏宗旨終不得與於斯而近世名儒有負天下重望者即而叩之不過竊其遺緒以自珍秘至老且死莫覺其

○ 行實錄卷九

九

非其如先生何哉然則從事末學異學者舉非先生之徒而充為矛盾可斥者其惟異學也夫

弘治癸亥春三月壬午後學古餘張吉序
吳公廷舉曰予非敢借有所取舍也取其
中吾氣習之病者而攻之為日用潛脩地
耳譬諸中風痺者世醫投防風羌活諸草之
劑先焉若夫空青水碧世外奇寶非不用
也將以待別科也

從政名言序

序曰學非聖非學也政非王非政也學不自孔子非聖也政不自周公非王也蓋有

河圖洛書之旨而後可以言學有闕睢麟趾之意而後可以言政後世學者顛顛於辭章規規於智力者皆是也而可以言學與政哉而可以言聖與王哉續宗嘗讀敬軒集而見其學與政也由程朱而孔子者也由司馬而周公者也夫周公孔子其學與政豈與人異哉亦曰誠而已矣亦曰純而已矣然先生之至德要道學者內聖外王之本不外是也苟舍是焉吾不知其學與政矣續宗守郡嘗以敬軒讀書要語錄

○ 行實錄卷十

十

而刻之以與學聖者共及參藩又錄其為政名言以與學王者共非敢言入室亦竊欲升堂而未能也頃見古今論為政者若呂氏之官箴胡氏之緒論非不當於事理至敬軒之語不獨本於王道而實切於日用固今時居官者之藥石也蓋敬軒

國朝碩儒也名臣也故所聞所見非古不通於今異代不通於當時者比譬之同室之人人悉其聲同里之人人悉其容故一言一動無不益吾身心者無不中吾膏肓者

是可不取以爲階梯也哉於戲不欲學孔
則已如欲學孔舍程朱奚以哉不欲學周
則已如欲學周舍司馬奚以哉不欲學司
馬程朱則已如欲學司馬程朱舍薛文清
奚以哉

嘉靖十有四年冬十月五日河南布政使
司右布政使天水胡纘宗序

○ 行實錄卷四

十一

詩類

贈敬軒先生致仕 李賢華蓋殿大學士

自許孤忠結主知君官寧肯論安危平反
不愧張廷尉三黜何慙柳士師已向一身
中道立更看千古大名垂到家莫廢常編
業伊洛高踪尚可追

又贈 朱祚尚寶司少卿

名利場中一夢醒如君端不負蒼冥村醪
且去隨時飲澗水重來洗耳聽俗取任他
終日白山光還似舊時青從教門外塵加

海坐向空齋閱聖經

慕薛文清

石玠山西提學副使正德三年

未能椒酒奠文清塵迹匆匆意自榮以女
守身端有法遺經訓子亦成名成均尚守
蘇湖式天下應傳涑水聲自愧晚生膠耳
目仰瞻無力致誠明

謁文清先生祠二首 王諤 邑令西安人

道在身何訕心安死亦寧江山餘故宅天
地並佳名濂洛功堪恃春秋祀有成幾年
仰止重不盡辨香情

○ 行實錄卷四

十二

躋顯心如水衰年道益尊清聞徹

帝座德望重台垣去就終同許科名繼有

孫春秋嚴祀事今古在乾坤

謁文清公詩二首 韓相 邑令東魯人

山川鍾秀氣夫子出河東晚績讀書錄裁
成天地功春秋宜享祀道統繼無窮草木
不同朽芳名萬古隆

文清 當代望千載仰高風道大如天濶

心平似鑑空生前無間議沒後有奇功著
述同濂洛乾坤萬古崇

營建文清祠聯句

內濱 良村 野谷 柳

特特河津謁故祠內濱蕭蕭環堵動予悲

谷泉拓基聊買屋邊寺涇野 瞻勅 重鐫 廡

下碑內濱當代孫公崇正學泉百年今

日觀威儀涇野 旌恍 惚來 雲雨 內濱 肯

惠斯文慰我私谷泉

謁文清薛夫子祠 李思進咸陽 丞祀

理學

皇朝第一人功夫主敬最為真如何謚者不詳

議只向文清二字論

○行實錄卷四

文清正學書院署 侯封邑人教授

誰構新梁棟重門禮敬翁登堂思道範入

室儼音容灼灼河汾化遙遙洙泗風幸親

君子澤好約步芳踪

其二

河汾琴鼓尚餘鏗環牀當年藹偶英答問

遠從河洛外冠裳彙進陞庭行遙追子夏

文學跡再舉王淹教授程異世同聲鳴孔

澤斯文興起共良盟

其三

先生鐵漢擅時評布帛機上繭絲功百振
精從性裏做萬言饒自敬中生讀書一錄
皆心學文獻諸集是正情闕里遺澤曾幾
世憑誰振振再文明

行實錄

周德恭

道德表當年聲名揚後世遺編耿耿垂後

學當思繼

讀書錄

渾爾真實語非為奇異言千年延道脉萬

代共心源

○行實錄卷四

河汾集

為魚皆道理妙契樂情多隨筆成吟者依

俚四始歌

詞

文清公祠有感

後學楊正芳

吾盟誰狎主當代首鴻儒正氣昭王報微
言入帝圖荒苔封石碣古木隱城關把酒
頻相問玄珠定有無

獨結空明腑重開混沌天諸儒歸領袖靈
氣付山川俎豆當年定衣冠覺後傳憐予
岐路哭何日跨飛鸞

知縣崔講刊

行實錄卷四

主

薛文清公行實錄五卷

諸公敘述文

大學士彭時銘曰心契乎性理之淵源行
蹈乎聖賢之軌轍窮達一心夷險一節此
其所以有異乎今人而無愧乎往哲也

侍郎周宣都御史林聰李秉以文弔之曰
先生學究先天而不以言語文字之為工
道歸皇極而惟以躬行允蹈之是崇讀書

一錄皆布帛菽粟之切於日用詩文千卷
咸體道形容之出於心曾文德兩著實威

行實錄卷五

鳳瑞麟之翥乎霄漢權奸頓挫見泰山喬
嶽之屹乎蒼穹挺追先賢之逸駕蔚然

當代之儒宗嗚呼道在天地混一含三孟軻
既沒孰示指南其洛關實贊美義以明歷元

及今罕至於道倚歟我公終期遠到匪我
之藏亦行於用始擢御史朝陽鳴鳳繼食
外臺造士達材學政斯舉聞譽聿來

帝曰汝弼進卿大理疏滌冤滯乃眷毗倚中更
拂鬱吾道之厄積久彌彰

寵命斯赫遂位南畿再遷

一第丁丁一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 4 反正內

中朝益熙厥績德邵年高乃登黃閣秉化
之軸道大光顯功及斯民夫何掌

制會未及期為鬼為蜮妾今斐今不俟終日

抗章西還左圖右書悠然南山伯起獨清

疏廣知幾優游卒老俛仰化機嗚呼潭垓

日喪勢利交馳道日以乖俗日以瀉砥柱

中流能幾何人景行行止不屈其身中貴

弄權人罕不趨公獨屹屹行與道俱厚位

盛祿多士縻之公獨勇退屯膏弗施直全

厥道遑恤其他高風凜凜千載不磨

布政使丘陵以文弔之曰先生道學可以

接響乎伊洛文章可以繼美乎昌黎任風

紀而宇內澄清掌大理而鑑空無私及貳

秦官夙夜惟寅

內閣秉鈞邦政以平士大夫莫不慕其德而

仰其名也先生所造既明且哲年踰耳順

致仕全節士大夫又孰不美其進可師而

退可則也誠急流中之勇退鷄群中之野

鶴可謂儒林增光而斯道有托也

學士劉定之曰直躬慕古談道淑徒進無

附麗退不慕戀

南海霍韜曰原其精神心術無頃刻不師

孔子之教自童叟至歿齒無頃刻忘聖經

之言出處不改其操禍患不易其節貧賤

不移其介身為世師言為世訓動為世式

晦而彌彰抑而彌光非真誠積累之素不

能也故曰我

聖朝從祀之儒惟薛瑄無愧自瑄而下或篤行

高蹈而識度淺隘或高明超邁而淫於佛

老陰翊邪說明叛聖軌天資愈高陷溺愈

深皆孔子中正之道未有聞故也

知縣沈維藩曰先生學本六經行高一世

遺續千載文垂萬言又曰書則一方莫傳

者何哉厭古樂而樂鄭衛者固人之情也

門人叙述文

門人白良輔哀之曰太極之實不過乎中

正仁義而已欲知先生之道當觀之太極可也

門人王英哀之曰先生之學造乎無極太

極之妙先生之行謹乎難進易退之操

門人李杲曰先生之怒也如雷迅風烈其

過也如雲消霧釋剛毅絕肖伊川其氣象亦類之

門人王復曰先生氣貌莊嚴鬚甚脩美望之儼然可畏及聽其言溫然可挹侍坐其傍不覺邪念之屏伏

遺事

先生一日在內閣同列忽不在先生問左右曰何往左右曰適往謁中貴會至先生曰學者多說道不知出門一步已錯了既而狐疑狗媚吾新深耻

天順元年正月內法司擬少保干譙太

太保王文等謀危

社稷凌遲處死一日同列皆衣紫先生問之同

列曰不知耶欲刑某等耳先生曰此事人所共知名有子孫忠國公石亨奮然曰事

已定不必多言會

上召諸公議之先生曰

陛下復登寶位天也今三陽發生不可用重刑

諸公皆不言遂

詔減一等先生退而嘆曰殺人以爲功仁者不

爲也即有去志

一日同列將進閣有一達官趨而扼同列衣以踰闕者先生鄙之曰昔有拂鬚參政今有扼衣侍郎後人問之不言其姓名一日李學士賢與同列嘯占西人鄙吝戲譁爲笑先生正色曰儉乃人之美德且此地非戲笑之所衆遂凜然會

召見入一便殿先生侍立久不覺以手拂鬚李退謂先生曰此何地也而以手拂鬚乎同列曰此報前日之讐也遂大笑

○行實錄卷五

五

一日學士徐有貞李賢許彬退朝謂耿都督言上不悅石亨所爲盡令御史劾之耶先生謂諸公曰易云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春秋譏漏言既而嘆曰競端從此始矣後果以此致敗

先生辭允岳正入閣來請教先生曰凡事且緩又曰英氣大露害事會正不久得貶正曰某先生之罪人也

先生辭允三日即出城行至直沽中道遇風雨舟不能行候糧俱乏至日中猶未食

先生吟詠作詩不輟子淳私愠言曰人家
好好做官他更受困誰怨先生聞知
以杖擊之曰我雖困而道則亨也
閻禹錫問李賢何如先生曰道理儘說得
經學最熟只少立於義有斐富貴氣象
或問閻禹錫曰良輔先生曰洛陽似此兩
人也難得但恐後來立脚不定往別處走
學士許彬與徐有貞草誥辭有曰治水東
郡纘禹成功先生曰擬人必以其倫彼何
人而擬之禹也

行實錄卷五

六

上果不悅卒以此致敗衆以先生為知言云
門人問近時人稱揚榮有王佐之才先生
曰要有王佐之事業須有聖賢之學問
先生幼時亦尚豪氣數首詩立就在山東
憲使黃翰善書能詩一日以詩請和先生
援筆答之少刻益以數首至先生即以十
餘首答之翰不復能乃謂衆曰薛先生書
厨隨取隨有翰乞兒也旋去尋討
先生書似悔翁體甚是道勁
先生山東提學時有一生員實聰敏因貧

欲退故試不中生員豫與教官關節同言
曰生員果不堪先生曰生員二祭掌何事
僉曰擊磬耳先生曰磬在八音難和也彼
能和之亦可用也卒不聽其去後其人登
科自言其事

祠堂柱聯

承祀儀而竭精意欽崇無已

拱遺像而仰德輝景慕胡忘

文章羽翼六經高風出班馬韓歐之格翰史

道義渾淪三代元氣回關閩濂洛之波翰史

行實錄卷五

七

河汾鍾秀真儒迺出羲文周孔之緒端不墜

洙泗衍淑正學以傳濂洛關閩之命脉常存

一代綱常盟主

千年道統嫡傳

學宗洙泗源頭遠

道啓河汾流派長

薛氏歷世科貢傳芳圖

薛貞洪武甲子舉人任元氏王田榮陽驛
司吏日以子瑄貴贈通議大夫大理寺卿

薛瑄中河南永寧人子解元辛丑進士廣
東道憲南道御史陸山東提學大

內閣轉左侍郎贈禮部尚書諡文清公二世

薛溥生員三世

薛祺天順甲申進士刑部主事陞本部

薛韶恩生任深州判官陞東城縣知縣五

薛葵司少卿書舍人又大理寺副陞尚寶

薛艾貢士任陝西寧州判六

薛華正德庚午舉人嘉靖癸未進士任河

薛芝貢士任南畿宿州判官八世

薛惟謙順學士正七世陝州訓導陝西乾

薛惟傑貢士任州知府通判陞陝西

薛應麟舉人任河南舞陽縣知

薛應第監生八世

薛應開貢士任山西沁州訓導八世

薛士弘選貢任陝西韓州知縣陞直隸

薛士燦見任北平神策衛經歷司經歷

薛繼巖崇禎壬午舉人任湖廣荊州知

薛昌胤崇禎壬午舉人任湖廣荊州知

薛昌胤崇禎壬午舉人任湖廣荊州知

奏請先生從祀人姓名

劉定之禮部侍郎陞尚書諡文安公正統

姚謨工部侍郎

李紳國子監丞

陳銓成化二年

張寧成化四年

張表成化十三年

張九功禮部右給事中

楊蕪刑科給事中累官南京禮部侍郎

許讚四川右參政陞少保兼太子太傅

霍韜正德甲戌會元廣東南海縣人

楊瞻嘉靖十三年

尚維持嘉靖十四年

趙軌隆慶元年

李純朴廣西道監

韓楫陞科都給事中蒲州人

維遵隆慶五年

安邑後學張致重校

薛文清公行實錄五卷畢

商文毅公

祭祿大夫

謹身殿大學士

贈特進光祿大夫

公諱格字弘載別號素庵姓商氏其先汴人

始祖諱瑋寓西夏官至都知兵馬使宋嘉祐

間因奉使歸宋奏獻密事宋嘉其義賜地于

浙之淳安芝山子孫因家焉以蔭補官者三

世至祖諱敬中父諱仲瑄俱以公貴贈資政

大夫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祖妣胡氏妣

解氏贈夫人公自幼穎敏早有成人志目書

一過水不遺忘宣德四年南十六補廩序生

從掌教雲間坐端先生遊見即奇之受書經

晝夜淬礪貫通經史下筆千餘言雄健有奇

氣濤筆仰此宣德十年中鄉試第一名正統

紀元上初官辭乙榜歸遼仲瑄府君疾篤祈

天願以子代竟弗起居喪盡禮哀毀幾殞正

統七年復會試仍辭乙榜年業太盛祭酒安

成李忠文公深見器重隱然自負台輔之望

弟子從遊者衆十年乙丑會試

廷試俱第一賜冠服銀帶授翰林院修撰階正

務郎十二年春

命選翰林文學老成者十人進學東閣務期大

用公預焉未幾

上諭學士曹鼐等首商格着他展書選一箇與他

對初選王玉弟稱旨再選編脩陳文未逾月

復

諭罷曰商格這一對展書官着他講書十二年

進階儒林郎十四年陞翰林院侍讀

召入

內閣恭預機務時胡虜犯順

英廟北狩國勢危疑羣臣勸

鄭王進議未決公偕衆詣

文華殿懇請事遂定又有倡議南遷者中外洵

洵公言如此

宗廟社稷將誰與守况

聖駕一移大勢去矣宜急出榜曉諭人心稍安十

月虜大舉進逼京城衆論戰守不一公言兵

賊之餘只宜固守且賊乘勝遠來勢必難久

宜伏兵歸路擊之時京師戒嚴公內與二三

大臣進計謀事至志腹使外請諸將與
義之心操練軍馬整飾器械為戰守之具
議令遣官分投安輯畿甸投降夷人以防不
虞嚴密邊關固守要害既而賊勢益熾總兵
官石亨折弓矢厲言曰宰臣不計策我莫
能文矣公上疏發

救宣府遼東令總兵官楊洪曹義各選勁騎刻
期以進與京軍內外夾擊又為張榜虜營有
能擒斬也先者加大爵厚賞後寫書作書序
與司禮監太監興安云約賊對先令不入寇
宜乘其孤軍合兵剿殺

救與書悉為野先運卒所獲未幾洪義亦果統
所部兵來我軍大振賊聞一夕遁去京師遂
定時聞浙兩廣寧貴諸處盜賊竊發羽林
繹奏贖填委心悉心來佐效勞為多景泰元
年三月蒙

賜救命以前任修撰贈父如其官母封太夫人
妻盧氏封夫人八月陞翰林院學士疏解
上諭今開經筵正資預備爾尚懋稱毋違
朝廷

英廟回鑾十三日

命公迎候居庸關請

旨發行十四日

駕至上關鴻臚卿楊善引見進呈

詔書

英廟覽畢諭旨便發去我昨日在宣府已着許彬

寫一道敕書發去了還與我寫兩封書一封

奉

娘娘一封與我兄弟說我今日到此明日進城教

娘娘們喜歡寫書進呈當蒙

賜酒果馬匹明日虜使來求讓先一日於

奉天門賜宴次日就

南內賜宴公曰虜人此舉實仗大義若令進

南內宴彼見另居一處未免退有後言不若兩

宴俱就

文華殿示以彼此無間之意庶可服其心十月

敕同尚書陳公循等日侍

經筵講論公講論經史教行義理援引古今切

要之言委曲規諫詞旨簡明語音洪暢

聖心悅懌聞者稱善累有冠帶衣服之賜錦衣指

坤虛世妄言

南內事中官阮液等被重刑猶欲窮治不已公與司禮太監王誠等言虛忠是箇風子如何聽信他壞了大體傷了骨肉之情急須止之後追問虛忠果謂供養真武符其通報由是虛忠得罪與皆無累三年三月一日早朝逃後內臣將本來閣下議乃廣西逆賊黃斌所

言移易

尚位事公言這是朝廷大事有

上聖皇太后在上為臣子的誰敢議違事若依這

本豈不傷了

母后的心當時內臣將本收去意為此事必經次

日禮部尚書胡濙來言今日會多官東閣議

事公隨同到彼是未及門已聞衆有合議所

言之語時在廷大臣有陞職一品二品者甚

衆初亦欲加公保傅之職公固辭六月陞兵

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左春坊大學士

嘉議大夫未幾

賜諡命其祖父母如其官母封太淑人

淑人命有司治築崇文門外則居焉時河南

直隸鳳陽等處水患居民流移山東其間有

正統十四年以後山西并北直隸真保定軍

民被連賊驚散者所至有司一切驅逐不容

在境潛匿公言招撫流移填實京師事

云采能驅令彼業固是美事但恐前項艱難

地方及素無產業之家亦寧死道路不願從

業者若驅逐嚴迫必致六所乞

款以畿內順天八府所屬空閑地酌量多集

四散安插及時勸課三五年後生計成立有

家可戀有土可懷然後計定差度田出賦

庶流移得所京師填實又言邊備也田守闕

隘革冗員放民壯以全恩信公舉薦以求異

才累千餘言多見采納蘇州寇許良時議以

圖謀不軌治之公執言不可止以盜論釋無

辜數千百人禮部主事章綸建言欲復儲位

下獄禍在不測一日朝退召公至

文華殿問曰章綸這厮無禮輕議朝廷大事公

對曰章綸所言亦無別意不必深罪若害了

他命是成就他好名損了朝廷體面綸遂

賜死

賜諡命其祖父母如其官母封太淑人

賜諡命其祖父母如其官母封太淑人

生未幾奉

敕纂備宋元二代史書做朱文公例編纂上接
資治通鑑綱目共為一書應用編纂官屬許
自簡舉吏科都給事中林聰任司直郎公密
薦於

一言以有用之才置之閑散之地宜加甄用命後
前職後聽忤宰執意會臺臣劾之欲加重辟
公力為申辯乃得降京職聽始終莫知為公
所知公亦不言天順元年正月十四日

成王不豫太監與安石公等至

右順門內言

上病重萬幾大事付託何人你每與文武大臣
悉計議來說公曰付託何人事屬含糊不如

明言請立

東駕使人心有所歸向倘有不諱請

東駕往

南內迎請父子之間自有處置豈不是順事與
安喜云你也說得是且說得宛轉些終要這
等行公即令報禮部當有侍郎姚文敏公與
鄒公綸至陳公循等未敢明言但云今日要

安可速報各衙門知公恐展轉遲悞即

言曰今日不是問安要請立

東駕文敏公躍然喜曰這却好胡尚書病在家
我便令人扶他進來及各衙門到議定寫本
封進批出不准十六日三鼓往禮部朝房的
復寫二本伏闕投進有云

陛下為

宗章皇帝之子當復立

宗章皇帝之孫正位

東官助理庶政等語文敏公躍然稱善已而入

朝政議令文武大小官各數多封進不及
遂進迨至十七日早變作鼎果進

英廟應天順人復正大位退御

文華殿首名公與高毅至前再三慰諭

上曰我在南宮你兩箇有忠義我無偏尚的心我都
知道如今正要用你好生用心辦事又曰與

你一對講書的今在何處高毅對曰是侍講

陳文臣你他做雲南布政朝觀未去未遠

上又曰今改年號不改高毅曰周雖舊邦其命維
新宜改維新元年公曰年號多與前代同者

臣等具數年疏請

上自擇

上稱善又曰陳循等不用它公曰陳循歷事累朝

老成練達

陛下初復大位宜新天下耳目不宜遽有此議

上曰先生說的是遂召循等至前令草詔諭百官

公受命而退自此權奸妬忌無由得覩

天順十九日石亨同張軆張軆揚善稱有旨來閣

下者詔草欲以已意增減公直拒之不從時

石亨輩竊美威權勢綏可畏公視之如常亨

英廟明察終不聽信亨等計不得行遂諷言官再

行彈劾次早亨囑法司云若問那罪不成你

每自家承當法司畏懼勢綏煅煉成獄本進

上諭亨等曰商輅無罪見說前日立

東宮它與姚夔好生用心宜從寬典後

上覽公所訴本遣太監陳鼎召學士高穀等議穀

懼亨等勢綏但對曰商輅為人

上所素知初無它意臣等與同事不敢言

英廟降旨吏部取用時鴻臚卿楊善在傍進言曰

陛下豈可親令夕改昨日纔有

旨着它回今日如何又取

上命遂寢復遣陳鼎諭穀等曰商輅可惜不知曾

去未揚善復應聲曰已去了

上日到那里善曰已過濟寧時公尚在洛河守凍

未行自後

聖心惓惓屢賜垂問公於是年五月抵家時太夫

六在堂奉養備極其孝故十一月太夫人選

疾公夙夜侍側不少懈湯藥必嘗而後進既

歿哀毀踰禮喪葬一舉諸禮天順三年位歲

於是有蠶於政者必致書有司咸新之鄉邑

賴以安生八年

英廟恩哀詔抵縣公聞之哀號慟哭若喪考妣

自舍抵縣幾百里徒步奔往車從莫及哀毀

尤甚鄉人見者莫不為之流涕數年之間社

門歛跡以禮義率鄉里以忠孝訓子孫成化

改元

皇上即位有詔自天順年間被評解官者悉令冠

帶客有告者公曰冠帶之禁人孰不欲但某

以非罪去官心獨無愧雖草木食優游間
里心曠神怡無適不可况受知

去廟雖屈猶憐烏用是為仍葛巾布袍日以開啓
後學遠近懷集多所造就丙戌年十二月荷

蒙
皇上日月之明洞鑑其枉特降

齊旨遣使馳驛復召起公於次年二月到京評
復原任仍舊

內閣參預家務公具疏辭謝

上曰沈氏已知有枉朕今擢用爾然慮忠辦事不
懈乃就職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是年四月

首疏入事謂勤聖政納諫言諸養持才整飾
邊備革冗濫之弊設社倉之法崇光聖之號

以配天開入德之基以造士皆切時弊

上深加采納六月以四川宣府等處地震上疏辭
職

上曰卿等職居輔道朕方倚託調燮遽乞退閑不
免所辭以天意未回災異未弭後上疏辭

上曰朕知卿往年以非罪罷官特加簡用今何嫌
疑輒求退休宜勉副倚毗所辭不允戊子子

夏

慈憲皇太后崩召廷臣議葬事衆莫敢言彭文憲
公與公答曰仰惟

大行慈憲皇太后作
英宗廢皇帝正位中宮及

上嗣居宸極尊為

慈憲皇太后蓋
先帝全夫婦九輪

上念母子深慈天下後世無容議矣命壽終之
禮當當合葬

裕陵當當合葬

英廟此萬世不易之理古今通行之道又引漢文
帝合葬昌后宋仁宗合葬劉后故事乞念綱

常大體

上未俞允復上疏言綱常典理萬一有失安能使
天下後世終無所議夫有出妻之理于無棄

母之道

上猶重違
母后之意未允公乃與彭文憲公率廷臣伏

闕以請咸嗚咽泣下

上感之遂從所請九月彗星見公上疏言輔導失職乞罷歸不允時御史林誠誣劾

上曰商輅自居內閣累有諍言非外人所知朕以此任用之不疑這言的過其實罷公復具疏

上曰性事朝廷已明再不必辯所辭不允又具疏乞歸

上曰朕用卿不疑何恤人言卿勿再辭又諭言官曰若唐太宗則王廷龜罷朕用商輅有何不

上曰朕用卿不疑何恤人言卿勿再辭又諭言官曰若唐太宗則王廷龜罷朕用商輅有何不

上曰朕用卿不疑何恤人言卿勿再辭又諭言官曰若唐太宗則王廷龜罷朕用商輅有何不

上曰朕用卿不疑何恤人言卿勿再辭又諭言官曰若唐太宗則王廷龜罷朕用商輅有何不

上曰朕用卿不疑何恤人言卿勿再辭又諭言官曰若唐太宗則王廷龜罷朕用商輅有何不

上曰朕用卿不疑何恤人言卿勿再辭又諭言官曰若唐太宗則王廷龜罷朕用商輅有何不

上曰朕用卿不疑何恤人言卿勿再辭又諭言官曰若唐太宗則王廷龜罷朕用商輅有何不

失諫數日不朝

上遣中使賜衣菜酒米遣高加馬官宣召公扶病至左順門太監許世等侍

旨令入內閣辦事公以病未痊復上疏辭上曰朝廷修舉政務雖有缺第卿宜速出效用不許故違公起視事復

召至奉天門危劇至再上疏乞歸仍無學士

上曰朕用卿不疑何恤人言卿勿再辭又諭言官曰若唐太宗則王廷龜罷朕用商輅有何不

上曰朕用卿不疑何恤人言卿勿再辭又諭言官曰若唐太宗則王廷龜罷朕用商輅有何不

上曰朕用卿不疑何恤人言卿勿再辭又諭言官曰若唐太宗則王廷龜罷朕用商輅有何不

上曰朕用卿不疑何恤人言卿勿再辭又諭言官曰若唐太宗則王廷龜罷朕用商輅有何不

上曰朕用卿不疑何恤人言卿勿再辭又諭言官曰若唐太宗則王廷龜罷朕用商輅有何不

上曰朕用卿不疑何恤人言卿勿再辭又諭言官曰若唐太宗則王廷龜罷朕用商輅有何不

上曰朕用卿不疑何恤人言卿勿再辭又諭言官曰若唐太宗則王廷龜罷朕用商輅有何不

曰謹命令國酌事體慎其出納三日親接見
 日御便殿親接大臣則直有識者尚議政事
 而可否之或論軍民之休戚或訪人才之賢
 否覽聽日熟未以無補曰慎賞罰節賞慎
 罰舊典是則使士無偏私之賞入無枉濫之
 刑如此則公道彰治法常矣五曰納諫諍之
 以古之聖主明君為法虚心屈已聽受羣言
 勿惡其直勿忽其迂則下情得以上通久安
 長治之道在是矣六曰勵官守戒屬各官慎
 職任股肱者毋率意妄行司耳目者毋
 徇情容默各盡厥職興起事功政善民安在
 茲矣至於軍民為邦國之本乞
 命該部清理三營草場使官軍便於牧放減退
 棄莊田使百姓便於耕作它如各處衛所府
 州縣官巧立名色科歛措剋軍民者重治以
 法如此則軍民安生邦國永固矣
 上曰然卿等宜益勉佐理壬辰秋公患疾
 上賜本草膏餅甚富癸巳春盧夫人以疾卒于宮
 上遣太監齎寶鏡萬緡香帛往慰
 命有司給葬費葬還官校祭兵部備辦力以

難時天下水旱利仍公上疏言人民艱食乞
 省科歛減力使寬夏秋之稅勿徵彌山澤之
 利勿禁庶幾民困少甦天意少回
 上允其言夏五月改戶部尚書兼職如故冬十一
 月奉
 敕脩通鑑綱目甲午春京城內外盜賊盜起公
 疏陳弭盜之方
 上深然之乙未夏四月
 命燕文淵閣大學士冬十一月
 景皇帝初下羣臣議大遣太監懷恩等至內閣
 問公等公力陳所以當復之故言甚剴切左
 右皆泣公亦泣
 上聞為之感動疏入遂允其請公舉手加額曰
 皇上此舉堯舜之聖德也丙申春陞太子少保改
 吏部尚書
 賜冠帶金織麒麟服夏四月
 皇子誕生
 欽賞白金表裏五月
 皇子命為道中賜綵段表裏以上月

平建王皇閣於宮北公上疏畧言

皇上為此非存他故無非上為

母后祝釐下為生民祈福用圖保安宗社於萬物

年之文

聖上敬天勤民之盛心人所共知但稽之於古

未合理昔傳說之吉高宗曰實于祭祀時講

弗歎禮煩則亂事神則難伏乞

聖明將前項神祠俾能神像送宮觀侍奉祭服祭

器樂舞之具送太常寺收貯九內建一應齋

殿之設悉且停止今後

聖節項項修齋悉照舊例施行勿為繁瀆庶幾天

心昭登可以變災為祥

宗社萬萬年無疆之慶端在矣

上是共即嚴之宮門災工部蓋造缺松杉等木

奏去內外官員請

較前未及江湖廣等處起運抽分木植前未應

用公以進上上深相恤人氏艱苦早詔之

停止內外不必差官候各殿抽積既多建

少寧令彼差人起運况官罰稅火澤力者

不惠之務一切能去營造之事亦宜少緩

正允之未幾請立

東宮進表稱賀

賜白金綵段時妖物出漢人心恐感公上疏言

天心仁愛我

皇上之亟故屢屢假此謹告警示實欲濟斯世於

平康之域也往日災變文武羣臣皆舉政事

之當與革者上達矣

皇上允納心行之者有之暫從而後寂者有之令

妖物之出寧不在茲乎後具八事內言財用

為平國之仰給不可不節近來

朝廷貨財多為下人侵耗如哈公等處番人帶

來玉石寶石之類計囑鋪行人等多估價

賣官規取庫藏銀兩番僧授職在彼土管事

者例該給與印信如遇事故製替止用先降

印信不許重請如此則事體得宜財無妄耗

玩好為代德之斧斤不可不慎乞明降

詔旨今後除常例歲貢外其內外之臣敢有以

玩好之物上進者治罪不宥言路之開為通

達下情也蘇軾有曰天下之治亂出於下情

之通塞也

明詔廷臣九致災之由刑罪之策悉陳以聞
之善者俯賜聽允言不善者亦不加罪如
則言路開矣刑罰之誅有罪也韋陶曰惟
惟允乞選請練刑名老成官屬照例請

教分核各處會官重加詳審務使情真罪當輕
重造均則刑罰當矣役不以時則民不堪生
而怨譴之聲於廷乎與乞仰體先王仁心審
今日典作緩急除城獲賊垣所當建外其餘
不急之務即下

德肯悉令停止糧餉不足則軍無所恃而戰陣
之勇於是乎隳乞

教戶部查其各處糧草實數每處可勾幾時
用設有不虞可贖多少人馬如果不動作何
措置務令邊備充實不致臨期誤事關口之
設為禦外侮也必嚴督官軍將各邊口子壘
垣逐一檢視備善務令堅固不許虛糜故事
以致臨期有誤地方之重不可任用久也
彼知兩廣四川貴州俱有巡撫官而雲貴
宜獨無乞推選剛直有為智識超卓大臣一
負請

於前去撫鎮地方凡利有當與弊有當革悉
處置施行此皆時政之弊

上是其言丁酉夏四月
命燕謹身殿大學士時近侍汪直權傾中外設
西殿行事公具疏乞照

祖宗成規語極切直
上可其議遂罷西殿秋七月公因疾作疏辭懇切
上曰卿歷練老成朕方倚任但自陳衰朽力求退
休特茲命允以遂優閒陞少保仍高勅給賜
與他回去公復具疏辭少保職

上曰卿輔導有年今乞休致特陞前職不允所辭
於臨行之際

上遣中貴齎勅并白金寶鏡金織製衣往送其第
在建文武祖錢都門公於是年十月抵家書
錦光榮優游閭里日以歌咏太平為事去家
百步命工建樓屋數椽以為藏備之所凡
上所賜聖敕書畫服飾之類咸置其中日具尊俎
以延親朋奇卷異草雜映庭戶引水為池種
蓮數本每遇盛開攜子孫往賞之馨香可愛
家居十年每春過

家居十年每春過

萬壽聖節必詣縣祝頌外此足跡未嘗一至城郭
雖以處林下瞻仰

聖德之心拳拳匪懈癸卯春值公亡旬遠近親朋

往慶者衆是年秋適長子侍講君南畿主考

便慈歸省稱觴庭下鄉人榮之甲辰年春雲

甚染瘧弗利有司諫絹甚急公致書有司悉

令免貧民得少甦丙午年春次子良輔主事

公差歸省時公尚無恙至六月疾作公平首

起居最慎忽自前歲冬日漸瘦雖疾其前也

不少廢未嘗一日以臥與人言論從容如故

時七月一日偶顧其子良輔曰疾甚不復

也良輔曰大人壽且高遠可為言此公曰

今幸得汝歸送我歸計能蓋由哉昔年昔

嘗敢有違事所致况我少一介書生官至

品年過七十有子有孫人生至此足矣况生

死晝夜常理雖死何憾焉但

朝廷莫大之恩未盡補報萬一為歎嗟爾兄弟

叨沐祿位日近

清光尚竭友勉圖報稱即我之所以事君也哉可

瞑目於地也下吏無一言及私但云我明日

不言至期果然一晝夜睡息如雷至次早

醒復起坐談笑自若良輔又請平生所得

歷公曰我平生不記行事之蹟汝必欲

錄姚文敏彭文憲二公行事大節求之可見

又曰我死後發墓一本文公家禮切勿用

屠毋違我言言訖而逝時七月十八日也

生永樂甲午二月二十五日卒七十有三

盧氏封夫人先歿子男三長恢早卒次良

由丙戌進士歷官翰林庶吉士編脩侍講

良輔由國子生授禮部精膳司主事女四長

遠鄉貧進士周作汝進兵部主事吳誠次

早卒次遠中書舍人姚璽孫男四長汝謙

子生次汝順也厚生汝恭汝晉孫女四曾孫

男四曾孫女四

上聞公卒悼惜不已贈公特進光祿大夫太傅

文毅進官致祭仍命有司如制營塋墓在

蘇州南樓上坂公風儀俊偉器宇凝重

仁厚出於天性自幼至老敬慎如一

嚴肅無情容無疾言雖閒居無事常若

父側與人談論言必中事理得失

重弘大休休有容有容者未嘗留怨其人
服其德益加感愧先後蒙

朝廷賞賚金銀綵幣寶鉞冠帶衣服書

飲命之類有加而公處之泊然於物尤愛惜

雖於坊第字未嘗輕棄非其義一介不取廉

介之操始終如一接人恭而有禮交朋友

誠必信人有善稱之惟恐不及論薦人才

嘗教以語人至於

朝廷之上論大事決大疑從容數語切中事機

簡者懷服文情益崇前決如流畧無阻滯而

於義之所在必力為論辨毅然不可拔嘗一

主考會試五為廷試讀卷官皆稱得人於

無所不讀為文章渾厚典實一主於理為詩

陶寫性情雅容雅澹不為尖新可喜之言以

徇俗好有素庵集若干卷於家獻與公

甚以每愛最深故知公履歷為詳謹述其

軼行已之太節如右用乞銘

當代名筆幸垂採擇焉

賜進士通議大夫太常寺卿兼翰林院

士孫修 國史

明故少保吏部尚書

諡身殿大學士贈特進光祿大夫太傅諡文毅尚

公墓誌銘

成化丙戌冬

詔起前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商公於淳

安山中至則復職仍參憲務公辭不允乃感

激就任累遷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兼

謹身殿大學士丁酉以疾懇休

上察其誠從之陞少保兼如故賜璽書金幣

衣寶緘給驛以歸抵家十載始卒丙午七月

十八日也沂生永樂甲午二月二十五日壽

七十有三計

開深見悼惜贈特進光祿大夫太傅諡文毅遣官

諭祭者內

命有司營葬如制嗚呼始終榮哀至矣公諱輅

字弘載號素庵姓商氏始祖諱瓊宋嘉祐間

自西夏都知兵馬使來歸賜地于邑芝山子

孫因家焉三世俱以蔭補官至祖父中若仲

瑄咸因公貴累贈資政大夫兵部尚書兼翰

林院學士祖妣胡氏妣解氏俱夫人公自幼

穎敏卓越宣德乙卯以壁經發解浙間
乙丑會試廷試俱第一授翰林修撰尋
進學東閣務期大用繼選

進學書選

閣僚預撰務時

北狩國勢危疑更有倡議南遷者公力沮之
屬逼京城公與文武元僚經畧戰守遣官撫

輯向居降虜徵各邊師選兵入授揭榜賊營

得榜與善米自相疑通明祥景泰紀元之秋

往迎
英廟回鑾於居庸關草詔稱

音賜酒果馮匹既而錦衣盧指揮兵言南內事

窮治不已公言此不足信獄遂不竟壬申初

議易儲公謂此國大事有
皇太后在上臣下誰敢議此明日有

旨會多官議附和者衆公爭不可喻歲鍾同音
給相繼請復儲下獄禍不測公因
召對力救給竟得免丁丑春

不允繼其疏公授筆增一語

下為
示章皇帝之子曹復立

日也
又明日權奸嘆吉官相撫再勅坐免

又明日權奸嘆吉官相撫再勅坐免

又明日權奸嘆吉官相撫再勅坐免

又明日權奸嘆吉官相撫再勅坐免

又明日權奸嘆吉官相撫再勅坐免

又明日權奸嘆吉官相撫再勅坐免

又明日權奸嘆吉官相撫再勅坐免

又明日權奸嘆吉官相撫再勅坐免

學士善首滿四叛官軍往討未下建臣規再
出師邀功有危語公與同官執不從未幾捷

上喜賜公俸奴二人己丑冬煥公陳時政之弊辛

卯冬慧見復疏八事壬辰以天下水旱相仍
請省科歛減力役寬兩稅弛利禁悉從之是

冬奉

勅修續通鑑綱目乙未夏進燕

文淵閣大學士丙申加太子少保改吏部

賜冠帶一品服時禁中建玉皇閣公論毀之又

請建儲尋因黑骨見極陳時弊丁酉燕

謹身殿學士時內臣汪直創西廠輯事權傾中外

公指斥激切即為革罷公亦決於去遂得辭

公配盧氏封夫人先卒

教養邑南山之原子男三長良臣仕至翰林侍

講苑公兩月卒于京次良輔禮部主事女四

長逢鄉進士周忭次遠兵部主事吳誠次早

世季遠中書舍人姚重孫男四汝謙國子生

汝順邑庠生汝泰汝晉女四貴孫男四良輔

將以卒之明年 月 日奉公報啟盧夫

人之封而整焉前事以太常卿兼學士王惟

臣所述事狀屬銘直公門生蔡利愛重方開

計悲不勝銘何敢辭惟公羊儀山立燕度

淵澄詞氣溫徐平居敬慎不懈接入恭遜早

擅三元旋登

內閣以經濟為己任以薦賢為首務川論古今

治亂事機得失賢否盡登不倦文以盈泰裁

決如流中遭誣問夷然不校權奸既敗事自

復起倚崑益切建明夜多一時儉士構傾奉

無能為卒之身逃名完德業著於當時風聲

聳發後世視古名相頌前如勅之重厚崇之

應變旦之沉靜亦何忝哉先後蒙

賞春金幣冠服書籍鞍馬飲食之類頤腆而自

處泊然嘗一主考會試五為廷試讀卷官嘗

稱得士於書無所不讀為文渾厚雅贍詩主

平淡不雕刻有集若干卷傳于家蓋一代偉

人宗上銘以昭之宜矣銘曰

天祐皇朝川岳鍾靈篤生魁傑為時偉人有偉
文毅登擅三元序登內閣參事衡鈞展志行
道克濟中興身遭變故東歸川山望懷泊慮

訓子奉親雖自白

寵命吏新匪躬匪懈躬亮經綸因天仁愛謬言

歷陳

宸衷乎海宇又寧明良魚水今昔美頌辭比

醜正九辯以貞松栢挺秀陰靈廓清倚昆方

切其如功成辭榮成滿奉身完名涼風曠日

洛社耆英慶延哲嗣澤在斯民諸福克格始

終哀榮流芳百世視此銘文

資善大夫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

士知

制誥無備

國史

經筵官泰和尹直撰

大明故少保吏部尚書兼

謹身殿大學士

贈特進忠祿大夫太傅諡文毅商公神道碑銘

宋王沂公少負重望以三元位至宰相能而

復起巖再其後鄆州之罷竟弗起君子惜之

嗚呼大臣之進退誠係天下之重輕然其機

則固有所以主之者而人力不與焉亦惟盡

其在我而已哉

朝文毅商公文章功業實與沂公不相上下而

君亦不能無遺憾焉昔以公事與心違未

究素抱云爾公初領嘉德乙卯鄉薦第一士

春官不偶卒業太學公酒李忠文公深加器

重人即以台輔期之正統乙丑會試

廷對俱第一授翰林修撰尋

命宋閣進學

經筵展書遂

命進讀已陞侍讀與彭文憲公同被

命入

內閣恭預機務寔

簡在也

英廟北狩國步方艱南徙之議紛然沸騰公以身任安危宵蒸匪懈凡綏輯戰守咸遠緩急之宜既而勤王兵集虜勢稍退人心始定公之力居多明年景泰紀元秋陞學士奉

命迎

英廟回鑾於居庸關周旋曲當錦衣指揮盧忠奏

言

南內事小請止治卒全大體壬申春議易儲公曰此大事也有

皇太后在上敢輕議乎翌日廷臣袁和力不能贊

既而預議者皆被賞擢公固辭六月陞兵部

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左春坊大學士江北

及畿輔自罹寇變民多流徙失業公請不有

司度曠土安輯之又陳邊備屯田守關隘革

冗員釋民壯公薦舉六事

上納之主事章綸給事中林聰以建言觸忤先後

下獄益危公力救之丁丑春正月

京皇帝不豫公即與大學士陳公循首倡復儲不

允再疏益懇云

五十四

宣宗素皇帝之子當復立

宣宗章皇帝之孫復之一字是公心語也詰且

未及進而變作矣

英廟復辟首召公對曲加慰諭隨問改元公對曰

請

裁定又明日權奸欲預草

詔事弗遂諷言官巧詆遂下法曹殿煉成獄荷

英廟素知公獲從寬典坐充尋欲召用為忌者所

沮公歸閒十年無恙髮怒尤惟杜門省過而

已

憲廟即位之明年追念舊學遣使驛召之次年春

至京以野服

陛見懇辭不允乃復舊任兵部左侍郎兼翰林

學士直首疏八事勤政納諫儲將材飾造備革

冗員議柱倉崇先聖之節以配天開入德之

基以造士

上嘉納之歲子地震再上疏乞罷不允夏

慈懿皇太后崩

詔議葬禮公與文憲公力言附葬祔廟所以體

先皇為夫婦之義昭

皇上全母子之情斷不可有異議至率廷臣伏

關泣請

上為感泣率從之秋慧見且言官誣詆公求退甚

力

上溫旨慰賜全欲罪言者公復懇救得免昔公偶

微疾在告

上遣中使問遺稠疊稍出

召至榻前勉慰至再尋陞尚書仍兼學士首善

首滿四叛官軍往征未利敷議紛紜公力主

之未幾果捷至費省百倍

上喜賜停數一人已丑冬燠平所冬甚再見壬辰

至癸巳四方多水旱公復引咎繼手疏言政

之弊言皆切直夏五月改戶部仍兼學士冬

十一月奉

勅脩續通鑑綱目乙未夏四月進燕

文淵閣大學士丙申春陞太子少保改吏部賜

一品服秋禁中建玉皇閣公力請毀之官門

災公疏免採木又疏請蠲儲尋因思昔見極

論肯弊

上察然之丁酉夏進燕

謹身殿大學士肯內臣汪直創西苑中外

重足莫敢言公抗疏革罷於是語忌亦聞公

亦必撓求去秋七月以疾懇辭得請陞少保

仍給傳還鄉濱行後遣中官齎

勅至第身白金寶飾綺帶之賜優禮勅至錦旋

後日親親朋觴咏自適足跡未嘗入城府然

天祐純德康強無恙故十餘年間得遂優游

林壑之樂

憲廟開學念公數問其起居

聖意不在其或清順而公亦不之辭世矣惜哉公

神宇峻整德器重厚忠孝之性出於天成與

物接不妄言天至論大政決大疑則剖新詳

明聽者疎然其因事納忠聞廣

聖聽天下陰被其賜者甚多用是受知

三聖雖中選誣問而

春注持隆海內仰之不少替豈無自哉公諱路

字弘載別號素菴其先汴人始祖諱瑗西原

郡知兵馬使奉使歸宋賜地浙淳安遂山因

大厥家以陰補官者三世祖諱敬中父諱仲

瑄俱贈資政大夫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祖妣胡氏妣解氏俱贈夫人配盧氏封夫人
公生永樂甲午二月二十有五日卒歲化丙
午七月十有八日享年七十有三訃聞

上為震悼綴視朝

詔贈特進光祿大夫太傅謚文毅遣官諭祭

即先君癸巳春盧夫人卒

秘葬邑南山之麓至是後

勅工部遣官林城合葬馬子男三狀早世臣

林講良輔太僕少卿女四季早世鄉進

郎中吳誠知府妣望其婚也孫男允

汝謙尚寶司卿汝順吏部奇務汝恭汝晉

禮舍人汝升監生汝復汝恒汝乎汝觀曾孫

男十一承慶中書舍人承德承翰監生承

康贈生承藩承學貢士承芳監生承獻承

承祐孫五振宗振祖振英振玉振綱蓬

憶初忝科第時公在

內閣辱不鄙後進惓惓接引及公休致婦特

顧握手敦勉言猶在耳迨茲逾四紀公之孫

汝順以碑銘見屬若有待者感念令昨愧

知已多矣執筆之後安可辭哉銘曰

芝山巖巖維嶽嶽鍾靈毓秀昌期逢偉哉文
殺產其中翩翩彩鳳鳴高桐胸藏星斗氣吐
虹三元及第王曾同祥雲五色映瞳龐川舟

歲霖望已隆

經惟簡在迴

重瞳絲絲紫閣地位崇拔艱遺大協寅恭乾坤

旋幹伊誰功臣躬直犯奸邪鋒掛冠自幸歸

併像天為蒼生啓

帝衷

重書遠下徵卧龍北向感泣心忡忡臣心上與

先皇通

嗣皇亦念孤忠披肝瀝膽歸囊封丹宸金鑑徹

宏職立朝正色無阿從穆清高拱亮天工坐令

宇縣舉熙熙奉身願作漸遠鴻逍遙綠野醉

春風江湖廊廟情無窮公之進退何從容典

刑遊矣百世宗我銘後勒斯碑穹國有信史

徵予公

賜進士及第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

禮部尚書

武英殿大學士致仕餘妣謝遷撰

商文毅公傳

成化丙午七月甲子榮祿大猷少保吏部尚書

謹身殿大學士商公卒訂聞于

朝簡進光祿大夫太傅諡文毅遣禮部諭祭

工部營葬皆如制仍敕吏部官其孫汝誥為

尚書承實異數也公諱輅字弘載別號素庵

姓商氏其先汴梁人始祖發流寓西夏往都

知兵馬使家嘉祐中歸正得賜宅于今淳安

芝山以蔭補官者三世遂為淳安世家諱敬

中者公之祖諱仲瑄者公之父俱以公貴累

贈資政大夫兵部尚書諡翰林院學士祖母

胡氏母解氏並贈一品夫人公自幼穎敏書

過目成誦始成童遊過庠時學論王端最著

有餘學試以舉業下筆千餘言立就即以狀

元冠相期之宣德己卯發解浙江第一明年

正統丙辰舉禮部弗利乃入太學李忠文公

時為祭酒見而異之特設館來廂之後俾卒

業及己丑會試廷試舉復舉第一入為翰林

翰林海內翕然號稱三元學者仰若星鳳丁

卯春

詔選翰林老成文學士人供奉文字公預焉

上諭經筵曹學士鵬曰商修撰可充展書官但莫

與為對者尋選充日講官已巳陞侍讀

召入內閣備顧問預機密時值

車駕北狩人心怵怵公力主群議請

邸王即真以安反側聞有議南遷者坐而序之

總兵石亨通於虜懼無援兵公請撤揚洪曹

義刻期入援且以計殺曹寧之為虜向導者

虜勢大恟閩浙雲貴兩廣叛賊蜂起公運籌

決勝以次剿滅景泰改元陞學士奉迎

回鑾於居庸關對御草詔無不稱

上旨意處置虜使周旋得宜是年進階加勳與

學士徐循位相埒錦衣指揮盧忠妄言南內

刑及院監將蔓延于衷公身自保明置忠于

獄烈禍遂銷壬申三月

正衙方器太監王澄舒良托廣西軍頭黃瑛

儲事公不可冀日胡尚書浚復執是會議公

力不能奪危切

沂王自是預議者皆蒙峻雅被重賞公獨固辭
 後始以年勞陞兵部侍郎兼春坊大學士
 賜居第於崇文門內仍刻戒慎自持銀印章裘
 賞之江北自經已巳變故居民太平轉徙失
 業公請下有同度所在開田隨處安輯畿甸
 生聚死後繁盛至於飾邊務清屯田汰冗
 用賢才等條件凡有益於天下者歷歷為
 上言之蘇州獲妖寇許良連坐數百人議者欲盡
 徙蘇民公曰此特妖寇斬倡首足矣餘民無
 知悉放之一中貴被
 音往... 校從行公曰虎可假
 之... 宿師平首
 川廣湖... 命勤歸已巳徵發
 畿甸諸郡民兵... 為常例民
 倍怨... 請悉放歸農以全大信... 荆荆馬
 白... 請兩易之便臨清總兵易
 之軍部赴京... 田官... 漸次裁
 州... 兩直... 乃請止之自
 抑舊時教職多用... 是教職盡用科貢人充...

直言下秘獄公力拯之得釋
 詔脩宋元通鑑執事官屬得自簡核乃特舉刑科
 部給事林聰為春坊司直已而復舉為吏科
 後聰以忠直觸權臣怒罪當論死公力拯得
 濟... 丁丑正月
 景皇帝不豫而儲貳未定太監興安以言結羣臣
 公奮曰
 宣宗章皇帝之子但當復立
 宣宗章皇帝之孫它非所當立者言未及進而奉
 門之兵啓矣
 英廟復辟即日以迎立事置少保等極刑却
 召公與高學士毅入便殿慰諭再三計議改元
 年號草詔頒赦石亨等密語公曰今次赦文
 須一抹光不須別具條款公曰舊制孰敢擅
 改亨等不悅遂騰詆諛欲附致于少保刑案
 興安和解
 上愈怒興安曰當時此輩附和南遷不省將置
 朝廷何地今有奪門功即復爾耳
 上怒稍解亨輩復挑法司羅織鍛鍊獄久不成
 坐削籍為民公去後

上有念曰商學士朕所取三不嘗與姚變効力東
言最多可謂其去志者從榜排擠竟不復召
廣開十年開門省過開門後徒無幾微怨尤

見於言動

憲宗即位之明年追念舊勞復召入閣公趨召以

庶民長寇

聖見已乃公服謝恩復懇乞避讓

上溢自慰勉乃入供職九時政闕失靡不披心張

膽敷陳剴切以魏徵陸贄程頤范祖禹張九

齡諸古人自期

上光加敬重戊子

憲慈皇太后升仙舍聖村廟之議滿朝莫敢舉

公與彭文憲執曰合聖則是不合聖則非附

廟則是不附廟則非相率羣臣伏

闕堅請號愾之聲徹于

宸御兩宮感動竟從所請有欲讓公位者揣

上意諷御史以景泰中事舉劾

上曰輅居閣下累有諫諍非外人與知朕自知爾

七日御史後論及此

曰朕用輅可比唐太宗川王統何言之謬矣欲

貶竄御史公亦抗疏陳請免公偶嬰末病

在告

上遣中使挾御醫診視候問頗頻且夕饋遺稍間

即

詔諭出視事尋陞兵部尚書涼屬范叛官軍敗

績項鄧御史忠往督戰功者張皇撼惑將

發禁兵征之公勿聽姚文敏公私相語曰事

迫勢危不可不深長慮公曰保無虞也不數

日捷至人服其料量明決而

上亦甚喜賜之侍奴

仁壽太后莊佃與民相競欲徙其民塞外公曰豈

有細民敢與

朝廷抗邪竟從寬貸辛卯冬彗出天田入太微

垣公劾召自劾復條陳弭災事宜以聞一曰

崇正道二曰謹命令三曰親賢臣四曰慎賞

罰五曰納諫諍六曰勵官守七曰恤軍民

極懇到多見稱納癸巳四方疊奏水旱公請

蠲夏秋一稅有差且廣賑濟全活者無算再

月改職兼戶部尚書十一月奉

上命編通鑑綱目明年乙未書成

詔兼文淵閣大學士一日議及

邴王監國公親縷言有社稷功當復帝位號左

右聞者皆泣下

上聞之亦下泣遂復

景帝號丙申春陞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四月

皇子慕亮

上方以嗣續為憂左右知西宮儲貳已長但懼

無敢語公獨婉轉探引東宮廼立復以善辭

安慰

昭德始終保翼以遠猜嫌逾月

東宮母紀貴妃薨公舉宋李宸妃故事殯斂

如禮七月

上建玉皇閣於禁內別創禮儀樂章將有事焉

力沮之閣遂廢

乾清宮內夾綉部擬遣使綱運木植公祖以

勞不宜重役是年黑肯見公因條陳拜受

事曰番僧國師不得重給符券曰四方常貢

外勿受玩好曰諸色人許直言自達曰分遣

部使者慮因以理究抑曰停不急營造曰實

三邊軍儲曰守邊關隘曰增置雲南巡撫

上皆嘉納丁酉四月

謹身殿大學士晴汪直新出西殿立威擬至尊

內外官卧不離席公疏上罪以聞且云用此

人實繫天下安危

上恚曰固一內臣焉得然夫下憂危大憚憚思憐

旨詰責甚厲公正色曰朝官無大小有罪皆請

旨故問渠敢擅抄扎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撫

北門鎖鑰一日不可缺大守者渠一日擒賊

數人南京

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臣渠敢擅自捕賊

渠敢擅自換易此人不禁國家危乎安平惟

恩聞之咋舌而退即日撤去西殿然

朝廷雖安而公位始不安矣七月屢上疏乞休

上特命免加少保致仕公卿餞送載道談者比之

漢疏廣於春以壽七十旬長子良臣以待講

歸為壽至丙午次子良輔以主事歸省公喜

曰幸得汝歸為我送終吾官至一品壽踰七

旬有子有孫此生足矣但

主上思不能盡報在汝兄弟在汝兄弟就軒

一晝夜不眠也

談笑如平時乃嘆曰吾罪舉十年始行舉進
 士四年即入閣後被讒去位又後十年復起
 復入閣又後十年乃休致余休致又已十年
 數盡于此良輔泣請曰大人平生不喜自表
 礫兒輩它日將何稱述公笑曰何必有聞必
 欲有聞當於姚文敏彭文憲二公大畧求之
 官訖而卒公生永樂申午二月十五日午
 十有三娶盧氏累封至夫人先歿墓在淳安
 南鄉銅橋子男二良臣居長官至翰林侍講
 良輔居次官至太僕少卿女四季早世進士
 周忭兵部郎中吳誠姚安知府姚壘皆婿也
 孫男九汝謙以蔭補任尚寶卿汝順吏部司
 務汝泰汝晉汝升監生汝恒汝孚汝曾孫
 承慶中書舍人承德承翰監生承美承學承
 芳監生承在內閣與萬文康公不協及請贈
 謚蔭補萬多方沮撓
 憲宗曰朕素知汝為人忠義可嘉朕特為此箇小
 事乃開了他十年好官相應恩典悉予勿吝
 故凡所賜予皆出望外致仕歸日北劉先生
 見其子孫多賢乃嘆曰其祖必同處若干年

未嘗見公誓下妾殺一人宜爾子孫若是公
 應之曰實不敢使
 朝廷妾殺一人也公仁恕清慎有長者風飲酒
 終日不醉尤疎財貨未嘗聚蓄為國
 心恒切暗披明引不使人知公著述頗多兩
 遺回祿解有存者于常聞馬少師曰我
 朝賢佐商公第一文貞文達莫或先也今得見
 三卷事獻所撰公行狀及讀公奏疏畧知公
 之令猷盛德人或有不及知者故復為泐次
 如右若其日月獻納便宜施行者具于
 國史
 正德戊辰冬十二月吉日
 賜同進士出身奉訓大夫吏部驗封清吏司首
 外郎寧波揚子器謹撰

成化丙午秋七月既望大父病少間因請平生行蹟曰貽汝父恨予以昔臣子職分內事何自暴為竟違其言越信宿捐館時翰郎訃來先君棄背六旬有六日矣翰長王先生述所聞見參考部咨力疾撰行實脫藁匝月亦卒噫遺集兩盡於回祿而遺行僅成於衰憊之餘豈造物者忌故為是齋邪汝願生也晚幾

無所於考心思一及背汗為浹厥後滌揚柳塘傳率多行實所未備又竊慰嘉言善行之在天下有終不能泯滅者博雅如柳塘夫豈無其人但交接寡而聞見孤以成大戾耳不吝誨勤以足始終之職業不孝之罪庶其贖然一云

正德十年歲次乙亥秋八月既望孫汝順謹識

商文毅先生以三元起我

皇明德業文章昭布海內雖窮荒絕域庸人孺子咸知其名而慕其風矧生於其後出於其鄉者仰止何如哉先生平日制作甚富而行蹟甚偉然中多散逸而遠漸湮沒若奏疏行實二冊則其孫今夏官汝願所彙集成錄者言竊得讀之而先生之忠謨懿範

大畧具見所謂老成典刑是矣爰用鈔梓使百世之下欲知先生者尚有所考焉

正德十六年歲次辛巳秋九月望日廣東右布政使晚學王子言謹書

商文毅公遺行集終

西河合集

王文成傳本目

卷一

史館列傳草本

卷二

續補本

王文成傳本目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初晴 又名姓稿

姜兆熊也 胎較章大來泰占較

王文成傳本

此印史館列傳中草構本也館例史官入館先搜構其鄉大臣事蹟之在羣書者而後關分其題以成之文成吾鄉人因構此本其後同官尤展成闡題得文成傳已取此本作傳訖而草還故處今錄此者以為其事核足以徵信且亦以為未成之史非祕笈言之者無罪可覽觀焉中辨語係後附入

王文成傳本

王守仁字伯安浙之餘姚人父華成化十七年進士

一甲第一人歷官南京吏部尚書原草此下俱註出某書茲不具錄

母鄭夫人當娠王母岑太君夢神人袞冕乘五色

雲下抱一兒授之驚悟聞啼聲而守仁已生因名

雲五歲不能言有游僧過門撫之曰是非凡兒奈

何名泄之遂更名守仁始能言嘗之市與鸞雀者

爭客熟視大驚出篋錢市雀而送守仁歸塾中曰

少年貴當極人臣勿輕擲也史例凡不擬入傳而備參見者皆降一字

列

附公晚愛會稽山陽明洞名因號陽明子按會稽山



卽苗山並無洞壑凡禹井禹穴陽明洞類祗是石
罅並無托足處舊誣以道人授書洞中固大妄今
作傳者且曰講學陽明洞則妄極矣

守仁少有異稟嘗問塾師曰何爲讀書曰取甲第耳
曰讀書當爲聖賢僅取甲第耶

十五隨父官京師嘗從親串游居庸關縱觀邊塞形
勝悵然而返

遊居庸是偶然事或意有所在而行狀與年譜皆
云時有石和尚劉千斤之亂公欲作疏奏諸朝請

自討之公父禁之乃相度形勢出遊居庸則可笑
王文成傳本

之甚按石和尚劉千斤在成化二年作亂越一年
遂平又越五年至八年而公始生是作疏討賊皆

公前世事也且公父海日公登成化十七年進士
此時亦未能有脩撰官居早在京邸又况劉之

亂祗在河陽南陽間與居庸無涉初不意門人黃
結作行狀錢德洪作年譜而誕問無理至于如此

吾故曰文成無妄起于門人及諸記述非無謂也
弘治五年舉鄉試十二年登進士第二人

時與孫燧胡世寧同舉于鄉當榜發時監臨官聞
空中呼曰三人好做事後燧世寧發濼逆一死一

乃以工部觀政使治威寧伯王鉞葬事事竣其子出
威寧所佩劔爲謝光芒璀璨守仁捧得劔如夙購者
會西北告警乃忼慨作籌邊八事上之其言皆剴切

報聞授刑部雲南司主事決江北囚尋引疾歸里
先是守仁善爲文與太原喬宇廣信江俊泰州儲瓊

河南李夢陽何景明山東邊貢相切劘皆以古今文
著名于時至是以疾已來京道山東巡按御史陸偁

薦之主山東鄉試其程式文爲諸省冠且所得多顯
名士及至京補兵部武選司主事

正德改元逆奄劉瑾以導上狎遊擅國政南京科道
王文成傳本

戴銑薄彥徵等力爭之瑾矯旨捕置詔獄守仁抗疏
救謂君仁則臣直諸官言直自宜嘉納開忠讜之路

而乃赫然下令緹騎旁午拘繫載道則驟有上關宗
社危疑不測之事孰從聞之瑾大怒曰乃謂我危宗

社耶恨刺骨并下詔獄杖闕下四十死而復甦謫貴
州龍塲驛丞

附此在史館舊史祗稱救銑並無劾瑾他疏惟王恭
襄本兵與楊文襄吏部皆云劾瑾而文襄較詳且

其文係楊公爲公父海日公作墓誌銘者從來諛
墓之文本身有之未有諛及其子且造僞以諛其

子者。或者史官伎息如董費輩陰莖實錄以去其
疏亦未可知。然即救銑疏亦既侃烈無贖地矣。
立迫就道而怒猶未已。使人陰隨之意。叵測公至浙
投衣冠。浙河陽示已死。而取間道至龍場。諸苗相率
伐木爲室以居守仁。

附時徑之龍場而譜狀乃盡情誑誕舉凡遇仙遇佛
無可乘間撫入者皆舉而撫之于此二十年前三
十年後開關閉關隨意胡亂亦思行文說事俱有
理路浙江一帶水與福建武夷江西鄱陽俱隔仙
霞常玉諸嶺嶠而嶺表車筏尤且更番叠換並非

王文成傳本

四

身跨魚鱉可汎汎而至其地者。即浙可通海然斷
無越温台鄞不駕商舶得由海入閩之理。且陽
明亦人耳能出遊魂附鬼俛朝遊丹山暮飛鐵柱
何荒唐也。

先是守仁十七時講孔孟之學。開卷至孝弟章。恍若
有得。至是至龍場。嘆曰。吾狼倉至此。賴生平學力。他
無所苦。獨念吾父不能忘。時鄭夫死。此良知也。然則聖
功在誠意。而要在良知如是而已。乃挾孔孟書一本。
日與諸苗說愛親敬長諸苗皆慕悅。會提學副使席
書素知守仁及聞守仁說甚善。遂創書院命諸苗師

守仁而諸苗之不知書者皆從之。

附良知出孟子原無可疑。特文成提此直從堯舜孔
孟之學與宋學相反處揭此二字。不特文成得領
要優入聖域。且化苗有驗實則有功。萬世者論語
開卷不曰其爲人也。孝弟乎。人性止孝弟。凡仁義
禮智皆從此生。故曰孝弟爲仁本。而孟子知之隨
曰事親從兄爲仁義之實實。卽本也。又曰唯愛親
敬長達天下。故有仁義是仁義從孝弟生也。乃又
總括一句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何等斬截。而宋
儒反之亦且斬斬截截曰人性止有仁耳。曷嘗有

王文成傳本

五

孝弟來竟以人性無孝弟與孔孟抗。然且自此言
出而自造故事。竇亂典禮。竟謂舜不父。父不祀。瞽
瞍顯然與堯舜孝弟一句的的相反。亦思人性有
孝弟不止論。孟卽大學止至善在仁。敬孝慈而究
言之。則曰孝弟慈。曰老老長長與孝與弟。中庸庸
德在子臣弟友而究而推之。則曰大舜大孝曰武
王周公達孝是孝弟而已。在聖賢諸經中顯有明
証。而宋儒敢言人性無孝弟。則良知兩字正頂門
一大霹靂。于以救堯舜孔孟既絕之學。有萬萬不
可少者。而門人味味名爲宗旨。夫佛家有宗旨。儒

家焉得有宗旨况良知兩字明出孟子而乃曰陽
明宗旨何不通也

堯舜止孝弟亦非汎語虞書堯舜授受首慎徽五
典四字乃其時五典五品五教五常所稱五倫者
皆只父母兄弟子五人而合而言之止是孝弟此
在春秋傳季文子臧文仲猶能言之自朱氏不讀
書錯註中庸五達道為五倫而五百年來溥天下
老幼皆不識五倫久矣予謂五倫即良知即孝弟
即堯舜之道拈出快然

水西安氏者土司也土司本世官而安貴榮甫襲官

王文成傳本

六

即橫甚時以從征香爐山有功朝廷破例特加貴州
布政司參政而貴榮快快必請減龍場諸驛以償其
功廷議騷然或謂許之或謂當訊討以杜後來值守
仁居龍場立為書責榮其略曰朝廷法制不容擅改
擅改者謂之變亂夫使君之先何嘗有積功累行可
長此土而自唐迄今世官不改亦曰有法制在也今
曰驛可減則世官可革矣且夫既為世官則為朝廷
剗除寇盜正守土常職而乃藉區區証調用以邀賞
則朝廷置土官何用况使君破格得改參政原非設
官之舊今復干進不已萬一典銓者曰向係土官故

長有其地今參政則流官矣流官惟所使于是下方
尺之檄委以他官或歐或粵誰敢勿行由此言之龍
場諸驛非使君所有也榮得書大悟亟請奏謝罪而
驛竟不減既而宋氏部羅叛徵榮兵不至守仁復責
之竟至于是水西數世無為患者

乃以滿三年奏計陞廬陵縣知縣至則遷里正三老
使祭次詞訟而斷其曲直隨按則隨斷訟堂肅然于
是立保甲法清驛供字缺定水次字缺絕鎮守橫斂其
典利除害雖在官止七月而立法盡善至今守其法
不衰

王文成傳本

七

附舊傳有陞縣在瑾誅後者非是

會瑾誅以入覲遷南京刑部主事及覲事成留為吏
部驗封司主事克會試同考官

時講學京師嘗以大學原本示人大驚反有以
改竄聖經許于廷者顧朝貴多師事之吏部郎中
方獻夫位在守仁上亦執贊行弟子禮

附文成所示者是禮記原本今行世有註釋者係門
人偽入之大不足據後嘉靖間給事賀欽好學棄
官還遼東出陽明古本大學教學者但有章截並
無註釋章截如大學之道至天下平為一截自天

子至未之有也爲一截所謂誠其意至此謂知本爲一截類

遂超爲文選司員外明年進考功司郎中卽以其年陞南京太僕寺少卿分署滁州從游者日衆已而轉南京鴻臚寺卿

祁州守徐愛遷南京工部郎中師事最切

方是時遠近聞守仁之學非篤信其說則怪之謂迂僻難以用事惟王瓊爲兵部尚書且當路獨奇守仁以爲不世出可用

會江廣湖福四省間羣盜大起

王文成傳本

八

初江西建昌醴原賊殺知縣范英不討已而桃源洞賊連餘干樂仁安仁貴溪鄱陽諸寨陷安仁縣殺指揮秦勳通判楊奎且建名號置官屬巡撫王哲統官兵三萬土目兵三萬討之不利而華林賊破瑞州鹵通判姜榮家屬與臨江廣福諸賊連破永福樂安新淦諸縣執叅政趙士賢知縣申惠大帽山賊攻瑞金縣殺知縣萬琛乃調土官岑猛岑率攻殺之而仍不能靖然且華林置十寨一寇州縣殺人以累萬計副使周憲以進勦被殺其子周幹相繼死知府李承勳調土兵目兵會勦之

賊未創而土目兵縱悍所至劫掠過于賊又且賊蔓至浙境執杭州都指揮白弘湖州指揮江洪爲浙兵驅之出境然後江西按察使王秩仿故撫陳金故事撫其人而安插之名爲新民而旣而新民復叛殺副使李情及督捕指揮邢世臣饒州通判陳達秦碧照磨馬聰隸卒死者無算

所至陷州縣殺官吏劫掠庫藏焚公私廬舍議剿旣不得而聞或議撫則又反覆悖叛而無所收拾乃以贛地險奧盡聚贛于是迤西有橫水左溪桶岡三寨接湖廣桂陽迤南有涇頭寨接廣東樂昌龍川凡江

王文成傳本

九

廣湖福之間合四省方數千里皆亂前此江撫李昂于成化二十三年曾以贛險奏設分守叅將兵備副使各一于會昌縣以福建三千戶所江西南安瑞金二千戶所隸之及弘治中鎮監鄧原復請增設巡撫駐贛專理盜賊而所簡撫臣皆無效至是謝志珊據橫水藍天鳳據左溪鍾景據桶岡池仲容據涇頭已簡文森爲贛撫進勦而森懼稱疾不受命乃始擢守仁以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正德十二年正月守仁至贛先察民間之通賊者立十家牌法繼檢軍役與新民之隸軍籍者力護之乃鑒前事却邊禁

士日狼達諸征調兵自籍兵備各屬之有技者汰老弱三之一選壯有力者縣千人補其數且立兵符教習之其法有伍有隊有哨有營有陣有軍其符有伍符隊符哨符營符乃分署領率統以賢能官有守者有受命出敵者當是時守仁泣頓裁十日法雖具未能習也而漳寇報急

故事凡寇發必三省會剿已勤為令守仁甫聞令即疏爭曰賊變起倉卒當相賊所聚而撲滅之則既省征調復免供億必欲夾攻則計賊料兵計兵料餉檄眾斂儲數月始辦兵未出而賊則已流竄久矣縱有所剿非脅從即良民耳是以兵甫撤而賊復起且夫徵調之兵百倍于賊前事可鑒也乃疏上而會剿之議牢不可破至是漳報至守仁不得已乃移文三省

王文成傳本

十

凡會剿兵使徑詣成所不俟來會而身率副使楊璋遠進兵遇賊長富村與賊戰賊敗退保象湖山追之至蓮花石對壘而軍適會剿兵至使之圍賊而反以圍寬遠潰圍出突殺我指揮單桓及縣丞紀鏞去守仁怒責失律者而遣會剿兵以次日午時並入山仍率前軍屯上杭下令犒眾姑俟秋期圖再舉而賊稍弛備及晚食訖遽分兵三路時月晦乘晦啣枚入直

搗象湖山奪其隘賊驚走悉眾據上層峭壁拊背而下諸將謂失地勢將反却而守仁麾之奮而上自辰至午各相持然後會剿兵繼進從間突上賊大潰乘勝追剿斬賊首詹師富及溫大等合七千餘級且預遣諸省兵分破諸寨以福建兵破長富等三十五寨廣東兵破水竹大重坑等一十三寨而漳賊盡平班師

時甫二月聞宸濠通賊有窩賊稱寨民者逮五月復立兵符練兵七月上疏請假以便宜幸無掣肘使號令得專一或曰守仁之意蓋在濠也然眾昧其意不

王文成傳本

十一

報惟本兵王瓊與之遂改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欽領旗牌使便宜行事且以平漳功陞俸一級賞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乃議大庾賊最近請先剿大庾而招新民之在寨者以龍川盧珂鄭志高等潛師縱火破寨十九所斬賊首陳日能等并從賊合五百十級大庾賊平初濠設寨民人為謠曰賊何在在民寨王不臣賊為民至是謠曰黃河有時清寨民可為兵于是相橫水左溪與桶岡進剿先後謂橫水左溪本腹心之患且已檄湖廣兵會剿桶岡則橫水左溪亦

觀望未備乃遣都指揮許清自南康新溪入知府邢
珣知縣王天與自上饒入皆會橫水 指揮郊文自
大庾義安入知府唐淳季敦自大庾聶都穩下入縣
丞舒富自上猶金坑入皆會左溪 惟知府伍文定
知縣張戢從上猶南康分入以遏奔軼

時聞者曰淮陰驅市人之戰未聞驅儒官并皂刷
也况賊民乎四省從此陸沉矣

守仁乃夜抽鄉兵善登山者四百人使人各執旗賫
銃礮由間道攀崖伏于近巢之高巖俯而覘賊且度
我兵至以火礮應而預遣指揮謝吳率壯士夜上竊

王文成傳本

十二

險先發其滾木礮石之伏險者于是驟進兵面隘賊
甫迎敵忽山頂礮發聲如雷烟焰蔽天回視之則紅
旗滿山謂官軍已據寨將棄隘走而謝吳兵呼譟出
守仁麾益進賊四顧失據大潰遂破長龍等五寨及
橫水大寨 而邢珣王天與各破磨刀樟木觀湖八
寨會于橫水 唐淳破羊牯腦三寨又破左溪大寨
而郊文舒富季敦各破獅子長流箬坑西峰十二
寨會于左溪 乃于大霧中令各營皆分兵為奇正
二哨一前攻一後拒用土人為導剿諸小寨之未下
者 最後伍文定張戢亦以遏軼兵連破數寨與大

兵會而橫水左溪之賊盡平擒斬賊首謝志珊等五
十六從賊二千一百餘級俘賊屬二千三百餘人散
歸者無算

遂議剿桶岡謂糧盡兵竭應少休息且桶岡難遠下
當先撫而後剿之

議謂桶岡四寨其所由入惟鎖匙籠葫蘆洞茶坑
十八磊新池五處皆架棧梯壑勢難緣登惟上章
稍平必行道半月攻取未便况橫水餘賊悉已奔
入合勢力守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使必乘全勝
之鋒兼三日之程爭百里之利以頓兵于幽谷所

王文成傳本

十三

謂疆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者莫若移屯近地休兵
以招之未必不從否則乘其猶豫以襲之未晚也
乃遣通賊戴罪官民李正巖劉福等直入桶岡寨諭
撫期以次日會鎖匙籠候撫命而賊初畏威從之既
而中變然無暇為備至期遣使鎖匙籠如促降者而
別遣邢珣入茶坑伍文定入西山界唐淳入十八磊
張戢入葫蘆洞俱冒雨進賊首藍天鳳鍾景方出鎖
匙籠候命忽聞諸軍皆透險急奔返內隘據水而陣
而諸將各麾兵渡賊四竄將復由鎖匙籠出而舒富
王天與從籠口入賊乃悉眾走十八磊唐淳遏擊之

會日晚諸軍扼險守次日遊進賊大潰乃破桶岡大寨及梅伏烏池西山界十八磊鐵木星員分大王嶺二十五寨會湖廣兵至反遣之使散剿諸寨之未下者乃破上中下新池杉木坳十餘寨賊盡奔雞湖穩下朱雀坑魚黃諸寨而諸將復速破之賊首藍天鳳鍾景蕭貴模等皆面縛叩軍門乞命諸賊投仗者滿山谷桶岡賊平守仁出師凡兩月破寨八十四擒斬賊首五十六并從賊合三千五百餘級俘獲無算遂請于橫水等處建城設崇義縣以控之增茶寮隘土堡鉛廠長龍三巡司

王文成傳本

十四

然後議三泖之剿先是征橫水時謂三泖最強恐乘間乃諭降近賊有黃金寨賊親率五百人聽用而泖賊池仲容者擁大寨觀望不至既而破橫水竟用黃金賊立功仲容始心怖因于征桶岡時亦遣其弟仲安來請從征然究非本意且欲覘動靜并乘間作賊應也守仁知其詐于其從征時每抑置後隊不使奪隘至是桶岡破仲容仲安皆大懼增益戰具守仁知有變將察其實駕以平桶岡遣使勞牛酒至三泖界見賊設戒備使問故賊惶恐詭使者曰龍川新民盧珂鄭志高吾讎也彼將掩襲我故設備吾敢防官軍

哉守仁陽怒曰龍川與三泖皆吾從征官且桶岡之捷珂等與仲安皆在軍有功此有何恩怨而敢以私嫌啓隙值仲安在軍而珂與志高亦以告三泖反狀詣軍門乃出仲安與珂志高面質反下珂志高于獄候處分而陰遣降賊說仲容入謝并自為陳說時臘盡班師解甲將度歲且頒曆三泖以元日大享將士而仲容挾壯士百人軒軒來初宴之于祥符宮既而出珂志高于獄使而暴其罪盡斬之時正月七日越一日守仁親率兵從龍南冷水直搗下泖而副使楊璋指揮鄭文知府陳祥那珣季啟推官危壽指揮余

王文成傳本

十五

恩姚璽縣丞舒富等從之破三泖大寨小寨共三十八擒斬賊首五十二并從賊二千有奇賊復盡銳奔九連山山橫四百里賊之據險者猶及千人而一鼓而盡擒之獨賊首張仲全等二百人匿別嶼皆慟哭叩土請降遂納之凡十日泖平仍請設和平縣于和平峒而改和平巡檢司于泖頭乃歸

剿泖分兩事一是殺鬻一是征泖諸書錯認作一事似殺鬻不當不復有親征一節故于鬻來謝時造為先遣諸路兵集泖且預釋珂志高歸使集兵向泖如此則斬鬻而泖可破何必親征且何必七

日斬鬚八日印出剿况珂志高不先歸也

其後樂昌賊高六馬尚集一千七百人掠大庾南康
贛縣主簿吳玘戰而死守仁復平之于是南贛千里
皆無賊

他若傍剿之著者則莫如彬桂賊

彬桂在湖廣東南正德初土人龔福全倡亂稱延
溪大王其黨劉福興李斌高仲仁黎穩藍友貞俱
署官據烏春山臘栗諸寨殺都指揮鄧良安仁知
縣韓宗堯聽選官鄭志熙朱隆等積十年未剿
湖撫秦金于十二年春發彬桂通賊據名城殺官吏

王文成傳本

十六

事已敕令與贛撫王守仁廣撫陳金並剿之時守仁
方至贛未行也既而檄以期守仁祇率贛兵往而金
仍用土官彭世騏佐之守仁不能却乃先以贛兵而
湖兵與廣兵相繼由桂陽魚黃熟水彬州紫溪臨武
包籬堡爭險而入

初破對里平石丫鬚山寨斬藍友貞

繼破烏龍山斬李斌

繼破大小王山斜寮布洛角魯莊山坑諸寨擒黎穩

繼破黃土烏泥工塘金雞寨婁子園擒李斌李仲濟

繼破蓑衣秀才鄧家魚黃朱廣老虎東嶺斬沈鸞

時劉福興遁臘栗即于是日被臘栗擒之

于是破平竹水東嶺九龍江大王山諸寨斬楊禮保
又破牛頭天堂南延莊大烏魚跳企山諸寨擒李仁
才麗海

又破曹雄坑扶峒良坑雞公背神鋪脚長灘諸寨

又破盧田柏木白水帶下樟溪青峒十八壘石筍峽

諸寨擒劉德才時賊墮崖死者無算

又被上黃賊背猪婆老虎延壽黃圃斬梁景聰

方是時惟賊首龔福全未獲或曰在禾倉乃救土官

彭世騏同官兵破走馬山及禾倉石擒福全斬之其

王文成傳本

十七

別破東坑者并獲福全妻及從子龔秀賊平

前後計斬共二千五百五十四級俘獲一千七百八

十人破寨一百二十所散歸者無算惟賊首高仲仁

遁走廣之仁化縣南贛兵追獲之當時謂守仁以十

二年至贛越一年而剿賊已盡其用兵之神無過此

者

史論曰崇禎之寇集烏合之眾朝東暮西未嘗蟠

踞都邑延蔓千里根株數十年如南贛賊也然而

米脂一發極邊禁省鎮諸兵歷剿之不克而國隨

以亡守仁親率行伍亡之以師儒指顧倏忽如撲

蠅。豕。手。拉。而。足。蹋。不。承。廟。算。不。用。征。調。兵。不。別。鎮。將。官。吏。不。還。時。日。不。糜。費。供。億。而。所。向。無。敵。不。留。遺。孽。不。挫。折。我。兵。甲。自。秦。漢。以。後。不。知。衛。霍。方。此。何。如。若。他。則。誰。敢。並。者。雖。曰。我。戰。則。克。學。問。固。然。然。其。臨。事。之。忠。勇。亦。可。驗。矣。有。明。世。多。賊。自。永。樂。之。蒲。臺。正。統。之。慶。元。以。迄。順。成。弘。正。凡。畿。南。河。北。川。東。嶺。西。無。不。與。賊。終。始。而。守。仁。剿。後。天。下。無。賊。者。由。嘉。隆。萬。曆。以。至。天。啓。凡。四。世。而。後。米。脂。之。禍。作。功。不。偉。與。

乃以平賊功陞右副都御史詹一子錦衣衛世襲百戶再進副千戶時守仁感王瓊意謂非瓊倚任安及

王文成傳本

卷一

此每于疏後特推兵部功並不及內閣會閣臣與瓊有隙大恨謂撫臣無賴其所上功狀不歸之廟算而歸之本兵大不敬一時嘗呪者從此興焉前此宸濠謀不軌素浮慕守仁而畏其擁強兵上游使其黨舉人劉養正往探之養正故慕守仁陽以講學吊詭而守仁亦使其門下舉人冀元亨者應濠聘欲窺其所為語兩不合而罷至是朝議以福州三衛軍人進貴等亂敕守仁往勘守仁已于十四年六月九日從南贛起行十五日至豐城而宸濠于十四日

反

初閣臣梁儲等以黨濠故復寧府所革護衛因得招寨賊以備兵甲及江撫孫燧屢告變議再革護衛且遣太監賴義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頤壽飭濠而濠誤以為逮已也值十三日濠以生日宴鎮巡三司等官而謀者報京使至大驚乘夜集寨賊吳十三凌十一閔廿四等俟旦明諸官入謝宴殺都御史孫燧按察司副使許逵而執御史王金主事馬思聰等俱下獄遂大署官屬以致仕侍郎李自實舉人劉養正為左右丞相叅政王綸為兵

王文成傳本

卷一

部尚書四出收兵先檄降諸郡縣而濠居南昌未發也豐城知縣顧佖迎守仁告變守仁遣易服棄官舟返賊幾躡及之乃匿漁舟之臨江知府戴德儒請留守仁守仁以為臨江衝且近賊所居未便去之吉安時方十九日與知府伍文定謀謂天下瓦解久賊直趨京師則大事去矣若或趨南都下旁郡則時既延而勢稍殺勤王可立效特懼其迅發則我事未集而坐失機要奈何乃陽通養正使早離南昌而囑其內應故以蠟丸投濠所濠大疑逗遛不出者越十日守仁

乃閉戶手不停筆發公文火牌二百餘事或召勤王或戒防守或布告遠地文定雖共謀不知所爲會濠僞檄至吉安守仁縛賣檄者南昌教授趙承芳等斬首懸府門卽封僞檄并拜疏以進當是時朝廷見疏與左右中貴皆切齒大恨徒以守仁方起義無如何

疏略見後

既而濠規守仁兵不至以爲給之乃擇日出師留郡王拱樛太監萬銳等以少兵守南昌而親率世子郡王儀賓及閩廿四等共六萬人號十萬立一百四十餘隊分五哨出鄱陽舳舻百餘里所至南康九江皆

王文成傳本

二十

下之獨安慶嬰城知府張文錦都指揮楊銳指揮崔文守不下

七月十三日守仁率文定大興義師約各郡勤王兵會于臨江樟樹鎮于是臨江知府戴德儒袁州知府徐璉贛州知府邢珣瑞州通判胡堯元推官王暉以及太和知縣李栴新淦知縣李美寧都知縣王大用萬安知縣王冕各以兵至分爲十二哨哨三千人直趨南昌令各攻一門以四哨爲遊兵策應之先破其伏賊于新舊墳厰且爲榜諭城中居民令各閉戶自守勿助亂勿恐畏逃匿遂昇攻具至城下令曰一鼓

附城再鼓登三鼓不登者斬其隊將分數門令梯緬齊上而守者俱遁諸門有不閉者兵爭門入守仁因而撫定之時贛州奉新等兵偶有殺掠守仁執數人梟示遂定乃擒拱樛萬銳等數十人而釋宮中之散走者其府庫所存有爲濠取與兵士劫掠之未盡者籍封之大賑城中民慰勞創痛且榜宥諸脅從凡受賊官爵而自逃歸投首者皆置不問

附史與諸書皆以征濠功歸文定謂文定迎公峽江請討賊公初不許既而從之及攻南昌文定已破城公並不知至諸門洞開公始按轡徐入城而其

王文成傳本

三十一

所統兵皆大帽華林諸寨賊號新民者貪狠縱殺居民盡死于牀簣有闔門盡斃者然且焚宮人搜儀賓諸第雞犬不鳴尸臭達衢路此在當時已早辨之如弁州二史考云南昌殺僂皆不根誣謗過于刻酷夫以文成用兵區畫調度頃刻百發豈有無紀律至此甚者其後徐少師鄭端簡薛應旂諸公皆親履其地盡得其詳故始爲之暴白云云第文成殺僂人自能諒而其他冤枉至今未辨當豐城被追漁舟逃竄諸書一口則吉安之走四耳不問亦何嘗有贛撫行部先牌曉諭而吉安太守公

然得迎之。峽江此狂病發也。然且南贛將領兵符不及新民散隔。何從調用。又且大帽華林在正德十二年前。文成未任時。早已為陳金俞謀剿散。而文成尚得用其人。雖鬼判把筆。亦不應有此。乃史館伍文定傳。俱依實錄。迎公峽江。此皆不能改正者。他倣此。

史傳草本止此。後皆亡失。別有補本。續列于後。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大可稿 又名姓 沈鳳起 歿九 邵國麟在 批較

王文成傳本續

此後續補本也。先生以文成舊傳多訛謬。史傳又未定。因携館中草本歸藉。以存實。而草本又軼其半。每思續之。而家無藍本。且老病絕筆久矣。康熙辛卯。命予與及門張文憲。仍採諸譜狀舊傳。而錄其實者。呈定綴入。名曰續補。雖與前本大徑庭。顧較之時。本則稍有間云。遠宗識。

王文成傳本續

先是勤王師四集會之。檣樹鎮請定所向。肯謂用兵當籌緩急。今皖被圍久。自應救皖。而公曰不然。賊盡銳在皖。皖雖堅城。而賊力未挫。我兵甫進。即屯之中。江縱解。圍向我。力足反抗。在皖嬰城者。必不能越。賊援我。乃九江南。昌皆得起。而蹶蹶之。是腹背受敵。危道也。我先下南昌。而一意向敵。是敵有跋蹙而我無牽掣。然後縱橫四擊之。勝之必矣。乃先下南昌。分一軍守之。

至是濠間變。陔返結舫。艦蔽江而下。或請公且堅壁。以主待客。而公趣進兵。乃合諸軍以迎之。初遇賊黃。

家渡賊勢張甚公領前軍故小却使賊爭進離其前後之啣結者而使邢珣出一軍橫貫其間文定徐璉左右夾擊之賊首尾不相應且戰且退追奔十餘里擒斬二千餘級溺者數萬退保八字腦是日建昌知府曾璵撫州知府陳槐亦率兵至會賊以敗故盡發南康九江諸守賊將以濟師而公即遣撫州建昌兵使槐與璵分禦之

既而北風發進戰不利前軍稍却公令斬其先却者適舉礮以颺反燎文定鬚文定堅立不少動將士殊死鬪軍大振賊退保樵舍隔江而軍

王文成傳本

卷二

是夕風反或以火攻請公宣言曰風變歟忽耳是何足憑而作此狡計無益徒亂人意乃密募舟四十艘填膏灌糜膏陽燧作火攻計分隔江軍舟自下流潛渡繞出濠舟後伏之而以他舟補隔江軍平明火發前軍乘風進諸軍合之頃刻薄賊營初賊軍南下時濠舟在後而今以退保舟頗前且傍崖舟重膠沙不即拔又篷竿層叠易于延燃濠思易舟走而伏軍從後舟入四竄不及遂擒濠及世子郡王儀賓并丞相李自質元帥劉養正等合五十餘人斬獲偽官吏士卒三千餘級其宮妃及士卒溺者無算所棄衣甲械

杖浮浮十餘里餘賊散走且有聚之吳城者復分遣諸軍追勦殆盡

諸本俱以賊樵舍在黃家渡前誤又稱萬安知縣王冕執濠

王冕

前此公疏上變時慮上親征特于疏末云陛下聖明何遠不服祗以變與數出致宗室覬覦謀動干戈今天下之覬覦者不但宗室其奸回竊發何止江右况潢池方見告也昔漢武發輪臺之悔而西土晏然唐德宗下奉天之詔而士民感泣願陛下高拱深宮特加警省以坐收後車之效蓋惟恐羣小從諛有舉動

王文成傳本

卷二

也乃上聞變果親征自掛威武大將軍印而以總兵許泰為副將軍太監張忠監其軍江彬張永並贊畫軍門鼓行而南是日捷音已至京而故匿之至良鄉捷聞先遣張忠趨南昌收俘以待密傳上欲釋濠使仍住南昌俟駕至而戰而擒之公聞之大驚曰如此則江西無噍類矣急請獻俘而身捍囚至杭州使北軍不能從會張永已至杭永故守正有誅瑾功公知可與語直詣永曰江西苦寇盜三十年矣今又踵濠亂創痛尚未定而加之六師之擾民何以堪萬一民逆為寇盜如之何永曰然吾亦欲言之公乃付以濠

使承獻俘且從容為上言而張忠憾甚謂公故通濠
後畏上親征始賣濠以成其功今復阻王師有異心
焉上不聽先是駕至淮時忠受江彬意矯旨召公赴
行在將以索賂而公知其詐不赴再召再不赴至是
上在舊京忠直告公反曰何以知之曰試召之必不
至及召之竟至忠大慙斥勿令見公乃變服入九華
山坐團標間上使人覘之曰王守仁學道人也何故
反乃命巡撫江西使公還南昌而以忠泰搜餘賊救
領北軍留南昌城公移民鄉居而遺老弱守門戶且
使待北軍備主客禮百凡遜讓勿與抗抗即有罪公

王文成傳本

四

出遇北軍辟鎧仗讓道問有犯者總不禁甚至來襲
侮呼公名嫂罵而伴為不聞及遇有疵厲或至死喪
必停車慰勞加以賜卹久之皆曰王都堂待我厚奈
何惡之會教塲較射忠泰恃有技江西官軍無過者
既而強公公三發三中忠泰大驚曰非書生也遂班
師

公初與濠通既而賣濠此張忠謗語而傳誌撫為
實事且見之實錄皆謂安和舉人劉養正作濠幕
客公先從養正通濠原有所約及濠敗而公畏其
口通養正引決傳首至京然又葬其母且為文祭

之又曾遣門人冀元亨通濠後元亨為太監張永
捕獲械至京亦死獄中諸此誣罔在前儒早辨之
如介州史考云是年實錄以楊文忠費文憲為總
裁官而秉筆者董文簡也楊公與本兵王恭襄有
隙極恨文成于平濠平城諸疏俱歸功本兵而一
字不及內閣切齒久矣費文憲以忤濠被禍已經
薦引而文成無一疏相及費甚憾之若董公素號
伎刻既內忌文成而外欲以媚楊費作此誣史將
誰欺乎其後文成之天定復爵贈謚而董受不根
之謗致徹聖聽未必非鬼責也其公論剴切至于

王文成傳本

五

如此乃後人無賴尚有偽造為詞說以實其事者
按公葬養正母向見羅洪先辨文載之甚悉且其
祭文亦原有君臣朋友諸句向亦疑之謂豈有為
公辨而反誣公者及觀其前文有曰養正以葬母
乞公墓誌因以濠意諷公公不為動然後知公之
被寬皆此輩無狀名為辨公實誣捏以實公罪而
行狀年譜皆竄入之亦思養正止江西一舉人公
巡撫其地尊卑潤絕印在王府一相見有何生平
而稱為朋友然且前文以葬母乞誌而後即曰公
使葬母是自矛盾諸文皆捏造也又其時蔡文

有公不顯濠貨辨謂喇賊葉芳向爲濠用今隨公
剿濠公義之因多予財帛使遂其所欲非自取也
夫公入濠宮陔封府庫原以備軍儲作剿濠費然
不當私飽一兵卽欲飽一兵而使其遂欲此與謗
言縱掠何異况吉安集事官兵且不至何有新民
又且濠所先用祇是寨民並無喇賊亂証而已

世宗卽位降璽書召用閣臣沮之祇陞南京兵部尚
書兼叅贊機務他不之及顧上在藩邸久知公功已
特議封爵并降手敕使馳驛來京而沮之者又謂先
皇帝國喪資費浩繁不宜行宴賞之事乃復遲數月

王文成傳本

六

始定制封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書仍參贊機務歲
支祿米一千石三代如之且給與誥券令子孫世世
襲然而仍不給祿米不予券時公已疏請歸里隨疏
辭封爵不允既而又辭且請罷已封徧推諸從征有
功者上已經詢及而沮者并抑之竟不報

初抑公者謂公攘伍文定功而既則并文定諸公
功亦抑之故吾學編云惟文定得陞副都御史廕
一子千戶邢珣徐璉戴德孺陞布政使德孺死于
水珣璉亦等被斥陳槐削籍紀功伍希孺謝源以
考察去公不自安累疏辭封乞錄諸勤王者功竟

格不行

嘉靖元年公父卒初公受封時以沮其宴賚祇遣行
人到家兼降溫旨特存問公父賜以羊酒是日值公
父七十生日公父子迎詣于庭行拜謝禮訖然後奉
觴公父持觴謂公曰聖恩何可忘顧亦有天幸焉始
投畀不死繼當裹革又不死既則具三告備五篋謂
必死而終不死非常之寵亦豈易受今而後汝仍死
王事我當含笑入地下矣公伏地不能起此正德十
六年十二月十九日事也至是二月二日相距四十
日遽卒

王文成傳本

七

其後公以征蠻死公父云死王事似讖語
明年上開試科第三場策題卽有以心學爲問者蓋
闢公學也公喜曰吾學既非則天下之人必有起而
求真者是聖學從此明矣

時門人徐珊不對而出然亦有守師說而仍取中
者三人曰歐陽德王臣魏良弼

心學是真聖學母論道心惟微一十六字之傳始
于堯舜卽孔子曰操則存操此心也大學曰正心
孟子曰存其心又曰求其放心皆專治此心也故
曾子一貫之學只在忠恕子貢一貫之學祇是一

恕無非心學而宋儒于忠恕二字尚不能曉反云借盡已推已之目以著明之一似借端指示者而聖學亡矣陽明講學沿宋儒習氣亦多汎濫而門人嘈雜全不足據特其大要曰心曰良知曰為善去惡則用功不錯故優入聖域而必于此亦闕之聖學何賴張南士曰心學不是禪學天生佛時先生此心佛法未入中國時已早有存心養性之學今懼其類禪而去此心何可夫儒佛之不類多矣鬚髮不類家室居處都不類然猶相類者此人心耳若人與蟲獸則絕無一類者然而虎狼父子

王汝誠傳本

八

蜂蟻君臣忠孝之心偶亦相同萬一攻心學者惟恐類蟲獸而併此忠孝之心一齊去之是蟲獸不若也

已而服闋上用尚書席書與御史石金等薦趣召公入京兼以領券而究不果時弟子雜進凡在朝在野執贊者無虛日公嘗會門人于天泉橋有請業者公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致知為善去惡是格物或以致知作良知誤此以大學正心誠意闡聖學首功自當云為善去惡是誠意如此則四語瞭然何有疑義而乃曰是

格物則明侵誠意功夫在當日門人多貽愕何况門外殊不知此言格物正是誠意祇因朱氏以窮理解格物大乖聖功故先以古本大學示入而此則即以古本大學闡之蓋古本大學以格物為格其物有本末之物而物有二本一曰修身壹是皆以修身為本是也一曰誠意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是也故兩此謂知本非一衍文而此謂知本即接此謂知之至並非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則格物即知本一是修身一是誠意其曰是格物即是是誠意以誠意即物本也陽明此二字正故以古

王汝誠傳本

九

本示人使人疑究而門人冒昧尚有以格去物欲別說攙和解釋夫格去物欲此司馬光說非公意也若善惡二字則正誠意章道盛德至善間居為不善一大肯綮與宋儒言理欲大別故宋儒學功有三一主靜立極一涵養用敬一格物窮理三者皆各出且皆不足以入道而陽明三學功曰心曰良知曰為善去惡皆聖學一貫擷撲不破有志者但由此而求入焉亦庶幾矣

時上議大禮張桂之徒如霍韜方獻夫輩皆前後請教且有從而北面者惟桂萼憾公指公偽學而上亦

惑之遲久不召乃以思田土官及張璠故薦公特起
公以尚書兼左都御史奉命往討先是思恩岑濬與
田州岑猛自相攻殺都御史潘蕃誅濬不立其子改
其地爲流官以制之及姚鏌討猛猛已走死而鏌啟
邊釁欲盡滅岑氏統改其地爲流官而土司不平于
是田州土目盧蘇與思恩土目王受皆岑氏舊屬挾
岑氏以叛公念岑氏本世官地大族衆原不能滅且
累受徵調爲國家從征有功無驟滅理又且西南地
僻外隣交趾方藉思田爲屏蔽與外夷抗而乃自撤
其藩籬以資敵寇大不利故曰是當以恩撫之特徭

王文成傳本

僚未靖吾欲借此問狐狸焉乃率湖兵三萬人甫入
境而父老遮道卽有以斷藤峽八寨請天討者公並
許之思田乃大懼曰王公天人也我敢抗顏行乎先
期告前軍請掃境降公初不從既而下受降令屆期
兩府土目縛蘇受從以萬人焚香伏軍門公令土目
入各帶從人雜官校分左右列然後建纛坐戟門數
蘇受罪而貴其死各杖一百

令土目分列左右將以數罪而實錄與史傳皆謂
公與蘇受先約誓必易軍門左右祗候以田州將
校始就降誕罔極矣且云使蘇受裹甲受杖蘇受

自裹甲或有之斷無公使之理乃門人冒昧亦俱
以裹甲入狀譜怪極

疏言兩江苦兵久矣賴王威遠播不煩克詰未七旬
而有苗格思田兩府爭先歸命今請降田州府爲田
州但立土判官使岑氏世襲而別設思寧府作流官
知府以馭之至盧蘇王受乞授土巡檢使戴罪立功
許之

時璠專詆公處田州非是不肯盡從故祗降田州
而不設思寧府與公疏稍不合

王文成傳本

公乃疏剿斷藤峽且謂潯州連寇不止斷藤當散剿
諸寨而進入峽中非一手足烈也乃遣副使翁素叅
將張經先以萬人趨斷藤而別剿牛場六寺諸寨然
後四面夾攻從油確大陂以逼之峽賊大敗初奔橫
石江溺死甚衆而旣而徧搜山峒凡仙臺大黃古陶
羅鳳諸寨皆掃靖無或遺者乃率布政使林富及盧
蘇王受移剿八寨且散遣湖兵連破古蓬固安古鉢
者都諸寨而八寨盡平

自此終明之世約百年中國無賊至崇禎賊發而
明遂亡
時公剿諸寇皆親斬殺已示微疾及甫定而輿疾相

度復欲移府治建衛所增兵設官為久安計病作會
獻捷已賜金幣乃頓乞骸骨薦林富自代班師至南
安卒年五十七

或作五十八誤

贛州兵備張思聰同南安推官周積迎入南楚驛中
堂行會敘禮帥官屬師生設祭訖輿觀登舟江西男
嬪皆縞衣匍匐攀舟而號舟過南昌擁留三日不得
發及入越而門生故吏遠近迎送者不絕于路

譜言留南昌時逆風三日舟不得行門人趙淵祝
板前曰先生宜為南昌留獨不念越中弟子候日

王文成傳本

十一

久耶忽西風作六日遂至弋陽

特是部使喪歸例有贈卹而前不予祭後不葬詹
事黃綰上言守仁在前朝頗效微功今平蠻甫竣輿
疾辦事而客死道路妻孥孱弱子三家僅載骨藁葬
空山鬼神有知亦應不忍上不為動甚至廷臣請諡
必不易名屢請卹廕併削其世爵必不令其子孫得
以承襲如是者越四十年

世宗之裁抑甚于武宗當在藩邸尚得聞讜言乃
一入殿庭而四聰俱蔽君之不易為如此或曰時
議大禮兩家皆問公而公皆不答新安故憾公若

璵萼則注意在此稍構美其間而中已深矣
少師徐階嘗為江西督學使深知公冤有云以死
勤事則祀之今勤事之人以尸歸國而不令所司
奠一杯尚望祀乎

隆慶元年上疑公卹典贈諡阻阨長久令部院科道
多官會議以奏時事久論定且謠誣已漸遠合詞言
王守仁學術純正勳名燦烈此正合封冊所云推誠
宣力守正文臣者况世爵定典論功有六一曰開國
二曰靖難三曰擒反四曰平番五曰禦胡六曰征蠻
守仁有三焉乃特降制詔贈新建侯諡文成遣行人

王文成傳本

三

到家賜造墳域并敕浙江布政司堂上正官予祭七

壇

其諱詞有云甫拜省郎早伸大節久膺鉞鉞累建
殊勳紹堯孔之心傳追呂伊之懿績而乃謗起功
高賞移罰重讀者泪下

其明年詔復世廕以嗣子王正億承襲伯爵子孫世
世又越二年與鐵券

券文有兩間正氣一代偉人具撥亂反正之才展
救世安民之略功高不賞朕甚憫焉因念勳賢重
申盟誓諸語

萬曆十二年詔從祀孔子廟庭

會廷臣有請祀公與陳白沙者下多官議時尚齟齬獨閣臣申時行堅持之謂守仁致知出大學良知本孟子皆聖學也或謂王學與朱學有異則道固有各見者朱與陸並祀矣朱不以陸礙王獨與朱礙乎上聞言大悅曰皇祖嘗言守仁有用道學也國家能得一有用道學雖不合宋儒何害焉

論曰徐仲山有言往讀論語有蓄大疑者三章子貢問士其在使于四方不過春秋將命一大夫耳加于孝弟已過矣何至誦言行信果為小人若子路問成人

王文成傳本

丙

人祗賊孫卞莊輩有何高行而反以明義利謹然諾臨大節不奪者為今之成人至管仲不死反顏事仇許之為仁已似逾分而復斥死者為經溝瀆為匹夫匹婦此是何故而既而思之又既而豁然曰重事功也吾嘗伏其言而推之大中孟子大學明德無新民不成為學中庸成己不成物不足為天道人道孟子獨善不兼善則失義離道窮達交譏故堯湯相禪全在事功孔孟無事功為千秋大憾今陽明事功則直是三代以後數千百年一人即令無學亦既在孝弟忠信正誼明道志士仁人之上而學復如是雖使親

入聖門亦應不出由賜下而抵此從祀一節尚齟齬

論辨謬之謬矣史稱神宗定從祀有王守仁有用道學一語真聖人之言宋學惟無用借以自便故造為聖學輕事功之言往者宋儒沈仲固極言淳祐間儒臣率冬烘憤憤高中破履講主敬之學而柄臣專政利其結舌題之為清班以致國事蠱壞不可救挽然且兩朝死難宋史備載而講學者無一人是召忽溝瀆陽明龍場節操總廢何況事功是有用二字非深知聖學者烏能言之間嘗嘆陽明一生其事功學術每敗于宵人而成于聖人世宗穆宗已定勳爵而神

王文成傳本

五

宗復表其學術今世之宵人其齟齬者不乏矣順治末年競言王學非宋學然其合聖學安在賴

世祖皇帝有言曰守仁之學有似孟子眾便翕然

此語載天童僧所刻北遊錄中

向在史館同館官張烈造王學質疑一書且進三劄云孝宗非令主陽明非道學東林非君子予力為爭辨同館且有譁者總裁曰徐徐當俟

至尊論定之他日于內廷供奉之次間論諸儒學術同異

皇上論之曰守仁之學過高有之未嘗與聖學有異

同也大哉 王言恭自是而姚江絕學經

聖斷定千秋萬世又誰敢有非之者

時崑山徐司寇見三劄驚曰史官是非如此顛倒

兩衙門當羣起攻之矣總裁令屏劄并書焚之

初公喪歸時世宗不論祭而民間之私祀者徧天下

及穆宗賜祀而前此之私祀者悉改官祭凡祠祀書

院合不下數百所亦綦盛矣

勳賢祠志云書院七十五所祠四百二十所

若夫門人相繼總屬善類雖學問各出或不足以導

揚師說而攻者如彼歸之者又如此人心之良于斯

可見因記所知者曰徐愛德姚正曰錢德洪餘姚士

曰王畿山陰嘉興曰王艮泰州曰鄒守益禮部尚書

曰蕭原江陰曰唐翔海寧曰孫應奎姚

曰王臣西昌曰黃綰太平禮部尚書曰劉曉安曰冀

曰薛侃揚州曰薛儵部郎中曰穆元暉曰

曰徐珊餘姚曰夏淳舉人曰呂疇曰劉

曰歐陽塾泰和

曰胡彥博道州

曰趙錦餘姚

曰李遙豐

事部曰萬潮進賢右曰黃宗明鄞縣兵部曰程文德承

事部曰張元忭山陰進士曰陸鰲蘇州光曰呂扈水

事部曰呂光洵新昌戶部曰翁溥諸暨兵部曰薛宗鑑湖

事部曰趙大河江陰按察使曰吳達常海寧太曰秦汝楠德

事部曰沈學知縣曰沈鍊會稽光曰薛尚賢湖州正

事部曰何拙先都曰黃弘綱州曰魏良弼常新太

事部曰王釗安成曰戚晚戶科曰黃修易曰林

事部曰李洪曰陸鳴時安新曰歐陽

門人無成冊不能盡記其可記者尚有季本會稽

南大吉興南紹舒芬梓溪進士南逢吉南人徐越

貴溪布秦金慈谿禮魏良孺南康給唐愈賢辰州

政使秀水王學賢安福馬明衡莆田翁萬達揚

刑部徐九臯餘姚白說武進尚郭持平萬安正潘

尚書海嘉方九敘錢塘承安如山無錫周汝員吉

穎靖進士方九敘錢塘承安如山無錫周汝員吉

在名王良珮汪洙吳愷餘執子甚眾不可考

附襲爵始末

當守仁歿時子正億甫三歲值輩去世燈貧不能養
質于尚書黃紱家至隆慶二年復伯爵始以正億襲
萬曆五年卒子承勳襲方是時神宗王皇后餘姚人
也神宗嘗問后家有官否后對曰猶記新建伯妾猶
子行也見在京翼日召見于坤寧宮賞資甚厚既而
以后故奉差為南京守備十九年提督操江二十年
掛漕運總兵官印三十五年加太子太傅用皇親品
服天啓五年卒無嗣先是承勳襲爵時有諸子承恩
曾襲錦衣衛千戶已一傳矣至是承恩子先通舍所
襲錦衣請繼承勳後襲爵而承勳有妾沙氏在外言

王文成傳本

六

承勳有子未嘗絕累爭之不決時守仁群從後已通
籍者有工部營繕司主事先鉉彰德府同知先鐸兵
部尚書業浩皆在官業浩先鉉子也先鉉先鐸較先
通稍疏不敢爭而先通所爭各彼此有詞說不相下
于是構訟失襲者一十五年逮崇禎十三年始斷以
承恩之子先通襲爵而其時先鐸與闖賊戰河南死
業浩督師兩廣敘平蠻功磨錦衣百戶世襲卒贈太
子太保諡忠貞惟先通以伯爵掌前軍都督府印至
十七年救命守城城陷而先通殉難

求闕齋弟子記

李鴻章謹署



光緒二年
刊於都門

板存琉璃廠東門
桶子胡同龍文齋

求闕齋弟子記 目錄

求闕齋弟子記目錄

卷一	
恩遇上	
卷二	
恩遇下	
卷三	
忠讜	
卷四	
平寇一	自道光三十年廣西 倡亂起至咸豐四年
卷五	
求闕齋弟子記	目錄
平寇二	自咸豐五年 至咸豐七年
卷六	
平寇三	自咸豐八年 至咸豐十年
卷七	
平寇四	自咸豐十一年 至同治元年
卷八	
平寇五	同治 二年
卷九	
平寇六	自同治三年 正月至九月
卷十	

平寇七月嘉應州滅賊止 附賊首名號譜

卷十一

剿捻上 自同治四年五月湘淮軍剿捻起至十二月

卷十二

剿捻中 同治五年

卷十三

剿捻下 自同治六年至同治七年六月平捻止

卷十四

撫降 李世忠事

卷十五

求關齋弟子記 目錄

二

馭練 苗芻霖事

卷十六

綏柔上 自咸豐十年十月至同治七年九月

卷十七

綏柔中 同治九年天津教案

卷十八

綏柔下 自同治九年十一月至十年九月止 附論洋務書牘

卷十九

志操上

卷二十

志操下

卷二十一

文學上 經 賦詩 史

卷二十二

文學下 文 書法 碑帖 名畫 書籍

卷二十三

軍謀上 論兵法 論將 論近時名將 論討賊 論剿 土匪 營壘 礮堡 火器 木牌 砲船 馬隊 報銷 古今兵事得失 得勝歌 平安歌

卷二十四

軍謀下 行營章程 勸誠營官 營制 馬隊營制章程 營規 營官陣法 長江水師章程 江蘇水

求關齋弟子記 目錄

三

師直 隸練軍

卷二十五

家訓上 諭二子

卷二十六

家訓下 諭諸弟

卷二十七

吏治一 官常

卷二十八

吏治二 江蘇漕政 海運章程 河運章程 江西漕政

卷二十九

吏治三 兩淮鹽政

卷三十

吏治四 茶課 河工 屯田 荒政 湖團

卷三十一

哀榮上 列傳 奏疏 碑誌

卷三十二

哀榮下 祭文 祠堂 詩

求闕齋弟子記

目錄

四

求闕齋弟子記目錄

求闕齋弟子記卷一

東湖王定安撰

恩遇上

皇贈太傅累授光祿大夫武英殿大學士兩江總督一等毅勇侯諡文正會公諱國藩字濂生 原名子城字伯涵 湖南長沙府湘鄉縣人先世或云系出曾子十五世孫據為漢關內侯避王莽之難南遷為南州諸會之祖元代諸會自江西遷衡陽世居廟山習農業歷明迄

本朝無顯者順治間有名孟學者始遷湘鄉荷塘都之大界里再傳至應貞字元吉 定安撰會文正公事畧云孟學生元吉按公撰元吉公墓銘曰公諱應貞字元吉遷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一

湘四世祖也又大界墓表曰先六世祖曰孟學初遷湘鄉者也 會祖曰元吉別立祀典者是元吉乃孟學之孫非其子也今 改徒手致千金家始裕應貞有子六人次曰輔臣公之高祖也 按元吉公墓銘云子六人長楚材次輔臣次文炳次明輔臣生 德次兼山次容若國藩乃公次子輔臣公之元孫也 竟希字儒勝

誥贈光祿大夫如公官妣彭氏

誥贈一品夫人竟希生玉屏字星岡是為公王父初

封中憲大夫累

贈光祿大夫如公官妣王氏初

封恭人累

贈一品夫人玉屏威儀雄偉言論侃侃聲若洪鐘鄉里見者輒

憚懾然無奇遇重事以發其意自念會氏世農五六百年無以
 學業發名者乃講求禮制賓接文士溫良博愛恂恂焉以不學
 為恥嘗語人曰吾少耽游惰往還湘潭市肆與裘馬少年相逐
 或日高酣寢長老有譏以浮薄將覆其家者余聞而立起自責
 貨馬徒行自是終身未明而起余年三十五始講求農事居枕
 高崦山下壠峻如梯田小如瓦吾鑿石決壤開十數畝而通為
 一然後耕夫易於從事吾所宵行水聽蟲鳥鳴聲以知節候觀
 露上禾顛以為樂種蔬半畦晨而耘吾任之夕而糞庸保任之
 入而飡豕出而養魚彼此雜職之凡菜茹手植而手擷者其味
 彌甘凡物親歷艱苦而得者食之彌安也吾宗自元明居衡陽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一 二

之廟山久無祠宇吾謀之宗族諸老建立祠堂歲以十月致祭
 自
 國初遷居湘鄉至吾曾祖元吉公基業始宏吾又謀之宗族別
 立祀典歲以三月致祭世人禮神微福求諸幽遐吾以為神之
 陟降莫親於祖考故獨隆於生我一本之祀而他祀姑闕焉後
 世雖貧禮不可墮子孫雖愚家祭不可簡也吾早歲失學壯而
 引為深恥既令子姓出就名師又好賓接文士候望音塵常願
 通材宿儒接跡吾門此心乃快其次老成端士敬禮不怠其下
 汎應羣倫至於巫醫僧徒堪輿星命之流吾屏斥之惟恐不遠
 舊姻窮乏遇之惟恐不隆識者觀一門賓客之雅正疏數而卜

家之興敗理無爽者鄉黨咸好吉則賀喪則弔有疾則問人道
 之常也吾必踐焉必躬焉財不足以及物吾以力助焉鄰里訟
 爭吾常居閒以解兩家之紛其尤無狀者厲辭詰責勢若霆摧
 而理如的破悍夫往往神沮或具尊酒通殷勤一笑散去君子
 居下則排一方之難在上則息萬物之囂其道一耳津梁道途
 廢壞不治者孤嫠衰疾無告者量吾力之所能隨時圖之不無
 小補若必待富而後謀則天下終無可成之事矣卒年七十有
 六其配王太夫人孝恭雍穆自酒漿縫紉以至禮賓承祭經紀
 百端曲有儀法度事夫子卑屈已甚時逢愠怒則悚息減食甘
 受折辱以迴眷睽年逾七十猶檢校內政絲粟不遺其於子婦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一 三

孫曾羣從外姻童幼僕姬皆思有惠逮之卒年八十五王太夫人
 生子三人長曰麟書字竹亭初
 封中憲大夫累
 封光祿大夫
 贈大學士兩江總督一等侯爵公之父也仲曰上台早卒季曰
 驥雲以公貴
 地封光祿大夫 按台洲墓表云府君有弟二人仲曰上台年二
 且季曰驥雲推甘讓善老而 竹亭封翁娶同邑處士江沛霖女
 爾恭無子以國華為之嗣 曰江太夫人初
 封恭人累

封一品侯夫人生子五人公居長次國潢字澄侯今官鹽運使
銜候選郎中次國華字溫甫官至候選同知

贈道員

予諡愍烈次國荃字沅浦今官太子少保一等威毅伯頭品頂
戴河東河道總督世所稱九帥者也次國葆字季洪更名貞幹
字事恆官至候選知府

贈按察使

予諡靖毅初竹亭封翁積苦力學久困於學政之試徒步囊筆
以干有司年四十三始補縣學生員事星岡公以孝聞星岡公
生平督子最嚴往往稠人廣眾壯聲呵斥或有不快於他人亦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一

四

痛繩其子竟日嗚嗚詰數愆尤封翁屏氣負膺蹶踏徐進愉色
如初星岡公晚年病痿痺動止不良又瘖不能言即有所需以
頤使以目求即有苦感額而已封翁朝夕奉事常先意而得之
夜侍寢處星岡公雅不欲煩煩驚召而他僕殊不稱意前後洩
益數一夕六七起封翁時其將起則進器承之少閒又如之聽
於無聲不失分寸嚴寒大洩則令他人啟移手足而身翼護之
或微沾汗輒滌除易中衣拂動甚微終宵惕息明旦則驟雲入
侍奉事一如封翁之法久而諸孫孫婦內外長幼感化訓習爭
取垢汗襦袴浣濯爲樂不知其有臭穢或挽復與遊戲庭中各
有常程病凡三載封翁未嘗一日安枕也江太夫人佐封翁理

家政館爨必躬在視必恪賓祭之儀百方檢飾尺布寸縷皆一
手拮据或以人衆家貧爲慮太夫人曰某業讀某業耕某業工
買吾勞於內諸兒勞於外豈憂貧哉每好作自強之言亦或諧
語以解劬苦嘉慶辛未年十月十一日亥時太夫人誕公於白
陽坪里第是時竟希公年七十矣忽夢有巨物蜿蜒自空而下
首屬於梁尾蟠於柱鱗甲森然不敢偏視竟希公驚寤已而聞
公生大喜知爲非常器特愛重之少時岐嶷疑重五歲入家塾
九歲誦五經畢始爲制藝帖括封翁晨夕講授指畫耳提不達
則再詔之己而三覆之或攜諸途呼諸枕重叩其所宿戒必通
徹乃己其視他學僮亦然其後教諸少子亦然嘗曰吾固鈍拙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一

五

訓告若輩鈍者不以爲煩苦也年十六封翁率同赴郡縣試列
高等道光十二年湖南學政岳鎮南按臨長沙府歲試取份生
明年科試補縣學生員十四年甲午科鄉試徐雲端爲湖南正
考官許乃安副之房官張啟庚獲公卷奇之呈王試者中式第
三十六名舉人時年二十四十五年乙未赴禮部會試不第明
年丙申再報罷歸自京師十八年戊戌科會試大學士穆彰阿
爲正考官朱士彥吳文鎔廖鴻荃副之中式第三十八名貢士
卷出季芝昌房

正大光明殿覆試一等

殿試三甲第四十二名

賜同進士出身

朝考入選 定安撰公事畧云 朝考進呈疑一等第三名 宣宗拔置第二名 蓋承年譜之誤耳 是科 朝考尚未

分等第 今改正 改翰林院庶吉士八月假歸湘鄉二十年庚子散館列

二等第十九名授檢討九月充順天鄉試磨勘官二十一年十

月充 國史館協修二十三年三月

大考翰詹列二等第一名奉

旨以翰林院侍講升用六月

詔以公為四川正考官趙楫副之獲士宋文觀等六十二人副

榜十二人七月補翰林院侍講十一月回京覆

命充文淵閣校理二十四年二月侍班於文淵閣觀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一

六

經筵大典五月

召見於勤政殿充翰林院教習庶吉士十二月轉補翰林院侍

讀二十五年乙巳科會試充第十八房同考官獲士周士炳等

十九人五月

上御門升授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九月擢翰林院侍講學士

召見於勤政殿十月

皇太后萬壽聖節

覃恩誥封兩代如公官十二月充 日講起居注官文淵閣直

閣事二十六年九月祖妣王太恭人薨十一月訃至京設次成

服請假兩月十二月葬王太恭人二十七年四月

大考翰詹列二等第四名奉

旨記名遇缺題奏

賞大卷緞二件六月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

召見於勤政殿充考試漢教習閱卷大臣獲士黃文璧等百二

十三人七月公弟國荃補縣學生員十月充武會試正總裁又

派殿試讀卷大臣武進士楊登魁等六十四人弓矢技勇

上親閱之二十八年七月公弟國荃補廩膳生九月充稽察中

書科事務二十九年正月擢禮部右侍郎

召對稱

旨三月十四日值班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一

七

召見三十日又

召見每有奏對

上輒嘉賞八月兼署兵部右侍郎充宗室舉人覆試閱卷大臣

九月充順天鄉試覆試閱卷大臣十月充順天武鄉試校射大

臣是月祖考星岡封翁薨訃至京設次成服請假兩月葬星岡

封翁於邑之八斗衝遷王太恭人祔焉三十年正月十四日

宣宗成皇帝升遐遺命毋庸

郊配

廟祔

文宗即位下廷臣議公具疏謂

廟耐不可易

郊配位次已乏餘地

大行皇帝以身制限俾世世遵行此大孝大讓不可違

上善之

覃恩加一級封贈三代皆榮祿大夫二月內賜

遺念衣一件三珮一事三月應

詔陳言謂用人有轉移培養考察三端經筵日講為求治基本

宜加意

優詔獎許四月

宣宗升配覃恩加二級封贈三代皆光祿大夫充會試覆試閱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一

八

卷大臣 朝考閱卷大臣五月禮部考試優貢時

詔舉賢才公疏薦李棠階品學純粹宜侍講幄吳廷棟遠識深

謀可當大任王慶雲閔才精識堪膺疆寄嚴正基洞悉民隱才

能濟變江忠源忠義耿耿愛民如子其後多為名臣如公言六

月兼署工部左侍郎充 朝考拔貢閱卷大臣取士二百餘人

七月公弟國葆補縣學生員八月

召詢工部職務奏對移時充考試國子監學正學錄閱卷大臣

取士五十人九月充

宣宗梓官前恭捧

冊寶大臣禮畢加二級十月兼署兵部左侍郎是歲廣西盜起

逆酋洪秀全楊秀清等據桂平金田村

詔起林則徐視師卒於道

授李星沅 欽差大臣周天爵廣西巡撫向榮廣西提督

咸豐元年三月公疏言天下大患一在國用不足一在兵伍不

精宜裁汰以節虛糜

召見嘉勉四月上敬陳

聖德一疏預陳三大流弊請防其漸語多切直朝士皆憂其獲

譴及

優詔褒答一時稱盛事焉五月兼署刑部左侍郎八月充順天

鄉試搜檢大臣閏八月大學士琦善因番案逮問下刑部獄執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一

九

欽差薩迎阿查辦不實請逮其隨員對質刑部尚書恆春領

之公曰琦善雖位至將相然既奉

旨查辦司員雖微要亦會訊官也若因此得罰將來大臣有罪

誰敢問者必欲傳訊請

旨而後可事乃寢十月充順天武鄉試正考官沈兆霖副之得

武舉一百六十六人十月監視

郊壇開工十二月上備陳民間疾苦一疏謂目前急務有三一

銀價太低二盜賊太眾三冤獄太多奉

旨交部議奏監視

募陵隧道開工是歲廣西盜益熾

上命大學士寶尙阿爲 欽差大臣副都統烏爾泰幫辦軍務
鄒鳴鶴廣西巡撫

咸豐二年正月兼署吏部左侍郎二月隨扈祇謁

慕陵三月疏請寬免勝保處分以廣言路

上嘉納之充壬子科會試搜檢大臣又派恭送

太廟冊寶四月

宣宗升配加一級六月

詔以公爲江西正考官疏請俟試竣回籍

硃批允之七月行次安徽太湖縣聞母江太夫人之訃匍匐奔

喪八月抵家九月葬江太夫人時粵匪洪秀全等由廣西竄長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一

十

沙圍攻三閱月不克十月解圍去掠船浮洞庭湖而下陷岳州

十一月陷漢陽十二月陷武昌巡撫常大清等死之大江南北

土匪蜂起

詔諭湖南巡撫張亮基曰丁憂侍郎曾國藩籍隸湘鄉於湖南

地方人情自必熟悉著該撫傳旨令其幫同辦理本省團練搜

查土匪事宜伊必盡心不負委任於是公始治團練於長沙疏

陳練民查匪大概規模且言臣在京供職十有四年今歲歸來

祖父母之墓已有宿草臣母之葬亦未盡禮若遽棄庭闈出而

莅事萬分不忍請俟賊氛稍息團防之事辦有頭緒卽當回籍

守制以遂烏私奉

旨報可是歲寶尙阿逮問

授徐廣籍 欽差大臣武昌既陷廣籍亦被逮

授向榮 欽差大臣

咸豐三年正月編查保甲設發審局時粵匪洪秀全棄武昌東

下疊陷沿江郡縣十七日陷安慶二月初十日陷金陵據爲僞

都向榮追師駐金陵城外號江南大營三月

詔駱秉章署湖南巡撫公緝捕會匪誅斬甚衆

上聞而嘉悅

硃諭獎之六月與駱秉章會奏辦理防堵事宜且言母喪初周

回籍修小祥禮又會劾副將清德薦參將塔齊布千總諸殿元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一

十一

可大用

旨皆俞允七月始建長江水師之議八月移駐衡州

詔以吳文鎔爲湖廣總督張亮基調山東巡撫九月張亮基師

潰田家鎮

上念武昌關係全楚飭公選師馳援會武昌解嚴公疏請暫緩

赴鄂十月湖北按察使江忠源疏請飭公以所練六千人出省

勦賊

旨曰可旋

授忠源安徽巡撫十一月宋晉奏會國藩鄉望素孚宜與江忠

源水陸夾擊

一五丁一 丹 黃參日事全書第 3 反E日

上以疏示公且趣其東下十二月賊陷廬州忠源死之
咸豐四年正月吳文鎔戰歿黃州

詔促公北援於時水師大備經營東征二月賊陷岳州府三月
官軍復岳州旋失之先是公疏請前湖北巡撫楊健祀鄉賢祠
部議革職至是

詔改降二級調用四月公因岳州靖港之敗疏請治罪

詔交部嚴議五月公疏言臣自上年十月奉

命帶勇援鄂援皖嗣後屢奉

諭旨嚴催東下不准專顧桑梓乃臣於正月由衡赴省卽值賊

舟上竄賴甯鄉戰勝驅逐出湖臣率師追至岳州又值該逆數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一

三

萬人大舉南犯仰託

皇上威福湘潭水陸兩軍大獲全勝殲賊近萬以本省言之有
岳州靖港之敗有甯鄉湘潭之勝臣之功罪尙不相掩以大局
言之武昌危急不能赴援江而逆氛不能迅掃奉

命數月之久而水師忽然半潰戰船復多損失上無以副

聖主飭催之嚴下無以應鄰省望援之切臣所以誠惶誠恐且

愧且恨無地自容籲請治罪者此也迺蒙

皇上逾格

天恩俯從寬宥既曲貸其前愆復勉期其後效聞

命之下感激涕零現在賊州全竄下游所有六溪口倒口金口

等處支河小湖藏泊船隻之所皆被該匪占據或於口門築造

礮台兩岸修置土城以陸路之賊守河干之船爲抵死抗拒之

計臣此次整旅東下喫緊固在水路而制勝尤須陸軍日內將

陸軍嚴汰另募又添用勁兵以濟勇之不足水師亦重整規模

廣東派來之兵與廣西新招之勇計於本月內可以到省衡州

新造之船與長沙重修之船亦於出月初可以竣工一俟料理

完畢臣卽星夜過征誓殲此賊以雪挫敗之恥而贖遲延之罪

六月公率師分三路東下七月克岳州水陸大捷進次驛山奉

旨賞給三品頂戴公疏言臣墨經從戎負疚神明不敢仰邀議

敘乃荷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一

三

溫綸寵錫慚悚交增嗣後湖南一軍再立功績無論何項

褒榮概不敢受

殊批知道了殊不必如此固執汝能國爾忘家鞠躬盡瘁正可

慰爾亡親之志盡孝之道莫大於是酬庸褒績國家政令所在

斷不因汝一請稍有參差汝之隱衷朕知之天下無不知也八

月公軍克武昌漢陽兩城奉

旨賞給二品頂戴署理湖北巡撫公疏辭云臣辦理戎務過多

功少武漢克復皆由諸將用命微臣實無勞績至於縱火多順

風之時西岸得荆兵之助二十三日剿洪山之賊二十四日燒

襄河之船事機之順處處奏泊則由我

皇上憂勤所積默挽天心非臣籌謀所能及尤無勞動之可言

荷 溫諭之頻加祇慚悚以無地至奉

命署理湖北巡撫則於公事毫無所益而於私心萬難自安臣
母喪未除若違就官職外得罪於名教內見譏於宗族疑微臣
練勇造船之舉似專為一己希榮徼功之地自維纍然素經違
縮符綬大義虧損何以臨民顧懇

天恩簡員接任湖北巡撫以重疆寄俾臣得專力東征倘藉
聖主如天之福此後則辦得手廓清江面則微臣供職之年方
當受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一

四

恩之日方長斷不敢矯情邀譽止負

聖慈諄諄之訓

殊批朕料汝必辭又念及整師東下署撫空有其名故已降旨
令汝毋庸署理湖北巡撫賞給兵部侍郎銜汝此奏雖不盡屬
固執然官銜竟不書署撫好名之過尙小違旨之罪甚大著嚴
行申飭公覆言臣因母喪未除義不忍縮符綬且出境東征於
地方公務尤難兼顧是以具摺叩辭巡撫之任迺蒙

聖慈垂念體卹周詳俾臣內不虧於名義外得効乎馳驅凡私
衷不敢上達之隱無一念不在
洞鑒之中感激涕零莫可言喻至頭銜之

寵錫尤慚悚之交增未展寸功叨司九伐責任愈重報稱愈艱
益當慷慨誓師枕戈待旦拯生民於水火紆

宵旰之憂勤九月

詔授陶恩培湖北巡撫十月公進駐田家鎮十一月進駐九江
我軍屢捷奉

旨賞穿黃馬褂並賞狐腿黃馬褂一件白玉四喜搬指一箇白
玉巴圖魯翎管一枝玉靶小刀一柄火鏢一把公具疏謝云臣
謬典戎行毫無功績荷

生成之逾格業

甄敘之頻加迺疊沛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一

五

恩綸

特頒寵賚纓影孔雀羽儀增玉管之輝袖染鸞黃華袞炫金英
之色飾容刀於琇琤欣挾拾於玳玳重以

天藻親揮

雲章下賁肇輓則

錫從

內府珍贖則嘗自

天廚凡茲逾分之殊榮實屬非常之

異數鶴駕滋愧鼇戴難勝况當時局艱危適拜

殊恩稠疊恐事機之多拂力不從心念報稱之愈難感尤思奮

臣等惟有同心戮力竭慮殫精切枕戈待旦之忱以期仰答
聖主鴻慈於萬一十二月水師陷入鄱陽湖公乘座船投水左
右救之獲免上疏自劾

旨加恩免議

咸豐五年正月奉到

御賞福字具疏謝云臣猥以庸愚謬司撻伐愧愆尤之叢集荷
覆載之優容適以歲箭更新復蒙

恩膏特沛親

雲章之藻麗福自

天申識寶氣之瑤煌品徵夏貢歡擎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一

六

賜果更頒珍饌於

天廚瑞迓

錫鞶共沐殊施於

內府凡此非常之

寵賚實為逾分之光榮未靖烽煙彌覺駒光之虛度渥承

雨露倍驚龍戴之難勝時攻九江未克乃移駐南昌整理內湖

水師二月賊陷武昌陶恩培死之

詔授胡林翼湖北布政使署湖北巡撫三月公移駐吳城四月
駐南康五月水師大捷於青山奪回前失座船六月疏參江西
巡撫陳啟邁奉

旨陳啟邁革職以文俊代之湖南提督塔齊布卒於軍公馳赴
九江撫其衆八月遣羅澤南援武昌九月進駐屏風因師久無
功請交部嚴議奉

旨加恩寬免羅澤南援鄂屢捷克通城崇陽

詔授公兵部右侍郎具疏謝云臣賦性拘迂謬膺重寄觀烽煙
之不靖元惡稽誅愧軍旅之未嫻愚忱徒抱自水師半入鄱湖
重加整輯頻煩摩壘之勞難奪負嶠之險已閱時而經歲覺功
少而過多迺復渥荷

溫綸補授斯職以本兵而司撻伐任似負山以薄植而履艱危
情深墮堦臣惟恪循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一

七

訓飭殫竭血誠永獨矢夫冰心稍申墜露輕塵之報誓廓清乎
江面仰答

高天厚地之恩又言臣自入內湖整輯水師意在攻破湖口力
扼長江中段使上下游之賊不得相通區區微志久在

聖明洞鑒之中乃五月初調羅澤南會攻湖口旋以義甯赴援
不克前來七月底調李元度環攻湖口已復縣城又以石壘未
破不克成功前與塔齊布會晤之時議將九江陸軍長驅東下
會合向榮蕪湖之師而該提督倏爾淪謝遂乏慷慨同志之人
近聞廬州克復之信擬將湖內水軍衝出大江會合和春北岸
之師而潯城陸軍撤入腹地南岸又無依傍之處機不遂願謀

不克成累月曠時師老餉匱中夜以思慙憤交併自以調度無方應獲嚴譴乃蒙

天恩曲行寬免嚴議處分祗聆之下感悚難名臣惟有殫竭愚誠激揚士氣不敢偷安片刻不敢浪費一錢俾銳氣之常新冀

逆氛之速靖是月公弟國荃中王子科優貢十一月賊連陷瑞州臨江南昌戒嚴檄周鳳山赴援羅澤南進師與胡林翼會攻

武昌大破賊壘駐營洪山

咸豐六年正月公移駐南康二月

上以文俊甫蒞任飭公與會商軍務不可專顧一處公回南昌

三月布政使銜甯紹台道羅澤南卒於軍六月弟國華援師至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一

六

瑞州八月弟國荃始募勇於長沙九月公至瑞州勞師旋回南

昌十月弟國華復上高縣屢擊瑞州援賊敗之十一月弟國荃

克安福縣進攻吉安文俊疏陳國華功

旨以同知選用公疏謝云會國華係微臣之胞弟出繼叔父為

嗣世守清門家承儒術惟縹緲之粗涉實軍旅之未嫻本年三

月因聞羅澤南受傷馳赴湖北軍營經撫臣胡林翼派委管帶

湘勇兼轄各營救援江西同行如普承堯吳坤修劉騰鴻等皆

久歷戎行夙諳將略臣弟國華與之諮商得所倚賴因人而

成事敢貪天以言功迺蒙

皇仁廣被寵錫頭銜仕版初登遽分猷於五馬

恩綸特沛如負重於六鰲臣惟有督飭臣弟共攄丹悃念累世踐土食毛之義欲全孝必思全忠法古人卧薪嘗膽之誠必有忍乃能有濟明恥教戰補拙習勤冒鋒刃以先驅效鉛刀之一割十二月公至九江勞師旋回南昌

咸豐七年正月公赴瑞州二月初四日竹亭封翁薨於里第十

一日訃至營與弟國華自瑞州奔喪國荃自吉安奔喪因疏懇

回籍終制云微臣服官二十年未得一日侍養親闈前此母喪未能妥辦葬事今茲父喪未得躬視含殮而軍營數載又過多

而功寡在國為一毫無補之人在家為百身莫贖之罪椎胸自責抱痛何求闕齋弟子記

卷一

九

極瑞州去臣家不過十日程途即日遵制丁憂奔喪回籍一而由驛馳奏恭候

諭旨臣之胞弟會國華出繼叔父為嗣現在瑞州軍營即日交卸回里丁本生降服憂胞弟會國荃現在吉安軍營亦即奔喪

回籍伏查微臣經手事件以水師為一大端署提督楊載福駐紮九江所統外江水師十五營道員彭玉麟駐紮吳城所統內

湖水師八營合計船隻五百餘號職位至二千餘尊之多此非臣一人所能為力臣在衡州時僅奏明造船百六十號岳州以

下雖陸續增添而九江收挫之後則水師中衰其時回援湖北者僅船百餘號賴彭玉麟力支危局胡林翼楊載福重廓規模

而又有廣東督臣購運洋礮湖南撫臣督率官紳廣置船隻子藥於是外江之水師始振陷入鄱湖者亦僅船百餘號賴江西撫臣及總局司道竭力維持增修船礮籌備子藥於是內湖之水師亦振合四省之物力各督撫之經營楊載福等數年之職功乃克成此一枝水軍臣不過因人成事豈敢無其實而居其名惟臣因事離營內外水軍或分歧而不定相應奏明請旨特派署提督臣楊載福總統外江內湖水師事務惠潮嘉道彭玉麟協理外江內湖水師事務庶幾號令歸一名實相符楊載福戰功最偉才識遠勝於臣彭玉麟備歷艱險有烈士之風伏乞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一

三

聖恩時加訓勵該二人必能了肅清江面之局仍請

旨飭下湖北撫臣胡林翼月籌銀三萬兩江西撫臣文俊月籌銀二萬兩解交楊載福彭玉麟水營俾此軍不以饑疲致潰則不特為攻剿九江湖口所必需即將來圍攻金陵巡防長江亦必多所裨益此臣經手事件之大端也自水師而外惟湘勇係同縣之人寶勇係久從之卒於臣略有關係現在李續賓之湘勇駐紮九江精勤樸實隱然巨鎮久在

聖明洞鑒之中劉騰鴻之湘勇普承堯之寶勇駐紮瑞州嚴明勤謹足當大敵但使餉項稍敷必能樹立功績臣在軍中亦無所益卽不在軍中亦無所損此外江西水陸諸軍及各省援師

自去歲以來皆由撫臣文俊與臣會商調遣今臣丁憂開缺應由西安將軍福興與撫臣會商辦理近日洪楊內亂武漢肅清袁州奉新等處克復數城江西局勢似有旋轉之機惟臣猝遭父喪苦塊昏迷不復能料理營務合無懇懇

天恩准臣在籍守制稍盡人子之心而廣

教孝之典全家感戴

皇仁實無既極

上諭該侍郎現在江西督師軍務正當喫緊古人墨經從戎原可奪情不令回籍惟念該侍郎素性拘謹前因母喪未終補授京職具摺力辭今丁父憂若不令其奔喪回籍非所以遂其孝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一

三

思曾國藩著賞假三箇月回籍治喪並賞銀四百兩由湖南藩庫給發俾經理喪事俟假期滿後再赴江西督辦軍務以示體恤二十九日公至湘鄉三月初五日國荃自吉安歸四月公以假期將滿再疏懇懇終制云臣通籍時祖父母父母皆無恙在京十四年在軍五年堂上四人先後見背生前未伸一日之養沒後又不克守三年之制寸心愧負實為難安前代及我朝奪情之案被人彈劾者層見疊出而兩次奪情則從古所無臣到籍以來輾轉思維欲終制則無以報吾

君高厚生成之德欲奪情則無以報吾親恩勤鞠育之懷欲再出從軍則無以謝後世之清議欲不出則無以謝忠難相從之

軍士進退狼狽不知所裁伏查近日軍務我

皇上不動聲色艾夷大難潛移默運實已挽回十分之七八以

大局言之河北蕩平洪楊內亂武漢肅清水師精勁迥非咸豐

二三年氣象可比以江西言之西路克復十餘州縣潯瑞吉臨

皆駐重兵亦迥非上年春夏情形可比自臣出營而後又聞瑞

州長濠日固臨江四面合圍吉安賊船焚燬一空東路貴溪屢

獲大捷江西軍事漸有起色得將軍巡撫兩臣辦理裕如添臣

一人未必有益少臣一人未必有損臣恭閱邸抄上年大學士

賈楨丁憂

皇上賞假六箇月令其回籍治喪旋因賈楨奏請終制又蒙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一

三

諭旨允其所請並指明御史鄒煥杰傳聞之誤臣假期將滿葬

事未畢合無額懇

天恩援照賈楨之例准臣在籍終制感敷

鴻慈永無既極

上諭會國藩本以母憂守制在籍奉諭幫辦團練當賊氛肆擾

皖鄂卽能統帶湖南船勇墨經從戎數歲以來戰功卓著忠誠

耿耿朝野皆知伊父會麟書因聞水師偶挫又令伊子會國華

等帶勇遠來援應尤屬一門忠義朕心實深嘉尚今該侍郎以

假期將滿陳情終制並援上年賈楨奏請終制蒙允之例覽其

情詞懇切原屬人子不得已之苦心惟現在江西軍務未竣該

侍郎所帶楚軍素聽指揮當茲剿賊喫緊亟應假滿回營力圖

報效會國藩身膺督兵重任更非賈楨可比著仍遵前旨假滿

後卽赴江西督辦軍務並署理兵部侍郎以資統率俟九江克

復江南肅清朕必賞假令其回籍營葬俾得忠孝兩全毫無遺

憾該侍郎殫心事主卽以善承伊父教忠報國之誠當爲天下

後世所共諒也五月葬竹亭封翁六月再疏瀝陳臣父賦畝効

忠旣蒙

頒賜賻銀復荷

溫語褒嘉當卽焚香祭告宜讀

諭旨合家跪聆感激零涕伏念臣材識駑下本乏寸長而事會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一

三

所乘復多乖舛自咸豐三年初奉援鄂援皖之

命維時吳文鎔總督鄂中係臣之座師江忠源巡撫皖省係臣

所保舉公義私情望援孔切書牘催促皆相助以忠義期共濟

於艱危不圖臣甫出師而吳文鎔江忠源相繼殉難臣亦旋有

岳州之敗靖江之挫厥後憑仗

天威水陸東征岳州蕪黃長驅席卷可成破竹之勢不圖舟師

挫於湖口陸軍潰於北岸遂有武昌再陷之變五年秋聞九江

南康水陸安穩又分湘勇回援湖北軍勢尚沛然而有餘不圖

塔齊布羅澤南相繼淪謝而兩路悍賊適於其時竄入江西腹

地局勢爲之大震聲威亦爲驟減六年困守江西備極艱險冬

春之閒西路克復十餘州縣漸有轉機臣進駐瑞州開掘長濠甫經合圍不圖又有聞訃丁憂之耗材智本極庸愚事機復多不順臣每獨居深念常恐福分淺薄終不能立功以報

聖明於萬一所爲開自傷感者也計湖南一軍有功可言者往年則陸路塔羅水路楊彭久立聲績近年則李績實力振湘軍而劉騰鴻李元度亦有撐持堅忍之力微臣因人成事毫無功效屢經具奏在案

諭旨戰功卓著之褒讀之惶悚流汗在

聖主善善從長或姑爲過情之譽以試將來在微臣循名責實又何敢掠人之美以爲己有至楚軍素聽指揮一節查湖南練求闕齋弟子記

卷一

五

勇昔年猶有見賊逃遁懷鄉思歸之事近則閱歷極久膽氣皆壯輕賊匪之伎倆慕

天家之官爵以投營爲名利兩全之場以戰陣爲日用常行之務湘中勇夫赴江西湖北投効者絡繹不絕父老子代此往彼歸較之臣初募練之時風氣迥不相同但使稍給口食即可靜聽指揮臣二月聞訃之初亦慮將士相從日久恐難驟離而他屬自出營而後各路安謐如常吉安臨江屢獲勝仗將軍福興至瑞州視師一次巡撫耆齡遣員至瑞州犒賞一次各營皆歡欣踴躍樂爲用命可見士無常親惟撫馭者是親不必楚人而後能用楚衆也我

皇上器使庸材嘉矜並至於有過宜罰之時曲賜

恕原於無善可錄之中曲加

獎借既荷

溫語寵答復蒙

飭署兵部侍郎以資統率臣伏念丁憂人員未開實缺寸心終抱不安衰絰從事明臣黃道周目爲凶醜不祥之人况臣兩遭親喪自度不祥之身決非宏濟時艱挽回大局之象合無籲懇天恩俯准開除兵部侍郎缺感激

皇仁實無既極又據言臣歷年所值之時勢殊有艱難情狀無以自申者不得不略陳於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一

五

聖主之前定例軍營出缺先儘在軍人員拔補給予劄付臣處一軍概係募勇不特參游都守以上無缺可補卽干把外委亦終不能得缺武弁相從數年徒有保舉之名永無履任之實或與巡撫提督共事一方隸人衙門則挑補實缺隸臣麾下則長生缺望臣未奉有統兵之

旨不敢奏調滿漢各營官兵實缺之將領太少大小不足以相維權位不足以相轄去年會籌江西軍務偶欲補一千總之缺必婉商巡撫其隸九江鎮標者猶須商之總兵雖居兵部堂官之位而事權反不如提鎮此辦事艱難之一端也

國家定制文武黜陟之權責成督撫督撫之喜怒州縣之榮辱

進退繫焉其奉承意旨常探乎心之所未言臣辦理軍務處處與地方官相交涉大率視臣為客視本管上司為王賓至既已歧視呼應斷難靈通至於籌餉之事如地丁漕折勸捐抽釐何一不經由州縣之手或臣營抽釐之處而州縣故為阻撓或臣營已捐之戶而州縣另行逼勒欲聽之則深慮事勢之窒礙欲懲之則恐與大吏相齟齬錢漕一事小民平日本以淨收為苦近年又處積困之餘今欲於未經克復州縣徵收錢漕勸諭捐輸則必有勁旅屯駐以庇民之室家而又或擇良吏以恤民隱或廣學額以振士氣或永減向日之淨收或奏豁一年之正課使民感惠於前倖澤於後庶幾屢捐而不怨竭脂膏奉公上而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一

美

不以為苦然此數者皆巡撫之專政臣身為客官職在軍旅於勸捐擾民之事則職分所得為於吏治學額減漕豁免諸務則不敢越俎代謀此辦事艱難之一端也臣幫辦團練之始照通例鑄刻木質關防其文曰

欽命幫辦團防查匪事務前任禮部右侍郎之關防咸豐四年八月臣剿賊出境湖南撫臣咨送木印一顆其文曰

欽命辦理軍務前任禮部侍郎關防九江敗後五年正月換刻

欽差兵部侍郎銜前禮部侍郎關防是年秋閒補缺又換刻
欽差兵部右侍郎之關防臣前後所奉授鄂援皖籌備船廠肅清江面請

諭皆係接奉

廷寄未經明降

諭旨外間時有譏議或謂臣係自請出征不應支領官餉或謂

臣未奉

明詔不應稱

欽差字樣或謂臣曾經革職不應專摺奏事臣低首茹嘆但求集事雖被侮辱而不辭迄今歲月太久關防之更換太多往往疑為偽造釀成事端如李成謀戰功卓著已保至參將矣被刑辱於芷江縣出示以臣印札而不見信周鳳山備歷艱辛已保至副將矣被羈押於長汀縣亦出示以臣印札而不見信前福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一

毛

建巡撫呂佺孫會專函馳詢臣印不符之故甚至捐生領臣處之實收每為州縣猜疑加之鞠訊或以為不足據而勒令續捐今若再赴軍營又須另刻關防歧舛愈多憑信愈難臣駐紮之省營次無定閒有部頒緊要之件亦不徑交臣營四年所請部照因久稽而重請六年所請實官執照至今尚無交到確耗此外交員之憑武員之劄皆由督撫轉交臣營常遲久而不到軍中之事實取信於金石迅速如風霆而臣則勢有所不能斯又辦事艱難之一端也以臣細察今日局勢非位任督撫有察吏之權者決不能以治軍縱能治軍決不能兼及籌餉臣處客寄虛懸之位又無圓通濟變之才所陳三端艱難情形既如此而

奪情兩次得罪名教又如彼斯則宛轉榮思不得不泣陳於
聖主之前者也仍願懇

天恩在籍終制多守數月盡數月之心多守一年盡一年之心
出自

聖主逾格鴻慈

上諭會國藩以督兵大員正當江西喫緊之時原不應遽請息
肩惟據一再陳請情詞懇切朕素知該侍郎並非畏難苟安之
人著照所請準其先開兵部侍郎之缺暫行在籍守制江西如
有緩急卽行前赴軍營以資統率此外各路軍營設有需才之
處經朕特旨派出該侍郎不得再行瀆請致辜委任八月給事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一

无

中李鶴年奏會國藩自丁父憂後屢蒙賜金給假衰獎慰留此
後墨經從戎宜爲天下所共諒豈容以終制爲守經再三瀆請
請飭赴江西及時圖報

上以疏示公且曰軍務奪情原屬不得已之舉朕非必欲該侍
郎卽入仕途然如該給事中所奏亦可見移孝作忠經權並用
公論自在人心現在江西軍務有楊載福統帶雖無須會國藩
前往而湖南本籍逼近黔粵賊氛未息團練籌防均關緊要該
侍郎負一鄉重望自當極力圖維急思報稱爲要九月公覆言
自七月以來聞龍泉克復吉安挫失又聞克復瑞州進賢等城
頃又聞九江一軍攻克黃梅縣及小池口仰託

聖主威福江西軍務辦理得手揆度時勢臣自可無庸前往
諭旨飭臣在湖南本籍辦理國防

聖主使臣以禮因時制宜感悚曷勝目下湖南全省肅清仍遵
前旨暫行守制如果賊氛不靖湖南告警所有應須團練籌防
之處屆期商之湖南撫臣再行奏明辦理臣自到籍以來日夕
惶悚不安自問本非有爲之才所處又非得爲之地欲守制則
無以報

九重之鴻恩欲奪情則無以謝萬世之清議惟盼各路軍事日
有起色仰紓

宵旰之憂卽微臣恪守禮廬寸心亦得以稍安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一

无

殊批江西軍務漸有起色卽楚南亦就肅清汝可暫守禮廬仍
應候旨大臣出處以國事爲重抒忠卽爲全孝所云懼清議之
警猶覺過於拘執也湖北巡撫胡林翼奏請起復水師統將以
一事權江西巡撫耆齡奏請起復公弟國荃治軍吉安十月國
荃攻吉安十一月僞翼王石達開由饒撫趨吉安衆號數十萬
國荃迎擊於吉水三曲灘大破之

咸豐八年二月公在籍行小祥禮弟國華降服期滿三月國華
出贊李續賓軍事於九江四月弟國荃克吉水萬安二縣五月
詔公馳赴浙江辦理軍務六月公自湘鄉啟行七月由武昌歷
九江湖口以達南昌援浙諸軍集於河口鎮八月抵河口營弟

國荃攻克吉安府奉

旨以知府遇缺即選

賞加道銜公其疏謝云臣弟國荃一介書生未嫻軍旅前因咸

豐六年逆匪竄擾江西列郡淪陷其時袁州一路有湖南助剿

之師瑞州一路有湖北乞援之師而賊勢浩大南路空虛吉安

一郡尤上游必爭之地江省兵單未遑攻取國荃與前任吉安

府知府黃寬稟商湖南撫臣建議勸捐募勇親率進攻並經臣

奏請空白部照二千張籌捐濟餉是年十月師次吉安連復數

縣七年二月國荃丁憂回籍六月師復敗退經湖南撫臣嚴檄

疊催墨經復出進紮城下趙挖長壕經江西撫臣奏明總理全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一

三

軍圍攻兩載之久始克堅城仰仗

天威幸摧逆敵本屬因人而成事詎敢貪天以為功迺蒙

懋賞特頒微勞必錄榮紆銀印忝居二千石之班秩晉冰銜渥

荷

九重天之賜

鴻慈逾格寵戴曷勝臣惟有請飭臣弟虔伸螻蚋勉效駑駘切

枕戈擊楫之忱圖墜露輕塵之報九月移駐建昌十月公弟國

華戰歿三河奉

旨着追贈道員從優議卹該故員歷著戰功一門忠義著加恩

賞給伊父會驥雲從二品封典以示褒嘉公其疏謝云臣弟國

華一介書生滿腔熱血鶴原急難虎穴孤行為畫救趙之謀會
作乞秦之舉轉戰千里連下六城東道始逼西江無恙乃長圍
之甫合適銜恤以過歸梓里言旋筠州亦克嗣以降服期滿重
赴皖營與李續賓共濟艱危誓同患難逮三河之失利竟一蹶
而偕亡田橫之客俱從先軫之元未返幸邀

恩卹得備哀榮

贈秩監司延光苗裔魂招千里淚滴九泉昔荷一門忠義之

哀今叨百世馨香之典執干戈以衛

社稷聊摠自靖之忱聽鼓鼙而思將臣渥荷非常之

澤闔門銜感累葉增榮臣仰沐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一

三

殊施愴懷同氣志不忘乎溝壑名已重於泰山在胞弟黃壤有

知敢忘結草啣環之報在微臣素餐無狀永矢卧薪嘗膽之誠

又謝叔父會驥雲

賜二品封典云伏查臣胞叔會驥雲曾邀兩次

馳封晉正一品光祿大夫臣已肅具家書恭宣

諭旨誥軸則祇領

新綸謹拜此日

九重之命頂戴則仍從舊秩不忘昔年兩次之

恩

上諭會國藩謝恩摺內聲明會驥雲曾邀正一品封典所有會

國華之子會紀壽著加恩俟及歲時由吏部帶領引見以示朕
衰崇忠節有加無已之至意公具疏謝云臣姪會紀壽年甫數
歲卽荷

溫綸地望未崇敢冀重申之

命天官引對忝居任子之班計舞象舞勺之匪遙仰爲龍爲光
以在望羽林逐隊託餘蔭於孤露之中角卽趨

朝瞻

天威於五雲之上在

聖世衰崇忠節古今無以比其隆在臣家感戴

鴻施存沒均不知所報臣惟有教督臣姪敦品讀書厲名砥節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一

三

修文兼以肆武全孝卽以盡忠庶期仰答

高厚鴻慈於萬一

咸豐九年二月公移駐撫州四月行釋服禮

詔公移師援蜀從湖廣總督官文請也六月弟國荃軍次景德

鎮三戰皆捷公疏稱會國荃係臣親弟不敢仰邀議敘

上諭現在江西一律肅清剿辦甚爲得力會國藩調度有方著

交部從優議敘會國荃免選本班以道員用公具疏謝云臣知

識短淺破略未嫻昔年督帶水師會乏寸功之足錄去歲重來

江右尤無成效之可言臣弟國荃迭承

恩惠未報涓埃迺蒙

開澤並頒

鴻施下逮同拜九天之

詔寵賁絲綸愧無百戰之勛榮齊璘玠臣惟有督同臣弟勉効
驚驅深求豹略恆臥薪而嘗膽冀捍患而禦災七月公回南昌

弟貞幹從軍黃州

詔公暫留兵勇赴徽會剿及酌撥兵勇留防江西八月公至黃
州官文奏請緩赴川省分軍援皖

旨報可十月日病請假一月十一月移駐宿松

咸豐十年正月遣多隆阿鮑超破賊於小池驛遂克潛山太湖
兩縣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一

三

詔公交部優敘二月公叔父高軒封翁訃至請假四十日三月
與李續宜商定圍攻安慶之策閏三月公弟國荃率師攻安慶

駐進賢關時江南大營潰敗督師和春總統張國樑死之兩江

總督何桂清遠問蘇浙戒嚴四月

詔假公兵部尙書銜署理兩江總督具疏謝云臣從戎七載未
展一籌膺

九陞之

殊恩昇兩江之重寄

鴻慈逾格感悚難名查江督統轄三省兼理鹽政河漕江防諸
務地大物衆任重事繁在平時已才力之難勝况目下實艱危

之尤甚建業久淪為異域蘇常又失於崇朝臣忝任兼圻仍司九伐祇自慙其棉薄詎有濟於涓埃惟

國家多事之秋豈臣子懷安之日計惟有殫心奉職嚙指誓師攬轡而志澄清盡收疆土下車而問疾苦速拯瘡痍五月公自宿松移軍六月至祁門縣

詔補授兩江總督並授為 欽差大臣督辦江南軍務具疏謝云臣材質駑下重遠難勝迺拜

三錫於師中忝專征於闔外處大江南北水火日深之地值各路軍民雲霓望切之時臣自顧何人謬兼斯任

寵榮非分惶悚莫名惟是戡亂無才分憂有志凡微臣思力所能及職分所應為益當殫竭血誠勉圖補救擬漢臣之二表少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一 三

酬 聖主高天厚地之恩賡周雅之兩篇願佐

熙朝北伐南征之業 硃批卿數載軍管閱歷已深惟不可師心自用務期虛已用人

和衷共濟但不可無定見耳八月 詔罷皖南督師張芾以公兼之時夷氛犯

關 變輿出狩熱河公與胡林翼疏請帶兵入衛尋和議成 詔止其行九月

諭公撥兵援上海又奉援救鎮江之

命十月襄辦軍務候補四品京堂左宗棠至祁門十一月賊屢犯祁門鮑超張運蘭邀擊於盧村大破之偽英王陳玉成大舉

援安慶公弟國荃擊走之 咸豐十一年正月練董苗沛霖叛壽州二月克休甯三月公親

至休甯督攻徽州不克仍回祁門而賊之環攻者不已誓以身殉國自書遺囑二千餘言寄其家四月公移駐東流五月張運

蘭克徽州府六月公弟國荃攻菱湖兩岸賊壘悉平之七月陳玉成率偽輔王偽璋王偽玕王眾十餘萬援安慶國荃力戰祁

之八月初一日國荃用地道攻克安慶城中悍賊無一漏網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一 三

者初七日公至安慶受俘初十日接贊襄王大臣咨文驚聞七月十六日

文宗顯皇帝賓天公自以十餘年來受 大行皇帝知遇值四方多難

聖心無日不在憂勤惕厲之中今安慶克復不及以捷報博玉几末命之權伏地慟絕十八日接奉

哀詔設次行禮 朝廷以安慶之捷賞公太子少保銜具疏謝云臣謬膺疆寄兼

統師干謂吳越之上游以皖城為雄鎮會同臣官文等熟商圖 剿力禦外援值

一人訪落之昌期復九載陸沈之重地上託

聖皇鴻福下賴僚友同心出謀以胡林翼爲先苦戰以多隆阿爲最如臣碌碌何功可言迺蒙

鴻慈曲逮寵錫頭銜陪侍

青宮忝附前疑後丞之列仰承

丹詔彌切臨深履薄之懷臣惟有運甓習勤投鞭勵志勉已百已千之學圖得尺得寸之功又以弟國荃

賞黃馬褂布政使銜記名按察使弟貞幹晉同知直隸州具疏謝云臣弟國荃從征江楚累擢監司茲值

聖主當陽皖城告捷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一

美

溫綸渥被

寵兼師錫之三章服榮加吉協坤爻之五臣弟貞幹亦以微勞遽膺

懋賞縮魚符而在郡戴翠羽以舒翹同產三人均乏涓埃之報鴻施九陛並霑

雨露之恩臣惟有督率臣弟等益矢忠誠共圖掃蕩叶墳篋以奏凱無忘汗馬之勤荷戈設以借征冀免濡鵠之刺又謝弟國

華子諡云臣弟國華夙抱愚誠未嫻遠略從戎兩載乏虎頭食肉之容殉難三河遂馬革裹尸之志荷蒙

先皇帝予以蔭襲贈以卿銜褒親父以榮封許孤兒以入

觀至三至再疊沐高天厚地之

恩有弟有兄愧無墜露輕塵之報茲因克復皖省光賁泉臺更邀逾格之

鴻施畀以易名之令典河山無恙重弔國殤畢命之場魂魄有知永感

聖主憐才之意臣惟有督率同懷誓殲醜類餐冰厲節運甓習勤萬衆一心同堅破釜沈舟之志闔門百口共矢銜環結草之

誠九月公弟國荃進軍廬江連克無爲州泥汊口神塘河運漕鎮東關等城隘駁駁有直搗金陵之勢奉

旨賞給頭品頂戴十月國荃回湘募勇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一

毛

上命公統轄江蘇安徽江西浙江軍務四省巡撫提鎮以下悉歸節制公疏辭云伏念臣自受任兩江以來徽州失守祁門被

圍竭蹶之形屢見奏報倖託聖主威福僅得自全至於安慶之克悉賴鄂軍之功胡林翼籌

畫於前多隆阿苦戰於後並非臣所能爲力江蘇各郡羣盜如毛乃臣職分應辦之事受

命年餘尙無一兵一卒達於蘇境是臣於皖則無功可敘於蘇則負疚良深乃蒙

皇上天恩不責臣以無效翻令兼統浙江軍務並四省巡撫提鎮以下悉歸節制此非常之

寵遇臣自顧菲材實難勝任自九月以來浙省軍情日見危急臣與毓科左宗棠等往復函咨商謀援救徒以地段太寬兵力大薄既須援浙又須顧皖又須保江三者有並重之勢一時乏兼全之策直至十月下旬始定議左宗棠由衢州援浙從正路以張軍威鮑超由甯國援浙從旁路以掣賊勢大局所係必應統籌臣本未敢稍涉推諉不必有節制浙省之名而後盡心於浙事也茲欽奉

諭旨令浙省提鎮以下均歸左宗棠節制事權更一掣肘無虞臣已咨催左宗棠迅速啟行但以臣遙制浙軍尚隔越於千里之外不若以左宗棠專辦浙事可取決於呼吸之間左宗棠前求闕齋弟子記

在湖南撫臣駱秉章幕中贊助軍謀兼顧數省其才實可獨當一面無庸臣兼統浙省額懇

天恩收回成命在

朝廷不必輕假非常之權在微臣可得少安愚拙之分臣忝任江督三省巡撫提鎮以下各官例得節制載之會典著之

勅書各文武亦得恪遵憲章不必更加申誡大抵用兵之道貴得人而而不尚權勢貴求實際而無爭虛名臣惟當與各僚屬同心圖治共濟艱難以慰

先帝在天之靈上佐

聖王中興之業

上諭該大臣歷陳各情具見謙卑遜順悃忱真摯有古大臣之風深堪嘉尚江浙軍情本屬一氣相關節制一事該大臣毋得固辭公再疏辭云現在大亂未平用兵至十餘省之多諸道出師將帥聯翩臣一人權位太重恐開斯世爭權競勢之風兼防他日外重內輕之漸機括甚微關係甚大區區愚忱仰祈

聖明鑒納

優詔慰勉十一月奉到

文宗顯皇帝遺念衣一箱二十八日賊陷杭州提督張玉良戰歿將軍瑞昌巡撫王有齡等死之十二月

求闕齋弟子記

詔授左宗棠浙江巡撫先是公疏薦在籍道員沈葆楨堪膺封疆之寄累請起用是月

詔特授葆楨江西巡撫

求闕齋弟子記卷一

求闕齋弟子記卷二

東湖王定安撰

恩遇下

同治元年正月初一日

詔會國藩以兩江總督協辦大學士公具疏謝云臣材識凡庸前歲擢任兩江至今無一將一兵達於蘇境下不克慰萬姓雲霓之望上不克分

九重宵旰之憂迺於

聖皇御極之初元歲履端之吉

特頒丹詔協贊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

黃扉竊以大亂未平金陵未復正

國家宏濟艱難之候豈臣子濫邀異數之時臣惟有殫竭愚忱

周咨忠益常枕戈而待旦期作楫而濟川初四日

詔授會國荃浙江按察使即赴新任無庸來京請訓公具疏謝

云臣弟國荃管帶楚師隨同剿賊疊邀

懋賞薦擢監司上年克復無爲州城奪回運漕各臣仰託

聖王之威正席全盛之勢事半功倍豈敢言勞迺衰錄於

九重遽躋榮於極品茲復渥荷

溫綸真除臬使凡此非常之

寵遇實非夢想所敢期臣弟國荃募齊新勇六千已於正月二

十三日馳赴長沙買舟東下計日可抵安慶臣惟有督率臣弟申明軍律整肅官方執枹鼓以誓師叶填篋而敵愾灼灼原隰願復

國家土宇之常世子孫永報

高厚生成之德公因浙江失守自請嚴議並與左宗棠通籌全局以圖補救疏入

加恩免議

上以賊陷杭城後勢將窺伺松滬飭催公弟國荃率師赴滬爲

規復蘇常之計時大學士翁心存請師援吳公疏薦道員李鴻

章堪膺疆寄擬撥數千人赴下游援勦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

旨報可二月

詔授國荃江蘇布政使

諭云該員係兩江總督會國藩之弟例應迴避惟該省軍務緊

要需員辦理著毋庸迴避以資得力公具疏謝云臣弟國荃隨

征六載未立寸功乃復渥荷

恩綸擢授斯職藩司有表率羣僚之責吳下爲東南財賦之邦

臣弟愚蒙懼弗勝任現在皖北各屬髮捻苗黨三患交熾臣弟

所統新舊各勇除分守六處外尙有萬餘人爲進剿之師自應

飭令攻取巢縣含山和州西梁山等處冀與袁甲三都興阿各

軍粘連一片庶金陵有規復之期大局有轉旋之勢其江蘇藩

司一缺擬商之撫臣薛煥仍飭吳煦署理臣弟國荃暫不接印
蒞事俾地方與軍務各有責成而免曠誤適值三載考績奉
旨交部從優議敘同時疆臣膺上考者大學士湖廣總督官文四
川總督駱秉章二人而已十五日公弟國荃率新募湘勇六千
抵安慶二十四日率師東下前鋒破賊於銅城開三月國荃破
賊望城岡連克雍家鎮巢縣含山和州裕溪口西梁山沿江北
岸賊壘悉破平之公弟貞幹破賊於荻港舊縣三山夾等處遂
克繁昌魯港南陵由南岸進取公疏稱會國荃會貞幹係臣胞
弟不敢仰邀議敘

旨會國荃交部從優議敘會貞幹賞迅勇巴圖魯公具疏謝云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

三

臣同胞既翕異數頻叨會額金陵未克以前不敢再邀

渥澤豈期

玉陛酬庸之典復蒙疊沛

殊恩錄毫末之微勞

命勳曹以優敘助庸公之迅奏

賜勇爵以嘉名

天語彌溫臣心增懼會涓埃之莫報實感悚以交并臣惟有督

飭臣弟等乘勝進攻剋期會剿勤以補拙慎以圖功集四七之

將材同收六代虎踞龍蟠之地宜

九重之

恩德一慰三吳水深火熱之民是月李鴻章師次上海

詔鴻章署江蘇巡撫四月公弟國荃會彭玉麟克太平府遂克

金柱關東梁山蕪湖縣五月國荃攻克大勝關三汊河秣陵關

玉麟水師克頭關江心洲蒲包洲進泊金陵之護城河國荃偪

紮雨花臺弟貞幹駐三汊河遂圍金陵賊糾二萬犯營國荃擊

卻之六月公子紀鴻補縣學生員金陵援賊大舉撲雨花臺國

荃屢擊敗之七月江南疾疫大作軍士多死者閏八月苗沛霖

獻壽州城及正陽關公疏陳大江以南疾疫盛行請

簡派在京親信大臣會辦軍務

優詔慰勉是時士卒死亡大半而偽忠王李秀成率蘇常悍黨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

四

二十餘萬援金陵偽侍王李世賢自浙江率眾數十萬繼之自

閏月十九日迄十月初五日圍攻雨花臺營壘歷四十六晝夜

不少休國荃命各軍修內壕內牆以禦之連破其地洞七處乃

出壕擊破賊壘數十座偽忠王偽侍王計窮遁去捷聞

上大嘉悅賞國荃江綢黃馬褂料一件小卷江綢袍料一件白

玉喜字翎管一枝白玉柄小刀一把貞幹晉階知府公具疏謝

云臣弟國荃親提戎旅進薄堅城 幸承

廟算周詳白下之圍迅解迺荷

官衣

寵飾黃中之美榮施備邀

文綺之輝煌並拜

殊珍之璀璨英銜孔翠戴若華而喜近

天顏采溢舟瑤撫鞞而温霑

聖澤臣弟貞幹猥以末秩參佐戎機效未著乎七禽寵驟膺夫

五馬凡此

恩華之渥被實非夢寐所敢期臣惟有督飭臣弟等勉矢忠勤
力圖克復作我士風雲之氣全收六代江山出斯民水火之中
共沐

九天雨露十一月十八日公弟貞幹卒於軍

上諭會貞幹自赴江南軍營屢著戰功朝廷早欲擢用會國藩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

五

再三懇辭擬俟江甯克復後從優獎勵前以力疾督戰積勞病
故悼惜殊深雖未經會國藩奏請給卹而會貞幹係効力疆場
戰功卓著之員著追贈按察使照軍營立功後病故例議卹以
示優異公具疏謝云臣弟貞幹秉質愚蒙持躬介特為諸生時
不甚肄習舉業頗究心搏力技擊之法咸豐三年帶勇六百人
隨臣剿賊旋以臣父年老回籍侍親八年十月因胞兄國華殉
難三河蒙

文宗皇帝屢降諭旨褒卹有加痛哭發憤誓出殺賊以雪兄仇
而報

國恩頻年以來會克太湖潛山安慶蕪湖獨克繁昌南陵迭蒙

天恩獎敘閔望漸隆而臣弟貞幹孤懷鬱抑耿耿若不自得常
思別樹一幟建立奇功以分

聖主宵旰之憂一洗軍營因循之習上年秋閒違病羣勸出營
調養適以援賊大至力疾督戰精神遽振日夜不倦臣方幸其
病後耐勞志定勝氣人定勝天或者別立尺寸之功一償平生
之願不料其中道損折齋志長終精炯炯而不冥神依依而戀
闕微臣位高德薄殃及手足慟惜之餘彌增悚歎而

聖主優詔褒卹若深鑒臣弟未白之衷而曲體微臣難言之隱
此尤臣所闔門感戢存沒霑戴者也茲已素旆西旋歸從先隴
結草之報縱難索諸幽冥敵愾之情端有資於同氣臣當督率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

六

臣弟國荃益勵丹誠誓除氛祲戰兢以任艱鉅忠信以涉波濤
庶慰季弟未竟之志而答

聖主非常之恩嗣李鴻章復臚陳貞幹戰績奉

旨加恩照二品例議卹並准予諡建祠宣付史館立傳以彰忠

蓋予諡

靖毅

同治二年正月公自安慶東下視師二月初五日至金陵大勝
關初六日入雨花臺營初七日偕弟國荃周察營壘十五日至
九洲洲次日回舟西上沿途查閱營伍二十八日回至安慶疏
陳巡閱諸軍詳觀賊勢可懼可喜數端三月

詔授國荃浙江巡撫仍駐雨花臺圖金陵左宗棠擢閩浙總督

兼署浙撫事公與國荃交疏懇辭公疏云現在髮捻紛乘苗練復叛軍情反復世變環生每與臣弟國荃寓書微惕慙悚交并本年二月臣至雨花臺大營與臣弟共處八日慨兵事之方殷

王恩之極渥中夜奮興互相誠勉以大局論之沿江三千里名城要隘皆為我有加以浙東列郡蘇松各屬次第克復凡山川筋脈之地米糧百產之源該逆一無可恃未嘗不託

聖朝之威福冀功緒之可成而一念夫拓地日廣頓兵堅城戍守之卒太多游擊之軍太少師老餉竭士氣漸疲羣盜如毛饑餓四竄竊號之寇未滅流賊之患或興則又為之感額歛歎愧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

七

臣兄弟謬當重任深恐上辜

君恩下負民望遂陷於大戾而不自知上年正月間臣密陳金陵未克以前不再加

恩臣家誠以功名之際終之殆難消長之機盈則必缺今又特

恩綸授臣弟以開府之榮專其治軍之責臣與臣弟兩次函商欲固辭則頗涉矯情思立異於當世欲受事則不自量力懼貽譏於方來再四躊躇誠恐治軍無效傾覆尋至不如少安愚拙之分徐圖尺寸之功惟有顛懇

天恩收回

成命俯准臣弟以開缺藩司效力行間或者以勤補拙以恐致福迅克堅城殄除醜類稍答

高厚鴻慈於萬一奉

旨褒勉四月公弟國荃攻克雨花臺偽城及聚寶門外石壘九座皆下之五月克長干橋賊壘六月苗沛霖陷壽州金陵城賊出儀鳳門犯鮑超營又出太平門犯劉連捷營我軍皆擊卻之七月國荃克印子山遂克上方橋賊壘八月克江東橋上方門高橋門七獲橋諸石壘遂克博望鎮中和橋秣陵關自此紫金山西南無一賊巢矣國荃令蕭慶衍進紮孝陵衛漸成合圍之局得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

八

旨嘉獎是月僧親王誅苗沛霖於蒙城九月奉到

頒賞

文宗顯皇帝御製詩文集十月李鴻章克復蘇州公奉

旨交部議敘具疏謝云臣忝督兩江才識淺庚申辛酉兩年方以經營皖事愧不能調將分兵早達蘇境以慰吳人雲霓之望而紓

朝廷宵旰之憂逮壬戌年疏薦李鴻章率師赴滬又愧不能多撥得力之營同赴危險之地維時所遣之將陸軍僅程學啟一人係會國荃拔諸降衆之中信其謀勇寡儻水軍僅黃翼升一人係臣奏統舟師之員信其忠誠可恃此外如潘鼎新劉銘傳

張樹聲吳長慶張遇春等皆臣與李鴻章商同遴派之將自李鴻章抵滬以後臣卽未續撥一將續助一兵更復何功可言何勞可錄不圖

聖澤旁敷優加甄敘聞

命之下感悚交併縱愚誠之勉竭覺報稱之彌難十一月公弟國荃治地道轟城未克十三日金陵城賊撲營國荃擊卻之十六日賊於城外修築營壘又擊破之

同治三年正月公弟國荃攻克鍾山石壘賊所謂天保城也遂分兵扼紮太平神策兩門金陵城圍始合得

旨嘉獎二月左宗棠克復杭州三月京察案內奉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

九

上諭會國藩節制東南數省舉賢任能克資羣力着交部從優議敘公具疏謝云臣猥以凡庸謬膺重寄轄境太廣柄任過隆事變彌多智識愈短當咸豐十年初膺鉅任審已量分已深知不克稱職特以其時江浙糜爛不敢畏難謝事姑以菲材承乏其間厥後安慶克復大局稍定臣卽三次疏請

皇上簡派大臣分任其責未蒙

俞允其節制四省之

命臣亦經三次疏辭仰蒙

聖慈垂鑒故臣於浙江兵事並未與聞幸託

皇太后

皇上鴻福東南數省將次削平皆由

聖主知人之哲擢用封疆將帥俾得各展所長收效如臣碌碌何敢貪天之功掠人之美金陵合圍以來附近各城壘雖已悉爲我有而首逆堅守老巢蕩平尙稽時日蘇杭克復以後全局益振而窮寇紛奔求食窺伺皖南游繹江西驅除尙煩兵力補過不遑慚懼彌深迺荷

聖恩優加甄敘濫登上考臣惟有勤以補拙慎以圖功勉持不矜不伐之忱益收羣策羣力之助時公弟國荃鑿地道於朝陽金川神策等門賊附城築月圍以拒我師國荃攻破月圍焚其火藥殲賊數萬我軍傷亡亦近三千人四月蘇常餘匪竄徽州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

十

公自請嚴議奉

旨寬免五月國荃克龍膊子山石壘賊所稱地保城也遂築礮台其上日發大礮俯擊城中形勢皆在掌握矣六月十六日國荃攻克金陵僞都僞幼主洪福瑱遁走僞忠王李秀成及洪仁達等被擒伏誅斃賊十餘萬人凡僞王僞主將天將及大小酋目約三千餘名死於亂軍者半死於水火者半拔出難民數十萬人捷聞

上大嘉悅宣

旨布告中外軍興來各路統帥疆臣咸膺懋賞封爵晉秩有差上以公首倡義師知人善任

賞加太子太保銜錫封一等侯爵世襲罔替並賞戴雙眼花翎
勅曰朕惟尚德崇功國家之大典輸忠盡職臣子之常經古聖
帝明王戡亂以武致治以文朕欽承往制甄進賢能特設文武
勳階以彰激勸受茲任者必忠以立身仁以撫衆智以察微防
姦禦侮機無暇時能此則榮及前人福延後嗣而身家永康矣
敬之勿怠欽差大臣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會國藩自咸豐三
年在湖南首倡團練創立舟師與塔齊布羅澤南屢建殊功保
全湖南郡縣克復武漢等城肅清江西全境東征以來由宿松
克潛山太湖進駐祁門疊復徽州郡縣遂拔安慶省城以爲根
本分檄水陸將士規復下游州郡茲幸大功告成逆首誅鋤實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

十二

由該大臣籌策無遺謀勇兼備知人善任調度得宜會國藩著
加恩賞給太子太保銜錫封一等毅勇侯世襲罔替又以國荃
殄除首惡公忠體國

賞加太子少保銜錫封一等伯爵並賞戴雙眼花翎

勅曰朕惟尚德崇功國家之大典輸忠盡職臣子之常經古聖
帝明王戡亂以武致治以文朕欽承往制甄進賢能特設文武
勳階以彰激勸受茲任者必忠以立身仁以撫衆智以察微防
姦禦侮機無暇時能此則榮及前人福延後嗣而身家永康矣
敬之勿怠浙江巡撫曾國荃以諸生從戎隨同會國藩剿賊數
省功績頗著咸豐十年由湘募勇克復安慶省城同治二年連

克巢縣含山和州等處率水陸各營進逼金陵駐紮雨花臺攻
拔偽城賊衆圍營苦守數月奮力擊退本年正月克復鍾山石
壘遂合江甯之圍督率將士鏖戰開挖地道躬冒矢石半月之
久未經撤隊克復全城殄除首惡實屬堅忍耐勞公忠體國會
國荃著加恩賞加太子少保銜錫封一等威毅伯進再襲拾捌
次公具疏謝云臣忝膺疆寄於今五年德薄材庸無裨時局逮
屯兵於建業愧師久而無功值甲子元會之
昌期復東南陸沈之重地此蓋仰託

累朝厚澤

聖主天威合億萬衆敵愾之心平十餘年稽誅之寇如臣碌碌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

十三

何功可言迺復渥荷

恩綸特邀

曠典錫以通侯之爵超諸丞弼之班更分

日月之重光俾煥雲霄之一羽

殊恩稠疊皆人臣罕觀之榮

天語褒嘉尤曠古非常之寵溯自楚師初興水陸並進實藉同
澤同袍之力夫豈一手一足之勞歷年漸久人事變遷前此死
事之臣既埋忠而長逝即今前驅之將尙苦戰而未休臣謬被
隆施先蒙

褒賞撫今追昔愧悚尤深臣惟有履冰知懼躓垤自箴虞寔後

而跋前疐後終而如始引英賢而競進冀氛祲之全消二十四日公由安慶御輪船東行二十五日至金陵慰勞將士二十八日巡視城隍旋於偽宮中掘出偽天王洪秀全屍首戮而焚之七月初四日設善後局賑難民十三日與弟國荃商裁湘勇撤二萬五千人留萬人防守金陵萬五千人爲皖南北游擊之師因疏言臣弟國荃克城之後因憊殊甚有似怔忡據稱心血過虧難當大任意欲奏請回籍養病親率遣撤之勇部署南歸求所爲善聚不如善散善始不如善終之道

上諭會國荃所見雖合於出處之道而於盡臣謀國之誼尙未斟酌盡善况遣散勇丁祇須分派妥靠之員沿途照料現在江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

三

甯安慶等城均須督兵鎮守該撫正宜駐紮江甯安心調理一俟就痊即可幫同會國藩分任其勞即著會國藩傳旨存問無庸遽請開缺回籍二十八日公回至安慶復瀝陳國荃病狀云據臣弟國荃咨稱現奉

恩諭準在江甯安心調理何敢稍耽安逸自外生成惟一月以來病勢有增無減據醫者云須靜養數月方能見功請代懇開缺回籍倘得病勢稍愈即當銷假入都藉伸數年犬馬戀主之忱等情前來伏查臣弟會國荃春夏之交飲食日減睡不成寐臣曾陳奏一次然以一人而統九十里之圍師與羣酋悍賊相持自無安枕熟睡之理亦係將帥應當之苦臣尙不甚介意迨

克城以後臣至金陵見其偏體濕瘡仍復徹夜不眠心竊慮之近十數日不得家書詢之來皖差弁知其肝火上炎病勢日增竟不能握管作字本值徹勇就緒軍務大定地方又無專責仰懇

聖恩俯如所請準會國荃開缺回籍調理一俟病體就痊奏請銷假入都

陛見跪求

聖訓

上諭會國荃自隨同會國藩剿賊以來迭克名城勳績卓著本年親督將士苦戰數月攻拔江甯省城殲除巨逆厥功尤偉乃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

古

以連年辦理軍務心力交瘁遂致憂勞成疾請假開缺回籍情詞極爲懇摯若不俯如所請惟恐爲職守所羈未能從容靜攝轉非體恤功臣之道會國荃著準其開缺回籍調理並著賞給人蔭六兩交該撫祇領用資保衛該撫係有功國家之臣朝廷正資倚畀尙其加意調治一俟病痊即行來京陛見公代疏謝云臣弟國荃以書生從戎游膺鴻寄屬以陳師白下連寇稽誅謬遭大而投報幾窮窮而能索逮夫大功粗就懋賞榮膺異數析於信圭溫詔榮於華袞方竭誠而圖報乃嬰疾而逾時乞骸之疏甫陳逾格之

恩已沛令還山以靜攝准開缺以還歸

天上頌來遙

錫駐年之藥田間退處敢忘向日之英舉族增榮闔門荷感臣
惟有互相規勸益矢忠誠諄囑臣弟回籍上緊醫治一俟病痊
卽令奏請銷假入都

陛見跪求

聖訓

上以金陵克復之功追賞公弟國華雲騎尉世職弟貞幹之子
紀渠直隸州知州用公疏謝云臣弟國華等夙抱愚忠未嫻遠
畧或從戎於皖北報國捐軀或剿賊於江南以勤死事疊荷

求關齋弟子記 卷二

十五

兩朝賜卹同蒙

高天厚地之施固已闔室鏤心誓圖結草銜環之報茲因金陵
奏捷

玉陛推恩凡封疆將帥之大臣悉邀世

賞而禦侮後先之末吏並沐

皇仁羽林厠都尉之班角卹忝方州之長在

聖王眷懷忠節今古獨隆在臣家渥戴

恩榮歿存均感臣等惟有督教臣姪讀書敦品砥行礪名共勉

經文緯武之資並矢移孝作忠之志九月初八日公至金陵二

十日弟國荃道

旨詣明孝陵致祭江西巡撫沈葆楨遣軍破賊於廣信府偽幼
至洪福瑱遁走石城二十五日席寶田追擒洪福瑱送南昌斬
之十月初一日公弟國荃回湘十一月會考拔貢優貢十二月
舉行鄉試是月左宗棠督師入閩

同治四年正月江甯昭忠祠成設粥廠以食飢民二月飭各屬
置積穀定收養貧民挑補綠營章程葺鍾山尊經兩書院四月

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戰歿於曹州

詔公赴山東督師先是捻酋張總愚牛老洪任柱李允等與粵
匪偽增王賴汝光合股竄擾中原僧親王奉

命討賊前後斬敵近十萬剿平賊圩無算是月賊自汶上縣竄

求關齋弟子記 卷二

十六

鄆城水套勾結土匪聚馬步數萬以待僧親王率大軍追至伏
賊盡出遂及於陣遠近震驚

上既命公督師剿捻飭直隸山東河南三省旗綠各營及文武
員弁均歸節制如該文武不遵調度卽指名嚴參公憑陳剿賊

萬難迅速情形請另

簡知兵大員督辦北路軍務因辭節制三省之

命疏云臣以菲材忝司兵柄江南粗立寸功皆諸將經營百鍊
而成臣並未躬冒矢石頻叨

懋賞抱慚已久今則精力衰頹自問蒲柳之姿萬難再膺鉅任
至直東河南三省軍事凡臣思慮所能及自當知無不言言無

不盡直隸獨處河北應責成該省總督另籌防兵不可使南岸之師往來渡黃疲於奔命河南之歸陳山東之充沂曹濟山臣督辦其餘各屬應責成兩省巡撫另籌防兵不可使剿捻之師追逐千里永無歸宿不特微臣難勝鉅任卽才力十倍於臣者似亦不必有節制三省之名區區愚誠伏乞

俯加采納

上諭會國藩懇辭節制三省具見謙抑爲懷不自滿假惟東豫之軍自僧格林沁戰歿後軍無統轄號令不一最爲兵家大忌該大臣更事旣多成效夙著若非節制直東豫三省恐呼應未能靈通勿再固辭公再疏懇陳臣前奏未蒙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

七

俞允在

皇上略短取長不惜假以威柄而微臣度德量力實難任此事權卽使賊氛尙在北路亦將專疏再辭得請乃已况現在捻匪全趨皖境臣之兵力祇能顧及河南之歸陳山東之充沂曹濟其餘各府萬難兼顧直隸則遠在黃河北岸臣力恐不能逮徒冒虛名全無實際寸心惴惴深抱不安從前親王僧格林沁節制直東豫三省每當追賊之際晝食粗糲夜宿軍棚勤勞卓著臣自愧十分不及一二縱令習勞耐苦效法該親王之所爲然以封疆大吏較之勳戚賢王禮數固當大減名位豈可齊衡惟有顛懇

天恩收回

成命俾臣不居極大之名稍安愚拙之分自當殫竭血誠和衷商辦冀以迅殲逆氛仰紓

宸慮奉

旨獎勉五月二十五日公自金陵啓行閏五月初三日次揚州初八日次清江二十二日沂淮西止二十九日抵臨淮駐營六月

詔授會國荃山西巡撫

諭曰會國藩當屬該撫勉圖報効勿以病辭先是二月間

上垂詢國荃病狀促令人覲且曰該撫功績昭著年力盛強正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

八

可借資倚任現當勤求治理需才孔亟之時該撫慎勿萌功成身退之志以副期望時國荃病猶未愈疏請暫緩入都

批旨飭令趕緊醫治啟程五月間

寄諭復催陛見並令招集舊部隨同剿賊國荃舊患濕疾復感時症不進穀食者數日於是公據情入告國荃亦具疏懇辭奉旨慰留八月初四日公移駐徐州遣劉銘傳等破賊於阜陽沈邱窮追四百餘里斬賊數千人

詔楚北軍務均歸會國藩節制調遣以一事權公疏辭云今賊匪回竄山東臣於分內之事尙兢兢焉以力小任重爲憂焉兼籌鄂省伏念湖廣督臣官文久歷戎行老成持重資格在

之先名位居臣之右所有湖北防務及越境剿賊諸軍久經官
文派定乃以臣分居節制之名縱官文不稍存芥蒂而駭中外
之聽聞滋將士之疑貳所關實非淺鮮天下至大事變方殷決
非一手一足所能維持伏懇

朝廷廣收羣策不因用一二人而沮眾臣之氣是為至願仰懇
皇上於下次

寄諭中飭令湖北軍務仍全歸官文節制俾各省整刷精神責
無旁貸庶軍務日有振興之象而微臣稍免負乘之譏是月左
宗棠督師至廣東圍嘉應州九月捻酋任柱賴汝光牛老洪陳
大禧等馬步五六萬徧布荷澤曹定等處分黨陷銅山民圩另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 九

股竄濟甯之長溝將趨運河而東而張總愚股尚在南陽
朝廷念秦晉空虛令李鴻章馳赴河洛以顧山陝門戶公疏言
賊勢東竄不特秦晉無患即宛洛患亦稍輕該處現無可辦之
賊淮勇亦別無可調之師

旨罷前議十月張總愚由裕州竄魯山嵩洛戒嚴十一月賴汝
光等自蕭礪西竄與張總愚合股游弋襄葉舞陽之間十二月
張總愚由構林關竄新野賴汝光牛老紅等由光固犯信陽州
黃孝大震成大吉軍譁於宋埠

詔會國荃調補湖北巡撫公代疏謝云臣弟國荃上年蒙
恩賞假在籍調理臣屢函問訊囑其靜心養攝近聞病體漸痊

假期將滿正擬催令入都

陛見勉圖報稱遞承

恩詔移撫鄂疆荷

寵命之疊頒愧涓埃之未答門庭大盛惕厲彌深伏思湖北據
江表之上流為南北之樞紐現值捻踪廣集擄掠極慘聞難民
流徙江干至數十萬之眾防剿方殷未可稍事遷延貽誤大局
臣已知照臣弟國荃屬其招募舊部一面遵

旨迅赴新任一面出省剿賊並奏明俟鄂氛稍遠人心稍定仍
當趨赴

闕廷恭求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 十

訓誨臣弟感荷

殊恩如體氣日強必不至稍涉推諉自外

生成是月左宗棠克嘉應州汪海洋伏誅粵匪平

同治五年正月賴汝光牛老洪黃陂縣遣劉銘傳攻克之二
月奏結徐州湖團之案初九日公發徐州十五日宿鄆縣謁孟

子廟十六日次曲阜謁

至聖先師孔子廟十七日偕衍聖公孔祥珂謁

聖林十九日至濟甯駐營張總愚竄曹州賴汝光任桂等自黃

陂竄光息沈項等處三月劉銘傳敗任賴股匪於穎州又與周

盛波合擊張牛股匪於鉅野連敗之四月初七日公偕山東巡

撫閭敬銘巡視運河泊分水龍王廟初九日泊申家口直隸總督劉長佑來會十一日渡黃河至張秋鎮十三日次東平州十五日次泰安府謁岱廟十六日登岱嶽幕僚方宗誠王定安王鎮塘黎庶昌薛福成等咸作詩文以紀其勝十九日回濟甯劉松山等擊張總愚牛老洪於徐州曹州連敗之賴汝光任柱李允等盤踞泗州靈壁之間遣軍扼賊渡淮之路五月劉松山劉銘傳連敗張總愚於徐州賊遂竄陳州與牛老洪合股渡沙河而逸時任柱賴汝光亦由穎州留陵口偷渡沙河於是始定防守沙河賈魯河淮河之計六月十五日公發濟甯巡視運河二十五日泊宿遷憩於極樂寺劉松山朱式雲等敗張牛股匪於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

三

西華上蔡等處七月初六日公發宿遷初七日漕運總督吳棠來會初八日入淮河初十日渡洪澤湖泊盱眙十四日泊五河十五日次王家圩遇大風舟幾覆委員軍士有溺死者十六日至臨淮駐營公病暑甚劇十餘日始瘳二十八日力疾登舟發臨淮泊懷遠三十日泊蒙城八月初一日沂渦河西上初二日泊雒河集初四日抵亳州初六日自亳州陸行初八日次陳州初九日至周家口駐營十二日上疏乞假一月十六日張牛任賴四股由中牟尉氏合犯汴梁堤牆陷之遂竄山東時公患盜汗舌蹇之症疏請李鴻章視師徐州當東路弟國荃視師南陽當西路公駐周家口當中路

旨如議九月初四日河南巡撫李鶴年來會十三日上疏續假一月十九日兵部右侍郎彭玉麟來會賊自山東回竄豫境仍分兩股任賴爲一股號東捻張牛爲一股號西捻或云牛老洪已死其子牛喜接統其衆云十月劉銘傳敗任柱賴汝光於梁山追至金鄉之周圩張總愚由閿鄉之太峪口繞潼關犯商州遂犯華陰適甘回犯甯州涇州又有潰勇之變陝西巡撫劉蓉飛疏請援

詔諭公迅催鮑超入關十三日公疏言竊臣因病請假仰蒙恩準兩次均

賞假一月在營調理而心氣過虧不時出汗不能多閱文牘說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

三

話逾十餘句舌端卽蹇澀異常耳亦重聽似此病軀斷無不償事之理仰懇

聖慈請開各缺安心調理惟臣受

恩深重有不敢遽請離營者人臣事君之義苟有所長所短皆可直陳於

聖王之前臣不善騎馬未能身臨前敵親自督陣又行軍過於遲鈍十餘年來但知結硬寨打呆仗從未用一奇謀施一方畧制敵於意計之外此臣之所短也臣昔於諸將來謁無不立時接見諄諄訓誨上勸忠勤以報

國下戒騷擾以保民別後則寄書告誡頗有師弟督課之象其

於銀米子藥搬運遠近亦必計算時日妥為代謀從不誑一虛語各將士諒臣苦衷頗有家人父子之情此臣昔日之徵長也今臣病勢日重憚於見客豈復能殷殷教誨不以親筆信函答諸將者已年餘矣近則代擬之信稿亦難核改稍長之公牘皆難細閱是臣昔日之所長者今已盡失其長而用兵拙鈍剿粵匪或尚可倖勝剿捻匪實大不相宜昔之短者今則愈形其短明知必誤大局而猶貪戀權位諱飾而不敢直陳是欺君也明知湘淮各軍相信頗深而必遽求離營不顧軍心渙散是負

恩也臣不敢欺飾於大廷亦不忍負疚於隱微惟有顛懇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

三

天恩準開大學士兩江總督實缺並另

簡欽差大臣接辦軍務臣以散員留營不主賞罰調度之權但以維眾將士之心庶於軍國大事毫無所損即病亦可期漸愈又另疏請暫行註銷侯爵

上諭會國藩以病未就痊請開各缺並暫行註銷侯爵覽奏深用系念該大臣勳望夙著積勞致疾自係實情著再賞假一月在營安心調理就痊即行來京陛見一次以慰廩系欽差大臣關防著李鴻章暫行署理朝廷賞功之典具有權衡該大臣援古人自貶之義請暫註銷封爵著無庸議十一月初二日公覆言臣查統兵大員非身任督撫有理財之權者軍餉必不應手

士卒即難用命臣前以侍郎辦賊五年卒無寸功後以江督辦賊四年乃有成效深知其中之甘苦李鴻章或任江督或在蘇撫必有實缺一席乃能籌餉臣俟病體稍痊計臘尾春初入都陸見一以謝累歲高厚之

恩一以請辦捻不善之罪再當面懇

鴻恩準開各缺但求開缺以減事權斷不求回籍以圖安逸既無置身局外之想亦免病軀戀棧之譏

上諭會國藩著回兩江總督本任暫緩來京陛見李鴻章授為欽差大臣該督回任後辦理餉需軍火源源籌解俾李鴻章得離江境統兵追剿則籌餉與剿匪之功均為國家倚重正不必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

三

以開缺赴營始足為朝廷宣力也公再疏瀝陳臣接奉此

旨遵即委員將 欽差大臣關防齎送徐州交李鴻章祇領至

回任兩江一節

朝廷體恤下情不責臣以治軍但責臣以籌餉不令留營勉圖後効但令回署調理病軀

聖恩高厚感悚交并惟兩江總督公牘之煩數倍於軍營臣精力日衰實難勝此巨任且臣屢陳病狀求開各缺若為將帥則辭之為封疆則就之去危而就安避難而就易臣平日教訓部曲每以堅忍盡忠為法以畏難取巧為戒今因病離營安居金陵衙署涉取巧與平日教人之言自相矛盾不特畏清議之

交讓亦恐爲部曲所竊笑臣內度病體外度大義減輕事權則可竟回本任則不可目下謹遵

諭旨暫緩入京仍在周口軍營照料一切維湘淮之軍心聯將帥之情誼不因兵符已解稍涉疏懈致乖古人盡瘁之義

上諭兩江總督責任綦重淮湘軍餉尤須會國藩籌辦接濟與前敵督軍同爲朝廷所倚賴該督忠勤素著且係朝廷特簡正不必以避勞就逸爲嫌致多顧慮十二月公再疏辭謝云臣辦捻無効不加嚴譴回居優缺又蒙

聖慈垂訓釋避勞就逸之嫌所以曲諒下情者無微不至臣具有天良豈不思黽勉圖効惟兩江事繁任重又有洋務交涉若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 三

剛柔失宜不特貽誤事機並恐有傷國體與其勉強回任辜

恩溺職不如量而後入選位讓賢倘必責臣以回任則開缺之疏將累上而不已臣咎愈重

宸聽愈煩輟轉耽延徒稍時日大局或因而有損臣心愈無以自安伏乞准開各缺安心調治一二年後幸獲全愈臣必趨赴闕廷再求

簡任

上諭會國藩爲國家心膂之臣誠信相孚已久當此捻逆未平後路糧餉軍火籌辦豈能無誤事機會國藩當仰體朝廷之意

爲國家分憂豈可稍涉疑慮固執已見著卽懷遵前旨剋期回任該督回任以後遇有湘淮軍事李鴻章仍當虛心咨商以期聯絡一氣毋許再有固請公覆奏遵

旨暫接兩江總督關防駐紮徐州御史穆緝香阿疏參公師久無功請量加譴責

上諭年餘以來會國藩所派將領馳驅東豫楚皖等省不遺餘力賊賊亦頗不少雖未能遽蕩厥功亦豈貽誤軍情者可比該御史所奏著毋庸議嗣又有御史阿凌阿劾公驕妄各款亦奉旨駁斥

同治六年正月公自周家口啟行十五日抵徐州十九日接兩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

三

江總督篆

上諭會國藩既經接受兩江督篆所有察吏籌餉及地方應辦事宜均關緊要且金陵亦不可無勳望素著大員坐鎮著卽回駐省城以資鎮攝該督公忠體國自當仰體朝廷倚畀之隆勉爲國家宣力一切軍情調度仍著李鴻章隨時咨商以資裨益二月十六日公發徐州至韓莊登舟三十日至揚州三月初六日抵金陵節署居民焚香跪道以迎適值三載考績

上諭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會國藩公忠素著保障東南著交部從優議敘公具疏謝云臣督師剿捻未立寸功屢爲言路所糾彈悉荷

聖恩之寬宥撫衷自問正切悚慚上年疊奉

溫綸命回本任自二月回省以來竊見東南數省雖就肅清而田舍荒蕪人民稀少數千里間被兵之困實為數百年來未有之事自淮徐以南皖潯以東去歲多被水災今春又苦久旱饑民載道生意日凋思欲漸培元氣卹此遺黎而中原之捻患未平西路之回氛尙熾杼柚悉出自東人絲毫皆出自民力臣忝膺疆寄無術補苴早夜以思憂愧無地乃蒙

聖慈曲逮上考濫膺聞

命之餘更深感悚臣惟有勤以補過慎以圖功敢言保障之勞

益矢愚誠之素五月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

七

詔授公為體仁閣大學士仍留兩江總督之任公具疏謝云臣材識庸庸班資尙淺謬點參知之位久懷覆餗之虞比以剿捻無功回居本任尤抱慙於衾影若冒涉於冰淵茲乃欽奉

恩綸晉階端揆處人臣之極地為稽古之至榮當此時事多艱討賊無效既幸寬於譴責反存晉乎台司

恩遇彌隆悚惶何極臣自回江南修逾三月精力日減舊病未痊文牘憚於詳求寶僚艱於接見不特軍國大計無補絲毫卽論吏事之多疏已覺斯職之不稱五月初間本擬具疏陳情讓賢避位時以亢旱為災民心惶懼今則羣賊東竄軍事方殷自當補救乎艱虞未敢輕言乎進退報顏而拜

新命撫躬而省舊愆惟有勉竭愚誠強扶衰疾更集思而廣益

冀補過而盡忠六月任柱賴汝光竄登州萊州李鴻章扼膠萊河築牆以禦之七月濰河防軍敗績賊遂越膠萊而西八月議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預籌修約事宜增修金陵昭忠祠祀江南殉難官紳十月典校武鄉試取中武舉一百五十七名公弟國荃因病疏請開湖北巡撫之缺奉

旨回籍調理劉銘傳破賊於贛榆捻酋任柱伏誅十一月劉銘傳擊賊於壽光瀾河大破之十二月捻酋賴汝光被擒於揚州

伏誅東捻平公奉

旨加一雲騎尉世職諸將給獎有差西捻張總愚由陝西渡黃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

七

河竄山西

同治七年正月張總愚竄直隸畿輔戒嚴 欽差大臣陝甘總

督左宗棠自秦晉率師追賊湖廣總督李鴻章自山東移師北

援山東巡撫丁寶楨帶兵入衛次固安安徽巡撫英翰河南巡

撫李鶴年皆督軍北上

上命恭親王會同神機營王大臣節制各軍時賊已越保定而

北京師大震左宗棠李鴻章與直隸總督官文俱奉

嚴旨詰責二月張總愚渡滹沱河劉松山躡擊敗之三月張總

愚渡漳河竄彰德府四月初一日賊乘雨趨東光犯運河乃折

竄天津復山鹽山入山東境是月二十四日公自金陵啟行二

十六日至揚州查運庫二十九日登金山觀蘇文忠玉帶爲詩紀之旋登焦山巴陵吳敏樹從游公賦篋卽詩贈之一時和者百數十人閏四月

詔授公爲武英殿大學士具疏謝云臣謬居揆席兼領封圻愧無尺寸之功祇切滿盈之懼茲乃欽承

恩命忝長班行溯通籍於三十年前未預纂修之役拜

新命於

九重天上適承遭遇之隆就詞館而論班資同朝尙多允達以疆臣而登台輔從古詎爲殊榮自顧顛蒙倍深悚惕當此寇氛猶警民力未紓臣惟當盡瘁鞠躬習勤補拙郵疲氓以培元氣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

三

求賢士以集衆思常履薄而臨深冀盡忠而補過初三日至蘇州游天平木瀆穹窿鄧尉諸勝將放舟太湖登東西洞庭山座舟爲橋所阻而止初十日至上海駐鐵廠閱洋礮輪船工程洋人聞公將至遣巡捕呵禁行車掃道以待既至諸洋官皆來謁公禮遇之十五日公乘輪船回金陵五月丁寶楨會李鴻章築長牆成遣軍分守之六月劉松山連破賊於甯津吳橋等處二十八日郭松林劉銘傳等擊賊於徒駭河大破之僞小閩王張總愚溺水死西捻平公奉

行交部從優議敘具疏謝云捻逆擾亂十有餘年上年冬間削平任賴股匪民困稍紓而張逆縱橫河朔震驚三輔今幸殄除

餘孽一律肅清上歲

先皇未竟之功實託

聖主如天之福臣剿捻無效抱疚實深方補過之不遑夫何功之可錄迺荷

溫綸下賁甄敘優加以轉饗之微勞沐

詔書之褒寵撫衷循省倍覺悚惶臣惟有宣布

皇仁拊循還役庶士卒有歸耕之樂東南無伏莽之虞七月

詔以公調補直隸總督馬新貽補授兩江總督公具疏謝云臣

自咸豐十年仰蒙

文宗顯皇帝簡任兩江已越九載中間軍書旁午身在戎行於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

三

吏治未得盡心卽在江甯任所前後二年籌畫餉需顧此失彼仍未能講求吏治惠郵疲民夙夜抱慚惟以不獲稱職爲懼茲乃欽承

恩旨調任畿疆聞

命之餘倍深悚惕日前中原軍務一律肅清所有撤勇事宜業與湖廣督臣李鴻章往返函商粗有頭緒新任督臣馬新貽到任後可與李鴻章和衷妥辦臣現將經手未了事件趕緊清理

額懇

天恩俯准於交卸後入都

陛見俾得瞻仰

天顏跪聆

聖訓冀一切有所遵循而粵匪案內累荷

高厚之恩剿捻案內仰沐

優容之德亦得叩謝

闕廷稽首頓首至感至愧庶以稍抒悃忱於萬一八月上海船

廠造火輪船第一號成公登船試行至采石磯而還命曰恬吉

九月馬新貽至金陵公交卸督篆十月疏報交卸日期道

旨會商公事暫緩起程十一月初四日公發金陵士民攀送填

塞街巷為詩歌以餞者數十百人十二月十三日至京寓東安

門外賢良寺奉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一

三

旨賞紫禁城騎馬公具疏謝云臣忝廁戎行久離京輦材非票

騎愧乏汗馬之勞夢繞觚稜如對飛龍之仗茲以量移

綴輔展觀

天顏荷

聖王之殊施拜康侯之

寵錫憶昔備員三館供職六曹禮嚴乎過

闕必趨銘懷乎循膺而走卅年舊事重待漏於掖垣十駕凡材

竟鳴珂於

中禁撫躬循省慙悚無涯臣惟有勉著先鞭勤思後效策駑駘

而修晚節市神駿而薦賢才從茲三命益恭長詠無教無邪之

什更願萬方送喜同廣載繁載輯之詩十四日昧爽趨朝

召見於

養心殿之東間

皇上向西坐

兩宮皇太后在後黃幔之內

慈安太后在南

慈禧太后在北公入門跪奏臣曾國藩恭請

聖安免冠叩頭奏臣曾國藩叩謝

天恩畢起行數步跪於墊上

慈禧皇太后問江南撤勇及直隸練兵事宜十五日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一

三

召見

皇太后問製造輪船之事十六日

召見

皇太后問歷年將才優劣並勸以直隸吏治練兵兩事獎勞備

至十八日至內閣到大學士任侍讀中書數十人咸三揖公答

揖旋至翰林院到任學士編檢咸來謁拜答如中書禮

同治八年正月趨朝行慶賀禮十六日

上賜廷臣宴公與焉宴畢

賞如意一柄磁瓶一箇蟒袍一件鼻煙一瓶江綢袍褂料一副

各中堂尙書之賞同一例也十七日趨朝請

訓

召對於養心殿二十日出都二十一日巡視永定河隄工二十七日抵保定省垣二月初二日接篆視事三月初五日刊發直隸清訟事宜十條功過章程十四條初九日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來會四月初六日驗收河工初八日回署五月疏稱直隸練軍當參用東南募勇之法仍須戶部籌餉然後營務方有起色旨報可二十三日永定河復決自請議處六月作客座示僚屬箴言四條每日傳見州縣二員七月作勸學篇示直隸士子八月疏陳酌議練軍事宜九月核定直隸練軍章程十月初十日由省勘河工十二日抵固安十七日舟行至天津查勘鹽政枝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

三

閱洋鎗隊二十三日回署十一月奏酌議長蘆鹽政十條十二月奏畿南各屬災歉較重擬於來春以貸為賑請於天津存儲項下撥制錢十萬申解至大名豫備散放公自到任以來豈意清釐訟獄遇疑讞親加鞫訊前後奏結重案及京控發交之件凡五十餘疏審結並註銷之案四萬一千餘起罔囿靡然每日分時批判案牘接見賓僚吟覽經史以為常暇則為古文辭計成碑銘序記十餘首其好學老而彌篤類如此

同治九年正月核練軍馬隊章程二月京察案內奉

上諭大學士直隸總督曾國藩老成宿望表率羣僚調任畿疆盡心民事著交部從優議敘公具疏謝云臣猥以庸材謬膺重

寄自量移畿輔以來值甫經兵燹之後亦思培養元氣與民休息乃去歲天時亢旱年穀不登自冬徂春雨雪過於稀少麥收又已失望嗷嗷千里流冗塞途加以四方多虞而練軍尙無規模北河雖塞而隄防尙無把握回思

陸辭之際具疏所言三事至今毫無寸效撫己內慙憂惶無地乃蒙

聖慈甄敘上考濫登聞

命之餘更深感悚臣惟有力持晚節勉竭愚忱如履薄而臨深

更集思而廣益三月公右目失明四月因患眩暈請假一月子

紀澤赴蔭生試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

三

詔賞員外郎籤分戶部陝西司公具疏謝云臣猥以疏庸早承知遇

聖作

聖述累朝旌

高厚之恩懋賞懋官盡室戴

生成之德臣子紀澤荷

先朝之延賞已年例之久符臣以其學殖無成官常未習恐

竿之弗稱遂應試之稍遲茲乃即位驟登遷階躡晉邀

隆施之逾格非夢想所敢期現在直境久旱不雨二麥業已失

收秋穀未能播種仍歲災歉皆由微臣德薄位高致此殃咎臣

之目疾固難速痊眩暈之病亦尚未愈以病軀而睹茲凶歲既
補救之無方以弱息而荷此

殊榮尤悚慚而靡已臣惟有督教臣子慎守官箴恆朝乾而夕
惕如履薄而臨深庶以仰答

鴻慈於萬一五月因疾未痊展假一月時天津有妖民迷拐人

口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捕治之有武蘭珍者供稱受迷藥於

教民王三於是間聞大譁疑妖術皆天主教堂所為而法國領

事豐大業恃橫鎗擊官長居民觀者皆忿怒毆豐大業斃焉遂

焚毀教堂洋房數處教民及洋人死者數十人三口通商大臣

崇厚以聞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

美

上命公赴津治其獄六月初十日公至天津十九日法國公使

羅淑亞來見二十三日公與崇厚會奏大概情形並代洋人辨

明挖眼剖心之誣七月盜殺兩江總督馬新貽

詔以公調補兩江總督李鴻章調補直隸總督公具疏辭謝云

臣猥以菲材久膺重寄媿涓埃之無補實隕越之時虞昔歲剿

捻無功回任江南至今抱慙無地上年量移畿輔於奏明之吏

治軍政河工三者毫無績効惶悚尤深乃蒙

新命之優加更許舊官之重洩在

聖主曲加體恤不以無用而棄得樑之材在微臣感荷

恩知亦思竭誠而圖桑榆之報惟臣自本年二月以來衰疾日

甚前在假期之內奉

旨馳赴天津實因津事重大不敢因病推諉而目疾已深將來

必須開缺調理曾於摺內預為聲明到津以後眩暈時發又感

受暑邪有嘔吐泄瀉等症近日標病雖已全除目疾實難醫治

右日久經無光左目亦日加昏眇疆臣之職必以披覽文牘為

要臣日疾甚重往來文件難以細閱幕僚擬稿難以核改江南

庶政殷繁若以病軀承乏將來貽誤必多臣自去春履任直隸

今已一年六個月自問曠官溺職負疚甚深倘以病日重履江

南則曠官溺職必更有甚於今日者臣受

累朝高厚之恩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

美

皇太后

皇上委任尤隆優容尤至即捐糜頂踵不足云報豈復愛惜身

命自便私圖然因病而不能居官與居官而不能勤政其辜

恩究有輕重之分再四籌思惟有避位讓賢乞迴

成命合無額懇

聖恩另簡賢能畀以兩江重任目下津案尚未就緒李鴻章到

津接篆以後臣仍當暫留津郡會同辦理以期仰慰

聖座一俟津事奏結再行請開大學士之缺專心調理倘能仰

託

聖主福庇目光復明仍當泥首

宮門求

賞差使

優詔慰留八月公奏訊取府縣親供交部核議一疏二十五日李鴻章至天津九月初六日公交卸督篆奏結天津教案疏請入都

陛見是年公壽六十

御書勳高柱石匾額一面福壽字各一方梵銅佛一尊紫檀嵌玉如意一柄蟒袍面一件小卷吉袖十件線縐十件公具疏謝云臣忝任封圻渥承知遇愧涓埃之無補憾歲月之侵頹適當馬齒漸加復荷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

三

龍光下逮晴昭回於

宸翰彩煥雲霞增兢惕於臣心

褒慚枉石託

福林而自

天降祐依

壽宇而由

帝錫齡對茲寶相莊嚴彌深恪敬澤到瓊枝溫潤用效指麾黼黻生華備彰施於五采絲紉又詠增晏粲於三英臣惟有勉竭愚忱堅持晚節借兆民而蹈德共沐一人有慶之麻瞻

九陛以陳詞更音

萬壽無疆之頌二十五日入都二十六日趨朝

召對於養心殿十月初一日奉派入

坤甯宮喫肉初九日趨朝請

訓

召對於養心殿十一日兩湖官京師者賜公於湖廣會館十五日日出都閏十月二十日抵金陵二十二日接篆視事十一月詔授通商大臣

同治十年正月公與欽差刑部尚書鄭敦謹奏結盜魁張汝祥行刺馬新貽一案該犯實無王使應凌遲處死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

三

旨如議二月疏覆淮南鹽引擬難增價三月奏永州寶慶引地未便改運粵鹽並川鹽侵占淮南引地宜議規復

旨交部議五月奏結提督李世忠與總兵陳國瑞尋仇鬪毆之

案六月初八日泛舟城北元武湖游歷秦淮諸勝見畫舸往來

笙歌雜運大有承平之象公為欣然時奉到

頒賞

文宗顯皇帝聖訓二十二函公具疏謝云伏維我

朝成憲於恭纂

實錄之外

特派臣工編集

聖訓一書所以表

勳業於文章炳球圖於霄漢也我

文宗顯皇帝臨宇十有一年無時不以法

祖愛民為念無日不在憂勤惕厲之中

聖德謙沖

訓辭深厚屢中外臣民之望軼漢唐詔令之文偶舉偏端無不

經天緯地獲睹全帙允足震古爍今

偉烈豐功陋封禪於七十二代

盛德大業契真源於三五六經凡黃閣之傳宣暨

丹毫之記注罔弗虛牟六合涵蓋四瀛摹繪乎乾坤神明乎矩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

完

矚仰維我

皇止道隆繼述

志在續承合人間共讀之至文成天上難窺之祕笈

命史臣而詳校

寵疆吏而分頒虹光下賁於石渠鴻寶遠傳於江介臣拜經比

重發篋增榮感

三朝優渥之

恩懷兩字因循之

誠在昔備員卿貳親盼

天語提撕泊乎承乏戎旃悉稟

廟謨指授追思往事具在斯編仰

鉅製於訓誥典謨欽

至德於聖神文武書萬本而誦萬編如見

先皇圖治之心謨不顯而烈丕承大啓

聖王中興之業七月公與李鴻章奏派刑部主事陳蘭彬江蘇

候補同知容閔選帶聰穎子弟赴泰西各國肄習技藝八月十

三日出省閱兵十九日至揚州二十八日至清江浦九月初三

日至徐州十五日回清江舟次二十日至丹陽二十二日至常

州二十六日至常熟登福山以望洋面二十八日至蘇州十月

初六日至松江初七日至上海十一日至吳淞口校閱已畢因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

罕

演試輪船凡四號曰恬吉曰威靖曰操江曰測海皆公所命名

也十五日回金陵十一月十二日移居新修節署即承平時督

署故址賊所據為偽府者也

同治十一年正月十四日值

宣宗忌辰公言道光三十年供職禮部問

遺命立皇太子即馳赴淀園恭遞如意途次聞

升遐確耗倉黃悲慟今忽忽已二十三年不堪回首言已泫然

二十三日公病肝風右足麻木良久乃復自上年自定課程每

日讀資治通鑑隨筆錄其大事以備遺忘是日已至二百二十

卷因病輟筆猶取宋元學案理學宗傳諸書披覽大意自謂身

心一日不能閑也二十六日前河道總督蘇廷魁過金陵公出城迎候輿中背誦四書忽手指戈什哈欲有所言口噤不能出聲遂回署初公在軍中公牘私函皆親治之不以假人晚年多令幕友擬稿公自核改右目失明後其最要者猶不假人也是月作劉忠壯公墓志屬稿三百餘字遂成絕筆其日記自咸豐八年六月起至於易簣之前一日未嘗閒也二十九日日記云余病患不能用心昔道光二十六年閒每思作詩文則身上癢疾大作徹夜不能成寐近年或作詩文亦覺心中恍惚不能自主故眩暈目疾肝風等症皆心肝血虛之所致也不能溘先朝露速歸於盡又不能振作精神稍治應盡之職苟活人間慙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

空

悚何極次日又曰余精神散漫已久凡遇應了結之件久不能完應收拾之件久不能檢如敗葉滿山全無歸宿通籍三十餘年官至極品而學業一無所成德行一無所就老大徒傷不勝悚惶慙報二月初二日公方閱案牘執筆而手顫欲言而不能出聲有頃復愈因告二子紀澤紀鴻喪事宜遵古禮勿用僧道初三日閱理學宗傳中張子一卷又有手顫心搖之象初四日午後公周歷署西花園公子紀澤從游畢將返忽呼足麻扶掖至廳事端坐而薨是日戌刻也城中驚傳火起救視無見他處皆見大星隕於金陵城中士民巷哭野祭如喪慈母事聞上震悼

論曰大學士兩江總督會國藩學問純粹器識宏深秉性忠誠持躬清正由翰林蒙

宣宗成皇帝特達之知游升卿貳咸豐三年間創立楚軍剿辦粵匪轉戰數省迭著勳勞

文宗顯皇帝優加擢用補授兩江總督命為欽差大臣督辦軍務朕御極後簡任給扉深資倚任東南底定厥功最多江甯之捷特加恩賞給一等毅勇侯世襲罔替並賞戴雙眼花翎歷任兼圻於地方利病盡心籌畫老成碩望實為股肱心膂之臣方冀克享遐齡長承恩眷茲聞溘逝震悼良深會國藩著追贈太傅照大學士例賜卹賞銀三千兩治喪由江甯藩庫發給賜祭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

空

一壇派穆騰阿前往致祭加恩予諡文正入祀京師昭忠祠賢良祠並於湖南原籍江甯省城建立專祠其生平政績事實宣付史館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察例具奏靈柩回籍時著沿途地方官妥為照料其一等侯爵著伊子曾紀澤承襲毋庸帶領引見其餘子孫幾人著何璟查明具奏候旨施恩用示篤念忠良至意四月二十八日奉

上諭大學士兩江總督會國藩於本年二月間因病出缺當降旨優予卹典並於湖南原籍江甯省城建立專祠生平政績事實宣付史館一等侯爵即令伊子曾紀澤承襲其餘子孫幾人令何璟查明具奏候旨施恩旋據何璟英翰李瀚章先後臚陳

會國藩歷年勳績英翰李瀚章並請於安徽湖北省城建立專祠又據何璟遵查該故督子孫詳晰覆奏披覽之餘彌增悼惜會國藩器識過人盡瘁報國當湘鄂江皖軍務棘手之際倡練水軍矢志滅賊雖屢經困阨堅忍卓絕曾不少渝卒能萬眾一心削平逋寇功成之後寅畏小心始終罔懈其薦拔賢才如恐不及尤得以人事君之義忠誠克效功德在民允宜迭沛恩施以彰忠蓋會國藩著於安徽湖北省城建立專祠此外立功省分並著准其一體建祠伊次子附貢生曾紀鴻伊孫曾廣鈞均著賞給舉人准其一體會試曾廣鎔著賞給員外郎曾廣銓著賞王事均候及歲時分部學習行走何璟英翰李瀚章摺三件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

聖

均著宣付史館用示眷念勳臣有加無已至意

上既遣將軍穆騰阿致祭復

御賜祭文曰朕維功懋懋賞信圭表延世之勳思贊贊襄彤俎厚飾終之典爰申舉奠用賁絲言爾原任大學士兩江總督一等毅勇侯贈太傅會國藩賦性忠誠砥躬清正起家詞館屢持節而掄才游陟卿曹輒上書而陳善值皇華之載賦聞風木而遙歸忽鄉鄰有鬪之頻驚潢池盜弄懷戰陣無勇之非孝墨經師興奇功歷著於江淮大名永光於竹帛俾正鈞衡之位仍兼軍府之尊一等酬庸錫侯封於帶礪雙輪曳羽影翠影於雲霄重鎖鑰而任北門百僚是式還徽戒而惠南國萬眾騰歡方期

碩輔之延年豈意遺章之入告老成忽謝震悼良深頌厚賻於帑金遣重臣而奠醊特易名於上謚贈太傅之崇階列祀典於昭忠賢良建專祠於金陵湘渚鑿章載考初祭特頒於戲天不慈遺一老永懷翊贊於元臣人可贖兮百身用寄咨嗟於典冊靈其不昧尚克欽承越日再

賜祭文曰朕惟位兼將相仗經文緯武之才氣壯山河懋崇德報功之典爰陳芳奠用獎成勞爾原任大學士兩江總督一等毅勇侯贈太傅會國藩學有本原器成遠大忠誠體國節勁凌霜正直律躬心清盟水初聯班於玉署芸省蜚聲旋獻賦於鑿坡芝坊晉秩疊司文柄先蜀郡而後洪都頻進謹言因疾風而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

聖

知勁草卿階超擢荷

先朝特達之知忠悃彌篤篤臣子靖共之誼乃乘輅而奉使旋持服以去官值粵逆之紛來遂楚軍之創立援墨經從戎之義俾移孝以作忠勵丹心報國之忱每出奇而制勝選將不拘常格募壯士於三科分軍屢拔逆巢懾長城於萬里秩隆總制節授專征洎朕寶祚誕膺皖江告捷特晉鈞衡之位仍持旄鉞之權掃穴擒渠告成功於建業酬庸錫爵膺懋賞於通侯疊翠羽以增輝賁黃裳而耀采未幾畿疆移節藉修三接之儀既因南服需才仍莅兩江之任方冀長承湛露恩眷優隆何期遽隕大星老成凋謝覽遺章之入奏震悼良深予卹典以從優哀榮是

備論重臣而致奠給國帑以治喪崇階贈太傅之銜秩祀永賢
良之譽並專祠之分建宜世爵之欽承特沛丹綸增光青史謚
爲文正允副嘉名於戲日贊黃扉勳業永思夫補袞風淒丹旆
愴懷倍切於騎箕歆是苾芬榮茲俎豆又

御賜入祀賢良祠祭文曰聞鼓鼙而思將帥每深良弼之懷治
馨香而感神人用永明禮之報崇祠載列元祀攸隆爾原任大
學士兩江總督一等毅勇侯贈太傅曾國藩學蔚儒宗忠全令
德早入承明之選玉尺提衡洵躋卿貳之班冰壺潔操歷華省
而謙言屢上議禮制而正論無阿迨奉諱以旋湘迺盡哀而廬
墓值戎車之告警奮集鄉兵爰墨經以誓師恪遵朝命勇呼爪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

昱

士率長沙子弟以先來捷奏膚功挽半壁河山而永定編扉懋
贊總制仍兼雙輪揚上將之華輝增翠羽一等錫通侯之貴服
稱黃桂延爵賞於後人昇官銜於太保節制甫資於北道旌麾
旋轉於南方歌遵清而人望鴻飛奠長江而民爭蛾伏范希文
以天下自任志士終酬李西平爲社稷而生身名俱泰江淮流
惠草木知名方倚元老以圖功忽悵台星之斂耀披章軫惻厚
禮飾終晉太傅之崇封易嘉名於上謚念經天而緯地斯謂之
文繁輔世而長民爾身克正允表賢良於京國瞻懷耆舊於湖
湘廟貌聿新烝嘗罔替有功德於民則祀尙念典型惟俎豆之
事嘗聞載頌芬飴昭茲休渥式克欽承又

御製碑文曰朕惟台衡績懋樹峻望於三公鐘鼎勳垂播芳嶽
於百世寵頒紫綵色煥丹珉爾原任大學士兩江總督一等毅
勇侯贈太傅曾國藩秉性忠純持躬剛正闡程朱之精蘊學茂
儒宗儲方召之勳猷器推公輔登木天而奏賦清表風規歷芸
館而遷資誠孚日講屢持使節兼校春闈游擢卿班允諧宗伯
溯建言之直節荷殊遇於

先朝凡茲靖獻之丹忱早具忠貞之素志乃突來乎粵匪俾訓
練夫楚軍拔岳郡而克武昌功如破竹靖章江而平皖水威振
援袍兩江尊總制之權九伐重元戎之命朕丕承基緒眷念成
勞榮銜特昇以青宮峻秩更登諸黃閣辭節制於三省四省彌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

昱

見寅恭精調度於湘軍淮軍務嚴申令聯蘇杭爲犄角堅壘同
摧倚昆季爲爪牙逆巢直搗金陵奏凱慰
皇考知人善任之明玉詔酬庸褒元老決勝運籌之略旣析圭
而列爵亦疊翠以彰纓旣而畿輔量移因之闕廷展覲汲黯近
懸寶推社稷之臣楊震厚遺無慚清白之吏惟是瘡痍未復每
廬念乎天南鎖鑰攸司仍遄歸於江左方謂功資坐鎮何期疾
遽淪殂贈太傅而階崇祀賢良而譽永專祠徧祭世賞優頒易
名以表初終數實允孚文正於戲松楸在望倍懷麟閣之遺型
金石不磨長荷鸞綸之錫寵欽茲異命峙爾豐碑

求闕齋弟子記卷二

求闕齋弟子記卷三

東湖王定安撰

忠謹

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日

宣宗成皇帝升遐

殊論遺命四條其中無庸

郊配無庸

廟祀二條

文宗顯皇帝諭令臣工詳議具奏公時為禮部右侍郎上疏云

正月十六日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

皇上以

大行皇帝殊論遺命四條內無庸

郊配無庸

廟祀二條令臣工詳議具奏臣等謹於二十七日集議諸臣皆

以

大行皇帝功德懿燦

郊配既斷不可易

廟祀尤在所必行直道不泯此天下之公論也臣國藩亦欲隨

從眾議退而細思

大行皇帝諄諄誥誡必有精意存乎其中臣下仰測高深苟窺

見萬分之一亦當各陳其說備

聖主之博采竊以為

遺命無庸

廟祀一條考古準今萬難遵從無庸

郊配一條則不敢從者有二不敢違者有三焉所謂無庸

廟祀一條萬難遵從者何也古者祧廟之說乃為七廟親盡言

之間有親盡而仍不祧者則必有德之至世世宗祀不在七廟

之數若殷之三宗周之文武是也

大行皇帝於

皇上為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

禘廟本非七廟親盡可比而論

功德之彌綸又當與

列祖

列宗同為百世不祧之室豈其弓劍未忘而蒸嘗遽別且諸侯

大夫尙有廟祭祀以

天子之尊敢廢

升祔之典此其萬難遵從者也所謂無庸

郊配一條有不敢從者一何也古聖制禮亦本事實之既至而

情文因之而生

大行皇帝仁愛之德同符大造伊邇徧災立頒帑項年年賑貸

薄海含哺粒我烝民后稷所以配天也

御宇三十年無一日之暇逸無須臾之不敬純一不已文王所以配上帝也既已具

合撰之實而欲辭

升配之文則普天臣民之心終覺不安此其不敢從者一也歷考

列聖升配惟

世祖章皇帝係由御史周季琬奏請外此皆

繼統之聖人特旨舉行良由上孚

昊眷下愜民情毫無疑義也行之既久遂為成例如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

三

大行皇帝德盛化神即使無例可循臣下猶應奏請况乎

成憲昭昭曷敢踰越傳曰君行意臣行制在

大行皇帝自懷謙讓之盛意在大小臣工宜守

國家之舊制此其不敢從者二也所謂無庸

郊配一條有不敢違者三何也

壇壝規模尺寸有守乾隆十四年重加繕修一輒一石皆考律

呂之正義按九五之陽數增之不能改之不可

七廟配位各設青幃當初幃制滿大乾隆三年量加收改今則

每幃之內僅容豆遵七幃之外幾之餘地我

大行皇帝慮及億萬年後或議增廣乎

壇壝或議裁狹乎幃製故定為限制以身作則俾世世可以遵

行今論者或謂西三幃之南尚可添置一案暫為目前之計不

必久違之圖豈知人異世而同心事相沿而愈久今日所不敢

言者亦萬世臣子所不敢言者也今日所不忍言者亦萬世臣

子所不忍言者也經此次

殊論之嚴切盈廷之集議尙不肯裁決遵行則後之人又孰肯

冒天下之不韙乎將來必至修改基址輕變舊章此其不敢違

者一也古來祀典興廢不常或無其祭而舉之或習其禮而罷

之史冊所書不一而足唐垂拱年間郊祀以高祖太宗高宗並

配後開元十一年從張說議罷太宗高宗配位宋景祐年間郊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

四

祀以藝祖太宗真宗並配後嘉祐七年從楊敞議罷太宗真宗

配位我

朝順治十七年合配天地日月星辰山川於

大享殿奉

太祖

太宗以配厥後亦罷其禮祀典改議乃古今所常有我

大行皇帝慮億萬年後愚儒無知或有援唐宋罷祀之例妄行

陳奏者不可不預為之防故

殊論有曰非天子不議禮以為一經斷定則巍然七幃與天長

存後世增祀之議尙且不許罷祀之議更何自而興所以禁後

世者愈嚴則所以尊

列祖者愈久此其計慮之周非三代制禮之聖人而能如是乎

大行皇帝以制禮之聖人自居臣下何敢以尋常之識淺為窺

測有尊崇之虛文無謀事之遠慮此其不敢違者二也我

朝以孝治天下而

遺命在所尤重康熙二十六年

孝莊文皇后遺命云願於遵化州

孝陵地擇吉安厝當時臣工皆謂遵化去

太宗昭陵于有餘里不合附葬之例我

聖祖仁皇帝不敢違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

五

遺命而又不遵成例故於

孝陵旁近建

暫安奉殿三十餘年未敢竟安

地宮至雍正初始敬謹葺事嘉慶四年

高宗純皇帝遺命云廟號無庸稱祖我

仁宗睿皇帝謹遵

遺命故雖乾隆中之豐功大烈而廟號未得

祖稱載在會典先後同揆矣此次

大行皇帝遺命惟第一條森嚴可畏若不遵行則與我

朝家法不符且

殊論反覆申明無非自處於卑屈而處

列祖於崇高此乃大孝大讓亘古之盛德與其以尊崇之微忱

屬之臣子孰若以莫大之盛德歸之

君父此其不敢違者三也臣竊計

皇上仁孝之心兩者均有所歉然不奉

升配僅有典禮未備之歉違奉

升配既有違命之歉又有將來之慮是多一歉也一經

大智之權衡無難立分乎輕重

聖父制禮而

聖子行之必有默契於精微不待臣僚擬議而後定者臣職在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

六

秩宗誠恐不詳不慎

皇上他日

郊祀之時上願

威命下顧萬世或者悚然難安則禮臣無所辭其咎是以專摺

具奏干瀆

宸嚴不勝悚惶戰慄之至 二月初六日奉

上諭侍郎會國藩所奏頗有是處其餘京堂及科道等所奏各

據已見殊少折中均著發還欽此 初七日

召見公詳晰奏對

上嘉納之

三月初八日奉

上諭九卿科道有言事之責者於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皆得據實直陳封章密奏欽此公應

詔陳言疏云臣竊維用人行政二者自昔相提並論獨至我朝則凡百庶政皆已著有

成憲既備既詳未可輕議今日所當講求者惟在用人一端耳方今人才不乏欲作育而激揚之端賴我

皇上之妙用大抵有轉移之道有培養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廢一請為我

皇上陳之所謂轉移之道何也我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

七

朝

列聖為政大抵因時俗之過而矯之使就於中順治之時瘡痍初復民志未定故

聖祖繼之以寬康熙之末久安而廢弛刑措而民偷故世宗救之以嚴乾隆嘉慶之際人尚才華士騫高遠故

大行皇帝敘之以鎮靜以變其浮誇之習一時人才循循規矩準繩之中無有敢才智自雄鋒芒自逞者然而有守者多有歛

有為者漸覺其少大率以畏葸為慎以柔靡為恭以臣觀之京官之辦事通病有二口退縮曰瑣屑外官之辦事通病有二曰

敷衍曰顛預退縮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勤輒請

旨不敢任咎是也瑣屑者析細銖不顧大體察及秋毫不見

與新是也敷衍者裝頭蓋面但計目前剝肉補瘡不顧明日是也顛預者外面完全而中已潰爛章奏粉飾而語無歸宿是也

有此四者故習俗相沿但求苟安無過不求振作有為將來一有艱鉅

國家必有乏才之患我

大行皇帝深知此中之消息故亟思得一有用之才以力挽頹風去年京察人員數年之內擢臬司者三人擢藩司者一人蓋

亦欲破格超遷整頓積弱之習也無如風氣所趨勢難驟變今若遽求振作之才又恐驟進者因而倖進轉不足以收實效臣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

八

愚以為使有用之才不出範圍之中莫若使之從事於學術漢

臣諸葛亮曰才須學學須識蓋至論也然使人才皆知好學又必自我

皇上以身作則乃能操轉移風化之本臣考

聖祖仁皇帝登極之後勤學好問儒臣逐日進講寒暑不輟萬壽聖節不許間斷三藩用兵亦不停止

召見廷臣輒與之往復討論故當時人才濟濟好學者多至康熙末年博學偉才大半皆

聖祖教諭而成就之今

皇上春秋鼎盛正與

聖祖講學之年相似臣之愚見敬請俟二十七月後舉行逐日進講之例四海傳播人人嚮風

召見臣工與之從容講論見無才者則勗之以學以痛懲模稜罷輒之習見有才者則愈勗之以學以化其剛愎刻薄之偏十年之後人才必大有起色

一人典學於官中羣英鼓舞於天下其幾在此其效在彼康熙年間之往事昭昭可觀也以今日之委靡因循而期之以振作又慮他日之更張債事而澤之以詩書但期默運而潛移不肯矯枉而過正蓋轉移之道其畧如此所謂培養之方何也凡人未登仕版者姑不具論其已登仕版者如內閣六部翰林院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

九

最為蒼萃之地將來內而卿相外而督撫大約不出此八衙門此八衙門者人才數千我

皇上不能一一周知也培養之權不得不責成於堂官所謂培養者約有數端曰教誨曰甄別曰保舉曰超擢堂官之於司員一言嘉獎則感而圖功片語責懲則畏而改過此教誨之不可緩也荆棘不除則蘭蕙減色害馬不去則騏驎短氣此甄別之不可緩也嘉慶四年十八年兩次令部院各保司員此保舉之成案也雍正年間甘汝成以主事而

賞人參放知府嘉慶年間黃鉞以主事而充翰林入南齋此超擢之成案也蓋嘗論之人才譬之禾稼堂官之教誨

猶種植耘耔也甄別則去其稂莠也保舉則猶灌溉也

皇上超擢譬之甘雨時降苗勃然興也堂官常常到署譬之農夫日日田間乃能熟悉穡事也今各衙門堂官多

內廷行走之員或累月不克到署與司員恆不相習自掌印主稿數人而外大半不能識面譬之嘉禾稂莠聽其同生同落於畝畝之中而農夫不問教誨之法無間甄別之例亦廢近奉

明詔保舉又但及外官而不及京秩培養之道不尙有未盡者哉自頃歲以來六部人數日多或二十年不能補缺或終身不得主稿內閣翰林院員數亦三倍於前往往十年不得一差不選一秩固已英才摧挫矣而堂官又多在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

十

內廷終歲不獲一見如吏部六堂

內廷四人禮部六堂

內廷四人戶部六堂皆直

內廷翰林兩學院皆直

內廷在諸臣隨侍

御園本難分身入署而又或兼攝兩部或管理數處為司員者畫稿則匆匆一面白事則寥寥數語縱使才德俱優曾不能邀堂官之一顧又焉能達

天子之知哉以若干之人才近在眼前不能加意培養甚可惜也臣之愚見欲請

皇上稍爲酌量每部須有三四堂官不入直

內廷者令其日到署以與司員相砥礪翰林掌院亦須有不

直

內廷者令其與編檢相潤染務使屬官之性情心術長官一一

周知

皇上不時詢問某也才某也直某也小知某也大受不特屬官

之優劣粲然畢呈卽長官之淺深亦可互見旁考參稽而入衙

門之人才同往來於

聖主之胸中彼司員者但令姓名達於

九重不必升官遷秩而已感激無地矣然後保舉之法甄別之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

十一

例次第舉行乎舊章

皇上偶有超擢則梗枿一升而草木之精神皆振蓋培養之方

其略如此所謂考察之法何也古者詢事考言二者並重近來

各衙門辦事小者循例大者請

旨本無才猷之可見則莫若於言考之而

召對陳言

天威咫尺又不宜喋喋便佞則莫若於奏摺考之矣

國家定例內而九卿科道外而督撫藩臬皆有言事之責各省

道員不許專摺謝

恩而許專摺言事乃十餘年間九卿無一人陳時政之得失司

道無一摺言地方之利病相率緘默一時之風氣有不解其所

以然者科道間有奏疏而從無一言及

至德之隆替無一措彈大臣之過失豈君爲堯舜之君臣皆稷

契之臣乎一時之風氣亦有不解其所以然者臣考

本朝以來匡言

至德者孫嘉淦以自是規

高宗袁鏡以寡慾規

大行皇帝皆蒙

優旨嘉納至今傳爲美談糾談大臣者如李之芳參劾魏裔介

彭鵬參劾李光地厥後四人皆爲名臣亦至今傳爲美談自古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

十二

直言不諱未有盛於我

朝者也今

皇上御極之初又

特詔求言而

褒答倭仁之論臣讀之至於怵舞感泣此誠太平之象然臣猶

有過慮者誠見我

皇上求言甚切恐諸臣紛紛入奏或者條陳庶政頗多雷同之

語不免久而生厭彈劾大臣懼長攻訐之風又不免久而生厭

臣之愚見願

皇上堅持

聖意借奏摺為考核人才之具永不生厭敷之心涉於雷同者不必交議而已過於攻訐者不必發鈔而已此外則但見其有益初不見其有損人情狃於故常大抵多所顧忌如

王德之隆替大臣之過失非

皇上再三誘之使言誰肯輕言不題如藩臬之奏事道員之具摺雖有定例久不遵行非

皇上再三迫之使言又誰肯立異以犯督撫之怒哉臣亦知內外大小羣言並進即浮偽之人不能不雜出其中然無本之言其術可以一售而不可以再試

則鑑高懸豈能終遁方今考九卿之賢否但憑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

三

召見之應對考科道之賢否但憑三年之京察考司道之賢否但憑督撫之考語若使人人建言參互質證豈不更為核實乎臣所謂考察之法其略如此三者相需為用並行不悖臣本愚陋頃以議禮一疏荷蒙

皇上天語褒嘉感激思所以報但恨識見淺薄無補萬一伏求

皇上憐其愚誠俯賜

訓示 三月十一日奉

上諭禮部侍郎曾國藩奏陳用人之策朕詳加披覽剴切明辨切中情事深堪嘉納連日左副都御史文瑞大理寺卿倭仁通政使羅惇衍等各陳時政朕已降旨褒嘉其通政副使王慶雲

鴻臚寺少卿劉良駒及科道等摺分別準行交議如該侍郎摺內所請保舉人才廣收直言迭經降旨宣示諒各大小臣工必能激發天良弼子郵治惟稱日講為求治之本我

聖祖仁皇帝登極之初即命儒臣逐日進講寒暑無間朕紹承丕業夙夜孜孜景仰

前徽勉思繼述著於百日後舉行日講所有一切應行事宜著各該衙門察例詳議以聞欽此公因條陳日講事宜云竊臣前於用人三策摺內言及康熙年間日講之例三月十一日奉

諭旨著於百日後舉行日講所有一切應行事宜著各該衙門察例詳議以聞欽此查康熙年間例案臣部及各衙門俱已無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

四

存而臣之初議係於贊助

聖學之中陰寓陶成人才之意原摺內所謂其幾在此其效在彼者尚未申明詳晰今一切應行事宜亦必求於人才有益不徒講學之虛名謹參考會典

聖祖御製文集

國史列傳諸書竭臣愚見先定大概規模補前摺所未備請皇上再交各衙門覈議務使精益求精

聖學人才兩有裨益方得實效謹將臣所擬條欵臚列於後

一考定日講設官之制

謹按日講起居注官現在滿洲十員漢人十二員臣考舊章則

日講官與起居注官係屬兩項非一項差使也日講官王執經
入侍每日進講卽宋時崇政殿說書之職也起居注官王典禮
侍班簪筆載記卽周時左史右史之職也我

朝順治十年設立日講官其時並無起居注之名至康熙九年
復舉行日講且創立起居注館於是起居注官卽以日講官兼
攝之兩項差事乃併爲一項矣厥後康熙二十五年停止日講
而起居注官則未嘗廢銜上日講二字亦未裁去雍正乾隆以
來相沿不改其實所辦之事乃記注侍班之事日講二字則有
空銜而無實事也今奉

行舉行日講似須循名責實二者分作兩項於現在記注官之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 五

外別添一項人作日講官以復順治及康熙初年之例其現在
之起居注官祇於銜上裁去日講二字其餘不改以循雍正乾
隆之例庶名實相符而於

六朝成憲皆不稍背云
一講官員數

謹按順治十二年初設講官選詞臣八人不分滿漢康熙九年
定設滿洲四員漢官八員厥後遞有增加至十八員二十六員
不等蓋以講官而兼記注之事職務較繁故也今既將講官與
記注官分作兩項似可循康熙九年之例定爲滿洲講官四員
漢講官八員

一每日進講員數

謹按順治十二年定以掌院學士率講官或一人或三人進講
康熙年間每日進講之員無可查攷臣愚以爲進講之員太多
不免徒務虛文謹擬每日以一人進講不事旅進退與尋常
召見無異庶講官凝定專一得以悉心啟沃

皇上靜對臣工聽其講論今古亦得細察其精神器識卽此可
以陶冶人才矣

一講官應用何項人

謹按現在起居注官專用翰詹兩衙門之人溯查康熙年間
杜訥以州同而轉講官高士奇以中書而轉講官當時取入往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 六

往不限資格又康熙十六年有滿洲講官兼用小九卿之例乾
隆初年有呈進講章兼用科道之例此次設立講官似可援此
二例斟酌行之臣之愚見擬請除大學士掌院學士及六部都
察院職事較繁無庸充補講官外其餘內閣學士及九卿科道
之由科甲出身者准其與翰詹兩衙門一體充補講官庶取人
之途較廣而仍不違乎成例

一定保舉講官之法

謹按順治十二年初立講官
諭令大臣選詞臣學問淹博者八人既由臣下選擇是保舉之
法也康熙年間講官由題本開列請

簡乾隆年間講官由引

見擢用至今相沿不改臣思此次復設此官仍須行選擇保舉之法蓋保舉尚恐其濫惟保舉講官斷不至於濫不特保人者十分慎重即受保者自揣學問平常亦必不敢妄進以取戾也

皇上於一二品大臣中

特旨派出四五人令其各保數員以備進講此次所保之人或升遷出差將次缺員又求

特派四五人令其各保數員進講所保之人必容止莊重辭氣溫雅又必兼熟通鑑會典二書如不稱職令其退出講筵或根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

七

祇甚深而口稍拙訥者不妨保舉

一進講之地

謹按康熙年間進講之地

懋勤殿為多惟十二年暫修

宮殿

駕駐瀛臺即在瀛臺進講二十三年天氣嚴寒即在暖閣進講其餘或在郊外或

幸南苑皆不輟講是地可隨時遷移也今奉

諭旨便殿進講

皇上現御東書房臣擬請即在東書房進講以後或有遷移臨

時再降

諭旨

一進講之儀

謹按康熙年間進講儀節初入行三叩禮侍立詣講案前進講講畢復行三叩禮至十六年停止講畢之三叩禮臣今擬就此儀稍為酌量請即東書房言之

皇上升御床西面牀上恭設一橫几為書案置所講之書於案上又豫設小几於室中為講官之講案屆時講官捧書入陳於講案上轉出案西跪北面一叩興復講案位侍立宣講講畢復轉出案西跪一叩興趨出如遇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

六

聖駕不御東書房所有

皇上南面講官北面之處有時限於地勢再行臨時斟酌謹照此儀另繪一圖附

呈

一進講之時

謹按康熙年間尚未設立軍機處部院奏事即係大臣入對承旨奏事既畢然後講官入侍自九年至二十年皆然也二十一年乃改於部院未啟奏之前講官先入進講遙想其時大約不過辰刻耳今則時勢移易較康熙年間迥有不同康熙年間部院奏章不過數件今則每日多至七八十件康熙年間各省章

奏

聖祖省覽直待夜分然燭之後今則清晨

裁定宣諭軍機而批答之康熙年間引

見人員甚少今則逐日皆有引

見有此數者之不同則每日早間

聖躬亦煩勞矣臣之愚見擬請待引

見以後

皇上萬幾已畢

御前大臣侍衛等皆已散直日永神暇然後講官進講則有義

理之悅而無他務之擾庶幾如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

十九

聖祖讀書記中所謂神理淵穆怡然忘倦云

一所講之書

謹按康熙年間所講之書先四書次尙書次周易次詩經次通

鑑講通鑑之時仍兼講四書而順治年間亦曾繙譯通鑑及大

學衍義二書呈進今臣聞

聖學高深諸經通鑑講貫已熟竊謂爲君之道莫備於真德秀

衍義邱潛衍義補二書眞氏於用人之道邱氏於理財治兵之

道尤言之深切著明頃給事中呂賢基會以爲請臣擬請講此

二書於今日時政實有神益

一陳講之道

謹按講官陳說貴忠誠切直尤貴明於

本朝掌故康熙十六年

諭講官宜進直言毋有隱諱二十一年

諭講官須有勸戒箴規之意乃稱啟沃又

聖祖御製講官箴曰體之行朕躬是力載獻載替爾職宜飭

又曰誼貴勵翼先正其心爾苟勿欺吐辭足欽釋此八句則知

切直者未有不由於忠誠也至於

本朝掌故則大經大法實有超越前古者若能於每日進講之

時將

列聖至德善政稱述一二條不惟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

二十

君臣之精神互相警發而爲講官者必熟於

國家之典章則凡會典及

列朝聖訓皆當時時研究此中之磨厲人才已不少矣

一覆講之法

謹按康熙十四年

諭日講原期有益身心今祇講官進講朕不覆講日久將成故

事不惟於學問之道無益亦非所以爲法於後世也嗣後進講

時講官講畢朕乃覆講如此庶幾有神實學欽此臣思覆講之

法不過疑者詰之誤者辨之非必逐句討論也今講官講畢應

請

皇上於疑難之處俯加詰問講官錯誤之處仰承指示若無疑可問無誤可指即不妨默識深領方為可久之道一纂成講書

謹按康熙年間講官纂成講章分寫正副本先期將正本進呈其撰法先列經文次列諸儒之說次列講官推演之義既講之後又將講章編輯成書今所傳四書解義書經易經各解義是也此次所講衍義及衍義補真氏邱氏之書本係臣下進講體裁不必更撰講章亦不必先期呈進矣祇須於本日遞一摺片云臣某人今日進講第幾卷第幾頁某句起某句訖謹奏已為簡當至已講之後仍須編輯成書將來刊刻流傳以昭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

三

聖學之盛其編輯之法先鈔真氏邱氏全文次列講官敷陳之說以能徵引會典者為上於既講後三日呈遞俟發下之後彙繕成帙彙成三卷進呈一次抑臣又有請者

聖祖御製文集中有講筵緒論二卷凡八十五條

皇上聰明天縱講筵觸發間有緒論敬祈發下交講官編入使臣等欽誦之餘益加儆惕則興起多矣

一講官體制

謹按康熙年間講官

恩遇最為優渥或

賜詩篇或

賜邸第或

賞貂皮或交部議敘錫賚便蕃非常之典非臣下所敢議及也至於體例所在雖屬虛文亦宜稍示優異一得講官雖編檢科道皆得專摺謝

恩其兩帽坐墊請照現在起居注官之例朝賀班次請照南書房翰林之例至於春秋

經筵侍班宜在六部堂官之次並隨至文淵閣

賜茶其科道充講官者即不派街道巡城差使或有扈從之時講官所用帳房一切應用物件仍遵康熙十二年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

三

諭定章程酌定數日內務府給與

一進講年數

謹按康熙進講自九年至二十五年凡十有七載中間如三藩用兵九省騷動捐例常開倉庫空虛實有倍甚於今日者而未嘗停講蓋

聖祖實由於此中深求政要兼厲人才非以此為文章之娛也湯斌之放江蘇巡撫

聖祖諭曰以爾久侍講筵老成端謹故特簡爾熊賜履之既沒聖祖諭吏部曰賜履夙學老成為講官多年未嘗不以內聖外

王之道正心修身之體直言講論當時偉人輩出大抵多識拔

於講筵之中盡侍之既久故知之真也

皇上復舉舊章伏願行之久遠不可遽求速效雖有偏災小警不可停罷漸濡既久風氣日振臣前摺所謂十年以後人才當有起色也若舉行數載或即停止雖於

聖學無損而固不能收百年樹人之效區區之忱尤在於此伏乞

聖鑒

以上十四條竭臣愚忠竊定大概規模其有不典不詳求

皇上飭交各衙門覆覆施行疏入下部議所陳各條格不行

是年春雨澤甚稀公以農田待澤孔殷亟宜設壇祈禱以迓天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

三

和而慰民望三月上疏云竊惟民生以穡事為先

國計以豐年為瑞本年入春以後雨澤較稀現在節交立夏正

百穀播種之時必大沛甘霖方小豐綏有兆近來京畿地方晴

多雨少糧價漸增並聞山陝一帶均盼雨甚切惟冀旬日間普

霑甘澍乃無亢旱之虞因思豐北大工未竣漕行或恐愆期今

歲河北各省收成尤關緊要我

皇上軫念民依無微不至凡屬雨暘之時若早蒙

宵旰之履懷茲當東作方興彌殷望澤

聖主虔中所禱

蒼穹定霽和甘應請

勅下各該衙門敬謹設壇誠求膏雨將見

吳慈垂佑而渥澤旁敷草野靡歡而倉箱有慶矣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疏入

從之

咸豐元年三月初九日公奏簡練軍實以裕國用一疏曰臣竊維天下之大患蓋有二端一曰國用不足一曰兵伍不精兵伍

結盜賊為業其他吸食鴉片聚賭賭場各省皆然大抵無事則遊手恣睢有事則雇無賴之人代充見賊則望風奔潰賊去則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

三

殺民以邀功章奏屢陳

諭旨屢飭不能稍變錮習至於財用之不足內外臣工人人憂

危自庚子以至甲辰五年之間一耗於夷務再耗於庫案三耗

於河決固已不勝其浩繁矣乙巳以後秦豫兩年之旱東南六

省之水計每歲歉收恆在千萬以外又發帑數百萬以拯救之

天下財產安得不絀

宣宗成皇帝每與臣下言及開捐一事未嘗不咨嗟太息憾宦

途之濫雜悔取財之非計也臣嘗卽

國家歲入之數與歲出之數而通籌之一歲本可餘二三十萬

然水旱偏災堯湯不免以去年之豐稔而浙江以大風而災廣

西以兵事而後計額外之歛收已不下百餘萬設更有額外之浮出其將何以待之今雖捐例暫停而不別籌一久遠之策恐將來仍不免於開捐以天下之大而無三三年之蓄汲汲惟朝夕之圖而貽

君父之憂此亦爲臣子者所深恥也當此之時欲於歲入常額之外別求生財之道則搜括一分民受一分之害誠不可以妄議矣至於歲出之數兵餉爲一大宗臣嘗考

本朝綠營之兵制竊見乾隆四十七年增兵之案實爲兵餉贏細大轉關請卽爲我

皇上陳之自康熙以來武官卽有空名坐糧雍正八年因定爲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

三

例提督空名糧八十分總兵六十分副將而下以次而減下至千總五分把總四分各有名糧又修製軍械有所謂公費銀者紅白各事有所謂賞卹銀者亦皆取給於名糧故自雍正至乾隆四十五年以前綠營兵數雖名爲六十四萬而其實缺額常六七萬至四十六年增兵之議起武職坐糧另行添設養廉公費賞卹另行開銷正項向之所謂空名者悉令挑補實額一舉而添兵六萬有奇於是費銀每年二百餘萬此臣所謂餉項贏細一大轉關者也是時海內殷實兵革不作普免天下錢糧已經四次而戶部尙存銀七千八百萬

高宗規模闊遠不惜散財以增兵力其時大學士阿桂卽上疏

陳論以爲

國家經費驟加不覺其多歲支則難爲繼此項新添兵餉歲近三百萬統計二十餘年卽須用七千萬請毋庸概增旋以廷臣議駁卒從增設至嘉慶十九年

仁宗親帑藏之大細思阿桂之遠慮慨增兵之仍無實效

特詔裁汰於是各省次第裁兵一萬四千有奇

宣宗卽位又

詔抽裁冗兵於是又裁二千有奇乾隆之增兵一舉而加六萬五千嘉慶道光之裁兵兩次僅一萬六千

國家經費耗之如彼其多且易也節之如此其少且難也臣今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

三

管昧之見欲請汰兵五萬仍復乾隆四十六年以前之舊驟而裁之或恐生變惟缺出而不募補則可徐徐行之而萬無一失醫者之治瘡癰甚者必剗其腐肉而生其新肉今日之劣弁贏兵盡亦當量爲簡汰以剗其腐者痛加訓練以生其新者不循此二道則武備之弛殆不知所底止自古開國之初恆兵少而國強其後兵愈多則國愈弱餉愈多則國愈貧北宋中葉兵常百二十五萬南渡以後養兵百六十萬而軍愈不競明代養兵至百三十萬末年又加練兵十八萬而孱弱日甚我

朝神武開國本不藉綠營之力康熙以後綠營屢立戰功然如三藩準部之大勦回疆金川之殊烈皆在四十六年以前至四

十七年增兵以後如川楚之師曠夷之役兵力反遠遜於前則兵貴精而不貴多尤爲明效大驗也八旗勁旅亘古無敵然額數常不過二十五萬以強半胡衛京師以少半駐防天下而山海要隘往往布滿

國初至今未嘗增加今卽汰綠營五萬尙存漢兵五十餘萬視八旗且將兩倍權衡乎本末較量乎古今誠不知其不可也近者廣西軍興紛紛徵調外兵該省額兵二萬三千土兵一萬四千聞竟無一人足用者粵省如此他省可知言念及此可勝長慮臣聞各省之兵稍有名者如湖南之鎮守江南之壽春浙江之處州天下不過數鎮裁汰之法或精強之鎮不動而多裁劣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

七

管或邊要之區不動而多裁腹地或營制太破歸而併之或汛防太散撤而聚之是在兵部之精審督撫之體察未可鹵莽以從事耳誠使行臣之說缺出不補不過六年五萬可以裁畢以一馬二步計之每年可省餉銀一百二十萬十年以外於經費大有裨益此項銀兩不輕動用督撫歲終奏解戶部另行封存專備救荒之款永塞開捐之路養兵爲民也備荒亦爲民也塞捐以清仕途尤愛民之大者也一分一毫

天子無所私利於其間豈非三代公心賢於後世搜括之術萬萬者哉若夫訓練之道則全視乎皇上精神之所屬臣考

本朝以來大閱之典舉行凡二十餘次或於南苑或於西廠或於蘆溝橋玉泉山

天弧親御外藩從觀軍容一肅藩部破膽自嘉慶十七年至今不舉大閱者四十年矣凡兵以勞而強以逸而弱承平日久京營之兵旣不經戰陣之事又不見蒐狩之典筋力日懈勢所必然伏求

皇上於三年之後行大閱之禮明降

諭旨早示定期練習三年京營必大有起色外省營伍勢難遽徧求

皇上先注意數處物色將才分布天下要害之地但使七十一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

天

鎮之中有十餘鎮可爲腹心五十餘萬之中有十餘萬可爲長城則緩急之際隱然可恃

天子之精神一振山澤之猛士雲興在我

皇上加意而已昔宋臣龐籍汰慶曆兵八萬人遂以大蘇邊備明臣戚繼光練金華兵三千人遂以蕩平倭寇臣書生愚見以爲今日論兵正宜法此二事謹鈔錄乾隆增兵嘉慶道光減兵三案進呈伏乞

飭下九卿科道詳議斯道甚大臣鮮閱歷不勝悚惶待命之至疏入

召見嘉其切中時弊

論以候廣西事定再行辦理疏留中

四月二十六日公上敬陳

聖德三端預防流弊一疏云臣聞美德所在常有一近似者為之淆辨之不早則流弊不可勝防故孔門之告六言必嚴去其六蔽臣竊觀

皇上生安之美德約有三端而三者之近似亦各有其流弊不可不預防其漸請為我

皇上陳之臣每於祭祀侍儀之頃仰瞻

皇上對越肅雍跬步必謹而尋常蒞事亦推求精到此敬慎之

美德也而辨之不早其流弊為瑣碎是不可不預防人臣事君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

无

禮儀固貴周詳然苟非朝祭大典難保一無疎失自去歲以來步趨失檢廣林以小節被參道旁叩頭福濟麟魁以小節被參內廷接

駕明訓以微儀獲咎都統暫署惠豐以微儀獲咎在

皇上僅予謹罰初無苛責之意特恐臣下誤會風旨或謹於小

而反忽於大且有謹於所不必謹者行禮有儀注古今通用之

制也近來避

皇上之嫌名乃改為行禮禮節朔望常服既經臣部奏定矣而

去冬忽改為貂褂

御門常服挂珠既經臣部奏定矣而初次忽改為補褂以此等

為尊

君皆於小者謹其所不必謹則於國家之大計必有疎漏而不暇深求者矣夫所謂國家之大計果安在哉即如廣西一事其大者在位置人才其次在審度地利又其次在慎重軍需今發往廣西人員不為不多而位置之際未盡妥善姚瑩年近七十曾立勳名宜稍加以威望令其參贊幕府若泛泛差遣委用則不能收其全力嚴正基辦理糧臺而位卑則難資彈壓權分則易致牽掣夫知之而不用與不知同用之而不盡與不用同諸將既多亦宜分為三路各有專責中路專辦武宣大股西路分辦泗鎮南太東路分辦七府一州至於地利之說則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

三

欽差大臣宜駐劄橫州可以策應三路糧臺宜專設梧州銀米由湖南往者暫屯桂林以次而輸於梧由廣東往者暫屯肇慶以次而輸於梧則四方便於支應而寇盜不能劫掠今軍興一載外間既未呈進地圖規畫全勢而

內府有康熙輿圖乾隆輿圖亦未聞樞臣請出與

皇上熟視審計至於軍需之說則捐輸之局萬不可開於兩粵

捐生皆從軍之人捐資皆借奏之項展轉挪移仍於糧臺乎取

之此三者皆就廣西而言今日之大計也即使廣西無事而凡

為臣子者亦皆宜留心人才亦皆宜講求地利亦皆宜籌畫

國計圖其遠大即不妨略其細微漢之陳平高祖不問以決獄

唐之房杜太宗惟責以求賢誠使我

皇上豁達遠觀罔苛細節則爲大臣者不敢以小廉曲謹自恃不敢以尋行數墨自取竭歷必且穆然深思求所以宏濟於艱難者臣所謂防瑣碎之風其道如此又聞

皇上萬幾之暇頤情典籍游藝之末亦法前賢此好古之美德也而辨之不細其流弊徒尙文飾亦不可不預防自去歲求言以來豈無一二嘉謨至計究其歸宿大抵皆以無庸議三字了之間有特被

獎許者

手詔以褒優仁未幾而疎之萬里之外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

三

優旨以答蘇廷魁未幾而斥爲亂道之流是鮮察言之實意徒飾納諫之虛文自道光中葉以來朝士風氣專尙浮華小楷則工益求工試律則巧益求巧翰詹最優之途莫如

兩書房行走而保薦之時但求工於小楷者閣部最優之途莫如軍機處行走而保送之時但取工於小楷者衡文取士大典也而考差者亦但論小楷試律而不復計文義之淺深故臣常謂欲人才振興必使士大夫考古來之成敗討

國朝之掌故而力杜小楷試律工巧之風乃可以崇實而黜浮去歲奏開日講意以人臣陳說古今於黼座之前必不敢不研求實學蓋爲此也今

皇上於軍務倥偬之際仍舉斯典正與康熙年三藩時相同然從容

召見令其反覆辨說恐亦徒飾虛文而無以考核人才目前之時務雖不可妄議

本朝之成憲獨不可稱述乎

皇上於外官來京屢次

召見詳加考核今日之翰詹卽異日之督撫司道也甫脫乎小楷試律之間卽與以兵刑錢穀之任又豈可但觀其舉止便捷語言圓妙而不深究其真學真識乎前者臣工奏請刊布

御製詩文集業蒙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

三

允許臣考

高宗文集刊布之年

聖壽已二十有六

列聖文集刊布之年皆在三十四十以後

皇上春秋鼎盛若稍遲數年再行刊刻亦足以昭

聖度之謙冲且明示天下以敦崇實政不尙虛文之意風聲所被必有樸學興起爲

國家任棟梁之重臣所謂杜文飾之風其道如此臣又聞

皇上娛神淡遠恭己自怡曠然若有天下而不與焉者此廣大之美德也然辨之不精亦恐厭薄恆俗而長驕矜之風尤不可

以不防去歲求言之

詔本以用人與行政並舉乃近來兩次

諭旨皆曰黜陟大權朕自持之在

皇上之意以為中無纖毫之私則一章一服皆若奉天以命德

初非自執已見豈容臣下更參末議而不知天視自民視天聽

自民聽

國家設立科道正民視民聽之所寄也

皇上偶舉一人軍機大臣以為當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臣等九

卿以為當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必科道百僚以為當然後為

國人皆曰賢黜陟者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

三

天子一人持之是非者

天子與普天下人共之

宸衷無纖毫之私可以謂之公未可謂之明也必國人皆曰賢

乃合天下之明以為明矣古今人情不甚相遠大率慝直者少

緘默者多

皇上再三誘之使言尚且顧忌濡忍不敢輕發苟見

皇上一言拒之誰復肯干犯

天威如禧恩之貪黷曹履泰之汗鄙前聞物論紛紛久之竟寂

無彈章安知非畏雷霆之威而莫敢先發以取罪哉自古之重

直臣非特使彼成名而已蓋將借其藥石以折人主驕侈之萌

培其風骨養其威稜以備有事折衝之用所謂疾風知勁草也

若不取此等則必專取一種諂媚軟熟之人料必斷不敢出一

言以逆耳而拂心而稍有鋒銳者必盡挫其勁節而銷鑠其剛

氣一旦有事則滿廷皆疲沓沓泄相與袖手一籌莫展而後已

今日

皇上之所以使養尚阿視師者豈不知千金之弩輕於一發哉

蓋亦見在廷他無可恃之人也夫平日不儲剛正之士以培其

風骨而養其威稜臨事安所得人才而用之哉目今軍務警報

運籌於

一人取決於俄頃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

三

皇上獨任其勞而臣等莫分其憂使廣西而不遽平固中外所

同慮也然使廣西遽平而

皇上意中或遂謂天下無難辦之事眼前無助我之人此則一

念驕矜之萌尤微臣區區所大懼也昔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

周公戒成王曰無若殷王受之迷亂舜與成王何至如此誠恐

一念自矜則直言日覺其可惜佞諛日覺其可親流弊將靡所

底止臣之過慮實類乎此此三者辨之於早祇在幾微之間若

待其弊既成而後挽之則難為力矣臣謬玷卿陪幸逢

聖明在上何忍不竭愚忠以仰裨萬一雖言之無當然不敢激

切以沽直聲亦不敢唯阿以取容悅伏惟

聖慈垂鑒奉

上諭會國藩條陳一摺朕詳加披覽意在陳善責難預防流弊雖迂腐欠通意尙可取朕自卽位以來凡大小臣工章奏於國計民生用行政諸大端有所補裨者無不立見施行卽敷陳理道有益身心者均著置左右用備省覽其或窒礙難行亦有駁斥者亦有明白宣諭者欲求獻納之實非徒沽納諫之名豈遂以毋庸議三字置之不論也伊所奏除廣西地利兵機已查辦外餘或語涉過激未能持平或僅見偏端拘執太甚念其意在進言朕亦不加斥責至所論人君一念自矜必至喜諛惡直等語頗爲切要自顧藐躬德薄夙夜孜孜時存檢身不及之念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

三

若因一二過當之言不加節取采納不廣是卽驕矜之萌朕思爲君之難諸臣亦當思爲臣之不易交相咨儆坐言起行庶國家可收實效也

十二月十八日公上備陳民間疾苦一疏云臣竊惟國貧不足患惟民心渙散則爲患甚大自古莫富於隋文之季而忽致亂亡民心去也莫貧於漢昭之初而漸致乂安能撫民也我

朝康熙元年至十六年中間惟一年無河患其餘歲歲河決而新莊高堰各案爲患極鉅其時又有三藩之變騷動九省用兵七載天下財賦去其大半府藏之空虛殆有甚於今日卒能金甌無缺寰宇清謐蓋

聖祖愛民如傷民心固結而不可解也我

皇上愛民之誠足以遠紹

前徽特外間守令或玩視民瘼致

聖王之德意不能達於民而民間之疾苦不能訴於上臣敢一縷陳之一日銀價太昂錢糧難納也蘇松常鎮太錢糧之重甲於天下每田一畝產米自一石五六斗至二石不等除去佃戶平分之數與抗欠之數計業主所收牽算不過八斗而額征之糧已在二斗內外兌之以漕斛加之以幫費又須去米二斗計每畝所收之八斗正供已輸其六業主只獲其二耳然使所輸之六斗皆以米相交納則小民猶爲取之甚便無如收本色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

三

者少收折色者多卽使漕糧或收本色而幫費必須折銀地丁必須納銀小民力田之所得者米也持米以售錢則米價苦賤而民怨持錢以易銀則銀價苦昂而民怨東南產米之區大率石米買錢三千自古迄今不甚懸遠昔日兩銀換錢一千則石米得銀三兩今日兩銀換錢二千則石米僅得銀一兩五錢昔日賣米三斗輸一畝之課而有餘今日賣米六斗輸一畝之課而不足

朝廷自守歲取之常而小民暗加一倍之賦此外如房基如墳地均須另納稅課準以銀價皆倍昔年無力監追者不可勝計州縣竭全力以催科猶恐不給往往委員佐之吏役四出晝夜

追比鞭朴滿堂血肉狼籍豈皆酷吏之爲哉不如是則考成不及七分有參劾之懼賠累動以巨萬有子孫之憂故自道光十五年以前江蘇尚辦全漕自十六年至今歲歲報歉年年蠲緩豈皆皆良而今皆刁蓋銀價太昂不獨官民交困

國家亦受其害也浙江正賦與江蘇大畧相似而民愈抗延官愈窮窘於是法裁申者上忙而預徵下忙之稅今年而預截明年之串小民不應則稍減其價招之使來預截太多缺分太虧後任無可復征雖循吏亦無自全之法則貪吏愈得藉口魚肉百姓巧誅橫索悍然不顧江西湖廣課額稍輕然自銀價昂貴以來民之完納愈苦官之追呼亦愈酷或本家不能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

三

完則鎖拏同族之殷實者而責之代納甚者或鎖其親戚押其鄰里百姓怨憤則抗拒而激成巨案如湖廣之耒陽崇陽江西之貴溪撫州此四案者雖閭閻不無刁悍之風亦由銀價之倍增官吏之浮收差役之濫刑真有日不聊生之勢臣所謂民間之疾苦此其一也二曰盜賊太眾良民難安也廬鳳穎毫一帶自古爲羣盜之藪北連豐沛蕭碭西接南汝光固此皆天下腹地一有嘯聚患且不測近聞盜風益熾白日劫淫捉人勒贖民不得而控官官將往捕先期出示比至其地牌保輒詭言盜遁官吏則焚燒附近之民房示威而後去差役則訛索事主之財物滿載而後歸而盜實未遁也或詭言盜死斃他囚以抵此案

而盜實未死也案不能雪賊不能起而事主之家已破矣吞聲飲泣無力再控即使再控幸得發兵會捕而兵役平日皆與盜通臨時賣放泯然無迹或反借盜名以恐嚇村愚要索重賄否則指爲盜夥火其居而械繫之又或責成族鄰勒令緝盜來獻直至縛解到縣又復索收押之費索轉解之資故凡盜賊所在不獨事主焦頭爛額卽最疏之戚最遠之鄰大者蕩產小者株繫比比然也往者嘉慶川陝之變盜魁劉之協者業就擒矣太和縣役賣而縱之遂成大亂今日之劣兵蠹役彘盜縱盜所在皆是每一念及可爲寒心臣在刑部見疎防盜犯之稿日或數十件而行旅來京言被劫不報報而不准者尤不可勝計南中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

三

會匪名目繁多或十家之中三家從賊良民逼處其中心知其非亦姑且輸金錢備酒食以供盜賊之求而買旦夕之安臣嘗細詢州縣所以諱盜之故彼亦有難焉者蓋初往踴緝有拒捕之患解犯晉省有搶奪之患層層勘轉道路數百里有繁重之患處處需索解費數百金有賠累之患或報盜而不獲則按限而參之或上司好粉飾則目爲多事而斥之不如因循諱飾反得晏然無事以是愈釀愈多盜賊橫行而良民更無安枕之日臣所謂民間之疾苦此又其一也三曰冤獄太多民氣難伸也臣自署理刑部以來見京控上控之件奏結者數十案咨結者數百案惟河南知府黃慶安一案密雲防禦阿祥一案皆審係

原告得實水落石出此外各件大率皆坐原告以虛誣之罪而被告者反得脫然無事其科原告之罪援引例文約有數條或曰申訴不實杖一百或曰幕越進京告重事不實發邊遠軍或曰假以建言爲由挾制官府發附近軍或曰挾嫌誣告本管官發煙瘴軍又不敢竟從重辦也則曰懷疑誤控或曰訴出有因於是有收贖之法有減等之方便原告不曲不直難進難退庶可免於翻控而被告則巧爲解脫斷不加罪夫以部民而告官長誠不可長其刁風矣若夫告奸吏舞弊告蠹役詐贓而謂案案皆誣其誰信之乎卽平民相告而謂原告皆曲被告皆直又誰信之乎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

堯

聖明在上必難逃洞鑒矣臣考定例所載民人京控有提取該省案卷來京核對質訊者有交督撫審辦者有欽派大臣前往者近來概交督撫審辦督撫發委首府從無親提之事首府爲同寅彌縫不問事之輕重一概磨折恫喝必使原告認誣而後已風氣所趨各省皆然一家久訟十家破產一人沉寃百人含痛往往有纖小之事累年不結顛倒黑白老死罔圖令人聞之髮指者臣所謂民間之疾苦此又其一也此三者皆目前之急務其盜賊大衆寃獄太多求皇上申諭外省嚴飭督撫務思所以更張之其銀價太昂一條必須變通平價之法臣謹據管見另擬銀錢並用章程一摺續

行入奏國以民爲本百姓之顛連困苦苟有纖毫不得上達皆臣等之咎也區區微誠伏乞

聖鑒 十九日公上平銀價一疏云臣於本月陳奏民間疾苦一疏聲明銀價太昂另摺具奏思所以變通之竊惟十年以來中外臣工奏疏言錢法者前後不下十餘人皆思貴錢賤銀以挽積重之勢而臣所深服者惟二十四年吳文鎔一疏二十五

年劉良駒一疏二十六年朱崑一疏此三疏者皆奉旨交軍機大臣會同戶部議奏戶部又交各省議覆旋以外間覆奏議論不一此事停閣不行臣反覆思維民生切害之痛國計日絀之由實無大於此者謹就三臣原奏所及參以管見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

罕

擬爲銀錢並用章程數條伏候

聖鑒

一部定時價每年一換也凡民間銀錢之貴賤時價之漲落早晚不同遠近亦異若官收官放而不定一確鑿之價則民間無所適從胥吏因而舞弊查吳文鎔原奏內稱照各省時價由藩司酌定於開徵前十日頒示各屬朱崑所奏與吳文鎔大畧相同惟稱多不過一千七百少不過一千二百稍示限制而已劉良駒所奏則以爲由部酌中定價若捐輸案內以制錢一千五百文抵銀一兩之例厥後戶部議覆酌定每兩折錢一千五百文核准在案臣愚以爲時價可換一千若驟改爲一千五百以

放兵餉則譁然矣請部頒定酌每年一換如現在時價換一千九百有奇部改爲一千八百則耳目不至乎大駭而官民皆得以相安明年時價稍平則部價亦從而稍減令各省每年奏報銀價九月奏到戶部酌定明年之價於十月奏聞求皇上明降

諭旨明年每銀一兩抵制錢若干文收之民者不許加分毫放之兵者不許減分毫窮鄉僻壤賸黃徧諭凡一切糧串田單契尾鹽照捐照等件概將本年銀價刻入海內皆知婦孺共曉堅如金石信如四時庶民不致生怨胥吏不能舞弊也其與官項全無交涉市肆漲落與部價不符仍置不問至現在八旗搭放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

聖

兵餉每兩抵錢一千文外省搭放兵餉每兩抵錢千數百文不
等不足以昭畫一應俟新章定後概從每年所定部價以免參
差

一京外兵餉皆宜放錢也查劉良駒原奏兵餉分成放錢吳文
鎔則言外省之兵概放錢文朱嶠一摺於兵餉尤爲詳細其說
以爲京營分建東西兩庫東四旗兵赴東庫領錢西四旗兵赴
西庫領錢外省之錢則分道庫府庫存貯省標城守之兵由藩
司支放外標外營之兵由藩司發帖持向各道府廳州支領臣
愚以爲朱嶠之說實屬可行凡兵丁領銀之後皆須換錢而後
適用應請俟後入旗兵餉皆各平分一半仍放銀兩一半搭放

錢文其外省綠營一概放錢各州縣所收錢文有道員處解存
道庫無道員處解存府庫無知府處解存直隸州廳庫由藩司
發帖持向各處支領庶錢無解省累重之煩而兵丁無減平剋
扣之苦至駐防各兵仍舊放銀以免紛更

一部庫入項亦可收錢也查戶部所收各項惟井田科之旗租
捐納房之常捐係京庫坐收之欸此外皆由各省解運來京劉
良駒原奏內稱常捐銀兩僅可收錢朱嶠奏內稱長蘆鹽價可
解錢以充京餉臣愚以爲不特此也旗租銀兩本係近京小民
佃種其所納皆係錢文官爲易銀轉費周折不若卽令解錢入
京常捐大捐之銀亦可酌收錢文計此二項每年可得百餘萬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

聖

串至於外省解京之欸如長蘆山東鹽課儘可解錢進京直隸
山東地丁起運之項亦可運錢應令此二省督撫每年各解錢
百萬串入京又令兩淮鹽運使每年解錢二百萬串入京合之
京局鼓鑄之錢共得六百餘萬串足以資運轉矣臣雖至愚豈
不知錢質笨重搬運艱難然不行天下至難之事不足挽天下
積重之勢大利所在未可以小小窒礙輒畏難而苟安也且較
之滇黔之銅鉛江廣之漕糧難易相去懸遠矣其解錢之官須
照銅員之例量與津貼之費務使毫無賠累官兵稱便共計幫
費不過二三萬金所失無幾而所轉移者大矣

一地丁正項分縣收錢也凡出項莫大於兵餉入項莫大於地

丁查吳文鏞劉良駒朱嶸三臣摺內皆極言地丁收錢之益臣愚以爲當分縣辦理如雲貴川廣閩蜀甘肅此七省者本省之丁賦不足充本省之兵餉初無起解之項其地丁銀兩應卽全數收錢以省膠轄此外各省除去存留及兵餉二項尚有餘銀解運京庫協濟鄰省者其地丁銀兩應令一兩以下小戶全數收錢一兩以上大戶銀錢各半兼收不必按成指派不必分析名目使小民易知易從其或思收錢太多不便起運者州縣自行換銀解省以備京款協款之用

一外省用項分別放錢也查各省廉俸工需役食等項名目存留坐支之款前吳文鏞劉良駒朱嶸三摺及戶部議覆一摺皆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

聖

言此項可全行放錢應遵照辦理至兩河經費劉良駒朱嶸及戶部三摺皆言可搭成用錢臣聞從前林則徐在汴工目前陸建瀛在豐工皆令遠近州縣羣錢到工以防市價居奇銀價驟跌之患東河捐輸案內曾令以錢報指是河工在在需錢其理易明應請嗣後南河每年解錢百萬串到工於兩淮鹽課江蘇地丁項下各半分解東河每年解錢五十萬串到工於河南山東地丁項下各半分解

一量減銅運以昂錢價也查朱嶸原奏內稱暫停鼓鑄一弛一張庶錢重而價漸平臣愚以爲鑄不可停而運不可不減側聞雲南銅務洞老山空民怨官困滇銅不足搜買外省外不足

倫買賣局實有萬不能繼之勢應請於六運中酌量停一二運使雲南官民稍紓積困其銅本一項卽可採買錢文並可於鑪頭匠役量加優恤以期鑄造堅好庶錢質日精錢價日起俟十年後滇厥稍旺再復六運各停鑄之省亦漸次開卯務使天下官民皆知錢之可貴而不知輦運之苦則相安無事庶不終受絞銀之苦矣

以上六條皆就吳文鏞劉良駒朱嶸三臣奏議參以鄙意粗定規模伏求

飭下戶部妥議鈔錄三臣原奏進呈備

聖明採擇施行奉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

聖

旨交戶部議奏

咸豐二年四月

詔求直言內閣學士勝保上疏失檢復行撤回部議降三級調用公上疏曰本月初三日吏部奏勝保撤回奏章處分一摺奉旨照部議降三級調用

皇上於其條陳事務意存諷諫不加譴責於其遞事撤回有違定例則特加謫罰二者原並行而不悖也惟念當此特詔求言之時又值傳旨詰問之際兩端雖不相涉而其情實則相因在聖意因其違例而示懲在輿論疑其直言而獲咎是適足以成

勝保之名而反有累於吾

君之德臣與勝保雖會相識而素非親善此次條奏臣尚未見

邸鈔第觀

諭旨中所指各條似亦懇直犯顏無貪位保祿之見即其所稱市井細民私議

主德者經此次

諭旨一一剖晰宣示亦足以息悠悠之口而使士大夫盡釋前疑曉然於民間訛言之不足信是

天質堅白經磨涅而益彰勝保此奏正所以顯揚

聖德而靖絕浮言也即使因他事獲咎猶望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

聖

曲賜矜宥况即因此奏而陷於大戾乎臣昨在吏部見烏蘭泰向榮賽尙阿革職降級處分皆蒙

恩改而從輕蓋恪遵定例者部臣守法之常經特從

寬宥者

皇上用人之微權臣之愚蒙欲求

皇上於勝保亦示以微權稍寬處分則凡進言者皆感戴浩蕩之

恩而激發忠義之氣采納愈廣而時艱可拯矣是否有當伏乞

聖鑒

求闕齋弟子記卷三

求闕齋弟子記卷四

東湖王定安撰

平寇一

咸豐二年十二月

詔丁憂在籍禮部侍郎曾國藩幫辦湖南團練 初道光末年廣西歲洊飢羣盜嘯聚山谷間攻掠村堡守令不能治隱匿或不以聞大府微覺之而亦竊幸其不遽發上下務為掩飾姑息盜益無所忌亂民響應日益眾其尤著者陳亞葵歐祖潤顏品瑤大頭楊山猪箭等大股數千人小股三四百人他無名草竊者不可勝數時鄭祖琛為廣西巡撫

求闕齋弟子記

卷四

一

朝廷屢促督兵捕盜三十年六月祖琛駐師平樂府而洪秀全始倡亂於桂平縣金田村秀全廣東花縣人略識字演卜為業先是奸民朱九濤倡上帝會秀全偕同邑馮雲山往師之以其術游廣西居桂平武宣之交地曰鵬化山往來潯州藤縣象州陸川博白間桂平人曾玉珩者家饒於貲延秀全課其子武宣人蕭朝貴者秀全妹婿也亦家桂平遂與楊秀清石達開等互相比附師事秀全秀清廣東高要人居桂平之平隘山達開貴縣人二人者尤譎詐秀全私引重之秀全嘗謬死七日復甦詭云將有大劫拜上帝者可免不拜則蛇虎傷人拜上帝者不得拜別神託名西洋耶穌教造真言寶誥諸偽書謂天父為耶火

華以耶蘇爲長子秀全爲次子鄉里農氓多信之入會納銀五兩爲香鐙費凡從教者男曰兄弟婦曰姊妹無長幼尊卑之別楊秀清因秀全詐稱天父事遂證其說自作巫謂天父降附其身謂人陰私摘發之羣驚爲神嘗託天父令秀全跪受杖已有不韙亦伏地令人杖之不少貸衆皆篤信貴縣秦日綱亦起而相應分布各道誘聚漸衆浸淫而有金田村之禍金田村在桂平平南之交村人韋昌輝者原名故充保正納粟入監與秀全等相結號四十兄弟恣爲剗剗時各邑紳士團練自衛訴昌輝罪狀於平南縣知縣王烈未敢問乃控潯州府知府顧元愷檄桂平縣緝治知縣倪濤捕昌輝下獄旣而釋之潯州協副將李

求闕齋弟子記

卷四

二

殿元聞昌輝出獄或言倪濤受賂四百金殿元心豔之率兵數十人赴金田捕昌輝濤不得已亦率巡檢張鏞繼往會於金田村韋家祠堂濤訊責昌輝結盟諸劣狀昌輝以賂故負氣抵牾濤怒笞昌輝四百昌輝不勝其憤暗囑其黨以竹竿插門首爲誌嚮晚鳴鑼放火李殿元倪濤聞變皆逃去惟張鏞未能行匿與中天嚮明衆見官軍退惟輿在以矛刺輿窗傷鏞鏞故加六品銜旣死衆視帽綴六品頂戴知其官也益日夜謀不軌於是章昌輝楊秀清石達開秦日綱等皆會於金田而洪秀全方隱匿平南縣花洲山人村胡以眺家昌輝秀清等率衆迎之至金田旋移營武宣東鄉招集拜上帝會者又赴象州聚納亡命貴

縣林鳳祥揭陽羅大綱衛山洪大全等率衆從之遂部署隊伍製旗械踞金田爲巢穴事聞

詔以固原提督向榮爲廣西提督九月榮至桂林時慶遠思恩南甯等府皆有賊向榮率兵往討秀全乘閒益猖獗

詔以林則徐爲 欽差大臣赴廣西督師會則徐薨於途而前

雲南提督張必祿亦奉

命赴粵剿賊至潯州卒

詔以李星沅爲 欽差大臣十月星沅至桂林時鄭祖璠爲給

事中袁甲三參劾革職

詔以周天爵署廣西巡撫咸豐元年洪秀全僞爲王號於大黃

求闕齋弟子記

卷四

三

江犯桂平貴縣武宣平南等縣入象州境二月廣州副都統烏蘭泰奉

命幫辦廣西軍務三月烏蘭泰至廣西與向榮會剿疊有斬獲

烏蘭泰性忠直喜猛戰向榮諸習故情喜持重二人者皆有名

而志趣不同遂失歡四月大學士賽尙阿奉

命赴粵視師始出都

上賞遏必隆刀以壯其行是月李星沅卒於武宣軍五月烏蘭

泰向榮敗賊於象州六月賽尙阿至桂林烏蘭泰與提督秦定

三敗賊於新墟時洪秀全據紫荆山以新墟爲門戶雙髻山豬

子峽爲輔頰七月向榮烏蘭泰秦定三等攻奪豬子峽遂克雙

善山向榮欲乘勝搆花雷茶地賊巢都統巴清德以五不可阻之遲五日始進兵八月賊於鳳門坳口築壘我軍分三路進攻賊乃退向榮由桂平追之烏蘭泰泰定三等由鵬化山追之烏軍阻於山內向軍遇賊因雨致挫賊由大黃墟分水陸兩路趨大黎犯永安州閏八月初一日陷之遂僭偽國號為太平天國洪秀全為偽天王楊秀清為偽東王蕭朝貴為偽西王馮雲山為偽南王韋昌輝為偽北王石達開為偽翼王洪大全為偽天德王泰日綱羅亞旺范連德胡以晁等各種丞相軍師等偽職時廣西初起股匪誅滅殆盡陳亞葵為署桂平縣知縣李孟羣擒獲顏品瑤為布政使勞崇光梟誅其他二十餘股皆平惟洪求闕齋弟子記 卷四 四

秀全等獨存然已凶肆不可制十一月向榮等圍攻永安屢捷十二月賽尙阿親駐永安督師咸豐二年二月十七日賊潰圍出十八日烏蘭泰邀擊於山岡殺賊二百餘人生擒洪大全會大雨軍無宿處餒甚向榮烏蘭泰謀整軍再入漏五下烏蘭泰忽率親兵入山向榮急前接應賊合隊復戰山逕拳礮路濶泥不能行賊乘我軍未陣冒死衝突總兵長瑞長壽董先甲邵鶴齡皆死之賊繞山路竄至六塘墟距桂林僅六十里烏蘭泰追至穀受礮子傷旋斃我軍收復永安州城丁守存聯芳等檻送洪大全至京師磔於市三月洪秀全犯桂林向榮率親兵介馬疾馳先一時入城會同巡撫鄒鳴鶴藩司吳鼎昌副將馬龍開

等晝夜守禦相持三十一日賊解圍北去四月洪秀全陷全州順流下趨長沙浙江知縣江忠源督湘勇堵於蓑衣渡忠源湖南新甯縣舉人補秀水令時丁憂回籍賽尙阿檄在湘募勇赴粵烏蘭泰甚器之遂贊其軍幕旋以病歸聞賊圍桂林省城急募勇馳援既至奮兵擊賊再破之賊解圍遯忠源躡賊全州慮賊乘湘水漲劫船東下三數日可至長沙急扼蓑衣渡伐木為堰拒賊部署甫定賊果劫民舟數千蔽江下忠源力擊之鏖戰兩晝夜斃賊千餘偽南王馮雲山中礮死於是賊舍舟竄至永州阻水乃東趨道州五月陷之六月疊犯江華甯遠嘉禾等縣陷桂陽州七月賊棄桂陽趨郴州陷之忠源會諸軍壁其三門

求闕齋弟子記 卷四

五

相持月餘偽西王蕭朝貴詞長沙城外民房未毀守兵單糞可襲而取也獨率死黨由永興茶陵醴陵趨長沙二十八日薄城而軍總兵和春常祿李瑞德亮與江忠源倍道追之亦抵長沙蕭朝貴踞城南及小西門民房為窟占妙高峯鰲山廟等高阜為壘巡撫駱秉章提督鮑起豹幫辦防堵羅繞典會同紳士黃冕唐際盛等登陴固守八月新授湖南巡撫張亮基自雲南來縋城入延湘陰舉人左宗棠入幕贊畫軍事堵禦益力偽西王蕭朝貴攻南門官兵擊之殪時洪秀全楊秀清尙踞郴州聞朝貴死悉黨馳至分屯西岸廣築土壘蔓延於湘江之水陸洲向榮率張國樑等踵至營西岸嶽麓山泰定三和春營於東自天

心悶迤邐至新開鋪皆官軍堅壘軍威頗壯賊以榔桂所得煤夫穴地攻城九月二十九日南月城西魁星橋側地雷發城裂四丈餘羣賊蜂擁而上參將張協中搶護中槍死之副將鄧紹良大呼躍出城關手刃數賊右膊被礮子穿透屹立不動弁兵齊下斃賊四百餘名賊始敗退即將城關堵合十月初二日城外金雞橋地雷再發和春江忠源堵之十八日魁星橋地雷又發副將瞿騰龍力扼殺悍賊數百賊之地道已盡復缺油鹽洪秀全恐眾志漸離乃造偽玉璽稱爲天賜齊眾呼萬歲十九日夜從浮橋渡湘水由回龍塘竄去故分小股向南行我軍謂賊犯湘潭傳令東岸軍南向賊大股已竄甯鄉矣先是廣西被圍

求闕齋弟子記

卷四

六

上震怒速問賽尙阿

授兩廣總督徐廣縉爲 欽差大臣賊圍長沙久廣縉擁重兵駐湘潭不肯進十月賊竄益陽擄民船數千出臨資口渡洞庭湖抵岳州提督博勒恭武先三日棄城走賊既陷岳州郡城舊有逆藩吳三桂軍械礮位盡爲賊所得復奪民舟五千餘留四日遂東下十一月初九日賊犯漢陽十二日陷之漢陽郡城之對岸曰漢口鎮富庶甲於天下百貨山積被焚五晝夜殆盡武昌與漢陽僅隔一江冬令水涸江中漲巨洲賊以所擄船作浮橋鐵索環之自漢陽直達武昌省城四圍立壘分門攻撲時總督程裔采駐軍衡州巡撫常大涓居守向榮追賊至鄂營於東

門外洪山連戰皆捷隔賊壘與省兵不能合十二月初二日黎明向榮自洪山出隊連燬賊壘數十座槍礮斃數千驅溺於武勝門外之沙河亦數千尸骸枕藉此時官兵距城不過三里屢遣差弁約城兵接應城中軍士亦奮激請背城一戰大溜不從向軍孤立故無功賊未至時大溜縱火燬城外民房以防穴地又目門濱江賊穴地丈餘或白大溜宜內穴灌水以應之大溜又不從初四日地雷忽發城遂陷大溜死之同時殉難者學政馮培元布政使梁星源按察使瑞元漢黃德道王壽同丁憂鹽道王東槐署鹽道林恩熙武昌府知府明善武黃同知周祖銜江夏縣知縣繡麟紳民婦女懸梁赴水死者數十萬人死喪之

求闕齋弟子記

卷四

七

慘爲二百年所未見賊既陷武漢大湖以南土匪蜂起江忠源以楚勇二千駐守省城瀏陽會匪周國瑜謀亂聚眾萬人號曰徵義堂忠源討平之而他邑伏莽皆蠢焉思勳

詔諭湖南巡撫張亮基起公幫辦團練並搜查土匪事宜先是公於六月

簡放江西正考官七月行次安徽太湖縣聞母江太夫人訃奔喪回籍八月值賊圍長沙開道回湘鄉自以奉諱歸家不宜與聞軍事草疏懇請終制方發使就道適庶吉士郭嵩燾至力勸公出公弟國荃亦贊之於是始治兵於長沙因疏言團練之難不難於操習武藝而難於捐集貲費小民倚財爲命卽苦口勸

諭猶遲疑而不應若經理非人更譁然而滋擾非比嘉慶川楚之役官給練費不盡取之民也臣擬訪求公正紳耆董理其事俾百姓知自衛之樂而不復以捐貲為苦庶幾有團練之實效無擾累之流弊至搜查土匪一節前月撫臣張亮基嚴飭州縣查拏土匪痞棍令州縣力能捕者自捕之力不能者專丁送信至撫署設法勦辦現在屢破巨案業有成效臣查長沙重地兵力單薄擬於省城立一大團就各縣曾經訓練之鄉民擇其壯健樸實者招募來省練一人收一人之益練一月有一月之效自軍興以來二年有餘糜餉不為不多調兵不為不眾往往見賊逃潰從後尾追皆以大礮鳥鎗遠遠轟擊未聞有短兵相接

求闕齋弟子記

卷四

八

以槍鉞與之交鋒者今欲改絃更張宜以練兵為要務臣現擬訓練章程參仿前明戚繼光近人傅爾成法但求其精不求其多但求有濟不求速效誠能實力操練於土匪足資勦捕即省城防守不無裨益

硃批報可於是命羅澤南王鑫等領湘勇三營逐日操演湘軍之興自此始 自洪秀全陷武昌徐廣縉革職逮問

詔以張亮基署湖廣總督潘鐸署湖南巡撫駱秉章署湖北巡撫

授向榮為 欽差大臣

命前大學士琦善為 欽差大臣偕直隸提督陳金綬內閣學

士勝保由河南進剿防賊北竄又

命兩江總督陸建瀛為 欽差大臣督兵進防江皖張亮基既

奉總督湖北之

命乃調江忠源隨行時巴陵土匪晏仲武作亂餘黨未清忠源

留數日平之

咸豐三年正月公行保甲法於長沙令知州黃廷瓚知縣曹光

漢司其事又設立發審局令知州劉建德等司之一時巨姦大

夥多被誅戮盜賊屏息莠民多改而從善遠近大驩 遣劉長

佑李輔朝王鑫搜剿常甯耒陽土匪賊聞風驚潰遣羅澤南討

衡山土匪破之 洪秀全悉眾東竄向榮收復武昌賊俘男婦

求闕齋弟子記

卷四

九

約五十萬人船萬餘隻初二日棄城東行帆檣如雲蔽江而下

陸路賊分兩岸夾江以行所過黃州武昌蘄水蘄州均被殘掠

至廣濟之武穴鎮適兩江總督陸建瀛率松江兵二千數百名

駛至龍坪命總兵恩長為翼長至老鼠峽與建瀛前設防兵三

千名會剿舟師未及登岸賊已驟至恩長戰歿舟師潰建瀛退

保金陵賊遂薄九江而下 十七日洪秀全陷安慶安徽巡撫

蔣文慶等死之 二月洪秀全陷金陵改江甯府為偽天京初

陸建瀛遣廣艇及兩江舢板船防東西梁山遇賊不戰而退賊

至金陵城外築壘二十四座逆船自新洲大勝關綿亘至七里

洲初十日儀鳳門地雷發賊眾驟登第二雷又發賊自斃千餘

而另股已由三山門越城而入將軍祥厚副都統霍隆武率滿兵防守內城相持兩日內城亦陷祥厚陸建瀛霍隆武死之同時殉難者提督福珠隆阿前廣西巡撫鄒鳴鶴前浙江副將湯貽汾上元縣知縣劉同縷秀全既得金陵與偽東王楊秀清謀立偽都秀全欲往河南有湖南年老舟人大聲言曰河南水少而無糧敵困不能救金陵有長江之險城高池深民富食足尚不立都而往河南何也楊秀清聽其言遂改金陵爲偽天京遣偽丞相林鳳祥羅大綱李開芳曾立昌等分攻鎮江揚州等府皆陷之秀清輔偽政創立偽法男與女不得交談母子不得並言賊兵擅入民房者斬無赦出城者不許擔挑號令皆秉秀清

求闕齋弟子記

卷四

十

偽天王洪秀全守偽府而已 向榮追師至金陵駐朝陽門外孝陵衛屏蔽蘇浙號江南大營

詔授江忠源爲湖北按察使

飭赴江南大營幫辦軍務會湖北崇通兩邑土匪大起公遣軍與忠源會剿平之時永桂以上會匪充斥亂者紛起每警報至公酌量緩急分管往捕議定卽傳檄促行遣左右料簡軍裝火藥軍行無踰兩日者所至捕斬首惡搜查餘黨數日而定鄉里晏然因疏言今粵匪全數東下各縣鄉團專以查拏土匪爲主湖南會匪之多人所共知去年粵逆入楚凡入添弟會者大半附之而去然尙有餘孽未盡此外又有所謂申子會紅黑會坐

邊錢會一股香會名目繁多往往成羣結黨嘯聚山谷如東南之衡永郴桂西南之寶慶靖州萬山叢薄尤爲匪徒卵育之區蓋緣近年有司亦深知會匪之不可遏特不欲其禍自我而發相與掩飾彌縫以苟且一日之安積數十年應辦不辦之案任其延宕積數十年應殺不殺之人任其橫行遂以釀成目今之巨寇今鄉里無賴之徒囂然不靖平居造作謠言煽惑人心白日搶劫毫無忌憚若非嚴刑峻法痛加誅戮必無以折其不逞之志而銷其逆亂之萌臣之愚見欲純用重典以鋤強暴但願良民有安生之日卽臣身得殘忍嚴酷之名亦不敢辭

求闕齋弟子記

卷四

十一

詔駱秉章仍署湖南巡撫 公檄湘鄉知縣朱孫詒討安化串子會平之 廣匪陷桂東縣公檄張榮組往剿駱秉章遣道員夏廷樾率湘勇七百人繼之桂東平 是月向榮擊賊於金陵通濟門大捷我軍大營十八座移偏城垣 四月江忠源師次九江值安慶再陷賊船上犯湖口忠源偵知賊所向卽日聞道馳赴南昌部署略定而賊至忠源告急於湖南公檄江忠源由瀏陽赴江西朱孫詒羅澤南等由醴陵繼進另派鎮守兵千人令夏廷樾總統之會朱孫詒有違言湘勇無統帥郭嵩燾說孫詒率所部以行嵩燾因亦隨行是爲湘軍出境剿賊之始 是月琦善陳金綬勝保攻揚州大捷偽丞相林鳳祥留偽指揮會

立昌踞揚城驅婦女及所劫貲財回金陵率賊二十一軍北竄每軍數千人擾滁州踞臨淮關二十一日陷鳳陽府復遣逆酋朱錫琨黃益芸犯浦口攻六合知縣溫紹原拒之於龍池賊營火起燔死者數千人餘賊退回金陵 五月公弟國葆募湘勇一營駐長沙南門外公諸弟從軍自此始 是月左副都御史雷以誠駐軍揚州萬福橋扼賊竄裏下河之路 楊秀清遣偽丞相吉文光由浦口竄亳州會林鳳祥陷河南歸德府遂犯開封將軍託明阿等擊走之 六月公疏稱搜拿土匪隨時正法發審局審訊各案粗有頭緒臣母喪初周擬回籍終小祥之禮聞賊竄江西應留省城會籌防剿不敢以事權不屬稍存推諉

求闕齋弟子記

卷四

三

又與駱秉章會參長沙協副將清德請

旨革職以儆疲玩而肅軍政並疏薦參將塔齊布干總諸殿元

請破格超擢奉

旨塔齊布賞副將銜諸殿元以守備用清德革職逮問時塔齊布署撫標中營參將日討軍實而訓練之鮑起豹至省城宣言盛夏操兵之非又與湘勇交訂清德依附鮑起豹與塔齊布為仇故公特參之 是月偽豫王胡以晄攻江西省城用地雷轟塌德勝門月城六丈江忠濟率楚勇禦卻之城復完 林鳳祥吉文光由鞏縣渡黃河犯懷慶府 欽差大臣訥爾經額山東巡撫李德學士勝保將軍托明阿提督善祿都統西凌阿副都

統雙成皆會師懷慶知府余炳濤知縣裘寶鏞破賊地道數處城賴以全 鎮江賊犯鄧紹良營官軍失利紹良退守丹陽向榮遣和春扼徒陽運河以保常州府 七月湘軍抵南昌南昌城外賊壘惟文孝廟數座官軍屢攻不能克日有死傷郭嵩燾偶獲賊謀訊之則賊皆舟居文孝廟賊壘環三面築牆而虛其後專以翼蔽賊舟而已嵩燾因獻議曰東南各行省州縣多阻水江湖一日遇風連數百里賊舟瞬息可達官兵率由陸路躡之其勢常不及長江數千里之險遂獨為賊所有且賊上犯以舟楫而官軍以營壘禦之求與一戰而不可得宜賊勢之日昌也忠源大慙之即日具疏請

求闕齋弟子記

卷四

三

飭湖南湖北四川仿照廣東拖罟船式各造戰艦數十飭廣東

製備礮位以供戰艦之用奉

旨允行長江水師之議自此始 是月訥爾經額等攻破懷慶

城外賊柵林鳳祥等解圍遁 湘軍夏廷樾等攻吉安賊賊解圍去復分剿太和安福賊悉平之 八月公疏稱衡永郴桂匪徒聚積之數數月以來巨案迭出即日移駐衡州就近調度蓋提督鮑起豹與公時相齟齬營兵與湘勇斷斷不合至有械鬪之案衡州之行所以避之也 公既至衡州衡陽廩生彭玉麟故有名公一見器之又調湘陰外委楊載福至並令幫辦弟國葆營務國葆力薦彭楊之才當任一軍不宜屈為幫辦公方奉

湖南造船之命謀治水師衡州乃檄二人各募水勇領一營彭楊受命治水師自此始 二十二日南昌解嚴賊遂陷九江府湖口縣仍陷安慶踞之復分股竄湖北

詔以吳文鎔爲湖廣總督張亮基調山東巡撫文鎔公座師也聞警由黔急馳赴鄂 是月林鳳祥等陷山西平陽府勝保追至賊竄洪洞縣陷之山西巡撫哈芬奉

旨逮問訥爾經額馳回正定

詔授勝保爲 欽差大臣

賜神雀刀自副將以下失律者先斬以聞 林鳳祥陷臨洛關

犯深州陷之訥爾經額逮問

求闕齋弟子記

卷四

古

詔授惠親王爲奉命大將軍科爾沁郡王僧格林沁爲參贊大臣統四將軍兵會勝保進剿都城設巡防所 九月十三日張亮基師潰於田家鎮江忠源開道馳援戰不利北屯廣濟賊遂趨武昌吳文鎔至長沙聞敗狀連夜赴武昌入守之而賊已陷黃州漢陽北擾德安南及與國岳州戒嚴公與湘撫駱秉章籌辦防堵檄調援江西諸軍回湘奉

上諭長江上游武昌最爲扼要若稍有疎虞則全楚震動著駱秉章會國藩選派兵勇並酌撥礮船派委得力鎮將馳赴下游與吳文鎔等會合剿辦力遏賊鋒毋稍延誤公受

命剿賊自此始 時吳文鎔屢請援師

上以公團練鄉勇著有成效飭令帶兵援鄂餉需賈駱秉章籌濟又以武昌危急江忠源尙須先赴漢陽冀圖收復未能卽抵省垣責吳文鎔等悉力堅守並令台湧撥兵往援益趨公北行

爲武昌策應於是公檄知府張丞實同知王鏗率湘勇三千預備援鄂 是月勝保克深州 十月初五日賊棄漢陽東下武昌解嚴公疏言該匪以舟楫爲巢穴以擄掠爲生涯千舸百艘游弋往來長江千里任其橫行我兵無敢過而問者夏間署督

臣張亮基造船運礮設法興辦尙未完備忽田家鎮失守戰船悉爲賊有現在兩湖無一舟可爲戰艦無一卒習於水師若馳赴下游則賊以水去我以陸追曾不能與之相遇又何能痛加

求闕齋弟子記

卷四

圭

攻剿再四籌思總以辦船爲第一先務臣現駐衡州試辦如舟師辦有頭緒卽親帶赴下游

殊批是之公欲募湘勇六千合江忠源所部爲萬人甫立此議

忠源疏請

飭公以所練六千人出省剿賊

上以湖北情形緊要留忠源在鄂趨公帶楚勇六千人酌配礮械籌雇船隻駛出洞庭湖由大江迎頭截剿肅清江面賊船於是忠源回軍漢陽

詔授爲安徽巡撫

諭以楚皖一體斟酌緩急相機進剿時安慶已爲賊踞議建廬

州爲省會忠源受命力疾北趨廬州 是月林鳳祥陷靜海縣
分踞獨流鎮楊柳青勝保屢擊敗之 秦日綱陷桐城舒城犯
廬州侍郎呂賢基等死之 十一月宋晉奏會國藩鄉望素孚
人樂爲用請飭挑選練勇僱覓船隻順流東下與江忠源水陸
夾擊

上以疏示公

諭曰現在安徽逆匪連陷桐城舒城逼近廬郡呂賢基殉難江
忠源患病皖省情形危急總由江面無水師攔截進剿任令賊
蹤往來自如該侍郎前奏亦會慮及著卽趕辦船隻礮位並前
募勇六千內洞庭湖駛入大江與江忠源水陸夾擊該侍郎忠

求闕齋弟子記

卷四

六

誠素著兼有膽識朕所素知必能統籌全局不負委任也公覆
言自田家鎮失防吳文鎔駱秉章與臣往返函商十餘次皆言
各省分防糜餉多而兵力薄數省合防糜餉少而力較厚江忠
源張芾亦言四省合防之道兼籌以堵爲剿之策臣本思率師
東下重以

新命敢不捐糜頂踵急圖報稱惟礮船一件不宜草率從事必
中官能載千餘斤之礮兩旁能載數百斤之礮乃足壯軍威而
摧逆敵又須俟廣西右江道張敬修購買夷礮廣礮千尊由韶
來楚乃足以資配放至募勇一事陸勇六千已屬整備水勇亦
須湊成四千統計船礮水勇三者皆非一月所能辦明春乃可

成行

殊批現在安省待援甚急若必偏執己見則太覺遲緩朕知汝
尙能激發天良故特命汝赴援以濟然眉今觀汝奏直以數省
軍務一身克當試問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時漫自矜詡以爲
無出己之右者及至臨事果能盡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張皇豈
不貽笑於天下著設法趕緊赴援能早一步卽得一步之益汝
能自擔重任迥非畏葸者比言旣出諸汝口必須盡如所言辦
與朕看公懋陳五事一起行之期必俟張敬修解礮到楚一黃
州有賊援兵不能遽達皖境一論天下大局武昌爲必爭之地
能保武昌則扼金陵之上游固荆襄之門戶通兩廣四川之餉

求闕齋弟子記

卷四

七

道一陳勇現辦郴桂土匪不能遽行撤回一餉乏兵單成效不
敢必與其將來毫無功效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時據實陳
明受畏葸不前之罪

殊批成敗利鈍固不可逆觀然汝之心可質天日非獨朕知若
甘受畏葸之罪殊屬非是 常甯土匪攻陷縣城連陷嘉禾藍
山二縣公遣弟國葆及儲致躬等討平之 是月向榮遣兵圍
鎮江琦善圍揚州洪秀全遣偽丞相賴漢英等領江西敗賊援
揚州副都統薩炳阿擊却之賴漢英復由三汊河進撲我軍失
利揚州竄賊會立昌突圍出竄瓜洲秀全又令皖賊窺東壩冀
解鎮江之圍向榮遣鄧紹良擊却之 勝保軍擊林鳳祥於津

衛口敗績都統佟鑑知縣謝子澄死之 十二月公疏稱衛永
郴桂尚有會匪餘黨實爲湖南巨患亦是臣經手未完之件
殊批汝以在籍人員能如是出力已屬可嘉著知會撫臣劉辦
或有汝素來深信之紳士酌量辦理亦可 十七日賊陷廬州
府巡撫江忠源死之初忠源由六安至廬州以所部鶴麗鎮兵
留防六安到廬者僅開化鎮軍勇數百而已 東王楊秀清遣
僞豫王胡以眺率黨十餘萬圍廬州忠源登陴固守城旋摧旋
完總兵玉山由滁州援拱辰門戰歿陝甘總督舒興阿率萬五
千人駐岡子集屢戰皆北鶴麗鎮總兵音德布由六安馳援亦
敗於棗林忠源弟忠濬同知劉長佑自湖南募勇至營西平門

求闕齋弟子記

卷四

六

外五里墩遣卒挾白鏹油燭夜半絕城入且告援師已至都司
戴文蘭亦自湖北以五十八人懷鏹入城城外賊騎充斥援師
中隔卒不得薄城賊圍城月餘十六日夜再穴水西門城崩賊
緣牆直上忠源揮兵搏戰天且明霧蔽蔽如雨左右血及擁忠
源行忠源手劍自刎不殊有健兒負之走嚙其項脫身投古塘
死同時殉難者布政使劉裕鈔池州府知府陳源亮已革藩司
李本仁同知鄒漢勳胡子雝副將松安都司戴文蘭馬良勳縣
丞艾延輝興福 忠源字岷樵少而豁朗英峙以拔貢生舉丁
酉鄉試大挑教職客京師時與公友善公嘗目送之日岷樵天
下奇才他日當以功業顯顯則必死於王事道光末年雷再浩

作亂忠源一戰破焚其巢誘賊黨縛再浩磔之敘功 賞戴藍
翎以知縣發浙江咸豐元年丁家艱歸大學士賽尙阿督師廣
西馳疏調忠源赴粵既至則大爲副都統烏蘭泰所賓敬事無
巨細必再諮而後行人無親疏貴賤必察其意嚮而厚薄之敘
勞擢同知直隸州換戴花翎烏蘭泰慷慨負氣與提督尙榮積
有違言忠源以書曉譬烏蘭泰禮下之已甚冀感動榮卒不能
得逮圍賊永安復代爲一書抵榮力諫圍師缺隅之說請合圍
而盡殲之又不能得因引疾歸歸而永安賊出遂至桂林忠源
聞警募勇倍道赴援將終佐烏蘭泰以平嶺表未至而烏蘭泰
陣歿自是獨領一隊賊中往往目爲江家軍矣忠源既倡義師

求闕齋弟子記

卷四

六

轉戰湘鄂赴援江西皆率疲卒當劇寇所向輒克於是英聲聞
天下數年游膺開府
朝廷將倚之辦賊不復中制海內企踵嗚呼亦咸知非斯人莫
屬也其自鄂之皖贛雨而行將卒多道病忠源亦病至六安僮
甚六安吏民遮道請留不許昇疾竟達廬州部分未定而賊大
至忠源設策應敵士不滿千人糧米鉛藥皆罄病益困不食數
日矣死年四十二事聞
上震悼追贈總督賜祭葬予諡忠烈廬州及湖南江西皆建祠
咸豐四年正月湖廣總督吳文鎔戰歿於黃州初文鎔王堅守
武昌之策湖北巡撫崇綸以閉城株守効之

嚴旨切責文鎔乃督師黃州遺書於公言吾意堅守待君東下今爲人所逼以一死報國無復他望君所練水陸各軍必俟稍有把握而後可以出而應敵不可以吾故而率爾東下東南大局恃君一人務以持重爲意恐此後無有繼者吾所處與君固不同也文鎔駐營堵城亟攻黃州不下賊焚毀堵城營壘文鎔力戰陣亡賊船乘勝上犯武昌戒嚴

上諭此時惟會國藩統帶礮船兵勇迅速順流而下直抵武昌可以扼賊之吭此舉關係南北大局甚爲緊要該侍郎應能深悉緊急情形兼程赴援 初公在衡州創立水師前無成法每遇廣東員弁及長年三老能行船者周咨博采屢更其制後乃

求闕齋弟子記

卷四

三

稍仿廣東拖罟快蟹長龍之式增置礮座命守備成名標監督之另檄廣西同知褚汝航夏鑾等分設一廠於湘潭既成軍邀長沙黃冕觀之冕獻言曰吾出入兵閒十餘年所見軍容整齊無及此者然長江千里汊港紛歧賊船易於藏匿江南小戰船日三板者每營請添十號以備搜剿港汊之用公大韙之卽日改定營制每營置快蟹一營官領之長龍十日正哨三板十日副哨快蟹工二十八人榜八人長龍槳工十六人榜四人三板槳工十人每船另置礮手三人船長一人頭工二人花工一人副舵二人水師之制於是大備公既聞江忠源吳文鎔相繼殉節乃經營東征募水師五千人以褚汝航爲總統而虛名標

諸殿元楊載福彭玉麟鄒漢章龍獻琛等分領之又募陸師五千人以塔齊布爲先鋒而周鳳山儲汝躬甘源恩鄒世琦鄒壽章揚名聲及弟國葆等分領之始設立八所曰文案所曰內銀錢所曰外銀錢所曰軍械所曰火器所曰偵探所曰發審所曰採編所皆委員司之齋米煤鹽油及軍火器械載民船百數十號以行員弁勇夫共一萬七千餘人軍容於斯爲盛 賊陷漢陽按察使唐樹義死之 是月僧郡王會勝保擊賊於獨流鎮大破之餘匪由靜海分竄僧王勝保擊敗之 二月初一日賊酋石祥貞陷岳州府遂陷湘陰趨靖港陷甯鄉乘章遣王鑫敗賊於喬口公舟師次長沙遣弟國葆及儲汝躬趙煥聯等分

求闕齋弟子記

卷四

三

道攻剿汝躬破賊於甯鄉逐北陣亡賊大奔潰遣舟師追擊走之 時貴州黎平知府升用道胡林翼應前總督吳文鎔之調帶練勇六百人由黔赴鄂行次金口聞文鎔已歿賊舟土犯阻隔不能進公急調之回湘咨商駱秉章支給餉精胡林翼以二軍從公剿賊自此始 上諭據青麟奏稱探聞會國藩帶勇已距金口百有餘里貴州道員胡林翼隨同前來現復退往上游賊船應忽上竄急須出其不意順流擊該侍郎破船早入楚北胡林翼何以退守金口著會國藩飭知該道迅速前進毋稍遲延 公疏陳胡林翼未能赴鄂之由且稱林翼之才勝臣十倍將來可倚以辦賊旋

檄林翼剿崇陽通城土匪又令塔齊布往助之時官軍連敗賊於靖港新康賊乘湘陰岳州而遁公親赴岳州搜捕西湖餘匪是月楊秀清遣偽將軍孫寅三陷祁門復陷太平府前學政孫銘恩死之 僧王克堆村連村林家場林鳳祥退入阜城縣三月貴東道胡林翼知縣林源恩敗賊於平江斬偽丞相林大旺偽檢點陳六輔偽司馬黃奇瑜及土匪偽王廖六胖等塔齊布敗賊於白港初八日收復通城縣 巡撫駱秉章疏請留公暫緩赴鄂

殊批楚南之賊明係分竄現在湖北尙有多賊會匪藩礙船原爲肅清江面第此時道路不通暫可留在湖南剿辦亦不能專

求闕齋弟子記

卷四

三

待事竣緩緩北上楚南辦有頭緒仍應速赴湖北爲是會國藩素明大義諒不至專顧桑梓置全局於不問北重於南皖鄂重於楚南此不易之局也又奉

寄諭此時得力舟師專恃會國藩水師一軍倘涉遲滯致令漢陽大股竄踞武昌則江路更形阻隔朕旣以剿賊重任畀之會國藩一切軍情不爲遙制 先是公派陸軍由崇通剿賊真以次掃盪進援武昌而自統水師順流而下旣至岳州遭風撞損破船而王鑫之軍抵羊樓司者遇賊潰回賊乘勝上犯公弟國葆及鄒壽璋楊名聲等營皆潰退入城賊攻城甚急公檄舟師登岸擊賊拔出城中軍民退保長沙因上疏自劾奉

上諭會國藩奏水陸各軍接仗情形並自請治罪一摺此次岳州水軍雖獲小勝惟因陸路失利以致賊匪復行上竄會國藩統領水陸諸軍調度無方實難辭咎著交部嚴加議處仍著督帶師船迅速進剿克復岳州卽行赴援武昌毋得再有遲誤又

奉

諭會國藩所統各勇爲數過多旣須剿辦粵匪又須搜捕土匪卽如所奏有撥赴平江通城者有撥赴臨湘蒲圻者又有不能依限前進者散布各處照料旣不能周剿捕自難得力一有敗屛人無固志似此何能力圖進取此時肅清江面專恃此軍會國藩初次接仗旣有挫失且戰船被風沈損多隻何事機不順

求闕齋弟子記

卷四

三

若是現在湖北待援孔亟會國藩以在籍紳士專顧湖南不爲通籌大局之計平日所以自許者何在 胡林翼擊賊於上塔市塔齊布擊賊於沙坪皆大破之 公因長沙戒嚴檄胡林翼塔齊布回湘助防 賊酋石祥貞踞靖港分股由甯鄉陷湘潭遂於湘水上游掠民船數百豎立木城以阻援師二十八日塔齊布率師赴援大捷於湘潭斬賊數千級 是月林鳳祥吉文光在河北被圍洪秀全遣安徽逆眾由豐工渡黃河竄山東陷金鄉縣遂陷臨清州勝保偕僧王軍攻克之偽丞相會立昌許宗揚均溺斃於漫口支河偽副丞相陳世保先於冠縣燒髮逆戮盡東路平 賊連陷德安安陸二府湖廣總督台湧退至

隨州湖北巡撫崇綸以憂去任

詔授青麟爲湖北巡撫 四月公遣水陸各軍擊賊於湘潭連破之遂克其城初塔齊布屢戰皆捷燬賊木城賊復豎木相拒塔齊布與周鳳山李輔朝分兩路進剿賊分五路蜂擁而前塔齊布手執大旗麾軍猛進周鳳山繼之縱橫血戰再燬其木城甫回營造飯賊張兩翼撲營塔齊布令兵勇偽退誘賊逼近從營後繞出圍逼至嶺下塘邊淹斃無算公聞陸師大捷遣知府褚汝航知縣夏鑾千總楊載福生員彭玉麟周世琦等率水師助之賊攜民船數百方順流而下初一日褚汝航等分隊迎敵長龍在前三板在右斜出轟擊夏鑾彭玉麟楊載福各選勁勇

求闕齋弟子記

卷四

五

飛駕快蟹直撲賊船焚燬六十餘號生擒長髮賊一百二十餘名是時陸路之賊因連次敗北選悍黨爲先鋒分三路來戰塔齊布身先士卒往來衝突衆皆披靡兵勇乘機拋擲火器燒燬賊踞房屋賊遁入城塔齊布以連日血戰傳令暫歇夜四鼓賊從上游燒放火船數隻小船載油燈無數隨之翼驚擾我軍兵勇乘三板撐開火船任其自燒全軍無恙初二日褚汝航播鼓督戰彭玉麟楊載福乘小艇往來礮聲如雷湘波鼎沸楊載福身受鎗傷尙復指揮鏖戰自辰至酉燬賊船三百餘號延燒街市百里外遙見火光燭天初三日賊船數百駛至密灣希圖乘風上竄初四日卯刻彭玉麟楊載福率戰船跟追午刻至下攝

司見檣帆林立船上馬匹財物甚夥衆勇毋許掠取專意射火焚船時北風正勁順風縱火自卯至未燬船六七百隻紅巾黃巾隨波上下殘賊逃入潭城委員江忠淑偵知設伏城旁初五日寅刻賊由西門緣梯而下伏兵奔梯登城大呼賊不辨我軍多少倉卒狂竄江忠淑整隊入城塔齊布繼至分門搜剿擒偽五軍統領大元帥羅姓偽春官副侍衛書士汪秉義偽司馬王玉春洪大貴是役也八日之內水陸十獲大勝斃賊近萬所獲旂幟器械無算凶渠偽目或斃於水或斃於火被擄解散者約以萬計羣賊互相疑貳自行屠戮者數百人爲公軍第一奇捷諸將敘獎有差 當我軍之戰於湘潭也公慮靖港踞賊往

求闕齋弟子記

卷四

五

援初二日卯刻親率戰船四十隻陸勇八百邀擊賊於靖港西南風發水勢迅速爲賊所乘師潰公自投於水左右救之獲免乃回長沙重整水陸各軍因言吾水陸萬人非不多而遇賊卽潰岳州之敗水師拒敵者楊載福一營湘潭之戰陸師塔齊布兩營水師楊載福兩營用此益知兵貴精不貴多而引諸葛公祁山之敗且謀滅兵省食勤求已過又曰古人用兵先明功罪賞罰今時事艱難賢人君子大半潛伏吾以義聲倡導鄉人同履危亡之地諸君之初從我非以利動也故於法亦有所難施所以兩次致敗其弊亦由於此因疏奏湘潭靖港勝負各情並自劾畧云臣之所失約有數端征戰之事論膽技或兵不如勇

論紀律則勇不如兵募勇萬人必須有大員協同管帶又須有文武員弁及得力紳士一二百人節節統轄臣每營僅一三官紳王之紀綱不密以致潰敗其謬一靖港之敗臣因湘潭大捷意欲同時並舉使賊首尾不能相顧是日風太順水太溜進戰則疾駛如飛退回則寸步難挽但知輕進之利不預爲退敗之地其謬二水勇無會經行陣之人陸勇雖經訓練亦須隨同久經戰陣之兵接仗一二次乃可期其得力今驅未經戰陣之勇驟當百戰凶悍之賊其謬三臣孤憤有餘智略不足仰累聖主知人之明應請從重治罪以示大公

上諭屯聚靖港逆船經會國藩親督舟師進剿雖小有斬獲旋

求關齋弟子記

卷四

三

以風利水急戰船被焚以致兵勇多有潰敗據會國藩自請從重治罪實屬咎有應得姑念湘潭全勝水勇甚爲出力著加恩免其治罪卽行革職仍趕緊督勇剿賊帶罪自効湖南提督鮑起豹自賊竄湖南以來並未帶兵出省疊次奏報軍務僅止列銜會奏提督有統轄全省官兵之責似此株守無能實屬大負委任鮑起豹著卽革職所有湖南提督卽務卽著塔齊布暫行署理又

諭會國藩統領舟師屢有挫失此摺所陳紕繆各情朕亦不復過加譴責現在所存水陸各勇僅集有四千餘人若率以東下誠恐兵力太單該革員現復添修戰船換募水勇據稱一兩月

閒當有起色果能確有把握亦尙不難轉敗爲功目下楚北賊

蹤由應山竄回德安隴州之賊亦回武漢是鄂省望援甚急該

撫等務當卽飭水陸各軍迅將此股敗竄之匪殲滅淨盡兼可

赴援武昌以顧大局 是月賊陷荊門州犯荊州府將軍官文

遣王國才敗賊於龍會橋賊復由荊門西竄 二十日賊陷宜

昌府總兵訥欽知府吳開陽先期棄城走初東湖縣知縣張軒

鵬與四川生員李光榮招募川勇冀保川鹽運道川勇多三峽

劇盜在郡騷擾軍民大訖聚萬餘人至總兵衙門縛叛勇楊五

誅之軒鵬籍四川不自安求卸任適新選巴東縣知縣鄭奎齡

赴任過郡吳開陽檄委代之接篆甫三日而城陷於是四鄉土

求關齋弟子記

卷四

三

匪滋起有川賊數百人盤踞石牌峽中劫掠行旅殺人輒投之

江凶殘尤甚於賊川楚之路遂塞 僧王克阜城縣林鳳祥陷

景州遣黨分踞連鎮 五月初一日訥欽吳開陽等收復宜昌

賊陷城後聞四川兵駐巴東荊州軍亦將西上乃棄城南竄訥

欽吳開陽鄭奎齡相繼入城城中尸骸數千狼籍臭穢居民不

敢回邑紳王氏釀金募人掩埋殘尸洗濯街道焚香艾於途而

川匪之踞石牌峽者劫掠如故王紳白開陽奎齡請捕治之訥

欽以營兵潰逃非餉不能聚王紳毀家貲獨任餉事兵始集訥

欽遣游擊某率兵沿江西上王紳先期赴鄉集鄉勇數百人從

岸上會剿賊猶開礮抗拒我軍直前奪賊船數隻生擒二十八

人餘賊解散賊酋何二何五李州望者皆正法而各鄉土匪向
二羅三劉狗子鄒玉喜等悉伏誅川楚之路始通 公所設衡
州湘潭船廠續成船六十號長沙廠重修船百數十號另募水
陸勇數千人調羅澤南李續賓所部湘勇回長沙因疏稱現將
水陸各軍嚴汰另募重整規模一俟料理完竣即星夜遣征誓
滅此賊以雪挫敗之恥以贖遲延之罪

上諭會國藩添募水陸兵勇及新造重修戰船既據奏稱已可
集事則肅清江面之舉仍藉此一軍以資得力塔齊布膽識俱
壯堪膺剿賊之任著駱秉章即飭統領弁兵迅速出境會國藩
與該提督共辦一事尤應謀定後戰務期確有把握萬不可徒

求闕齋弟子記 卷四

天

事孟浪再致挫失 自公軍克湘潭岳州踞賊亦棄城東走已
而糾黨上犯陷華容復踞岳州分擾洞庭之西湖十三日陷龍
陽掠民船攻常德府十六日陷之而湖北之賊由宜昌枝江松
滋入太平口與西湖賊合連陷澧州安鄉等城賊氛蔓延湖南
北公乃調知府李孟羣於廣西總兵陳輝龍於廣東各率水師
赴湖南會剿軍聲復振 是月僧王勝保克連鎮林鳳祥陷高
唐州 官文遣軍克石首縣 青麟遣都司楊昌泗副將書紳
副都統魁玉破賊於磯窩又遣總兵侯鳳岐等破賊於塘角鮎
魚套等處 安徽知州茅念劬克六安州 六月公整軍東下
水師分三起先遣褚汝航率破船四營當前敵陸師亦分三路

以塔齊布為中路駐新牆胡林翼等由西路趨常德江忠淑林
源恩等由東路趨崇通賊聞官軍大至棄常德澧州併力守岳
州 是月初二日賊陷武昌布政使岳興阿接察使曹懋堅督
糧道李卿毅死之自賊踞漢陽以全力圖武昌巡撫青麟所統
僅千餘人涼州高州二鎮屯兵城外名雖為援實僅能自守居
民亦遷徙殆盡守陣卒不敷雉堞數餉絀數月青麟以家中金
玉珍物充犒賚不足則取衣裘以代之援絕食盡親與士卒啗
糠糲困守孤城衆不忍舍去城陷將自縊衆擁之出欲赴荆襄
無路可通乃與魁玉楊昌泗南走長沙繞赴荆州奉
旨數其棄城越境之罪即在荆州正法總督台湧革職

求闕齋弟子記 卷四

天

詔授楊需為湖廣總督 荆州將軍官文遣林天直克沔陽州
七月初一日公軍克岳州府初賊於東南門外添築土城木
城二十餘座新牆對河及各市鎮等處四路設卡折毀橋梁為
負隅久抗計二十七日褚汝航等進泊萬石湖駕小舟往君山
偵地形設伏於君山雷公湖等處二十九日夏鑾等率水師誘
敵數次賊舟蜂擁而出忽楊載福雷公湖伏兵先起彭玉麟君
山伏兵繼起褚汝航亦至併力合攻擊沈賊船數隻轟斃黃衣
賊目賊船登時淆亂自相碰擊我軍嚴鼓進追燬沈賊船百餘
號轟斃溺斃約二百餘名生擒六十餘名奪獲賊船三十四隻
器械旗幟偽書無算是夜各營暫泊君山東岸南津港賊舟宵

遁次日五鼓各戰船駛至城下見水陸無一賊褚汝航率水勇收復府城初三日褚汝航等復大捷於城陵磯殲偽丞相汪德勝燬賊船四百餘號追至臨湘對河距岳州七十五里始收隊而陸軍塔齊布等沿岸截剿頗有斬獲捷聞奉

上諭覽奏稍慰朕懷汝能迅速東下藉此聲威或可掃除武漢之賊朕日夜焦盼憂思彌增獲船陸勇終恐未可深靠又

論此次克復岳州大獲勝仗湖南逆蹤業就肅清江路已通重湖無阻即著塔齊布會國藩會督水陸兵勇乘此聲威迅速東

下力搗武漢賊巢以冀蕩平羣醜 初六日褚汝航楊載福彭玉麟敗賊於道林磯時北風大作賊船續至五六百號我軍危

求闕齋弟子記

卷四

三

急楊載福駕三板船繞出賊船之背乘風縱火連燒十數船上游賊船大亂彭玉麟奪獲五采畫龍賊船一隻身受三傷裹創復進夏鑾槍斃偽檢點黎振輝偽丞相會姓餘匪上岸撲水分頭狂竄焚燬賊船四百餘號斃賊二千餘名生擒百數十名褚汝航督兵直過城陵磯賊正欲抄襲塔齊布陸路伏兵四起水師復分途迎擊賊衆大潰 十五日公抵岳州 十六日陳輝龍褚汝航擊賊於城陵磯值南風大作輝龍欲收隊因沙鎮邦乘勝跟追飭派拖呂船趕往救護船身重大膠淺於旋渦激流之中爲賊所乘陳輝龍沙鎮邦皆戰沒褚汝航夏鑾馳往援救被創落水死之 十八日塔齊布破賊於城陵磯陣斬偽秋官

丞相會天養追至播鼓台斃賊八百餘名會天養廣東惠州人年六十許鬚髯深目威令素行於衆賊中善用兵者自楊秀清外推天養爲最伏誅之後岳州及武漢之賊爲之茹齋六日

二十一日塔齊布敗賊於城陵磯諸殿元劉士宜戰歿 二十

六日塔齊布羅澤南會破援賊於九塘嶺鳳皇山初賊見我軍屢勝調湖北逆黨二萬赴援營於高橋距羅澤南湘勇營十里

塔齊布鳳皇山大營十四里賊首犯澤南營踞九塘嶺燒燬望樓澤南督李續賓大呼衝突直趨高嶺陣斬偽國宗石姓追至高橋其分撲鳳皇山者數以萬計塔齊布親督將士由中路先

進及斃執旗賊目賊陣始亂周鳳山彭三元分左右繼進賊布

求闕齋弟子記

卷四

三

甥輯陣分十餘路圍繞抄擊我軍亦分十餘路迎敵呼聲震天斃賊六百餘名山下突出三騎招手呼塔齊布名塔齊布應聲撲去手及其一餘二賊下馬率衆紛逃適羅澤南亦至會合併攻賊過河溺斃者不計其數 二十八日塔齊布羅澤南擊賊於高橋敗之 二十九日賊犯官軍營塔齊布羅澤南連擊敗之 李孟羣率水師破賊於城陵磯東岸追至播鼓台西岸追至荆河腦賊大敗潰 公疏稱岳州四次獲勝情形 上諭塔齊布會國藩自帶兵以來既未嘗遇敗而怯定不致乘勝而驕總宜於安速之中持以慎重則楚省賊蹤漸可掃蕩 是月十五日鄂軍知縣林天直克仙桃鎮十六日副將劉富成

克安陸府二十二日官文遣軍克天門縣於是漢陽黃州府屬相繼收復 向榮遣軍克高涪縣

詔授胡林翼四川按察使 閏七月初一日李孟羣敗賊於城陵磯 初二日塔齊布等燬高橋賊壘追賊於城陵磯大破之初塔齊布匹馬偵高橋賊營見燈火達旦往來不絕知賊將他竄天明派羅澤南李續賓李原潛三路並進直抵高橋見賊營多張旗幟每營僅數十人我軍撲入燒燬賊營七座塔齊布率李續賓直赴城陵磯賊正出隊約二萬人相持一時之久塔齊布躍馬大呼首先陷陣湘勇繼之適大雨如注東南風大作乘風猛撲隔竹簽數丈濠溝兩重大呼躍入殺聲與風雨聲相應

求闕齋弟子記

卷四

三

震動天地前後踏毀賊營十三座斃賊二千名公復遣李孟羣率水師三營奮力追剿羣賊驚竄時已昏黑暫泊擂鼓台下黎明從荆河順流而下東岸之旋湖港芭蕉湖道林磯鴨欄磯西岸之觀音洲白螺磯陽林磯螺山夾洲一帶踏平賊壘九座磯台三座窮追二百餘里前隊至嘉魚縣境羣賊悉數遁回武昌公進駐螺山捷聞奉

旨賞給三品頂戴李孟羣楊載福等率水師乘勝東下搜捕沿江漢港賊船焚燬略盡遂抵金口 二十六日塔齊布陸軍破賊於羊樓司 官文遣魁玉楊昌泗會公軍收復嘉魚蒲圻二縣 是月向榮遣張國樑攻克太平府 六安州知州李元善

克英山縣 八月初四日塔齊布克崇陽縣生擒偽丞相金亨又被賊於咸甯公進駐嘉魚捷聞奉

硃批汝等自湘潭大捷後屢次得手有此聲威豈可自餒惟利在速戰莫待兩下相持師勞餉乏大有可慮處塔齊布不致為崇陽一股牽制方好 十一日公進駐金口塔齊布羅澤南破賊於橫溝橋遂與公師會通荆州將軍官文遣魁玉楊昌泗等軍五千人亦會於金口因遣魁玉等擊破沌口賊公集諸將商取武昌之策羅澤南袖圍進日洪山花園兩路皆賊重兵所在花園瀕江環城尤賊勢所注賊壘九座每壘數千人長濠巨障蔓延數里吾所部不滿三千以當洪山之賊有餘以擊花園不

求闕齋弟子記

卷四

三

足請與塔將軍分任之花園洪山賊壘破武昌無自固之勢賊將自遁無憂也公曰羅君勝算虜在吾目中矣花園賊壘仍煩君一行請加派兵二千以助君議定因疏陳規復武漢情形略云逆黨盤踞武漢約二萬餘人自沌口以下東西兩岸水陸賊營密布連日再四詳究進攻武昌之路有三一為古驛路由油坊嶺以達洪山一為新驛路由湖隄以達板橋一為沿江之路由金口以達花園進攻漢陽之路亦有三一為沿江之路由沌口以達鸚鵡洲一為襄河之路由蔡店以達西門一由襄河建砥而下臣等悉心定議必以水師先剿江而使武漢之賊消息隔斷陸路則先攻武昌後攻漢陽臣塔齊布暫駐紙坊總要之

區遣羅澤南等由金口一路先攻花園賊營然後由古驛路進
攻洪山至西岸沿江一帶則令魁玉楊昌泗等率荊州兵進攻
一面咨明署督臣楊需夾攻漢陽之背以期諸軍會合迅復堅
城 二十三日公軍克復武昌遂克漢陽偽國宗石鳳魁副丞
相黃再興棄城遁初偽東王楊秀清以黃綾偽誥諭給偽國宗
韋以德令守武漢而石鳳魁黃再興佐之公軍至金口韋以德
遂回金陵公既定三路東下之策遣羅澤南李光榮攻東岸花
園魁玉楊昌泗攻西岸蝦蟆磯而自率李孟羣水師從大江中
路衝擊花園外瀕大江內枕青林湖賊立三大營掘深溝寬二
丈長三里引江水以達於湖溝內周立木城實以土沙中開礮

求闕齋弟子記

卷四

三

眼溝外密布木椿竹籤環以荆棘城上安礮百餘尊向江者阻
我水師向南者阻我陸軍西岸蝦蟆磯賊營與花園相等賊船
泊守兩營之下水陸依護二十一日公與李孟羣令水師分前
後兩班前班從中流飛駛衝過鹽關直至鸚鵡洲賊見我軍猝
出其後回船下救我軍分兩翼自下抄繞而止後班戰船自上
排轟而下賊前後被擊紛紛落水公見五綵蓬賊船冒死向前
知爲悍賊諭將士奪五綵蓬者賞錢百緡秦國祿等六人各奪
其一賊撲水登岸楊載福縱火延燒鹽關賊船二百餘艘頃刻
俱盡東岸花園賊船見西岸已敗相率晷逃我軍乘勝焚之時
羅澤南陸軍分三路攻花園李光榮及唐訓方攻中路李續賓

攻江邊羅澤南攻湖邊賊自木城開礮子如雨下澤南先燒營
外賊划百餘號令軍士手槍持滿伏地行近壘始起立施槍續
寶光榮等從竹木籤中踰溝直入縱火焚其營壘時西岸魁玉
楊昌泗率兵攻蝦蟆磯賊營亦恰衝入土城縱火焚之賊衆踰
牆四竄竄出江者被礮轟擊竄入襄湖者被魁玉沌口伏兵圍
剿口橫遍野兩岸焚營之火與江中三百餘船之火烟箴相合
天爲之赤楊昌泗窮追直下與水軍夾擊復破鸚鵡洲日已西
墜李孟羣尙不肯收隊率楊載福等乘勝直下盡毀沿江木柵
連破漢關白沙洲金沙洲賊壘遂進攻鮎魚套燒賊船數十號
延燒火藥船霹靂一聲衆船皆飛賊尸有自半空落者我師亦

求闕齋弟子記

卷四

三

傷十七人二十二日公仍令三路進攻李孟羣率前班先發燒
鮎魚套未盡之船旋攻漢陽朝宗門土城楊載福蕭捷三俞晟
秦國祿等仍衝過賊營直下塘角何越珽直攻漢口楊載福追
賊直逼青山燒燬輜重賊船北風甚勁挂帆西歸見塘角火燄
正烈傍西岸而上復隨李孟羣入漢口內河焚賊船賊口蔽江
而下腥臭不可聞李孟羣回軍攻漢陽賊於木柵內開礮拒敵
魁玉楊昌泗亦自上游轉戰而下將晴川門大別山木柵木壘
悉數焚燬東岸鮎魚套近湖有一賊營傍江街口又一賊壘我
軍分兩路進攻川勇新田勇稍却李續賓由江邊折回急援連
燬賊營兩座於是省河上下無一賊船武漢城外無一賊壘四

鼓時賊酋石鳳魁黃再興等開東北門逃竄猶留悍賊數百人
在西南城搖旗放礮偽作堅守之狀我軍向望山門漢陽門轟
擊別遣壯士從僻處攀堞而登舉火為號各營擁入賊眾狂奔
截殺百餘人生擒偽將軍陳昌貴偽總制丁履之李孟羣自保
安門緣城而入徑奔其父李卿穀殉難之所痛哭收骨軍士為
之感泣其漢陽城上之賊方與水師連礮對擊楊昌泗飭軍士
自南門梯繩而入魁玉伏於西門月湖堤賊由西門奔蔡店伏
兵殲斃無數午未之間兩城同時克復塔齊布先從油坊嶺伏
兵於洪山賊自城內竄出者前迫於大兵後迫於危城左近梁
子湖右隔陽孫湖無路可遁因分三路抗拒我軍亦分三路迎

求關齋弟子記

卷四

七

擊賊向洪山背上奔潰我軍乘之折向沙湖塘角灣地方紛紛
赴水紅巾浮波須臾即沒湖汊淺處賊尸塞滿後至踐尸而逃
行至中流亦皆漂溺中有兒童數百人先後奔投湖水塔齊布
飭將士大呼救小兒不許投水救活二百餘人賊見小兒免死
遂長跪乞命降者七百餘人當羣賊出竄之時先於大宅置火
藥然香其上觸者輒被轟燒是日城內發地雷三次震斃數十
人數日後猶數處火起市上門窗木器片片打碎所擄幼童數
千人酷刑虐使戰敗之後輒大加殺戮以洩其憤其慘毒如此
偽國宗丞相所居偽署拆神廟以為之柵木狼籍一牀之費可
值千金我軍奪獲黃傘三百餘柄金冠龍袍各百餘件鏤錫篋

筒至二千餘件之多其僭侈如此捷聞奉
硃批覽奏感慰實深獲此大勝殊非意料所及朕惟兢兢自持
叩天速救民劫也又奉

論此次克復兩城三日之內焚舟千餘踏平賊壘淨盡運籌決
策甚合機宜允宜立沛恩施以酬勞勩會國藩著賞給二品頂
戴署理湖北巡撫並加恩賞戴花翎塔齊布著賞穿黃馬褂並
賞給騎都尉世職楚省大局已定亟應分路進剿由九江安慶
直抵金陵沿江剿賊之事朕以責之曾國藩塔齊布楚省防務
及搜捕餘匪事宜朕以責之楊需 時襄河賊船尚多公派魁
玉楊昌泗率兵進剿遣楊載福水師派流入漢縱火焚賊船幾

求關齋弟子記

卷四

七

盡因疏言襄河以內賊船無幾從此壹意東下無後路牽掣之
虞然臣細察大局尚有可慮者數端破城以後水陸弁勇各獲
財物有飽則颺去之意又以岳州酷暑苦戰保奏稍遲頗生厭
望屢勝之後志驕氣溢暗伏挫敗之機此其可慮者一也武昌
竄出之賊逃歸下游蕪黃一帶尚有數萬自岳州以下直至金
陵數千里淪為異域小民劫於凶威蓄髮納貢習為固然雖經
諭令薙髮狐疑觀望設官軍稍有敗衄則四面皆賊餉道易斷
此其可慮者二也水陸兩軍銀錢子藥取給湖南此後去湘日
遠輸轉尤艱一有缺乏軍士潰散前功盡棄此其可慮者三也
現在機勢大有可乘臣等急思東下以圖克復沿江諸城然念

三者步步艱難不能不熟思審度縷陳於

聖主之前又言母喪未除遽就官職得罪名教不敢接受巡撫關防仍由督臣收存疏入

上念公剿賊東下署撫空有其名賞兵部侍郎銜辦理軍務以陶恩培為湖北巡撫

論曰會國藩既無地方之責即可專力進剿但必須統籌全局毋令逆匪南北分竄方為妥善並隨時知照江皖各撫及託明

阿向榮等四路兜擊以期直搗金陵迅奏膚功 九月公統師東下遣楊載福等破賊於蘄州塔齊布克大冶縣羅澤南克興

國州

求闕齋弟子記

卷四

美

上以蘄州賊勢尙眾水師攻剿得手而桂明等陸路一軍未能趕到慮事權不專飭桂明以下文武各員均歸會國藩節制倘有不遵調遣或遷延畏蕙貽誤事機者卽著該侍郎專銜參奏以肅戎行 是月

詔胡林翼調湖北按察使羅澤南補甯紹台道 十月初一日

羅澤南破賊於半壁山斬偽丞相林紹璋偽將軍陳姓偽指揮彭姓斃賊千人賊乘黑夜劫公營公飭水師堅屹不動以拒之

初二日塔齊布進駐軍山遣周鳳山攻富池口克其一壘

初四日羅澤南擊賊於半壁山大破之時澤南與塔齊布營相距十餘里中隔小河我軍搭造浮橋以通兩軍之路橋尙未成

江中賊船數千人忽登岸列半壁山左田家鎮亦渡賊數千人

列半壁山右澤南登高瞭望見賊約二萬餘我軍纒二千六百八軍士懼怯李續賓手及逃兵二人慷慨誓厲眾志始定澤南

告諸將士曰賊眾我寡當以堅忍不發勝之卽督勇駐高阜之左李續賓駐高阜之右彭三元排列江岸普承堯列馬鈴山左

均賊連撲我軍不能克半壁山前敵長江下臨絕地我軍乘勝追殺飛陵絕阜賊從峭壁橫墜而死者數千人餘賊奔江覓船

逃歸北岸我軍盡燬南岸賊營遺壯士百餘隄崖而下斫斷橫江鐵鎖六條竹欄四條塔齊布亦隔港分擊斬獲頗多於是官軍浮橋始成是役也澤南以少擊眾斬賊及淹斃者萬餘人自

求闕齋弟子記

卷四

美

湘潭岳州以來此次斃賊尤為奇捷云 初七日賊由田家鎮渡江犯半壁山塔齊布羅澤南等擊却之 初八日彭玉麟蕭捷三率水師擊賊於蘄州大破之陣斃數千人 初九日彭玉麟蕭捷三誘賊船出擊復大破之餘船六十隻乘大風挂帆東遁捷聞奉

殊批獲此大勝皆因汝等和衷共濟調度有方故能將士用命

以少勝多朕披覽之餘感慰莫能言喻 十三日楊載福彭玉麟擊賊於富池口大破之自我軍攻奪半壁山賊復於南岸富

池口結營鐵鎖橫江阻我舟師之路楊載福彭玉麟令水師第一隊駛至鐵鎖之前賊用破船救護第二隊環圍擊之賊勢退

却立將賊船鐵鎖斬截以火具鎔化須臾鎖斷水師飛棹駛下賊倉皇竄逸時塔齊布羅澤南陸軍亦從半壁山飛馳而來與水勇夾擊盡燬富池口賊壘適東南風起賊舟不能下行我軍縱火燎之賊紛紛落水楊載福飭官軍鼓棹而東鄔穴以下賊船皆盡前後燒船四千餘號奪獲賊船五百餘隻田家鎮之賊不戰自潰蘄州之賊亦聞風宵遁水師遂達九江公進駐田家鎮 二十五日李孟羣親至九江偵賊斃岸賊百餘名而還 二十六日李孟羣率水師攻九江燒賊船四十餘隻斃賊五六百名 二十八日塔齊布羅澤南克廣濟縣初偽燕王秦日綱憤武漢之失率黨駐田家鎮意圖上犯我軍既克田家鎮秦日

求闕齋弟子記 卷四

罕

網竄踞黃梅縣偽檢點陳玉成竄踞廣濟縣偽冬官丞相羅大綱新自安徽率黨萬餘來援亦分布黃梅境內公見北岸無兵令塔齊布羅澤南自田家鎮渡江而北營壘未定賊黨已至蓮花橋分兩路來撲塔齊布令周鳳山為前鋒自率各軍為後勁由北路迎擊羅澤南列陣南路防賊抄尾鳳山初交鋒賊即佯敗追至數里之遙伏賊突起蜂擁而來我軍稍却塔齊布後隊踵至匹馬衝截各勇回戈向敵賊遂大潰羅澤南聞北路前隊小卻急由山腰橫截而北正值賊眾大敗之時會追至二十餘里陳玉成悉眾宵遁次日收復縣城 是月將軍托明阿由揚州遣軍會向榮軍克浦口 十一月初一日塔齊布羅澤南破

賊於雙城驛 初四日塔齊布羅澤南克黃梅縣時秦日綱陳玉成羅大綱皆集黃梅於北門外列賊營三座萃萬人其中塔齊布率李續賓先偏賊柵羅澤南率蔣益澧隨進彭三元普承堯從西面越二牆而來時魁玉楊昌泗亦由大河埔接應賊見火起由營壘潰出墮入陷坑者二千餘人我軍乘勝攻城羣賊東遁遂收復縣城

上諭楊需奏克復廣濟黃梅一摺所敘進攻九江情形似該郡賊黨尙復不少塔齊布渡江而北南岸官軍即不能得手是江西陸路兵勇殊不足恃塔齊布仍須渡回南岸倘南北兩岸專恃一塔齊布奔馳追剿則湖北江西兩省官兵豈不皆成虛設

求闕齋弟子記 卷四

罕

耶 時公軍水師駐泊九江偽丞相何潮元羅瓊樹偽指揮賴桂英等分守九江湖口而偽翼王石達開方踞安慶相犄角李孟羣彭玉麟苦戰兩次賊未衰南北兩岸賊營環列水陸依護抗拒甚力我師與陸軍隔絕孤懸大江介處賊營之中晝夜戒嚴公疏言臣等細察近日剿辦情形有可恃者數端而可慮者亦有數端凡規軍事之勝敗先視民心之從違前此官軍有騷擾之名賊匪有要結之術百姓不甚怨賊不甚懼賊且有甘心從逆者自今年以來賊匪往來日密搶劫日甚升米尺布擄掠罄盡焚燬屋廬擊碎釜缶百姓無論貧富恨之刺骨其自遭家難既有創深痛鉅之情其追溯

皇恩遂有浹髓淪肌之感臣等一軍所到之處民間焚香頂祝夾道歡迎禁營之地或送薪米或送豬羊蓄髮之民願爲偵探願爲向導賊匪雖嚴刑禁殺百姓不甚畏忌猶殷殷輸誠於官軍我

國家深仁厚澤二百餘年不啻此大亂之後不知感人之深一至於此臣等適逢其會而食其報而今年兩湖三江又皆年穀順成豐收三倍萬民樂業翹首望治視往年官兵過境無物可供買辦無人可爲向導者氣象爲之大變此民心之可恃者一也此軍初起餉項支絀幾有切不謀夕之慮自蒙我

皇上殷勤垂念

求闕齋弟子記

卷四

望

飭令湖南供支又

飭諭四川廣東協濟又

飭江西陝西籌解鉅款又頒發部監各照臣等所請者仰遵

聖慈俞允臣等所不及請者亦蒙

特旨飭催今湖南江西捐項日形踴躍陝西已解到六萬四川又續報三萬前此之餉無欠臘月之項有著軍士有飽騰之象臣等鮮意外之虞此餉需之可恃者一也軍興以來多以意見不合將卒不和貽誤事機臣等一軍勇逾萬餘兵僅數百其管帶之員文職多擇取士紳武職多拔取末弁有夙昔之恩誼無軍營之氣習不特臣國藩臣塔齊布一人親如兄弟合如膠漆

卽在事人員亦且文與武和水與陸和兵與勇和將與卒和糧台官紳與行團偏裨均無不和全軍二萬人幾如家人骨肉之聯爲一體而無纖芥嫌隙之生於其間此臣等秉承

聖訓和衷共濟亦可恃之一端也江西水師本可借以協助臣軍頃據德化縣知縣稟報自前月二十八日孤塘失利退集吳城該匪水陸夾撲江省戰船四十餘號盡被搶奪旂幟械皆爲所有等情又據探報該逆在安徽仿照我軍船式新造戰船三十餘號意圖西上拒禦官軍等情該逆前次屢以民船致敗自至九江專用小划夾護戰船緊貼岸營臣等方反復籌思不得所以破之之法今又益以江西搶去之船與安徽新造之船

求闕齋弟子記

卷四

望

賊踪益增其氛益熾若使屯踞湖口梗塞於鞋山孤塘之間內窺江西外拒我軍地形險隘勢難遽下我軍與江西咫尺隔絕不能相通其可慮者一也陸路賊黨北岸固多而南岸亦復不少屢據稟報九江府城之賊出撲總兵居隆阿營盤湖口之賊分竄饒州臣等陸軍單薄在南則不能顧北岸渡北則不能顧南岸卽欲渡江亦須繞至上游迂迴百餘里三四日乃能渡畢而該逆愈剽愈多愈擊愈悍我師皆長征之卒無生力之軍轉戰千里筋骨勞困若更往來頻渡卽令全不挫衄亦恐疲於奔命銷磨銳氣其可慮者一也軍事以練將爲最要臣等一軍皆選湘勇本之將弁苟有翹出之材臣等不惜破格超保儲爲將

領乃甄擇已久求其獨當一面者殊難其選求其雖遇敗挫仍
能拮拮者尤難其選今水師營中楊載福以積勞致病何越班
以受傷出營陸路諸將亦皆勇多謀少設一遇敗挫無曉事之
將領以拮拮之則恐潰敗而無以自立此又臣等隱以為慮之
一端也目今之計惟有力攻孔隴驛小池口之賊紮營江岸使
水師得所依護待督臣楊需率師至黃梅後北路足資堵禦然
後臣塔齊布與羅澤南全師渡江以圖攻克尋郡步步謹慎不
敢稍失疏虞以期仰副

聖上委任之意 初七日羅澤南敗賊於濯港 十二日塔齊

布羅澤南破賊於孔隴驛復捷於小池口 十四日李孟羣彭

求闕齋弟子記 卷四

雷

玉麟率水師破賊於小池口盡燬洲止賊營及船簾幾盡海陽
江面肅清 十五日公進駐九江彭玉麟擊賊於小池口塔齊
布率師南渡會攻破之燒龍開河木城一座水師乘勝進紮湖
口 公疏言湖北臬司胡林翼識略冠時調令來潯助剿副將
王國才都司畢金利馭軍有法請歸調遣奉

旨報可 胡林翼兵至九江 十六日李孟羣敗賊於湖口

十八日李孟羣水師復捷於湖口 二十日賊乘黑夜犯水師

營李孟羣彭玉麟蕭捷三擊破之焚賊船百餘艘 二十一日

羅澤南由白水南渡賊乘我軍未定悉銳來犯澤南部將李續

寶蔣益澧蔣昌楮擊退之追至九華門外蔣昌楮燬城外賊壘

二座 二十七日水師連捷於湖口 是月安徽巡撫福濟克
含山縣 十二月初一日公親督軍攻九江城未克九江城北
枕大江東北有老鵝塘白水港西南有甘棠湖西有龍開河獨
東南多山為大姑塘入城要路公先遣塔齊布胡林翼攻西門
逼近賊壘守賊何潮元等以大礮數十轟擊我軍殊死戰三進
三卻相持四時而退乃定四面合攻之策塔齊布攻西門羅澤
南攻東門胡林翼攻南門王國才由舟登岸從九華門掩入賊
濠寬三丈外樹木欄礙如飛蝗我軍仰攻受傷者甚眾參將童
添雲攀堞而登被礮擊破胸腔昇回營中而殞我軍傷亡二百
餘人 初六日九江城賊犯官軍營恆泰擊却之 胡林翼羅

求闕齋弟子記 卷四

雷

澤南破賊於梅家洲彭玉麟大捷於湖口時偽丞相羅大綱踞
梅家洲偽翼王石達開踞湖口縣用大小木簾分扼湖口東西
岸各築城堡布置極嚴胡林翼攻梅家洲東李續寶攻洲西羅
澤南攻中路洲中之賊亦分三路迎拒另股撲我廬山大營之
後蔣益澧白執大旗向前抵禦李續寶短兵被殺山後之賊大
敗洲上之賊懼不敢進斃賊四百餘名彭玉麟率水師攻木簾
破中藥箱礮若山顏須臾簾盡賊自投烈焰而死或沒水由他
處覓出生擒偽將軍梁國安偽總制熊長易偽司馬許學受偽
總制熊廷詔陳經綸 初七日賊犯王國才營我軍擊卻之
初十日胡林翼羅澤南擊賊於梅家洲敗績彭玉麟率水師會

攻焚賊船三百餘號 十二日蕭捷三段登器孫昌國率水師
三百餘駛入鄱陽湖追賊至大姑塘賊窺我軍小船衝入內河
築壘斷其後路使與外江隔絕突出賊划二十餘隻圍我快蟹
大船都司史久立死之夜三鼓賊復用小划攢入老營燒我船
隻兩岸火箭噴筒迷離施放我軍無小船不能禦焚我戰船四
十餘號而梅家洲賊亦乘夜撲營胡林翼羅澤南擊卻之 二
十一日湖口之賊北渡小池口公檄胡林翼羅澤南由湖口回
剿九江 二十四日湖廣總督楊需擊賊於廣濟敗績 二十
五日賊以小艇夜襲我營公座船陷於賊文卷皆失公自投於
水左右救之急掉小舟馳入羅澤南營以免公欲以身殉國草

求闕齋弟子記

卷四

契

遺疏千餘言羅澤南力諫乃止因上疏自劾

上諭水師銳氣過甚由湖口駛至姑塘以上長龍舢板各船與
外江師船隔絕以致逆氛頓熾兩次被賊襲營辦理未為得手
會國藩自出岳州以後與塔齊布等協力同心掃除羣醜此時
偶有小挫尙與大局無損會國藩自請嚴議之處著加恩寬免
二十六日賊窺武穴李孟羣水師追擊敗之賊沿江上竄
二十七日蕭捷三等水師大捷於都昌捷三等自駛入內湖十
三口被賊於平鳳十九日至吳城鎮聞都昌有賊連日駛至都
昌見逆船排於河而大小數百號黃旗飄拂賊不意我軍猝至
倉皇失措各營蜂擁而前鎗礮齊施值東南風發火光貫日須

吏賊船皆盡撲水死者不計其數生擒五十餘名賊奔入縣城
水師還過雞公湖復燬賊船三百餘號 二十九日塔齊布李
續賓蔣益澧自九江北渡戰於小池口敗績

求闕齋弟子記

卷四

契

求闕齋弟子記卷四

求闕齋弟子記卷五

東湖王定安撰

平寇二

咸豐五年正月初一日偽燕王秦日綱檢點陳玉成丞相羅大綱等會於蘄州公檄李孟羣水師回軍武漢以禦之 初四日東北風大作巨浪撞擊終夜喧嘩戰船駢九江者沉損四十餘隻存者七十餘隻公移居陸營疏言進止機宜有萬難者數端賊大股上竄鄂省兵勇難資抵禦意圖抄我後路斷我餉道若據上游無賴之民船搶漢鎮新造之戰舟梗塞江漢之間則大江千里上下皆賊臣等水軍裹於中段錢糧子藥來源已絕水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五

一

勇之心斷難自固可慮者一若使臣軍回駐武漢則艱難百戰一旦委而棄之殊屬可惜且陷入內湖之戰船斷難衝出與外江水師會合可慮者二陸軍屢勝之餘至九江湖口攻城攻壘傷亡甚多若使壹意前進得勝仗數次尙不難振刷精神再接再厲回軍武漢則雄心先減難作其方新之氣可慮者三臣等反覆籌思進退兩難現派李孟羣督率砲船至黃州一帶跟追如大股賊匪占踞武漢水師當全軍回剿陸軍亦當相機返顧又言辦理錯誤之處蓋有二端武漢克復當留重兵駐守並當留戰船數十號爲後路聲援茲因江漢無戰船該匪乘虛上竄其失一九江未破遽攻湖口冒險輕進致輕舟陷入內河一軍

分爲兩截其失二至兩次被襲之後更遭大風壞船則又事機不順出於意表者也目前籌辦之法有四一回救武漢之船前後共百餘號賊若踞武漢則修整船隻當在金口以上擬於新隄設廠已飛飭李孟羣彭玉麟等紮營鄂清以固荆湘門戶一鄂軍來潯會剿者胡林翼二千餘人王國才三千餘人石清吉千餘人飭令回援武昌一水師陷入內湖者須添造大船添募水勇各小舟乃有所依附臣擬親至吳城統轄此支水師重加整頓一陸軍圍攻九江開挖地道人人踴躍用命若回軍武漢則銳氣消磨臣定計月內設法破城一俟內湖水師整理就緒仍當鼓行東下直搗金陵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五

二

上諭覽奏殊深懸系所稱辦理錯誤之處如水師衝入內湖以致聲勢隔絕誠不免銳進貪功至武漢收復未留後路聲援一節則其勢本有不及水陸兩軍全數追剿猶恐兵力單弱若彼時卽分剿武漢兵數愈少刻下更不知如何棘手會國藩等既定直搗金陵之計卽著迅速設法攻克九江合軍東下毋得再存顧慮 初五日湖廣總督楊霽退軍漢口 初六日賊酋林啟容羅大綱合犯九江營塔齊布等擊卻之初偽翼王石達開命偽貞天侯林啟容助守九江懼官軍匿不敢出偽丞相羅大綱屢催出戰林啟容乃率悍黨千人出大東門犯副將王國才營大綱從小池口渡江助之時塔齊布遣兵勇潛開地道賊分

股來撲塔齊布率副將周鳳山馳援鎗斃甚多王國才皆都司畢金科追至鎮江樓與塔齊布併力追剿賊爭舟回渡擁擠溺斃者百人羅大綱遁入九江城 初七日廣濟之賊竄漢口陷漢陽初九日武穴之賊竄黃州楊需退軍德安時李孟羣彭玉麟水師分泊武昌城下陶恩培飛章入告

上諭陶恩培奏賊擾漢鎮漢陽並省城防禦情形一摺所奏李孟羣自下游帶破船四十隻會國藩派砲船八十餘隻均經陸續趕到武昌當可無虞陶恩培雖以堅守省城爲要務亦不能將宜昌陝甘各兵徒爲保衛武昌之計置漢口漢陽於不顧破船雖到而陸路尙無精兵會國藩塔齊布圍攻九江若楚北賊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五

三

黨未除後顧甚有可慮著酌派陸軍赴援楚北賊焰復然於會國藩等剿賊機宜大有關係此時惟有會合各兵使會國藩等軍無腹背受敵之患方爲妥善 十六日公抵南昌與江西巡撫陳啟邁籌畫添製船礮之制內湖水師於是復振 十九日塔齊布敗賊於九江寶塔嶺王國才羅澤南敗賊於平嶺時僞翼王石達開親督逆黨堅守九江及小池口公軍之圍尋者分道赴援胡林翼王國才石清吉率六千餘人援武昌李孟羣彭玉麟水師百三十隻先後至鄂而江西之賊由都昌陷饒州分犯樂平景德鎮祁門徽州廣信等處公遣羅澤南由南昌繞出湖東迎剿九江圍師惟塔齊布五千人因獻統籌全局之策云

以湖北安撫江西三省論之陸路須有勁兵四枝水路須有勁兵兩枝乃足以資剿辦北岸自蘄水廣濟黃梅以達於太湖宿松是爲內一路自漢口黃州蘄州田鎮武穴濱江而下以達於小池口望江縣是爲外一路南岸自九江以上與國通山崇陽武甯等屬皆土匪勾結粵賊之淵藪是爲西一路自湖口以下由東流建德饒池徽甯四府皆逆匪覬覦浙江之要途是爲東一路北岸之黃梅太湖前臨大江後枕濡岳一山綿亘數縣屏蔽舒廬爲該逆必爭之地南岸池州雖瘠區而大通鎮殷家匯水陸交衝南窺徽嚴東障蕪湖亦爲該逆必爭之地故南岸以東一路爲最要而西路次之北岸以內一路爲最要而濱江一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五

四

路次之此四路者須陸兵四枝缺一不可者也水師自武昌以達湖口爲上一枝自小孤山逾東西梁山以達太平采石爲下一枝乃與紅單船相接兩枝各自成軍分段肅清庶免首尾不顧腹背受敵之患亦缺一不可者也今臣等水軍陷入鄱湖之船百餘艘回救鄂省之船百餘艘業已分爲上下兩枝似有因禍得福之機然內湖一軍臣國藩來江整理造船添勇無難就緒回鄂一軍以被風擊壞之船當將士疲勞之後與漢口新竄之賊相持臣等又不能分身前往統領日夜懸念每聞春風之怒號則寸心欲碎見賊帆之上駛則繞屋傍徨不知李孟羣等果能添置小船復振軍威否至陸路須勁旅四枝而臣等祇此

一軍欲分爲兩枝則立形單弱欲常聚一處而事勢所迫有不得不分者又不敢過於持重致失機宜也 李孟羣彭玉麟率水師赴金口以砲船遭風損壞將赴新隄修理也 二十八日公遣內湖水師進駐康山 是月江蘇巡撫吉爾杭阿克上海縣 僧郡王克連鎮林鳳祥伏誅連鎮舊濱河分東西二鎮我軍先克西鎮焚其樓棚房柵賊悉梟水入東鎮十九日僧王遣西凌阿分隊驟攻破之生擒偽總制檢點將軍等偽丞相林鳳祥先期薙髮冀潰圍遁傷重不得出匿地洞汙泥中搜獲檻送京師凌遲處死是時粵匪自江南北竄者僅餘高唐一股

詔僧郡王移赴高唐會剿 荆州將軍官文遣同知林天直攻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五 五

仙桃鎮敗績死之天直江陵諸生負奇氣爲張亮基所器賞屢破賊有功二十一日至仙桃鎮殺賊正酣突有騎馬賊偏身插刃繪面挂髯猙獰若厲鬼乘間掩襲天直倉皇搏擊身受重傷猶奮力追賊收隊時血流如湧而死士論惜之 副將劉富成

克漢川縣 二月

詔授胡林翼爲湖北布政使 十七日賊陷武昌巡撫陶恩培等死之初賊踞漢陽漢口懼水師上下不敢渡江恩培及武昌府知府多山閉城固守賊由興國通山取道青山攻撲省城陷之恩培多山及游擊陶德壽陣亡時王國才自九江率隊來援三更時抵省不知城之已失也呼門而入賊亦不知爲官兵直

至蛇山之前兵與賊始相認殺聲互起王國才因孤軍深入不敢戀戰退出城外胡林翼於四更結筏潛師渡江駐湏口潰卒漸集乃至金口與水師會守先是

朝旨屢催公酌分陸軍援武昌添派水師進剿襄河公聞武昌已失疏言目下臣軍分爲四枝陸路兩枝塔齊布駐紮九江羅澤南分剿廣饒相去已在六百里外水路兩枝臣國藩整理內湖水師駐紮鄱湖李孟羣等同援武漢屯紮金口相去更在八百里外兵合則力厚分則力薄自去臘輕舟百餘陷入內湖猶冀內外夾攻仍可合而爲一逮武漢再陷沿江數百里復被賊踞而金口水軍與鄱湖一軍乃不復可以適合今水陸各軍之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五 六

在江西傷者平復勞者休息羸弱者汰遣仍可復去秋壯盛之氣足以仰慰 宸厯惟金口一軍與臣等相隔太遠當轉戰積勞之後值兩次敗挫三次遭風之餘以未經修理之船禦武漢方張之寇撐持數月之久不得一日休息此兵家之大忌而臣等之所深慮也 彭玉麟等同漢之師一面與賊接仗一面修整破船次第完好湖南撫臣駱秉章復以百餘船前往接濟差足重整軍威而陸軍單薄餉項闕乏岌岌乎有潰敗之虞論天下之大勢則武昌據金陵上游爲古來必爭之地論行軍之常道則上下皆賊而臣軍坐困於中段亦決非萬全之策臣一聞武昌失陷之信卽

思所爲回剿之計願回剿亦有難言者潯郡據長江腰膂宜有重兵駐守其間一經撤退則九江湖口小池口之賊皆肆然無所顧忌內犯江西上竄岳鄂均不可知其難一也賊陷武漢窺伺襄樊自金口以下江面皆爲賊有內湖水師不能株守鄱湖若乘春漲出江一軍孤懸四面無依上不能遠合金口之水軍下不能速剿安慶之賊艇其難二也湖南用兵已久庫款既空捐項亦竭現在金口一軍口糧不繼臣欲再率六七千人前往江西既難於供支湖南更無可籌撥大抵兵勇積習久任不戰口糧尙可展緩若有行役之苦戰陣之危則不可一日無餉狡者藉詞鼓譟樸者亦無關心其難三也臣現委員赴四川守催

求關齋弟子記

卷五

七

皇上聖策

上諭自師船陷入鄱湖賊匪再擾武漢廣饒一帶復有賊蹤窺突該侍郎水陸兩軍自有不能不分之勢該侍郎所謂千里馳突不如堅扼中段所奏不爲無見當此上下皆賊總宜計出萬全勿以浪戰失機勿以遲回誤事一切機宜朕亦不爲遙制塔齊布攻剿九江情形未據奏及豈爲賊氛阻隔聲息不通耶平江勇至南康公令同知李元度領之 是月僧郡王克高唐

州先是勝保圍高唐以遲延獲譴僧郡王自連鎮移師攻克之賊奔柱平之馮官屯 向榮軍破賊於高資 三月初四日江西賊由樂平陷弋陽 十三日公進駐吳城鎮 二十一日羅澤南會知府林福祥克弋陽縣擒偽總制程禮周稽老呂王富德余姓偽指揮劉姓及師帥八人殲賊三千餘人 二十二日羅澤南收復興安縣 二十三日賊陷廣信府二十七日羅澤南林福祥攻克之 二十八日陳啟邁道軍克饒州 三十日賊竄浙江開化之華埠

求關齋弟子記

卷五

八

陷兵勇不可復用大江北岸宜添勁旅疏陳方畧云鄂中兩府一鎮繁華甲於天下督撫兩標之兵習於播侈偷惰已久不可用矣自咸豐二年粵匪至鄂迄今不滿三載而全兵覆敗大潰者五次其間小潰小敗不可勝數二年臘月初四日粵匪以地道轟破城垣逆旂猶未登城而城內外兵勇已狂奔四竄逃匿各縣是爲第一次大潰三年春開署督臣張亮基等招復潰兵添招練勇擊粵匪於團風剿土匪於通城廣濟稍有起色九月十三日田家鎮失防水陸兵勇同時棄甲回奔是爲第二次大潰其時臣函致前督臣吳文鎔謂鄂省之兵視奔潰爲故常不宜再行收集必須改經更張另募額兵另募練勇而後可以成

軍而後可以言戰吳文鎔未及更張即被崇綸參劾四年正月十五日堵城之役十三營均被踰毀將弁兵勇盡數逃散是為第三次大潰崇綸青磨等收復潰兵並廣募湖南四川之勇支持數月餉盡援絕六月初二日奸細竊發賊旂入城青磨率兵勇奔赴湖南沿途逃散大半是為第四次大潰臣與提臣塔齊布等奉

命東征仰仗

天威幸復武漢督臣楊需復收潰兵又招湖南河南之勇新舊兵勇數近三萬兵力不為不厚楊需屢次奏報咨文亦自敘其戰功之多士卒之勁意謂可簡練精銳頓改舊觀矣不圖廣濟

求關齋弟子記

卷五

九

一敗退至蕪水又退至漢口又退至德安東陽萬餘兵勇或從之以行或星散無歸是為第五次大潰夫古今所以激勵軍士者重賞以鼓好勝之心嚴刑以誅奔潰之卒故可用也今湖北兵勇既不好勝又不畏刑視潰散為常行之道恬然不以為怪若因循不改其可笑必更有甚於今日者臣愚以為立變易前轍掃除其迹而更張之凡標兵之求歸行伍者一概不收凡練勇之曾經敗潰者亦不復用大抵山僻之民多犷悍水鄉之民多浮滑城市多游惰之習鄉村多樸拙之夫故善用兵者當好用山鄉之卒而不好用城市近水之人臣愚以為欲另募湖北額兵宜在襄陽鄖陽等屬深山窮谷之中招募寒苦力作之民

擇其英鷲者編入兵籍假以時日而訓練之與武漢德安等府遠相隔絕使向來之潰兵潰勇浮游無歸者不得改名而混入其中然後可得一旅之勁兵而免致虛糜數萬之餉古之謀大事者克一二名城不以為喜得一二良將數千精兵則以為大喜矣失一二名城不以為憂失一二良將損傷數千壯士則以為憂即素稱精勁之師或積勞而疲或餉匱而散或不和而驕蹇則愈引以為憂臣愚以為湖北之急務在於另募額兵另招新勇目前之收復鄂垣在此異日之保守楚疆亦在此效雖稍遲而事屬至切臣前具奏江北宜添兩路勁兵外一路沿江岸而下內一路循潯嶽之麓由蕪黃而出宿太請飭副都御史袁

求關齋弟子記

卷五

十

甲三募壽州光州之勇出漢黃之背如未蒙允准則江北千里極為空虛無論江而不能清武昌廬州不能復即使徽倖而肅清恢復而流賊四散旁出橫逸截我後路已清之江面不旋踵而梗塞已復之城垣不旋踵而復失去冬之事即前車之鑒不可不早為之所也伏乞我

皇上廬念南服

神算獨操縱袁甲三不克西上亦懇

筋箠一枝勁旅疾出黃州之背使江之北岸得兩路足恃之兵可合可分可內可外不特有益於大局即臣等水陸各師亦皆得所憑借有恃而不恐矣 十三日公進駐南康 十九日蕭

捷三等水師遇賊於青山我軍小挫 二十一日水師敗賊於馬家堰追及於都昌城下焚賊船百數十號 湖北之賊由興國崇通等州縣竄江西陷義甯州 是月僧親王克馮官屯賊酋李開方伏誅賊自踞馮官屯東莊抵死抗拒槍軍築寨陘引會通河水以困之遂轟破賊壘髮賊無一脫者生擒李開方黃懿端謝金生等八名檻送京師凌遲處死捷聞北軍凱撤大將軍參贊大臣恭繳印信關防京城巡防裁撤在事文武

賞賚有差 西安將軍札拉芬援隨州敗績死之楊需退守棗陽奉

旨單職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五

十一

授荊州將軍官文爲湖廣總督 五月初八日公遣蕭捷三率水師搜賊於都昌十三日大捷於青山追賊至鞋山三十日敗賊於青山獲賊船甚夥奪回拖罟大船卽前失公座船也 初楊載福傷病回湘湖南巡撫駱秉章檄令添募水師赴鄂助剿至是由岳州出大江剿賊於蒲圻駐軍金口 胡林翼進軍紙坊逼小東門而營因建議曰武昌城周二十里門有九合圍則兵數不足攻其一門則賊可輪環抗拒而外擾糧道此自困之道不如先攻漢陽以重兵扼漢口蔡店要隘則竄襄之路絕潯江隄以水師爲援腹背攻之則漢陽孤而城可破疏入上嘉納之 是月浙軍鄧紹良克石埭縣 六月公疏參江西

巡撫陳啟邁劣跡較多恐誤大局奉

旨陳啟邁著卽革職按察使惲光宸先行撤任交新任巡撫文俊查辦先是萬載縣知縣李皓與其縣舉人彭壽頤以團事互相揭劉蓉適在江西廉得其情頗謂壽頤才氣可用召至營公亦器之卽檄令管帶一營啟邁不允收繫之郭嵩燾爲之解說啟邁意亦釋南昌府知府史致諤遂釋壽頤啟邁怒其遽也拘壽頤急臬司惲光宸因執壽頤挾之公既與啟邁抵牾於是應解營餉軍火啟邁輒與留難駁斥公積憤久故有此奏 十三日塔齊布破賊於新壩初九江城賊於新壩添築砲臺龍開河亦聚有賊船塔齊布遣周鳳山攻東門屠隆阿長春等伏於三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五

十一

山嶺塔齊布親督兵勇於四更時抵新壩拋擲火彈延燒賊船賊始驚覺出拒城內亦遣賊二千人救應塔齊布揮令兵勇退走誘賊過濠溝三山嶺左有伏兵齊起賊衆大潰墜濠溺湖者不計其數 賀虎臣率水師敗賊於徐家埠燬賊船八十餘號並燒僞衙署望樓賊館數處及賊糧數千石 是月張國傑克太平府 鄂軍收復雲夢應城兩縣 七月羅澤南軍抵義甯州連破賊於梁口乾坑燕嶺鷓鴣山等處斬賊六千 十四日蕭捷三破賊於鞋山 十五日李元度敗賊於段家鋪 十六日羅澤南克義甯州 十八日湖南提督塔齊布卒於軍公馳赴九江撫其衆初塔齊布官都司毅然有殺賊立功之志公疏

精

朝廷破格超擢並稱該員將來或臨陣退縮臣願當其罪遂以
參將權授湖南提督已而真除塔齊布於左臂涅忠心報國四
字每曠負鎗挾弓矢令二卒樹長矛執曳馬繩竿以從躍馬
馳驅人追從輒反鞭之或單騎偵地勢值賊狙伺追逼從容
反戰賊皆御屢頻奇險率有天幸湘潭之戰被賊圍急縱身越
牆獲免崇陽黃梅之戰麾下易馬扶去小池口之戰羣賊曳其
馬尾揮刀斫之卒能縱橫衝突轉敗為功賊中驚以為神性恬
退未嘗一語自伐其能所得祿賜盡以犒賞士卒或深夜呼兵
勇絮語家事親如父子所過秋毫無犯民益感之死之日軍民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五

三

皆哭事聞

子諡忠武

賜卹有加禮長沙九江皆建祠 十九日李元度敗賊於文橋
二十一日九江城賊犯公營副將周鳳山擊卻之 李元度
敗賊於蘇官渡斬偽總制蘇秀成偽旅帥杜得勝 二十三日
李元度會水師克湖口縣都司蕭捷三殺於陣初元度令劉希
洛攻大嶺段登器繼之彭斯舉攻黃土嶺李岷攻小嶺胡蓋南
居後策應劉希洛殺守卡賊二十餘名首先入城諸路乘勝並
進立破馬房嶺賊壘斃賊無算餘賊覓船逃竄我軍追至湖壩
其城內賊營及火藥局炮局糧局一概焚盡烟焰蔽天時蕭處

三水師由內湖駛至湖口北風甚勁浪立如山遙見陸軍獲勝
奮勇直進兩岸賊船迎拒捷三大呼陷陣諸船隨之不意下鍾
山梅家洲賊牆排礮齊發捷三中礮而殞適後營長龍失火賊
意我軍慌亂蜂擁而來各軍喜賊舟出巢趁勢衝入千礮齊發
羣賊如飛頃刻衝出賊卡駛入大江賊船大亂水師連日獲勝
遂移泊八里江 二十五日李元度移駐蘇官渡時下鍾山賊
壘未克我軍疲之元度遂率隊出城水師亦折回分泊青山螺
絲港等處公聞蕭捷三殺率四百人由陸路赴青山撫其眾遂
駐南康水營 胡林翼克漢口鎮進偪漢陽城 二十七日李
元度敗賊流漸橋焚賊火藥船 二十八日李元度敗賊於柘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五

四

磯焚其偽關署賊犯蘇官渡營元度擊卻之 是月向榮遣軍
克蕪湖縣 官文遣李光榮克漢川縣 八月楚師潰於金口
胡林翼既克漢鎮其金口大營留按察使李孟羣守之賊由崇
陽通山縣至勾連武昌城賊分道出犯孟羣力戰四日眾寡不
敵陸營遂不守胡林翼敗於參山退保大軍山旋移營新隄賊
勢復熾分竄漢陽各鄉及侏儒山襲陷漢川縣時羅澤南駐軍
義甯上書陳利病以為東南大勢尤在武昌得武昌乃可控制
江皖江西亦有所屏蔽株守江西如坐甕中日與賊搏戰無益
大局請率所部由義甯出崇通進援武昌引軍東下以取建甌
之勢而後內湖水師與外江聲息可通進攻九江始有把握此

時但留周鳳山一軍駐江西以綴賊勢必俟武昌克復大軍全注九江東南大局乃有轉機公深聽其言澤南因自義甯單騎詣南康謁公面陳機宜適劉蓉在座謂公曰公所賴以轉機者塔羅兩君今塔公亡諸將可恃獨羅公又資之運行脫有急誰堪使者公曰吾固知其然然計東南大局宜如此今俱因江西無益此軍幸克武昌天下大勢猶可為吾雖困猶榮也是時江西郡縣惟九江湖口未克梅家洲下鍾山兩賊壘未下澤南謂湖口諸軍但當堅守不宜數攻乞公戒諸將堅持弗動公悉從之檄寶勇千五百人助澤南西行劉蓉亦偕郭嵩燾送至柴桑村因言江西三面距賊此軍去必不能支計將安出澤南曰會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五

五

公所治水師幸能自立但留會公一人在均無足計嵩燾曰會公意求有益於天下大局其視此身如鴻毛不自今日始也澤南曰天苟未忘本朝此老必不死相與歎息而別澤南部督援鄂之師自領中營以李積賓領右營劉蓉領左營以彭三元普承堯分領寶勇營合為五千人由義甯趨通城時兩廣之賊竄陷郴州東安等處永州寶慶戒嚴楚北之賊窺伺平江黔匪復擾及湘西湖南巡撫駱秉章疏調羅澤南回湘赴援朝旨飭公酌行公覆稱臣前於塔齊布淪逝後即函告羅澤南來南康面商機宜上而武漢下而湖口皆東南必爭之地湖口破則扼截長江之腰膂使安慶賊舟不能與湖廣相通武漢破

則雄據長江之上游使金陵賊巢百貨皆絕其來源故論古來爭關奪要之道則湖口與武漢輕重畧相等而論目前形格勢禁則必力爭武漢而後可保全鄂省能保全完善之省而後可規復被陷之區羅澤南抵南康後於初八日攻剿湖口一次仍以下鍾巖石壘過堅未能遽破恐頓兵日久老我勁旅羅澤南亦具稟數千言規畫詳明慨然以援鄂為己任已由義甯進據崇通西上武昌矣伏查駱秉章原奏所稱鄰氛四逼者西防黔匪東防義甯今義甯克復黔匪亦靖則東西兩路均可弛防惟南路有兩粵之士匪竄入永郴北路有鄂賊之分枝上犯岳郡二者相衡北路更為喫重今羅澤南一軍由崇通橫截而出仍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五

六

自蒲咸掃蕩而下則鄂賊不敢上犯岳州是即所以紓湘省北路之憂也湖北一省欽差大臣西凌阿總督官文兩軍均在北岸惟巡撫胡林翼一軍向在南岸近聞移師北渡進紮漢陽南岸極為空虛設武昌之賊逸出由紫坊上犯蒲咸則勾結蔓延為患方長得羅澤南一軍由崇通截出直擣武昌所以救鄂省南岸之疏也方今東南大局即不能遽破金陵犁庭而掃穴亦當力爭江面拊背而扼吭湖南為臣桑梓之鄉豈不思所以保全特不力挽大局則一鄉一區亦終無獨全之理一俟武漢剿辦得手臣仍飛調羅澤南前來會師以圖進取九月初五日公進駐屏風疏稱師久無功請交部嚴議奉

旨加恩寬免。初六日羅澤南克通城縣十四日克崇陽縣適湖南援鄂之師潰於羊樓司江忠濟死之澤南遣李續賓進剿羊樓司彭三元進剿濠頭堡三元戰歿二十六日澤南親督軍至羊樓擊賊破之。二十七日公遣內湖水師敗賊於姑塘胡林翼進軍六溪口

詔授公兵部右侍郎 是月西凌阿因久攻德安未克職職詔授官文欽差大臣 十月初三日羅澤南擊石達開於羊樓司敗之斃賊二千人 初四日官文遣軍克德安府偽總制陸長年監軍馬超羣降 十四日官文遣軍克漢川縣 二十一日羅澤南克蒲圻縣劉蕃歿於陣 二十八日公遣內湖水師

求關齋弟子記 卷五

七

敗賊於鞋山 楊載福破賊於金口載福自六溪口拔營派都司鮑超等由南岸而下游擊李成謀由北岸進發齊抵金口官文遣王國才由沌口出新灘協同鮑超王明山李濟清陳金鰲萬化林等分五隊圍剿賊礮子雨落鮑超令快蟹船迴環周繞百計攻之賊泗水潰遁水師遂進駐大軍山 十一月初五日周鳳山大捷於九江 初七八日九江賊復犯官軍營周鳳山連擊卻之 賊酋黃文金犯蘇官渡李元度擊卻之追至三家市賊回匿下鍾山焚其卡房望樓七所 偽翼王石達開偽豫王胡以晄由崇通等縣竄江西新昌縣而粵東匪徒周培春葛耀明關志江由茶陵竄吉安連陷安福分宜萬載等縣與石逆

合於是贛水以西亂民響應瑞臨袁吉同時告警 初十日石達開遣偽檢點賴裕新陷瑞州府十一日偽丞相張遂謀陷臨江府袁吉二郡被圍南昌戒嚴十五日公檄周鳳山率九江全軍回南昌以為剿辦西路賊匪之計

上諭石逆賊黨雖多一經羅澤南痛剿即連次挫敗可見兵不在多寡全在統領得人著會國藩激厲在事文武奮勉圖功殄此巨寇至九江一路能否足資堵禦倘有疏懈不特江西內地堪虞並礙長江大局該侍郎不可顧此失彼 羅澤南克咸甯縣乘勝至金口與胡林翼會攻武昌大破城外賊壘駐營洪山 三十日偽豫王胡以晄陷袁州 先是彭玉麐乞假回衡州

求關齋弟子記 卷五

六

嗣聞江西緊急開關徒步行七百里抵南康公見大喜派領水師赴臨江扼剿 石達開踞臨江分股踞樟樹鎮 十二月初四日周鳳山克樟樹鎮 初十日周鳳山克新淦縣 偽丞相張遂謀攻吉安江西按察使周玉衡入城守之 李孟羣大捷於漢陽追賊至五顯廟破水卡二座燬賊船二十餘隻漢陽東西門外賊壘皆盡 胡林翼羅澤南分駐李家橋洪山擊武昌賊屢破之武昌城外賊壘皆盡 咸豐六年正月初二日賊犯樟樹鎮劉于潯水師擊卻之 初三日周鳳山自新淦回援樟樹鎮遇賊於瓦山敗之 初七日彭玉麐敗賊於樟樹鎮初九日攻臨江賊壘又敗之十六日

林源恩等擊賊於九江敗之 時御史蕭浚蘭疏陳江西軍情謂侍郎黃贊湯所帶兵勇及會國藩練勇四千名僅顧吉安一面若賊擾袁臨勾結義甯省垣震動蔓延可虞

朝旨責問公覆疏言臣軍自岳州而下水陸萬餘人合併一支從未分散去歲以來陸軍分爲三支羅澤南率援鄂之師五千人爲一支周鳳山接統塔齊布之舊部四千人爲一支李元度等率平江勇三千人爲老營之一支水軍分爲兩支武昌十營楊載福所統者爲外江一支鄱湖八營臣新調彭玉麟來此統率者爲內湖一支既已分而爲五矣而李元度駐湖之東又撥千餘人駐紮西岸是陸軍三支之外又分一小支外江則李孟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五

九

羣帶船六十號別入襄河內湖則前撥船三十號外頃又飭彭玉麟帶船三十號馳赴臨江是水師兩支之外又分二小支愈分則人數愈寡愈拆則氣勢愈弱其在湖北者距臣八百餘里在臨江者距臣五百餘里雖欲急圖合併而勢有所不能至於行軍之道擇將爲先得一將則全軍振興失一將則士氣消沮甲寅年秋冬之間臣軍所以長驅千里勢如破竹者以陸路有塔齊布羅澤南水路有楊載福彭玉麟諸人軍中士卒皆以塔羅楊彭爲法故能旌旗生色席卷無前不幸塔齊布中道殞謝而羅澤南楊載福彭玉麟三人者又分往湖北臨江不克遠聚一處而後起之才如周鳳山李續賓李元度數人者又未知果

能血戰成名仰邀

恩眷否臣久困一隅兵單將寡寸心焦灼愧悚難名惟當督飭老營水陸嚴防五路之賊一俟湖北臨江兩處勦辦得手再圖會合歸併一軍掃蕩羣醜以慰

宸廑 十八日黃虎臣大捷於九江 二十五日賊陷吉安府按察使周玉衡死之 是月揚州軍德興阿敗賊於十橋虹橋尹家橋等處 金陵軍張國樑敗賊於倉頭 皖軍和春克舒城縣 二月

上以江西逆匪久踞瑞臨分撥袁吉巡撫文俊甫經到任於地勢軍情未能周悉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五

十

諭曰會國藩自抵江西爲時已久賊情亦所深悉此時江西匪蹤幾欲蔓延全省自應擇其最要之區先行攻剿究竟何處賊情最爲兇悍者會國藩與文俊妥速會商馳奏以慰廑念公與文俊會疏言江西全省以贛水爲中路之經上發於贛南二府下達於鄱陽一湖吉袁瑞臨及極北之九南兩郡皆在贛水鄱湖之西廣饒建撫及省會甯都州皆在贛水鄱湖之東一水中分而兩路州縣之多寡地形之大小蓋畧相等其袁州臨江二府之河名曰袁江至樟樹鎮而會於贛河樟樹鎮者西近瑞臨東接建撫兩岸之關鍵省城之咽喉此時形勢自以樟樹鎮爲最要臣國藩飭周鳳山陸軍彭玉麟水師紮駐該鎮臣文俊又

調周尊彝林葆之陸軍劉于潯之水師隨同駐紮全力扼守以保東岸而衛省垣至何處賊情最為凶悍一節查金陵逆匪由湖北通城入江西者以偽翼王石達開為首偽檢點賴裕新攻陷瑞州偽翼貴丈夏姓偽豫王胡以眺攻陷袁州偽春官丞相張遂謀夏官副丞相會姓先攻臨江後攻吉安粵東另股土匪由湖南茶陵入江西者以周培春人數為最多又有賊目葛耀明陳守鄧象盧偉等均於瑞州投入石逆大股之中賊目王義潮劉夢熊分屯吉安泰和亦與石逆合併為一又有鄂省新到之賊及興國土匪於二月初八日攻撲武甯縣臣等細心查看石逆久踞臨江為上下適中之地凶悍之賊必萃於此南則窺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五

三

伺贛州南安以通兩粵之餘匪北則踞守武甯新昌以通九江之歸路臣等現飭遮克敦布扼駐樂安屏蔽撫建令周汝筠防守贛州惟賊眾兵單急求外援請飭廣東迅派兵勇三四千人赴贛會守
旨報可 十二日劉長佑克萍鄉縣 江西官軍潰於樂安賊犯撫州建昌城邑多不守 十八日周鳳山師潰於樟樹鎮南冒戒嚴公亟回省助守人心始定 湖南巡撫駱秉章遣劉長佑蕭啟江分道赴援皆募死士蠟丸隱語間行入省城旬月始達是時江西入府五十餘縣皆陷於賊所存者南昌廣信饒州贛州南安五郡耳 二十二日賊陷撫州府 二十三日李元

度敗賊於湖口時元度奉公檄移營饒州賊偵知率眾來犯元度遣彭斯舉等抄擊奪獲黃馬褂偽印官照軍械等件 二十九日李元度師次饒州時樟樹鎮新控撫州淪陷餘千萬年皆有賊蹤人心震驚遷徙殆盡元度自湖口東來聞郡欣然餘千萬年之賊相距僅數十里竟不敢犯 三月初二日水師陳炳元等敗賊吳城鎮 初四日彭玉麟由樟樹馳至吳城 初八日布政使銜甯紹台道羅澤南卒於軍澤南字仲嶽號羅山湘鄉諸生在鄉里時與公講性理之學以為天地萬物本吾一體量不周於六合澤不被於匹夫庸辱莫大焉於是宗張子而著西銘講義一卷宗周子而著人極衍義一卷幼儀不慎則居敬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五

三

無基異說不辨則謬以千里於是宗朱子而著小學韻語一卷姚江學辨二卷嚴義利之防窮陰陽之變旁及州域形勢百家述作靡不研討於是有讀孟子劄記二卷周易本義衍言若干卷皇輿要覽若干卷詩文集八卷澤南家素貧年十九課徒自給嘗試罷徒步夜歸家人以歲飢不能具食妻以連哭三子喪明澤南益自刻厲不憂門庭多故而憂所學不能拔俗恥無術以濟天下其後年逾三十乃補學官附生逾四十乃以廩生舉孝廉方正假館四方窮年汲汲咸豐二年賊犯長沙澤南倡生徒行團練法遂率其鄉人子弟轉戰兩湖江西大小二百餘戰克名城二十游擢至監司一時如王鑑李續賓李續宜楊昌濬

輩皆其高弟至是力攻武昌駐營賓陽門外鏖除賊壘殆盡殄
 滅有日矣忽以霧中搏戰中鎗子傷創甚時湖北巡撫胡林翼
 駐營中見澤南神散氣喘汗出如洗執手痛哭澤南語林翼曰
 危急時站得定方算有用之學今武漢未克江北復危力薄兵
 單不能兩顧死何足惜事未了耳言訖而瞑年五十事聞
 上悼惜照巡撫例賜卹諭忠節二子賞舉人湖北湖南江西皆
 建祠於是胡林翼檄記名道李續賓接統其眾仍駐洪山 十
 一日葉啟江敗賊於萬載 十二日鄧輔綸林源恩克進賢縣
 賊犯吳城鎮彭玉麟擊卻之 十四日彭玉麟敗賊涂家埠
 毀浮橋一座 二十日李元度克東鄉縣偽監軍熊近光偽軍
 求關齋弟子記 卷五 三
 師錢懷榮遁入撫州 二十二日鄧輔綸林源恩會李元度於
 撫州 二十三日撫州賊犯東鄉李元度鄧輔綸擊走之輔綸
 軍斬賊六百餘名元度軍斬賊三百餘名生擒一百七名 彭
 玉麟黃虎臣克建昌縣 二十七日李元度等攻撫州連破賊
 五營陣斃五六千人 是月張國樑克江浦縣 賊陷甯國府
 四月初二日李元度鄧輔綸敗賊於千金坡 黃虎臣進攻
 瑞州未克 賊犯撫州營李元度屢擊卻之 二十日劉于溥
 克豐城縣 二十八日楊載福大捷於漢陽燬賊船幾盡 二
 十九日蕭啟江克萬載縣 是月江蘇巡撫吉爾杭阿擊賊於
 高資力戰死之副都統綱潤投江殉焉 五月楊載福率水師

求關齋弟子記 卷五

由鄂東下搜燬沿江賊船燬兵九江城外而還 十三日賊犯
 吳城彭玉麟擊卻之 十五日畢金科破賊於油墩 十九日
 賊援撫州李元度擊卻之 是月江南大營失陷向榮退保丹
 陽初向榮聞吉爾杭阿之難遣總兵張國樑馳救十五日戰於
 丁卯橋勝之又破賊於五峯口摩笄山游擊張玉良亦敗賊甘
 家港賊分股陷溧水向榮撥兵往剿又分兵往甯國剿賊賊偵
 知大營兵單議夾攻以撼我軍於是鎮江之賊趨江南從東而
 西江甯之賊從西而東溧水金柱關等處之賊橫截旁出而楊
 秀清復遣悍賊出通濟門會紫金山賊撲七寶橋營向榮張國
 樑正併力截殺忽各營火起兵勇潰敗張國樑身翼向榮突圍
 求關齋弟子記 卷五 三
 而出收聚散卒由清化鎮退守丹陽 鄂軍克英山縣 六月
 初二日黃虎臣戰歿於建昌 初五日賊陷饒州府 先是公
 弟國華自湖南開關走武昌乞師拯江西湖北巡撫胡林翼以
 國華為總統而劉騰鴻普承堯吳坤修等副之國華率師五千
 人連克咸甯蒲圻崇陽通城四縣轉戰而東克新昌上高各城
 遂抵瑞州府 十九日彭玉麟克南康府南康外接大江內控
 鄱湖為舟師必爭之地公嘗駐營於此自二月樟樹失利公調
 回青山屏風之水師令駐吳城賊遂據而有之迫脅民夫修造
 戰船玉麟親率舟師駛至老爺廟焚賊艦六隻時風勁浪高我
 軍暫停俟風稍定將長龍分泊兩岸舢板直赴南康城下見沿

岸堆積船料甚夥縱火焚燒賊見火起開東門遁玉麟揮水勇登岸遂復其城 二十二日耆齡等克復饒州府 二十七日賊犯生米鎮距南昌二十里陳海鵬由市汊赴援擊賊船盡沉之 是月向榮在丹陽病篤

詔以張國樞幫辦大營軍務 七月初二日偽翼貴丈黃玉崑偽承宣黃士福由臨江援撫州衆七千人軍於上頓渡李元度遣周岐山追擊敗之黃玉崑僅以身免賊連日復犯我營元度等屢擊卻之 初三日偽北王韋昌輝自臨江援瑞州瑞州故有二城劉騰鴻分兩軍追剿比韋首至我軍已拔南城即從南城出擊見賊儀從赫奕排刀手尤凶悍騰鴻堅持不動俟其懈求闕齋弟子記 卷五 五

而擊之殲五百人奪獲黃轎繡傘金盆金碗各僭物昌輝夜遁入城 初四日賊犯南昌省河西岸公遣羊瀛等擊敗之 初七日陳海鵬等敗賊於生米司海鵬偕各軍與賊相持十二晝夜更番鏖戰賊不能支至是乃遁竄瑞州南昌解嚴 初九日賊乘雨撲瑞州營吳坤修擊卻之 十三日李元度連敗賊於撫州 十五日公與文俊遣新字營虎字營四千人屯瑞州助剿 十七日江楚兩軍會擊賊於瑞州大捷 十八日邊錢會匪犯永豐縣邊錢會者以錢塗硃描金爲字起於吉安建昌等郡官屢捕治不能欺近乃勾結粵匪游勇嘯聚千餘人竄擾永豐之黃坡官軍接仗失利遂犯縣城典史周德耀死之 二十

三日邊錢會匪陷南豐縣二十四日復陷新城縣知縣諸葛槐等死之知府何栻之妻薛氏女三人姪何彥猗皆殉難 二十七日楚軍破賊於瑞州 彭玉麟敗賊於謝司塘追至屏風南風忽作賊回棹猛攻我軍距老營百三十里不能歸玉麟令大舟下旋坐戰銜枚無譁千礮雷震賊奔北二十里始全隊而退 公弟國華因病來南昌就醫 二十九日邊錢會匪竄瀘溪縣知縣田彬擊卻之 是月欽差大臣湖北提督向榮卒於丹陽軍榮自道光三十年奉

命剿辦粵匪保全桂林長沙兩省城武昌之失以城內無接應故無功追賊至金陵駐營東南隅障蔽蘇常大小千百戰嘗自求闕齋弟子記 卷五 五

鑄私印曰誓滅此賊既移營丹陽憂憤成疾賊仍重圍密壘以困之或勸退軍榮歎曰吾病不能進何顏更南走當死於此耳遂以軍事付張國樞日汝才足辦賊吾死何憾復踴身呼曰終負

朝廷恩一慟而絕事聞奉

旨優卹

詔以江南提督和春爲欽差大臣馳赴丹陽統其衆 八月僞指揮黃某率臨江奉新安義武甯義甯之賊援瑞州城賊亦悉銳出犯我軍屢戰走之 吳坤修收復靖安安義二縣 公弟國華由南昌回瑞州 公弟國荃募勇於長沙時長沙黃冕新

授吉安府知府吉安府縣均陷於賊寇知國莖有奇略就商防
剿之策國莖曰方吾兄職利事無所須於我我亦從未至營相
視今坐困一隅我義當往赴然苦無資力募勇君但能治餉我
當自立一軍以赴國家之急冕請於巡撫駱秉章募勇三千人
以周鳳山副之以其始攻吉安號其軍曰吉字營公弟國莖以
一軍立功天下自此始 時

朝廷以江西援軍漸集南饒兩府已報收復建昌撫州屢獲勝
仗趣公迅克臨江瑞州毋得專待外援公覆疏云江西賊勢之
浩大黨類之衆多臣前疏業已縷晰言之厥後三月初間逆酋
石達開竄擾皖南帶去男婦三萬餘人然所帶者多係江西新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五

七

擄之民非盡兩廣久從之賊江西賊勢仍未見其衰落入郡名
城久被淪陷南康雖經收復尙無陸兵駐守刻下贛州建昌饒
州三府各有兵勇數千撫州袁州三府各宿重兵將近萬
人兵力不爲不厚屢戰不爲不苦殺賊動以千計自損動以數
百計而迄未能克復要郡挽回全局固出臣等調度之乖方亦
足見此賊以全力圍困江西未嘗有一處之瑕隙一日之鬆懈
也臣等查閱俘獲僞文參核各處探報賊首之在江西主持軍
務者自去年十一月至本年二月底以僞翼王石達開爲主三
四五月以僞翼貴丈黃玉崑爲主六七月後以僞北王韋昌輝
爲主如九江之林啟容瑞州之賴裕新湖口之黃文金皆著名

劇賊撫州之三檢點建昌之張三和袁州之李能通雖不甚著
名亦復謫謀百出堅悍異常統計江西境內廣西滿髮老賊與
廣東湖南新附之賊約在四萬以外本省甘心從逆之匪約在
三萬以外而皖鄂兩省上下往來之賊不在此數臣等忝列戎
行惟當壹意鎮靜化大爲小以安軍民之心何敢稍涉張皇然
賊勢之多寡軍情之輕重亦當悉心考究又何敢稍事含糊反
蹈諱飾之咎 初三日邊錢會匪陷貴溪縣初七日犯河口鎮
初十日陷鉛山縣十一日圍廣信府知府沈葆楨力禦卻之
十七日饒廷選擊邊錢會殲其渠魁廣信解圍 閩軍擊賊於
建昌獲勝 二十八日賊犯瑞州營劉騰鴻擊卻之 是月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五

七

春大捷於三河鎮生擒僞指揮張大有僞將軍秦標盛等 總
兵傅振邦克高濱縣張國樑克寶堰黃茅莊 時金陵羣賊相
搆僞北王韋昌輝殺僞東王楊秀清而僞天王洪秀全復攻昌
輝殺之先是昌輝自江西敗歸秀清責其無功恚甚迨向榮歿
秀清益驕恣脅秀全至其僞府令羣下呼萬歲秀全不能堪趣
召昌輝密圖之秀清招昌輝飲戒備以往飲次抽刃刺秀清洞
胸割而烹之盡殺其黨時僞翼王石達開尙在湖北洪山關之
狼狽東下責昌輝不宜多殺人昌輝怒將併圖之達開繼城遁
入甯國昌輝悉誅其母妻子女秀全益懼密諭秀清餘黨共攻
僞北王府昌輝乘亂逸出潛渡江爲秀清餘黨所獲縛送金陵

磔之夷其族傳首甯國冀安達開心達開回金陵眾議舉輔偽
 政秀全益忌之乃以其兄偽安王洪仁發偽福王洪仁達執賊
 柄達開仍遁至安徽遂不復歸 九月初三日公至瑞州勞師
 初四日李元度克宜黃縣 初九日李元度克崇仁縣 十
 五日畢金科敗賊於泥灣 十七日賊撲撫州大營陷之同知
 林源恩殉難當我軍之分剿宜黃崇仁也賊無日不出城來犯
 我軍屢擊獲勝賊攻益力李元度急調宜黃崇仁兩軍回援各
 弁勇謂崇仁有積穀可食宜黃可捐銀數萬兩暫不回郡又分
 軍入百人守許灣兵愈單薄賊先犯林源恩營源恩力戰死之
 李元度率師往救勢已無及乃聚軍裝縱火自焚突圍而出退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五 无

守崇仁 是月福濟遣知府李元華克無為州 張國樑克句
 容溧水二縣 十月初四日公弟國華克上高縣旋敗賊於瑞
 州時賊之出入接濟者屢被官軍截擊劉騰鴻毀瑞州南城築
 新壘二座以勁兵五千守之賊援始絕 二十五日江西官軍
 福建援軍大潰於建昌副將陳上國等死之 賊陷新淦縣劉
 于澇攻克之

上諭會國藩文俊自八月奏報瑞州建昌勝仗之後已及月餘
 未見續報前聞賊匪多回至金陵而江西失陷各郡尚無一處
 克復據浙江各省奏報皆言金陵內亂恐石逆不得志於皖楚
 必竄入江西該逆於諸賊之中最為凶悍若令竄回江西占踞

數郡煽惑莠民其勢愈難收拾著會國藩乘此賊心渙散之時
 趕緊克復數城使該逆退無所歸自不難窮蹙就擒若徒事遷
 延勞師糜餉日久無功朕即不遽加以貶誤之罪該侍郎何顏
 見江西士民耶又聞石達開與韋逆不睦倘向會國藩處乞降
 應如何處置之處亦當豫為籌畫公疏稱自偽北王韋昌輝在
 瑞州戰敗竄回金陵被楊秀清斥責洪韋二賊謀殺楊秀清並
 誅其宗族黨與於是石達開自湖北洪山歸去黃玉崑自江西
 臨江歸去併赴金陵謀為楊秀清申冤復仇八月以後江西軍
 事即係九江林啟咨王之臣等正思趁此機會克復數城仰慰
 宵旰憂勤之意不意九月中撫州以分軍致挫十月間建昌以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五 无

疲乏致潰而拏獲賊中偽文均稱石達開諭令諸賊謹守江西
 凡江西境內之賊概未調赴下游而下游之賊反由景德鎮以
 赴援撫建蓋安慶為石逆舊踞之巢穴江西為石逆新陷之土
 地

諭旨所謂石逆糾合黨與自圖占踞已可概見
 聖天子明見萬里之外洵屬無微不至照臣等何勝欽服至石達
 開投誠一節查石逆係廣西潯州府桂平縣大梭村人在金陵
 時先據故明張侯第後住上江考棚甲寅八月踞守安慶十一
 月臣國藩師次九江石逆與羅大綱同赴湖口救援官軍被挫
 乙卯春武漢復陷該逆往來蕪黃一帶提調賊軍十月由通城

竄入新昌招納廣東新附之匪連陷江西數府本年三月下竄甯國蕪湖等處七月初九日復由興國州上援武昌爲李績賓之師所敗現據各路探報石逆糾集匪黨十餘萬人前往金陵誓殺洪韋二賊爲楊秀清報仇以臣等愚見揆之如果洪韋勝而石逆敗則投誠乃意中之事若其石逆勝而洪韋敗則該逆挾詭詐以馭眾假仁義以要民方且飛揚自恣未必遽有投誠之心臣等會權論九江賊目林啟容令其歸順又作僞文調瑞州賊目賴裕新令赴下游均無成效假令石達開自知大勢之已去識

天威之難犯翩然歸命稽顙投誠則臣等招撫之法當令其立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五

三

功贖罪獻城爲質以大局言之北岸安慶南岸九江該逆之所必爭也以江西言之瑞州臨江爲根本撫州吉安爲膏腴亦皆該逆之所不肯輕棄也能於六城中獻出一二城爲質則可信其爲真心歸附

國初之施琅黃梧近日之張國樑成例具在臣等立即奏懇鴻恩糜以高位優以厚祿若不能獻城爲證外稱歸義內懷叵測如阿睦爾撒納先降後叛之案幾至不可收拾臣等不敢貪招撫之虛名弛防剿之實際伏乞

訓示指授機宜

硃批爾等主見甚屬允妥剿撫宜並用先剿後撫可隨時審其

機宜好爲之 二十一日劉子清克新淦縣賊屢犯樟樹鎮劉于潯擊卻之 十一月初一日劉長佑蕭啟江克袁州府 初九日張奎壁克建昌縣 十三日公弟國荃克安福縣初國荃率湘勇二千由萍鄉入周鳳山由萬載入十二日行至江口距安福三十里國荃登高瞭望見賊分兩枝迤邐而來國荃令都司陳光孚拒其右蕭孚泗截其左自率親軍禦中路有黃袍賊目六人飛騎而前我軍植立不動以礮山礮擊之立斃賊目二人羣賊獸散陣斬三百餘人窮追三十里即乘勝攻克縣城而周鳳山一軍由清溪轉戰而來亦即隨同入城是爲國荃克城之始 十七日公弟國荃破賊於大汾河 畢金科敗賊於陶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五

三

漢渡 十九日公弟國荃破賊於千金坡遂進攻吉安 二十日畢金科敗賊於線洲 二十二日胡林翼克武昌省官文克漢陽府先是襄陽縣竹條舖土匪朱中瑞黃其中煽亂焚燒樊城遂陷河南之鄧州新野官文遣游擊溫發魁等率千人往剿又隨州土匪趙邦璧藉募勇援襄爲名勾黨作亂復遣李光榮往討大營兵力稍薄不及大舉嗣趙邦璧就戮官文胡林翼督戰益急官文督兵圍漢陽胡林翼圍武昌水師則楊載福專主之胡林翼偵賊勢窮蹙與李績賓楊載福定水陸合剿之計是日辰刻大風揚沙波濤洶湧楊載福親督行陣令水師六營自上下擊而以湯明萬爲先鋒七營自上下擊而以周清元爲先

鋒左右轟攻斫斷橫江鐵鎖燬賊船淨盡賊益飢疲思遁已刻分七隊突門而出一由塘角撲青山張寅恭禦之一由花園撲石嘴張榮貴周瑞禦之一由八步街繞出五里墩胡林翼令同知邢高魁等五營禦之一由長虹橋撲五里墩大營胡林翼令守備胡達萼等五營禦之一由小龜山撲洪山之右一由賽湖隄撲洪山之左一由東嶽廟撲洪山之前李續賓以參將周寬世等三營當右路國子監典簿蔣凝學等兩營當左路自率胡裕發兩營當前路參領富新領馬隊百名與水師為策應待賊逼近突起擊之鏖戰三時之久士氣奮厲賊始大敗狂奔諸軍乘勝猛追午時入城沿街縱殺火燄騰空血流徧地殺斃溺斃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五

五

燒斃一萬餘人生擒偽檢點古又新賴集興指揮周宏元將軍陳得高鄧世俊黃開發及軍師旅帥總制偽典官等五十四人先鋒黨與八百餘人林翼即日入城安撫而我軍之攻漢陽者臬司李孟羣總兵王國才楊昌泗分三路進取翼長巴揚阿等率馬隊繼之副將顏朝斌等又繼之賊出數千於東門外轍子兩落兵勇蛇行而進直抵城外盡拔其濠內竹簽楊昌泗自報國菴破城入王國才李孟羣亦斬關而進斃賊七千有奇生擒偽將軍司馬師帥旅帥五百餘名偽丞相鍾某偽指揮劉滿乘馬下河中破死捷聞
優旨褒獎諸將敘勞有差於是胡林翼與官文籌商東征以龍

興阿統馬隊李續賓統步軍楊載福統水師而李孟羣王國才石清吉等隸都興阿部下連克武昌縣黃州府興國大冶蘄州蕪水廣濟黃梅各城耀兵九江城外林翼因疏陳湖北軍政吏治大端謂古之治兵者先求將而後選兵今之言兵者先招兵而並不擇將譬之振衣者不提其領結者不挈其綱是募之也將自斃矣武漢形勢壯濶自古用武之地荆襄為南北關鍵而武漢為荆襄咽喉武漢有警則鄰疆震驚南服均阻控制無術本根既搖四年之中武昌三陷漢陽四陷國帑因而虛糜民生因而凋敝東南數省受害之烈亦惟武漢為尤甚矣昔周室征淮師出江漢晉代平吳久謀荆襄下濬造船循江而下陶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五

五

侃之勳鎮守武昌宋臣岳飛李綱之謀畫岳鄂均以此為高屋建瓴之勢控制長江惟鄂為要固東南一大都會矣夫善門者必扼其吭善兵者必審其勢今於武漢設立重鎮則水陸東征之師恃武漢為根本大營有據險之勢軍士無返顧之虞軍火米糧委輸不絕傷痍疾病休養得所是則平吳之策必先保鄂郡保鄂之不失必須先固漢陽蓋漢陽為江漢總匯武昌僅南岸一府而漢陽則可通八府也應請於武漢設陸師八千人水師二千人此萬餘人者日夜訓練則平時有藜藿不採之威臨事有折衝千里之勢本境亂民隨時征討固可銷除隱患且東征之師久役者必疲善戰者必傷若以武漢防兵更番替代則

士氣常新軍行必利至水師以礮爲利器礮聲震疊無半年不修之船更番迭戰以武漢爲歸宿則我常處其安而不處其危矣或疑武漢兩城公廩私廬百不存一城周二十里設守爲難臣愚以爲非是蚡旨藍縷以啟山林衛文作都訓農通商是在行之以儉而訓之以勤耳苟此而不能守去之他處何益此武漢急宜設防練兵之要湖北莠民之從賊者以興國崇陽通城通山大冶廣濟黃梅爲最多臣於臬司任內由岳州駐崇陽一月以保甲之法勒令首戶細斬三千人未及畢事而馳往九江矣兵至爲民賊來從逆及今不治終必爲亂治之之法兵勇搜捕不僅徒滋擾害亦且事久無成惟有保甲清查戶族分別斬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五

美

釋之法然而牧令不得其人則法不能行善且滋甚夫吏治之不修兵禍之所由起也士氣之不振民心之所由變也官吏之舉動爲士民所趨向紳士之舉動爲愚民所趨向未有不養士而能致民亦未有不察吏而能安民者卽如五年大熟州縣乃或報災經臣駁斥在案六年大饑州縣轉不報災又經臣迭次駁斥在案以豐爲歉是病 國計以歉爲豐是害民生而終必害於 國計凡下與上交接之事諉之幕友而官不問凡官與民交涉之事諉之門丁而官不問詞訟案牘病在積壓盜賊奸宄弊在因循夫州縣之所謂小事卽百姓之大事今日之所謂小賊卽異日之大賊厝火積薪更切隱憂臣受事以來迭次特

參在 國自有刑章在臣亦甘爲怨府惟深思利弊之原劾貪非難而求才爲難前者劾去後者運事而巧避其名則其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臣愚以爲必應嚴禁官場應酬陋習與羣吏更始崇尚敦樸屏退浮華行之數年或可改觀人情固欲自便其私上無所求則下可自贖責以廉潔而無辭風尙必使先趨於正大官所好卽羣吏所瞻不煩董戒而自變目下州縣懸缺待人暫勿拘臣文法資格地方吏治是臣專責臣次第清理分別委署如果試驗有效才具出衆卽行奏請試署以期實濟而利民生此吏治急應整飭之要疏入

上嘉納之

十二月初三日

張金鑾克建目縣

初八日劉長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五

美

佑克新喻縣 初十日趙煥聯克永甯縣 十八日公至九江勞師疏稱臣由江西省河赴吳城鎮與廣東惠潮嘉道彭玉麟商酌水師進剿事宜連日接據甯稟知武漢蕪黃興國大冶三府七州縣於十一月底次第克復楊載福水師直抵九江焚奪賊船殆盡李續賓督陸師進剿南岸於初九日進攻九江府城臣展閱之下不勝欣慰查外江水師上年正月初五日經臣奏明飭赴湖北援剿是時戰船或入內湖或爲風損僅存一百四十餘號駛至武昌今重來九江陸續添至四百餘號李續賓陸軍係上年八月遵旨派赴湖北援剿是時羅澤南李續賓所帶湘寶各軍僅五千

人今重來九江添至八千餘人該二軍馳驅數省轉戰三千所向有功而江甯將軍都與阿統帶之馬隊亦由北岸以至小池口臣於十八日由吳城馳赴九江迎勞諸軍見其軍威嚴肅士氣樸誠自十二日至十八日環攻六晝夜楊載福李續賓與都興阿聯絡契合愛敬交至雖積勞之後屢勝之餘猶復日夜兢兢衣不解帶不特東三省馬隊忠勇可風即相勇與水師亦實不可多得之勁旅惟是餉項匱乏積欠口糧一百三十餘日額

天恩飭催山西陝西迅將每月各協三萬兩解至九江專濟此軍之用至於江西各府分駐兵勇五萬餘人舊欠無從補給新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五

三

歲尤難支持再懇

飭下兩廣督臣月撥四萬兩以濟急需能多發一日之餉則多一日勁卒之用能早克一處之城則早收一處錢糧之利不勝惶悚待

命之至 二十八日公回南昌 三十日李續宜大捷於九江咸豐七年正月初四日臨沅鎮都司畢金科戰歿於景德鎮初金科攻饒州有功名譽大振而忌者日以次骨飛謀薦誘金科提千餘人當四戰之地索餉不至又惡忌者出已上中夜鬱鬱不自得常思立奇功以自旌異會徽池之賊大至歲暮士有飢色有司者責金科能破景德鎮軍食可圖也金科以正月二日

出師是日驟攻景德鎮入市乃無一賊別擊十人搜剿後街賊鋒起從卒亡七人傷三人金科縱橫擊刺踐血而出最後賊以噴筒環攻於王家洲隕焉年二十五耳金科字應侯雲南臨沅人每臨敵負鎗腰五十矢又令卒手蛇矛持八尺刀以從自楚軍之興塔齊布始以勇名天下楚人剽悍者率低首之而亦斃稱金科之材武金科始隨副將王國才赴湖北破賊於天門丁司橋累敘至花翎都司咸豐四年十一月公檄塔齊布圍九江明年正月王國才赴援武昌金科遂為塔齊布所留其後塔齊布物故金科以驍勇冠潯軍石達開之寇江西也連陷瑞州臨江等八府數十州縣金科所至常陷陣克捷旋為他部牽率失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五

美

利終不得獨錄其功以迄於歿遠近惜之 初五日知府吳坤修克奉新縣 副將鮑超敗賊於小池口 時江西州縣相繼克復鄂軍抵九江者水陸二萬餘人我軍聲容甚壯自咸豐五年冬瑞臨袁州失陷西路州縣多淪於賊自六年秋援軍來瑞而兩湖之路始通自袁州克復鄂師抵潯而西路各屬以次恢復於是南昌八屬袁州四屬均一律肅清南康四屬已復其三臨江瑞州吉安九江四府所屬亦各克數城江西軍務駸駸日有起色矣 十七日公赴瑞州視師 是月張國樑敗賊於句容縣 二月初四日公交竹亭封翁薨於里第十一日訃至營公與弟國華自瑞州奔喪公弟國荃自吉安奔喪並奏陳丁憂

回籍情形請

旨飭鄖陽鎮總兵楊載福統帶水師惠潮嘉道彭玉麟協同調度由湖北巡撫胡林翼月籌銀三萬兩江西巡撫文俊月籌銀二萬兩以濟水師餉需

上諭會國藩著賞假三箇月回籍治喪並賞銀四百兩經理喪事所有前帶水師兵勇著派楊載福就近統帶彭玉麟協同調度所需兵餉並著官文胡林翼文俊源源接濟毋使缺乏該侍郎假滿後著仍遵前旨即赴江西督辦軍務以資統率 李元度敗賊於賈溪之鷹潭 是月和春遣軍敗賊於溧水 德興阿遣軍敗賊於瓜洲 賊圍壽州署廬鳳道金光節擊走之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五

五

周天受收復婺源縣 都興阿敗賊於黃梅 襄陽土匪陷宜昌府知州李光榮死之初匪眾由竹溪房縣竄與山陷之適李光榮率川勇三千人回蜀官文檄令就近擊賊李光榮議扼守東山寺鎮境山慈雲寺等處防護郡城宜目鎮總兵景輝促光榮進軍霧渡河迎剿十三日光榮拔隊入山賊由小路撲郡城與之左十五日夜宜昌知府阮福偕景輝率城守兵四百人馳扼馬蘭坡至夜明瀕與賊遇全軍殲焉十六日味爽賊入城焚城外民房過半先是阮福告急於荆州請撥宜昌鹽稅數萬緡充餉荆宜施道莊受祺兼司鹽權駁斥之期五日飭兵往援又不至光榮所部川勇皆奉檄遣撤出隊之日人發千錢故不用

命十八日光榮回軍郡城營南門外部卒暗與賊通光榮夜聞逃卒聲叱問何人邏卒反刃刺之光榮罵賊而死餘兵潰至董巾事聞景輝阮福均職職 二十九日公抵湘鄉 三月初九日副都統多隆阿參將鮑超攻克段密賊壘十五日多隆阿偕總兵王國才連克楓樹均獨山鎮賊壘於是九江附近惟小池口賊壘獨存 二十六日臬司李孟羣率師援皖時壽春鎮總兵鄭魁士兵潰桐城

朝廷飭楚軍赴援官文胡林翼檄孟羣率二千五百人由羅田取道六安以行 四月初六日李孟羣克英山縣 賊酋陳玉成犯湖北官文胡林翼遣軍連破之陳玉成自桐城率賊三萬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五

五

沿途裹脅號稱十萬分犯黃梅廣濟蕪水蘄州羅田諸邊界官文檄李續賓移軍小池口鮑超移駐孔壠黃梅阻遏賊鋒調福武寶三營援蘄州羅田恭鳳虎三營繼之又派段清平張志超趨黃州扼賊竄省之路前後破賊壘二十一一座斬賊數千 略乘章檄王鑫率老湘營三千人赴江西助剿 二十二日公以假期將滿具疏懇請終制 旨著仍遵前旨假滿後即赴江西督辦軍務並署理兵部侍郎以資統率 五月李續賓連敗賊於九江初續賓逼城而營自官牌夾迤南而東至白水湖募丁夫掘濠三十餘里深二丈廣三丈五尺賊患之率悍黨五六千人來撲續賓令步隊護濠戒

勿戰親督馬隊繞至八百坡後岡又伏兵於馬宿嶺約破發出擊兩時許賊已逼近我軍聞礮聲齊出殺賊三百餘名追斬七百餘名賊旋出西壩設伏坡後茶庵續賓繞道譚家畝楊樹背先敗其伏而以官軍伏其地仍回隊迎敵且戰且守至伏所賊不知其官兵也及伏起始駭愕倉皇潰奔掩殺無算未幾安慶大股來援城內亦出賊二萬蜿蜒數里楊載福遣水師從甘棠湖趨城下擊卻之蓋自三月迄五月我軍水陸屢捷而賊勢猶未衰滅也 王鏊擊賊於甯都州永豐縣境連破之 閏五月胡林翼赴黃州督師時斬黃一路賊蹤蔓延二十七日蘄州諸軍並挫舒保以馬隊力戰左光培以水師扼巴河賊始不能上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五

望

竄林翼親赴下游察看前軍營壘申明軍法指授方畧武漢賴以粗安 是月張國樑克句容縣 六月公疏請開兵部侍郎署缺

旨報可

諭以江西如有緩急即行前赴軍營以資督率 皖賊大舉上犯鄂軍連戰破之時李續賓攻九江甚力賊欲分官軍之勢自宿松太湖糾合饑民十餘萬乘虛窺武漢分四路進一據黃梅之停前驛石清吉禦之一據廣濟之大河舖孔廣順王國才巴揚阿許廣藻禦之一據蘄州之張家塆邢高魁彭應鯉朱啟江禦之一據蘄水之劉公河舒保唐訓方禦之大小五十餘戰殺

賊萬餘人初小池口之勝也北岸官軍近三萬師船往來如織武昌與九江聲息相關及賊間道上援九江之陸軍梗阻而上游舟師又不可驟撤賊所竄伏之徑皆崎嶇泥淖馬隊幾不得施惟將帥一心士卒併力故雖危急屹然不為所撼 多隆阿鮑超敗賊於億生寺 蔣凝學敗賊於童司牌李續賓攻九江城垂克賊首陳玉成糾大股來援踞童司牌圍都興阿營續賓檄蔣凝學率四營救之賊眾我寡軍士恒懼凝學諭諸將曰童司牌不克則水師不能安紮龍坪武穴龍武不守則攻剿九江之師亦掣肘而不能奏績利鈍在此一舉願與諸君共任其難於是士皆奮勇遂大破賊而九江之營益固矣 貴州安義鎮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五

望

總兵王國才陣歿於黃梅 胡林翼駐軍黃岡之傅家嶺 王鏊敗賊於廣安又敗賊於樂安賊回竄吉安周鳳山敗績 七月初一日多隆阿鮑超擊賊於黃臘山大破之多隆阿約鮑超同攻黃臘山謂超曰賊所以守壘者必疲弱也其强悍驍銳皆伏村落因自以精騎衝村落而令超分兵繞賊壘之後合軍剿洗踏毀甘家畝王家河賊壘四十八座斬賊五千竹溪水為赤 胡林翼遣軍擊賊於蘄黃五路皆捷 劉騰鴻普承堯會克瑞州府騰鴻戰歿初楚師圍瑞州久未下偽北王韋昌輝自臨江赴援騰鴻與普承堯議克城後方收隊十二日騰鴻中破殞命十四日我軍礮子適中賊火藥桶城內火起將士攀堞爭登

賊出北門以數萬計由城東水淺處渡騰鴻部將陳海鵬截住河中連環轟擊賊數千河水爲赤遂復其城 胡林翼軍大捷於黃岡新水破偽城五座燬賊壘百餘座擒斬偽檢點指揮三十四名 八月初四日道員王鑫卒於樂安軍鑫字樸山湘鄉諸生咸豐二年十月粵城圍長沙既解嚴巡撫張亮基檄調湘鄉團丁至省垣防守鑫與羅澤南率千人以往適公奉命治團練因就鑫等所部仿明戚繼光成法東伍練技號曰湘勇湘勇之興自此始三年衡山土匪曹戴李躍搆亂於草市公道鑫與劉長佑討平之八月鑫駐郴州聞江西援軍失利上書於公欲募勇赴援詞氣慷慨公嘉其義令募勇三千繼聞湖北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五

望

之警乃令赴長沙防守公見鑫氣盛慮難專任爲書戒之又緘告巡撫駱秉章謂新集之勇未經訓練見賊易潰且餉糈難繼宜裁汰秉章不從鑫遂另樹一幟自定營制不復隸公軍矣秉章飭鑫率師援鄂轉戰江西所向輒克軍中稱爲老湘營鑫治軍嚴肅所至雖信宿必築壘浚濠賊不敢犯每戰先期集諸將各陳所見遞說帖相詰難既定計則傳示各軍期如約違者雖勝必罰鑫既卒

朝旨優卹子諡壯武建專祠部將張運蘭王開化分統其衆於是復隸公部矣厥後提督劉松山率老湘營剿平中原捻匪轉戰陝甘擒斬回匪以數萬計皆守鑫成法松山戰歿金雞堡從

子劉錦棠用其衆肅清隴右遂率師出嘉峪關立功絕幕蓋老湘營一軍歷二十餘年戰績幾遍天下鑫之規模宏遠矣 胡林翼破賊於小池口克其偽城初鄂軍自黃岡斬水戰勝乘勢東下直抵小池口小池口與潯城隔江對峙爲江皖入楚咽喉賊壘石爲城浚濠外衛內築重垣林翼會都興阿楊輔福上下合剿先撤小池口偽城以撤其犄角而親督唐訓方李續賓等由斬水達黃梅設卡建碇塞宿松上竄之路復令多隆阿鮑超破黃梅後山至五里涼亭載福等礮船亦自陸家背進偏晝夜環攻偵知偽城內炊爨之具已被大礮擊碎炊煙數日不起賊不敢復立女牆乃飭軍士攜草囊沙爲填濠登城之計十五日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五

望

風雨大作楊載福令趙克彰攻北門蔣凝學攻東門沈俊德彭友勝攻西門兵勇以稻草堆地障身而進頃刻濠已填平楊載福自率十四營水陸環薄之都興阿繼馬隊施火箭射城內賊遂火起我軍乘賊亂亟登城內擊斃之尸積如山阜於是全楚肅清 是月李定泰克東鄉縣 九月初九日楊載福彭玉麟李續賓會克湖口縣初賊踞石鐘山悉銳守湖口兩岸致外江內湖之水師間阻屢攻不能克及楊載福總理內外水師軍威壯盛然江湖迄不能合者以石鐘山爲之隔閡也彭玉麟建議力攻湖口若石鐘山破則九江可唾手得楚軍既克小池口乘勝下剿李續賓約彭玉麟楊載福水陸夾攻於是劉國斌率陳

海鵬等帶舟師由湖內冒死衝出湖口李續賓乘夜渡江繞湖
口山後出賊不意賊其城總管巴依爾呼蘭督馬隊由陸路濟
八里江為應兵遂會克縣城毀梅家洲偽城燔石鐘山賊壘巖
壁皆焚獲戰艦八十九巨砲千二百有三殪悍賊萬餘外江內
湖水師之三載阻絕者乃得合併於是彭玉麟商之於公請於
朝立楚軍昭忠祠於石鐘山頂祀水師之歿於王事者 二十
二日楊載福克復彭澤縣遂連克望江東流銅陵三縣先是江
南水師將李德麟率紅單船自下游入皖剿賊至繁昌之舊縣
峽口為賊艇遏抑不得上賊沿江岸聲勢聯絡困我師已七閱
月載福既克彭澤東下所過焚賊船無數偽成天豫陳玉成自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五

吳

安慶遣偽丞相曾某率船數百乘風而來泊馬當峽華陽鎮一
帶載福率各營奮力攻剿兩處賊船敗退追殺二十餘里焚奪
畧盡二十二日焚華陽鎮二十三日遣李成謀克望江二十四
日克東流縣疾趨東門攻破西門外鹽河口及對岸賊壘三處
二十六日破大通鎮二十八日克銅陵縣又破土橋賊壘至舊
縣峽內與紅單船合不出旬日轉戰千里紅單船驟見旂幟羣
驚為神又攻破泥汊賊壘二座紅單船懸賞萬六千金而不能
克者也載福以糧米船破軍火悉餉紅單船為夢軍費日非君
輩扼要疲賊我軍雖銳不能如此之速也眾咸感悅 是月福
濟攻柘皋克之 張國樑敗賊於高資 十月十三日楊載福

回軍彭澤、胡林翼以水師創始於公楊載福彭玉麟李續賓
皆公識拔於風塵之中所統將弁皆公舊部因奏請起復水師
統將以一事權畧云水師一軍建議於江忠源創造於曾國藩
而整理擴充至近年而始大江漢之師如雷如霆軍威不為不
盛惟是出楚入吳風利不泊即瓜步金陵均可隨機剿辦其應
與吳皖統兵將帥互相策應之處既非李續賓楊載福彭玉麟
所能咨商而李續賓楊載福彭玉麟之嚴厲剛烈落落難合亦
非他省將帥所能調遣且軍旅之事以一而成以二三而敗唐
代九節度之師潰於相州其時名將如郭子儀李光弼亦不能
免蓋謀議可資於眾人而決斷須歸於一將又軍事之大較矣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五

吳

會國藩持身謹慎前請終制蒙
恩暫准讀禮家居茲幸機會可乘移孝作忠出而任事天下後
世將益信其忠而不能責其不孝事必見其大而時必乘其先
應請
前下會國藩迅速起程由鄂抵潯督同李續賓楊載福彭玉麟
都興阿長驅東下果將士一力一心可直搗金陵預操勝算
上諭會國藩丁憂後奏派楊載福總統內湖外江水師彭玉麟
協同辦理業經明降諭旨允其所請朕因該侍郎懇請終制情
詞懇切且江西軍務漸有起色是以令其暫守禮廬也 江西
巡撫耆齡奏請起復公弟國荃治軍吉安奉

旨敦促先是國荃奔喪回籍所部吉字營勇交文翼陳提統帶
五月石達開大股援吉安王鑫擊走之七月王鑫破賊於廣昌
樂安賊回竄吉安周鳳山軍潰敗惟文翼陳提統帶吉字全軍
退守安福於時王鑫劉騰鴻相繼淪喪湘軍連失健將巡撫耆
齡奏派公弟國荃爲總統公念國事方艱勉弟速行是月國荃
抵安福進兵薄吉安城 十一月偽翼王石達開由饒撫疾趨
吉安衆號數十萬公弟國荃迎擊於吉水縣之三曲灘大破之
城圍遂合 多隆阿鮑超會水師敗賊於太湖 是月德興阿
克瓜洲 張國樑克鎮江府 十二月楚軍克臨江府時劉長
佑因病回籍所部併歸蕭啟江總統劉坤一分領之坤一等攻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五

已

撫州張運蘭攻建昌於時江西西路僅吉安九江兩城未復而

求闕齋弟子記卷五

求闕齋弟子記卷六

東湖王定安撰

平寇三

咸豐八年正月皖賊犯蘄州界唐訓方擊卻之 多隆阿敗賊
於仙田鋪追至太湖城 二十九日蕭啟江劉坤一克新淦縣
時偽翼王石達開竄踞江西之鉛山河口鎮率衆二萬窺伺
浙境將軍福興退守廣信府 二月初四日石達開陷廣豐縣
總兵饒廷選攻克之賊退踞洋口 皖賊陷英山縣遂大舉犯
羅田署知縣崔蘭馨會主事姚敦禮敗賊於樂利河乘勝收復
英山縣 十五日張運蘭王開化克樂安縣 唐訓方敗賊於

求闕齋弟子記

卷六

一

黃泥坂守備梁宏勝擒偽丞相韋朝綱 富森保唐訓方敗賊
於南陽河 時公在籍修小祥禮弟國華降期服闋 是月和
春遣軍克秣陵關 三月公弟國華出贊李續賓軍事於九江
初四日張運蘭王開化收復宜黃縣 初六日張運蘭等收
復南豐縣 蕭啟江劉坤一克崇仁縣 鄂賊竄商城李孟羣
遣軍敗之於金家寨賊由了角山一日夜行百里陷麻城官文
道舒保回軍追擊之 是月張國樑率師圍金陵敗賊於七甕
橋雨花台印子山等處遂與李若 戴文英圍其二門 石達
開由廣豐竄浙江連陷江山常山開化等縣胡林翼疏請飭李
元度率平江勇赴浙江扼要駐守 四月初七日李續賓楊載

福彭玉麟會克九江府偽貞天侯林啟榮伏誅初林啟榮竊據九江分黨據湖口石鍾山彭澤等處層柵密壘倚角相佐公始建攻九江之議楚軍相持數載賊西竄湖北南入江西腹地我軍迄未撤圍大東門外有磨盤洲者高岡危峙虬蟠虹帶李績賓令軍士於其下潛開地道築牆為蔽外張旗幟木梯偽陳攻城具以疑賊三月末地道轟塌東門十餘丈南門再塌我軍蟻附登城賊以火器抵禦死亡相繼卒不能入李績賓令軍士再穴地道迤東而南楊載福彭玉麟率水師攻北門臨江一帶是日寅刻地雷驟發磚石飛騰震撼山岳立塌東南城垣一百餘丈兵勇痛兩次傷亡之慘人盡思奮踴躍齊登掩殺兩時之久

求闕齋弟子記 卷六

二

斃賊一萬六七千人尸骸填衝偽貞天侯林啟榮及偽元戎李興隆死亂軍中寸磔之捷聞浙江布政使李績賓福建提督楊載福廣東惠潮嘉道彭玉麟均奉旨給獎有差 公弟國荃攻吉安屢敗賊於白鷺洲天華山遂旁克吉水萬安二縣 李績賓克麻城縣 二十日蕭啟江劉坤一克撫州府 二十四日張運蘭王開化克建昌府賊竄入浙江境 二十六日皖賊陷黃安縣 是月欽差大臣和春提督張國樑攻賊於雨花台大破之 德興阿遣軍敗賊於石橋 閩浙總督王懿德遣軍克政和縣 五月初二日李績賓克黃安縣 初四日李績賓收復麻城縣追賊至商城 皖賊犯

斬州唐訓方擊卻之 李元度敗賊於玉山子午口 是月和春遣軍克江浦來安兩縣又遣軍攻金川門盡燬東北城外賊壘 李定泰克壽昌縣 時石達開陷處州府圍攻衢州甚急全浙震動朱鳳標許乃普沈兆霖等連疏請飭催李績賓赴浙藩任辦理軍務胡林翼以皖事方棘楚邊未靖李績賓所部攻堅太久方募新軍吏補疏留績賓在楚皖之交當陳玉成一股

求闕齋弟子記 卷六

三

論曰曾國藩開缺回籍計將服闋現在江西撫建均經克復止餘吉安一府有曾國荃劉騰鶴等兵勇足敷剿辦前諭著飭飭令蕭啟江張運蘭王開化等馳援浙江該員等皆係曾國藩舊部所帶兵勇得曾國藩調遣可期得力曾國藩著馳驛前往浙江辦理軍務並著駱秉章傳旨令該侍郎迅速赴江西督率蕭啟江等星馳赴浙江與周天受等力圖掃蕩該侍郎前此墨經從戎不辭勞瘁朕所深悉現當浙省軍務喫緊之時諒能仰體朕意毋負委任何日起程並著迅速奏聞以慰廑念 六月公治裝由湘鄉至長沙奏報起程日期 硃批汝此次奉命即行足徵關心大局忠勇可尚抵營後迅將

如何布置進剿機宜由驛馳奏可也 初五日李元度克常山縣 初六日李元度克江山縣 初八日浙軍周天受克武義縣 和春遣軍會周天受克永康縣 初九日周天受克縉雲縣 初十日周天培克宣平縣 十六日周天受克處州府 七月公由武昌歷九江湖口以達南昌援浙諸軍俱集於河口 鎮公由南昌趨河口 時浙江所失各城次第克復偽翼王石達開率黨竄福建連陷松溪崇安建陽等縣建甯府城被圍浙江巡撫晏端書以衛處解嚴檄總兵饒廷選副將張騰蛟馳援閩省又遣軍由江山擊楊輔清於浦城副將陶茂森游擊韓廷桂統之並轉檄周天受派軍赴浦城會剿

求闕齋弟子記

卷六

四

上諭前因浙江軍務緊急諭令會國藩赴浙剿辦現在衢州解嚴處州等州縣相繼克復浙境餘匪不難剋日肅清惟閩省浦城崇安建陽松溪政和等處賊勢蔓延亟應趕緊剿辦和春等現飭周天培於援浙兵勇內挑選精銳三千數百名由龍泉一帶進剿饒廷選帶漳州兵勇亦馳往浦城會國藩業已奏報起程即以援浙之師由江山鉛山直搗崇安相機進剿迅將閩省各匪一律掃除毋少延悞 福建知府陳維漢克松溪縣 知縣楊國榮克政和縣 知縣劉潤田克甯化縣 初七日浙軍收復龍泉縣 十五日偽國宗楊輔清圍廣豐玉山城李元度擊卻之 二十二日周天培克浦城縣 胡林翼丁母憂解任

回籍

詔官文兼署湖北巡撫 是月和春張國樑攻金陵築長圍鑿山越水周城百餘里燬城外賊壘殆盡 八月初八日公抵河口鎮時張運蘭蕭啟江吳國佐朱品隆各軍陸續到鎮因疏稱竄閩之賊以石達開為最悍其誑煽莠民張大聲勢亦以石逆為最誘謹遵

諭旨即日親督兵勇由鉛山入分水關直搗崇安由崇安而東北可出小關仙霞嶺仍趨廣豐玉山一路以達於皖境由崇安而南約有二路東路出建陽葉坊以至延平府西路出光澤龍湖以至建甯縣中路出麻河擊口而至將樂則可達於汀州而

求闕齋弟子記

卷六

五

遁入廣東現在署督臣慶端駐紮延平東路當可無虞西路各境在在與江西毗連現經撫臣耆齡調派候補道劉長佑一軍由撫州移防新城瀘溪嚴扼杉關等隘口或無回竄江西之慮其由北歸皖省併入賊黨南回廣東仍返老巢均在意中俟抵崇安探確賊踪再行續奏 十三日閩賊陷安仁縣公遣張運蘭往擊之 十五日公弟國荃克吉安府初偽先鋒李雅鳳偽丞相程明海同踞吉安城國荃所部吉字營圍守經年斬馘甚衆自瑞臨撫建先後克復賊死守孤城已成坐困初四日國荃率諸軍水陸環攻毀賊船於白鷺洲初十日賊以木簾順流衝營禦之於棧潭灣等處小划小筏擊奪淨盡並擊散大簾一座

斃賊無數賊既屢敗李雅鳳翟明海互相疑忌明海為雅鳳所殺其黨夜出城乘舟遁去國荃率水師追擊令軍士薄城而登生擒李雅鳳及偽副將軍吳大法等於是江西全省肅清奉旨會國荃以知府遇缺卽選賞加道銜 公移駐弋陽 十九日張運蘭克仁安縣偽經畧楊在田率二千餘人竄樂平 閩賊回竄新城縣 時撫建新克人心未固而吉安竄出餘匪連陷崇仁宜黃兩縣公檄張運蘭兼程援新城公亦由雙港改道南趨建昌 劉長佑敗賊於新城賊退入閩境 二十一日多隆阿克潛山縣遂克石牌鎮 是月周天受克建陽縣 閩軍克邵武府 九月初九日公抵建昌府遣張運蘭一軍由杉關

求闕齋弟子記

卷六

六

進剿順昌將樂之賊蕭啟江由廣昌進剿汀州甯化之賊吳國佐赴南豐廣昌石城一帶扼要駐紮時賊勢併注汀州復有千刀會匪盤踞石城之迴龍砦公建議先清江西再規汀州甯化因疏稱江閩交界中隔大嶺北自仙霞南至武平一嶺綿亘殆逾千里大關小隘處處可通現派張運蘭由北度嶺蕭啟江由南度嶺中間泰甯南豐等處尙覺空虛該逆仍可伺隙回竄而二年以來賊迹往返蹂躪嶺內如建昌各屬嶺外如邵汀各屬井邑蕭條百物蕩盡今歲疾疫流行居民鮮少閩中田荒米貴油鹽無從購買且無現錢可換臣駐紮建昌一面防中路回竄之賊一面轉運錢米等件解赴蕭啟江張運蘭兩處臣距蕭啟

江四百餘里距張運蘭三百餘里而蕭張相距亦在五百里外擬俟順昌將樂賊匪剿盡歸併汀州一路臣亦率隊繼進庶無此剿彼竄之虞 十六日公弟國荃率師至建昌李續賓遣弟續燾克桐城縣進攻舒城又克之賊遁入三河偽城續賓率師圍之 都興阿率馬隊攻安慶破大橋頭賊壘多隆阿鮑超會攻集賢關賊棄壘而遁適楊福水師至北門克賊壘四座安慶踞賊氣奪閉城不敢出 是月賊酋陳玉成由浦口陷揚州德興阿退駐邵伯鎮張國樑渡江攻克之 賊陷六合縣補用道溫紹原死之紹原江夏人權知六合縣事募鄉勇為守禦計大江南北重城皆望風瓦解六合以彈丸獨存大小百戰屢殲

求闕齋弟子記

卷六

七

賊眾歷六年之久賊始以全力破之紹原聞變攜妻王氏子溫輔材長媳陳氏投水以殉從事者多不屈死 十月初十日李續賓偕公弟國華戰歿於三河鎮先是八月間李續賓督兵入皖一月之內連克太湖潛山桐城舒城軍鋒甚銳當者披靡遂進圍三河鎮以規廬州三河鎮者賊屯聚米糧軍火以為接濟廬州金陵之地也有偽城一附以磚壘九續賓周察形勢以攻城必先破壘令丁銳義等攻河南大街及老鼠夾黃勝日等攻東北之迎水庵水晶庵一帶李續燾攻西面儲家越而親督金國琛劉運會毛有銘劉人和等策應各路初二日黎明出隊九壘皆克守賊殲盡其時城賊與白石山之賊分途來救復為馬

隊擊退是日斬賊七千級城賊懼飛書乞援於是偽英王陳玉成率大股自江浦六合廬江西上偽侍王李世賢捻酋張洛行自廬郡率大股號十餘萬連夜竄至金牛鎮白石山一帶連營數十里包抄大軍後路初九日援賊逼近勢頗猖獗是夜續賓派金國琛毛有銘楊得武彭友勝丁銳義張嵩齡張養吾劉人和各出六成隊往金牛擊剿行十五里黎明至樊家渡王家祠堂突遇大股來撲金國琛毛有銘劉人和馬步分進賊以數枝包抄數枝搗我軍連環轟擊賊大奔追逼賊壘殺賊約二千忽大霧迷漫咫尺莫辨賊由左路抄出數大股直前衝突我軍左路先潰中右兩路均爲賊襲返戈衝殺而前後皆賊彭友

求闕齋弟子記

卷六

八

勝胡廷槐饒萬福死之員弁勇丁傷亡過半隊伍星散歸路已爲賊阻截矣續賓自領親兵縱橫盪決殺傷甚夥爲城之賊復分股衝出合之援賊綿亘二三十里鄒玉堂杜廷光趙國幹又死之弁勇傷亡愈衆續賓傳令軍中嚴守牆壁是時賊已逼近七營牆壁皆破續賓戰至二更殺賊已近二千李績憲彭祥瑞率勇越壘而出於是賊踞其壘斷河隄以絕我軍去路續賓勇氣百倍怒馬當先往來奮擊斃賊又數百人戰至三更續賓身而俱受矛傷自度事不可爲躍馬入賊陣死之公弟國華與同知何裕何忠駿知縣王揆一縣丞李績藝訓導吳立蓉萬斛泉等皆與難道員孫守性與諸將堅守營壘三日而敗死之又六日桐城守兵

求闕齋弟子記 卷六

亦敗前後死者殆六千人無苟活者 續賓字希庵湘鄉人少從羅澤南學爲人含宏淵默稠人廣坐終日不發一言愛人不尚美言而意溢於色色餘於辭湘軍之興威震海內創之者澤南大之者續賓也其選士以知恥近勇樸誠敢戰爲尙遇賊則以人當其脆而已當其堅糧仗則予人以善者而已取其窳者其駐營處所百姓歡欣耕種不輟萬幕無譁秋毫不犯他軍之將士逃難之流民皆歸之如父兄自成豐二年從羅澤南倡團練七年之中轉戰湖南湖北江西安徽諸省大小六百餘戰克復四十餘城而恂恂退讓口不言功世尤多之當諸將失利之時或勸突圍而出續賓不可捧

求闕齋弟子記

卷六

九

廷旨 殊批奏摺焚之日不可使宸翰落賊手及其歿遠近痛哭舒桐難民負骸骨以出事聞上震悼 手詔曰覽奏不覺隕涕惜我良將不克令終尙冀其忠靈不昧他年生申甫以佐予也 追贈總督子諡忠武湖北安徽江西湖南皆建祠 國華與續賓爲婚姻時湘軍屢捷人人自以爲無前國華獨以爲常勝之家難可深恃時時與續賓深語悚切以警其下且以書告公府上至是與續賓同殉

上憫之加恩照道員議卹予諡愍烈先是胡林翼丁憂回籍詔起復署理湖北巡撫林翼聞李續賓歿乃赴黃州視師 十一日公弟國荃回湘 時福建之汀州甯化順昌將樂各城次第收復惟連城尚有餘匪其大股分三股竄江西一為偽國宗石某一為偽先鋒何某偽檢點傅某一為偽都督羅某偽檢點盧某先竄瑞金會昌雩都等縣繼乃竄入信豐南安界中窺伺贛州並攻陷景德鎮公檄蕭啟江進攻信豐南安之賊檄張運蘭赴景德鎮會劉于浚助剿以保饒州門戶 是月和春遣軍克溧水縣 十一月湖廣總督官文湖南巡撫駱秉章連疏請公移師援皖

求闕齋弟子記 卷六

十

上諭皖北賊勢鴟張楚省邊防喫緊此時閩省之賊南趨漳泉距江西漸遠若照駱秉章所請令該侍郎移師赴皖而留蕭啟江所部四千餘人防守江西亦未始非權衡緩急之計惟會國藩所部各軍多染疾疫前奏尚須休息且景德鎮尚有股逆匪隨剿隨進亦非計日可到著會國藩豫為籌度如果閩省兵勇足資剿辦而江西邊境防剿有人自以赴援皖省尤為緊要不獨廬州省城可收南北夾攻之效即上竄湖北之路亦可藉資堵扼倘因汀州等路尚須兵力一時不能移軍或須俟景德鎮股匪殲除再回楚北亦著斟酌具奏 公覆疏云伏查近日賊勢以皖南北為最重皖南約分兩路中隔大山如彭澤之浩

山祁門之歷山績溪之鄣山以及黃山九華皆此一山之所綿亘自山以北如貴池銅陵下至蕪湖當塗濱江各屬自咸豐三年以來久為粵匪出沒之區自山以南現惟婺源景德鎮兩處有賊兩處之賊不除則饒廣徽衢四府時時可危若能驅兩處之賊逐出山外歸併江邊則江浙防務皆鬆而皖南亦有一條鞭之勢皖北約分兩路中隔一湖周圍四百餘里名曰焦湖自湖以南如安慶無為巢縣和合久為粵匪盤踞之所自湖以北如廬州鳳陽以及淮北各屬則粵匪與捻匪錯雜紛擾汗漫不可收拾前此都興阿由石牌進攻安慶勢趨湖南李續賓由舒桐進剿廬州勢趨湖北自十月初旬三河桐城相繼挫敗安慶

求闕齋弟子記 卷六

十一

撤圍士氣大傷逆氛日熾皖北賊勢浩大倍於皖南十一月初將軍都興阿總兵鮑超屢獲勝仗官文分派各軍防布要隘胡林翼聞警起復馳赴李續宜軍重加整頓楚皖之交人心漸定而皖南自灣沚黃池之變戴文英鄧紹良先後殉難亦恐悉力上竄合景德之股匪擾及湖口窺伺九江以臣愚見論大局之輕重則宜併力江北以圖清中原論目前之緩急則宜先攻景德鎮以保全湖口臣擬正月初旬移駐鄱陽彭湖等處與都興阿等軍不過一江之隔百里之遙如果北岸有警亦可就近策應 十二月閩浙總督王懿德奏請飭公暫緩移師留張運蘭一軍保衛閩境

上諭會國藩援閩之師前因所部兵勇多染疾疫暫駐建昌調度徐圖拔隊繼進嗣值李續賓全軍失利皖北賊勢披猖經官文駱秉章奏請飭令該侍郎移師援皖留蕭啟江所帶四千餘人防守江西當經諭令會國藩倘因汀州等處尙須兵力江西景德鎮大股匪徒尙未盡殲未能即日由楚入皖令其斟酌情形具奏茲據王懿德奏接會國藩咨稱擬率卽選道張運蘭等軍赴楚剿辦該督以閩省賊熾兵單連城尙被占踞接壤之饒州甯都等府州紛紛告警專賴會國藩大軍鎮定邊陲其前部張運蘭一軍已抵邵武轄境正資協剿未可撤回所奏亦係實情着會國藩通籌大局如閩省賊匪猶賴援軍卽將張運蘭一

求闕齋弟子記

卷六

三

軍暫留攻剿與王懿德會商辦理至湖北防堵現已周備惟皖南北粵捻磨集有須兵力而江西地方尙有大股賊匪該侍郎亦難舍近而圖遠仍着斟酌調度可也 公復疏云臣才識短淺何足以規畫全局就近處數省而論則安徽軍務最爲喫重江西次之福建又次之皖南中界一山皖北中隔一湖兩路賊勢臣前疏已詳悉具奏近聞福建之賊尙踞連城江西之賊竄入南安贛州戒嚴定南崇義相繼失守以臣愚見連城之賊閩省兵力應足了之南贛之賊人數尙多悍者較少非一校客軍所能猝辦必須本省兵力輔以國練方可徐起有功惟安徽賊黨其氛甚惡其患方長大凡官軍與賊此消則彼長彼消則此

長斷無中立之理我能進而剿賊則賊將竭力禦我不暇他竄我不能進而剿賊則賊將乘隙犯我旁出四溢皖南無進剿之師則賊必東犯浙江皖北無進剿之師則賊必北犯齊豫故就一隅觀之則江西之南贛福建之連城均是賊黨均須兵力不可舍近而圖遠就全局觀之則兩利相形當取其重兩害相形當取其輕又不得不舍小而圖大舍其枝葉而圖其本根誠使大江兩岸各置重兵水陸三路鼓行東下剿皖南則可分金陵之賊勢卽可紓浙江之隱憂剿皖北則可分廬州之賊勢卽可紓山東河南之隱憂方今湖北全省肅清然與皖境處處緊接防不勝防者莫如湖北據上游之勢能制皖賊之致命者亦莫

求闕齋弟子記

卷六

三

如湖北臣與官文胡林翼熟商就現在之兵力稍加恢廓北岸須添足馬步三萬人都興阿李續宜鮑超等任之中流現有水師萬餘人楊載福彭玉麟任之南岸須添足馬步二萬人臣率蕭啟江張運蘭等任之三道並進夾江而下幸而得手進占十里則賊感十里之勢進占百里則賊少百里之糧卽不甚得手而上游之勢既重卽下游之賊不得不以全力禦我其於金陵廬州兩大營均足以抽釜底之薪而增車外之輔此遵旨通籌全局宜併力大江兩岸之微意也至臣處近日軍情蕭啟江一軍自石城拔營南赴粵都據稟南贛各屬賊踪蔓延力難兼顧臣批令專救贛州以保要郡不必旁顧他處張運蘭一

軍自臘月十七日馳抵景德鎮十九日吳國佐小挫一次二十七日張運蘭大勝一次開仗情形由臣另摺具奏贛州居江西之極南景德鎮居江西之極北相距千有餘里臣駐建昌距兩軍各五六百里調度不靈轉運不便且兩處皆孤軍深入賊衆兵單日夜焦思無師可濟臣前次摺尾聲明蕭啟江之軍或留防南路或隨臣北行容俟續行具奏近日詳加體察顧此則失彼顧南則失北與其懸心兩地不若專力一方已咨商江西撫臣耆齡請其另調勁軍以剿南贛兼辦團練以散脅從臣即專辦北路調回蕭啟江一軍歸併饒州彭湖等處在江西則臣管北邊耆齡管南邊在皖楚則臣攻南岸都興阿等攻北岸地有

求闕齋弟子記 卷六

十四

分防斯責無旁貸師有定向斯士無二心免致到處牽掣一無所成此臣處近日軍情擬調蕭啟江並赴北路之微意也臣往歲在軍未聞賊能用馬隊近聞賊匪常以馬隊衝鋒捻匪則馬匹尤多李續賓三河之敗即係賊馬數千爲湘軍向來所未見昨吳國佐景德鎮之挫亦爲賊馬所眩今欲整頓陸軍不得不添設馬隊東三省馬隊天下勁旅根本所在不敢多爲調奏臣與湖北督臣撫臣緘商擬由官文等奏調察哈爾馬三千匹請旨飭上廂院押解來南頴毫一帶善騎之勇可募名曰馬勇應即添練新馬隊二千餘騎與都興阿之舊隊相輔而行於九江湖口等處擇平原曠野馳驅而操習之惟以南人而騎北馬

以勇丁而學弓箭非倉卒所能奏效臣願竭數月之力朝夕講求從容訓練期於成熟而止練成之後以二千匹交江北隸都興阿舒保等麾下以五百匹交江南隸臣麾下以壯步軍之氣而寒賊黨之膽餘剩馬匹游牧於黃州鞍轡等具設局於九江以備隨時添補之用仰仗

皇上威福茲事若成皖豫等省可期大有起色此添置馬隊臣願任教練之微意也溯自咸豐六年洪楊內亂河北肅清武漢再克臣方幸以爲大難計日可平不謂遷延歲月粵匪未靖擒匪復滋餉項有日竭不支之勢將士有久疲思退之心若非奮發精神變換局面將有類乎古人所謂情氣歸氣者不得不改

求闕齋弟子記 卷六

十五

絃更張亟思所以振之疏入

上覽之

咸豐九年正月初十日聞軍克連城縣 十八日蕭啟江攻南康新城墟賊壘克之時賊踞南安者有五支一爲偽翼府宰制陳亨容傅忠信何名標一爲偽渠帥蕭壽鏞蔡次賢一爲偽尙書周竹岐一爲偽軍略賴裕新黃裕發一爲偽承宣劉逸才張遂謀衆至七八萬將由南康犯贛州於新城墟築偽城設望樓百餘座占踞村莊二十餘里蕭啟江率軍士銜枚疾走伏於赤石塘先令民團誘賊賊大至伏兵驟起賊倉皇奔潰遂克新城墟斃賊二千餘名 二十四日蕭啟江連克池江小溪鳳皇城

長江墟賊四二十五日克崇義縣 二十八日張運蘭攻景德鎮敗績 是月和春遣鄭魁士克灣沚朱承先克黃池 二月初三日蕭啟江攻克南安府 初四日公行大祥禮 初十日蕭啟江援信豐大捷賊解圍遁 十六日公移駐撫州 二十四日張運蘭敗賊於景德鎮 是月張國樑擊賊於浦口大破之擒偽固天福洪方偽立天豫莫興 張芾遣軍克婺源縣 是月賊陷廬州大營署安徽巡撫李孟羣死之孟羣河南進士湖北按察使李卿毅子也以廣西知縣從軍轉戰湖南北安徽諸省所向有功自湖北率兵援皖皖中赤地千里兵軍餉絀孟羣經營苦戰軍民皆憐之廬州既陷奉

求闕齋弟子記

卷六

六

旨職職留營自効時駐軍官亭長城一帶以堵廬州西面賊由六安來撲十五日副將鄧清知縣李孟荃兩營相繼失陷孟羣大營被賊擁入猶持矛屹立圍牆厲聲罵賊手刃悍賊三名力竭而亡事聞奉旨優卹 三月十三日張運蘭敗賊於景德鎮 朱品隆凌蔭廷募湘勇三千五百人至撫州 偽翼王石達開竄湖南達開自出金陵至安慶久與洪秀全隔絕有衆十餘萬冀據險自雄乃由江西南安取道崇義竄入桂陽總兵劉培元彭定泰防軍敗績賊連陷桂陽興甯宜章等縣擾及新田嘉禾時湖南兵餉皆竭於遠征腹地空虛巡撫駱秉章以軍事委幕僚左宗棠經

營徵繕一月內成軍四萬人宗棠晝夜草檄告州郡授以節度而官文胡林翼復檄吉林黑龍江馬隊赴湘助剿遣蕭翰慶率水師三十二號回長沙復令趙福元陳金鰲舒保等為後援湘防賴以鞏固 石達開圍永州劉長佑率師擊走之斃賊六七千人生擒五百餘名賊竄至祁陽之觀音灘 時楚軍入皖者多隆阿鮑超逼近太湖計九千餘人唐訓方蔣凝學率七千人駐太湖之荆橋當安慶石牌之衝阿達春歐陽正埔率二千五百人留防陳德園余際昌率二千人駐英山其分駐楚之羅田麻城者千五百人耳 是月張國樑破賊於九洲洲 四月石達開犯寶慶府湘鄉戒嚴公弟國潢治團練於鄉里公嚴禁各

求闕齋弟子記

卷六

七

勇告假回籍委員任衡州偵賊勢三日一報隨時函告各營以慰之 二十七日公弟國荃至撫州營 二十八日張運蘭敗賊於景德鎮 五月初九日公與弟國荃設次行釋服禮旋派國荃統湘軍五千八百人赴景德鎮助剿時湖南寶慶之賊圍竄四川湖廣總督官文奏請飭公帶兵入蜀 上諭官文所奏各情實為通籌大局起見本日已諭令有鳳派兵扼要嚴防惟該省兵力恐不能當此悍賊會國藩前派蕭啟江帶兵援剿湖南現在湖南輿重此一軍自未能調回此外如江西湖北等兵素稱得力著會國藩即日統帶由楚江前赴夔

州扼守以據兩湖上游之勢倘賊蹤竄至即可有備無患至江西景德鎮之賊尙未剿平著會國藩斟酌情形咨商者給妥爲布置俾得迅掃逆氛不至顧此失彼公覆疏云自本年賊擾湖南永郴被圍湘勇在江西者各懷內顧之憂近日寶慶危急距湘鄉不過百里弁勇瞻顧身家歸思尤切徒以景鎮喫緊不准告假一旦拔隊征蜀道經楚境必且紛紛請假凡勇之弊敗挫則不知歸伍久征則常思還家不獨湘勇爲然各省均坐此弊今攜湘勇直上夔州水路三千餘里風濤之惡三峽之險程途太遠人地太生竊恐弁勇未必樂從即使多方開導樂於西征而粵賊現在湖南號稱二三十萬若更竄蜀裏將更多臣以區

求闕齋弟子記

卷六

六

區萬人入蜀剿固不敷防亦不足孤軍客寄傷亡難補以勢度之恐無補於大局若遵

諭旨據兩湖之上游則即現在之兵力畧加水師駐紮宜昌等處即可穩占上游固湖廣之西門若必徑趨夔州則不以兼顧湖廣爲重而以籌防全蜀爲重不特蕭啟江一軍必須調集同行且當添集水陸奏齊三萬人乃可攜以入峽自軍興以來以陝西省最爲完善而蜀中財力雄厚百物豐饒木多足以立舟師馬多足以備騎隊尤爲逆黨所羨羨我皇上瞻焉西顧防患未形洵屬刻不可緩之至計惟景德鎮目下難遽抽動及臣處兵力單弱情形不得不縷陳於

聖主之前 六月十四日公弟國荃會張運蘭克景德鎮遂克浮梁縣國荃至景德鎮三戰皆捷賊糧垂盡適天雨江漲水師直逼西瓜洲賊以火簾火船衝擊劉于海力禦卻之是夜水陸各軍施放噴筒火箭延燒鎮市民房賊衆忙亂乘黑暗潛竄浮梁縣國荃率蕭孚泗等由中路進張運蘭率劉松山等由左路王文瑞率凌蔭廷等由右路斬賊追奔十五日辰刻抵浮梁縣城內忽出悍賊三四千人迴過浮橋直衝中路國荃率衆奮擊立斃悍賊二百餘名賊落水者千人當即跟追入城運蘭從西門抄入賊奔竄祁門建德一帶江西肅清捷聞奉

求闕齋弟子記

卷六

六

舉攻寶慶胡林翼遣李續宜赴援合劉長佑劉嶽昭田興恕等擊破之 是月皖賊陷定遠縣前淮陽道郭沛霖知縣周佩濂死之 七月初一日公弟國荃率師至撫州 初十日公至南昌公弟貞幹原名葆從軍於黃州胡林翼留贊軍事 十九日公至湖口 公前奉防蜀之

命建議駐紮宜昌並檄張運蘭一軍回援寶慶以期殲賊於楚朝旨謂公所籌但爲鎮守湖北起見尙未籌防蜀省仍催令率師入川旋又奉暫留兵勇赴徽會剿及酌撥兵勇留防江西之命公覆疏云伏查江西雖全省肅清而防務未可稍弛南則防湖南廣東之城北則防皖南徽池之賊前此各軍之在北路者

饒州有劉子信彭澤有普承堯一軍臣昨經過省城撫臣耆齡與臣熟商擬留饒廷選在江添領一軍又令吳坤修出省另領一軍皆防守北路九饒各屬普承堯一軍自建德敗挫士氣未復只能謹守彭澤不能進圖皖境其劉子信饒廷選吳坤修三軍擬以二軍分防北邊以一軍助攻皖南稍濟徽州兵力之所不逮至南路吉贛等屬如係粵中小股來犯本省兵力足以禦之如係實慶大股回竄仍須奏調蕭啟江一軍擱頭迎剿與湖南反擊之師共收夾攻之效至臣隨身所帶各營人數無多不特不能抽撥赴皖並不能酌留防江此臣處兵單不能分割皖境之情形也 是月和春遣李若珠敗賊於六合張玉良敗賊

求闕齋弟子記

卷六

三

於天長 江西信豐之賊竄廣東總督黃宗漢遣軍討平之粵東肅清 八月十一日公至黃州適官文以實慶解圍敗賊悉數南竄疏請

飭公緩赴川省暫駐湖口進剿皖省

詔許之 二十三日公至武昌 胡林翼檄公弟貞幹回湘募勇 多隆阿鮑超攻克石碑偽城 九月公回駐黃州之巴河

漕督袁甲三奏兩淮糜爛請

飭公軍由河南光固進剿遏賊北竄

上諭袁甲三等所慮不為無見著官文會同藩胡林翼再行悉心籌酌此次官文等會籌大舉關係全局利害總須計出萬全

不妨稍遲時日也 公覆疏云臣行次武昌晤商督臣官文維時探聞湘賊大股全竄粵西前隊已趨義甯距黔省邊界甚近或由龍勝懷遠一帶入黔以遂其竄蜀之謀亦未可定惟以道里計之賊蹤離蜀尚隔三千餘里粵黔兩省萬山叢雜賊多食少勢難遽達蜀境查皖北粵捻各匪蔓延日廣南為金陵蕪湖之援北為齊豫數省之患自安慶至宿亳千餘里人民失業田廬蕩然勝保翁同書兩軍相隔甚遠兵餉並絀東北各路亦無協剿之師誠如

求闕齋弟子記

卷六

三

銳意深入連克四城有戰兵而無守兵是以中道挫衄今懲前此之失須合力圖之中原腹地莫重於皖生民苦厄莫甚於皖就大局緩急而論臣自應回軍援皖先其所急詳考入皖形勢進兵須分四路南則循江而下一由宿松石碑以規安慶一由太湖潛山以取桐城北則循山而進一由英山霍山以取舒城一由商城六安以規廬州南軍駐石碑則可與楊載福黃石磯之師聯為一氣北軍至六安則可與翁同書壽州之師聯為一氣臣所部不及萬人僅足自當一路若將援湘之蕭啟江調回則臣處可分為兩支若並將張運蘭調回則臣處可分為三支一支之力僅能會剿皖北三支之力則可專任皖南 石達開

犯桂林省城巡撫曹澍鍾會湘軍擊卻之初石達開在寶慶永明道州疊次懲創旁皇歧路其黨多籍廣西德恩歸竄遂由新甯城步等處山僻小路犯桂林曹澍鍾登陴固守挑精銳輕師出夔屢殲賊衆夜乘大風拋擲火箭噴筒焚賊壘無數適劉長佑蕭啟江率湘軍馳援啟江由南門文昌閣分投進剿與前廣西布政使蔣益澧水陸兜擊賊衆南甯省城解嚴 二十日石達開陷慶遠府 十月公弟國荃率所部吉字營至巴河請假回籍公弟貞幹領所招湘勇至鄂 時疊奉

諭旨飭公安籌全局公覆疏云伏維自古辦竊號之賊與辦流賊不同剿辦流賊法當預防以待其至堅守以挫其銳剿辦竊

求闕齋弟子記

卷六

三

號之賊法當剪除枝葉併搗老巢今之洪秀全據金陵陳玉成據安慶私立正朔僞稱王侯竊號之賊也石達開等之由浙而閩而江而湖南而廣西流賊之象也官張諸捻之賊數衆多分合無定亦流賊之類也自洪楊內亂鎮江克復金陵逆首凶骸久衰徒以陳玉成往來江北勾結捻匪廬州浦口三河等處迭挫我師遂令皖北之糜爛日廣江南之賊糧不絕臣等竊以爲欲廓清諸路必先攻破金陵全局一振而後江南大營之兵可以分剿數省其餉亦可分潤數處欲攻破金陵必先駐重兵於滁和而後可去江甯之外屏斷蕪湖之糧路欲駐兵滁和必先圍安慶以破陳逆之老巢兼搗廬州以攻陳逆之所必救誠能

圍攻兩處畧取旁縣該逆備多力分不特不敢悉力北竄齊豫並不敢一意東顧江浦六合蓋竊號之賊未有不竭死以力護其本根者也現擬四路進兵自江濱而北第一路由宿松石牌以規安慶臣國藩親自任之第二路由太湖潛山以取桐城多隆阿鮑超等任之第三路由英山霍山以取舒城臣胡林翼親自任之先駐楚皖之交調度諸軍兼籌轉運第四路由商固以規廬州調回李續宜一軍任之袁甲三等原奏恐驅賊北竄請由光固潁州繞赴北路等語查湘勇久戰江濱於淮北賊情地勢不甚熟悉能否繞出懷蒙以北應俟李續宜軍至固始再行奏明辦理又附陳現患目疾請假調理

求闕齋弟子記

卷六

三

上諭會國藩著賞給一月在營調理該侍郎一路兵勇既待另籌而李續宜亦係獨當一面復因母病給假是四路中已有二路急難進征於皖北待援情形實有緩不濟急之勢至所稱先圍安慶兼搗廬州等語尙屬周妥但恐言之易而行之難所有前諭派出一軍取道光固潁州繞出懷蒙以北之處仍著悉心籌酌辦理 是月勝保遣軍克懷遠縣 周天受敗賊於涇縣賊陷浦口營提督周天培死之 十一月公由黃梅移駐宿松 彭玉麟收復池州府賊首韋志俊降其黨古隆賢復攻陷之 是月張國樑敗賊於江浦 十二月胡林翼進軍英山公弟貞幹從之 多隆阿鮑超攻太湖僞英王陳玉成率悍黨十

餘萬人來援多隆阿等禦之於小池驛力戰卻之

咸豐十年正月十一日金國琛余際昌敗賊於太湖之仰天庵
遂移進紅長山觀音巖以偏賊十九日敗賊於廣福寨 蕭啟
江率師由常德入蜀剿辦土匪 二十三日吳坤修普承堯克
建德縣 二十五日賊陷涇縣 二十六日多隆阿等擊援賊
於太湖大破之遂會公弟貞幹克太湖縣初賊酋陳玉成乘陰
霧四塞潛移壘於羅山衝白沙畝一帶冀與城賊勾通牽綴我
軍二十五日黎明多隆阿率所部馬隊鮑超率霆字五營唐訓
方率訓字七營蔣凝學率湘字八營朱品隆率湘軍七營會合
夾擊賊之黃蓋紅旗彌山漫谷多隆阿令其步隊誘賊賊果分

求闕齋弟子記

卷六

五

股來撲蔣凝學橫截之唐訓方尾抄之朱品隆扼於右鮑超遏
於前多隆阿率馬隊從中路賊遂大敗斬賊三千生擒偽庶天
侯麥烏宿偽軍師旅帥巡查汪遂林陳得勝曹正太等二十七
人次日多隆阿等分三路進攻鮑超等攻小池驛當東路蔣凝
學等攻羅山衝當西路多隆阿自居中路策應時羅山衝之賊
蜂擁而出蔣凝學連破衝口賊卡攻入山內朱品隆越山而進
兩軍層層殺上多隆阿馬隊繼之山賊抵敵不住屍盈澗谷而
鮑超之攻小池驛者亦獲大勝多隆阿將凝學鮑超等遂合東
西中三路乘勝進攻賊壘值東南風作火箭延燒七八里樹焦
山赤燉賊壘一百數十座斃賊七八千人時金國琛等駐軍山

內閣山外大戰分隊沿山兜擊生擒偽指揮傅得高偽丞相葉

榮發偽將軍舒春華斬之於是城內之賊宵遁公弟貞幹等以
一營繞其營一營追其後殲賊無算遂克其城是役也殺賊約
二萬餘爲軍興來不多見之大戰云 賊陷旌德縣 是月張
國樑攻克浦口九洲州賊壘 袁甲三克鳳陽府縣二城 石
達開竄廣東初達開踞慶遠城分股由富州竄入連山廳廣東
軍擊走之餘匪仍回湖南至是復由藍山桂陽輾轉至廣東之
樂昌仁化始興等縣皆爲官軍擊敗復擾及南雄之百順司副
將哈芬布擊走之 二月初三日賊陷廣德州 二十七日賊
陷杭州浙江巡撫羅遵殿等死之初賊由廣德州竄安吉道武

求闕齋弟子記

卷六

五

康以趨杭州羅遵殿乞援於公時湘軍勁旅將圍攻安慶而由
徽赴浙約程必兩月餘緩不濟急
上命和春兼辦浙江軍務提督張玉良總統援浙諸軍未至而
賊已先撲杭城守陣兵士寥寥賊在清波門暗掘地道轟塌城
垣三十餘丈遂陷之羅遵殿及布政使王友端鹽運使繆梓杭
嘉湖道葉棹杭州府知府馬昂香仁和縣知縣李福謙皆殉難
在籍侍郎戴熙城陷後從容盡節 是月張國樑克金陵之上
下關平賊壘數十座 三月記名按察使李續宜假滿來皖公
與會議以公所部攻國安慶多隆阿攻桐城李續宜駐軍青
草場以爲援 是月初三日張玉良克復杭州杭州城內有滿

城將軍瑞昌勒兵堅守塵戰六晝夜玉良至遣人入滿城密約滿營夾攻玉良聞城內礮聲大震知瑞昌已出營剿賊遂督軍親攻良山門民團肩長梯倚牆立軍士緣梯齊登瑞昌亦自滿城出隊開武林門納師賊亡命巷戰殲斃以數千計復追剿於獅虎橋城隍山餘賊倉皇出竄初四日復追殺於萬松嶺橫山等處賊竄臨安孝豐長興等縣官軍復連克之 張芾克績溪縣 閏三月公弟國荃自湘來營率師攻安慶駐紮集賢關是為規取安慶之始 十三日蕭翰慶克太平縣 江長貴克旌德縣 十五日蕭翰慶克石埭縣 是月賊陷江南大營遂犯丹陽幫辦軍務提督張國樑死之初和春攻金陵增築長圍意

求闕齋弟子記

卷六

三

謂克復金陵在指顧間兵士驕甚迨浙江告警援師遠出存營兵力漸薄值軍饑不繼擬四十五日發一月之糧兵勇私布傳單心漸攜貳城賊糾合死黨先踞句容縣自初七日起紛撲大營張國樑晝夜拒戰而賊來益眾十四日大雷雨酷寒夜間各營火起軍士潰散十五日和春與張國樑退守丹陽賊連陷溧陽宜興進圍丹陽令點賊潛入大營中伺張國樑出戰自後狙擊之創甚猶血戰刃數賊躍馬入丹陽河以死張國樑初名嘉祥廣東高要縣人在粵頗不逞後率所部於南甯鎮投誠頗有疑之者廣西巡撫勞崇光知其忠勇保護甚至繼隨向榮轉戰數省所向無敵由偏裨擢升提督幫辦江南軍務東南半壁倚

如長城及其死丹陽遂陷和春突圍而出賊眾進逼常州和春聚潰兵迎敵胸前受槍傷衝圍退至許墅關火毒內陷嘔血而死兩江總督何桂清棄常州奔蘇州巡撫徐有壬不納乃奔至常熟復奔上海蘇浙戒嚴

上諭江浙安危在於呼吸會國藩現紮安慶若與楊載福率領所部水陸各軍迅由東流建德一帶分剿蕪湖並入甯境以分賊勢而顧蘇常於東南大局實有裨益惟安慶賊勢頗重會國藩能不舍安慶而東下著酌量情形相機辦理有人奏左宗棠熟悉形勢運籌決計所向克敵現在賊勢披猖東南蹂躪請酌量任用等語應否令左宗棠仍在湖南本籍襄辦團練等事抑

求闕齋弟子記

卷六

三

或調赴該侍郎軍營俾得盡其所長以收得人之效並著酌量辦理 四月初六日賊陷常州府 十三日賊陷蘇州省巡撫徐有壬等死之蘇州守兵不滿四千脆弱不習戰徐有壬令張玉良守高橋三戰皆捷賊分股間道竊出九龍山襲陷無錫玉良師潰率敗卒走杭州賊趨蘇州號數十萬城中大亂遂陷之有壬遇害妾施氏子郎中徐震翼弟徐會庚募友鮑鄂等皆從死同時殉難者署按察使朱鈞蘇州府教授張鏡清而已事聞兩江總督何桂清署布政使蔡映斗等均奉

旨逮問

詔假公兵部尚書銜署理兩江總督以薛煥署江蘇巡撫並

論軍情緊急務當兼程前進收復失陷地方於是公悉以圍攻安慶之師命弟國荃任之因疏稱蘇常未失即宜提兵赴援冀保完善之區蘇常既失則須通籌各路全局擇下手之要著求立脚之根本自古平江南之賊必踞上游之勢建瓴而下乃能成功自成豐三年金陵被陷向榮和春等皆督兵由東面進攻原欲屏蔽蘇浙因時制宜而屢進屢挫迄不能克金陵而轉失蘇常非兵力之尙單實形勢之未得也今東南決裂賊饒益張欲復蘇常南軍須從浙江而入北軍須從金陵而入欲復金陵北岸則須先克安慶和州南岸則須先克池州蕪湖庶得以上制下之勢若仍從東路入手內外至容形勢全失必至仍蹈覆轍終無了期臣所部萬餘人已進薄安慶城下深溝固壘挖濬長壕若一撤動則多隆阿攻桐城之軍亦須撤回即英山霍山防兵均須酌退各路皆退則軍氣餒而賊氣盛不但鄂邊難以自保即北路袁甲三翁同書各軍亦覺孤立無援是安慶一軍目前關係淮南之全局將來即爲克復金陵之張本此臣反復籌思安慶城圍不可遽撤之實情也臣奉

求闕齋弟子記

卷六

天

恩命權制兩江必須帶兵過江駐紮南岸以固吳會之人心而壯徽甯之聲援無論兵之多寡將之強弱臣職應南渡不敢稍緩現定於十日內拔營渡江駐紮徽州池州兩府境內擬於江之南岸分兵三路一由池州進剿蕪湖與楊載福彭玉麟之水

師就近聯絡一由和門至旌太進圖溧陽與張芾周天受等軍就近聯絡一分防廣信玉山以至衢州與張玉良王有齡等軍就近聯絡目下安慶之圍不可遽撤臣函商官文胡林翼酌撥萬人先帶起程一面遣弁回湘募勇須七月方能到齊八月方能進剿從前金陵大營以蘇常爲根本餉精軍械源源接濟臣今自皖南進兵應以江西爲根本昨據安慶營中盤獲陳玉成偽文內稱現派楊輔清李世賢李秀成等直取蘇常再攻徽浙以窺江西又擬派吳如孝張洛刑由定遠壽州六霍以窺湖北等語蘇常已失則該逆所稱各狡計均屬意中之事湖北各軍有官文胡林翼諒可無虞江西兵力單薄實不足以折新勝之

求闕齋弟子記

卷六

天

臣等竭五六兩月之力辦江楚三省之防仰仗皇上威福能待兵勇漸齊布置漸定然後與賊力戰所以保固江西兩湖者在此所以規復安徽三吳者亦在此目今賊饒方張人心大震但求立脚之堅定不論逆氛之增長

上嘉納之於是疏薦左宗棠剛明耐苦曉暢兵機請破格錄用胡林翼亦特疏保薦奉

旨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補襄辦會同籌軍務左宗棠以一軍立功天下自此始 十六日賊陷嘉興府張玉良率潰兵駐杭州巡撫王有齡令移軍嘉興以禦賊 楊載福彭玉麟敗賊於

縱陽 劉長佑克慶遠府斬偽國宗石達德賊竄入貴州連陷
廣順永甯州 是月饒廷選克消安縣賊竄入徽州境 蕭翰
慶戰沒於湖州 五月公自宿松進發祁門疏言臣連日與官
文胡林翼商撥兵勇安慶之圍業已奏明勿撤臣所部萬人暫
交臣弟會國荃留皖統帶但於安慶圍師中抽出朱品隆唐義
訓之二千人從征而飭臣弟另募二千人以補其缺又於鄂師
中咨調鮑超霆字營六千楊鎮魁禮字營一千合之現駐宿松
馬步隊約共萬人隨臣先行過江又檄調張運蘭一軍並咨商
湖南撫臣駱秉章候補四品京堂左宗棠在湖南募勇萬人由
江西以達皖南惟鮑超因傷回籍須六月可到張運蘭遠在郴

求闕齋弟子記

卷六

三

州須七月可到左宗棠續募之勇到皖更須時日臣目下南渡
應先駐祁門縣境東以聯張芾徽州之聲援西以保江右饒州
之門戶俟鮑超張運蘭到時即令先赴徽甯蕪湖兩路俟李元
度募勇五千到時即令由廣信赴浙蘇一路計三人到營之期
先後不甚相遠臣已於十五日自宿松啟行便道至安慶水師
營次與楊載福彭玉麟面商後即由建德以趨祁門 又奏臣
自聞蘇州失守之信即以京倉無漕爲慮查淮陽之裏下河產
米最多而鹽場爲大利所在若改爲就場征課每年可多得銀
百萬兩以外如果蘇松久陷不能辦漕或於裏下河辦米解京
或於鹽課中籌銀解京亦足以濟權變而固根本然非於淮安

多造戰船急辦水師實有岌岌不可保之勢胡林翼七次寄函
皆勸臣奏辦水師以保鹽場淮揚二郡自古稱爲澤國北有長
淮南有大江中有洪澤邵伯高郵寶應諸湖運鹽串場人字芒
稻諸河巨浸支流互相灌注一片汪洋若能造戰船二三百號
多購洋礮精選將弁則不特可保裏下河之米場竄之鹽亦且
可以輔揚州之陸軍使賊不得北犯助臨淮之陸軍使川路不
至梗塞此淮揚宜辦水師之情形也賊之守金陵也以安慶廬
州爲犄角以太平蕪湖爲護衛蕪湖之南有固城南潯丹陽石
臼諸湖上可通於甯國之水陽江清弋江下則止於東壩掘東
壩而放之則可經太湖歷蘇州以達於婁江古之所謂中江者

求闕齋弟子記

卷六

三

也蕪湖孤懸水中賊匪守之則易官軍攻之則難是以五年血
戰不能得手而黃池潯沚屢次失利皆以全無水師之咎臣愚
以爲欲克金陵必須先取蕪湖欲取蕪湖必於甯國另立水師
編布固城南潯等湖之中甯國水師攻其內大江水師攻其外
庶幾蕪湖可克而東西梁山可期恢復此甯國宜辦水師之情
形也逆匪堅忍善守官軍圍攻屢年往往因水路無兵不能斷
其接濟今蘇州既失面面皆水賊若阻河爲守陸軍幾無進攻
之路城外幾無紮營之所臣愚以爲欲攻蘇州須於太湖另立
水師浙江無事宜於杭州造船浙江有警亦宜於安吉孝豐等
處造船必使太湖盡爲我有而後西可通甯國之氣東可拊蘇

州之背而陸師亦得所依附此太湖宜辦水師之情形也臣自咸豐三年辦理水師閱歷頗久而三處皆臣管轄之地鹽漕皆臣應辦之事義無可辭責無可貸擬俟皖南布置稍定臣或輕騎馳赴淮安監辦水師或奏派大員赴淮辦理屆時再行續陳又保薦彭玉麟任事勇敢勵志清苦有古烈士風堪勝總辦水師之任均奉

旨報可 是月江蘇巡撫薛煥遣軍克嘉定縣太倉州遂克松江府 貴州巡撫劉源灝克永甯州賊陷歸化廳 湖州在籍道員趙景賢敗賊於平望 劉嶽昭克賀縣 二十八日公次建德

求闕齋弟子記

卷六

三

上諭有人奏安慶一城經曾國藩水陸布置賊已援絕勢窮旬日可復如舉建瓴之師直搗金陵急攻東壩踞蘇之賊必回顧老巢卽以援蘇之師乘勢夾攻則蘇州可復常鎮可圖較之由長江取道赴蘇更爲便捷等語如果安慶一城指日可復正不妨先復安慶沿江而下乘金陵賊衆空虛之時直搗巢穴一面調派援兵併攻蘇州使賊首尾不能相顧均著酌量緩急妥籌辦理公覆疏云臣迭次奏報以安慶之圍不可撤動蓋取以上游制下游之勢爲進攻蕪湖克復金陵張本淮陽水師要在必行爲兼取以北岸制南岸之勢爲保護鹽漕協剿江淮張本至安慶一城西南瀕江有楊載勳彭玉麟水師扼紮東北倚山有

臣弟曾國荃陸軍扼紮城外之接濟漸斷城內之賊糧尙足北面雖挖長壕東面尙未合圍逆酋四眼狗母妻宗族皆在城中秋間援賊必至如能與多隆阿李續宜各軍合力擊退則城賊勢窮可期得手卽不能遽拔堅城但使陳逆全股與安慶桐城官軍相持亦足分下游之賊勢紓蘇浙之兵力至南岸進兵之說適接王有齡函開中路不宜遽進溧陽恐其驅賊南犯臣擬俟左宗棠李元度鮑超張運蘭先後到齊北路則趨池州南路則趨廣德中路暫不深入先守徽甯要縣庶免抄我後路之患亦無逼賊南竄之虞此臣注重安慶皖南不敢先圖蘇常之微意也 六月十一日公至祁門縣

求闕齋弟子記

卷六

三

上諭曾國藩現已抽兵萬人進駐祁門俟鮑超張運蘭李元度到後卽行分路進兵具見胸有成見謀定後戰惟蘇省待援迫切該署督惟當催令鮑超等迅速來營會籌進剿但能援師早到一日卽早一日救民水火實深殷盼該署督督兵勇較軍未可輕率前進宜加持重爲要又諭徽甯等府本曾國藩兼轄地方該處軍務併由該署督督辦自覽事權歸一蓋皖南督師張芾被人彈劾也 時川省有藍大順李短搭之難朝廷垂詢左宗棠能否獨當一面飭令督辦川省軍務公與胡林翼合辭上陳云候補四品京堂左宗棠前在湖南贊助軍事

肅清本境克攻鄰省上年石逆大股竄湘甯同撫臣駱秉章指
揮調度不數月間遂收廓清之效其才可以獨當一面該員思
力精當識量闊達於軍事實屬確有心得前奉

諭旨令左宗棠襄辦軍務該員感激圖報聞

詔之日即在湘募練五千人選擇甚嚴鉅細必躬專俟秋間成
軍率以東下今若改東師以西行則臣國藩頓少一枝勁旅恐
不足當皖南之逆氛而左宗棠獨往川省亦恐人地生疎呼應
不靈且以吳蜀之事論之蜀省土匪亂佔地少而撲滅差易
江皖狂寇披猖佔地多而掃蕩甚難蜀為鄂秦兩省之根本吳
為京師及東南數省之根本蜀有可籌之餉項吳無可靠之協

求關齋弟子記

卷六

五

餉事勢既分難易情形亦有重輕不待智者而可決左宗棠素
知大局勇敢任事必不肯舍難而就易避重而就輕合無額懇
聖恩俯念臣國藩襄助需人仍令左宗棠督勇來皖實於江楚
等省大有裨益奉

旨報可 二十四日

詔以公補授兩江總督並授為欽差大臣督辦江南軍務 時
賊圍甯國府提督周天受督兵固守偽輔王楊輔清自池州旌
德會犯甯國天受上疏乞援

上飭公撥兵會剿 是月賊由於潛疊陷餘杭臨安二縣將犯
杭州將軍瑞昌遣總兵劉季三擊卻之 提督張玉良攻嘉興

垂克復失之 七月初四日竄杭之賊田安吉孝豐回撲廣德
州陷之 偽忠王李秀成陷松江府遂犯上海薛煥擊卻之
上以薛煥僻處海隅兵力單弱蘇常無重兵攻剿都與阿尙在

英山江北各軍無人總統慮賊勢北趨飭公飛催左宗棠各軍
由池州廣德分路進兵規復蘇常並籌畫江北一帶防務公覆
疏云李元度張運蘭鮑超等到徽當在七八月間左宗棠到徽
當在九月中旬目下皖南危乎其危浙江亦防不勝防臣軍到
齊以後須一攻廣德一攻甯郡勢不能繞越皖境而徑趨蘇常
前准薛煥咨函松江上海等處水陸人數無多欲由張玉良處
分撥三千人近因江西多事文報阻滯張玉良嘉興一軍與臣

求關齋弟子記

卷六

五

慮信息罕通臣新膺督師江南之命本有統轄該軍之責惟現
值皖南陷危不能舍近而圖遠都與阿迭奉

諭旨督辦揚州軍務官文胡林翼百計經營謀所以資送之法
而三千勁旅五月口糧一時難以撥付以臣愚見淮徐風氣剛
勁不患無可招之勇但患無訓練之人擬函商官文都與阿等
酌帶楚師千人先行馳往到江北後用楚軍之營制練淮徐之
勇丁嚴其禁約寬其期限若得一二名將出乎其間則兩淮之
勁旅不減三楚之聲威

旨報可 侍郎龐鍾璐奏陳蘇方畧謂由浙至蘇必須先復
吳江山滬至蘇必須先復崑山由江北至蘇必須先由常熟進

兵再由丹陽溧陽追躡其後庶可殲除賊匪請飭會國藩迅速統師南下

上以蘇常被匪蹂躪民圖尙能殺賊若久在陷沒慮民心懈而賊守益堅飭公籌度何路進兵迅圖規復公疏言目下軍情自以規復蘇常爲要而出皖南進兵必以急援甯國急攻廣德爲要鮑超張運蘭李元度七月底均可到祁門臣擬俟該鎮道等到齊派鮑超由黟縣攻石埭張運蘭由太平攻涇縣李元度先往廣信布置防務仍由徽州旌德前進必俟涇旌石三路肅清直抵甯郡然後臣軍之立脚始定皖南之局勢始安皖南安則浙江亦安而蘇常亦有可圖若始皖南不安則臣軍岌岌自保

求關齋弟子記 卷六

美

之不暇又何能屏蔽浙江更何能規復蘇常臣之棉力必俟入九月大戰數次然後視打仗之利鈍定入蘇之遲速目下兵力未齊上不能慰

聖主宵旰之憂下不能答蘇人雲霓之望寸心抱疚惶悚無地十四日江長貴收復廣德州 十六日賊陷金壇縣知縣李淮參將周天孚死之 二十三日賊陷嘉興大營張玉良退至石門賊復攻陷之 二十四日張運蘭軍抵祁門二十八日公檄張運蘭由徽州旌德赴援甯國 八月 詔罷張芾皖南督師周天受交公差委 時張玉良軍敗杭州戒嚴巡撫王有齡飛書告捷公疏稱浙省賊勢浩大非三五千

人所能救全臣處別無大隊可撥必須左宗棠新軍抵徽配足萬人乃可赴杭援剿特駱秉章奉督辦四川軍務之命奏請左宗棠入蜀是以左宗棠遲遲未能成行伏乞

救令駱秉章暫緩入蜀俾左宗棠星夜兼程來皖共救浙而謀蘇或可補救萬一 初九日李元度軍抵祁門 賊陷廣德州 十二日賊陷甯國府前湖南提督周天受皖南道福咸等死之自甯國被圍公撥餉銀五千兩由張芾派弁資送道梗弗能通而賊酋陳玉成賴裕新古隆賢楊輔清等四面圍至初九日攻陷郡北竹塘營壘副將朱鳳山戰歿十一日陷城北廟埠營壘公聞警趣張運蘭速進時城內糧米早絕是日天受令城外

求關齋弟子記 卷六

美

各營出六成隊擊賊互有殺傷未刻大雨如注賊乘勢撲陷各營天受知事無可爲屬各將弁帶兵自南門衝出自策馬送之文武員弁跪請天受出城徐圖再振天受不允誓以身殉黃昏時羣賊鑿入遂遇害皖南道福咸率眾巷戰死之同時殉難者甯國府知府顏培文宣城縣知縣王乃晉事聞均奉旨優卹 十六日李元度軍抵徽州 二十日鮑超軍抵祁門 二十五日賊陷徽州府初皖南道李元度甫接徽防僞侍王李世賢率悍黨四萬餘人直撲徽城更番誘戰元度親出督戰斃賊數百名伏賊自嶺後出抄我軍元度收軍入城賊跟踪圍攻見西門城垣坍塌無堞口乘陰雨黑夜急攻之元度身卧城

頭竭力堵禦味爽賊退次日賊伏民房整牆對城施火鎗守陣
弁兵不能立城遂陷元度巷戰突圍而出以圖再舉賊趨和門
甚急適左宗棠軍次南昌公檄赴樂平婺源之間以備截擊
是時夷氛犯

鑾輿出狩熱河公與胡林翼疏請帶兵入衛日夜籌商北援之
策尋和議成

上諭皖南北均當與緊該大臣等一經北上難保逆匪不乘虛
思竄擾及完善之區江西湖北均為可慮會國藩胡林翼均著
無庸來京該大臣甫接皖南防務連失兩軍雖屬餉絀兵軍究

求闕齋弟子記 卷六

五

屬籌畫未密著振作軍心再接再厲萬勿以一挫之後即損軍
威李元度謀勇兼優此次失軀殊屬可惜人材難得著即迅速
查明下落 是月李若珠患痺症不能軍

詔荊州將軍都興阿赴揚州督辦江北軍務 廣西官軍屢敗
石達開於興安鬱林北流等處 九月初七日賊陷嚴州府遂
陷道安縣 十五日左宗棠軍次樂平 二十九日鮑超張運

蘭攻休甯大捷 十月初四日張運蘭敗賊於榔市斬偽將軍
汪懷忠楊載福率水師援南陵救出難民十餘萬人 十五日
鮑超張運蘭擊援賊於萬安街敗之 十七日李世賢遣賊解

火藥赴休甯鮑超張運蘭邀擊敗之燬賊壘二座 十九日

忠王李秀成由羊樓嶺陷黟縣鮑超張運蘭攻克之 二十一
日鮑超張運蘭敗賊於廬村斬偽丞相吳桂先賊大股退出羊
樓嶺 二十二日左宗棠軍次景德鎮擊賊於貴溪敗之 多

隆阿李續宜連敗賊於桐城 是月賊犯杭州省官軍擊卻之
並收復餘杭縣張玉良克嚴州府遂克壽昌縣 石達開遣黨
竄湖南連陷綏甯城步東安三縣我軍旋克復之 十一月初

一日左宗棠克德興遂克婺源初宗棠擊賊貴溪賊由弋陽方
家墩竄德興之黃柏塘宗棠遣楊昌濬王開化於太白司下河
架浮橋渡河至楓樹鎮賊始覺分三路蜂擁而來楊昌濬王開

求闕齋弟子記 卷六

五

化列隊山岡指揮策應賊驚潰我軍乘勝攻城賊開南門竄入
婺源自濬等入城安撫難民初三日進攻婺源賊閉門死拒我
軍奮力登陣賊奪東南門逃走我軍邀擊於浮橋賊紛紛墮水
追殺二十餘里餘匪向開化竄去是為左軍克城之始 公疏

稱左宗棠一軍自移師景德駐紮未久一聞貴溪有警分路調
撥或迎頭截擊或跟踪追剿十日之內轉戰三百餘里連克二
城使狼奔豕突之衆喘息不得少定實屬調度神速將士用命

左宗棠初立斯軍驟當大敵盡而躍馬入陣暮而治事達旦實
屬勤勞異常惟係襄辦京堂大員應如何優擢獎敘之處出自
聖裁

詔擢左宗棠三品京堂 賊陷東流縣 初四日賊陷建德縣

初九日賊陷彭澤縣 十二日賊陷浮梁縣 十三日賊陷

都昌都陽兩縣 十五日賊陷潯江王夢齡營 十六日賊陷

上溪口楊名聲營 十九日賊陷婺源縣 是時公弟國荃攻

安慶偽英王陳玉成大舉赴援國荃擊走之玉成與官軍相持

於桐城偽忠王李秀成偽侍王李世賢偽輔王楊七麻子萃於

徽州遣黨分陷各城邑包抄祁門大營翼解安慶之圍而另以

大支破羊棧嶺而入二十一日竄漳嶺祁門四面皆賊文報斷

絕楊誠福率水師連克東流彭澤都昌都陽四縣而賊之圍湖

口者復經彭玉麟吳坤修水陸固守得無恙於是左宗棠克浮

梁縣唐義訓克建德縣我軍聲勢復振其犯嶺之賊連被鮑超

張運蘭擊敗公營始安 是月趙景賢率民勇解湖州圍 十

二月偽定南主將黃文金由景德退踞石門洋塘等處與左宗

棠鮑超諸軍相持兩軍連綿未能接戰偽忠王李秀成圍撲玉

山旋解圍去 是月賊由江西竄福建陷漳州府 張玉良克

江山常山二縣

求闕齋弟子記卷六

求闕齋弟子記卷七

東湖王定安撰

平寇四

咸豐十一年正月初六日賊首劉官方由石埭分兩路趨祁門

提督江長貴敗之於大洪嶺副將黃惠清迎擊於大赤嶺敗績

初八日副將唐義訓敗賊於石門橋斬偽麟天豫古得金陣

斃千人餘匪踰大赤嶺而逸 初九日左宗棠鮑超擊賊於洋

塘大破之初宗棠進扼梅源橋鮑超扼洋塘賊首黃文金踞洋

塘對河之雞公坡由謝家灣泥灣一帶層層築壘聯絡二十餘

里我軍因雨雪阻河未能出擊賊由謝家灘踞淺過河將潛撲

鮑超營後宗棠遣羅近秋護鮑超老營超率隊前擊賊潛於謝

家灘搭浮橋三座分三路來撲另股犯超老營羅近秋等迎擊

賊即敗退超率眾乘之斬賊二千賊奪橋而走擁擠溺斃者數

百人內有黃袍紅袍賊目十餘人駢死其中我軍乘勝將謝家

灘賊壘盡毀平之偽定南主將黃文金身受重傷踉蹌宵遁遂

分竄青陽彭澤等處 十一日陳海鵬破賊於香口時建德陸

師失利夜四鼓忽有賊數千竄江邊欲襲安慶大營之後海鵬

開礮轟擊賊黑夜不知官軍多少遂退救出難民數萬人 二

十六日左宗棠鮑超克建德縣饒州九江兩屬肅清 李秀成

圍建昌府 是月浙軍賁廷芳克富陽縣 二月左宗棠擊賊

求闕齋弟子記卷七

於婺源之甲路連破之 初四日陳玉成糾捻匪犯羅田成大
吉敗之於松子岡斬擒首翼瞎子 初八日陳玉成陷黃州府
武昌戒嚴時楚軍以全力圍皖公弟國荃統軍一萬餘人攻安
慶安徽巡撫李續宜駐青草扁福州副都統多隆阿駐桐城之
挂軍河湖北巡撫胡林翼駐太湖副將成大吉駐羅田之松子
岡余際昌駐霍山之樂兒嶺偽英王陳玉成圍援安慶偵知霍
山兵薄率悍賊十數萬從黑石渡直撲余際昌營際昌相持四
晝夜力竭而潰賊由英山入蕪水縣假官軍旗幟襲破黃州遂
分陷蕪州麻城黃安黃陂孝感雲夢等縣時省城僅存標兵五
千餘人官文飛咨李續宜自青草扁回援舒保率馬隊馳回彭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七

二

玉麟水師亦至城賴以全 初九日張運蘭破上溪口賊壘
十一日左宗棠敗賊於樂平之沿溝 張運蘭朱品隆克休甯
縣 陳玉成遣黨陷德安府遂陷隨州 二十二日劉官方遣
黨踰嶺趨祁門公遣軍擊卻之初公以西路應口地當要隘令
沈寶成以三營守之偽右軍主將劉官方踞池州遣黨從樺
根嶺禾成嶺分道破卞而入西路竄至箬坑圍撲應口自卯至
午迭次狂撲我軍屹立不動公遣朱品隆由祁門赴援江長貴
出北路拒賊敗之於湘源楓樹嶺等處賊始退出嶺外 二十
九日左宗棠敗賊於范家村 三十日偽侍王李世賢陷景德
鎮總兵陳大富死之初公檄陳大富駐景德李世賢率賊眾數

萬潛匿於牛嶺柳家灣迴龍嶺三處距鎮三十里二十九日賊
騎百餘由雙鳳橋竄至李村步隊繼之陳大富督軍迎擊賊眾
不戰而退官軍追剿十餘里次日黎明大霧賊設伏於雙鳳橋
等處大富中礮裹創血戰賊進營放火大富跳入李村河殉節
景德鎮遂失守 公親赴休甯督攻徽州不克仍回祁門 三
月左宗棠破賊於樂平宗棠以景德復陷拔營赴樂平初五日
遇賊於馬家橋敗之初八日敗賊於桃嶺初十日賊復由龍珠
桃嶺擁至我軍屹立不動乘其懈而擊之賊奔潰十三日偽侍
王李世賢逼城為陣縱橫十餘里旗幟林立掩映山谷宗棠飭
官軍俟其逼近排槍轟擊賊勢稍卻十四日賊撲西城宗棠率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七

三

諸軍閉門出戰躍呼殺賊賊駭愕不知所為追至高橋小溪賊
自相貽籍李世賢改裝潛遁 公疏稱左宗棠募勇五千餘人
馳赴江皖之交方慮其新軍難收速效乃去秋堵剿黃文金大
股今春擊退李世賢大股以數千新集之眾破十倍凶悍之賊
因地利以審敵情蓄機勢以作士氣實屬深明將畧度越時賢
伏乞
天恩將左宗棠改為幫辦軍務俾事權漸屬儲為大用
旨如議 賊酋陳玉成援安慶公弟國荃力戰卻之玉成既踞
隨州德安各留黨萬餘人守之牽制我軍自率精銳由蕪黃回
竄宿松之桃花鋪多隆阿溫德勒克西率馬隊馳擊敗之十八

日陳玉成竄安慶至集賢關內焚燒房屋火光燭天玉成騎馬親至官軍後濠往來窺伺二十日黎明賊分三大股白毛嶺東至蕭家勦縱橫二十餘里旗幟林立玉成列隊菱湖北岸安慶守賊葉芸來亦率黨出城列隊菱湖南岸國荃飭軍士環濠屹立不動賊不敢逼玉成連夜於菱湖北岸築壘十三座葉芸來於南岸築壘五座城中出賊划置湖中以通往來二十二日國荃商請水師提督楊載福調蔡國祥礮船由東岸擡入菱湖派弟貞幹與蕭孚泗出濠護衛玉成遂分大隊捲旗疾趨由蕭家勦蜂擁而來蕭孚泗由中路堵禦多有斬獲忽賊馬數百騎由右路包抄圍蕭孚泗於核心趙其拔力戰死之貞幹急派張勝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七

四

祿出濠接應蕭孚泗衝突出圍仍大呼陷陣賊眾潰退是時蔡國祥礮船二十餘隻已入菱湖奪獲賊船二十三日楊載福又調唐學發舢板十餘隻入菱湖助戰轟斃甚夥玉成增修礮壘逼近我營國荃以我軍必據東路湖邊要地爲水師安泊之所乃可制壘賊之縱橫二十六日遣弟貞幹等出東路橫濠倚水畔扼要修壘玉成果以死力來爭我軍一半接戰一半修壘一晝夜而壘成自是水陸穩固無隙可乘矣 多隆阿擊拔賊於桐城大破之當狗逆陳玉成之援安慶也偽璋王林紹璋偽玕王洪仁玕率黨二萬人自新安渡來援二十二日至練潭一帶連壘三十餘里將至馬踏石渡河竄往安慶與陳酋合股圍解

城圍多隆阿遣軍由橫山後抄至困賊核心橫尸遍野逼入菜子湖淹死無數二十四日黃文金率糾捻匪一萬餘至天林莊築壘二十餘座二十六日在挂車河出隊分布香鋪街等處二十七日夜多隆阿進兵新安渡賊亦由新安渡迎頭蜂擁而來多隆阿令游擊藍斯明參將朱希廣姜玉順梁宏勝趙克彰分五營爲三隊布爲長蛇陣勢以遏賊眾賊搖旗猛撲二次各營施放鎗礮不敢復近多隆阿登山曠望見賊勢趨重新安渡其眾逾我數倍乃調副都統金順等率馬步隊自挂車河高河鋪分道來助總兵雷正綰等由右路繞出參將穆正春等由左路繞出金順率馬隊從香鋪街截襲賊後馬步併擊槍箭齊施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七

五

刀矛亂刺賊奪路而逃奔往天林莊負壘不出日暮大雨收隊斃賊二千餘名是日賊另股之撲挂車河者亦爲協領穆圖善所敗斃賊五六百名 是月李秀成攻建昌撫州未下乃陷吉安府官軍旋收復之秀成遂陷瑞州踞之 四月初一日公自祁門抵東流駐營自公駐祁門賊之環攻者不己迨景鎮被陷糧道斷絕誓以身殉國自書遺囑寄其家公平生艱苦之境以靖港祁湖祁門三處爲最至是公弟國荃請公移駐東流乃令朱品隆守祁門張運蘭守休甯江長貴守柏溪唐義訓守漁亭沈寶成守厓口楊占魁守羊棧嶺公率五百人以行 初二日多隆阿攻天林莊賊壘盡破之 初七日公弟國荃敗賊於集

賢關陳玉成遁自多隆阿連破璋珩黃等股鮑超成大吉旦夕將至玉成前阻圍師後迫援軍計窮思逃陸續進屯關外是日國荃與彭毓楠率步隊八十餘人馬隊百人至關外審看地勢陰與援軍約會夾擊甫近賊壘賊即以大股分數路來撲國荃令馬步據險列隊以待賊疑有伏遽止不前國荃遣隊迎擊殺賊八十餘名初十日夜玉成由馬踏石泉水遁去仍於集賢關外赤岡嶺留賊壘四座與關內近濠之十三壘互相死守國荃令軍士掘長濠將菱湖賊壘併包於長圍之內賊計始困十五日多隆阿擊賊於挂車河大破之當陳玉成之遁也多隆阿已進偪磨山營派溫德勒克西等分途尾追曹克忠等先至遇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七

六

賊馬踏石河邊塵戰二時之久賊且戰且走紛紛鬼水過河十一日溫德勒克西金順遇賊包家大橋追殺至蔣家山十四日陳玉成復糾偽璋珩王林紹璋偽珩王洪仁珩偽定南主將黃文金偽格天義陳時永暨捻首孫葵心等髮捻共三萬眾馬賊四五百名併力上犯由挂車河轉峽尖斜迤棋盤嶺列隊二十餘里築壘八座陳玉成率悍黨數千由山內破焚黃家鋪圍卡仍出山外調黃文金四千餘人隱伏山內玉成自率悍黨分三路圍撲我營次日黎明多隆阿派格通阿舒亮等設伏棋盤嶺溫德勒克西常星阿設伏老梅樹街多隆阿親率馬步各營分五隊而出初至河邊陳玉成林紹璋洪仁珩三路來迎正酣戰間

賊後軍忽亂溫德勒克西率伏騎衝入士氣百倍賊勢不支陳玉成仍攜督敗匪并力死拒忽項家河賊營為舒亮等伏兵所焚煙焰突起賊遂慌亂傍山向桐城而逃多隆阿一面分兵進剿黃家鋪一面督飭馬步跟踪追殺羣賊不敢戀戰奪路狂奔所立八壘皆破斬殺無遺山內賊館數十處悉數焚燬濃煙布滿山谷斃賊八千餘名生擒二百餘名奪獲軍械不計其數左宗棠追擊賊於廣信府賊竄入浙江境偽忠王李秀成由瑞州分擾武甯義甯奉新等縣遂竄入湖北連犯興國大冶通山崇陽等縣胡林翼遣軍堵擊之是月都興阿敗賊於揚州巴棟阿敗賊於鎮江閩軍會玉明克汀州府五月賊由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七

七

羊棧嶺陷夥縣朱品隆江長貴張運蘭攻克之鮑超成大吉攻赤岡嶺賊壘四座自四月杪歷七晝夜始下之盡殲其眾公與胡林翼會商令成大吉援鄂由武昌入興國大冶鮑超援江西由九江入武甯瑞州鮑超行抵宿松紳民請留攻宿城不克十四日張運蘭克徽州府十六日彭玉麟蔣凝學克武昌縣二十二日左宗棠收復建德縣二十六日左宗棠敗賊於白沙關是月李世賢竄浙江連陷松陽永康義烏等縣六月初一日公弟國荃大捷於菱湖初安慶城賊於五月十五以後陸續逃出乞降國荃分別斬釋三十日菱湖北岸賊壘偽主將吳定才率悍黨撲營國荃力戰卻之遂會水師力攻北岸

十三壘盡克之南岸五壘同日攻克共平毀賊壘十八座斬級八千 初三日胡林翼自太湖回駐武昌 李元度克通城縣 初六日李元度克崇陽縣 胡林翼遣成大吉何紹彩毛有銘唐協和等由保安金牛連克興國大冶通山等州縣遂收復咸甯蒲圻二縣 十四日李元度克義甯州 偽忠王李秀成遣黨分擾德安建昌公檄鮑超赴江西援剿 七月初一日偽英王陳玉成犯太湖胡林翼遣軍擊卻之玉成自安慶敗後糾偽輔王楊輔清偽玕王洪仁玕由六安州竄英山繞宿松徑撲太湖眾號十萬林翼誠諸軍慎密嚴守賊排隊山岡作長蛇勢復有賊數萬自龍山宮對岸至塔下表延二十餘里分途誘戰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七

八

我軍堅守不為動賊不敢逼夜大雨賊眾洶湧潮進城中礮如雨落賊受創多斃太湖之圍始解 多隆阿大捷於桐城陳玉成自太湖敗後由小池驛竄至清河三橋頭高樓嶺欲結桐城之眾包裹官軍以解安慶之圍多隆阿遣隊從馬鞍山堵剿而偽章王林紹璋自桐城至挂車河蔣家山列陣以待參將譚仁芳副將石清吉分途迎敵賊眾披靡追至城根賊出撲多隆阿親督兵勇堵截三門另軍急趨蔣家山拔木城二燬堅壘焚棚帳二百餘處賊向東路逃竄陳玉成楊輔清率大隊竄至高河鋪馬鞍山多隆阿添派馬隊分擊令雷正綰王可陞繞攻賊後桐城之圍復合 十一日金國琛克德安府 十二日公弟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七

國荃攻安慶北門賊壘克之時城外各賊營剗平畧盡并燬其東門外月城惟北門外三石壘未克國荃遣程學啟從礮眼躍入擒壘中賊三百七十餘人於是三石壘皆下北門賊路已絕 十八日陳玉成犯安慶大營公弟國荃力戰卻之玉成率偽輔王章王干王眾十餘萬以少半駐桐城牽制多隆阿一軍以多半趨安慶拊官軍之背攻撲六晝夜國荃憑濠轟擊斃賊甚多賊不得逞 二十二日陳玉成復犯安慶營公弟國荃連擊破之 二十四日鮑超擊賊於樟樹鎮大破之初超自九江拔營前進偽忠王李秀成聞風遠遁率瑞州奉新清安安義之賊先分萬人擾撫州令偽豫王挑悍黨二萬攻豐城而自領大隊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七

九

由臨江過河盤踞樟樹沙湖豐城一帶綿亘百餘里二十三日超至豐城對河偵賊在樟樹搭浮橋次日賊大股排列山岡超飭陳由立等由中路進黃慶率等由左路進易昌煥等由右路進宋國永婁雲慶唐仁廉等由山後進賊搖旗迎戰超揮軍分撲塵戰一時之久賊大敗追殺五十餘里斬級八千公疏稱李秀成擁眾十萬竄擾江西湖北連陷二十餘城盤踞瑞州附近各州縣數月於茲意在斷我餉源以急解安慶之圍鮑超督師進援該逆聞聲先遁至豐城西北岸復被鮑超追及經此番痛剿洵足快人心而與賊膽記名提督綬靖鎮總兵鮑超盛暑鏖兵所向克捷請 賞資荷包搬指等物以示優異

青報可 八月初一日公弟國荃攻克安慶省國荃自七月二十二日獲勝後守賊葉芸來復於濠外修月牆以避礮子國荃縱壯士數十人出濠外踏毀之親率各勇增修新壘伏精兵於濠之左右以防衝突賊傾巢出由鹽河至十里鋪以東直撲新壘我軍奮力夾擊僵尸滿田壘陳玉成楊輔清親援桴鼓督陣砍不前者賊猛撲十餘次而新壘已成自夜達旦殲銳賊三千餘始收隊自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賊輪班遞攻國荃督各營官輪營應之羣賊既屢戰皆挫又於菱湖北岸築壘十餘座昇小艇泛湖以齎糧入城水師蔡國祥駛礮船截奪之是夜賊酋葉芸來自城內運礮赴賊壘亦為我軍所奪賊計窮無所施三

求關齋弟子記 卷七

十

十日我軍地雷成至初一日卯刻發火轟坍西北門城垣國荃整隊而進分班勦殺臨水一面之賊多出南門投江死其西東北三門之賊皆為我軍截殺從百花亭跳城逸出者水師盡殲之城中悍賊無一漏網者陳玉成楊輔清洪仁玕各股援賊屯紮我軍後濠之外列隊遠望膽落遁去於是安慶陷賊九年矣公弟國荃晝夜圍攻克此雄都是為肅清東南之始 初七日公至安慶受俘疏言查安慶省城咸豐三年被賊陷踞九載以來根深蒂固自去冬合圍至今逆酋四眼狗迭次拚死援救我軍苦守猛戰卒得克此堅城圍殺淨盡軍興十載惟五年之馮官屯八年之九江此次安慶之賊實無一名漏網楚師圍攻安

慶已逾兩年其謀始於胡林翼一人畫圖決策商之官文與臣並徧告各統領前後布置規模謀勦援賊皆胡林翼所定詳細情形另由官文胡林翼具奏

上諭會國藩馳奏克復安慶省城等語據稱卽用道會國荃稟稱官軍用地雷轟倒安慶北門城垣踰壕登城殺斃長髮老賊二萬餘人該逆赴江內湖內梟水遁竄又經水師截殺城內悍賊無一得脫逆首陳玉成膽落退去等情洵足以伸天討而快人心會國藩調度有方著賞加太子少保銜會國荃於圍攻安慶時智勇兼施著賞加布政使銜以按察使記名遇缺題奏并賞穿黃馬褂候選訓導曾貞幹著免選本班以同知直隸州知

求關齋弟子記 卷七

十

州選用并賞戴花翎候選同知會國華前在三河殉難今其兄會國藩其弟會國荃曾貞幹率師勦賊克復安慶一門忠義深堪嘉尚會國華著加恩予諡以彰忠烈子諡於是楊載福遣黃翼升等克池州府銅陵縣多隆阿克桐城舒城宿松黃梅四縣鮑超追賊於撫州等處大破之遂克鉛山縣江西肅清凡公都諸軍所向皆捷 二十四日胡林翼遣軍克黃州府林翼檄彭玉麟水師蔣凝學陸師會攻黃州城堅猝難下蔣凝學以計誘賊出城我軍乘之賊棄城遁 二十六日太子少保湖北巡撫胡林翼卒於軍 詔贈總督

賜祭葬子諡文忠入祀賢良祠湖北湖南皆建祠公以林翼忠勤盡瘁疏列戰功政績請

宣付史館云胡林翼由翰林起身游歷外任咸豐五年三月蒙先皇帝特達之知由貴州道員不及半載擢署湖北巡撫當是時武漢三次失陷湖北州縣大半淪沒各路兵勇潰散殆盡胡林翼坐困於金口洪山一帶勞身焦思不特無兵無餉亦且無官無幕自兩司以至州縣佐雜皆遠隔北岸數百里外一錢一粟皆親作書函向人求貸情詞深痛殘破之餘百不一應至發其益陽私家之穀以濟軍食士卒爲之感動會湘勇自江西援鄂軍勢日振六年十一月攻克武漢以次恢復黃州等郡縣論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七

三

者以爲鄂省巡撫可稍息肩矣胡林翼不稍爲自固之計悉師越境圍攻九江又分兵先救瑞州督撫之以全力援鄂鄰省自湖北始也九江圍剿年餘相持不下中間石達開自江西窺鄂陳玉成自皖北犯鄂者三次胡林翼終不肯撤九江之圍回救本省之急或親統一軍肅清蕪黃或分遣諸將驅歸皖豫卒能克復九江殺賊淨盡爲東南一大轉機薄功甫蒞復奏明以全鄂之力辦皖北之賊迨李續賓覆軍於三河胡林翼先以母喪歸籍未滿百日間信急起痛哭視師不入衙署進駐黃州論者又以李續賓良將新逝元氣未復但可姑保吾圍不宜兼顧鄰封胡林翼不以爲然驚魂甫定卽派重兵越二千里援解湖南

寶慶之圍援湘之師未返又議大舉圍皖是時臣國藩方奉入蜀之

命胡林翼留臣共圖皖疆先滅髮匪保三吳之財賦雪敷天之公憤繪圖數十紙先致臣與官文暨諸路將領晝夜謀十年春間大戰於潛山太湖相繼克之遂定圍攻安慶之策親駐太湖督剿本年五月回援鄂省病中猶屢寄臣書縷陳勿撤皖圍力勸援賊之策故安慶之克臣前奏推胡林翼爲首功非微臣私議蓋在事文武所共知亦

大行皇帝所洞鑒也大凡良將相聚則意見紛歧或道義自高而不免氣矜之過或功能自負而不免氣識之偏一言不合動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七

三

成水火近世將材推湖北爲最多如塔齊布羅澤南李續賓都興阿多隆阿李續宜楊載福彭玉麟鮑超等胡林翼均以國士相待傾身結納人人有布衣昆弟之歡或分私財以惠其室家寄珍藥以慰其父母前敵諸軍求餉求援竭誠經營夜以繼日書問餽遺不絕於道自七年以來每遇捷報之摺胡林翼皆不具奏恆推官文與臣處主稿偶一出奏則盛稱諸將之功而已不與焉其心兢兢以推讓僚友扶植忠良爲務外省盛傳楚師協和親如骨肉而於胡林翼之苦心調護或不盡知此臣所自愧昔時之不逮而又憂後此之難繼也軍興以來各省皆以餉絀爲慮湖北三次失守百物蕩盡乙卯丙辰之際窮窘極矣自

荊州權鹽各府抽釐鄂中稍足自存胡林翼綜覈之材冠絕一時每於理財之中暗寓察吏之法咸豐三年部定漕米變價每石折銀一兩三錢而各省州縣照舊浮收加至數倍鄂省竟有每石十數千者上下因之交困胡林翼於七年春開創議減漕嚴裁冗費

先皇帝殊批獎諭謂其不顧情面祛百年之積弊甚屬可嘉統計湖北減漕一項每年為民間省錢一百四十餘萬串為帑項增銀四十二萬兩又節省提成銀三十一萬兩利

國利民但不利於中飽之蠹向來各衙門陋規台局浮費革除殆盡州縣征收正課不能浮取毫釐亦不準借催科政拙之名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七

十四

為滑吏肥私之地各卡委員日有訓月有課批答書函娓娓千言以為取民贖軍使商賈皆知同仇而敵愾是即所以放忠使局員皆知潔己而奉公是即所以興廉貞白之士樂為之用欺飾之徒譴責亦重故湖北瘠區養兵六萬月費至四十餘萬之多而商民不疲吏治日臻斯又精心默運非操切之術所得與也自頃八月以來安慶克復江鄂肅清方幸全局振興便可長驅東下不圖大功未竟長城遽頽湖廣督臣官文奏請將胡林翼

翼 敕部優卹諒蒙

聖慈矜鑒臣與該故撫共事日久相知頗深咸豐四年會奏稱

胡林翼之才勝臣十倍近年遇事諮詢尤服其進德之猛不敢阿好溢美亦不敢沒其忠勳謹將該故撫以死勤事大畧情形據實陳疏入奉

旨宣付史館

詔以李續宜為湖北巡撫彭玉麟為安徽巡撫 是月偽侍王李世賢陷嚴州府餘杭縣 九月初二日公弟國荃率師東下遣陳湜李寶賢率陸師由廬江進無為而以劉連捷代守廬江國荃帶親兵及蕭孚泗彭萬全等軍乘礮船順流而東十五日次泥汊口乃登岸十六日克泥汊口十九日克神塘河二十日克無為州初國荃以無為州濱江為蕪湖金陵援賊必經之路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七

十五

利在速攻使南北之氣中斷我軍既克神塘河水師王明山乘勝進抵州城陸軍亦坐船同進賊首馬玉堂之妻子先在安慶城國荃執而不殺以密諭招降之馬玉堂感激投誠偽頂王朱王陰覺之械繫馬玉堂玉堂黨大閱城中人聲鼎沸我軍乘其亂而擊之賊大驚國荃令諸軍分路攻城賊自北門竄出陳湜劉連捷率馬步大隊從盛家橋而來截勦竄賊各軍整隊入城前後斬斃二千餘人 二十三日公弟國荃克運漕鎮二十九日克東關公疏稱江北之無為州與南岸之蕪湖相對賊南踞金陵則蕪湖在所必爭北踞廬州則無為在所必爭東關之險運漕之富尤該逆所恃為奧區三國用兵時於東關濡須口苦

爭不休卽此地也茲幸仰仗

天威旬日之間連攻兩城一鎮要害三處殺賊甚多從此廬州
巢縣三河踞賊糧援路梗勢必漸漸搖動擬留陸軍九千分守
無爲運漕及蒼頭東關等處添調淮揚水師數營分布協守可
期穩固 時公弟國荃軍威所至勢如破竹駭駭有直搗金陵
之勢而所部兵勇分守安慶樅陽廬江無爲運漕東關六處別
無游擊之兵公令國荃回湘添募六千人在皖替守各城抽出
守兵分勦巢縣和州於是進取之謀稍緩 是月李世賢陷蕭
山諸暨縣遂陷紹興處州兩府 十月初一日公弟國荃還至
安慶商定增募湘勇直搗金陵之計旋奉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七

六

旨賞給頭品頂戴 劉嶽昭舒保克隨州 初六日公弟國荃
啟行回湘 時李秀成李世賢屬集浙江分陷郡縣幾無完土
而餘杭新城皆爲賊巢逼近杭州京朝士大夫密疏請
飭浙江軍務兼歸會國藩督辦

上諭會國藩著統轄江蘇安徽江西浙江軍務所有四省巡撫
提鎮以下悉歸節制浙江軍務著杭州將軍瑞昌幫辦浙江提
鎮以下均歸太常寺卿左宗棠調遣至都興阿在江北袁甲三
在皖北遇有緊要軍務並令該將軍等會商會國藩辦理公上
疏力辭且薦左宗棠前在湖南贊助軍謀兼顧數省其才實可
獨當一面請明降

論旨令其督辦浙江全省軍務奉

旨左宗棠速赴浙江督辦軍務毋稍遲緩 十一月公疏上
援浙方畧謂近年以來江西屢被賊擾閩粵之賊由撫建北出
而入浙皖浙皖之賊由信饒南竄而擾腹地皆以廣信爲必經
之路本年三月七月僞侍王李世賢僞忠王李秀成先後由江
入浙皆以廣信爲出奔之途是欲保江西宜於廣信設防欲援
浙江宜從廣信進兵必然之勢也自紹興失守杭州危急臣等
日夜憂皇以浙境一日不清則江西一日不妄而大局亦終不
能轉屢次函商謀所以救浙之策無如地廣兵單不敷分布而
浙中賊勢浩大亦非數千人所能解救臣國藩現令鮑超一軍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七

七

由青陽前進朱品隆一軍由石埭前進會期甯國欲以分綴浙
中賊勢第恐僞輔王悉眾堅守勢不能遽拔甯郡之城卽不能
少解浙江之厄惟幫辦軍務太常寺卿左宗棠久駐廣信距賊
較近其平日用兵取勢甚遠審機甚微近日屢與臣等書函毅
然以援浙爲己任督臣慶端撫臣王有齡亦奏請左宗棠統軍
入浙臣等往返熟商卽請左宗棠督率所部進援浙江并將駐
防徽州之臬司張運蘭駐防廣信之道員屈蟠駐防玉山之道
員王德榜參將顧雲彩駐防廣豐之道員段起各軍及副將孫
昌國內河水師均歸左宗棠就近節制調度兵力稍厚運掉較
盛於援剿浙皖之時仍步步顧定江西門戶庶於三省全局有

稗左宗棠距臣行營相去千里一入浙境聲息難通一切軍情應由左宗棠自行奏報以昭迅速

上諭左宗棠業已降旨令其督辦江浙軍務并準其自行奏事江浙軍情本屬一氣相關該大臣思慮所至諒無不協力同心相資辦理 多隆阿收復三河鎮 二十二日偽輔王楊輔清犯徽州府張運桂敗之於深渡二十六日楊輔清大舉分犯徽州休甯二十七日偽成天安桂首犯休甯之屯溪唐義訓擊卻之 二十八日賊陷杭州省張玉良戰歿將軍瑞昌浙江巡撫王有齡等死之初李秀成李世賢合竄浙江九月二十五日從塘路直抵省城撲武林門外賈魚橋踞我營卡布政使林福祥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七

六

提督饒廷選先後引兵還省城賊隊大至糧道阻絕十月初五日張玉良由上游來援列營城外王有齡登陣固守賊不得逞乃自海潮寺至鳳凰山環以木柵實土其中使城外官兵隔絕十九日張玉良攻木柵中礮陣亡我軍愈怯城內關糧人多餓死二十八日賊由鳳凰山望江兩門攀堞而入城遂陷有齡自經於署越四日滿城亦陷瑞昌殉難先後死節者學政張錫庚浙江提督饒廷選處州鎮總兵文瑞鹽運使莊煥文副將繼興十二月公因浙江失守自請嚴議并疏稱蘇浙兩省膏腴之區盡為賊有賊數號稱五十萬既得逞志於浙勢必上竄皖南內犯江西以攝我後路而分我兵力東南大局收拾愈難謹就

愚慮所及條列於後一浙江所存惟湖州與海鹽二城皆孤懸賊中皆無倖全之理惟衢州一府可以堅守左宗棠應暫於徽衢信三府間擇要駐紮先固江西皖南邊防保全完善之地一浙省之賊由分水滄遂內竄則徽州婺源當其衝由開化江常內竄則廣信玉山當其衝若由遂昌龍泉至浦城而竄江西之鉛山福建之光澤則浦城當其衝左宗棠以數千人分防徽信兩路斷難兼顧聞防應請 救慶端速派勁旅嚴守浦城俾賊不得由閩境而竄江西一蘇浙糜爛人皆視為畏途惟有選擇能戰之文員補授兩省之實缺庶可漸漸集事一請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七

九

飭廣東督撫於粵海關按月協撥銀十萬兩交左宗棠軍營以資飽騰時左宗棠疏陳浙浙情形與公論畧同 詔皆允之 鮑超破賊於青陽 二十六日朱品隆破賊於徽州左宗棠分兵破賊於大鱗嶺徽州解圍 詔授左宗棠為浙江巡撫 時彭玉麟兩疏力辭安徽巡撫之命公疏稱彭玉麟素統水師舍舟登陸用違其長且江面太長照料匪易請另 簡皖撫俾得仍領水師於南北大局兩有裨益 詔授彭玉麟兵部右侍郎以李續宜調安徽巡撫嚴樹森調湖北巡撫

同治元年正月初一日

詔授公協辦大學士初四日

詔授曾國荃浙江按察使 大學士翁心存奏稱蘇常紳民結團自保盼曾國藩如慈父母請飭該大臣派一素能辦賊之員馳赴通泰由江陰常熟進擄奉

旨曾國藩能否派員前往著迅速籌辦以慰民望以紓朕南顧之憂又

諭賊匪陷杭城後勢將窺伺松滬曾國荃募勇是否回營著曾國藩催令統帶老勇八千人赴滬助剿既可防守上海兼可乘虛襲攻青浦等處為規復蘇常之計毋失事機 公薦福建延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七

三

建邵道缺道李鴻章率兵援江蘇先是鴻章贊公墓府公疏請簡放江北地方實缺與辦淮揚水師事未果行咸豐十一年十月候補主事錢鼎銘賁吳中官紳書函御輪船來皖乞師公以淮南風氣剛勁欲另立一軍以為中原平寇之用因疏稱李鴻章堪膺封疆重任現在臣處統帶水師擬酌派數千人駛赴下游以資援助奉

旨報可總兵富陞戰歿於鎮江初提督馮子材守鎮江賊久圍不下偽勇王洪仁發率賊萬餘至東陽打館偽守王方海宗偕龍潭石埠橋諸賊水陸分途齊攻鎮城將軍都興阿駐軍揚州遣海全帶一千人赴援會同子材出城勦賊富陞中礮以殞子

材飛疏入告

上以鎮江為江南北樞紐馮子材等堵剿未能得手都興阿積派詹啟綸前往救援賊勢仍未衰滅而金陵蘇常各匪圍擾江北飭公催李鴻章統水陸各軍迅速起程 江蘇巡撫薛煥奏江浙兩省逆匪糾眾數十萬件力東趨竄陷奉賢南匯川沙三廳縣寶山吳淞口情形喫重松江上海危急萬分請催曾國藩派兵赴援

上諭李秀成悉眾東趨垂涎松滬上海兵力不厚豈能當此大敵著曾國藩飛催曾國荃將所募湘勇留防安慶剋日督帶老營八千救援上海倘曾國荃尚無實在消息即著該大臣月派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七

三

勁兵前往援應 金陵援賊渡江都興阿迎擊於天長敗之上諭都興阿奏進攻天長獲勝一摺楚師進規金陵必由天長為進兵之地該逆踞守天長金陵援賊渡江已抵儀六聲稱攻撲揚州都興阿兵力不厚曾國藩節制兩江自當通籌兼顧惟該大臣分兵援浙防勦微甯又籌進剿苗練及沿江列戍之兵為數已屬不少恐致兵力薄前因諭令將江南北等處餉需通籌協濟并諭派員整頓兩淮鹽務若得此巨款不必專仰給湖北江西餉項自可裁汰疲弱添募新勇撥給都興阿統帶至上海關稅每歲可得數百萬昨諭曾國荃帶勇八千赴滬力保該大臣餉源且可進攻蘇常牽制賊勢現在江浙徧地賊氛祇

有鎮江一隅為進兵適中之地著催李鴻章迅速赴鎮遲則此著又恐落後該大臣身任統帥事非越俎不必稍避嫌怨總期於事有濟江浙軍務朕惟該大臣是賴 是時公弟國荃回湘募勇尚未到皖

朝廷屢諭由滬圖蘇公郵書商之國荃謂金陵為賊根本急攻金陵賊必以全力援護而後蘇杭可圖公壯其謀因以圖攻金陵屬之國荃於是東南肅清之局定矣 二十四日公上規取蘇浙方畧云杭州既失以後左宗棠擬由徽郡進攻嚴州下以扼杭城之吭上以作衢州之蔽然必攻克開化遂安等城乃有赴嚴之路必須留守婺源華埠等處乃無抄後之虞臣前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七

三

奏須俟蔣益澧一軍到衢分途進攻非過於持重故事遷延也實因賊數太多佔地太廣動輒以長圍困我若非左宗棠直搗嚴州恐衢州終困於長圍之中臣之愚見必俟左宗棠圍攻嚴州飽趨進抵甯國浙事乃有下手之處翁心存奏請臣馳赴通泰乘虛由江陰常熟進搗蘇常如或不能則力保裏下河數百里沃壤又宋晉奏請都興阿派兵由靖江泰興分進江陰常州各條均極詳慎周妥惟都興阿一軍須先肅清江北俾後路無牽制之虞現聞天長六合均經克復江北僅浦口江浦兩城如卽乘虛克復上可通會國荃無為運漕各軍之氣下可聯袁甲三臨淮滁州各軍之援則江北片段既成根基既固然後會合

上下游分路規取南岸方不致凌躐無序會國荃新募到擬進攻巢縣和州一路通下游鎮陽各軍之氣仍固上游無巢一面之防未便遠赴上海顧此失彼至上海餉源所出關係亦重臣已片陳明聯絡洋人協力守禦江浙賊勢浩大盡占富庶之區廣收官軍之降卒財力五倍人數十倍若非慎以圖之不特蘇浙難克卽皖南江西且有疆土日蹙之虞過求速效以至債事轉非所以仰慰

慈厘

上嘉納之 二十九日左宗棠敗賊於開化 是時眾論紛歧圖浙國蘇期效旦夕公力主持重扼上游以固根本不敢為輕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七

三

率進兵之謀亦不敢以未來之事率爾入奏

上因章奏稀少

論曰會國藩左宗棠李續宜均負時望卓著戰功疊經先後簡任督撫昇以重任原冀合力通籌挽回東南大局前經會國藩等奏稱克復漕鎮無為方冀東征之師可以直下江南乃自去冬以來該督撫等奏報甚稀幾於月僅一至而浙省府縣疊次報陷蘇省松滬警報頻來皖北則苗練與髮逆交乘圍穎甚急朕以冲齡踐祚荷蒙

兩宮

皇太后孜孜求治舉賢任能每於該大臣等所陳規畫言聽計

從而該大臣等章奏寥寥而服愧懷殊深屢念現在會國荃是否到營李鴻章是否到鎮鮑超進規甯國是否得手多隆阿等會否分攻廬壽楊載福何時銷假與彭玉麟并圖東下著分別速奏公分條復奏一會國荃新募湘勇二月底可抵安慶擬令其進攻巢縣和州含山等處以達金陵楊載福回湘後因辰沅有賊留湘防守已催令二月回營一李鴻章新募淮勇五營另撥湘勇數營二月可以成軍擬由陸路赴鎮江一進攻金陵必俟脚跟已穩而後可圖進取一穎州被圍李續宜已派兵赴援一謀浙宜從衢嚴之間下手現在左宗棠屢獲大勝一松魁告急擬借洋兵防守并陳奏報甚少蓋亦有故一則不輕奏請傳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七

舌

之言一則不輕奏未定之事一則不輕奏預計之說嗣後擬十日奏事一次有急則加班具奏奉

上諭前因該大臣奏報稀至寄諭垂詢茲據歷陳所以奏報較稀之故不欲以未定之事預計之說及諸傳等詞遽行入告係屬敬慎將事各路軍營往往以游移無據等詞輕率馳奏本屬近來軍營陋習會國藩自前次寄詢之後業已兩次奏到軍情已屬不少此次奏稱擬定十日奏事一次有警則再加班轉覺近於拘滯况軍營奏報原無定期其疏數視乎軍情之緩急該大臣仍當毋失常度力求實濟正不必變更前轍也 二月多隆阿擊廬州賊連破之 初九日左宗棠克遂安縣初宗棠由

發入浙三戰皆捷遂進軍遂安之橫沼百畝畝坂墩南等處偵知楊村紮賊館遣王開來劉典等分路攻楊村破之斬賊目完天安廬有成生擒偽符天侯羅音等夜四鼓攻城賊突圍逃去追殺二十里十二日宗棠入城安撫居民留老湘營二千五百人守之即拔營馳援衢州 十五日公弟國荃率新募湘勇六千人抵安慶

詔授國荃為江蘇布政使公疏稱臣弟國荃誓不接印視事飭令攻取巢縣含山和州西梁山等處冀與袁甲三都興阿各軍黏連一片庶金陵有規復之期大局有轉旋之勢 二十四日公弟國荃率師東下前鋒陳湜蕭孚泗等被賊於銅城關 李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七

舌

世賢犯遂安左宗棠遣軍擊走之 三月初一日公檄張運蘭扼婺源白沙關屏蔽江西 初七日鮑超擊援賊於壽陽城外大破之 初十日李鴻章師次上海初公議定鴻章一軍取道集舍前赴鎮江

朝旨敦促者屢矣適江蘇紳士錢鼎銘潘馥等備銀十八萬兩僱輪船來皖迎師公遂檄鴻章初八日開行湘淮各軍分起下駛徑抵上海鴻章部將程學啟者桐城人自賊中自拔來歸初隸公弟國荃部下曉果善戰國荃之克安慶也學啟功尤多郭松林者湘潭人始以親兵隨公弟國荃其後鴻章弟鶴章舉之以東二人者皆楚軍之良也淮南被賊蹂躪久一時豪傑皆結

鄉堡以自衛而六安李元華始為淮軍之倡劉銘傳潘鼎新張樹聲吳長慶等響應而起鴻章招令各募一營淮軍之興自此始矣旋奉

旨以李鴻章署江蘇巡撫 十三日公弟貞幹破賊於荻港舊縣三山夾等處計五日公弟國荃破賊於望城崗十五日鮑超克青陽縣十八日國荃破賊於銅城關遂克雍家鎮巢縣含山縣二十一日貞幹克繁昌縣二十二日國荃克和州鮑超連克石埭太平二縣二十三日國荃克裕溪口次日遂克西梁山沿江北岸賊壘悉破平之二十七日貞幹破賊於魯港二十八日鮑超克涇縣三十日貞幹克南陵縣此次國荃貞幹分南北岸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七

美

東下浹旬之內連克名城要隘西梁山古稱天險賊恃為金陵門戶竟以輕兵襲奪之而左宗棠之軍連獲勝於江山常山之境聲威大振捷聞 詔曾國荃交部優敘會貞幹賞迅勇巴圖魯名號 是時公統制各軍弟國荃循江北岸至於和州弟貞幹循江南岸至於南陵彭玉麟水師中江而下助勦兩岸是為直搗金陵之師李鴻章率湘淮陸勇佐以黃翼升水師是為援勦蘇滬之師大江以北多隆阿為圍攻廬州之師李續宜為赴援潁州之師大江以南鮑超為進攻甯國之師張運蘭為防勦徽州之師左宗棠為規復全浙之師寸道并出皆受成於公公建節安慶居中控馭

廣輪數千里此外如袁甲三及李世忠淮上之師都興阿揚州之師馮子材魁玉鎮江之師均奉

旨統籌兼顧羽書旁午英俊風驅上而

朝端倚畀之隆下而薄海仰望之切洵千載一時矣 是月偽英王陳玉成遣偽扶王陳德才等竄河南捻首孫光危陳大澹助之南陽戒嚴 四月初二日張運蘭克旌德縣 初五日彭玉麟水師進攻金柱關 十四日常勝軍克青浦縣 十五日多隆阿克廬州府偽英王陳玉成伏誅自我軍攻克安慶陳玉成率黨由石牌西上調宿松黃梅之賊同至野雞河欲赴湖北德安襄陽一帶招集醜類賊首不從乘夜至六安竄廬州眾志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七

毛

漸攜貳偽天王洪秀全督責復切遂欲效死於廬久踞不退楚軍多隆阿節節進勦四面合圍初十日密約皖軍總兵張得勝至北門設伏誘賊果出城迎敵鏖戰逾時我軍佯退引賊追過小岡見我軍旌旗密布驚潰回奔多隆阿揮兵掩殺賊不敢復出張得勝等繫營緊逼城垣賊率悍黨出東北兩門攻撲皖軍挑選精銳出營力戰楚軍已於東門獲勝馳至北門從賊後包抄斷其歸路賊遂大潰兩軍乘勢搶越城壕賊回城無路遂向西北奔竄轟斃殺斃落水死者不計其數克蒙額等會合夾擊多隆阿分隊進城搜殺餘匪陳玉成率餘黨西竄十七日至壽州城外中津渡先是練苗苗沛素陰受玉成偽封既情於楚

軍威聲欲誘執玉成以自効使苗景開往迎之玉成餘黨二千
人皆置城外俾率親兵數十入城苗景開撤去吊橋遂縛玉成
并擒偽導王陳仕榮偽從王陳德隆偽統天義陳聚成偽天軍
主將向士才偽度天義陳安成偽禱天義梁顯新及親隨偽官
二十餘人擒首張落刑罰知之剝捨黨於二十六日突至江口
集北岸將何際劫奪苗練擊走之遂械送勝保大營檻送京師
至延津縣奉

青凌遲處死傳首皖豫陳玉成凶狠善戰軍中呼為四眼狗自
韋楊相殺石首遠竄偽天王洪秀全倚玉成及李秀成為左右
手秀成權詐有餘而慍悍不及玉成自玉成授首楚皖之間稍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七

天

得息肩矣 公弟國荃會彭玉麟克太平府遂克金柱關東梁
山蕪湖縣賊自踞金陵分黨據險以蕪湖為屏障以東西梁山
金柱關為關鍵二十日國荃引軍南渡會玉麟定計水陸會攻
國荃率馬步十五營近偪金柱關下玉麟派水師從上游環擊
賊被我軍牽制國荃乘間疾抵太平府北門賊駭走閉關不及
我軍擁進斬賊三百餘級遂復其城二十一日玉麟瞭見國荃
繞山三汊河遂分水師為三隊以二隊守險以一隊攻金柱關
賊於烈焰中衝突而出積骸滿渠即時攻克金柱關并將三汊
河上駟渡數十壘一律燬平玉麟另派黃翼升襲破東梁山二
十二日進次蕪湖公弟貞幹率所部循江而進與黃翼升會攻

羣賊潰奔立將蕪湖克復並攻克烈山石壘二座 偽輔王楊
輔清犯遂安左宗棠遣劉典迎擊之賊宵遁 是月偽扶王陳
德才偽端王藍成春偽增王賴文光偽啟王梁成富偽主將馬
融和等由河南竄陝西入武關至尹家衛西安戒嚴巡撫瑛榮
遣軍擊敗之賊竄陷渭南縣與川匪藍大順等合遂由潼關竄
河南閩鄉縣 五月公弟國荃進軍金陵營於雨花臺國荃自
克太平府進攻秣陵關秣陵關者金陵之雄鎮亦大勝關之右
輔也維時賊備未嚴官軍掩至守關賊首舉關降官軍繞出三
汊河後進偪大勝關編木作橋初二日國荃派軍先伏橋邊而
以後隊六營捲旗疾進賊見我軍鈔後懼為長圍所困乘夜縱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七

无

火乘輿而走官軍追擊敗之遂奪大勝關三汊河兩壘平之時
彭玉麟駐金柱關聞國荃懸軍深入恐為賊乘急調水師策應
由烈山駛近頭關適國荃亦於初三日昧爽整旅而來水師於
狂風巨浪中排礮仰擊無少休陸軍乘之立拔頭關彭玉麟進
攻江心洲洲有石壘雙峙屹若堅城水師飛砲入壘賊亦穴牆
還擊戰至日哺水師挾火具登岸蛇行蘆葦中逼壘縱焚火光
燭天我軍躍入賊牆燒蕪羣醜撲火溺水橫塞江流水師乘勝
鼓柁飛行立奪蒲包洲遂泊金陵之護城河口國荃由陸路倚
護水師驅軍直入偪紫雨花臺距城僅四里耳公弟貞幹駐三
汊河江東橋一帶傍水築壘以保西路糧道是為規取金陵之

始 初四日鮑超擊賊於寒亭管家橋等處逆壘悉破平之
 十二日偽天王洪秀全遣黨糾眾二萬犯雨花臺營公弟國荃
 設伏擊卻之 十五日鮑超擊賊於抱龍關進攻甯國府
 上諭都興阿奏上游水陸各軍乘勝東下將沿江各縣縣及各
 要害次第攻克現已進攻雨花臺都興阿派兵由瓜洲起旋進
 攻觀音門臨平賊卡并將燕子磯賊壘踏毀期與楚軍聲勢聯
 絡辦理甚屬認真所稱金陵逆首現在飛調偽忠逆由蘇常統
 帶大隊援救金陵一經官軍剿敗勢必疑走下游所慮不為無
 見李鴻章駐軍上海近因嘉定復被賊踞滬城軍情又緊該署
 撫能否抽身赴鎮著會國藩兼權緩急酌量籌辦 李鴻章會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七

三

洋兵克奉賢柘林南匯川沙等縣縣於時鴻章初受兵事令程
 學啟劉銘傳滕嗣武潘鼎新韓正國進南匯之周浦鎮為北路
 而西洋英德兵自松江進金山衛為南路四月十九日常勝軍
 會英德兵克奉賢縣遂克柘林程學啟追賊至南匯縣城值李
 慶琛軍潰於太倉賊悉銳攻青浦嘉定洋兵敗走嘉定復陷賊
 規犯上海程學啟等扼守虹橋大破之時南匯踞賊吳建瀛劉
 玉林送款於周浦守將劉銘傳潘鼎新五月初一日南匯令鄧
 賢芬入城受降部署其眾遂收復南匯縣賊率眾萬餘來爭吳
 建瀛等以降眾擊卻之初四日復合川沙賊來犯劉銘傳督吳
 建瀛等固守而以伏兵夾擊之賊始遁乘勝收復川沙縣賊既

圍松江青浦復以大隊分屯廣福林塘橋而厚集於泗濱以拒
 我軍距程學啟新橋營十餘里新橋距上海三十里賊狂官軍
 難猝進增壘為久踞計鴻章親督各軍深夜疾行黎明入賊卡
 毀之復以劈山砲斃賊數百偽聽王陳炳文偽納王郅雲官以
 數萬人分十二支圍程學啟營縱火周麾而呼填壕拔鹿角學
 啟以槍礮禦之不及則擲磚石擊賊尸平壕將躡以登學啟開
 壁門大呼賊稍卻而賊之分股已踰新橋十餘里勢且逼上海
 鴻章自統七營往援遇賊徐家匯奮力擊之賊乃散學啟見
 旗幟大呼出營賊大奔是役也斬賊三千人奪獲器械無算
 二十二日公弟國荃敗賊於六郎橋 左宗棠擊賊於衢州連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七

三

破之盡燬東南北三路賊壘 是月布政使銜福建糧儲道趙
 景賢殉難景賢浙江舉人前刑部侍郎趙炳言子也咸豐二年
 倡辦湖州團防每戰必捷洵升今職湖州陷後賊械繫至蘇州
 謀乘隙復城偽慕王譚紹光偵知之遂遇害事聞奉
 旨照巡撫例賜卹予諡立傳 川匪藍大順竄湖北陷鄖西縣
 石達開竄涪州綦江長甯等處劉嶽昭唐炯等屢擊敗之
 六月初六日洪秀全遣黨犯雨花臺營公弟國荃擊卻之自賊
 之數為我敗也聞城惶懼偽天王洪秀全飛書召援偽王宗李
 酋自蘇州糾集悍黨數萬人猛力撲營火器對轟互有損傷總
 兵張勝祿中槍子洞穿左足初十日賊復來犯國荃豫飭各營

嚴爲戒備賊不得逞 十二日左宗棠進軍龍游 十五日鮑超克甯國府賊酋洪容海以甯國縣城降超用其眾克廣德州 十六日金陵援賊大舉撲營分二十餘支牽制各壘而以悍黨猛撲雨花臺長壕公弟國荃憑壕拒守互有損傷部將劉連捷等拔卡而出陣斬二千餘人偽對王璣焉賊奔潰國荃冒雨修牆而甯國餘賊嘯聚於雄黃者約二萬人二十四日夜勾通城賊謀襲我營二十五日國荃遣部將易良虎劉連捷等擊走之 偽侍王李世賢犯遂安左宗棠遣楊海泰王文瑞夾擊敗之 二十日左宗棠遣劉典援遂安敗賊於三多 二十二日李世賢由壽昌遁入金華先是偽天王洪秀全因金陵被圍調求關齋弟子記 卷七 三

李世賢李秀成赴援賊恐左軍直逼杭州以全力駐守金華龍游世賢聞左宗棠將進攻龍游喉各軍持半月糧潛從蘭溪嚴州淳安徑撲遂安爲乘虛襲取分撲江皖之計宗棠飭王文瑞嚴守遂安復遣劉典等援勦賊屢挫敗乃回竄金華 是月偽扶王陳德才竄擾浙川內鄉新野唐縣等處 七月 詔授安徽巡撫李續宜爲 欽差大臣 十五日李鴻章會洋兵克青浦縣 十六日左宗棠敗賊於龍游東門橋 十七日左宗棠破賊於油埠 十九日林文察奏如虎收復處州府 二十一日左宗棠敗賊於高樓太平祝家堰裘家堰孟塘等處 是月偽扶王陳德才圍南陽府楚軍金國琛率師赴援賊解

圍去 偽翼王石達開由四川大甯竄陝西平利縣闖入楚邊陷竹谿竹山二縣民團攻克之賊仍竄平利關垭子松杉河等處 八月李續宜丁憂回籍 以唐訓方署安徽巡撫 初二日偽慕王譚紹洸犯上海之北新涇程學啟郭松林等擊卻之 十九日左宗棠破賊於龍游圭塘山 二十六日洋將華爾克慈溪縣創甚死之 三十日左宗棠擊賊於龍游大破之斬偽懷天義吳明順泗天福邱逆偽檢點黃逆偽指揮吳逆偽統制李逆等 多隆阿擊陳德才於荆紫關大破之賊逾關遁先是陝西漢回相仇聚煽變詔以多隆阿督辦陝西軍務適粵匪據拾合擾河南 求關齋弟子記 卷七 三

朝廷慮多隆阿一軍阻於賊南以勝保代之 寄諭垂詢多隆阿一軍無須赴陝應於何處駐紮飭公酌量調派又江南難民紛投襄下河 朝廷飭公實力稽查防賊偷渡并飭都興阿力禦襄下河設法兼顧公分條覆奏云自多隆阿克復廬州臣本欲令其會攻金陵意在先取江蘇財賦之區以爲明年籌辦京漕之地不料陝西告警羽檄交馳官文等奏請多隆阿率師援秦而 諭旨亦飭令先保陝西臣雖覓金陵兵單機會可惜然以秦晉爲京師餉源所自出未敢奏調多隆阿西援之師轉而東征也 厥後粵逆回竄秦事稍鬆而漢回仇殺望援仍切臣已奏明多

隆阿不必回顧蘇皖或速勦陝省或留駐河南多隆阿軍抵襄陽由光化荆子關入秦井不為南陽之賊所阻南陽股匪經鄂軍金國琛等會勦解圍亦尚不至為楚疆之患雷正綰前隊已入關多隆阿中途接奉改派之

旨不知從何處折回若業抵秦境則進退兩難若果回鄂境則常道

旨駐紮南陽一帶食鄂省之餉擊豫省之賊西可屏蔽秦中不令粵捻竄關陝南可保障楚省不令鄂北另籌防兵北可聯絡鄭元善葉裕之師東可聯絡蔣凝學穎州之師誠為一舉而數算皆備勦捻以馬隊為先僧格林沁捷伐於豫東多隆阿馳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七

書

馳於豫西當可肅清中原至江北港汊紛歧飭臣與都興阿籌守襄下河查楊輔清陳坤書兩股及青陽古隆賢等一股三支敗賊窮無所之思竄江北係屬意中之事都興阿之兵力只有此數其新調之紅單船四十號據勞崇光咨已在廣東省河為颶風所壞矣是江北應防之要地尚無專汛派防之水師臣現咨商楊載福囑其親赴下游徧歷靖江如皋通州海門數百里河面察看何處最衝何處次衝妥籌布置又擬另辦太湖水師一軍造船百六十號防勦上海松江由澱湖以入蘇州而騰出黃翼升水軍專防淮陽襄下河一帶以符原議計四個月可以集事目下太湖水師尚未辦成黃翼升不可離滬襄下河之防

請

飭都興阿黃彬引為專責臣亦當力籌兼顧 閏八月賊犯甯國府鮑超入城守之先是公奏調廣西按察使蔣益澧率所部五六千人迅速赴浙 十三日益澧軍至浙江克壽昌縣 時大江南北疾疫盛行甯國為最金陵次之徽州衢州又次之水師及上海蕪湖各軍亦皆癘疫繁興死亡相繼甚至一棚之內無人炊爨公疏稱天降大戾近世罕聞惡耗頻來心膽俱碎若有大股賊匪撲犯甯國旌太等處鮑超張運蘭兩軍不特不能出隊迎戰并不能堅守城壘不特不能堅守以待外援并不能預逃以待再振若撲犯金陵徽州亦深恐病者太多戰守皆無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七

書

把握數年來千辛萬苦戰爭之土地由尺寸而廣至數百里倘有疏虞何堪設想而皖北苗捻兩患時時可慮袁甲三李續宜皆將回籍唐訓方新來諸事且萃於微臣一人之身疾疫之災既如彼責任之重又如此臣自度薄德不足以挽厄運非才不足以支危局合無籲懇 天恩簡派在京親信大臣馳赴大江以南與臣會辦諸務分重大之責任挽艱難之氣數臣具有天良斷不敢稍存推諉致誤戎機 上諭大江南岸疾疫盛行前據該大臣奏到即深軫念曾經寄諭進攻金陵不必急求速效惟求有以自立傷亡戰士井須加

意拊循茲據疏稱近日秋氣已深而疫病未息甯國金陵徽衛上海蕪湖各軍皆以癘疫死亡相繼猛將如黃慶伍承翰等先後物故鮑超張運蘭楊岳斌等均各抱病軍中甚至炊爨寥寥此時戰守均無把握自屬實在情形惟懇請由京簡派親信大臣前往會辦以分責任之重大挽氣數之艱難諒該大臣亦為憂勞焦灼所迫朝廷信用楚軍以會國藩忠勇發於至誠推心置腹倚以挽救東南全局自諸軍進偏金陵逆匪老巢已成阱檻惟以艱難時會誠不易得疊經寄諭總以毋徒求效且夕惟當立足不敗之地以俟可乘之機矧茲疾疫繁興各軍將士疲病之餘詎忍重加督責該大臣惟宜愈矢忠誠拊循加意使軍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七

美

心益固沴氣潛除各營疾疫將士其各傳旨優加存問本應明降諭旨慰勞誠以事關軍務或恐人心疑懼且致奸宄從而生心賊人轉益張其凶穢我國家深仁厚澤二百餘年當此艱危時勢又益以疾疫流行將士摧折深虞墮士氣而長寇氛此無可如何之事非該大臣一人之咎意者朝廷政事多闕足以上干天和惟當齋心默禱以祈上蒼眷佑沴戾全消我君臣當痛自刻責實力實心勉圖禳救之方為民請命以冀天心轉移事機就順至天災流行必無偏及各營將士既當其阨賦中亦豈能無傳染想該大臣鬱憤之餘未遑探詢刻下在京固無可簡派之人環顧中外才力氣量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七

如會國藩者一時實難其選該大臣素嘗學問時勢艱難尤當任以毅力矢以小心仍不容一息少懈也 是時士卒死亡大半而偽忠王李秀成率蘇常悍賊二十餘萬人援金陵十九日圍攻公弟國荃大營賊用西洋落地開花砲前後轟擊動天地我軍百道堵禦賊更迭進歷十餘晝夜迄未休息我軍以大砲火毬擊之燒賊無算抵死勿去而偽堵王黃文金等由東壩撲犯金寶圩鮑超部將宋國承遣軍禦之於新河莊為賊所乘二十九日公弟國荃兩頰受鎗子傷部將倪桂節中礮而殞賊多開地道日夜環攻國荃率疲病之卒拚死抵禦賊卒不得逞 是月陳德才由河南竄湖北連陷隨州京山應山應城孝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七

美

威等縣金國琛舒保等旋攻克之 九月偽忠王李秀成僞侍王李世賢合股援金陵犯雨花臺大營公弟國荃連戰破之初李秀成圍犯雨花臺營歷半月猶未稍息初三日李世賢自浙江率眾十萬繼至攻撲愈狂我軍傷亡甚眾而賊之死者倍之初五日官軍出濠擊賊破逆壘十三座斬首數千級十二日賊埋地道兩穴同時轟發土石上飛賊眾如牆而進前者既殫後者復登官軍拋擲火毬間以鎗砲搶險三時堵禦缺口擊斃悍賊數千賊斃少衰白晝不甚環攻夜間仍輪班逼撲連紮百餘里於官軍營壕之外相距僅二十丈仍暗開地道冀乘兩夜轟裂國荃命各軍修內壕內牆以禦之二十四等日連破其地

洞七處賊計大窘 左宗棠連敗賊於龍游蘭溪湯溪等處
當李秀成剛犯金陵大營之時譚紹洸陳炳文復糾蘇杭嘉興
賊十餘萬分道自崑山太倉東犯李鶴章敗賊於陸家行郭松
林敗賊於方泰鎮劉士奇鄭國魁會程學啟破賊於三江口四
江口等處賊連營數十里大河支港俱設浮橋遂犯黃渡李鶴
章程學啟分道擊賊郭松林逾橋敗之賊築卡以阻我師松林
值其半渡而擊之賊大潰追北至安亭時四江口守將劉士奇
等被圍已久譚紹洸屯吳淞江北陳炳文擊南岸程學啟劉銘
傳郭松林皆逼賊營拔籤逾濠伏而前斃黃衣賊首數人賊少
動乃冒煙直入程學啟身中礮子傷裏創疾前賊由南岸潰而

求關齋弟子記

卷七

美

北我軍三路掩殺四江口之圍始解 十月公弟國荃擊援賊
於金陵大破之李秀成李世賢解圍遁自我軍破賊地洞七處
羣首智盡能索國荃度賊疲可以一戰初三日率隊出濠連破
十數卡初四日夜公弟貞幹偵知西路三汊河隔岸之賊將圖
宵遁乃整勁旅分道直出國荃亦令李臣典等進攻東路四壘
以防抄襲初五日天甫向曙縱焚四壘而西南諸壘中瞭見東
路火發光燭霄漢益無固志棄壘爭竄適貞幹率步騎馳至遂
由善橋追至板橋周邨一帶彭毓楠蕭孚泗等亦追賊至南路
牛首山一帶自辰至午掃平賊壘數十座王可陞等搜勦敗匪
直至方山之西南門外雨花臺旁留守之賊勾結城賊忽出大

股截我歸路劉連捷等橫擊於左易良虎等夾擊於右賊始返
奔其在東路者向南門繞城而遁其在西南路者向秣陵關一
路而遁李秀成李世賢踉蹌奔走金陵大營之圍始解是役也
李秀成自蘇州率十三偽王號稱六十萬李世賢自杭州繼至
號稱二十萬復令偽輔王楊輔清及黃胡賴等股擾甯國偽護
王陳坤書等股由太平府窺金柱關以擊官軍之勢金陵城外
東自方山西至板橋鎮旗幟如林自閏八月十九至十月初四
日圍攻四十六晝夜公弟國荃所部不滿三萬而飽軍之在南
國者為悍首楊輔清黃文金所圍不能赴援金陵公所調浙軍
之蔣益澧蘇軍之程學啟皆以有故不得至公弟國荃設奇被

求關齋弟子記

卷七

美

賊公弟貞幹力戰以通餉道前後毀賊壘數十斬敵數萬營中
火藥用盡乃告貸於湖北江西將士備目髮面皮肉幾盡國荃
左頰受傷軍興以來未有如此之苦戰也 公疏稱蘇浙各賊
首大舉入寇屬聚金陵意圖吞噬我營合犯上游計甚狡毒仰
賴
聖主威福將士同心以病餘之孱兵當非常之凶敵苦守力戰
時閱四十六日以寡禦眾出死入生卒能挽回危機保全大局
在事文武實著微勞除會國荃曾貞幹係臣胞弟不敢仰邀議
敘外所有尤為出力之劉連捷等謹先開單籲懇
恩施以昭激勸

上諭蘇浙諸賊首因官軍逼攻金陵老巢大舉來援號稱數十萬眾明攻暗襲意圖吞噬各營合犯上游賊計甚為狡惡經會國藩飭令曾國荃督率各營將士以屏病之餘當窮凶之寇苦戰力守四十餘日以寡敵眾出死入生竟能力挽危機保全大局偽忠侍兩逆渠計索鼠竄而去金陵大營危而復安詳覽摺中所敘戰狀各營將士堅忍奮力謀勇兼施深堪嘉尚全營立腳已定仍應嚴密防守徐圖進取之策蘇州等處援賊經此次懲創自不敢復正視惟偽忠逆回蘇之後分黨留守金陵并分股力攻九洲州李世忠未知能否堵禦甯國旌德同時吃緊鮑超張運蘭朱品隆諸軍尙屬羸病之餘著會國藩分兵往援又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七

罕

論此次逆目李秀成等乘我軍疾疫之時利乘來犯情形危險該大臣調度合宜曾國荃等水陸各軍能裹創血戰轉危為安深堪嘉尚第回思從前危迫之際我君臣尤當同深儆懼以迓天庥甯國雖偶爾小挫鮑超謀勇兼優諒能支持金陵援賊經會國荃等斬殺數萬逆靡已寒該藩司兵力本不甚厚頓兵堅城之下進退兩難恐日久逆黨復生詭計非飽超之軍由東壩馳往會剿則成相持之勢故甯防甚關緊要非獨逆賊內犯金陵舉動大局為可慮也 金陵援賊分股竄江北攻九洲州連陷含山巢縣另股由廣德州陷積溪縣公弟國荃分守東西梁山以禦之 左宗棠遣魏喻義攻嚴州破其北路三卡 蘇浙

軍會洋將勒伯勒東攻克上虞嵊縣新昌等城 二十六日黃翼升率水師勦賊於蘆墟鎮尤家莊汾湖三官塘盡毀其卡進距蘇州三十里二十七日復回軍勦賊於下田廟上田廟洪家灘進至甯衛 是月偽扶玉陳得才由竹谿竹山竄陝西 十一月初一日賊陷和州 初二日唐義訓王文瑞會克績溪縣 初七日賊陷祁門縣初十日唐義訓王文瑞復之 十三日左宗棠克嚴州府初賊首譚富距嚴州譚星距蘭溪二人者兄弟也皆廣東劇盜李世賢賊其合勢以拒我軍宗棠遣魏喻義駐軍銅關據險設卡譚富傳偽令將領巢撲銅關魏喻義先自率所部掩賊息鼓赴洋溪潛趨鍾嶺分路設伏少頃先鋒悍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七

罕

賊五百八行過伏起盡殲之後隊萬餘人驚竄回城魏喻義於夜半時潛抵西北兩門豎立雲梯將士一齊擁上賊拚死抗拒洋槍如雨我軍以火彈火箭連環拋擲自亥至丑鏖戰三時之久殺賊二千餘人餘匪望東南狂竄城門猝不及放由塚上躍下墜死者不計其數遂復其城 十八日公弟候選知府貞幹卒於金陵軍貞幹原名國葆補縣學生員少時落落自將脫去町畦視人世毀譽及書史褒譏嬉惡不甚厝意不隨眾為疑信時或詰難參伍大破羣賊提督楊載福侍郎彭玉麟始皆客貞幹所為僚佐貞幹亟薦此二人英毅非常已願下之其後彭楊果以水師雄視東南咸豐八年十月兄國華戰歿三河貞幹大

勸誓出殺賊以報仇時鄂帥胡林翼方廣求將才命賁幹領千人自黃州建旆而東十年正月連克太澗灑山三月始與兄國荃會師圍安慶十年八月克之同治元年軍次三山招降三縣義民之陷賊者得四千人署為兵用破魯港克繁昌下南陵蕪湖與兄國荃會師金陵薄雨花臺值診癘繁興貞幹屢瀕於危定議假歸養病適以援賊大至強起戰守四十六日賊退而病不可為矣事聞奉

旨追贈按察使旋加恩照二品例議卹予諡建祠 十九日楊岳斌敗賊於三汊

河岳斌即載福改名也二十二日岳斌復擊賊於三汊河運敗

求關齋弟子記 卷七 聖

之 二十七日楊岳斌會陸軍羅達元敗賊於護駕墩燬燭棚

二百餘號 鮑超擊賊於馬頭鎮楊柳鋪大破之 二十八日

賊首駱國忠以常熟縣降 程學敏敗賊於崑山之蟠龍鎮

郭松林敗賊於太倉 十二月初五日賊陷青陽縣 初九日

公弟貞幹柩至安慶公撫棺大慟入城受弔 初十日

蕭慶衍會克運漕鎮 二十一日公弟國荃破賊谷里村

橋 二十二日蕭慶衍敗賊銅城關 二十五日朱品隆

青陽縣 左宗棠連敗賊於龍游湯溪金華蘭溪等處 聖

劉嶽昭擊石達開於救州雙龍場大破之賊竄入雲南境

求關齋弟子記卷七

求關齋弟子記卷八

東湖王定安撰

平寇五

同治二年正月鮑超援涇縣會易開俊擊賊大破之初偽匡王賴文鴻偽奉王古隆賢偽襄王劉官方擁眾六七萬竄踞大坑黃村進逼涇縣初四日賊架梯蒙絮悉銳撲城易開俊吳廷華率勇登陴以木石下擊賊始斂退時鮑超在高祖山疾馳九十里初五日入涇縣城初六日起遣王衍慶等躡過山麓分匿叢箐深樹間而以易開俊等為之助復令婁雲慶等依山而上譚勝達等循河而上超親率梁美材等直前挑戰賊從山梁撲下

求關齋弟子記 卷八

婁雲慶等正當其衝梁美材等馬步競進戰逾兩時羅天順陣亡超令軍士佯退誘賊近山麓伏兵頓發婁雲慶等回鞭轉關面面夾擊賊乃大敗正欲歸營瞥見壘中火起已為譚勝達等所破我軍乘勝併進盡掃羣壘追至黃村大坑又平十數壘涇縣之圍乃解初七日起自涇縣回軍適西河之賊撲近寒亭高祖山老營將圖乘虛一逞南望旗幟蔽空相顧錯愕日鮑超至矣一聞而散 先是公搜獲偽文內稱偽忠王李秀成調集羣賊圍攻常熟擬率二十萬眾再犯江北上援揚州上窺皖楚等語

朝旨飭公先事籌備並飭李鴻章進取太倉援應常昭俾賊回

顧蘇常巢穴不暇徑趨江北時李鴻章遣謀密書諭常熟死守而檄潘鼎新劉銘傳張樹珊以三千人乘輪船赴福山張樹珊營蘆浦港西劉銘傳營其南跨海塘爲壘潘鼎新由同觀山繼進未就而賊至銘傳樹珊擊卻之 十一日蔣益澧克湯溪縣益澧之圍湯溪也射書城中曉以禍福偽朝將彭禹蘭詣益澧乞降益澧令劉樹元至城邊與之約誘出偽忠神天將李尙揚偽瀛天義張公慶偽喻天義劉明榮偽慈天義李加斌至壕邊劉樹元等出其不意擒解回營益澧見巨款就縛比夜飛飭各營分攻城壘自率親兵於西門策應康國器率閩軍攻南門降人彭禹蘭疾啟西門徐文秀匹馬衝入諸軍繼進併力勇戰斃

求闕齋弟子記

卷八

二

賊三千餘名羣賊奪門出走康國器邀擊於南門又斃賊四千餘名城中之賊遂盡偽戴王黃呈忠偽首王范汝增偽梯王練業坤由白龍橋竄金華府 十二日左宗棠軍連克龍游蘭谿兩縣遂克金華府宗棠既克湯溪復射示龍游城中諭以湯溪已克李尙揚已擒之故賊乘月色鼎徹啟東門向湯溪竄金華宗棠遣劉培元等分路截擊率師入城偽壘天燕欵營乞降劉培元楊昌濬等向遂昌一路搜剿賊且拒且走追至湯溪蔣益澧康國器復邀擊破之時蘭溪之賊聞湯溪已破分兩路逃走劉典入收其城白龍橋踞賊黃呈忠亦震怖他竄於是金華賊酋劉政宏勢益孤乃率黨由東門而遁高連陞熊建益乘勢奪

門而入殺賊二千名 十三日左宗棠軍收復武義永康東陽義烏等縣 十八日左宗棠軍收復浦江縣 二十三日左宗棠軍收復諸暨縣 二十六日張景渠會洋兵克紹興府楊政謨克桐廬縣於是浙東肅清左宗棠遣蔣益澧率所部規取杭州劉典由浦江回嚴州以向皖南江浙軍事驟曠日有起色矣 二十八日公自安慶東下視師二十九日抵池州府 是月陝西軍收復興安府偽扶王陳德才竄紫陽縣 二月初一日賊犯金柱關水陸官軍擊卻之 劉松山敗賊於甯國府 初二日鮑超捷於甯國盡平城外賊壘初三日公至蕪湖初四日至裕溪口侍郎彭玉麟來會遂由東西梁山駛赴金柱關初

求闕齋弟子記

卷八

三

五日抵烏江水營與提督楊岳斌同至金陵之大勝關初六日入雨花臺營初七日偕弟國荃周察營壘十五日由大勝關赴九洲洲十六日回舟西上十八日入金柱關小河查閱龍山橋三汊河查家灣等處十九至二十二等日由東西梁山入裕溪口小河查閱雍家鎮運漕鎮石澗埠無爲州等處二十三日由神塘河出口二十七日次大通二十八日回至安慶疏稱臣巡閱諸軍詳觀賊勢擬南北之形勝察天人之徵應竊以爲有可懼者數端而可喜者亦有數端自池州以下兩岸難民皆避居江心洲渚之上編葦葺茅棚高三尺壯者被擄老幼相攜草根掘盡則食其所親之肉風雨悲啼死亡枕籍臣舟過西梁山等

處難民數萬環跪求食臣亦無以應之二月十五日大勝關江濱失火茅棚數千頃刻灰燼哭聲震野苦求賑卹他處蘆棚叢雜亦往往一炬萬命徹池甯國等屬黃茅白骨或竟月不逢一人又聞蘇浙之田多未耕種羣賊無所得食故一意圍竄江西並窺伺皖浙已復之區平民無所得食弱者轉徙溝壑黠者則從賊以偷生旦夕黨羽無定數酋長無定謀便恐變為流賊更難收拾而諸偽王中如李世賢失金華楊輔清失甯國黃文金失蕪湖古隆賢失青陽劉官方失池州巢穴雖破醜類尚多其意怏怏不甚服偽天王忠王之調度其行徑亦與流賊相近凡此皆可懼之端也粵匪初起粗有條理頗能禁止奸淫以安裏

求關齋弟子記 卷八

四

脇之衆聽民耕種以安佔據之縣民間耕獲與賊各分其半故取江南數郡之糧運出金柱關取江北數郡之糧運出裕溪口並輸金陵和春等雖合圍城外而賊匪仍擅長江之利挹不竭之源傍江人民亦且安之若素今民間賊至痛恨椎心男婦逃避煙火斷絕耕者無顆粒之收相率廢業賊行無民之境猶魚行無水之地賊居不耕之鄉猶鳥居無木之山實處必窮之道豈有能久之理而東南要隘如安慶蕪湖廬州甯國東西梁山金柱關裕溪口暨浙之金華紹興此皆山川筋脈必爭之地但求此數處不再失守終足以制該逆之死命昔年粵賊所至築壘如城掘壕如川堅深無匹近亦日就草率而官軍修壘濬壕

今實遠勝於昔賊中羣首受封至九十餘王之多名爭雄長苦樂不均敗不相救而官軍仰承聖謨三江兩湖水陸各營和衷共濟呼應靈通至百姓仰戴皇仁淪肌浹髓雖臣等撫綏無術治軍無效斯民久陷水火之中曾不一聞怨咨之語翹首而望平寇擊壤而詠吾君意者民心所在天祐孔長此皆可喜之端也臣從軍數年從未敢以賊勢稍衰入奏惟念西北軍興

皇太后

皇上焦勞彌甚故將南中可喜之機陳述一二仰慰

宸廑至可懼之端臣殫竭愚慮勉思補救裏下河若有疎失當

求關齋弟子記 卷八

五

在此兩月之中難亟謀挽回之術若竊號巨股變為流賊昔文宗皇帝嘗慮及之但求金陵蘇杭三處有一二克復即當大赦羣首廣為招撫以庶幾赤眉百萬同日納降之盛軌此中自有天意不盡關乎人謀理合密陳

上諭會國藩奏由金陵回皖沿途查閱近日軍情及密陳可懼可喜數端各摺片逆賊續由江浦縣新河口營壘迤邐西竄巢含全椒之間九洲洲逆壘尚未攻克賊蹤紛竄江北時切憂思南岸則金柱關徽州休甯紛紛告警該大臣已令鮑超等軍分道馳援著即與左宗棠所派劉典之軍合力攻剿保全徽境其劉連捷毛有銘等營分紮地面甚寬務與西梁山運漕鎮及無

爲廬州竭力固守俟李續宜江忠義到皖兵力較厚再行相機
進取至池州兩岸及西梁山太勝關等處難民編葦而棲析骸
以食死亡灰燼之餘不堪目擊等情聞之殊深憫惻如有可爲
倡率捐賑之處著該大臣酌量辦理 當公之東下視師也賊
攻常熟益急初四日常勝軍李恆嵩以千人往援潘鼎新張樹
珊移逼賊營初五日常勝軍然礮擊賊城賊來援倚營而陳欲
登同觀山塔山窺我後路劉銘傳擊敗之是時李鶴章程學啟
等進攻崑山太倉築石卡蓬萊鎮以扼要道連捷於太倉西門
及萊葭濱青陽港等處賊聞官軍在崑大獲勝益具雲梯鑿地
道攻常熟城十五日劉銘傳進王家橋賊適由小市橋窺西路

求闕齋弟子記

卷八

六

攻之而洋將戈登亦至十八日黃翼升水師登岸列隊山後劉
銘傳潘鼎新伏同觀山左右以小隊誘敵張樹珊列陣毛家山
前常勝軍設大礮於福山山城之巔列小礮其旁盡然之呂宋
兵乘小舟薄賊壘駕浮橋死士伏城牆下日方中奪福山石城
乘夜復襲之毀其營盡十九日周興隆等登城見賊入西山而
福山火起乃開四門悉銳出擊賊無鬪志盡潰擒偽孝天義朱
衣點常熟解圍 左宗棠擊賊於富陽大敗之自官軍克復桐
廬新城蕭山之賊麇集於富陽復以戰船溯流上拒宗棠遣楊
政模自桐廬擊楫而下遙見賊船數百號排列城下令師船作
兩層排齊疾進頭隊繞向南岸直攻其中俟賊礮船上犯我軍

求闕齋弟子記 卷八

後隊應之百礮齊發江流鼎沸火箭噴筒並注賊船須臾皆盡
賊棄船入壘我軍亦上岸蹙之毀堅壘二座遂駐營富陽宗棠
復遣蔣益澧魏喻義等會軍圍之 左宗棠遣軍向皖南獲勝
初胡黃古賴諸賊分踞皖南州縣又有花旗廣匪尾之而行初
十日賊從藍湖米坑窺祁門北界宗棠部將王文瑞率郭德馨
等邀擊於半途賊敗潰迨至藍湖賊復回拒藍湖之左有敗賊
張蓋騎馬突出麾賊迎敵郭德馨馳斬其一餘賊翻山竄遁迨
過米坑十餘里生擒偽軍政司蘇四達黃齊升美天福張北湖
被天福張小滿賜天燕易高明偽丞相王大吉謀天福鍾有朋
等 是月僧親王擒捻酋張落刑斬之 川軍敗石達開於越

求闕齋弟子記

卷八

七

嶺 陝西軍收復紫陽縣 三月公弟國荃彭玉麟遣軍會援
石澗埠擊賊破之初賊自江浦上犯圍毛有銘劉連捷於石澗
埠初三日賊束草如山各負片板撲我營毛有銘劉連捷排礮
環擊殪其前鋒賊猶晝夜猛攻相持不下糧運汲道一時俱絕
國荃遣彭毓橘率馬步八營倍道馳援玉麟亦派水師渡江助
之遂與蕭慶衍會軍黃維河十六日玉麟遣死士遁入石澗埠
密約詰朝會戰是夜四更彭毓橘進攻釘子壩皇圖寺蕭慶衍
等進攻黃龍岡迎珠塔毛有銘突圍出攻草鞋嶺劉連捷出攻
石澗埠之卡王戴嗣等戰賊於羊虎山諸軍瞥見黃龍岡迎珠
塔火光突起知黃維河援軍得手乘勝猛進彭毓橘亦自皇圖

二六一

寺來會縱橫盪洗羣壘悉平而東關援賊亦為水師堵退賊紛向小嶺開成橋而遁 李鶴章程學啟會洋兵克太倉州初太倉踞賊偽會王蔡元滙遣人乞降許之期於初九日迎師李鶴章與程學啟嚴陣以待鶴章軍已渡河將入東南門伏賊數千忽起我軍急退亡數百人李鶴章傷足幾及於難程學啟方扼西門猝見賊舟數十自崑山來城賊與語甚暱疑而為備賊果出犯學啟奮擊卻之於是洋將戈登偕李恆嵩率師來助十四日偽際天福李文熙率礮船截河口程學啟以洋鎗隊襲其後而自督水陸迎之賊不能遁礮焉戈登以大礮毀二石壘十五日我軍環城發炸礮日將晡城裂緣缺口而進賊走南門不得

求闕齋弟子記

卷八

八

出捕斬幾盡王文瑞等敗賊於祁門遂會江西軍克黟縣時偽堵王黃文金偽佑王李遠繼勾結太平石埭賴古兩酋由建德過新安嶺至太白舖清口等處逼近祁門西路黟縣之賊亦時擾祁門東路王文瑞以賊氛四通調駐守漁亭之丁長勝回祁助剿初十日賊至城西干佛橋小路口距城僅十里十一日王文瑞督隊分路迎剿敗賊於七里橋追至小路口陣斬偽佑王李遠繼斃賊七八千人是時劉典與江西軍王沐規取黟縣十六日行次漁亭驟見賊踪綿亘數十里度賊眾我寡利在速戰十七日劉典與王沐分路進剿甫近賊卡大股數萬人蜂擁而前適黃少春率左路各營沿崖而下中右兩路一齊猛進賊勢

大潰追至黟縣城下賊回撲數次我軍復擊敗之乘勢奪門而入賊由東門竄走遂克其城劉典復分軍搜剿彫壘黔境肅清十九日賊犯廬江縣吳長慶等擊卻之 二十一日賊犯舒城縣蔣凝學擊卻之擒偽天將羽天福於陣 二十二日朱品隆破賊於石埭 二十三日賊圍六安州王臨祥會廣翼力戰卻之斬富天豫張承得擒偽左監議劉柱公以六安為淮南樞紐恐偽忠王李秀成與苗捻勾合愈不可制乃檄鮑超由廬江往援劉連捷彭毓橘毛有銘由無為州往援鮑超將至舒城賊解圍遁往廬州

求闕齋弟子記

卷八

九

撫諭曰閩浙兩省兵勇均歸左宗棠節制者齡所部廣勇著左宗棠揀員統帶會國荃即著仍統前敵之軍駐紮雨花臺一意相機進取以圖金陵毋以浙事為念東南軍務惟在該督撫等戮力同心共圖挽救國家異數酬庸諒能並矢公忠以副委任也 公與國荃交疏懇辭 上諭會國藩奏為伊弟國荃懇辭巡撫恩命並會國荃奏懇收回成命各摺會國荃自統師南下以來迭復沿江名城要隘駐軍雨花臺連破逆壘與彭玉麟鮑超等水陸諸軍為規取金陵之計朝廷以會國荃勳績卓著擢授浙江巡撫並令仍統前敵

之軍一意進取論功行賞國家自有權衡茲覽該大臣及該撫所奏深以金陵未復兵頓堅城而該大臣兄弟異數頻邀旣榮授以封圻復令駐軍江南遙領疆寄深虞隕越弗克負荷在該大臣受寵若驚固辭恩命洵屬至誠而朝廷旌賞楨官權衡悉當現在軍事方亟時局孔艱凡在臣工正宜黽勉效忠共期宏濟該大臣惟當督率會國荃忠誠報國以副委任正不必賈辭朝命也 四月初七日公弟國荃會彭玉麟克東關初玉麟商令國荃部將彭毓橘會蕭衍慶等攻銅城閘水師會泗美會國荃部將劉連捷等攻東關初六日夜水師由蟹子口潛渡陸軍緣堤堦而進伏於九峯山下另遣譚國泰率勇士數十人從東

求闕齋弟子記 卷八

十

關近處以木盆偷渡毀柵越濠笑逼壘下肉薄而登賊以礮石外擊密若飛蝗胡德雲石太和從煙燄中駕梯直上中礮死之劉連捷會泗美水陸夾擊賊惶遽欲遁九峯山下伏兵齊出合軍衝殺遂克東關石壘次日援賊悉銳來爭劉連捷毛有銘復擊卻之 初十日彭玉麟克銅城閘玉麟既克東關令喻俊明等鑿開土埂師船從決口駛入南北兩路直薄賊巢更番擊之而留彭毓橘所部扼守八角廟分蕭慶衍所部移剿百旺市五顯集先清銅城閘後路慶衍將兩處卡壘一律平毀水師之圍南北圩者乘勝猛攻陸軍亦萬鎗齊發五更時踰破南街土壘遂攻破銅城閘 十八日易開俊敗賊於涇縣章家渡朱品隆

敗賊於青陽時公弟國荃圍攻金陵已久賊百計欲解圍分股由徽甯窺伺江西由合舍一帶圖犯湖北而由湖北下竄之捻匪自蘄水分爲兩股一股回竄黃州一股竄撲宿松越潛太以撲廬桐髮捻兩逆聯成一片公搜獲偽文有由舒六而竄英霍分道援鄂之語因疏陳逆謀甚狡而規畫甚大情形

求闕齋弟子記 卷八

十一

上論此時會國荃雨花臺之軍自不能輒自移動墮賊詭計湖北爲數省樞紐誠不可稍有疏失嚴樹森出駐團風當不至任賊竄入羣醜著謀紛竄會國藩所部各軍幾於應接不暇該大臣素能鎮定惟當毅力精心以圖萬全浙滬兩軍事機尙順左宗棠以杭城不難卽克而難於杜賊紛竄是以不急旦夕之效也又 固屬老謀此時賊旣紛竄北岸及長江上游浙滬兩軍如能一克富陽以取杭州一克崑山以取蘇郡則金陵之賊腹背受敵或可卽收擄穴擒渠之效該大臣等必能因時審勢以赴事機也又 諭會國藩現駐皖省爲中權扼要其北自巢舍舒桐以至英霍賊氛密布髮捻交乘又值苗沛霖復叛穎壽六安逆練紛紛撲擾凶餓頓張金陵逆黨自九洲洲北渡聲言就食不卽擾及裏下河等處而直上和合且與捻苗各匪均相勾結殊恐賊之蓄謀故爲此包鈔大舉勢將圍裹安慶以解金陵之圍會國荃之軍逼城爲陣不能遽撤會國藩所部桐舒守將僅能自固鮑超

一枝勁旅往來策應兵力已不甚厚恐賊乘兵分備單之時騰集羣醜四面圍逼該大臣駐紮江許實爲東南大局安危所繫南顧彌增厯念刻下皖事孔亟計惟浙軍尙屬切近左宗棠務與會國藩聲息相通緩急可爲援應方爲妥善 二十二日公弟國荃遣劉連捷彭毓楠克巢縣 二十四日劉連捷彭毓楠會鮑超克含山縣 二十五日鮑超蕭慶衍克和州於是皖北之賊遁去而皖南之建德被官軍收復賊醜稍衰 二十七日公弟國荃攻雨花臺僞城及聚寶門石壘九座皆下之初僞忠王李秀成自六安敗後率衆東竄聲言回救蘇州李鴻章函商國荃力攻上游以分賊勢國荃度忠逆不回復蘇巢卽竄犯揚

求闕齋弟子記

卷八

三

州裏下河計莫如急爭金陵老巢攻其所必救使城下之賊不暇遠趨蘇郡而北岸之賊亦不敢專注揚州乃激厲各軍先登者賞退後者誅是日漏雨二下齊隊出濠六路併進各路以一營爲先鋒兩營爲策應令李臣典趙三元武交清等專攻雨花臺石城趙清河等攻聚寶門外南卡石壘晏澧周等攻西卡石壘何玉貴等攻東卡石壘又令陳湜出中路應之蕭孚泗出右路應之易良虎出左路應之前鋒各營於三更時匍伏蛇行偷近石城石壘東草壙壕架梯欲上賊遽驚覺然礮外擊我勇中礮而踏者五人衆勇辟易李臣典立斬二卒率旗直前軍中無敢少後者羣以火箭火毬盤空飛擲悉入石城天漸濤明趙三

元率中軍親兵從礮臺下蟻附而升李臣典武交清率所部從中右兩路肉薄齊登維時敵樓火發賊方爭相奔救不料烟霧中人聲鼎沸亂鋒交下我軍已奪僞城一座矣諸將乘勝猛攻東西南各卡九壘皆克羣賊潰奔蕭孚泗易良虎陳湜追擊於長干橋感偏入水者無數國荃以雨花臺地段遼闊近接長圍賊所必爭乃抽四營駐守石城增修六新壘以接各營之氣未幾賊賊大出潛匿附郭屋舍以誘敵我軍蓄銳不發賊不得逞遂繞雨花臺乘我新營未定悉銳猛攻抵死不退我軍四面搏擊死者大半餘賊負創鼠竄入城是役也俘獲二百餘名殲戮六千餘人奪獲礮械無算賊勢從此衰滅矣 程學啟等克崑

求闕齋弟子記

卷八

三

山縣學啟以崑山環城皆水上有陽澄巴城兩湖下有清陽江皆阻絕不能飛渡由陸路至蘇州必道正義鎮舊有四賊營蘇州援賊屯焉我奪而據之斷其援而絕其竄路賊膽墮破之易且殲其衆乃會郭松林等攻正義斬賊三千餘戈登率常勝軍繼至賊盡潰僞慕王譚紹洸率衆四萬來爭併力敗之郭松林勝嗣武扼守隘口程學啟會諸將極力攻城紹洸遁走遂克崑新兩縣時劉銘傳駐常熟之鹿苑聞崑山旣克進攻楊舍汛克之 左宗棠軍擊賊於富陽新城敗之 是月四川總督駱秉章破賊於老鴉嘴僞翼王石達開伏誅達開自與僞北王韋昌輝構變後歷犯浙江福建湖北湖南廣西廣東諸省並擾及滇

黔蓄意入川以圖竊據是年春達開率十餘萬衆由滇入蜀建
南大震布政使劉蓉白秉章請自赴雅州視師秉章許之蓉自
督諸軍過其前密調各土司截其後屢戰皆捷四月初四日達
開搶渡金沙江我軍擊走之遂撲松林小河趨天全蓉榜土千
戶王應元等扼河力戰斃賊數千人十二日蓉遣都司慶吉土
司嶺承恩等夜劫賊壘據馬鞍山絕其糧道達開自知陷入絕
地傾巢出撲大小兩河唐友誨擊沉賊筏二十三日達開親擁
大股水陸分撲我軍沿河拋置火彈火箭以禦之都司謝國太
泰將楊應剛由松林小河馬鞍山兩路齊進攻毀柴打賊巢賊
紛紛逃竄漢土兵練兩面夾擊賊墜巖落水浮尸蔽江而下達

求關齋弟子記

卷八

古

開率餘黨七八千人奔至老鴉璇復爲土兵截殺達開進退無
路爲楊應剛等擒獲蓉令械繫解省凌遲處死餘黨三千人皆
聯誅之自僞天王洪秀全倡亂廣西封五僞王以自輔僞南王
馮雲山僞西王蕭朝貴在湖南擊斃僞東王楊秀清僞北王韋
昌輝自相殘殺惟僞翼王石達開素假仁義以籠絡其下至是
爲川軍擒戮五僞王皆伏誅天下快之 五月初三日賊由太
平石埭分竄茂林涇縣易開俊擊敗之斬首千級 初十日彭
玉麟楊岳斌鮑超會復江浦浦口時僞忠王李秀成在江北聞
我雨花臺之捷益惶懼又以崑新既克恐滬軍大舉圍蘇乃與
諸僞王改閩南渡於是天長六合來安次第解圍而賊之分踞

橋林小店者冒雨掠舟江面人聲喧闐不絕蕭慶衍度江浦浦
口各賊無固志遣騎隊襲之行未中途聞浦口之賊棄城遁走
江浦之賊獻書詣營乞降鮑超劉連捷察知其詐初九日引軍
疾進蕭慶衍出烏江與水師約戰岳斌玉麟師次江浦賊聞風
宵遁竄併九洲洲上僞城閉而不納賊向蘆葦中駭竄墜入
濠溝溺死者以數萬計我軍遂收江浦浦口二城次日餘賊饑
啼江邊復爲我軍輪攻感入江中者不計其數江北肅清 十
三日公弟國荃會水師攻下關草鞋夾賊壘八座皆下之遂克
燕子磯自我軍克二浦將有事於九洲洲國荃乘夜至新江日
與彭玉麟楊岳斌會勘形勢見九洲洲在驚流急湍之中僞城

求關齋弟子記

卷八

圭

高峙巨礮層列對岸有攔江磯中關諸石壘又有草鞋夾下關
七里洲燕子磯十數堅壘賊以礮艦倚護之國荃度陸師難飛
渡計莫如先取南岸數隘十二日遣丁泗濱等爲頭隊從下關
進喻俊明等爲二隊從草鞋夾進彭楚漢等爲三隊以應之玉
麟率水師據九洲洲上游以牽賊勢次日天未曙明丁泗濱喻
俊明彭楚漢等循南岸飛駛而下將僞賊巢賊萬礮齊發猝不
得近我軍預以枯荻灌油縱火江上先焚其舟數百賊艦一時
俱燼衆勇緣牆而登或從礮眼中搶險而入遂平下關草鞋夾
八賊壘移師轉向中關水流箭急我軍令舟登陸胡俊友中礮
陣亡十四日國荃分兵襲破燕子磯毀壘而還 十五日公弟

國荃會水師克九洲洲先是楊岳斌詢諸土人知江濱叢莽中有堤埂一道可達九洲洲賊濠之外至是國荃令陸軍劉連捷等由隄埂缺處覓水而進彭楚漢等從洲尾攻上張錦芳由洲頭攻下喻俊明等繞洲奮擊另遣丁泗濱等由南岸分領水師直趨是日昧爽兩岸並舉人人殊死戰賊之在中關者附城為壘卒不稍動其堅踞九洲洲者下有賊划上有偽城千礮環轟片刻不息又於東西南三面分伏洋鎗悍隊伺閒出擊損我精銳不可數計彭楚漢等負創角戰至日晡賊少怠我軍乘月色昏暗中移船潛近賊壘會西南風大作眾軍以火箭攢射立焚水中拖罟數隻風烈火猛燃及洲上卡房喻俊明等麾軍直上

求闕齋弟子記

卷八

六

成發翔等在左彭楚漢等在右各率弁勇大呼升岸丁泗濱亦自中關鼓棹而來躍過重壕肉薄齊登前者既殪後者踐尸更進漏二鼓我軍撲入牆內聚殲羣醜無一脫者十八日國荃攻長干橋賊壘又破之於時易開俊等破賊於涇縣朱品隆敗賊於青陽長江上下一律肅清

上諭都興阿奏楚軍攻克二浦及七里九洲等洲一摺九洲洲為江中要地賊踞堅壘數年之久此次克復竟能敏速如此會國藩奏報想已在途著將詳細情形馳奏金陵勢成檻穽其機大有可乘應如何相機進搆使賊應接不暇之處會國藩諒必成竹在胸惟水陸寬廣裏下河一帶尤應嚴密設防着會國藩

都興阿等於南北兩岸相機妥辦 公覆疏云竊二浦九洲洲等處距揚州較近而去安慶甚遠揚州距京較近而安慶又稍遠臣於二十一日聞九洲洲克復之信二十五日始接各營公牘即於二十七日馳奏驛路阻長不得與都興阿同時奏到早慰

宸廑致

朝廷殷殷瞻念無任慚悚

諭旨垂詢餘匪紛竄妥籌堵剿及嚴防裏下河一節臣查三月之杪偽忠王銳意犯鄂自攻撲石欄埠盧舒六安等城連不得逞折而東趨又聞其銳意以犯揚州並犯裏下河厥後李鴻章

求闕齋弟子記

卷八

七

之兵攻破崑山進逼蘇州會國荃之兵攻破雨花臺各石壘而巢縣和含次第克復於是逆謀大亂紛紛南渡遠救蘇州近救金陵天六來安瓜州之賊不擊而自退江浦橋林浦口之賊不攻而自破在忠酋之意收回江北羣賊以全力保守江南僅留精銳分守九洲洲七里洲等壘與金陵相犄角為堅拒不拔之基不料我軍大舉進攻正直羣賊甫渡中洲未達南岸之際凡競渡之賊與守壘之賊蟻集於濠汊蘆葦之中各炮船繞洲圍攻登岸搏戰數萬悍寇悉數聚殲縱偶有特脫者亦不過逃歸金陵老巢實未嘗紛竄江北致敗裏下河之患此臣自去冬以來所深慮至是始稍釋隱憂者也

諭旨垂詢如何相機進搆會商浙滬攻取蘇杭一節九洑洲市克以後臣即檄鮑超南渡檄蕭慶衍防守二浦旋接楊岳斌會國荃來函請調蕭慶衍同渡南岸紮駐神策門一帶而以鮑超一軍繞過鍾山直達孝陵衛漸圖合圍為持重之謀者則以城垣太廣兵力太單不宜遽求合圍恐大股援賊齊至一隙可乘全局俱震為制敵之謀者則以浙攻富陽滬攻蘇州金陵亦宜迅速合圍使該逆備多力分不能兼顧或者致力於金陵收效於蘇杭三處有一得手兩處可期並下臣亦主合圍制敵之說與

諭旨所示使賊應接不暇者暗相符合特勁旅無多不足以難

求闕齋弟子記

卷八

六

深根之寇擬俟江西邊境蕩平再調江忠義等軍由皖南漸趨東壩會剿金陵一面咨請揚州鎮江防兵前來協剿亦非旦夕所能集事此籌剿金陵老巢之大畧也奉

旨如議辦理 劉銘傳郭松林擊援賊於江陰敗之 左宗棠

遣劉典等敗賊於饒州陶家渡 六月鮑超進軍鍾山將移紮

孝陵衛因軍士疾疫仍駐神策門 程學啟戈登克吳江縣

王文瑞克黟縣 二十二日洪秀全遣黨出儀鳳門犯鮑超營

又出太平門犯劉連捷營我軍皆擊卻之 七月初一日賊犯

下關營壘李成謀劉連捷力戰卻之 初三日劉典江忠義會

擊湖口之文橋平賊壘七座偽堵王黃文金竄皖南江西肅清

初八日公弟國荃攻克印子山賊壘時金陵尚未合圍國荃擬增募萬人為大舉包城之計

上諭金陵賊勢窮蹙官軍攻剿喫緊之際該逆因猷猶勢必拚死抵拒會國荃所奏旬日間戰守各情諸軍將士皆能奮勇倍加喋血苦戰會國荃現在調集江浦浦口之蕭慶衍七營過江駐紮七甕橋河邊扼守秣陵關小河進城之路並嚴金陵城大尚須添募萬人以冀合圍剋期蕩掃惟江浦浦口等處防兵亦不可過於單弱著會國藩與會國荃妥籌相機辦理仍須謀出萬全以期必勝 程學啟克太湖賊壘進薄蘇州初程學啟布置吳江防守之具既畢歸離亭營兼顧蘇崑賊連犯夾浦

求闕齋弟子記

卷八

九

援及平望同里學啟由唯亭至吳江與太湖水師會夾浦口時太湖賊船如織蘇杭往來無阻初六日學啟督師船百艘鎗隊八百人嚴陣而進盡下沿湖賊卡湖濱大缺口賊立四營一卡距東洞庭山九里為蘇嘉賊津渡初七日學啟令謝梁鎮引師船列蘆葦中陸師涉水以登親軍設炸礮當中路太湖水師分攻其東西歐陽利見截賊後攻竟日不下學啟謂賊營如鳥翼宜先破其北岸遣死士五百越水夜襲之初八日黎明已毀其石牆踰濠上利見扼飛虹橋梁鎮斷其浮橋賊不能遁其偽臨天義以下皆就戮初九日學啟歸離亭旋督所部十營進屯蘇州外跨塘鳳皇頸唐家濱水師進金雞湖獨池湖大牛橋洋澄

後湖以逼婁葑兩門是為規取蘇州之始 十七日吳坤修敗賊雙斗門 三十日公弟國荃攻上方橋賊星克之上方橋為金陵東南隅糧路國荃令蕭慶行進兵圍之二十日蕭慶行率七營出印子山之東偏賊壘而下城賊與七獲橋之賊竭力來爭國荃令蕭孚泗張詩日李臣典分隊堵禦我軍濠墻逾時即成二十二日遣李祥和凌有和等該營而進更紮蕭慶行新壘之前賊擁眾猛攻撲我軍力擊卻之壘成後昇巨砲晝夜環轟賊堅壁不出二十九日國荃潛遣熊登武等繞過上方橋五里許搶築六小營以截賊後賊懼糧路絕糾大股來撲蕭孚泗等麾軍迎戰小有斬擒伍維壽等以騎隊包抄賊始駭潰合軍追

求闕齋弟子記 卷八

三

破攻城賊大震時楊政謀率水勇德克碑率花勇越嶺而下攻倚城各壘賊死拒不退徹夜轟擊斃無數次日黎明益濇督軍往助士氣倍奮攻破賊壘一座賊靡亂不敢入城向新橋而遁益濇令徐文秀由雞籠山繞出新橋併力追殺遂將縣城克復並攻毀新橋賊壘二十餘座宗棠即飭康國器由富陽趨餘杭蔣益澧直薄杭城逼清波門鳳山門而營是為規取杭州之始 十二日公弟國荃攻江東橋克之江東橋石壘高峙環繞木城外隔水二道賊以有險可恃負固拒守國荃遣陳湜攻之數月未下湜憤甚十一日夜風霾蔽月湜選銳卒數百涉流而渡匿壘下噴筒望空飛擲賊方驚眩我軍已衝過浮橋拔花籠

求闕齋弟子記 卷八

三

及秣陵關破十餘卡盡奪河下賊船蕭孚泗度賊勢已窮令軍士各負糗捍乘夜擁至濠邊競拔地鋪大呼猛進比賊驚覺前鋒已躍入壘曙色朦朧抽刃偏近悉殲羣醜罕有脫者 八月初一日劉銘傳郭松林周盛波克江陰縣 初八日左宗棠軍克富陽縣初宗棠遣蔣益濇圍富陽值疫氣盛行將士物故城久不克而劉典方轉戰江皖王文瑞駐守祁門均未回浙迨江西肅清劉典引軍還欽相距較近宗棠飭康國器赴富陽助剿蔣益濇令法國總兵官德克碑帶西洋大砲為轟城攻壘之計初七日益濇令徐文秀繞城北攻鷄籠山賊壘克之適新橋出賊千餘來援徐文秀就賊舊壘背水為營以師船護之連放炸

左右分抄至旱西門賊恃牆堅礮利連環轟擊而藥筒已焚及木城各勇肉薄齊登負傷輒蹶湜抽刀壓陣士卒不敢卻顧十二日味爽遂拔石壘及眾壘皆下之 十六日陳學啟戈登攻蘇州寶帶橋克之初程學啟屯外跨塘離婁門七里賊附城築壘十有九礮遠不能及學啟乃移營前進至永安橋賊由婁葑齊三門出洋人百餘舁炸礮助賊學啟水陸三路當之賊發礮彈多不炸退入城我軍遂營永安橋初十日譚紹洸黃子灃等率七偽王以六萬人分門出學啟復分應之戰竟日賊始敗十一日偽忠王李秀成自金陵返蘇州圍解圍戈登率常勝軍與學啟會剿婁葑門外賊壘既多且固賊時發炸礮拒我猝不得

前而城東南寶帶橋實爲太湖鎖鑰明徐達破張士誠故道也
賊立石營一土營三守之學啟戈登謀先破此遂於十六日令
水陸各軍先乘土營賊棄壘奔截殺之石營旋潰追之至盤門
殿途中十餘卡遂令戈登與法國兵官履發駐寶帶橋 李鶴
章郭松林擊賊於無錫大破之初郭松林至緱山營於新塘橋
攻城不下松林與部將王平西易用剛李長樂襄重絮禦賊鎗
踰濠乘牆手及黃衣賊數人賊駭散追之亭子橋偽湖王以城
賊出拒復敗之及其肩幾就擒賊亦矛傷松林股始逸二十
二日松林偕滕嗣武自東亭追賊九里街及東門分隊擊走南
門賊二十六日僞侍王李世賢僞璋王林紹璋率賊數萬自南

求闕齋弟子記

卷八

三

門至坊前梅村而高橋賊數千出芙蓉山後城賊出北門犯塘
頭東亭二十八日李鶴章登緱山分遣諸軍應賊各路皆捷松
林奪賊船百餘艘擒其首數千人二十九日李秀成由蘇州集
僞納王鄒雲官僞來王陸順得僞趙王黃章桂僞祥王黃隆芸
僞紀王黃金愛並其養子忠二殿下水陸十萬偕我大橋角之
營夷酋白齊文以輪船大礮助之周壽昌發連珠噴中輪船賊
火藥所聲大震斃洋人數百賊大亂鶴章復令諸軍助剿圍始
解追至望亭距河而返而另股犯緱山圍吳建瀛營郭松林援
之斃賊千人是役也斬賊萬餘失兩僞王李秀成痛哭乘無錫
而遁 彭玉麟大捷於青陽賊解圍去初僞堵王黃文金率七

悍首衆十餘萬在都昌湖口彭澤一帶戰敗而東遂略池州直
薄青陽城守將朱品隆苦守三十餘日米盡食馬馬盡掘麻根
樹皮以充餽道死士易服出城蠟書隱語以求援公令喻吉三
陸軍彭玉麟合喻俊明水師先後至徐家邨二十一日喻吉三
捷於袁橋二十五日席寶田更進五溪橋踰嶺破卡賊驚潰黃
文金及數賊轉關而前寶田抄入卡後文金從亂軍中逸去我
軍始振適玉麟自池州來周歷形勢分遣諸將進攻二十七日
五更蓐食水陸大舉黃文金糾大股數萬環布壘外冀抄我後
江忠義壓定陣關各軍衝入賊叢縱橫盡決喻吉三正在揮軍
助隊賊隊忽亂敗若潮湧中路壘既破左右二壘俱下玉麟

求闕齋弟子記

卷八

三

遣水師乘舟登陸攻破陳家邨席寶田自五溪橋馳至遙望西
北城郭一帶煙焰蔽天知守城軍自內擊出卽約諸援軍一鼓
猛進悉掃賊巢是役也平賊壘一百三十餘座殲擒萬餘青陽
之圍始解 劉松山援涇縣大捷賊犯甯國府松山復擊破之
初太平賊酋古隆賢石埭賊酋賴文鴻等乘青陽被圍之時規
犯涇縣古隆賢踞茂林潘邨賴文鴻踞丁家渡張家渡劉松山
時守甯國聞警馳抵涇縣與守將易開俊會攻張家渡城館十
六日攻茂林至則鳳邨李邨之賊聞風悉遁乃環攻茂林賊壘
擊傷古酋燔巨壘二其潘邨三壘亦爲別隊所破追軍又平其
邨後二壘餘賊遁回太平是時甯國北路之賊聞松山赴涇謀

襲郡城十四日松山馳回設伏敬亭山以待十八日賊拔鹿角踰濠鏡進松山突起北門鼓譟而出賊倉皇遁適西門各隊追賊而來橫斷歸路賊乃東趨廟埠又爲松山所歷二十四日易開後復破賊於丁塘田坊四貞邨等處追至平垣賊踰崖而逸是月陳德才陷漢中府及城固縣 九月公弟國荃攻金陵城外東南入隘皆下之自我軍攻克江東橋上方橋金陵城東尚有數隘未下近城者曰中和橋曰雙橋門曰七甕橋稍遠者曰方山土山曰上方門高橋門迤南則爲秣陵關以至於博望鎮亦金陵之外輔也國荃以東路未平不能制賊之死命遂令蕭慶衍彭毓橘蕭孚泗等擇小河紆曲之處架橋結筏謀東渡

求闕齋弟子記 卷八

五

立營拒賊賊已先據河東築數壘以拒我蕭慶衍迭用巨礮隔河迎擊十八日派朱吉玉李祥和在西岸修三營爲進兵之計賊復列洋鎗數千枝於堤堰與我軍對擊相持不下者兩晝夜二十日四更時李祥和等率隊從下游渡河蕭孚泗等率隊從上游渡河破五土壘賊甚衆俄而城賊蜂擁來爭蕭慶衍一面搶築營壘一面麾軍環進挫賊前銳逾時卻走而東岸之營壘已成二十四日賊又諸道並出銳不可當陳湜彭毓橘蕭孚泗派兵扼駐其中雙橋門以東不能通城賊之氣蕭慶衍率部進取中路戰入核心我軍小卻將士憤甚相排競進賊乃靡然返竄蕭慶衍以騎隊邀斷歸路遂克上方門高橋門諸石壘而

右路方山土山之賊經熊登武等分道馳剿亦各棄壘而奔於是七甕橋踞賊惶遽欲遁蕭孚泗彭毓橘扼定東岸之左李成典等遮擊西岸之前正謀前後合圍城中忽出大股抵死來援兩軍相搏互有死傷蕭孚泗等急督各軍擊退援賊仍復偏壘環攻二十四夜令死士前往縱火賊衆冒煙突出遂將七甕橋攻克由方山而南爲秣陵關以南爲博望鎮賊環鎮設卡者二築壘者七上可應水陽旁可控金柱關守關者爲朱南桂亦國荃部將也十八日聞鮑超將有事於水陽朱南桂約會朱洪章武明良等進次小丹陽謀襲博望鎮使不能爲水陽之援夜漏四下朱南桂銜枚疾進以武明良爲右翼朱洪章爲左翼十

求闕齋弟子記 卷八

五

九日昧爽各軍齊抵博望卡卡賊負固死守鎗礮橫飛猝不得進朱洪章俟賊少懈昇巨礮至左卡壹發而殪數賊武明良又用火箭攢射燭及右卡羣賊駭懼撲火爭竄我軍正乘勝殺人毀其堅卡而壘內之賊傾巢至朱南桂往來猛撲未能略挫其鋒武明良陰率哨勇繞出頭壘踰牆而登賊聞後路人聲若沸返顧羣壘已易官軍旗幟錯愕不知所爲朱南桂等縱兵夾剿追賊至長流陂地方墮河而溺者強半乃引軍回駐博望奪獲米二千石國荃以博望旣得則中和橋之勢孤二十五日派趙三元伍維壽共帶馬步九營南略秣陵關又派陳湜黃潤昌出七甕橋之西與熊登武等會師於中和橋一戰克之而秣陵之

賊見我馬步馳至卽棄釜奔潰各營追至河干深不可涉僅斬尾賊二百餘人而還自是紫金山西南無一賊巢矣二十七日公弟國荃親督蕭慶衍蕭孚泗彭毓橘陳提李臣典等往勘孝陵衛地勢將欲分營移駐賊自朝陽太平兩門突出二枝前來搦戰蕭慶衍陳提率所部各當一路蕭孚泗李臣典傍城鈔入鏖戰方酣俄有一酋指揮督陣公弟國荃知爲巨目乃匿洋鎗隊於山麓伺其近而擊之該酋中鎗墮馬賊陣遽亂有敗往城中者有不及回城者轉向消化鎮大路而逸蕭慶衍陳提等率騎兵追至三十里外俘獲百數十人僞章王僞順王仍退入城不敢復出矣 公疏稱金陵一城面面布置據有重險爲洪逆

求闕齋弟子記

卷八

美

堅不可拔之基自克九洲江東橋數隘而西南一面已爲我有茲又克復七裏橋秣陵關等隘而東南一面又爲我有現今蕭慶衍進紮孝陵衛經營城北漸成合圍之局得旨嘉獎 二十八日僞奉王古隆賢詣朱品隆降遂收復石埭太平旌德三縣 彭玉麟克審灣金寶圩水陽新河莊塘溝等壘 蔣益澧大捷於杭州餘杭等處初益澧逼杭城而營僞歸王鄧光明僞聽王陳炳文僞朝將汪海洋及僞首王劉酋等於附城要隘遍築堅壘樹立木柵自倉前長橋女兒橋老人販東塘西溪埠觀音橋三墩直至武林門外北新關橫至古蕩連營四十餘里拒我師八月間益澧遣高連陞洋將德克碑等攻十

里長街克賊壘一座城內忽出悍賊萬餘來撲高連陞俟賊近揮衆擊之賊敗入城益澧令高連陞等分紮十里長街六和塔萬松嶺據高阜俯瞰杭州而自率徐文秀馬德順在嶽廟相度地勢乘賊不覺克賊壘三九月初六日城賊萬餘由饒頭山鳳皇山九耀山雷峰塔分路犯我新壘高連陞等亦分路迎敵往來馳突斃悍賊數十名賊卻仍前適余朝貴等由江邊繞至高連陞復從山脚橫截而出水師繼之破無虛發王月亮從九耀山萬松嶺一路衝殺賊狂奔入城益澧令王月亮等逼紮天馬山南屏山翁家山而以小船分布萬春廟楊家橋何母橋梧桐村之間而康國器魏喻義等之攻餘杭者亦連克花牌樓牛背

求闕齋弟子記

卷八

毛

嶺栗樹村青山等卡遂進攻寶塔山文昌閣汪海洋自杭州來援康國器擊走之鄧光明復自倉前來援我軍復擊敗之遂奪據寶塔山文昌閣兩隘於是軍分據要隘杭城漸成奔檻矣 李秀成之敗於無錫而遁也仍圖大舉聚賊八九萬船千餘艘泊運河口自踞金匱之后宅初四日郭松林率所部剿賊麻塘追至后宅歸途復阻賊松林力戰始出初八日李鶴章自督軍設浮橋至后宅李秀成率黃衣賊隊出拒奮前奪其卡不克初九日松林敗賊鴻山十一日松林又敗僞金王陽王之衆於坊前梅村追至下田橋十三日秀成犯安鎮松林擊走之時賊酋全集西路志在保無錫以援蘇州程學啟戈登由蘇城西北

橫出賊後攻盭口黃埭皆下之十六日周盛波連破雁臺塘頭鎮二十四日賊犯緱山郭松林設伏安鎮興隆橋賊方圍營伏自後發駭而奔二十七日賊盡出所部欲犯緱山鶴章令諸軍分路迎剿卻之二十九日松林追賊嵩山復進梅村毀賊十餘營奪賊船數十艘擒偽護國軍師戶部尚書李生香及偽侯王將以下酋數十斃偽航王唐政才秀成由麻塘來援松林自督隊敗之近抵麻塘秀成奔入營時松林部將吳建瀛已破西倉賊入營亦會軍至麻塘復合破其三營而秀成石營終不克松林傷乃返 十月初二日彭玉麟克滄溪長樂賊酋楊友清降遂復高淳縣 初三日易開復甯國縣 初五日公弟國荃

求闕齋弟子記 卷八 天

連克涇化解溪隆都湖墅三岔鎮等隘毀賊二十餘壘金陵城東百里內肅清 初七日彭玉麟楊岳斌鮑超克東壩遂收復建平溧水二縣初東壩守賊黎立新上書水營請為內應建平守賊張勝祿等上書陸營請獻城池玉麟率水師及吳坤修等陸師六營鮑超率馬步十三營合趨東壩正擬分軍立寨偽隨王楊柳谷馳告壘賊梗命楊輔清為謀至乞速進兵以踐黎立新之約超督隊圍攻玉麟合水師護之岳斌亦飛檄助戰賊賊盈千楊輔清從亂軍中敗往溧陽楊柳谷獻偽城乃克東壩於是建平守賊張勝祿等十二人斬偽跟王藍仁得舉城降而溧水賊酋楊其清率萬餘人亦降我軍遂收復二城 初九日程

學啟戈登克許墅關許墅關為蘇州赴無錫大路偽來王率悍賊守之戈登先往程學啟由黃埭繼進黃翼升水師助之戈登已破王瓜涇學啟復破觀音廟遂會軍關口攻克之進毀十里亭賊壘於是楓橋虎邱賊皆遁 十三日李鶴章劉銘傳等克東亭初偽侍王李世賢踞東亭李鶴章屢攻未克乃令諸將次第翻營偏世賢初八日我軍已逼賊發炸礮擊賊營猶阻於河初十日郭松林劉銘傳復進營河干合擊世賢營毀其牆數十十二日李世賢約陳坤書由常州來助黃子澆亦自無錫出新塘街鶴章令松林等設伏世賢營後水師窺其眾不得與援賊合乃分道擊援賊竟夜屢敗之次日復繞東門要道築一營賊

求闕齋弟子記 卷八 天

漸佈銘傳乃乘夜襲世賢焚其更樓伏襲發破世賢土城餘賊迷道四走世賢猶踞浮橋以殿諸將敗援賊方回軍至乃大奔追之至南門尚未曙時李秀成在麻塘不虞我軍至遽潰掩殺之斃賊逾萬於是陳坤書遁歸常州李世賢遁宜興溧陽李秀成由北望亭繞靈巖木瀆之徑入蘇州城 十五日公弟國荃遣軍進紮孝陵衛 十八日蔣益澧敗賊於杭州初益澧遣將分紮天水橋護國橋並於方家橋太平橋添築二壘是日賊自長安橋女兒橋來犯而杭城新添嘉興賊數萬亦分路由萬松嶺撲我營時洋將德克碑帶花勇前來助戰合淺水輪船放開花大礮楊政謨等率師船擊退沿河之賊登岸衝殺賊見水陸

大至分投迎拒酣戰兩時賊大敗其由清波門出者亦爲王月
亮所敗俱遁入城 二十五日李鴻章克蘇州省先是程學啟
攻蘇州營於塢門累月未克鴻章親至學啟營周察城東南益
下令破賊十六日夜漏四下軍士銜枚設浮橋猛攻之賊伏斷
橋下以洋槍狙擊戰已達其壘矣而常勝軍傷亡多不得進偽
忠王李秀成方由間道入城助譚紹洸爲守十九日我軍盡出
炸礮二十餘轟其壘學啟緣南岸戈登緣北岸鴻章親督之日
過午牆傾十餘處賊當者輒碎伏窟中秀成紹洸率萬人突出
襲門拒戰學啟令驍將王永勝陳忠德陳有昇周良才龔生陽
朱寶元等分應之稍卻常勝軍肉薄以登長城石壘皆破秀成

求闕齋弟子記

卷八

三

紹洸遁入城陳東友水師由黃天蕩登岸擊賊襲葑門外賊二
十餘營悉盡二十日齊門賊自驚擾黃翼升况文榜水陸乘之
而潰而嘉善守將楊鼎勳以洋槍隊千人會張遇春克盤門賊
壘於是我軍水陸三面薄城賊兇懼譚紹洸最名兇忍所部粵
賊皆悍黨至是猶死守而部雲官等有貳心密款於副將鄭國
魁乞降學啟單舸見雲官等於城北洋澄湖備得其要領命斬
秀成紹洸以獻諸酋不忍於秀成諾圖紹洸二十一日秀成微
覺之顧事已無可爲涕泣握紹洸手爲別乘夜出胥門由靈巖
木瀆以去官軍攻益急二十四日紹洸以事召雲官携僞天將
汪有爲往卽坐刺殺紹洸并殺其黨千餘人夜開齊門迎降學

啟令鄭國魁以二營入城二十五日獻僞募王譚紹洸首請驗
學啟入城撫視時降首之列名者八人精壯猶逾十萬諸酋方
歃血誓生死乞學啟請於鴻章要總兵副將官署其衆爲二十
營仍屯閶胥盤齊四門雲官且未薙髮學啟密白鴻章恐不可
制必誅之以定衆二十六日加午僞納王部雲官僞比王伍貴
文僞康王汪安均僞甯王周文佳僞天將范啟發張大洲汪懷
武汪有爲並出城請鴻章受謁察其狀誠叵測乃駢戮焉各軍
搜戮拒命者復二千餘人二十七日鴻章整部入城捷聞
上諭逆匪盤踞蘇城與金陵杭州互爲犄角此次蘇城得手他
處自不難迎刃而解惟忠逆率部萬人出胥關由光福靈巖一

求闕齋弟子記

卷八

三

帶小路搭船而去此路係前次該逆由泖關潛入蘇城之路恐
復自立一幟擁衆據我要隘或竄出重圍紛擾他處著李鴻章
迅卽查明忠逆下落具奏該逆不得志於蘇必將肆毒於浙之
宗棠務飭蔣益澧嚴行防剿蘇垣既克杭城賊勢漸孤著卽奮
力攻克以成破竹之勢金陵至蘇之路已斷恐該逆仍思銜走
會國荃須加意慎防乘隙圖取石城會國藩總統諸軍尤當督
飭各處帶兵大員慎益加慎以成全功同膺懋賞 十一月初
二日李鴻章劉銘傳克無錫縣初鶴章滾營與賊搏既力卻秀
成等重圍復克高橋賊營歷十晝夜不得息我軍既克蘇州李
秀成之衆方遁而西乘小輪船毀無錫西門橋以出繞至萬壽

橋遣賊乘霧圍我營其輪船發炸礮衝高橋水師若將致死劉銘傳率百人伏河埂膝行而前以洋鎗斃其駕船夷酋賊乃匿伏駛其輪逸去而圍營之賊方挾草填濠見輪船已西始惶懼我軍棄壘乘勝進南門周盛波進北門張樹聲進東門賊酋黃子澹聞蘇州既斬降酋率七萬人守尤力初一日郭松林等破惠山及亭子橋石卡次日松林等破東南北土營俱盡望城賊漸移疾逾河昇梯以登賊不能拒猶巷戰悉數殲焉周壽昌擒偽湖王黃子澹郭松林擒其子黃德懋並獲偽酋數百人駢誅之捷聞

上諭忠逆李秀成自十年春間疊陷蘇杭各處盡得東南財賦

求闕齋弟子記

卷八

三

之區日益強悍至去歲賊勢屢挫各城反正精銳散亡洪逆驚惶失措猶賴忠逆回援金陵王主持守局該逆以蘇州爲分地事急仍須反顧其部衆逆酋尤以譚紹洸邵雲官陳炳文鄧光明黃子澹等爲尤衆且悍此次蘇錫兩城之克李秀成集穴旣失黨羽亦孤踉蹌四走隨行僅止兩萬餘人將赴金陵解圍計不得施則挾其母妻眷屬由浙皖交界竄走江閩以尋回粵之路李鴻章自入蘇城徧察賊中規畫守禦頗饒賊智深以此酋逸出江閩仍恐蔓延爲患其常州護逆陳坤書不甚耐戰杭州之陳炳文鄧光明聞忠逆勢敗思歸多不願從惟溧陽侍逆李世賢嚴守俱悍且與忠逆同惡相結而陳鄧兩逆以嘉湖蓄糧甚

多必須死守幸而官軍各路布局皆穩金陵杭州再有一處得手賊更瓦解卽著會國藩飭令會國荃及左宗棠聯絡進取該督撫等務須隨時函商層層進逼萬不可稍涉遲延 初五日公弟國荃治地道成轟陷金陵城十餘丈賊內築月城下穿橫洞我軍不能克傷亡三百餘人 公疏稱蘇州克復而後問偽忠王之計將入金陵搆洪酋以出竄臣觀洪酋之堅悍未必肯棄金陵而竄他處目下當以全力謀破堅城一面布置各軍分堵上游事機愈順圖謀愈不可不慎奉

旨如議 潘鼎新劉秉璋克平湖縣遂收復乍浦汎海鹽縣澈

浦鎮孟河汎等城 十三日金陵城賊撲營公弟國荃擊卻之

求闕齋弟子記

卷八

三

初偽忠王李秀成自蘇州逸出統衆數萬分布丹陽句容龍潭石埠橋等處初十日秀成率數百騎由太平門入城國荃令蕭孚泗李祥和等附城修月牆至是賊出大股來犯我軍力戰卻之賊亦傍城增壘防我地道我軍復力攻破之 十七日左宗棠督軍攻餘杭獲勝初宗棠由富陽輕騎赴餘杭檄諸軍會剿令魏喻義等列隊南門康國器列隊東門以擊賊勢羅大春由丁橋出西門大路楊昌濬由丁橋小路李耀南等繞出西北隅城賊悉衆來撲我軍分路禦之蔣益澧復遣馬步各營夾助賊忽由左路搶上山梁勢張甚楊昌濬從北路山峽突出衝殺賊始駭奔各軍蹙之水中殲斃無算 劉銘傳等攻常州城外賊

壘下之 二十四日程學啟克平望 二十五日賊犯鎮江馮
子材擊破之斬偽岡天義黃逆 二十七日潘鼎新等復海鹽
縣復分軍克沈蕩新豐鎮 二十八日程學啟劉秉璋吳毓芬
等收復嘉善縣 十二月初一日左宗棠軍攻杭州克賊壘九
座宗棠既捷於餘杭益下令急攻杭州蔣益澧令高連陞偕洋
將德克碑會攻鳳山門各壘而親率馬步隊列錢塘門外秦亭
山樓霞嶺一帶牽制城賊高連陞等數路齊進壘賊揚旗出拒
連陞乘賊未陣猛撲之楊政謨水師沿江轟擊高連陞德克碑
大呼陷陣賊縮退石壘我軍躍踪追入破賊一壘盡殲之賊望
風逃竄自辰至午九壘皆克於是杭州城外只餘古塘賊壘及

求闕齋弟子記

卷八

三

近城兩壘未破益澧令高連陞分所部五營駐賊五壘德克碑
疑賊二壘以逼之 初三日劉銘傳郭松林敗賊於奔牛鎮
二十五日楊昌濬康國器攻餘杭破賊壘四座斬岡天義李有
慶 二十七日左宗棠軍收復海甯州偽會王蔡元隆降改名
元吉 時金陵城中積糧未罄洪酋仍爲負隅死守之謀偽忠
王李秀成勸洪酋棄城同逃不從秀成與偽侍王李世賢銳意
竄江西 公疏稱自蘇州克復偽忠王卽帶數萬人援救金陵
到城已近五十日尙未猛撲官軍營壘近聞忠逆以溧陽至饒
景數百里處處乏食頗以裹糧急趨爲難又據鮑超來牘報稱
侍逆將親率悍黨裹二十日糧蓄意由長興廣德甯國一帶上

犯江西先據產糧之區以俟忠逆續至臣竊計忠侍一逆既不
能各保分地又不能苦援金陵計非自皖入江別無圖存之策
查從廣德甯邑上竄江西約有兩路西路由旌德太平石埭以
竄饒景東路由昌化淳安開化以竄玉山西路之防臣已派兵
堅守涇旌太石青池六城東路之防必由浙境經過臣已飛咨
左宗棠沈葆楨分別扼守以期節節堵遏力保上游完區其金
陵洪逆老巢賊氣尙固糧食未竭臣弟國荃日夜憂灼臣囑令
不求速效但求穩慎以期仰副

聖主廑念南疆謀出萬全之至意

上是之

求闕齋弟子記

卷八

三

求闕齋弟子記卷八

求闕齋弟子記卷九

東湖王定安撰

平寇六

同治三年正月初六日偽侍王李世賢偽堵王黃文金陷績溪縣 初八日浙江布政使蔣益澧收復桐鄉縣偽朝將何培章降 初九日唐義訓王開琳會克績溪縣 十四日唐義訓王開琳連捷於歙縣 時李世賢合股上犯蕪衝過徽州就食江西腹地我軍雖有績溪歙縣之捷而賊勢趨重遂安擾及開化之馬金街與休甯婺源常山玉山毘連公檄毛有銘由安慶渡江趨休甯江西巡撫沈葆楨檄席寶田守婺源韓進春守玉山

求闕齋弟子記 卷九

江右之防稍固 二十日湖州賊犯烏鎮雙橋營蔣益澧擊卻之 席寶田敗賊於婺源之規橋 二十三日韓進春敗賊於玉山之洋口 二十四日郭松林會洋將戈登克宜興荆溪二縣 蔣益澧遣蔡元吉克嘉興西門賊壘 二十五日左宗棠遣高連陞德克碑攻杭州望江門克石壘三座 公弟國荃攻克鍾山石壘金陵合圍金陵一城延亘百餘里自國荃駐師雨花臺奪取附城要隘東西南三面悉為我有惟鍾山偽壘未克城北兩門尚未合圍國荃商之楊岳斌派彭楚漢丁泗濱師船雪夜巡江見奸民小划載米偷渡輒要而奪之以斷江西之接濟又派朱洪章熊登武羅雨春沈鴻賓蕭開印等營各出三成

隊繞鍾山後分夜輪擊以扼陸路之接濟然城北地面太寬偽天王洪秀全與偽忠王李秀成踞守老巢堅伏不動每乘雨夜搬運賊糧國荃調章志俊五營渡江守金柱關騰出朱南桂等六營助圍金陵甫至三汊河值大雪連朝平地數尺人馬阻絕頓兵未發十六日始令陳萬合胡克安等由草鞋峽登岸朱南桂率黎冠湘彭維祥等繼進將移營城北二十日夜偵知偽忠二殿下李士貴率黨數千自太平門赴句容護糧進城朱洪章等潛約各營伏兵要路羣起截擊斬七百餘級執二百餘人棄糧阜積狼籍道左次日國荃親督朱南桂張詩日譚國泰梁美材等各率親兵振隊至洪山北固山神策太平等門外周歷形

求闕齋弟子記 卷九

勢詳勘營基適李秀成先由城中糾大股出鍾山之南猛撲嘉字營濠牆拔地籤躍躍欲上我營以槍砲憑牆環擊賊不少卻朱洪章武明良等見賊抵死來犯留兵守定營寨一面率隊出濠分路夾擊朱洪章羅雨春沈鴻賓等向右路武明良武文山等向左路率旂直前搏戰移時殲賊數百賊乃退走上山鍾山之巔有石壘偽名曰天保城羅雨春攀巖直上中槍幾墜沈鴻賓率哨弁繼至各挾其火毬火箭從壘後擲入賊多冒火突出各弁勇從砲眼中肉薄而登所遇輒殲出壘之賊又經朱洪章武明良等四出抄殺無一得脫者立將鍾山石壘克復以長勝營四哨守之二十二日賊又兩次來撲國荃撥軍擊退遣黃潤

冒熊上珍移駐山嶺分戍天保城二十四日派蕭孚泗蕭慶衍
馬步十二營出山北列隊太平門外護修二壘以王遠和等守
之維時梁美材所部紮洪山朱南桂所部紮北固山堵住神策
門大路僅餘元武湖一段無兵分駐然隔水甚寬援賊不得入
城賊不得出於是金陵城北之圍始合 公疏稱曾國荃屯兵
金陵苦守苦戰將近兩年始將城外數十石壘全數攻克抄過
北路以成四面包舉之勢其踞城百里之外如鎮江東壩溧水
金柱關均有重兵駐守宜興溧陽二縣又新經蘇軍克復外援
將絕糧米無多仰仗

聖王威福如果克此堅城當不至有大股逸出貽患他方惟是

求闕齋弟子記

卷九

三

圍師不滿五萬分布九十餘里偏因數十萬賊深慮窮寇衝突
抵隙陷瑕譬之堵塞河決合龍固屬可喜走掃亦復可虞每念
臣弟國荃才力淺薄荷此重任臣尤惴惴如履春冰
上諭曾國荃親督諸將攻破鍾山石壘奪回天保偽城金陵城
北之圍自此始合所辦甚合機宜惟是官兵不滿五萬分布地
段太長深慮困獸猶鬪亟思一逞曾國荃穩慎進攻晝夜嚴防
必須就地殄除毋任竄突他處以竟全功而膺懋賞 是月陝
西巡撫劉蓉克漢中府暨城固洋縣初偽扶王陳德才糾合捻
匪踞漢中偽天王洪秀全因金陵圍急遣謀告援劉蓉偵賊將
東遁遣何勝必蕭慶高等督軍急攻初十日破法慈院賊巢十

一日劉蓉遣會堯會克勝等破油房街賊壘直薄漢中府賊洶
懼圖竄我軍斬關而入遂克其城十六日何勝必劉岳曙蕭慶
高等毀上元觀賊壘進攻城固洋縣皆下之陳德才竄南陽襄
陽遂合捻眾犯棗陽成大吉等擊卻之其藍二順一股由山陽
竄鄖陽之上津堡唐協和等復擊走之 二月初二日郭松林
收復溧陽縣賊首吳人杰降初三日郭松林進軍金壇敗偽劉
王襄王於楊巷追至金壇南門初五日盡燬金壇城外賊壘都
司張榮魁死之 初九日席寶田克金谿縣 十六日劉銘傳
等大捷於常熟 十八日提督程學啟克嘉興府因傷卒於軍
學啟攻嘉興急以洋礮毀城垣百餘丈賊負土堵城學啟揮旂

求闕齋弟子記

卷九

四

詭欲登城俟賊益聚乃然礮中賊輒斃數百賊亦鑿城根實砲
於中以拒我而湖州賊偽堵王黃文金由新隄犯我後學啟遣
張家瑜等擊走之城賊漸不支學啟促將士梯而登死者相枕
籍學啟憤躍逾浮橋肉薄登城槍子中左腦昏絕昇歸營其下
益裹創冒死爭進賊始亂潘鼎新劉秉璋率水陸登城城乃破
學啟創重歸蘇州旋卒學啟安徽桐城人擄於賊偽英王陳玉
成重之不爲用咸豐十一年由安慶逸出投公弟貞幹營旋隨
公弟國荃破安慶學啟功頗多李鴻章之至上海也公遣學啟
隨之東所向皆捷每赴敵迅疾賊畏之目爲神軍及歿士民痛
惜洋將戈登久與學啟同行陣相推服及誅蘇州降首戈登不

擇不復與學啟相見聞其死乃泣下以學啟督戰時二長旗攜歸其國以為念其見重於外夷如此學啟既卒

上悼惜

贈太子太保

予諡忠烈安慶蘇州俱建祠 二十四日左宗棠軍攻克杭州省遂克餘杭縣先是偽聽王陳炳文遣族兄陳大桂赴蘇州乞降事忽中變左宗棠遣陳大桂入杭州諭令獻城散眾迄無耗二十二日宗棠飭蔣益澧率水陸諸軍分路進攻克古蕩觀音塘堅壘十座又令德克碑於饒頭山放炸炮毀鳳山門城垛數丈我軍及洋兵奮勇登城傷亡百餘名二十三日益澧遣徐文

求闕齋弟子記 卷九

五

秀等攻十里街劉清亮等擊武林門援賊劉清望等攻錢塘門高連陞德克碑等攻鳳山門王月亮等攻清波門劉連陞等率水師登岸分攻望江清泰兩門益澧自率親兵往武林門督戰徐文秀等銜枚疾進至十里街旁拔木椿竹籤越濠而進賊伏壘內排礮轟擊徐文秀執小旗冒礮躍進內濠周廷瑞等接踵而上賊死拒不退我軍屢登屢蹶徐文秀足受矛傷各勇益奮偽聽王陳炳文率悍黨萬餘來援劉清亮王東林席得元等分投堵擊賊稍卻時周廷瑞等奮攻賊壘勢已垂破城中又出賊數千益澧飭洋鎗隊緊逼城門天忽大雨我軍仍嚴陣以待雨止復攻直至酉刻收隊是夜四鼓陳炳文潛啟武林門遁逸益

澧先伏軍城根間城中柝聲漸稀忽人聲鼎沸知賊將他竄徐文秀等分兩大隊由武林錢塘等門衝殺而入益澧督親兵繼之人馬紛馳尸骸枕籍呼聲震數里而高連陞德克碑王月亮劉連陞等各率所部由鳳山清波清泰慶春等門梯城而入拔出難民無數遂於二十四日卯刻復其城而康國器等亦於是日攻克餘杭縣賊首汪海洋遁至瓶窰我軍復擊走之捷聞

上諭閩浙總督左宗棠自督辦浙省軍務以來連克各府州縣城池茲復將杭州省城餘杭縣城攻拔實屬調度有方著加恩賞加太子少保銜並賞穿黃馬褂浙江布政使蔣益澧自調任浙江以來戰功卓著屢拔堅城實屬奮勇異常著穿黃馬褂以

求闕齋弟子記 卷九

六

示優獎其餘出力人員論功給獎有差又

論杭州敗匪竄回德清餘杭敗匪亦竄踞瓶窰鎮左宗棠既須剿辦瓶窰之賊又須赴杭城布置兼須進剿湖郡用兵處所甚多且距浙省邊界漸遠所有浙江及江西交界邊防著會同藩左宗棠會商兼顧嚴斷賊匪竄越之路斷不可為其所乘致掣全局 時金陵賊糧漸罄偽天王洪秀全日放婦孺出城以節食偽忠王李秀成以無米告秀全信方士沈某之言以草上有露謂草為甘露賈每戶繳甜露十擔告眾曰闔城食甜露可以養生吾且先食之眾雖知其誕而無可如何乃於城內種麥冀濟飢公弟國荃屢以雲梯猛攻未克公囑國荃力扼要隘勿求

急功因疏稱今蘇浙之省會已克金陵之長圍已合論者謂大
功指日可成元惡指日可斃以臣觀之洪酋與出逆堅悍非常
屢掘地道俱未得手城中新種麥禾新黃彌望臣之愚計敦囑
會國荃鮑超等總須力扼竄路不使逆酋挾大股衝出貽患他
方至克復之遲速尙難預料往昔庚申之春和春張國樑大軍
合圍功敗垂成彼時圍師比今日多二萬人餉項存營者尙數
十萬徒以遲延未發尙爲軍士藉口全局決裂况今日餉項奇
絀朝不謀夕此臣之隱衷外人詫爲過慮者也 是月西安將
軍多隆阿克整屋縣 三月初四日楊昌濬克武康縣 初五
日蔣益澧克德清縣僞歸王鄧光明以石門縣降 初七日鮑

求闕齋弟子記 卷九 七

超克句容縣句容守賊僞守王方海宗聞超將至糾合金壇寶
堰守賊僞翰王項大英僞列王方成宗同守句城超冒雨疾馳
行過溧水攻三岔賊卡破之初六日軍次塔岡距句容十里城
中出賊三四萬衆密布山岡超分軍迎敵忽見城東火光燭天
知賊內變引軍東向賊敗南門遁逸次日黎明入收其城擒賊
酋項大英方成宗檻送公營誅之遂克寶堰賊壘方海宗遁入
金壇 賊酋陳炳文汪海洋分道犯徽州唐義訓毛有銘迎戰
於楊村敗績於是嶺內徧地皆賊徽休那野岌岌難保賊前隊
由龍灣婺源竄江西後股續至者絡絡不絕公調石埭二營青
陽四營入嶺援徽而徽鮑超率全軍援江西因疏稱疊奉

諭旨垂詢臣往金陵督辦剿賊目下嶽境賊勢如此浩大上游
無所秉承臣不宜前赴金陵願彼失此所有金陵圍師仍責成
會國荃一手經理圍師諸將中有蕭慶衍部下之亨字營開餉
會國荃憂惶無計臣覆函囑其欠餉大久不可過繩以法只宜
多方撫慰庶此一贊之功又囑其不可令大股衝出貽患他方
萬一金陵幸克卽由會國荃彭玉麟楊岳斌三衙將大概情形
先行馳奏以慰

聖懷 二十日鮑超收復金壇縣 二十三日欽差大臣西安
將軍多隆阿因傷卒於整屋軍多隆阿攻整屋時頭目受鎗子
傷甚重忍傷回營諸將趨視多隆阿謂之曰此城速克傷重亦

求闕齋弟子記 卷九 八

可痊如不乘城雖輕亦不欲活諸將皆感憤再戰下之而多隆
阿創重不可治矣多隆阿由黑龍江馬隊從征皖楚料敵之神
莫與倫比同治元年秋銜
命入秦以親兵七千人解南南之圍又以四營破捻匪姜台凌
五六萬之衆伏尸四十里山前巨壑窺不見底人馬層積填與
路平
朝廷稱爲奇捷尤善拊循士卒令下如流水雖湯火不敢避及
卒三軍感泣方受傷時
上發內府珍藥敷治並
命黑龍江將軍傳知其子雙全馳驛往視多隆阿窮無居室其

字依親申身無完衣黑龍江將軍伙助始成行及至已不及見其公爾忘家如此公嘗稱多謀鮑勇而尤贊多之號令節制為不可及云 二十五日公弟國荃攻金陵月圍破之國荃圍金陵久掘地道於朝陽神策金川各門外賊於附城一帶築月圍以拒之國荃督軍攻破月圍焚其火藥殲賊無數我軍傷亡亦近三千人 是月江西巡撫沈葆楨克新城縣進圍南豐 偽扶王陳得才由浙川內鄉鄧州竄至李官橋與捻匪合股眾數十萬犯東陽 四月初六日李鴻章克常州府初鴻章至常州督諸軍攻城時城西賊營猶二十里夾運河左右環列鴻章令劉銘傳攻西北賊六營盡破之郭松林楊鼎勳攻陳渡橋賊八求關齋弟子記 卷九 九

營又破之餘十營皆潰張樹聲鄭國魁周盛波等會擊河干賊二十餘營又盡平之於是賊西道皆絕惟小南門西門附城十餘營官軍復擊破之賊首陳坤書恐官軍躡賊入城閉門拒不納悍賊盡死城下乃合圍三月二十二日壞城垣數十丈遣死士樹梯登坤書率悍賊悉力堵缺口火藥雜磚石俱下官軍與賊皆死枕籍會天雨弗克鴻章益繕攻具築長牆伏奇兵出擊顧久雨不霽至是月初六日加午天大霽反風煙焰撲城頭水陸砲聲發如雷舊壞城復傾數十丈賊以人塞缺口直炸礮則手足旒幟輒石紛紛激起天際然旋死旋集終不退鴻章益揮軍登城郭松林王永勝劉士奇接刃起隊擗藤牌噴筒薄城賊

傾火藥以長矛格刺軍士十墜六七不願卒擁而登接刃戰城頭久之賊始潰坤書率偽烈王費天將巷戰松林生擒坤書周盛波擒費天將劉銘傳令於城棄械者免於是跪而降者萬人官軍亦亡千餘人常州以咸豐十年四月初六日陷越四年而復月日時皆不爽亦奇矣 初八日富明阿馮子材收復丹陽縣 十四日鮑超擊賊於丹陽大破之 常州敗賊竄徽州唐義訓毛有銘金國琛被擊破之餘匪竄江西公以徽州失利自請嚴議奉 旨寬免 二十六日左宗棠遣王德榜擊賊於弋陽湖西偽列王林彩新溺斃餘賊殲焉 於是偽侍王李世賢偽康王汪海求關齋弟子記 卷九 十

洋偽聽王陳炳文先後由安徽休歙祁門績溪等縣分竄江西公檄鮑超自句容赴援以劉銘傳屯句容鄭國魁屯東壩周盛波屯溧陽之南渡定埠 詔福建水師提督楊岳斌督辦皖南江西軍務 是月沈葆楨遣劉于濤等援撫州賊解圍遁 僧親王擊髮捻各匪於隨州獲勝 五月 上以金陵功在垂成髮捻蓄意東趨恐掣動全局飭李鴻章調勁旅數千及得力砲隊前赴金陵會合國荃相機進取 公疏言蘇常克復之後臣本擬咨請李鴻章親來金陵會剿特以該撫係封疆將帥之臣又值苦戰積勞之際非臣所敢奏調用

詢臣弟國荃亦以師久無功不敢更求助於人近於畏難制責始勤終怠者之所爲乃兩月以來百計環攻傷亡至四千餘人所挖地道已被該逆從內掘出三洞此外諸洞亦難奏效而曾國荃焦勞致疾飲食漸減餉項奇窘尤爲可慮臣已恭錄諭旨加函催請李鴻章親來金陵使僅派將前來其知者以爲憐該撫之過勞信蘇將之可恃不知者以爲臣弟貪獨得之美名忌同列之分功尤非臣兄弟平日報國區區之意旋兩次奉

諭旨催李鴻章助攻金陵時李鴻章所部滬軍協攻湖郡分防句容東壩高淳溧水等處兵力難分常勝軍及程學啟所遺礮

求闕齋弟子記

卷九

十一

隊並劉銘傳砲隊或派往長興或訓練未成李鴻章疏請俟湖郡克復再行協攻金陵

朝廷欲激會國荃迅速成功仍屢催之 公疏言臣自旬日以

來懇奉 寄諭殷殷指示不外迅剿金陵及皖北江西兩路軍務所有近日籌辦情形理合分晰詳對馳慰

宸廑如

諭旨飭令李鴻章統率諸軍助攻金陵一節臣接李鴻章來咨教練砲隊尙須時日又以湖州賊衆蘇常毗連會攻金陵卽不能協剿湖州又謂天氣炎熱洋鎗連放卽紅多則炸裂開花砲

放至十數出卽不能著手等語係屬實在情形臣亦未便再三責催轉瞬新秋暑退該撫必可督兵親來屆時湖郡或已先下無復浙賊犯蘇之慮亦無鎗砲紅裂之患矣

諭旨詢及聞中外匪徒仍有偷濟賊中糧食軍火之事飭卽實力嚴防一節查金陵城大而堅重山複港引河穿城接濟極不易斷然自二月合圍以來陸路晝夜搜查據報已粒米不能入城水路百計防範終難淨絕至四月底始定上下民船三日放關一次均派砲船護送除放關有期外不准一船往來臣頃面詢楊岳斌據稱五月以來江濱奸匪暗竇賊糧者實已絕蹤然水路六百七十里臣何敢信其一無疎漏惟當請飭各營加

求闕齋弟子記

卷九

十二

意嚴防近聞女登語及白齊文暗回中國招集無賴雇備輪船將赴金陵助濟逆酋此則意外之虞頗難防禦耳

諭旨以英霍喫緊去安慶不遠飭臣俟上游軍勢漸平卽赴金陵督師一節查賊之由鄂趨皖意在掣動金陵全局果能扼守皖境卽所以協助金陵臣前次奏明擬於六月親赴下游籌商攻剿現值鄂省各股竄近英霍新調桐城廬江無爲之兵均未到防安慶人心震動誠如

聖諭臣實未可輕離惟有催集防軍設法堵遏俟皖北稍安李鴻章會剿有期卽當馳赴金陵商辦一切

上諭據會國藩奏稱會國荃焦勞致疾餉項奇絀尤爲可慮等

前據李鴻章將輪船經費五十萬兩解赴大營會國藩何時收到即行具奏會國荃積勞致疾聞之深為屢念現在大暑炎蒸該大臣即傳知該撫善為調攝金陵城大而堅賊悍且眾困獸之鬪不可不防該撫務當拊循士卒嚴防竄突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 二十三日李鴻章軍克長興縣 三十日公弟國荃攻克龍勝子山石壘賊所稱地保城也我軍自得天保城後城中防守益密地保城扼建要害百計環攻未下國荃遣李祥和等攻克之遂築砲臺其上日發大砲擊賊居高臨下城中形勢皆在掌握矣 是月賊酋陳德才馬融和合捻匪竄擾孝感雲夢等縣護軍統領舒保陣亡 川匪藍二順犯西安省

求闕齋弟子記

卷九

三

劉蓉德興阿穆圖善等會擊破之 六月初四日左宗棠軍連捷於湖州遂克孝豐縣 十六日公弟國荃攻克金陵偽都偽幼王洪福瑱遁入廣德州生擒偽忠王李秀成及洪仁達等先是四月二十七日偽天王洪秀全見勢窮援絕服毒身死羣首私痊偽官內秘不發喪而內外喧傳已遁乃立其子洪福瑱為幼王官軍自六月朔日輪流苦攻晝夜不息國荃度城內賊糧足支數月我軍地道三十餘穴俱未奏功將士疲敝恐生他變益督師督戰飭李臣典率吳宗國等從賊礮極密之處重開地道蕭孚泗黃潤昌熊登武王遠和等距城十餘丈築礮臺數十令諸軍積濕蒿覆以沙土肉薄相逼死亡枕籍十五夜國荃率

李臣典親詣地道洞口指揮士卒埋藥忠酋李秀成突出死黨數百人由太平門傍城根直犯地道大壘別從朝陽門出數百人裝官軍號衣持火蛋延燒各礮壘及附近濕蘆蒿草官軍久勞之餘幾為所乘伍維壽彭毓楠等左右分擊獲免十六日朝明國荃飭各營穩站牆濠嚴防沖突而另軍力攻太平門龍膊子一帶至午刻李臣典報地道封築口門安放引綫國荃懸不賞之賞嚴退後之誅各將士誓死報

求闕齋弟子記

卷九

四

一退者羣賊抵死巷戰我軍分路齊進王遠和王仕益朱洪章羅雨春沈鴻賓黃潤昌熊上珍進擊中路攻偽天府之北劉連捷張詩日譚國泰崔文田等進擊右路由臺城趨神策門一帶適朱南桂朱惟堂梁美材等亦從神策門地道之旁梯攻而入兵力益厚直壓戰至獅子山奪取儀鳳門其中左路則彭毓楠武明良等由內城舊址直擊至通濟門左路則蕭孚泗熊登武蕭慶衍蕭開印等分途奪取朝陽洪武二門守陣之賊誅戮殆盡而羅逢元等從聚寶門西舊地道缺口仰攻而入李金洲等從通濟門月城緣梯而上陳湜易良虎等猛攻早西水西兩門月城偽忠王李秀成方率黨狂奔將向早西門奪路衝出適

爲陳湜大隊所阻乃轉回清涼山隱匿民房黃翼升率水師攻奪中關攔江礮石壘乘勝至早西門遂與陳湜易良虎等奪取水西早西兩門由是全城各門皆破日已曠矣而賊猶守偽王城朱洪章與賊搏戰沈鴻賓等從左路捲旂疾趨偽城之東設伏出奇值洪章馬傷賊扼石橋我軍不能渡遂由偽城東逕還而南三更時僞王府及各僞王府同時舉火突出悍賊千餘人手執洋鎗向民房街巷而走其時僞城火已燎原不可嚮邇其僞官女縊於前苑內者不下數百人死於城河者不下二千餘人奪獲僞玉璽二方金印一方僞幼主洪福璵率死黨二千餘人乘官兵夜戰之時由缺口遁走國荃傳令閉城分段搜殺三

求闕齋弟子記

卷九

五

日夜火光不絕斃賊十餘萬人凡僞王僞主將天將及大小酋目約三千餘名死於亂兵之中居其半死於水火者居其半十九日提督蕭孚泗搜獲僞王兄洪仁達僞忠王李秀成等於是派營救火掩埋賊屍拔出難民數十萬人公弟國荃馳驛報捷上諭楊岳斌彭玉麟會國荃馳奏克復金陵大概情形一摺逆首洪秀全等以數十萬逆衆久踞金陵負嵎死守會國荃等督師圍攻所部不滿五萬兩載以來將城外賊壘悉數掃盪茲於炎風烈日之中傷亡枕籍之餘併力猛攻克拔堅城非會國藩調度有方會國荃及各將士踴躍用命不能建此奇勳披覽之餘曷勝欣慰此次立功諸臣將僞城攻破巨愆就擒卽行渥沛

恩施同膺懋賞其洪秀全及著名巨酋必須悉數擒獲毋使免脫此外被脅難民仍著設法安插以示寬大之仁金陵巢穴已覆各路餘匪自必聞風喪膽著左宗棠李鴻章乘此聲威迅克湖郡楊岳斌計已行抵南昌卽著迅將江右逆氛掃盪俾東南數省咸就肅清登吾民於衽席有厚望焉公以大功不易居乃讓湖廣總督官文居首連銜入告畧云臣等伏查洪逆倡亂粵西於今十有五年竊據金陵亦十二年流毒海內神人共憤我

求闕齋弟子記

卷九

六

尙止十二省淪陷亦第三百餘城令粵匪之變蹂躪竟及十六省淪陷至六百餘城之多而其中凶首悍黨如李開方馮官屯林啟容守九江葉芸來守安慶皆堅忍不屈此次金陵城破十餘萬賊無一降者至聚衆自焚而不悔實爲古今罕見之劇寇然卒能次第蕩平剿除元惡臣等深惟其故蓋由我文宗顯皇帝盛德宏謨早裕戡亂之本官禁雖極儉嗇而不惜巨餉以募戰士名器雖極慎重而不惜破格以獎有功廟算雖極精密而不惜屈己以從將帥之謀皇太后

皇上守此三者悉循舊章而加之去邪彌果求賢彌廣用能誅除僞僭蔚成中興之業臣等忝竊兵符遭逢際會既慟我文宗不及目觀獻誠告成之日又念生民塗炭為時過久惟當始終慎勉掃盪餘匪以蘇子黎之因而分

宵旰之憂疏入

上諭本日官文會國藩由六百里加緊紅旗奏捷克復江甯省城一摺覽奏之餘實與天下臣民同深嘉悅髮逆洪秀全自道光三十年倡亂以來由廣西竄兩湖三江並分股擾及直隸山東等省逆蹤幾遍天下咸豐三年佔踞江甯省城僭稱偽號東南百姓遭其荼毒慘不忍言罪惡貫盈神人共憤我

求闕齋弟子記

卷九

七

皇考文宗顯皇帝赫然震怒恭行天罰

特命兩湖總督官文為欽差大臣與前任湖北巡撫胡林翼肅清楚北上游胡林翼駐紮宿松一帶籌辦東征復特授會國藩為兩江總督並

命為欽差大臣東征江皖號令既專功績日著十一年七月我皇考龍馭上賓其時江浙郡縣半就淪陷

遺詔諳切以未能迅殄逆氛為憾朕以冲幼寅紹丕基祇承

先烈恭奉

兩宮

皇太后垂簾聽政

指示機宜授會國藩協辦大學士節制四省軍務以一事權該大臣自受任以來即建議由上游分路剿辦飭彭玉麟楊岳斌會國荃等水陸並進疊克沿江城隘百餘處斬馘外援逆匪十數萬人合圍江甯斷其接濟本年六月十六日會國荃率諸將克復江甯外城殺賊數萬逆首仍踞內城抵死抗拒三更時偽

天王府及各偽王府同時火起洪逆衝出偽殿前南門竄至民房四更外賊股千餘人假裝官軍號衣向太平門缺口衝出經會國荃加派馬隊追至純化鎮生擒偽烈王李萬材據會國荃親訊李萬材供稱城破後偽忠王之兄巨王幼西王幼南王定王崇王璋王乘夜衝出被官軍馬隊追及將各頭目全行殺斃

求闕齋弟子記

卷九

六

又據城內各賊供稱首逆洪秀全實於本年五月服毒而死瘞於偽宮院內偽幼王洪福瑱重襲偽號李秀成一犯城破受傷匿於山內民房經蕭孚泗親自搜出並被擒偽王次兄洪仁達其餘兩廣兩湖等處多年悍賊經各將士於十七八日搜殺淨盡三日之內斃賊十餘萬人偽王偽主將偽天將及大小酋日三千餘名無一得脫者此皆仰賴

昊蒼眷佑

列聖垂庥

兩宮

皇太后孜孜求治識拔人材用能內外一心將士用命成此大

功上慰

皇考在天之靈下孚薄海臣民之望自惟藐躬涼德何以堪此追思

先皇未竟之志不克親見成功悲愴之懷何能自己此次洪逆倡亂粵西於今十有五年竊據金陵亦十有二年蹂躪十餘省淪陷六百餘城卒能次第蕩平殄除元惡該領兵大臣等櫛風沐雨艱苦備嘗允宜特沛殊恩用酬勞勩欽差大臣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會國藩自咸豐三年在湖南首倡團練創立舟師與塔齊布羅澤南等屢建殊功保全湖南郡縣克復武漢等城肅清江西全境東征以來由宿松克潛山太湖進駐祁門疊復徽

求闕齋弟子記

卷九

十九

州郡縣遂拔安慶省城以為根本檄水陸將士規復下游州郡茲幸大功告成逆首誅鋤實由該大臣籌策無遺謀勇兼備知人善任調度得宜會國藩著賞加太子太保銜錫封一等侯爵世襲罔替並賞戴雙眼花翎浙江巡撫會國荃以諸生從戎隨同會國藩剿賊數省功績頗著咸豐十年由湘募勇克復安慶省城同治元二年連克巢縣含山和州等處率水陸各營進逼金陵駐紮雨花臺攻拔偽城賊眾圍營苦守數月奮力擊退本年正月克鍾山石壘遂合江甯之圍督率將士鏖戰開挖地道躬冒矢石半月之久未經撤隊克復全城殄除首惡實屬堅忍耐勞公忠體國會國荃著賞加太子少保銜錫封一等伯爵並

求闕齋弟子記 卷九

賞戴雙眼花翎記名提督李臣典於鎗砲叢中捨挖地道誓死滅賊從倒口首先衝入眾軍隨之因而得手實屬謀勇過人著加恩錫封一等子爵並賞穿黃馬褂賞戴雙眼花翎蕭孚泗督辦炮臺首先奪門而入並搜獲李秀成洪仁達巨逆實屬勩勞卓著著加恩錫封一等男爵並賞戴雙眼花翎其餘文武一百二十餘員論功進秩有差又

論軍興以來各路統帥疆臣公忠體國共濟時艱現在紅旗報捷東南軍務即可從此底定各路統帥疆臣允宜特加異數以昭恩渥於是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加賞一員勒欽差大臣大學士湖廣總督官文錫封一等伯爵世襲罔替並將

求闕齋弟子記

卷九

二十

本支內務府旗籍擢入正白旗滿洲賞戴雙眼花翎江蘇巡撫李鴻章錫封一等伯爵賞戴雙眼花翎陝甘總督楊岳斌兵部右侍郎彭玉麟均賞給一等輕車都尉太子少保銜四川總督駱秉章賞給一等輕車都尉雙眼花翎浙江提督鮑超賞給一等輕車都尉西安將軍都興阿江甯將軍富明阿廣西提督馮子材均賞給騎都尉署京口副都統魁玉賞給雲騎尉漕運總督吳棠賞給頭品頂戴惟閩浙總督左宗棠杭州將軍國瑞江西巡撫沈葆楨但奉

優旨褒獎俟浙江江西肅清再行加恩
上諭樞臣日粵逆久踞江甯負嵎抗拒實為從來未有之悍寇

二八五

此次水陸各軍於溽暑炎蒸之際猛力環攻迅克堅城悍黨悉除渠魁就縛非會國藩運籌決策督率有方會國荃等躬冒矢石鼓勇先登未由建此奇功成乃不續朝廷嘉悅之懷實難盡述除會國藩等已加恩錫封外其出力員弁兵勇並著查明保奏候旨施恩發去銀牌四百面著會國藩會國荃等擇其功績最著者先行頒給以勵戎行各路賊匪皆視金陵為趨向此時巢穴既覆其餘竄逸之匪自必聞風喪膽逆首李秀成洪仁達等均係內地亂民不必獻俘第該逆等罪惡貫盈自應檻送京師審明後盡法懲治以洩神人之憤

上以洪逆竄陷江甯省城竊據者十有餘年百姓遭其荼毒或

求闕齋弟子記

卷九

三

被賊裹脅而鋒刃頻罹或轉徙他鄉而溝壑難免蚩蚩何辜罹此殘酷著會國藩李鴻章查明江甯地方應徵錢漕分別蠲緩俟旨施恩 二十四日公由安慶御輪船東行二十五日至金陵慰勞將士二十八日巡視城垣二十九日掘洪秀全尸於偽宮中戮而焚之 七月初二日一等子記名提督李臣典卒於軍臣典邵陽人樸實忠勇從公弟國荃居前敵閱九年每遇危險慷慨赴敵或以身翼蔽主將有古名將風因攻金陵在地洞受傷不肯服藥遂卒年纔二十七迨

錫封下不克親拜

寵命聞者惜之 初四日設善後局賑難民 公親訊逆首李

秀成洪仁達洪仁發等秀成書親供四萬餘字歷述賊中興敗始末真貨一死公以該逆罪大駢戮之因疏陳處治逆首粗簿善後事宜畧云臣抵金陵周歷各營接見諸將均有憔悴可憐之色蓋自五月三十日攻破地保城後連攻十五晝夜但出行隊未支帳棚晝則日炙宵則露處又出入地洞之中面目黧黑雖與臣最熟之將初見幾不相識其論功最首之李臣典因旨暑受傷一病不起諸將亦傷病山積死亡相屬臣弟會國荃前病業已痊愈近因隨眾露處過久又復偏發濕毒臣帶兵多年克城數十罕見如此次之勞苦者臣宣道

皇仁多方撫慰既獎其可憫可敬之功復勗以忘死忘勞之義

求闕齋弟子記

卷九

三

至偽天王洪秀全逆尸將士積憤之餘皆欲得而甘心直至六月二十七日始從偽宮內掘出二十八日扛至營次臣與臣弟國荃驗看臣所帶委員中有曾任刑部秋審處之勒方綺龐際雲孫尚絨等暨各文武公同相驗該逆尸遵尚邪教不用棺木徧身皆用繡龍黃緞包裹雖袴腳亦係龍緞頭禿無髮鬚尙全存已間白矣左股有膀肉猶未脫驗畢戮尸舉烈火而焚之有偽官婢者係道州黃姓女子即手埋逆尸者也臣親加訊問據供洪秀全經年不見臣僚四月二十七日因官軍攻急服毒身死秘不發喪而城內羣賊城外官兵喧傳已徧十餘日始行宣布等語偽幼主洪福瑱繞室積薪為城破自焚之計眾供皆合

連日在偽宮灰燼之中反復搜尋茫無實據觀其金玉二印皆在巷戰時所奪取又似業已逃出偽宮者李秀成之供則稱會經挾之出城始行分散然此次逃奔之賊僅十六夜從地道缺口逸出數百人當經騎兵追至湖熟圍殺淨盡自十七日後會國荃即將缺口封砌關閉各城搜殺三日洪福瑱以十六歲童駭縱未斃於烈火亦必死於亂軍當無疑義所有偽玉璽二方金印二方當專差齎送軍機處俾方畧館有所考焉李秀成之被擒也各營之降卒附城之居民入伙皆識觀者如堵臣甫至金陵親訊一次旋派委員鞠訊累日令寫親供多至數萬字敘髮逆之始末述忠酋之戰事甚為詳悉臣復詢以江西李世賢

求闕齋弟子記

卷九

三

湖北馬融和湖州黃文金各股賊情據李秀成供湖州廣德之賊即可不攻自退馬融和一股本由陝西調援金陵因長江阻隔久無來信李世賢係李秀成堂弟與之約定八月以前則擄江西之糧以救侍逆之飢八月以後全數回竄圖解長圍則擄甯國之糧以救金陵之饑等語又力勸官兵不宜專殺兩廣之人恐粵匪愈孤逆黨愈固軍事仍無了日其言頗有可采日來在事文武皆請將李秀成檻送京師即洋人戈登威安瑪等來賀者亦以忠逆解京為快臣竊以為聖明天威滅此小醜除僭號之洪秀全外其餘皆可不必厭俛陳玉成石達開既有成例可援且自來元惡解京必須誘以甘

言許以不死李秀成自知萬無可追在途或不食而死或竄奪而逃翻恐逃顯戮而貽巨患臣與臣弟國荃熟商意見相同又李逆權術要結頗得民心城破後竄匿鄉間鄉民憐而匿之蕭孚泗生擒李逆之後鄉民竟將親兵王三清捉去殺而投諸水中若代李逆報私忿者李秀成既入囚籠次日又擒偽松王陳德風到營一見李逆即長跪請安臣聞此二端惡其民心之未去黨羽之尚堅即決計就地正法以絕後患遂於初六日行刑其洪仁達一犯係洪秀全之胞兄與其長兄洪仁發皆暴虐恣橫多行不義為李秀成所深恨且如醉如癡口稱天父不絕無供可錄因其抱病甚重已於初四日先行處死矣奉

求闕齋弟子記

卷九

三

旨所辦甚是著即將洪李二逆首級傳示被擾地方以快人心而儆凶頑 楊岳斌遣鮑超破賊於撫州許灣斬賊四萬 十一日鮑超克復東鄉金谿兩縣 十二日楊岳斌遣江忠朝等克復崇仁宜黃兩縣 十三日公札撤湘勇二萬五千人留一萬人防守金陵留萬五千人為皖南北游擊之師 十七日巡視貢院榜示金陵房屋章程八條 二十五日楊岳斌遣鮑超克南豐新城二縣 二十七日浙軍蘇軍會克湖州府湖州西南倚叢山東北多水道險固可守故趙景賢指挂賊中而陷亦獨後偽堵王黃文金猶擁眾十萬踞之浙師既克孝豐遂進安吉左宗棠方注意安吉圖截賊竄道並令總兵高連陞王月亮

降將蔡元吉鄧光明等進湖州東南五月初攻克菱湖東林山
進營妙喜鎮李鴻章以蘇湖接壤命郭松林楊鼎勳屯長興吳
毓芬屯夾浦口為湖西之師松林分軍會潘鼎新屯平望吳淞
南潯為湖東之師浙師蔡元吉方軍長超山賊圍攻之急布政
使蔣益澧函屬潘鼎新攻晟舍鼎新以炸礮隔水擊壞其營賊
布椿水中鼎新以小火輪船駛入盡拔其椿浙軍張景渠亦出
師次第毀其石壘乃大破之而湖州之西呂山尹隆橋大德橋
皆達四安廣德之地劉士奇王永勝楊鼎勳郭松林皆率師進
扼與賊隔水而軍賊先於尹隆橋立十數營臨橋築石卡圍以
月牆外濠二重引河水灌之可滅頂我軍亦築長牆置炸礮毀

求闕齋弟子記

卷九

五

其月牆七月二十日賊自尹隆橋至白龍洞表延二十餘里來
犯郭松林令易用剛迎賊自督李長樂等斷後劉士奇王永勝
由呂山夾擊擒斬數千人二十六日夜郭松林等敗賊於大德
橋盡破沿山賊壘劉士奇率所部移屯焉廣德四安之道遂絕
二十七日城賊傾巢出爭郭松林等約東路軍疾攻城分伏六
營於尹隆橋八字橋河干伺之黃文金挾悍賊數萬至勢甚驟
郭松林率水師迎其左王永勝由山徑迎其右黃文金袒而銜
刀狂突數四槍破密格之不得前我軍益奮呼斫賊乃反奔潘
鼎新遂會浙軍克府城賊酋黃文金猶逸去 二十八日公回
至安慶 楊昌濬周廷瑞克安吉縣斬偽駙馬列王徐朗餘賊

竄入廣德州 二十九日劉銘傳克廣德州城先是偽昭王黃
文英方挾偽幼主洪福瑱踞廣德問銘傳軍至挾福瑱出走甯
國山中餘賊猶迎拒銘傳追至廣德西門賊由南門逸遂收其
城 是時江蘇浙江漸次肅清惟江西皖楚尚有餘匪公既撤
湘勇二萬五千人而

朝意恐散勇嘯聚為亂御史陳廷經條陳勇補兵額
寄諭垂詢公前後具疏畧云臣初到金陵擬令將士休息一月
即派剿廣德等處乃諸將盛暑廢兵病者甚多紛紛稟請撤勇
回籍臣以皖浙未靖本不欲遽撤多營惟念近歲以來但見增
勇不見裁撤無論食何省之餉所吸者皆斯民之脂膏所損者

求闕齋弟子記

卷九

五

皆
國家之元氣前此賊氛方感萬不得已屢募屢增以救一時之
急今幸老巢既破大局粗定裁一勇即節一勇之糜費亦即銷
無窮之後患諸將之願遣散歸籍蓋未始非臣之幸未始非大
局之幸臣弟曾國荃困憊殊甚徹夜不寐有似怔忡據稱心血
過虧欲請回籍調理一面親率遣撤之勇部勒南歸求可為善
聚不如善散善始不如善終之道湘勇召募之初選擇鄉里農
民有業者多無根者少但使欠餉有著當可安靜回籍不至別
生枝節至挑補兵額之說近多建此議者臣竊不以為然蓋勇
丁之口糧一倍於馬兵三倍於守兵馬糧之缺極少守糧月支

一第... 冊... 頁...

一兩不足供衣食之需誰肯於數千里外補一衣食不敷之缺欲以湖南樸實之勇補三吳綠營之兵必不情願其願補者皆游惰無歸者也臣愚以為勇則遣回原籍兵則另募土著各返本而復始庶為經久可行之道奉

旨如議辦理 八月初一日湖州餘賊竄甯國劉松山迎擊於錢村舖降四千餘人賊竄歙縣初七日唐義訓易開俊夾擊大敗之擒斬三千有奇開俊乘勝逐北連捷於六甲嶺胡須嶺等處義訓連捷於豹嶺佛嶺鎮口等處殲首目九人偽幼孝王覽焉 左宗棠軍擊賊於昌化消安之境大破之賊酋黃文金譚體元伏誅初偽幼王洪福瑱偽堵王黃文金偽祐王李遠繼偽

求闕齋弟子記

卷九

三

昭王黃文英偽忠王之子李士貴由甯國縣趨昌化之白牛橋偽借王譚體元偽樂王之子莫桂先偽首王范汝增等由甯國趨消安之威坪約同竄徽境衆尙十數萬初二日分水守將劉光明擊黃文金於白牛橋文金先數日中破至是傷重死賊摧敗屋三間瘞之弟文英代領其衆踉蹌西奔初八日宗棠部將黃少春斬譚體元於洪橋頭並誅莫桂元等酋一百五十餘名初十日宗棠部將劉明珍率部由消安而上值黃文英李遠繼分路來撲明珍偕魏喻義李耀南劉明燈等分兵禦之誅文英於馬下遠繼挾洪福瑱遁至徽歙之交十五日賊由建口淺涉而渡我軍乘其半濟擊之賊大潰斬偽列王即國文等斃賊無

數於是環跪乞降者六千餘人餘匪向績溪而逸其已渡建口河者竄至遂安黃少春等復擊走之偽列王劉得義蕭雅泗等率二萬人投誠福瑱勢益孤乃由遂安昏口遁至開化遂竄入江西廣信境浙江平 於時金陵克復歷兩月

朝旨垂詢善後事宜甚多公分條覆奏其一江甯省城賊踞最久居民流亡殆盡此次官軍克復羣酋縱火焚燒昔年巨室富家改造偽府微有存者此外民房極少街市尙未復業臣當至貢院履勘一次號舍一萬六千餘間尙完好惟監臨王考房官及各所片瓦無存現經委員廣集工匠趕緊興修擬於十一月舉行鄉試庶冀士子雲集商民亦可漸次來歸矣其一駐防旗

求闕齋弟子記

卷九

天

營亟宜修理擬俟貢院工竣次修江甯旗營次修京口旗營工作有先後之分庶籌辦有措手之處昔歲賊陷金陵旗營三萬餘人幾同一燼被害之慘甚於京口殉節之烈甲於天下十餘年來陸續增添現存不過八百餘人籌餉甚易為力至挑開散京旗以實江甯兵額亦俟修蓋營房規模粗定續奏辦理其二御史陳廷經條陳疆域畧為變通臣查蘇皖未分之時跨江淮而為省古人經畫疆里具有深意我

朝

聖君賢相未嘗輕議更張若必盡江而分南北兩省則亦宜畫淮而為南北兩界淮北如蘇之徐州皖之潁州將割隸何省乎

唐之十道宋之十五路其於江南江北皆截然分而為二與該
御史所奏大指畧同然唐自中興以後聲教不行於河北宋自
中興以後號令並不於江北畫疆大明未必果能久安論形
勢控扼之道守江南者必須先固淮甸乘淮則江南不可保昔
人如吳師道胡安國楊萬里暨趙范葉適輩言之詳矣臣愚以
為疆吏苟賢則雖跨江跨淮而無損於軍事吏事之興疆吏苟
不賢則雖畫疆分治而無補於軍事吏事之廢此等大政似不
必輕改或憲奉

旨如議 公又疏稱今金陵克復大功粗成臣兄弟叨竊異數
前後文武各員無不仰荷

求闕齋弟子記

卷九

五

殊恩追思昔年患難與共之人其存者惟李元度抱向隅之感
其沒者尚有數人懷不暝之恨臣均對之有愧不得不畧陳

二上干

聖聽李元度從臣最久艱險備嘗遠近皆知其十年守撤之役
到郡不滿十日僞侍王大股猝至兵力未厚府城失陷臣奏參
革職拿問其十一年援浙之役參案未結遽行回籍臣奏參革
職留營議者皆謂失之太嚴而內省尚不甚疚所最疚者當咸
豐六年之春臣部陸軍敗於樟樹江西糜爛賴李元度力戰撫
州支持危局次年臣丁憂回籍留彭玉麟李元度兩軍聽其饑
困顛危蒙譏忍辱幾若避棄而不顧者此一疚也李元度下筆

千言條理周密本有兼人之才外而司道內而清要各職均可
勝任咸豐五年自請帶勇十年夏閱臣又強之帶勇用違其長
致令身名俱裂

文宗有李元度失軼可惜人才難得之歎皆臣不善器使之過
此又一疚也此二疚者臣累年以來每飯不忘茲因忝竊高爵
拜

恩懷舊慚感交并此外臣尚有抱愧之端江忠源之將才本可
大有為於時人皆知長江水師創於微臣而不知其議發於江
忠源咸豐二年江忠源在江西圍城之中一面奏請設立江面
水師一面函請臣在湖南造船臣以無錢未遽造辦厥後江忠

求闕齋弟子記

卷九

三

源屢次催請救援臣以無船無兵不能應之逮劉長佑江忠濬
馳援廬州臣亦不能以一兵相助致廬州淪陷良將不竟其用
至今耿耿此亦一疚也原任甯池太廣道何桂珍以

上書房翰林出為道員甫至岢嵐和春派三百人撤令馳援廬
江未及到防即以救援不力奏參革職其事本極委屈厥後播
遷楚皖之交帶團剿賊饑饉危歷人間未有之苦屢稟願隸
臣部下 一雪忠憤臣亦無以應其求而遂其志卒以事機不密
為叛人李兆受所戕天下冤之李兆受旋再降於滁州改名世
忠近年歸臣節制臣因髮捻方熾苗禍又興不必更添兵端又
察李世忠實無異志遂奏令解兵歸籍善全始終論

國家包容降將之道大體尙屬妥協論當時戕殺道員之慘百年猶有餘哀古之征伐爲匹夫匹婦復讎臣反不能爲良臣良友復讎何以對何桂珍於地下此又臣之一疚也咸豐六年臣被困於江西與湖南音問不通者八閱月軍心皇皇胡林翼奏派劉騰鴻普承堯吳坤珍與臣弟會國華四人帶勇六千馳援江西苦戰兩月師抵瑞州從此兩湖始通文報江西始有轉機實惟劉騰鴻兵力最勁功績最偉次年臣丁憂回籍劉騰鴻與臣堅約請迅速回營得所依倚臣以陳情終制未還江西劉騰鴻因堅城不下餉項不繼諸事齟齬盼望臣往爲之主持而不可得抑鬱無聊終日逼城苦攻中砲而亡劉騰鴻忠勤堅卓

求闕齋弟子記

卷九

三

臣與駱秉章胡林翼福興等皆奏稱有名將之才乃該員以救臣而來臣反若委之而去不加護惜喪此烈士此又一疚也楚軍之興驍勇以塔齊布爲最雲南之畢金科次之二人皆能以匹馬穿出敵陣之背羣賊熟視而不敢逼六年二月臣部周鳳山樟樹鎮之敗惟畢金科一隊得完臣旋派令救援饒州畢金科長跪臣前稟稱孤軍千人不足以獨當一而願隨侍左右不欲遠離臣許以不久調回慰而遣之後在饒州屢次血戰以事機不順未及保獎又爲同事所排擠憤鬱泣七年正月戰死於景德鎮饒人憐之臣一言失信隕此長城嘗作一碑表其忠勇至今尙未刊立以猛將氣蓋一世既不能善用以大顯其功

名而雲南梗阻萬里又不能寄金以優卹其父母此亦一疚也臣忝在將帥以愛惜人才爲職而歷年屈抑人才實已不少謹將私衷抱疚之端一一上陳李元度屢經臣處參劾未便再由臣處保薦應如何酌量錄用之處出自
聖主鴻裁江忠源何桂珍劉騰鴻畢金科四人可否由臣奏請加恩之處恭候

訓示奉

旨報可 沈葆楨遣顧雲彩敗賊於施村張岳齡敗賊於杉溪

左宗棠遣王開琳等敗賊於廣豐上饒二縣黃少春王德榜敗賊於鉛山湖坊陳坊等處 時僞幼主洪福瑱僞祐王李連

求闕齋弟子記

卷九

三

繼竄至光澤瀘溪而丁太陽等首踞瑞金攻破民寨分犯興國之上下謝雪都之仙霞觀髮捻大股由湖北麻城羅日轉趨安徽之英霍六安於是江右楚皖之間騷然矣 九月初八日公至金陵 十二日鮑超捷於甯都州僞康王汪海洋自許灣敗後率悍黨數萬犯甯都知州郭毓龍等登陴固守超自池埠進援十一日賊分三路犯官軍營列隊山岡彌望無際超指揮諸子布置甫定賊拚死衝突我軍五路齊進敗其前隊譚勝達唐仁廉左右迎敵周有勝等擄其中堅盡毀吳口渡張連湖坑山港烏林壩等處賊壘甯都之圍始解 席寶田大捷於廣昌初僞干王洪仁玕等由新城敗遁寶田督軍晝夜窮追及之於

廣昌白水嶺賊進躡古嶺憑險堅拒我軍斬關而入賊自相踐踏寶田率輕騎疾進生擒洪仁玕仁玕秀全弟也秀全族兄偽卸王洪仁政及偽昭王黃文英皆被獲 沈葆楨遣韓進春克零都縣會昌練勇克瑞金縣 左宗棠軍敗賊於雲際關賊自陳坊敗後分兩股一趨雲際關一向大呂山洪福瑱率馬隊狂竄宗棠部將魏喻義扼之於雲際關收降三千餘人福瑱越唐坊竄入石城 時瑞金敗匪由廣東平遠鎮平大埔闖入閩境陷武平縣張運蘭死之遂陷龍巖州而漳屬南靖等縣有土匪勾結粵勇詐稱髮匪徧擾村堡賊由南靖犯漳州府陷之左宗棠遣黃少春劉明珍由衢州取道浦城赴邵武接防騰出康國

求闕齋弟子記

卷九

三

器全軍進剿漳州劉典由建昌赴汀州高連陞由海道赴福州以保省城而賊另股由江西安遠長甯竄入廣東平遠縣知縣吳炳殺死之其竄南雄州者復回竄江西龍南和平龍川境內各縣皆嚴備賊不得逞乃竄入嘉應州 二十五日沈葆楨遣席寶田追擊賊於石城偽幼王洪福瑱伏誅初福瑱自金陵竄出由廣德州逃往浙江復出竄安徽甯國績溪自浙江遂安遁入江西廣豐溫溪我軍緊躡其後至廣昌石城賊酋斬斃殆盡游擊周家長獲之於石城荒谷中並獲偽忠王李秀成之子李其祥捷聞奉旨洪福瑱即在江西省城凌遲處死李其祥俟及歲時照例辦

理於是周浙總督左宗棠

錫封一等伯爵江西巡撫沈葆楨

賞一等輕車都尉浙江提督鮑超

賞騎都尉記名按察使席寶田

賞雲騎尉其餘出力人員論功給獎各有差

求闕齋弟子記

卷九

三

求闕齋弟子記卷九

求闕齋弟子記卷十

東湖王定安撰

平寇七

同治三年十月初一日公弟國荃率凱撤之勇回湘 時捻髮各匪層集湖北擾及皖邊公遣蔣凝學劉連捷分道堵禦凝學扼賊於英山賊重圍裏我軍凝學晝夜鏖戰歷四十餘日賊敗退入蕪水羅田依山據險綿亘幾二百里石清吉陣亡僧親王由商城進駐黃岡之上巴河而新疆回氛猖獗各城相繼失守朝議欲調楚軍赴援

上諭新疆自庫車喀喇沙爾葉爾羌烏魯木齊漢城被陷後回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

一

氛四起勢極蔓延頃據保恒奏烏魯木齊滿城亦已失陷井開巴里坤哈密一帶均有回匪擾亂是新疆情形極為喫緊邊疆重地亟應及早廓清惟該處向來用兵必須內地籌調大枝勁旅寬撥餉需方能布置裕如現在甘肅軍務尙未就緒道路尙未通暢而湖北賊氛未靖礙難騰出兵力赴甘援剿是欲關外之賊必須先清甘省欲清甘省非將竄擾楚皖豫三省之賊迅速殄除則兵力悉為牽制不能鼓行而西前諭會國藩調派劉連捷一軍已由官文檄調赴鄂此起官兵皆係會國藩舊部卽鄂省水陸各軍亦係楚勇居多若得會國藩前往調度則兵將相習必可收指臂之效現在江甯已臻底平軍務業經蒞事

卽著會國藩酌帶所部前赴鄂皖交界督兵剿賊李鴻章前赴江甯暫署總督江蘇巡撫著吳棠暫行署理 十七日李鴻章至金陵公與商裁退楚軍進用淮軍之策因疏稱臣接奉赴鄂剿賊之

命適李鴻章前來江甯辦理監臨事務臣與之面商湘勇多剿髮匪少遇捻匪不若添調淮勇熟於穎壽之程途兼悉捻匪之伎倆湘淮各軍三路竝進更資得力因會檄調劉銘傳李鶴章等統率淮勇渡江而北隨臣西上進剿皖鄂之賊臣自咸豐四年躬親矢石屢次敗挫厥後十載久未輕臨前敵卽元年秋季大疫羣賊紛乘會國荃被圍四十六日鮑超絕糧三日俱未親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

二

行救援本年屢奉諭旨飭臣督攻金陵臣亦未親往圍攻非膜視也自揣臨陣指揮非其所長不得不自藏其短俾諸將得展其才此次臣若自赴楚界未必有益而與僧格林沁官文同駐蕪黃四百里之內以 欽差三人萃於一隅恐啟賊匪輕視將帥之心擬仍駐紮安慶六安等處派劉連捷等直入黃州各屬聽候官文調遣凡臣所能調者官文皆能調之臣部之名位勳勞以鮑超爲最著諭旨詢派督辦軍務臣尙奏請由沈葆楨和衷調度豈有官文督楚十年反不能調楚師之理尙有不遵調度惟臣是問力戒將士吟域之見以敦江楚一家之誼務將此股髮捻悉數殄除

使皖鄂一律肅清庶仰慰

宸厪於萬一 又附陳數月以來精神遜前左手瘡痍兩耳重聽自度蒲柳早衰萬難再膺重任楚軍出征日久官秩日高漸成強弩之末臣屢次致書李鴻章謂楚勇暮氣將乘必宜多撤淮勇銳氣方盛不可輕撤一俟皖鄂肅清臣卽專疏籲懇

欽差大臣關防屆時委員賈京恭繳臣亦不敢置身局外仍當効力行間將經手事件次第清理一則用去兵餉數百萬雖

恩旨准免造冊報銷仍須督同局員逐款核算開具清摺分別奏咨一則現存勇丁七萬人除酌留數軍外均須籌備欠餉分

批裁撤又有降將洪容海古隆賢等七起李世忠之舊部一起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

三

尤須妥爲安置一則新設長江水師立營分汛籌餉修船皆須逐層區畫此數者係臣分內應了之事計非二年餘不能料理就緒臣擬擇濱江僻縣駐紮力疾經營不敢稍涉疏懈 僧親王破賊於黃州僞扶王陳得才伏誅初髮捻各匪屯麻城之白果竄擾蘄水蘄州廣濟等處僧親王親駐上巴河與官文會勦前後斃賊數千賊復竄皖境喬松年督英翰郭寶昌張得勝何紹彩等分扼英山霍山六安連敗賊於楊柳灣土門河紅花界賊知金陵克復無巢可歸紛紛乞降於是賊首汪世第張啟才李宏楊陳錦鳳等率二萬眾詣張得勝何紹彩降僞天將馬融和詣英翰郭寶昌降僞端王藍成春詣翼長成保降僞朝將魏

康福范立川陳漢泰周添順詣蔣凝學降散遣十餘萬人陳得才服毒死蔣凝學掘得才尸解僧親王大營劉斐之惟僞增王賴文光合捻股遁入德安於是竄陝粵匪皆平

上諭前因楚皖賊勢甚眾僧格林沁官文均未得手是以諭令曾國藩督師勦賊嗣據僧格林沁等先後奏報斬水獲勝成大吉軍解圍賊竄英山等處經僧格林沁等督師進勦擒斬首逆多名降者十餘萬眾昨又據喬松年奏報扶逆陳得才自戕髮逆勦除淨盡皖省一律肅清是楚皖近日軍情較之半月以前大不相同現在楚境餘賊由黃州竄德安一帶逆數無多楚軍可敷勦辦曾國藩無庸前赴安慶亦無須交卸督篆仍駐紮金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

四

陵安籌調度李鴻章現在入關監臨俟出關後仍回江蘇巡撫本任江蘇各郡縣新復一切理財用人撫綏安輯諸事宜非老成碩畫眞能視國如家者不克勝此巨任曾國藩惟當仰體朝廷倚畀之重次第經畫莫安黎元 時江西餘匪竄入閩中沈葆楨疏請飭左宗棠剋日入閩督師 上諭前據左宗棠奏賊匪紛竄閩境已飭黃少春劉明珍由衢州赴邵武劉典由建昌赴汀州高連陞由海道赴福州該督進駐衢州相機調度當諭曾國藩飭鮑超越境會勦刻下閩省賊氛甚熾著左宗棠催令各軍迅速啟程該督行抵衢州體察軍情如果十分緊急卽行移軍入閩江省主客各軍共計七萬有

除續又添募勇丁爲數不少沈葆楨既桑梓關情不能坐視著
抽撥得力員弁統軍赴閩所有援閩各軍均歸左宗棠調遣
二十八日左宗棠自杭州啟行赴閩督師 十一月初三日僞
侍王李世賢自漳州犯萬松關福建陸路提督林文察戰歿文
察臺灣人勇敢能戰左宗棠初聞漳州失守檄文察力保泉廈
勿輕進兵文察已入萬松關距漳郡二十里十月十二日進薄
郡城部將惠壽營壘先陷文察退紮玉洲十四日戰於響水橋
獲勝至是賊悉銳犯萬松關文察督兵迎敵而漳郡土匪瞰官
軍出隊潛襲我營文察中礮死之 張恒祥敗賊於龍巖州
是時左宗棠援閩之師高連陞次泉州康國器由永安進紮雁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

五

石距龍巖二十里王德榜由瑞金馳赴汀州劉典次建甯縣黃
少春劉明珍駐延平統計二萬三千餘人 初七日康國器敗
賊於龍巖東門 初八日改葬前兩江總督陸建瀛公親詣祭
弔 十一日賊酋丁太陽犯漳平縣左宗棠遣賴長熊應烈擊
卻之 十七日劉典敗賊新泉下車上下羅等處 十九日賊
陷楊家坊營我軍大潰劉典退保連城 時僞侍王李世賢踞
漳州僞康王汪海洋踞長汀連城上杭之交地日南陽鄉自永
定上杭龍巖至漳州縱橫數百里一片賊氛康國器進攻龍巖
劉典進攻南陽均未得手左宗棠飭各軍分扼要害深溝固壘
以取遠勢因疏言漳州城外數十里地勢平衍彌望蔗田難以

進攻自林文察敗歿後附近村莊多被賊脅必先將村莊撫定
乃免內患現檄高連陞黃少春勿攻城浪戰相機圖之如能誘
賊撲壘反客爲主痛剿數次然後機有可乘剿辦流賊貴取遠
勢驅各處股匪歸併一處而後合力蹙之庶完善之區得以保
全而兵力亦敷分布臣未敢急目前之效致誤大局也 十六
日左宗棠至浦城督師 時捻匪勾合粵匪餘黨竄擾鄂境西
北其踞德安者由平林市竄雷公店踞隨州者分竄襄棗之黃
龍壩資山等處踞黃安者由孝感應山奔赴隨州公疏稱鄂中
髮逆雖經全數殄滅而捻逆退竄德安一帶則由鄂而豫而皖
均係往來熟徑劉連捷等軍宜以黃州上巴河爲老營凡黃州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

六

八屬有警卽令分隊馳勦並派吳坤修前往料理營務劉銘傳
等軍宜以三河尖固始爲老營凡皖豫交界有警卽令相機防
勦仍派李鶴章前往料理營務有此兩枝勁旅庶可騰出湖北
本省兵力專顧德安襄陽等處以爲通力合作之計臣俟此間
科場告竣諸務就緒擬仍乘坐輪船駛赴安慶黃州一次面囑
諸將妥籌防勦迅掃上游餘孽以慰
宸廑 僧親王擊賊於涼河敗績賊自棗陽黃龍壩嶺山等處
竄向西白河適霧氣迷漫我軍陷於溝坎泥淖爲賊所乘遂失
利賊竄鄧州白牛里僧親王追至鄧州遂駐師焉 二十七日
左宗棠移駐延平 十二月十二日劉典王德榜敗賊於連城

十五日黃少春高連陞敗賊於漳州 十七日漳州守賊犯我營黃少春高連陞擊卻之 十九日賊陷長泰縣黃少春高連陞會復之 二十四日黃少春高連陞敗賊於浦南 二十五日劉典王德榜擊賊於古田克其二卡 二十六日王開琳張恒祥敗賊於涂坊斬賊首炳天義李斗其欽天豫洪世芳時左軍之在福建者約三萬人規漳州則高連陞四千六百人黃少春馬步二千餘人規龍巖則康國器三千人劉明珍一千五百人規汀州連城則劉典馬步八千餘人王德榜四千人王開琳三千餘人左宗棠自率親兵三千人而賊數猶二十餘萬李世賢踞漳州偽東王偽秦王踞龍巖及永安南靖雲霄之賊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

七

皆世賢死黨約共十萬人汪海洋踞南陽鄉賊數一百八十五隊每隊五百人約共九萬餘人丁太陽林正陽出沒漳龍間眾各數萬而粵之湖嘉閩之泉漳汀龍永春等府州向為匪盜淵藪相率從亂者更不可以數計宗棠以三萬之眾分布數百里之間且防且勦卒能次第剷除以竟大功其沈毅堅定蓋有不可及者矣 兩廣總督毛鴻賓遣何雲章攻雲霄楊清臣攻平和方耀攻永定均獲勝 二十九日方耀張行楷克永定縣先是秋冬間

朝旨垂詢金陵應辦事宜一修理明太祖孝陵一補抄李秀成供詞一尋覓張國樑忠骸公未及具奏至是乃分條覆陳畧云

諭旨飭派會國荃前往明太祖孝陵致祭其有應行修葺之處飭臣一面查明情形迅速奏聞一面督飭地方官酌量興修等因查孝陵衛在江甯省城東北為昔年向榮等駐軍之所十年兵燹不特饗殿全毀即圍牆碑石亦已蕩然無存仰荷

聖慈優禮勝朝遣官致祭遵即移會會國荃於九月二十日按照會典謹備祭品前往行禮臣亦嘗往展謁一次察看明陵毀傷過甚修理維艱旋委善後局司道勘估工程據稟匠人不堪諳練約畧估計需銀在十二萬兩以外金陵應修之工極多且鉅六月十六日破城時地道缺口及南門城樓甫經修竣頃又於十二月初七日挑浚秦淮河此三處皆用營中勇夫分段賦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

八

工然須費已二萬有奇此外城脚地道二十餘處明春有頽圯之虞目下無此巨款興修即明陵要工亦尚無款可撥不能不稍緩數月再行籌辦 諭旨有云會國藩咨送李秀成供詞一本昨議政王軍機大臣呈進均已覽悉未段所載該逆宛轉求生乞貸一命請招降江西湖北各賊言招降事宜有十要洪逆有十誤均歸刪節飭將原供仍詳細抄錄咨送軍機處等因查李秀成原供摺拾數萬言雖多可信之處而自誇戰功與各路軍報不甚符合其中反覆重沓獻諛乞憐無非圖延旦夕之命臣竊謂該逆斷無赦理江西湖北各賊股亦斷無憑該逆尺書全數就撫之理是以將

其支詞妄語概行刪節奉

諭旨查詢茲將其十要十誤及其他語補抄進

呈以備考核

諭旨李秀成供詞內稱張國樑遺骸係伊用棺木收埋在丹陽寶塔根下飭臣傳知會國荃派員尋覓卽飭該故員家屬認領改葬等因遵經恭錄轉移會國荃派員往查日久無獲臣又續派副將朱士達守備施占琦前往丹陽東門外附近寶塔之皖江會館三義閣一帶徧詢該處居民并寺僧寶華僉稱從前寶塔下并無墳墓咸豐十年賊擾後始有墳墓一邱本年九月會國荃派員尋訪後又經馮子材委員訪求張國樑忠骸至此啟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

九

視不符重爲加土封築此外別無一墳更無一能知之者旋據江西縣丞王丙煒稟報伊弟丙椿在張國樑部下同時戰歿丙椿隨身長夫現在逃至江西頗能述當日死事情形臣已批令飭派該長夫迅至金陵以憑詰問張國樑收埋下落尙不知有無端倪

同治四年正月初二日僞侍王李世賢犯漳州營高連陞擊卻之 初七日王開琳進軍塗坊賊率衆來爭開琳擊卻之 十一日王德榜破連城下車賊壘追賊至馬洋洞 十二日張恒祥破汀州南嶺賊卡 二十一日賊陷漳浦縣張恒祥攻破香塔賊卡 二十二日王開琳克羅源嶺 張恒祥克白雲嶺

劉典擊賊於新泉下攻克賊卡數十所 二十三日王德榜擊

賊於禾樹凹破賊壘六座 二十四日康國器克龍巖州初李

世賢自浦南渡東退入漳城將嗾汪海洋守龍巖而謂龍巖之

賊會丁太陽及花旗林正揚等犯安溪并永定賊由坎下入漳

城分漳城之賊犯長泰以援泉州斷高連陞黃少春餉道冀窺

伺省城連陞遣光邴等守長泰會少春委員赴鄉團練憑河而

守二十三日賊由州城分五路撲鐵石洋大營康國器力戰敗

之古田之賊率黨萬餘至小池來援國器乘勝痛擊走之次日

我軍乘夜攻城賊冒雨啟南門而遁遂克其城 二十五日王

德榜攻克古田賊壘 二十七日劉典王德榜大捷於新泉典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

十

與德榜約會進南陽鄉德榜行至馬洋洞有賊目遞文乞降德榜謂其詐不受而汪海洋已率悍黨數萬蜂擁而至德榜且戰且退至新泉壘邊賊大股來撲營我軍分路迎擊奈佑民等首先陷陣李耀南等繼之劉大謨等新泉右路劉典親率中營出中路適見黃白號衣悍賊二萬餘人分列田隴向前猛撲我營勢漸不支劉典令劉大謨劉春藻從旁抄襲典自率親兵力戰各軍踴躍爭先賊大敗走適王德榜亦擊退撲營之賊率師助戰賊斃水向西岸逃竄偏溺死者無數退至下車德榜躡踪夾擊汪海洋下馬痛哭倉卒間幾爲官軍所獲其死黨擁之翻山逸去是役也斃賊六千餘名生擒四百餘名汪首向以悍賊

執大旗服黃白號衣名爲標兵待旗手甚厚遇有危急輒麾之
向前自號無敵至是精銳喪失過半矣 劉明珍敗賊於漳平
之新林克賊卡三座 二十九日高連陞敗賊於漳州好景山
三十日李世賢陷會玉明營高連陞邀擊於丹洲大破之連
陞聞河邊砲聲率洋鎗隊馳往策應見悍賊三四千人已破會
玉明丹洲陸營直趨鎮門師船潰退賊跟追甚急連陞飭洋鎗
隊向前排擊遣蕭立信丁賢發程學明駕小艇渡河直扼丹洲
以劈山礮橫截小河斷其歸路鏖戰兩時賊紛紛敗走比至丹
洲丁賢發蕭立信程學明三路衝殺賊駭懼無措偏溺港中者
無算時會玉明台勇亦從險橋馳至復爭出殺賊李世賢棄馬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 十一

而遁餘賊盡殲得脫者百餘人而已 先是
朝旨以江蘇肅清飭李鴻章撥調劉銘傳周盛波兩軍航海入
閩鴻章疏言劉銘傳等現紮皖豫交界之三河尖離蘇已千餘
里往返徵調必誤師期豫省捻踪飄然靡常仍應暫留該軍駐
淮河上游以資扼堵臣現派郭松林統帶楚勇七營楊鼎勳統
帶淮勇六營由上海僱備輪船赴閩助剿
上諭現在侍逆大股久踞漳州窺伺泉廈郭松林等所統均係
洋鎗隊攻堅破敵所向有功該軍由滬航海至廈登岸甚爲便
捷著左宗棠於此軍抵閩後妥爲調遣飭令會勦漳州踞逆力
拔堅城李鴻章擬將郭松林等軍暫行勻撥蘇餉於上海廈門

設局解運具見畛域不分以後當源源接濟以資飽騰郭松林
若去廈門日遠蘇省亦難兼顧著左宗棠徐宗幹毛鴻寶郭嵩
焘就近協濟現在豫省賊勢南趨皖防喫緊劉銘傳旣無庸赴
閩仍著會國藩妥爲調度 二月汪海洋乘南陽遁劉典王德
榜王開琳追擊敗之典與德榜開琳由汀州連城進勦南陽賊
巢屢戰皆捷初四日汪海洋乘巢宵遁陳鴻藻等由亨了嶺殺
入斃賊數百名初五日典令楊芳桂張福齊等追至上杭舊縣
時上杭縣聯甲隨粵軍方耀擊賊於距城十里之石脚下亦獲
大勝初六日典令李耀南等進駐華家亭適賊由舊縣竄白沙
張福齊李耀南夾擊敗之初七日典親率所部會德榜擊賊於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 十二

白沙復大破之開琳聞南陽賊遁亦分路疾追敗賊於茶樹下
汪海洋且戰且走遂走永定縣界我軍追至賊復由坎市竄龜
陽汀連城外肅清 劉明珍趙均會攻漳平連破板場後壩和
溪水潮賊壘賊自南陽竄白沙石碣圍入粵境兩廣總督毛鴻
賓遣方耀等軍併力分剿盡毀石碣賊壘殲賊萬人而另股由
大埔之白埃直撲楓朗營戴朝朗復擊卻之賊奔平和 二十
六日賊犯漳北周紹濂營黃少春擊走之 三月初二日黃少
春敗賊於漳州田東社高連陞敗賊於崎下橋 初六日賊陷
詔安縣知縣趙人成死之 初九日高連陞黃少春敗賊於漳
州東門 十三日汪海洋率五六萬衆分撲響水橋北尾橋營

壘高連陞黃少春力戰卻之 十五日劉典敗賊於龍巖之奎洋山 十六日高連陞黃少春會蘇軍郭松林擊賊於赤嶺敗之 王開琳敗賊於永定之跌馬寨 二十日康國器克龍岩茅畚賊壘三座 二十七日劉典康國器張恒祥敗賊於下奎洋 王開琳克苦竹賊壘三座 廣東巡撫郭嵩燾遣李福泰擊賊於詔安破之賊自陷詔安逼近粵疆李福泰率黃朝恩等分路進剿追至詔安城下殺賊數千人時饒平大埔逼近賊氛福泰令卓興程國彥方耀等分守柏松關風助老虎關粵防稍固 四月初十日郭松林楊鼎勳敗賊於漳南 李世賢由漳北小路趨安溪王德榜邀擊走之 郭松林楊鼎勳擊同安土匪闕齋弟子記 卷十 三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

三

道會玉明率台勇由南門殺入李世賢巷戰逾時由西路而逸 二十二日劉典王德榜克復南靖縣初典軍攻克奎洋梅林場校等壘賊首汪海洋走大埔典率軍進規南靖聞漳州既克益急攻城王德榜率軍助戰賊奪路逃奔典從東北門入德榜從南門入遂克其城 左宗棠疏報漳州南靖兩城捷狀畧云自賊由江粵闖入閩省連陷龍岩漳州各城而漳州尤屬腹地又菁華聚積之區一經竊踞全局爲之震動其時洋人又從中煽搆逆燄更張幸高連陞黃少春等先後馳抵漳州東北屢次痛剿劉典等軍復回汀連節節掃蕩而下局勢漸臻穩固侍逆於破城之先旬日致書汪逆猶思合力突竄龍岩漳平以覓生路怪汪逆不急援之不知汪逆則已爲西路官軍擊敗先向大埔一路竄逸矣漳城逆勢已孤猶恃南靖及烏頭門樓內寨與東關各賊壘勉相掎格迨二十日官軍將各堅壘一氣掃蕩而下始獲克此堅城諸將士勞烈備臻實有未可掩抑者臣宗棠前駐延平深慮主客各軍統將頗多事權未能畫一此次諸將和衷共濟遇事謀定而戰畧無參差即西路諸軍遙成犄角亦莫不如期應念而至故事機順利得免延曠之虞實非臣等始願所及現在蘇軍由漳州進攻漳浦可由此以進雲霄詔安與粵東黃岡守軍聯絡并可杜其入海之謀湘軍分由南靖漳州追賊以向平和可與粵東饒平守軍聯絡其緊連粵東大埔一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

四

帶則總兵王開琳延建邵道康國器及都司關鎮邦各軍扼永定之撫溪湖霄上杭一帶截之由汀州至湖州一水可通溪溜湍急粵軍若能憑河過截則侍康兩逆圖竄亦難臣宗棠於二十九日馳抵興化府城拜摺後即由泉赴漳察看賊踪趨向督率各軍相機追剿務期迅掃餘氛仰紓

宸厪奉

旨嘉勉 康國器攻苦竹賊壘克之 二十五日汪海洋犯湖雷康國器擊卻之 二十七日郭松林楊鼎勳克漳浦縣遂收復雲霄廳 康國器劉典敗賊於劍灘汪海洋向永定西北潰遁 高連陞克平和縣 二十九日高連陞追擊賊於大溪橋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

五

偽祥王黃芸隆餘賊數千降 王德榜追賊至大埔偽天將郭揚維等率四千人降 五月初一日郭松林楊鼎勳克詔安縣 初十日康熊飛王開琳擊賊於劍灘收復千餘人 初三日張福齊擊賊於永定河陣斬叛首劉得義收降萬餘人其另股偽天將何春貴等率二萬四千人詣王開琳降 初五日王德榜敗賊於白土 十三日賊首丁太陽詣劉典降 十五日高連陞追擊賊於大姑灘敗之 十八日郭松林楊鼎勳擊雲霄縣岳坑匪巢平之 二十日高連陞敗賊於武平汪海洋竄入廣東境福建平 是時僧親王戰歿於曹州捻氛益肆公方奉督師山東之

命左宗棠疏請調回蘇軍備勦捻之用

旨如議 二十二日偽康王汪海洋陷鎮平縣閏五月初五日郭嵩燾遣軍攻鎮平敗賊於五星橋盡克九嶺茶園賊壘 方耀破賊於平遠 十五日康國器敗賊於藍防 二十日高連陞黃少春敗賊於分水坳 汪海洋犯嘉應州康國器敗之於瓦窰賊回竄鎮平 霆營潰卒竄甯縣降於汪海洋先是四月間鮑超回蜀所部霆字營行至湖北金口聞將西征隴右全軍譁潰竄入江西義甯新昌攻撲袁州府遂由萍鄉至湖南擾及攸縣茶陵郴州等屬復由江西廣東邊界竄甯與汪海洋合於是賊蹤復張海洋偵知廣東江西邊防甚嚴仍思由閩邊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

六

偷竄江西遂由鎮平逾分水坳至廣福鄉一帶偷割早稻高連陞黃少春等擊卻之 六月初六日高連陞擊汪海洋於廣福鄉大破之斬偽朝將伍金保 初八日汪海洋犯分水坳高連陞力戰卻之 初九日康國器克鎮平棠梅賊卡 十三日汪海洋殺偽王宗李元茂海洋以李世賢之敗咎元茂等護援不力元茂本世賢死黨海洋藉此殺之以立威自是羣賊益攜貳矣 偽陪王譚富詣李福泰降 偽朝將莫恩詣康國器降 自譚富投誠汪海洋猜忌益甚增卡稽察以親信賊黨守之井嗾霆營叛卒黃矮子等分踞鎮平西南四十里之黃坑東西陂磁溪一帶深溝高壘以自固賊勢益孤矣 七月初三日汪海

洋殺李世賢於鎮平世賢自永定敗潰夜半偷渡隨行者多溺斃世賢梟水上岸割去鬚髮跳匿山中夜行晝伏人無知者至鎮平使人告海洋海洋率黨郊迎并轡入城其舊黨泣訴海洋猜狠之狀世賢心弗善也海洋不自安乘其臥而殺之揚言侍首已降官兵將爲內應并殺其僞王宗天將朝將五人 初六日康國器克鎮平石坑賊壘三藍坊賊壘一 初八日康國器敗賊於南坑 十七日汪海洋大舉犯我營康國器擊卻之林振揚陷長樂縣 霆營叛勇詣方耀降叛勇與髮逆在吉祥墟搜括糧食分派不均互相鬥殺遂詣粵軍方耀降計七千餘人 三十日僞天將張祥順詣康國器降 八月初一日林振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

七

揚詣粵軍卓興降遂收復長樂縣 初十日康國器克鎮平縣汪海洋久踞鎮平屢爲官軍所敗益洵懼康國器令康熊飛攻石古排賊壘林本攻對門營賊壘熊應烈攻白果山賊壘賊酋胡永祥率悍賊數千飛奔而來康熊飛等分路夾擊賊大潰是夜胡永祥乞降國器察其詐乘夜疾進直趨石古排壘下破柵而入他壘賊皆驚走國器急攻鎮平比至城邊汪海洋已開西門逃竄適高連陞黃少春率軍亦至遂同入城國器連陞少春等亦分軍追賊收降數千人賊遂竄平遠 十三日高連陞康國器追擊賊於楓葉坑 十四日高連陞敗賊於黃陂墟 十六日劉清亮追擊賊於羅浮司 十九日王開琳敗賊於絲茅

坪 時汪海洋圖竄江西閩軍扼守武平不能北乃改由鎮平西南犯平遠江西軍席寶田截之東石閩軍自後急躡之復改由大柘以向興甯之黃陂墟羅浮司閩軍追之復折而北趨乃竄入長甯交界之小山墟青龍墟洋坑一帶於是席寶田雲慶由平遠折回長甯王開琳周寬世分扼長甯之篁鄉堡鷺公墟左宗棠所部閩軍躡緊追賊不得喘息矣 二十二日王開琳敗賊於瑤田 九月汪海洋竄定南龍南江西軍擊走之海洋自青龍墟敗竄王開琳追及於白水渡斬賊千餘前股竄至天花寺下懸墟圍攻橫岡營分黨撲定南廳同知王大枚擊敗之餘匪竄撲龍南縣知縣王家傑復擊退之席寶田先期至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

八

贛南鐵石口扼勦連日屢戰汪海洋背受矛傷幾被擒前後殲賊萬人海洋復由江西竄廣東陷平和縣乘平和竄連平州擾及長甯大蓊翁源一帶 十月二十一日汪海洋陷嘉應州海洋由連平翻山繞竄和平興甯所過城邑皆繞道疾趨旬日之間走數百里突犯嘉應州陷之時閩軍爲賊所隔東江一帶土匪猖獗楚軍隊伍輻重落後者均被劫殺高連陞劉清亮等軍疾疫盛行左宗棠檄賴長等率千人扼永定王德榜率二千五百人由汀州進勦黃少春由江西信豐過安遠以扼武平宗棠移駐瑯溪以扼漳州之衝因疏言臣抵瑯溪詢知賊踪尙未竄動江西各軍尙無出境確耗適奉

諭旨鮑超一軍仍歸臣節制鮑超書來亦亟思隨同臣軍進剿臣當即咨鮑超率新舊各營一萬二千入閩分扼武平上杭順據康國器高連陞械報尾賊而來由興甯向東北疾趨高連陞已紮嘉應州東北之葵嶺康國器已紮鎮平縣粵軍方耀鄧安邦紮嘉應州西之藍口賴長紮嘉應州東南之井塘與粵軍張銳等夾河而守四面布置粗有規模仰懇

皇上天恩寬其督責假以權宜俾得從容就緒雖曠日持久亦所不惜奉

旨嘉勉 十二月十二日左宗棠軍擊賊於嘉應州大破之偽

康王汪海洋伏誅初海洋見官軍漸逼屢率悍黨至州東佛子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

九

高分水鄉曹塘一帶窺視地勢冀設伏以待我軍初十日宗棠令黃少春王德榜分紮橫運深坑石灰窰至是進紮塔子魯海洋嗾悍黨抄襲橫運少春德榜等令諸軍搶築營壘自率親兵擊退之海洋復與胡瞎子分黨抄深坑葵嶺漫山遍野勢極披猖我軍分路援應自辰鏖戰至未盪決數十合各將弁舍騎步戰軍旗陷陣皆一以當百賊敗走海洋誓死抗拒張福齋等麾軍痛勦正酣戰間簡桂林等持矛大呼衝陣賊眾山頽追至佛子高時已酉刻始各收隊海洋中鎗子從頭左偏穿山兩眉之際立即墜馬昇回州城氣絕羣賊推僞借王譚體元爲首以胡瞎子汪麻子黃矮子何明亮等副之 二十二日左宗棠克嘉

應州粵匪平自汪海洋伏誅僞借王譚體元代統其眾宗棠令高連陞黃少春王德榜逼州東營於黃竹洋佛子高曹塘等隘劉典劉明燈簡桂林李耀南紮西洋市賴長扼龍津橋飭各營於西洋搭造浮橋夾河井進適鮑超抵州西北三十里之相公亭進紮平成鋪李福泰紮州西藍口令方耀鄧安邦至古塘列隊與鮑超爲犄角之勢十九日賊出七樹撲粵軍營方耀鄧安邦邀擊於金雞石坳口敗之二十日鮑超出隊相度地勢譚體元率悍黨分投來撲超令唐仁廉等分路迎敵敗之宗棠度賊不得逞必速竄飭各軍迅速鎖圍調江軍席寶田劉勝祥紮州西換出粵軍方耀等紮州南二十二日賊乘夜潛啟西南門由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

十

小密出黃砂峯而逸胡瞎子居首黃體元斷後劉明燈偵賊已出城與簡桂林賴長疾趨黃砂嶂黃砂嶂者州南狹隘羣峯峭削一徑縈紆爲嘉應至豐順潮州之間道賊以數萬眾冒死出險劉明燈等追過小密次日至黃砂嶂斃賊二千名先是賊目劉廷貴沈文有等輸款於黃少春城賊出走時飛報各軍於是黃少春高連陞劉清亮四鼓率隊入東門鮑超亦率所部入城方耀等追至黃沙嶂而返二十三日劉明燈簡桂林賴長由黃沙嶂緣崖衝殺陣斬三千餘名生擒千餘名墮崖落澗者以數千計適高連陞劉清亮鮑超康國器王德榜踵至追殺至新田二十四日高連陞進軍大田收降萬餘人斬叛勇歐陽輝及賊

首賴裕新生擒偽總統胡瞎子即永祥也餘匪皆降而偽先鋒
眉天義曹玉科等率四萬眾詣王德榜降偽忠誠天將何明治
率二萬眾詣鮑超降於是廣西髮匪全股蕩平

上諭左宗棠瑞齡郭嵩燾劉坤一奏收復嘉應州城追剿竄匪
全股蕩平各摺覽奏曷勝欣慰逆首汪海洋盤踞嘉應州屢思
衝突出竄經左宗棠督飭江閩粵三省之軍面面兜擊遂使該
逆無路可竄一鼓殲除深堪嘉尚惟投降之人為數過多必須
妥為遣散分別安插方免後患閩粵地方向多土匪積年為患
亦應搜捕淨盡永絕根株并飭地方文武將應辦善後事宜認
真妥辦現在東南雖已肅清而捻匪竄擾北路楚豫等省到處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

三

戒嚴防勦正當喫緊鮑超一軍前本令其馳赴北路助戰此時
粵賊業已辦結即著左宗棠飭令迅赴楚豫之交聽候會同藩
調遣其江閩各軍有可調赴楚豫江皖助勦者并著會同藩迅
速函商左宗棠等酌量調往以厚兵力

賊首名號譜附

偽號偽官	名氏	子
偽天王	洪秀全 廣東花縣人 咸豐元年正月 月僭號稱太平 天國元年 三年踞江甯 為偽都同治 三年五月死	洪福瑱 本名天貴 又全長子 同治三年 五月薨
偽殿前統領轉奏親 命文衡正總裁右輔 楊秀清	廣東嘉應州 人通廣西桂 平縣咸豐元 年正月受偽 封六年七月 為偽北王韋 昌輝所殺	秀清第五子 秀清死襲封 偽職
偽殿前節鉞齋奏親 命文衡又正總裁左 蕭朝貴	廣西武宣人 咸豐元年受 偽封二年攻 長沙城為賊 擊死	蕭有和 朝貴子襲封 偽職金陵城 破時死
偽殿前副總裁前 命文衡副總裁疑 馮雲山	廣東花縣人 咸豐元年受 偽封二年攻 全州中破死	雲山子襲封 偽職金陵城 破死於亂兵
偽殿前 命文衡又副總裁 親幸昌輝	原名正廣西 桂平人咸豐 元年受偽封 六年為偽東 王黨所殺	
偽殿前京內正總裁 頂天扶朝綱慈王 禧	大名	
千歲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

三

偽殿前京內又正總 顯千歲	偽殿前京內又副總 洪仁達	偽殿前京內又副總 洪和元	偽殿前京外正總 洪利元	偽殿前京外又正總 洪科元	偽殿前京外副總 洪瑞元	偽殿前京外又副總 洪現元	偽殿前京內總鑄寶 賴桂芳	偽殿前正總鑄寶 洪瑋元
秀全長兄初 改封安王後 年伏誅於金 陵	秀全仲兄初 改封福王後 年伏誅於金 陵	仁發長子同 治三年死於 亂兵	仁發次子同 治三年死於 亂兵	仁發第三子	仁發第四子	仁發第五子	洪秀全之舅 同治三年四 月克丹陽擒 斬之	仁發第六子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

三

偽殿前又正總鑄寶 顯千歲	偽殿前副總鑄寶 洪錦元	偽殿前又副總鑄寶 洪鈺元	偽殿前又正總鑄寶 洪鈺元	偽殿前又副總鑄寶 鍾萬信	偽殿前又副總鑄寶 黃棟梁	偽殿前又副總鑄寶 黃文勝	偽殿前又副總鑄寶 洪仁玕	偽殿前又副總鑄寶 石達開	偽殿前又副總鑄寶 陳玉成
仁發第七子	仁發第八子	仁達長子同 治三年金陵 克復死於亂 兵	仁達次子				秀全之弟成 豐九年受偽 封同治三年 生擒於江西	廣東和平人 住廣西貴縣 咸豐元年受 偽封同治二 年四月伏誅 於四川	本名不成洪 秀全被偽王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

四

千歲	偽殿前吏部又副天李秀成 本名以文洪秀全改為秀成 廣西藤縣人同治三年六月克金陵生擒磔之	成同治元年苗沛霖擒送勝保軍前斬之	李士貴 秀成養子成豐十一年偽封忠二殿下	李其祥 秀成之子同治三年獲於江西以年幼俟及歲時照例辦理	蒙時雍 得恩子襲封	偽殿前戶部正地僚 頂天扶朝綱贊王耀蒙得恩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	偽殿前戶部又正地李世賢 秀成之從弟同治四年為偽康王汪海所殺	偽殿前戶部副地僚 頂天扶朝綱輔王威楊輔清 秀清之從弟賊黨敗潰竄匿不出同治十三年被執於福建伏誅	偽殿前戶部又副地林紹章 成豐十一年死於安慶	偽殿前禮部正春僚 頂天扶朝綱豫王強胡以眈 廣西桂平人死	偽殿前禮部又正春李春發	偽殿前禮部又正春李春發
----	--	------------------	------------------------	--------------------------------	--------------	-------------------------	-----------	----------------------------------	--	--------------------------	-----------------------------------	-------------	-------------

歡千歲	偽殿前禮部副春僚 頂天扶朝綱護王悅陳坤書 同治三年常州克復擒斬之	吳如孝 成豐七年受偽封九年八月伏誅於盱	偽殿前禮部又副春 頂天扶朝綱願王 同治四年在湖北伏毒死	偽殿前兵部又正夏 頂天扶朝綱對王洪春元 同治二年六月死於金陵	偽殿前兵部副夏僚 頂天扶朝綱勤王茂林啟容 咸豐八年九月九江克復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	偽殿前兵部又副夏 頂天扶朝綱弼王黃得用	偽殿前刑部正秋僚 頂天扶朝綱補王祥莫仕葵	偽殿前刑部又正秋 頂天扶朝綱敬王林大居	偽殿前刑部副秋僚 頂天扶朝綱畏王昌秦日南	偽殿前刑部又副秋 頂天扶朝綱慶王黃崇發 同治元年死於雍家鎮	偽殿前刑部又副秋黃崇發
-----	--	------------------------	-----------------------------------	--------------------------------------	---------------------------------------	-----------	------------------------	-------------------------	------------------------	-------------------------	-------------------------------------	-------------

吉千歲	偽殿前工部正冬僚 頂天扶朝綱惟王利	洪仁政	秀全之從兄 同治三年生 擄於江西石
偽殿前工部又正冬 僚頂天扶朝綱就王 興千歲	黃盛爵	孫	黃文金之姪
偽殿前工部副冬僚 頂天扶朝綱報王隆 千歲	秦日源		
偽殿前工部又副冬 僚頂天扶朝綱頂王 康千歲	蕭朝富	朝貴之兄	
偽殿前京畿統轄頂 天扶朝綱直王裕千	劉慶漢		
求關齋弟子記 卷十			
偽殿前京外各省統 轄頂天扶朝綱善王 盛千歲	陳觀意		
偽殿前番鎮統轄頂 天扶朝綱守王豐千	方海宗	同治三年三 月克復句容 時竄出其弟 成宗擒解安 慶正法	
偽殿前京內統率天 軍頂天扶朝綱從王 生千歲	陳得隆	同治元年廬 州克復生擒 斬之	
偽殿前京外統率天 軍頂天扶朝綱奉王 定千歲	古陸賢	同治二年九 月投誠	

三

偽殿前東方統率天 軍頂天扶朝綱保王 安千歲	洪容海	本姓童同治 元年六月投 誠後復姓
偽殿前西方統率天 軍頂天扶朝綱相王 亨千歲	陳潘武	
偽殿前南方統率天 軍頂天扶朝綱啟王 甯千歲	梁成富	同治三年四 月死於階州
偽殿前北方統率天 軍頂天扶朝綱沃王 謚千歲	張樂行	同治二年二 月為僧親王 所誅
偽殿前春季統率天 軍頂天扶朝綱導王 昇千歲	陳仕榮	同治元年廬 州克復生擒 斬之
求關齋弟子記 卷十		
偽殿前夏季統率天 軍頂天扶朝綱道王 幸千歲	賴汝洸	同治六年十 一月死於揚 州
偽殿前秋季統率天 軍頂天扶朝綱壽王 豪千歲	陳炳文	同治三年七 月投誠
偽殿前冬季統率天 軍頂天扶朝綱堵王 花千歲	黃文金	同治三年八 月死於孝豐
偽殿前京內電察天 軍頂天扶朝綱循王 暢千歲	魏超成	
偽殿前東方電察天 軍頂天扶朝綱衛王 好千歲	楊雄清	

天

偽殿前西方電察天 軍頂天扶朝綱匡王 名千歲	賴文鴻 同治三年死於甯國縣	
偽殿前南方電察天 軍頂天扶朝綱襄王 聲千歲	劉官方 同治三年官軍敗之於金壇	
偽殿前北方電察天 軍頂天扶朝綱奏王 和千歲	苗沛霖 安徽鳳臺人同治二年十月死於蒙城	
偽殿前春季電察天 軍頂天扶朝綱請王 合千歲	李開方 咸豐五年獻俘至京陳死	
偽殿前夏季電察天 軍頂天扶朝綱求王 協千歲	林鳳祥 咸豐五年獻俘至京伏誅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		
偽殿前秋季電察天 軍頂天扶朝綱祝王 洽千歲	吉文安	
偽殿前冬季電察天 軍頂天扶朝綱報王 讓千歲	盧六	
偽殿前京內雷震天 軍頂天扶朝綱勤王 遜千歲	黃為政	
偽殿前京外雷震天 軍頂天扶朝綱宗王 廉千歲	吉能勝	
偽殿前東方雷震天 軍頂天扶朝綱服王 法千歲	曾傳忠	
无		

偽殿前西方雷震天 軍頂天扶朝綱事王 寬千歲	梁興琛	
偽殿前南方雷震天 軍頂天扶朝綱拱王 宏千歲	楊張安	
偽殿前北方雷震天 軍頂天扶朝綱慶王 廣千歲	秦日慶	
偽殿前春季雷震天 軍頂天扶朝綱賀王 大千歲	秦日采	
偽殿前夏季雷震天 軍頂天扶朝綱望王 欣千歲	黃文安 文金之弟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		
偽殿前秋季雷震天 軍頂天扶朝綱佑王 成千歲	李遠繼 同治二年三月死於江西	
偽殿前冬季雷震天 軍頂天扶朝綱祚王 行千歲	藍成春 同治二年被東瀛殺之	
偽殿前誅奸助忠王 天扶朝綱孝王美干	胡鼎文 同治二年三月死於饒州	
偽殿前斬邪留正王 天扶朝綱學王芳干	胡海隆	
偽殿前斬曲留直王 天扶朝綱慕王丰干	譚紹洗 同治二年十月蘇州城破死	
三		

偽殿前斬惡留善頂 天扶朝綱來王彩干	陸順得 同治三年京 浙江孝豐	偽殿前斬假留真頂 天扶朝綱趨王誠干	黃章桂 同治二年拒 官軍於無錫	偽殿前劾私保公頂 天扶朝綱慰王實干	朱兆英	偽殿前戮慶尊天頂 天扶朝綱戴王純干	黃呈忠 同治三年京 浙江	偽殿前滅妖救人頂 天扶朝綱銘王固干	張立趨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	偽殿前勦暴樹仁頂 天扶朝綱心王健干	侯賢提	偽殿前捕寇安民頂 天扶朝綱首王靈干	范汝增 同治六年十 一月為壽光 縣民所殺	偽殿前黜疵崇醇親 命文術又副總裁頂	黃期升	偽殿前催下貢上頂 天扶朝綱解王徵干	藍泰義	偽殿前送往迎來頂 天扶朝綱貢王長干	梁鳳超
三																				

偽殿前除害興利頂 天扶朝綱納王遠干	邵永寬 一名雲官同 治二年十月 破蘇州投誠	偽殿前濟川涉遠頂 天扶朝綱航王撐干	唐政才 同治二年蘇 州克復伏誅	偽殿前九門御林頂 天扶朝綱列王干	徐昌光 同治六年十 一月為壽光 縣民所殺	偽天德王	洪大全 衢州人咸豐 二年在永安 突圍出為官 軍擒獻俘京 師磔死	偽松王	陳德風 同治三年克 復金陵被擒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	偽昭武王	蔡昌榮 同治四年五 月死於階州	偽祥王	黃隆芸 同治二年入 錫月伏誅於無	偽比王	伍貴文 同治二年十 月克蘇州擒 斬之	偽康王	汪安鈞 同治二年十 月死於蘇州 汪海洋襲封 嘉應州死於	偽甯王	周文嘉 同治二年蘇 州城破死
三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

偽赫王	同治三年竄	
偽馮王	陝西同治三年竄	
偽葉王	同治二年竄	
偽湘王	常熱同治二年竄	
偽普王	同治二年竄	
偽董王	石陘同治二年竄	
偽廣王	李愷順同治二年同	
偽驅王	同治三年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	
偽治王	陳口書同治二年據	
偽貴王	陳得勝同治二年克	
偽金王	鍾同治二年與	
偽陽王	李秀成合	
偽武王	汪有維同治二年竄	
偽挺王	劉得功同治二年二	
偽樂王	譚應芝同治三年與	

偽潮王	黃子澐同治二年克	黃德懋子澐子同死
偽翰王	項大英同治三年克	
偽歸王	鄧光明同治三年克	
偽列王	方成宗同治三年克	
偽直王	林得英同治三年克	
偽佐王	黃和錦同治三年克	
偽烈王	陳時永同治三年克	
偽威王	陳榮同治三年克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	
偽偕王	譚體元同治三年克	
偽樂王	莫同治三年克	莫桂先同治三年克
偽譽王	李瑞生同治三年克	
偽會王	蔡元濂同治三年克	
偽榮王	廖發壽同治三年克	
偽裕王	劉同治三年死	
偽比王	錢貴仁同治三年克	
偽列王	劉德義同治三年克	

偽列王	江	同治三年	於浙江
偽道王	劉慶溪	同治三年	於江西
偽昭王	黃文英	同治三年	於江西
偽然王	陳坤書	同治三年	於丹陽
偽代王	黃靖忠	同治三年	於常州
偽列王	拒信軍	同治三年	於常州
偽顯王	東場防兵	同治二年	於常州
求關齋弟子記 卷十			
偽甘王	朱	同治二年	於東
偽麟王	林	同治三年	於州
偽列王	秦日綱	同治三年	於州
偽燕王	秦日綱	同治三年	於州
偽豫王	陳承瑤	同治四年	於州
偽魯王	任柱	同治六年	於州

偽烈王	林彩新	同治三年	於浙江
偽穰王	黃紹忠	同治三年	於浙江
偽烈王	徐朗	同治三年	於浙江
偽沛王	譚	同治三年	於浙江
偽裕王	劉	同治三年	於浙江
偽練王	邱國文	同治三年	於杭州
偽列王	黃吉建	同治三年	於浙江
偽享王	劉裕鳩	同治三年	於浙江
偽方王	劉裕鳩	同治三年	於浙江
求關齋弟子記 卷十			
偽早王	李名成	同治三年	於浙江
偽揚王	李名成	同治三年	於浙江
偽平東王	何明亮	同治四年	於廣東
偽奉王	黃十四	同治四年	於鎮平
偽陪王	譚富	同治四年	於州
偽利王	朱	同治四年	於州
偽瀛王	劉肇鈞	同治四年	於州
偽列王	朱義得	同治四年	於州
偽奏王	賴世就	同治六年	於州

偽紀王	黃金愛	同治二年拒官軍於無錫	州
偽劉王		同治三年官軍敗之於金壇	
偽滕王		同治三年官軍敗之於常熟	
偽利王		同治三年官軍敗之於常熟	
偽頂王		咸豐十一年官軍敗之於無為	
偽朱王		咸豐十一年官軍敗之於無為	
偽王	練業坤		
企天侯	鄧傳意	咸豐十年生擒於績溪	
鑑天侯	曹盛勇	同治二年克浙江西塘鎮生擒	
符天侯	羅音	咸豐十一年官軍生擒於遂安	
倍天侯	張在朋	同治三年死於嘉興	
瑯天侯	趙思誠	同治三年死於浙江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

三

玆天義	賀永聚	同治三年死於浙江	
嗽天義	劉明德	同治三年死於浙江	
炳天義	李斗其	同治四年死於汀州	
樓天義	吳明福	同治三年死於龍游	
祥天義	李廣材	同治三年死於浙江	
袁天義	袁戴春	同治四年死於嘉應州	
馥天義	朱大寶	同治四年死於汀州	
慕天義	賈慕仁	同治三年死於嘉興	
虔天義	陳安成	同治元年死於嘉興	
眉天義	曹玉科	同治四年死於嘉應州	
玆天侯	曹得勝	同治三年死於浙江	
玆天侯	賀子秀	同治三年死於浙江	
珍天侯	許標柱	同治三年死於浙江	
璿天侯	衡義傑	同治三年死於浙江	
璿天侯	周學禮	同治三年死於浙江	
孝天義	朱衣點	同治三年死於嘉興	
嶠天義	吳慶寶	同治四年死於嘉興	
絢天義	古文義	同治二年死於嘉興	
閩天義	馬桂功	同治元年死於嘉興	
謝天義	黃勝才	咸豐十一年死於樂平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

三

樂天安	增天安	璟天安	玉天安	玉天安	完天安	林天安	憑天安	什天安	合天安	傅天安	求闕齋弟子記	李仕福	沈本立	陶雲從	潘和周	李元棟	梁顯新	陳聚成	朱孔堂	楊世如
甘長福	藍增	張先發	申長興	江國寶	盧有成	黃有才	錢嘉仁	吳建瀛	汪成玉	李仕福	卷十	沈本立	陶雲從	潘和周	李元棟	梁顯新	陳聚成	朱孔堂	楊世如	
於浙江三年死	於浙江三年死	於浙江三年死	於浙江三年死	於浙江三年死	於浙江三年死	於浙江三年死	於浙江三年死	於浙江三年死	於浙江三年死	於浙江三年死	於浙江三年死	於浙江三年死	於浙江三年死	於浙江三年死	於浙江三年死	於浙江三年死	於浙江三年死	於浙江三年死	於浙江三年死	於浙江三年死
											死於徽州	死於平湖	死於平湖	死於平湖	死於平湖	死於平湖	死於平湖	死於平湖	死於平湖	死於平湖
											死									

愚天福	琪天福	洞天福	耿天福	瑯天福	藍天福	蓬天福	翼天福	速天福	淋天福	祈天安	奮天安	峪天安	汝天安	徇天安	鞠天安	羅天安
李六	高啟厚	袁得勝	黃永茂	饒祥芸	陸伯品	胡金鏘	江之源	姚得時	劉玉林	楊文魁	廖大順	鍾元良	宋英彪	石柱玉	鄭五海	施得桂
於嘉興三年死	於浙江三年死	於浙江三年死	於浙江三年死	於浙江三年死	於浙江三年死	於浙江三年死	於浙江三年死	於浙江三年死	於浙江三年死	於浙江三年死	於浙江三年死	於浙江三年死	於浙江三年死	於浙江三年死	於浙江三年死	於浙江三年死

會天福	何玉清	同治四年	嘉應州
段天福	巫得勝	同治四年	嘉應州
近天福	謝有成	同治二年	嘉應州
固天福	洪方	咸豐九年	嘉應州
屈天豫	賈仁富	咸豐十一年	嘉應州
成天豫	吳自成	同治三年	嘉應州
立天豫	莫興	咸豐九年	嘉應州
旻天豫	羅永福	同治三年	嘉應州
珩天豫	汪道發	同治三年	嘉應州
銳天豫	劉泰生	同治三年	嘉應州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			
意天豫	鍾意興	同治四年	嘉應州
富天豫	張承德	同治二年	嘉應州
欽天豫	洪世芳	同治四年	嘉應州
宣天燕	張發勝	同治三年	嘉應州
昞天燕	李球珈	同治三年	嘉應州
岡天燕	賴汝禾	咸豐十年	嘉應州
旺天燕	毛大義	同治三年	嘉應州
鈿天燕	李天得	同治二年	嘉應州
霍天燕	石廷玉	同治九年	嘉應州
地官又正丞相	羅蕊芬	咸豐九年	嘉應州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一〇

春官又正丞相	會錫發	咸豐三年	嘉應州
春官副丞相	陳仕保	咸豐四年	嘉應州
夏官副丞相	陳仕章		
秋官又副丞相	鍾廷元	咸豐四年	嘉應州
冬官正丞相	羅大綱		
丞相	曾天養	咸豐七年	嘉應州
丞相	曾立昌	咸豐三年	嘉應州
丞相	何震川	象州人	
丞相	張子朋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			
丞相	陳宗勝		
丞相	羅瓊樹	大綱之弟	
丞相	金之亨	咸豐四年	嘉應州
丞相	黃世瑚	咸豐十年	嘉應州
丞相	吳桂先		
丞相	劉得勝		
丞相	汪得勝	咸豐四年	嘉應州
丞相	陳大為	咸豐五年	嘉應州
丞相	周少魁	咸豐五年	嘉應州

三三三

丞相	韋朝綱	咸豐八年擒
丞相	程明海	咸豐八年死
殿前丞相	孟文慰	
恩賞丞相	黃啟芳	
恩賞丞相	賓福壽	
恩賞丞相	侯叔錢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	聖
求闕齋弟子記卷十		

求闕齋弟子記卷十一

東湖王定安撰

勦捻上

同治四年五月初三日

詔欽差大臣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一等毅勇侯曾國藩赴山東督師 初廬鳳潁泗之間有賊曰捻匪所居築圩堡自衛舉豪猾王其事謂之寨王羣寨互相雄長其尤桀黠者為捻酋每秋穫農暇捻酋招集鄉里無賴部署為兵謂之裝旗所至先以游騎四出放火謂之邊馬劫掠行旅攻村堡城邑歸分其貨歲以為常然無名號相統攝恣為剽盜而已咸豐三年粵賊洪秀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一

全陷金陵偽英王陳玉成據安慶皖南北皆陸沈戎馬蹂躪千里無人煙田疇荒穢民無所得食從捻者日益眾其尤者張洛刑龔瞎子皆兇猛善戰有精騎數千馳突往來日踔數百里眾號數十萬

朝廷疊命周天爵勝保袁甲三為欽差大臣毛昶熙為團練大臣督師皖豫誅斬甚眾然旋滅旋起且益狡悍每偵官軍至避走若不及或窮追數晝夜乃返旗猛戰以勁騎分兩翼抄我軍馬嘶人譁標疾如風雨官軍往往陷圍不得出賊尤善用長鎗巨者逾二丈我軍以鎗礮擊賊馬聞鎗聲騰撲愈猛瞬息已偪陣鎗不得再施又喜以一步夾一騎為團陣滾進官軍以此

益畏之科爾沁博多勒噶臺親王僧格林沁故誅粵賊有聲

朝廷命守天津大沽海口咸豐九年擊沈西洋人戰艦威名益著十年八月和議成天津撤防

詔僧親王移師征捻率蒙古兵馳騁直隸山東河南安徽湖北諸省前後斬賊近十萬剗平賊圩無算龔瞎子張洛刑以次授首又平叛練苗沛霖皖北肅清捻勢漸微會粵賊賴文光等投入捻中張洛刑從子總恩合宋景詩陳大禧牛洛洪任柱李允等股其焰復熾諸酋忿忿不相統屬然獨畏僧軍聞僧軍至輒颺去山東河南等省既久苦賊居人築圩寨堅壁清野賊至無所掠則大呼圩民餉錢米違且攻寨民亦畧輸賊冀免禍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一

二

僧親王度賊糧匱令軍士橐餽餌日夜追賊賊喘息不得休無所掠食僧親王益督軍窮追輒數十日不離鞍馬手疲不能舉纒索以布帶束腕繫肩上馭馬賊知僧軍疲益狂奔或分東西走牽我軍我軍馳逐無虛日

朝行屢慰僧親王擇平原地休養士馬且誠勿輕臨前敵公亦草密疏稱賢王不可久勞宜稍假休息養銳氣會有故未上是年四月賊自荷澤碭山東趨滕嶧南竄海贛復折回東境蔓延於范漢曹單之間僧親王跟踪追擊賊伴敗走自汶上縣之袁路口過河竄至鄆城西北水套勾結鄆北土匪聚馬步數萬以待僧親王大軍追至伏賊盡出圍我軍僧親王奮斬數百人賊

圍益厚不得出遂歿於陣部弁奪遺骸瘞麥地中事聞

上震悼

賜卹有加禮

遣乾清門侍衛克興阿岳林恩全吉陵等偕僧親王世子貝勒伯彥諾護祐赴山東迎護靈柩翼長成保逮問自國瑞以下分別譴處惟陳國瑞以苦戰免議

上諭科爾沁博多勒噶臺親王僧格林沁數年以來屢蔽北路屢滅巨股賊匪惟以忠勇性成有進無退朝廷申諭再三令其持重亦不料其遽至於此蒙古馬隊跟隨該親王多年素知大義此次該親王陣亡該蒙兵自必倍加憤恨力圖復仇著國瑞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一

三

宣示朝廷德意加意拊循其受傷者宜令靜養不必再行出隊前經明降諭旨派克興阿等前往軍營迎護該親王靈柩復准令伯彥諾護祐馳驛前往著國瑞敬銘於該貝勒到山東時委爲照料令其扶柩回京該貝勒一腔悲憤並著國瑞敬銘留心防護勿令有冒險直前之舉是爲至要欽差大臣關防著國瑞暫行護理前諭會國藩出省會師剿賊現在事機愈迫即著先就現有兵力帶領北上其餘各路兵勇不妨陸續檄調未可久待援兵致勞屢盼該大臣公忠體國必能趕緊赴援盡掃寇氛會國荃諒已就痊該大臣仍當勗以大義令其來京陛見或酌量招集舊部隨同勦賊以收指臂之效 初九日公奏言

僧格林沁督兵重臣猝爾捐軀震遠近之人心長逆賊之凶倖朝廷責臣討賊至切且速卽山東官民亦望臣星速北上臣躊躇再四有萬難迅速者數端請縷晰陳之金陵楚軍僅餘三千人作爲護衛親兵此外惟調劉松山甯國一軍如楚軍不願北征當酌帶楚軍將弁另募徐州勇丁存楚師之規模開齊究之風氣約須三四月乃可訓練成軍此其不能迅速者一捻匪戰馬極多馳驟平原其鋒甚銳臣不能強驅步兵以當騎賊擬派員前赴古北口採買戰馬千匹加以訓練此其不能迅速者二扼賊北竄惟恃黃河天險若興辦黃河水師亦須數月乃能就緒此其不能迅速者三僧格林沁之忠勇絕倫婦孺皆知華夷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一

四

傳誦其統兵追賊日行七八十里或百餘里不等然步隊不及馬隊驚馬不及良馬勢必參差不齊聞僧格林沁於三月馳至汝上步隊後七日始到兗州馮隊亦有後三日始到者行走太速勢不能自帶米糧埋鍋造飯行文州縣令其供支麪飯兵燹困苦之餘州縣力難具數千人之食又或倉猝得信家丁逃匿或兩縣交界彼此推諉將士爭先落後飢餓不均有連日不得一餐者其隊伍難整在此其行軍神速亦在此臣處行兵之例每日行軍支帳埋鍋造飯不向州縣索米供應畧師古法日行僅四十里或二三十里李鴻章之淮勇亦倣楚師之法其步步穩妥在此其行軍遲鈍亦在此僧格林沁剿辦此賊一年以來

周歷湖北安徽河南江蘇山東五省臣接辦此賊斷不能兼顧五省不特不能至湖北也卽齊豫蘇皖四省亦不能處處兼顧如以徐州爲老營則山東祇能辦兗沂曹濟四郡河南祇能辦歸陳兩郡江蘇祇能辦淮徐海三郡安徽祇能辦廬鳳潁泗四郡此十三府州者縱橫千里捻匪出沒最熟之區以此責臣督辦而以其餘責成本省督撫則汛地各有專屬軍務漸有歸宿此賊已成流寇飄忽靡常宜各練有定之兵乃可制無定之賊方今賢帥新隕劇寇方張臣不能速援山東不能兼顧畿輔爲謀迂緩駭人聽聞殆不免物議紛騰交章責備然籌思累日計必出此謹直陳芻蕘以備採擇 是日奉到節制直隸山東河南三省旗綠各營及地方文武員弁之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一

五

命又奉

旨飭令督率親軍輕騎兼程北上 十三日公疏言臣之注重徐州經營十三府州者將來剿捻之長策先顧畿輔安定直東人心者目下應變之急圖黃河常仲夏盛漲之候北岸有劉長佑列防之兵謂賊難以渡河者事理之常可以應度也汛遠而防兵大單賊多而土匪勾引恐賊猝然渡河者軍情之變不可逆料也萬一賊竟北渡則臣前疏所言未免狃於常而忘於變明於將來而昧於目前臣正籌思無策適准李鴻章來文已派常鎮道潘鼎新統帶所部鼎字淮勇十營由輪船馳赴天津有

此一軍可以壯畿輔之威可以慰

聖主之懷可以補微臣迂緩之過臣查曹濟等處一片賊氛國瑞駐紮濟甯深恐孤軍受敵再有挫失因檄劉銘傳先赴濟甯與國瑞會商進止目前局勢似已可保無虞臣精力衰頹請收回節制三省之

命俾臣稍安愚拙之分不爲衆責所歸則感荷

鴻慈曷其有極奉

旨獎勵仍飭節制直東豫三省 二十二日公文仰督篆李鴻章接任視事二十五日發金陵疏報啟程日期並奏本年二月提督鮑超委員赴口外採辦戰馬八百匹今鮑超出關之行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一

六

已因兵變而中止應請

勅下兵部令將此項馬匹徑解臣山東行營俾資練習奉

旨允行 賊自城武定陶南竄張總愚股由永城趨宿州亳州

皖軍迎擊於龍山總愚由王家窰竄陷高爐集牛洛洪賴文光

任柱等股繼至遂圍雒河集雒河集者總愚老巢也同治二年

僧親王擒斬各酋肅清其地議於雒河設縣築城嗣安徽布政

使英翰駐防於此羣捻併力死爭冀復據爲巢穴公檄黃翼升

水師由高良湖入洪澤湖以達臨淮調周盛波由徐州赴援蒙

亳並檄劉銘傳由濟甯赴徐州以拯皖北之圍 是時山東已

無賊踪

朝旨命國瑞送僧親王靈柩回旗國瑞派諾林丕勒率兩盟馬

隊三百八十餘名隨克興阿等護柩北行所過士女焚香哭送者數十萬人自山東達京師千里絡繹不絕獻萬民傘數百柄各處建祠私祭遇忌日設齋醮村堡父老及婦孺咸來祠燒紙錢如祀其祖焉 閏五月初三日公次揚州 初八日次清江 十九日奉

上諭髮捻膺聚亳東英翰雒河之軍四面受敵吳昌壽現飭張曜等軍星夜馳援並咨商吳棠派兵出睢溪口臨渙集一路擡其東北喬松年派兵由潁上太和攻其東南合江皖豫三省兵力殲此醜類所籌尙合機宜著會國藩迅派銳師相機進剿毋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一

七

稍遲滯溫德勒克西等馬隊前有旨交色爾固善統帶由會國

藩調遣現在皖事孔急必須派調馬隊迅赴會國藩軍營此外

馬步各隊除國瑞酌留山東防剿外餘著一併交會國藩軍營

聽候酌撥援皖糧臺軍火等件均著交會國藩軍營應用 二

十日劉松山軍抵清江 二十一日公疏稱臣原擬步隊到齊

卽日馳赴徐州相機調度連日據安徽布政使英翰來稟該軍

困於雒河集已先帶二十餘騎退至西洋集其部將史念祖尙

能相約死守以待援兵等語又據壽春鎮易開俊來稟該軍進

紮西洋集擬先攻高爐以解雒河之圍惟該總兵目疾增劇勢

將營廢請派員接統該軍各等情臣查英翰出重圍而求援易

開俊臨大敵而嬰疾均屬萬分危急臣若先赴徐州則去賊愈遠諸軍無所稟承擬親率金陵六營甯國六營先赴臨淮關駐紮俟倭事稍鬆再行進駐徐州臣初次奏稱專力於十三府州之地今既由臨淮進兵將來安徽即以臨淮為老營江蘇即以徐州為老營山東以濟甯為老營河南以周家口為老營四路各駐大兵多儲糧草子藥為四省之重鎮一省有急三省往援其援軍之糧藥即取給於受援之地庶幾往來神速呼吸相通至糧餉為用兵第一要義周家口臨淮兩軍以淮河潁河為運道濟甯徐州兩軍以運河為運道已在清江設立轉運局如四路軍食充足則四省有首尾相應之策而諸軍無疲於奔命之虞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一

八

先是提督劉銘傳與總兵陳國瑞兩軍在濟甯以私嫌互鬪殺傷頗眾至是陳國瑞亦奉檄由山東援皖朝廷慮其再相仇構詢公可否令暫留山東退賊北竄或駐紮淮徐堵賊公以劉陳二人仇衅未弭英翰郭寶昌亦與陳國瑞有隙今英翰劉銘傳兩軍均在皖北若陳國瑞與之共事一處勢必互相猜疑恐於強寇環逼之時又有私鬪意外之變遂於是日附疏擬以陳國瑞一軍暫駐河南之歸德如歸德無賊即赴南汝光三屬防剿聽候河南撫臣吳昌壽調遣無庸再赴皖境如已入皖界亦應折回豫省以遏逆匪回竄之路而杜諸軍內訌之漸各路協餉不可徑解該軍宜仍由督撫交臺轉發

二十二日公自清江啟行時雒河集被圍已久賊馬四出北至宿州城外及濉溪口等集西至潁上之江口集公疏稱蒙臺數百里間一片賊氛非馬隊不足以制勝請飭托倫布率吉林黑龍江馬隊赴皖助剿二十九日公抵臨淮駐營公前寓書喬松年商籌委員查圩以清根本至是益決計行搜查之法並出示曉諭民圩曰日本大臣奉命督師擬於徐州臨淮濟甯周家口等處設立重兵以為戰又令鄉村設立圩寨以為守四路皆有重兵則無此剿彼竄之虞各縣皆有圩寨則無擄人擄糧之患仰各該圩練董隨時前來大營本大臣親詢各路情形並面諭修圩挖濠防守各事宜有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一

九

能憑圩擊賊或誘擒逆首者定即立予優獎即有被賊闖入或被賊逼從之圩官兵到日但能殺賊自效赴本大臣軍營投首者悉予自新不加究問如敢與賊勾通意懷觀望官軍至則從官擒匪至又從匪者大軍所至定即悉力剿除玉石俱焚追悔何及諒爾民守圩禦賊積時已久應各知所趨向也所有應行事宜開列四條於左 一 堅壁清野 擒匪擾亂多年凡蘇皖齊豫當衝之縣人人皆知修築圩寨自相保衛但恐歲久人貧漸漸懈惰今宜大加整頓牆子要高濠溝要深此堅壁也人丁與牲畜米糧柴草一一搬入圩內賊來全無可擄此清野也如賊圍攻圩寨本部堂立即派兵救援近則三日五日遠則十日

半月必可趕到決不食言如不能堅守半月是該圩之過如半月而救兵不到卽是本部堂之過爾等操練壯丁自保身家本部堂決不調圩練助剿他處亦不派圩董支應雜差但願爾等困苦餘生稍享安靜之福 二分別良莠 論捻匪者皆言蒙城亳州最多宿州永城次之帶兵者痛憾蒙亳皆欲剿洗以絕禍根本部堂觀蒙亳之人性質甚直良民甚多倡首爲亂者不過數人甘心從逆者爲數亦少其餘有因貧而偶爾從捻者有被脅而不得不從者雖同得捻黨之名而罪有輕重之別應徹底清查一次分別懲辦倡首爲亂者如任柱張總愚牛洪李允諸人宜戮其身屠其家並掘其墳墓甘心從逆者誅其身而不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一 十

坐其家其因貧偶從及被脅從捻者一概赦宥免死委員督同圩長挨戶清查每圩各造二冊倡首爲亂及甘心從逆者爲莠民冊全未從匪者爲良民冊偶從與脅從者爲自新良民亦編入良民冊內入莠冊者在外則到處追剿在籍則擒拏正法入良冊者五家具保結於圩長有事則五家連坐圩長具保結於州縣有事則圩長連坐願我蒙亳曉事紳耆將秀民一一舉報斬除數百家之匪類保全數十萬之善良免得一剗再剗玉石俱焚通縣皆遭大劫悔之晚矣蒙亳宿永四屬限印委員於三箇月查畢此外有捻之州縣一體清查 三發給執照 各處圩中管事者稱曰圩主或曰寨王王字不可妄稱今宜概改曰

圩長每圩一人其幫辦者名曰副圩長每圩或二三人多至四人而止凡充圩長者無論原有之圩新立之圩由圩內大衆公舉一人具稟州縣訪查確實稟明本部堂正圩長由本部堂發給執照蓋用關防副圩長由州縣發給論單蓋用印信收執爲憑圩內有陽順官兵陰從捻匪者圩長緝獲送官正法匪圩而誣扳良圩嚇逼鄰圩者各圩公同稟究送匪最多者奏明請獎匪匪不報者將圩長革去究懲平日不廢農務臨警守圩有功者奏明優獎圩長苛歛財物不服人心者准圩衆公稟查明更換 四詢訪英賢 淮徐一路自古多奇傑之士山左中州亦爲偉人所萃方今兵革不息豈無奇才崛起無人禮之則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一 十一

乘於草澤飢寒賤隸之中有人求之則足爲 國家干城腹心之用本部堂久歷行間求賢若渴如有救時之策出衆之技均准來營自行呈明察酌錄用卽不收用者亦必優給途費如有以鄰境之匪名單來告者賞銀三十兩如有以巨捻藏匿之踪跡來告者賞銀四十兩如有薦舉賢才者除賞銀外酌予保獎藉一方之人材平一方之寇亂生民或有蘇息之日乎 賊在雒河集外日夜增壘爲持久計官軍苦守四十餘日糧且罄總兵歐玉標屢出擊賊六月初二日公部周盛波敗賊渦河兩岸初三日英翰從南岸進攻張莊王圩之賊同時潰退盛波連破北岸賊圩任柱率悍黨死戰盛波排礮轟擊賊馬四散張總愚

從龍山來撲盛波揮衆迎戰雒河官軍分路衝出賊悉奔送劉銘傳復敗賊石弓山龍山等處適豫軍宋慶張曜攻破程家團駐兵余樓曉軍張得勝亦連克高爐集張圩我軍聲威甚壯三面環逼賊益不支雒河解圍捷聞戰守各員均奉

旨優獎 初十日陳國瑞由歸德稟商餉銀軍械等事公批令由河南糧臺支領國瑞驍勇善戰而性桀驁喜私鬪公因批贖誠之日據該鎮稟商餉銀軍械等事急欲立功報 國而恐諸事掣肘其志亦可憫可敬特將本部堂平日所聞與玉成該鎮之意熟籌而敬告之粵者謂該鎮驍勇絕倫清江白蓮池蒙城之役皆能以少勝衆臨陣決謀多中機宜又謂該鎮至性過人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一

三

聞人談古來忠臣孝子傾聽不倦常喜親近名儒講誦孟子又謂該鎮素不好色亦不甚貪財常有出世修行棄官爲僧之志凡此皆言該鎮之長處者也譽該鎮者如漕督吳帥河南蘇藩司寶應王編修凱泰山陽丁封君晏靈璧張編修錫爵皆不妄言之君子毀該鎮者其人尤多亦皆不妄言之君子今不復悉舉其名譽該鎮者願該鎮知其名不忘也毀該鎮者願該鎮不知其名而忘之也本部堂細察羣言憐該鎮本有可爲名將之質而爲習俗所壞若可再加猛省將來身敗名裂而不自覺今爲該鎮痛下鍼砭告戒三事一曰不擾民二曰不私鬪三曰不梗令凡設官所以養民用兵所以衛民官吏不愛民是民蠹也

兵將不愛民是民賊也近日州縣多與帶兵官不睦州縣雖未必皆賢然帶兵者既欲愛民不得不兼愛州縣若苛派州縣供應柴草夫馬則州縣難派各鄉村而百姓受害矣百姓被兵勇欺壓訴於州縣州縣轉訴於軍營若帶兵者輕視州縣而不爲民申冤則百姓又受害矣本部堂統兵十年深知愛民之道必先願惜州縣就一家言之

皇上譬如父母帶兵大員譬如管事之子百姓譬如幼孩州縣譬如乳抱幼孩之僕媪若日日鞭撻僕媪何以保幼孩何以慰父母乎昔楊素百戰百勝官至宰相朱溫百戰百勝位至天子然二人皆慘殺軍士殘害百姓千古罵之如豬如犬關帝岳王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一

三

爭城奪地之功甚少然二人皆忠主愛民千古敬之如天如神願該鎮以此爲法以彼爲戒念念不忘百姓必有鬼神佑助此不擾民之說也至於私相關爭乃匹夫之小忿豈有大將而屑爲之聞該鎮好讀孟子養氣之章須知孟子之養氣行有不慊則餒會子之大勇自反不縮則憊縮者直也慊者足也憊則不壯餒則不强蓋必理直而後氣壯必理足而後自強長溝起鱉之時其初則該鎮理曲其後則銘營太甚該鎮若再圖私鬪以洩此忿則禍在一身而患在大局若圖立大功成大名以洩此恥則弱在一時而強在千秋昔韓信受胯下之辱厥後功成身貴召辱已者而官之是豪傑之舉動也郭汾陽之祖墳被人發

掘引咎自責而不追究是名臣之度量也該鎮受軟禁之辱違不如膝下及掘墳之甚宜效韓公郭公之所為坦然置之不特不報復銘營並且約束部下以後永遠不與他營鬪爭能忍小忿乃成大勳此戒私鬪之說也

國家定制以兵權付之封疆將帥而提鎮概歸其節制相沿二百餘年矣封疆將帥雖未必皆賢然文武咸敬而尊之所以尊朝命也當此寇亂未平全仗統兵大員心存敬畏上則畏君下則畏民中則畏尊長畏清議庶幾世亂而紀綱不亂凡貧家之子自恃其竭力養親而不知敬畏則孔子比之於犬馬亂世之臣自恃其打仗立功而不知敬畏則陷於大戾而不知嗣後該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一

五

鎮奉檄征調務須恪恭聽命凡添募勇丁支應糧餉均須稟命而行不可擅自專主漸漸養成名將之氣量挽回舊日之惡名此不梗令之說也以上三者該鎮如能細心領會則俟軍務稍鬆前來稟見本部堂於觀面時更當諸切言之務令有益於該鎮有益於時局保天生謀勇兼優之本質改後來傲虐自是之惡習於該鎮有厚望焉 賊自雒河分股西竄張總愚任柱由商邱柘城竄至太康之安平寨馬廠明光集等處忽駛入睢州界河南巡撫吳昌壽令張曜等軍由鹿邑柘城緊躡賊蹤檄陳國瑞截賊北竄之路而賴文光李允等股由太康邊境竄入淮甯吳昌壽派李世玉由汴梁援陳州公前檄劉銘傳赴周家口

至是又遣烏爾圖那遜等赴陳州助援

上諭髮捻股匪廣聚豫疆該省兵力不敷剿辦著會國藩添派官軍並飭副都統托倫布富森保等馬隊星馳前赴吳昌壽軍營聽候調遣皖北是否尙有踞匪官軍現在剿辦情形若何即著迅速馳奏 張總愚任柱竄許州張曜追擊小勝陳國瑞復率眾馳追賊徑趨襄郟西近汝洛北近西密吳昌壽遣譚仁芳率楚勇四營馳赴河汝交界之臨汝白沙等處駐紮復飭虎牢關守將徐邦道嚴防老捷坡以扼西竄之路 七月初八日公疏稱賊西竄分爲兩路其向北路者爲張總愚任柱等首現聞將赴汝洛其向南路者爲賴汝光李允等首由太和竄至商邱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一

五

蹂躪陳州周家口一帶北竄汝洛一股臣軍萬難追及南竄陳州一股有劉銘傳等兩軍應足制之萬一兵力尙單再派周盛波托倫布兩軍往助此臣酌派馬步各隊援剿河南之情形也富森保之馬隊即係色爾固善所管之一起富森保現在蕭縣未能來營據色爾固善稱馬隊馳驅太久又在曹南新挫勢難向敵臣囑其即在徐州整頓又達爾濟患病兗州察哈爾官兵病者幾及一半派訥穆錦帶吉林官兵及馬勇先到徐州現因入困馬乏又新山察哈爾調來之帕克已札普一起官兵不嫻戰事馬之病斃者尤多是數軍者皆宜大加整理月餘以來淮河盛漲沿河民房及臣之營壘皆在水中築堤捍禦時虞潰決

大小道路皆淹應俟晴久水涸乃可起程此馬隊急須整理臣
尙未至徐州之情形也臣細觀賊情已成流寇若賊流而官兵
與之俱流則節節尾追著著落後假令此時追至汝洛待賊南
趨光黃又折而追至光黃或賊東趨徐兗又折而追至徐兗雖
終歲奔波終無大損於賊臣常欲堅持初議於擒匪必經之途
駐紮重兵變尾追之局爲攔頭之師以有定之兵制無定之賊
庶幾漸有歸宿臣既於四處設立重兵以遏其流又擬查辦民
圩以清其源謹將告示一件鈔呈

御覽至臣駐紮之處仍應以徐州爲老營以臨淮濟甯周家口
爲行營庶於督飭該將清查民圩兩有神益 十八日公渡淮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一

六

按視劉松山老湘營 張總愚任在由邳縣向西南竄至魯山
南召等處將趨浙川屬荆紫關以窺湖北賴汶光牛洛洪由淮
甯竄西華扶溝臨潁及許州之秋湖集一帶遂由舞陽西去將
與張總愚等會合南奔 十九日公奏稱刻下局勢周家口最
爲扼要之區該處距豫之開歸陳許及汝甯光州六郡約在三
百里內外卽皖之潁州及蒙亳老巢相去亦不過二三百里入而
受敵不可無重兵鎮駐臣所部各軍唯劉銘傳將畧較優人數
較多故以周家口之重任付之至秦晉兩省防務陝西殘破更
甚河南似非該逆之所垂涎山西雖屬完善然黃河天險似非
該逆所能遽渡至潼關五百餘里必須晉豫兩省多設礮船乃

能禦之亦非陸路所能徧防自古行軍皆以糧運爲先務乾隆
年間新疆用兵以大學士黃廷桂總理肅州糧臺米麥雜糧無
一不備車駝轉運之煩瑣

純皇帝親自計畫遙爲指揮今河南等省用兵全不講求轉運
糧械多有闕乏將士不肯盡力臣與李鴻章所部歷年行兵於
江湖水鄉糧運最便今改運於濟甯周家口等處已覺十分艱
難若再令遠征秦晉不能多運大米並不能多運洋礮恐淮勇
遷地弗良其北路防河之法西路堵截之方均非力所能逮應
請

旨飭令山西河南速辦舟師守禦黃河免致賊竄晉境倉皇貽
誤奉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一

七

旨報可 八月初四日公移駐徐州 張總愚任在竄鄧州復
折回西北竄至鎮平賈宋一帶張曜迎擊於黑龍集賊棄壘東
走遂竄入唐縣之井樓水虎劉等處賴汶光陳大溥由西平竄
至遂平上蔡汝陽等縣攻破民圩甚衆復由項城新野回竄阜
陽縣境賊馬游弋至長官店王化集一帶英翰派史念祖迎擊
於迎仙店賊向劉家窩竄走 吳昌壽移駐許州 官文遣成
大吉駐孝感梁洪勝駐岐亭遏賊南竄之路 是時馬隊到徐
州者凡四起共二千七百七十二人一爲色爾固善所部七百
二十八人一爲托倫布所部四百八十五人一爲訥穆錦所部

吉林官兵一百五十五人前敵馬勇四百四人三起皆僉王舊部一起爲國瑞本年新調之察哈爾官兵一千八人以舊存者傷病太多新調者技藝未熟飭營務處李昭慶李恆清會同管帶官挑選編立隊伍其色爾固善原帶之隊挑留者專歸高福管帶托倫布原帶之隊挑留者仍歸托倫布管帶併附以吉林兵數十人均以色爾固善統之訥穆錦專帶前敵馬勇四百餘人其新調之察哈爾官兵亦挑留一半檄溫德勒克西管帶兵挑選一千八百餘人又挑留官弁五十餘人隨營差遣餘並遣撤回旗外烏爾圖那遜所帶七百餘人擬俟周家口防務稍鬆分別汰留其土默特一起則全行遣撤富森保所帶之兵卽作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一

六

爲楚省防剿之師遂於十七日覆奏適陳大喜牛洛洪任柱賴汝光等回竄阜陽占踞各圩英翰由潁州截擊安徽巡撫喬松年遣張得勝由固始回剿克蒙額從潁州繼進公檄飭色爾固善統兩起馬隊由徐州赴潁州會剿並檄周盛波南赴太和劉銘傳由周家口拔隊回援潁州以收夾擊之效 十五日張總愚攻南陽城楚軍會豫軍擊走之賊屠集周營宋營畢營三寨我軍力戰克之 劉銘傳破賊阜陽沈邱等處先是銘傳遣劉盛藻唐殿魁率步隊張景春劉盛瑞率新練馬勇由周家口馳赴潁州十一日行抵沈邱與豫軍蔣希夷皖軍康錦文會同進剿十二日進逼四張寨賊覷我營未定集馬步萬餘人乘機猛

撲唐殿魁擊其左劉盛藻擊其右酣戰逾時斃賊約二三百人蔣希夷康錦文忽以兩軍從中路繼進張景春劉盛瑞率馬隊抄其兩面賊大潰我軍追三十餘里至洪河南岸瓦店等處斬獲無算又連破賊寨二十餘處賊遂狂竄向西南奔十四日折回洪河之北洋埠兩日夜竄至項城之南頓集距周家口僅五十里銘傳督軍由項城問道一日夜馳抵南頓飭各營及烏爾圖那遜之馬隊三路並進賊勢披靡我軍疾追十餘里斃賊千餘名生擒三百餘名奪獲馬百餘匹器械千餘件賊乘夜越周家口徑渡沙河而北由西華竄入太康銘傳於十九日追至賊奔睢河二十日追至睢州賊先時遁銘傳乃暫乘步軍獨督馬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一

九

隊行三十餘里從後追及賊四散狂奔拋棄輜重器械甚多敗潰十餘里復聚馬賊數百迎敵張景春白圖善等擊退竄至考城之保庶寨曹境之魏灣集盤踞定陶境內是役也周盛波一軍馳至歸德邀截以賊未過未境不及而反 公馳奏此次東竄之匪係任柱爲主而賴汝光牛洛紅亦在其中圖入青石關擄掠富饒之境臣查羣賊之中以任柱之騎爲最悍以賴汝光之謀爲最詭如果二酋同來則賊勢已趨重東路而青石關登萊青三府尤爲山東膏腴之地不可不速籌援剿除飭潘鼎新一軍扼守運河外頃又調張樹珊之步隊色爾固善之馬隊率徐州全軍馳赴山東協剿又調臨淮六千人以四千接防徐

州以二千續往山東調周盛波一軍移駐歸德以遏東賊回竄之路留劉銘傳一軍仍駐周家口以扼陳汝最要之區惜無大枝馬隊可以縱橫追逐僅就現有兵力東顧齊省西顧豫省中間兼顧徐州臨淮兩處期於首尾相應此臣近日調度諸軍布置各路之情形也臣處所接舊管之馬隊不滿二千其餘新調之察哈爾馬兵新募之兩淮馬勇其數無多其技尤劣不敢驅之向敵久未辦成游擊之師自問尚無破寇之術日夜焦思彌深愧悚

皇上因時制宜想必有權衡於至當者伏乞續示

宸謨俯鑒愚忱之不敢欺勗以棉力之所能及微臣幸甚 張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一

三

總愚率眾圍新野弗克退竄南陽張耀等擊走之 蔣希夷康錦文等攻拔張家寨牛洛紅自對河侯信寨內竄出我軍迎擊乘勝追至瓦店橋賊忽分股一竄阜陽三河尖一竄新蔡汝陽邊馬至西華鄧城等處 九月初十日

上諭任賴各逆結黨東趨得潘鼎新一軍迎頭截擊會國藩又派張樹珊等馳往協剿自可無虞北竄惟張總愚一股尙在南陽一帶現經官文派姜玉順會合豫軍攻剿該逆竊感不西趨秦境必北擾晉疆陝豫毗連處甚多山西雖有黃河之隔而霜降水落搶渡甚易該省素稱完富且為畿輔屏蔽稍有疏失關係匪輕會國藩現在徐州調度正當喫緊若復令分兵進駐豫

西邊境實有鞭長莫及之勢但河洛現無重兵豫省又無著名宿將可以調派該處居天下之中空虛可慮因思李鴻章謀勇素著且年力壯盛可以親歷行間著即督帶楊鼎勳等馳赴河洛一帶扼要駐紮將豫西股匪迅圖撲滅兼顧山陝門戶俾西路張總愚等不致闖入保全完善一俟西路剿匪事竣即行馳回兩江總督署任似此東西兩路通力合作會國藩既無西顧之憂得以專駐東路則剿辦更易得手兩江總督即著吳棠暫行署理 時賴汝光牛洛洪陳大喜任柱等馬步六七萬眾徧布荷澤曹定等處賊忽分兩支一竄徐州攻破銅山境內各寨一竄濟甯之長溝將趨運河而東惟張總愚一股尙在南陽人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一

三

數較少公檄色爾固善張樹珊由濟甯迎戰潘鼎新由鉅野夾擊因疏稱目下賊勢東趨不特秦晉暫可無患即宛洛患亦稍輕自當以全力專顧東路徐州一支恐竄沂州海州而擾及裏下河長溝一支恐竄濟南泰安而擾及東三府現飭潘鼎新張樹珊兩軍防剿東北沂海一路此外則劉銘傳留於周家口周盛波留於歸德府此六軍者皆准勇最勁之兵所駐皆三省最要之地其防戍大江以南者僅有劉秉璋等三起分駐蘇松等處萬不能再行調出千里空虛

論旨飭李鴻章視師河洛該處現無可辦之賊准勇亦別無可調之師至臣所部楚軍飭酌留劉松山等剿捻外餘擬全數遣

撤臣今所倚以辦賊者全賴准勇諸軍供其指揮李鴻章若果入洛亦豈肯撤臣布置已定之兵挾以西行坐視山東江蘇糜爛而不顧是李鴻章之無兵帶赴西路時爲之也勢爲之也臣屢接稟報閩軍黃少春等攻克鎮平江軍席寶田婁雲慶等迭獲大捷髮逆勢極窮蹙又有劉典康國器劉連捷周寬世各軍星羅碁布似閩粵餘孽不久即可殲除

諭旨令鮑超赴河南實屬於粵無損於豫有益惟餉項由楚省解濟未知能否無缺臣擬商之李鴻章由江南協解數成則河南多一支勁旅湖北少一分供應俾

聖主可紓南顧之憂而微臣亦稍塞豫人之責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一

三

旨罷前議 初牛賴等股至長溝爲官軍所遏由荷澤竄定陶又被民勇官軍截擊遂折而東南竄至豐沛碭山大股屯聚豐縣之歡口蔓延於銅山湖團一帶公檄張樹珊色爾固善回軍進剿潘鼎新由單縣夾擊二十三日張樹珊等軍次魚豐交界之谷亭賊乘我軍葉營未定以馬隊五六百來撲樹珊迎擊敗之追奔十餘里二十八日公遣李昭慶張詩日烏爾圖那遜等馳剿徐州北境二十九日至柳莊賊馬大隊南來我軍迎擊賊且戰且走追及於張谷山烏爾圖那遜馬隊從旁抄擊黃金志衝其中堅賊大敗潰追逐二十餘里陣斬二百餘名逼入湖中淹斃者百數十人賊由劉家集西竄蕭縣色爾固善適自山東

回援與賊遇於郝家集擊殺數十名奪獲騎馬五十餘匹十月初二日賊復西竄豐縣潘鼎新與賊戰於陳家莊用洋槍炸礮轟斃悍賊千餘名賊向魚臺狂奔復與潘鼎新立遇潘鼎新追至前後夾擊賊復敗潰向西路單縣而逸 公馳奏該逆狡詐多端飄忽異常從不肯與堂堂之陣約期鏖戰必伺官軍勢孤力弱之時出不意以困我此次徐濟各軍各有斬擒潘鼎新以孤軍當狂寇以步隊擊馬賊人人自危竟獲全功差足以寒賊膽惟該逆行走甚速乘虛蹈隙是其故技現值運河水涸難保賊不潛行偷渡潘鼎新一軍已全隊撤回濟甯防所臣飭張樹珊色爾固善暫駐豐縣如賊久駐曹屬該兩軍仍當齊赴山東知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一

三

果渡運內竄再調李昭慶率大支游擊之師赴東會剿以保完善之區而遏狂奔之寇 鄂軍江長貴姜玉順連敗張德恩於棗陽新野賊竄裕州餘旗店豫軍復截擊之折竄魯山縣嵩洛戒嚴 初朝廷因豫南軍情緊要改調鮑超由楚赴豫公亦有鮑超赴豫於粵無損於豫有益之疏適楚督官文以上杭霆軍降衆太多心志不一恐聞鮑超赴豫之信紛紛而來諸多窒礙遂奏請飭鮑超仍赴江西聽閩浙總督左宗棠節制 十一日公疏稱接奉寄諭豫省馬隊太單現在直隸河防漸鬆副都統安任所帶馬

隊即著劉長佑飭令赴豫交吳昌壽調遣查擒匪現竄曹單與直隸之東明長垣一帶處處毗連霜降以後黃河水淺歸槽礮船本屬無多轉瞬歲寒冰堅即可鋪草墊土全河皆成坦途尤非礮船所能為力臣方深以為慮黃河北岸汎地太長目下祇可增兵斷難滅成臣所以注重東路者以山東北鄉畿輔天下之根本也南鄰江蘇臣軍銀米器械所自出楚勇淮勇之根本也賊匪所以注重東路者以山東運河以北平行富饒不似豫皖之難以覓食也若非數次痛剿而大創之該匪斷不能忘情於山東山東之事一日不鬆則直隸之防一日難弛應請旨飭下直隸督臣劉長佑仍將副都統安任所帶馬隊調回駐

求嗣齋弟子記

卷十一

四

守並須酌添步兵使將領皆知冬春之防重於夏秋務保萬全足為至要至豫省馬隊大單臣宜置之不顧惟畿疆防務較重不得不畧分緩急如該逆因此間五次敗挫不敢留戀山東則必由曹單東竄河南俟其竄過開封陳州以西臣當一而具奏一面咨商劉長佑吳昌壽或調安任馬隊仍赴河南臣亦當添派大支游擊之師赴豫會剿奉

旨允行 張總愚由魯寶西竄圖犯嵩洛偵知西路有備折而東張學醇馬德昭迎擊於禹州新鄭等處敗之賊奔長葛任柱賴汶光合走虞城遂趨睢州將由舊黃河北岸繞趨汴梁與張總愚合股時周盛波駐歸德探知即日馳援行至甯陵之趙村

集開睢城被圍甚急周盛波將鍋帳存留趙村整隊直逼城下時已二鼓賊撤開東面任柱等馬隊俱紮離城西南之十五里周盛波恐其天明逸去乘夜攻之分三路進賊不意官軍猝至紛紛潰退直追四十里至睢柘交界而止賊奔太康牛洛紅乘其坐馬衣服而逃偽天將唐倭攷坐馬中槍斃賊復由太康南竄行走甚速劉銘傳自周家口向東迎剿賊方圍扶溝即令劉盛瑞張長發帶馬隊兩營為前鋒自督馬隊一營步隊三營為後應唐殿魁由北路劉盛藻由南路同時並進賊見我軍驟至向西遁走劉盛瑞等追之至城西里許忽遇賊馬步大隊萬餘人分三大枝將我軍包抄銘傳令結陣自固四面環擊斃賊甚

求嗣齋弟子記

卷十一

五

多我軍亦分三路開炸礮打入賊陣賊大駭狂奔追殺計餘里扶溝圍立解 三十日公奏稱此次擒逆東竄其初雖未受懲創厥後徐州小捷豐縣大勝俱是攔頭之師今甯陵扶溝之戰亦係攔頭要截該逆處處投網網羅不能逞其馳騁之故智據生擒賊供甯陵之役僅有任賴牛李等首一股扶溝之役則已與張總愚相合目下不敢東竄將謀走湖北現聚襄葉舞陽一帶臣已檄飭色爾固善張樹珊馬步兩軍移駐周家口騰出劉銘傳作為游擊之師謹遵前次

諭旨不復拘泥十三府州之說即南汝光許等郡隨賊所向跟蹤追剿俟營務處李昭慶所辦游擊之師鞍馬齊備即令馳赴

河南與劉銘傳各帶馬步萬人同作兩處游兵做價格林沁之法與該匪縱橫追逐使之不得休息而濟甯徐州臨淮周家口四處之兵仍舊鎮駐不動以備賊匪流竄時迎頭截擊 是月以豫防稍鬆奏遣吉林黑龍江土默特馬隊回旗 朝旨屢諭鮑超由襄赴豫嗣因官文言鄂餉難支有飭赴江右之

命至是復垂詢公令與李鴻章商協蘇餉公疏稱鮑超威名久著為賊所憚自金口軍叛以後該提督鑒於前車斷不敢輕收降卒若令少統數營赴豫勦捻餉項則不甚缺乏米糧則派員專管獎其多年之勳勞曷以後日之忠順必於大局有裨惟進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一 美

兵之路須以襄陽為老營乃能北控南汝西蔽鄖陝凡銀米軍械子藥等事均應由湖北糧臺坐支江南雖可協餉數成而不能隨時照料臣前已函商官文一俟接到覆信如可由官文主持一切俾該軍米糧有著臣即當奏調鮑超會勦捻匪專辦西路 十一月河南巡撫吳昌壽奏言賴牛任張各逆均係失巢窮寇鋌而走險凶饑方張分則東西牽掣備多而力單合則遠近蔓延賊多而我寡當其萬馬奔馳飛電掣雖至勇之夫當之色變故年餘以來祇有尾追而無迎擊尾追而遠則無救於生民焚掠之慘尾追而近則猛一迴噬立見傷亡計無復之不得不結營以自衛結營未成而賊已不知何往此賊勢之難也

豫省西北雖多山險因生齒日繁山田日闢崎嶇險阨古人一夫當關之地皆已犁為田疇耕牛婦子可以上下其他髮徑樵路日久成蹊幾無人跡不通之處故山險不如水險豫省大川除黃河外至大莫如淮然自桐柏發源所過光羅新息諸境淺深寬狹不一有人馬可以免渡者其他沙潁潁淮到處皆可超越此地勢之難也以防兵而言扼其入楚則申息宜防扼其入秦則浙內宜防慮其突潼關也則自鞏偃以至閿鄉之徑宜宜防恐其擾河朔也則自底柱以至銅瓦之隄岸宜防賊自曹單則曹宜防賊自蒙亳則鹿柘宜防賊自蕭楊則永夏宜防賊自阜太則沈項宜防他省皆有邊地而後有腹地豫省則無處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一

美

非邊無慮非腹此邊防之難也於是為堅壁清野之說者當寇至之時男女牲畜入寨糧石資財入寨然嚴冬之野可清而夏秋之野不可清豫省自團練以來大縣堡寨二百餘所小縣亦逾百所近年兵勇騷擾民間積怨已深仇殺官兵之案層見疊出兵漸不敢肆虐於民而民反閉關絕市以困兵此堡寨之難也軍務以購糧為第一義會國藩濟甯周家口之軍每處必先儲米萬石可謂籌畫萬全然二處濱臨淮運可以泛舟豫省多平原曠野無水可漕則必隨地購糧或遇荒販僻壤烽燧所餘則求一升之米一束之芻必不可得此兵食之難也豫省歲入之款不足二百萬計其出項中年常缺其半上忙以後藩庫

罄如而養兵多至二萬每月軍餉七萬計一兵每日所得雖糧石價平之時已不能求半飽臣稔知此弊常思厚其廩餼每月已多至十萬以外不得已而裁兵就餉裁兵之後餉未見其不缺而兵則愈單賊則愈熾民既失耕種之利官豈有催科之術此籌餉之難也

國家建都燕京以河朔爲門戶而河朔之屏蔽尤在河南使賊往來徑熟致六府三州之地遂爲戎馬之場則黃河天險賊將與我共之上下千餘里安能處處設防日日申儆且兩湖雲貴諸省驛路之所經餉道之所出而可聽其梗塞乎賊之禍豫受之豫之禍天下受之此大局之難也臣以縣令不二十年間推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一

天

至巡撫受

恩不爲不厚移撫豫疆已逾半載竟無補救負罪不爲不深惟求治以應得之罪

簡任賢能中州幸甚天下幸甚

上諭覽吳昌壽奏自係實在情形現在張總愚與賴牛等逆併聚豫省賊數益衆斷非一省兵力所能支會國藩本有節制三省之責自當統籌全局前往接應且江皖兵力較厚此時又無捻蹤竄擾所有原議四鎮兵勇自應移向西進步進逼以期力遏狂氛該大臣亦當移營進紮就近日勦未可株守一隅致誤事機 賴汝光等自蕭楊折回益以湖團裹脅之衆約三四

萬人張總愚亦率二萬餘衆合股南趨前股由襄城葉縣擾及舞陽後股由臨潁奔至郟城西平遂平一帶游擊王應龍千總魏占奎防禦奇珍委驍騎校常清皆戰歿 蔣希夷敗賊於遂平上蔡等處 賴汝光竄魯山擾及汝甯張總愚竄唐縣鄂軍劉維楨設伏擊敗總愚弟張總志斬之 任柱陳大喜賴汝光牛洛紅合竄郭灘陳二老坎三老坎竄岡頭沙堰寨 二十七日公疏稱十一月初間捻匪由山東全數竄豫臣卽擬進駐周家口又因李昭慶一軍鞍馬未齊不克遽行赴豫業於上次奏明臣於秋間籌算除僧格林沁留遺馬隊汰存一千八百有奇外又有新調之察哈爾馬隊一千又有餘馬一千又有借用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一

天

鮑超所購之馬八百以爲必可敷用不料察哈爾馬匹倒斃已及三分之二存者亦瘦弱不堪不得已又復派員出口買馬屈指計之兩次買鞍者年底均可回徐兩次買馬者回營早遲難定臣擬派李昭慶於正月統帶萬人赴豫與劉銘傳分道進剿但就現有馬匹先行勦辦所恃步隊尙多足以輔騎兵之不足臣亦定於正月進駐周家口就近調度惟臣於東路終不放心擬令李昭慶由徐進赴河南臣則先赴濟甯兗州曹州一帶查看情形並查閱黃河礮船再由歸德陳州以抵周家口庶地勢之孰重孰輕留兵之宜多宜少臣胸中較有把握 十二月張總愚由滎口襲踞構林關鄂軍姜玉順會豫軍夾擊賊棄關奔

新野 賴汝光牛洛洪竄光州官渡白鴨江築壘盤踞分股擾
商城固始遂犯信陽州黃孝大震 初二日成大吉軍譁於宋
埠時捻匪叛勇全萃湖北公奏稱成大吉楚軍之變聞游匪唐
姓主謀以索餉爲名燒營謀變該統領親出彈壓三日僅得破
圍而出其部下弁勇多已從亂勾通捻匪遍擾黃安黃岡黃陂
孝感等縣張總愚新野一股亦已竄至樊城游匪蠶起襄晉口
衆官文函請臣派兵由麻城黃安援鄂臣一面商之兵部右侍
郎彭玉慶令總兵俞俊明帶師船駛赴武漢一面調直隸提督
劉銘傳自周家口馳赴光固麻城徑援黃州矣

上諭會國藩奏捻萃湖北又有叛勇之變已派劉銘傳馳赴光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一 三

固赴援黃州等語著官文於劉銘傳到後責令成大吉就現有
兵力會合痛勦成大吉如再不奮勉即嚴參治罪 時奉天勦
辦馬匪尙書文祥奏請調土默特馬隊助勦公因遣烏爾漢那
遜等率所部赴關東歸文祥調遣

求闕齋弟子記卷十一

求闕齋弟子記卷十二

東湖王定安撰

勦捻中

同治五年正月

詔翰林院侍講學士劉秉璋襄辦會國藩軍務從公請也 張
總愚竄裕州遂犯樊城江長貴等擊卻之賊竄新野 賴汝光
牛老洪陷黃陂縣 時左宗棠攻克嘉應州粵賊全股蕩平
朝旨仍令鮑超率所部迅赴楚豫間聽候調遣 梁宏勝率安
民各營擊牛洛洪賴汝光於黃岡衛埠援賊大至死之 十五
日李昭慶自徐州拔營二十五日次歸德 二十六日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二 一

詔會國荃調補湖北巡撫

諭曰會國荃素嫻軍務朝廷爲地擇人正資倚任該撫速赴新
任力圖報稱舊部中得力將弁兵勇酌量帶往湖北以資調遣
二十八日劉銘傳克黃陂縣初銘傳自周家口行次羅山大
雪弗能進比抵河口聞賊猶踞黃陂城卽由長仙嶺進取二十
七日抵王家河距縣城二十五里提督唐殿魁營下石港賴汝
光出馬步賊數千來撲殿魁率張景春田履安分頭迎勦賊退
入城次日五鼓銘傳令劉盛藻攻城之東殿魁攻城之西自督
黃桂蘭及洋將畢乃爾等抵城根賊見大兵逼近出馬步賊萬
餘分數路來撲銘傳飭殿魁等分兩支攻賊步隊劉盛藻等分

三支攻賊馬隊黃桂蘭等繞攻賊後甫交數合賊即敗退入城我軍乘勝攻城王德成首先登城丁汝昌田履安等繼之賊盡由東南門奔出我軍追擊至二十里之茆屋店賊悉向新洲而遁是役也陣斬二百餘名生擒七十餘人奪獲驛馬三百餘匹救出難民男婦萬餘人 公疏稱銘字全軍上年終歲奔馳夏間長溝一戰退山東之賊石弓山一戰解雒河之圍秋冬阜陽之捷扶溝之捷均未開單請獎此次賊犯湖北該提督自請援鄂甫經到防立克堅城實足寒賊膽而慰民心自應酌加獎勵以昭激勸奉

旨如議予獎 二月初八日公奏湖團案結定於本月初九日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二

二

由充濟歸陳繞赴周家口並飭劉松山張詩日續赴湖北助勦漢黃一帶頃聞張總愚股匪在西平遂平一帶意欲竄入山東因改飭劉松山等仍駐徐州湖團等處俟東路無警再行西征赴鄂 初九日公發徐州 十九日至濟甯駐營 初張總愚自新野唐縣北竄舞陽郟城禹州新鄭等處規渡黃河副將崔廷柱率砲船擊退宋慶等追及於中牟朱仙鎮賊遂東竄陳留蘭儀擾及東省之曹州蔓延於荷澤定陶鉅野鄆城之間攻破鉅野之太平寨踞之擄人掠糧將渡運河而東公遣潘鼎新以四營守濟甯率八營赴嘉祥進勦 二十六日東軍楊飛熊擊賊於安興寨二十八日東軍王心安擊賊於龍堽集皆敗績飛

熊心安受傷 二十九日潘鼎新至太平寨 三月初二日潘鼎新進攻太平寨賊悉眾北竄梁山賊酋桂錫珍規渡運河公檄楊鼎勳由徐州赴曲阜護衛

孔林兼防渡運之路 任柱賴汶光自黃陂竄光息正陽一帶遂至項城沈邱二月十八日逼近槐店張樹珊冒雨出隊賊聞官軍驟至折而南趨一日夜竄至江口集距槐店已二百餘里劉銘傳緊躡賊後將抵太和周盛波聞賊欲回踞蒙亳老巢遂由歸德馳赴亳州冀與銘軍會合夾擊 公初議四鎮外另設游兵數支冀與賊縱橫追逐經營半載甫成劉銘傳李昭慶兩軍以山西逼楚豫東趨海岱相去動三千里馬步以數萬計官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二

三

兵步多騎少每失之不及因檄催鮑超劉松山劉秉璋來營以備游擊之用 初五日公疏陳鮑超一軍酌留一萬二千人每月給銀七萬兩另募馬隊三千二百人每月給銀三萬兩又柴草之費添換馬匹之費兩隊軍火之費僱買車兩駱駝以資陸運之費每月給銀一萬四五千兩通計月支銀十一萬數千兩該軍有功於江西甚鉅請 旨飭下江西月解七萬兩湖北月解二萬兩江蘇月解二萬五千兩以濟該軍之用江蘇供應湘軍淮軍七萬餘人為款極鉅茲又協濟鮑超軍餉入不敷出江西協黔協豫物力已竭該兩省除前議甘餉照舊按解外似不宜再添協甘之款奉

台如議 李昭慶敗賊於蕭廳寨賊竄鄆濮潘鼎新追擊敗之
初張總愚之竄踞鉅野也潘鼎新敗之於蕭廳寨李昭慶軍抵
嘉祥探知賊勢急欲渡運卽留數營扼紮長溝而自擊八成行
隊進勦未至蕭廳寨三里許賊卽出隊來迎昭慶分兩路夾擊
直逼寨中賊勢不支亟奪門而走昭慶令各隊排列寨前不許
入寨賊果整隊回撲我軍奮勇搏戰時大風揚沙不辨天日賊
圍愈急昭慶加派數營救應又派溫德勒克西等馬隊迎擊各
營鎗礮齊發賊始退踞黑虎廟數日逐漸西趨將回竄豫境公
以沿河水套一帶地勢沮洳各軍穩慎前進潘鼎新率隊跟
追行至鄆濮交界之紅川口適遇大股折回北竄潘鼎新率五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二

四

成隊爲方陣以禦之賊以馬隊猛撲步隊繼進我軍各施鎗炮
乘勢壓逼至正西四五里各營鑿於賊馬回撲不能猛追當卽
回截其尾擒獲無算公慮潘鼎新孤軍深入前後受敵調回靳
口兼顧運河北路令李昭慶各營分屯長溝趙村兼顧運河南
路檄劉松山由湖團拔營赴濟甯楊鼎勦一軍已抵單縣公令
改赴韓莊八開一帶以防運河下路 十六日公與李鴻章書
曰幼泉琴軒疊獲勝仗殊爲可喜來示欲令琴軍作游擊之師
幼軍作防濟之師目下風波危險不能遽改以私事而論君家
昆仲開府中外環目相視必須有一人常在前敵擔驚受苦乃
足以稍服遠近之心而幼泉之才力器局亦宜使之發憤自強

苦掙立功不必藉諸兄之門廕以成名以公事而論目下淮湘
諸軍勦捻頗似秀才考經策兩場之時視之無關得失潦草塞
責若非僕與閣下提振精神認真督率則賊匪之氣日進日長
官軍之氣日退日消若淮勇不能平此賊則天下更有何軍可
制此賊大局豈復堪問吾二人視勦捻一事須如李家會家之
私事一般舍沅弟抵鄂任後已議定駐紮襄陽出境勦賊若六
七月毫無起色國藩當奏請閣下北征勦捻蓋鄙人不能上馬
督戰閣下能匹馬當先不過督率一二次而士氣振興百倍矣
劉銘傳敗賊於潁州賊竄周家口張樹珊邀擊敗之初任賴
牛桂等逆之由湖北竄皖也徘徊於淮潁兩河之間劉銘傳繫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二

五

躡其後二月二十六日師抵潁州與英翰商進勦之策皖軍由
大橋集進銘軍由潁州西南進二十七日抵小田市二十八日
大雨如注銘傳乘賊無備分路進擊甫出隊賊哨馬見之立卽
棄館奔逃我軍追之數里因雨大而止賴汝光忽率賊數千回
撲張景春以馬軍奮擊之賊盡棄輜重過谷河而遁擒賊目金
天福馬太山二名官軍暫駐楊家圩銘傳度賊必西竄自率張
景春馬隊前追而令劉盛藻唐殿魁保翰重徐行二十九日抵
白果園猝遇賊馬千餘來迎我軍兩旁包擊賊卽回奔而西南
突出馬步二萬餘分路來撲銘傳亟令黃桂蘭張士元接應賊
見我兵少拚死拒戰騎步五營包在中心而以另股直撲親兵

洋礮等營銘傳令畢乃邇等連開炸炮賊陣始亂是時劉盛藻由西抄擊賊乃棄黃桂蘭之圍併股迎之唐殿魁保成等由東繞擊而出各軍奮力齊進賊乃大奔皖軍張得勝程文炳適從南路追來兩面夾擊追殺二十餘里賊屍山積參將胡鳳喈陣亡賊自大挫後一日夜馳至槐店張樹珊在周家口偵賊北趨三月初三日五鼓前進至苑寨見賊馬紛紛渡河乘其不備拏擊之賊截爲兩段樹珊分三路進搗賊亦分左右翼包抄我師我軍用炸礮轟擊賊馬紛紛倒斃始亂自辰至未約殺千餘人賊之前股向周家口奔竄者乘我軍遠出忽從間道回撲張樹珊出隊迎擊樹珊亦率師回顧首尾夾擊賊無所遁於周家口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二

六

下流言死爭渡我軍窮追至暮始返擒僞天將徐目先僞福裕等賊目五十七名散賊百餘名拿獲騾馬百餘匹僞天將印一方僞官照數十紙我軍亦畧有傷亡 公奏言捻匪奔突六省久成流寇之形雖人衆不及髮逆而馬隊則數倍過之其凶很之性狡詐之謀亦不亞於髮逆而中外論者每輕視此賊謂不足平明季流寇初亦或聚或散時盛時衰遂至不可收拾殷鑒不遠能無惴惴臣愚以爲欲求衆心之做懼先戒奏報之虛浮所奏果實則一軍之是非悉公

朝廷之賞罰亦當所奏若虛則勞苦多功者從而寒心巧僞債事者反以得志近日各路奏報頗多粉飾實不足以彰公道凡

疆臣奏事皆據各將領原稟入告本不能免於虛飾但須略加考察稍爲刪改俾黑白不甚顛倒庶中材知所勸懲伏乞 皇上不咎既往儆示將來於各省奏報俯賜

鑒察殷勤訓誡大局幸甚自臣接辦此賊意謂且戰且守或可漸有頭緒及此次入齊與張總恩相遇本月三次接仗兩次挫衄張逆人數較少卽已驍悍若此况益以任頰之衆尤覺難操勝算總緣賊馬逾萬數倍我兵平原曠野步不敵騎臣屢思多練馬隊不特湘淮各勇騎射非其所長且臣所派兩起買馬之員均稟稱去冬大雪口外馬瘦且少不敷購辦臣處欲添千餘騎而不可得鮑超欲買三千餘匹未知成軍更在何日臣受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二

七

命勦捻已滿十月制寇之方尙無把握終夜以思且憂且愧臣既將各軍痛加儆戒尤願我

皇上弗輕視此賊常以流寇難治爲慮博儲將才以求爲可繼稽核奏報以戒其勿欺庶憑

聖主朝乾夕惕之懷終救中原火熱水深之厄 劉銘傳周盛波合擊賊於鉅野連敗之初公檄潘鼎新由梁山拔赴靳口巡邏河西岸而行賊見運河東岸東軍防守嚴密西岸又有梭巡兵萬難飛越始輟渡運之謀屯聚於鄆鉅之間二十二日銘傳由鉅野西北行十餘里遇牛洛洪前股盛波由鉅野正北行十餘里亦與賊遇賊不肯戀戰向西南狂奔二十三日銘傳逾韓

氏橋十里賊以馬步大隊來拒藏步隊於林中未交鋒遽返奔
銘傳知其詐不令追逐賊仍結隊南行銘傳與賊並驅旌旗相
望行至烏官屯賊驅老弱西走張總愚自率悍黨排紮不行銘
傳令各營輜重盡留烏官屯派劉盛藻張景春唐殿魁等分路
迎戰保成畢乃爾等用洋鎗炸炮轟擊黃桂蘭劉朝幹張景春
吉爾洪額六十七等乘勢抄擊賊大潰銘傳飭諸軍分頭抄勦
張總愚牛老紅亦分股迎撲進抵龍垌集畢乃爾李錫增各放
炸炮牛烙洪怯不敢前張總愚以馬賊抄我馬隊之後以步賊
拚死撲我步隊我軍與之角逐未分勝負唐殿魁督軍一呼如
牆而進殺賊五六百人劉盛藻奮勇堵擊張景春保成等縱馬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二

八

直入賊陣所向披靡張逆馬步俱敗銘傳令黃桂蘭衝擊牛逆
之隊賊即回奔斬賊百餘人餘皆向西潰去周盛波自鉅野接
戰後偵知張牛等逆欲由歸德回蒙亳遂以輕騎追及於城武
城西二里許賊大股蜂擁而至見官軍人數少猛力攻撲我軍
屹立不動鎗炮環擊鏖戰逾時馬軍橫截而出周行發手刃逆
目張大發賊立潰捷聞奉

旨獎叙有差 四月張總愚牛洛洪竄虞城復由豐縣折回單
縣初三日劉銘傳追賊至黃岡集公檄李昭慶由金鄉赴單縣
會銘軍合勦令潘鼎新留防濟甯長溝劉松山回駐湖團 任
柱竄睢甯之雙溝賊馬擾及皂河洋河一帶宿遷戒嚴劉秉璋

由濟甯馳回宿遷迎勦 周盛波追賊至亳州 公疏稱徐州
居四鎮適中之地擬調劉秉璋移紮該郡仍作一路游擊之師
臣以東北則畿輔為天下之根本東南則江蘇為臣軍之根本
屢經奏明注重東路既以東路為重不得不藉運河衣帶之水
以為流寇阻截之界惟河淺且窄汎長千有餘里防不勝防臣
擬會同閩敬銘等大加修浚增堤置柵能否確有把握俟查勘
後續行具奏 初七日公偕山東巡撫閩敬銘巡查運河泊舟
分水龍王廟 初九日泊舟申口直隸總督劉長佑來會 十
一日渡黃河至張秋鎮 十三日宿東平州 十五日次泰安
府 十六日登岱嶽 十九日回濟甯軍次 疏稱長溝以北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二

九

至開河一段向恃有南旺湖水茲查湖水全涸已由閩敬銘添
撥防兵開河以北至靳口一帶水勢較淺牆壘較低自靳口至
安山戴廟水勢甚深差為可恃自戴廟至沈家口十八里夏秋
黃河灌運水極深廣冬春沙淤河乾殊難守禦現經閩敬銘督
同文武將領尅期興工無論河深河淺均增高牆深濠以輔之
其沙地及民圩不能掘壕者酌立木柵以補之自濟甯以下微
山湖長一百八十里無須設防自湖以南運河淺深不等議定
八開暨宿遷等處由劉秉璋派兵防守審灣暨成子河等處由
吳棠派兵防守總期力扼此河不使該逆流竄以保齊蘇膏腴
之地 劉松山李昭慶擊賊於徐州曹州等處連敗之先是張

總愚牛洛洪於初七日撲近湖團經劉松山擊退嗣於二十
五日疊圍曹縣城劉松山由豐縣追至李昭慶亦由城武追至
立解城圍十六日昭慶帶淮軍為右路松山帶湘軍為左路約
相距四五里昭慶督軍前進甫數里賊即分道來撲昭慶登高
瞭望見賊馬六七百匹步賊千餘人圍撲我軍後路遂傳知各
營嚴備以待松山令總兵李榮貴分三路擊賊而自率親兵督
戰半時之久斃賊馬頗多賊知衝陣不動遂從兩路包抄而以
步隊合力猛撲各營奮勇鏖戰賊勢不支張牛等逆遂由曹南
奔潰適劉銘傳一軍由碭山而來復遇於王閭集大敗之 時
賴汝光任柱李允等盤踞泗州靈壁將割麥以療飢公飭王永

求關齋弟子記

卷十二

十

勝渡淮就勦調劉士奇紮宿遷而移劉秉璋楊鼎勳兩軍作游
擊之師專辦靈泗睢宿及蘇皖交界各州縣又令周盛波由宿
州進勦其臨淮一鎮則有編修張錫鏞陸營會同水師防守杜
賊渡淮之路 公疏稱此次捻黨由山東回竄分為南北兩大
股久踞曹徐淮泗徘徊不去一則各屬二麥既熟乘勢搶割以
圖一飽一則牽制我軍冀乘不備襲渡運河竄入齊蘇完善之
匪實屬狡誦異常計臣軍之勦辦北路者則有劉銘傳李昭慶
劉松山等三支勦辦南路者則有周盛波一支而劉秉璋王永
勝亦已改為游兵或可一收夾擊之效惟劉銘傳一軍自去年
臘月以來援鄂援皖援豫馳驅四省將士疲勞已極臣已

飭令該軍移赴濟甯休息一二月騰出潘鼎新一軍代為游擊
之師如此更番遞戰庶軍士不致過勞亦可保其常新之氣於
勦捻似有裨益 二十五日張總愚牛洛洪竄豐縣二十六日
竄沛縣二十七日犯徐州總兵董鳳高李祥和擊走之 二十
八日張總愚等竄宿遷洋河集 三十日劉秉璋敗賊洋河集
追至倉家集陣斬百餘名賊合併西奔 五月初三日劉松山
劉銘傳敗賊於徐州初松山由徐州追賊遇張總愚等於王家
林敗之初四五日張總愚攻撲皂河及利運關馬家渡又由利
國驛回竄銅山初八日松山追至銅山之魏家庄猝與賊遇松
山令分三路迎擊將賊截為兩段賊大敗一向西北荆山橋而

求關齋弟子記

卷十二

十一

去一向西南楊家集而去斃賊數百名生擒十餘名賊竄徐州
是時劉銘傳方謁公於濟甯營次其部將唐殿魁劉盛藻分帶
銘軍初八日令董鳳高率隊先行抵趙莊偵知賊前隊盡在荆
山橋河左右張景春保成以馬隊渡河接戰黃桂蘭劉朝幹以
步隊三營渡河接應李錫增畢乃爾兩營隔河施放炸礮鏖戰
逾時馬賊敗入河中上為步隊兜擊下阻荆山橋被我軍擒斬
甚眾奪賊馬二百餘匹賊敗過河東我軍追之十餘里而還
任柱賴汝光竄宿州遂竄鳳臺平阿山皖軍張得勝追擊之
張總愚牛洛洪竄虞城 任柱賴汝光竄懷遠又渡渦河而南
踞下蔡 張總愚由虞城西竄睢州二十一日圍陳州二十二

第一下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2 頁 內

日竄周家口北寨牛洛洪亦由苑寨偷渡河南與張總愚合股時潘鼎新劉松山張詩日三軍尾追數百里張樹珊亦自周家口分隊雕勦賊渡沙河而逸 二十三日王永勝至懷遠二十日劉秉璋至蒙城周盛波亦至馬家寨回援任賴等賊聞援師四集遂由潁州留渡口偷渡沙河適遇盛波軍遂折向西北竄逸繞至烏江河上游欲抄擊我軍後路周盛波磨軍齊進賊西竄太和境 六月公疏稱捻匪各股回竄豫皖兩省中原平曠之地四通八達若不擇地設防此勦彼竄終不能大加懲創上年劉銘傳帶兵入豫即創扼守沙河之議臣以彼時兵力未齊未遽允行今張牛等逆既渡沙河以南任賴等逆亦將渡沙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二

七

渡淮並趨南路本年防守運河粗有成效應即仿照於沙河設防俾賊騎稍有遮擱庶軍事漸有歸宿惟查沙河上流直至邳縣汝州地段太長幾無止境臣博詢衆議擬自周家口以下至槐店止扼守沙河自周家口以上至朱仙鎮止扼守賈魯河由臣派守設防自朱仙鎮以北四十里至汴梁省城以北三十里至黃河南岸無河可扼挖壕守之由李鶴年派兵設防自槐店至正陽關仍守沙河由喬松年派兵設防自正陽關以下即係淮河山臣派水師與皖軍會防各分汛地層層布置或可漸逼漸緊逐捻於西南山多田多之處官軍較易爲力現已檄劉銘傳自徐州拔赴沙河與潘鼎新張樹珊等熟商防守之策並咨

商安徽河南兩撫臣調兵分防皆憑人力以堅守不以地險爲可恃至羣賊南竄不出南汝光固黃州六安等處則鮑超所統之霆軍劉秉璋楊鼎勳王永勝所統之淮軍劉松山張詩日所統之湘軍分路游擊足勦辦臣擬於十五日拔營東下閱看宿遷桃源一帶堤牆即由運入淮沂流而上逕赴周家口沿途察看賊情地勢續行奏報 又奏臣處馬隊不敵賊騎戰事既無把握不能不兼籌守事防河之舉辦成則有大利不成亦無大害劉銘傳首畫此策即令其與潘鼎新張樹珊會防力任其難扼守朱仙鎮以下四百餘里其自朱仙鎮以上必須專資河南兵力撫臣李鶴年現已移駐許州豫兵已赴西路追勦臣擬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二

七

辦河防咨商李鶴年請其暫駐省城調回各軍先圖近守不必遠勦又言臣於軍事辦未就緒者向不輕於具奏因臣至聚兵防河之說恐使李鶴年蒙頓兵不進之譏不得不預先奏明設兩河防務不能辦成或有損於大局臣願獨當其咎 旨報可 十五日公舟發濟甯巡視運河時山東大水南陽微山等湖與運河連成巨浸居人廬舍半沒水中官軍所修隄牆積雨坍塌其存者隨地勢高低或數尺或數寸亦皆有決口可通舟官軍既阻於水賊亦輟渡運之謀皆西奔 二十五日公泊宿遷憩於極樂寺 潘鼎新敗賊於太康初任柱頓汝光竄張市朱仙鎮值河水驟漲不能西渡折而東竄至太康杞縣境

內適潘鼎新行次西華令軍士覓水而進二十一日達太康偵賊在崔橋五岔口底閣一帶二十五日巡趨崔橋賊望風退走二十六日鼎新令軍士裹糧疾進至石頭岡有馬賊數百迎頭而來我軍爭先奮擊獲馬三十餘匹追至油坊岡之大林賊賊密布鼎新知其有伏分三路迎敵另以一軍誘敵賊出林搏戰我軍三路齊進賊不支奪其林後大寨斃賊四百名羣賊蟻聚數里外俟鼎新追至步賊從中路出馬賊分左右抄我軍鼎新麾軍奮擊如牆而進賊不得逞遂奔渡賈魯河而西 公旣定防守沙河賈魯河之策值賊窺睢杞未果行是時任賴張牛四逆均西竄頗有合併之勢乃檄劉銘傳潘鼎新張樹珊興築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二

古

沙賈河墻增周盛波一軍分段畫守而約豫軍分防朱仙鎮及黃河南岸因疏言劉銘傳等業已興工修浚紳民亦願効力防河之議或可辦成惟上下七百餘里地段太長未敢謂防務旣成百無一失然臣必始終堅持此議不因艱難而自畫不因浮言而中更以求有裨時局自古辨流寇本無善策惟有防之使不得流猶是得寸則寸之道現在除防兵外尙有鮑超劉秉璋楊鼎勳劉松山張詩日等五支游兵俟防河辦成則令防河者與游擊者彼防此戰更番互換庶足以保常新之氣 劉松山張詩日李祥和朱式雲擊賊於西華上蔡等處四戰皆捷初張總愚渡沙河而西竄擾西平上蔡一帶劉松山張詩日行至西

華之萬金寨猝遇賊馬百餘首先衝突我軍甫開鎗炮賊即卻退松山等知有伏令各軍嚴陣以待行未三里賊大股腐至松山等麾軍力戰斃賊數百名追殺十餘里遂抵上蔡之雙廟雙廟者賊新踞之巢也守巢悍賊齊出接應兵勇混戰一時日暮收隊我軍築壘於永平寨是時各營輜重尙在歸村相距三十餘里松山等聞賊將求援於牛烙洪道必經歸村遂調輜重移至永平寨賊以千騎劫掠祥和督隊護送賊不敢追二十日詩日和祥和式雲攻左路松山攻右路賊以大股結團十餘處前來迎敵詩日等力戰斃賊尸骸枕籍追至洪河岸賊紛紛落水其右路之賊經松山追至雙廟之後賊忽回頭衝擊以馬賊千餘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二

古

抄我陣後松山揮令易致麟從陣中橫出截馬賊爲兩段唐光輝以鎗炮連環擊馬賊向高粱林遁去步賊涉水狂奔松山飭諸軍分途追殺呼聲震地賊自相踐踏有臭水淹死者有陷入泥淖甘受及而不拒者是役也斃斃三千人淹斃無算解散脅從千餘人張總愚屢次受創折而西趨松山等追至歸村召陵復斬二千餘人驟馬器械拋棄泥塗者無算捷聞奉旨獎叙有差 七月初六日公發宿遷 初七日漕運總督吳棠來會時淮流甚漲運河隄決於高郵之清水潭二閘等處與化東臺鹽城皆被災 初八日入淮河 初十日渡洪澤湖泊盱眙 十四日泊五河縣 十五日次王家圩遇大風公舟幾

覆委員軍士有溺死者 十六日至臨淮駐營自公督師北征
淮軍皆隸部下劉銘傳馳驅轉戰尤形勞憊李鴻章緘述銘軍
苦狀請予休息公以大義相勗貽書規勸畧云省三自元年夏
赴滬今僅四年有奇三年冬會回籍小住數月亦不爲甚勞甚
久凡教人當引其所長策其所短如省三之所長在果而快其
所短在欠淳蓄琴軒之所長在堅而慎其所短在欠宏達國藩
責令省三主持防守沙河一事而教之以堅忍正所以勉其德
量進之於淳蓄也今若聽其告假回籍則沙河必辦不成在大
局無轉機在省三無恆德矣目下淮勇各軍既歸敝處統轄閣
下當一切付之不管則號令一而驅使較靈以後鄙人於淮軍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二

六

除遣撤營頭必先商左右外其餘或進或止或分或合或保或
參或添募或休息假歸皆敝處徑自主持自問衰年氣弱但恐
失之過寬斷無失之過嚴常存爲父爲師之心腸或責之或激
之無非望子弟成一令名作一好人耳昔麻衣道者論易云學
者當於羲皇心地上馳騁無於周孔腳跟下盤旋前此湘軍如
羅羅山王璞山李希庵楊厚庵輩皆思自立門戶不肯寄人籬
下不願在鄙人及胡路等腳下盤旋淮軍如劉潘等氣非不盛
而無自闢乾坤之志多在台從腳跟下盤旋豈閣下善於制馭
不令人有出藍勝藍者耶抑諸公本無遠志激之而不起耶淮
勇自成軍後多遇順境未經大挫未殉奇節不因阨則不能激

無詆毀則不自憤願閣下憤之激之勞之教之俾諸統將磨折
稍多成就更大而鄙人藉以少靖捻氛免於咎責受惠多矣

公病暑甚劇十餘日始瘳 劉松山會宋慶擊賴牛等賊於南
陽新野連敗之初賊圍宋慶於刁河劉松山拔隊馳援二十一
日次灑灘與宋慶相見是 賊方攻南陽尹家寨宋慶趨左路
張詩日趨右路劉松山趨中路行三里許遇賊大至我軍三路
迎敵戰未半時賊退入尹家寨松山揮衆猛攻下之追至桑莊
寨奪回賊踞村莊四十五處斬賊千人賊奔侯橋寨二十二日
松山等仍分三路追至新野上仙岡賊以全力來抗直犯中路
之右彭秀清羅朝雲抵住遂犯中路之左朱式雲率星豫三營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二

七

施放噴筒步賊稍卻馬賊又從星右營後盤旋而入我軍短兵
相接血戰半時賊之矛桿摧折者徒手爭先裹創而前星左營
幾不能支朱式雲持刀躍馬往來督陣賊勢漸靡劉松山宋慶
張詩日率隊猛擊呼聲雷動立斃悼賊六七百名生擒及解散
者不下三千名奪獲騾馬二百餘匹我軍陣亡者都司鄒明立
一名兵勇十八名受傷者二百四十九名賊由南召魯山竄汝
州馬德昭復擊走之遂向郟縣禹州鑽山而逸 湖北巡撫曾
國荃赴德安督師時任賴等股盤踞葉縣舞陽國荃檄鮑超由
葉陽趨浙川內鄉以防西路郭松林從桐柏唐縣橫截而出以
防東路並遣劉維楨等向新野爲霆軍聲援賊遂折而北竄

上諭張牛等肝有向浙川內鄉之意而荆紫關潼關為入陝通
衢賊若被擊西竄殊慮處處空虛會國荃令鮑超等分路防勤
調度甚合機宜鮑超一軍已抵棗陽即著會國荃傳諭該提督
視賊所向迎頭勦擊毋令賊騎入陝 李鶴年擊賊目桂錫珍
降之 二十八日公力疾登舟發臨淮泊懷遠縣 三十日泊
蒙城縣 由蒙城赴周家口道應出潁州公以亳州雒河集皆
捻巢改道渦河西行眾謂伏莽堪虞大帥不宜蹈險即欲觀捻
巢宜厚護衛兵互相諫阻公不從令章合才率五百人由陸路
先導仍減侍從輕舸拆渦河而上 八月初二日泊雒河集

初四日抵亳州 初六日自亳州陸行 初八日次陳州 初
九日至周家口駐營 十二日上疏乞假奉
旨賞假一月在營調理 自捻逆擾亂以來據蒙亳村堡為老
巢居則為民出則為捻若商賈之遠行時時歸其回窺也皆
有莠民勾引公前歲定查圩之法檄知府桂中行朱名瓌赴蒙
城同知李炳濤知縣薛元炳赴亳州知州張雲吉游擊吳靖基
赴宿州直隸州尹沛霖游擊翁開甲赴阜陽會同地方官選擇
紳耆挨戶搜查拿獲積匪由各員訊明正法計蒙城擒獲積捻
五十九名亳州擒獲積捻四十六名阜陽擒獲積捻五名悉誅
之厥後任賴由泗宿入懷遠牛烙洪由永城入亳州皆欲回巢
糾黨裝旗各圩寨閉門與賊絕賊徘徊懷遠幾及一月卒不得

逞從此賊遂四出不歸以迄於滅蓋查圩之消患於未形者其
功鉅矣公疏稱查圩各員著有成效請附案保獎奉
旨報可 十六日張牛任賴四股由中牟尉氏合犯汴梁堤牆
越而東竄初張總愚牛烙洪等與任在賴汝光合股竄至許州
又竄禹州時劉銘傳潘鼎新修築賈魯河堤牆已成李鶴年飭
豫軍六營於朱仙鎮北開濠淨沙壅塞急難竣工銘傳率淮
軍助之賊聞長城將成偵知汴梁附近未訖功乘間悉眾東趨
是夜二鼓賊潮湧而至直撲堤牆撫標三營皆衝破銘傳遣烏
爾圖那遜率馬隊東追唐殿魁由北截勦烏爾圖那遜追至杞
縣遇賊接戰頗有擒獲唐殿魁至汴城南遇牛烙洪後股攔腰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二 六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二 六
猛擊截回馬步千餘人向南逃逸公聞山東大警檄劉銘傳潘
鼎新趨虞城單縣一路劉秉璋楊鼎勳由徐州韓莊赴山東追
勦張樹珊由徐州衛護 孔林因疏稱河防陸路七百餘里水
路九百餘里地段太長自張市朱仙鎮直至黃河淨沙壅塞即
使竭數月之力認真修防猶未敢謂百無一失臣前疏早慮及
之今一處疎失功敗垂成半由於人力未周半由於賊勢過重
聞信之餘實深焦憤現飭諸軍分赴山東與羣賊縱橫迫逐至
運河防務自夏水盛漲堤牆坍塌七八月間又經加工修築比
春間更為堅固差覺可恃但此次賊眾四股合一誓欲渡運東
竄深秋水落能否堵禦尚未敢必且黃河防務同時吃緊請

飭直隸山東派礮船梭巡屏蔽輔務保萬全 又密疏此次
擒匪全股從豫軍所分汛地竄出遠近震動恐不免歸咎於撫
臣李鶴年惟主防主勦意見難於違同言是言非外議未必允
當該撫亦大有可諒者河南文官之議均謂賊衰宜於速勦不
必爲防河之謀賊勢急欲西趨不至有東竄之患幾於衆口一
辭李鶴年惑於衆論並非有意執拗與臣立異迨聞准軍院軍
河防次第畢工乃續調馬德昭回防汴北而爲時已遲矣倘李
鶴年自請議處或言路譏其放賊東竄額懇

聖恩暫予免議臣非敢要譽於同寮實見流寇極不易辦又日
觀四省水災饑民載道勢必紛紛從賊不特張牛等首之擄脅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一

三

氣機深爲可憂惟賴督撫和衷彼此各自引咎互相原諒庶可
挽回於萬一今湘軍之劉松山與豫軍之宋慶同心苦戰親若
昆弟李鶴年重用宋慶臣因而獎勸之師克在和豫事必有起
色若夫防守沙河賈魯河本係策之至拙者臣非不知之無奈
馬隊遠不如賊自去秋以來派員七起出口買馬至今無一匹
回營全軍並無良馬卽騫馬亦嫌太少專恃步隊追勦斷不能
制流寇不得已乃出於防河之下策若賊再回竄仍當扼防沙
賈兩河遏賊不得復東庶軍務漸有歸宿 時公猶病盜汗舌
蹇之症精神困憊不能多閱文牘因疏請以李鴻章駐徐州當
東路弟國荃駐南陽當西路公駐周家口當中路畧云嘉慶道

光年間黃河防汛之時兩江總督出駐清江半年或暫駐徐州
數月至催漕漕船並有駐韓莊合莊之時總督出省本有成例
擬請

飭令李鴻章攜帶兩江總督關防駐紮徐州專顧本轄之徐海
淮泗各府並與山東撫臣商辦山東軍務現在調赴山東諸軍
皆李鴻章所部之淮勇也惟將帥帶兵勦賊非督撫手有理財
之權者軍餉必不應手湘淮各軍五六萬人食兩江之餉勦三
省之賊年餘以來李鴻章籌畫餉項百計經營而淮勇去年僅
發八關今年僅發至五月士卒已微有怨言李鴻章暫駐徐州
俟東路軍情稍鬆仍當回駐金陵或駐清江竭力籌餉乃足以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二

三

固軍心而維大局至西路現雖稍鬆亦可不預爲籌備臣弟會
國荃駐紮德安業已出省惟歷年賊勢在豫時多在鄂時少捻
匪若擾南汝光洛等屬不特鮑超可以馳勦卽會國荃亦可越
境馳勦擬請
飭湖北撫臣會國荃過河南緊急時攜帶關防移駐南陽府與
河南撫臣商辦軍務豫事稍鬆仍當回駐德安或回武昌兼籌
餉項臣現駐周家口正居數省之中如中路有事臣與豫皖兩
省撫臣商之東路有事李鴻章與山東撫臣商之庶可聯絡一
氣呼吸相通臣才智本短精力日衰值病體之未痊恐軍情之
驟變不得不廣求仗助冀免大戾

上諭會國藩現駐周家口距濟南徐州較遠難於兼顧著李鴻章迅即攜帶關防馳赴徐州駐紮就近調度湘淮各軍防衛淮徐以東並與閻敬銘商辦山東軍務互相策應倘賊折向豫西會國荃亦當督率鄂軍越境馳赴南陽會同豫師合勦並隨時與李鶴年商辦河南軍務聯絡聲勢總期聯數省之力迅掃狂氛不可稍分彼此會國藩總理師干尤宜統籌全局毋得專諉地方督撫致軍事沒無紀律 賊合股犯鉅野知府王成謙游擊王正起督兵迎勦大敗之賊遂竄逼運防攻撲濠牆百計圍渡官軍扼守三晝夜賊不得逞 二十六日潘鼎新軍馳抵濠甯 二十七日劉銘傳追賊至城武 三十日賊猛攻運河堤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二

三

牆東軍擊卻之 劉銘傳潘鼎新會師汝上 九月初一日劉銘傳潘鼎新擊賊於梁山連敗之初銘傳鼎新探知賊踞梁山分軍由蔡家陵方家廟進薄之賊以馬隊包抄張景春烏爾圖那遜督馬隊迎勦劉盛藻唐殿魁率步軍繼進陣斬悍賊數十名馬賊敗走其另股自北而南正與鼎新遇潘鼎新余在榜施放炸炮潘鼎新率隊旁抄賊盡向王莊奪路竄走烏爾圖那遜追至逕入賊隊手斬馬賊數人身受矛傷五處猶不少卻張佩之率隊衝進救護回營劉盛藻唐殿魁由北路直趨到南路潘鼎琛等擱頭復擊之賊不敢戀戰遂狂奔我軍追之二十餘里賊賊無算賊向南回竄銘傳鼎新併力緊追初二初五等日在

鄆城荷澤曹縣東明等處連敗之初八日鼎新敗賊於杞縣銘傳亦馳至睢州是役也劉潘二軍兩旬內往來一千六七百里縱橫追逐迄未停趾賊勢自此少衰公度賊不得逞於東必圖西竄乃檄劉松山由扶溝北向前迎勦檄鮑超由南陽至南召魯山一帶遮賊入洛之路 初四日河南巡撫李鶴年來會

十三日公具疏續假奉

旨再賞假一月 賊自山東回竄豫境仍分兩股任柱賴汝光徘徊黃河南岸黑岡一帶掘築濬墻二十餘丈冀引河水灌汴城豫軍炮船適至會陸軍宋慶擊走之張總愚由扶溝南竄十五日犯許州張樹珊追擊敗之劉秉璋楊鼎勳復敗賊溷河東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二

三

岸由是賊分東西兩路其東竄者為任柱賴汝光一股西竄者為張總愚一股牛烙洪已死其子牛喜接統其眾或曰隨任賴東竄或云隨張逆西竄 十八日公檄劉銘傳潘鼎新張樹珊三軍馳勦東路之賊鮑超劉秉璋楊鼎勳專勦西路之賊 十九日兵部右侍郎彭玉磨來會 任柱賴汝光自中牟東竄一晝夜行二百數十里遂至曹縣二十一日夜撲袁口東軍擊卻之賊由劉老口折而東南突攻開河圩牆經防軍轟擊遂由安山戴廟擾長溝二十一至二十六日東軍屢捷賊游弋於鄆城鉅野金鄉之間二十八九等日潘鼎新連敗賊於嘉祥二十九日劉銘傳敗賊於鉅野葛店 是月李鴻章視師徐州 十月

初一日劉銘傳敗賊於羊山追至金鄉之周圩遂駐軍金鄉縣
潘鼎新駐軍濟甯之安居張樹珊駐軍單縣三面以拒賊 張
總恩竄襄城鮑超由裕州迎勦賊已竄汝邳九月二十一日超
軍抵魯山賊已遁臨汝白沙等處旋由宜陽永甯連夜狂奔超
亦由汝州洛陽跟追二十九日抵宜陽之韓城鎮十月初二日
至陝州之章茂岩適劉秉璋楊鼎勳兩軍亦由汜鞏追賊至陝
州之觀音堂賊知追兵將偪遂於關鄉西南之大峪口繞赴潼
關以南犯陝西之商州公疏稱陝關商雒萬山之中初冬苦寒
士卒寒衣未備萬難再進據逃出難民稱賊以陝西無食可覓
意欲由荆紫關竄擾湖北等語查商州與鄆陽毘連又近南陽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二

之內鄉鎮平鮑超現擬由章茂寨回至南陽劉秉璋擬由觀音
堂回至新鄭一面籌備米糧一面備勦回竄之賊劉松山拔隊
稍遲十月初三日甫至汝州因賊去已遠即在汝屬暫駐候
調度臣查此次賊分兩股奔竄東路一股劉銘傳一軍尙能追
及邀擊西路一股鮑超等奔馳千里未及接仗實深焦憤惟陝
西艱苦已極該逆志在擄掠無所得食恐仍將回竄同治二年
羣賊銳意入秦三年正月又乘漢中而回竄鄂境此其明證也
臣所慮者山西防務僅恃一河賊若北渡實晉為患方長伏乞
飭下山西撫臣嚴扼河防保全堯善之區 張總恩竄華陰遂
至朝邑雒南一路俱有邊馬適甘回犯甯州涇州又有潰勇之

變陝西巡撫劉蓉遣邱時成赴省東擊賊並疏請
飭公撥兵赴援
上諭陝省東北東南兩路均有賊踪張總恩又有由魯山竄擾
漢中之說該省兵力本單彭體道又在華陰被挫若不厚積兵
力恐賊益成燎原著會國藩迅催鮑超一軍入關助勦襄鄂一
帶官文會國荃亦宜迅撥兵勇防賊北竄鄂汀之路同州朝邑
一帶與晉省僅隔一水黃河堤岸綿長趙長齡當抽撥兵勇交
陳湜妥籌堵禦倘令賊匪東渡黃河惟趙長齡陳湜是問 張
總恩規渡黃河於渭河上游擄船紮筏搭造浮橋陳湜水師擊
邵之 十三日公疏陳病難速痊請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二

旨准開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寶鈺並暫行註銷俟為以數員
留營効力
上諭該大臣勦望夙著積勞致疾著再賞假一月在營安心調
理欽差大臣關防著李鴻章暫行署理會國藩俟調理就痊即
行來京陛見一次以慰廑系所請開各缺著毋庸議 劉銘傳
敗賊於豐縣截賊為兩段任柱北竄賴汝光東南竄劉銘傳追
至渠家寨又敗之賊併入沛縣湖團二十六日劉銘傳張樹珊
敗賊曹縣賊竄太康周盛波復連敗之 二十七日公檄鮑超
進荆紫關援陝劉銘傳赴陝州與陳湜夾河設守以保山西
十一月初二日公疏陳臘底春初入京

陛見並言李鴻章難離江境請另

簡大臣來豫接辦

上諭會國藩著回兩江總督本任暫緩來京陛見江蘇巡撫一等肅毅伯李鴻章著授為欽差大臣專辦勦匪事宜會國藩即在江甯安心調理前敵軍餉及中外交涉事宜自不難從容辦理李鴻章必不致有掣肘之虞 任賴等股竄陝州中和寨公遣楊鼎勳張錫鏞迎擊擒斬二百餘人賊渡沙河河南奔將由光固以犯湖北

上諭逆踪竄入豫境勢將南趨會國藩已經出省東趨黃州著即探蹤北赴黃陂麻城一帶杜賊由光固竄鄂之路並著分布

求關齋弟子記

卷十二

美

各軍於襄樊應山隨棗一帶嚴密堵遏 十七日公疏辭回江督本任請

飭李鴻章以欽差大臣兼署兩江總督且云刻下賊分兩股東股任賴等逆竄至光固非西入鄂即南入皖李鴻章或仍駐徐州或移駐六安以勦鄂賊或移駐潁州以勦皖豫之賊皆在兩江轄境之內是李鴻章暫署江督於勦辦東股毫無窒礙至西股張逆在秦臣現多方籌備糧米湘軍防晉業已起行赴洛霖軍援秦亦可即日入關似兩三月內尙無損於大局兩三月後或請另

簡兩江總督或請另

簡欽差大臣或令李鴻章自薦籌餉大員布置後路該大臣出省之宜遲宜速均聽

皇上權衡定奪 十九日委員賈送欽差大臣關防赴徐州

上諭會國藩奏再陳下湘請開兩江總督等缺一摺該督為國家心膂之臣誠信相孚已久豈可稍涉疑慮固執已見著即慎遵前旨尅期回任俾李鴻章得專意勦賊迅奏膚功該督回任以後遇有湘淮軍事李鴻章仍當虛心咨商以期聯絡一氣毋得再有固請用慰屢念 任賴汶光竄信陽會國藩遣軍擊卻之逆折回羅山周盛波復擊敗之賊竄竹竿河口出光州光山竄固始英翰遣軍追勦賊向黃麻宋埠南竄將趨六安就食

求關齋弟子記

卷十二

毛

英翰遣方長華赴英霍等處設防

上諭會國藩現任武勝國務須設謀誘賊入險四面圍勦不可任其紛擾鄂境四出蔓延後路糧餉並著譚廷襄妥為籌畫賊如竄入英霍山中則徑路崎嶇馬力無所馳騁官軍有險可扼易於施力會國藩李鴻章自當檄飭湘淮各軍並約齊鄂豫皖省將士合力堵勦就地殄滅不可失此機會賊既竄退淮南則淮河北岸亦應仿照黃運兩河辦法一律設法嚴守毋令任意搶渡來往自如著李鴻章英翰李鶴年妥速籌商辦理豫省邊界地方並著李鶴年分軍布置以防回竄 任賴汶光由商城竄麻城擾及黃岡之新州倉子埠等處武昌戒嚴 十九日

一第... 冊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傳記類

會國荃遣譚仁芳敗賊於孝感賊陷雲夢應城兩縣遂攻德安府二十三日國荃遣郭松林敗賊於德安遂克應城雲夢兩縣二十六日復敗之於皂河楊澤楊墩等處

上諭會國荃奏官軍扼勦股匪沿途疊勝一摺任賴等逆突攻德安府城郭松林親督各營連番追擊陣斃悍賊多名賊衆大潰該逆現經挫敗必圖上竄京山天門一帶甚屬空虛會國荃已檄飭劉維楨等由棗陽襄陽分隊攔擊會國藩李鶴年亦當分飭劉銘傳周盛波會合鄂軍兜勦不可縱出鄂境 公檄劉銘傳由上蔡遂平至唐縣新野攔擊令劉秉璋與銘軍會合銘傳聞賊在鄂東遂馳赴麻城李鴻章亦檄周盛波張樹珊李昭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二

天

慶等分道援鄂 劉蓉遣軍擊張總愚於華陰敗績賊聚灞橋西安戒嚴蓉飭兩翼擊賊賊竄藍田將循南山竄興安公檄鮑超分兵扼鎮安截賊竄興安之路賊由臨潼之交口渡渭而北屯踞於孫讓橋一帶時鮑超以任賴股匪擾湖北遂移師而東公乃檄劉松山由潼關援秦 十二月初六日郭松林擊賊羅家集敗績郭芳鈺死之松林由舊口前進賊伏馬隊叢林口而以步衆散布村莊松林分三路猛撲賊馬步抄襲愈積愈厚松林陷賊中傷其脛至三更時突圍而出所部沈鴻賓五營苦守獲全餘四營傷亡頗衆松林弟芳鈺中伏死 初九日鮑超軍次棗陽周盛波張樹珊軍次隨州劉銘傳劉秉璋率師至隨東

之交李鶴年亦飭宋慶赴鄂援師大集 十一日會國荃遣彭毓橘譚仁芳熊登武等敗賊於沙港 十二日任柱賴汝光犯安陸府會國荃遣劉維楨擊卻之

上諭會國荃奏霆軍淮軍豫軍次第入鄂布置合圍一摺賊由舊口出竄譚仁芳等無日不戰屢獲勝仗刻下鄂省追軍緊躡賊尾會國荃已派劉維楨從吳家店攔頭迎擊唐協和繼之復飭姜玉順由雲夢進紮應城以防回竄著卽督飭諸將前截後追仍規取遠勢務殲賊於唐白河襄河之間 十八日張總愚犯灞橋陝軍敗績初總愚踞新豐陰槃等處與官軍相持將由商雒東竄因大雪山路不開復由厚子嶺回竄臨潼官軍尾賊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二

天

而行至新豐各營皆爲賊隔絕營盤被困賊逕犯西安官軍三十餘營行至灞橋賊突以馬隊包襲湘果一軍全行覆沒總兵蕭德揚死之各營將領不知下落賊遂圍省城東門外之三府窪西門外之火神廟南門外之小雁塔北門外之紅廟皆有賊壘裹脅丁壯劫奪馬匹婦孺狂奔哭聲震野巡撫喬松年飛疏告急 上諭前因陝西軍務緊急將劉蓉罷斥令左宗棠督 陝甘軍務並令庫克吉泰德興阿先赴陝省勦賊再行入甘又疊諭鮑超帶兵入陝諒已遵旨赴援刻下陝軍新潰蹂躪自不待言專盼各軍入關方能重振軍威著會國藩李鴻章迅催鮑超劉松

山兼程赴陝左宗棠已到何處未據奏報著卽星速入關 時任賴等賊盤旋德安安陸之間邊馬擾及荆門之石牌會國茶以賊騎太多平地難與追逐擬因賊於棗陽鍾祥之下天門京山之上屢令伍維壽彭毓楠劉維楨等迎擊獲勝復檄鮑超東下會淮軍鄂軍四面兜剿

朝廷趣戰甚急又以鮑超援秦不宜調之至鄂屢加詰責公疏稱勦辦流寇原不可以無定之賊蹤改已定之成局鮑超一軍前已議定援秦不應改奏援鄂惟聞任賴亦有入秦之意恐鮑超由荆紫關援秦而潼關一路空虛萬一任賴西趨汝洛則秦晉兩省均屬可慮已檄令鮑超緊躡任賴一股無令再窺秦中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二

三

現僅劉松山一軍入秦糧運已極不易若使任賴續窺陝省則各軍暫須赴秦以四五萬人之糧餉由江南運至陝西勢必竭蹶貽誤自應暫留鮑超於豫西擱截任賴不使西窺乃為穩着 二十一日張樹珊擊任賴股匪於德安之新家開敗績樹珊獨率親兵數十人橫衝入陣力竭死之樹珊合肥人咸豐四年在籍辦團厥後苗沛霖叛攻壽州帶練助官軍勦賊再解六安之圍官軍之克來安無為潛山太湖霍山也樹珊常為軍鋒同治元年以都司從軍上海所向有功歷保至廣西右江鎮總兵五年防守周家口民甚德之既殉節市民籲請於周家口南寨建祠

朝旨允之飭部優卹子謹勇烈 任柱賴汝光復寶舊口至豐樂河詐稱難民將渡漢而北會國荃遣水師擊走之 賊犯安陸劉銘傳追擊敗之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二

三

求闕齋弟子記卷十二

求闕齋弟子記卷十三

東湖王定安譔

勦擒下

同治六年正月公發周家口 十五日至徐州 十九日接兩

江總督篆

上諭會國藩既經接篆所有察吏籌餉及地方事宜均關緊要且金陵亦不可無勦望素著大員坐鎮著卽回任省城 鮑超擊任賴股匪於尹澧河大破之初賊由宜城流水溝循襄河上竄聞超駐軍樊城不敢正走乃斜出東竄襄陽劉銘傳遇之於冠山口敗之擒賊首郭包子王信等俘斬千餘人賊循河西折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三

一

竄安陸公弟國荃駐軍德安檄超率霆軍自樊城東下兩面夾擊超於正月朔拔隊前進途中阻雪行十餘日始至安陸之舊口適銘軍亦自宜城抵下洋港謀知賊聚尹澧河超與銘傳函約分道兜勦霆軍由西而東銘軍由北而南十五日黎明銘軍先至尹澧河見賊隊紮對岸遂將輜重約退銘傳親督隊過河賊分馬步來迎欲薄我軍於水濱戰甫接賊以奇兵躡我後銘傳恐後路輜重有失抽隊回顧賊乘我軍未渡大股虜至我軍驚亂李錫珍唐殿魁及營官田履安吳維章咸死之軍士死者六百餘人銘傳且戰且退時鮑超率大隊東行久不見銘軍正疑慮聞望見前路輒亂旗靡駝馬滿野知銘軍敗績飭各營列

隊與賊隔河而軍任柱賴文光素憚超名拚死分路迎戰萬馬

潮湧超令將士以劈山礮連環轟擊賊馬奔騰而上盡爲所踏

天色昏晚賊漸不支超指揮衆軍如牆而進賊大披靡人馬自

踐踏陣斃萬數千人我軍乘勝渡河追十餘里日已夕矣銘傳

亦回軍猛戰所失騾馬軍械盡數奪回超令將士稍息期詰朝

滅賊詎賊於四鼓銜枚偷遁直趨日口超急率軍緊躡賊不敢

喘息乃北奔超乘勝追殺五晝夜連捷於楊家澤拖船埠豐樂

河等處斬賊數萬級生擒四千餘名救出難民二萬餘衆奪獲

乘駝騾馬槍械不計其數任柱賴汝光狼狽竄入河南境

上諭鮑超勇於立功所向克敵實爲奮勉惟賊數不下十萬鮑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三

二

超既與賊相持自不能舍而之他該逆現由泌陽桐柏竄去著會國藩李鴻章酌度軍情如任賴股匪鮑超一軍果能蕝事卽令該提督暫紮鄂豫之交先將此股辦竣再令西征 劉松山張錫嶸合擊張總愚於西安雨花寨錫嶸死之錫嶸靈壁人由編修任雲南學政議禮望吏議回籍公令募敬字三營欲儲爲西北之用會劉松山援秦與之俱西初六日錫嶸率百餘卒陷陣負傷殞命事聞奉旨贈侍講學士從優議卹 任柱賴汝光竄唐縣豫軍宋慶追至桐柏之平地鎮敗之乃由長臺關雙井店犯羅山又竄光山之陳家棚潑波河等處

詔授李鴻章為湖廣總督李瀚章調江蘇巡撫暫署湖廣總督
二月初三日李鴻章自徐州拔營赴周家口督師 任柱賴
汝光竄麻城遂竄蕪水廣濟黃梅邊馬擾及宿松公弟國荃遣
彭毓橘分路跟剿李鴻章遣李昭慶由光商進六安會劉秉璋
分投攔擊又令楊鼎勳馳往光州扼賊北竄之路

上諭李鴻章進駐周家口會國荃擬駐黃州著即督飭諸軍認
真遏截並著英翰李鶴年各派勁旅合力兜裏使該逆不得逞
志淮河下游水勢寬深著會國藩李鴻章多調礮船節節巡防
時浙江提督鮑超因傷病舉發奏請開缺調理

朝旨慰留飭由南陽取道信羅至光固防剿 十五日夜劉松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三 三

山攻破銀渠金渠賊壘張總愚走涓北 十六日公發徐州至
韓莊登舟三十日次揚州查看形勢以揚州為裏下河屏障不
可無重兵扼守乃飭道員吳毓蘭率華字營駐防並函商李鴻
章永不調此軍 彭毓橘擊任賴股匪於蕪水敗績死之任賴
等逆窺伺皖邊適劉秉璋周盛波等由羅田英山馳至太湖乃
回竄鄂境十八日彭毓橘與葛承霖等遇賊蕪水六神港大戰
陣亡毓橘湘鄉人從公弟國荃攻克金陵歷著戰功游保至記
名布政使湘軍久勝之餘輕於犯險深入致為賊誤於是捻勢
西趨蔓延黃陂黃岡腹地有回竄德安之意李鴻章奏催鮑超
力疾援鄂奉

旨該提督素稱勇往即力疾由德安馳赴黃州迎剿毋失機會
並著會國藩剴切開示勿任初終異轍以保勳名而副期望
公疏稱臣接李鴻章會國荃來函均令鮑超由樊城會師東下
惟該提督兩次奏請開缺不知傷病舉發近狀若何臣已馳函
再三勸誡勉其力疾進兵矣 三月初一日劉松山擊賊於郟
縣大破之松山自攻破銀渠金渠進軍郟縣偵知張總愚與狗
匪合股勢益蔓延遂分隊迎擊踏平沿河賊巢數十壘奪回村
莊十餘處公疏稱劉松山一軍自援秦後連次獲勝似於戰事
尚有把握惟捻匪之狡猾狗匪之齊心均屬悍寇而進兵愈遠
運精愈難孤軍深入尤不放心臣屢囑其暫圖穩慎俟各軍四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三 四
集別有後繼之師再為猛攻之計臣謹遵

諭旨力籌軍餉源源接濟俾前敵不至匱乏軍心藉以維持或
可補救衍尤 初六日公抵金陵節署居民焚香跪道以迎
詔授陝甘總督左宗棠為欽差大臣時任賴股匪由黃陂西竄
淮軍霆軍尚未追至宗棠行次湖北疏請在德安暫駐俟各軍
赴鄂再行入陝
上諭左宗棠擬在德安暫停數日視賊所向再定行止倘能力
顧大局不分畛域如賊由白口西竄著即督軍會剿以收夾擊
之効惟秦中捻回交江喬松年布置未能裕如如淮霆各軍趕
到左宗棠仍即入關妥為調度 任柱賴汝光竄鍾祥之日心

京山之尹逢河遂由郢東驛洋梓一帶上犯二十五日過安陸
府擾及流水溝豐樂河等處二十七日至東陽之宋家集 四
月初一日劉銘傳督軍至游河店時賊竄馬山一帶邊馬繞至
桐柏之四十里冲初二日賊竄黃土關大廟販邊馬擾及譚家
河西雙河距信陽州東南約五十里初五日周盛波擊賊於台
子販提督劉啟福歿於陣初六日劉銘傳追賊至平靖關賊竄
應山東北王永勝董鳳高復敗之於李店賊乘夜竄孝感之小
河溪初七日賊竄黃安之河口鎮初十日劉秉璋楊鼎勳敗賊
於長山寨賊竄宋埠十一日劉銘傳敗賊於黃安之紫屏舖追
三十餘里陣斃數百人救出難民千餘人賊畏兵遠避遂回竄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三

五

安陸初任賴等逆在鄂中屢勝之後勢甚猖獗此次由黃安東
趨卽欲下竄皖豫各軍分路截擊劉銘傳攔頭痛剿始折而西
捷聞奉

旨獎敘有差 公疏稱臣回任以後通計餉需款項一年入數
較之出數不敷甚鉅勦擒之師如劉松山一軍例支月餉六萬
兩入泰以後因添發米價運費將近七萬今年尙僅解去兩關
該軍孤懸西陲日與捻回兩寇接戰深恐餉項不繼或生他變
惟勇諸軍人數較多運軍湘軍上年均發滿餉准勇僅發九關
臣寸心抱歉久欲畧爲添增而計無所出近則蘇局釐金大減
滬釐亦遠不如前鹽務則久無起色似此情形並不能足九關

之數目下三四兩關卽難奏齊夙夜憂懼深恐無以維繫軍心
捻匪馳突無定臣常謂北以黃河防務爲主東以運河防務爲
至南以大江防務爲主能守定此數處大局尙不至决裂而長
江上下數千里僅恃水師絕少陸兵北岸沿江最要郡縣安慶
只有兩營揚州亦僅兩營滁州和州無爲州並無一兵臣思添
練數營布置各城爲思患預防之計亦以無款可籌迄未舉行
又如添造輪船運河堤工皆萬不容緩之事查江海關洋稅一
項自扣款結清以後提解四成另款存儲部庫本係奏定專撥
之款未敢動用絲毫惟現當餉項萬緊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將洋稅解部之四成酌留二成以一成爲專造輪船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三

六

之用以一成酌濟淮軍及添兵等事俟輪船就緒各軍餉裕仍
按四成全數解部以符初議奉

旨允行 時浙江提督鮑超在營患病遣弁詣公白事極陳疾
勢危劇懇請開缺回蜀調理公以霆軍轉戰東南所向無敵其
部將婁雲慶宋國永素爲超倚重將擇一人接統其衆而偏裨
多毀婁右宋公慮國永柔懦力不足以制衆而雲慶又爲衆所
誘驟膺統將且激變乃盡撤之令雲慶卽其衆另募一軍仿霆
軍戰法繩以湘軍紀律因疏言鮑超因病請開缺奉

旨報可 任柱賴汝光之竄安陸也游弋於雲夢應城日口天
門之間值天久不雨湖河盡涸我軍人馬憊甚賊亦沿途飢散

十九日賊由京山竄郢東洋梓適遇軍宋國永山隨州西向二十日遇賊於岡山襲破賊館斬數百級二十二日賊由宋家集竄新野南陽邊馬擾及鎮平鄧州境內時豫東新麥登場賊攻破民寨網載場麥駸駸有由浙川荆子關入陝之意適豫軍由南陽進擊銘軍由棗陽襄陽躡其後二十九日劉銘傳追賊至鄧州之趙家集賊棄館遁善慶陳振邦率馬隊敗之於白龍廟擒斬賊首李紅山朱五等追二十餘里至鎮平縣之馬莊賊向東南而逸 張總愚竄入北山將由保德州渡河犯晉時陳湜駐蒲州論者謂保德去蒲州遼遠恐於河津以北有鞭長莫及之勢總兵蔣臨熙及道員恆祐兵力甚單且多未經行陣若賊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三

七

由北路過河竄入晉省宣大均屬可危奉 旨飭左宗棠趙長齡陳湜認真辦理河防 五月公疏稱蒙等處本係捻匪老巢從前秀民投入捻中則可出可歸投入營中則時降時叛淆亂黑白莫此為甚前年查辦之初不得不濟之以猛使人知在外充捻者無可容之鄉里無可居之室廬即使混跡軍營藏身自固亦必立賞重典不稍姑容迨匪黨知所畏憚民賊判為兩途又須濟之以寬俾愚民有自新之機而良民有更生之樂現在查圩一事辦有成效即可歸併地方官辦理嗣後亳州宿州蒙城阜陽四處清查民圩應由各該州縣仿照成法認真辦理查獲積捻卽由該印官通稟批飭正法由安

撤撫臣英翰隨時具奏以一事權其上年八月起至本年四月止擒斬積捻一百五十二名相應續開清單恭呈

御覽 任柱賴汝光竄唐縣肆擾舞葉臨穎之交劉銘傳連敗之遂竄許州豫軍張曜剿擊之賊竄洧川尉氏中牟時山東鄆城梁山寨有土匪勾賊在賴等逆遂輟入陝之謀日夜馳數百里勢如奔急初七日由朱仙鎮畧及陳留蘭考初八日卽入山東曹縣境初十日定陶城武徧地賊氛十一日犯鉅野時賊久擾鄆中運防戍卒多懈又值天旱水涸人馬可涉公因疏稱山東防務以運河為最要去年逆蹤三次竄撲均經苦戰擊退固由防務之嚴密亦恃水勢為屏蔽本年天氣亢旱運河日涸水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三

八

師無可展施早兵尙嫌單弱賊如悉數猛撲恐上年之濟河修牆前功盡棄此其可慮者也奉 旨著李鴻章督運防水陸各軍妥籌策應並飭公令黃翼升率礮船赴清江徐州嚴密巡防 十二日任柱賴汝光合梁山土匪攻陷戴廟運河隄牆擄船東濟遂犯泰安濟南戒嚴登萊青三郡皆震 李鴻章由周家口移駐歸德督師 上諭捻股搶過運河在防將士不能為一日之守致誤大局實堪痛恨現在賊蹤有東擾登萊青之勢李鴻章當懍遵前旨迅飭劉銘傳潘鼎新速赴濟泰等處該大臣現雖移駐歸德著再擇要就近調度毋諉為賊蹤飄忽漫無籌畫自干罪戾 公聞

運河潰防慮言路糾彈貽書李鴻章以忍辱負重相勉且云僕前歲受任未滿三月

廷旨有因循疲玩之責凡遇棘手之際請從耐煩二字痛下工夫講求紀律禁止騷擾即耐煩中之第一義也 任柱賴汝光竄新城遂竄平度州山東巡撫丁寶楨邀擊於馬蘭堡敗之奪獲賊馬數百匹賊向東北奔逸 李鴻章移駐濟甯督師鴻章用劉銘傳倒守運河之策因公所修東岸隄牆移置西岸又欲防守膠萊河殲賊於海陽膠萊河僅三百里較運河千里爲功較易而直隸總督劉長佑安徽巡撫英翰相繼上疏皆主守運河與鴻章所論畧同長佑疏曰捻匪肇亂十餘年流毒四五省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三

九

非戰陣之不力防禦之不嚴也有限之兵力日疲於奔馳無險之地形莫禦其衝突該匪不占城池不齎資糧乘虛飽掠數日千里加以游民叛勇勾結依附凶焰日熾至於燎原近聞該匪擾及青州濱海完善之區恣其擄掠藉申喘息大兵踵至不冒險北犯即乘隙南奔矣爲今之計惟有集數省之兵嚴扼運河邊賊回竄然後以節制之師由西南節節逼近駢之於一隅該匪渡黃不能浮海不得必輾轉就斃於青齊之間查運河自山東至江蘇幾及千里擬請飭河南湖北江蘇安徽各調兵萬人合堵運河濟甯以南由江皖湖北分段堵守濟甯以北由河南直隸分段堵守何處有失惟何省督撫是問至進剿之兵應由

李鴻章與丁寶楨就近調度但能逼賊東北不令再擾西南數月之間必可蕩事英翰疏曰賊已深入東境若驅之登萊二府以重兵分守膠萊要隘逼賊入海可收盡殲之効事易而功速似爲上策北守新黃河南守運河合湘淮東兵力與賊縱橫追逐使之一日不得喘息我軍日增賊勢日蹙雖稍需時日終可告成此亦中策若令其飽掠而回皖豫仍事尾追兵疲賊張斷難制其死命此則策之下者李鴻章用劉銘傳之議商調皖軍進赴運河西岸會合逼賊與奴才前議相合上年劉銘傳過穎州奴才會與籌商黃河水涸緊逼直省未敢遽建此議今大雨時行黃河天險賊必不得北竄奴才何敢盡驅自守即檄張得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三

十

勝三營星夜馳赴運河西岸分段駐守以黃秉鈞八營從宿遷向上游扼紮張得勝九營從灘上起向下游扼紮程文炳步軍八營駐兩軍間接應分立營壘認真設守而以勇隊五營往來巡哨奴才擬六月初旬由穎州取道靈泗前赴運河察看若賊入我穀中當往來穎宿之間妥籌調度 上諭劉長佑英翰所籌均不爲無見著會同藩及各該督撫就現有兵力妥速籌辦 六月英翰赴宿遷布置運防令張得勝等尅期築牆自仰化集以東至海濱分段扼守 任柱賴汝光分竄甯陽萊蕪青石關等處由青州趨登萊兩郡初九日自萊陽北趨招遠黃縣境內全股聚海濱李鴻章丁寶楨會軍扼膠

萊河以感之膠萊河者元至正間所開新河以通漕運而避海道之險者也其水橫亘南北南曰麻灣北曰海倉延袤二百八十餘里海倉口外有沙灘七八十里不能築牆水淺沙淤人馬可涉而新河迤西三十里有濰河入海處水勢頗深乃議從新河西築牆橫紮至濰河東岸復就濰河築牆以濱於海自新河南至大成寺一百一十里令劉銘傳守之自大成寺至吳家崗約六十里令董鳳高沈宏富守之自吳家崗至麻灣口約八十里丁寶楨派東軍守之俱於西岸增修長牆自新河至濰河東岸濰州新守之其濰河西自夏店至海口水深泥淖令東軍分守以補其隙又調王永勝及豫軍宋慶由運防馳赴膠萊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三 十一

將枯涸黃河以南之射陽河即射陽縣十月亦將枯涸是桃源以下五百餘里皆須陸兵分段設防安得此數萬防兵且即使阜甯以下之射陽湖不甚枯涸而自桃源至清江百二十里漕帥部下兵僅數千已覺不敷分布自清江至淮安五十里自淮安至阜甯百六十里又豈僅王可陞之五營歐陽利見之三四營所能分布此二百一十里乎閣下於桃源下至海濱五百餘里籌算似未周詳即桃源上幼泉以十七營而防百七十里浙軍以六營而防五十里水涸時均嫌太單國藩反覆計算倒守運河之局兵數不敷甚鉅而自清江至阜甯二百一十里陽王兩鎮九營尤爲不敷分布此鄙人分內應設之防更不能不熟商者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三 十一

河與劉銘傳相機策應其東平宿遷兩防令李昭慶及豫軍張曜替守以固運防惟濰河西辛家莊北至海尙空五六十里劉銘傳濰州新派馬隊六營沿河巡哨是時賊已深入海曲膠萊守禦漸就緒咸謂成功尅期可俟公獨慮防軍難恃度賊必突膠萊貽書李鴻章論倒守運河之策畧云捻匪猛撲膠萊河沿勢必竄出仍須倒守運河運河地段太長從前防守東岸則自桃源以下僅守成子河之橫圩二十餘里卽以直接洪澤湖今日倒守西岸則自桃源以下直至海濱添出五百餘里實無許多兵力可以分防就目前而論六塘河寬水深自仰化集而下卽可無須陸兵防守就將來而論黃河以北之六塘河九月必

也請閣下再加以籌審如果膠萊河之防被賊衝破則須預派勁兵助黃王歐陽防守裏下河門戶倘待六塘河既涸之時乃議此著恐緩不及事矣 七月二十日任柱賴汝光撲濰河防軍敗績賊越河西竄時淮軍諸將領皆稱膠萊河防已固李鴻章將由濟甯取道甯陽肥城長清濟南青州以達膠萊賊知我軍將感之海隅以圖聚殲初一日由卽墨撲麻灣丁寶楨督東軍進擊敗之遂折竄平度卽墨之交往來窺伺冀犯銘鼎兩軍汛地不克初八日竄萊州附近十六日五鼓賊馬步大至撲豫軍所守新河地段宋慶擊卻之賊謀知膠萊河守禦嚴密乃圖渡濰河二十日辰刻由海神廟北數十里外海灘撲渡時東軍

王心安守濰河營壘初成河牆未築賊一擁過河我軍抵禦不及遂全股漏網而逸距鼎軍汛地四十餘里次日鼎軍銘軍追至濰縣賊竄昌樂二十三日分股由安邱臨朐南竄將由沂莒以窺江淮事聞奉

上諭丁寶楨奏捻匪竄過濰河覽奏易勝憤懣捻股初竄登萊卽諭李鴻章感諸海隅復慮丁寶楨呼應不靈懇經諭令該大臣馳赴前敵親臨調度乃該大臣始終遷延以致潘鼎新分防汛地屢次改移貽誤大局盡棄前功已明降諭旨將李鴻章潘鼎新交部議處並將丁寶楨摘去頂戴革職留任以示薄懲矣扼守膠萊之策竟成畫餅黃運兩防雖據該大臣奏稱分布穩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三

三

固若盡如前敵各軍恐亦未可深恃賊在登萊既已遂其飽掠此番全股出犯其氣正銳倘令逸出東境大局不堪設想李鴻章自督辦以來會未稍挫凶鋒糜餉殃民厥咎甚重此時惟當趕緊抽調各軍分路剿勦以贖前愆並著會國藩劉長佑英翰李鶴年各飭所派防軍認真守禦賊由何路竄出卽治何路將領以失律之罪 任柱賴汝光竄贛榆青口復由青口北竄郊城蘭山境適李鴻章行次沂州賊復折而南奔 上諭蘇境運河自宿遷卽化集至桃源清淮二百餘里尙無長牆六塘河水勢充足兵力亦不可恃李鴻章已分派各軍前護運防並擬親駐臺莊就近調度此時若能扼之河干就地殄滅

固屬勝算該大臣會奏運防斷無把握倘泥於前說將得力之兵分赴河防勢必任賊肆竄竟無勦擊之師河道地方遼濶設防本自不易秋後水落更無可恃賊果一意渡運難保必能堵截該大臣總統師干必當統籌全局力圖滅賊之策何得隨時敷衍冀圖塞責仍著迅派得力之師實力扼勦以期迅速蕪事

自膠萊潰防

朝議疑運防亦不可守而山東安徽各路將帥以河防失事均咎淮軍李鴻章屢奉

嚴旨詰責公貽書慰勉畧云事機不順之際要當寬以居之靜以待之不可過於焦急僕初接辦捻匪只認防勦十二府州實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三

四

以江南餉力淮湘兵力鄙人才力三者不過如此而止厥後京師謗言紛起僕亦自亂其例自遷其說迄無一成今當艱危之局望將躁急鬱迫之懷掃除淨盡將來或仍理十二屬舊說與各省分汛辦理或可稍輕責備乎 會國荃道鄂軍譚仁芳劉維楨助守運河分管靳口至亨濟開防務 丁寶楨督東軍楊飛熊駐沂州堵賊犯運 八月十一日李鴻章至臺莊督師 劉銘傳牛師韓敗賊於郟城賴榆等處 任賴股匪犯沐陽劉銘傳擊走之遂犯莊家灘姚廣武復敗之 賊撲宿遷運河牛師韓黃秉鈞擊卻之 賊撲老劉潤姚廣武復被擊敗之賊移而北趨 時六塘河淺處褻裳可涉浙江派來助守之三千人

至是始到防賊全股撲犯運河

朝廷頗以清淮兵單為慮適英翰調兵萬人協防所部牛師韓黃秉鈞等奮力擊退運防賴以完固 潘鼎新連敗賊於邳州邳城等處 九月初四日潘鼎新敗賊於海州阿湖鎮初八日劉銘傳敗賊於王堰牛山等處任賴等首竄贛榆劉銘傳潘鼎新由邳踰追十三日賊竄蘭陵十四日入嶧縣山中溫德勒克西以馬隊兜勦賊奔滕縣將趨濟甯撲運防值黃水盛漲沈口戴廟南北岸一片汪洋運河上游賊不能偷渡李鴻章回駐濟甯嚴檄各軍扼守下游二十三日賊遂竄泰安二十五日由蒙陰南遁 李鴻章檄提督郭松林統武毅軍時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三

五

朝廷趣戰甚急英翰以順河集之戰未見淮軍疏劾李鴻章觀望不進而丁寶楨亦具疏彈劾

奇論有意存忌刻縱賊誤事之責鴻章上疏自剖畧云英翰遠在穎郡繫念運防派程文炳等出境助勦臣與該撫交好有年公義私情均深敬佩何至稍存忌刻縱賊觀望為此悖義昧良之舉至丁寶楨以濰河前事謂臣徇私諉咎倒置是非仰蒙聖明詳切訓誡臣敢不懷遵臣與丁寶楨本無嫌怨自夏間賊入東後彼即欲逐賊出境固身任地方之常情惟臣專辦勦捻必思所以制賊之方扼膠萊為上策其次則感之運河以東無論能否辦到勢固不能不辦臣擬出三大支為合力兜勦之計

但捻逆人馬眾多我軍須加整練不能不稍待時日於是鴻章憂瘁致疾公因答書勉之曰來緘謂中外倚鄙人為砥柱僕實視淮軍與公為轉移淮軍利公安僕則砥柱也淮軍鈍公危僕則累卵也 十月公弟國荃以舊疾復發疏請開湖北巡撫之缺奉

旨回籍調理以郭柏蔭為湖北巡撫 任賴股匪竄青州淄川長山章邱等處遂趨齊東之馬莊何捨民船將渡河水師擊走之 十七日劉銘傳擊賊於濰縣之松樹山敗之陣斬二千餘人生擒賊首潘債張斯潘德楊三注等奪獲驛馬一千六百餘匹賊勢窘繞向安邱東北由高密諸城一路南竄 二十四日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三

六

劉銘傳善慶擊賊於贛榆大破之偽魯王任柱伏誅初任柱之敗於安邱也賊黨潘貴升密欵於銘傳請殺任逆自效銘傳命隸陳鳳樓馬隊授貴升千總職約狙擊任逆獎二萬金二十二日銘傳追賊至日照任逆耳際受槍傷逕奔江蘇贛榆縣境銘傳同善慶躡及之二十四日未刻銘傳率眾抵城偵知賊豫設伏城東誘我乃派善慶溫德勒克西由城東進陳鳳樓陳振邦等由城西進陳鳳樓等甫過西關遇牛賴率馬步數千蜂擁而來戰數合騎賊稍卻步賊持矛夾進唐定奎劉盛林等揮戈出迎任逆率悍黨橫衝而來銘傳乃親與牛賴敵而令善慶當任逆在逆殊死鬪賊黨皆百戰之餘猛鷲異常善慶令騎兵下馬

結陣拒戰而以洋鎗排擊賊死亡相藉猶蟻附而進忽黃霧四塞昏不見人銘傳派丁壽昌滕學義劉克仁等乘霧由城北繞出賊後以分賊勢時牛遂子已爲唐定奎等擊走賴汝光亦敗遁我軍皆萃於任逆俄頃劉克仁丁壽昌等已襲其後賊陣始擾銘傳善慶督馬步衝殺煙霧之中忽聞大聲呼曰任在中鎗斃矣賊衆大奔蓋降將潘貴升與哨官鄧長安效賊旗幟乘任逆不備施鎗洞其腰脅賊衆見之始驚潰也在任原名化邦亳州人家饒於財少架鴛喜從拾首游其父屢誠不悅集族人咎責之任肆言曰吾身父所畀父可管束吾性天所畀父豈能管束哉遂從捨不歸以迄於亡任受粵逆洪秀全僞封爵稱魯王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三

七

凶猛善戰張總愚李允等皆不及剽掠十餘年荼毒數省及其死遠近稱快任既誅餘股推賴汝光爲首而賊勢衰不復振矣上諭任逆爲著名悍賊現在兇渠授首賊膽愈寒潘鼎新唐仁廉已先後由昔州日照向南粵追著卽倍道星馳與劉銘傳前後夾擊務須乘此銳氣就地聚殲毋任再行挺走潘貴升鎗斃任逆勇往可嘉所有賞給該千總銀二萬兩著曾國藩迅卽撥給以示鼓勵 二十八日潘鼎新敗賴汝光於海州之上莊斬賊首任金保獲賊級二千偽內五營頭目李宗詩率馬賊五百餘名降 十一月初一日賴汝光竄諸城初四日潘鼎新敗賊於兩城集初六日鼎軍過留武關賊竄高密初七日鼎軍至油

溝賊竄昌邑初八九日鼎軍至北蒙賊又折向濰縣 初十日劉銘傳擊賊於濰縣壽光大敗之先是銘傳恐賊竄青濟黃防喫緊連夜由安邱間道馳抵濰縣賊至安堦鎮不虞我軍先至大驚時已薄暮潛赴各村藏匿銘傳派陳振邦馬隊丁壽昌步隊由東路兜擊親督劉克仁唐定奎步隊徐邦道陳鳳樓馬隊由正北進善慶溫德勒克西由西北進唐仁廉由正西繞向東擊約五鼓在安堦鎮會兵陳振邦先至襲破賊館十餘處賊倉皇迎戰善慶等馬隊繼之劉克仁唐定奎衝入賊中唐仁廉亦於正西奮擊數十里間鎗火相接軍威大振羣賊四散銘傳乘月色跟追至壽光之仇家莊天將明矣生擒二千餘人次日我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三

六

軍乘勝搜殺自卯至午斬賊甚衆收降賊首盧金輝鈕洪章尹已端黃文隆四股共二千餘人 十二日郭松林楊鼎勳敗賊於杞城 二十日潘鼎新唐仁廉敗賊於膠州小南溝陣斃偽奏王賴世龍賊目張向春趙林高率六百餘人來降 二十九日劉銘傳郭松林楊鼎勳擊賊於壽光濰河大破之初銘傳松林鼎勳等盡棄輜重裹乾糧追賊至臨淄牛山偵知賊由東北濱海南竄爲濰河所阻無路可遁期與我軍決一死戰大股盤踞壽光王胡城未動銘軍由左路進松林由右路進而合馬隊先行次日至北洋河卽見賊馬數十團從南岸隨潮而至善慶溫德勒克西等率馬隊分三路迎擊縱橫盪決連戰五六合我

軍步隊漸集連放炸礮破馬賊數圍賊且戰且退追至鳳皇臺遙見步隊排列十餘里長矛林立馬賊亦拚死回拒正在相持間逆酋牛遂子何成等忽率白旗步賊犯我左路銘傳派劉克仁唐定奎滕學義劉盛休等迎擊自率丁壽昌丁達才劉盛瑞等繼之鎗礮雨下前賊死傷枕藉後者猶抵死猛撲劉克仁唐定奎首先陷陣各刃悍賊數名羣逆氣奪滕學義等乘勢齊集賊紛紛潰敗當牛遂子之撲犯左路也偽導王賴汝光偽王宗任三厥等亦率藍旗步賊分數支犯我右路松林揮令李長樂陳飛熊王平西張正全高占彪唐宏成等分投迎敵屢戰兩時之久賊猶猛進不退楊鼎勳督同王萬創等繼進策應松林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三

六

復親率奮勇小隊及後軍三營由周家寨抄至賊後長矛攢刺短刀相接賊腹背受敵全拋器械而逃松林親督諸軍追殺五十餘里陣斬及淹斃者不計其數沿途尸如山積瀾河水為斷流時壽光城北各民圩皆從壁上觀見官軍大勝出圩助殺殘賊於是瀾河以東與昌維各民圩皆有擒斬而趙家堯河莊文生楊錫齡等呈報賊偽列王徐昌先偽首王范汝增二名獲其木印二顆壽光縣知縣吳樹聲至瀾河查驗賊尸凡二萬餘具皆髮長尺餘無一有鬚者是役也生擒萬餘人奪獲驃馬二萬匹任柱之兄任定死於瀾河賴汝光率千餘騎覓河南遁幾斃於水任柱大股殲滅幾盡賊不復能軍矣 十二月賴汝光率

餘匪南入江蘇境初八日搶渡六塘河衝過二千餘人餘眾分途四竄總兵王有明等邀擊於丁家嘴朱林渡降賊千人 初九日劉秉璋軍敗賊於清江 初十日黃翼升李昭慶追賊至淮城之平橋賊正欲搶渡運河劉秉璋姚廣武馬隊適至賊循高寶河堤下竄而劉銘傳等由山東疾馳六百里至清江銘傳部將陳振邦會程文炳牛師韓遇賊流陽賊首任根柱率百餘人降 賴汝光由邵伯趨揚州 十一日吳毓蘭擒偽導王賴汝光於揚州瓦窰鋪毓蘭即公前過揚州所設防軍也賴汝光由邵伯竄至灣頭毓蘭率隊迎擊遇賊瓦窰鋪雨夜昏黑賊騎數百拚死拒戰五更時賊縱火燒屋志在逃逸我軍冒雨直前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三

七

毓蘭於火光中望見一騎手執黃旗指揮知為逆首連放數鎗賊馬倒斃遂生擒賴汝光餘匪百餘騎由六合天長竄至盱眙雍葵而散偽魏王李允逆酋牛遂子任三厥率賊黨二百餘名詣前江南提督李世忠降賴汝光本粵賊悍黨偽封遵王同治二年攻陷陝西漢中府時楚軍圍金陵垂克偽天王洪秀全馳書告急三年正月元旦汝光偕偽扶王陳德才乘漢中東竄盤旋楚皖之交為官軍所阻不得達得才既誅遂與捻匪任柱合股冀借捻勢竄皖中分我兵勢解金陵圍六月曾國荃克金陵餘賊勢益衰耗汝光遂變而為捻汝光善謀任柱善戰二人者狼狽相依凶悍視粵賊為甚被擒時年四十一鞠訊時自書親

供于餘言述粵賊事甚詳凌遲處死傳首以徇李允牛遂子任
三厥罪大惡極乞降非其本意駢誅之東捻平於是

詔錄公籌餉之功加一雲騎尉世職李鴻章加一騎都尉世職
劉銘傳賞給三等輕車都尉善慶郭松林楊鼎勳賞給騎都尉
潘鼎新賞給頭品頂戴黃翼升劉秉璋賞給白玉翎管大小荷
包火鏢白玉柄小刀其餘各員均給獎有差

同治七年正月西捻張總愚竄畿南

詔李鴻章赴河北會剿先是張總愚盤踞陝西

朝旨命左宗棠以剿回之師分軍剿捻六年六月宗棠率師入
潼關與山西按察使陳湜籌定防河之策時張總愚渡渭北盤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三

三

旋蒲富高渭之間宗棠遣劉松山郭寶昌黃鼎會擊破之七月
松山寶昌李祥和等敗賊於渭南縣之新莊馬家堡賊竄臨潼
三原咸陽一帶劉效忠追擊敗之賊竄興平八月宗棠移駐臨
潼賊由興平三家莊渡渭而北黃鼎乘其半渡截剿賊遁回北
岸復由臨涇渡涇而東值大雨阻水我軍不得進九月宗棠遣
松山等進軍富平劉典高連陞等進軍相橋康橋一帶賊由蒲
城竄入北山十月宗棠遣軍敗賊於洛川賊犯鄜州知州田景
瀛登陣固守劉厚基入城助之賊乃退遂犯甘泉厚基復擊卻
之賊犯宜川劉松山等率師跟追次洛川復遇回匪大至李祥
和戰歿二十二日賊陷延州二十七日陷綏德州十一月劉松

山郭寶昌等抵青澗縣十一日克綏德州二十七日賊由宜川
之龍王廟渡黃河犯山西連陷吉州鄉甯兩城南擾河津逼近
解州運城宗棠上疏自劾奉

旨交部議處宗棠親率劉松山郭寶昌等軍入晉追賊二十六
日克吉州二十七日克鄉甯縣稷山解圍十二月初四日松山
破賊於洪洞賊竄平陽初九日賊由垣曲縣竄河南濟源縣犯
衛輝府宗棠遣喜昌全福安任偕劉松山郭寶昌馬步各軍由
懷慶趨彰德以嚮直隸七年正月賊由臨漳內黃渡漳河大股
由平鄉雞澤南和直趨畿輔遂由邯鄲順德犯定州保定戒嚴
上諭官文奏賊蹤竄踞省城西南各軍繞前扼剿一摺據衍秀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三

三

並神機營探稱該逆大股於十三日竄至距易州三十里地方
是賊踪已向西北奔竄何以官文奏稱大股尙盤踞距保定省
城三十里之涇陽驛恐所探未能確實官文卽出省馳赴易涿
一帶調度李鴻章卽著馳赴近京一帶相機剿擊左宗棠著卽
取道固關兼程前赴保定以北督剿 張總愚犯雄縣京師戒
嚴官文左宗棠李鴻章俱奉
嚴旨詰責 山東巡撫丁寶楨帶兵入衛抵固安賊南竄博野
安平寶楨移師雄縣躡之 二十二日左宗棠師次獲鹿 劉
松山敗賊於饒陽之張岡 張總愚竄河間陷獻縣踞之遂馬
擾及交河富莊驛 二月初四日左宗棠師次定州疏陳方畧

云臣維捻匪慣技在飄忽馳騁避實乘虛始猶馬步夾雜近則掠馬最多卽步賊亦均乘馬臨陣則步賊下馬挺矛攢刺而騎賊分抄官軍之後其乘官軍也每在出隊收隊行路未及成列之時遇官軍堅不可撼則望風遠引瞬息數十里俟官軍追及則又盤折回旋以疲我其欲東也必先西趨其欲北也必先南下多方以誤我賊馬而我步賊輕捷而我重資賊恣掠而馳官軍必待糧而走賊專用長矛官軍則必兼用鎗礮賊之輜重少官軍之輜重多故賊速而官軍遲尾追之戰多迎頭之戰少盤繞之日多相持之日少也現在諸賊妄圖北犯暫無南竄之意直隸地勢平行無岡阜塘濼足限戎馬王客各將領與劇賊周

求關齋弟子記 卷十三

三

旋日久非不思迅與擊除早圖蕪役也而局勢固有難焉者賊蹤現距京畿不過三百餘里官軍南趨賊必北向迨官軍折而北趨慮將又落賊後一也現在諸軍均幸已繞至賊北矣然賊由東南而西北諸軍盡馳而西賊由西南而東北諸軍又將盡馳而東無論往返奔馳兵力必漸形勞憊且恐官軍併聚一方狂寇有時或乘虛肆逞終遂其北犯之計二也劉松山郭寶昌喜昌與臣書均以此爲慮必於近京之地設立重防然後放心向南縱擊臣維畿內西南路以涿州爲總要南路以固安爲總要茲值各軍雲集應請 欽派橫健將領率勁旅兩支一駐涿州一駐固安責令嚴防以

重形勢此爲近防之軍卽賊蹤稍遠亦未可遽撤也保定河間天津三郡鼎峙保定距河間近而天津距河間稍遠現有重兵在河間如天津有警尙可橫出截之然三郡屏蔽畿郊防軍倘涉空虛必多罅隙此爲且防且剿之軍須隨時調度不可併聚一方亦不可悉數南下也其進剿之軍則視賊所向併力攻剿如將逆賊逼過滹沱河則與山東河南諸軍共收夾擊之效如賊出而北則與保定河間天津諸軍共收夾擊之效較之專防而不能剿專剿而無以爲防者稍覺周妥疏入

報可 劉松山郭寶昌敗賊於獻縣商家林張總愚竄深州

詔恭親王會同神機營王大臣辦理巡防事務 前任戶部侍郎李鴻藻奏請派親王爲大將軍左宗棠李鴻章爲參贊

求關齋弟子記 卷十三

三

上諭現在各路統兵大臣並各省督撫帶兵入直剿辦捻匪雖經派令左宗棠總統前敵各軍仍恐各大臣等意見紛歧事權未一以致呼應不靈特諭各路統兵大臣並該督撫等均歸恭親王等節制惟軍情變幻靡常一切進止機宜仍應責成各該大臣等隨時相度辦理不得專候神機營指示俾免稽遲貽誤左宗棠李鴻章均係欽差大臣現既歸恭親王等節制自可一事權而免紛歧所請欽派大將軍參贊等名目均毋庸議 恭親王奏請陳國瑞歸神機營調遣奉 旨侍衛陳國瑞卽作爲神機營管帶官 左宗棠至保定督師

初十日劉松山郭寶昌敗賊於深州窩鋪頭賊向西南逃竄
松山乘勢截剿攻破傍城賊巢十餘處張總愚冒死返撲適郭
寶昌攻破五台子率師來會賊勢不支喜昌復攻破馬隆莊殺
賊三百餘名 十二日劉松山郭寶昌喜昌敗賊於博野賊竄
安平 十六日郭松林楊鼎勳敗賊於安平賊首張志清劉琅
夏以仁領數百騎降 劉松山郭寶昌會豫軍張曜宋慶擊賊
於深澤敗之松山等調知賊蹤騰聚深澤之西華集緘約宋慶
張曜山北而南松山寶昌喜昌由西北向東南直逼西華集宋
慶等分隊抄出村後賊駭而奔悉將賊歸村莊奪回松山聞東
面礮聲知宋慶等已接仗催軍亟進賊被馬隊截斷不及竄遁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三 三

擒殲無數餘賊折向東北而逸 十七日李鴻章至景州督師
劉松山郭寶昌張曜宋慶程文炳郭松林楊鼎勳會於饒陽
十八日劉松山等敗賊於饒陽城北賊由獻縣武邑竄深州留
楚鎮 郭寶昌敗賊於孔家莊轟斃賊目張和尚張五孩 二
十二日郭寶昌敗賊於封家村 二十三日張總愚竄肅甯楊
鳳元擊走之程文炳追及於博野斃賊目方黑兒救出難民數
千人 二十四日程文炳敗賊於深澤之梁村
上諭此次左宗棠李鴻章所派各軍均能奮勇剿賊和衷協力
迭獲勝仗具見該大臣等力顧大局共矢公忠洵堪嘉尚即著
乘此聲威迅奏膚功同膺懋賞 二十五日張總愚渡滹沱河

劉松山等躡擊敗之總愚因官軍追擊由晉州西南之桃園相
古庄高堂新庄趙圍樓上等村梟水竄渡松山偕郭寶昌喜昌
宋慶張曜追至河干賊之未渡者殲焉 二十八日左宗棠移
駐定州 三十日左宗棠移駐正定府 三月初一日張總愚
渡漳河竄入河南彰德府 初六日張曜宋慶追賊至清化賊
方伐竹爲矛見官軍至棄竹而遁 初九日劉松山郭寶昌敗
賊於封邱之謝店岳寨 初十日左宗棠移駐彰德府李鴻章
移駐大名府 程文炳敗賊於封邱之白台染谷 十二日張
曜宋慶敗賊於滑縣之吳村 十三日左宗棠移駐大名府
李鴻章移駐開州 劉松山宋慶等擊賊於滑縣封邱之交敗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三 三

之 十八日劉松山郭寶昌敗賊於陽武之延州寨 二十日
左宗棠移駐湯陰 唐仁廉擊賊於滑縣敗績提督陳振邦死
之 二十一日左宗棠親督喜昌馬德順等擊賊於滑縣之五
隆渡敗之 二十三日張總愚竄南樂清豐周盛傳吳長慶敗
之於陶保村賊連夜竄莘縣 二十五日張總愚竄東昌溫德
勒克西等追擊敗之 二十八日郭松林楊鼎勳潘鼎新等敗
賊於荏平擒捻日賈託張有得及老捻數十人張總愚竄徒駭
河遂由平原竄陵縣吳橋 四月初一日張總愚乘雨趨東光
將偷渡運河追軍躡及之乃回竄余家莊初二日追軍至南皮
賊首鄧保正率二百餘騎來降 初三日潘鼎新郭松林楊鼎

勦賊於滄州 初四日左宗棠軍次德州 張總愚竄靜海
追軍由唐官屯呂官屯至陳官屯楊鼎勦乘夜襲擊賊日何祿
誠率七百餘騎來降 初五日張總愚竄天津潘鼎新郭松林
等躡及之 初六日左宗棠移駐連鎮 初七日張總愚竄靜
海 十二日李鴻章移駐德州時左宗棠檄劉松山張曜宋慶
善呂春壽各軍由東光南皮循運西節節截勦丁寶楨亦督軍
由運西繼進鴻章慮德州以下空虛故督隊移駐之 十一日
張總愚由鹽山竄山東擾及陽信海豐一帶楊鼎勦潘鼎新分
駐靜海滄州劉松山張曜宋慶由武定追賊及於商河敗之
丁寶楨率王心安郭松林馳赴東昌防勦 十四日左宗棠軍

次吳橋

求關齋弟子記

卷十三

三

上諭恭親王奏嚴定勦賊限期一摺逆騎數月以來屢擾直東
豫三省奔突數千里來往自如官軍十餘萬人不能遏其竄越
各將領彼此觀望粉飾戰功並有縱勇擾民致百姓戕殺弁兵
之事若再日久遷延農民耕作失期恐又別生他變且入夏以
後田禾日長賊騎到處潛伏進勦更形棘手賊股現竄海隅正
可乘此機會三面圍感就地殄除著左宗棠李鴻章等迅督前
敵諸軍步步圍道合力同心認真勦辦限於一月內將此股賊
匪全數殲滅倘能於限內告竣所有出力各將領定必破格施
恩優加懋賞如再遷延誤事亦必當重治其罪 十八日劉松

山喜昌張曜宋慶等敗賊於平原 二十日左宗棠督軍敗賊
於寧津 二十二日善慶等敗賊於減河 二十三日左宗棠
軍次鹽山時崇厚疏請江蘇派輪船赴天津巡防奉
旨著曾國藩丁日昌將上海捕盜輪船星駛來津交崇厚派令
巡查海口 公覆疏云臣恭奉
諭旨即經轉飭蘇松太道應寶時遵辦旋據該道稟稱上海捕
盜局內僅有天平鐵皮輪船兩號其鐵皮一號船身本屬短小
不過於內洋及長江等處護餉捕盜而不能行駛外洋現因損
壞拆修告竣尚需時日至天平輪船從前曾至天津惟船身亦
漸朽壞屢經挖補故今春護漕僅在山東洋面以南不敢

求關齋弟子記

卷十三

三

駛赴北洋緣石島以北風浪迥異萬一中途竟有疎虞徒失上
捕盜之船而於洋防仍無實濟正在籌畫間適前署福建藩司
周開錫因採辦米石來滬該道與之論及此事周開錫以閩局
之華福寶輪船現在上海可以移用該船均係中國管駕並無
洋人在內惟礮械水勇不甚全備現添配開花礮六尊洋鎗一
百桿趕雇水勇五十名即飭委員督帶北上聽候調遣該船所
需煤炭人工抵津後應由三口通商大臣核給等語先後具稟
前來臣等伏查蘇省輪船現既不適於用則閩省輪船自可移
緩就急該前司周開錫等不分畛域通融移用理合覆陳 時
劉銘傳因病回籍假期已滿

朝旨飭公催令啟行 公覆疏云臣接

旨後卽專弁齋函乘坐輪船由上海至裕溪口登陸馳赴合肥
催令啟行臣查上年秋冬運河之守任在之戮其謀皆自劉銘
傳發之而勞苦疲乏亦惟銘軍獨甚是以九十月間卽與李鴻
章訂約一俟東捻就平便當回籍調理厥後剿滅任賴股匪準
行請假馳歸以踐前約其時張總愚一股業已渡黃竄晉李鴻
章欲強留劉銘傳同剿西股不令回籍劉銘傳怨李鴻章忽背
前約心中頓懷鬱鬱其實李鴻章背約之故係因西股已入直
隸不能不改變前說該提督到籍一月之後李鴻章屢次專弁
持函催促臣與丁日昌亦馳函懇切催之又因病體未愈不耐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三

无

鞍馬尙未啟行此次該提督自必迅速就道惟念張逆縱橫畿
輔將近半年各軍均極疲乏若非去年先滅任賴一股大局不
堪設想劉銘傳既有偉績於前又將策成效於後銘軍應需餉
項自當設法籌給以期迅奏膚功 山東巡撫丁寶楨安徽巡
撫英翰會於東昌議分守運河之策自臨清至魏家灣六十餘
里皖軍駐防自魏家灣至東昌府南七十餘里東軍駐防自東
昌府南至張秋九十餘里淮軍駐防諸軍分段修牆 二十五
日張總愚由平原高唐竄清平博平距運河僅數十里值黃水
入運諸軍復嚴陣以待賊復折竄東南 二十五日左宗棠回
駐吳橋 二十八日東軍王正起莫組紳敗賊於往平賊竄焉

城平原 二十九日丁寶楨英翰會淮軍郭松林修築隄牆成

分軍駐守之 閏四月初四日劉松山張曜追賊於李家村
初六日劉松山等收賊於慶雲縣 初七日劉松山張曜追賊
至滄州捻首高老步韓錦生周老鳳率數百人降 初八日張
總愚由泊頭下口撲運河劉松山與水師丁長春夾擊走之賊
竄連鎮吳橋聞左宗棠駐軍扼守折竄平原高唐在平一帶
陳國瑞連敗賊於在平高唐博平等處

上諭前因捻逆竄擾直東定限一月內剿辦淨盡現在限期已
滿賊股尙未蕩平左宗棠李鴻章交部嚴加議處都興阿著管
理神機營事務授爲欽差大臣督帶壽春馬隊並張曜宋慶陳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三

三

國瑞步隊前赴直東一帶會同左宗棠李鴻章剿賊 二十三
日張總愚竄武定府二十四日竄海豐陳國瑞等追擊敗之
二十七日王心安敗賊於甯津 五月左宗棠督軍擊賊於鹽
山海豐大敗之初宗棠令劉松山郭寶昌等暫憩運東甫數日
聞賊騎復近海豐卽與喜昌所部富珠哩訥蘇肯議向鹽山橫
出截之初十日至鹽山西南四十里偵賊在縣之東南折向正
北行百二十里抵李家莊松山令軍士暫憩作炊三鼓銜枚疾
進味爽抵賊踞之游家莊分步軍爲四路居中馬隊張兩翼隨
之賊見官軍三面掩至倉卒列隊官軍急起擊之各村踞賊聞
鎗礮聲紛紛吹角齊隊富珠哩訥蘇肯率馬隊分路賊之賊

不及成列向東南敗竄我軍追至海豐之新集前阻一港折而北走松山扼之於小山忽大雨如注賊竄踞鹽山之丁村避雨方拋械而息散漫無紀我軍猝至截賊為數段斬馘無算十一日松山追賊至滄州之張三村賊以騎隊回拒松山寶昌開放連環鎗礮賊跨馬放逸適張曜宋慶自南來追擊又大敗之其右路之賊由南皮東光竄至黎家集距連鎮二十里宗棠遣軍追擊賊一日夜行二百里由寧津竄入山東之德平與前段合併遂趨奔陵縣臨邑一帶 先是李鴻章遣郭松林潘鼎新周盛波王心安等自臨邑陵縣聯紮濼牆至恩縣德州境與馬頰河民圩相接空出西南黃河濱百里以餌賊十四日宋慶張曜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三

三

追至臨邑賊竄濟陽十五日賊由濟境折回東北鴻章度賊不肯深入遣各軍分路兜剿令張曜宋慶趙武定二十日郭松林潘鼎新周盛波王心安等築牆工竣留兵長牆適中處以資防護鴻章遣周盛波周盛傳進駐吳橋寧津防賊回竄二十二日賊竄海豐二十四日張曜宋慶遇賊於濱州白家橋我軍分投迎剿披靡狂奔追二十餘里賊乘我軍覓水時以二三千騎來撲宋慶張曜率大隊截賊為兩段斃賊二百餘人賊竄陽信二十四日郭松林王心安追賊至樂陵賊由陽信奔海豐二十五日郭松林唐仁廉春壽追擊敗之二十七日賊由樂陵繞出甯津吳橋間西南馳百五十里至毛家莊周盛波邀擊之賊由陵

德交界之劉家莊向西南竄踞德州之楊丁莊方家莊一帶是日劉松山郭運昌富珠哩訥蘇肯截賊南皮之砥橋甯津之耿家同三寶店連破之左宗棠由連鎮追至陵縣升岡鎮搜捕逸賊多名二十八日左宗棠軍與郭松林馬步相繼追賊各有禽獲三十日郭松林王心安敗賊於商河惠民等處是役也我軍自十四日追剿歷十六晝夜迄未休息斬馘無算賊勢益不支矣 六月初四日張總愚竄武定杜家橋渡徒駭河郭松林緊蹙之賊竄濱州李子鎮圍攻民寨松林擊走之 初七日郭松林潘鼎新敗賊於沙河時連日大雨松林等冒雨潛師乘其不備兩軍排列並進行十餘里甫過沙河賊隊未齊不虞我軍之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三

三

突至也松林截其前鼎新抄其後泥淖載塗賊騎難於馳突拚命死拒我軍環回迭進鎗子如雨賊大潰挫追三十餘里至商河城下遇袁保恆馬哨截擊之擒斬三十餘人沿途敗賊竄匿穠叢中樹林間遺棄騾馬無數其大股脫逃者約尚五千餘騎提督胡良作潘國揚均受重傷是役也陣斬鎗斃約二三千人生擒千餘名張總愚中鎗落馬數十騎翼之而逃 劉松山等擊賊於甯津吳橋等處連破之初劉松山駐軍甯津東北訶知賊踞商河武定一帶誘官軍畢集東面將驀竄運西左宗棠度賊東迫大海北阻滅河斷無自趨絕路之理飭松山暫駐甯津確視賊向初四日黃河盛漲初五六日海豐霪化大雨平陸咸

以賊由武定迤南向商河竄走松山等爲積水所阻不能進擊
初九日偵賊蹤在臨邑陳家圩及濟陽白菜窪一帶時張曜宋
慶駢臨邑東南四十里之下溝郭松林駐臨邑東南十餘里十
五夜賊竄甯津西南二十餘里孫家集趙家莊尙家莊一帶劉
松山令軍士疾進避淖而行直搗中堅富珠哩訥蘇肯等從兩
旁而進正追殺間賊目張大福洪順林率七百餘騎來降劉松
山受之十六日由甯津追至吳橋縣東北斃賊一千三四百名
生擒六百餘名賊目江天耀等來降適郭運昌亦降賊目張鳳
超等於是賊目魯克柱周六焦仲皆降 十九日張得勝程文
炳敗賊於商河殺賊二百餘名收降百餘人賊折走東北適袁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三

三

保恆帶小隊進駐德平義渡口獲騎賊數十人訊稱張總愚所
部頭目大半投降僅贖張宗道張宗先等兄弟相隨時黃水盛
漲灌入運河德州東光南皮境內東岸衝缺三處運水分由平
地漫溢入海賊騎限阻不得過日就衰滅矣 二十日劉松山
連破賊於鹽山滄州等處賊目周祿帶二百餘騎來降 先是
公檄長江提督黃翼升偕淮揚總兵歐陽利見漕標記名提督
姚廣武各督所部炮船由張秋乘漲進口駛入德州運河防務
益固而徒駭等河水勢日盛濟陽一帶平地水深二三尺於是
李鴻章與翼長袁保恆等商定會合豫東皖軍由徒駭河北岸
鳧渡而前感之水濱爲一鼓聚殲之計時劉銘傳屢奉

廷旨敦促力疾就道是月初八日抵東昌老營聞各軍屢捷賊
將就滅不肯攬功邀賞因赴德州謁鴻章力辭兵事鴻章慰勉
檄令統率舊部赴前敵督戰乃強起視師 二十八日劉銘傳
郭松林擊賊於徒駭河大破之僞小閻王張總愚溺水死初張
總愚被湘軍擊敗竄德平郭松林潘鼎新陳國瑞張得勝等分
路兜追二十二日諸軍會於商河二十三日張總愚涉水向西
南逃竄二十四日竄高唐二十五日潘鼎新追百二十里至高
唐賊向博平清平一帶圍撲運河時東昌臨清張秋開河水深
又馬頰河黃水漫入各營嚴守賊不敢近二十六日郭松林劉
銘傳追賊至高唐賊向西南竄走二十七日由博平向東昌迤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三

三

南竄撲河牆經守軍擊退銘傳等議於徒駭河沿河橋口紮任
銘傳由桃橋守至南鎮松林由桃橋守至博平袁保恆宋慶張
曜由博平守至東昌將賊圍在徒駭河黃運之間二十八日早
賊由西向東回竄銘傳調集馬步迎擊該逆且戰且走追剿數
里值松林東來馬步全軍攔住去路又兼河道分歧水溜泥濘
銘傳松林兩軍馬隊五六千人縱橫合擊大股賊匪全數擒斬
張總愚僅帶數十騎北逃馬勇追上賊棄馬遁入高粱叢中張
總愚投水淹斃其子張葵兒被官軍擒獲總愚姪張正江率數
十騎逃至南鎮銘傳派駱國忠堵住擒老賊三四千人
數奪獲善慶溫德勒克西追殺餘匪淨盡西擒平

上諭捻逆自倡亂東南十有餘年竄擾數省生民受其荼毒神人共憤罪惡貫盈本年正月間逆首張總愚復糾合匪眾肆擾河南山西直隸窺伺近畿經官文英翰丁寶楨李鶴年督兵防勦並經左宗棠統軍追擊朝廷復調李鴻章赴直東一帶督剿以收眾志成城之效現在蕩平捻逆並將餘匪搜捕淨盡具見該大臣督撫等協力同心膚公克奏已賞還李鴻章雙眼花翎騎都尉世職黃馬褂並開復處分及左宗棠等降革處分均予開復自應分別再沛恩施以昭懋賞李鴻章著賞加太子太保銜並以湖廣總督協辦大學士左宗棠著賞加太子太保銜並交部照一等軍功議敘丁寶楨英翰均著賞加太子少保銜並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三

三

交部照一等軍功議敘李鶴年著賞戴花翎並交部照一等軍功議敘崇厚當捻逆攻撲天津時督率兵勇紳團共保郡城並籌給各營糧石餉需源源不絕實屬著有勞績崇厚著賞加太子少保銜頭品頂戴並賞戴雙眼花翎兩江總督曾國藩籌辦淮軍後路糧餉軍火俾李鴻章等克竟全功著交部從優議敘署直隸總督大學士官文前在湖廣總督任內暨本年捻匪竄直時均因會剿不力疊經降旨懲處此次捻股悉平著加恩開復太子太保銜暨剿捻不力革職留任處分並賞還雙眼花翎以示錫爵酬庸用彰慶賞至意

求闕齋弟子記卷十三

求闕齋弟子記卷十四

東湖王定安撰

撫降

同治元年五月

詔李世忠一軍著歸會國藩節制 李世忠者原名兆受河南固始縣人咸豐三年捻匪興其首李士林劉疙瘩劉元吉任二皮張樂行等聚黨橫行皖豫之交奸民響應於是兆受始起於霍邱四年四月竄商城之王家院牆副將春明等遇害朝廷以霍邱與正陽關毘連提督秦定三駐軍正陽

論河南巡撫英桂與定三會師夾擊兆受踞卜家店光州知州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四

一

趙登峻督兵往剿擒其黨周魁陳玉順陳金旺等竄諸法兆受竄匿青峰嶺復糾股闖入商城固始境光山土匪應之英桂遣知府景昌等帶兵六百督州縣圍捕兆受勾結江南匪黨有眾二千六月十七日圍商城邑紳周祖頤等糾團擊走之復敗之於順河集葉家集英桂以捷聞得

旨嘉獎五年八月兆受偕捻酋薛小築圍於寨集蓮花山九月初八日自牛皮疔噴鼠霍山之攢板冲為練勇鄂立功所敗遁回麻埠縣丞張曜率師追逼斬其黨宋之貴於廟灣追殺至流波噴陣斬李兆慶等百數十人時何桂珍為徽甯池太廣兵備道以道梗弗之官安徽巡撫福濟檄桂珍募勇留江北擊賊十月

初二日與兆受遇於霍山破其衆追至麻埠初七日至流波曠桂珍檄商城固始團練堵其北金家寨圍丁禦其東而自率所部過其西捻黨洵懼兆受與馬超江等相繼降隸爲兵桂珍提飢軍三千人轉戰楚皖又益以新降之衆無所得食始什人賦麩一斤繼而削減半之既又半之而賊來益盛兆受感桂珍忠勤不忍違背然絕糧久怪桂珍無以活之意望甚會馬超江爲匪徒所殺兆受怒官不能捕誅以抵罪也議爲超江復仇設位受弔捻黨畢集於是安徽河南諸帥皆以兆受復叛入告而縣令亦懸賞購兆受頭千金兆受益不自安旬伏詣桂珍自陳無他桂珍撫慰稍綏定矣會大府帥有密書抵桂珍囑以圖剪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四

二

叛賊毋後人發書爲兆受所得十一月初三日兆受伴置酒高會而伏兵戕桂珍於英山小南門同時遇難者四十七人遂招集亡命侵掠圩寨衆號數萬七年二月兆受導粵匪陷六安霍邱遂圍壽州時都統勝保方援固始戰屢捷副都御史袁甲三駐亳州督師兆受合粵逆陷正陽關圍穎上甚急聲言破穎上後趨穎郡犯歸陳另股薛小楊小復由霍邱擾烏龍集自皖之六霍豫之光固息商所在皆賊三月勝保敗張樂行於柳溝四月初六日克柳溝初十日穎上解圍五月勝保大捷於三河尖張樂行等赴霍邱依兆受將乞援於粵匪閏五月勝保進攻正陽關兆受久據葉家集乘間出擾商固勝保遣軍進駐黎家

集賊聞大軍且至退竄開順街搜獲賊目李喬年等數十人兆受竄六霍交界之大林畈石婆店七月初十日勝保克霍邱益力攻正陽八月兆受率衆五六千由枸杞園劉帝城聲言與正陽賊會合竄懷遠鳳陽勝保遣邱聯恩等躡擊敗之二十五日克正陽關八年七月詔授勝保爲 欽差大臣袁甲三督辦三省軍務甲三駐軍宿州勝保赴清流關受兆受降九月勝保攻天長令兆受內應獻城自效遂克之事聞奉旨改兆受名世忠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四

三

自鬻以給軍九年正月粵賊薛三元欵於總統張國樞獻江浦城 欽差大臣和春遣世忠受之遂進克浦口已而勝保檄世忠擊高旺賊浦口復失世忠遣部將朱元興攻克之六月粵匪陳玉成犯來安世忠設伏以待而自入賊營誘敵賊乘虛襲城伏起敗之玉成夜犯滁州世忠由水口焚賊糧賊衆大潰七月玉成復犯來安屯卓家集世忠佯示怯以驕賊偵賊火藥竭鳴鼓角驟進破賊壘二十八座獲米糧器械轉運入城復遣朱元興蔣立功破沙河集龍停口賊壘四十七座滁州解圍十年二月賊自全椒襲來安不克築堅壘爲久困計會副都統全福率馬隊至朱元興自三界石壩來援乘夜銜枚疾趨激火箭焚賊

壘城眾敗奔悉平腰鋪小店諸壘進攻全椒賊目唐得華獻款
內應克之捷聞

詔擢總兵五月賊復犯滁州世忠擊卻之

簡授江南提督幫辦軍務遂據有滁州全椒來安五河諸城儲
糧精設關卡巍然巨鎮矣勝保去位

詔欽差大臣袁甲三節制其軍十一年八月苗沛霖圍壽州

朝旨飭世忠往援時粵賊踞天長六合造浮橋木簾將偷渡高
寶湖襲揚州將軍都興阿遣水師往擊獲勝世忠率眾圍攻天
長六合二縣降之同治元年正月世忠克江浦浦口進攻橋林
烏江賊營皆克之時會國荃所統楚軍沿江掃盪距世忠營僅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四

四

四十里

朝旨催世忠進取九洲洲會楚師圍金陵二月世忠疏言江浦
浦口兩城與金陵一江之隔距九洲洲不過數里必須各以四
千人駐守橋林地方為慮巢和舍往來要道必須二千人築壘
嚴防小店烏江均當賊衝亦必各以一千人扼堵統計各處防
軍萬二千人請由江北糧臺按照此數源源籌撥軍餉九洲洲
四面臨江非水師不能進攻擬調紅軍戰船二十隻小礮船數
十隻駛赴浦口如江北水師斷難分撥即將高寶一帶總兵黃
開榜所帶礮船一百四五十隻調赴浦口現因經費支絀在滁
全境內墾種閒田且耕且戰復於淮河上下營運以為養勇之

資自苗練構衅河路不通貨船不能上駛釐卡虛設又被苗練
奪截船鹽經營益形缺乏兼之天六等城所收降眾增七千餘
人費益不支勢甚危急疏入

朝旨飭吳棠於釐捐准關鹽課內每月協籌銀若干萬兩以資
接濟又以世忠與楚師無為漕鎮大隊僅隔和舍著會國藩設
法聯絡為掃穴犁庭之計二月偽護王陳坤書偽忠二殿下偽
堵王黃文金等由金陵援廬州從西梁山九洲洲北渡逆黨絡
繹三日夜不絕連陷世忠沿江三營分撲江浦浦口六合等處
而上游上土灣擊賊蜂擁過江麇集和州勢張甚適會國荃楚
師由皖東下連克巢縣含山和州多隆阿克廬州我軍聲威甚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四

五

盛世忠乘勢出擊賊紛紛南渡五月會國荃師薄金陵駐雨花
臺世忠偵大軍至由六合渡江克石埠橋東陽龍潭等隘偽忠
二殿下借陳坤書率黨來爭世忠棄東陽龍潭併力守石埠橋
賊始退七月世忠進攻九洲洲不克築壘相持是月袁甲三因
病乞罷且陳世忠戰守各狀

上諭李世忠一軍南岸扼守石埠橋北岸進攻九洲洲據袁甲
三所奏各情尚為合宜李世忠性雖驕悍材勇尚為可用袁甲
三數載以來拊循激厲亦尚能盡其力前諭李世忠歸會國藩
節制會國藩會有接濟李世忠銀米等項現在袁甲三開缺李
續宜接辦欽差大臣關防該大臣等必能盡將將之道使之鼓

舞樂為所用也八月公疏言臣查李世忠投誠之初勝保奏明
准帶一萬八千人實數蓋近三萬以降人而仍據其地仍統其
眾當時辦法本未妥善近聞陸續招收且增至五六萬之多據
有城池自為風氣於長淮五河等設釐卡數處於長江新河口
設釐卡一處各縣亦有卡局所獲頗厚又廣運鹽斤自捆自賣
上侵公家之利下為商民之害殊堪隱憂然相沿已久安之若
素今欲大振紀綱繩以法律勢必有所不能且去冬今春克復
天長六合浦口江浦擊退陳坤書股匪於大局不為無功未可
沒其勞而遽議其後臣擬姑循其舊不設機心釐鹽之利不加
禁遏偶有請求亦不拒絕前曾解濟軍火三批米糧兩批近又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四

六

來請餉銀即當量力分潤仰副
朝廷寬厚之意但不甚資其力亦不輕調其兵暗銷其于智自
雄非我莫屬之驕志若欲收回
國家利權則須另籌巨款按月供支足以養彼之眾乃能行吾
之法臣於本年三月奏請廣東抽釐一案聲明分濟袁甲三二
軍乃能撫馭降將即係指李世忠言之將來袁甲三去位臣節
制此軍亦專盼粵東之釐作滁州之餉聞晏端書到廣東後竭
力經營事多掣肘至今尚無頭緒亦未報解分毫若廣東釐金
不能大有起色不特皖浙欠餉無出即李世忠一軍亦終虞其
決裂奉

旨著勞崇光晏端書迅將粵東釐金妥辦接濟九月世忠因傷
病舉發白袁甲三代奏開缺

上諭李世忠所部分紮南北岸人數不少且天長六合均係該
軍駐守非但不能遽撤致滋他患即由該提督另舉一人接統
亦恐非宜當茲戰守緊要之時該提督當奮勉以赴功名豈得
因傷病遽思引去會國藩於該提督性情才畧各有短長之處
均極深悉著即令其迅簡精銳數千馳赴會國藩軍營助剿彼
見該大臣札諭必能踴躍用命時偽忠王李秀成偽侍王李世
賢率眾數十萬援金陵圍攻公弟國荃營壘世忠將遣提督董
占品率萬人渡江助剿國荃以賊勢已卻諭止其軍十七日賊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四

七

攻九洲洲滁軍各壘世忠力戰卻之十月賊由儀鳳門渡江至
九洲洲散布蘆葦中帳棚馬匹絡繹北行十九日賊分兩枝突
出浦口攻張大本營世忠將往援忽有悍賊數千繞世忠營負
土東薪填濠欲進世忠親突陣馬蹶步戰搏賊斬百餘級賊始
退十八日賊復攻張大本營分黨至九洲洲抄撲倪文藻陳映
登兩營時李顯安楊玉珍劉長發吳文祥陳廣俊薛元誠等皆
被困子藥既盡繼以磚石賊料各軍不能相救持長矛躍上營
牆陳廣俊吳文祥受矛傷手及前鋒數人賊始卻十九日賊攻
李顯安倪文藻陳映登諸營益急文藻映登堅壁不出俟賊近
濠縱兵擊之互有損折顯安簡精銳陷陣賊披靡俘戮二百餘

人汪德喜率隊助戰遇伏死之一十日夜大雨賊分劫浦口九
洲各營天黑雨猛火器不燃軍士屏息露立以刀矛外刺櫻
及輒殪忽程自有營牆圮數丈賊駭駭欲上自有從缺口躍出
昏夜搏鬪裹入垓心刀貫胸腹遂死之胡學詩捨護營盤亦歿
於陣二十一日賊攻石埠橋晝夜不息沿江連築八壘結後江
江心二十四日大風雪賊渡江者二萬餘眾運趨和州世忠見
西路喫緊遣李顯爵等躡賊二十六日味爽顯爵行至橋林聞
賊尚有萬人屯新店廟遂鼓行而進猝與賊遇顯爵攻中路楊
玉珍蔡文福等抄左右二路橋林守將邱昌良撥軍助之殺賊
千餘人生擒七百人是夜江南賊船銜尾爭渡九洲燈火徹

求關齋弟子記

卷十四

八

宵不絕聲言偽忠二殿下率黨踵至二十八九等日過小店世
忠令朱元興由烏江進剿李顯爵由橋林折回與賊戰於小店
敗之擒偽王將俞元和偽合天安汪成玉偽藍天福陳伯品十
一月初一日世忠親督楊玉珍曹玉良蔡天福等自江浦赴小
店截賊隊五千餘人追至陽泉鎮新店廟而還時南岸之賊
在石埠橋濱江增壘何立香毀平之初九日賊悉眾來撲環營
築壘圍攻數日不退世忠令李顯發渡江南援十三日何立香
吳金奎李顯發斬卡直入連克東面五壘西南七壘皆毀平之
十三日偽忠二殿下遣黨撲浦口十四日進圍小店各營世忠
令江浦營撥兵赴援賊撤圍去賊自渡江北竄牽制世忠各軍

另股陷含山巢縣和州將犯廬州以窺安慶都興阿屢疏陳狀
上諭逆眾不得逞於金陵紛竄江北兩日連陷三城情形極為
飄忽李世忠圍攻九洲洲何以令賊竄出是否不肯出力抑或
兵少賊多之故著會國藩查明具奏公密疏覆陳此次賊竄北
岸係忠首帶至金陵新渡之賊非僅九洲洲舊踞之賊一面圍
撲李世忠營壘一面衝過該營繞越上犯聞該提督部下亦嘗
接戰多次屢有擒斬外間因賊所經過數城數卡皆係李世忠
汛地往來自如無傷無礙有疑其部下不肯出力者並有更甚
其詞者臣付之不聞不問大抵因分汛太廣賊股太眾以致未
能堵截該提督尚有數咨具報屢次力戰請獎請卹之案臣卽

求關齋弟子記

卷十四

九

日當為彙案陳奏至渡江賊目為偽章王對王及忠逆之子踞
巢縣者為偽對王洪春元該賊等假冒官軍旗幟頂戴由金陵
竄出圍犯廬州安慶擊動南岸之兵勢其九洲賊巢現仍堅
踞如故該洲與金陵城賊一葦可杭朝夕往還不至因無援而
先遁也又疏列世忠戰狀畧云李世忠所守各城各營屹立賊
中堵剿兼施均獲保全疊準該提督咨報並將山陝兩省共解
協餉咨請奏撥前來臣查李世忠一軍扼守江北數城分攻九
洲賊壘又防南岸石埠橋要隘汛地過寬此次賊渡北岸雖
未能遏其上竄而血戰經月路路喫重卒能力保各城屢挫逆
氛實屬功多過寡惟該軍部卒甚多缺餉已久雖經臣等濟銀

米礮位火藥等項藉以稍固軍心而積欠過鉅終虞飢憤所請協撥一欵仰懇

天恩救下山西撫臣將應解李世忠月餉五千兩按月迅解以資接濟陝西一省軍事方殷可否飭部另爲指撥之處出自

聖裁至副將程自有汪德喜知縣胡學詩力戰陣亡均請敕部從優議卹

旨如議辦理十二月公疏言臣疊奉

寄諭以李世忠之軍漫無稽察恐其勢日形扞格因而生心嗣後相待李世忠可仍照袁甲三之法酌中辦理以安其心等因朝廷撫馭降將仁至義盡臣自當仰體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四

十

聖主不得已之苦衷委曲求全惟該軍投誠雖久積習未改李世忠頗驕亢任性其部下尤恣橫無狀捆鹽自售場壩避其兇餓設卡抽釐商民視爲畏途與之相處最近者下而都興阿一軍上而楊岳斌曾國荃兩軍均以與滁州交接爲苦往往口角爭鬧釀成命案卽如本年九月間臣將二起馬隊遣回黑龍江十月初六日委營總那勒豐阿等行過江浦縣滁軍卡員不准放行毆斃及推水淹斃官一員兵二名盤費行李全行失去該西丹等投入揚州營中稍加周卹臣與都興阿均未能深究此次賊由九洲洲渡江外間頗騰物議臣亦絕不吹求全其體面自袁甲三去位後臣分解滁軍餉銀二萬五千兩火藥三萬五

千斤米三千石及大礮子彈等項陸續接濟冀安其心而策其力惟該營餉項窮絀臣不能按月供支其捆鹽來上游售賣亦未准免抽江釐在該提督不無觖望目下雖無甚扞格將來弁勇口角太多恐不免激成事端倘有萬難含忍之處或須示以檢制稍加懲究臣當隨時奏明辦理

上諭李世忠桀驁未化朝廷亦所深知該大臣所陳委曲優容各節具見苦心然如那勒豐阿被毆等事亦未可專事姑容養成驕肆李世忠爲部衆所蒙蔽尤當使其早自警醒以爲保全嗣後如有必須懲究之處著曾國藩奏明辦理 二年正月世忠以勝保建問上書乞公代奏畧云恭閱邸報得悉侍郎勝保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四

十一

被劾各欵欽奉諭旨拏問治罪查勝帥性好夸大每於細行不加檢點中外久有物議今既據實揭陳聖諭至爲嚴切朝廷議罰豈能曲示姑容爲臣下者均當以此爲鑒何敢於情眞罪當之中妄參末議但勝帥受先皇帝知遇奉命討賊時閱十年身經百戰籌辦皖豫兩省軍務雖無成功而其中羈縻馭馭當局者煞費苦心咸豐十年秋京畿震動幾至全局撼搖

特命勝帥總統援軍力保畿輔而外國撫議始成

皇上御極之初勝帥因政柄下移無以服眾請

皇太后親臨大政一摺孤忠凜凜大義昭彰此雖大臣職分當為之事而勝帥之受

恩圖報不避嫌怨於此可見矣前世忠舉東投誠蒙勝帥拊循備至老母年近七旬幼子年甫十六均賴保全會憶其回京臨別諄切告誡勉以竭力報

國無或隕越貽羞世忠今日之渥荷殊恩全家之悉蒙惠澤至於斯極者未嘗非勝帥之提撕激勸獎掖以成之也今中外交章彈劾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四

三

大廷論法自屬罪無可辭第念其數載治軍於無可寬貸之中似尚有一綫可原之處且凡能任大權者往往廣招物忌此尤不可不察者也倘蒙

聖主法外施仁准從寬議請先將世忠暫行革職責世忠立功代贖不效則並治世忠之罪不勝悚迫待命之至公據以入告且云勝保係統兵大臣革職遠治豈容闕外下臣一言瀆請惟李世忠係勝保招撫之人此次領陳私悃自願立功代贖臣亦何敢壅於上聞

上諭將帥為國家大臣貽誤軍務罪有攸歸刑章憲典稟之列祖

列宗非朝廷所得而私勝保以督師大員種種貽誤疊經中外參劾猶恐被人誣毀復經密派大臣確切查訪始行逮京治罪此豈臣下所得代為乞恩會國藩據李世忠之稟率行具奏揆諸體制殊有未協現在江南逆匪紛紛渡江李世忠受恩優渥官居專閫自當迅速立功以圖報稱即前此該提督經勝保拊循曲全亦由仰承

先皇帝如天之度准其投誠得以邀此

異數該提督自應力矢公忠不得專顧私誼姑念李世忠本係武夫不深責備所有李世忠自請革職之處著加恩改為革職留任會國藩即轉飭該提督迅將九洲等處賊匪奮力擊剿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四

三

不使該逆紛紛旁竄辦理確有成效由該大臣奏聞候旨勝保功罪朝廷自有權衡固無庸臣下喋喋為也 安徽巡撫唐訓方因世忠強佔鹽利具疏劾論以為世忠於奏定鹽釐之外私增多卡其部將楊玉珍率洋鎗隊突赴西壩將各棧餉鹽商鹽封緝有運鹽出棧者即斬各營已緝之鹽經高良澗卡重勒釐金眾皆怒憤恐難無事又於盱眙舊縣私立城池防守家產五河兩岸對築礮臺以纜船橫截水口臣令其族叔李銜華赴滁勸阻尚不知能否聽從該提督壟斷鹽利不但營軍餉被其攘奪而壩商甬丁無所仰食必致盡驅為盜於全局大有關礙上諭李世忠貪婪無忌前經唐訓方函致會國藩寄書開導以

冀就我範圍該提督未必翻然改悔而一味姑容含忍勢必坐擁厚資招集亡命釀成巨患收拾更難著會國藩嚴飭李世忠將派赴西壩之洋鎗隊即日撤回所有各棧封鎖之鹽悉聽各商販管員自行起運不得恃勢攔阻該提督若始終驕橫畧無忌憚亦宜加以裁抑著該大臣相機妥籌辦理以杜異日尾大不掉之漸 十三日世忠部將與苗沛霖黨爭鹽船戰於洪澤湖世忠遣胡占魁龔文林赴高良湖助戰李顯發繼之二十日世忠率隊親行駐守五河縣 二月初二日粵賊夜渡九洲洲陷陳自明營初三日犯浦口各營陷之十六日陷江浦縣橋林守將邱良昌受創逃各營皆陷而世忠遠踞五河不能救適公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四

古

自安慶赴金陵巡師隔江聞警疏言李世忠之心跡中外皆不敢深信頃因網羅構衅親赴五河雖浦口江浦失守尙未聞其回營主持與都興阿楊岳斌蕭慶衍均有違言親匪類而遠正人逞小忿而忘大局茲值敗軍失地之際又奉革職留任之旨竊恐其轉羞成怒倒行逆施則下河先受其災而此次北渡之賊亦有直犯下河之謀鹽場倘有疏失全局愈難支持此其可懼者也惟李世忠部卒頗懷攜貳又不善戰縱或激之生變亦尙不足深慮臣始奉將李世忠革職留任之諭本擬暫不宣示竊思該提督驕恣已久尾大不掉急亦有變緩亦有變終不能相安無事即日當宣示

諭旨俟李續宜江忠義軍到由巢含一路東下進攻江浦等處屆時或將李世忠失守各城嚴參懲究再行相機辦理 三月世忠以浦口江浦之失咨公奏參革職撤銷勇號並請派員接統豫勝一軍公疏論浦口江浦二城爲濱江絕大關鍵一經失此重險上可由和含巢各屬進逼廬州下可犯儀揚各防進窺裏下河表延數百里游行自如未易剿辦李世忠悚惶引咎深明大義應如該提督所請革職撤去勇號不准留營並懇聖恩允其所舉卽派記名提督安西協副將朱元興接統該軍以重防務臣自上年十月卽有調度該軍之責未能先事籌畫又不能設法救援告亦難辭請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四

五

旨將臣交部嚴加議處又密陳李世忠貽誤大局咎有應得臣參訪衆論該提督自請革職不准留營未必出於至誠平日擁衆自雄豈肯遽釋兵權子女貨財蓄養優伶均在滁州豈肯輕棄棧豆其意不過挾賊自重料臣必代爲乞恩冀幸 溫旨慰留遂其私計今若果革其職彼或因而生心激成大變倒行逆施皆屬意中之事以是非言之則失守數城有罪當罰乃 國家之常憲以利害言之則彼驕恣散漫部衆攜貳卽慰留亦斷難得力與其他日另謀屏棄似不如此時因其所請解兵罷

退猶不失善處之法惟念李世忠前此會立功績此次糧盡援絕苦戰力窮亦足雪物議通賊之誣且激之生變則裏下河先受其殃臣反覆籌思仍求我

皇上鑒示寬大毋庸革職仍准留營但撤去幫辦軍務名目以示薄懲明降

諭旨獎其前功憐其力竭責令堅守滁州六合等處俾怨歸於微臣而

恩出於
手上彼必感激圖報不至遽懷疑貳

上諭李世忠以提督大員辦理浦口等處防務不能竭力固守求關齋弟子記 卷十四 六

以致營盤失陷咎實難辭即照其自請予以嚴懲亦所應得惟念該提督此次失守各營實因糧盡援絕眾寡不敵倘非有心貽誤上年攻克六合等城頗著戰功該提督業因另案革職留

任著加恩撤去幫辦軍務免其革職以示薄懲該提督疊經朝廷恩施逾格始終保全嗣後務當奮勇殺賊立功堅守滁州六合等處毋為賊擾以贖前愆會國藩著交部議處 四月二十

二日楚軍克巢縣二十四日克含山縣二十五日克和州於是羣賊紛紛南渡天長六合來安等縣皆解圍五月初十日楚軍

克江浦浦口公遣蕭慶衍守之十九日克九洲洲六月

朝旨詢二浦既克李世忠作何動靜公覆言李世忠之心跡中

外皆不敢深信臣屢經密陳及之乃二浦並陷深感

聖主之不加嚴譴九洲既克又畏楚軍之難與抗衡臣察其愧悔漸生頗知斂抑亦復推誠相待事事示以不欺該提督來

函有五河地方為臨淮後路倘苗逆下窺勢必堅守五河決一勝負等語李世忠與苗逆積怨甚深其欲發憤劔苗既伸公義

又報私仇似屬出於至誠近日臣處餉項極絀數月以來並無銀米子藥解濟滁州李世忠亦無怨望之意若坦然相處當不

至另生枝葉 七月世忠遣朱元興帶兵千人赴臨淮剿苗練又增兵五百進紮劉府安徽巡撫唐訓方慮世忠巨測暗加防

範 求關齋弟子記 卷十四 七

朝廷亦以屯兵肘腋終恐滋生事端飭公調往他處或令赴江浦一帶防堵公言世忠剿苗實出至誠無所用其疑慮

上諭李世忠既欲出力報効與其駐守五河專俟賊至何如督飭所部星馳前進以拯臨淮之急著會國藩即行札調該提督

迅速進兵公覆言李世忠中心感愧與苗為仇是其可信之端而將弁驕恣士卒攜貳又其不可恃之端該部所駐江北州縣

惟滁州五河兩城稍有關係數年之儲蓄各營之精銳畢萃於斯論守局則自願身家或有堅忍之力論戰陣則向無紀律難

操必勝之權果其該提督迫於公義私憤併力剿苗自未便阻其敵愾之心致啟其猜疑之漸若必調剿以資其力則臣能保

該提督之無他不能必該部衆之用命萬一軍心不固前敵挫
失恐五河後路又蹈二浦覆轍欲拯臨淮之急轉盼全局之憂
此又臣所不能不過慮者也 八月世忠親率五千人赴臨淮
夾淮而軍九月循淮河南岸而上由瀏府考城灰溝至姚家灣
練總姚紹珍率衆來助世忠令諭各圩許以自新淮南北聞風
反正者百有餘圩惟壽州柏家圩尙爲苗黨死守十月初三日
世忠由石頭埠進攻平之初八日行次中心渡詢有數圩爲賊
渠李萬春之黨飭各營分道圍擊又平之初九日毀八圩收十
數圩十一日攻克小古墩集六圩十二日攻克夏家寨於是壽
東附苗十一圩皆不戰而潰二十二日世忠派李顯發帶礮艇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四

六

出蚌埠擊賊獲勝聞蚌埠守賊張士端舉衆就撫度懷遠可襲
而取也二十七日督李顯發朱元興蔣立功陳自明李顯安等
舍壽州轉趨懷遠與唐訓方會師城下未幾城賊自亂喧聲突
起我軍乘勢急攻賊開關降是時僧親王誅苗沛霖於蒙城總
兵陳國瑞收復壽州下蔡苗黨悉平公疏言苗沛霖屢以甘言
詭詞煽誘李世忠世忠赤心報

國剿平各圩使苗黨紛紛反正實亦有裨大局擬請開復革職
留在處分以昭激勸其餘出力員弁擇尤奏請獎勵

旨如議 當僧軍之收復壽州下蔡也世忠部將朱元興蔣立
功何璫等與陳國瑞所部宋慶康錦文爭功闕殺僧親王檄陳

國瑞親赴壽州下蔡會世忠彈壓因疏言據陳國瑞稟稱十一
月初一日收復壽州初三日有李營馬步大隊進城卽殺守門
勇丁五名經我軍迎敵將該隊逐出城外擒獲五十餘人內有
提督職之蔣立功一名又稱初三日李世忠督兵圍攻下蔡以
宋慶不肯讓給調隊攻打宋慶亦出隊迎敵李隊遂往下蔡附
近尙未撤隊各情具報前來查總兵陳國瑞係經奴才派往攻
剿下蔡壽州等處業已收復分兵駐守該提督同辦一事既知
官兵在彼豈得復與相爭揆度其情已有恃強不馴之漸前接
該提督稟稱與苗沛霖因鹽糧船隻久爲仇讐苗逆詭計以謠
言煽惑人心謂其消息相通以致煩言嘖嘖該提督給苗逆論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四

五

信痛誅其心聲斥其罪擬卽掃盪借可共白等情奴才因思該
提督雖克賊圩多處而於苗捻各黨一意主撫恐其名爲招撫
暗相勾聯貌似爭功心存圖利當飭該提督以統兵大員旣
奉

旨討賊則攻剿是其專責至安撫事宜應歸地方官辦理以期
激勸剿賊並使利權歸公民心向義但此次與陳國瑞之軍爭
鬪未免因爭功起見若遽斥其非義恐激之生變自應先事羈
縻以視將來動靜再行酌辦奴才已咨會撫臣唐訓方親往各
處撥兵駐守及詳查啟衅緣由俟查覆到日酌核辦理時漕運
總督吳棠奏陳皖北隱患請收回整卡要地以裕餉源而拯殘

吳畧云皖北一隅自穎上正陽至下蔡懷遠有苗沛霖設卡捐
釐自五河泗州下至洪湖及江蘇之西壩高良澗有李世忠設
卡捐釐李世忠查封西壩之鹽至數十萬包之多淮北鹽務疲
敝悉由李世忠把持盤剝所致豫勝營勇向不給發口糧全以
擄掠為事苗逆叛後李世忠帶隊進攻懷遠壽州各苗圩焚掠
之慘甚於盜賊伏查懷遠以上形勢險阻不惟不容豫勝營之
騷擾亦不可令其久踞再有設卡捐釐如苗逆之前事至五河
滁州來安全椒天長六合等處經李世忠勇隊盤踞六年之久
縣官不敢理事居民搬徙不敢還鄉以致田畝荆榛屋廬瓦礫
數百里間人煙斷歇間有人民窮極歸里亦被其蹂躪困不聊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四 三

生是苗平而淮北粗安李存而淮南猶困也擬請
密諭僧格林沁會國藩察勘情形飭令李世忠及所部實缺人
員各赴任所使彼有所繫應知改過自新且分置數處徒黨
既少即欲為非勢亦不敢一面挑選豫勝營候補各將弁及精
壯勇丁數千名分隸會國藩唐訓方軍營或調紮江南間之楚
師之中使之觀習營規以資控制李世忠所設江皖各釐卡各
歸該省督撫酌量裁撤仍留數卡捐釐即以爲挑選豫勝營勇
之口糧計淮北之鹽必經洪湖上運所留釐卡但能涓滴歸公
不惟可養豫勝營勇其餘贏者仍可供皖北善後軍需尤為一
舉兩得似此辦理不惟皖北永消患氣即李世忠等尤得借此

保全

上諭據僧格林沁吳棠奏稱李世忠殺害勇丁盤踞利源各摺
李世忠跋扈恣肆盤剝利源其勇隊分踞多縣不能約束騷擾
病民終為淮南巨患朝廷早已洞悉祇以淮北之苗患未除是
以隱忍未發今覽吳棠所陳辦法似尙周妥可行惟調其所部
實缺人員赴任一節尙有空礙著僧格林沁會國藩吳棠唐訓
方密函籌商即將李世忠調赴會國藩軍營折以正言曉以大
義令其隨營剿賊並勒令將所踞城池釐卡鹽利交出歸官如
彼以部眾乏餉為詞即論以官為給餉毋令再擅利權一面於
各城及要害處所分撥隊伍嚴陣以待挑選其營中得力將弁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四 三

編成隊伍分隸楚南良將各營其部曲來自逆黨及著名凶惡
者概予芟除遣散如李世忠俯首聽命即可留營錄用以後賞
功罰罪悉依軍律而行若敢抗不遵調則是顯然背叛僧格林
沁會國藩著即一面請旨革職一面聲罪致討不可稍存姑息
十二月公覆疏云李世忠為眾惡所歸其咎約有二端一日心
跡難測一日專利擾民心跡難測之端以戕害道員何桂珍為
最重後雖屢立功績指天誓日人猶疑其再萌叛志專利擾民
以五河通江關等處釐卡及去冬封捆西壩棧鹽為最重其他
殘民斃命之案亦復層見疊出臣於元年九月接統該軍屢奉
諭旨垂詢該提督近狀本年以來臣會四次覆奏前兩疏猶慮

其心跡叵測倒行逆施厥後搜獲偽忠王文書有力攻二浦以暢北伐之路等語始知李世忠實無勾通髮逆之事又見二浦失後

聖恩不加嚴譴該提督頗知感愧故臣七月八月兩疏一則稱其不至別生枝節一則稱其可保無他至

諭旨欲調剿以資其力則臣疏以爲不可蓋深知該提督尙無復叛之心而該部衆斷無可用之理也厥後李世忠身擐甲胄馳檄討苗乃係慷慨請行並不由臣調之使往該提督若自知不爲斯世所容而借此以求表白者卽壽州下蔡迭起爭端如蔣立功之見執朱元興杜宜魁之見殺李世忠公牘私函仍復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四

三

詞氣遜順不似往年倔彊之態該提督若亦自知禍謫將至但委婉以求苟全者惟此次該軍所過懷壽一帶焚掠甚慘民怨沸騰實爲遠近所共聞不能不大加懲究臣竊就前後合而論之勝保初次納降之時處置誠有未善收留萬八千人之多聽其坐擁重兵盤踞數城養成桀驁之氣又不爲之籌畫官餉使之稍足自贍其意以爲天六潞來本羣賊出沒之藪官兵不能過問一任李世忠納稅抽釐取攜自便又奏令月給餉鹽由該軍自捆自賣風氣旣成在人以爲彼自謀生不得與衆官軍爲伍在彼以爲我無官餉僅借鹽釐以活軀命視爲固然而不足爲怪袁甲三與臣接統以後亦不能籌發官餉改絃更張近則

數縣之內田荒民散剝無可剝淮河不通鹽利亦減今歲率師剿苗途次又苦無米可買假令他人處此亦難免於擾民况李世忠之愚素爲民所深怨者乎以臣愚見此次李世忠剿苗甫畢但可究其騷擾之罪不必疑其別有叛亂之心但可歸罪於李世忠一人不必興師以剿其部衆臣自接奉

朝旨審度再三本思作函招李世忠前來安慶面諭一切旋接唐訓方來函李世忠現奉僧格林沁之諭令其詣營謁見如果卽赴該親王營中則措置操縱或者別有權衡萬一該提督僅於威嚴不敢往見臣當謹遵

諭旨給于一函調至臣營諭令遣散部衆交還城池退出釐卡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四

三

停給餉鹽將該提督放還田里保全末路其部下之必難盡遣者由臣另行派員管帶發給官餉如該提督一一聽命自可不動聲色消患無形如其函招而不至或旣至而不從令臣當細察情形續行詳奏 十八日僧親王疏言李世忠帶勇剿苗雖有攻克圩寨究未與苗血戰卽壽州一處該提督日久未克其並非實力攻剿亦可概見迨各路官軍力解蒙圍苗逆伏誅勢已瓦解而該提督始以未立寸功致有下蔡壽州與陳國瑞之軍爭鬪之事固爲爭功起見而陰圖淮利亦在意中然背叛情形尙未顯露似難驟繩以法李世忠遣伊弟總兵李昭明前來奴才軍營稟稱與陳國瑞之軍爭鬪致將提督朱元興杜宜魁

在壽州城內被害奴才查詢該總兵及代李世忠稟稱一切尙屬馴順伏思提督之職爲

朝廷一品大員自當詳察辦理以崇體制並可釋其疑慮以安其心至李世忠盤踞利源原以借資募勇從前奏有明文似與侵佔者有間奴才再四思維雖不便稍存姑息若遽爾懲辦又屬師出無名查該員職任江南提督此時皖北漸就肅清進攻金陵正當喫緊即可調往該處借資助剿應請

救下會國藩遵照前

旨速調李世忠前赴該大臣軍營助剿並曉以大義令其將所踞城池釐卡交出歸官如敢不遵則是心存叵測已屬顯然即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四

四

當聲罪致討於是僧親王密遣總兵王佐臣千總高德順赴滁州五河偵世忠動作世忠見佐臣等言江北現無賊踪所部勇隊二三萬人有家可歸者已經遣散無業者聽候總督調撥駁船水師勇丁遣撤其職位分撥吳棠軍營及光州固始各州縣惟船隻暫留轉運餉鹽之用所管州縣釐卡擬請總督會公派員接管任臣等回白僧親王且稱世忠情詞馴順僧親王疏言世忠雖極馴順究未見其所行是否相符難於遽信應俟將淮北各城及釐卡全行交出由新任撫臣喬松年派員接管方見其言行符合奴才方可督軍赴豫會剿各匪奉旨僧格林沁老成之見慮事甚屬周詳著會國藩仍遵前旨辦

理 三年正月初一日世忠以狀白公請獻五河滁州全椒天長六合等城所部營勇或進攻江南或遣散歸農悉聽公命初三日狀稱裁撤大小礮船所有礮位百餘尊情願捐價報効請派弁驗收初七日公檄令悉散部衆如有萬難遣撤量爲留用者官不得過一百員勇不得過二千人所繳礮位飭黃翼升在五河點收又函囑世忠自赴安慶相晤倘有經手未了事件即派親信大員來營面商遣勇事宜十一日世忠覆狀言五河縣城業已交出弁勇發給餉鹽回籍即日由舊縣返滁州將滁全等城次第交出不至仍聚一隅稍有滋擾公疏以聞且言世忠措詞馴謹絕無把持兵柄留戀利權之意亦無不可示以至誠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四

五

出以和靄消其疑畏之心使不至望而裹足惟部衆太多是否悉遵約束該提督是否親來安慶江北各城如何派員接防之處現尙行文未久俟呈覆到日再行奏明辦理二月初二日世忠狀言前已咨呈將五河天長兩城兵勇先行遣散所有滁州全椒來安六合各城世忠亦嚴飭各弁勇限定三月底全數移出概行遣散斷不遲誤一日敝營餉鹽與採買之鹽盡在五河西壩堆存現飭陸續運售將銀分散各將弁勇丁以爲回籍川費並將滁州歷年所收稻穀售賣先後給天長兵勇川費令其迅速遣散世忠理應投轍請罪親領訓示奈滁州數城兵勇必得親自料理不能離身特派記名總兵王廷瑞陳自明代躬赴

院請示其有遺散未盡之將士酌留千餘名交陳自明統帶赴
轅靜候指揮十九日王廷瑞陳自明等至安慶大營謁公述世
忠引退之意公開誠曉諭答緘約三月內盡散五城兵勇四月
初親來安慶晤商仍俟任事數月後呈請開缺回籍以踐引退
歸耕之言四月公以世忠遺散部眾交出城卡代請開缺回籍
疏云臣於同治元年九月奉

命統轄滁州李世忠一軍是冬卽值金陵髮逆渡江北窺攻陷
和巢二年春間僞忠王復大舉北犯撲陷浦口江浦李世忠力
保滁全六等城僞忠逆疊撲無廬桐舒直至六安連不得逞
退而東竄官軍乘勝追剿克復二浦九洲江北肅清李世忠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四

三

函告臣處卽請開缺回籍臣正在覆函熟商間適聞苗逆復叛
壽州失守李世忠慷慨誓師親統所部赴淮助平苗黨十月之
杪僧格林沁大兵擒斬苗逆准甸重安該提督正將率師回滁
乃因壽州下蔡有爭功互鬪之案又因師行缺米有沿途騷擾
之說經中外臣工奏疊奉
諭旨飭臣會同僧格林沁查辦旋經僧格林沁將提督朱元興
杜宜魁被害情形詳細覆奏李世忠亦咨呈臣處請將所守五
城交出所部營勇或另行調撥或遣散歸農聽臣斟酌辦理經
臣屢次具奏並聲明俟三月底盡散五城兵勇後由臣奏懇
恩施准令赴任在案旋據該提督三月初六日來文稱世忠於

去臘傷病復發滿擬早得就痊借圖報効詎當春令病益增劇
醫傷亦發卽欲遵恩赴任實恐隕越貽羞且先人遺柩至今未
能安葬現擬俟各城交出兵勇盡行遣撤之後扶柩回里安葬
並以調治傷病所有提督本缺世忠既不能赴任自應呈請開
缺另擇能員補授以期營伍有裨等語茲復接其三月二十七
日一函據稱日前陰雨過久所發餉鹽未克掃售各兵勇川資
不敷尙未散盡惟全椒天長等城已於二十及二十四等日一
併退盡來安一城亦於四月初二日定卽退出只俟鹽價銀到
隨將各弁勇飭催起程所有滁州六合兩城縱久不過初五六
日均可撤退萬不能再有遲誤惟有趕將兵勇迅速催散俟散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四

三

之後遵卽赴轅面陳一切各等情前來查詢下游文武來皖者
均稱此次遣散勇丁給與川資或發現錢或給鹽包少者四五
千多者七八千將領數十兩不等皆由李世忠散財和衆綏靖
地方接喬松年來書亦言李營退出之五河釐卡業經該撫派
員接辦讓出兩城全椒頗爲安靜天長所遣之勇雖稍滋事不
至爲患等語是李世忠所設之卡所守之城均已交出歸官克
踐前言臣以各城既撤須兵替防無可調撥咨請吳棠派兵防
守滁州兼顧來安咨請富明阿派兵防守六合而陳自明挑留
之二千人則調赴南岸之池州駐紮遠離故土俾游勇之逗留
滁屬者不得假託李世忠舊部之名滋生事端以清界限而便

稽查至李世忠自投誠以來於今七年屢著戰功捍衛江北前此髮逆苗逆甘言煽誘該提督自矢忠貞堅逾金石上年助平苗黨決計引退官欠餉鹽五十餘萬包不求補給又出其所藏資遣部下弁勇並捐建滁州學官捐發滁屬農民牛種又欲捐修雒河集新城捐助臣處軍餉此四者皆係巨款俟議定確數再行分案具奏該提督李世忠於江淮軍務大定之後潔身引退廣散資財不敢私為己有尙屬深明大義合無籲懇

皇上天恩准予開缺回籍保全令名所遺江南提督一缺並懇迅賜簡放以重職守 再前奉疊次

諭旨飭臣劄調李世忠來營遵經先後給予兩函令其自赴安求關齋弟子記 卷十四 三

慶一行並於二月十九日該部將王廷瑞陳自明來營謁見時面為申諭囑令四月初親來安慶晤商諸事嗣於三月十四日接據來文又有請假數十日赴舊縣扶柩回里安葬事畢後親赴省中等語臣竊疑該提督借歸葬為名仍有留戀舊縣把持利權之意當於三月十六日嚴詞批答約法三章倘有梗違定即奏參治罪等語及觀此次函牘則稱兵勇散盡遵即赴轅面陳一切詞意馴謹又徧詢自下游來者及滁全牧令稟報均稱散財撤勇實可信其無他又據捐修滁州學宮數萬串捐築雒河集城十萬串向在滁州屯田養勇耕牛籽種價值數萬金現於四月初五日續遣唐玉田到營據述此項牛種概給滁民不

取原價並知臣處餉項奇絀願助巨款以充軍食大散所蓄之私財冀息外間之物議該提督寸心不萌貳志臣久已亮之屢經陳奏及之至其不擁厚資力保令名以詭譎好利之人忽為此慷慨忘私之舉則並非臣意料所能及惟來皖謁見一節似尙有所疑畏臣以城卡交清部卒散盡來見固克踐前約即不來亦無損於大體頃復於初七日給予一函謂來省會晤遲早悉聽自酌等語俾該提督釋去疑團潛消其內不自安之心用示我

國家優待降將張國樑程學啟既備極恩榮李世忠亦保全終始庶足以廣

求關齋弟子記 卷十四 三 皇仁而招攜貳所捐牛種軍餉兩項俟備文呈報確數再行奏

明辦理

上諭江南提督李世忠自任事以來屢著戰功上年春間髮逆沿江上竄該提督力保滁州全椒天長六合等城官軍乘勝克復浦口江浦九洲江北得以肅清迨苗逆復叛該提督親統所部助平巨愨此時江淮大定復能資遣部眾廣散貲財實屬深明大義誠悃可嘉該提督因傷病舉發親柩未葬懇請開缺回籍若不允其所請無以恤勤勞而慰孝思李世忠著准其開缺回籍 世忠部眾既散公令酌留三千人交陳自明統之改名曰忠樸營自明雲南人向榮舊部也世忠先在淮南辦運皖

岸官鹽撤勇以後陸續將鹽斤呈繳公營計准鹽六千四百五十餘引售銀十一萬零三千七百八十五兩有奇又呈繳赤金三千二百五十餘兩售銀四萬五千九百四十兩有奇公以世忠輸財助餉奏請併入河南捐款爲將來加廣中額之地

旨報可 世忠既解職常攜姬妾優伶往來漢口揚州上海等處同治十年三月世忠謁公金陵遂至揚州揚州故有世忠房產賃洋人爲天主教堂期滿弗遷世忠索之急兩淮鹽運使方濬頤常鎮道沈秉成居間調處以官項償其值適前處州鎮總兵陳國瑞亦客刑上二人者故有仇世忠謬與國瑞善日夜演戲爲樂國瑞益侵侮之不爲備四月十四日侵晨世忠率其徒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四

三

突入國瑞寓縛國瑞置舟中飛棹駛至四里舖以國瑞前在天津與法國人有隙聲言送上海獻洋人冀賺取財物國瑞姪澤培聞之追至援救時湖廣運船百餘隻泊河干澤培大呼鄉人有救出陳國瑞者償萬金捉獲李世忠者亦酬萬金於是各船水手及近地居民嘯聚數千人呼聲動天世忠度衆怒難犯匿國瑞船中而自乘小舟潛逃倉皇落水其黨救之獲免其婢妾四人一人淹斃其三人被衆擁至揚州城外道員揚鍾琛塗遇喝禁始釋之世忠先至金陵呈訴公遣弁沿江迎提陳國瑞國瑞既至以無辜受辱開具失單乞查究公委營務處道員袁保慶瓜洲鎮總兵吳家榜錄兩造親供令互相辯駁世忠國瑞

呈遞二次親供公判世忠贖有該提督前此解兵歸農本部堂

原許待以不死之語而陳國瑞驍猛善戰公尤不忍重繩以法遂從寬議結疏云臣查李世忠所供陳國瑞從前結怨之事同治元年有在高良澗劫去鉛物一案二年有壽州截殺李世忠部將朱元興等一案三年懷遠劫留鹽船及搶奪馬鞍皮衣二案揆度當日情事正是陳國瑞打仗奮勇聲名日起之時李世忠則人人切齒中外交疑正聲名極壞之時或畏陳國瑞而不敢與校亦屬意中之事惟高良澗一案據李世忠供稱已由前清督臣吳棠賠銀一千五百兩陳國瑞則稱賠銀二千兩壽州一案其時陳國瑞並未到壽親王僧格林沁因朱元興杜宜魁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四

三

死於無辜曾經奏請將苗景開李萬春正法奉有諭旨此二案業已了結其未見明文者懷遠鹽船一事陳國瑞現供認據得李世忠鹽船變賣充賞馬鞍皮衣一事陳國瑞現供係李世忠贈遺其爲強奪無疑然當時並未呈報此次又未先行申訴從前軍營無理之事只可概置不論以持大體而弭爭端臣據理駁斥李世忠亦俯首無辭至此次揚州啟衅緣由李世忠早蓄誑誘之詭計陳國瑞猶是強梁之積習其供詞之互異者李世忠供稱陳國瑞索取山石陳國瑞則稱李世忠以山石相送查山石在李世忠舊房即係教堂內之物李世忠以明知難取而故作挑衅之媒陳國瑞亦自恃其強而思逞一朝

之忿其情均屬可惡又據李世忠供稱陳國瑞硬要戲班陳國瑞則稱李世忠派人送戲查李世忠攜帶戲班到處送演陳國瑞好勇鬪狠有意扣留均不足深論惟細縛一節則為此案之正文據李世忠供稱攜手同行回船並未凌辱陳國瑞則稱拖扭之時揪落頭髮一縷到船後捆縛辱罵又逼寫家信勒取財物等語查李世忠蓄恨已久下此毒手斷無不加凌辱之理且以陳國瑞之強項若非李世忠用刀逞蠻何肯隨同赴船此尤理之顯然者至陳國瑞之姪糾集船戶聚眾釀命則又為李世忠意料所不及害人而適以自害凡逞兇私鬪枝節橫生大率類此平情而論四月十四日以前兩人謬訂知交往來親密各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四

三

懷猜疑各蓄私心陳國瑞供稱屢以正言規勸李世忠即係甘言欺人之伎倆李世忠供稱陳國瑞有所求索事事遂其所欲即係蓄謀害人之伎倆兩入之心跡相近而李世忠尤為陰狠聞上年會軟禁道員楊姓勒令出銀數萬始准放還此次又軟禁陳國瑞其行徑同於擄人勒贖若照例嚴辦厥罪甚重臣仰體朝廷之意業已保全於前此次仍從寬議結相應請旨將前任江南提督李世忠即行革職免其治罪勒令回籍交地方官嚴加管束如再出外滋事一經查出即行奏明重懲陳國瑞於船戶聚眾之事雖非其所主謀而家屬糾眾釀命亦不

得盡諉為不知且構怨由於昔年搶奪數次報復之來亦素行乖謬所致若一併奏革職咎亦難辭姑念此次滋事實由於李世忠辱罵似宜分別輕重相應請

旨將記名提督前任處州鎮總兵陳國瑞以都司降補勒令速回湖北原籍不准再在揚州逗留以免滋生事端船戶水手滋事之人現已拿獲二名俟再拏要犯後與陳國瑞之姪分別歸案究辦另行咨結

旨如議 世忠革職人多疑其叛者吳楚之間謠言肆起京朝士大夫連疏劾劾

上諭有人奏已革提督李世忠在皖豫交界之葉家集地方修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四

三

築堡寨五處私藏器械招集亡命種種不法請飭拏辦又有人奏李世忠陳國瑞回籍管束恐生事端請拏問治罪各等語李世忠從前行為諸多不法業經加恩寬免此次與陳國瑞尋仇構衅業經降旨分別革職降補朝廷就案辦理期得情法之平所請拏問治罪自可毋庸置議該二員經此次薄懲之後倘仍怙惡不悛即著該督撫拏獲從嚴治罪至葉家集地方修築堡寨一節究竟有無其事並有無不法情形著英翰李鶴年查明具奏李世忠陳國瑞現在何處著會國藩即行勒令各回原籍於是安徽巡撫英翰河南巡撫李鶴年相繼覆奏英翰疏云李世忠革職回籍後移居商城縣境之鎖口尚未別滋事端商

城雖隸豫省距院中各處防軍甚近如該革員漸形跋扈兵力尙足制其死命李鶴年疏云李世忠在固始境老樓地方居住築成一寨附近又築四寨寨內私藏鎗礮前數年曾有招留張總愚之叔張特賸任柱之弟任汝及息縣巨捻張昆情事其鑄造小錢擅殺平民各節亦皆確實請飭英翰妥速辦理以伸國法

上諭國家仁育義正一秉大公李世忠既已保全於前自不能追究既往遽予刑誅如現在實有招納叛黨謀爲不軌實據卽應密速掩捕明正其罪以遏亂萌會國藩尙有遠見於李世忠平日行爲知之最稔該革員現在舉動想該督亦必隨時稽察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四

五

預爲之防此事究應如何辦法著斟酌機宜覆奏張特賸任汝張昆等是否尙在李世忠寨中抑已逃遷他處此節爲招集亡命確據必應切實查明以定罪狀著會國藩與英翰籌商固不可有心文致亦不可稍涉疏虞 十一月公覆言臣查李世忠從前不法各事舉世皆知神人共憤旣爲衆怒所集一經顛覆人人欲得而甘心殺之誠不爲過惟

朝廷寬大之仁業已十有餘年凡在降將無不許其自新李世忠則曾任實缺提督幫辦軍務歲終有福字之

賜

寄諭有褒獎之詞在降將中尤屬格外優厚目前如無叛逆實

據自不得遽加極刑尋繹屢次

諭旨亦飭令切實查明總以有無叛跡實據爲斷河南撫臣李鶴年覆奏所指擅殺平民私鑄小錢及捻黨窮蹙以圖生路各節均爲前事之所有不知近數年來究竟有無其事多築圩寨則宜查其是否新添藏蓄洋礮則宜查其是否新置勾結黨羽則宜查其來往之人物色如何風影如何務須嚴密訪查參伍錯綜始能得其情實臣與安徽撫臣英翰迭次函商必須再行派人查察臣已飭派前署院南鎮總兵劉啟發現往密查英翰亦卽派員前往詳查俟查明後再行覆奏 劉啟發六安州人距世忠所居霍邱縣甚近平日精緝捕善購線十一月初一日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四

五

啟發抵固始縣游歷洪家集姚女廟初二日由顧家店至葉家集詢訪土人僉云世忠從前罪惡人人思食其肉六月內自金陵參革回家外間頗有謠言恐其將謀不靖並聞有人至彼處煽惑世忠絕不理會現在却甚安靜不敢架詞冤枉初三日啟發自葉家集過河遇霍邱人吳海門頗知李世忠近事遂借訪尋祖塋爲詞同至世忠家地名老樓所居瓦房草房二百餘間屋外竹籬四面皆水前設吊橋院北河南般實之家往往有之大門外有金字一聯曰知足者常樂能忍者自安其族人所贈也二門內有石工十數人鐫刻歷代祖宗墓碑旁有朽壞擡槍數桿門房巡更房有洋鎗白蠟桿等件皆不精良問其家人云

防盜所用廳上有塾師三人教導鄰舍親族子弟三四十人修金衣食皆世忠給發宅旁有小村落四處房屋各數十間均世忠族眾所居竹籬水圍亦如其式水深可以養魚五處皆有壕而無牆即外間所謂五堡者也附近單家小戶不甚多時世忠不在家詢其堂叔李丕戴及司事汪廷瑞云世忠今年收稻七千八百餘石因稻價太賤家用絀於紅花地營草房二十餘間設紙棚開槽造紙故親自前往布置距此僅二十里耳是晚啟發宿世忠家次日復周圍履勘行數里有趙光和者持世忠函來欲邀客往紙棚而談啟發辭不赴是日任八里灘徧加訪問僉云張總愚之叔張特賸任在之弟任汝及息縣巨捻張昆等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四 美

世忠近年實未招集此數人處死馬夫一節訪問多人俱云不知惟周毛堆姚丙泉二人實死伊手至其私鑄小錢係同治初年之事旋因官禁停止田地購買頗廣然亦無二千數百頃之多妾婦亦置不少今年喪長子又喪二孫現存三子耳啟發具狀白公公疏以聞且言啟發親至老樓目視耳聞並有隨帶之委弁朱公遠李如松劉錦標等三人分投各村市到處訪問所言畧同並將李世忠信函呈驗前來臣查疊奉諭旨均飭令查明李世忠有無叛逆實據茲查得住宅之旁向有村落四處別無新築之垣寨亦無添製之鎗械求田問舍開棚造紙意在謀利並無結納亡命之事劉啟發呈出李世忠信

函語語畏罪輸誠雖未必果為由衷之言然現在大難削平黨羽四散刻刻以怨家讎人割及腹中為懼其上畏天威下畏眾怨常恐首領之不保情也亦勢也就目前情形而論自不宜予以重辟仍由臣隨時訪察一有異迹隨時具奏仰副

聖天子思患預防之至意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四

美

求闕齋弟子記卷十四

求闕齋弟子記卷十五

東湖王定安撰

馭練

咸豐十一年正月練總苗沛霖叛圍壽州安徽巡撫翁同書上疏告急

詔以李續宜為安徽巡撫並

諭壽州緊急著會國藩等撥兵駐紮三河尖以壯皖軍聲援

苗沛霖者安徽鳳臺縣人鳳臺與壽州同城而治故亦為壽州

人補縣學生員陰鷲猜忌恃意氣凌侮倚類鄉里咸畏之咸豐

中粵賊踞安慶鳳嶺蒙辜之間捻逆竄起居民築圩堡自衛聚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五

一

糧儲兵擇諸少年豪俠習技擊而以一人總其事謂之練總一圩之事咸取決焉賊至登陴守望或助官軍出濠擊賊亦時與鄰圩爭雄長相攻伐每秋熟時練總率隊刈穫與田主中分之田主不能私有其產其莠者巢窟巨盜勾結捻匪或受粵逆偽封守令受其挾制轉相奔走將帥環視莫敢誰何長淮南北騷然不靖矣沛霖以諸生充練總擊捻首張洛刑有功敘勞獲獎益募兵徇旁圩下之有眾數萬咸豐九年叛據蒙城 欽差大臣勝保遣使招降沛霖反正隨擊捻首張濼鳳陽克其府縣二城屢保至道員

朝廷以皖事方棘一意羈縻授川北兵備道加布政使銜沛霖

雖膺官爵弗頂戴見地方官長裁服談笑旁若無人使其屬稱苗先生示弗臣也十年八月夷氛犯

關勝保請召外援

詔安徽巡撫翁同書飭沛霖帶練兵數千勤王撫議成旋止其

兵沛霖見中原多故潛萌異志遣兵四出擄掠逼脅良圩霸佔

關卡 欽差大臣袁甲三與翁同書俱嚴札切責沛霖不聽常

輕騎往來壽州謁同書傲慢無禮時壽州城中兵餉兩絀

同書每見沛霖溫詞撫慰冀感其誠參將韓殿甲諫曰沛霖狼

子野心終不可制狙便誅之一武夫力耳縱之為患且大同書

猶豫未決沛霖愈橫肆遣其黨姚有志姚士榮徇壽六各民圩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五

二

以塞南道十月遣外委張景春入壽州期城內練總赴下禁領旂後至者誅時員外郎孫家泰總理防局偵知沛霖詭謀弗往沛霖率千人至北門聲言索家泰便罷兵適副將徐立壯偵賊有奸細伏城內囑紳練搜查獲七人於陶占家駢誅之賊忿立壯破其謀也移兵破所居宋家圩搜徐氏盡斬之掘其墳墓立壯亦忿謁同書誓以死禦苗逆同書檄立壯會從九蒙時中堵禦兩河口十一年正月朔沛霖水陸兵至兩河口冀乘不備襲州城同書遣壽春鎮總兵黃鳴鏗以水師迎擊賊屯紀家臺相持半月益增兵薄北門連營二十餘壘署藩司張學醇居間和解說同書曰沛霖與孫氏尋仇非叛也如撤防兵苗眾即退韓

殿甲爭曰沛霖背逆無狀其言尋仇詐也急擊之勿失同書以殿甲與沛霖齟齬慮激賊怒檄赴六安合肥招鄉團遂飭鳴鐸等暫退兵賊乘勢由菱角嘴渡河繞至城南襲破民圩數處焚掠百餘里勾通廬州踞賊偽英王陳玉成受偽職偽印以為聲援都司王舟借石振甲張錫穀王汝成張佩芝王世暄廖价藩鮑德俊吳允舟等帶練赴援屢挫賊鋒賊退至孫家祠堂盡掘孫氏墓燬之同書遣鳴鐸屯五里廟遣總兵慶瑞尹善廷攻孫家祠堂四月同書交卸撫篆新任巡撫李續宜尚在湖北

朝廷以賈臻暫攝其任慶瑞尹善廷及參將譚玉龍游擊鄒學庸等咸貳於賊要城內送米五千石至苗營趣徐立壯出戰立求關齋弟子記 卷十五 三

壯本苗營隊長所部多髮捻舊部在城騷擾士民咸怨同書因誅之以謝沛霖冀退賊賊圍攻如故時同書部將陳友勝屯正陽關潁州府知府才字和與張學醇議以兵練合守學醇帶苗黨潘樹屏等入關逐友勝截官軍糧餉正陽遂不守學醇借博崇武以小隊五百還至壽州殺立壯子姪七人割首獻賊尹善庭慶瑞受沛霖密計將孫家泰監禁州署學醇委知縣姚德賓提家泰將解苗營家泰仰藥自盡絕命詞有云大丈夫不爭學歲月士君子自有功名學醇復索蒙時中時中挺身出願以一死保城遂解至下蔡沛霖脅降時中罵賊不屈死六月黃鳴鐸卸壽春鎮任以博崇武代之博崇武宣言於衆曰城內尚有三十餘家為苗注册當按名

逐出並令苗衆入南門出北門按名給錢以便徑回下蔡等語居民大懼時翁同書出居城外黃鳴鐸朱景山等迎同書入城至守事分門布兵博崇武潛夜縋城遁七月初一日博崇武慶瑞尹善廷等與賊合攻城同書督士民鏖戰不勝遣吉學盛朱淮森朱淮朋突圍赴壽南檄王舟等帶練夾擊屢戰皆捷糧道始通八月勝保遣才字和招集穎霍各圩萬餘人令方謨勳來援謨勳名為解圍暗助賊掘濠十餘里斷官軍餉道城內餓孱填路斗米值錢百緡人相食

朝旨催 欽差大臣袁甲三江南提督李世忠派兵馳援甲三以沛霖受粵賊偽職叛跡顯然不能再事遷就專意主勦而李求關齋弟子記 卷十五 四

續宜覆奏宜先復安慶而後可圖進取八月會國荃克安慶楚軍聲威甚盛苗練稍戢上諭壽州被圍已久袁甲三已專意主勦而苗練人數衆多能否剿辦尙未可定此時壽州無兵無餉並無守將孤城岌岌可危昨據賈臻奏報楚軍克復安慶後並克桐城舒城廬江各城楚軍東征本為肅清皖北今諸城次第克復或分撥勁旅進援壽州或駐兵六安三河尖一帶聯絡聲勢亟須早為布置使苗練有所顧忌著會國藩等通盤籌算迅速辦理楚軍克復安慶後勢如破竹必能乘此聲威勦除皖北逆匪也九月袁甲三奏請飭催李續宜剋日來皖聯絡楚豫聲勢

上以李續宜現署湖北巡撫未能遵行舒桐已克多隆阿會同
荃如能分撥進紮與袁甲三聲勢聯絡則苗練捻匪均可漸就
肅清飭公酌籌迅辦 二十六日苗沛霖陷壽州時風雨晦冥
守備趙森保乘夜勾通朱天祥朱佩棻丁映斗朱淮潮朱長慶
任得勝朱淮祥吉玉成丁冠軍等內應由南門繫賊數百登城
朱景山在城西隅巡察賊縱刀砍傷黃鳴鐸守北門馳至南門
迎敵復奔而北方竭與景山同被擒景山遇害賊逼鳴鐸具狀
謂壽州官紳勾捻踞城經苗練克復等語鳴鐸不從割耳燬鬚
囚送苗寨並殺其老母妻子於是守禦紳民及孫徐蒙等族咸
被賊害王舟憤極自殺沛霖素弗冠戴入城之日忽戴紅頂花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五 五

翎自稱官兵見同書拜曰滿城皆賊吾特來救公耳遂下令挑
選婦女每女一人給其父母米一斗日斗米值錢百緡吾以百
緡市女非擄也因齋壽州知州任春和鳳臺縣知縣張廷獻暨
文生傅汝霖等公白同書稱苗練所殺惟孫蒙徐黨並未妄殺
良民一人同書伴諾據稟入告而另疏密陳沛霖叛狀十月公
與湖廣總督官文燾成大吉率馬步官軍趨霍山六安駐紮以
壯壽州聲勢沛霖既據壽州遣黨徇河南一由三河尖趨光固
一由潁太沿沙河趨陳州復上曹袁甲三詐言求撫冀緩我師
時李續宜調湖北巡撫彭玉慶授安徽巡撫猶未履任於是袁
甲三賈臻及豫撫嚴樹森各據情入奏

上諭前因苗沛霖攻破壽城謁見城內各官尙聲稱求撫朕因
髮捻正當攻剿吃緊之時苗沛霖如可就撫則兵力得以專顧
髮捻是以諭令彭玉麟李續宜酌量情形辦理昨據賈臻奏稱
苗沛霖自破壽城意圖西竄豫疆欲分撲陳州光固等處雖係
探聞之詞已諭嚴樹森嚴密堵剿現在成大吉已抵霍六等處
李續宜想亦仍遵前旨駐紮楚皖之間均與壽州相距不遠如
果該練尙有可撫之機見我兵威較盛則凶餒自戢袁甲三等
辦理撫事亦可較有把握若仍反覆即可會商袁甲三李世忠
迅速進兵會合夾擊會同荃多隆阿兩軍如果辦理得手並著
前行相機協剿 署巡撫賈臻奏言苗沛霖自入壽城殺害大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五 六

戶翁同書所奏苗練求撫各情乃係博崇武等授意把持非翁
同書之所欲苗練現回下蔡留二千餘人占據壽城探聞傳集
逆黨先攻臨淮次攻潁郡又有分撲蒙城占取潁上之說勝保
能抽身一到數旬即可底定壽州被囚多賴黃鳴鐸王舟二員
內守外攻力持危局王舟以城垣失陷發憤捐軀請飭部優卹
黃鳴鐸城陷被執於見苗沛霖時極口唾罵苗練焚鬚割耳倒
弔數日徧體鱗傷死在旦夕其首先投苗之守備趙森保等請
飭查辦
上諭苗沛霖以乞撫為緩兵之計已可概見成大吉等既與壽
州相去甚遠能否移師前往著官文會同藩彭玉麟李續宜妥

為等商或乘苗沛霖赴下蔡即將壽城攻克奪其所恃剿撫均
易得手賈臻現署皖撫豈可一無展布專待勝保南下為克盡
厥職耶 賈臻復奏稱捻首葛大年張落刑弟姪等俱赴苗寨
沛霖俟勝保到皖即行就撫並將投赴苗寨之隨州敗匪派令
改打宋圩請飭彭玉麟帶兵進援潁阜

上諭勝保現因豫東兩省匪徒尙未剿盡難遽分身赴皖為招
撫苗練之舉此時淮北地方兵力較單設為苗練乘虛竄踞則
豫東兩省均為該匪侵擾勢將益滋蔓延會國藩彭玉麟均有
地方之責著即迅速籌商仍遵前旨由彭玉麟統帶楚軍馳赴
潁阜一帶嚴扼北路要隘如果苗練萬不可撫即與駐紮霍六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五

七

楚軍分路進攻並約會袁甲三李世忠各軍東西夾攻為一鼓
殲除之計 十二月公奏言疊奉

諭旨以苗沛霖攻破壽州剿撫情形飭臣妥商辦理臣查苗沛
霖藉受撫之名行謀叛之實已數年矣

朝廷假爵賞為羈縻而彼即竊威權以脅眾帥臣以恩義相勸
誘而被即挾詐術以要求梟獍之性非可感化徒以長其兇焰
養成尾大不掉之勢今長淮上游險要如霍邱壽州懷遠各城
三河尖正陽關各處苗沛霖均分黨粘踞且欲下窺臨淮上吞
潁州光固人心洶懼逆跡昭彰斷無再撫之理袁甲三兵單餉
絀力實不足制之近亦以該練應剿而不應撫專商詢商臣等

約會楚師併力夾擊且請彭玉麟馳赴潁壽就近會辦臣再四
籌度苗沛霖羽翼已成巢穴已固南勾粵逆西通捻匪一經進
剿羣兇之交必固戰爭之日方長現在楚師剿辦髮逆暫難同
時並舉須俟攻克廬州以後與袁甲三臨淮之軍聯為一氣乃
可併力剿苗庶局勢順而兵力較厚至彭玉麟身任皖撫自應
親往北路督剿惟潁亳一帶苗捻各股縱橫布滿為撫臣者須
有陸路馬步強兵乃足以立

國威而定民志彭玉麟素統水師並未帶有陸兵亦未在陸路
打仗一旦舍舟登陸似覺用違其長穎壽雖原有兵勇驕疲日
久殊難得力若另行招募戰守皆不可靠若調撥別部恩信又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五

八

不相孚且現在得力之軍皆分防要害之地即抽撥亦不能多
彭玉麟隻身前往於事何濟况水師轉戰數年肅清上游千餘
里實賴楊載福彭玉麟二人互相維持楊載福現奉

恩准回籍省親明春假滿回營後或陸軍下剿金陵楊載福彭
玉麟兩人者當一赴下江一留上江或賊匪回窺楚境兩人者
當一援鄂江一援皖江江面太長實非一人所能照料彭玉麟
一離水營馳援潁壽陸路難收夾擊之效水師實有挫失之虞
是以該撫兩次奏請開缺臣未便勸阻並為誠商袁甲三勿再
奏催可否仰懇

聖恩俯念北路防剿關係至重另簡素統陸兵威望卓著之員

授任皖撫俾彭玉麟仍帶水師於南北大局兩有神益 於是彭玉麟上疏懇辭皖撫

上諭據彭玉麟奏苗逆必應剿辦該撫難離水營仍懇准令開缺等語該撫居心誠實不欺卽此可見惟穎州危急皖撫一時難得其人彭玉麟自分舍水就陸諸多掣肘著卽會同會國藩李續宜等等商人才薦賢自代由會國藩迅速奏聞候旨簡放同治元年正月公疏薦前雲貴總督張亮基威望素著湖北巡撫李續宜忠勇沉摯請於二員中

特簡一人爲安徽巡撫時粵賊陳玉成因守廬州其前隊屢爲楚軍所挫逆黨吳永璧爲內應廬屬各圩皆願奮力助剿沛霖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五 九

勾結粵逆及捻匪撲犯穎州翼分官軍之勢賈臻屢疏告急袁甲三亦請仍以李續宜爲皖撫

詔嚴樹森調湖北巡撫李續宜調安徽巡撫

諭會國藩迅催蔣凝學多隆阿等分道進兵李續宜馳赴皖撫新任繞出淮北擇要駐紮與袁甲三共圖掃蕩 是時河南捻匪充斥光固之間復有苗患巡撫嚴樹森與內閣學士毛昶熙疏陳方畧云苗逆妄思吞併虎視耽耽陽欲就撫以緩我師實欲乘暇堅固巢穴分布黨與爲步步進擾之計近聞勾結粵匪陳四眼狗捻首張落刑等爲其前驅蓋意在圖據壽潁以爲根本然後窺伺中原而肆擾西北臣等每欲聯絡楚皖豫爲一心

合力共濟疊經緘咨官文會國藩李續宜彭玉麟諸臣商令李續宜親統一軍由光固進紮三河尖與六霍之師兩路並進以救穎州並規壽州以固東南路門戶接據諸臣若復李續宜以楚南辰沅一帶石逆餘燼復熾楚防方亟未暇越境圍苗會國藩以廬州未復兵力難於分援彭玉麟所部祇有水師亦難問道援穎是以楚皖均未能會師合剿而苗逆乘間勾結凶焰日張其禍隣及於豫若專盼鄰師而不早謀自強之術勢必貽誤中原請

旨勅下官文會國藩飭調李續宜陳由立前來豫營令該員各在湖南北兩處招募勁勇三千人卽日成軍北來以資防剿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五 十

旨報可 二月公疏言捻匪與苗黨勾結志在必得穎郡與壽州霍邱爲犄角之勢李續宜業經奏派成大吉蕭慶行兩軍赴穎救援據報於正月二十六日自霍山起程惟繞道固始計程四百七十里途次無米可買恐到穎不能迅速但求穎城堅守月餘勝保救之於北成大吉救之於南必可立解重圍李續宜所部之兵留三支駐守湖北分防襄陽德安麻城等處以兩支赴援穎州以一支防守六安此外親兵帶來安慶者亦無幾矣初九日李續宜至安慶成大吉蕭慶行行抵固始距穎州百餘里多隆阿由南路偪廬州毀賊營數座粵賊勢孤沛霖備楚軍威欵勝保營求撫釋黃鳴鐸回勝保令剿張落刑自効而博

崇武復言沛霖攻捻後即助官軍解潁圍 三月多隆阿搜獲沛霖與偽英王陳玉成偽文有與捻首張落刑構衅情事公附摺入告

上諭苗沛霖居心叵測其共解潁圍之說本不足信惟既與張落刑結怨二憾相持或可併除一害苗沛霖果能為楚軍前驅尚可暫緩攻剿若僅以虛言反正或阻截楚軍即當節節痛剿李續宜奏稱大舉征苗應俟廬州克復以後亦不過稍緩須臾斷不肯墮其奸計潁州待援孔亟成大吉蕭慶衍兩軍已抵固始著李續宜飭令星速進兵 於時楚軍蔣凝學等率師大進潁州解圍沛霖並未會兵但飭其下雉髮白袁甲三稱矢志殺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五 十一

賊而已 四月多隆阿攻克廬州府逆酋陳玉成率悍黨突圍竄壽州至東津渡沛霖佯迎入城縛玉成及逆黨七人餘賊二千安置城外令雉髮赴下蔡分給各隊械玉成送勝保軍營檻送京師至延津得

旨凌遲處死 七月袁甲三因病乞罷 詔以李續宜為 欽差大臣續宜先期聞訃丁艱公兼署安徽巡撫疏言李續宜籌辦苗練甫有頭緒今忽聞訃丁憂即須回籍治喪事機未順波折尚多殊深焦灼袁甲三近日病狀不知如何李續宜既須離營應懇 飭留袁甲三駐紮臨淮庶兩淮上下不致過爾空虛

詔李續宜改為署理安徽巡撫毋庸賞假回籍八月續宜上疏力請奔喪

詔以唐訓方暫署安徽巡撫李續宜賞假百日回籍袁甲三開缺仍留督師之任 閏八月沛霖獻壽州城及正陽關安肅道蔣凝學入守之先是凝學由六安霍邱進兵疊平逆圩賊黨潘愷朱品三黃毛獸趙春和文瞎子等相繼就撫遂渡淮平潁州沛霖畏楚軍威詣凝學獻正陽關水陸釐卡及壽州城凝學分兵駐紮沛霖退居下蔡 公疏言皖北形勢以淮水為綱領前此髮匪盛於淮南捻匪擾於淮北袁甲三駐紮臨淮跨兩淮而處其中上年秋間苗沛霖攻陷壽州占淮西之數城據上游之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五 十二

津要袁甲三勢處孤危旁無應援支撐實屬不易自巢和廬州次第克復而髮逆掃除殆盡自三河霍邱羣圩効順而苗黨解散過半頃苗沛霖已將壽州正陽兩處退出李續宜令蔣凝學進一城防守大江以北長淮以南業經一律肅清地方之險易視賊勢為轉移今日臨淮一關似已無甚緊要然唐訓方暫署皖撫仍應駐紮臨淮乃足以資控制 是時楚軍在皖境者五日安肅道蔣凝學駐防潁州壽州正陽關三處一日記名提督蕭慶衍駐霍邱與正陽三河尖為犄角之勢一日記名提督成大吉一日道員毛有銘皆駐三河尖附近之望岡集及固始縣城一日總兵王載駟駐六安州為各軍後路接應糧械淮西各

城布置周密公以皖撫進駐臨淮西可聯蔣凝學壽穎之師東
可聯吳棠清江之師南可聯石清吉廬州與李世忠滁州之師
而北路亦可稍助僧親王之聲援適僧親王督兵由河南追擊
捻匪迭獲大勝駐節夏邑規圖亳州捻巢論沛霖助剿自効沛
霖乘機搆訴語詆楚軍僧親王慮沛霖反側楚軍之力轉分因
密疏苗練暫應駕馭俾楚軍得共圖捻逆

上諭苗沛霖畏懼楚師之威又以勝保赴陝失所據依始將壽
州正陽等處釐卡交出僧格林沁以現當剿捻喫緊之際勢宜
恩威並用以不疑賊平之後苗練勢孤自必盡除傲慢且使
苗練安帖則蔣凝學所領楚軍便可專力與僧格林沁之軍合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五 三

力共由南北進剿捻巢以期得力所籌不為無見此次苗沛霖
向僧格林沁具稟申訴揣其意一則欲借僧格林沁聲威抑制
李續宜撤去楚師使彼得以逞志一則欲借剿捻之名冀僧格
林沁奏準仍復逞其前次占踞之利數一面之詞毫無情理而
陰鷲之謀時流露於意言之表苗沛霖果能為國出力該大臣
等何難待之坦白但須有殺賊攻城之實據方可加之信任若
仍心跡闇昧陽為助剿而陰與賊結或欲冒官練之虛名脅制
民圩希圖煽惑漸成尾大不掉之勢該大臣等亦斷不以欲資
其力致為所惑著僧格林沁會國藩等悉心會辦正陽等處釐
卡既已交出該練果隨同剿賊會國藩當籌給糧餉無令該練

藉詞侵佔 公覆疏云臣查苗沛霖詭譎多端耳目最廣聞凡
李續宜離間苗部之密諭勝保參劾湘軍之微詞苗沛霖皆得
鈔其全稿即言官劾苗之疏

廷寄馭苗之法苗沛霖亦多錄其原文蔣凝學等欲陽撫之而
陰防之固在苗沛霖計算之中即僧格林沁欲調苗剿捻並欲
調苗離巢使楚軍得放心剿捻亦未嘗不在苗沛霖計算之中
臣愚以為欲苗之不猜疑必在我者先有誠一不欺之道欲苗
之不反覆必在我者先有堅定不變之謀大抵馭苗之策有二
一日剿一日撫撫苗之策亦有二一日赦其罪而不資其力一
日資其力而並予以權凡良圩之出財出力以從苗者非心服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五 十四
也彼挾
朝命以臨之不得已而為所脅耳自夏間黨羽離散苗勢漸衰
今調之會剿捻巢則必聽其招集舊部統率羣圩是予以威權
矣又必聽其廣收練稻設立釐卡是予以利權矣今日養虎自
衛他日復欲縛虎歸柙豈易言哉臣愚以為赦其罪而不資其
力猶不失為中策於徵調之札則吝之使其號令不能遽振於
釐卡之事則寬之使其生計不至遽窮情願假以利權斷不予
以威權俾苗沛霖既服官軍之足以自立又感疆臣之不與爭
利或可相安無事若既欲資其力又欲結其心而又不予以威
權利權則斷無是理矣此臣察度苗練但用中策之微意也

上諭穎壽之湘勇以分守七處而太單廬州之防兵以抽撥六營而亦薄更無餘力可以進剿南已諭知僧格林沁令其暫毋深入恐後路或被鈔襲僧格林沁如調蔣凝學等軍遙作聲援亦不得不酌量分撥仍著會同藩唐訓方等妥籌調遣 沛霖詭言求撫其黨仍時與楚軍構釁 十月初六日王金奎部衆與潁州樵採之兵鬪於朱家圩殺湘勇九人初十日李萬春部衆與壽州樵採之兵鬪於潘家圩殺湘勇三人擄七人沛霖上書僧親王請撤楚師另撥兵三百與壽春鎮李璋同守壽州蔣凝學密啟白公公批令含忍以弭釁因疏言據蔣凝學稟稱苗練殺害湘軍樵採等情臣以苗沛霖有意挑釁意在激我之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五 五

怒加兵於彼彼乃藉詞以構亂一面批示蔣凝學忍之又忍以弭釁端一面函商僧格林沁請其將如何批發苗稟密告臣處以免辦理兩歧旋又接蔣凝學稟鈔呈僧格林沁十月初五日與苗沛霖札稿撥給該前道銀一萬兩令其帶練剿擒等情臣查僧格林沁於苗沛霖加意牢籠冀其就我範圍助剿擒匪而苗沛霖前後稟詞痛詆楚師令人聞之髮指卽穎壽擄殺湘軍十九人亦出情理之外湘軍駐防壽州正陽關與苗練逼處太近前後左右皆係苗黨之圩若再有殺擄挑釁之案將不與較這曲直始終含忍則彼以前此施於孫家泰蒙時中徐立壯之故技又將施之於楚軍構怨直無已時將與之較量曲直聲罪

致討又恐有礙於僧格林沁撫苗剿擒之局再四籌思殊無善策刻下江北數百里下自和含巢廬上至舒桐潛太處處空虛九洲州之賊銳意北竄正苦無兵調防臣擬將壽州正陽之湘勇撤出並將霍邱防兵抽出調至廬州巢縣一帶保已復之士疆遏方張之逆餒其壽州一城卽由僧格林沁派兵駐防如苗黨之所請遂苗練之私衷或該練從此真心向化竭力剿擒助僧格林沁一臂之力 國家之福也淮民之幸也如仍詭詐多端叛服無常則他日明降

論旨大舉討之不復稍涉寬假游移之詞目今臣與僧格林沁自問無絲毫之隔閡而外間頗疑王撫王剿議論不合苗沛霖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五 六

遂大肆簸弄必欲使南北兩軍不和而後快臣故思抽出壽州正陽之兵以遂苗黨之私心成僧格林沁急欲滅擒之志以預籌和含巢廬數城之防疏既發值金陵踞賊由九洲洲衝過北岸疊陷和州含山巢縣江北喫緊公遂撤壽正防兵檄蔣凝學以五營守潁州以三營守霍邱以毛有銘蕭慶衍所部移駐舒城備巢縣上竄之賊咨請僧親王撥兵前赴壽正接防並附奏苗練各圩既感僧格林沁撫馭給餉之恩又無湘軍逼處猜嫌之見目下必不至另生枝節或者感激思奮隨同僧格林沁竭力剿擒亦屬意中之事

上諭苗沛霖之黨意在挑釁稱兵使南北兩軍不和業經寄諭

僧格林沁嚴加詰問並令交出爲首滋事之人使鬼域之謀無所於施苗沛霖名爲反正歸僧格林沁節制會國藩亦可給與劄文詰其擄殺樵採之由該大臣等均屬公忠體國中無隔閡朝野咸知要當至誠坦示則媒孽伎倆自無所用勝保現已革拏治罪該練首聞信後有無懷疑畏懼或誠心歸正絕無反覆之處著僧格林沁密察情形覆奏毋稍行宣露 僧親王覆疏云奴才軍營距苗沛霖居處甚遠中間捻巢林立往來必須繞道所有苗練擄殺湘勇之事業經咨會會國藩暫飭蔣廷學及地方官就近查訊此案兇犯若令苗沛霖查拏交出諒非難事但從此淮北之練又歸其所屬嗣後借此號召更得有名不若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五

七

仍由地方官查拏懲辦如苗沛霖攔阻把持再與理論庶於懲辦兇犯之中仍寓不假威權之意至奴才駕馭苗沛霖以期籠絡其心實出萬不得已現在粵匪未除捻匪未滅伏莽乘間肆起軍情賊勢防剿不遑若再添一練匪兵力實有未逮疊據該練具稟剖辨實無叛意奴才非不知其狡猾性成第因南畏楚軍北懾馬隊窮蹙而來是以將計就計札令剿捻立功開其自新之路又難令其枵腹用命故發給銀兩以彰皇仁而收衆心俾苗沛霖不生西行赴陝之意此一舉兩得也苗沛霖屢次來稟每有怨尤楚軍之詞奴才既置不答惟有以理化導催促剿賊勿得以微末齟齬致負

聖恩非抑楚軍之威而縱苗練之欲此時若果楚軍兵力餉源可以剿除苗練不妨聲罪致討較之以駕馭籠絡更覺結實亦奴才本願也總之兵力足則以威制之兵力不足則以權術制之會國藩原奏有欲撤壽正之兵以遂苗黨之私以成奴才急欲剿捻之志等語急欲滅捻誠奴才之素志至於專賴苗練尙無計及於此奴才與會國藩問心實無芥蒂自應和衷經理共濟時艱俾得早滅賊氛肅清疆圉凡道路之浮言無名之游語皆以搆我不睦之詞未便輕信致啓猜嫌而誤事機奴才兵力本非有餘其壽州等處應請旨飭下唐訓方酌量派兵駐守以昭慎重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五

七

上諭覽僧格林沁所奏於駕馭苗練煞費苦心諒會國藩聞之亦必深然其說惟據稱苗練南畏楚軍北懾馬隊是所持全在壽州正陽等處楚軍之威今會國藩將蔣廷學等軍撤回壽州一帶空虛僧格林沁相距甚遠鞭長莫及萬一乘機思逞壽城復被佔踞則收復又重煩兵力僧格林沁督軍剿捻正當喫緊又復抽調數營赴東省會剿幅教各匪斷難兼顧壽州著會國藩唐訓方迅即派兵馳赴壽正駐紮 時袁甲三已卸督師之任聞壽正撤防疏陳方畧云臣在皖日久頗悉全淮形勢正陽扼淮沙成隄之匯壽州跨踞淮肥障蔽南北城堅池深山環勢阻人又習戰實爲異常險要之區苗沛霖始意本圖爲巢穴然

後西谷穎亭東包靈宿爲全據長淮之計適楚師克復安慶臣亦派兵合力攻下廬州僧格林沁又連破捻衆聲勢赫然該練恐僧軍楚師與臨淮之兵三路合攻是以爲乞撫緩兵之計蔣疑學因得乘勢馳入壽州制其腹心臣亦分扼蚌埠長淮衛與楚師爲犄角沿淮圩寨翻然向順雖素爲苗之死黨亦復觀望依違苗沛霖深悔失計乃思別啓弊端痛詆楚師激蔣疑學之怒並斷其樵採使有匱絀之憂幸蔣疑學布置嚴密性能堅定不墮該練術中其在防所頗盡心力一旦令其撤退既棄前功又中賊計臣料楚師旣撤之後苗沛霖揚言楚師不能固守我得諸棄擲之餘否則俟僧格林沁派隊駐守後陽與官軍和好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五

五

陰布黨羽徐圖侵佔旣得壽州必更添兵積穀踞爲根本別出詭謀以撓臨淮之軍而煽東北之練其爲患有不可勝言者他日非舉數萬之師糜餉苦戰百道並攻斷難一鼓而下且苗沛霖下蔡老巢之卡月入以萬計正陽亦仍舊抽釐潁州城外又用勝保旗號添設釐卡若得壽州必又增釐益稅財多則能聚衆聲勢愈以鴟張此尤臣所深憂者也僧格林沁給銀萬兩以示不疑亦牢籠之深心然偶加犒賞以結其心可也便自據形勝坐收財賦以傳之翼不可也且其自稱於漢人則祇悟於旗官則融洽多方挑構險詐尤堪痛恨僧格林沁旣欲曲示駕馭自未便遇事駁斥特恐苗沛霖自幸計之得售益得肆其誕妄

借以煽惑愚民况旣力詆會國藩豈其心服僧格林沁今日旣得志於楚師之去他日豈不能逆拒僧軍之來其反復陰鸞之性詭詐百出不過欲復踞正陽壽州盡撤官軍而後快應請旨飭下僧格林沁會國藩會同妥議無論如何派撥必不可使逆練仍據壽州正陽留此兩處形勝深念異日攻取之難大局幸甚

上諭袁甲三在皖日久情形熟習所籌深合機宜著會國藩唐訓方仍遵前旨派兵駐紮壽正二處與蔣疑學之軍互相聯絡公覆疏云臣查前此苗沛霖之黨擄殺湘軍樵採勇夫蚌端漸開其時僧格林沁正撫苗剿捻給以餉項苗黨則痛詆楚軍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五

三

大肆簸弄臣恐因剿撫之兩歧致南北之不和適值北岸和合巢三城並陷遂將壽正防軍撤出騰挪赴援明示以坦然不疑正冀其幡然自悔當臣撤兵之際實因廬巢變生倉卒移緩就急亦未敢必苗練之不另生枝節現在事隔兩月該練尙無據城以叛之迹且觀其上撫臣唐訓方之稟與鳳臺縣知縣蔡鏗之兩均屬恭順近理或者感僧軍撫馭之恩無湘勇偏處之嫌不至更生他變此時若另行籌兵駐紮陽撫陰防使反側者無以自安似不如推誠相待無庸戍守轉可省兵力而免後患如果反覆無常逆跡萌著臣與李續宜之軍自度則髮匪則不足制苗練則有餘不足深慮 時渦河南北捻圩林立僧親王移

師夏張橋轟斃捻首楊興汝擒黨張平棄圩遠遁於是楊興汝李傳珠盧照珠諸賊皆降僧親王札諭沛霖攻破谷家圩沛霖上書僧親王稱粵逆大股擁出長江之患不知伊於胡底長淮之防又不可片刻稍疏請示如何布置等語僧親王諭沛霖鈐束練衆安分從戎力務農業不可苛派民間專力剿捻爲急務江淮之防自有督撫籌辦蓋陰折其覬覦之萌不令藉防守之名以圖佔踞也 二年正月沛霖與李世忠爭鹽利戰於洪澤湖 二月十八日沛霖圍壽州毀正陽關卡沛霖自就撫後將所撤部伍藏於渦河兩岸蠶食新撫各圩增修懷遠縣城添兵死守巡撫唐訓方所部糧舟小隊往來渦河輒被擄奪時僧親王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五

三

王移師山東攻淄川教匪沛霖乘間竊發以僧親王殺降酋姜太凌爲詞煽惑衆圩遂犯壽州城遣黨毀正陽關卡擄掠民船襲破蚌埠逆黨麇集懷遠縣城殺典史魏文潮插旂安炮復分隊進圍蒙城等處勢甚猖獗公與唐訓方相繼入告上諭苗沛霖以練衆保至道員復因暗受僞職襲踞壽州革職治罪上年因官軍追剿陳玉成該練畏憚聲威誘擒首逆免其查辦復經僧格林沁推誠相待賞給餉銀該逆稍有人心受此高天厚地之恩自當沒世不忘乃敢因大軍撤退之時煽惑愚衆圍襲營盤佔踞城池如此梟獍其性實爲覆轍所不容若再事姑息何以振綱紀而安閭閻苗黨張建猷鄒長青苗景開苗

天度苗希年童維翰袁有功張士端張誠心王金奎金汝霖苗長春等十二名著吏兵二部查明所保官階卽行革職懷遠縣典史魏文潮慘罹鋒刃殊堪憫惻著交部議卹苗逆陰鷲殘殺小民被其逼脅並非甘心附從著唐訓方出示曉諭其被苗逆逼從各圩深明順逆自拔來歸者亦當妥爲安撫毋令失所倘始終甘心從逆抗拒官軍者卽著督軍痛剿毋任漏網以示除暴安良至意 苗沛霖率悍黨萬餘至蒙城築壘馬新貽擊走之逆黨張建猷數營堅持不下沛霖復遣黨分踞潁上殺署知縣濮煒三月十七日署鳳臺知縣蔡鈞赴下蔡爲苗黨所害兼尸於河沛霖益增兵據守正陽其黨潘壇復踞三河尖圍攻六

卷十五

三

安於是壽州霍邱潁州同時告警而舒六一帶髮逆充斥沛霖乘機勾結出僞示誘惑蒙城新撫捻匪遣入密招李成敗黨回巢說李世忠以正陽懷遠易五河縣分黨四掠有併吞長淮之意沛霖自歸蚌埠添水陸大隊守懷遠並於淮南岸李家嘴北岸黑窯密排營壘其迤東三十里又有逆黨吳昆田匪圩阻官軍進取之路沛霖以小隊分擾壽州親率大股合圍蒙城欲持久以困我軍唐訓方檄總兵張得勝攻吳昆田圩進軍黑窯破其外壘斬獲甚衆而賊之攻壽州者亦被署知州毛維翼擊卻蒙城之外賊營數十深溝高壘馬新貽遣程文炳夜斫賊營破其六壘沛霖復勾合髮捻由六安犯定遠逼近鳳陽蔓延至

劉府總鋪一帶縱橫百餘里遣其黨盡擄下蔡民船輔以礮刻
載悍黨萬人意將乘勢東下於是蒙亳永宿之降眾阜霍靈固
之匪圩皆蠢然思動而僧親王方攻淄川

朝旨屢催返旆南不僧親王恐督軍深入餉源不繼疏請暫緩
南行遣施紹恆帶勇千人援皖 四月沛霖合捻髮數萬眾自
六安竄至爐橋分擾鳳陽定遠唐訓方飭道員秦榮督圍防守
副都統克蒙額等擊賊鳳陽逆眾併歸定遠訓方遣馬隊追擊
斃賊千人參將吳開會帶練遊擊歐陽勝美等自廬州赴
援各率所部分路衝突賊踉蹌南遁 賊圍壽州久縋城築壘
數十周以長壕城西濱淮一路環列礮船帆檣如織公遣蔣疑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五

三

學毛有銘率師赴援二十七日蔣疑學等至壽州進紮九里溝
二十八日攻破牛尾岡賊壘三座我軍畧有傷亡公飛檄成大
吉由湖北迅赴三河尖為西路之援周寬世由桐城馳赴六安
分紮謝埠馬頭集保蔣疑學後路又以長淮千里無得力水師
派黃翼升帶淮揚師船由洪澤湖入淮駛至五河以上掃清槍
渦淮肥汝穎諸巨川俾苗逆不得盡收水濱之利時壽州城中
僅五百饑疲之卒知州毛維翼苦守累月令團練分壁城外屢
破賊壘而穎州知府英翰亦遣牛師韓等攻破穆家圩張家圩
蔡家圩等巢官軍之勢稍振 五月苗黨攻蒙城益急馬新貽
屢出擊賊賊目鄧煥林等佔踞劉家圩乘勢襲張家寨擒首李

允等亦由雒河集竄至泥寶集丹成一帶聚黨裝旂蘇老夢等
盤踞亳南劉家集阻截糧道張總愚竄雒河集西陽集一帶高
加葛春元等乘機猖獗渦河南北徧地賊氛糧艘被劫蒙亳聲
息不通而臨淮軍食亦罄

朝旨飭袁甲三在陳州捐募穀米由水路接濟並飭吳棠派兵
往援設法運糧以濟其急唐訓方兵單餉絀竭力戰守偵知淮
河南岸各圩抽丁勒糧以助賊遣張得勝劉明典以少擊眾賊
遁回李家嘴復遣克蒙額擊退定遠捻匪遂將渦河兩岸之上
洪捻匪後隊及懷遠賊劫擊走張得勝等軍逼黑窰而營普承
堯等分紮李家嘴及下洪迤東俾淮南苗黨百數十圩不為逆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五

三

苗牽動於是公運協餉一萬兩至臨淮袁甲三亦以米錢東下
僧親王所派佐領訥木津守備桂錫楨率馬隊至宿州唐訓方
檄令會同英翰梭巡龍山雒河一帶以壯聲援臨淮賴以保存
十二日蔣疑學毛有銘攻毀東皋峯賊壘數座公飭周寬世
四營紮迎河集及四十里鋪保疑學後路檄催成大吉自麻城
拔隊併力援壽州 六月初四日苗黨陷壽州知州毛維翼力
戰死之壽州三面環水僅餘南門一面賊增築多壘與水際礮
刻相倚護蔣疑學等逼賊而軍屢克堅壁我軍亦損精銳二千
餘人知州毛維翼遣死士斃水出城稱城中野草雜蔬摘食俱
盡道殣相望蔣疑學毛有銘以重金陷苗圩夜掉小舟運米麥

入城冀堅持數日俟成大吉軍至合解重圍初四日四鼓下蔡外委邱維城舉城獻賊毛維翼巷戰而死公以壽州既陷皖北與豫鄂三省震動乃檄蔣凝學暫駐三河尖籌備米糧移紮穎州以衛豫境檄成大吉仍紮三河尖以蔽鄂疆檄周寬世退紮六安州以固皖省毛有銘暫駐六安爲諸路游擊之師公又以沛霖既得壽州勢必窺伺臨淮乃調何紹彩四營由甯國北渡馳赴臨淮歸唐訓方調遣咨彭玉麟楊岳斌選派舢板八十號星赴臨淮援剿因疏言去冬今春危險迭出自巢含二浦九洑州次第克復長江數千里盡爲我有江北髮逆一律肅清方幸大局旋轉澄清有日不謂苗逆煽亂壽州被陷是皆微臣治軍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五

五

無狀調度多乖愧憤曷已運同衙署安徽壽州知州毛維翼忍飢撫士扶病登陣以練丁五百人苦守七十六日民皆効死弗去卒至食盡力竭城陷同殉亮節孤忠一時實絕惟有額懇破格

恩施准將毛維翼追贈道員照道員陣亡例從優

賜卹仍於原籍及死事處所建立專祠以彰忠蓋其餘在城文武員弁俟查明另行辦理自李續宜丁憂回籍臣卽兼統其部下四軍去歲賊竄江北驟失三城臣調蕭慶衍毛有銘兩軍南援遂將防守壽州之三營移駐六安等處今歲苗逆既叛又不能以全力撲滅苗黨仍留蕭慶衍會剿巢縣調成大吉回援鄂

省實有願此失彼之咎應請

旨將臣交部嚴加議處至各軍救援不力均有應得之咎布政使銜安肅道蔣凝學請革去布政使銜記名提督成大吉請撤銷勇號以參將降補按察使銜毛有銘拔隊迅速不敢稍誤師期功過尙足相抵應請免其置議奉

旨曾國藩加恩改爲交部議處餘如議辦理 沛霖既陷壽州圍蒙城益力遣黨至汪家集西何霍邱霍邱居三河六安之中運東北曰溜子口密運正陽最據形勝公檄蔣凝學移三河之軍駐溜子口合周寬世撥三營駐迎河集毛有銘率所部守老廟集以杜野掠而保糧道因疏言苗逆遣黨在正陽關增屋浚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五

美

濠尚未蠢動何紹彩四營於六月二十六日取道廬州前進彭玉麟楊岳斌所派舢板八十號亦於二十二二十五日由九洑洲先後開行計此時均已趕到臨淮得此水陸倚護唐訓方之老營可期穩固惟蒙城糧路將絕危殆萬分

諭旨命臣另籌一軍赴潁上擣苗逆老巢等因查江北陸營如蕭慶衍所部駐防江浦浦口周寬世所部分防桐城六安迎河集等處蔣凝學所部分防潁州霍邱三劉集等處成大吉所部扼防三河尖一帶毛有銘所部扼守老廟集一帶各守要隘萬難抽撤此外實無一枝勁旅可援蒙城並赴潁上無以仰慰宸厪曷勝愧悚 七月沛霖遣悍黨由黑窰上洪分抄臨淮後

路唐訓方擊卻之沛霖親率二萬餘人陣於黑窰築壘搶渡普承堯迎擊獲勝毀平七里河賊壘三座時會國荃遣總兵丁泗濱等率師船由瓜州入口赴援吳棠派員弁引導入淮李世忠亦稱公命率水師駐泊五河令朱元興率千人赴臨淮助防唐訓方疑世忠矯託窺伺坐觀成敗具疏陳狀寄諭垂詢公覆言李世忠與苗逆積怨甚深其欲發憤剿苗似屬出於至誠奉

旨著唐訓方妥為駕馭 蒙城久圍未下沛霖於狼山紮十七營阻我運道援軍姚廣武為宋家圩捻匪牽制未能前進馬新貽令王才秀守城自率所部移屯小澗約姚廣武自侯圩前後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五 五

夾攻廣武會英翰軍疏通糧道賊暫緩蒙城圍併力攻懷遠普承堯張得勝等攻懷之師被賊截斷後路糧道梗塞賊燄彌張是時公所派赴援臨淮之何紹彩陸師二千入王吉丁泗濱舢板八十號先後到防十三日水陸並進水師攻奪宋家灘礮划數十隻惟河洲一壘未破前敵糧道仍為賊阻丁泗濱駛至小蚌埠燒燬賊划四十餘隻復登岸攻撲賊壘未下賊更於沙洲乘夜增築四壘兩岸添築礮臺水師阻於巨礮傷亡頗多黃開榜續到之礮船運載米麥拔鎖斷椿奮力衝突勉將糧食送赴前敵各營而受傷者亦復不少賊於沿河多植竹石意欲橫截河流斷我糧道臨軍單薄唐訓方上疏告急

上諭臨淮地方關係皖北全局現在危急萬分非有陸路援軍大局不堪設想會國藩當於無可籌撥之中抽派一軍星馳援應僧格林沁攻克紅山教匪即馳援皖北以救然眉 沛霖夾淮為營增至八十餘壘復以船塞河官軍晝夜苦攻賊眾死拒唐訓方見前敵糧盡檄令乘隙退回水師弁將龔文林自焚其礮划數十隻突圍而出各營傷病兵勇無一歸者適僧親王遣總兵陳國瑞率三千人援蒙城

朝旨飭唐訓方酌度何路喫緊派該總兵前往攻剿並催公撥兵赴援 十七日蔣凝學攻破黃梁集西南各圩毛有銘攻破陶家三圩十八九日蔣凝學擊苗黨倘貫金於劉家臺破之凡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五 五

溜子口以南賊圩悉平之 八月初一日凝學攻破苗家老巢扼河路以拒賊往來 公疏言查濱淮之要區有五北曰穎上日懷遠南曰壽州日鳳陽日臨淮皆緊傍淮水者也距淮稍遠之要區有四北則濱潁河者日潁郡濱渦河者日蒙城南則濱淝河者日六安濱史河者日固始皆匯於淮水者也自穎上懷遠壽州悉陷於賊九處已失其三目下唐訓方所置守者為臨淮為蒙城為鳳陽三處臣所置守者為六安為潁州為固始三處情形雖稍分緩急而皆苗逆必爭之地臣前派何紹彩陸師二千人及彭玉麟楊岳斌所撥舢板八十號先後抵淮亦嘗戰勝一次因苗逆徒黨日眾夾淮而軍懷遠蚌埠糧路已斷七月

二十二日唐訓方將各營撤退卽長淮衛小蚌埠一帶亦被苗逆佔踞臨淮一軍危如繫卵臣本思續撥援兵挽救全局况又

奏奉

諭旨責無旁貸無如近淮諸軍如周寬世蔣凝學毛有銘成大吉等皆扼守最要之地不能抽動周寬世所部分守六安迎河集三處尙嫌單薄又調桐城一營併紮迎河矣蔣凝學所部分守潁郡霍邱三劉集三處現在襲破苗逆老巢嚴防河路爲將來進兵濶子口之計毛有銘所部分駐老廟集板橋集凡壽南六北之良圩賴該軍以自保成大吉所部分紮固始三河尖近以爲潁郡之聲援遠以爲鄂省之屏蔽而潘塏等圩首鼠觀望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五

五

亦須有該軍維繫其閒庶不至堅其公然從苗之志凡此皆近淮諸軍難以調動之情形也竊計臨淮各營何紹彩歐陽勝美等之陸師丁泗濱王吉等之水軍尙無損折普承堯張得勝挫退以後已逾半月當可收集補綴次第成軍臣慮解銀二萬及子藥鎗礮以資整頓倘得陳國瑞援軍迅達臨淮或者勉力支持保此危疆臣俟皖南軍事畧鬆仍當另籌一旅馳往會剿斷不敢稍有膜視上煩

宸厯 初七日將軍都興阿遣總兵王萬清率兵二千入赴援臨淮都統富明阿帶兵繼進李世忠亦親督五千入來會夾淮分屯南至定遠九十里北至固鎮一百二十里連營相望軍威

頗振賊見臨淮難拔併力攻蒙城守城者僅李南華等練勇千人十二日夜我軍之屯渦河南北者全數敗潰退屯小澗集蒙城勢益危急陳國瑞適抵徐州將趨蒙城援剿唐訓方恐事權不一或有諉卸奏請以蒙城一路專委陳國瑞剿辦淮河北岸專委富明阿俾與蒙軍聯合潁壽一路專委蔣凝學等軍而淮河南岸訓方自任之

旨如議 公見援軍大集度賊不得逞於臨淮則上游六安潁州固始三河尖處處喫緊周寬世成大吉蔣凝學毛有銘等各守一方勢鈞力敵不相統屬恐心志不齊貽誤大局奏請以道員金國琛綜理四營軍務且云皖豫邊境同以苗逆爲鉅患潁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五

三

州雖屬安徽疆土實爲河南所必爭之地固始三河尖雖屬河南疆土實爲安徽所必爭之地並爲湖北所必守之地形勢雖判爲三省事權宜歸於一綫

旨報可 二十四日陳國瑞攻蒙城紅里圩破之次日會英翰移師王家淺偪圩而陳國瑞呼守賊曰我陳某也降猶可以相保不降圩破身死悔無及矣賊相顧錯愕不敢放鎗國瑞揮軍猛攻立拔其圩遂連毀附圩賊營數十進攻王家窰又破之遣姚廣武分攻大宋圩小宋圩皆克其蒙北之王家樓母家圩以次收復唐訓方聞陳國瑞屢捷遣何紹彩進蚌埠以掣賊勢時環城四面賊壘相屬外掘長濠深濶數丈見官軍至匿不出關

於圩內密排鎗礮伺擊陳國瑞督軍攻壘傷亡頗多而蒙城守將造勇丁陸得勝突圍赴陳國瑞營稱城內糧米已罄軍民日取浮萍樹皮為食餓死者十之二三勢難稍緩陳國瑞與姚廣武英翰等約期大舉九月十一日夜大雨我軍分路進攻於賊營叢雜之中越濠奪壘斬賊甚眾勇受傷者五百餘人陣亡者三百餘人 二十六日富明阿至蒙城督剿李世忠增兵萬人進姚家灣以圖下蔡規取苗逆老巢唐訓方分軍大小蚌埠以圖懷遠潁州兵練亦攻破朱滑腹圩我軍聲威漸振 時直東軍務肅清僧親王將返旆南征賊黨各懷攜貳練總田瑞書張大儒等焚毀沛霖糧臺集眾二萬餘人圍攻下蔡自稱助官剿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五 三

旨交僧親王妥籌辦理 二十三日李世忠率軍循淮河南岸而上道出劉府考城灰溝一帶練總姚紹珍率眾來助世忠令誦各圩効順於是淮南北聞風反正者甚眾十月初三日世忠攻壽州之柏家圩平之初八日行次中心渡自東迤南繞圩而過盡舉十四圩平之初九日攻毀逆圩八所收撫十餘所十一日攻克小古墩集六圩十二日攻克夏家寨夏寨既破壽東附苗十一圩皆降 二十二日陳國瑞大捷於蒙城初蒙城城外環列賊壘自陳國瑞赴援攻撲甚力遂會英翰於東南門外搶築營壘扼守要害絕賊糧道富明阿復遣詹啟綸程文炳等分

紮險地以為陳國瑞聲援僧親王先遣翼長舒通額率馬隊二千至蒙助剿將軍國瑞繼進僧親王駐節葛家樓攻剿從逆各圩肅清後路劉家圩李家圩相繼薙髮羣圩畏威投誠賊眾瓦解幾於不戰而潰矣 二十七日唐訓方收復懷遠縣初沛霖陷懷遠城遣悍黨萬餘於蚌埠南北岸設壘扼守阻官軍進取之路訓方檄水陸各軍層層圍裹賊勢不支逆黨張士端窮感求撫遂將蚌埠懷遠城獻出訓方整隊入城李世忠聞蚌埠收復親率李顯發等由壽州徐家凹趨懷遠會合夾擊捷聞得旨嘉獎 二十八日僧軍擊賊於蒙城大破之偽奏王苗沛霖伏誅初沛霖乘官軍回救臨淮糾合醜類圍撲蒙城深濠固壘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五 三

志在必得自僧軍南來羣圩紛紛效順賊勢日孤僧親王親督將領分路進攻踏平賊壘無數各匪潰竄沛霖暗越長濠希圖遁逸王萬清短兵斫斃城圍遂解沛霖反側淮上受粵逆洪秀全偽封奏王河南安徽各民圩附從日眾屢煩兵力迄不得剪除毀毀有割據之勢其滅也僧軍陳國瑞之功為多楚軍亦與有力焉 上諭僧格林沁奏殲逆一摺覽奏曷勝欣慰已將僧格林沁優敘出力各員分別獎敘矣王萬清一員除賞給勇號外其銀一千兩即由僧格林沁動款賞給以示鼓勵現在元兇就戮壽州下蔡等處賊膽已寒亟宜乘勝進兵掃除巢穴且懷遠一

城業經唐訓方收復僧格林沁擬調高明阿馳赴懷遠此時自可改道進取著飭高阿陳國瑞等速取下蔡並將擒獲逆黨苗景開迅速正法唐訓方即會李世忠分剿壽州並著會圍藩嚴飭駐守穎六之文武員弁會師夾擊務將苗逆餘黨悉數殲除 公聞沛霖授首懷遠收復疏報李世忠歷次戰狀畧云苗沛霖屢以甘言煽誘李世忠世忠作嚴檄以誅苗申大義以誓眾毅然以討賊爲己任親率萬數千人削平四十餘圩會復懷遠縣城此次僧格林沁大兵南下苗逆立刻授首誠如疾雷破山無堅不靡而李世忠剿平各圩能使苗黨紛紛反正實亦有裨大局應懇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五

三

天恩俯準開復李世忠革職留在處分以昭激勸

旨報可 自蒙城解圍富明阿遣詹啓綸攻克隊王堡連日收復百數十圩參將王品裕率降將詹文魁等擊獲沛霖家屬收復民圩十一處沛霖妻徐氏子苗連生均由富明阿械送僧親王大營誅之 十一月初一日康錦文宋慶徇壽州錦文攜苗景開諭降壽州賊眾李萬春開門迎降遂收復其城李世忠部將朱元興等亦至誤殺守門將士五人宋慶康錦文整隊迎戰殺朱元興杜宜興二員獲李營部將蔣立功械繫之宋慶康錦文乘勝收復下蔡苗家老巢皆毀平之 初二日蔣疑學成大吉會攻穎上毀近城七圩賊首方長華乞降不許乃斬苗景和

苗景花以獻次日收復穎上縣 初四日毛有銘攻正陽關賊首朱萬隆以關降康錦文程文炳適至遂同入守之時蔣疑學成大吉尙在穎上未知賊已獻關初六日移師正陽隔河而營守關者誤爲賊至開礮轟擊蔣成兩軍亦以爲賊之出拒以礮應之毛有銘飛騎馳報始罷兵

朝廷以壽州正陽收復之時諸將爭功械關交公查辦公分條覆奏云一恭奉

諭旨壽州收復之後李世忠所部進城擅殺守門勇丁五名又於圍攻下蔡時因宋慶不肯讓給調隊攻打爭功啟釁實屬不成事體飭將啟釁根由秉公查辦一節臣查陳國瑞與李世忠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五

三

構衅彼此各執一詞據陳國瑞稟稱派副將康錦文帶同苗景開等於初一日攻克壽州初三日有李世忠營將領進城即殺守門勇丁五名康錦文整隊迎敵立將李營隊伍逐出城外生擒五十餘名內有已保提督之蔣立功一名等語據李世忠呈稱派朱元興等前往收復壽州不料被苗景開將記名提督朱元興杜宜魁二員同時殺斃尸在壽州月城之內又派蔣立功前往收復正陽行過壽州被人誘入城內宋慶康錦文將提督蔣立功鎖押等語僧格林沁初次具奏稱李世忠所部擅殺守門勇丁其時但據陳國瑞之稟尙未接李世忠之稟厥後接到李世忠稟件知陳國瑞部下宋慶二將有鎖押蔣立功之案其

所帶之苗景開又有殺斃朱元興杜宜魁之案情節尤重僧格林沁寄臣一函謂兩造各執一詞已咨唐訓方查辦矣唐訓方旋亦寄臣一函謂朱元興杜宜魁與宋慶康錦文先後同入壽城彼此互爭互有殺傷今李世忠咨稱朱杜死於苗景開之手應卽殺苗景開以議抵先了此案等語以臣愚見觀之苗景開本係苗沛霖親屬死黨卽無殺朱杜二人應抵之案亦在萬不可赦之列宋慶雖稟訴蔣立功擅殺門卒然互爭之時殺傷實亦相當又於李世忠部下之提鎮擊斃二人鎖押一人當不至更有餘怒李世忠不敢歸咎於宋慶等而指名係苗景開所殺又恐其部下滋事急急帶隊回滁是尙無尋仇生衅之意若果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五

美

殺苗景開以慰之必且感而生畏不至更有後言此案由唐訓方查明僧格林沁就近判斷自可處置妥當兩得其平至下蔡之役係李世忠部將何璜先入苗衆雖降而尙未獻寨逮宋慶康錦文挾苗景開而來賊始舉寨以獻當時互爭鬪殺在所不免何璜旋即退至龍王廟尙無始終爭執情事謹就微臣所聞覆陳梗概其詳細情形應由僧格林沁唐訓方查明擬結一恭奉

諭旨垂詢正陽收復之時道員蔣凝學何以有爭奪開礮致傷兵勇之事飭令查明據實奏聞一節查正陽關城本係毛有銘會同康錦文程文炳於十一月初四日前往收復維時蔣凝學

成大吉兩軍皆在穎上未知朱萬隆先已獻關投誠初六日移師至正陽隔河立營正擬搭造浮橋而關上陸軍河下礮刻已羣起轟擊蔣凝學等但知朱萬隆尙在城內以爲苗黨之出拒官軍也不得不開礮還擊蓋康錦文自壽州而往在正陽之東毛有銘自六安而往在正陽之西蔣凝學自穎上而往在正陽之西北三者各不相謀彼此互擊之時不特康錦文官兵在關城之內蔣凝學不得而知卽毛有銘湘軍在關城之旁蔣凝學亦不得而知也旋經毛有銘飛騎馳告彼此各自收隊究竟浮橋未成並無一人渡河蔣凝學所稟傷亡六十餘人康錦文所稟傷亡二十餘人臣竊以爲皆不可信頃據唐訓方來咨有親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五

美

赴正陽細加訪察實因兩下未及知會並非有心尋衅等語揆厥情形尙屬可信唐訓方業經咨呈僧格林沁免其查辦臣卽日亦當具咨詳述一切一恭奉

諭旨壽嶺各城均已收復現祇剩辦零星股匪可以無須大兵屯聚張得勝蔣凝學成大吉諸軍均可移緩就急分撥赴陝一節查湘軍之在皖北者有四一日蔣凝學駐軍穎州及三劉集進取穎上縣城者也一日毛有銘駐軍老廟集會復正陽一關者也一日成大吉駐軍三河尖與蔣凝學同進穎上者也此外又有石清吉一軍駐防廬州係多隆阿舊部亦歸臣處調遣臣以皖北苗黨就滅羣圩悉平而忠逆又有上竄江西之議皖南

別無大枝游擊之師乃檄毛有銘所部移駐皖南並調周寬世回守省城而換出安慶防兵與毛有銘同赴南岸爲江皖交界游擊之師其成大吉一軍已由官文來咨調赴鄂省防剿三關一帶石清吉一軍亦赴鄂省防剿小河司一帶將來此二軍者或久留湖北或漸入陝西應由官文酌度辦理臣所轄皖北之兵除調出四軍外僅留蔣凝學數營分防潁州六安等處暫時未可輕動 苗逆就誅以後擒首相盤葛小牛鄒喚林龔耀泉等均經僧親王擒獲梟示擒首李大箇攷魏羣兒等相繼投誠永宿蒙亳阜陽境內各圩反正潁州及渦河南岸以次底定苗逆竊據之地一律收復皖北肅清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五

三

上諭皖北之患實因民圩過多練總權大所致各團練總文職保至道府以上武職保至二品仗勢自豪抗違官長不但生殺之權地方官不能專主甚至鄉井小民只知有練總之尊不知有官長之令積習日久黨羽既多勢益強橫有一大練總而管至百數十圩者稍有所拂即藉尋仇爲名糾衆燒殺如苗浦霖之釀成巨患率皆由此若不妥籌善後隱弭此患恐跋扈桀驁之徒暗伏亂萌積久又蹈苗逆覆轍著會國藩唐訓方督飭地方文武力加整頓此後民練總須官爲督辦毋再畀權練總致成尾犬不掉之患 僧親王奏請於蒙亳適中之地增設文武酌添防兵以資控制

朝廷以安徽蒙宿東北相距二百餘里河南永城縣與安徽潁州府亦南北相距二百里其間平原曠野地廣人稀俗習強悍易滋寇盜雉河集爲蒙亳永宿潁適中之地相距均在百里以外於是改鳳臺縣治於下蔡增置渦陽縣設知縣一員訓導一員易門司巡檢一員典史一員以雉河集爲渦陽縣治云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五

三

求闕齋弟子記卷十五

求闕齋弟子記卷十六

東湖王定安撰

綏柔上

咸豐十年冬十月英吉利法郎西俄羅斯三國既與我議和換約俄使伊格那替業幅謁 恭親王及總理各國事務大臣請撥俄兵三四百名助剿江南髮逆約中國官兵攻陸路俄兵攻水路又以明年南漕運京慮途中阻礙請用米利堅商人及中國粵商採辦臺米洋米所載沙船洋船均用俄美旗幟以防外寇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據以入告

上諭中國剿賊運漕斷無專借資外國之理惟思江浙地方糜爛兵力不敷剿辦如借俄兵之力幫同辦理逆賊若能早平我之元氣亦可漸復法郎西在京時亦有此請著會同藩等公同悉心體察如利多害少尙可爲救急之方卽行迅速奏明候旨定奪至代運南漕一節江浙地方淪陷明歲能否辦理新漕尙無定議然漕糧爲天庾正供自不可缺該使所稱採辦運律之說是否可行應如何妥議章程辦理之處並著會同藩薛煥王有齡酌量情形迅速具奏 公復疏云臣就俄首所陳二事思

之其請撥夷兵三四百名助剿金陵髮逆一節英法美各國恃其船堅礮大橫行海上俄羅斯國都緊接大西洋所用船礮及所習技藝均足相抗近始由重洋以通中國該夷與我向無嫌

怨其請用兵船助剿髮逆自非別有詭謀康熙年間進攻臺灣曾調荷蘭夾板船助剿亦中國借資夷船之一證惟長江二千餘里上游安慶蕪湖等處有楊載福彭玉麟之水師下游揚州鎮江等處有吳全美李德麟之水師臣現又在長沙吳城等處添造師船爲明年駛赴淮揚之用是皖吳官軍之單薄在陸而不在水金陵髮逆之橫行亦在陸而不在水此時我之陸軍勢不能遽進金陵若俄夷兵船卽由海口上駛亦未能遽收夾擊之效應請飭下王大臣等傳諭該夷首獎其效順之忱緩其會師之期俟陸軍克復皖浙蘇常各郡後再由統兵大臣約會該首派船助剿庶在我足以自立在彼亦樂與有成法郎西亦有

求闕齋弟子記卷十六

二

此請亦可獎而允之許其來助示以和好而無猜緩其師期明非有急而求救自古外夷之助中國成功之後每多意外要求彼時操縱失宜或致別開嫌隙似不如先與約定兵船若干隻雇價若干每船夷兵若干需用餉若干軍火一切經費若干一一說明將來助剿時由上海糧臺支應庶可免爭競而杜弊端至所稱美商領價採米運津一節江浙各郡縣地方淪陷既多明年新漕勢難趕辦美商粵商情願領價採辦臺米洋米由海道運至津沽實亦濟變之要著俄首既以此爲請似可卽因而許之除粵商採辦之米應由該商自行經理毋庸插用俄美旗幟外所有美商採辦運津之米亦請飭薛煥在上海就近與該

商訂明粵商領價須取保戶美商則聽美酋經理當可無誤要需爲時局計似亦舍此別無良策伏乞

聖明察酌行之抑臣竊有請者馭夷之道貴識夷情美利堅人性質純厚其於中國素稱恭順道光十九年喫夷因鴉片肇釁之始兵船闖入廣州省河美酋曾於參贊大臣楊芳處遞稟願爲居閒調處英酋義律旋出親筆有只求通商不計別情等語是並煙價亦不敢索也楊芳會據以入奏而不敢專主其議會官軍燒搶洋行誤傷美夷數人其事遂寢而夷患遂熾咸豐三年賊踞金陵聞美酋亦曾於向榮處託人關說請以兵船助剿未知向榮會據以入奏否上年天津擊敗夷船時美酋即首先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六

三

赴京換約並無異詞是美夷於中國時有效順之誠已可概見此次俄夷既稱美商情願領價採米似可卽飭薛煥與美酋面訂章程妥爲籌辦庶幾美夷知中國於彼毫無疑忌或且輸誠而暱就於我未可知也此次欵議雖成中國豈可一日而忘備河道既改海運豈可一歲而不行如能將此兩事妥爲經畫無論目前資夷力以助剿濟運得紓一時之憂將來師夷智以造礮製船尤可期永遠之利區區慮慮所及合併陳明

咸豐十一年五月 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等奏本年三月間巴夏禮自長江來京歷言賊情斷無成事之理而官文會國藩胡林翼等水陸各軍紀律嚴明望而生畏惟餉項不足船礮不

甚堅利恐難滅賊等語臣等伏思外憂與內患相爲倚伏若不乘此時卽薪嘗膽中外同心以滅賊爲志誠恐機會一失則賊情愈張安危之機判於俄頃臣等晝夜焦思忘寢廢食前閱邸鈔知楚軍甚爲得手安慶大獲勝仗如能指日克復臣等以地勢料之則會國藩必規畫徽甯爲分道進剿蘇常之計胡林翼必規復桐廬爲沿江掃蕩之謀惟大江上下游均有水師中間並無堵截之船非獨無以斷賊接濟且恐由蘇常進剿則江路喫緊北路必受其衝臣等會記上年五月開會國藩奏陳攻取蘇常金陵非有三支水師不能得力但造船必須先設船廠購料興工非年餘不成自不如火輪船剿辦更爲得力南省雖舊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六

四

有二支詢據赫德則稱並非打仗之船且已有一隻敗壞是利器已廢未免可惜臣等復詢問火輪船價值若干能否購買據稱伊國火輪船一隻大者數十萬兩上可載數百人小者每隻數萬兩可載百數十人大船在內地不利行駛若用小火輪船十餘號益以精利鎗礮其費不過數十萬兩至駕駛之法廣東上海等處多有能之者可僱內地人隨時學習用以入江必可奏效若內地人一時不能盡習亦可僱用外國人兩三名令其司舵司礮而中國僱用外國人英法亦不得攔阻如欲購買其價值先領一半俟購齊驗收後再行全給並稱洋藥一項如照所運之單征收華洋各稅四十五兩之外於進口後無論販至

何處銷售再由各該地方官給與印票仿照牙行納帖之例輸銀若干如辦理得宜除華洋各稅外歲可增銀數十萬兩此項留為購買船礮亦足裨益臣等伏思賊匪既平則商賈暢旺於洋商豈無裨益所擬印票之法果能於各口無礙似屬可行如蒙

俞允即請於上海廣東各關稅內先行籌款購買俟將來洋藥印票稅收有成數再行歸款並給赫德劄文令其購買運到時交廣東江蘇各督撫雇內地人學習駕駛熟習後再駛入大江惟應酌配兵丁並統帶大員及陸路進攻事宜應請

飭下官文會國藩胡林翼等預為熟計一俟運到即請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六

五

旨辦理昨法國哥士耆來見亦稱現欲回國請總理衙門給劄令其購買船礮伊即稟請該國王代為購買俟將來稅項收有成數再行扣還等語臣等擬先與言明價值令其代辦似於事亦無所損

上諭東南賊氛蔓延果能購買外國船礮剿賊必能得力惟各路軍餉不足必須預籌銀款以資購辦著勞崇光耆齡薛煥並傳諭毓清即按照所奏預為籌計其應酌配兵丁並統帶大員及陸路進攻事宜著官文會國藩胡林翼先行妥為籌議一俟船礮運到即奏明辦理 公覆疏云臣查髮逆盤踞金陵蔓延蘇浙皖鄂江西等省所占傍江各城為我所必爭者有三日金

陵日安慶日蕪湖不傍江各城為我所必爭者有三日蘇州日廬州日甯國不傍江之處所用師船不過舢板長龍之類其或支流小港岸峻橋多即舢板小划尚無所施其技斷不能容火輪船想在

聖明洞鑒之中傍江三城小火輪船儘可施展然亦只可制水面之賊不能剿岸上之賊即欲阻其北渡斷其接濟亦恐地段太長難於處處防遏目下賊氛雖熾然江面實鮮礮船不能與我水師爭衡臣去冬覆奏一疏有云金陵髮逆之橫行在陸而不在水皖吳官軍之單薄亦在陸而不在水係屬實在情形至恭親王等奏請購買外洋船礮則為今日救時之第一要務凡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六

六

恃己之所有誇人以所無者世之常情也忽於所習見者震於罕見者亦世之常情也輪船之速洋礮之遠在英法則誇其所獨有在中華則震於所罕見若能陸續購買據為己物在中華則見慣而不驚在英法亦漸失其所恃康熙雍正年間雲南銅斤末會解京之時皆給照商人採買海外之洋銅以資京局之鼓鑄行之數十年並無流弊况今日和議既成中外貿易有無交通購買外洋器物尤屬名正言順購成之後訪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習繼而試造不過一二年火輪船必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髮逆可以勤遠略至於兵丁及統帶大員應俟輪船駛至安慶漢口時每船酌留外洋三四人令其司

舵司火其餘卽配用楚軍水師之勇丁學習駕駛礮位亦令楚勇司放雖不能遽臻嫻熟儘可漸次教習其統兵大員卽於現在水師鎮將中遴選臣與官文胡林翼商定屆時奏明辦理惟期內地軍民知者盡心勇者盡力無不能製之器無不能演之技庶幾漸摩奮興仰副

聖主深遠無窮之慮 再前督臣於美利堅租得火輪船二隻一名土只坡一名可敷其土只坡一隻現泊上海黃浦江供護餉護運之用赫德所稱一隻敗壞如果屬實想係名可敷者聞此二船頭尾兩處皆有礮位若操練得人未必不可用以打仗現在遵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六

七

旨購買洋船臣擬先調現泊上海之土只坡輪船一隻由長江上駛安慶一帶就近察看試用督令楚軍水師將弁豫爲練習俟明年洋船購到庶易收駕輕就熟之功惟臣處缺餉日甚該輪船駛赴上游弁勇工價口糧仍照舊章在於上海支領其損壞輪船一隻如何修理亦能速修完好駛赴安慶一帶兩船一上一下輪替更換遇有軍務要件臣與撫臣往返商數日可達不至如現在文報阻滯數月難通一信相應請
旨飭下江蘇撫臣薛煥迅派幹員刻日押令上駛以資演習
旨如議 是時公弟國荃圍攻安慶甚急賊糧盡城垂克忽有洋船停泊城外接濟賊米公患之而都興阿軍攻君山賊隊見

有洋人乘坐沙關快船一隻下駛我軍追擊卽乘船逃走船內搜出偽求天義陳坤書印憑一張內開上海夷酋瑪士哆等採辦洋貨由福山進口字樣 恭親王照會各國公使禁止接濟賊糧並咨公與湖廣總督官文派師船由上海取告示張貼沿江各口巡查濟賊洋船未幾安慶克復我軍聲勢日盛上海羣酋輸誠效順而濟賊之弊始絕

同治元年正月

上諭昨因薛煥有蘇省紳民稟請借兵洋人之奏當經諭令該撫熟計以期無拂輿情諒該大臣早能洞悉仍着該大臣酌派名將勁兵前往方可萬全無患 公覆疏云臣於上年臘月初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六

八

四日接蘇州紳士潘會璋等信函商借洋兵之事臣比復函言甯波上海皆係通商碼頭洋人與我同其利害自當共爭而共守之蘇常金陵本非通商子口借兵助剿不勝爲笑勝則後患不測目前權宜之計祇宜借守滬城切勿遽務遠略謂金陵蘇常可以倖藥非徒無益而又有害既已備兵守滬則當坦然以至誠相與虛心相待不可稍涉猜疑等語函復該紳並咨明撫臣薛煥在案頃於正月十八日又接潘會璋等函牘業已設立公局會同英法二國防守上海又稱洋兵調齊之後勢難中止不僅助守上海並將助剿蘇州等語臣之愚見借洋兵以助守上海共守華洋之人財則可借洋兵以助剿蘇州代復中國之

疆土則不可如洋人因調船已濟兵費太鉅勢難中止情願自
剿蘇州等處我中國當以情理阻之婉言謝之若該洋人不聽
禁阻亦須先與訂定中國用兵自有次第目前無會剿蘇州之
師卽克復後亦難遽撥駐守之師成則中國不必感其德不成
則中國亦不分其咎英法二國素重信義一一先與說明或不
至因見德於我而反致生怨 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等奏臣
等於上年六月間曾以賊氛未靖力求制勝之方因與總稅務
司赫德論及購買外國船廠之事業經請

旨辦理在案嗣接赫德開單前來臣等覆加查核需銀約一百
五六十萬兩恐各關稅項未能如數抽出且如所開應僱外國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六

九

船戶等人多至數百名與前言只僱兩三名者不符因卽與駁
詰據稱恐因事急時內地人不能熟習故非多用外國人不可
臣等以其人數究覺太多况如鳥鎗手鎗刀等皆非制勝必需
之物因復與赫德另開一單核減至八十萬兩赫德時將赴滬
因稱俟伊到滬時當與薛煥商辦旋據赫德由滬來信聲稱據
薛煥云如只需八十萬兩尚不難於籌措若由總理衙門行文
分派粵海關籌銀二十萬兩閩海關籌銀十萬兩廈門甯波各
籌銀五萬兩江海一關亦應籌銀二十萬兩以備購買等語臣
等當於十一月內函致薛煥詢其是否實有此論據薛煥覆稱
購買外國船廠亦多流弊卽如從前所買外國輪船成豐十年

間正在需用之時英領事忽將外國水手舵手礙手悉行撤回
大爲掣肘深恐仍蹈前轍但如事在必辦亦當盡力籌辦銀兩
等語臣等伏思咸豐十年正值天津與外國接仗彼此相持是
以不願彼國人爲我所用今既換和約諒亦不至再有掣肘情
事况赫德前曾言如買外國輪船亦不必定用換約各國之人
緣換約各國各口皆有領事官少不如意卽不免心存挾制不
如用未經換約各國之人彼此無隙可以終爲我用等語卽昨
接薛煥奏報上海打仗雇募呂宋二百人並有受傷多名則赫
德所言非盡無因將來購船時若亦雇呂宋等國人駕駛更不
致有臨時掣肘之虞現在浙江杭甯失守難保該逆不爲海上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六

十

縱橫之計既據該撫聲稱盡力籌措必係確有把握除甯波一
口不能責其照辦外相應請
旨飭下江蘇巡撫趕緊籌款並請飭令兩廣總督等於粵海稅
項下籌銀二十萬兩以備江蘇巡撫應用至駕船之人似不若
徑用呂宋等國之人爲妥惟此項船隻有兵船貨船信船之分
信船最小貨船極笨均非禦侮之物必須查看明確實係兵船
方可購買至天津大沽一口密運京畿尤關緊要應令江蘇巡
撫於赫德購齊運到後酌分數隻以備北防之用毋得稍存矜
域之見至酌配兵丁及統帶大員一節上年七月間據會國藩
奏稱俟輪船駛至安慶漢口時再行配用水師勇丁其統帶大

員卽於水師鎮將中遴選等語查上年具奏時海面尙自平靖故酌配兵丁等事皆指江上而言今浙江杭甯不守滬城危急北洋各口亦屬可虞則將來船礮購妥之後更應厚積兵力乘駕出洋以資攻剿應仍請

旨飭令兩江總督俟船礮購齊後撥派兵丁官員前往上海聽候江蘇巡撫調用 時粵匪在甯波海口擄掠釣艇

上以沿海地方均形吃緊飭江蘇巡撫薛煥督飭稅務司赫德購買西洋船礮

諭令公遴派水師鎮將聽候調遣 公覆奏云查楚軍水勇多係兩湖土著距江近而距海遠所用師船不過長龍舢舨快蟹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六

十一

之類但能泛江不能出洋上年七月臣覆奏摺內所稱俟輪船駛至安慶漢口時卽令學習駕駛可放礮位亦言用之於江面非用之於海中也江與海雖同一水面而風濤迥別氣候各殊自崇明出口繞至上海非熟習洋面之人卽有寸步難行之勢臣去年覆奏之後尙未將學駕輪船之說宣示各營蓋其囿於風士之習誠恐遷地弗良而其疑畏洋人之心尙扞格而難入今強其試登輪船或可勸誘爲之若強之遽出洋面則難矣髮匪所據之民多係江楚山民以臣愚料之必無遽能縱橫海上之事臣忝任江督本有海疆之責撥兵剿賊亦係分內之事無如所部兵勇並非生長海隅勢不能遽於重洋用武不敢不據

實獲陳

上諭會國藩奏楚軍水勇僅能用之江面未能強令出洋等語現籌購買外國船礮本擬用於江面剿賊並非施之外洋惟楚軍由江北赴滬陸路多梗故有由海道前往之諭至外國船隻均不可恃必須於伊等本國及香港購覓方可利用此時伊等已函致該國帶兵員弁幫同物色並風聞會國藩派員到上海買得一隻名博雲者卽係萬不堪用之船薛煥前解糧餉赴浙未能送到實係此船誤事等語購船等事諒可卽有頭緒所有應配兵勇仍著會國藩先事預籌 時薛煥募美國人華爾白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六

十二

齊文在上海教習洋鎗隊命參將李恆嵩偕同剿賊號曰常勝軍洋人火器精利所向輒克蘇州紳士殷兆鏞等屢白薛煥請借助西兵規復蘇常郎中潘會璋偕浙人龔橙航海入都呈訴鄉間被陷懇請借用英法等國兵速籌規復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據以入告 上諭上海爲通商之地借助尙屬有辭若攻剿內地賊匪輒欲用外國兵力揆度洋人情形雖不至遽有他慮而軍行餉隨一切供應之煩亦恐萬難措拄以該紳士等情詞懇切固難重拂輿情亦須顧全國體此事是否可行著會國藩悉心籌酌迅速馳奏又

諭據英法駐京公使聲稱賊匪與洋人構衅此時在滬洋人情願幫助官兵並派師船駛往長江協同防剿等語如該洋人實係與逆匪尋仇並無他意則事機難得該大臣務當飭令沿江上下師船與該洋人聯絡聲勢翼收速效並加意拊循使其樂於助順 公覆奏云竊臣才識庸愚謬膺重寄受命二載不能早籌一旅達於蘇境致蘇省紳士迫於水深火熱為此不擇之呼籲皆臣治軍無狀之咎誠使商借洋兵即能救民之難蓋臣之愆豈非至願然臣前此奏稱助守上海則可助剿蘇常則不可者蓋亦有放回紇助唐收復兩京當時亦賴郭李諸軍挾與征戰縱王兵未必優於客兵要自有為之主者與之俱進俱退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六

三

借作偕行以今日之賊勢度臣處之兵力若洋人遠爾進攻金陵蘇常臣處實無會剿之師如其克復城池亦尚難籌防守之卒上游如多隆阿鮑超會國荃諸軍各當要地萬難抽動下游如李鴻章一軍甫抵上海新集之卒祇堪自守不能遠征反復籌維竟無大枝勁旅與之會剿假使轉戰內地但有西兵而無王兵則三吳父老方遯王師而慰雲霓之望或觀洋人而生疑懼之情至臣職分所在責有專歸譬之人家子弟應試科場稍能成文而倩人潤色猶可言也若不能文又不入場徒倩人手頂替則無論中式與否而議論騰於遠近羞辱貽於父兄矣臣所處之位與報名應試

者無異專借西兵與倩人頂替者無異故他人但作事外之議論而臣則當思事中之曲折既以借助外國為深愧尤以無兵會剿為大恥

論旨以洋人與逆匪仇隙已成情願助順在我不必重拂其意臣處搜獲偽文亦知金陵洪逆詞意不遜與洋人構衅甚深在洋人有必洩之忿在中國為難得之機自當因勢利導彼此互商嘉其助順聽其進兵我中國初不干求亦不禁阻或乘洋人大舉之際我軍亦諸道並進俾該逆應接不暇八方迷亂殆亦天亡粵匪之會也惟地形有遠近兵勢有次第仍請飭下總理衙門照會英法公使目前若進攻金陵蘇常臣處尚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六

七

無會剿之師庶幾定議於前不致貽譏於後其或蕪湖梁山一帶官兵戰守之處恰與洋兵會合臣當謹遵

論旨加意拊循勝必相讓敗必相救不敢稍乖恩信見輕外國上煩

宸廑 三月公檄延建邵遺缺道李鴻章率師至上海四月詔以李鴻章署理江蘇巡撫薛煥以頭品頂戴充通商大臣并諭李鴻章到滬後務當體察洋人之性設法聯絡洋鎗隊頗資得力外國人時常誇耀其兵該署撫不妨多為教演以鼓舞洋人至華爾名利兼圖尤不可愛惜小費鴻章既至滬洋人口備出戰時時借夫牽馬纏騶無已公貽鴻章書以四事相勉曰首

忠信日行篤敬日會防不會剿日先疏而後親初三日常勝軍
李恆嵩華爾會英法兵攻克嘉定縣十四日克青浦縣仍以洋
兵常勝軍守之捷聞英提督何伯法提督卜羅德傳旨嘉獎華
爾授官副將 前甯紹台道張景渠會英兵克鎮海縣遂克甯
波府華爾率常勝軍六百人入守之 十九日常勝軍會英法
兵克南橋鎮卜羅德陣亡

上諭卜羅德遠涉重洋奮不顧身洵屬無忝使命勇烈可嘉著
李鴻章遣道府大員致祭一壇並賞貂皮百張彩絨四端由議
政王傳給其家屬祇領 二十二日常勝軍會英法兵克柘林
粵賊李秀成聞嘉青皆克率眾攻太倉李慶琛軍大潰賊繞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六

五

粵塘攻嘉定甚急英法兵怖於賊眾委城去嘉定復陷賊遂圍
青浦華爾率常勝軍猝破天馬山賊壘突入青浦城盡焚米糧
輜重死戰出於是青浦亦陷 五月總理各國衙門奏竊臣等
於十年十月間因外國有借兵助剿之議曾經奏交江浙各督
撫悉心核議旋據會國藩袁甲三先後覆奏皆以助剿一舉有
害無利惟薛煥謂利在速辦久恐生變但非有船數十隻兵數
千名不可等語是薛煥之意亦未嘗直謂可行是以臣等不敢
終至其說僅將購買船礮一事奏明辦理上年十二月又據薛
煥奏以江蘇紳士呈請借外國兵力助剿等情本年二月該省
紳士潘曾瑋復赴臣衙門而訴當時臣等以為可藉外國防守

海口不可使其進剿內地即經函知會國藩歷述可慮者數端
緣外國軍令最速我兵恐不能如其迅捷致為所笑一也外國
雖不須內地備餉要不能不資我接濟我軍能否源源備解殊
不可恃二也外國人性急且恐乘勝進攻不知與中國共謀萬
全致有挫失三也外國只可進攻不能代守將來克復各城萬
一我軍不能固守必致得而復失徒勞無功四也凡此數端皆
目前必致之弊此函尙未寄到旋據會國藩薛煥奏借兵助剿
各情形摺片亦與臣等所議略同但彼時各該國在上海與賊
構釁已深雖未能滅賊要不敢通賊是以臣等暫且聽其攻剿
未經阻止茲據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函稱詢據英國領事官吉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六

六

必助聲稱外國自克復甯波青浦嘉定以後即分撥兵船赴甯
協同我軍守禦其青浦嘉定二處兵數更少守禦不敷髮逆大
隊湧至華爾察看情形難以抵禦因將該二城焚燬免致棄為
賊有現在該國官兵退回上海休息另調印度兵前來助戰俟
印度兵到秋間再作大舉等語崇厚因思該國援兵大集髮逆
迫於剿洗勢將乞降當此之時誠使許其與兵約其助剿即令
由鎮江一路水陸並進直搗金陵賊巢一面請
旨嚴飭各路統兵大臣於各要隘盡力堵截彼此四面兜剿必
可聚而殲旃等語臣等查崇厚此議如果各國肯為出力功成
一鼓實足以伸

天討而快人心惟所稱青浦嘉定二處焚燬情形是臣等前次所慮中國於收復城池不能固守一層其害已見若令外國帶兵入內地攻剿不特得一處代守一處是為中國腹心之患即得一處焚燬一處亦實為地方瘡痍之災日前東南黎庶被賊蹂躪不堪何可再受外兵之擾况五印度兵在外國素稱頑悍其肯出死力倍於粵東之潮勇其兇狠無賴亦倍於粵東之潮勇臣等於崇厚此議亦不敢遽以為然譬之於醫崇厚與蘇省紳士係急則治標之法而臣等則以峻厲之劑不宜猝投於虛弱之身恐力不能勝轉受其害也惟是外省各地方情形臣等究未深悉應請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六

七

飭令會國藩等悉心核議萬一印度兵到應作何設法防範與之同力合作以為未雨綢繆之計迅速覆奏
上諭借兵助剿之議疊經會國藩等先後覆奏會稱有害無利前因上海喫緊英法兩國幫同戰守該兩國與髮逆仇隙已深若徑調大兵分路進攻剪除髮逆固屬大快人心惟若盡如嘉定青浦之事則害不勝害現在江南之師連克名城已成破竹之勢會國藩函致總理衙門擬令黃翼升統帶水師由松滬直入太湖以為進兵之路甚合機宜著該大臣即乘此時聲勢督飭各軍進逼金陵迅圖克復金陵既拔則蘇常勢必瓦解各要地均為我有萬一金陵難拔印度兵至應如何預籌兵勇以備

臨時攻取之處著會國藩等會商具奏 公覆疏云伏查咸豐十年十月蒙

先帝垂詢俄法兩國助剿之事臣覆奏以為當許其來助而緩其師期本年三月蒙

諭旨垂詢英法兩國助剿之事臣覆奏以為同防上海則可借

攻內地則不可洋人若先攻蘇常臣處無會戰之師若克復城池臣處亦無派守之卒定議於先或不至責怨於後等情各在

案茲復欽奉

諭旨以印度兵來秋間大舉飭令會商妥議臣函商左宗棠李鴻章等據左宗棠復函云青浦嘉定二處髮逆屬至夷兵遠遁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六

六

夷人之畏長毛亦與我同委而去之真情畢露斷無起印度之兵助剿此賊之事島人借助剿為圖利之計借起兵為解嘲之辭耳兵頭縱有此意國王未必允許印度縱有兵來其數未必能多據李鴻章復函云官軍自二十日虹橋大捷之後洋兵待我兵敬禮有加提督何伯來營會晤詞意和順然窺其中若有不足者青浦嘉定之退不免羞恚自云須八月後調大英兵來恢復青嘉該提督始能回國並無調印度兵來之說臣查西人天性好勝睚眦小忿不肯甘休青浦嘉定之挫既羞見侮於髮逆尤慮見輕於天朝其與兵前來報復係屬意中之事惟英法舊例兵謀會議

於眾國兵費征斂於眾商非一人所能爲主青嘉一退之羞不至遽觸大眾之怒國王未必因此而大舉商賈未必因此而加征其兵數必不甚多亦可懸揣而知崇厚既有所聞似宜由總理衙門與駐京公使查詢確實然後申大義以謝之陳利害以勸之中國之寇盜其初本中國之赤子中國之精兵自足平中國之小醜姑無論本年春夏連克二十餘城長江上下肅清三千餘里髮逆無能久之理吳越有可復之機即使事機未順賊燄未衰而中華之難中華當之在

皇上有自強之道不因艱虞而求助於海邦在臣等有當盡之職豈輕借兵而貽譏於後世此所謂申大義以謝之也粵匪行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六

九

徑本屬無賴之賊青浦兩城尤屬至微之事英國若徵印度之兵爲報仇之役多調則勝之不武少調則弗勝爲笑徒使印度軍士支領中國之餉銀蹂躪中國之土地不利於國王下不利於英商不如早議息兵俾松滬免無窮之擾即英法省無窮之費此所謂陳利害以勸之也斯二者總理衙門與駐京公使委曲商確如俱不見聽則亦別無阻止之法仍當先與議定西兵進攻內地臣處無會剿之師若克城池臣處無派防之卒區區鄙見不得不重言申明至於設法防範殊乏良策洋人語言不通風俗迥異臣始終不願與之會剿蓋亦籌之至熟與其合而復離不若量而後入倘我軍屯駐之處彼亦不約而來實個

處此臣當諄飭部曲平日則言必忠信行必篤敬臨陣則勝必相讓敗必相救但有謙退之義更無防範之方吾方以全力與粵匪相持不宜再樹大敵另生枝節庶幾有容有忍宏濟艱難南洋通商大臣薛煥奏稱伏查南洋及內江通商各口惟閩粵兩關隸於將軍及專差監督其餘除未報開埠諸口外所有已經通商之處多由各省督撫委令道員管關凡有交涉事務責成關員經理而督撫總其大綱或由將軍監督主持而督撫會同辦理各關稅鈔征收解支均由督撫稽核即將軍監督管理者督撫亦必與問遇有領事各官與各關官辨論不決則督撫據理以剖斷之因勢而調和之倘爭執不休則徑行咨呈總理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六

三

衙門或照會外國公使蓋疆臣事權專一呼應自靈而就近指揮亦易臻周密也若專設大臣統轄江楚蘇浙閩粵六省口岸分爲十餘處地方遠隔數千里殊有鞭長莫及之虞英法換約之後臣會因公事照會駐京使臣未據答復美國雖通公廣而使臣浦麟痕自來中國臣疊于照會亦無照覆之文英使額爾金前年出京聲言不能與外省大臣商辦公事故該使與法國副使哥士耆先後經過上海均未與臣相見臣兩年權篆駐紮瀋城所行者仍無異於江蘇巡撫之事其餘各省相隔迢遙通商庶務更新既尠成規可守各口情形不一又難懸揣而知且驛程梗阻繞道稽遲有時經數月之久遞到一文而臣仍無從

核辦臣與各國公使既已無可會商領事等官更難遙爲駕馭是以各省與外國交涉必由督撫諸臣遇事斟酌籌辦至於關稅盈虛本由疆臣考核臣僅準據開報數目而各省奏咨早已到京故稽察稅務亦屬具文臣現已交卸撫篆可以隨時巡歷各口誠不必專駐上海然移駐一處而其餘各處之事仍屬隔閡則顧此不免失彼卽所移之處亦未能驟悉情形是臣雖職司通商而於撫馭遠人稽查權課均係有名無實自上年以來本擬陳請毋庸署理

欽差大臣篆務會軍務孔殷未遑具摺茲蒙

特畀委任臣正宜及時自效以冀稍答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六

三

鴻慈惟臣詳加揆度覺通商事務似無庸專設大臣臣如緘默不言則竊位貽譏負疚滋甚不敢不披瀝悃忱上陳於

君父之前溯查道光年間

諭令兩廣總督佩

欽差大臣關防辦理五口通商事宜惟時外國有所干求其使臣均願在廣東商辦今則情形異昔似應因時制宜且通商大臣所領與內閣學士崇厚之在天津不同北洋開埠伊始自應寄以重權大臣兼督關務亦略與福州將軍之督理福州廈門二口相似南省各有專責另以大臣專司其實仍同虛領又從前兩江兩廣各總督兼充

欽差大臣臣以巡撫署理皆有本任廉俸足資辦公本署胥役足供驅使今若特置一官則憑藉毫無事事創設所有一切辦公經費均須另籌並慮派委隨員另設書吏差役及租住館舍所需薪水紙張辛工飯食房舍等項均屬必不可少統計爲數不貲

國家經費有常鉅款籌撥不易卽或不惜

帑項創立規模而公事仍窒礙難行則精祿亦虛糜無益臣愚以爲宜將通商大臣一員裁撤一切事務各歸本省督撫將軍經理庶耳目較近利弊周知督撫將軍各膺專責總理衙門與戶部考其成功將見撫馭遠人稽查權課事事皆有實際允於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六

三

全局有裨 再通商大臣以督撫兼領又必平時動望隆重乃能警服遠人如於會國藩官文二員中

特簡一員飭令兼領通商事務卽可就近會同沿江各督撫隨

同商辦亦可毋庸另籌經費

上諭南洋通商大臣本係道光年間經耆英等議定設立以爲交涉事件在外商辦之計迨英法各國公使駐京後一切緊要之件均由總理衙門辦理其餘關稅事務則由管關之關督道員會同各國領事官經理仍由該省將軍督撫稽察已足以資控馭上海雖爲各國匯集之所而所設祇有領事若該道辦理得宜巡撫妥爲稽察則諸務已有責成所請裁撤之處洵爲因

時制宜會國藩辦理軍務在江面布置所夕不遑若再任以通商事務非所以示體諒現在江面肅清應如何妥爲兼籌之處卽著酌量情形迅速具奏 公毅疏云臣才識庸凡庸於西洋通商事宜尤未諳究第就各省海口論之則外洋之通商正與內地之鹽務相同通商係以海外之土產行銷於中華鹽務亦以海濱之場產行銷於口岸通商始於廣東由閩浙而江蘇而山東以達於天津通商之有五口大臣三口大臣猶鹽務之有兩淮鹽政長蘆鹽政也通商之有監督關道猶鹽務之有運司鹽道也通商之綜匯於總理衙門猶鹽務之綜匯於戶部也通商惟長江交易最廣以漢口爲都會亦猶鹽務惟兩淮引地最廣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六

三

以漢口爲都會也今薛煥請裁南洋通商大臣歸併地方亦猶道光十年陶澍請裁兩淮鹽政歸併總督也以南洋之廣設一大臣統轄江楚蘇浙閩粵六省數千里之遠薛煥所稱鞭長莫及誠屬實在情形所有廣東福建浙江三省應遵此次諭旨卽由監督道員經理將軍督撫稽察已足以資控馭至長江深入腹地路遠事繁臣竊以爲當分別辦理自輪船入鄂以來洋人蹤跡幾徧沿江郡縣或傳教於僻壤採茶於深山違一言而嫌隙遽開牽一髮而全神俱動督撫以洋務非其專責而不肯深究勢必至睚眦小忿皆取決於總理衙門道途太遠後患孔長且立法之初當規久大之計柔遠之事必擇專精之人

今日求一二精於洋務者而爲之豈可得哉臣愚謂此缺似不可裁宜改爲長江通商大臣專辦濱江四省中外交涉事件或駐鎮江金陵或駐漢口九江添設官屬書役若干廉俸經費若干應請飭下總理衙門會同該部核議其漢人洋人之大小詞訟在滬在鄂之正子各稅何者由通商大臣專決何者歸總理衙門核覆亦應與駐京公使熟議其北洋三口通商事同一律均宜討論職掌永定章程區區愚見蓋爲數省計久長非爲一人圖推諉也至兩江總督一缺統轄三省文武兼管漕河兩端鹽務又其專責卽在承平之際幹濟之才已覺竭蹶不遑况以微臣迂鈍之資又值髮逆糜爛之餘夙夜憂懼頓顛實在意中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六

三

不敢因偶爾之戰勝儻來之虛名遂自忘其醜陋軍務未竣之前臣實不能兼辦通商事件署撫臣李鴻章資望尙淺軍事方殷亦於洋務不甚相宜伏求
皇太后
皇上曲賜鑒諒臣等幸甚倘蒙
天恩另設長江通商大臣則所轄地方有關涉洋務者臣仍當悉心籌畫公家之利知無不爲昔年兩淮鹽政未裁之先江督亦有緝私督運之責湖廣亦有查引督銷之責今於通商推其意以行之官文總理於上游臣則稽查於下游不敢因別有專員遂爾置身事外上負

聖王委任之意奉

旨交總理衙門會同戶部議奏總理各國衙門議覆略云伏查南洋五口舊設

欽差大臣一員以兩廣總督領之嗣改隸於兩江總督前於咸豐十年十二月臣等奏令署理

欽差大臣江蘇巡撫妥爲經理一切事件由該大臣隨時知照總理衙門以免歧異除粵海福州廈門甯波上海五口舊有管理稅務之將軍監督道員毋庸另議更張外其新定之潮州瓊州臺灣淡水長江通商之鎮江九江漢口等處均由本省督撫會同上海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六

五

欽差大臣奏明派員經理所有新舊口岸稅銀船隻數目情形按月呈報該大臣稽察由該大臣按月咨報總理衙門及戶部查覆等因奉

旨允準在案茲據會國藩奏稱長江深入腹地路遠事繁宜改爲長江通商大臣等語臣等遵查通商事宜以長江爲最要沿海舊設五口久經辦有定章瓊州地處一隅亦尙易辦惟長江爲中國腹心之地上下江面二千餘里隨地皆可偷漏關於稅課者甚巨地廣人衆易啟弊端該督奏請移駐內江不爲無見至應駐何處應由通商大臣周歷詳查會同各該督撫商定擇要駐紮所有鎮江九江漢口通商口岸各員由該大臣嚴密稽

察遇有中外交涉事件卽由該管口岸各員詳報該大臣核辦

至所稱閩粵浙三省由監督道員經理將軍督撫稽查自係各管各地責無旁貸惟事關中外交涉仍恐辦理歧異或滋外國口實臣等公同酌議擬將五口通商大臣移紮內江所有上海及長江一帶中外交涉事件由通商大臣專管而各督撫兼理之按照臣等奏定章程各新舊口岸稅銀並進出之船隻數目各情形按月呈報管轄之通商大臣稽察並由該大臣按月咨報總理衙門及戶部以憑查核卽將道光年間頒發

欽差大臣關防作爲通商大臣關防凡沿海沿江各監督道員以下均歸該大臣統轄各路地方官遇有中外交涉之事由監督道員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六

五

督道員按約辦理監督道員所不能辦理完結者均由該大臣裁決至廉俸一節查前設三口通商大臣係裁撤長蘆鹽政卽以鹽政廉俸爲三口通商大臣廉俸今南省通商大臣兼轄濱海濱江亦有洋務地廣事繁若仿照三口通商大臣廉俸恐不敷用似應查照各省總督廉俸之例定爲該大臣廉俸庶足以資辦公至應添設委員差役及沿江口岸應否設立行館之處並由該大臣體察情形奏明辦理奉

上諭恭親王等奏遵議改設長江通商大臣一摺著會國藩於鎮江金陵或漢口九江察度形勢擇一扼要之處咨商薛煥酌量具奏 八月華爾克浙江慈谿縣創甚死焉華爾者美國部

落鈕要人咸豐十年吳煦募領印度兵兩克松江府城印度兵既撤華爾自陳願隸屬中國乃令立常勝軍同治元年正月以五百人破賊十餘萬於松江之迎喜濱天馬山最稱奇捷自是所向有功其死也從其志以中國章服斂葬松江請於

朝從優議卹 英提督何伯之乘嘉定也揚言秋間召印度兵助我復嘉青二城我軍既克青浦賊尙踞嘉定何伯將受代歸乃與白齊文李恆嵩帶常勝軍千五百人礮勇千人會攻嘉定九月初三日何伯令洋兵築礮臺然炸礮南城傾遂克嘉定縣時僞忠王李秀成僞侍王李世賢先後由蘇浙率悍黨數十萬援金陵圍公弟國荃營壘歷四十六晝夜公檄召程學啟赴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六

毛

援學啟方有黃渡四江口之役不能往李鴻章檄吳煦率白齊文常勝軍往援會公弟國荃屢出奇却賊金陵大營解圍公馳書止常勝軍然已屢疏報且戒行有期不可止乃議以攻九洲十月十九日吳煦赴鎮江以待白齊文甚遲延初欲俟甯波常勝軍甯波官軍方攻克上虞嵗縣新昌等城英總兵旺樂德克止常勝軍勿肯遣白齊文自往挈之歸復乞餉留彌月不發意且跋扈十一月十四日遂閉松江城索餉次日至上海毆道員楊坊促搜所備餉銀四萬兩吳煦遲其軍不至知中變返自鎮江白齊文故籍美國上海軍事諸國皆受英國指鴻章具疏陳狀而延英提督士迪佛立領事麥華陀告之故解白齊文兵

柄劫視吳煦楊坊職責償所費銀十餘萬兩暫以李恆嵩與教練兵官與倫領其眾常勝軍初設止千人漸增至四千五百人其教練皆外國人啗重賞卽勇丁食餉亦視官軍且倍故費不貲鴻章與英提督議約十六條旋以戈登易與倫而令李恆嵩同領之裁其軍爲三千人公亦疏列白齊文罪狀云洋將白齊文跋扈橫行毫無紀律不特中國不能資其力以剿賊亦爲外國之所公惡應知會駐京公使嚴行懲辦

上諭白齊文毆傷監司大員劫奪餉銀數逾鉅萬實屬不法已極該員已隸中國版圖自應遵中國之法律治罪著卽革去三品頂戴交李鴻章嚴拿按照中國制度定擬具奏至常勝軍入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六

天

江助攻九洲洲原以江面賊勢仍重該軍勇猛可以攻堅陷銳今主將新易恐約束無資轉生他變是否仍令入江助剿抑或暫行留滬另調一軍助攻九洲洲之處著會國藩李鴻章會商妥辦李鴻章既與英酋立約士迪佛立押解白齊文至滬交英國兵船看管藉口白齊文與華爾託價軍火帳未算清請由中國派員會算白齊文潛匿海北往來賊中後卒爲官軍所敗十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購買外國船礮明春河到請飭預派將弁水勇以備演習

上諭購買外國船礮近以剿辦髮逆遠以巡哨重洋實爲長駕遠馭第一要務據赫德呈稱此船明春可到所稱水手用山東

人礮手用湖南人水師兵用八旗之人自係為贈氣壯實及火氣嫻熟起見惟因地制宜仍著官文會國藩詳悉籌辦務收實用其應如何選派之處即著迅速具奏 公覆疏云臣接奉

寄諭道即與侍郎彭玉麟提督楊岳斌往返密商適值金陵甯國援賊大至東壩抬來之賊船散布甯太各湖大港小汊一片逆氛水師上下防剿數月以來刻無暇晷據楊岳斌彭玉麟密覆前來查有統帶巡湖營提督銜記名總兵蔡國祥勇敢耐勞久隸楚軍水師歷著功績而又籍屬廣東易與洋人熟習堪以統轄七船又查有副將銜參將盛永清參將袁俊參將銜游擊歐陽芳鄧秀枝周文祥蔡國喜游擊銜都司郭得山年力精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六

完

壯向歸蔡國祥節制堪以各領一船此外水手礮手兵丁等項據赫德單內所開人數分列多寡尙合機宜應如所請辦理惟擬用山東湖南八旗人等雖係因材器使究竟參雜不齊臣國藩去秋覆陳一疏有云輪船駛至安慶漢口時每船酌留外洋三四人令其司舵司火其餘即酌用楚勇所有學習駕駛司放礮位等事應請由山蔡國祥於所部弁勇中預為派定誘掖獎勵以去其畏心委任責成以程其實效始以洋人教華人繼以華人教華人既不思教導之不敷又不思心志之不齊且與長江各頂水師出自一家仍可聯為一氣不過於長龍舢板數十營中新添輪船一營而已既見慣而不驚自推放而皆準抑臣

等更有請者兩湖水勇能泛江不能出海性之所習遷地弗良但可駛至上海不能遽放重洋本年二月間經臣國藩據實陳明旋奉

寄諭現籌購買船礮本擬用於江面並非施之海洋仰荷聖謨閱遠俯順物情宣示軍中咸知感激倘蔡國祥經管之後由楚勇而參用浙勇參用閩粵之人由上海而漸至甯波漸至山東天津亦未必終不可出洋巡哨觀政海邦惟目下一二年內則須堅守前約不令放洋俾臣等不失信於將士庶幾恩誼交孚號令易行區區愚忱不得不重言申明 旨報可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六

三

同治二年正月初二日權授江蘇副將達耳第福戰及於紹興府以部將德克北統其軍 二月十五日戈登克太倉州遂進軍崑山 四月十三日程學啟戈登克正義鎮十四日遂克崑山新陽縣捷聞傳 旨獎戈登總兵官 五月赫德李泰國以所購輪船七隻躉船一隻至上海先是四月間赫德李泰國至京聲稱前所定八十八萬兩僅能置辦輪船礮位已經在英德借銀十五萬兩交統帶兵船之阿思本收存以買各物另有置辦各項器物探報船費船等價未付之銀言定到滬照付該總稅司因於上海借銀十二萬兩以抵前欵先後共計銀一百零七萬兩總理各國事務

王大臣與赫德等議定由中國選派武職大員作為該師船之漢總統阿思本作為幫同總統由總理衙門發給劄諭俾有管帶之權用兵地方聽督撫節制調遣每月給銀七萬五千兩議分供於各海關

詔下公議之以為不便適李泰國持條程梗前約總理衙門乃與英國公使定議撤還之令償原值銀兩李泰國總稅務司而以赫德代之事乃罷 六月公奏言臣於上年六月初六日奏改長江通商大臣一案經總理衙門議將駐紮處所及廉俸各款請

旨仍飭臣會同薛煥酌定具奏臣遵即與薛煥往返函商悉心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六

三

籌畫統計通商大臣廉俸一項添設官屬書役等項每歲約須銀四萬餘兩目前即無庸另建衙署而於長江各口租備行館僱用輪船所費亦屬不貲數年後漸推漸廣勢必有增無減濱江四省中外交涉事件果能一一取決於專設之大臣誠不敢為

國家惜此帑項惟事有粗論之而僅得其端倪細審之而始盡其曲折者薛煥奉到會議廉俸之

旨又經專商與臣總商具道長江通商大臣所以可裁之故蓋有數端其大意以為自各國公使駐京一切裁決於總理衙門凡各口洋人偶違條約有時可與力爭則可就關員結辦即臨

以督撫而有餘有時爭之不服則動向公使陳訴雖臨以大臣而無濟大臣巡歷各口督撫近駐本省洋人性急不耐守候不能不由本省就近辦理有時督撫咨奏未及到京而公使早已周知郵遞之稽遲尚不及輪船之迅速况由大臣輾轉覈咨更恐貽誤事機至華洋商民爭鬪構釁涉刑名案件事隸地方有司尤不能不資督撫之力庶飭辦易而呼應更靈通商縱有專員在內仍不免總理衙門之煩瑣在外仍不能減各省督撫之責任虛繫一官有名無實各等語剴切見商臣比致覆書深服其言之精當然猶以蘇皖翠盜如毛疆臣專謀軍事恐難兼顧洋務厥後李鴻章奉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六

三

旨兼顧通商大臣數月以來秩然就理益信華洋交涉之事均係疆吏必不可少之事是五口大臣固屬可裁即長江大臣亦同虛設相應請

旨仍照薛煥原奏裁撤通商大臣一缺歸併本省督撫及將軍經理以節糜費臣於中外撫馭機宜向未請究而因時權變又何敢以奏設在先堅持初議曲為迴護奉

旨如議 初白齊文匿上海掠我所租二火輪船以獻賊八月十九日李秀成攜之攻我寶帶橋營程學啟登水陸合禦竟日始卻之二十八日秀成乘輪船抵西白蕩漕莊口水師迎擊其輪船不得出湖秀成改道由虎邱望亭犯大橋角逆夷白齊

文助之發西洋三十二磅炸藥彈墜營中所觸皆糜軍士死枕籍勢殆甚周壽昌率死士持連珠噴筒火器膝行赴伏河干發之猝中輪船賊火藥所擊大震而裂尺木片肉飛如雨並焚其長龍砲船斃賊及洋人數百賊船大亂白齊文以此亦不憚於賊 九月二十日程學啟會戈登攻克蠡口 十月二十六日官軍克蘇州捷聞

賞戈登頭等功牌並銀萬兩初戈登之助攻蘇州也李鴻章恐常勝軍多擾掠與之期戰克則賞番銀七萬餅毋入城賊既降前二日戈登勉如約令常勝軍歸崑山既見他軍多所獲而悔戈登先言賊目部雲官不當殺譚紹洸及鴻章誅雲官等復忿求關齋弟子記 卷十六 三

謂官軍不宜殺降素暉程學啟至是嘗學啟揚言挾其軍且為變覓雲官首攜之哭並索得其養子往崑山英繙譯官梅輝立與英提督伯即咸喉之不奉鴻章調遣其軍時出掠於道為民患鴻章勿與較而密疏白其事請下總理衙門備英國公使辦論不得已則請處分撫臣以息其口

旨報可既戈登見李恆嵩等時時排解旋自悔辭前賞銀萬兩不敢受請代疏陳謝

同治三年正月戈登請以常勝軍攻宜興梅輝立陰責之且言提督伯即知必怒戈登不為動二十四日克宜興荆溪縣 二月初二日郭松林戈登收復溧陽縣遂進軍金壇 四月初六

日官軍克常州府捷聞

賞戈登提督銜旌功旗幟一等寶星 方攻常州時常勝軍不能登城多失紀律戈登慙且思歸國乃自請撤常勝軍自白齊文之變戈登代之月餉猶需費番銀十萬餅戈登又時佩強議者謂設常勝軍日久終不便領事巴夏禮尤陰摯多要挾謂金陵湖州未克不宜去此勁旅赫德助之言松滬有通商地去此軍緩急將何所持戈登惑之既而悔悟見巴夏禮極言常勝軍舊部或死且逸存者多新募弁目不知兵而士卒不可以戰徒食厚餉飲酒犯法與官軍為難即仍之不足取重巴夏禮乃無詞於是議留礮隊六百人以副將羅榮光領之移駐許關槍隊求關齋弟子記 卷十六 三

三百人隨總兵李恆嵩暫駐崑山未幾令參將余在榜立營松江鳳皇山又駕海生輪船者數十人留洋弁十一人司教練他自外國弁目及諸勇丁咸視年資及所立功給賞卹補月餉費番銀十八萬三千餅議乃定四月二十五日盡繳軍械遣散之詔命傳旨嘉獎戈登並

賞黃馬褂花翎

頒給提督品級章服以示榮寵 白齊文見蘇常既克招集無

賴雇備輪船將赴金陵助濟逆酋六月十六日公弟國荃攻克

金陵偽都白齊文遂隨賊入閩

同治四年四月郭松林楊鼎勳援閩獲白齊文於廈門將解上

海訊治至浙境覆舟斃於水

同治六年九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預籌修約事宜請飭濱海沿江通商口岸地方將軍督撫大臣各抒所見奉

旨飭公議奏 公覆疏云臣愚以爲與外國交際最重信義尤貴果決我所不可行者宜與之始終堅持百折不回我所可行者宜示以豁達大度片言立定斷不宜若吐若茹稍涉猶豫之象軍興以來中國之民久已痛深水火加以三口五口通商長江通商生計日蹙小民困苦無告迫於倒懸今若聽洋人行鹽則場商運販之生路窮矣聽洋人設棧則行店囤積之生路窮矣聽小輪船入內河則大小舟航水手柁工之生路窮矣就彼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六

美

所要求各事言之惟挖煤一事借外國開挖之器與中國永遠之利似尙可以試辦應實時條議册內以爲可行臣亦加簽從而難之其餘如小輪舟鐵路等事自洋人行之則以外國而占奪內地之利自華民之附和洋人者行之亦以豪強而占奪貧民之利皆不可行以上各節臣於孫士達等賈京册內逐條簽明總就小民生計與之切實理論自有顛撲不破之道如果洋人爭辦不休儘可告以即使京師勉強應允臣等在外仍必以全力爭回即使臣工勉強應允而中國億萬小民窮極思變與彼爲仇亦斷非中國官員所能禁止中國之王大臣爲中國之百姓請命不患無辭置辯甚至因此而致決裂而我以救民生

而動兵並非爭虛儀而開釁上可以對

天地

列聖下可以對薄海蒼生中無所懼後無所悔也至請

覲遣使開拓傳教三事臣派員賈京册內皆未議及伏查康熙十五年

聖祖仁皇帝召見俄人尼果賽等其時儀節無可深考然當日與俄羅斯議界通市實係以敵國之禮待之與以屬藩之禮待高麗者迥不相同道光咸豐以來待英法米三國皆仿康熙待俄羅之例視同敵體蓋

聖朝修德柔遠本不欲胥七萬里之外洋而悉臣服之也擬請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六

美

俟 皇上親政之後准其入覲其儀節臨時酌定既爲敵國使臣不必強以所難庶可昭坦白而示優容遣使一節中外旣已通好彼此往來亦屬常事論者或恐使臣之辱命或憚費用之浩繁此皆過慮之辭似應令中外大臣留心物色隨時保舉可使絕國人員儲以待用不論官階不定年限有人則遣無人則不遣權仍在我彼亦斷不至以許而不遣遂啟兵釁頃准總理衙門咨已奏派志剛等出使西洋從此源源通聘使事漸多縱或有二不能專對之臣亦安知無蘇武班超富弼洪皓者流出乎其中爲

國家揚威而弭患此可慨然允許者也至開拓傳教一事查天主教之始專以財利誘人近日外國教士貧窮者多彼之利有所不給則其說亦將不信自秦漢以後孔周之道稍晦而佛教漸行然佛教興於印度今日之印度則多從回教而反疏佛教天主教興於泰西今日之泰西則另立耶穌教而又力攻天主教可見異端之教時廢時興惟周孔之道萬古不磨但使中國修政齊俗禮教昌明雖百計開拓亦終鮮尊信之者况目前各省郡縣多立教堂業已拓之無可再拓將來換約之時該國如於此條實請不已似可許以隨時行文保護彼教但不必再添條歟矣此數端者其害稍輕不特不與力爭並可有求立應獨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六

三

至鐵路輪船行鹽開棧等事害我百姓生計則當竭力相爭不設抵制之詞不用嚴峻之語但以婉言求之誠意動之始終不可移易使彼知恤民以保邦乃千古帝王之常經亦我朝列聖之家法在今日中國多事洋人方張我不能因曲徇和議而不顧內地生民之困卽異日中國全盛洋人衰弱我亦但求保我黎民而別無耀兵海外之心彼當知理直不可奪衆怒不可犯或者至誠所感易就範圍區區愚見是否有當謹獻芻蕘以備采擇

同治七年九月公奏言竊中國試造輪船之議臣於咸豐十一年七月覆奏購買船廠摺內卽有此說同治元二年開駐紮安

慶設局試造洋器全用漢人未雇洋匠雖造成一小輪船而行駛利鈍不甚得法二年冬開派令候補同知容闕出洋購買機器漸有擴充之意湖廣督臣李鴻章自初任蘇撫卽留心外洋軍械維時丁日昌在上海道任內彼此講求禦侮之策製器之方四年五月在滬購買機器一座派委知府馮煥光沈保靖等開設鐵廠適容闕所購之器亦於是時運到歸併一局始以攻剿方殷專造鎗礮亦因經費支絀難興船工至六年四月臣奏請撥留洋稅二成以一成專造輪船之用仰蒙

聖慈允准於是撥款漸裕購料漸多蘇松太道應寶時及馮煥光沈保靖等朝夕討論期於必成查造製輪船以汽爐機器船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六

三

壳三項爲大宗從前上海洋廠自製輪船其汽爐機器均係購自外洋帶至內地裝配船壳從未有自構式樣造成重大機器汽爐全具者此次創辦之始攷究圖說自出機杼本年閏四月開臣赴上海察看已有端緒七月初旬第一號工竣臣命名曰恬吉輪船意取四海波恬厥務安吉也其汽爐船壳兩項均係廠中自造機器則購買舊者修整參用船身長十八丈五尺濶二丈七尺二寸先在吳淞口外試行由銅沙直入大洋至浙江舟山而旋復於八月十三日駛至金陵臣親自登舟試行至采石磯每一時上水行七十餘里下水行一百二十餘里尙屬堅緻靈便可以涉歷重洋原議擬造四號今第一號係屬明輪此

後即續造暗輪將來漸推漸精卽二十餘丈之大艦可伸可縮之煙筒可高可低之輪軸或亦可苦思而得之上年試辦以來臣深恐日久無成未敢率爾具奏仰賴

朝廷不惜巨款不責速效得以從容集事中國自強之道或基於此各委員苦心經營其勞勩亦不可沒也溯自上海初立鐵廠迄今已逾三年先後籌辦情形請爲

皇上粗陳其概開局之初軍事孔亟李鴻章飭令先造鎗礮兩項以應急需惟製造鎗礮必先有製鎗礮之器乃能舉辦查原購鐵廠修船之器居多造礮之器甚少各委員詳攷圖說以點線面體之法求方員平直之用就廠中洋器以母生子觸類旁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六

三

通造成大小機器三十餘座卽用此器以鑄礮爐高三丈圍逾一丈以風輪煽熾火力去渣存液一氣鑄成先鑄實心再用機器車刮鏃控使礮之外光如鏡內滑如脂製造開花田雞等礮配備礮車炸彈藥引木心等物皆與外洋所造者足相匹敵至洋鎗一項需用機器尤多如碾捲鎗筒車刮外光鑽控內膛鏃造斜棧等事各有精器巧式百出鎗成之後亦與購自外洋者無異此四五年間先造鎗礮兼造製器之器之情形也該局向在上海虹口暫租洋廠中外錯處諸多不便且機器日增廠地狹窄不能安置六年夏間乃於上海城南興建新廠購地七十餘畝修造公所其已成者曰瀛爐廠曰機器廠曰熟鐵廠曰洋

鎗樓曰木工廠曰鑄銅鐵廠曰火煎廠曰庫房棧房煤房文案房工務廳暨中外工匠住居之室房屋頗多規矩亦肅其未成者尙須速開船塢以整破舟酌建瓦棚以儲木料另立學館以習繙譯蓋繙譯一事係製造之根本作人製器出於算學其中奧妙皆有圖說可尋特以彼此文義扞格不通故雖日習其器究不明乎用器與製器之所以然本年局中委員於繙譯甚爲究心先後訂請英國偉烈亞力美國傅蘭雅瑪高温三名專設有裨製造之書詳細繙出現已譯成瀛機發軔瀛機問答運規約指泰西採煤圖說四種擬俟學館建成卽選聰穎子弟隨同學習妥立課程先從圖說入手切實研究庶幾物理融貫不必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六

四

假手洋人亦可引伸另勒成書此又擇地遷廠及添建繙譯館之情形也茲因輪船初成之際理合一併附奏設局委員等殫精竭慮創此宏規實屬著有成效其尤爲出力各委員可否籲懇

天恩給予獎敘恭候

命下遵行又附奏上海爲通商要口各國洋人麇集租地既廣爭端最多向由通商大臣遴選官紳數人並由蘇松太道酌派熟悉情形之員會同專辦洋務遇有事理重大者則用文牘往來詳細判斷其餘事涉瑣屑頭緒紛煩及緊急事件不及備文泐函者皆令洋務委員與領事覲面辯駁或一日往返數次展

轉籌商既不敢過於遷就有損體制亦不敢稍形鹵莽激成事端數年以內各該員竭力維持尙屬妥貼查福建辦理通商事宜出力各員會於同治四年開列保奏蘇省事同一律可否擇尤請獎伏乞

訓示奉

上諭會國藩奏新造輪船工竣並陳上海機器局籌辦情形及請獎上海通商委員各摺片中國試造輪船事屬創始會國藩獨能不動聲色從容集事將第一號輪船造成據稱堅緻靈便可涉重洋此後漸推漸精即可續造暗輪大艦並陳製器設廠及添建譯館各情形足見能任事者舉重若輕深堪嘉尙設局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六

學

以來各該委員等均屬著有微勞準其酌量保奏其上海通商委員辦理洋務亦臻妥協並著會國藩等擇尤請獎以示鼓勵

求闕齋弟子記卷十六

求闕齋弟子記卷十七

東湖王定安撰

殺柔中

同治九年五月二十五日

上諭會國藩著前赴天津查辦事件 初天津有奸民張桂郭拐以妖術迷拐人口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捕誅之而桃花口民國復獲妖人武蘭珍蘭珍迷拐幼孩李所鞠訊得實訛言受迷藥於教民王三間閻大詳疑西洋天主教堂所獻或言洋人挾幼孩目剖其心為藥料城外義塚內尸骸暴露皆教堂所棄津民益怒時相聚語謀報復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檄天津道周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七

一

家勳等會法國領事官豐大業至天主堂公訊蘭珍語言殊支離案弗能決適士民觀者廣集偶與教堂人有違言拋磚石相擊豐大業負氣逕至崇厚公署訴其狀崇厚出見以鎗狙擊不中崇厚撫慰之且戒勿輕出激民憤弗從恚念出署路遇傑復以鎗擊之誤傷其僕居民見者皆譁謀毀豐大業斃焉遂焚毀教堂洋房數處教民及洋商死者數十人崇厚據情入

告並請

飭地方大吏來津查辦

上諭崇厚奏天津地方有匪徒迷拐人口牽涉法國教堂情事經崇厚與法領事豐大業等約定五月二十三日會天津道府

縣帶同匪犯武蘭珍親往天主堂面見教士謝福音並帶該犯指勘所歷地方房屋與該犯原供不符亦即帶犯而回旋據教士謝福音至崇厚處商量以後查辦之法商妥去後是日未刻忽聞有教堂之人與觀看之人口角毆打正在派弁彈壓豐大業忽來署中神氣兇悍帶有洋鎗二桿後跟一外國人手執利刃出言不遜將洋鎗向崇厚施放幸未被中該領事將桌上物件信手砍損咆哮不止崇厚以其時民情洶洶恐激成事變勸令該領事不可出去豐大業竟飛奔出署天津知縣劉傑在彼彈壓當面勸阻該領事即對其放鎗將該縣家人打傷百姓激於眾忿將該領事羣毆致死並焚毀教堂等處房屋現在民情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七

二

稍戰等語仍著崇厚督同地方文武將民人等設法開導妥為彈壓毋令聚眾再生事端會國藩病尚未痊本日已再行賞假一月惟此案關係緊要會國藩精神如可支持著前赴天津與崇厚悉心熟籌妥辦匪徒迷拐人口挖眼剖心實屬罪無可逭供稱牽連教堂之人如查有實據自應與洋人指證明確將該匪犯按律懲辦以除地方之害至百姓聚眾將該領事毆死並焚毀教堂拆毀仁慈堂此風亦不可長著將為首之人查拿懲辦俾昭公允地方官如有辦理未協之處亦應一併查明無稍迴護天津知府張光藻致幕府吳汝綸書云頃聞高憲奏奉知能前來此間諸事非得中堂親臨查辦斷難了結謹將目前中外情形並辦理學尉之處略陳左右津郡水火會約有七

十餘處每處約數百人其中良莠不齊前在法蘭西堂埋葬幼孩多棺傳言有一匣兩三屍者人心正在懷疑日入署槍斃未即正法間疑之說又送知此事即劉於所授先已迷拐人被獲至堂五未動等語是時通國皆知王教士同見商憲蒙論本道次往早見情事不問與弟至無見信商憲又令劉往查見領事阿而回二查考商憲往無見信商憲又令劉往查見領事阿而回二查並無王三其領事定於初二日查院議以路本道率同府彈壓當面勸阻該領事即對其放鎗將該縣家人打傷百姓激於眾忿將該領事羣毆致死並焚毀教堂等處房屋現在民情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七

三

在此人數無多即使仗何用人前在法蘭西堂埋葬幼孩多棺傳言有一匣兩三屍者人心正在懷疑日入署槍斃未即正法間疑之說又送知此事即劉於所授先已迷拐人被獲至堂五未動等語是時通國皆知王教士同見商憲蒙論本道次往早見情事不問與弟至無見信商憲又令劉往查見領事阿而回二查考商憲往無見信商憲又令劉往查見領事阿而回二查並無王三其領事定於初二日查院議以路本道率同府彈壓當面勸阻該領事即對其放鎗將該縣家人打傷百姓激於眾忿將該領事羣毆致死並焚毀教堂等處房屋現在民情

未有之事臣但立意不欲與之開衅準情酌理持平結案彼即調派兵船不過虛疑恫喝之舉無所用其疑懼現聞羅淑亞聲稱此案必須請示本國君主固係張大其事推波助瀾之辭然此等重案該使未曾經歷其言不能自主或亦實情總之或調派兵船或請示國主計皆展轉需時非一兩月間所能速了惟此案起衅之由係因匪徒迷拐人口牽涉教堂昨據天津道來牘武蘭珍所供之王三業經弋獲必須訊取確供武蘭珍是否為王三所使王三是否為教堂所養挖眼剖心之說是否憑空謠傳抑係確有證據此兩者為案中最要之關鍵審慮則洋人理直審實則洋人理曲至臣之目疾係屬根本之病眩暈乃新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七

六

得之症現已十愈八九惟脾胃虧弱飲食少減在署前登階降階需人扶掖臣不敢因病推諉略加調理練習行步數日內即當前赴天津與崇厚悉心商辦一面先派道員博多宏武赴津會同道府詳訊疏入奉旨會國藩所奏可謂切中事理要言不煩昨已特命崇厚充出使法國大臣其三口通商大臣派成林前往署理會國藩如可支持即著速赴天津 公將行作遺囑誠其二子略云外國性情寬悍津民習氣浮囂俱難和協將來構怨與兵恐致激成大變余自咸豐三年募勇以來即自誓效命疆場今年老病軀危難之際斷不肯吝於一死以自負其初心恐邂逅及難而爾等

諸事無所稟承茲略示一二以備不虞所囑凡二千餘言 六月初六日公發保定疏報起程日期並云據天津縣稟報傷斃人口已獲尸具妥為棺斂者法國十三人俄商三人其餘尚未查確其焚毀房屋據天津縣稟報法國教堂一處公館一處仁慈堂一處洋行一處又誤毀英國講書堂四處美國講書堂二處臣與崇厚往返函商擬將俄國誤傷之人及英美誤毀之講書堂速即料理不與法國一併議結以免歧混奉旨此案起衅之由因迷拐幼孩而起總以有無確據為最要關鍵必須切實根究則曲直既明方可再籌辦理至洋人傷斃多名情節較重若不將倡首滋事之犯懲辦實難了結會國藩擬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七

七

將俄國誤斃人命及誤毀英美兩國講堂先行議結不與法國牽混所見甚是 初十日公至天津天津舊有水火會諸少年豪俠矜尚意氣不畏疆禦咸豐初年賊北竄津郡士民倡團擊退之畿輔賴以保全自西洋通商民教時時相訐當事者委曲求全或未能持平津人怨民氣之不伸也冀公至力反所為摩刃以待戰公以捻寇初平西陲未靖海內凋瘵方資休息未可遽肇邊衅勞做中國又鑒於旋戰旋和之失一意保全和局始至即論天津士民曰自咸豐三四年間本部堂即聞天津民皆好義各秉剛氣心竊嘉之夫好義者救人之危難激人之不平即古所謂任俠之徒是也秉剛氣者一往直前不顧其他水火

可赴白刃可蹈之類是也斯固屬難得之質有用之才然不善造就或好義而不明理或有剛氣而無遠慮皆足以債事而致亂卽以昨五月二十三日之事言之前聞教堂有迷拐幼孩挖眼剖心之說爾天津士民忿怒洋人斯亦不失爲義憤之所激發然必須訪查確實如果有無眼無心之尸實爲教堂所掩埋如果有迷拐幼孩之案實爲教堂所指使然後歸咎洋人乃不誣枉且卽有真憑據亦須稟告官長知會領事由領事呈明公使然後將迷拐幼孩之教士挖眼剖心之洋人大加懲治乃爲合理今並未搜尋迷拐之確證挖眼剖心之實據卽思一打波念此爾士民平日不明理之故也我能殺彼亦可以殺報我能

求關齋弟子記

卷十七

八

焚彼亦可以焚報復無已內則勞

皇上之憂慮外則啟各國之疑衅十載講和維持多方而不足一朝激變荼毒萬姓而有餘譬如家有子弟但逞一朝之忿而不顧禍患入於門庭憂辱及於父兄可乎國有士民但逞一朝之忿而不顧干戈起於疆場憂危及於君上可乎此爾士民素無遠慮之故也津郡有好義之風有剛勁之氣本多可用之才然善用之則足備干城誤用之則適滋事變本部堂奉

命前來一以宣布

聖王懷柔外國息事安民之意一以勸諭津郡士民必明理而

後可言好義必有遠慮而後可行其剛氣保全前此之美質挽回後日之令名此後應如何仰體

聖意和戢遠人應如何約束同儕力戒喧闐仰讀書知理君子悉心籌議分條稟復特諭 於是至公署條陳者或欲藉津民義憤驅逐洋人或欲聯俄英之交以攻法國或欲調集兵勇以爲應敵之師公既論津民不許擅起兵端其致崇厚書有禍則同當謗則同分之語報友人則云甯可得罪於清議不敢貽憂於

君父噫公之公忠體國千載下當諒其苦衷矣 十四日內閣

學士宋晉奏和議固宜保全民心未可稍失又請布置海口之

求關齋弟子記

卷十七

九

防婉諭各國以爲解散約從之策奉

旨交公酌辦 十九日法國公使羅淑亞來謁以四事相要曰賠修教堂曰埋葬豐大業曰查辦地方官曰懲究兇手 二十一日羅淑亞復來謁聲言欲將府縣官及提督陳國瑞抵命復以照會要挾公峻辭拒之 二十三日公與崇厚疏陳大概情形云臣等伏查此案起衅之由因奸人迷拐人口牽涉教堂並有挖眼剖心作爲藥料等語遂致積疑生忿激成大變必須確查虛實方能分別是非曲直昭示公道臣國藩抵津以後逐細研訊教民迷拐人口一節王三雖經供認授藥與武蘭珍然尙時供時翻又其籍在天津與武蘭珍原供在甯晉者不符亦無

教堂王使之確據至仁慈堂查出男女一百五十餘名口逐一訊供均稱習教已久其家送堂中養並無被拐情事至挖眼剖心則全係謠傳毫無實據臣國藩初入津郡百姓擱輿遞稟數百餘人親加推問挖眼剖心有何實據無一能指實者詢之天津城內外亦無一遺失幼孩之家控告有案者惟此等謠傳不特天津有之即昔年之湖南江西近年之揚州天門及本省之大名廣平皆有檄文揭帖或稱教堂誘汗婦女厥後各處案雖議結總未將檄文揭帖之虛實剖辨明白此次挖眼剖心一條竟無確據外間紛紛言有眼盈罇亦無其事蓋殺孩壞尸採生制藥野番寬惡之族尙不肯爲英法各國豈肯爲此殘忍之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七

十

行以理決之必無是事天主教本勸人爲善

聖祖仁皇帝久經允行倘戕害民生若是之慘豈能容於康熙之世卽仁慈堂之設其初意亦與育嬰堂養濟院略同專以收卹窮民爲主每年所費銀兩甚鉅彼以仁慈爲名而反受殘酷之謗宜洋人之忿忿不平也至津民之所以積疑生憤者則亦有故蓋見外國之堂終年扇閉過於秘密莫能窺測底裏教堂仁慈堂皆有地窖係從他處募工修造者臣等親履被燒堂址細加查勘其爲地窖不過隔去潮濕度置煤炭非有他用而津民未盡目覩但聞地窖深遠各幼孩幽閉其中又不經本地匠人之手其致疑一也中國民人有至仁慈堂治病時往往被留

不令復出卽如前任江西進賢縣知縣魏席珍之女賀魏氏帶女入堂治病久而不還其父至堂婉勸回家堅不肯歸因訟其有藥迷喪本心其致疑二也仁慈堂收留無依子女雖乞丐窮民及疾病將死者亦皆收入彼教又有施洗之說施洗者其人已死教主以水沃其額而封其目謂可升天堂也百姓聞其收及將死之人聞其親洗新尸之眼已堪詫異又由他處車船致送來津者動輒數十百人但見其入而不見其出不明何故其致疑三也堂中院落旣多或念經或讀書或傭工或醫病分類而居有子在前院而母在後院子在仁慈堂而母在河樓教堂往往經年不一相見其致疑四也加以本年四五月間有拐匪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七

十一

用藥迷人之事適於是時堂中死人甚多其掩埋又多以夜或有兩尸三尸共一棺者五月初六日河東叢冢有爲狗所發者一棺二尸天津鎮中營游擊會經目覩死人皆由內先腐此獨由外先腐胸腹皆爛腸肚外露由是浮言大起其致疑五也平日熱鬧各處檄文揭帖之言信爲確據而又積此五疑於中各懷恚恨迨至拐匪牽涉教堂叢冢洞見心腹而衆怒已不可遏是以萬口譁譟同時並舉粹成巨變而其積疑則非一朝一夕之故矣今旣查明根原惟有仰懇皇上明降諭旨通飭各省俾知從前檄文揭帖所稱教民挖眼剖心戕害生民之說多屬虛誣布告天下咸使聞知一以雪洋

人之冤一以解士民之惑並請將津人致疑之端宣示一二月
津風氣剛勁人多好義其僅止隨聲附和者尙不失爲義憤所
激自當一切置之不問其行兇首惡各犯自當捕鞫嚴懲以警
將來在中國設官斃命尙當按名擬抵況傷害外國多命幾開
邊衅刁風尤不可長至武蘭珍犯供既已牽涉教堂經臣崇厚
飭地方官赴堂查驗實爲解釋衆疑起見其後豐大業之死教
堂公館之焚變起倉卒非復人力所能禁止惟地方釀成如此
巨案不能不將道府縣三員撤任揀員署理其殺斃人口現經
確查姓名實數惟仁慈堂尙有女尸五具未經尋獲其餘均妥
爲棺斂交英國領事官李尉海收存俄國三人已由該國領事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七

七

官孔氣驗明掩埋餘俟議有端緒續行陳奏 時羅淑亞日以
府縣陳國瑞三人抵命爲言公力持不允該公使照會有不將
三人抵命該國水師提督到津卽令其便宜行事等語公備文
照復略云按照會內稱天津府縣及提督陳國瑞議以抵命等
語查陳國瑞以客官路過天津本屬事外之人至府縣並未動
手殺人又無絲毫主使確據本開部堂未能指實其罪之所在
難以照辦貴大臣如查有府縣罪狀卽請一一開列以便轉交
刑部定議中國遇有大獄皆由部臣作主疆臣不能擅專請煩
細核見復 公旣與羅淑亞屢爭抵命之說而該公使要求不
已因密疏云臣與崇厚熟商該府縣實不應獲重咎惟該使要

求之意甚堅若無以慰服其心恐致大局決裂相應奏明將天
津府知府張光藻天津縣知縣劉傑二員革職交刑部治罪陳
國瑞一員不知法國有何證據該員現在京城已照會該使將
陳國瑞交總理衙門查辦矣奉

旨如議辦理 公徇於外人之請從權將府縣治罪常引爲愧
恨其家書有云府縣二人俱無大過張守尤治民望吾此舉內
負疚於神明外抱慚於清議不料老年遽此大難余才衰思枯
竟無善策惟臨難不苟免此則雖死不改耳 光藻傑旣解任
奏委丁壽昌署天津道馬繩武署天津知府蕭世本署天津知
縣 二十四日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七

七

上諭有人奏聞津郡百姓焚毀教堂之日由教堂起有人眼人
心等物呈交崇厚收執該大臣於奏報時並未提及且聞現已
消滅等語所奏是否實有其事著會同藩確切查明 公覆疏
略云洋人挖眼剖心之說全係謠傳故彼族引以爲恥憤憤不
平焚毀教堂之日衆目昭彰若有人眼人心等物豈崇厚一人
所能消滅且當時由教堂取出必有取出之人呈交崇厚收執
亦必有呈交之人此等異事紳民豈有不知臣抵津後查訊挖
眼剖心有無確證紳民俱無辭以對內有一人言眼珠由陳大
帥自帶進京大帥者俗間稱陳國瑞之名也其爲謠傳已不待
辨原其謠傳所起由崇厚前月二十四日專弁到京向總理衙

門口稱有搜出眼珠盈罈之說其時倉卒傳聞該弁未經考實致有此說其實眼珠若至盈罈則堂內必有千百無日之人毀堂之時何無一人見在卽云殘害其尸具又將何歸此可決其妄者

諭旨垂詢迷拐一案究竟有無確據臣查挖眼剖心決非事實迷拐人口實難保其必無天津之王三安三河間拿獲之王三紀靜海現留之劉金玉供辭牽涉教堂在在可疑臣當時另有片奏密陳迷拐之可疑旋因慮及偶有漏洩法使羅淑亞必致又興波瀾不如渾含出之使彼有轉圜之地故臨發時將密片抽出將來此案結辦仍當再申前說請令教堂仁慈堂均由地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七

古

方官管轄庶幾永弭衅端惟法國羅淑亞必欲將天津府縣及陳國瑞三人擬抵臣照復該使府縣並非有心與洋人爲難陳國瑞亦不在事中仍復曲徇所請將該府縣奏交刑部治罪昨據該使照會仍執前說必令該三員抵償又遣繙譯官德偉力亞來臣處而稱必如照會所言方不決裂臣與辨論良久問該使稱府縣王使究有何據德偉力亞不能指出然其辭氣始終狡執未就範圍臣查府縣實無大過送交刑部已屬情輕法重該使必欲擬抵實難再允所求由臣給予照復彼若不擬構衅則我所斷不能允者當可徐徐自轉彼若立意決裂雖百請百從終難保其無事

諭旨詢及崇厚交卸來京現在辦理雖有端倪羅使尙未應允臣於夷務素未諳悉且病勢久深崇厚與洋人交涉已久無事不熟應請留津會辦 公繕摺將發奉

寄諭會國藩陳奏府縣治罪各節固爲消弭衅端委曲求全起見惟洋人得步進步若事事遂其所求將來何所底止是欲弭衅而仍不免啟衅也該督等現給該使照會於緝克修堂等事均已力爲應允想該使自不至再生異辭此後洋人如有要挾恫喝之語會國藩務當力持正論據理駁斥庶可以折敵焰而張國維至豫備不虞尤爲目前急務李鴻章已抵潼關若移緩就急調赴畿疆似較得力著會國藩斟酌覆奏公因附奏云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七

古

諭旨所示欲弭衅而不免啟衅確中事理洞悉敵情臣且佩且悚此後彼所要求苟在我萬難允從亦必據理駁斥惟洋人遇事專論強弱不論是非中國無備則勢焰愈張若其有備和議或稍易定現今張秋全隊九千人拔赴滄洲一帶略資防禦李鴻章前在潼關臣已致函商論萬一事急恐須統率所部出秦入燕此時陝回屢受大創若令李鴻章移緩就急迅赴畿疆辦理自爲得力臣軍病復發崇厚已有由京另派重臣來津之奏臣自咸豐三年帶兵早矢効命疆場之志今茲事雖急病雖深而此志堅實毫無顧畏平日頗知持正理而畏清議亦不肯因外國要挾盡變常度

朝廷接崇厚之奏是否已派重臣前來應否再派李鴻章東來伏候

聖裁抑臣更有請者時事雖極艱難謀畫必須斷決伏見道光庚子以後辦理夷務失在朝和夕戰無一定之至計遂致外患漸深不可收拾

皇上登極以來外國盛強如故惟賴守定和議絕無更改用能中外相安十年無事此已事之成效以後仍當堅持一心曲全鄰好善全和局以為保民之道時時設備以為立國之本二者不可偏廢臣以無備之故辦理過柔寸心抱疚而區區愚慮不敢不略陳所見奉

求開齋弟子記 卷十七

六

旨會國藩奏遵旨覆陳一摺天津府縣議抵一節斷難允準該督照覆羅淑亞之言亦頗詳悉該使當不至固執前意設辭要索昨諭李鴻章酌帶所部赴日馳赴近畿一帶駐紮以為津郡聲援會國藩務於勢未決裂之時竭力籌維以期速了片內所陳善全和局以為保民之道豫備不虞以為立國之本甚屬曲中事理即著該督堅持定見悉心經畫用全大局又奉

寄諭崇厚奏會國藩觸發舊疾甚重朝廷實深慮系該督抱恙甚劇恐照料或有未周已諭丁日昌星速赴津幫同辦理又以丁日昌航海前來至速亦在旬日以外先派毛昶熙赴津會辦矣 七月初五日毛昶熙至天津隨行者侍講吳元炳員外郎

劉錫鴻總理衙門章京陳欽適英國公使威妥瑪亦至昶熙約洋官會議抗辦詰難羅淑亞固執前說議未協初九日羅淑亞遵自入都公與昶熙會奏云府縣抵命一節經臣國藩力與相持不稍游移該使旋有回京商辦之說及臣昶熙到津即會同臣崇厚往晤羅淑亞德偉力亞等剴切開導頗似稍有轉機不意初七日戊刻該使臣來臣昶熙寓所仍堅執前說必令該三員抵償並當面恐嚇若不照辦難免兵端經臣昶熙力持正議與之辨論許久告以將府縣交部治罪已屬曲從至議抵之說萬難俯就該使聲稱若不允其所請即當赴總理衙門商辦復告以非理之求總理衙門亦萬不能準何必徒勞往返轉致稽

求開齋弟子記 卷十七

七

遲該使堅不聽從執意回京臣等查該使肆意要求迫我以難堪之事無論其如何鳴張總當處以鎮靜况聞該使所求未必即出自該國主之意如果該國志在決裂即將該三員擬抵亦於事無裨徒損 國體伏乞我 皇上宸衷睿斷定見力持該使不遂所請未必不自行轉圜回津商辦庶此案稍易措手奉

旨俞允 十三日

詔以毛昶熙暫署三口通商大臣是時李鴻章丁日昌各具疏陳論時事鴻章疏云法使羅淑亞必欲將天津府縣正法據其照會內稱所問所查實由府縣幫同行究又稱有主使動手之

人經會國藩據理駁斥該使尚悻悻不平臣查外國審辦命盜重案必以證據口供當堂質對反覆研究乃能定讞與中國明慎用刑之意略同竊料該使到京後必有洋行買辦通事及習教無賴之徒從中簸弄以致顛倒失實若僅空言駁斥徒激其怒而啟其疑此案終難妥結臣愚擬請

密飭毛昶熙崇厚等詢明該使所聞得自何人所聞得有何據須將如何幫同主使證據交出由中外大臣會同提集該府縣當堂質訊必如外國辦案兩造俱肯認供毫無抑勒翻異乃可成信讞而服眾心果該府縣有此實在重情亦不能曲為寬貸也倘該使竟不肯交出證據或不肯傳往會訊是其情虛而因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七

六

炳亦當漸減該府縣張光藻等想必運有切實親供應由該大臣相機照會法使仍趕緊訪鞫真正克犯迅速議抵較之空言抵制或者稍易轉圜日昌疏云中原甫就肅清西南軍務猶未竣事游勇會匪伺隙而動論目前之事勢則宜以羈縻為萬全論事後之經營則宜以自強為根本此次教堂用藥迷拐幼孩既查無確據而百姓滋事之時又未見地方官認真彈壓洋人忿激要求自必出於情理之外然百姓尙可諉為不知輕重緩急至於地方官明知時勢艱難元氣虛茶當百姓聚眾之時如果肯認真彈壓即使因而受傷亦尙可平其氣而釋其疑乃任百姓逞一朝之忿過誤似亦不輕抑臣更有請者自古以來往

往局外之議論不諒局中之艱難然一唱百和亦足熒聽而撓大計卒之事勢決裂

國家受無窮之累而局外不與其禍反得力持清議之名臣每讀書至此不禁痛哭流涕現在事機緊急守備則萬不可缺至於或戰或和應由

宸衷獨斷不可為眾論所播均奉

旨交公酌辦 時

朝意欲起用彭玉慶楊岳斌辦理海防又詢劉銘傳能否來直公覆奏云目下淮勇半已遣撤李鴻章所部多係選用宿將添募新勇惟銘字一軍尙係百戰之舊卒其開花破軍亦較他軍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七

六

為尤精但駐防過久恐於戰事稍疏若令劉銘傳親出統馭不難復遵舊規劉銘傳在同時諸將中實為魁傑之材此次催令來直可否稍示優異之處伏候
聖裁彭玉慶前治水師積勞過久每與臣書屢言病狀增劇李鴻章前欲薦楊岳斌治軍海上卒以親老身病為辭臣已致書二臣詢其能否再出俟有覆信續行奏陳臣竊謂治海上之水師與江面截然不同江則輕舸小艇已為利器海則非有堅重輪船配用巨礮斷不足自立以與敵爭衡江則兩湖三江之人皆可召募海則風潮掀簸非閩廣甯波沿海之人往往嘔吐發軟不能便習重洋江則支湖小港一望可知海則浩無津涯非

練習多年不足以定方向而測淺深其餘均須艱難創造另起
鐵錘長江得力之將帥用之海上殊恐遷地弗良今中國輪船
甫經修造尙不盡如洋人兵船之式洋鎗洋礮甫經操練亦不
能及洋人技藝之精至於召募水軍出海操演此時尙未議及
苟欲捍禦外侮徐圖自強自非內外臣工各有臥薪嘗膽之志
持以二三十年之久未易收效倘因事端艱難畏縮不爲俟諸
後人則後人又將託辭以俟後人且永無自強之一日茲當閩
滬兩廠船成之時卽當於兩處選立統將慎擇船主出洋操演
無論有警無警窮年累歲練習不懈或者求艾三年終有可以
卽戎之時奉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七

三

旨會國藩奏海上水師與江面不同各情所籌切中窾要近來
內外臣工遇事機緊急徒事張皇迨禍患略平則又泄沓成風
爲目前苟安之計卽使創立戰守章程而在事諸臣奉行不力
事事有名無實遂使朝廷深謀遠慮均屬具文似此因循成習
何日可冀自強現在閩滬兩廠輪船次第告成著馬新貽丁日
昌英桂沈葆楨各擇統將出洋操演廣東亦應籌備輪船巡防
海口以上各輪船務須用中國人駕駛以期緩急足恃該督撫
等皆爲國家重臣務當實心任事爲嘗膽臥薪之計共挽時艱
以副委任 自天津府縣易任張光藻赴順德劉傑赴密雲時
朝旨催遞親供按察使錢鼎銘上書政府言該二員未在省垣

已派員分赴守催奉

嚴旨詰責公卽日飛騎分提光藻傑相繼到案適丁日昌抵津
懸賞緝克前後獲犯三十七人公與日昌會奏云臣國藩查該
府縣自六月十六日撤任以後卽行請假離津臣初見該員等
本無大過不欲於撤任之後更予重咎故各允其所請其時尙
未奏參也迨羅淑亞到津照會臣處欲將府縣擬抵臣與崇厚
酌定革職交部皆在府縣離津之日之後不惟該員等不及聞
知卽微臣始意亦不及此實非奏參後仍復縱令潛逃其後奉
到七月十一日改解津郡之

旨卽經飛檄催提而該員等一往順德就醫一往密雲安置眷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七

三

屬相距較遠臣檄臬司委員分提飛騎兼程而道途迴遠水潦
阻滯未能迅速到案二十五日始將劉傑解津二十七日張光
藻亦到臣等擬卽會同丁日昌當堂審訊取具該員等切實親
供奏明辦理茲接總理衙門來信稱法國繙譯官德偉力亞遞
洋文照會大意言府縣及陳國瑞主使證據現飭同文館速行
繙譯該府縣親供應俟所繙洋文寄津後按照所指各節逐一
詳細質訊敘入供摺方免歧舛外應卽遵照辦理至掣犯一節現
在已獲三十七名仍嚴飭地方文武將在逃各犯儘數弋獲首
者擬以實抵從者擬以軍流如此分別嚴辦應足以杜外患而
消亂萌奉

旨張光藻劉傑以奉旨治罪人員理應在津聽候查辦乃一往順德就醫一往密雲置眷疊經嚴旨催提始赴天津以致洋人枝節叢生任己私而貽誤國事賢良之吏豈應如此現在羅叔亞所遞洋文業由該衙門繹出著會國藩等按照所指詳訊其事所必無者固應明白剖晰其情所或有者亦不可諱飾避就庶有以折服洋人之心不致再滋口實至緝獲正兇實爲最要關鍵早則該使無可置喙遲則該使愈肆狡謀若再不迅速辦理此後波折愈多收拾愈難羅叔亞照會二件及照覆一件洋文一件均著鈔給閱看 先是羅叔亞抵京後屢與總理衙門王大臣爭辨力主抵償之說 恭親王嚴辭駁斥羅叔亞悻悻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七

三

不平呈遞照會一件其辭意不甚可解大意歸咎府縣陳國瑞三人茲擇其明顯者錄如左 爲照會事照得天津釀成之事至今已經兩月有餘中國官於辦理此案情形於心實有不平有損本國之體面並有虧本大臣在貴國應行之保護即惡徒慘殺過情之殘忍大約貴親王暨諸位大臣皆已詳聞其備細本大臣傷心慘目不忍再執筆書矣現今之情形實有可責備夫責備者何卽一切奏摺公文信函所言皆將兇犯之好處代爲表出將被殺負屈之人要定斷餘辜不但不正法兇犯反欲輕減其罪此等辦法恐難至妥善請貴親王準許指明中官褻慢之行爲卽在本大臣告天津府縣及陳國瑞事內昭顯查本

大臣在津郡之時不肯訊問該官犯謂此犯應由刑部核辦迨本大臣甫入都門卽聞將該官犯又解回津郡如此辦理未審有何可取又聞被告之三官犯二人脫身北行一人往南奔逃必須中國洞明法國所受之害過重籌畫出常乃爲勻平並望貴親王於情法兩得其平想貴親王亦以爲然也爲此照會

總理衙門王大臣照覆云爲照覆事同治九年七月二十六日接准來文以津民滋事一案法國受害甚重應用辦法惟妥善可補仍應情法兩得其平等因照會前來查中外辦事誠如來文必須情法兩得其平天津一案若不將自始至終實在情形詳細列敘卽情法兩字亦屬無從懸斷此案津民發難之始實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七

三

因匪徒迷拐幼童妄疑教堂主便而起其殺傷領事之地係在通商大臣署外並不在領事署中當豐領事往見崇大臣時若不向崇大臣連放二鎗卽放鎗後能聽崇大臣勸阻暫在通商大臣署中躲避亦不致遽爲津民殺斃卽如貴國人古得力亦同豐領事至通商大臣署中彼時經崇大臣留任事後用轎送往紫竹林卽未被害豈非明證惟豐領事執意冒險出署又向知縣放鎗致傷縣役津民因爲激怒聚眾逞兇當時情形共見共聞實係如此本衙門及會中堂摺奏信函不過據實聲敘於津民輕聽謠言焚燒教堂會中堂力爲奏請剖雪重計興修而於逞兇妄殺之匪徒現亦嚴飭拏辦並未謂其情有可原欲減

津民之罪將來正克抵罪即可不辨自明此外被殺之客民夫婦商人教士貞女亦均慘傷之至實係可憫除擊獲正克議抵外中國自應設法體卹現在欽奉

諭旨齋奉

國書親赴貴國以明

大皇帝與法國永敦和好之誼至天津府縣業因辦理不善革職訊辦先係解京交部因貴大臣赴津是以改為解津以便就近聽取供辭不意貴大臣已於初九日由津起程回京遂爾相左現在該員等先後到津當由會中堂毛大臣訊辦不日即將供辭送京一併交部核辦陳提督本是過路之人前准德繙釋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七

五

來署曾經談過並無干涉崇大臣來函亦云陳提督在寓聞知通商衙門有洋人放鎗趕來看視其時教堂已燒崇大臣在街彈壓適該提督過橋而來旋即走去會向貴大臣談及昨崇大臣到京本爵面加詢問亦如此說是陳提督之於津事無涉確有可信亦與德繙釋在署所稱並無干涉之言相合總之此事理所不能辦者斷不能以曲從理所應辦者必當如其分量津民聚眾逞兇殺斃多人自應擊克抵命方為持平本爵應再咨催會中堂毛大臣嚴飭地方官按名擊獲以副貴大臣情法兩得其平之意須至照會者 羅淑亞既得覆文又遞照會一件云為照覆事昨閱貴親王照覆一件本大臣不便隱飾其中實

有未妥因本大臣可辨之理並未詳察而推置是以思揣不必再辨現今所餘僅止有一意候候刑部核辦完結後酌量何法以遵本國所指再查貴親王照覆內有德繙釋官之說不得不辨德繙釋官向本大臣所云從無原諒陳提督之一語不必將德繙釋其人入於強護之人叢中也為此照覆 羅淑亞又作天津滋事記一則偏示各國錄如左

羅大臣聞得法民在天津被害遂盡力查訪行凶者為誰刁唆者為誰於未出京之時據所查情形天津府縣與陳國瑞罪皆難辭羅大臣即將此情達之於會制台請為詳察三人所行嚴究懲辦閱數日即赴津得有確據使此三人無可推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七

五

諉於是復為懇切函催制台將此克徒究辦內云軍律既行於天津審問無須遵循常例惟恐延宕時日若速行結案既可雪法國之冤而息其仇恨又為平靖地方令津民盡知刁唆行兇之輩國法必不輕縱無如會制台不能與羅大臣意見相同其情形遂覺難辦羅公使當將所以請將府縣並陳國瑞正法之故達之總理衙門與各國欽差皆知然欲以所告三人事端一一詳述必先由會制台所查為始方知三人所行何其奸詭何其兇殘五月二十三日法國領事官副領事任署之客教士貞女並法俄商人等盡皆斃命悽慘可憫其兇險情節無須追述所要者惟將三人所行據實指明至

知府倚恃曾制台保庇蒞任以來三月之久常以天津官員謹遵條約為怪且以遵約為前任官員輕弱無能此語在案可考但以虛語不足洩恨復以鬼計聳動人民或以威逼之使民之輕信者共懷忿怒揆其意見乃唆民使以行怪情事入告雖無稽之談民易入耳此等案件於能者辦法足以數動民怒適得二人口供謊詐然二人力弱所供反覆無定該府將伊等立即致決乃令將二人速行正法彼時軍律尙未宣示然知縣亦未敢諫阻而不行查按律審斷命案義例多端該縣竟不按律實為越權而行此案即與知府牽連而不可脫至今府縣二人互相推諉知府既得知縣同謀紳民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七

三

又呈送萬民傘並牌位以誌感戴謊詐之口供已經成功該府所指明道路民無不欣從然民所獻之物該府諱而不收云予所作乃分所應為正法二人不過開端予所圖乃更有重大之事耳該府即知所為皆順民心遂率知縣出示愈加煽惑而口供謊詐之三人有一尙存名武蘭珍伊所供與告之意符合似此實據言曾被教士所使之教民迷住又指明有王三者以迷術引誘民人入教堂所供之事民皆喜聽互相傳播既被府縣告示聳動更被供言激發官員遂借安慰民心為名往查教堂終無所得惟揚言曰西人護庇罪犯不肯交出查驗教堂與教士住宅時武蘭珍不能指出一物以

證其所供衆民於門外擁擠官員不欲民知查驗之無效遂帶武蘭珍而回竊思該犯若令當衆食其前言則事必中止或知府一言而衆怒頓釋適有人以情達於崇大臣府縣於是回署竟任陳國瑞與河旁人衆成其事知府在衙門聞聽鳴鑼火會盡集各帶器械豫備放火殺人燒毀公所教堂知府聞見人聲大闖出衙但見火焰冲天以為此事漸已成功矣遂仍進署聽任所激之兇徒肆行污毀拆壞仁慈堂聞數日知府見其同謀者於各省均無成功國家於京師又極其防範此等兇惡遂慮及所以飾非之法自謂莫妙於捉拿教民用刑逼令認罪但未敢明拿教民便設計出示許有捉拿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七

三

罪犯者皆得重賞內言不可捉拿教民後有數人隨即拿到詎意除一人之外盡係教民而此人曾領仁慈堂茶粥身上帶有牌照皆遂用刑使之承招酷刑駭人聽聞有一人不肯承認遂將香炷放於背上以炙皮肉如此七日終又將香炷置於鼻孔內以燻燒之更將骨節挫損武蘭珍從旁指使如何訊問教民受此酷刑者今有二人死生未定知縣於五月二十二日往領事公署以危言對領事云若不立將即用邪術之王三等交於我手則衆怒難逃次日領事出崇大臣之衙欲死於公署知縣唆動百姓率衆攻之從後喊叫曰追趕追趕領事已受重傷即對知縣放手鎗惜未打着知縣

回署遇有仁慈堂孩童聚集多人在彼並若干寬跡帶血插於鎗上中有貞女之兩手時有兵丁當知縣目前掌責幼童曰這是為你的嬌嬌該縣觀看甚樂聽兵丁自誇強姦克教之事更有一事足使為其罪狀明顯查私造兵器雖為例禁該縣於此事之前已令人製造今於天津鐵舖有兵器出賣府縣所作明為豫謀蓋於二十二日二人偕往崇大臣衙門欲窺崇大人之意勸其相從崇大人答云天主之道最為良善民雖遵行不致作亂何以如此逼迫可惜崇大人以正言相規而二人不納也至提督陳國瑞帶兵至津已有數日早懷不長之意為官員所素知迨事端既出伊離船頭進客店

求關齊弟子記

卷十七

壬

復乘馬獨至河岸與領事公署相近彼時浮橋經崇大人解開實有救亂美意無奈陳國瑞擅自令人將浮橋塔上致害命流血之眾竟一齊渡河更以語言勉之曰燒罷燒罷余必借汝聞知天津有好孩子滅外國人罷毀壞他們的房室查陳國瑞平素所行皆與此相類兩年前搶匪搶劫河間府教堂伊與分贓伊北來豈無留跡於金陵鎮江揚州等處乎且以大員遇此事強辨欲置身局外自謂焚殺之時在船上與童子作樂更當作何等人品呢茲所引之事皆有見證可據足可考信若徒以風聞而絕無確證則一事均不足記載也若以西法審問明查證見三人更無可逃既在中國而會制

台並隨員冷心緩辦確據尙有如此之多實出望外天津居民無論中外凡羅公使所得遇見者無不同口一辭以為府縣陳國瑞三人罪狀昭昭惟會制台視此證據當為捏造謠言蓋制台謂三人無辜而護庇之也羅公使到津制台遂令伊所告之三人出境不使其先能辨明無罪實為奇怪府縣固未親手殺人死者皆被火會等克手所殺然中國之刑部先當究治起意主使之入國家若仍如五月二十三日以來優游蹉跎則不免有傷國體不但法國即天下各國必致輕看國弱無力懲辦克徒或從惡謀而不願懲實為之慄然而深慮也

求關齊弟子記

卷十七

壬

時兩江總督馬新貽為盜魁張汝祥所害詔以公調補兩江總督李鴻章調補直隸總督而劉銘傳亦自皖北來上諭劉銘傳忠勇過人聞召即行是其報國之忱久藉於中九非諸將所可及即著會國藩傳知該提督仍紮滄州靜海一帶勤加訓練以備折衝本日已將會國藩調任兩江李鴻章調任直隸矣會國藩前在兩江多年情形熟悉布置尤為得宜刻下交卸在即務將在逃各犯儘數購獲取具張光藻劉傑切實親供以期及早結案李鴻章現抵何處著即駐天津接篆所部各軍仍著分紮直隸邊境 八月十四日公奏言臣迭奉

諭旨催取革員等親供以爲辨難之資而總理衙門來書於府縣擬抵一節亦皆堅持定力不肯曲從正論持之自上已足張國勢而懾敵情臣等曷勝欽佩張光藻劉傑抵津後卽據呈遞親供臣等彼此面商誠恐供辭有不實不盡之處上孤

聖主矜全之恩下授洋人吹求之柄議由臣等在津先加駁詰凡該員等敘供有本係疏虞意存回護者亦有本無大過語未分晰者均經臣等摘出詰問令其逐條登復其羅淑亞洋文由總理衙門鈔寄到臣亦令該革員等按照所指各節一一供明羅使照會內稱此次洋文業經分送各國共知推問尤宜覈實臣等合署理天津道丁壽昌會同奏帶司員等先行會審臣等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七

三

親加鞫問務令該革員等心服仍復有辭以對洋人方爲確實謹將府縣親供及登復洋文各條鈔送軍機處備呈

御覽細核此案雖由謠言肇衅而百姓之聚眾滋事實緣豐大業之對官放鎗倉卒致變未經放鎗以前該領事怒責巡捕趨赴商署持械出入百姓並皆讓路任令行走初無傷害之心若使豐大業不兩次放鎗必可安然無事迨至滋事以後則眾人洶洶已成不可禁遏之勢該府縣等臨時失於彈壓事後不能緝究其情勢雖有可原惟地方釀成如此大變幾開邊衅自非尋常因案被議者比相應請旨飭下刑部核議具奏其應如何定讞之處伏候

聖裁至滋事克犯現已拿獲八十餘名設局審訊計確有證供應正法者已得七八人略有證供應治罪者約二十餘人惟尙時供時翻將來定案但取情節較真恐不能拘守成例奉

旨天津教案尙未辦有端倪已諭李鴻章馳赴天津會同會國藩丁日昌成林辦理令毛昶熙回京矣會國藩等奏訊取府縣親供所請交部核議之處著聽候諭旨辦理至滋事克犯雖已拿獲八十餘名惟該犯供狡展首要各犯是否在內亦未據詳晰聲明仍著認真研訊迅速定擬 二十日奉

上諭李鴻章奏起程赴津一摺天津一案會國藩等擬於八月二十三日先行奏結自己辦有眉目卽著妥速定擬具奏本日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七

三

據醇郡王等奏遵將陳國瑞派員伴送赴津該督於詢畢後將該提督親供卽行具奏卽令原派之員將陳國瑞卽行伴送回京 二十三日公奏言臣等自承辦此案久經督飭文武設法購拿悉心研鞫自七月下旬設局發審嚴立限期晝夜追求直至中秋節前僅得應正法者七八人應治罪者二十餘人臣以辦理日久人犯無多深負委任更恐洋人不肯輸服轉致枝節橫生日來激厲各員不得稍存寬縱務令多緝正克以示持平而全大局惟此案事起倉卒本無豫先糾集之正克而洋人已多傷亡又無當堂質對之苦至各尸初入水火旋即掩埋並未驗傷填格絕無形跡可求物色克手之資用是漏網之犯難於

掩捕已獲之犯不肯認供而無賴之徒稱為混星子者向以能熬刑自誦此次輒以為出於義憤雖酷刑而不畏而鄰右亦不敢出而質證恐為輿論所譏彈又慮仇家之報復欲求罪當情真定案萬難迅速欲以無辜充數則問心既有所不忍而亦不足服洋人之心棘手甚多愈辦愈窘反復籌思苟拘守常例實屬窒礙難行有不能不變通辦理者常例羣毆斃命以最後下手傷重者當其重罪此案則當時眾忿齊發聚如雲屯去如鳥散事後追究斷不能辨其孰先孰後孰致命孰不致命但求確係下手正兇不復究其毆傷何處此變通辦理之一端也常例斷獄決囚必以本犯畫供為定其本犯供辭狡展則有眾證確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七

三

鑿即同獄成之例此案則各犯恃無尸親堅不吐實旁人又不肯輕易指實眾證亦殊難得臣等議定本犯無供但得旁證二人三人指實取具切結亦即據以定案此又變通辦理之一端也計訊定供證確實者十一人無供而有確證者四人共計可正法者十五名擬辦軍流者四人徒罪者十七人共計可料輕罪者二十一名除即日將各犯供摺咨送總理衙門及刑部外謹先繕具清單恭呈

御覽其情節較重訊有端倪供證均未確實者尚有十六名擬歸於第二批辦理情節較重在逃未獲者尚有十一名將來第二批奏結或再辦首從犯各數名此次定擬各犯若遵行處決

將來拿辦愈難應與洋人商定統俟續奏二批後併案辦理再府縣在津業經取具確供本已無事羈留惟前接諭旨令陳國瑞赴津該革令劉傑各條中尙有應與陳國瑞質證者擬俟訊明後再將府縣解部合附陳明奉

旨著照所擬辦理其應行正法各犯俟刑部議奏張光藻等罪名時再降諭旨著即將該革員等解交刑部聽候核辦毋庸俟陳國瑞到津質證以期迅速 二十五日李鴻章至天津劉銘傳先期亦至 二十七日陳國瑞到案 二十八日公疏報解送府縣赴部日期並鈔呈陳國瑞親供密陳府縣無罪之狀云津稱五月二十三日之案由豐領事倉卒激變非府縣之有意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七

三

挑畔中外皆知臣亦屢疏論及其府縣擬抵之說則迭奉諭旨一一拒絕該革員等此時到部原無俟錮過慮惟大局之所關甚鉅而微臣之負疚實深有不敢不瀝陳於

聖主之前者府縣本無大過張光藻尤著循聲臣之初意斤斤保全尙不欲遽予參撤豈肯再加以重咎迨得羅使照會忽有三員擬抵之說料敵不審忽遽失措但冀和局之速成不顧情罪之當否又過聽浮言以為下獄以後輕重尙可自主遽將府縣奏交刑部此疏朝上夕已悔恨六月二十八日一奏曾經略述款衷而神明之疚實至今未嘗暫弭也其後奉到改解津郡之

旨於微臣舉措失機之咎既曲爲寬容並其含影抱愧之心亦默爲解釋

廟謨廣運慙幸交並自七月下旬該革員等提解到津臣等逐細研訊洋人王使之說絕無影響固已不俟多辨卽科以應得之公罪亦猶有可原者以崇厚統率數千之衆不能預爲彈壓以微臣辦理兩月之久不能速緝正克今欲專責之區區之府縣亦屬苛論惟語言文告之間訊犯用刑之際該革員等偶有未檢此等疏忽之咎地方官皆所時有准以尋常之法至重亦不過革職而止而臣初奏遂交刑部宜物論紛紛不平該革員等初聞改解津郡之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七

善

命私語竊資以爲復觀天日及近聞仍解刑部之命則又魄散魂飛怯對獄吏以爲洋人仍執疆臣之原奏終欲得而甘心微臣之所深自負疚者此也又有進於此者各省教民滋事之案層見疊出臣前奏查明大概情形時本有密片未上會於六月二十八日摺內聲明此案議結之時再申前請令臣交卸在卽津案已將第一批人犯奏結請得而畢其說自中外通商以來各國皆相安無事惟法國以傳教一節屢滋事端卽各教流傳如佛道回等教民間皆安之若素雖西人之耶穌教亦未嘗多事惟天主一教屢滋事端非偏有愛憎也良由法人之天主教但求從教之衆多不問教民之善否其收入也太

濫故從教者良民甚少莠民居多詞訟之無理者教民則抗不遵斷賦役之應出者教民每抗不奉公迷拐人口一節臣六月二十八日之奏本難保其必無六月二十三日之奏亦稱魏席珍言堂中有藥迷人本性挖眼剖心一節世間原有此等折割慘毒之人刑律亦有專治此罪之條教中既多收莠民卽難保此等人不瀾入其中故臣前奏昭雪挖眼剖心之証自京師及各省皆斥爲謬說堅不肯信凡教中犯案教士不問是非曲庇教民領事不問是非曲庇教士遇有教民爭鬪平民恆屈教民恆勝教民勢焰愈橫平民憤鬱愈甚鬱極必發則聚衆而羣思一逞以臣所聞西陽貴州教案皆百姓積忿不平所致雖和約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七

善

所載中國人犯罪由中國官治以中國之法而一爲教民遂若非中國之民也者庸懦之吏既皆莫敢誰何賢能之吏治一教民則往往獲咎以去此次天津府縣其始不過欲治一教民其後竟至下獄已爲向來所未有若部議再與重譴將來地方官必羣以爲前車之鑒誰敢與教民較量在總理衙門及各疆吏皆思力全大局保護教堂然使教中與平民太不相安如父母保護驕子爲衆子與鄉里所共惡則驕子之身必敗而其家亦必破是護之而適所以損之如守近年保護之法而不思所以變計終有決裂之一日臣愚以爲中國欲長全和局外國欲久傳此教則條約不能不酌增擬請議定此後天主教仁慈各堂皆

歸地方官管轄堂內收入一人或病故一人必應報明註冊仍由地方官隨時入堂查考如由被拐入堂或由轉賣而來聽本家查認備價贖取教民與平民爭訟教士不得干預扛幫請旨勅下總理衙門可否就此大議結之時與各公使商訂豫杜後來弊端臣所謂有關大局者此也微臣倉卒之誤於此二者未能深究此案未定清夜難安目下張光藻劉傑等入獄天下吏民無不環而觀望相應請

旨勅下刑部細核該革員等親供從輕定議則所以張

國維而伸正氣者實非淺鮮微臣亦藉以稍釋隱憾又附奏請飭丁日昌回任江蘇二十九日奉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七

美

旨張光藻等既經解部該革員等應得罪名刑部自當秉公定擬至陳國瑞所遞親供既於津民並無干涉毋庸再令總理衙門刑部覈辦江蘇地方緊要現在天津之事既有李鴻章會同會國藩等辦理丁日昌著速行回任以重職守所有天津應緝各犯仍著會國藩等趕緊辦結愈早愈妙傳教情形已令總理衙門妥議矣 九月初六日公卸直隸總督篆李鴻章接印任事 十一日

上諭前因天津府知府張光藻天津縣知縣劉傑於民教啟衅一案事前既疏於防範事後又不能迅速獲犯當經降旨革職交刑部治罪嗣經會國藩等取具親供並將該革員等押解到

部茲據刑部奏請按照刁民滋事地方文武不能彈壓撫卹革職例從重發往軍臺効力並以案情重大應如何從重改發之處請旨等語該府縣責任地方乃於津民滋事不能設法防範致匪徒乘機戕害多命又未將兇犯趕緊拿獲情節較重且該革員等於奉旨交部治罪後張光藻竟敢私往順德劉傑亦私往密雲任意逗留尤屬藐玩張光藻劉傑均著從重改發黑龍江効力贖罪以示懲警至津民因懷疑激忿不遵地方官彈壓輒敢逞兇殺害至二十餘命之多且將其仁慈堂內貞女殺害尤為兇殘現經會國藩等拿獲滋事人犯審明分別情節輕重將馮癩子等十五犯擬以正法小錐王五等二十一犯擬以軍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七

美

徒既屬情真罪當即著照所擬將馮癩子等即行處決小錐王五等分別發配安置經此次嚴辦之後各省地方官務當曉諭居民安分守法毋任再滋事端遇有中外交涉事件按照條約持平妥辦務使中外商民彼此相安以靖地方 十三日公奏言臣等兩旬以來嚴飭地方文武各員續行訪拿晝夜研訊又獲應正法者五人應辦軍徒者四人各犯供辭鈔咨總理衙門及刑部備查謹開列清單續呈

御覽此次審明各犯皆係續行緝獲不在前次附開兩單之內其前單供證未確者除何四現已治罪外其餘再四訊鞫迄無定供亦無的證礙難定罪應即隨時釋放前單在逃未獲者除

楊二現已拿辦外其餘購線密拿迄未緝獲其中尤要之犯應俟緝獲至日另行奏結此案事起倉卒並無豫先糾集之人其後殺人放火萬眾誼雜亦非百姓始意所能料今中國力全鄰好先後兩次共得正法之犯二十人軍徒各犯二十五人辦理不為不重不惟足對法國亦堪徧告諸邦昨准總理衙門鈔錄羅使信函移咨到臣內稱派德繙譯官前赴天津出具切結並確查燒毀房屋被搶物件以便議償等語該繙譯頃已抵津俟查明回京當可議定賠償確數拿克一節最為難辦此事就緒則其餘各節皆可次第定議惟查拿克手雖係首先應辦之事而處決人犯究為最後完案之著臣等先後定擬應行正法之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七

天

犯應請
勅下總理衙門俟修堂賠銀諸事議結之後知照臣等酌定行刑日期辦理免致處決之後事猶未了民氣既已大傷和局仍多不協不能不鯁鯁過慮也所有臣等訊結天津案內第二批人犯分別定擬緣由謹合辭繕摺由驛具陳十五日奉旨此次續拿各犯既據會國藩等訊明情節輕重著照該督所擬將劉二等五犯即行正法鄧老等四犯分別發配安置會國藩等接奉此旨後所有先後定擬正法之二十人軍徒各犯二十五人即行分別辦理庶可迅速完案羅淑亞派德微理亞前赴天津出具切結並確查燒毀房屋被搶物件以便議償即著

會國藩妥籌辦理至所拿克手前已諭將馮癩子等即行處決茲據奏稱俟總理衙門議結後知照該督等酌定行刑日期等語與前降諭旨兩歧議抵一節為此案最要關鑰若遲遲不辦其餘各節勢難定議會國藩等即恪遵前旨辦理毋再稽延公覆陳德微理亞業於十三日回京此間別無法國人員無從與議賠償撫卹等事應否在京定議如德微理亞再來津郡似可由督臣李鴻章與之議結並請更正第一批人犯內之穆巴冤枉擬以現獲之范永歸案正法以示慎重人命之意俟此次奉到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七

天

迅速結案
旨如議辦理 旋訊得誤斃俄國人犯田二張福蔭斌死發配項二段大改斬為流復以孤子留養於是斬決者十六人軍徒流者二十五人列名於左
馮癩子 招認用鐵拐杖扎死 劉二 供認用鐵棍打死 羅生瓜 巨子 供認用木棍打死 周三 供認用木棍打死 張立 供認用刀 洋人魏老 供認用木門 馬宏亮 供認用鐵錘打 吳大 供認 刀砍傷人 張二 供認用刀刺死 崔禿子 供認用刀刺死 喬 堂女 供認用 范永 供認用火燒死 陳麻立 供認用 二 慈堂女 供認用 葛三 供認用 六 指證 供認

奪洋人之刀
殺死洋人

以上十六名皆斬決

小錐王五 于起 潘二 毛三 鄧老 楊二

以上六名供無殺人放火實據情節較輕皆軍流

聶中三 李大 孫二 李大 穆朝有 楊二 郭三

李四 王五 崔兆 古長和 董四 尙得 馬長順

劉都貴 滕永 孫二 賈三 何四

以上十九名情節尤輕皆徒餘無罪者皆釋放

公疏陳赴任江南願請入都

陛見奉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七

旨著來見

早

求闕齋弟子記卷十七

求闕齋弟子記卷十八

東湖王定安撰

綏柔下

同治九年十一月安徽巡撫英翰奏津案暫結隱憂方大宜於天津海口設水陸提督擇威望素著大將統其舊部作為提標大理寺少卿王家璧奏修備設防所以長保和局請宣諭各國無容疑慮各疏入

上諭自古保邦致治斷無畏敵國生疑自弛武備之理惟在疆寄重臣於練兵設防增修礮臺講求器械等事實力奉行毋徒托空言庶不貽笑於遠人耳 十年正月公既至金陵疏陳方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八

一

畧云臣聞古人謀及軍國其規畫全局必有可大可久之圖其講求實際但為得尺得寸之計籌全局者志欲堅而勢欲遠雖百變而不改初謀求實際者慮欲細而功欲精雖小事而不妨屢試前史所稱規畫全局若韓信登壇之言諸葛隆中之對荀彧之陳說曹氏王朴之獻策周王皆以一時之議論而能預料數十年後軍事之成敗此誠非中材以下所可及然中材以下或據一方克一敵亦往往有審度全局不愆於素者良以用兵之道多算則勝好謀則成臨事而周章十常九失先事而熟計十常九得也今

朝廷以中外交涉時艱孔亟思所以懲前毖後未雨綢繆臣雖

愚昧亦當規畫局勢備

聖明之採擇十八行省之中濱海者六濱江者三合之奉天共為十省皆洋船指顧可到皆膏腴之地也前任江蘇撫臣丁日昌會與臣言及防海之道數省當合併辦理直隸山東歸併設防而以直隸王政江蘇浙江歸併設防而以江蘇王政廣東福建歸併設防而以廣東王政分立三大鎮練兵製器專精籌備則力厚而氣不散漫等語臣因就其說而推之奉天亦可歸併北防仍由直隸王政沿江之安徽江西湖北三省亦可歸併設防而以湖北王政沿海七省共練陸兵九萬少者一萬多者或二萬或一萬數千沿江三省共練陸兵三萬或各統一萬或小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八

二

有參差閩省前經奏明成造輪船十六號將來滬廠亦須造十六號各以數號為水師兵船其餘以為貨船平日賃租商賈聽其裝貨有事則裝載陸兵互相救援南北江海十省均不過數日可到以陸兵為禦敵之本以輪船為調兵之具海道雖甚遙遠血脈仍極貫通十省之中主持防務者四省鎗礮子藥米糧雜物四省多為存儲六省亦各有存儲一遇調兵則各件皆由輪船運之同行平日無事即用輪舟載送各省習慣而漸成自然出洋而如履庭戶洋人長於水師至其陸軍野戰則淮勇前在蘇滬亦嘗與洋兵洋將角逐爭勝尚非殊絕不可及者若能多練陸兵而以輪舟裝載馳援各省舉重若輕馭遠如近似亦

制敵之方此臣妄擬規畫全局之畧也至於講求實際則下手工夫貴於銖積寸累一步不可留空一語不可矜張其大要不外三端曰製器曰學技曰操兵現在上海機器局所造輪船已成四號以後即擬專造兵船及鐵壳等船鎗砲造成者甚多即來福鎗林明敦鎗為外國所稱精絕者亦已仿造與之相埒以後日進不懈不患不臻極詣惟絕大之鐵板尚不能造且需用之鍊煤極多一一購自外國為費太鉅聞廣東江西湖南所產之鍊亦不減於洋鍊而佳煤則處處有之但須畧仿洋法借洋人之機器開中國之鍊煤另立鍊廠一所與上海之機器局相為表裏鍊煤不須購自外國則諸事皆綽有餘裕矣外國學技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八

三

以算法為第一義而又證之以圖申之以書中國學外國之技則須以繙譯為第一要義得洋人一技之長始明其述繼探其意既乃繙譯漢文使中國人人通曉可見施行今上海局中所繙諸書頗能窺洋學之奧窔若勤求不已將來創立新法別出絕技亦屬意中之事臣又擬選聰穎子弟赴泰西各國書院及軍政船政等院分門學習會於上年九月十六日具奏一次彼來則延訪我往則就教總求盡彼之長而後已至於操兵之法臣履任後即檄前台灣道吳大廷操練輪船據該道稟呈章程職司有專責作息有定時賞罰有常例又擬求外國所刊航海簡法兵船砲法諸書儀器行陣砲法各式繙譯成帙以次教習

未知果否有成江南陸兵有吳長慶所統八營李鴻章部下之淮勇也揀選新兵五營前督臣馬新貽自綠營選出者也又有舊存湘勇星字兩營此外並無大支勁旅目下甘肅軍務頗有起色此後如協餉稍鬆可以騰出款項臣當招致宿將另練一軍專爲防海防江之用此三者皆臣所擬講求實際之畧也國家蓄養綠營額兵五十餘萬軍興以來不甚得力願募勇以戡亂論者謂勇有流弊不如仍用標兵爲正然標兵散處各汛不相聯屬欲練大支勁旅必須調集一處羣居團操識者皆能言之兵之坐餉僅一兩及兩餘不等不足以贍身家必須大加錢糧識者亦能言之今臣所擬十省練十萬人欲用額兵則恐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八

四

每年需餉近八百萬論禦侮則尙嫌其少論需費則實覺其多加以養輪舟三十餘號則需千萬以外矣兵之難集若此餉之難籌若彼若非由廷臣主持大計各省協力和衷實有不敢輕於一試者即使臣言微有可采而造船操兵亦非八年十年不能有成其他添立鑄廠選子弟赴外國學習諸技尤需歲月遲久乃可有濟自各國換約以來我中華隱忍遷就始獲一日之安得以餘閒剃平髮捻諸匪今內地粗靖尤當一意保全和局不宜輕開罅隙如練兵實有把握彼族或以萬分無禮相加然後不得已而一應之耳臣辦理津案失之過柔至今內疚神明耿耿莫釋然默察時勢一國則易防衆國則難禦我

朝雖有并吞八荒鞭箠域外之具尤願常存慎之又慎之心區區愚誠未知有當萬一否伏祈

聖鑒訓示 時日本欵關通市欲仿西洋修立條約英翰密疏請勿許

上諭日本嚮化甚堅業已令其特派大員妥議條約自無再事拒絕之理至如何明定章程以期永遠相安之處著曾國藩李鴻章豫行妥籌庶臨時較有把握公覆疏言自道光二十一二年間與洋人立約議撫皆因戰守無功隱忍息事厥後屢次換約亦多在兵戎擾攘之際左執干戈右陳榮敦一語不合動輒決裂故所定條約間有未能熟思審處者日本國二百年來與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八

五

我中國並無纖芥之嫌今見泰西各國皆與中國立約通商援例而來請叩關而陳詞其理甚順其意無他若我拒之太甚殊非 聖朝懷柔遠方之至意同治元年始有日本官員以商船抵滬憑荷蘭國商人報關進口其後迭次來滬中國隨時拒却始而准其售貨完稅仍不得在上海買帶回貨繼而准其在上海一口貿易居住仍不准駛入長江別口又繼而允其前來傳習學術仍不准驗收其船照印信拒之亦已久矣今既令其特派大員到時再與妥議條約豈可再加拒絕至於明定章程期於永遠相安則條約所載不外體制與稅務兩端日本與我素稱鄰

邦迥非朝鮮琉球越南臣屬之國可比其自居鄰敵比肩之禮欲仿英法諸國之例自在意中聞日本物產豐饒百貨價賤與中國各省不過數日水程立約之後彼國市船必將絡繹前來中國買帆亦必聯翩東渡不似泰西諸國洋商來而華商不往華人往者既多似須仿照領事之例中國派員駐劄日本約束內地商民並設立會訊局訊辦華洋爭訟案件彼所呈初約中有嚴禁傳教嚴禁鴉片二條中國犯者即由中國駐洋之員懲辦或解回本省審辦免致相形見絀其稅則輕重想亦必仿泰西諸國之例日本自詡為強大之邦同文之國若不以泰西諸國之例待之彼將謂厚滕薄薛積疑生衅臣愚以為悉仿泰西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八

六

之例亦無不可總之中國之處外洋禮數不妨謙遜而條理必極分明練兵以圖自強而初無揚威域外之志收稅畧從彼俗而亦無籠取大利之志果其百度修明西洋東洋一體優待用威用德隨時制宜使外國知

聖朝柔遠一秉大公則萬國皆將亮其誠何獨日本永遠相安哉奉

旨嘉納 七月公與直隸總督李鴻章會奏選聰穎子弟前赴泰西各國肄習技藝以培人材一摺云竊臣國藩上年在天津辦理洋務前任江蘇巡撫丁日昌奉旨來津會辦屢與臣商榷擬選聰穎幼童送赴泰西各國書院

學習軍政船政步算製造諸書約計十餘年業成而歸使西人擅長之技中國皆能諳悉然後可以漸圖自強且謂攜帶幼童前赴外國者如四品銜刑部主事陳蘭彬江蘇候補同知容闕皆可勝任等語臣國藩深聽其言曾於上年九月本年四月兩次附奏在案臣鴻章復往返函商竊謂自斌椿及志剛孫家穀

命游歷各國於海外情形亦已窺其要領如輿圖算法步天測海造船製器等事無一不與用兵相表裏凡游學他國得有長技者歸即延入書院分科傳授精益求精其於軍政船政直視為身心性命之學今中國欲仿效其意而精通其法當此風氣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八

七

既開似宜亟選聰穎子弟攜往外國肄業實力講求以仰副我皇上徐圖自強之至意查美國新立和約第七條內載嗣後中國人欲入美國大小官學學習各等文藝須照相待最優國人一體優待又美國可以在中國指准外司 房住地方設立學堂中國人亦可在美國一體照辦等語本年春閒美國公使過天津時臣鴻章面與商及允俟知照到日即轉致本國妥為照料三月閒英國公使來津接見亦以此事有無相詢臣鴻章當以實告意頗欣許亦謂先赴美國學習英國大書院極多將來亦可隨便派在此固外國人所深願似於和好大局有益無損臣等伏思外國所長既肯聽人共習志剛孫家穀又已導之

先路計由太平洋乘輪船逕達美國月餘可至當非甚難之事或謂天津上海福州等處已設局仿造輪船鎗砲軍火京師設同文館選滿漢子弟延西人教授又上海開廣方言館選文章肄業似中國已有基緒無須遠涉重洋不知設局製造開館教習所以圖振奮之基也遠涉肄業集思廣遠所以收遠大之效也西人學求實際無論爲士爲工爲兵無不入塾讀書共明其理習見其器躬親其事各致其心思巧力遞相師授期於月異而歲不同中國欲取其長一旦遠求盡購其器不惟力有未逮且此中奧窈苟非徧覽久習則本源無由洞澈而曲折無以自明古人謂學齊語者須引而置之莊嶽之間又曰百聞不如一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八

八

見比物此志也况誠得其法歸而觸類引伸視今日所爲孜孜以求者不更擴充於無窮耶惟是試辦之難有二一日選材一日籌費蓋聰穎子弟不可多得必其志趣遠大品質樸實不牽於家累不役於紛華者方能遠遊異國安心學習則選材難國家帑項歲有常額增此派人出洋肄業之款更須措辦則籌費又難凡此二者臣等亦深知其難第以成山始於一簣蓄艾則以三年及今以圖庶他日繼長增高稍易爲力爰飭陳蘭彬容閔等悉心酌議加以覆核擬派員在滬設局訪選沿海各省聰穎幼童每年以三十名爲率四年計一百二十名分年搭船赴洋在外國肄習十五年後按年分起挨次回華計回華之日

各幼童不過三十歲上下年力方強正可及時報效聞前此閩粵甯波子弟亦時有赴洋學習者但止圖識麤淺洋文洋話以便與洋人交易是僅爲衣食計此則入選之初慎之又慎至帶赴外國悉歸委員管束分門別類務求學術精到又有繙譯教習隨時課以中國文義俾識立身大節可冀成有用之材雖未必皆爲偉器而人才既衆當有瑰異者出乎其中此拔十得五之說也至於通計費用首尾二十年需銀百二十萬兩誠屬巨欸然此欸不必一時湊撥分析計之每年接濟六萬尙不覺其過難除初年盤川發給委員攜帶外其餘指有定欸按年預撥交與銀號陸續滙寄事亦易辦總之圖事之始固不能予之甚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八

九

吝而遽望之甚賒况遠適異國儲才備用更不可以經費偶乏淺嘗中輟近年來設局製造開館教習凡西人擅長之技中國頗知究心所須經費均蒙論旨准撥亦以志在必成雖難不憚雖費不惜日積月累成效漸有可觀茲擬選帶聰穎子弟赴外國肄業事雖稍異意實相同謹將章程十二條恭呈御覽合無仰懇天恩飭下江海關於洋稅項下按年指撥勿使缺乏恭候命下臣等卽飭設局挑選聰穎子弟妥慎辦理如有章程中未盡事宜並請

敕下總理衙門酌核更改臣等亦可隨時奏請更正

謹將挑選幼童前赴泰西肄業酌議章程恭呈

御覽

一商知美國公使照會大伯爾士頓將中國派員每年選送幼童三十名至彼中書院肄業緣由與之言明其束修膏火一切均中國自備並請俟學識通量材拔入軍政船政兩院肄習至赴院條規悉照美國向章辦理

一上海設局經理挑選幼童派出洋等事擬派大小委員三員由通商大臣制飭在於上海甯波福建廣東等處挑選聰慧幼童年十三四歲至二十歲爲止曾經讀中國書數年其親屬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八

十

情願送往西國肄業者即會同地方官取具親屬甘結並開明年親籍貫存案攜至上海公局考試如姿性聰穎並稍通中國文理者即在公局暫住聽候齊集出洋否則撤退以節糜費

一選送幼童每年以三十名爲率四年計一百二十名駐洋肄業十五年後每年回華三十名由駐洋委員臚列各人所長聽候派用分別奏賞頂戴官階差事此係官生不准在外洋入籍逗遛及私自回還謀別業

一送洋幼童學習一年如氣性頑劣或不服水土將來難望成就應由駐洋委員隨時撤回如訪有金山地方華人在十五歲內外西學已有幾分工夫者應由駐洋委員隨時募補以收

得人之效臨時斟酌辦理

一赴洋學習幼童入學之初所習何書所肄何業應由駐洋委員列冊登註四月考驗一次年終注明等第詳載細冊實送上海轉報

一駐洋派正副委員二員每員每月薪水銀四百五十兩繙譯一員每月薪水銀二百五十兩教習二員每員每月薪水銀一百六十兩

一每年駐洋公費銀共約六百兩以備醫藥信資文冊紙筆各項雜用

一正副委員繙譯教習來回川費每員銀七百五十兩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八

十一

一幼童來回川費及衣服等件每名銀七百九十兩

一幼童駐洋束修膏火屋租衣服食用等項每名每年計銀四百兩

一每年駐洋委員將一年使費開單知照上海道轉報倘正款有餘仍涓滴歸公若正款實有不足之處由委員隨時知照上海道稟請補給

一每年駐洋薪水膏火等費約計庫平銀六萬兩以二十年計之約需費庫平銀一百二十萬兩 九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奧斯馬加國使臣嘉理治呈遞照會稱該國前立條約聲明一年更換現已屆期即日赴滬換約請派員辦理奉

旨著江蘇布政使恩錫屆期前往恩錫於換約一事向未經手著曾國藩添派熟悉洋務大員幫同辦理以期妥協十月初二日粵使嘉理治至上海初五日恩錫自蘇州啟行初六日次崑山接三口通商大臣李鴻章委員賁送條約十五日恩錫偕蘇松太道涂宗瀛與粵使換約事畢公疏言據該司道會詳稱先因奧使抱病未能即換俟其病痊彼此商訂於十月十五日在公所會晤恩錫涂宗瀛帶同隨員並識奧文之人前赴公所奧使亦同該國署領事施利克繙譯官夏士一併到齊彼此以禮接待奧使嘉理治聲稱

大皇帝加惠遠方准予通商本商民同深愛戴等語並索看憑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八

三

據恩錫即捧恭錄

諭旨給與開讀將條約公同展對奧使捧出條約二本綴有金色繩繫金包圓盒揭看盒內蠟餅上有奧斯馬加國君王所用印文當將條約互相較對開有奧文筆誤與華文不符之處面令更正奧使當以約本已由該國君王用印未便擅改必當行知本國政府並同中國總理衙門商議改定以歸畫一繕立憑單照會收執復據奧使稱急欲前往東洋可否本日換約恩錫涂宗瀛亦即應允隨將用實條約正副二本親交奧使祇領奧使亦將帶來用有該國蠟印條約正副一本交恩錫等接收並照向章稿以酒食而散恩

錫將前奉簡明

諭旨并換到條約二本及所立憑單照會一併呈請

奏咨并據恩錫等詢據奧使云稱奧斯與馬加本係兩國一主統轄是以奧斯與馬加之名現在憑單內並列開寫合併聲明等情前來 臣查該司道恩錫涂宗瀛於此次辦理換約事宜詳細枝對互換交收歲事尙為迅速其枝出奧文有與華文不符數字業經奧使認為筆誤言明另與總理衙門商議改定所立憑單照會無誤無遺亦尙妥洽惟條約互換之後查照向辦成案應即由 臣轉發江南海關刊刻通頒遵守

旨如議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八

三

附論洋務書賸

與左季高武部書 自古稱國富者以地大為富兵彊者以人眾為彊耳英夷土固不廣其來中國者人數無幾欲恃虛聲以懾我 上國粵民習知其人之寡技之淺故官畏鬼而民不甚畏鬼與之狎也此次與之確關彼必不能堅守此後官兵之氣日彊矣往時徐松龕中丞著書頗張大英夷筠仙歸自上海亦震詫之鄙意彼蹈驕兵貪兵之二忌恐不能久得尊緘開示益知吾國之無虞耳惟來示英美法俄四國合而圖我昔聞英夷與俄羅斯世為仇敵不知何時媾合夷狄以利交利盡則交疏連雞不栖或非深患又俄夷王庭雖在泰西然大段山國也如

欲與我為難恐當從西北闖入未必迂由海道茲亦可疑者又夷務果有翻局不悉聽其所要是極好機會然國家之疆以得人為強所謂無競維人也若不得其人則毛羽未滿亦似難以高飛昔在宣宗皇帝亦嘗切齒發憤屢悔和議而王戰守卒以無良將帥不獲大雪國恥今欲罷和主戰亦必得三數引重致遠折衝禦侮之人以擬之若僅恃區區楚材目下知名之數人則干將莫邪恐亦未必終不刊折且取數太多亦不足以分布海隅閣下以為何如

復楊厚庵軍門書 洋船與城賊勾結誠為可惡然渠不先來犯我水師我軍亦不必先發恐先發而不勝則見笑於夷見笑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八 十四

於賊並見責於京師自以堅忍為是見如未見聞如未聞偏囑水陸哨勇靜坐以觀其變若渠無故先來犯我直尋戰船或凌辱或開仗則無論能勝不能勝不得不與之痛戰一場矣復胡潤芝官保書 厚庵二月間報洋船接濟一函做處亦曾接過昨十六日大艇在安慶停泊一日重往輕歸則眾目共觀狗酋為湖水所阻本不能回援懷甯既有洋船濟送米鹽狗亦自可置懷甯於不顧如查明接濟之已進者既多後來者方長自當奏明弛圍如夷目或來東流會晤尚可理論情動已進者無多後來者可斷則不動不變並不具奏舍弟欲請揆帥照會似官樣文章終無實濟來示欲奏請飭下通商衙門留京夷日

縱不面從心違其威靈恐亦不能遠隔此間鄭板橋題畫竹云還將竹作籬笆求人不如求己公得無謂其夸誕耶

復楊厚庵軍門書 洋船過境勸其不必裝米婉言開導當可順從從前劉麗川作亂占踞上海縣城官軍圍攻不下亦係洋船接濟米糧厥後以銀四萬賂洋商洋商轉為我用上海賊糧盡斷遂於咸豐五年正月元旦克復洋人最愛財利最講交情凡有洋船在舊縣等處經過請囑貴部各營好好款接即有餽送水禮亦不可過於菲薄先由敝處付銀五百兩請閣下轉交荻港各營專為款接洋船零用之公項如少再補平日感之以厚情款之以小惠並不提起安慶城賊之事若探明洋船有米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八 十五

恐其接濟然後以好言勸之以正言阻之如再不聽然後以重利啗之彼賣米與安慶城賊每米一石髮賊可出價五兩者吾亦出五兩買之髮賊可出價十兩者吾亦出十兩買之彼平日感我厚情臨時貪我厚利自無不允之理目下安慶未克斷不可與洋船構釁一經構釁後患方長閣下亦不能回藉矣

復官秀峯中堂書 淮鹽本應山弟認真辦理而現在江路梗塞實有鞭長莫及之勢故雖接鹽政印信而於釐務仍不甚厝意前此厲伯符兄詳殷商等願領票赴淮買鹽其時弟不甚願蓋有二層一則民船不能直穿賊中而過必須借重洋船拖帶而行和約中本有不准洋商運鹽一條今既借彼船以護運則

端自我開我既引虎入室彼將壘斷獨登其不便一也敵處所設大通華陽鎮湖口各釐卡專以鹽為大宗今欲概行免去而僅以水師之百斤三文包掃一切上游則鄂中獲利較厚下游則淮陽完釐如故獨中段免釐敵處坐失眼前之利其不便二也有此二端弟不敢附和而又不便諫阻僅於伯符詳中批飭護運而外諱其名弟覆金運司安清緘中亦將此兩層剴切言之云洋船不宜護運敵處不肯免釐伊欲請弟商之閣下將楚院各散釐卡歸併一處整完一欸弟亦未之許也今閣下欲令弟自行專主不可任他人當家弟因前此不便之兩層本不願專主此事而下游釐費多層如袁如都如巴如王諸軍皆極窮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八

六

苦弟既不能代彼籌餉又焉能禁彼抽釐斯又不能專主之勢也必待江路大通庶幾利權歸一目下駭力實有不逮尙希鑒亮復毛寄雲中丞書 弟於洋事畧無諳究但以湘中論之則篤公所訓湖南但能注定茶釐照舊徵收餘非所能與議二句最為切當尊處儘可不具奏以鄂中論之則秀帥所謂甯可不開關收稅不願免此釐金二句最為切當亦儘可不具奏請立案漢關係約中載明正稅子稅皆在上海交納乃無端欲攘之改於漢口交納尙未奏准開關遠請監督請鑄印亦殊凌遽無序赫稅司已與接總署面定不完漢口稅而至今尙若未曾醒

悟反覆無定恐終當納侮耳

又 接函並錄大奏屬為推敵疑義國藩愚陋於夷務無所通曉即各國通商條約亦未必悉心研究淺之如起貨落貨驗貨剝貨船單稅單保單紅單之類均不能縷晰其名確指其地說者或謂內江水道淺狹與外洋迥異洋貨一抵中國五口必須加裝網架大船換小重載改輕乃能駛赴內江起貨是初抵五口之名剝貨是換船入江之名亦未知其果否未敢執是與閣下相辨詰也惟就鄙人平日所知與來示疏稿所指則亦有不合者請獻其所疑一二端反覆開示冀彼此俱臻渙然豁然之境來示謂由江出洋不必從上海經過且言內洋只粵海一口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八

七

以弟所聞則殊不然長江之入海猶徹省湘水之入江也江口有孤懸之崇明猶湘口有孤懸之君山江初出口循右而下之有吳淞江猶湘初出口循右而下之有旋湖港也吳淞江內六十里為上海縣該監督與領事官雖皆住上海城廂而關卡則設於吳淞出海之黃浦口亦猶旋湖港內之人設卡該港出江之播鼓台洋人由海入江不能不由黃浦口經過亦猶之鄂人由江入湘不能不由播鼓台經過也滬上紳士來此請援者摺有上海地圖附呈一閱閱畢另摹存查請以原圖擲還敵處至疏稿謂夷船入內洋必先經過粵海而後可達崇明尤非事實西人由印度海而來一過蘇門答臘即可粵可閩可浙可蘇不

必定由粵省經過如必過粵則繞越當在五千里以外而問下以與黃浦入滬僅繞六十里者相比亦太不倫矣此國藩之獻疑者一也大疏謂內江各口無權稅之權欲其呈驗報單且不可得遑問稽查弟亦嘗以此屑爲慮惟檢閱長江章程在上海有由領事官赴道署領江照之法又有領軍器執照之法又有派員役同駕送往鎮江之法又有海關紅單之法又有商客人名數單之法到鎮江後又有呈驗單照四件之法又有稟遞輪口單載明貨件斤兩價值之法又有給鎮江紅單之法至九江漢口又均有呈驗單照五件之法均有稟遞輪口單注明貨件斤兩價值之法其歸也有鎮江派員役送回上海之法其運油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八

七

麻鋼鐵等物也有請漢關海關給執照之法又有呈具條單之法計洋船由滬至鄂往返不過十日而爲文憑者入事爲法禁者十三事種種關防層層稽查網亦密矣而大疏乃云長江數千里防維盡失往來貿易不受稽查豈篤論乎自古聖賢以禮讓爲國法制寬簡用能息兵安民至秦用商鞅以耕戰二字爲國法令如牛毛國祚不永今之西洋以商戰二字爲國法令更密於牛毛斷無能久之理然彼自橫其征而亦不禁中國之權稅彼自密其法而亦不禁中國之稽查則猶有怨道焉咸豐二年劉麗川踞上海至五年元旦克復洋人代收海關之稅猶交還七十餘萬與監督吳道國藩嘗歎彼雖商賈之國頗有君子

之行卽令滬鎮漢凡有領事官之處皆令我國管關者一體稽查一體呈驗在彼固自謂仁至義盡矣而閣下與揆帥必欲令其改赴漢口輸納滬與鄂同一中國也朝三暮四旋令旋改在滬關必怨楚人之攘利在西人且笑晉政之多門此國藩之獻疑者二也長江通商章程十二條據總理衙門咨文係各堂官與英國卜公使議定又洋貨稅單土貨運照三聯報單亦據總理衙門咨文係各堂官所定 恭邸先以長江有賊不准通商旋因英國固請乃始允許其不賣軍器及油麻等保單各條皆辛酉七月以後所定尊疏盡以屬之薛公此國藩之獻疑三也方今髮捻交熾苗禍日深中國實自治之不暇苟可與洋人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八

九

相安無事似不必別尋釁端漢口納稅之說發之於滬稅未定之先則可爭之於滬議既成之後則不可大疏發此難端英法諸國不從將默爾而遠息乎則是壯頰而啟侮將爭辨而不休乎則且廢好而興戎二者必居一於此區區之恩願閣下與筠仙熟商審處幸甚如鄙言全不當理則請詳晰剖示以資實證復周弢甫書 敝處援滬之師非二月不能成行竊恐緩不及事不得不借助西洋兵力該處通商已久本華洋所當共爭而共守之惟既已求助於人則宜坦然以至誠相與虛心相待不宜少存猜疑尤不可以敝處兵力略勁稍懷自矜自炫之私孟子所謂有挾則不答老子所謂去汝之躬於與容智者也弟前

覆潘季玉緘已陳梗概茲又咨薛中丞並詳商之如有差失弟當獨執其咎惟賊方熾切誠西洋諸國不可輕敵若合華洋而不能禦一長毛小醜則真不勝為笑矣

復李少荃中丞書 夷務本難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篤敬四字篤者厚也敬者慎也信只不說假話耳然却極難吾輩當從此字下手今日說定之話明日勿因小利害而變如必推做處主持亦不敢辭禍福置之度外但以不知夷情為大慮滬上若有深悉洋情而又不過軟媚者請邀之來皖一行

又 洋人纏綿頗難處置尊處以兩言決之曰會防上海則可會剿他處則不可近而嘉定金南遠而蘇常金陵皆他處也皆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八

三

腹地也詞氣宜和婉意思宜肫誠切不可露傲情之象大抵吾輩與敵體以下交接最易傲慢一居高位則宜時時檢點與外國人相交亦然切不可誤認簡傲為風骨風骨者內足自立外無所求之謂非傲慢之謂也尊意欲將薛公各營挑二三千人隨同夷兵操練駐紮一說亦斷斷不可恐為洋人所棄目下只認定會防不會剿五字自非賊匪偪撲滬城我與英法可毫無交涉也

復李希庵中丞書 少荃至上海洋人糾纏不已今日催出隊明日催會剿時而借夫時而牽馬彼中皆奉洋如神明無敢少撻其鋒殊覺剛柔兩難耳

上 恭親王書 初三日接奉鈞函仰荷謙光下逮訓示周詳欽佩之餘益深感悚購買船礮一節前奉 寄諭覆奏時尙以楚勇不能出洋為慮嗣奉二月二十四日 諭旨以購買輪船本擬用於江面並非施之海洋則做處儘可派勇配駕頃又接勞辛階總制咨到摺稿其意欲全用外國人不欲參雜用之國藩愚見既已購得輪船即應配用江楚兵勇始而試令司舵司火繼而試以造船造礮一一學習庶幾見慣而不驚積久而漸熟來教詢及做處借得輪船數隻一節國藩前以蘇皖中梗交涉事件甚多欲得洋船一隻以為運送子藥飛遞文報之用札派周王事騰虎往滬購買初買寶順船一隻價已議定至立契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八

三

日嫌小退還旋購吧吡船一隻因被售者所欺詭易其名曰博雲實不可用又訂定威林密船一隻較吧吡畧好現尙乘駕來皖不知果合用否此外無另借洋船數隻之事至輪船攻剿髮匪聲威雖壯而地勢多不相宜髮匪之猖獗在陸而不在水官軍之單薄亦在陸而不在水國藩於庚申十月辛酉七月曾將此四語兩次具奏在案頃於三月克復魯港西梁山裕溪口等處賊之砲船焚奪殆盡目下除九洲洲尙有賊船外餘則長江上下一律肅清仰仗 國家威福水面已無足慮現擬調派師船由金柱關駛入內河惟黃地灣沱甯國青弋江一帶江窄水淺長龍舢板尙嫌其大須另造小划數百號乃可適用即蘇松

等處支河小港岸高橋多亦須另造小划庶幾進退輕便是髮
匪應剿之處與裏下河應保之區卽楚軍現有之長龍舢板尙
嫌太大若強用輪船尤不相宜來示詢及洋船七隻是否敷用
以鄙見度之用七船攻金陵之一面固屬有餘卽川七船載兵
由滬放洋以攻甯波亦足敷用似不必再籌添辦至賊匪會銀
買船之說此間未有所聞窺洋人意頗效順與賊有隙或不至
如此牟利洋兵會剿內地一節關係甚重來示所慮各情簡要
精細國藩所慮者不在他事而專在派出會剿之人實難其選
大抵揀選將材必求智畧深遠之人又須號令嚴明能耐勞苦
三者兼全乃爲上選今欲派與洋兵會剿之將亦必擇三者兼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八 三

全之人環觀江楚諸軍武臣惟多將軍支臣惟左中丞堪勝斯
任李中丞楊軍門與左相近而耐勞少遜鮑軍門與多相近而
智畧不如此數人者各防剿數百里地面勢不能抽出與洋人
會剿一處至新赴上海之李鴻章一軍慣戰者不過二千人餘
皆新集之卒操練未精勝敗難料故各將弁之心情願獨戰而
爲髮匪所敗不願會戰而爲洋人所輕情願敗而見罪於上司
不願敗而見笑於洋人卽國藩之心亦深恐該軍不整不嚴爲
外國所輕侮聞洋人常至李鴻章處催促進兵約期會戰語語
不休國藩屢商請囑以誠心待之以婉言謝之會防上海則可
會剿他處則不可待訓練稍久隊伍整齊我兵與洋兵各剿一

處相距不遠或洋人果見我兵之可用不相嘲笑然後與之會
剿先疏而後親先分而後合亦無不可前三月二十四日敝處
覆奏一摺借考試鎗替爲喻亦實因無人可派恐見笑於洋人
貽羞於 君國故爲此引愧之辭區區鄙忱伏希鑒亮敬請鈞
安無任屏營之至

與李少荃中丞書 與洋人交際其要有四語曰言忠信曰行
篤敬曰會防不會剿曰先疏而後親忠者無欺詐之心信者無
欺詐之言篤者質厚敬者謙謹此二語者無論彼之或順或逆
我當常常守此而不失至會防不會剿一語鄙人有覆奏一疏
暨覆 恭邸一書言之頗詳先疏後親一語則務求我之兵力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八 三

是以自立先獨剿一二處果其嚴肅奮勇不爲洋人所笑然後
與洋人相親尙不爲晚本此數語以行目下雖若斷斷不合久
之必可相合相安

又 與它軍相處惟勝則讓功敗則救急二事最足結人歡心
處洋兵尤宜在此等處加意

復姚秋浦書 太平縣洋商一案只好將就了結近日凡關涉
夷務者皆初則壯於煩後則緘其口牽一髮而全神俱動往往
不克自伸如去歲十月禁止民船假張洋旗闖關一案而卒受
鬼侮至今思之不快又如江西二月拆毀教堂一案京中責令
賠修沈帥雖自請嚴議恐亦尙非了義以此類推凡小事苟無

大悖且以寬舒處之昨定茶釐茶捐新章亦因奸商挾借洋勢百計繞越偷漏吾既不能痛懲奸宄故姑就彼所樂從者而立之制耳

復李少荃中丞書 洋人近日氣象何如吾軍足以自立固可使遠人瞽服然渠自嘉定青浦敗退而吾能轉危為安亦恐憊羞成怒生出嫌隙古人言戰勝以喪禮處之又言登科者先有一段謙光閣下謙懷抑抑以待洋人吾輩心中有一分矜氣勇夫口中便有十分驕張不可不察

復左季高制軍書 所論洋人起印度兵助剿一節卓識名言見垣一方無隱不燭無堅不破洵足益我神智惟蘇浙士人語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八 五

及烏夷一心崇奉萬波齊靡無術挽回而封疆將帥中亦乏志識堅定確乎不拔之才恐一二不靖之徒自神其媚夷之術必欲煽動西國大隊東來屆時欲選文武智畧足以應客者則難其人耳

復李少荃中丞書 夷兵待我兵敬讓加禮此最好機括但宜切戒我軍弁勇謙卑遜順匪驕語言之閒莫含譏諷銀錢之際莫占便宜以正理言之即孔子忠信以行蠻貊之道以陰機言之即句踐卑辱以驕吳人之法開前此滬上兵勇多為洋人所侮慢孔子日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我苟整齊嚴肅百度修明渠亦自不至無端欺凌既不被其欺凌則處處謙遜自無

後患柔遠之道在是自強之道亦在是鄂領事將請何伯帶兵赴漢一節已臧告官相思所以備之華爾來金陵助剿事屬可行惟口糧比較湘勇多至數倍共事一方殊有不便不若姑令先攻青浦嘉定以試炸礮之果效與否已咨水案矣

又 派兵交洋人訓練斷不可多愈少愈好與洋人交際孔子忠信以行蠻貊句踐卑遜以驕吳人二義均不可少形迹總以疎淡為妙我疎淡而足以自立則彼必愈求親暱此一定之態也

又 與洋人交際丰裁不宜過峻宜帶渾涵氣象渠之欺侮詭譎蔑視一切吾若知之若不知之恍似有幾分癡氣者亦善處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八 五

之道也 又 威林密吧毗二船當札華爾副將經營聽候督撫調遣華爾既為外國所推重又為吳煦楊坊所倚恃自當牢籠使為我用惟鄙意用兵之道最重自立不貴求人馭將之道最貴推誠不貴權術我湘淮各軍若果紀律嚴明節概凜然華爾亦必陰相許可凡附強不附弱人與萬物之情一也中國與外夷之情一也以自立為體以推誠為用華爾當可漸為我用縱不能傾情倒意為我效死亦必無先親後疏之弊若無自立推誠二者為本而徒以智術籠絡則駕馭同里將弁且不能久况異國之人乎

又 洋人器械雖精若非合各國之力積累年之憤亦不能所向克捷觀英法青嘉之退華爾慈溪之挫實亦不甚足畏吾輩當細心察看師其所長而伺其所短不說大話不疏禮節彼若講信修睦吾不稍開邊釁彼若乘好敗盟吾亦有以禦之

復郭筠仙中丞書 洋務不宜另設使者天下事一以常道處之則身心俱泰事本輕而視之過重以爲非宜卓哉至論久不見賈生今真不及矣

復官秀峯中堂書 漢口定於冬月十二日開關以後稅課當可稍旺鹽務數案洋人與奸商偷越尊處辦理最爲妥善江西失之過柔敵處亦尙未辦有條理蓋洋船拖帶一節行之已久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八

三

洋人與漢商兩相情願總理衙門欲一概禁絕薛星使亦至全行禁止本係正辦無如九洲未克大江固爲賊所阻而李世忠新開河一卡商賈亦視爲畏途情願以重賞雇洋船拖帶雖以嚴刑禁之亦不能止而尊處所辦票鹽行楚一案敵處所辦票鹽行西等案暗中已准洋舟拖帶特未倡言說破耳喬運司詳請只准票商公雇輪船數號拖帶官鹽不准小販奸商私雇洋船其說理亦欠圓足弟雖經批准而至今未咨總理衙門與尊處也

又 鄙人於洋務關稅向未諳究利弊得失均未洞悉又拙於言辭不克以片語剖決前接總理衙門函咨皆就所知者畧爲

陳獲赫稅司有呈文一件亦會備劉覆之茲將三件鈔達冰案是否錯誤務求切實指示其 恭邸之來緘來咨想與奇尊處者相同不贅鈔也安慶並非泊船馬頭生意冷淡六安茶亦不由此出江儘可以實告之不必添此新口大通生意較盛微池之茶由此出江又爲淮鹽暢銷之所若立一新口於洋商自有大益於敵處釐務則有大損蕪湖目下生意亦極寂寥接薛星使信言金陵本約有一口若添蕪湖則裁金陵留金陵則不添蕪湖云云該處俟查明舊約再行酌議其安慶大通二口能借關下舌戰之力全行停開極妙極妙若萬不能則只許大通之一口該處釐金每月四萬餘串實敵軍養命之源新口既開之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八

三

後一切仍照常抽釐俾將士沾此微利不致飢潰俟軍務稍鬆再將應停之釐停止亦求閣下代爲熟商蓋弟舍此別無籌餉之路也

復李少荃中丞書 嘗疑用兵之道在人而不在器忠逆之攻金陵官營亦有炸炮亦雇洋人在內官軍不因此而震駭舍弟亦還以炸炮禦之彼亦不因此而動左帥以四十餘斤之炮彈打入龍游城內賊亦不甚慌亂頃水師在金柱關搶賊船百餘號內有洋人一律乞降免死然則洋人洋器亦會有見慣不驚之一日也赫德過此國藩因接總署兩次來緘囑令優待遂答拜以示稍優日黎造大顛之慮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來

示以爲過謙自必講求體制確有定程但以內地例之州縣謁
彼省之督撫不回候自其常例偶一回候亦未必大乖於禮然
則施之洋人亦未必因此納侮鄙意求勝於洋在中國官不要
錢兵不見戡不盡在稅餉之盈絀尤不在體制之崇卑卓見以
爲何如

復沈幼丹中丞書 法國教士羅安當前赴江西弟亦派武員
徐士衡護送然弟觀羅教士之氣象不過如我中國之無賴痞
棍其進京干求迫切在該國公使不過稍與中理以應酬駐京
之公使而已弟上年聞尊處辦理此案剛勁不撓恐或激而生
變今觀羅教士之言語意氣必不足以取信於該國之酋長法

求關齋弟子記 卷十八

天

國亦必不因該教士而興兵動衆吾疆吏於此等處但於剛勁
之中微寓渾涵之意不使 恭邸獨任其難而已此外則自以
守正不撓爲宜

復李少荃中丞書 士提督請以英國頭目帶中國兵勇萬有
二百人各頭目支薪水五萬八千一百餘兩兵勇口糧在外軍
火器械在外國藩方苦楚軍沿襲各路舊章月餉太多無可撓
回豈敢增此鉅款另開風氣同募中國之勇丁同隸鄙人之部
曲又豈可多寡懸殊苦樂不均雖而訂作書請示總理衙門而
鄙人固已期知其不可矣

復郭筠仙中丞書 容春浦上年曾來安慶鄙意以其久處泰

西深得要領欲借以招致智巧洋人來爲我用果其招徠漸多
則開厥不於浦東不於湘潭凡兩湖近水偏僻之縣均可開厥
如湘之常澧鄂之荆襄濱江不乏善地此則如華若汀徐雪村
龔春海輩內地不乏良工易與容君熟商請其出洋廣爲羅致
如須資多金以往請卽謀之少荃雖數萬金不宜吝也其善造
洋火銅管者尤以多募爲要

復官秀峯中堂書 赫德所購輪船七號不日可到口糧經費
尙無着落弟昨批蔡國祥稟擬以滬浙閩粵鄂潯鎮七關各養
一船既而思之中國弁勇初駕輪船未必能遠出重洋自赴閩
粵領餉擬於輪舟七號三大四小之中酌派滬鄂甯波三關養

求關齋弟子記 卷十八

天

支三大號派滬鄂潯鎮養支四小號如該關不將經費按月解
交卽由該輪船自往守領庶各有專責免至互相推諉

復厲伯符方伯書 九洲洲克復二十日又有洋船停泊中關
運米進城此項接濟不斷將來恐又成持久之局實深憂愧秀
相嚴禁運米東下自是半平市價半截賊糧起見而立法未善
於洋船購米濟賊者全未禁過於各營買米自食者反行禁阻
雖有敝處之護照咨文亦不准買且欲令敝處將已發之護照
咨文概行撤回此時散布於江湖港汊之中何能逐起撤回且
下游水陸十餘萬人若一律禁止買米何以度日鄙人已將不
能撤回咨照不能禁營買米之故咨復秀相矣又恐營員舞弊

營私或咨照數少而多買或並無咨照而假冒特派劉小粵太守芳蕙往鄂會查奉懇閣下主持一切其確憑者放之東下其憑少而射多無憑而假冒者查禁截留其擄船而勒買則照弟擄船告示徑行正法大約營中最惡之風以米與船並擄爲尤可恨而遠營弁勇居其大半奸商最惡之風以重價購米附洋船運濟金陵爲尤可恨而甯波與廣東人居其大半弟現於船米並擄之案痛加懲辦其甯波廣東奸商由鄂購米濟金陵之案不知鄂中能辦否

復陳作梅書 李泰國七船近日果否到滬江陰克復蘇常均有可圖恐彼族攘臂其間必欲掠爲己功卽金陵合圍以後彼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八

三

亦必駕肩而來喧賓奪主奪我將士之功尙不足惜所最惜者目前則大掠資財割剝遺黎日後則百端要挾損我 國威耳復毛寄雲制軍書 洋人目下雖相安無事而一旦片語微忤兵端立開實屬意中之事屆時辦船辦砲必責成於海疆督撫弟與兄皆不得置身度外鄙意欲趁此閒暇購器募匠試造輪船容委員今冬出洋乙丑歲當有成船之望若各省觀望不開此端則所謂苟爲不畜終身不得矣無論粵釐旺否總求惠撥此二萬金以爲違謀

復李少荃宮保書 洋人目下雖幸無事一旦兵端或開則辦船辦砲必責成於吾輩海疆大吏不如趁此閒暇之時稍蓄三

年之艾免致臨渴掘井購買機物又爲外人所挾制咨委員今年出洋乙丑歲或有成船之望懇飭司道於月解敵處四萬中速撥一萬交令成行

又 鎗砲固屬目前急需之物而輪船亦不可不趕緊試造造成此物則顯以定中國之人心卽隱以折彼族之異謀敵處試造三年刻楮不成有同兒戲亦當效愚公移山勉卒此功

復郭筠仙中丞書 復總署書似得馭外之要領借錢一事總署亦曾有一書見逮至今未能作復若姑妄聽之姑少借之卽以有常之利示以異順之情彼且爲無町畦吾亦且與之爲無町畦未始非制御之一術然古來和戎持圖之說者例爲當世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八

三

所譏尤爲史官所貶智者有戒心焉輪船宜於速購廣求視之等於家常什器則不佞至是說久矣

復郭筠仙中丞書 弛三成洋稅之說此閒無道及者國藩昨在滬上曾一過洋涇濱領事處觀其迎候禮節初無惡氣今年換約當不至更稱干戈來示謂拙疏不應襲億萬小民與彼爲仇之俗說誠爲卓識鄙人嘗論與洋人交際首先談一信字信者不爲不誇之謂也明知小民隨勢利爲轉移不足深恃而猶藉之以仇強敵是已自涉於誇僞適爲彼所笑耳

求闕齋弟子記卷十八

求闕齋弟子記卷十九

東湖王定安纂

志操上

道光二十二年公在京自立課程十二條

一敬 整齊嚴肅 無時不懼 無事時心在腔子裏 應事

時專一不雜 清明在躬如日之升

二靜坐 每日不拘何時靜坐四刻 體驗來復之仁心 正

位疑命如鼎之鎮

三早起 黎明即起醒後勿黏戀

四讀書不二 一書未點完斷不看他書東繙西閱徒務外為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九

人

五讀史 丙申年購廿三史家大人曰爾借錢買書吾不惜為

爾彌縫爾能圈點一編則不負我矣嗣後每日點十葉間斷

不孝

六謹言 刻刻留心是工夫第一

七養氣 氣藏丹田 無時不可對人言之事

八保身 奉家大人手諭曰節勞節欲節飲食 時時當作養

病

九日知所亡 每日讀書記錄心得語有求深意是狗人

十月無忘所能 每月作詩文數首以驗積理之多寡養氣之

盛衰 不可一味耽著最易溺心喪志

十一作字 早飯後作字半時凡筆墨應酬當作自己課程

凡事不可待明日愈積愈難清

十二夜不出門 曠功疲神切戒切戒

公官翰林與倭良峯仁唐鏡海鑑吳竹如廷棟輩講學日記言

行互相質證名其室曰養德養身縣縣逸逸之室仿程氏讀書

日程之意為縣縣逸逸之室日記其說曰自戒懼而約之以至

於極中而天地位此縣縣者由動以之靜也自謹慎而精之以

至於極和而萬物育此逸逸者由靜以之動也由靜之動有神

主之由動之靜有鬼司之終始往來一以貫之每日自課以八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九

事曰讀書曰靜坐曰屬文曰作字曰辦公曰課子曰對客曰復

信觸事有見則別識於其脊

公與劉某雲傳瑩友善以道義相砥礪常自作聯語屬劉書之

曰道德文章志歐陽子光明磊落晦司馬公

公嘗書於座右曰三經三史三子三集三實或請其目公曰三

經者易書詩也三史者史記漢書通鑑也三子者孟子莊子韓

昌黎也三集者昭明文選及余選經史百家雜鈔十八家詩鈔

也三實者考禮尙實小學尙實用兵尙實也

公讀書隨筆記注分爲五門曰茶餘偶談曰過隙影曰饋貧糧

曰詩文鈔曰詩文章

公作五箴以自警曰少不自立在苒遂泊今茲蓋古人學成之年而吾碌碌尙如斯也不其戚矣繼是以往人事日紛德業日損下流之赴抑又可知夫疾疾所以益智逸豫所以亡身僕以中材而履安順將欲刻苦而自振拔諒哉其難之歟作五箴以自創云

煌煌先哲彼不猶人藐焉小子亦父母之身聰明福祿予我者厚哉棄天而佚是及凶災積悔累千其終也已往者不可追請從今始荷道以躬輿之以言一息尙存永矢弗諼 右立志箴

天地定位二五懷胎鼎焉作配實曰三才儼恪齊明以疑女命女之不莊伐生戕性誰人可慢何事可弛弛事者無成慢人者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九

三

反爾縱彼不反亦長吾驕人則下女天罰昭昭 右居敬箴

齋宿日觀天雞一鳴萬籟俱息但聞鐘聲後有毒蛇前有猛虎神定不懼誰敢予侮豈伊避人日對三軍我慮則一彼紛不紛馳騫半生曾不自主今其老矣殆擾擾以終古 右主靜箴

巧語悅人自擾其身閒言送日亦攬女神解人不誇誇者不解道聽塗說智笑愚駭駭者終明謂女賈欺笑者鄙女雖矢猶疑尤悔既叢銘以自攻銘而復蹈嗟女既耄 右謹言箴

自吾識字百歷及茲二十有八載則無一知義者所折閱時而鄙故者既拋新者旋徙德業之不常日爲物遷爾之再食曾未聞或愆黍稷之增久乃盈斗天君司命敢告馬走 右有恆箴

公嘗作雜文二十餘篇以自勸勵曰勉強曰才德曰誠神曰言命曰功效曰忠勤曰才用曰陽剛曰名望曰儒緩曰居業曰悔吝曰赦曰氣節曰傲曰禮曰克勤小物曰君子小人曰世澤曰英雄誠子弟曰漢文帝曰周亞夫謹錄如左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人性本善自爲氣稟所拘物欲所蔽則本性日失故須學焉而後復之失又甚者須勉強而後復之喪之哀也不可以僞爲者也然哀麻苦塊視物而痛創自至躄踊號呼變節而涕洟隨之是亦可勉強而致哀也祭之敬也不可以僞爲者也然自盥至薦將之以盛心自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九

四

朝至晨勝之以強力是亦可以勉強而致敬也與人之和也不可以僞爲者也然揖讓拜跪人不答而已則下之筐篋蓬豆意不足而文則先之是亦可以勉強而致和者也凡有血氣必有爭心人之好勝誰不如我施諸己而不顧亦勿施於人此強恕之事也一日強恕日日強恕一事強恕事事強恕久之則漸近自然以之修身則順而安以之涉世則諧而祥孔子之告子貢仲弓孟子之言求仁皆無先於此者若不能勉強而聽其自至以頑鈍之質而希生安之效見人之氣質與己不合則隔膜棄置甚或加之以不能堪不復能勉強自抑舍己從人傲惰彰於身垂戾著於外鮮不及矣莊子有言刻覈太甚則人將以不肖

之心應之董生有言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進而大有功至哉言乎故勉強之為道甚博而端自強恕始

魏安釐王問天下之高士於子順子順以魯仲連對王曰魯仲連強作之者非體自然也子順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作之不變習與體成則自然也余觀自古聖賢豪傑多由強作而臻絕詣淮南子曰功可強成名可強立中庸曰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近世論人者或曰某也向之所為不如是今強作如是是不可信沮自新之途而長偷惰之風莫大乎此吾之觀人亦嘗有因此而失賢才者追書以志吾過 右勉強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九

五

司馬溫公曰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余謂德與才不可偏量譬之於水德在潤下才即其載物溉田之用譬之於木德在曲直才即其舟楫棟梁之用德若水之源才即其波瀾德若木之根才即其枝葉德而無才以輔之則近於愚人才而無德以主之則近於小人世人多不甘以愚人自居故自命每願為有才者世人多不欲與小人為緣故觀人每好取有德者大較然也二者既不可兼與其無德而近於小人毋寧無才而近於愚人自修之方觀人之術皆以此為衡可矣吾生平短於才愛我者或謬以德器相許實則雖曾任艱鉅自問僅一愚人幸不自私智識謬鑿

其愚尚可告後昆耳 右才德

大聖固由生知而其平生造次克念精誠亦迥異於庸眾聞韶盡善則忘味至於三月讀易寡過則韋編至於三絕文王則如見於琴周公則屢入於夢至誠所積神奇應焉故麟見郊而增感鳳不至而興歎蓋其平日力學所得自信為天地鬼神所不違也即至兩楹夢奠之際禱神為臣之請亦皆守禮循常較然不欺其後曾子易簣誦戰兢之詩而自幸知免猶有聖門一息不懈之風後世若邵子之終馬程諸人咸集朱子之沒黃蔡諸子并臨亦皆神明朗徹不負所學昔人云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若非精誠積於畢生神志寧於夙昔豈能取辦於臨時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九

六

孟子言治亂興衰之際皆由人事主之初不關乎天命故曰以齊王山反手也曰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皆以人謀而操必勝之權所謂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也董子亦曰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與孟子之言相合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天之未喪斯文匡人其如予何亦似深信在己者之有權然鳳鳥不至河不出圖有吾已矣夫之歎又似以天命歸諸不可知之數故其答子服景伯曰道之將行命也道之將廢命也語南宮适曰君子若人尚德若人隱然以天命為難測聖賢之言微旨不同在學者默會之焉耳 右言命

天下之事有其功必有其效功未至而必效之遽臻則妄矣未
施敬於民而欲民之敬我未施信於民而欲民之信我凶莽而
耕滅裂而耘而欲收豐穰十倍之利此必不得之數也在易恒
之初六日浚恒貞凶无攸利胡氏瑗釋之曰天下之事必皆有
漸在乎積日累久而後能成其功是故爲學既久則道業可成
聖賢可到爲治既久則教化可行堯舜可至若是之類莫不由
積日累久而後至固非驟而及也初六居下卦之初爲事之始
責其長久之道永遠之效是猶爲學之始欲亟至於周孔爲治
之始欲化及於堯舜不能積久其事而求常道之深故於貞正
之道見其凶也无攸利者以此而往必無所利孔子曰欲速則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九

七

不達是故君子之用功也如雞伏卵不舍而生氣漸充如燕營
巢不息而結構漸牢如滋培之木不見其長有時而大如有本
之泉不舍晝夜盈科而進放乎四海但知所謂功不知所謂效
而效亦徐徐以至也

嵇康曰夫爲稼於湯之世偏有一溉之功者雖終歸於焦爛必
一溉者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此言有一分之功必
有一分之效也程子曰修養之所以引年國祚之所以祈天永
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工夫到者裏則自有此應此言有真積
力久之功而後有高厚悠久之效也孟子曰宋人有閔其苗之
不長而揠之者謂其人曰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

稿矣此言不俟功候之至而遽期速效反以害之也蘇軾曰南
方多沒人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沒
矣北方之勇者生不識水問於沒人而求所以沒以其言試之
河未有不溺者也此言不知致功之方而但求速效亦反以害
之也

苟有富必能潤屋苟有德必能潤身不必如孔子之温良恭儉
孟子之晬面盎背而後爲符驗也凡盛德之君子必有非常之
儀範是真龍必有雲真虎必有風不必如程門之游楊尹謝朱
門之黃蔡陳李而後爲響應也凡脩業之大人必有景從之徒
黨斯二者其幾甚微其效甚著非實有諸己烏可倖致哉右功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九

八

開國之際若漢唐之初異才崎士豐功偉烈應舉雲興蓋全係
乎天運而人事不得與其間至中葉以後君子欲有所建樹以
濟世而康屯則天事居其半人事居其半以人事與天事爭衡
莫大乎忠勤二字亂世尙巧僞惟忠者可以革其習末俗多趨
偷惰惟勤者可以遏其流忠不必有過人之才智盡吾心而已
矣勤不必有過人之精神竭吾力而已矣能剖心肝以奉至尊
忠至而智亦生焉能苦筋骸以捍大患勤至而勇亦出焉余觀
近世賢哲得力於此二字者頗不乏人余亦忝附諸賢之後謬
竊虛聲而於忠勤二字自媿十不逮一吾家子姪倘將來有出
任艱巨者當勵忠勤以補吾之闕憾忠之積於平日者則自不

妄語始勤之積於平日者則自不晏起始 右忠勤

雖有良藥苟不當於病不逮下品雖有賢才苟不適於用不逮庸流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犛牛不可以捕鼠騏驎不可以守閭千金之劍以之析薪則不如斧三代之鼎以之祭田則不如糶當其時當其事則凡材亦奏神奇之效否則鉅鎔而終無所成故世不患無才患用才者不能器使而適宜也魏無知論陳平曰今有尾生孝己之行而無益勝負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當戰爭之世苟無益勝負之數雖盛德亦無所用之余生平好用忠實者流今老矣始知藥之多不當於病也 右才用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九

九

為伍者也然吾觀其人不可及者二沛公初入咸陽見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噲輒諫止謂此奢麗之物乃秦之所以亡願急還霸上無留宮中一也高祖臥病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噲獨排闥直入諫之以昔何其勇今何其憊且引趙高之事以為鑒二也此二事者乃不愧大人格君心者之所為蓋人稟陽剛之氣最厚者其達於事理必有不可掩之偉論其見於儀度必有不可犯之英風噲之鴻門披帷拔劍割筵與夫霸上還軍之請病中排闥之諫皆陽剛之氣之所為也未有無陽剛之氣而能有立於世者有志之君子養之無害可耳 右陽剛

知識愈高則天之所以責之者愈厚名望愈重則鬼神之所以伺察者愈殷故君子之自處不可與眾人聚量長短以為己之素所自期者大不肯自欺其知識以欺天也己之名望素尊不肯更以鄙小之見貽譏於神明也 右名望

論語兩稱敏則有功敏有得之天事者才藝贍給裁決如流此不數數觀也有得之人事者人十已千習勤不輟中材以下皆可勉焉而幾余性魯鈍他人目下二三行余或疾讀不能終一行他人頃刻立辨者余或沉吟數時不能了友人歸湖周發甫騰虎嘗謂余儒緩不及事余亦深以舒緩自愧左傳齊人責魯君不答稽首因歌之曰魯人之事數年不覺使我高蹈惟其儒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九

十

書以為二國憂言魯人好儒術而失之臯緩故二國與師來問也漢書朱博傳齊部舒緩養名博奮髯抵几曰觀齊兒欲以為俗耶皆斥罷諸吏門下椽頽遂者老大儒拜起舒緩謂頽者生不習吏禮令主簿教之拜起爾習又以功曹官屬多衰衣大袍不中節度敕令椽吏皆去地二寸此亦惡儒術之舒緩不足了事也通鑑涼驃騎大將軍宋混曰臣弟澄政事愈於臣但恐儒緩機事不稱耳胡三省注曰凡儒者多務舒緩而不能應機以趨事赴功大抵儒術非病儒而失之舒緩則從政多積滯之事治軍少可趁之功 右儒緩

古者英雄立事必有基業如高祖之關中光武之河內魏之亮

州唐之晉陽皆先據此為基然後進可以戰退可以守君子之學道也亦必有所謂基業者大抵以規模宏大言辭誠信為本如居室然宏大則所宅者廣託庇者眾誠信則植址甚固結構甚牢易曰寬以居之謂宏大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謂誠信也大程子曰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纔有可居之處誠便是忠信脩省言辭便是要立得這忠信若口不擇言逢事便說則忠信亦被汨沒動盪立不住了國藩按立得住即所謂居業也今世俗言興家立業是也子張曰執德不宏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亦謂苟不能宏大誠信則在我之知識浮泛動盪指為我之所有也不可指為我之所無也亦不可是則終身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九

十一

無可居之業程子所謂立不住者耳 右居業

吉凶悔吝四者相為循環吉非有祥瑞之可言但行時措之咸宜無有人非鬼責是即謂之吉過是則為吝矣天道忌滿鬼神害盈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易爻多言貞吝易之道當隨時變易以處中當變而守此不變則貞而吝矣凡行之而過無論其非義也即盡善之舉盛德之事稍過則吝隨之余官京師自名所居之室曰求闕齋恐以滿盈致吝也人無賢愚遇凶皆知自悔悔則可免於災戾故曰震无咎者存乎悔動心忍性斯大任之基側身脩行乃中興之本自古成大業者未有不自困心橫慮覺悟知非而來者也吝則馴致於凶悔則漸趨於吉故大易之

道莫善於悔莫不善於吝吾宗子弟將欲自修而免於咎尤有二語焉曰無好怪異之事常存省過之心 右悔吝

牧馬者去其害馬而已牧羊者去其亂羣而已牧民之道何獨不然諸葛武侯治蜀有言公惜赦者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啟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季玉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蜀人稱亮之賢厥後費禕秉政大赦河南孟光責禕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國藩嘗見家有不肖之子其父曲宥其過眾子相率而日流於不肖又見軍士有失律者主者鞭責不及數又故輕贖之厥後眾士傲慢常歲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九

十二

侮其管轄之官故知小仁者大仁之賊多赦不可以治民溺愛不可以治家寬縱不可以治軍 右赦

自好之士多講氣節講之不精則流於傲而不自覺風節守於己者也傲則加於人者也漢蕭望之初見霍大將軍光不肯露索挾持主仲翁譏之望之曰各從其志魏孫資劉放用事辛毗不與往來其子敬諫之毗正色曰吾立身有本末就與孫劉不平不過令吾不作三公而已宋顧凱之不肯降意於戴法興等蔡興宗嫌其風節太峻覬之曰辛毗有言孫劉不過使我不為三公耳人稟命有定分非智力可移因命弟子原作定命論以釋之此三事者皆風節守之於己者也若汲黯不下張湯宋璟

不禮王毛仲此自位高望尊得行其志已不得以風節目之矣然猶不得謂之傲也以傲加人者若蓋寬饒之於許伯孔融之於曹操此傲在言辭者也嵇康之於鍾會謝靈運之於孟顛此傲在神理者也殷仲文之於何無忌王僧達之於路瓊之此傲在儀節者也息夫躬歷詆諸公暨豎彈射百僚此傲在奏議者也此數人者皆不得令終大抵人道害盈鬼神福謙傲者內恃其才外溢其氣其心已不固矣如蓋孔嵇謝殷王等僅以加諸一二人猶且無德不報有毒必發若息夫躬暨豎之逼忤同列安有幸全之理哉

裴子野曰夫有逸羣之才必思冲天之據蓋俗之量則債常均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九

三

之下其能守之以道將之以禮殆為鮮乎大抵懷才負奇恆冀人以異眼相看若一概以平等視之非所願也韓信含羞於噲等彭寵積望於無異彼其素所挾持者高誠不欲與庸庸者齊耳君子之道莫善於能下人莫不善於矜以齊桓公之盛業葵邱之會微有振矜而叛者九國以關公之忠勇一念之矜則身敗於徐晃地喪於呂蒙以大禹之聖而伯益贊之以滿招損謙受益以鄭伯之弱而楚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不自恃者雖危而得安自恃者雖安而易危自古國家往往然也故挾貴挾長挾賢挾故挾勳勞皆孟子之所不答而怙寵怙侈怙非怙亂皆春秋士大夫之所深譏爾 右氣節 傲

古之君子所以盡其心養其性者不可得而見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則一乘乎禮自內焉者言之舍禮無所謂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禮無所謂政事故六官經制大備而以周禮名書春秋之世士大夫知禮善說辭者常足以服人而強國戰國以後以儀文之瑣為禮是女叔齊之所譏也荀卿張載兢兢以禮為務可謂知本好古不逐乎流俗近世張爾岐氏作中庸論凌廷堪氏作復禮論亦有以窺見先王之大原秦蕙田氏輯五禮通考以天文算學錄入為觀象授時門以地理州郡錄入為體國經野門於著書之義例則或駁而不精其於古者經世之禮之無所不該則未為失也 右禮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九

四

古之為大業者多自克勤小物而來百尺之樓基於平地千丈之帛一尺一寸之所積也萬石之鍾一銖一兩之所累也文王之聖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仲山甫夙夜匪懈其勤若此則無小無大何事之敢慢哉諸葛忠武為相自杖罪以上皆親自臨決杜慧度為政纖密一如治家陶侃綜理密微雖竹頭木屑皆儲為有用之物朱子謂為學須銖積寸累為政者亦未有不由銖積寸累而克底於成者也秦始皇衡石量書魏明帝自案行尚書事隨文帝衛士傳餐皆為後世所譏以為天子不當親理細事余謂天子或可不親細事若為大臣者則斷不可不親陳平之問錢

第一冊 續修四庫全書 0 頁 5

穀不知問刑獄不知未可以為人臣之法也凡程功立事必以目所共見者爲效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袖苟爲博物君子必見其箸述滿家鈔撮累篋苟爲躬行君子必見其容色之粹盜徒黨之感慕苟善治民必見其所居民悅所去民思苟善治軍必見其有戰則勝有攻則取若不以目所共見者爲效而但憑心所懸揣者爲高則將以虛薄爲辯而賤名檢以空望爲賢而笑勤恪何晏鄧處之徒流風相扇高心而空腹尊己而傲物大事小事皆墮壞於冥昧之中親者賢者皆見拒於千里之外以此而冀大業之成不亦悖哉孔子許仲弓南面之才而雍以居敬爲行簡之本蓋必能敬乃無廢事也我 宣宗成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九

五

皇帝臨御三十年勤政法 祖每日寅正而興省覽章奏卯正而畢百無留滯道光二十九年 聖躬不豫自夏徂冬猶力疾治事不趨簡便三十年正月十四日始命 皇四子代閱章奏召見大臣卽 今上皇帝也對事甫畢而 宣宗龍馭上賓蓋以七十 天子篤病半載其不躬親庶政者僅彌留之頃耳爲人臣者其敢自暇自逸以不親細事自諉乎 右克勤小物 陳容有言曰仁義豈有常蹈之則爲君子違之則爲小人大哉言乎仁者物我無間之謂也一有自私之心則小人矣義者無所爲而爲之謂也一有自利之心則小人矣朝而公正則爲君子夕而私利則爲小人同一事也初念公正則爲君

子轉念私利則爲小人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所爭只在幾微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一不如是則流入小人而不自覺矣所謂小人者識見小耳度量小耳井底之蛙所窺幾何而自以爲絕倫之學遼東之豕所異幾何而自以爲蓋世之勳推之以子子爲義以硜硜爲信以齷齪爲廉此皆識淺而易以自足者也君臣之知須積誠以相感而動疑主恩之過薄朋友之交貴積漸以相孚而動恕知己之罕親甚或兄弟不相容夫婦不相信父子不相亮此皆量褊而易以滋疑者也君子則不然廣其識則天下之大棄若敝屣堯舜之業視若浮雲宏其度則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己所不欲無施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九

六

於人烏有所謂自私自利者哉不此之求而詡詡然號於眾曰吾君子也當其自詡君子深信不疑之時識者已嗤其爲小人矣 右君子小人 士大夫之志趨學術果有異於人者則脩之於身式之於家必將有流風餘韻傳之子孫化行鄉里所謂君子之澤也就其最善者約有三端曰詩書之澤曰禮讓之澤曰稼穡之澤詩書之澤如韋玄成議禮王吉傳經虞魏之昆顧陸之裔代有名家不可殫述我 朝如桐城張氏自文端公而下鉅卿碩學世濟其美宣城梅氏自定九徵君以下世精算學其六世孫伯言郎中曾亮自謂莫紹先緒而所爲古文詩篇一時推爲祭酒高郵王

氏自文肅公安國以下世為名儒而懷祖先生訓誥之學實集古今之大成國藩於此三家者常低徊歎仰以為不可及禮讓之澤如萬石君之廉謹富平侯之敬慎唐之河東柳氏宋之藍田呂氏門庭之內彬彬焉有君子之風余所見近時搢紳未有崇禮法而不興習傲慢而不敗者稼穡之澤惟周家開國商風陳業述生理之艱難導民風於淳厚有味乎其言之近世張敦復之恆產瑣言張楊園之農書用意至為深遠國藩竊以為稼穡之澤視詩書禮讓之澤尤為可大可久吾祖光祿大夫星岡公嘗有言曰吾子孫雖至大官家中不可廢農圃舊業懿哉至訓可為萬世法已 右世澤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九

七

古之英雄意量恢拓規模宏遠而其訓誡子弟恆有恭謹儉退之象劉先主臨終教太子曰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西涼李嵩手令戒諸子以為從政者當審慎賞罰勿任愛憎近忠正遠佞諛勿使左右竊弄威福毀譽之來當研覈真偽聽訟折獄必和顏任理慎勿逆詐億必輕加聲色務廣諮詢勿自專用吾粒事五年雖未能息民然舍垢匿瑕朝為寇讎夕委心膂粗無負於新舊事任公平坦然無累初不容懷有所損益計近則如不足經遠乃為有餘庶亦無愧前人也宋文帝以弟江夏王義恭都督荆湘等八州諸軍事為書戒之

曰天下艱難家國事重雖曰守成實亦未易隆替安危在吾曹耳豈可不感尋王業大懼負荷汝性褊急志之所滯其欲必行意所不存從物回改此最繁事宜念裁抑衛青遇士大夫以禮與小人有恩西門安子矯性齊美關羽張飛任偏同弊行已舉事深宜鑒此若事異今日嗣子幼蒙司徒當周公之事汝不可不盡祇順之理爾時天下安危決汝二人耳汝一月自用錢不可過三十萬若能省此益美西楚府舍畧所諸究計當不須改作日求新異凡詆獄多決當時難可逆慮此實為難至詆日虛懷博盡慎無以喜怒加人能擇善者而從之美自歸已不可專意自決以矜獨斷之明也名器深宜慎惜不可妄以假人昵近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九

六

爵賜尤應裁量吾於左右雖為少恩如聞外論不以為非也以貴凌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厭此易達事耳聲樂嬉遊不宜令過蒲酒漁獵一切勿為供用奉身皆有節度奇服異器不宜興長又宜數引見佐史相見不數則彼我不親不親無因得盡人情人情不盡復何由知眾事也數君者皆雄才大畧有經營四海之志而其教誡子弟則約旨卑思斂抑已甚伏波將軍馬援亦曠代英傑而其誡兄子書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得而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政法此吾所大惡也甯死不願子孫有此行也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

豪俠好義愛人之憂樂人之樂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顧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救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尙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此亦謙謙自將效其高遠之懷卽於卑邇之道蓋不如是則不足以自致於人大藏之不密則放之不準蘇軾詩始知真放本精微卽此義也 右英雄識子弟

天下惟誠不可掩漢文帝之謙讓其出於至誠者乎自其初至代邸西鄉讓三南鄉讓再已歉然不敢當帝位之尊厥後不肯建立太子增祀不肯祈福與趙佗書曰側室之子曰棄外奉藩曰不得不立臨終遺詔戒重服戒久臨戒厚葬蓋始終自覺不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九

九

稱天子之位不欲享至尊之奉至於馮唐眾辱而卒使盡言吳王不朝而賜以几杖句羣臣言朕過失匡朕不逮其謙讓皆發於中心惻怛之誠蓋其德爲三代後僅見之賢主而其心則自愧不稱帝王之職而已矣夫使居高位者而常存愧不稱職之心則其過必鮮況大君而存此心乎吾嘗謂爲大臣者宜法古帝王者三事舜禹之不與也大也文王之不邊也勤也漢文之不稱也謙也師此三者而出於至誠其免於戾矣乎 右漢文帝
周亞夫剛正之氣已開後世言氣節者之風觀其細柳勞軍天子改容已凜然不可犯厥後將兵不救梁王之急不肯侯王信不肯王何奴六人皆秉剛氣而持正論無所瞻顧無所屈撓後

世西漢若蕭望之朱雲東漢若楊震孔融之徒其風節略與相近不得因其死於非命而薄之也惟其神鋒太雋瞻矚太尊亦頗與諸葛恪相近是乃取禍之道君子師其剛而去其傲可耳 右周亞夫

倭良峯謂人心善惡之幾與國家治亂之幾相通此言最切當矣竹如言敬字最好予謂須添一和字則所謂敬者方不是勉強把持卽禮樂不可斯須去之意

誦養氣章似有所會願終身私淑孟子雖造次顛沛皆有孟子在前須臾不離或到死之日可以仰希萬一

果能據德依仁卽使游心於詩字雜藝亦無在不可靜心養氣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九

十

如作詩之時祇是要壓倒他人要取名譽此豈復有爲己之志乎

凡事之須逐日檢點者一日姑待後來補救則難矣况進德修業之事乎

言物行恆誠身之道也萬化基於此矣余病根在無恆故家內瑣事今日立條例明日又散漫下人無常規可循將來泣眾必不能信作事必不能成戒之

數日心沾滯於詩總由心不靜故不專一當力求主一之法誠能主一養得心靜氣恬到天機活潑之時卽作詩亦自無妨我今尙未也徒以浮躁之故一日之間情志屢遷耳

客來示以時藝讚歎語不由中予此病甚深孔子之所謂巧令孟子之所謂餽其我之謂乎以為人情好譽非是不足以悅其心試思此求悅於人之念君子乎女子小人乎且我誠能言必忠信不欺人不妄語積久人自知不讚人亦不怪苟有試而譽人人且引以為重若日日譽人人必不重我言矣

吳竹如說理實有體驗言舍敬字別無下手之方總以嚴肅為要自問亦深知敬字是喫緊下手處然每日自旦至夜瑟備赫喧之意會不可得行坐自如總有放鬆的意思及見君子時又偏覺整齊些是非謂掩著者耶

讀書窮理不辨得極虛之心則先自窒矣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九 主

每日游思多半是要人說好為人好名可恥而好名之意又自謂比他人高一層此名心之癥結於隱微者深也

不能主一之咎由於習之不察由於志之不立而實由於知之不真若真見得不主一之害心廢學便如食烏喙之殺人則必主一矣不能主一無擇無守則雖念在四書五經上亦只算游思雜念心無統攝故也況本為歧念乎

欲節勞而游思仍多心動則神疲靜則神裕不得遂以曠功坐廢為敬身所謂認賊作子也

良峯前輩言無閒最難聖人之純亦不已顏子之三月不違此不可學即日月之至亦非諸賢不能至至字煞宜體會我輩但

宜繼繼續續求其時習而說

唐鏡海先生言最是靜字工夫要緊大程夫子是三代後聖人亦是靜字工夫足王文成亦是靜字有工夫所以他能不動心若不靜省身也不密見理也不明都是浮的總是要靜又曰凡人皆有切身之病剛惡柔惡各有所偏溺焉既深動輒發見須自己體察所溺之病終身在此處克治余比告先生謂素有忿很不顧氣習偏於剛惡既而自究所病只是好動不好靜先生兩言蓋對症下藥也務當力求主靜使神明如日之升即此以求其繼繼續續者即所謂緝熙光明也知此而不行真暴棄矣存心則緝熙光明如日之升修容則正位凝命如鼎之鎮內外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九

主

交修敬義挾持何患不上達

馮樹堂言舍靜坐更無下手處能靜坐而天下之能事畢矣因教我焚香靜坐之法所言皆閱歷語靜中真味煞能領取又言心與氣總折不開心微浮則氣浮矣氣散則心亦散矣此即孟子所謂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

自立志自新以來至今五十餘日未曾改得一過此後真須澈底盪滌一絲不放鬆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務求息息靜極使此生意不息

萬化始於閨門除刑于以外無政化除用賢以外無經濟每日過惡不外乎多言不外乎要人說好

高景逸先生云接教言連日精神不暢此不可放過凡天理自然通暢和樂不通暢處皆私欲也當時刻喚醒不令放倒凡喜譽惡毀之心卽鄙夫患得患失之心也於此關打不破則一切學問才智適足以欺世盜名

將盡之膏豈可速之以風萌蘖之木豈可收之以牛羊苟失其養無物不消況我之血氣素虧者乎今惟有日日靜養節嗜欲慎飲食寡思慮而已

寫字時心稍定便覺安恬些可知平日不能耐不能靜所以致病也寫字可以驗精力之注否擬此後卽以養心

濟世以匡主德結人心求賢才爲要餘皆末節耳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九

三

記云君子莊敬日強苟日日安肆日日衰蕪欲其強得乎譬諸草木志之不立本則撥矣是知千言萬語莫先於立志也

凡辦公事須視如己事將來爲國爲民亦宜處處視如一家一身之圖方能親切又不可稍有要譽的意思

聞劉覺香先生言渠作外官景況之苦愈知我輩舍節儉別無可以自立若冀倖得一外官以彌縫罅漏缺瘠則無以自立缺肥則不堪問矣可不懼哉

考試之有得失猶歲之有豐歉也有耕而卽期大有是貪天也然絕不施耕耨之功不已棄天乎我則身爲惰農而翻笑穠黍爲多事慎孰甚矣

何子貞在國史館每日手鈔十頁錄東華錄所不載而事有關繫者約鈔五千字余服其敏而好學

莊子曰美成在久驟而見信於世者其相信必不固驟而得名於時者其爲名必過情君子無赫赫之稱無驟著之名猶四時之運漸成成功使人不覺則人之相孚如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矣

有義理之學有詞章之學有經濟之學有考據之學義理之學卽宋史所謂道學也在孔門爲德行之科詞章之學在孔門爲言語之科經濟之學在孔門爲政事之科考據之學卽今世所謂漢學也在孔門爲文學之科此四者闕一不可予於四者畧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九

三

涉津涯而天質魯鈍萬不能造其奧突惟取其尤要者而日日從事庶以漸磨之久而漸有所開義理之學吾之從事者二書焉曰四子書曰近思錄詞章之學吾之從事者二書焉曰曾氏讀古文鈔曰曾氏讀詩鈔二書皆尙未纂集成書然胷中已有成竹矣經濟之學吾之從事者二書焉曰會典曰皇朝經世文編考據之學吾之從事者四書焉曰易經曰詩經曰史記曰漢書此十種者須要爛熟於心中凡讀他書皆附於此十書如室有基而丹雘附之木有根而枝葉附之如雞伏卵不稍歇而使冷如蛾成垤不見異而思遷其斯爲有本之學乎

知己之過失卽自爲承認立地改去毫無吝惜之心此最難事

豪傑之所以為豪傑聖賢之所以為聖賢便是此等處磊落過人能透過此一關寸心便異常安樂省得多少膠葛省得多少遮掩裝飾醜態

書味深者面自粹潤保養完者神自充足此不可以偽為必火候既到乃有此驗

盜虛名者有不測之禍負隱隱者有不測之禍懷伎心者有不測之禍

有益寬饒諸葛豐之勁節必兼有山巨源謝安石之雅量於是乎言足以興默足以容否則曉曉易缺適足以取禍也雅量雖由於性然亦恃學力以養之惟以聖賢律己躬自厚而薄責於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九

三

人則度量闊深矣

除卻進德修業乃是一無所恃所謂把截四頭路也若不日日向上則人非鬼責身敗名裂不旋踵而至矣可不懼哉

治心之道先去其毒陽惡曰忿陰惡曰慾治身之道必防其患剛惡曰暴柔惡曰慢治口之道二者交惕曰慎言語曰節飲食

凡此數端其藥維何禮以居敬樂以導和陽剛之惡和以宜之陰柔之惡敬以持之飲食之過敬以儉之言語之過和以斂之

敬極肅肅和極雍雍穆穆綿綿斯為德容容在於外實根於內動靜交養碎面盜背

余因公憤私憂展轉不能去懷因思邵子所謂觀物莊子所謂

觀化程子所謂觀天地生物氣象須要放大心胸游心物外乃能絕去一切繳繞鬱挹煩悶不甯之習

淡泊明志少時常服膺斯言今老矣忿不能懲慾不能窒客氣聚於上焦深用愧憾古人所以貴於為道日損也

本朝博學之家信多閎儒碩士而其中為人者多為己者少顧閎並稱顧則為己閎則不免人之見者存方劉姚並稱方姚為己劉則不免人之見者存其達而上者李厚庵朱可亭秦味經

則為己之數多紀曉嵐阮芸臺則不免人之見者存學者用力固宜於為己為人之界分別明白然後審端致功種桃得桃種

杏得杏未有根本不正而枝葉先暢茂者也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九

三

人心所以擾擾不定者只為不知命陶淵明白香山蘇子瞻所以受用者只為知命吾涉世數十年而有時猶起計較之心若信命未至者深可媿也

咸豐五年在南康景象最苦六年在江西省城亦以徧地皆賊同事多猜疑心不舒暢此外四年在九江月餘七年在瑞州月

餘亦無佳興去年住建昌五箇月雖軍事無起色而意興較好本年在撫州所居謝氏宅頗寬後有高樓俯臨城闔外瞰盱江

境况較昔年遠勝也

朝問道而夕死殊不易易問道者必真知而篤信之吾輩自己先不能以自信心中已無把握焉能問道

養氣章末四節言孔子所以異於伯夷伊尹者不在高處而在平處不在澹處而在污處污者平也下也庸也夷尹之聖以其澹高而異眾人也宰我之論堯舜以勲業而隆孔子以並無勲業而污子貢之論百王以禮樂而隆孔子以無禮樂而污有若之論他聖人以出類拔萃而隆孔子以卽在類萃之中而污以污下而同於眾人此其所以異於夷尹而爲生民所未有也

不知命不知禮不知言三者論語以殿全篇之末良有深意若知三者而益之以孟子取人爲善與人爲善之義庶幾可爲完人矣

庶事百技皆先立定規模後求精熟學聖亦如此顏子未達一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九

三

問只是欠熟了故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讀書之道杜元凱稱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若見聞太寡蘊蓄太淺譬猶一勺之水轉相灌注豈有潤澤豐美之象故君子不可以小道自域也

讀張文端公聰訓齋語文和公澄懷園語此老父子學問亦以命爲第一義

鄉人有終年賭博而破家者語人曰吾賭則輸矣而賭之道精矣因思從古聖賢未有不由勉強以幾自然由閱歷悔悟以幾成熟者程子解孟子苦勞俄乏拂亂動忍等語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亦與賭輸而道精之義爲近

孔子所謂性相近習相遠上智下愚不移者凡事皆然卽以圍棋論生而爲國手者上智也屢學而不知局道不辨死活者下愚也此外則皆相近之姿視乎教者何如教者高則習之而高矣教者低則習之而低矣以作字論生而筆姿秀挺者上智矣屢學而拙於畫芽者下愚也此外則相近之姿視乎教者何如教者鍾王則眾習於鍾王矣教者蘇米則眾習於蘇米矣推而至於作文亦然打仗亦然皆視乎在上者一人之短長而眾人之習隨之爲轉移若在上者不自咎其才德之不足以移人而徒致慨上智之不可得是猶執策而歎無馬是真無馬哉

余嘗作一聯自警云養活一團春意思撑起兩根窮骨頭又云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九

天

不怨不尤但反身爭個一壁靜勿忘勿助看平地長得萬丈高

又云天下無易境天下無難境終身有樂處終身有憂處又云天下斷無易處之境過人間那有空閑的光陰

今夜醒後心境不甚甜適於愛憎恩怨未能悉化不如昨夜之清白坦蕩遠甚夫子所稱日月至焉者或亦似此乎

近日之失由於心太弦緊無舒和之意以後作人當得一鬆字意味每思吾身能於十三字者用功尙不失晚年進境十三字者謂三經三史三子三集三實余在京師嘗以扁其室在江西曾刻印章矣三忌者卽所謂天道忌巧天道忌盈天道忌貳也三薄者幸災樂禍一薄德也逆命億數二薄德也臆斷皂白三

薄德也三知者論語末章所謂知命知禮知言也三樂者即所謂讀書聲出金石一樂也宏獎人才誘人日進二樂也勤勞而後憩息三樂也三寡者寡言養氣寡視養神寡慾養精十三字者時時省察其猶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者乎

胸襟廣大宜從平淡二字用功人我之際須看得平功名之際須看得淡庶幾胸襟日濶

做為凶德驕盈為敗徵王陽明言丹朱商均亦不過一做耳吾年未五十而早衰蓋以賦稟不厚而又歷年鬱邑百憂摧撼不無悶損耳此後每日須靜坐一次庶幾等一溉於湯世也

讀杜工部黃四孃家花滿蹊蘇東坡但尋牛矢覓歸路陸放翁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九

完

斜陽古柳趙家莊等詩念古人胸次瀟灑曠遠毫無渣滓何其大也余飽歷世故而胸中猶不免計較將迎又何小也

人之所以早衰者多因受質本薄而疾病憂鬱有以撼其內或讀書學道志亢而力不副識遠而行不逮又有以病其內故養生以清淨為本

此心褊激清介殊非載福之道當力趨寬大溫潤一路

人皆為名利勢三者所驅孟子之時蘇秦張儀公孫衍有排山倒海飛沙走石之勢而能不為所搖真豪傑之士足以振厲百世者矣

德成以謹言慎行為要而敬恕誠靜勤澗六者闕一不可學成

以三經三史三子三集爛熟為要而三實亦須提要而鉤元藝成以多作多寫為要亦須自闢門徑不依傍古人格式功成以開疆安民為要亦須樹久立法能是二者雖不拓疆不澤民不害其為功也

天下事一一責報則必有大失所望佛氏因果之說不盡可信亦有有因而無果者憶蘇子瞻詩云治生不求富讀書不求官譬如飲不醉陶然有餘歡吾更為添數句云治生不求富讀書不求官修德不求報為文不求傳譬如飲不醉陶然有餘歡中含不盡意欲辨已忘言

讀書之道以胡氏之科條論之則經義當分小學理學詞章與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九

字

禮四門治事當分吏治軍務食貨地理四門

左季高言有孝子孝婦因其家火起昇其母靈柩於外二人平日皆不以力著婦尤孱弱蓋誠至則神應一也情急則智生二也勢激則力勁如水之可以升山矢之可以及遠三也因是以推則天下無不可為之事矣

凡人才皆隨風氣為轉移雖賢者難自拔於風尚之外余老矣無復能有樹立但不欲開壞風氣導天下以惡習耳

氣節文章二者缺一不可

聖人有所言有所不言積善餘慶其所言者也萬事由命不由人其所不言者也禮樂政刑仁義忠信其所言者也虛無清靜

無爲自化其所不言者也吾人當以不言者爲體以所言者爲用以不言者存諸心以所言者勉諸身以莊子之道自怡以荀子之道自克

日來心緒總覺不自在殆孔子所謂不仁者不可與久處約者軍中乃爭權絜勢之場又實非處約者所能濟事求其貞白不移淡泊自守而又足以驅使羣力者頗難其道爾

孔子所謂下學上達達字中必自有種洞徹無疑意味卽蘇子瞻晚年意思深遠隨處自得亦必有脫離塵垢卓然自立之趣吾困知勉行久無所得年已五十胸襟意識猶未免爲庸俗之人可愧也已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九

三

夏張甫言朱子之言學得之艱苦所以爲百世之師二語深有感於余心天下事未有不從艱苦得來而可久可大者也憶八年所定敬恕誠靜勤潤六字課心課身之法實爲至要至該吾近於靜字欠工夫耳

誠中形外根心生色古來有道之士其淡雅和潤無不達於面貌余氣象未稍進豈嗜慾有未淡耶機心有未消耶當猛省於寸衷而取驗於顏面

脩己治人之道止勤於邦儉於家言忠信行篤敬四語終身用之有不能盡不在多亦不在深天下凡物加倍磨治皆能變換本質別生精彩何況人之於學

但能日新又倍其功何患不變化氣質超凡入聖

左季高言凡人須從吃苦中來收積銀錢貨物固無益於子孫卽收積書籍字畫亦未必不爲子孫之累

胡詠芝言凡事皆須精神貫注心有二用則不能有成余亦言軍事不日進則日退斷無中立之理

季高言姚石甫晚年頽唐之狀謂人老精力日衰以不出而任事爲妙聞之悚然汗下

凡事皆有至淺至要之道不可須臾離者因欲名其堂曰八本堂其目曰讀書以訓詁爲本詩文以聲調爲本事親以得歡心爲本養生以少惱怒爲本立身以不妄語爲本居家以不晏起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九

三

爲本居官以不要錢爲本行軍以不擾民爲本恭讀 硃批戒余師心自用念昔己亥年進京臨別求祖父教訓祖父以一做字戒我今 皇上又以師心戒我當刻圖書一方記此二端

當今之世富貴固無可圖功名亦斷難就惟有自正其心以維風俗或可補救於萬一所謂正心者曰厚曰實厚者恕也仁也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存心之厚如此可以少正天下澆漓之風實者不說大話不好虛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論過高之理如此可以少正天下浮僞之習顧亭林所稱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者也

古人脩身治人之道不外乎勤大謙勤若文王之不違大若舜禹之不與謙若文帝之不勝而勤謙二字尤為微始徹終須臾不可離之道勤所以做情也謙所以做做也能勤且謙則大字在其中矣千古之聖賢豪傑即好雄欲有立於世者不外一勤字千古有道自得之士不外一謙字吾將守此二字以終身倘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者乎

讀修務訓中功可強成名可強立若有所會淮南子本道家者流而此篇之旨與荀子相近大抵理之足以見極者百家未嘗不相合也

天下之人稍有才智者必思有所表見以自矜異於人好勝者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九

三

此也好名者亦此也同當兵勇則思於兵勇中翹然而出其類同當長夫則思於長夫中翹然而出其類同當將官則思於將官中翹然而出其類同為主帥則思於主帥中翹然而出其類雖才智有大小淺深之不同其不知足不安分則一也能打破此一副庸俗共有之識見而後可與言道

見得天下皆是壞人不如見得天下皆是好人存一番薰陶玉成之心使人樂於為善余近日好言人之短故見得人多不是也

做為凶德凡當大任者皆以此字至於顯覆用兵者最戒驕氣情氣作人之道亦惟驕情二字誤事最甚

今日見三縣令因語言不合理余怒斥之甚厲頗失為人上者泰而不驕威而不猛之義

東坡守駿莫如跋五字此技皆當知之若一味駿快奔放必有顛躓之時一向貪美名必有大污辱之時余之以求闕名齋即求自有缺限不滿之處亦守駿莫如跋之意也

沅弟書來言古稱君有爭臣今兄有爭弟余以居位太高虛名太大不得聞規諫之言為慮若九弟果能隨事規諫又得一二嚴憚之友時以正言相勸勸內有直弟外有畏友庶幾其免於大戾乎居高位者何人不敗於自是何人不敗於惡聞正言

夜因武甯楊令與鄭奠互許之案頗為鬱屈不平繼思謙抑之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九

三

道小事須力戒爭心須痛自懲艾

沅弟臨別深言馭下宜嚴治事宜速余亦深知馭軍馭吏皆莫先於嚴特恐明不旁燭則嚴不中禮耳

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身到者如作吏則親驗命盜案親查鄉里治軍則親巡營壘親冒矢石是也心到者凡事苦心剖晰大條理小條理始條理終條理先要學得開後要括得攏是也

眼到者著意看人認真看公牘是也手到者於人之短長事之關鍵隨筆寫記以備遺忘是也口到者於使人之事警眾之辭既有公文又不憚再三苦口丁甯是也余與僚友論治事之法

錄貽芋仙共證之

以才自足以能自矜則爲小人所忌亦爲君子所薄老莊之旨以此爲最要故再三言之而不已南榮楚羸糧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眾也國藩每讀之不覺失笑以仲尼之溫良恭儉讓常以周公才美驕吝爲戒而老子猶曰去汝之躬矜與容智雖非事實而老氏之所惡於儒術者舉可知已莊生尤數數言此吾最愛徐無鬼篇中語曰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悅也又曰以賢臨人未有得人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

余好讀歐陽公送徐無黨南歸序乃知古之賢者其志趣殊不願以文人自命東坡讀少陵許身稷契及舜舉十六相等句以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九

壹

謂此老胸中大有事在大抵經綸雷雨關乎遭際非人力所能強至於襟期澹泊遺外聲利則學者人人可勉也

陸放翁謂得壽如得富貴初不知其所以然便躋高年余近得虛名亦不知其所以然便獲美譽古之得虛名而值時艱者往往不克保其終思此不勝大懼將具奏摺辭謝大權不敢節制四省恐蹈覆餗負乘之咎也

凡人涼薄之德約有三端最易觸犯聞人有惡德敗行聽之媿媿不倦妬功而忌名幸災而樂禍此涼德之一端也受命於天以受命於君如子受命於父而或不能受命居卑思尊日夜自謀置其身於高明之地譬諸金躍冶而以鑄鄒子將自命此涼

德之二端也胸苞清濁口不臧否者聖哲之用心也強分黑白遇事激揚者文士輕薄之習優伶風切之態也而吾輩不察而效之動輒區別善惡品第高下使優者未必加勸而劣者幾無以自處此涼德之三端也余今老矣此三者當切戒之

靜中細思古今億萬年無有窮期人生其間數十寒暑僅須臾耳大地數萬里不可紀極人於其間寢處游息晝僅一室耳夜僅一榻耳古人書籍近人著述浩於煙海人生目光之所及者不過九牛之一毫耳事變萬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辦者不過太倉之一粒耳知天之長而吾所歷者短則遇憂患橫逆之來當少忍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則遇榮利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九

美

爭奪之境當退讓以守其雌知書籍之多而吾所見者寡則不敢以一得自喜當知擇善而約守之知事變之多而吾所辦者少則不敢以功自矜當思舉賢而共圖之夫如是則自私自滿之見可漸漸掃除矣

擬將 聖祖庭訓格言及張文端公之聰訓齋語每日細閱數則以養此和平篤實之意
讀原毀伯夷頌獲麟解雜說諸首岸然想見古人獨立千古確乎不拔之象

大約吏事軍事餉事文事每日須以精心果力獨造幽奧直奏單微以求進境吏事須從勤見僚屬多聞外事下手軍事須從

教訓將領履閱操練下手餉事須從慎擇卡員比較入數下手
文事須從恬吟聲調廣徵古訓下手每日午前於吏事軍事加
意午後於餉事加意燈前於文事加意以一縷精心運用於幽
微之境縱不能日進或可免於退乎

養身之道莫大於眠食眠不必甘寢鼾睡而後為佳但能淡然
無欲曠然無累閉目存神雖不成寐亦足以養身余多年不獲
美睡當於此加之意也

沉甫弟有自得之語曰事求可功求成出莊以質諸余余曰不

免代天主張矣因與之言莊老自然之趣囑其游心虛靜之域

余屢年患不安寢今春已來多得美睡豈俗所謂時好運好百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九 三

病皆除耶抑憂鬱變為逸豫清明變為昏濁為衰耗之徵耶余

晚年每過節氣服歸脾湯三帖精神轉旺眠食安佳大約藥物

不必盡信亦不可不信

余自三十時即不能多說話說至數十句便氣不接續神尤困

倦今已二十餘年故態不改亦不加甚故知身體之強弱于態

萬變未可以一事之偶強而遽信為壽徵一事之偶弱而遽信

為衰徵也

放翁每以美睡為樂蓋必心無愧怍而後睡夢安恬故古人每

以此自課也

放翁胸次廣大蓋與陶淵明白樂天邵堯夫蘇子瞻等同其曠

逸於滅虜之意養士之道千言萬語造次不離真可謂有道之
士惜余備員兵間不獲於閑靜中探討道味

陸務觀言養生之道以目光為驗又言忿慾二字聖賢亦有之
特能少忍須臾便不傷生可謂名言至論

養生之法莫大於懲忿窒慾少食多動八字

閱梁茵林中丞所作歸田瑣記言養生之道不特食宜少眠亦
宜少可謂名言

閱王而農所注張子正蒙於盡性知命之旨畧有所會蓋盡其
所可知者於己性也聽其不可知者於天命也易繫辭尺蠖之

屈八句盡性也過此以往四句知命也農夫之服田力穡勤者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九 三

有秋情者歉收性也為稼湯世終歸焦爛命也愛人治人禮人

性也愛之而不親治之而不治禮之而不答命也聖人之不可

及處在盡性以至於命盡性猶下學之事至於命則上達矣當

盡性之時功力已至十分而效驗有應有不應聖人於此淡然

泊然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著力若不著力此中消息最難體驗

若於性分當盡之事百倍其功以赴之而俟命之學則以淡如

泊如為宗庶幾其近道乎

正誼堂叢書凡五十六種張清恪公輯刻也因取正誼堂中清

恪公所輯程子二十篇讀之至晡時讀畢凡十卷取論語二十

篇之意編採二程粹言畧分門戶類頗為精當

張清恪公所輯朱子七篇每篇各分上下仿孟子七篇之意張公蓋以程配孔朱配孟也

立身之道以禹墨之勤儉兼老莊之靜虛庶於修己治人之術兩得之矣

少荃論余之短處總是備緩與往年周茂甫所論畧同

光景似箭冉冉又過一年念德業之不進愧名位之久竊此後當於勤儉謹信四字之外加以忍字渾字痛自箴砭以求益秉燭之明作補牢之計

日內應酬繁多神氣昏乏若不克支持者然後知高官巨職足以損人之智而長人之傲也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九

三

古人云其爲人也多暇日其出人不遠矣余身當大任而月餘以來竟日暇逸公私廢闕實深慚懼惟當迅速投効去位冀免愆尤耳

自念耳目太短不能察吏心計太拙不能籌餉當此鉅任實不稱職深以爲愧

近來事有不如意者方寸鬱塞殊甚亦足以見器量之不闕養氣之不深也

公館內有一高亭將傾圮矣本日折去萬雀失所依棲覆巢毀卵紛紛可憐

平日於養氣上欠工夫故不能不動心欲求養氣不外自反而

縮行懶於心兩句欲求行懶於心不外清慎勤三字因將此三字各綴數語爲之疏解清字曰無貪無競省事省身一介不苟鬼伏神欽慎字曰戰戰兢兢死而後已行有不得皆反諸己勤字曰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繼日此十二語者吾當守之終身遇有大憂患大拂逆之時庶幾免於尤悔耳

日內公私憂迫儻焉如不終日固由治心素欠工夫亦足見末世而當大任爲人生之大不幸也

五更醒後展轉不能成寐蓋寸心爲金陵甯國之賊憂悸者十分之八而因僚屬不和顧愁怨憤懣者亦十分之二三實則處大亂之世余所遇之僚屬尚不十分傲慢無禮而鄙懷忿恚若此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九

四

甚矣余之隘也

精力雖止八分却要用到十分權勢即有十分只可使出五分庶近勞謙二字之道

聖人之道莫大乎與人爲善以言誨人是以善教人也以德薰人是以善養人也皆與人爲善之事也然徒與人則我之善有限故又貴取諸人以爲善人有善則取以益我我有善則與以

以益人連環相生故善端無窮彼此挹注故善源不竭君相之道莫大乎此師儒之道亦莫大乎此仲尼之學無常師即取人

爲善也無行不與即與人爲善也爲之不厭即取人爲善也誨人不倦即與人爲善也念吾忝竊高位劇寇方張大難莫平惟

有就吾之所見多教數人因取人之所見還攻吾短或者鼓激斯世之善機因以挽回天地之生機乎

處人處事之所以不當者以其知之不明也若巨細周知表裏洞澈則處之自有方術矣

禮部議覆從祀聖廟一疏毛亨呂枏二人議准顏芝楊繼盛劉向鄭眾盧植議駁斷制謹嚴

修己治人之道果能常守勤儉謹信四字而又能取人為善與人為善以禮自治以禮治人自然寡尤寡悔鬼伏神欽特恐見道不篤問或客氣用事耳

日內讀孟子分類記出寫於每章之首如言心言性之屬目曰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九 望

性道至言言取與出處之屬目曰廉節大防言自況自許之屬目曰抗心高望言反躬刻厲之處目曰切己反求

萬事付之空寂此心轉覺安定可知往時只在得失場中過日子何嘗能稍自立志哉

看書眼蒙如老人蓋安肆日偷積之至久神理都極懈弛不復足以固肌膚束筋骸於是風寒易侵日見疲頓此不能居敬者

之不能養小體也又心不專一則雜而無主積之既久必且悖求迭至忿慾紛來其究則搖搖如懸旌皇皇如有所失此不能

居敬者之不能養大體也是故吾人養父母之遺體舍居敬更無他法內則專靜純一以養大體外則整齊嚴肅以養小體如

是而不自強吾不信也

近日常見得人多不是鬱鬱不卒母乃明於責人而暗於責己乎

余少時讀書見先君子於日入之後燈上之前小睡片刻夜則精神百倍余近日亦思法之日入後於竹床小睡燈後治事果覺清爽余於起居飲食按時按刻各有常度一一皆法吾祖吾父之所為庶幾不墜家風

大君以生殺予奪之權授之督撫將帥猶東家以銀錢貨物授之店中眾夥若保舉太濫視大君之名器不甚愛惜猶之賤售浪費視東家之貨財不甚愛惜也介子推曰竊人之財猶謂之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九 望

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余則畧改之曰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假大君之名器以市一己之私恩乎

皖南到處食人人肉始買三十文一斤近聞增至一百二十文一斤句容二溧八十文一斤荒亂如此今年若再凶歉蒼生將

無噍類矣亂世而當大任豈非人生之至不幸哉

日內鬱鬱不自得愁腸九迴者一則以餉項太絀恐金陵兵譁功敗垂成徽州賊多恐三城全失貽患江西一則以用事太久

恐中外疑我擅權專利反覆籌思惟告病引退少息二三年庶幾害取其輕之義若能從此事機口順四海銷兵不用吾引退而長終山林不復出而與聞政事則公私之幸也

戶部奏摺似有意與此間爲難寸心抑鬱不自得用事太久恐疑我兵權太重利權太大意欲解去兵權引退數年以免疑謗故本日具摺請病以明不敢久握重柄之義

近來睡不成寐蓋骨月死喪之感開餉內變之事金陵未盡之功江西流賊之多百端交集竟不知事變之胡底也

朱九香學使以洪範恆寒恆風相警余爲書答之中心惴惴不知金陵有他變否

近日省察自己短處每日間怠忽時多治事時少看書作字治私事時多察吏看稿治公事時少職分所在雖日讀古書其曠官廢弛與廢於酒色遊戲者一也莊生所謂戒穀所業不同其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九

望

於亡羊均也本無知人察吏之才而又度外置之對京察褒嘉之語殊有愧矣

國家多故天氣陰雨作寒恐傷麥收又不知兵事之變何如彌覺憂皇不能自甯因集古人成語作一聯以自箴曰勉彊行道莊敬日強上句箴余近有鬱抑不平之懷不能彊勉以安命下句箴余近有懶散不振之氣不能莊敬以自奮惜彊字相同不得因發音變讀而易用耳

前以八德自勉曰勤儉剛明孝信謙渾近日於勤字不能實踐於謙渾二字尤覺相遠勤儉剛明四字皆求諸己之事孝信謙渾四字皆施諸人之事孝以施於上信以施於同列謙以施於

下渾則無往不宜大約與人忿爭不可自求萬全處人是非不可過於武斷此渾字之最切於時用者耳

精神要常令有餘於事則氣充而神不散

將分內職事定一常課作口訣曰午前治事午後治公文有客隨時見查閱勤出門二更誦詩書高吟動鬼神

孟子所謂善言德行者當爲後世理學諸家之源善爲辭命者當爲後世詞章諸家之源孔子謙不能詞命而以善言德行自許蓋在己者實有盛德至行而後能自道其所得也論語一書乃善言德行之尤著者

本年治軍毫無成效捻匪較去冬之勢更盛殊爲焦灼惟一年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九

望

看書未甚間斷三禮畧有所得耳

心中鬱鬱常思解去要職以免疑謗不覺夢驚聲震非常從人皆爲驚起自是竟夜不能安眠殊自慚學養之未深耳

余自北征以來行數千里除兗州畧好外其餘日之所見幾無一人面無饑色無一人身有完衣忝爲數省軍民之司命憂愧實深

自去年九月二十一日始讀儀禮至是粗畢老年能治此經雖嫌其晚猶勝於終不措意者昔張高庵三十而讀儀禮至五十九歲而通此經爲國朝有數大儒余今五十七歲略通此經稍增炳燭之明惟蒿庵以前明儒者窮儀禮者絕少能於荆棘

荒蕪之中獨開康莊斯為大難余生 本朝經學昌明之後窮此經者不下數十人有菁菴之句讀張皋文之圖康莊共由之道而又有人以扶掖之則從事甚易矣自二十歲以後未嘗背誦經書老年將此經背誦一過亦頗有溫故知新之味離騷三百二十四句昔年本未成誦今五日讀熟老年讀生書成誦少補缺陷亦一樂也

吾平日以儉字教人而吾近來飲食居處殊太豐厚昨聞魁時若將軍言渠家四代一品而婦女在家並未穿著袖段軟料吾家婦女當以為法若享受太過必至折福

萬旒軒家貲百萬而日用極儉其內眷終年不辦葷菜每日書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九 聖

房先生所喫之葷菜餘剩者撤下則內室喫之其母過六十後旒軒苦求始準添葷菜一樣今亂後而家不甚破子孫俱好皆省儉所惜之福也

匆匆又過一年毫無長進惟捻匪東股蕩平天下將自此復觀嘉道之盛為之一慰而余之作書似較昔年差勝亦聊以怡老懷耳

人生苦不知足方望溪謂漢文帝之終身常若不覺自勝天子之任者最為善形容古人心曲大抵人常懷愧對之意便是載福之器入德之門如覺天之待我過厚我愧對天君之待我過優我愧對君父母之待我過慈我愧對父母兄弟之待我過愛

我愧對兄弟朋友之待我過重我愧對朋友便覺處處皆有善氣相逢如自覺我已無愧無作但覺他人待我太薄天待我太奢則處處皆有戾氣相逢德以滿而損福以驕而滅矣此念願刻刻懷之

昔年曾以居官四敗居家四敗書於日記以自儆惕茲恐久而遺忘再書於此與前次微有不同居官四敗曰昏惰任下者敗做很妄為者敗貪鄙無忌者敗反覆多詐者敗居家四敗曰婦女奢淫者敗子弟驕怠者敗兄弟不和者敗侮師慢客者敗仕宦之家不犯八敗庶有悠久氣象

古聖王制作之事無論大小精粗大抵皆本於平爭因勢善習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九 聖

從俗便民救敝非此六者則不輕於制作也吾曩者志事以老莊為體以馬墨為用以不與不違不稱三者為法若再深求六者之旨而不輕於有所興作則咎戾鮮矣

為學之道不可輕率評譏古人惟堂上乃可制堂下之曲直惟仲尼乃可等百世之王惟學問遠過古人乃可評譏古人而等差其高下今之講理學者動好評貶漢唐諸儒而等差之講漢

學者又好評貶宋儒而等差之譬如文理不通之童生而令衡閱鄉試會試之卷所定甲乙豈有當哉善學者於古人之書一

一虛心涵泳而不妄加評騭斯可矣 余起程北上入親途中觀者如堵牆家家香燭爆竹拜送戲臺

酒席路饒者在署之西爲鹽商何公遠鹽旗等一席在水西門之外爲合城紳士方伯雄等一席又有八旗佐領等及船戶等各設綵棚爲饒文武士民皆送至下關念饒送者之重人情之厚舟楫儀從之盛如好花盛開過於爛漫凋謝之期恐卽相繼而至不勝惴惴

在敖陽旅店見題壁詩一首乙丑八月所作第一首蓋譏余者慣聞譽言得此卽藥石矣

在京酒席應酬雖不甚多而每日疲精以徇物遠不如外省之得以自由自問胸次添出許多鄙俗之念殊無謂也

余日衰老而學無一成應作之文甚多總未能發奮爲之忝竊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九

望

虛名毫無實際慚愧之至

余生平稍致力於古文思欲有所述作今老憊而一無所成深用自傷又初到直隸頗有民望今諸事皆難振作恐虎頭蛇尾爲人所嗤尤爲內疚於心展轉慙沮刻不自安

余生平雖頗好看書總不免好名好勝之見參預其間是以無孟子深造自得一章之味無杜元凱優柔饜飮一段之趣故到老而無一書可恃無一事有成今雖暮齒衰邁當從敬靜純淡四字上痛加工夫縱不能如孟子元凱之所云但養得胸中一種恬靜書味亦稍足自適矣

近以衰老口逼學問無成日日憂鬱若無地自容者細思聖人

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二者並進固未嘗偏於憂憤窮年歲也今雖一無所得亦當求所謂樂者以自適上而孔顏之樂次而周程邵朱之樂又次而陶白蘇陸之樂勉而企焉以擴吾之襟抱且憤且樂以終吾身猶愈於終日鬱悶者耳

近日每以家中人口爲慮又惦念南中諸弟各家竟日營營擾擾偶思咸豐八年四月葛舉山扶乩卽已預知有是年十月三河之敗溫甫之變天下萬事皆有前定絲毫不能以人力強求紛紛思慮亦何補耶以後每日當從樂天知命四字上用功治事則日有恆課治心則純任天命兩者兼圖終吾之身而已

老年讀書如旱苗業已枯槁而汲井以灌溉雖勤無益古人所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九

哭

以戒時過而後學也然果能灌溉不休則禾稼雖枯而菜蔬或不無小補耳

余回憶生平嘗尤叢集悔不勝悔而精力疲憊自問更無挽蓋之方乃作一聯云莫苦悔已往僭尤但求此日行爲無慚神鬼休預怕後來災禍只要暮年心氣感召祥和

處逆境之道惟西銘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等句最爲親切因作韻語以自箴云心術之罪上與天通補救無術日暮道窮省躬痛改順命勇從成湯之禱申生之恭資質之陋眾所指視翹然自異胡不知恥記纂遺忘歌泣文史且憤且樂死而後已

古來聖哲名儒之所以彪炳宇宙者無非由於文學事功然文學則資質居其七分人力不過三分事功則運氣居其七分人力不過三分惟是盡心養性保全天之所以賦於我者若五事則完其肅又哲謀之量五倫則盡其親義序別信之分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足充無穿窬之心而義足此則人力主持可以自占七分人生着力之處當於自占七分者勉求之而於僅占三分之文章事功則姑置為緩圖焉庶好名爭勝之念可以稍息徇外為人之私可以日消乎老年衰耄百無一成書此聊以自警

余夏間有脾困之症飯後則脾倦思睡往往於會客之時渴睡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九 完

不可忍雖云病症亦不能主敬以支撐之可愧也

記性日壞目前之事頃刻即忘因立記事冊於應記者逐日畧記一二從本日為始

近來因眼蒙常有昏曠氣象計非靜坐別無治法因作一聯以自警云一心履薄臨深畏天之鑿畏神之格兩眼沐日浴月由靜而明由敬而強

孟子之萬物皆備張子之事天立命王文成之拔本塞源鹿忠節之認理提綱 聖祖庭訓之仁厚張文端公家書之和平每日含咀吟詠自有益於身心

細思古人工夫其效之尤著者約有四端曰慎獨則心泰曰主

敬則身強曰求仁則人悅曰思誠則神欽慎獨者過欲不忍隱微循理不間須臾內省不疚故心泰主敬者外而整齊嚴肅內而專靜純一齊莊不懈故身強求仁者體則存心養性用則民胞物與大公無我故人悅思誠者心則忠貞不貳言則篤實不欺至誠相感故神欽四者之工夫果至則四者之效驗自臻余老矣亦尚思少致吾功以求萬一之效耳

敬則身強曰求仁則人悅曰思誠則神欽慎獨者過欲不忍隱微循理不間須臾內省不疚故心泰主敬者外而整齊嚴肅內而專靜純一齊莊不懈故身強求仁者體則存心養性用則民胞物與大公無我故人悅思誠者心則忠貞不貳言則篤實不欺至誠相感故神欽四者之工夫果至則四者之效驗自臻余老矣亦尚思少致吾功以求萬一之效耳

余衰年多病目疾日深萬難挽回兒姪輩身體強壯者少古之君子修己治家必能心安身強而後有振興之象必使人悅神欽而後有駢集之祥因書四條老年用自儆惕以補昔歲之愆并令二子各自助勉每夜以此四條相課每月終以此四條相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九 辛

稽仍寄諸姪共守以期有成焉

一曰慎獨則心安 自修之道莫難於養心心既知有善知有

惡而不能實用其力以為善去惡則謂之自欺方寸之自欺與

否蓋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故大學之誠意章兩言慎獨

果能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去人欲以存天理則大學

之所謂自慊中庸之所謂戒慎恐懼皆能切實行之即曾子之

所謂自反而縮孟子之所謂仰不愧俯不忤所謂養心莫善於

寡欲皆不外乎是故能慎獨則內省不疚可以對天地質鬼神

斷無行有不慊於心則餒之時人無一內愧之事則天君泰然

此心常快足寬平是人生第一自強之道第一尋樂之方守身

之先務也

二曰主敬則身強 敬之一字孔門持以教人春秋士大夫亦常常言之至程朱則千言萬語不離此旨內而專靜純一外而整齊嚴肅敬之工夫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敬之氣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敬之效驗也程子所謂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畢至聰明睿智皆由此出以此事天饗帝蓋謂敬則無美不備也吾謂敬字切近之效尤在能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莊敬曰強安肆日偷皆自然之徵應雖有殘年衰軀一過壇廟祭獻之時戰陣危急之際亦不覺神爲之悚氣爲之振斯足知敬能使人身強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九

至

矣若人無眾寡事無大小一恭敬不敢解慢則身體之強健又何疑乎

三曰求仁則人悅 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氣以成形我與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愛物是於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至於尊官厚祿高居人上則有拯民溺救民饑之責讀書學古粗知大義卽有覺後知覺後覺之責若但知自了而不知教養庶彙是於天之所以厚我者辜負甚大矣孔門教人莫大於求仁而其最切者莫要於欲立立人欲達達人數語立者自立不懼如富人百物有餘不假外求達者四達不悖如貴人登高一呼羣山皆應

人孰不欲己立己達若能推以立人達人則與物同春矣後世論求仁者莫精於張子之西銘彼其視民胞物與宏濟羣倫皆事天者性分當然之事必如此乃可謂之人不如此則曰悖德曰賊誠如是說則雖盡立天下之人盡達天下之人而曾無善勞之足言人有不悅而歸之者乎

四曰習勞則神欽 凡人之心莫不好逸而惡勞無論貴賤智愚老少皆貪於逸而憚於勞古今之所同也人一日所著之衣所進之食與一日所行之事所用之力相稱則旁人趨之鬼神許之以爲彼自食其力也若農夫織婦終歲勤動以成數石之粟數尺之布而富貴之家終歲逸樂不營一業而食必珍饈衣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九

至

必錦繡酣象高眠一呼百諾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許也其能久乎古之聖君賢相若湯之味爽丕顯文王日昃不遑周公夜以繼日坐以待旦蓋無時不以勤勞自勵無逸一篇推之於勤則壽考逸則夭亡爲一身計則必操習技藝磨鍊筋骨困知勉行操心危慮而後可以增智慧而長才識爲天下計則必已饑已溺一夫不獲引爲余辜大禹之周乘四載過門不入墨子之摩頂放踵以利天下皆極儉以奉身而極勤以救民故荀子好稱孟子墨翟之行以其勤勞也軍興以來每見人有一材一技能耐艱苦者無不見用於人見稱於時其絕無材技不慣作勞者皆唾棄於時飢寒就弊故勤則壽逸則夭勤則有材

而見用逸則無能而見棄勤則博施濟民而神祇飲仰逸則無補於人而神鬼不歆是故君子欲為人神所憑依莫大於習勞也

閱范文正公尺牘中有云千古聖賢不能免生死不能管後事一身從無中來卻從無中去誰是親疎誰是主宰既無奈何即放心逍遙任意往來如此了斷既心氣漸順五臟亦和藥方有效食方有味也祇如安樂人忽有憂事便喫食不下何況久病更憂生死更憂身後乃在大怖中飲食安可得下請寬心將息云云乃勸其中舍三哥之帖余近日多憂多慮正宜讀此一段日內因目病寸心憂灼迄無寬舒之時以是病愈難減總由少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九 五

壯不能努力老來悔憾甚多致心境愁悶異常耳

自二月杪右目失明至四十餘日不敢治事每日暇逸愧悔身閒而心亂蓋生平之一無所養甚矣

黃靜軒勸我靜坐凝神以目光凝視丹田因舉四語要訣曰但凝空心不凝住心但滅動心不滅照心又稱二語曰未死先學死有生即殺生有生謂妄念初生殺生謂立子錘除也又謂此與孟子勿忘勿助之功相通吾謂與朱子致中和一節之法亦相通

自省目病之源在肝肝病之源則由於伎心名心不能克盡之故因在室中反復自訟

近來每苦心緒鬱悶毫無生機因思尋樂約有三端勤勞而後憩息一樂也至淡以消伎心二樂也讀書聲出金石三樂也一樂是咸豐八年所曾有志行之載於日記者二樂則近日搜求病根迄未拔去者必須於未死之前拔除淨盡乃稍安耳

養生之道視息眠食四字最為要緊息必歸海視必垂簾食必淡節眠必虛恬歸海謂滅息於丹田氣海也垂簾謂半視不全開不苦用也虛謂心虛而無營腹虛而不滯也謹守此四者雖無醫藥丹訣而足以卻病矣

偶作聯語以自箴云禽裏還人靜由敬出死中求活淡極樂生一本孟子夜氣章之意一本論語疏水曲肱章之意以絕去枯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九 五

亡營擾之私

近年焦慮過多無一日遊於坦蕩之天總由於名心太切俗見太重二端名心切故於學問無成德行未立不勝其愧餒俗見重故於家人之疾病子孫及兄弟子孫之有無強弱賢否不勝其榮擾用是憂慚踟躕如繭自縛今欲去此二病須在一淡字上著意不特富貴功名及身家之順逆子孫之旺否悉由天定即學問德行之成立與否亦大半關乎天事一概淡而忘之庶此心稍得自在

余前有信寄筠仙云近世進官無如余之荒陋者頃筠仙信力雪此語之誣余自知甚明豈有誣乎

將周易之象及常用之字分爲條類別而錄之庶幾取象於天文地理取象於身於物者一目了然少年不學老年始爲此蹇淺之舉抑何陋也

前曾以四語自儆曰慎獨則心安主敬則身強求仁則人說習勞則神欽近日又添四語曰內訟以去惡曰日新以希天曰宏獎以育才曰貞勝以禦難與前此四語互相表裏而下手工夫各有切要之處不知垂老尙能實踐一二否

古來聖哲胸懷極廣而可達天德者約有數端如篤恭修己而生睿智程子之說也至誠感神而致前知子思之訓也安貧樂道而潤身粹面孔顏曾孟之旨也觀物閒吟而意適神怡陶白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九

五

蘇陸之趣也自恨少壯不知努力老年常多悔懼於古人心境不能領取一二反復尋思歎喟無已以上日記

求闕齋弟子記卷十九

求闕齋弟子記卷二十

志操下

東湖王定安纂

咸豐九年公在安慶軍次輯古今聖哲三十二人圖其像而自爲記曰國藩志學不早中歲側身朝列竊窺編稍涉先聖昔賢魁儒長者之緒驚緩多病百無一成軍旅馳驅益以蕪廢喪亂未平而吾年將五十矣往者吾讀班固藝文志及馬氏經籍考見其所列書目叢雜很多作者姓氏至於不可勝數或昭昭如日月或湮沒而無聞及爲文淵閣直閣校理每歲二月侍從宣宗皇帝入閣得觀四庫全書其富過於前代所藏遠甚而存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

一

目之書數十萬卷尚不在此列嗚呼何其多也雖有生知之姿累世不能竟其業况其下焉者乎故書籍之浩浩著述者之衆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盡飲也要在慎擇焉而已余既自度其不逮乃擇古今聖哲三十餘人命兒子紀澤圖其遺像都爲一卷藏之家塾後嗣有志讀書取足於此不必廣心博覽而斯文之傳莫大乎是矣昔在漢世若武梁祠魯靈光殿皆圖畫偉人事蹟而列女傳亦爲畫像感發興起由來已舊習其器矣進而索其神通其微合其莫心誠求之仁遠乎哉

堯舜禹湯史臣記言而已至文王拘囚始立文字演周易周孔代典六經炳著斯道備矣秦漢以來孟子蓋與莊荀並稱至唐

韓氏獨尊異之而宋之賢者以為可躋之尼山之次崇其書以配論語後之論者莫之能易也茲以圖於三聖人後云 左氏傳經多述二周典制而好稱奇引誕文辭爛然浮於質矣太史公稱莊子之書皆寓言吾觀子長所為史記寓言亦十之六七班氏因識孤懷不逮子長遠甚然經世之典六藝之旨文字之源流幽明之情狀燦然大備豈與夫斗筭者爭得失於先生之前姊妹而自悅者哉 諸葛公當擾攘之世被服儒者從容中道陸敬輿事多疑之主馭難馴之將燭之以至明將之以至誠譬若馭駑馬登峻坡縱橫險阻而不失其馳何其神也范希文司馬君實遺時差隆然堅卓誠信各有孤詣以道自持蔚成風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一

二

俗意量亦甚遠矣昔劉向稱董仲舒王佐之才伊呂無以加管晏之屬殆不能及而劉歆以為董子師友所漸曾不能幾乎游夏以余觀四賢者雖未逮乎伊呂固將賢於董子今以類圖之情乎不能如劉向父子而論定耳 自朱子表章周子二程子張子以為上接孔孟之傳後世君相師儒篤守其說莫之或易乾隆中閔儒輩起訓詁博辨度越昔賢別立徽志號曰漢學廣有宋五子之術以為不得獨尊而篤信五子者亦屏棄漢學以為破碎害道斷斷焉而未有己吾觀五子立言其大者多合於洙泗何可議也其訓釋諸經小有不當固當取近世經說以輔翼之又可屏棄羣言以自隘乎斯二者亦俱譏焉 西漢文章

如相如子雲之雄偉此天地道勁之氣得於陽與剛之美者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劉向匡衡之淵懿此天地溫厚之氣得於陰與柔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仁氣也東漢以還淹雅無慚於古而風骨少曠矣韓柳有作盡取揚馬之雄奇萬變而納之於薄物細故之中豈不詭哉歐陽氏曾氏皆法韓公而體質與匡劉為近文章之變莫可窮詰要之不出此二途雖百世可知也

余鈔古今詩自魏晉至 國朝得十八家蓋詩之為道廣矣嗜好趨向各視其性之所近猶庶羞百味羅列鼎俎但取適吾口者嗜之得飽而已必窮盡天下之嘉肴拜嘗而後供一饌是大惑也必強天下之舌盡效吾之所嗜是大愚也莊子有言大惑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二

三

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余於十八家中又篤守失囚人者焉唐之李杜宋之蘇黃好之者十而七八非之者亦且二三余懼蹈莊子不解不靈之譏則取足於是終身焉已耳 司馬子長網羅舊聞貫串三古而八書頗病其畧班氏志較詳矣而斷代為書無以觀其會通欲周覽經世之大法必自杜氏通典始矣馬端臨通考杜氏伯仲之間鄭志非其倫也百年以來學者講求形聲故訓專治說文多宗許鄭少談杜馬吾以許鄭考先王制作之源杜馬辨後世因革之要其於實事求是一也故竝圖焉 先王之道所為脩己治人經緯萬彙者何歸乎亦曰禮而已矣秦焚書籍漢代諸儒之所掇拾鄭康成之所以卓絕

皆以禮也杜君卿通典言禮者十居其六其識已跨越八代矣
有宋張子朱子之所討論馬貴與王伯厚之所纂輯莫不以禮
為兢兢我朝學者以顧亭林氏為宗國史儒林傳哀然冠
首吾讀其書言及禮俗教化則毅然有守先待後舍我其誰之
志何其壯也厥後張蔭桓作中庸論及江慎修戴東原輩尤以
禮為先務而秦尚書蕙田遂纂五禮通考舉天下古今幽明萬
事而一經之以禮可謂體大而思精矣吾圖書國朝先正遺
像首顧先生次秦文恭公亦豈無微旨哉桐城姚鼐姬傳高郵
王念孫懷祖其學皆不純於禮然姚先生持論宏通國藩之粗
解文章由姚先生啟之也王氏父子集小學之大成實乎不可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

四

幾已故以殿焉姚先生言學問之道有三曰義理曰詞章曰
考據戴東原氏亦以為言如文周孔孟之聖左莊馬班之才誠
不可以一方體論矣至若葛陸范馬在聖門則以德行為兼政
事也周程張朱在聖門則德行之科也皆義理也韓柳歐曾李
杜蘇黃在聖門則文學之科也所謂詞章也許鄭杜馬顧秦姚
王在聖門則文學之科也顧秦於杜馬為近姚王於鄭許為近
皆考據也此三十三子者師其一入讀其一書終身用之而不
能盡若又有陋於此而求益於外譬若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則
以一井為隘而必廣掘數十百井身老力疲而卒無見泉之一
日其庸有當乎自浮屠氏言因果禍福而為善獲報之說深

中於人心率固而不可破士方其佔畢呶嚅則期報於科第祿
仕或少讀古書窺著作之林則責報於遐邇之譽後世之名纂
述未及終編冀得一二有力者之口騰播人之耳以償吾勞
也朝耕而暮獲一施而十報譬若沽酒市脯喧聒以責之貸者
又取倍稱之息焉利祿之不遂則僥倖於後世不可知之名甚
者至謂孔子生不得位而俎豆之報隆於堯舜鬱鬱者以相證
慰何其陋歟今夫三家之市利析錙銖或百錢逋負怨及子孫
若通關貿易環貨山積動逾千金則百錢之有無有不暇計較
者矣富商大賈黃金百萬公私流行則數十百緡之費有不暇
計較者矣均是人也所操者大猶不暇計其小者况天之所操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

五

尤大而於世人豪末之善口耳分寸之學而一一謀所以報之
不亦勞乎商賈之貨殖同趨時同而或贏或絀射策者之所業
同而或中或罷為學者書之深淺同而或傳或否或名或不名
亦皆有命焉非可強而幾也古之君子無日不憂無日不樂道
之不明已之不免為鄉人一息之或懈憂也居易以俟命下學
而上達仰不愧而俯不怍樂也自文王周孔三聖人以下至於
王氏莫不憂以終身樂以終身無所為所無所為報已則自晦
何有於名惟莊周司馬遷柳宗元三人者傷懷不遇怨怍形於
簡冊其於聖賢自得之樂稍違異矣然彼自惜不世之才非夫
無賢而汲汲時名者比也苟汲汲於名則去三十三子也遠矣

道燕晉而南其轅其於術不益疎哉

銘曰文周孔孟班馬左莊葛陸范馬周程朱張韓柳歐曾李
杜蘇黃許鄭杜馬顧秦姚王三十三人俎豆馨香臨之在上
質之在旁

自秦氏燔羣籍教澤蕩然漢武帝始立五經於學官使諸生各
崇本師置博士舉明經而聖學乃絕而復續明太祖以制藝取
士並立程朱之義使天下翕然尊尚而聖賢之精蘊始炤灼於
幽明二君者蓋見夫學校之不可復故定為功令使人以此為
祿利之途而陰以崇儒術而闡大義由今言之明聖道於煨燼
之餘而炳若日星表宋儒之精理使僻陋下土皆得聞道者不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

六

得不歸功於二君然使人人以詩書為干澤之具緣飾經術而
蕩棄廉耻者又未始非二君有以啟之也今世之士自束髮受
書即以干祿為鵠倘焉恐不媚悅於主司得矣又挾其術以
釣譽而徵福祿利無盡境則千人無窮期下以此求上以此應
學者以此學教者以此教所從來久矣百步之矢視其所發差
若毫釐謬以千里振古君子多途未有不自干人始者也
今夫山終古常峙海終古常流其盛大而生物不測由其不貳
不貳故不息不息故久夫人也亦若是焉矣守其樸者完其素
勞其力者貞而固戶樞不敝磨鐵不蝕胥是道也
天道五十年一變國之運數從之惟家亦然當其隆時不勞而

坐獲及其替也憂危拮据而無所補救類非人力所為者
古無生日之禮顏氏家訓稱江南風俗是日有供頓聲樂蓋此
禮起於齊梁之間後世自貴遠賤無不崇飾開筵稱壽習以為
典

道微俗薄舉世方尚中庸之說聞激烈之行則訾其過中或以
罔濟尼之其果不濟則大快奸者之口夫忠臣孝子豈必一一
求有濟哉勢窮計迫義不反顧效死而已矣其濟天也不濟於
吾心無憾焉耳

小學三卷世傳朱子輯觀朱子癸卯與劉子澄書則是編子澄
所詮次也其義例不無可訾然古聖立教之義蒙養之規差具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 七

於是益先王之治人尤重於品節其自能言以後凡夫灑掃應
對飲食衣服無不示以儀則因其本而利道節其性而不使縱
規矩方圓之至也既已因其筋骸劑其血氣則禮義之器蓋由
之矣特未知焉耳十五而入太學乃進之以格物行之而著焉
習矣而察焉因其已明而擴焉故達也班固藝文志所載小學
類皆訓詁文字之書後代史氏率仍其義幼儀之繁闕焉不講
三代以下舍估畢之外乃別無所謂學則訓詁文字要矣若揆
古者三物之教則訓詁文字亦猶其次焉者乎仲尼曰行有餘
力則以學文繪事後素不其然哉
先王之道不明士大夫相與為一切苟且之計往往陷於大戾

而僚友無出片言相質確者而其人自視恬然可幸無過且以仲尼之賢猶待學易以寡過而今日無過欺人乎自欺乎自知有過而因護一時之失展轉益蔽至蹈滔天之姦而不悔斯則小人之不可近者已爲人友而隱忍和同長人之惡是又諸臣媚子之亞也

國藩讀易至臨而喟然嘆曰剛侵而長矣至於八月有凶消亦不久也可畏也哉天地之氣陽至矣則聚而生陰陰至矣則進而生陽一損一益者自然之理也物生而有嗜慾好盈而惡闕是故體安車駕則金輿錦衛不足於乘曰辨五色則黼黻文章不足於服由是八音繁會不足於耳庶羞珍膳不足於味窮巷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

八

輿扁之夫驟磨金紫物以移其體習以蕩其志向所撻撻而不得者漸乃厭鄙而不屑御旁觀者以爲固然不足訾議故曰位不期驕祿不期侈彼爲象箸必爲玉杯積漸之勢然也而好奇之士巧取曲營不逐取之所爭獨汲汲於所謂名者道不同不相爲謀或貴富以飽其欲或聲譽以厭其情其於志盈一也夫名者先王所以驅一世於軌物也中人以下蹈道不實於是爵祿以顯馭之名以陰驅之使之踐其迹不必明其意若君子人者深知夫道德之義方思名之既加則得於內者曰浮將耻之矣而淺者譁然驚之不亦悲乎國藩不肖備員東宮之末世之所謂清秩家承餘蔭自王父母以下竝康強安順孟子稱父母

俱存兄弟無故抑又過之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不

協於極不罹於咎女則錫之福若國藩者無爲無猷而多罹於咎而或錫之福所謂不稱其服者歟於是名其所居曰求闕齋凡外至之榮耳目百體之嗜皆使留其缺陷禮主減而樂主盈樂不可極以禮節之庶以制吾性焉防吾淫焉若夫令問廣譽尤造物所靳子者實至而歸之所取已貪矣况以無實者獲之行非聖人而有完名者殆不能無所矜飾於其間也吾亦將守吾闕者焉

古者大功同財自秦人子壯出分後世沿以爲俗兄弟有視如塗人者矣而爲之婦者伺其夫之旨而加刺焉片語之隙荆棘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

九

叢生累世不能泯其嫌夫一木之枝或榮或悴常也而常人之情觀他人之榮則以爲分隔於己無與觀兄弟之榮以其切近則相妬相妬則爭而榮者之視悴者漠然而疏望望焉若將免己蓋三物之教不行而俗之偷也久矣

夫忠孝者每事而述之則日不勝要惟行吾心之不得已者斯可矣民之初蓋有不忍於其所生先王制爲事親之禮溫膏而定省疾則嘗藥諫則號泣因人之情而爲文達之其於事君也亦然父母者育我天者先父母而生我君者後天而成我者也有不忍忘本於父母者而後愛身以及子姓有不忍忘本於天者而後愛吾君以及人民庶物故入而供弟子之職出而力王

家勤民事非直好爲觀美內有所激發不得已而爲之者也先王之教既熄人不能自道於道乃始慕名號而從事其中則漠無所動滯澁以養親而非必中有所愛踧踖以覲君而非必中有所敬及其居官朝令曰編保甲夕令曰興水利復常平擇名號尤美者而張之漫不省其所以然外之標識如彼內之墮壞如此故名目者所以喪人之良心而墮凡事也仲尼曰人而不仁如禮何言本心既亡不堪以文爲塗附之也賢者思以易之獨宜求諸心之不得已者耳

聖人者其智足以周知庶物其才能時措而咸宜然不敢縱心以自用必求權度而絜之以舜之濬哲猶且好問好察周公思求闕齋弟子記 卷一十 十

有不合則夜以繼日孔子聖之盛也而有事乎好古敏求顏淵孟子之賢亦曰博文曰集義蓋欲完吾性分之一源則當明凡物萬殊之等欲悉萬殊之等則莫若卽物而窮理卽物窮理云者古昔賢聖共由之軌非朱子一家之創解也自陸象山氏以本心爲訓而明之餘姚王氏乃頗遙承其緒其說主於良知謂吾心自有天則不當支離而求諸事物夫天則誠是也目巧所至不繼之以規矩準繩遂可據乎且以舜周公孔子顏孟之知如彼而猶好問好察夜以繼日好古敏求博文而集義之勤如此况以中人之質而重物欲之累而謂念念不過乎則其能無少誣耶自是以後沿其流者百輩間有豪傑之士思有以救其

偏變一說則生一蔽高景逸顧涇陽氏之學以靜坐爲主所重仍在知覺此變而蔽者也近世乾嘉之間諸儒務爲浩博惠定宇戴東原之流鈎研詰訓本河間獻王實事求是之旨薄宋賢爲空疏夫所謂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實事求理非卽朱子所稱卽物求理者乎名目自高詆毀日月亦變而蔽者也別有顏習齋李恕谷氏之學忍嗜欲苦筋骨力勤於見迹等於許行之並耕病宋儒爲無用又一蔽也由前之一蔽排王氏而不塞其源是五十步笑百步之類矣由後之二蔽矯王氏而過於正是因噎廢食之類矣我朝崇儒一道正學翕興平湖陸子桐鄉張子闕該辭而反經確乎其不可拔陸桴亭顧亭林之徒博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 十一 大精微體用兼該其他巨公碩學項領皆望二百年來大小醇疵區以別矣

古者道一化行自卿大夫之弟子與凡民之秀皆上之人置師以教之於鄉有州長黨正之傳於國有師氏保氏天子既兼君師之任其所擇大抵皆道藝兩優教尊而禮嚴弟子摳衣趨隅進退必慎內以有所憚而生其敬外緝業以興其材故曰師道立而善人多此之謂也周衰教澤不下流仲尼千諸侯不見用退而講學於洙泗之間從之遊者如市師門之盛振古無儔然自是人倫之中別有所謂先生徒衆者非長民者所得與聞矣仲尼既沒徒人分布四方轉相流衍吾家宗聖公傳之子思孟

子號爲正宗其他或離道而專趨於藝商墮受易於野臂子弓五傳而爲漢之田何子夏之詩五傳而至孫卿其後爲魯申培左氏受春秋八傳而至張蒼是以兩漢經生各有淵源源遠流歧所得漸纖道亦少裂焉有宋程子朱子出紹孔氏之絕學門徒之繁僂於鄒魯反之躬行實踐以究羣經要旨博求萬物之理以尊聞而行知數百千人粲乎彬彬故言藝則漢師爲勤言道則宋師爲大其說允己元明及我朝之初流風未墜每一先生出則有徒黨景附雖不必束脩自上亦循循罔坐應唯敬對若金許薛胡陸稼書張念芝之儔論乎其德則聞然諷乎其言則犁然而當理考乎其從遊之徒則踐規蹈矩儀型鄉國蓋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

三

先王之教澤得以僅僅不斬頑夫得以有所忌而發其廉耻者未始非諸先生講學與羣從附和之力也詩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誠珍之也今之世自鄉試禮部試舉主而外無復所謂師者閒有一二高才之士鉤稽故訓動稱漢京聞老成倡爲義理之學者則罵譏唾侮後生欲從事於此進無師友之援退犯萬眾之嘲亦遂卻焉

士之脩德砥行求安於心而已無欲而爲善無畏而不爲不善者此聖賢之徒中有所得而不惑者也自中智以下不自能完其性之分大抵不勤不趨不懲不改聖人者因而導之以禍福之故如此則吉不如此則凶咎使賢者由勉以幾安愚者懼罰

而寡罪故易稱餘殃書戒惠逆影響先王所以利民其術至已自秦氏以力爭得天下踵其後者率小役大弱詞彊強橫之氣充塞而聖哲與奸宄同流轉於氣數之中或且理不勝氣善者不必福而不善者不必抵於禍於是浮屠氏者乃乘其間而爲輪迴因果之說其說雖極惡之人立悔則有莫大之善其不悛者雖死而有莫酷之刑民樂懺悔之易而痛其不經見之慘虐故懼而改行十四五焉今天水無不下也而酌突泉激而上升火無不然也而鹽井遇物不焚燭至則滅彼其變也戾氣感而祥降順氣感而災生亦其變也君子之言福善禍淫猶稱水下火然也道其常者而已常者既立雖有百變不足以窮吾之說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

三

是故從乎天地之通禮言之則吾儒之言不敵而浮屠爲妄從乎後世之事變人心言之則浮屠營世之心與吾儒畧同亦未可厚貶而概以不然屏之者也

往余讀韓退之符讀書城南詩私怪彼不以聖賢之道教子而誘之以公卿祿位何其陋也既伏思之古今之所以設科取士何爲也哉豈不欲得明先王忠孝之道而力行之者與之共天位乎道莫備於羣經故漢唐重明經之選而明及我朝皆以經義試士操其文以券其行庶幾忠孝之彥或出乎此是上之人法固未嘗不良而意固未嘗不美卽爲人父母者冀其子以文行上達於朝廷斯亦天理人情之至然則退之之志其亦未

可深譏矣

桐鄉張考夫之與則有凌渝安何商隱沈石長諸子爲之附太倉陸道威先生之起則有盛聖傳陳確菴江藥園諸子爲之與二先生之爲道至寂寞也而諸子者相從於大業元音之際殆於遞世不見稱而不怨彼各有其志爾

竊嘗維人之所以久視於世大端有二一者所踐甚厚居能移氣傳所稱取精多用物宏亦自足延厯歲月彼得之天焉者也一者履孝蹈友至行純備其精力不使散於亡等之欲其惠氣所迓亦自以貞於永久此古守身之君子所從事者也外是二者則滔滔凡民天下皆是質焉以生惰焉以長積日既多亦不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一 古

得不謂之修齡要之無謨焉耳

聖人之異乎衆人者安在乎耳目口鼻心知百體皆得其職而已矣天之生夫人也耳職聽而目職視口體職言動心職思非所聽而濫焉非所視而淫焉於官爲不法可以視窮者而吾弗能盡焉可以聽達者而吾弗能盡焉於官爲不稱其於口體心思亦然不稱者才絀不法者知而好之罪又甚焉聖人者不軌不耳不度不目其自一室之米鹽推而極於天下之大鬼神之幽離於人倫殺於萬事凡視聽所宜晰無不晰凡言動所宜審無不審凡心思所宜條理無不條而理之使夫一身得職而天地萬物各安其分以位以育以效吾之官司所謂踐形者也周

公之所以爲周公孔子之所以爲孔子其不以此也哉今之君子之爲學者吾惑焉耳無真受衆耳之所傾亦傾之目無真悅衆目之所注亦注之奸視而回聽言不道而動不端無過而非焉者曹好所在而不之趨焉則不相資異矣爲考據之說者曰古之人古之人如此則幾彼則否否爲詞章之說者曰古之人古之人如此則幾彼則否起一強有力之手口羣數十百人蟻而附之朝記而暮誦課述而責音竭己之耳目心思以承奉人之意氣曾不數紀風會一變蕩然漸滅又將有他說者出爲羣意氣之所會則又焦神悴力而趨之鈞是五官百骸也不踐聖人之形而逐衆人之好疲一世以奔命於庸夫之毀譽竟死而不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一 古

悔可謂大愚不靈者也

人情多溺於所同而蔽其所不見與野人道廊廟繆絃則茫然而駭與世祿之子道米鹽艱苦之事則倦而思卧嘗讀孝經竊歎仲尼所稱之孝與今之爲人子者之從事則不侔矣其言自天子以至庶人其爲道各不同蓋古者諸侯世國大夫世家士之子恆爲士農之子恆爲農貴有常尊賤有定等是以人各安其分而事其親而無敢妄干後世以制科爵人或布衣巨暮而至公卿於是人子或思以祿仕尊其親而父母亦惟恐其子終身庶人而亟望其進取徵幸躁競之徒皆得藉口於榮親之說此今之言孝與古之道異者一矣經又曰立身行

道顯名於後世古之所謂名者有孝悌之實達乎州巷播乎上下稱其內行無虧焉爾後世輕德術而右文藝雖有曾閔之徒不敵帖括之工之馳譽速也一藝之能一文之善至薄也而國人稱頌父母亦嘉許焉否則聞譽不著父母不忻此今之言孝與古之言孝異者二矣居今之日而悖俗從古不藉祿與名而悅其親者雖賢者有所不能賢者之異於眾人獨能於祿與名之外別敦古人之至行以自力於門以內而已

程子有言科舉之學不思妨功但思奪志蓋學者之始業於制舉之文也未嘗不稽經辨義求肖於聖人之言以得有司之一當猶射者之在鵠無惡於君子也其後薰心仕宦外以印綬慶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

六

其心目內習一切苟得之術挾寸餌以釣巨魚既得則并其綸竿而棄之曩時稽經辨義之志乃大為纍纍若若者之所奪先儒所用為慨然也

人情莫不耽逸而惡勞饜富貴而羞貧賤至學道之君子不然或忍讓甘東甕於原顏而其中坦然有以自愉或我冠曳綬呵前衛後而憂思展轉若旦夕不能自安者彼各有其志也南面而君一邑息動而雷震頤指而風行僕從一怒百姓重足識者固當自惕不當自意

試之以富貴貧賤而漫然不加喜戚臨之以大憂大辱而不易其常器之謂也智足以析天下之微茫明足以破一隅之固執

之謂也

聖人之道如此其大也而歷世令辟與知言之君子必奉程朱氏為歸豈私好相承以然哉彼其躬行良不可及而其釋經之書合乎天下之公而近於仲尼之本旨者亦且獨多誠不能違人心之同然遽易一說以排之也自乾隆中葉以來世有所謂漢學云者起自一二博聞之士稽核名物頗拾先賢之遺而補其闕久之風氣日微學者漸以非毀宋儒為能至取孔孟書中心性仁義之字一切變更舊訓以與朱子相攻難附和者既不察而矯之者惡其恣睢因竝蔑其稽核之長而授人以詬病之柄皆有識者所深憫也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

七

天之生賢人也大抵以剛直葆其本貞其回枉柔靡者常滑其自然之性而無以全其純固之天即幸而苟延精理已銷恆幹僅存君子謂之免焉而已國藩嘗采輯 國朝諸儒言行本末若孫夏峰顧亭林黃梨洲王而農梅勿庵之徒皆碩德貞隱年登耄耋而皆秉剛直之性寸衷之所執萬夫非之而不可動三光晦五岳震而不可奪故常全其至健之質躋之大壽而神不衰不似世俗孱懦豎子依違濡染偷為一切不可久長者也自秦漢以來迄於今日達官貴人何可勝數當其高據勢要雍容進止自以為材智加人萬萬及夫身沒觀之彼與當日之厮役賤卒污行賈監營營而生草草而死者無以異也而其間又

有功業文學獵取浮名者自以爲材智過人萬萬及夫身沒觀之彼與當日之廝役賤卒污行賈豎營營而生草草而死者亦無以異也然則今日之處高位而獲浮名者自謂辭晦而居顯光氣足以自振矣曾不知其與眼前之廝役賤卒污行賈豎之營營者行將同歸於澌盡而毫毛無以少異豈不哀哉

嘉道之際學者承乾隆季年之流風襲爲一種破碎之學辨物析名梳文櫛字刺經典一二字解說或至數千萬言繁稱雜引遊行而不得所歸張已代物專抵古人之隙或取孔孟中心性仁義之文一切變更故訓而別創一義羣流附和堅不可易有宋諸儒周程張朱之書爲世大誦聞有涉於其說者則舉世相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

六

與笑譏唾辱以爲彼博聞之不能亦逃之性理空虛之域以自蓋其鄙陋不肖者而已矣

往余讀史忠正公集見其乙酉四月十九日遺書五通又廿一日絕筆一紙其言至深痛不可終讀蓋視楊忠愍公獄中家書猶或過之乾隆四十二年我高宗皇帝命摹刻史公絕筆於揚州梅花嶺祠壁而楊公手書亦於邇歲摹刻於京師松筠菴祠中忠臣志士或鬱屈於一時其精光終將大顯於世不可得而闕也門人潘生伯寅頃以周忠介被逮時手札視余乃與前楊後史若出一轍雖號爲三仁殆無愧色世多疑明代誅鋤搢紳而怪後來氣節之盛以爲養士實厚使然余謂氣節者亦一

二賢臣倡之漸乃成爲風會不盡關國家養士之薄厚也當忠介吳中就逮之時其駢首殉難之五人者顏佩韋等皆市人周文元則輿隸耳彼豈嘗邀朝廷一日之參養而且慷慨赴義如彼况乎士大夫有獨常風教之責者哉

君子之言也平則致和激則召爭辭氣之輕重積久則移易世風黨仇訟爭而不知所止曩者良知之說誠非無蔽必謂其曠晚明之禍則少過矣近者漢學之說誠非無蔽必謂其致粵賊之亂則少過矣芻論所考諸大政蓋與顧氏江氏秦氏之旨爲近彼數子者固漢學所奉以爲歸者也而芝房首篇談之已甚其果有剖及毫釐千里者耶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

九

天之生是人也上智者不常下愚者亦不常擾擾萬眾大率皆中材耳中材者導之東而東導之西而西習於善而善習於惡而惡其始瞠焉無所知識未幾而騁者欲逐取好漸貫而成自然由一二人以達於通都漸流漸廣而成風俗風之爲物控之若無有儲之若易靡及其既成發大木拔大屋一動而萬里應窮天人之力而莫之能禦先王鑒於此欲民生蚤慎所習於是設爲學校以教之琴瑟鼓鐘以習其耳俎豆登降以習其目詩書諷誦以習其口射御投壺以習其筋力書升以作其能而刻遂以作其耻故其高材則道足濟天下而智周萬彙其次亦不失爲圭璧自飭之士

千秋者人與人相續而成焉者也惟眾人甘與草木者伍腐而腐耳自稍有智識即不能無冀於不朽之名智尤大者所冀尤遠焉人能宏道無如命何或碌碌而有聲或瘠材而蒙詬或善惡同時同位同而顯晦迥別或覃思孤詣而終古無人省錄彼各有幸有不幸於來者何與

昔仲尼好語求仁而雅言執禮孟氏亦仁禮並稱蓋聖王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爭內之莫大於仁外之莫急於禮自孔孟在時老莊已鄙棄禮教楊墨之旨不同而同於賊仁厥後眾流歧出載籍焚燒微言中絕人紀素焉漢儒掇拾遺經小戴氏乃作記存禮於什一又千餘年宋儒遠承陸緒橫渠張子乃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

三

作正蒙以討論為仁之方船山先生注正蒙數萬言注禮記數十萬言幽以究民物之同原顯以綱維萬事弭世亂於未形其於古昔明體達用盈科後進之旨往往近之

君子慎度身世信諸心則蒙大難決大計而不懼未信諸心則雖坦途而不肯輕試

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誠為天下倡世之亂也上下繼於亡等之欲姦偽相吞變詐相角自圖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難避害曾不肯捐絲粟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誠者起而矯之克己而愛人去偽而崇拙躬履諸艱而不責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遠遊之還鄉而無所顧悖由是眾人效其所為亦皆以苟活為羞以

避事為耻嗚呼吾鄉數君子所以鼓舞羣倫歷九州而載大亂非拙且誠者之效與

先王之制禮也人人納於軌範之中自其弱齒已立制防滯墮沃盥有常儀羹食殺載有定位綏纓紳佩有恆度既長則教之冠禮以責成人之道教之昏禮以明厚別之義教之喪禮以篤終而報本其出而應世則有士相見以講讓朝覲以勸忠其在職則有三物以興賢八政以防淫其深遠者則教之樂舞以養和順之氣備文武之容教之大學以達於本末始終之序治國平天下之術教之中庸以盡性而達天故其材之成則足以輔世長民其次亦循循繩矩三代之士無或敢遁於奇誕者人無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

三

不出於學學無不衷於禮也老子之初固亦精於禮經孔子告曾子子夏述老聃言禮之說至矣其後惡末世之苛細逐華而存本跡自然之和於是矯枉過正至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蓋亦有所激而云然耳

天可補海可填南山可移日月既往不可復追其過如駟其去如矢雖有大智神勇莫可誰何夸父之追魯陽之揮戈陶士行之惜陰有以哉以上文集

桑梓干戈之後自指紳先生下逮廝役走卒皆宜有休惕創痛之意以懲前而述後若仍酣歌恆舞事過忘憂漫無悔禍之意而各逞無等之欲則此間之亂萌尚恐未能遠息

集思廣益本非易事而施之於會城之內尤易為人欺蔽然因此而盡廢吐握之風則又不可要當內持定見而六穆在手外廣延納而萬流赴壑乃為盡善

今日百廢莫舉千瘡並潰無可收拾獨賴此精忠耿耿之寸衷與斯民相對於骨嶽血淵之中冀其塞絕橫流之人欲以挽回厥亂之天心庶幾萬有一補不然但就局勢而論之則滔滔者吾不知其所底也

敬恕二字細加體認實覺刻不可離敬則心存而不放恕則不蔽於私孟子之所謂推所謂達所謂擴充指示至為切近中庸之十三章論語之告子責告仲弓皆以恕字為開宗要義大抵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

三

接人處事於見得他人極不是之際能設身易地以處則意氣頓平故恕字為求仁極捷之徑敬是平日涵養之道恕是臨時應事之道致知則所以講求此敬講求此恕者也鄧君來書以意氣意見為累而以局中人作局外想鄙意作局外想猶訟者設身而處詞證之地若聖門所謂恕者能近取譬是原告設身而處被告之地竊謂意見意氣亦惟逼恕者足以平之忍字因字當奉以從事忍字有功可致因字無迹可求來書謂人情外之天理畢竟非真天理恐有語病如和姦人情也逼姦亦人情也家法禁和姦王法禁逼姦皆人情也然則為家長者概不禁和姦為官長者概不禁逼姦可乎

高明平實二義張楊園先生嘗言之矣大抵莅事以明字為第一要義明有二曰高明日精明同一境而登山者獨見其遠乘城者獨覺其曠此高明之說也同一物而臆度者不如權衡之審目巧者不如尺度之確此精明之說也凡高明者欲降心抑志以遠趨於平實頗不易易若能事事求精輕重長短一絲不差則漸實矣能實則漸平矣

竊觀自古大亂之世必先變亂是非而後政治顛倒災害從之屈平之所以憤激沈身而不悔者亦以當日是非淆亂為至痛故曰蘭芷變而不芳荃蕙化而為茅又曰固時俗之從流又孰能無變化傷是非之日移日湮而幾不能自主也後世如漢晉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

三

唐宋之末造亦由朝廷之是非先紊而後小人得志君子有皇無依之象推而至於一省之中一軍之內亦必其是非不詭於正而後其政績少有可觀賞罰之任視乎權位有得行有不德行至於維持是非之公則吾輩皆有不可辭之任顧亭林先生所稱四夫與有責焉者也
近狀他無所苦惟目疾日深鐙下不復能作字三河之變尤用槍懷早歲有志箸述自馳驅戎馬此念久廢亦不敢遂置詩書於不問也每日稍閑則取班馬韓歐諸家文舊日所酷好者一溫習之用此以養吾心而凝吾神
不能決不能放手是我近日弊病昌黎所謂中朝大官老於事

詎肯感激徒媿媿吾非大官亦漸老於事鋒鏑鈍矣

軍家之一勝一敗其炎涼意態往往出素所親愛之人若更事稍多亦自覺見慣不驚故須恢宏大度無過悶損以待事機之轉

馮樹堂來書箴以不誠不敬之弊敢不銘佩惟頻年鬱結之懷紙墨難罄非少佐以談諧則滿腔秋意無復生機張籍昔以此規退之韓公亦以善戲不虐答之意城昨在此欲修皮壳全書次青亦有內作皮壳荒外作詩荒之謂亦可想雅謔之一端也每日講書或講周易折中或講通鑑折中之書該括萬理程傳尤極明顯通鑑雖太多難於看完然講一卷算一卷講一函算一函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

三

一函若得數年工夫講完亦未可知不完亦無礙也

凡看書只宜看一種一種未畢而另換一種則無恆之弊終無一成若同時並看數種更難有恆將來必不能看畢一種不可不戒

國藩昔年銳意討賊思慮頗專而事機未順援助過少拂亂之餘百務俱廢接人應事恆多怠慢公牘私書或未酬答坐是與時乖外動多齟齬此次再赴軍中銷除事求可功求成之宿見虛與委蛇絕去町畦無不復之緘容無不批之稟牘小物克勤酬應少周藉以稍息浮言而精力日耗目光眊昏平生於古文辭鑽研頗久差有徹帚之獲而眼之所觸手不能應心所欲爲

目不暇給自去冬至今曾作文七八篇罕稱意者

僊屏來書言趨時者博無識之喜損有道之真謹當書紳銘佩吾齒髮已老乃欲俛仰一效桔槔所謂未得國能徒失故步者也自宜仍守吾拙不妄悅人以副同志期待之厚

萬事無成四字是鄙人一生考語詠公安得攘而有之一入鄂境軍政庶政井井有法官紳印委多用正人優劣得所此豈無成者之所爲糜爛江漢整成箇斬新日月太和世界是多大事在詠公只算一筆外銷帳謙固美德太謙則占却它人地位特我輩指目者多須保得此後不大錯謬爲佳耳

安樂棄予世態之常詠公謂莫危於漸誠爲篤論然此時只當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

三

用老僧不見不聞法天下惟忘機可以消眾機惟懵懂可以戒不祥也

以勤儉敬信四字爲本而以擇交爲用無四字則凡事皆無根抵縱有才華亦浮榮耳不擇交則無觀摩規勸之益故須物色賢者明以爲友暗奉爲師乃借以約束身心之資也

迪公近日聲望鼎隆希菴名譽亦日增赫奕舍九弟比亦薄有名望鄙人在外毀譽互見然究係毀者少而譽者多清夜自思尙覺名浮於實十倍百倍也吾輩互相砥礪要當以聲聞過情爲切戒

吾輩讀書惟敬字恆字一端是徹始徹終工夫鄙人生平爲此

二字工夫至今老而無成深自悔恨故友人有下問者輒以已之所悔爲言勸人及時自勉大凡進德則持之以敬修業則貞之以恆

國藩從宦有年飽閱京洛風塵達官貴人優容養望與在下者軟熟和同之象蓋已稔知之而慣嘗之積不能平乃變而爲慷慨激烈軒爽骯髒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来不白不黑不痛不癢牢不可破之習而矯枉過正或不免流於意氣之偏以是屢蹈愆尤叢譏取戾而仁人君子固不當責以中庸之道且當憐其有所激而矯之之苦衷也

生平坐不敬無恆二事行年五十百無一成深自愧恨故近於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

三

知交門徒及姻戚子弟必以此二者相勉敬字惟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三語最爲切當僕待人處事向來多失之慢今老矣始改前失望諸賢及早勉之至於有恆二字尤不易言大抵看書與讀書須畫然分爲兩事看書宜多宜速不速則不能看畢是無恆也讀書宜精宜熟能熟而不能完是亦無恆也如閱八家文選卽須將全部看完如其中最好歐陽公之文卽將歐文鈔讀幾篇切不可將看與讀混爲一事尤不可因看之無味遂不看完致蹈無恆之弊

吳竹如來書引朱子所謂真正大英雄須從臨深履薄做出暨浩然之氣蓋斂然於規矩準繩不敢走作之中鄙人淺陋何足

語此惟閱歷日久險艱備嘗覺心目中規畫以爲高遠者畢竟手之所持足之所踐何嘗做得到三四分卽如本年正月十一奏請操練土馬隊募南勇騎北馬期佐黑龍江兵力之所不及今滿一歲而尙未成軍奏操一千而今僅三百卽此可見心志所規實不克踐推之齊家治身讀書之道何一不然故僕近不課功效之多寡但課每日之勤惰自揣此後更無可望但當守一勤字以終吾身而已至於千羊之裘非一腋可成大厦之成非一木可支今人心日非吏治日衰軍興十年而內外臣工楊厲悔禍者殆不多見縱有大力匡持尙恐狂瀾莫挽况如僕之碌碌乎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

三

革薄從忠鄙人夙懷此志特有天質本來之薄有外物激之使薄本來之薄革之已極不易激之使薄尤覺旋革旋萌毫無長進深以爲媿

國藩往歲亦常鬱鬱近來暫臻坦蕩緣閱歷日久見天下得失禍福毀譽是非皆有數存乎其間而非人力之所得與是以委心任運聽其自至

孝道莫大於收族處亂世莫大於睦鄰

鄙人才太薄精太憊而攘竊虛望深懼爲庾亮殷浩之續一半年內尙不能履江蘇境恐蘇人始而望繼而痛罵矣曰下是非得失須爭起手一著旣難免吳人遷延之議又恐上游三省皆

不穩固良用愧悚

僕於四月之杪奉 命承乏兩江菲才薄質本不足以有爲又值精力疲憊之後大局潰壞之秋深恐隕越詎知已羞所刻刻自揚者不敢惡直諫之言不敢懷偷安之念不敢妬忌賢能不敢排斥異己庶幾藉此微誠少補迂拙特是從軍日久資望彌深虛名彌盛舊交則散如落落之星新知或視如巖巖之石用是譽言日多正言日寡每一念及悚慌無地敢求常惠直言並賜危論如聞有用人不諱慎居心不光明之處尤當隨時指示無俾覆轍相尋

國藩才知本拙今精力憊甚忽而膺此重任大懼隕越爲天下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

天

笑爲鄉里羞請諸賢側聽清議如有顯然過失大拂輿情者即祈立刻飛緘詳示如其力不能改則徐圖之若此心則決不妄過而憚改也

僕以地方之任兼帶湘楚之兵事權歸一毫無掣肘之處若此外更有所加則菲才高位顛蹶必速譬力能負五十斤今已負任百斤如再強之以百斤不待久任疾驅已有立路之懼位愈高則譽言日增箴言日寡望愈重則責之者多恕之者少求治不可太速進兵不可過銳誠爲篤論初到皖南不特地方事件難遽著手即軍務亦難過問此間風氣與兩湖迥異欲求挽回之方難免更張之迹然目下必不輕言整頓二字

往在京師於諸閣老均不以爲然惡其不白不黑不痛不痒假額頰爲渾厚冒鄉愿爲中庸一遇真偽交爭之際輒先倡爲游言導爲邪論以陰排善類而自居老成持平之列吾輩正當力挽此習

吾輩均屬有志之士亦算得忍辱耐苦之士所差者且夫嘗思咬文嚼字之習氣未除一心想學戰一心又想讀書所謂梧鼠五技而窮也僕今痛改此弊兩月以來不開卷矣次青往年亦係看書時多料理營務時少其點名看操查膳子等事似俱未躬親此後應請親任之

方今天下大亂人人皆懷苟且之心出範圍之外無過而問焉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

天

者吾輩當自立準繩自爲守之並約同志者共守之無使吾心之賊破吾心之牆子

自八年夏間再出視師痛改前此客氣用事之弊以一勤字自勸仰希仲山甫夙夜匪懈陶桓公分陰是惜之風古聖先勞之訓蓋嘗有志焉而未逮

九月初奉派兵入衛京畿之 旨擬自率一旅拜表即行商之張小浦副憲渠謂專爲統兵大臣則可拜表入衛兼爲兩江總督則有守土之責又值皖南敗壞之際未可棄此而他行僕因其言有至理故請 旨遵行至鮑鎮之不能行五千里之緩不濟急則事理之顯而易見者僕據實直陳雖獲譴責亦所不計

鄙意此次北行專言君臣之大義不顧時事之濟否雖挾數萬以行未必得雖將子影以往未必失若左公果為公議所沮不得借行僕當鵬嶺竟失唐以去合八千人足矣
時局敗壞至此實深悲憤泰竊高位又竊虛名不能入吳不能入越並不能保皖聞此大變又不能星速入衛負罪旁皇莫知所措

去年初至祁門軍威頗盛於是言符瑞者競進至有謂歲星臨祁門者至徽甯並陷建德鄱陽浮梁迭失於是言災者遂起謂祁門不可以一朝居頃得歷口洋塘尚溪口三次勝仗說者謂符瑞仍臻歲星仍臨因口占一絕云天上歲星也起毒掉頭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 三

一去不歸來忽聞打破上溪口又向祁門走一回

鄙人六年十月在江西某公以平江營之敗歸咎於僕徧張告示貼之城廂僕亦曾忍辱包羞置不與較

詠芝來書云不有小誤則不仁不宏斯言甚大可為萬世圭臬尤可為漏者鍼砭

大抵亂世之所以彌亂者第一在黑白混淆第二在君子愈讓小人愈妄僕不如往年風力之勁正坐好讓胡公之稍遜昔年亦坐此耳

奪情起復古人所以嚴辨於此者專問寸衷之有所利與否有所利則雖合於經依於律而無解於內省之疚無所利則雖稽

經誼律不必盡符而有識可共信即有謬亦可共諒如胡宮保之三年金革無論愚智皆知其毫無利益也

諭旨令國藩兼辦浙江軍務有節制四省字樣位太高權太重才太短時太艱惶悚之至即日當具摺辭謝而薦左帥督辦江浙軍務恐朝廷疑我畏難推諉求秀峯相國於便中附奏及之言會某不必有兼轄之名自不敢有畛域之見當必竭力謀浙等語旁敲側擊勝於自陳多矣我楚軍之所以尚足自立者全在不爭權勢不妒功名若權勢太盛泰然居之而不疑則將來暗啟人之爭心妒心而不覺必再三辭謝得請而後已僕與秀峯均居崇高之地總以維持風氣為先務以後僕有大過敬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 三

求俯賜箴規公有小失僕亦必效獻替

朝綱整肅百度維新然四凶雖去尚未必二八之同升此陰陽交爭之會日夜禱祀但冀拔茅彙進各懷蹇蹇匪躬之節以待蒼蒼默轉之機耳

近日朝廷虛衷博訪明目達聰其曲體下情足令中外感激其旁燭幽隱亦足震懾羣邪下走不才濫叨非分絕贖之患負乘之機終夕慙汗所尤愧者孤陋已甚不足以備芻蕘之詢若諸賢藥籠尚富請將所知人材一一開示為惠更大

繁華侈靡之風到處皆有若在已不能力持則不覺又入奢靡之途僕於去冬今春夏連嫁三女每次用嫁資二百金包諸所

有另備酒席及送費五十金此亦勉強行之悍然不顧若稍恤人言便不能如此簡省

十餘年來海內大變幾有滄桑之感中間驚濤迭作回首心悸今 朝政清明三奸破碎人心思治自是 中興氣象然江濱雖薄有驅除而髮匪實數計尚不下六七十萬齊豫秦蜀滇黔之亂尚不在內遺民之脂膏已竭將帥之繼起無聞矯首長望未知天心何時果遂厭亂至僕頑陋無似自列戎行頻遭顛蹶近乃謬居高位兼竊虛名一門之中叠被 殊恩夙夜惴惴慙懼交并

吾輩當自愛其身而後精力足以報 國否則空懷忠君之心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一

三

全無耐勞之實則尤悔日多矣
大易之道重時與位二者皆有大力者冥冥主持毫不得以人力與於其間近歲閱懋之餘見得一二非謂能夙以自持也
余以非材忝竊非據 朝廷不加罪僚友不見棄尚復何氣之
樞投効之說實以久辱高位卒無成效自須引咎少退避賢者
路仍以散秩陳力軍中專辦一路之賊一息尚存未敢稍懈
口內右手背酸疼不能執筆猶治事如故年過五十行將大還
時時示我朕兆也
敬以持躬恕以待人敬則小心翼翼事無鉅細皆不敢忽恕則
凡事留餘地以處人功不獨居過不推諉常常記此二字則

長履大任福祚無量矣

國藩秉質粗疏晰理未精忝竊高位兼攘虛名責任之重屬望之眾蓋實出於意料之外亦自日處危機之中雖積功如山莫可報稱故不復課程功之多寡但課每日之勤惰即訓迪僚屬亦但以勤廉二字相勸不更高論要道至方寸檢點則惟是急功近利穿窬鄉原鄙夫數大端以此為至幸大抵皆是人欲之情更無所謂天理之公每日諸務蜩集酬接紛紜身未及檢事未及畢舊書未及溫習而光陰忽忽已過刻漏又盡矣嘗蒙 天語垂詢令其汲引善類釐察賢奸自以見聞極陋好惡或清多以無員可薦據實覆陳蓋既自度無知人之明而又疑封疆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一

三

將帥由外疏薦一時之神益甚少方來之流弊孔長也然鄙人之辜負 清問無補時艱即此已可見其大凡矣
國藩曷廁朝班因人碌碌 聖主初元謬有陳列二三老成見謂無當遂同商邱之木空食支離之粟屬以墨經南還襄治團練旋奉鄂省皖省援剿之 命兼受吳公江公師友之託嚴造戰船兼募陸勇嗣是馳驅江界或利或鈍本年夏間叠奉防蜀諭旨比因湘賊南竄蜀可無事鄂帥奏請移師圖皖 明詔敦促乃由鄂渚回駐巴河徐規進取幸得執鞭再以前從左右望海知歸良愜素願惟材力罷癯目光眇昏老境侵尋不堪復圖重遠做部亦甚單薄恐負知己期待之厚尙冀隨時緘示機宜

俾獲遵守無任感荷

近在軍中閱歷有年益知天下事當於大處著眼小處下手陸氏但稱先立乎其大者若不輔以朱子銖積寸累工夫則下梢全無把握故國藩治軍屏去一切高深神奇之說專就粗淺纖悉處致力雖坐是不克大有功效然為鈍拙計則猶守約之方也所最難者近日調兵撥餉察吏選將皆以應酬人情之道行之不問事勢之緩急 諭旨之寬嚴苟無人情百求罔應即舉劾賞罰無人情則雖大賢莫薦有人情則雖巨惡亦釋故賊發雖已漸衰而人心殊未厭亂每獨居深念恨不得與賢者促膝密語一據積愆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一

三

當軍事危迫之際明知事不能行每每有不自持之時獨左公向無此失從未出決辨不到之主意未發強人以難之公庸故知賢於堯舜遠矣

此次賊犯江北連陷和含巢三屬亦係軍務之一大變希菴百日假滿萬不可不速出赴營以私情言之則鄙人懸望迫切實難再待以公義言之則 皇上之待希菴至矣極矣無以復加若再遲不出則於忠字有虧吾輩位高望重他人不敢指摘惟當奉方寸如嚴師畏天理如刑罰庶幾刻刻敬憚鄙人今歲憂灼過甚雖亦近於怔忡然較之八年情形則異八年所以內疚者以忠孝之地而用意氣以樸拙之人而講權術是以愧而且

憾無地自容今歲則憂勞過甚漸致心疾而大節無忝方寸無悔未嘗不坦然也

此後惟於勤儉謹信四字更加工夫勤如天地之陽氣凡立身居家作官治軍皆賴陽氣鼓盪勤則興旺惰則衰頹儉者可以正風氣可以惜後福謹即謙恭也謙則不招人忌恭則不受人侮信即誠實也一言不欺一事不假行之日久人皆信之鬼神亦欽之

湘邑文武將士在外宜力多蒙獎擢不乏搢紳之家僕每與鄉人相諾誠凡歸籍者宜敦桑梓敬恭之義一洗軍營剛勁之風同邑諸君子亦頗以熱黨恂恂互相規勸如有特符親法章張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二

三

武斷乃當繩以法律僕與同邑職位較崇者均無徇庇之處仰託儀型教成仁里則幸甚也

請簡派大臣會辦已經三次具疏並非有漸圖推諉置身事外之意實因局面太大統軍過多艱險相尋精力日減即有才識十倍於僕者亦不能久膺此等鉅任不得不早為陳明在僕不致久妨賢路在 朝廷亦宜預備替人但使責任略輕仍竭其力之所能為一息尚存不敢稍懈

大抵任事之人斷不能有譽而無毀有恩而無怨自修者但求大閑不踰不可因譏議而餒沈毅之氣衡人者但求一長可取不可因微瑕而棄有用之才苟於曉曉者過事苛求則庸庸者

反得倖全

入世已深居位過高中宵默念但覺世味日多天機日淺若不早謀引退將來闕智競力入於俗吏功利之途而不自覺儻託皇上威福金陵幸克決計與舍弟先後引退縱有寇賊餘氛亦不能瞻顧徘徊畫蛇着足又添許多葛藤也

事會相薄變化乘除吾嘗舉功業之成敗名譽之優劣文章之工拙概以付之運氣一囊之中久而彌自信其說之不可易也然吾輩自盡之道則當與彼曩也者暗乾坤於俄頃校殿最於鏘鏘終不令囊獨勝而吾獨敗近來體察物情大抵以鄙人用事太久兵柄過重利權過廣遠者震驚近者疑忌揆之消息盈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

美

虛之常即合藏熱收聲引嫌謝事擬於近日毅然行之未審遂如人願否

長江三千里幾無一船不張鄙人之旗幟外間疑做處兵權過重利權過大蓋謂四省釐金絡繹輸送各處兵將一呼百諾其相疑良非無因而兵弱餉絀之實情乃無一人得知擬即日將辦理竭蹶之概一一上疏直陳請將欽篆督篆次第交出而鄙人亦不敢置身事外但僅統兵萬餘專辦一路如昔八九等年規模或可免於大戾

年來不自量度所添募新營過多人數至十一萬而長夫尙不在內前者舍弟增募時僕力止之舍弟以爲洪逆堅悍異常雖

各省一律肅清而金陵老巢非苦圍苦攻不能得手於是雨花

臺圍師增至五萬有奇雖較之和張昔年尙少二萬然頗兵堅城氣不能舉其體百道環攻而無如之何餉項遂因之大絀今蘇浙各城皆已得手金陵孤城終有蕘事之望然外間頗有譏其曠日持久者舍弟因此鬱鬱以一人而統九十餘里之圍師困數十萬之悍賊勞苦本非人所能堪加之憂讒畏譏鬱抑過久恐肝疾日深難於調理故國藩每作書寬慰之僕亦心血過虧大懼顛覆貽羞知好但思引身謝事少減僞尤自古握兵柄而兼竊利權者無不凶於而國害於而家僕雖至愚豈不知遠嫌避謗之道惟舍弟引退之志更急於鄙人此中先後之序尙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

毛

須妥商局勢過大經手頭緒太多未知何日始得脫卸無痕耳粵東窮窘至此實非意想所及然秕政汙俗漸漬日久而必使善者承其災高天藐藐誠非人世所能推測如天理惠迪之常猶可憑依則當有化險爲夷噓枯回生之一日

年來忝竊高位飽聆譽言雖同年至親如寄雲筠僊輩亦但有米湯而無鍼砭大有獨夫之象可爲悚懼惟自知之明尙未盡泯不敢因倖獲之戰功儻來之虛名遂自忘其鄙陋此差可爲故人告者然轄境太廣統軍太多責任太重才力太絀正不知何日顛蹶何事取戾萬一金陵克復擬即引退避賢者路非愛惜微名而求自全也實自度精神不復堪此繁劇

竊謂居高位者以知人曉事二者爲職知人誠不易學曉事則可以閱歷黽勉得之曉事則無論同己異己均可徐徐開悟以冀和衷不曉事則挾私固謬秉公亦謬小人固謬君子亦謬鄉原固謬狂狷亦謬重以不知人則終古相背而馳決非和協之理故恆言皆以分別君子小人爲要而鄙論則謂天下無一成不變之君子無一成不變之小人今日能知人能曉事則爲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曉事卽爲小人寅刻公正光明則爲君子卯刻偏私晦曖卽爲小人故羣譽羣毀之所在下走常穆然深念不敢附和

友人惠書以鄙人與涪翁相提並論此何敢當宋代文人如歐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

三

蘇會黃諸公皆以大儒之學術兼名世之禮度豈區區所能摹躋若謂下走遭逢際會得與平寇之役則彼諸君子者特未遇其時得一藉手耳假令秉斧鉞之任成李郭之勳在數君子視之固當如蚊虻鶴雀之過乎前曾不實有無於胸中僕無數君子之學識而頗願師其襟懷所恨久託兵間終不得宴處靜觀媚我幽獨而昨者東來金陵目覩萬寶燒焚白骨山積益復慘不成歡自五季以來生靈塗炭殆無逾於今日國藩黍竊兵柄又竊虛名乃一籌之莫展如何如何梅伯言及各世家室廬蕩然而貢院幸存亦可異也

意城惠書猥以江甯告克遠勞暖賀以閣下關愛之殷補助之

厚其爲歡欣有過於身親其事者惟追思同袍諸君或百戰功高而早薤黃壤或患難與共而中更差池或出死力相扶而聞望不彰而賤兄弟獨遭際會同膺 上賞感涕之餘彌增慙悚雪琴惠書猥以賤兄弟謬膺 懋賞遠勞獎飾愧悚曷任此軍之與同袍諸君千磨百折零落將盡惟吾輩數人僅存而酬庸曠典乃獨寒門先邀異數實乖鄙人之初志彌傷已逝之忠魂往昔患難相從爲日最久者惟雪琴與次青情誼最摯今不才幸了初願膺此 殊榮所負者惟愧對次青而於雪琴亦欽欽懷嫌不能自己雪琴志抗浮雲傲屣軒冕十年前已深知雅尚待大局初定長江水師位置就緒卽聽長揖還山並將范少伯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

三

之高風代爲詳奏斷不強爲羈留致負宿約國藩經手各件首尾繁多稍俟料簡有方亦卽引疾閒居決不養情富貴溺而不返致負憂勞殉節諸友

鄙人才力竭厥久有退志頃因交卸江督篆務附片密陳下情盛名難副成功難居二者兼之卽賢哲尙虞頭蹟况鄙人固中才以下乎

凡名之成毀雖曰人事亦有天機奏泊其間退之所謂變化阻礙有鬼有神者也國藩昔在湖南江西幾於通國不能相容六七年間浩然不欲復聞世事然造端過大本以不顧死生自命甯當更問毀譽以拙進而以巧退以忠義勸人而以苟口自全

卽魂魄猶有餘羞是以戊午復出誓不返顧蓋既蒙詆毀則宜
俛默精勤以冀吾志之大白不宜草草遽賦歸與也

金陵克復賤兄弟忝竊異數至優極渥江浙旋即一路肅清洋
人氣燄亦稍斂戢似皆可用慶慰之象然餘匪竄閩之後凶燄
復熾張廉訪運蘭林總戎文察皆已殉難劉克菴近亦大挫閩
中貧民從亂如歸死灰再燃勢將仍爲江西兩湖之患鄂皖髮
搶投誠雖多而回竄豫中者亦復不少羣言雜進任事多不自
安賤兄弟亦憂讒畏譏筠僊尤憎茲多口環顧後起之英真能
返樸還醇捍禦外侮講求吏治者似亦不可多得日夕惴惴念
此陰陽交爭之會未識消長之機竟復何如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

甲

誘敵方騰自應俛默內修以待其定若羣議少息則進退之間
自有權衡譬如飲水冷暖自知固非他人所敢與聞矣

末世氣象醜正惡直波瀾撞激仍有尋隙報復之慮苟非極有
關係斷不能不動色相爭此外少有違言即可置之不復高明
之家鬼神亦忌總宜處處多留餘地以延無窮之福

京中物議與樞密消息隨時變遷每有上下交推眾望所歸者
轉瞬爲人所唾棄亦有羣疑眾謗浮議沸騰者轉瞬又風平浪
靜惟卓然自立之士歷常變紅黑而終不改其度筋僊此次進
京無幾而天眷物議似均優許望弗引之以自喜將來設有
皆議吹求恩眷少替望弗因之以自沮早夜孜孜專求自立

之道私事則行己與讀書二者並進公事則吏治與防務二者
兼營以勤爲本而以誠字輔之勤則雖柔必強雖愚必明誠則
金石可穿鬼神可格鄙陋之譏若傾黃河以滌微汗豈待辨哉
石角藤枝何處不有筠公昔在京於諸老多所許可與僕異趣
近年莅外於諸公多所齟齬又似與僕昔日同符後世復有爲
吾輩辨早異晚同否

面面皆圓誠難做到認真治事者例不能取悅於人但雖與人
齟齬而此心出之以公言辭又不過激或於不圓之中結怨較
少耳

引退之情蓄之已久惟經手事件太多且鉅有不得一一自由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

甲

者但斷不再接地方之篆可以自作主張至軍務何日謝事則
尙相時審機也

回任金陵之說思之已熟目下每日公牘較之兩江任內減去
三分之一然猶嫌其繁冗老年心緒凋疎精力日頹但求少承
一事少接一人卽若俯仰少安若以重大事件而假手幕書草
率了之又非鄙人平日之常度故以不復任爲善始善終

督撫同城之害筠公果遂一發揮否卽使粵所欲言亦未必拂
衣高蹈與霞公及舍沅弟耦耕之說吾聞其語未見其人文輔
卿出京過此言霞老雖偶鑄職物望無損霞老疏中亦有請假
四月卽行進京之議舍沅甫弟賞假六月比亦頗有再起之志

時事尙未可知若其風塵不靖林下豈得安枕如果大段肅清則扶杖課農者恐當先耜耕者而往不在東阡而在北陌矣逆億命數是一薄德大約讀書人犯此弊者最多聰明而運蹇者厥弊尤深富貴志得之人亦未嘗不擾擾焉沈溺於逆命億數之中惟熟讀聰訓齋語可祛此弊凡病在根本者貴於內外交養養內之道第一將此心放在太平地方久自有功效近將張公書告舍沅弟及兒姪輩茲並以奉助同人左臂疼痛前已痊愈近又爲風所侵亦不復醫治莊生有言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賈生有言化爲異物又何爲患鄙人雖不能如古人之達亦頗遺外形骸不甚沾沾矣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

望

霞僊陳蔡之厄雖無損於清望然意興豈能如常兩賢躬耕之說雖雅志已決然亦須事會適助成之不信書信運氣公之言告萬世銘辭在耳遽忘之乎

昨聞筠僊內召之信欲作一書奉慰而萬緒紛錯不知所言論雅懷之久鬱則與其在位而憂煎誠不如去位之解脫論公道之難明則是非淆亂歧路又歧幾不知荆凡之孰存滅穀之孰善要之世變方滋任重道遠早一日謝事即少一日之咎責慎母介介爲也

大約講義利之學而居崇高之位則讀書知人曉事三者闕一不可某公讀書本儉而又不知人不曉事流弊一至於此吾輩

亦頗負清望尤不能不於此三者猛省而精求之觀筠公在任之日無一好懷良有難自遣者若論時事之多艱焦頭爛額救過不暇則霞僊之留未必不爲吝公之去未必不爲吉也

獨斷獨行爲朝野除害無復待人商辦免致掣肘深感相愛之厚今日之事有不能直情徑行者去年兩奉諭旨查辦劾去豫撫今年豫事即多齟齬不如齊皖之易於商量平日兢兢恐蹈古來權臣剛愎之咎但思委曲求全不敢氣陵同列也

眠所以養陰也食所以養陽也養眠貴有一定時刻而戒其多思養食亦貴有一定時刻而戒其過飽尤以起居有恆爲主養生與力學皆從有恆做出故古人以有恆爲作聖之本余近十年來亦力守一恆字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

望

國藩元氣日虧友人多勸服遠參向不服貴藥又目擊胡文忠李希菴多服參茸無益於病故不欲買極高之參

船山先生宋論如宰執條列時政臺諫論宰相過失及元祐諸君子等篇譏之特甚咎之特深實多見道之言筠公謂自宋以來多以言亂天下南渡至今言路持兵事之長短乃較之王氏之說尤爲深美可以提盡後有萬年之綱僕更參一解云性理之說愈推愈密苛責君子愈無容身之地縱容小人愈得寬然無忌如虎飛而魚漏而談性理者熟視而莫敢誰何獨於一二

樸訥之君子攻擊慘毒而已

竊觀古來臣道凡臣工皆可匡扶主德直言極諫惟將帥不可直言極諫以其近於鬻拳也凡臣工皆可彈擊權奸除惡君側惟將帥不可除惡君側以其近於王敦也凡臣工皆可壹意孤行不恤人言惟將帥不可不恤人言以其近於諸葛恪也握兵權者犯此三忌類皆害於爾國凶於爾家故余自庚申泰緝兵符以來夙夜祇懼最畏人言迥非昔年徑情直行之故態近有朱盧穆等交章彈劾其未奉發閱者又復不知凡幾尤覺夢魂悚惕懼懼不測之咎蓋公論之是非 朝廷之賞罰例隨人言為轉移雖方寸不盡為所撓然亦未敢忽視也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

器

國藩不肯回江督之任實因告病在先回任之 命在後作星使則病勢甚重作江督則病痊甚速謂非取巧而何君子不恃千萬人之諛頌而畏一二有識之竊笑且方寸先不自許是以屢疏辭之又自揣精力日衰實不能多閱文牘多見賓客是以但求解要職以輕責任不求離營以圖安逸乃數疏上後外間紛紛揣擬乃有匪夷所思極可訝笑者不知長沙桑梓置議何如世人蹈常習故偶見有稍異者便爾驚怪以謂天下必不應有如此豈人人之出處語默必稽查成案而出之耶洪楊任賴各匪不知係照何年成案辦理也

晚近講理學者論人則苛責君子包庇小人論事則私造典故

慮斷是非

某忝竊非分位極人臣不特少時念不到此即咸豐七八年亦不料晚節僥倖若是惟東南民困捻患方熾軍務一日未平則一日常在殃咎之中此身一日未死則一日難弛戰兢之懷若聞鄙人有失德墮行尙望惠書規戒無少諱貸即寒門子弟或有愆尤亦望隨時啟迪

家運屯蹇之際惟當持之以貞出之以裕不可失其素守亦不可過於焦迫

嘗謂督撫等貴人無不好服參茸珍奇之藥而却病長年者殊不多見無不好收蘇黃趙董之書米倪唐仇之畫而真賞實贖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

罍

者殊不多見故余於此二事不甚篤好不欲假充內行亦稍變富貴人之積習耳

作梅所稱吳中官紳謗議繁興自亦不免然亦惟昔年有不快於少荃者乘軍事不順而議議則有之矣若云今歲剿捻別有開罪吳中之處則不特少荃自信無之即眾人亦當共亮之山東之官聞有謗議則河南奉 旨月協三萬而一毛不拔山東奉 旨月協五萬而按解業過百萬恕豫而參齊自反本欠公允東人自懷不平又圍賊於運東若蓄意以齊為壑者宜其憤鬱無已如因謗議而思所補救則請姑釋於吳而怵惕於齊可也

少荃受任獨難而進德獨猛難則恐尙有意外之責備猛則更無不可禁之風波然後知孟子所謂動心忍性增益不能者殆專爲少荃此數月中言之願堅持不懈增益之外更求增益歷盡危險坦途自此長矣

筠僊來書將彙刻宋以後先儒遺書而今僕參究要略是真問日於盲而不計扣槃捫燭者之窮於對竊以先儒之事實則全氏宋元學案黃氏明儒學案及次青先正事略等書搜采粗備若必盡求諸儒著述而仿張清恪之例彙刻巨編則無論訪購不可徧求即使全數得之不擇而刻之卷帙固不勝其繁芟節而刻之則張孝先之芟節已爲有議所詎病且所貴先儒之書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

吳

謂能示人以爲學之軌途若者正路若者歧趨懸之不移之鵠而辨其毫釐之差若無一定準則既似散錢委地爲知德者所不貴若有不易宗旨則進退百家亦非數十年不能卒業惟取所尤好者酌加評隲而先刻一二種其餘則俟日力果長而次第及之是或一道也

公在直隸作勸學篇示直隸士子云人才隨士風爲轉移信乎曰是不盡然大較莫能外也前史稱燕趙慷慨悲歌敢於急人之難蓋有豪俠之風余觀直隸先正若楊忠愍趙忠毅鹿忠節孫徵君諸賢其後所詣各殊其初皆於豪俠爲近卽今日士林亦多剛而不撓質而好義猶有豪俠之遺才質本於土風殆

不誣與豪俠之質可與入聖人之道者約有數端俠者薄視財利棄萬金而不眇而聖賢則富貴不處貧賤不去痛惡夫播間之食龍斷之登雖精粗不同而輕財好義之迹則略近矣俠者忘已濟物不惜苦志脫人於厄而聖賢以博濟爲懷鄒魯之汲汲皇皇與夫禹之猶已溺稷之猶已飢伊尹之猶已推之溝中曾無少異彼其能力救窮交者卽其可以進援天下者也俠者輕死重氣聖賢罕言及此然孔曰成仁孟曰取義堅確不移之操亦未嘗不與之相類昔人譏太史公好稱任俠以余觀此數者乃不悖於聖賢之道然則豪俠之徒未可深貶而直隸之士其爲學當較易於他省烏可以不致力乎哉致力如何爲學之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

吳

術有四曰義理曰考據曰辭章曰經濟義理者在孔門爲德行科今世目爲宋學者也考據者在孔門爲文學之科今世目爲漢學者也辭章者在孔門爲言語之科從古藝文及今世制藝詩賦皆是也經濟者在孔門爲政事之科前代典禮政書及當世掌故皆是也人之才智上哲少而中下多有生又不過數十寒暑勢不能求此四術徧觀而盡取之是以君子貴慎其所擇而先其所急擇其切於吾身心不可造次離者則莫急於義理之學凡人身所自具者有耳目口體心思曰接於吾前者有父子兄弟夫婦稍遠者有君臣有朋友爲義理之學者蓋將使耳目口體心思各敬其職而五倫各盡其分又將推以及物使

凡民皆有以善其身而無憾於倫紀夫使舉世皆無憾於倫紀雖唐虞之盛有不能逮苟通義理之學而經濟該乎其中矣程朱諸子遺書具在曷嘗舍末而言本遺新民而專事明德觀其雅言推闡反覆而不厭者大抵不外立志以植基居敬以養德窮理以致知克己以力行成物以致用義理與經濟初無兩術之可分特其施功之序詳於體而略於用耳今與直隸多士約以義理之學爲先以立志爲本取鄒先達楊趙鹿孫數君子者爲之表彼能艱苦困餓堅忍以成業而吾何爲不能彼能置窮通榮辱禍福死生於度外而吾何爲不能彼能以功績稱當時教澤膺後世而吾何爲不能洗除舊日晦昧卑污之見矯然直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

哭

趨廣大光明之域視人世之浮榮微利若蠅蚋之觸於目而不留不憂所如不糶而憂節概之少貶不耻凍餒在室而耻德不被於民志之所嚮金石爲開孰能禦之志既定矣然後取程朱所謂居敬窮理力行成物云者精研而實體之然後求先儒所謂考據者使吾之所見證諸古制而不謬然後求所謂辭章者使吾之所獲達諸筆削而不差擇一術以堅持而他術固未敢竟廢也其或多士之中質性所近師友所漸有偏於考據之學有偏於辭章之學亦不必遽易前轍卽一途皆可入聖人之道其文經史百家其業學問思辨其事始於脩身終於濟世百川異派何必同哉同達於海而已矣若夫風氣無常隨人事而變

遷有一二人好學則數輩皆思力進先哲有一二人好仁則數輩皆思康濟斯民倡者啟其緒和者衍其波倡者可傳諸同志和者又可禮諸無窮倡者如有本之泉放乎川瀆和者如支河溝澮交匯旁流先覺後覺互相勸誘譬之大水小水互相灌注以直隸之士風誠得有志者導夫先路不過數年必有體用兼備之才彬彬而四出泉涌而雲興余忝宦斯土自媿學無本原不足儀型多士嘉此邦有剛方質實之資鄉賢多堅苦卓絕之行粗述舊聞以勸羣士亦冀通才碩彥告我冒言上下交相勸勉仰希古昔與人爲善取人爲善之軌於化民成俗之道或不無小補云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

哭

求闕齋弟子記卷二十

求闕齋弟子記卷二十一

東湖王定安纂

文學上

經

公曰知道者時時有憂危之意其臨文也亦然仲尼稱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曰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耶蓋深有見於前聖之危心遠慮而揭其不得已而有言之故即夫子之釋咸四困三解上十一卦之爻辭抑何其惕厲而深至也蓋飽經乎世變之多端則常有跋前疐後之懼博識乎義理之無盡則不敢為臆斷專決之辭自孟子好為直截俊拔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一

一

之語已不能如仲尼之謙謹而况其下焉者乎後世如諸葛武侯之書牘紆餘簡遠差明此義而會子固亦有宛轉思深之處外此則辭與意俱盡尙何謙謹之有或辭之所至而此心初未嘗慮於其間又烏知所謂憂危者哉

易曰雷出地奮先王以作樂崇德蓋古者每有艱大阨塞聖人窮力畢精削除荒蕪人心夷悅而後作樂以宣幽滯譬若春雷奮發而秋冬之沈痼蔽塞於地中固已久矣故曰患難所以開聖憂勞所以興國古之通義也 以上文集

或問易有聖人之道四朱子專重以下筮者尙其占似未的當公曰古人說經多斷章取義以意逆志朱子讀易正與孟子說

詩同

讀召誥於古人周情孔思若有所會

余好讀召誥而苦不能盡通其讀茲閱戴氏之說有愜余心者如制百姓於刑之中天齊於民俾我一日暨非從惟從等句皆犁然有當於人心欣賞無已

讀顧命康王之誥喜戴氏治經與所見多同 以上日記

書孔氏疏云堯時青州當越海而有遼東杜氏通典云青州之界越海分遼東樂浪三韓之地西抵遼水而胡氏渭曰漢武所開樂浪元菟二郡乃古嶠夷之地嶠夷義和所宅朝鮮箕子所封皆慮在青州域內不僅遼東而已據此數說則禹時青州踰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一

二

海而兼營州之地理若可信齊召南氏所謂勢固自然者也前明遼東都指揮使隸於山東布政使明初遼東土子尙附山東鄉試厥後以渡海之艱收附順天而遼東各州衛隸於山東則終明之世不改蓋亦猶上古之青州兼轄營州云爾我

朝定宅燕京與明代同而遼左為陪都重地則與前明之二州二十五衛視同羈縻者輕重迥別故勃海之襟帶旅順之門戶視前世猶加慎焉 文集

邵位西言詩序係孟子與萬章之徒所作大序與小序不當分而為二所以記次第非所以明章旨也猶史漢法言之有後序爾其言奇而頗確 日記

國藩讀詩至常棣之篇而歎曰旨哉仁人之言也朋友平居宴樂有急則掉臂不顧兄弟天性也非至不仁可以手足而胡越乎

常棣爲燕兄弟之詩小宛爲兄弟相戒以免禍之詩而皆以春令起興蓋春令之性最急其用情最切故常棣以喻急難之誼而小宛以喻征邁努力之忱

古者因事致敬則相與爲辭以篤不忘魯侯作閟宮奚斯有頌晉獻文子成室張老有禱施之少者有冠禮三加之辭施之老者有祝鯁祝噎之誼及散舞款識亦往往所以永命萬年蓋前以表德音後以勅方來詩人之教也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一

三

君子於其所尊敬不敢爲溢量之語故詩人戩穀俾臧諸篇其稱之也質其所願也無奢

侍郎胡君季臨重刻其曾祖王父樸齋先生所著儀禮釋官寄示國藩屬爲識於簡端余嘗從 皇清經解中得讀此書竊識崖略先生治禮崇信鄭氏而於鄭說之歧誤者亦不苟爲附和如燕禮宜以膳宰爲主人而辨注釋爲宰夫者之非司宮卽周禮之官人而指注比於小宰者之失左右正卽僕從之官若書之左右攜僕詩之膳夫左右而證注中稱樂正僕人正者之謬特牲士有私臣而歎注謂士無臣者之疏其說既允矣至於曲證旁通往往卽一事而洞見本原先王之制禮也因人之愛而

爲之文飾以達其仁因人之敬而立之等威以昭其義雖百變而不越此兩端先生以爲士喪既夕二篇所言旬人管人夏祝商祝家人卜人隸人遂匠之屬皆公家之臣來執事者也又以

爲諸侯之官其爵必降等於天子聖人別嫌明微之意寓乎其間使周之諸侯遵而守之何至有僭越而置六卿稱縣公者由前之說則臣下之喪君既臨其小斂又遣官助其百役有若家人骨肉愴惻纏綿由後之說則侯國之百職庶司不敢毫髮僭

擬於天王恩誼之篤如彼名分之嚴若此此皆禮之精意祖仁本義又非僅考核詳審而已儀禮一經前明以來幾成絕學我朝鉅儒輩出精詣鴻篇迭相映蔚而徽州一郡尤盛自婺源江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一

四

氏永崛起爲禮經大師而同邑汪氏浹休寧戴氏震亦皆博洽爲世所宗其後歙縣金氏榜凌氏延堪竝有纂述無慙前修先生世居績溪與諸儒地相比時相接其入 國史儒林傳列於江氏汪氏之次而哲孫培輩又能紹其家學著儀禮正義薈萃羣言衷於至當徽州爲朱子父母之邦典章文物固宜非他郡所敢望而胡氏世傳禮教故家文獻縣延無替亦足使爲古之士低徊而興慕也

古之學者無所謂經世之術也學禮焉而已周禮一經自體國經野以至酒漿塵市巫卜繕槩天鳥蠶蟲各有專官祭及織悉吾讀杜元凱春秋釋例歎邱明之發凡仲尼之權衡萬變大率

乘周之舊典故曰周禮盡在魯矣自司馬氏作史猥以禮書與封禪平準竝列班范而下相沿不察唐杜佑纂通典言禮者居其大半始得先生經世之遺意有宋張子朱子益崇闡之 聖清膺命巨儒輩出願亭林氏著書以扶植禮教為己任江慎修氏纂禮書綱目洪纖畢舉而秦樹澧氏遂修五禮通考自天文地理軍政官制都萃其中旁綜九流細破無內國藩私獨宗之惜其食貨稍缺嘗欲集鹽漕賦稅國用之經別為一編傳於秦書之次非徒廣已於不可畔岸之域先聖制禮之體之無所不賅固如是也

土地之稱非經非訓古者惟天子得祭大地諸侯則社以祭土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一 五

大夫以下成羣立社多者二千五百家或百家以上小者二十五家蓋土爰稼穡民生所賴凡食毛踐土者皆得祭以報功義固然也自唐以下有城隍之祀世傳張說所為祭文及李陽冰碑記舊已今天下由京都以至行省郡縣皆立廟以妥城隍原易有城復於隍之占禮有八蜡水庸之祭高壘深池以捍民患推社之義而為之立祀理亦宜之獨土地之祀不可究其從始以上文集

劉霞軒中丞作釋禮堂記寄公公報書曰接惠書及釋禮堂記研究三禮洞澈先王經世宰物之本達於義理之原遂欲有所撰述以覺後世之昏昏甚盛甚欽企何窮國藩亦嘗粗涉禮

經之藩官事繁冗莫竟其業所以沮滯而不達者約有數端蓋禮莫重於祭祭莫大於郊廟而郊祀禘祫之節宗廟時享之儀久失其傳雖經後儒殷勤修補而疏漏不完較之特牲少牢饋食兩篇詳略迥殊無由窺見天子諸侯大祭森嚴之典軍禮既居五禮之一吾意必有專篇細目如戚元敬氏所紀各號令者使伍兩卒旅有等而不干坐作進退率循而不越今十七篇獨無軍禮而江氏永秦氏蕙田所輯乃僅以兵制田獵車戰舟師馬政等類當之使先王行軍之禮無緒可尋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而古禮殘闕若此則其他雖可詳考又奚足以經綸萬物前哲化民成俗之道禮樂並重而國子之教樂為專精樂之至者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一 六

能使鳳儀獸舞後聖千載聞之忘味欲窺聖神制作豈能置聲樂於不講國藩於律呂樂舞茫無所解而秣算之學有關於製器審音者亦終身未及問津老鈍無聞用為深恥夫不明古樂終不能研窮古禮國藩之私憾也郊廟祭儀及軍禮等殘缺無徵千古之公憾也是皆用以自沮而不達者也所貴乎賢豪非直博稽成憲而已亦將因其所值之時所居之俗而創立規制化裁通變使不失乎三代制禮之意來書所謂苟協於中何必古人是也然時俗亦有未易變者古者祭祀必有主婦聘饗亦及夫人誠以在宮雍雍在廟肅肅如匹有雋恭之德乃足以奉神靈而理萬化所謂有關雘麟趾之精意而後可行周官之法

度也自陽侯殺繆侯而大發廢夫人之禮後世若以主婦承祭則驚世駭俗譏爲異域然全行變革則又與采蘋采蘋諸詩之精義相悖古之官室與後世異議禮之家必欲強後代之儀節就古人之室制如明史載品官冠禮幾與儀禮悉合不知曰東房西墉曰房內戶東曰坳明世固無此官室也然稍師儀禮之法則堂庭淺隘必有齟齬而難行者誠得好學深思之士不泥古法亦不輕徇俗好索之幽深而成之易簡將犁然有當於人心國藩於昏喪祭三禮亦頗思損益涑水書儀紫陽家禮纂訂一編以爲宗族鄉黨行習之本守官少暇不克斟酌時俗之中卒未能從容爲之斯以自沮而不達之一端也閣下山居靜篤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一

七

將爲禮經發微及或問等書何不先取此三禮撰著鴻篇使品官庶士可以通行用今日冠服拜跪之常而悉符古昔仁義等殺之精儻亦淑世者所有事乎來書又以文章欲追歐陽公輩而與之並而願有大於此者將決然而棄去抑兩利而俱存就鄙人而卜取舍國藩竊維道與文之輕重紛紜無有定說久矣朱子讀唐志謂歐陽公但知政事與禮樂不可不合而爲一而不知道德與文章尤不可分而爲二其譏韓歐裂道與文以爲兩物措辭甚峻而歐陽公送徐無黨序亦以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分爲三途夫其云修之身者卽叔孫豹所謂立德也施之事見之言者卽豹所謂立功立言也歐公之言蓋深慕

立德之徒而鄙功與言爲不足貴且謂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者皆爲可悲與朱子譏韓公先文後道譏永嘉之學偏重事功蓋未嘗不先後同符朱子作讀唐志時豈忘歐公送徐無黨之說奚病之若是哉國藩之愚以爲事功之成否人力居其三天命居其七苟爲無命雖大聖畢生皇皇而無濟於世文章之成否學問居其三天質居其七秉質之清濁厚薄亦命也前世好文之士不可億計成者百一傳者千一彼各有命焉孔子以斯文之將喪歸之天命又因公伯寮而謂道之行廢由命孟子亦以聖人之於天道歸之於命然則文之興衰道之能行能明皆有命焉存乎其間命也者彼蒼尸之吾之所無如何者也學也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一

八

者人心主之吾之所能自勉者也自周公而下惟孔孟道與文俱至吾輩又法孔孟固將取其道與文而并學之其或體道而文不昌或能文而道不凝則視乎性之所近苟秉質誠不足與言文則已閣下既自度可躋古人何爲舍此而他求哉若謂專務道德文將不期而自工斯或上哲有然恐未必果爲篤論也僕昔亦有意於作者之林悠悠歲月從不操筆爲文去年偶作羅忠節李忠武兄弟諸碑則心如廢井兀蔓無似乃知暮年衰才益不足副其所見矣少壯眞當努力光陰邁往悔其可追而南望故鄉恨不得屏棄百事從閣下一簪襟抱也夏燮甫以所著書呈公公報書曰尊著檀弓辨誣發千古之覆

成一家之言足與閻氏古文尚書疏證同為不刊之典轉注說與鄙人所見不甚符合而述朱質疑中所論朱子之學得之艱苦則國藩生平之宗旨治軍之微尚有如桴鼓之相應自以秉質愚柔含固勉二字別無入處而不意閣下尚論大賢亦以艱苦二字發其微也乾嘉以來士大夫為訓詁之學者薄宋儒為空疏為性理之學者又薄漢儒為支離鄙意由博乃能反約格物乃能正心必從事於禮經考覈於三千三百之詳博稽乎一名一物之細然後本末兼賅源流畢貫雖極軍旅戰爭食貨凌雜皆禮家所應討論之事故嘗謂江氏禮書綱目秦氏五禮通考可以通漢宋兩家之結而息頓漸諸說之爭 以上書牘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一

九

讀史本易於讀經而喪服九經中之最精深者尤為難讀余讀儀禮士喪禮以張稷若句讀張舉文圖為主而參看徐健菴江慎修秦味經諸書頗有所會 衡山王而農先生著書二百餘卷道光庚子辛丑間其裔孫王半帆刻二百餘卷鄧湘皋鄒淑績經紀其事咸豐四年賊破湘潭板毀無存同治二年沅甫弟捐資全刊開局於安慶三年移於金陵歐陽小岑經紀其事四年冬畢工刷樣木請余作序余以禮記章句為先生說經之最精者因細加批校其中辨論經義者半校改訛誤者半雖非校讐家之體例然其說亦頗有可存者

而農先生大學中庸皆全錄朱註而以己說衍之仍第於禮記中以符四十九篇之舊先生說禮多通於性命之原故於朱子為近

孟子光明磊落之氣惟莊子與韓退之得其彷彿近世如王陽明亦殊磊落但文氣不如三子之跌蕩耳

凡為文用意宜欽多而侈少行氣宜縮多而伸少推之孟子不如孔子處亦不過辭昌語快用意稍侈耳後人為文但求其氣之伸古人為文但求其氣之縮氣恒縮則辭句多澀然深於文者固當從這裏過 以上日記

朱子所編孟子要略自來志藝文者皆不著於錄朱氏經義考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一 十

亦稱未見寶應王白田氏為朱子年譜謂此書久亡佚矣吾亡友漢陽劉君椒雲傳瑩始於金仁山孟子集註攷證內搜出復還此書之舊王氏勤一生以治朱子之業號為精核無倫而不知要略一書具載金氏書中即 四庫館中諸臣於金氏集注攷證為提要數百言亦未嘗道及此書蓋耳目所及百密而不免一疏事之常也觀金氏所記則朱子當日編輯要略別為注解與集注間有異同 金氏於人皆有所不忍章云要略注尚是舊說桃應問口章云要略注攷證不同 今散失既久不可復覩椒雲僅能排比次第屬國藩校刻以顯於世抑猶未完之本與然如許叔重五經異義余隱之尊孟辨之類皆湮晦數百年矣一旦於他書中刺取掇零拾墜遂復故

物則此書之出安知不更有人焉蒐得原注以補今日之闕乎
孟子之書自漢唐以來不列於學官陸氏經典釋文亦不之及
而司馬光晁說之之倫更相疑詆至二程子始表章之而朱子
遂定爲四書既舊萃諸家之說爲孟子精義又采其尤者爲集
注七卷又剖析異同爲或問十四卷用力亦已勤矣而茲又簡
擇爲要略五卷好之如此其篤也文集

鏡海丈言讀書貴有心得不必輕言著述注經者依經求義不
敢支蔓說經者置身經外仍與經相附麗不背不必說此句卽
解此句也

錢辛楣先生聲類一書分釋詁釋訓釋言釋語釋天釋地名號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一 十一

之異等目皆因聲得意者足見古人先有聲音後有文字余前
有意爲是書而未果錢氏此書亦未成之書故未編入澤研堂
叢書中

閱經義述聞如勿過過之弗過防之等過字深有所會余於
本朝經學小學諸家獨服膺王懷祖父子之精核蓋以其於經
文之虛神實訓體味曲盡也 以上日記

與李鴻裔論小學書 承詢虛實譬喻異詁等門屬以破格相
告若鄙人有所祕惜也者僕雖無狀亦何敢稍懷吝心特以年
近六十學問之事一無所成未言而先自愧赧昔在京師讀王
懷祖段茂堂諸書亦嘗研究古文家用字之法來函所詢三門

虛實者實字而虛用虛字而實用也何以謂之實字虛用如春
風風人夏雨雨人止風雨實字也下風雨則當作養字解是虛
用矣解衣衣我推食食我上衣食實字也下衣食則當作惠字
解是虛用矣春朝朝日秋夕夕月上朝夕實字也下朝夕則當
作祭字解是虛用矣入其門無人門焉者入其閭無人閭焉者
上閭門實字也下門閭則當作守字解是虛用矣後或以實者
作本音讀虛者破作他音讀若風讀如諷雨讀如籲衣讀如裔
食讀如嗣之類古人會無是也何以謂之虛字實用如步行也
虛字也然管子之六尺爲步韓文之步有新船輿地之瓜步數
笛步詩經之國步天步則實用矣薄迫也虛字也然因其叢密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一 十二

而林曰林薄因其不厚而簾曰帷薄以及爾雅之屋上薄莊子
之高門懸薄則實用矣覆敗也虛字也然左傳設伏以敗人之
兵其伏兵卽名曰覆如鄭突爲三覆以待之韓穿帥七覆於敖
前是虛字而實用矣從順也虛字也然左傳於位次有定者其
次序卽名曰從如荀伯不復從豎牛亂大從是虛字而實用矣
然此猶就虛字之本義而引伸之也亦有與本義全不相涉而
借此字以名彼物者如收斂也虛字也而車之輪名曰收賢長
也虛字也而車轂之大穿名曰賢畏懼也虛字也而弓之淵名
曰畏峻高也虛字也而弓之挂弦處名曰峻此又器物命名虛
字實用之別爲一類也至用字有譬喻之法後世須數句而喻

意始明古人祇一字而喻意已明如駿良馬也因其良而美之故爾雅駿訓為大馬行必疾故駿又訓為速商頌之下國駿麗周頌之駿發爾私是取大之義為喻也武成之侯衛駿奔管子之弟子駿作是取速之義為喻也鹿牛百葉也或作牝或作毗音義並同牛百葉重疊而體厚故爾雅毛傳皆訓為厚節南山之天子是毗采菽之福祿臝之是取厚之義為喻也宿夜止也止則有留義又有久義子路之無宿諾孟子之不宿怨是取留之義為喻也史記之宿將宿儒是取久之義為喻也渴欲飲也欲之則有切望之義又有急就之義鄭箋雲漢詩曰渴雨之甚石苞檄吳書曰渴賞之士是取切望之義為喻也公羊傳曰渴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一

三

葬是取急就之義為喻也至於異詁云者則無論何書處處有之大抵人所共知則為常語人所罕聞則為異詁昔郭景純注爾雅近世王伯申著經傳釋詞於眾所易曉者皆指為常語而不甚置論惟難曉則深究而詳辨之如淫訓為淫亂此常語人所共知也然如詩之既有淫威則淫訓為大左傳之淫刑以淫則淫訓為濫書之淫舍枯牛馬左之淫芻蕘者則淫當訓為縱莊子之淫文章淫於性則淫字又當訓為贅皆異詁也黨訓鄉黨此常語人所共知也然說文云黨不鮮也黨字從黑則色不鮮乃是本義方言又云黨智也郭注以為解寤之貌鄉射禮侯黨鄭注以為黨旁也左傳何黨之乎杜注以為黨所也皆異

詁也展訓為舒展此常語也即說文訓展為轉爾雅訓展為誠亦常語人所共知也然儀禮有司展羣幣則展訓為陳周禮展其功緒則展訓為錄旅葵時庸展親則展當訓為存省周禮之展犧牲展鍾展樂器則展又當訓為察驗皆異詁也此國藩講求故訓分立三門之微意也古人用字不主故常初無定例要之各有精意運乎其間且如高平曰阜太道曰路土之高者曰冢曰墳皆實字也然以其有高廣之意故爾雅毛傳於此四字均訓為大四牡孔阜爾穀既阜火烈具阜阜成兆民其用阜字俱有盛大之意王者之門曰路門寢曰路寢車曰路車馬曰路馬其用路字俱有正大之意長子曰冢子長婦曰冢婦天官曰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二

古

冢宰友邦曰冢君其用冢字俱有重大之意小雅之辟羊墳首司烜之共墳燭其用墳字俱有肥大之意至三墳五典則高大矣凡此等類謂之實字虛用也可謂之譬喻也可即謂之異詁也亦可閣下現讀通鑑司馬公本精於小學胡身之亦博極羣書即就通鑑異詁之字偶一抄記或他人視為常語而已心以為異則且抄之或明日視為常語而今日以為異亦姑抄之久之多識雅訓不特譬喻虛實二門可通即其他各門亦可觸類而貫澈矣

與朱孔揚論轉注書 適來函所論轉注謂戴氏專以訓詁解轉注義有未盡誠為確論至謂會意之老形聲之考焯然已知

而疑許氏合此二字爲轉注者爲失之贅則竊以爲不可許君固非絕無可議者惟指考老爲轉注則在不可議之列尊意履本訓踐其所爲踐之具者爲轉注是以虛用者爲本訓實用者爲轉注凡古今文字何字不可虛實兩用如履字以實用者爲本訓而羽獵賦之履般首則虛用矣舄字以實用者爲本訓而魯頌之松栢有舄則虛用矣推之衣巾冠帶皆實字也而孟子之衣褐周禮之中車史記之冠玉月令之帶弓則虛用矣官室門戶皆實字也而爾雅之大山官小山左傳之復室其子公羊之無人門焉者漢書之王嘉戶殿門則虛用矣將循履字之例概以虛者爲本義實者爲轉注乎抑有時以虛者命爲轉注乎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一

五

襲常譏戴段二家以一部爾雅全目爲轉注以五百四十部首全目爲轉注以爲何必六書祇此一書足矣今來函所述庭訓其病殆亦近之不佞竊不自揆謬立一說篤守許氏考老之旨以謂老者會意字也考者轉注字也部首之可指數者如犖部繫部畫部眉部莠部筋部稽部囊部縵部重部老部履部飲部鹽部弦部酉部皆轉注之部也凡形聲之字大抵以左體爲母以右體之得聲者爲子而母字從無省畫者凡轉注之字大抵以會意之字爲母亦以得聲者爲子而母字從無不省畫者省畫則母字之形不全何以知子之所自來惟好學深思精心研究則形雖不全意可相受如老字雖省去匕字而可知考蓋等

字之意從老而來履字雖省去舟文而可知履屐等字之意從履而來藁字雖省去豕字而可知藁藁等字之意從藁而來縵字雖省去夢字而可知寤寐等字之意從寤而來推之犖縵畫眉等部莫不皆然其曰建類一首者母字之形模尙具也其曰同意相受者母字之畫省而意存也抑又有進者轉注之字其部首固多會意者矣亦有不盡然者如鹽從鹵監聲形聲字也而所屬監鹵等字仍不害其爲轉注之字飲從欠禽聲形聲字也而所屬之飲仍不害其爲轉注之字至於酉者象形字也本不得目爲轉注之部特以酉字之才不足以統所屬之字似應別立酒部而於醞釀醕醑醕醑等字增曰從酒省且聲從酒省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一

六

襲聲從酒省壽聲昔聲享聲商聲云云乃與全書義例相合蓋此等字本不僅胚胎於酉字實由酒字貫注而來斯又許君所未指爲轉注而不害其爲轉注者也此說蓄諸鄙心歷有歲年間語朋輩疑信參半以生平於小學致力甚淺不敢有所造述因來函陳義頗堅輒復貢其膚末以相質證以上書牘

子

諸子中惟老莊荀子孫子自成一家人之言餘皆不免於剽襲韓與曾王皆推崇揚子司馬公尤篤好之東坡朱子則深譏之觀法言之末篇則蘇朱之說允矣

周之末也莊生憫天下之士湛於勢利泊於毀譽故爲書成人

以闕默自藏如所稱董梧宜僚壺子之倫三致意焉

議論之文酷正者難工偏駁者易好猶作書者之以欹斜取勢

側筆生姿也孟子不可及已荀子理雖醇正而文筆已挾戰國

辨士之風最宜學者莫善於莊子暨蘇老泉二家不可不窺其

涂轍以騁其氣勢而壯其筆力

王懷祖讀書雜誌所校管子各條似不如他書之精實

揚子法言究不如文中子之平實蓋子雲文學中人非道德中

人也

王船山氏最推重正蒙一書以余觀之亦艱深而不能顯豁其

參兩篇言天地日月五行之理數尤多障礙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一

七

理學宗傳中孫氏所錄朱子之語多取其與陸子相近者蓋偏

於陸王之途去古愈遠也

昔嘗苦國策訛舛不可讀意謂宋板或當勝茲閱黃刻南宋姚

宏本而其不可通如故也

史

鄒陽獄中上梁王書千古傳誦余究不知其深處太史公以鄒

陽與魯仲連並列余亦不知其所以相合之故

魏晉六朝皆欽慕曹公之英武每以漢高魏武並論士衡獨睥

睨而悼惜之陸氏承遜抗之餘烈猶有英風偉抱也

論史之文當雜徵史事以宏暢其說如東坡論魯隱公則雜引

里克李斯鄭小同王允之事論張子房則雜引荆軻聶政鄭伯
句踐事故筆勢縱橫不可羈絆

漢黽錯建議削藩厥後吳楚七國反景帝誅錯而事以成明齊

泰黃子澄建議削藩厥後燕王南犯建文誅齊黃而事以敗我

朝米思翰建議削藩厥後吳耿三叛並起 聖祖不誅米思翰

而事以成此三案者最相類或誅或有或成或敗參差不一士

大夫審大事決大疑但當熟思是非不必泥於往事之成敗以

遷就一時之利害也

唐昭宗以王室日卑發憤欲討李茂貞責宰相杜讓能專主兵

事杜讓能再三辭謝言他日臣徒受晁錯之誅不能弭七國之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一

六

禍厥後李茂貞進逼興平禁軍敗潰京城大震茂貞表請誅讓

能讓能曰臣固先言之矣上涕下不能禁曰與卿訣矣是日貶

讓能梧州刺史尋賜自盡斯則無故受誅其寃有甚於晁錯齊

泰黃子澄昭宗既強之於前復誅之於後此其所以為亡國之

君也

後唐潞王慮石敬瑭之將反李崧呂琦勸帝與契丹和親薛文

遇沮之帝欲移石敬瑭鎮鄆州文遇力贊成之厥後敬瑭果反

引契丹大破唐兵唐主見薛文遇曰我見此物肉顛幾欲抽佩

刀刺之大氏事敗而歸咎於謀主者庸人之恒情也

閱五代史於歐公不偽梁一段不謂為然不偽梁可也何必斤

斤自疏其解哉以上日記

古稱陳湯算五日而得吉語司馬懿算五月而破高麗皆史官事後鋪張之詞不足深信

胡潤芝言柳伉斬程元振出之柳伉則為忠直出之郭李則為跋扈誠為至論嘗熟思袁紹之誅除宦豎陳元禮之迫脅馬鬼雖一時快心之舉然豈稍有儒生氣象者所能為哉又豈有儒生氣象者所應為哉

邵位西以書相詰難戲答之曰憶在京時閣下謂廿四史是一篇大帳目余以為論言兄忘之乎五六年間軍事無利數與劉霞仙論朱注之長短非因勝仗而然其時孔子亦曾托夢於閣求闕齋弟子記卷二十一 九

下否弟昨夜夢昌黎公來告邵某今之君子而好議辨小序者之非自居信古之名而自相矛盾其語甚多不盡記憶閣下可以悔悟矣

先哲經世之書莫善於司馬文正公資治通鑑其論古皆折衷至當開拓心胷如因三家分晉而論名分因曹魏移祚而論風俗因蜀漢而論正閏因樊鄴而論名實皆能窮物之理執聖之權又好敘兵事所以得失之由脈絡分明又好詳名公巨卿所以興家敗家之故使士大夫恍然知戒實六經以外不刊之典也以上書牘

司馬遷敘述扁鵲倉公具詳病者主名及診脈之法藥齊之宜

繁稱數十事累牘不休余嘗求之非有義也周官醫師食醫疾醫瘍醫獸醫之屬隸於冢宰魯陽伏陰節宣補救亦宰世者之所有事為良醫立傳無所不可要以畧作大指明小道之不可廢與日者龜策諸傳相附摭一二事以為類足矣繁稱奚為者夫執技以事上名一能以濟人此小人之事也大人者德足以育物智足以役眾彼誠有所擇不宜於此津津也若還貫通方術而藉以自矜其多能斯又淺者徒也

往余讀後漢書列女傳竊怪范氏自誇體大思精而不達於修史之義蓋司馬氏創立紀傳以為天地之所以不敝者獨賴有偉人焉以經緯之故備載聖君賢相瑰智瑋材謂若而人者皆求闕齋弟子記卷二十一 三

以倫次乾坤法戒來葉而范氏乃取數女子廁其間於經世之旨何與焉且其所載如桓孟之流皆門內庸行無絕特可驚之迹抑又不足述私蓄此疑久矣既而思之天下者合億萬家以成天下者也一家之中男職外女職內其輕重略相等而女子所處往往有艱難迫隘處之曲當即日用飲食之恆雖神聖當之不能越乎其軌然則婦女有所稱述固不宜聽其幽隱而不彰則范氏立篇之意誠亦不為無見也自范氏創列女傳厥後晉魏諸史皆踵為之率以奇特相勝苟以新耳目而止而門內庸行恭儉劬苦反或置而不道使高者慕義而過激常者無稱而不知勸而後知范氏之識猶有見於古聖人正家之大原而

未可深為譏議也

歐陽公譜牒之學號為精審然其所著唐宰相世系表於巨族既推其本源出於某帝某王又歷敘漢世名賢如琅邪王氏已稱出周靈王子晉之後而又敘王吉王駿之系蘭陵蕭氏已稱出帝昶之後而又敘蕭何望之之系相承不絕如屈伸指而數庭樹略無參稽猶豫之辭公嘗譏司馬遷不能闕疑後人又譏歐陽氏不善闕疑所謂目能見千里而不能自見其睫也

道家者流其初但尚清靜無為其後乃稱上通天帝自漢初不能革秦時諸時而涓陽五帝之廟甘泉泰一之壇帝皆親往郊見由是聖王祀天之大典不掌於天子之祠官而方士奪而領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一 三

之道家稱天侵亂禮經實始於此

余嘗以 大清達人傑士超越古初而紀述闕如用為歎憾道光之末聞嘉興錢衍石給事儀吉仿明焦竑獻徵錄為 國朝徵獻錄因屬給事從子應溥寫其目錄得將相大臣循良忠節儒林文苑等凡八百餘人積二三百卷借名人之碑傳存名人之事蹟自別京師久從徵役而此目錄冊者不可復覩同治初又得鄂陵蘇源生文集具述其師錢給事於徵獻錄之外復節錄名臣為先正事畧於是知錢氏頗有造述不僅鈔纂諸家之文矣又二年而得吾鄉李元度次青所著先正事畧命名乃適與錢氏相合前此二百年未有成書近三十年中錢氏編摩於

汴水次青成業於湖湘斯亦徵通儒意趣之同抑地下達人傑士其靈爽不可終閔也 以上文集

賦詩

漢魏人作賦一貴訓詁精確二貴聲調鏗鏘

少時嘗讀子虛上林賦未甚成誦年來好看漢賦亦未熟讀近日在輿中戲將子虛賦細讀居然能背誦四編少時所深以為難者老年乃頗能之非聰明進於昔時乃由稍知其節奏氣勢與用意之所在故耳

余近年最好楊馬班張之賦未能迴環朗誦偶一誦讀如逢故人易於熟洽但衰年讀書未能久記耳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一 三

九章惜往日的是偽作當著論辨之 以上日記

閱陳秋舫應制賦氣勢流利古不乖時今不同弊心賞其能而愧弗如也

凡讀書有為己為人之分為人者縱有心得亦的然日亡予於杜詩不無一隙之見而批點之時自省良有為人之念雖欲蘊蓄而有味得乎

湯海秋言七律須講究漢宋聲調不可專言上乘證果反味初階切中余病

日來讀杜詩頗有小得無事則心頭口頭不離杜詩雖細加咀嚼而究有為人的意思

讀李義山詩似有所悟夜繙樊川集證之亦然知何大復明月篇之有心得也

陶杜詩五古知古人妙處只是造句之法變化無窮故終身無一複筆猶之毛詩無相襲之調也昔嘗謂作古文宜用杜詩造句之法近來久未溫習及此矣

爲詩古文者工夫全在詩古文之外

詩既鈔選十八家矣古文當選百篇鈔置案頭以爲揣摩因自爲之記曰爲政十二門爲學十五書鈔文一百首鈔詩十八家放翁詩實能道得空曠曾懷出

古人文章所以與天地不做者實賴氣以昌之聲以永之故讀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一

三

書不能求之聲氣二者之間徒精粕耳

與幕府諸人論詩極賞杜牧之之俊偉

余既鈔選十八家之詩雖存他樂不請之懷未免足已自封之

陋乃近日意思尤爲簡約五古擬專讀陶潛謝朓兩家七古擬

專讀韓愈蘇軾兩家五律專讀杜甫七律專讀黃庭堅七絕專

讀陸游以一二家爲主而他家則參觀互證庶幾用志不紛然

老境侵尋亦止能長吟以自娛不能抗手以入古矣

讀李太白杜子美各大篇悟作書作文之道亦須先有驚心動

魄之處乃能漸入正果若但由靈妙處著意終不免描頭畫角

日內於蘇詩似有心得領其冲淡之趣灑落之機

昔年每作一詩輒不能睡後遂擲筆今試一爲之又不成寐豈果體弱不耐苦吟耶抑機軸太生成之艱辛耶

陶公述酒詩爲南宋鄱陽湯文清公漢所注於陶公度詞奧旨盡得解釋慰悅無已

余在京鈔成十八家詩閱今十有六年雖帶携行篋不時溫習然未能校對錯誤畧加批識其中有各家自注及必須有注而其義乃明者亦宜補鈔小注茲將細閱一編以作定本

余昔年鈔古文分氣勢識度情韻趣味爲四屬擬再鈔古近體詩亦分爲四屬而別增一機神之屬機者無心遇之偶然觸之姚惜抱謂文王周公繫易其爻辭取象亦偶觸於其機假令易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一

四

一日而爲之其機之所觸少變則其辭之取象亦少異矣余嘗

嘆爲知言神者人功與天機相浚泊如卜筮之繇詞如左傳諸

史之有童謠如佛書之有偈語其義在可解不可解之間古人

有所託諷如阮嗣宗之類或故作神語以亂其辭唐人如太白

之豪少陵之雄龍標之逸昌谷之奇及元白張王之樂府亦往

往多神到機到之語卽宋世名家之詩亦皆人巧極而天工錯

徑路絕而風雲通蓋必可與言機可與用神而後極詩之能事

余鈔詩擬增此一種與古文微有異同

五言古詩有二種最高之境一種比興之體始終不說出正意

如碩人但頌莊姜之美盛而無子兆亂已在言外大叔于田但

誇叔段之雄武而耦國兆亂已在言外曹阮陳張李杜往往有
之一種盛氣噴薄而出跌蕩淋漓曲折如意不復知為有韻之
文曹鮑杜韓往往有之余解此二境而會未一作此等詩自媿
亦自惜也

杜詩五古句法瘦勁變化通於古文造句之法恨吾能知之而
手不能為之耳

閱陶公全部取其尤閑適者記出將鈔一册合之杜韋白蘇陸
五家之閑適詩纂成一集以備朝夕諷誦又閱杜詩選其閑適
者而杜之五七古中絕少閑適一種僅就其自然者擇取一二
渠固知道之君子有德之至言故余鈔閑適詩不能就杜氏而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一

五

不鈔也

大抵作詩古文胷中須有一段奇氣盤結於中而達之筆墨者
却須遏抑掩蔽不令過露乃為深至若存絲毫求知見好之心
則真氣滲泄無足觀矣不特技藝為然即道德事功亦須將求
知見好之心洗滌淨盡乃有合處故曰七韻師無聲五和常主
淡也

古來詩家文家書家皆有所謂筆陣者厚蓄于陣之初而不必
究極于陣之終陣將酣時又已另作變態矣 以上日記

古昔多聞之君子其從事文學多不在朝班而在仕宦遠州之
時雖蘇軾黃庭堅之於詩論者謂其汴京之作少遜不敵其在

外者之殊絕蓋屏居外郡罕與接對則其志專而其神能孤往
橫絕於無人之域若處京師浩穰之中視聽旁午甚囂而已矣
尙何精詣之有哉

昔者嘗怪杜甫氏以彼其志量而勞一世以事詩篇追章琢句
篤老而不休何其不自重惜若此及觀昌黎韓氏稱之則曰流
落人間者太山一毫芒而蘇氏亦曰此老詩外大有事在吾乃
知杜氏之文字蘊于胸而未發者殆十倍於世之所傳而器識
之深遠其可敬慕又十倍於文字也 以上文集

願劉銘傳大潛山房稿 黃山谷學杜公七律專以單行之氣
運於偶句之中東坡學李白則以長古之氣運於律句之中樊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一

五

川七律亦有一種票姚之氣余謂小杜蘇黃皆豪士而有俠客
之風者省三所為七律亦往往運以單行之氣差於牧之為近
蓋得之天事者多若能就斯途而益闢之參以山谷之崛彊而
去其生澀雖不足悅時目然固詩中不可不歷之境也

題王定安蛻數齋稿 詩人必學為四六故唐世詩家無不工
為駢文者姚惜抱最服杜公五言長排以其對仗工使典切而

氣勢復縱橫如意也 尺牘中屢言之鼎丞精心為詩須於古人之駢文
觀其對仗使典討論一番乾嘉以前翰林作賦類多富瞻工整

道光中葉後詞苑後進腹儉而為之亦苟駢文久不講矣不獨
駢文宜求工切即古文亦然班揚韓柳之文其組織何嘗不工

匠心何嘗不密特未易以鹵莽求之耳

與李鴻齋書 凡詩中有一種閒適之境專從胸襟著工夫讀之但覺天機與百物相弄相悅天宇奇寬日月奇閑如陶淵明之五古杜工部之五律陸放翁之七絕往往得閒中之真樂白香山之閒適古調東坡過嶺後之五古亦能將胸中坦蕩之懷曲曲寫出僕自問胸次滌洗不甚後於古人而束縛塵埃會不得宴處觀物作為詩章一寫吾心之所謂浩然者私居深念常用不怡

與方子白書 頃奉讀惠書並詩二章深情古韻如載幽人之至性以出僕嘗謂黃魯直生平倔强自喜從無斂衽溫恭之象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一

三

而此古風二首頗抑於繩尺之中不類其平日之作譬如驍將初當大敵亦頗內怯國藩素非大敵而閣下此篇亦復循循繩尺重蹈魯直故轍又何說也

與鄧寅階書 試帖原為館閣中所極重 國朝推吳穀人先生為第一名家其詩無美不備弟尤愛其詠史詩與七十二候詩閣下近年為小兒講解通鑑請即於通鑑中出題課試帖詩三入課期以外另添一六課期三入以通鑑題為試帖仿吳穀人氏詠史之作一六以寫景題為試帖仿吳氏七十二候之作二者竝進則宜古宜今矣

求闕齋弟子記卷二十二

求闕齋弟子記卷二十一

東湖王定安集

文學下

文

凡作文有情極真摯不得不一傾吐之時然必須平日積理既富不假思索左右逢原其所言之理足以達其胸中至真至正之情作文時無鑄刻字句之苦文成後無鬱塞不吐之狀皆平日讀書積理功也若平日蘊釀不深則雖有真情欲吐而理不足以達之不得不臨時尋思義理義理非一時所可取辦則不得不求工於字句至於雕飾字句則巧言取悅作偽日拙所謂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一

一

修辭立誠者蕩然失其本旨矣

為文全在氣盛氣盛全在段落清每段分束之際似斷不斷似咽非咽似吞非吞似吐非吐古人無限妙境難於領取每段將起之處似承非承似提非提似突非突似紆非紆古人無限妙用亦難領取

奇章大句須得瑰瑋飛騰之氣駢之以行凡堆重處皆化為空虛乃能為大篇所謂氣力有餘於文之外也否則氣不能舉其體矣

古文之道與駢體相通由徐庾而進於任沈由任沈而進於潘陸由潘陸而進於左思由左思而進於班張由班張而進於卿

雲韓退之之文比卿雲更高一格解學韓文則可窺六經之闡奧矣

讀震川文數首所謂風雪中一似嚼冰雪者信為清潔而波瀾意度猶嫌不足以發揮奇趣

古文一事平日自覺頗有心得而握管之時不克殫精極思作成總不稱意安得屏棄萬事酣睡旬日神志完適然後作文一首以抒胸中奇趣

作莫猶人墓表無平日傲岸勁折之氣蓋老境日增耳邵位西嘗謂余碑版文似東漢人亦嫌其平也

居家治軍及與人酬應皆須有一定風格作文作字亦然余學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一 二

書屢有變遷故無成古文一道心中頗有一定風格而作之大少不能自證自慰

白香山陸放翁襟懷澹宕殊不可及古文家胸襟雖澹泊而筆下難於寫出思一為之以寫淡定之懷古人所謂一卷冰雪文也

古人成一小技皆當有庖丁解牛蚶螭承蜩之意况古文之道至大且精豈可以淺嘗薄涉而冀其有成者

古文以謀篇布勢為大關要書經左傳每篇空處較多實處較少旁面較多正而較少精神注於眉宇目光不可周身皆眉到處皆目也線索要如蛛絲馬跡絲不可過粗跡不可過密也

讀呂刑篇於古文句法有所會讀長楊賦於古文行氣有所會作文作詩皆宜專學一家作書宜臨摹古帖乃易長進然則作人之道亦宜專學一古人或得之今人之賢者而師法之庶易長進

吾嘗取姚姬傳先生之說文章之道分陽剛之美陰柔之美二種大抵陽剛者氣勢浩瀚陰柔者韵味深美浩瀚者噴薄而出之深美者吞吐而出之就吾所分十一類言之論著類詞賦類宜噴薄序跋類宜吞吐奏議類哀祭類宜噴薄詔令類書牘類宜吞吐傳誌類敘記類宜噴薄典志類雜記類宜吞吐其一類中微有區別者如哀祭類雖宜噴薄而祭郊社祖宗則宜吞吐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一 三

詔令類雖宜吞吐而檄文則宜噴薄書牘類雖宜吞吐而論事則宜噴薄此外各類皆可以此意推之

古文中惟書牘一門竟鮮佳者入家中韓公差勝然亦非書簡正宗此外則竟無可採諸葛武侯王右軍兩公書翰風神高遠最愜吾意然思太少且乏大篇皆小簡耳

余所編經史百家雜抄有文八百篇上下未免太多不足備簡練揣摩之用宜另抄小冊選文五十首鈔之朝夕諷誦庶為守約之道

往年思古文有八字訣曰雄直怪麗淡遠茹雅近於茹字似更有所得而音響節奏須一和字為主因將淡字改為和字

柳子厚山水記似有得於陶淵明冲淡之趣文境最高不易及
古人文章有雲屬波委官止神行之象質從熟後生出所謂文
入妙來無過熟也

古文之道布局須有千岩萬壑重巒複嶂之觀不可一覽而盡
又不可雜亂無紀

古文須有漢賦氣此意惟姬傳先生知之而力未逮耳

韓公周情孔思非李漢知之極深焉能道得出爲文者須要窺
得此四字乃爲知本

姚氏謂蘇氏學莊子外篇之文實則詭詭處不逮遠甚

呂刑篇於後世古文家蹊徑最近惜不能盡通其讀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一

四

文章陽剛之美莫要於雄直怪麗四字陰柔之美莫要於茹遠
潔適四字惜余知其意而不能竟其學

溫韓文數篇悟古人之不可及處全在行間如列子之御風不
在義理字句內也

古文之道須有奇橫之趣自然之致二者并進乃爲成體之文
余昔年嘗慕古文境之美者約有八言陽剛之美曰雄直怪麗
陰柔之美曰茹遠潔適蓄之數年尙未能發爲文章略得八美
之一以副斯志因就此八言各作十六字贊之附錄於左

雄 劃然軒昂盡棄故常跌宕捭捩之有芒

直 黃河千里其體仍直山勢如龍轉換無迹

怪 奇趣橫生人駭鬼眩易之山經張韓互見

麗 青春大澤萬卉初葩詩騷之韻班揚之華

茹 眾議輻湊吞多吐少幽獨咀含不求共曉

遠 九天俯視下界聚蚊寤寐周孔落落寡羣

潔 冗意陳言類字盡艾慎爾衰貶神人共監

適 心境兩閒無管無待柳記歐跋得大自在

將韓文墓誌擬立一表以明行文無常態金石無定例

偶思古文可學者古八句云詩之節書之括孟之烈韓之越馬

之咽莊之跌陶之潔杜之拙將終日三復冀有萬一之合

文家之有氣勢亦猶書家有黃山谷趙松雪輩凌空而行不必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一

五

盡合於理但求氣之昌耳故南宋以後文人好言義理者氣皆
不盛大抵凡事皆宜以氣爲主氣能扶理以行而後雖言理而
不厭否則氣既衰茶說理雖精未有不可厭者猶之作書者氣
不貫注雖筆筆有法不足觀也

思作金陵官紳昭忠祠碑而不能成竟日昏睡如醉如癡向來
習態如此而數十年因循不肯苦學作文至今已衰老悔無及
矣

作苗君墓誌銘畢細閱竟無一字是處昔余終年不動筆作文
而自託能知古人之堂奧以爲將來爲之必有可觀不料今年
試作數首乃無合於古人義法愧報何極

作唐公墓誌覆視無一是處乃知吾昔年自託為知文而會不一動筆為之全不可恃也天下事知得十分不如行到七分非閱歷何由解此

楊子雲百官箴乃後人廣作姚惜抱辨之甚精

余論作書之法有欲落不落欲行不行二語古文吞吐斷續之際亦有欲落不落欲行不行之妙乃為蘊藉

昌黎諸文皆學書經

韓文之妙實從相如子雲得來

日內覺於古文大有所得乃悟韓文實從揚馬得來而參以孔孟之義理所以雄視千古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一

六

程伯勇出示洪稚存上成親王書即嘉慶己未獲咎發譴新羅當時直聲震於天下今觀之亦無甚觸諱之處

閱姚惜抱梅伯言集歎其立言之多火候之熟良不可及

湯文正集惟傳狀碑銘之類不愜吾意餘如語錄告諭書牘之屬皆有誠意挾正氣以行學問本極淵博講學又甚公允不可及也

紀文達公筆記及遺集詩尙可觀文則俗矣

震川四書文其渾灑流轉之氣乃更勝於古文

退之論文先貴沈浸濃郁含英咀華陸士衡劉舍人輩皆以骨肉停勻為主姬傳先生亦以格律聲色與神理氣味四者並稱

文字者以代語言記事物名數而已其流別大率十有一類著作敷陳發明吾心之所欲言者其為類有二無韻者曰著作辨論之類有韻者曰詞賦敷陳之類人有所著吾以意從而闡明之者其為類一曰敘述注述之類以言告於人者其為類有三自止告下曰詔誥檄令之類自下告上曰奏議獻策之類友朋相告曰書問箋牘之類以言告於鬼神者其為類一曰祝祭哀弔之類記載事實以傳示於後世者其為類有四記名人日記傳碑表之類記事蹟曰敘述書事之類記大綱曰大政典禮之類記小物曰小事雜記之類凡此十一類古今文字之用盡於此矣其九類者佔畢小儒夫以而能為之至詞賦敷陳之類大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一

七

政典禮之類非博學通識殆庶之才烏足以涉其藩籬哉

造句約有二端一曰雄奇一曰愜適雄奇者瓊瑋俊邁以揚馬為最詭詭恣肆以莊生為最兼擅瓊瑋詭詭之勝者則莫盛於

韓子愜適者漢之匡劉宋之歐曾均能細意熨貼樸屬微至雄奇者得之天事非人力所可強企愜適者詩書醞釀歲月磨鍊皆可日起而有功愜適未必能兼雄奇之長雄奇則未有不愜

適者學者之識當仰窺於瓊瑋俊邁詭恣肆之域以期日進於高明若施手之處則端從平實愜適始

友人錢唐戴醇士熙嘗為余言李伯時畫七十二賢像其妙全在鼻端一筆面目精神四支百體衣褶鞞紋皆與其鼻端相肖

或端拱而凝思或欹斜以取勢或若列仙古佛之殊形或若鱗身蛇軀之詭趣皆自其鼻端一筆以生變化而卒不離其宗國藩以謂斯言也可通於古文之道夫古文亦自有氣焉有體焉今使有人於此足反居上首顧居下一脛之大幾如腰一指之大幾如股則見者謂之不成人又或頤隱於臍肩高於頂五管在上兩髀為脅則見者亦必反而卻走為文者或無所專注無所歸宿漫衍而不知所裁氣不能舉其體則謂之不成文故雖長篇鉅製其精神意趣之所在必有所謂鼻端之一筆者譬若水之有幹流山之有主峰畫龍者之有睛物不能兩大入不能兩首文之主意亦不能有兩重專重一處而四體停勻乃始成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二

八

章矣 以上日記

自漢以來為文者莫善於司馬遷遷之文其積句也皆奇而義必相輔氣不孤伸彼有偶焉者存焉其他善者班固則毗於用偶韓愈則毗於用奇蔡邕范蔚宗以下如潘陸沈任等此者皆師班氏者也茅坤所稱八家皆師韓氏者也傳相祖述源遠而流益分判然若白黑之不類於是刺議互興尊丹者非素而六朝隋唐以來駢偶之文亦已久王而將厭宋代諸子乃承其敝而倡為韓氏之文而蘇軾遂稱曰文起八代之衰非直其才之足以相勝物窮則變理固然也豪傑之士所見類不甚遠韓氏有言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由是

言之彼其於班氏相師而不相非明矣耳食者不察遂附此而抹殺一切又其言多根六經頗為知道者所取故古文之名獨尊而駢偶之文乃屏而不得與其列數千百年無敢易其說者所從來遠矣 國家承平奕禩 列聖修禮右文碩學鴻儒往往多有康熙雍正之間魏禧汪琬姜宸英方苞之屬號為古文專家而方氏最為無類 純皇帝武功文德壹邁古初徵鴻博以考藝閣四庫館以招延賢儁天下翕然為浩博稽核之學薄先輩之空言為文務闡麗胡天游邵齊燾孔廣森洪亮吉之徒蔚然四起是時郎中姚鼐息影金陵私淑方氏如碩果之不食可謂自得者也沿及今日方姚之流風稍稍興起求如天游齊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二

九

薰葦閭麗之文闕然無復有存者矣

乾隆之末桐城姚姬傳先生鼐善為古文辭慕效其鄉先輩方望溪侍郎之所為而受法於劉君大樾及其世父編修君範三子既通儒碩望姚先生治其術益精歷城周永年書昌為之語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學者歸嚮桐城號桐城派猶前世所稱江西詩派者也姚先生晚而主鍾山講席門下著籍者上元有管同異之梅曾亮伯言桐城有方東樹植之姚瑩石甫四人者皆稱高第弟子各以所得傳授往往不絕在桐城者有戴鈞衡存莊事植之久尤精力過絕人自以為守其邑先正之法禮之後進義無所讓也其不列弟子籍同時服膺有新城

魯仕驥絜非宜與吳德旋仲倫絜非之甥為陳用光碩士碩士
 既師其舅又親受業姚先生之門鄉人化之多好文章碩士之
 羣從有陳學受藝叔陳溥廣勇而南豐又有吳嘉賓子序皆承
 絜非之風私淑於姚先生由是江西建昌有桐城之學仲倫與
 永福呂璜月滄交友月滄之鄉人有臨桂朱琦伯韓龍啟瑞翰
 臣馬平王錫振定甫皆步趨吳氏呂氏而益求廣其術於梅伯
 言由是桐城宗派流行於廣西矣昔者國藩嘗怪姚先生典試
 湖南而吾鄉出其門者未聞相從以學文為事既而得巴陵吳
 敏樹南屏稱述其術篤好而不厭而武陵楊彝珍性農善化孫
 鼎臣芝房湘陰郭嵩燾伯琛澹浦舒燾伯魯亦以姚氏文家正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一 十

軌違此則又何求最後得湘潭歐陽生生吾友歐陽兆熊小岑
 之子而受法於巴陵吳君湘陰郭君亦師事新城二陳其漸染
 者多其志趨嗜好舉天下之美無以易乎桐城者也當乾隆中
 葉海內魁儒畸士崇尚鴻博繁稱旁證考核一字累數千言不
 能休別立幟志名曰漢學深摺有宋諸子義理之說以為不足
 復存其為文尤蕪雜寡要姚先生獨排眾議以為義理考據詞
 章三者不可偏廢必義理為質而後文有所附考據有所歸一
 編之內惟此尤兢兢當時孤立無助傳之五六十年近世學子
 稍稍誦其文承用其說道之廢興亦各有時其命也歟哉
 姚姬傳氏之纂古文辭分為十三類余稍更易為十一類日論

著日詞賦日詔令日序跋日奏議日書牘日哀祭日傳誌日雜
 記九者余與姚氏同焉者也日贈序姚氏所有而余無焉者也
 日敘記日典志余所有而姚氏無焉者也日頌贊日箴銘姚氏
 所有余以附入詞賦之下編日碑誌姚氏所有余以附之傳誌
 之下編論次微有異同大體不甚相遠後之君子以參觀焉
 村塾古文有選左傳者識者或譏之近世一二知文之士纂錄
 古文不復上及六經以云尊經也然溯古文所以立名之始乃
 由屏棄六朝駢儷之文而返之於三代兩漢今舍經而降以相
 求是猶言孝者敬其父祖而忘其高曾言忠者曰我家臣耳焉
 敢知國將可乎哉余鈔纂此編每類必以六經冠其端涓涓之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二 十

水以海為歸無所於讓也姚姬傳氏撰次古文不載史傳其說
 以為史多不可勝錄也然吾觀其奏議類中錄漢書至三十八
 首詔令類中錄漢書至三十四首果能屏諸史而不錄乎余今
 所論次采輯史傳稍多命之日經史百家雜鈔云
 著述門三類
 論著類 著作之無韻者經如洪範大學中庸樂記孟子皆是
 諸子曰篇日訓日覽古文家日論日辨日議日說日解日原皆
 是
 詞賦類 著作之有韻者經如詩之賦頌書之五子作歌皆是
 後世日賦日辭日騷日七日設論日符命日頌日贊日箴日銘

一第... 冊... 4 反EJ

日歌皆是

序跋類 他人之著作序述其意者經如易之繫辭禮記之冠義昏義皆是後世日序日跋日引日題日讀日傳日注日箋日疏日說日解皆是

告語門 四類

詔令類 上告下者經如甘誓湯誓牧誓等大誥康誥酒誥等皆是後世日詔日諭日令日教日敕日聖書日檄日策命皆是

奏議類 下告上者經如皋陶謨無逸召誥及左傳季文子魏絳等諫君之辭皆是後世日書日疏日議日奏日表日劄子曰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二

十一

封事日彈章日牋日對策皆是

書牘類 同輩相告者經如君奭及左傳鄭子家叔向呂相之辭皆是後世日書日啟日移日牘日簡日刀筆日帖皆是

記載門 四類

傳誌類 所以記人者經如堯典舜典史則本紀世家列傳皆記載之公者也後世記人之私者日墓表日墓誌銘日行狀日家傳日神道碑日事畧日年譜皆是

敘記類 所以記事者經如書之武城金縢顧命左傳大戰記會盟及全編皆記事之書通鑑法左傳亦記事之書也後世古文如平淮西碑等是然不多見

典誌類 所以記政典者經如周禮儀禮全書禮記之王制月

令明堂位孟子之北宮錡章皆是史記之八書漢書之十志及三通皆典章之書也後世古文如趙公救苗記是然不多見

雜記類 所以記雜事者經如禮記投壺深衣內則少儀周禮之考工記皆是後世古文家修造宮室有記游覽山水有記以及記器物瑣事皆是

自六籍燬於秦火漢世振拾殘遺徵諸儒能通其讀者支分節解於是有章句之學劉向父子勸書祕閣刊正脫誤稽合同異於是而有校讎之學梁世劉勰鍾嶸之徒品藻詩文褒貶前哲其後或以丹黃識別高下於是有評點之學三者皆文人所有事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二

十二

也前明以四書經義取士我朝因之科場有點句勾股之例蓋猶古者章句之遺意試官評定甲乙用硃墨旌別其旁名曰圈點後人不察輒仿其法以塗抹古書大圈密點狼藉行間故章句者古人治經之盛業也而今專以施之時文圈點者科場時文之陋習也而今反以施之古書末流之變遷何可勝道惟校讎之學我朝獨為卓絕乾嘉間巨儒輩出講求音聲故訓校勘疑誤冰解的破度越前世矣咸豐十年余選經史百家之文都為一集又擇其尤者四十八首錄為簡本以詔余弟沅甫重寫一冊請余勘定乃稍以己意分別節次句絕而章乙之間亦釐正其謬誤評騰其精華雅與鄭竝奏而得與夫參見將使

以達之若剖肺肝而陳簡策斯皆自然之文性情敦厚者類能爲之而淺深工拙相去十百千萬而未始有極自羣經而外百家著述率有偏勝以理勝者多闢幽造極之語而其弊或激宕夫中以情勝者多悱惻感人之言而其弊常豐縟而寡實自東漢至隋文人秀士大抵義不孤行辭多儷語卽議大政考大禮亦每綴以排比之句間以婀娜之聲歷唐代而不改雖韓李銳志復古而不能革舉世駢體之風此皆習於情韻者類也宋興旣久歐陽曾王之徒崇奉韓公以爲不遷之宗適會其時大儒迭起相與上探鄒魯研討微言羣士慕效類皆法韓氏之氣體以闡明性道自元明至 聖朝康雍之間風尚略同非是不足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一

六

與於斯文之末此皆習於義理者類也乾隆以來鴻生碩彥稍厭舊聞別啟涂軌遠紹漢儒之學因有所謂考據之文一字之音訓一物之制度辨論動至數千言曩所稱義理之文淡遠簡樸者或屏棄之爲空疏不足道此又習俗趨嚮之一變也壽序者猶昔之贈序云爾贈言之義粗者論事精者論道旌其所已能而勸其所未至是故稱人之善而識小以遺鉅不明也溢而飾之不信也述先德而過其實是不以君子之道事其親者也爲人友而不相勸以君子者不忠也近世綴文之士頗稱述熙甫以爲可繼曾南豐王半山之爲之自我觀之不同日而語矣或又與方苞氏竝舉抑非其倫也蓋

古之知道者不妄加毀譽於人非特好直也內之無以立誠外之不足以信後世君子恥焉自周詩有崧高蒸民諸篇漢有河梁之詠沿及六朝餞別之詩動累卷帙於是有所謂賀序者壽序韓氏爲此體特繁至或無詩而徒有序駢拇枝指於義爲已侈矣熙甫則不必餞別而贈人以序有所謂賀序者壽序者此何說也又彼所謂抑揚吞吐情韻不匱者苟裁之以義或皆可以不陳浮芥舟以縱送於蹶泔之水不復憶天下有日海濤者也神乎味乎徒詞費耳然當時頗崇茁軌之習假齊梁之雕琢號爲力追周秦者往往而有熙甫一切棄去不事塗飾而選言有序不刻畫而足以昭物情與古作者合符而後來者取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二

七

則焉不可謂不智己人能宏道無如命何藉熙甫早置身於高明之地聞見廣而情志闊得師友以輔翼所詣固不竟此哉壽序非古也明歸太僕數鄙之而數爲之以爲崑山之俗張此尤盛閭巷之士狃於習而不求其說立言者雖知其事微薄而不忍拒孝養者之請牽率以從事宜也自宋景濂以壽文人集厥後踵爲之者大抵甄敘行能終以諛頌雖以歸有光方苞之博通不能洗此陋習夫無故而敘述人之生平事蹟與無故而貢人以譽二者皆達於文者之所譏也惟因事而致其敬相與爲辭以示不忘則古多有之其爲辭也貴約而韻質而不蔓君子尚焉

道光癸卯季仙九先生視學安徽國藩視行篋所不攜之書為借得二十餘種甲辰冬取震川集加丹黃焉效明代人評點古文之法識之以朱圍著之以褒譏丙午之冬先生受代還朝國藩以此冊已被點汗將別購善本歸之先生曰苟評識有當固無害也竊嘗謂古人讀書之方其大要有二有注疏之學有校正之學注者尊引其義如水之有所歸疏者開暢其說如牖之視而得明云爾是故章斷而句離條箋而縷釋若漢之孔鄭唐之孔賈宋之程朱其取徑不同其為注疏之學一也校正者考之他本以校其同異參之己意以證其偽亂云爾若劉向父子之校書會子固師之陸德明之作經典釋文朱子為韓文考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一

六

異師之至昌黎之讀鵝冠子岳相臺之刻五經則折衷而歸於一是要之皆校正之學也自漢以下魁儒碩士善讀古書者大端不越此二途逮前明中葉乃別有所謂評點之學蓋明代以制藝取士每鄉會試文卷浩繁主司覽其佳者則圍點其旁以為標識又加評語其上以褒貶所以別妍媸定去取也濡染既久而書肆所刻四書文莫不有批評圍點其後則學士文人競執此法以讀古人之書若茅坤董份陳仁錫張溥凌稚隆之徒往往以時文之機軸循史漢韓歐之文雖震川之於莊子史記猶不免循此故轍又其甚則孫鑛林雲銘之讀左傳割裂其成幅而粉傳其字句且為之標目如鄭伯克段周鄭交質云云強

三代之人以就坊行制藝之範圍何其陋與我朝右文崇道鉅儒輩出當世所號為能文之士如方望溪劉才甫之集與姚姬傳氏所選之古文詞亦復綴以批點賢者苟同他復何望蓋習俗之入人深矣國藩淺鄙無狀上之不克研經翼傳闡發微言次之又不克搜羅羣籍討論異同日抱兔園冊子習常蹈故以從事於批點者心知其謬而姑仍之日月冉冉而恥過作非內實疚焉今將以此冊歸先生故敬識數語以懲余之詭隨而不自克也 以上文集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一

七

亦以多讀為妙蓋京都田獵江海諸賦雖難於成誦而造字形聲訓詁之學即已不待他求此外各文則竝無難於成誦者文章之事究以精力盛時易於進功年力方強志趣拔俗宜趁此時併日而學絕塵而奔雖未必遠躋作者而看讀寫作四字兼營并進亦自有一番功效 六朝偶儷之文有能運單行之氣挾昇岸之情者便與漢京不甚相遠 公在京答劉蓉孟容書 去歲惠書所以講明學術者甚正且詳而於僕多寬假之詞意欲誘而進之且使具述為學大指良厚良厚蓋僕早不自立自庚子以來稍事學問涉獵於前明

本朝諸大儒之書而不克辨其得失聞此間有工爲古文詞者僕就而審之乃桐城方侍郎苞遞傳之緒論其言誠有可取於是取司馬遷班固韓愈歐陽修曾鞏王安石及方氏之作悉心以讀之其他六代之能詩者及李白杜甫蘇軾黃庭堅之徒亦皆泛其流而究其歸然後知古之知道者未有不明於文者也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一

子

立文字以彰之孔子又作十翼定諸經以闡顯之而道之微列於萬事萬物者亦得略盡於文字中矣所貴乎聖人者謂其立行與萬事萬物相交錯而曲當乎道而其文字可以教後世也吾儒所賴以學聖賢者亦藉此文字以考古聖之行以究其用心之所在然則此句與句續字與字續者古聖之精神笑語胥寓於此差若毫釐謬以千里詞氣之緩急韻味之厚薄屬文者一不慎則規模立變讀書一不慎則鹵莽無知故僕竊謂今日欲明先王之道不得不以精研文字爲要務三古盛時聖君神相承繼熙洽道德之精淪於骨髓而學問之意達於閭巷是以其時雖以兔置之野人漢南之游女皆含性貞嫻吟咏若伊萊

周召凡伯仲山甫之倫其道足文工又不待言降及春秋王澤衰竭道固將廢文亦幾亡故孔子觀獲麟曰吾道窮矣畏匡曰斯文將喪於是慨然發憤修訂六籍昭百王之法戒垂于世而不刊心至苦事至盛也仲尼既沒徒人分布轉相流衍厥後聰明魁傑之士或有識解譯著大抵皆孔氏之苗裔其文之醇駁一視乎見道之多寡以爲差見道多者文尤醇焉孟子是也次多者醇次焉見少者文駁焉尤少者尤駁焉自荀楊莊列屈賈而下次第等差略可指數夫所謂見道多寡之分數何也曰深也博也昔者孔子贊易以明天道作春秋以衷人事之至當可謂深矣孔子之門有四科子路知兵冉有富國問禮於柱史論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二

主

樂於魯伶九流之說皆悉其源可謂博矣深則能研萬事微茫之幾博則能容萬物之情狀而不窮於用後之見道不及孔氏其深有差焉其博有差焉能深且博而屬文復不失古聖賢之道者孟氏而下惟周子之通書張子之正蒙醇厚正大邈然寡儔許鄭亦能深博而詁訓之文或失則碎程朱亦能深博而指示之語或失則隘其他若杜佑鄭樵馬貴與王應麟之徒能博而不能深則文傷於莫矣游楊金許薛胡之儔能深而不能博則文傷於易矣由是有漢學宋學之分沿及今日劃然若素丹之判秦越之不同道斷斷相角非一朝矣僕竊不自揆謬欲兼取二者之長見道既深且博而文復臻於無累區區之心不勝

者願譬若以蚊而負山盲人而行萬里也亦可哂矣蓋上仰企於通書正蒙其次則篤嗜司馬遷韓愈之書謂二子誠亦深博而頗窺古人屬文之法今論者不究二子之識解輒謂遷之書憤懣不平愈之書傲兀自喜而足下或不深察亦偶同於世人之說是猶觀盤詰之聾牙而謂尚書可不讀觀鄭衛之淫亂而謂全詩可刪其毋乃漫於一而未之細推也乎孟子曰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僕則謂君子所性雖讀破萬卷不加焉雖一字不識無損焉故離書籍而言道則仁義忠信反躬皆備堯舜孔孟非有餘愚夫婦非不足初不關於文字也即書籍而言道則道猶人心所載之理也文字猶人身之血氣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一

三

也血氣誠不可以名理然舍血氣則性理亦胡以附麗乎今世雕蟲小夫既溺於聲律續藻之末而稍知道者又謂讀聖賢書當明其道不當究其文字是猶觀人者當觀其心所載之理不當觀其耳目言動血氣之末不亦誣乎知舍血氣無以見心理則知舍文字無以窺聖人之道矣周濂溪氏稱文以載道而以虛車譏俗儒夫虛車誠不可訓無車又可以遠行乎孔孟沒而道至今存者賴有此行遠之車也吾輩今日苟有所見而欲為行遠之計又可不具堅車乎哉故凡僕之鄙願苟於道有所見不特見之又實體之不特以身體之必求以文字傳之後世雖日不逮志則如斯其於百家之著述皆就其文以考其見道之

多寡剖其銖兩而殿最焉於漢宋二家構訟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闕於諸儒崇道貶文之說尤不敢雷同而苟隨極知狂謬為有道君子所深屏然默而不宣其文過彌甚聊因足下之引誘而一陳涯畧伏惟憫其愚而繩其愆幸甚幸甚

答楊彝珍性農書 自別以來屢奉手諭闕爾不報負咎良深丙午九月由何子貞太史處遞到一函中有近作大文一册精練刻擊涵而探之不着痕跡一別三年不意其驟進至此比攜示梅伯言翁及朱伯韓邵蕙西諸君梅識以朱朱識以藍弟觀二君所左右略與鄙意相類惟石芝閣記中間是時 高廟一段弟頗好之而二君不謂然蝙蝠嶺墓表著書有儀禮經傳通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一

三

解乃與朱子同其名目徐湯二墓表多客氣亦非韓王力崇清真之道而湯表有 召對移時言事左遷云云與事蹟亦不符合古人之言不爾也此數者皆大端而梅朱未之及邵兄所見與弟合故亦未加丹黃從此為之不已其尚可涯究哉弟守官如常塵埃紛逐人事日生然不敢深自暴棄亦且隨諸君子後研求乎羣籍考覽乎文藝之短長深懼為良友所屏茲附呈近作二三首惟誘掖而匡其謬幸甚幸甚

答郭嵩壽筠仙書 夙慙貧薄瀏覽極少來示商訂體例稱引書目鄙人所未見者十而七八焉烏足與討論前載折衷一是惟念世變方滋亂靡有定楚軍之起時盛時衰金陵未破遠爾

編纂巨冊如方略館臣之例儻其卷士重來全局翻覆振於一言叛者九國功或竟虧於一篲書亦貽笑於方家見卯而求時夜殆太早計矣前欲貢斯謬議因聞業已開局礙難停止鄙意姑取死事諸人各作一傳存其崖畧以殉難之先後爲次第稍備遺忘待大功果成然後發凡起例整齊畫一固非難事至鄙人雖有經始之名而五七七八等年實胡左李楊諸君子經緯其間不敢攘爲己功傲處奏牘亦無關於全局之得失如必蒐采文牘以備參核則惟塔羅李蕭胡數君子死時曾各有一疏表其蓋績當鈔奇賞局此外無可采錄

答陳寶箴石銘書 僕昔備官 朝列亦嘗好觀古人之文章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一

語

竊以自唐以後善學韓者莫如王介甫氏而近世知言君子惟桐城方氏姚氏所得尤多因就數家之作而考其風旨私立禁約以爲有必不可犯者而後其法嚴而道始尊大抵剽竊前言句摹字擬是爲戒律之首稱人之善依於庸德不宜褒揚溢量動稱奇行異徵鄰於小說誕妄者之所爲貶人之惡又加慎焉一篇之內端緒不宜繁多譬如萬山旁薄必有主峯龍袞九章但挈一領否則首尾衡決陳義蕪雜茲足戒也識度會不異人或乃競爲僻字澀句以駭庸眾斷自然之元氣斯又才士之所同蔽戒律之所必嚴明茲數者持守無失然後下筆造次皆有法度乃可專精以理吾之氣熟讀而強探長吟而反覆使其氣

若翔翥於虛無之表其辭跌宕俊邁而不可以方物蓋論其本則持戒律之說詞愈簡而道愈進論其末則抗吾氣以與古人之氣相翕有欲求太簡而不得者兼營乎本末斟酌乎繁簡此自昔志士之所爲畢生孜孜而吾輩所當勉焉者也國藩粗識塗徑所作絕少在軍日久舊業益荒忽忽衰老百無一成既承切問畧舉所見以資參證

答彭玉塵雪琴書 僕觀作文者例有傲骨惟歐陽公較平和

此外皆剛介倔強與世齟齬足下傲骨嶙峋所以爲文之質恰與古人相合惟病在貪多動致冗長可取 國朝廿四家讀之參之侯朝宗魏叔子以寫胸中磊塊不平之氣參之方望溪汪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一

語

鈍翁以藥平日浮冗之失兩者所詣自當日深與張裕釗廉卿書 足下爲古文筆力稍患其弱昔姚惜抱先生論古文之途有得於陽與剛之異者有得於陰與柔之異者二端均分劃然不侔余嘗數陽剛者約得四家曰莊子曰楊雄曰韓愈曰柳宗元陰柔者約得四家曰司馬遷曰劉向曰歐陽修曰曾鞏然柔和淵懿之中必有堅勁雄直之氣運乎其中乃有以自立足下氣體近柔望熟讀楊韓各文而參以兩漢古賦以挾其短

答吳敏樹南屏書 大集古文敬讀一過視昔年僅見零篇斷幅者尤爲卓絕大抵節節頓挫不矜奇辭奧句而字字若履危

石而下落紙乃遲重絕倫其間適之文清曠自怡蕭然物外如說鈞雜說程日新傳屠禹甸序之類若翱翔於雲表俯視而有至樂國藩嘗好讀陶公及韋白蘇陸閒適之詩觀其博覽物態逸趣橫生栩栩焉神愉而體輕令人欲棄百事而從之遊而惜古文家少此恬適之一種獨柳子厚山水記破空而遊井物我而納諸大適之域非他家所可及今乃於尊集數數遺之故編中雖兼眾長而僕視此等尤高也與歐陽篠岑書中論及桐城文派不右劉姚至比姚氏於呂居仁譏評得無少過劉氏誠非有過絕輩流之詣姚氏則深造自得詞旨淵雅其文爲世所稱誦者如莊子章義序禮箋序復張君書復蔣松如書與孔撝約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一

美

論禘祭書贈撝約假歸序贈錢獻之序朱竹君傳儀鄭堂記南園詩存序縣莊文集序等篇皆義精而詞俊實絕塵表其不厭人意者惜少雄直之氣驅邁之勢姚氏固有偏於陰柔之說又嘗自謝爲才弱矣其論文亦多詣極之語 國史稱其有古人所未嘗言猶獨抉其微而發其蘊惟亟稱海峯不免阿於私好要之方氏而後惜抱固當爲百年正宗未可與海峯同類而并稱之也淺謬之見惟希裁正

又報南屏書 尊書以弟所作歐陽生集序中併引竝世文家妄將大名臚於諸君子之次見謂不倫李耳與韓非同傳誠爲失當然贊末一語日而老子深遠矣子長胸中固非全無涇渭

今之屬辭連類或亦同科至姚惜抱氏雖不可遽語於古之作者尊兄至此之呂居仁則亦未爲平允惜抱於劉才甫不無阿私而辨文章之源流識古書之正偽亦實有突過歸方之處尊兄鄙其宗派之說而并抹殺其篤古之功揆之事理甯可謂平至尊緘有日果以宗桐城爲派則侍郎之心殊未必然斯實搔着痒處往在京師惟不欲溷入梅郎中之後塵私怪閣下幽人貞介何必追逐名譽不自閤惜昔睹醜蔑之面今知君子之心吾鄉富人畏爲命案所污累至糜錢五百千摘除其名尊兄畏拙文將來援爲案據何不捐輸巨資摘除大名亦一法也見示詩文諸作質雅勁健不盜襲前人字句良可誦愛中如書西銘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一

志

講義後鄙見約畧相同然此等處頗難於著文難以退之著論日光玉潔後賢猶不免有微辭故僕嘗稱古文之道無施不可但不宜說理耳送人序退之爲之最多且善然僕意宇宙間乃不應有此一種文體後世生日有壽序遷官有賀序上梁有序字號有序皆此體濫觴至於不可究詰昔年作書歸熙甫文集後曾持此論譏世人不能糾正退之之謬而逐其波而拾其漚異時當就尊兄暢發斯旨往歲見寄之書似尙不逮今秋惠書暨覆後岑書之雅深國藩自癸丑以來久荒文字去歲及今茲作得十餘首都不稱意茲鈔五六首奉呈敘正平生好雄奇瑰璋之文近乃平淺無可驚喜一則精神耗竭不克窮探幽險一

則軍中卒卒少閑適之味惟希嚴繩而詳究之詩則八年不作今歲僅作次韻七律十六首不中尺度尊兄詩骨勁拔迥越時賢姚惜抱氏謂詩文宜從聲音證人嘗有取於大歷及明七子之風尊兄睥睨姚氏亦頗欲參用其說否

答歐陽小岑書 南屏不願在桐城諸君子竈下討生活真吾鄉豪傑之士也而直以姚氏爲呂居仁之比則貶之已甚姚氏要爲知言君子特才力薄弱不足以發之耳其古文辭類纂一書雖闕入劉海峯氏稍涉私好而大體固是有倫其序跋類源源於易繫辭辭賦類仿劉歆七畧則不刊之典也國藩之爲是敘不過於伯宜處畧聞功甫生平之言論風旨而縱筆及之非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二

天

謂時流諸君子者果足以名於世而垂於後不特不和之且私獨薄之南兄識得鄙意日侍郎之心殊未必然所謂搔著癢處固當相視而笑莫逆於心也

答許振祥仙屏書 來示詢及古文之法僕本無所解近更荒淺不復厝意古文者韓退之氏厭棄魏晉六朝駢儷之文而反之於六經兩漢從而名焉者也名號雖殊而其積字而爲句積句而爲段積段而爲篇則天下之凡名爲文者一也國藩以爲欲着字之古宜研究爾雅說文訓詁之書故嘗好觀近人王氏段氏之說欲造句之古宜倣效漢書文選而後可矻俗而裁僞欲分段之古宜熟讀班馬韓歐之作審其行氣之短長自然之

節奏欲謀篇之古則羣經諸子以至近世名家莫不各有匠心以成章法如人之有肢體室之有結構衣之有要領大抵以力去陳言憂憂獨造爲始事以聲調鏗鏘包蘊不盡爲終事僕學無師承冥行臆斷所辛苦而僅得之者如是而已自頃羣賊逼處無日不在危磯駭浪之中偶一展卷都無意緒不足仰報故人勉惜分陰以光絕業

答吳嘉賓子序書 揭君遺書序讀過清勁爲尊兄本色所短者乃在聲色之間弟嘗勸人讀漢書文選以日漸於腴潤姚惜抱論詩文每稱當從聲音證入尊兄或可以此二義參證得失弟夙昔好揚雄韓愈瓌璋奇崛之文而近時所作率傷平直不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二

天

稱鄙意亦緣軍中日接俗務不克精心營度耳

答鄧寅階書 看讀寫作缺一不可不可看者涉獵宜多宜速讀者諷詠宜熟宜專看者日知其所亡讀者月無忘其所能看者如商賈趨利聞風卽往但求其多讀者如富人積錢日夜摩挲但求其久看者如攻城拓地讀者如守土防隘二者截然兩事不可闕亦不可混寫字不多則不熟不熟則不速無論何事均不能敏以圖功至作文則所以淪此心之靈機也心常用則活不用則窒如泉在地不鑿汲則不得甘醴如玉在璞不切磋則不成令器古今名人雖韓歐之文章范韓之事業程朱之道術斷無久不作文之理張子云心有所開卽便札記不思則還塞之

矣

書法 碑帖 名畫 書籍

吾讀孫子至驚鳥之疾至於毀折者節也何悟作字之法亦有所謂節者無勢則節不緊無節則勢不長

用狼毫筆寫寸以外字足以發摠心中邁往之氣為之神怡

嘗書一匾懸掛不稱意蓋三字中兩字作豎勢一字作橫勢不

能自成一律因悟作字之道全以筆陣為主直以取勢橫以出

力當少勝矣

作書入法側勒努趯策掠啄磔頗難領畧趯如螽斯之躍即田

間蚱蜢詩所謂趯趯阜螽者也磔如磔石之磔必右手反揭向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一

手

上一擲捺用之橫末亦可用之

寫字須於三十歲前寫定規模三十以後只能下一熟字工夫

熟極則巧妙出焉筆意間架梓匠之規矩也由熟而得妙則不

與人之巧也吾於三四十歲規矩未定故不能有成人有恆言

日妙來無過熟又日熟能生巧又日成熟故知妙也巧也成也

皆從極熟後得之也

作字結體須字字一律或上鬆下緊或上緊下鬆或左大右小

或左小右大均須始終一律乃成體段推之文章亦自有體勢

須篇篇一律乃為成章辦事亦自有體勢須事事一律乃為成

材言語動作亦自有體勢須日日一律乃為成德

勒少仲謂虞永興夫子廟堂碑筆法備盡前而二王及六朝諸賢習永禪師後而歐褚韓柳用筆長處無不包蘊其中信為知

言 徐柳臣言作字如學射當使活動不可使拙勁顏柳之書被石

工鑿壞皆蠢而無禮不可誤學名言也

張仲遠言包慎伯作字之法筆須倒右鋒乃得中大字則兩邊

倒側與余平日見解相合

作字之法綿綿如蠶之吐絲穆穆如玉之成璧

用筆貴勒貴努而不可過露勒努之迹精心運之出之以和柔

之力斯善於用勒用努者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一

手

寫字之道如修腳匠之修腳古人所謂撥鏗法較空靈余所謂

修腳法較平穩

用狼毫筆寫新宣紙悟古人頓挫之法撲筆之法只是筆不入

使勁撲下耳

京中翰林善寫白摺者相傳中有一絲牽貫於行間作大字亦

當知此意味

作字之道剛健婀娜二者闕一不可余既奉歐陽率更李北海

黃山谷三家以為剛健之宗又嘗參以褚河南董思白婀娜之

致庶為成體之書

作書偃筆多用之於橫抽筆多用之於豎豎法宜努抽竝用橫

法宜勒便竝用又首貴有俊拔之氣後貴有自然之勢

作字之法點如珠畫如玉體如鷹勢如龍四者缺一不可體者一身之結構也勢者數字數行之機勢也

孫過庭書譜稍得王大令之法

九弟所寫溫甫哀辭字秀勁近古刻工亦佳家有賢子弟爲之欣然

作字之法亦有所謂陽德之美陰德之美陽德之美者四端曰直曰棘曰勒曰努陰德之美者四端曰飮曰偃曰懸曰遠兼此八者庶爲成體之書在我者以八德自勗又於古人中擇入家以爲法曰歐虞李黃鄧劉鄭王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二

三

余生三十以前作字未能盡心間架及手腕均不穩四十以後雖畧有長進而手腕時靈時鈍鈍時則如古人所謂薑芽凍癭蠅者可自笑也

劉石菴善用偃筆鄭板橋善用蹲筆王夢樓善用縮筆惟努筆近人無善用者古人如米元章最擅勝場吾當於此自極其力耳

余老年始畧解書法而無一定規矩態度今定以間架師歐陽率更而輔之以李北海神師虞永興而輔之以黃山谷用墨之鬆秀師徐季海所書之朱巨海而輔之以趙子昂天冠山諸種庶乎爲成體之書

董香光專用渴筆以極其縱橫使轉之力但少雄直之氣余當以渴筆寫吾雄直之氣耳

余往年在京學書苦思力索幾於困心衡慮但胸中有字手下無字近歲在軍每日筆不停揮除辦公事外尙習一張專從間架上用心而筆意筆力與之俱進十年前胸中之字今竟能達之腕下可見思與學不可偏廢

余最好黃魯直書謂其深得晉人真意而逸趣尤覺橫生作字之法險字和字缺一不可

作書之道寓沈雄於靜穆之中乃有深味雄字須有長劍快戟龍拏虎踞之象鋒銳森森不可逼視者爲正宗不得以劍拔弩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二

三

張四字相鄙但作一種鄉愿字名爲含蓄深厚非之無舉刺之無刺終身無入處也作古文古詩亦然作人之道亦然治軍亦然

大約作書之法不外義獻父子余以師羲之不可遽幾則先師歐陽信本師歐陽不可遽幾則先師李北海師獻之不可遽幾則先師虞永興師虞不可遽幾則先師黃山谷二路并進必有合處

杜陵言書貴瘦硬乃千古不刊之論東坡駁之非也

凡用之筆未有十分合手者往往有小毛病不稱人意善書者於每用一筆先識其病卽因其病勢而用之或次日又有小變

又因其變症而用之或者因病成妍則善於用筆矣
摹書譜一過乃知藝之精其致力全在微妙處若人人共見共
聞之處必無通微合漠之詣若一向在浮名時譽上措意豈有
是處

閱劉文清公清愛堂帖畧得其冲淡自然之趣方悟文人技藝
佳境有二日雄奇日淡遠作文然作詩然作字亦然若能含雄
奇於淡遠之中尤為可貴

久未作小楷下筆輒重而不入是日筆輕稍能入紙乃悟輪扁
甘苦疾徐之說

李王叔所藏陳香泉法帖其草書一首飛舞變化可驚可喜惜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一 畫

余老年學書不復能副吾意之所至耳

閱劉石菴清愛堂帖其起筆多師晉賢及智永千字文用逆蹴
之法故能藏鋒張得天之起筆多師褚顏兩家用直來橫受之
法故不藏鋒而聯絲縈帶以發其機趣二者其理本一貫特逆
蹴與直來橫受形迹判然難合而為一耳

古之書家字裏行間別有一種意態如美人之眉目可畫者也
其精神意態不可畫者也意態超人者古人謂之韻勝余近年
於書畧有長進以後當更於意態上體驗因為四語曰欲屬鷹
視撥燈檠絨欲落不落欲行不行

作字之道二者竝用有著力而取險勁之勢有不著力而得自

然之味著力如昌黎之文不著力如淵明之詩著力則右軍所
謂如錐畫沙也不著力則右軍所謂如印印泥也二者缺一不
可亦猶古文家所謂陽剛之美陰柔之美矣

近來作書畧有長進但少蕭然物外之致不能得古人風韻耳
出筆宜顛腹互用取勢宜正斜竝見用筆之顛則取正勢有破
空而下之象用筆之腹則取斜勢有飢屬翩僂之象

米南宮之法前刷而後縮李北海之法前矯而後圓
作書之道亦分陽剛之美陰柔之美兩端偏於陽者取勢宜峻
邁偏於陰者下筆宜和緩二者兼營并鶩則兩失之矣

余之書勢應以斗刷跌縮四字為主將刻此四字為一小印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一 畫

閱夢鶴軒筆談悟右軍鶩頸通於作書之法

夜寫零字畧有所會於昔年體如鷹四句之外又添四句曰內
跌蕩外拙真鶩轉頸屋漏痕

李北海書法上取直勢下取橫勢左取直勢右取橫勢大約直
勢本於秦篆橫勢本於漢隸直勢盛於右軍及東晉諸帖橫勢
盛於三魏諸碑唐初歐公用直勢褚公用橫勢李公則兼用之
悟古人用筆之法戲為詩二句云龍作見身戲海水鷹開倦眼

掠秋旻

余作字不專師一家終無所成以後楷書學虞劉李王取橫勢
以求自然之致利在稍肥行書學歐張黃鄭取直勢以盡睨視

之態利在稍瘦二者兼營並進庶有歸於一條鞭之時
日久不作字手甚吃力擬用跌欵注卷四字爲之用力輕勻或
轉可歷久不變

歐虞用筆與褚相通書家之有歐虞褚及李北海猶詩家之有
李杜韓蘇實不祧之祖也

習字一紙似有所會因就前所作詩二句增二句云側勢遠從
天上落橫波雜向弩邊涵刷如丹漆輕輕抹換似龍蛇節節衝
自此專從側橫刷換四字致力不復以他妙繁吾慮矣

夢劉文清公與之周旋良久問其作字果用純羊毫乎抑紫羊
毫乎文清答以某年到某處道員之任曾好寫某店水筆夢中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二

美

記其店名甚確惜醒後忘之

少陵瘦硬通神專爲隸字言之東坡欲泛及於真草諸體以爲
未公不憑非至論也僕不解作字昔年治說文會廣購漢魏各
碑討尋源流如禮器碑結體方雅要爲隸家正軌張猛龍碑將
隸楷融成一氣尤足津逮來學唐隸稍肥有乖大雅近姚伯昂
先生專師曹全碑相沿成風亦旁門也

漢碑載乙瑛韓勅史晨數人者有功於孔林甚鉅而史君二碑
既載其請祠之章又敘其響禮之盛其補牆垣治瀆井種梓守
冢諸績至屢書不一書功亦夥矣此碑載恭愨本以聖人之胄
而其有功孔林又百倍於前哲若更得善隸篆者大書重刻異

世流傳豈僅與史君輩比烈哉

休甯瞿令福田送右軍帖一本王夢樓跋斷爲淳化福本且定
爲唐刻考核未必確鑿而神采奕奕如神龍矯變不可方物實
爲希世之寶余行年五十有一得見此奇可謂眼福瞿令又送
趙待制仲穆所畫飛白竹上有施愚山沈繹堂諸先生題跋亦
可寶也余以世間尤物不敢妄取審玩片刻仍爾壁還去年黎
令福疇送劉石菴翁覃溪二公閣中所書手卷余亦壁卻此三
件可稱祁門三寶

以仇十洲劉石菴書與沅弟各題數字於上以識歲月

閱王文成公書君子記厲伯符寄求題跋者也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二

美

至李小湖處觀其先人所藏四寶中之丁道護碑善法寺碑又
觀明刻本夏承碑玩賞無已

又觀李小湖所藏大觀帖三本又歐化度寺碑褚孟法師碑虞
廟堂碑宋揭閣帖劉文清冊頁一本皆佳本也

楊海琴寄到湖南永州等處金石各種及彙刻鄧石如篆隸又
集中典頌字爲聯見贈展玩良久楊以乙巳翰林出守永州性
耽金石新陞鎮鎮道者也

閱濟甯學宮各碑北海相景君碑字及額最爲古厚范式碑與
鄭季宣碑陰之額亦殊奇古愛玩久之

李小湖出所藏法帖一日褚書孟法師碑筆意似虞永興而結

體絕似歐陽率更與褚公他書不類一日丁道護書啟法寺碑
隨碑而字體有類晚唐矮方面勻整聞春湖侍郎以千金購之
蘇州陸恭家一日宋榻虞廟堂碑即春湖侍郎曾經翻刻者也
一日善才寺碑名為褚河南書實魏栖梧書仿褚法耳又有晉
唐小楷共十一種其中樂毅論東方贊絕佳乃悟古人用筆之
道如強弩引滿蓄而不發

李小湖又有蔡伯喈書夏承碑亦屬上品

莫子偲捐金陵城外梁碑三通唐碑一通閱之甚佳

金山寺中觀楊忠愍公手卷二件近代名人題識甚多寺僧茶

航索題因各題數字以記歲月又觀王夢樓所書壽屏等件及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一

三

純廟所賜平定安南平定臺灣等印圖又觀瘞鶴銘及寺中
所藏周鼎阮文達所施置漢定陶鼎又觀所藏鄧完伯墨蹟皆
異寶也

莊思永帶來法帖多種中有三希堂帖又有宋拓皇甫碑王虛

舟跋非真蹟也又有大觀帖王夢樓姚姬傳手蹟尙稱佳品

劉伯山攜其所藏西嶽華山廟碑在世所傳三名本之外三名

本者一長垣本末漫堂成親王等所遞藏後歸劉燕庭者也一

四明本全謝山及范氏天一閣所遞藏後歸阮文達者也一華

陰本王山史朱奇河等所遞藏後歸梁蔭林者也劉氏本則其

父文淇孟瞻於揚州市肆得之久不見稱於世亦可寶

跋錢南園先生法書手卷十五札皆與寶蘭泉之祖者京官清
苦皆借銀度日信也 以上日記

東南兵燹之後碑帖蕩然無存智永千字文京中舊捐甚少褚
書之西安聖教同安聖教歐書之皇甫碑醴泉銘俱得捐本畧
舊者為佳又褚書之孟法師碑歐書之化度寺碑乾嘉間俱有
翻刻本褚書之伊闕頌向來捐者較少無論新捐舊捐均宜覓
購京師市買習氣遇督撫買書籍法帖則雖最劣之物亦索取
最高之價僕無鑒賞之實亦不敢冒充內行亦不學紗帽豪情
如東坡所稱貴人金多身復閑爭買書畫不計錢者但擇價之
寒儉者買之可也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一

三

石菴先生墨刻頗多僕在山東途次曾見有讀聖賢書立修齊
志行仁義事存忠孝心十六字橫幅每字大徑尺每行三字最
為奇古歛人三十樹梅花書屋所刻之八幅臨閣帖及蘇黃米
蔡鮮于樞數家亦為偉觀 以上書牘

觀宋高宗書幽風字畫雅潔圖書亦工雅絕倫

錢子密出示其先世文端公之母夜紡授經圖 高宗及諸名

臣題詠甚多觀玩甚久信家寶也

蔡荷亭求書橫幀長一丈高二尺餘面以描金畫龍背以描金

畫雲生平所未見之佳箋也為寫豐樂亭記凡四百三十字

觀錢子密家藏書畫二種一為其高高祖母陳太夫人畫冊凡

十幀一幀畫一黑犬一幀畫一蝶未入花叢時一幀畫一蝦一
鱗二小魚一幀花藍一幀大柏一幀梅花仙女一幀修篁茂林
一幀楊梅枇杷二桃一幀喜雀一幀蘿蔔白菜皆清華名貴秀
絕人寰每幀有其夫錢綸光廉江先生題詩二句乾隆三十一
年其子文端公陳羣進呈 御覽 高宗於每幀題七絕一首
并 御題一跋於後發還文端公及其子侍郎汝誠各作十詩
恭和元韻而汝誠詳跋於後以誌慶幸逮乾隆四十七年文端
與侍郎皆沒而 高宗因閱錢選所畫鳥犬偶憶陳太夫人原
冊遣人回浙取至京師再呈 御覽 高宗再題七律一首長
跋一幀仍歸錢氏信名蹟奇遇也其一種為直廬問寢圖圖文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一

罕

端公早朝先至其母所問安之象為王肇基所繪亦非俗筆暇
日與幕府諸人飲譙因出唐伯虎仇十洲之畫以當下酒之物
莫子憇自大通歸贈余武英殿聚珍板水經注一部亦余所購
求而不得者

莫子憇得唐人寫本說文自作校勘記比較孫刻大徐本郝刻
小徐本異同其佳處不可勝舉大喜以為天下之至寶也 以上
日記

漱六購書專取宋元人佳刻僕意時代不足計但取校刊尙精
刷印最初者為妙苟宋元明之板而刷印於今日猶漢唐碑帖
而今日搨之剝落補湊夫何足貴苟有佳紙初搨則官板如康

熙之周易折中書畫譜乾隆之十三經廿四史之類私板如
國初之汲古閣近日之黃丕烈孫星衍秦恩復胡克家張啟仁
諸影宋本亦何嘗不可奉為至寶此後如遇有 殿板諸善本
及 國朝名家所刊之書凡初印者概為收買惟佩文韻府淵
鑿類函等向非所好不必購之此外 殿板書初印者多可取
也
向來買書不喜襯紙為磨不喜紙色之太白太新者不喜釘本
太薄每本釘厚至百葉以外則好之不喜天地太短釘邊太窄
慈民行篋所攜謝刻荀子甚精往在京師亦得一初印本惜未
運歸也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一

罕

位西貺好書數十冊軍中書籍絕少得此如瓊寶溢目遂欲廢
百事而日與編摩中如合刻程朱易傳世德堂莊子莫板韓文
等種日內正爾購覓迫切古今逸史元刻龍川集向所未有亦
佳本也羈懷鬱鬱得此豁然大適

近日刻板精雅者宋體字如阮太傅碎經室集做汲古閣樂府
解題六十種曲等樣子畫粗線粗最為耐久元體如黃蕘圖秦
恩復胡果泉影宋諸刻亦貴字畫粗重而增之以鋒稜吾楚刻
書字體最陋嘗勸漱六開此風氣此次刻芝房芻言須擇工匠
之稍善寫者囑其板心畧大筆畫畧粗一洗舊日俗樣

嘗以謂四部之書浩如淵海而其中自為之書有原之水不過

數十部耳經則十三經是已史則廿四史及通鑑是已子則五子及管晏韓非淮南呂覽等十餘種是已集則漢魏六朝百三家之外唐宋以來廿餘家而已此外入子集部之書皆贗作也皆勦襲也入經史部之書皆類書也不特太平御覽事文類聚等爲類書卽三通亦類書也小學近思錄大學衍義義補亦類書也故嘗謬論修藝文志四庫書目者當以古人自爲之書有原之川瀆月行編列別白而定一尊其分門別類雜纂古人成書者別爲一編則蕩除廓清而書之可存者日少矣

援鴉堂筆記惘閱一二卷殊不愜意凡讀書筆記貴於得間戴東原謂閱百詩善看書亦以其蹈瑕抵隙能環攻古人之短也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一 望

近世如高郵王氏凡讀一書於正文注一一求其至是其疑者非者不敢苟同以亂古人之真而欺方寸之知若專校異同某字某本作某則謂之考異謂之校對不得與精覈大義參稽疑誤者同日而語今觀援鴉堂所記幽通思元二賦多云何云某字後漢書作某是義門校對之字而薑塢鈔謄之也問觀他卷亦多謄義門語而已無所質正於其間當時批寫書眉本不以爲著述之事後人概以編入筆記之內殆非薑塢及惜抱之意若得有識君子披沙揀金非無可采然非大爲淘汰恐無益耳國朝刻書遠勝前代 殿板如十三經廿四史全唐詩圖書集成五經萃室書畫譜之類凡初印者無不精雅絕倫外板如盧

雅雨盧抱經黃蕘圖孔聖軒畢昇山孫淵如所刻叢書均工雅可寶卽胡果泉張古愚吳山尊秦恩復汪孟慈等所刻影宋諸書及秀野草堂韓詩一隅草堂白詩之屬亦皆精絕

何願船朔方備乘前聞周志甫畧述端緒茲讀凡例益得仲窺纂述之精意重繕一通紙本工資不之張石舟游牧地形二記刻資無以取給余特寄百金稍助繕刻之需其朔方備乘之表七卷圖說一卷國藩思鈔一分以取蒙昧惜難分手月鈔覓便寄南

夕堂老人遺集惠甫曾商及重刻屬鄙人爲之倡愚以達官刻書強作解事譬如貧兒暴富初學者韉舉止終覺生澀然亦不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一 望

可以己若云慨然倡首則誣也屢求 殿板初印廿四史洎不可得桂未谷說文刊成已數年續三通亦購求未獲日困簿書之中本不能一鑽故紙然賊者不忘走趨也嘗謂乾嘉間好事君子刊刻古書其精雅實超軼宋元善本就余所見如黃蕘圖盧抱經孔聖軒孫淵如畢秋帆阮伯元胡果泉朱竹君秦恩復汪孟慈吳山尊諸家所刻書籍每一把翫使人穆然意遠浦城祝桐君鳳喙前在杭刊刻周易傳義音訓係伊遇羹樂堯所核實讀本之尤精者聞亂後板片並未全失不知在杭在浦

抑在他處杭州如可覓此書當託人代購一二部如板片不全當詢訪祝君設法補刻

金陵刻前後漢書余囑其每卷之末一葉刻一截記云金陵書局做汲古閣式刻昨見局板尙未添刻今以後各卷皆須增刻以前各卷可補者補之不可補者聽之僕嘗論刻板之精者須兼方粗清勻四字之長方以結體方整言而好手寫之則筆畫多有稜角是不僅在體而並在畫中見之粗則耐於多刷最忌一橫之中太小一撇之尾太尖等弊清則此字不與彼字相混字邊不與直線相拂勻者字之大小勻畫之粗細勻布白之疏密勻既保長遠之局須請局中諸友常常執此四端與工匠講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一

器

求殷勤訓獎嚴切董戒甚至朴責議罰俱不可少自然漸有長進或寫手畧分甲乙上下其食至賈價不妨畧昂取其贏餘以爲續刻他書之資可酌擬一價僕再核定張貼局門使人共知工匠之殿最賞罰亦可酌議條規卽度板開刷等事均立章程以便遵守又宋體字書刻之精者如汲古閣樂府詩集肇經室集之類須覓一二初印存於局中以作榜樣吾輩留心物色可也

以上書牘
馬銘攜其兄馬川之傳及集韻校勘記來又有影宋抄本集韻今東南亂後僅存之本可貴也

雷以誠藎郊送一硯云係韓襄毅雍之硯刻一瓶形襄毅自題

日韓瓶硯後歸王文成公題硯背數十字至本朝乾隆中歸阿文成公王蘭泉侍郎咏題硯匣百餘字咸豐中孔宥涵繼鑲以贈雷侍郎雷又以詒我也

以上日記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一

器

求闕齋弟子記卷二十一

求闕齋弟子記卷二十三

東湖王定安纂

軍謀上

論兵法

公曰凡兵王客奇正夫人而能言之未必果能知之也守城者為王攻者為客守營壘者為王攻者為客中途相遇先至戰地者為王後至者為客兩軍相持先吶喊放鎗者為客後吶喊放鎗者為王兩人持矛相格鬪先動手截第一下者為客後動手即格鬪而即截者為王中間排隊迎敵為正兵左右兩旁抄出為奇兵屯宿重兵堅扎老營與賊相持者為正兵分出遊兵飄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三

忽無常伺隙狙擊者為奇兵意有專向吾所持以禦寇者為正兵多張疑陣示人以不可測者為奇兵旌旗鮮明使敵不敢犯者為正兵羸馬疲卒偃旗息鼓本強而故示以弱者為奇兵建旗鳴鼓屹然不輕動者為正兵佯敗佯退設伏而誘敵者為奇兵忽王忽客忽正忽奇變動無定時轉移無定勢能一一區而別之則於用兵之道思過半矣

史記叙韓信破魏豹以木罌渡軍其破龍且以囊沙壅水竊嘗疑之魏以大將柏直當韓信以騎將馮敬當灌嬰以步將項它當曹參則兩軍之數殆亦各不下萬人木罌之所渡幾何至多不過二三百人豈足以制勝乎沙囊壅水下可滲漏旁可橫溢

自非興工築壘不能築成大堰壅之使下流竟絕如其寬河盛漲則塞之固難決之亦復不易若其小港微流易塞易決則決後未必遂不可涉渡也二者揆之事理皆不可信叙兵事莫善於史記史公叙兵莫詳於淮陰傳而其不足據如此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君子之作事既徵諸古籍詎諸人言而又必慎思而明辨之庶不至冒昧從事耳

田單攻敵魯仲連策其不能下已而果三月不下田單問之仲連曰將軍之在即墨坐則織屨立則仗鍤為士卒倡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聞君言莫不揮涕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夜色之奉西有淄上之娛黃金橫帶而騁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三

平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余嘗深信仲連此語以為不刊之論同治三年江甯克復後余見湘軍將士驕盈娛樂慮其不可復用全行遣撤歸農至四年五月余奉命至河南山東勦捻湘軍從者極少專用安徽之淮勇余見淮軍將士雖有振奮之氣亦乏憂危之懷竊用為慮恐其不能平賊莊子云兩軍相對哀者勝矣仲連所言以憂勤而勝以娛樂而不勝亦即孟子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之指也其後余因疾病疏請退休遂解兵柄而合肥李相國卒用淮軍以削平捻匪蓋淮軍之氣尚銳憂危以感士卒之情振奮以作三軍之氣二者皆可以致勝在王帥相時而善用之已矣余專主憂勤之說殆知

一書 一十 卷二十三 6 又二

其一而不知其二也聊志於此以識吾見理之偏亦見古人格言至論不可舉一概百言各有所當也

兵者陰事也哀戚之意如臨親喪肅敬之心如承大祭庶爲近之今之羊牛犬豕而就烹者見其悲啼於割剝之頃宛轉於刀俎之間仁者將有所不忍况以人命爲浪博輕擲之物無論其喪敗也即使倖勝而死傷相望斷頭洞胸折臂失足血肉狼藉日陳於吾前哀矜不違喜於何有故軍中不宜有歡欣之象有歡欣之象者無論或爲和悅或爲驕盈終歸於敗而已矣田單之在即墨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此所以破燕也及其攻狄也黃金橫帶而騁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魯仲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三

三

連策其必不勝兵事之宜慘戚不宜歡欣亦明矣嘉慶季年名將楊遇春屢立戰功嘗語人曰吾每臨陣行間覺有熱風吹拂面上者是日必敗行間若有冷風身體似不禁寒者是日必勝斯亦肅殺之義耳

嘗諸將屯駐秣陵向公榮張公國樑最負重望其餘智者竭謀勇者殫力亦豈不切齒圖功思得當以報國事會未至窮天下之力而無如何彼六七僞王者各挾數十萬之衆代興迭盛橫行一時而上游沿江千里亦足轉輸盜糧及賊勢將衰諸酋次第偃斃而廣封駭豎至百餘王之多權分而勢益散長江已清賊糧亦潰厥後楚軍圍金陵兩載而告克非前者果拙而後者

果工也時未可爲則聖哲亦終無成時可爲則事半而功倍也皆天也

君子之存心也不敢造次忘艱苦之境尤不敢徇於所習自謂無虞禮樂政教邦有常典前賢猶因時適變不相沿襲况乎用兵之道隨地形賊勢而變焉者也豈有可泥之法不弊之制今之水師蓋因粵賊之勢立一時之法幸底於成耳異日時易勢殊寇亂或興若必徃於前事謂可平粵賊者即可概平天下無窮之變此非智者所敢任也惟夫忠臣謀國百折不回勇士赴敵視死如歸斯則常勝之理萬古不變耳其他器械財用選卒校技凡可得而變革者正賴後賢相時制宜因應無方彌縫前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三

四

世之失俾日新而月盛又烏取夫顯已守常姝姝焉自悅其故迹終古而不化哉

就現在之額兵練之而化爲有用誠爲善策然習氣太盛安能更鑄其面目而盪滌其腸胃恐岳王復生半年可以教成其武藝孔子復生三年不能變革其惡習故常謂現在之兵不可練之而爲勁卒新募之勇卻可練之使補額兵

近時各營之兵東調一百西撥五十將與將不和卒與卒不習勝則相忌敗不相救卽有十萬衆在我麾下亦且各懷攜貳離心離德居今之世用今之兵雖諸葛復起未必能滅此賊也必須萬衆一心諸將一氣而後改絃更張或有成功之一日

咸豐四年湖南撫署有眾兵擁開之案六月冬間江西撫署擁
閩實屬不成事體至金陵兵之擁入向帥仗內搶劫銀物安徽
兵之驅迫福中丞毆打畢方伯則視江西湖南為尤甚堪為髮
指故撫署必須設立衛兵若干人擇一好將官帶之日日操演
倣吳爺齋中丞在湖南之法分別賞號等第每月親自閱操五
六次優給賞項又於本營額餉外私加月餉其懶惰軟弱者發
還本營另行挑換其加餉及操賞每月需百金撫署無此閒款
應由釐金局按月致送

凡用兵之道本強而故示敵以弱者多勝本弱而故示敵以強
者多敗敵加於我審量而後應之者多勝漫無審量輕以兵加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三

五

於敵者多敗

練勇之道必須營官晝夜從事乃可漸幾於熟如雞伏卵如鑪

鍊丹未宜須臾稍離

戰陣之事須半動半靜動如水靜如山

兵者不得已而用之常存一不敢為先之心須人打第一下我

打第二下

帶勇之法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禮仁者即所謂欲立立

人欲達達人也待弁勇如待子弟之心嘗望其成立立望其發達

則人知恩矣禮者即所謂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泰而不驕也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威而不猛也持之以敬

臨之以莊無形無聲之際常有凜然難犯之象則人知威矣守
斯二者雖蠻貊之邦行又何兵勇之不可治哉

凡軍驕氣則有浮淫之色惰氣則有晔滯之色須時時察看而

補救之

帶兵之道勤恕廉明四字缺一不可

軍務須從日用眠食上下手

權不可預設變不可先圖大抵平日非至穩之兵不可輕用險

著平日非至正之道必不可輕用奇謀然則穩也正也人事之

力行於平日者也險也奇也天機之湊泊於臨時者也

窄路打勝仗全係頭敵數人若頭敵站不住後面雖有高手亦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三

六

被人擠退了

治軍以勤字為先實閱歷而知其不可易未有平日不早起而

臨敵忽能早起者未有平日不習勞而臨敵忽能習勞者未有

平日不能忍飢耐寒而臨敵忽能忍飢耐寒者後防挈眷擾民

習氣已深實難挽回吾輩當共習勤勞先之以愧厲繼之以痛

懲苦心訓練繼以湘軍營規盡變徽防積習如果可用則逐漸

增加以共維大局

約期打仗最易誤事然期不可約信則不可不逼也

治軍之道以勤字為先身勤則強佚則病家勤則興懶則衰國

勤則治怠則亂軍勤則勝惰則敗惰者暮氣也常常提其朝氣

爲要

凡打仗一鼓再鼓而人不動者則氣必衰滅凡攻壘一撲再撲而人不動者則氣必衰滅

守城然非易事銀米子藥油鹽有一不備不可言守備矣又須得一謀勇兼優者爲一城之主

古人以用兵之道通於聲律故聽音樂而知兵之勝敗國之存亡余生平於音律算法二者一無所解故不能知兵也

用兵之難莫大於見人危急而不能救軍事是極質之事廿三史除班馬外皆文人以意爲之不知甲仗爲何物戰陣爲何事浮詞僞語隨意編造斷不可信僕於通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三

七

鑑中之不可信者皆筆識出矣若云廿三史成書爲治軍之藍本則門徑已差難與圖功須盡棄故紙專從事於點名看操查牆子諸事也

禁食洋煙一節恩威並用余則用威之時多總期一律戒淨而後已該弁勇等不知自愛嚴懲一二人始而怨終必生感務使大小上下出仕者則爲體面之人物還家者亦不爲淫佚之子乃爲全美否則日染日多不可復禁王將之聲名恐壞於麾下將弁之手也

古人有言曰作事威克厥愛雖小必濟畏敬所謂逆取順守亦此意也軍營用民夫其先則廣取之虐役之其後則體卹必周

給錢必均法可隨處變通總須用人得當耳

近年從事戎行每駐紮之處周歷城鄉所見無不毀之屋無不伐之樹無不破之富家無不欺之窮民大抵受害於賊者十之七八受害於兵者亦有二三目擊心傷喟然私歎行軍之害民一至此乎故每於將官委員告戒總以禁止騷擾爲第一義

軍事不可無悍鷲之氣而驕氣卽與之相連不可無安詳之氣而悔氣卽與之相連有二氣之利而無其害有道君子尙難養得恰好况弁勇乎

挫失之後弁勇心目中不無輕疑至將之意田單拜神人爲師亦以勢弱恐下不我信也務於士卒前少存不自足之懷無當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三

八

大股無貪奇功得小小勝仗數次則士氣漸轉而有可爲矣國藩平日不善臨陣故友人相戒但宜在遠處調度不宜至近處對敵恐各統領營官分心以護衛鄙人轉不能衝鋒應變出奇制勝也

凡兵勇太少則軍威不壯太多則弱者間或反爲彊者之累吾之不肯輕用團勇亦職是故若能借其人多以助我之勢而陣又不爲其所累則有益而無損到處鄉團皆可用矣

打仗用二字陣最好前一層打衝鋒後一層排立不動最易取勝屢試屢驗若被捻匪四面包圍卽將二字陣變作方城陣前一層站前左兩方後一層站後右兩方亦足自保除一字陣外操

此兩陣足矣

湘勇口糧平時操演每日給銀一錢出征本省土匪每日一錢四分征外省粵匪每日一錢五分其為隊長哨官以次而加養傷銀上等三十兩中等二十下等十兩陣亡卹銀六十兩征本省土匪減半

楚軍水陸之好處全在無官氣而有血性若官氣增一分則血性必減一分八九兩年過湖口時彼此皆不免有官氣當力戒以挽之

軍營宜多用樸實少心竅之人則風氣易於釀正國家養綠營兵五十餘萬二百年來所費何可勝計今大難之起無一兵足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三

九

供一割之用實以官氣太重心竅太多濶樸散消真意蕩然楚軍之興凡官氣重心竅多者在所必斥屢歲稍久亦未免沾染習氣規國者蓋以是病焉

洋煙為壞營規之最盡行汰去不可稍存姑待之意黎明點名卯正辰初即可點畢嗣後每早或查營或點名或看操三者總行其一不專行查營一事也

任事須抖擻精神煥發志氣將屈抑鬱積一概置之度外用兵既久民間厭苦吾輩宜格外體卹凡兵勇與百姓交涉者總宜伸民氣而抑兵勇所以感召天和者在此卽所以要獲名譽者亦在此須實心行之勿視為老生常談也至於戰勝攻取雖無

把握若守之必固則可以人力操其權下游各軍氣習較重但除洋煙賭博二事久之聲實並茂必可卓然自立

軍事有驕氣惰氣皆敗氣也孔子之臨事而懼則絕驕之源好謀而成則絕惰之源無時不謀無事不謀自無惰時矣

城內死亡太多雨洗香薰臭氣自滅仍宜多食蔬菜少食油暈庶免疫病凡種田種菜有一種土氣生氣故鄉間少疫城市多疫以無土氣即無生氣也

勇夫極勤至有菜出賣則平日安本分可知總之吾輩待兵勇如父兄帶子弟一般無銀錢無保舉尙是小事切不可使他因擾民而壞品行因嫖賭洋煙而壞身體箇箇學好人成材則兵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三

十

勇感恩兵勇之父母妻子亦感恩矣

論將

營務處之道一在樹人一在立法有心人不以不能戰勝攻取為恥而以不能樹人立法為恥樹人之道有二一曰知人善任一曰陶鑄造就

帶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名利第四要耐勞受辛苦治民之才不外公明勤三字不公不明則諸勇必不悅服不勤則營務細鉅皆廢弛不治故第一要務在此不怕死則臨陣當先士卒乃可效命故次之為名利而出者保舉稍遲則怨不如意則怨與同輩爭薪水與士卒爭毫釐故又

次之身體羸弱者過勞則病精神短乏者久用則散故又次之四者似過於求備然苟關其一則萬不可帶勇故吾嘗謂帶勇須智深勇沉之士文經武緯之才數月以來夢想以求之焚香以禱之蓋無須史或忘諸懷大抵有忠義血性則四者相從以俱至無忠義血性則貌似四者終不可恃

古人論將神明變幻不可方物幾於百長竝集一短難容恐亦史冊追崇之辭初非當日預定之品要以衡才不拘一格論事不求苛細無因寸朽而棄連抱無施數畧以失巨鱗斯先哲之恆言雖愚蒙而可勉

古人有言行衝路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缺而舍之朽木百折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三

十一

鏗而不舍金石可鏤其儀一兮心如結兮可爲爲將二心者勗也

近年馭將失之寬厚又與諸軍相距過遠危險之際弊端百出然後知古人作事威克厥愛雖小必濟反是乃敗道也

士卒何定得能者將之雖市人亦勁旅耳

近日各統領專看摺奏中出語之輕重以權其効力之多寡往往正在酣戰之際忽見一摺敘事不甚如意遂廢然不肯向前者有之

用兵須責成各統領各用其所長而盡之吾不教玉人雕琢玉也不必摩我家數以生揣疑

軍中須得好統領管官統領管官須得好真心實腸是第一義算路程之遠近算糧仗之闕乏算彼己之強弱是第二義二者微有把握此外良法雖多調度雖善有效有不效盡人事以聽天命而已

將領之浮滑者一遇危險之際其神情之飛動足以搖惑軍心其言語之圓滑足以淆亂是非故楚軍歷來不喜用善說話之將非僅一營爲然也

軍家之一勝一敗其炎涼意態往往出素所親信之將弁若閱歷稍多亦自見慣不驚但須恢宏大量以待事機之轉耳

呂蒙誅取鎧之卒魏絳戮亂行之僕古人處此豈以爲名非是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三

十一

則無以警衆耳故馭將之道以嚴爲貴將弁以和衷爲要我湘軍之所以無敵者全賴彼此相顧彼此相救雖平日積怨仇臨陣仍彼此救援雖上午口角參商下午仍彼此救援此風一壞以後不能做事矣

論近時名將

咸豐二年粵賊洪楊之徒既已踰嶺而北由湖湘而犯江漢長驅東下入金陵而據之我湘鄉實始興義旅一時宿將如羅忠節公王壯武公李君續寶兄弟蕭君啟江劉君騰鴻趙君煥聯蔣君益禮及余弟國荃輩皆以仁勇爲士卒所親附歷久而不渝蓋武功之茂非他州縣所可及秦漢稱山西出將考之安定

天水隴西諸郡曾不能敵今日之一縣可謂盛矣

自楚軍之興忠武公塔齊布實始以勇名天下楚人剽悍者率低首塔公亦艷稱雲南畢君塔公每臨敵負鎗挾弓矢又令二卒樹長矛執曳馬繩竿以從其為器也四畢君每臨敵負鎗腰五十矢又令卒手蛇矛持入尺刀以從其為器也亦四塔公躍馬奔馳曠人追從從輒返鞭之畢君怒馬直穿賊陣戒後者無得妄從人亦自不敢從也畢君名金科累保至游擊戰歿於景德鎮年纔二十五歲耳

江忠烈公忠源道光間客京師嘗從容語國藩新甯有青蓮教匪亂端見矣既歸二年而復至京余戲詰公青蓮教匪顧何如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三

三

何久無驗也公具道家居時陰戒所親無得染彼教團結丁壯密繕兵仗事發有以禦之逮再歸而果有雷再浩之變公部署夙定一戰破其巢誘賊黨縛再浩磔之公入都謁選又語國藩前事雖定而大吏姑息不肯痛誅餘黨猶未已踰年而復有李沅發之變又踰年而廣西羣盜竊起洪秀全楊秀清之徒出大亂作矣大學士賽尚阿公督師廣西馳疏調公赴粵既至則大為副都統烏蘭泰公所賓敬事無鉅細必咨而後行人無疏戚貴賤必察公意嚮而厚薄之公亦竭誠贊畫募勇五百人助戰湖南鄉勇出境討賊自此始也烏公慷慨負氣與提督向公榮積有違言公以書曉譬烏公禮下之已甚莫感動向公卒

不能得速圍賊於永安復代為一書抵向公力諫圍帥缺隅之誤請合圍而盡殲之又不能得因引疾歸歸而永安賊出大敗官軍遂至桂林公聞警募勇倍道赴援將終佐烏公以平嶺表未至而烏公陣歿自是獨領一隊賊中往往目為江家軍矣羅忠節公澤南以諸生提兵破賊湘中書生多拯大難立功名大率公弟子也公在軍四載論數省安危皆視為一家骨肉之事與其所注西銘之旨相符其臨陣審固乃發亦本主靜察幾之說而行軍好相度山川脈絡又其講求輿圖之效君子是以知公之所蓄積者夙也非天幸也

湘軍之興咸振海內創之者羅忠節公澤南大之者李忠武公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三

十四

續資也巡撫胡文忠公林翼惟二公言是聽忠節挈持大綱其戰守機宜胥李公主之李公合宏淵默大讓無形稠人廣坐終日不發一言遇賊則以人當其脆而已當其堅糧仗則予人以善者而已取其窺者端擬敦篤愛人不尚美言而意溢於色色餘於辭雖他軍之將士逃難之流民皆歸之若父兄問其死哭之皆慟至不忍聞

李勇毅公續宜忠武公續賓之弟也少好深湛之思師事羅忠節公忠武殉節三河將士死者六七千人公在黃州哀迫之際經緯萬端入則損食悲咽出則拊循潰卒思鄉者遣歸願留者編伍哺粟賜衣接以溫語差討諸將之罪而簡用其良部署粗

定適胡文忠公以母喪奉 詔起復相與申儆簡練而湘軍復振公與忠武皆負重名淡於榮利忠武好蓋覆人過公則嫉惡稍嚴忠武戰必身先驍果績密公則規畫大計而不甚校一戰之利至其臨陣百審一發發無不捷成功一也

當楚軍水師之初立也今福建提督楊君厚庵與侍郎彭君玉麟暨諸君子喋血於狂風巨浪之中燔逆舟以萬計方其戰爭之際破震肉飛血瀑石壁士饑將困窘若拘囚何其苦也

胡詠芝自開府湖北卽以移風易俗爲己任自部曲之長郡縣之吏暨百執事片善微長不敢自褻而衰許隨之日爾之發見者微而善端宏大不可量也或有過差方圖蓋覆譴亦及之日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三

五

此猶小嘗過是誅罰重矣與其新不苛其舊表其獨不遺其同上下兢兢日有課月有舉當世推湖北人才極盛

劉忠壯公松山少而沉雄豁達通曉家人生事初隸王壯武公龔部下號老湘營轉戰湖南北江西諸省歷有名績余奉 命

討擒賊湘中士卒未習車騎駛運之勞不樂北征獎之而不勸君獨感奮請前部卒不願北渡者殺數人而事定

師行所至須多問多思王璞山帶兵有名將風每與賊遇將接仗前一夕傳集各營官暢論賊情地勢袖中出地圖十餘張每人分給一張令諸將各抒所見如何進兵如何分支某營埋伏某營並不接仗待事畢後專派迅剿諸將一一說畢璞山乃將

自己主意說出每人發一傳單卽議定之主意也次日戰罷有與初議不符者雖有功亦必加罰其平居無事每三日必傳各營官熟論戰守之法張凱章是王之幫辦劉壽卿是王之部將故二人守王之章程將開仗之先一夕必傳眾營官會議至今不改

操技藝之外須常常操練隊伍湘勇小操技藝之時多若多飽兩軍則大操隊伍之時多又多公於大操時不在校場平地專擇翻山越嶺過溝跳澗之處如隊伍不亂則真不亂矣以後操練宜常常學多公也又待勇不可太寬規矩宜更整嚴庶臨陣時勇心知畏不敢違令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三

六

凡爲統領者以親看地勢親探賊情爲第一要義若不親自看明親自探明而浪行出隊直至將近賊巢輕進則恐中賊之伏輕退則恐長賊之箠進退兩難最易誤事李希帥多禮帥皆親看地勢也

友人劉騰鴻時衡治軍刁斗森嚴不可犯臨陣則埋根行首堅立如山有名將之風惟過於自意在武昌時嘗獨立城下呼賊以砲擊之賊發十餘砲不中堅坐良久乃還在瑞州時亦如是卒以殉難殞我壯士人百莫贖此則剛毅太過於好謀而成之道少有違耳

鮑春蓮兩層大一字陣打進步連環李迺菴不肯輕進待賊先

撲王璞山將戰會諸將各獻計謀皆宜深思而善學之堅其志若其心勒其力大小必有成

李迪菴兄弟之選營官專取簡樸實臨陣不慌吾不能於臨陣觀人而取簡樸實略仿李氏之意

營頭歸人猶女子許嫁凡事皆須識得此意訟卦之作事謀始進賢之如不得已皆此義也汰去老弱精益求精帶數百人亦

甚不易國藩於乙卯年會將此義屢次致書於次青亦引羅李岳州之千人為證六年冬又以此義勸戒時衝惜俱未能領會入微

凡出隊有宜速者有宜遲者我去尋賊先發制人者也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三

七

宜遲者賊來尋我以主待客者也王氣常靜客氣常動客氣先

盛而後衰王氣先微而後壯故善用兵者最喜為王不喜作客

近日諸名將多禮堂好先去尋賊李希菴好賊來尋我

多將軍隆阿陣法極為穩快其法用四方陣面均向外前者向

敵且戰且退後者面向歸路防賊抄後尾左者排列鎗礮防賊

包左右者排列鎗礮防賊抄右收歸者皆在方陣之中空處行

走如前左前隅之第一排打鎗甫畢又縮入中空處走歸左後

隅之末排站隊左前隅第二排打鎗畢又縮入中空處走歸左

後隅之末排站隊第三排亦然第四五等排亦然右前隅之一

二三四等排亦然行走一二十里始終有四方陣排列不亂實

收隊時萬全不敵之法也

霆軍之營哨弁勇長沙省城人居多樸者頗少而能屢拒大敵兵事誠不可以一律相繩乎

論討賊

以今日之大局而必欲驥首前進攘臂求名雖大愚之人不至此則肥遯以鳴高疏食以自足入山惟恐不深入林惟恐不密亦市井尋常之人所優為初非一二君子獨得之秘也若論古今之通義則我 國家深仁厚澤吾輩之高曾祖父久食昇平之福而席詩書之榮此豈得秦越視之而置 國事於不聞不問之列此揆之君臣之義有所不得而逃也逆匪崇天主之教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三

八

棄孔氏之經但知有天無所謂君也但知有天無所謂父也蔑

中國之人倫從夷狄之謬妄農不能自耕以納賦而師買氏官

田之法以謂皆天主之田商不能自運以取息而借王氏貸民

之說以謂皆天王之貨假令湖南不守吾輩獨得晏然已乎彼

且履我之室而田我之田辱我以魍結而強我以蠲聘彼又將

禁棄人家之詩書而變易人家之倫常此豈獨我 大清之變

乃堯舜以來之奇變我仲尼之所痛哭於九原者也吾輩諷孔

氏之經今獨無所激於中乎泰燔經籍而儒生積憤怨以覆其

國今以天主教橫行中原而儒者或漠然不以闕慮斯亦廉恥

道喪者矣國藩現籌備戰艦水陸並進明知無補萬一而正大

之名忠直之氣固可上對日月下對鬼神惟時勢愈艱有識者多引避伏處孤枕耿耿謀而無與同失而無與匡是以致書同志不以為下走之私聘而以為國家之公義不以為兵家討伐之常而以為孔門千古之變則天下萬古之幸也

自逆匪竄擾湖南以來我百姓既受粵寇殺戮之慘又加以土匪之搶劫潮勇之淫掠丁壯死於鋒鏑老弱轉於溝壑種種毒苦不堪言狀而其最可痛恨者尤有二端逆匪所到之處擄我良民日則看守不許外出夜則圍宿不許偷逃約之為兄弟誘之以拜上從之則生背之則死擄入賊中不過兩月頭髮稍深則驅之臨陣每戰以我民之被擄者列于前行而彼以牌刀手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三

九

歷其後反顧亦殺退縮亦殺我民之被擄者進則為官兵所撿退則為牌刀手所殺不得已閉目盲進衝鋒力戰數戰之後終歸于死生為被擄之民死為含冤之鬼但見其從逆誰憐其苦衷此其可痛恨者一也潮勇在楚姦淫搶掠誠所不免然現已遣回廣東其在湖南滋擾之時不甚久經過之地不甚多豈比粵寇之窮凶極惡粵寇所淫之婦何止萬數所焚之屋何止十萬所屠之民何止百萬近因惡潮勇之故遂有一種莠言稱頌粵寇反謂其不姦淫反謂其不焚掠反謂其不屠戮愚民無知一唱百和議論顛倒黑白不分此其可痛恨者二也現在逆匪已陷湖北凶燄益熾湖南與之唇齒相依烽火相望若非人人

敵愾家家自衛何以保我百姓安生而樂業哉國藩奉天子

命辦理本省團練事務是用致書各州縣公正紳耆務求努力同心佐我不逮團練之道非他以官衛民不若使民自衛以一人自衛不若與眾人共相衛如是而已其有地勢利便資財豐足者則合數十家併為一村或數百人結為一寨高牆深溝屹然自保如其地勢不便資財不足則不必併村不必結寨但數十家聯為一氣數百人合為一心患難相顧聞聲相救亦自足捍禦外侮農夫牧童皆為健卒耨鋤竹木皆為軍器需費無多用力無幾特患我民不肯實心奉行耳 國家承平日久刑法尙寬值茲有事之秋土匪乘間竊發在在有之亦望公正紳耆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三

三

嚴立團規力持風化其有素行不法慣為猾賊造言惑眾者告知團長族長公同處罰輕則治以家刑重則置之死地其有逃兵逃勇經過鄉里劫掠擾亂者格殺勿論其有匪徒痞棍聚眾排飯持械抄搶者格殺勿論若有劇盜成羣嘯聚山谷小股則密告州縣迅速掩捕大股則專人來省或告撫院轅門或告本處公館朝來告則兵朝發夕來告則兵夕發立時剿辦不踰晷刻除醜類以安善良清內匪以禦外患想亦眾紳耆所樂為效力者也國藩奉命以來日夜悚惕自度才能淺薄不足謀事惟有不要錢不怕死六字時時自矢以質鬼神以對君父即藉以號召吾鄉之豪傑湖南之大豈乏忠義貫金石肝膽照日星

之人相與倡明大義輔正除邪不特保桑梓於萬全亦可蕩平賊氛我 國家重有賴焉者也

論勦土匪

方今之務莫急於勦辦土匪一節會匪邪教盜賊痞棍數者在多有或嘯聚山谷糾結黨羽地方官明明知之而不敢嚴辦其故何哉蓋搜其巢穴有拒捕之患畏其夥黨有報復之懼上憲勘轉有文書之煩解犯往來有需索之費以此數者躊躇於心是以隱忍不辦幸其伏而未動姑相安於無事而已豈知一旦竊發輒釀成巨案劫獄戕官卽此伏而未動之土匪也然後悔隱忍慈柔之過不已晚哉自粵匪滋事以來各省莠民常懷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三

三

不肖之心狡焉思犯上而作亂一次不懲則膽大貌法二次不懲則聚眾橫行矣 聖主宵旰不安嚴飭殲除匪黨張中丞仰體 聖意日日以除莠安良爲心前月曾有一札嚴拿土匪令州縣力能捕者自捕之力不能者專丁送信至中丞署內設法勦辦但其無案不破無案不懲一切勘轉之文解犯之費都行省去寬以處分假以便宜此志士有爲之會也國藩奉 命查辦匪徒才識短淺耳目難周惟求收令努力同心匡我不逮或飭諭紳耆與之協拿或專丁來省請兵密勦方畧無常惟期迅速去一匪則一鄉清淨勦一賊則千家安眠匪惟國藩厚幸實大有造於我桑梓之邦也

三四十年来一種風氣凡凶頑醜類概優容而待以不死自謂寬厚載福而不知萬事墮壞於冥昧之中浸漬以釀今日之流寇豈復可閻弱寬縱又令鼠子鋒起耶

論營壘礮堡

扎營以深溝高壘牆子以落雨不塌爲佳濠溝不必多只要深要斗有一層靠得任反勝於二三層靠不任者每早三成隊站牆子不特防賊早來撲營規矩習於平日各弁勇自然人人早起人人不懶散 凡修壘以濠深爲妙木城及外牆均有流弊恐反爲賊遮蔽礮子也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三

三

修礮之事軍士四出征剿有老家以爲基址亦行軍一法也擇地有兩法有自固者有扼賊者自固者擇高山擇要隘扼賊者擇平坦必經之路擇淺水津渡之處嗣後每立一軍則修礮二十座以爲老營環老營之四面方三百里皆可往來梭勦庶幾可戰可守可奇可正得四軍可靠者則變化無窮於景鎮作一榜樣而似軍效法而行之 余欲於祁門南西兩門外修石壘數座限三日修成一座每座少者任一哨多者在二哨斷不可再大其做法與湘勇平日土梁子無異但較小較堅較壁立耳高或丈六尺或二丈爲止厚做敦仁礮之式下一層做礮洞三四箇中間全不做鎗礮眼頂

上仍做垛子做子墻其貯水貯米貯子藥三處做敦仁礮之式其兵勇住宿仍支帳房有願蓋瓦屋者聽從容再大約數法皆備厚也下層礮洞也開門甚高用梯出入也貯水米藥有所定也此用修礮之法垛口也圓圈也方亦此用修城之法內支帳房也外挖深濠也此用修梁子之法試做全用礮局工匠派勇監工多用磚少用石便快矣

論製火器

炸彈輪船雖利然軍中制勝究在人而不在器戰船若用炸彈似尤不宜舟中子彈傷人皆從橫穿而不從上落炸彈須兩堅相擊乃能炸裂恐落水者多中舟者少也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三

三

余至武昌火藥局看造火藥之法以銅為輪以鐵為輾圓地為大磨盤以牛碾之盤大徑二丈三寸周圍七丈許每盤用四牛每牛連曳兩輪於盤外周圍溝槽約寬八寸許火藥在槽內牛行槽外馭牛之人行槽內每牛以一人馭之每兩牛四輪之後則有鏟藥者一人隨之執銅鏟於槽內鏟動庶輾過之後火藥不思太緊也又有小磨盤磨礮與磨麥相似僅用一人又有櫃篩礮篩炭其法絕精非圖說不能明

水師用礮必須七百斤以上愈重愈好近來楚軍水師如楊彭諸公及營哨各官皆堅持此義鄙意以為船頭之礮愈重愈好若稍礮則當略輕兩邊之礮則當更輕蓋礮用直力船亦用直

力放邊礮則船橫移易致鬆裂故不宜太重也至水陸戰事擊遠者固屬可貴多食羣子者尤為可寶二者不可得兼則舍擊遠而取食羣子者水師之宜用散口礮已無疑義惟散口礮在三百斤以下者羣子太不及遠在三百斤以上者陸師又難於搬運實乏兩全之術近年江西兩湖所造之劈山礮共推為陸戰利器頗能擊遠國藩尙以其不能食羣子為歉意欲擇散口礮洋裝昇以陸戰以補劈山礮之不逮

余初不解造羣子之法以生鐵令鑄工鑄之渣滓未融經藥輒散且多峰眼鳴而不能及遠乃與吳坤修竹莊商用熟鐵打造其法以鐵先鍊成直條每條燒紅其端截出半寸打成圓顆又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三

四

燒其端又打成顆每顆如蒲荷大後至江西商之姚襄以此法打造姚君又作為鐵模半渦截鐵條之端置模中宛轉錘鍊圓滑可愛於是及遠較多一里有奇也今湖南湖北江西三省打造羣子均用此法每砲用百餘顆多者或三四百顆噴薄而出如珠如雨殆無隙地當之輒碎不仁之器莫甚於此矣然海軍尙未靖謐此其急宜講求者也

明戚繼光紀效新書中有立牌卽古之盾也有圓牌卽今之藤牌也統謂之撿牌又有所謂剛柔牌者其法以生漆牛皮蒙於外而以湖綿搓成小團及頭髮裝於內蓋戚自以巧思製造非有所師於古也古之干盾所以捍禦矢石今之撿牌所以捍禦

砲子砲子所當無堅不破豈矢石所可同年而語哉國藩初辦水師時嘗博求禦砲子之法以魚網數層懸空張挂砲子一過即穿不能禦也以絮被漬濕張挂砲子一過即穿不能禦也以生牛皮懸於船旁以藤牌陳於船梢不能禦也又作數層厚牌以竹鱗排於外為一層牛皮為一層水絮為一層頭髮為一層合而成牌亦不能禦也以此而推戚氏之剛柔牌不足以禦砲子明矣烏鎗子如梧子大者或有法以禦之拾鎗子劈山砲子凡大如黃豆以上者竟無拒禦之法近時楊軍門載福等深知砲子之無可禦遂屏棄魚網水絮牛皮等物一切不用直以血肉之軀植立船頭可避者避之不可避者聽之而其麾下水師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三 三

弁兵亦相率而植立直前無所迴避明於此義而古來千盾櫓牌諸器皆可廢矣

論木牌砲船

頃聞趕造木牌與賊水戰其法編杉為排寬約七尺長約丈有五尺刻其兩頭以便劈水疾行前後安放兩輪如翻水車旁施兩槳頭尾置舵順逆皆可駛行置大鐵釘於頭以便衝擊逆船上置帳房一架如京師所謂西洋房子者頂及四圍皆用夾布每日三次澆水以禦鎗礮彼船高仰我簿貼水鎗礮仰攻則遠而勁俯放則子易落其利一也簿身喫水既透帳房亦極瀆濕賊之火彈火毬燒我不能燃烈我之火箭火毬近船即可焚放

其利一也我勇在簿退則落水賊若登簿不得不盡力死戰可救奔潰之積習其利二也每簿之費不過二十兩造簿百架工不滿一月費不過二千工價俱省其利四也每簿僅雇一舵師二槳手餘皆用尋常兵勇蓋簿身穩實不慮蕩搖不必習慣之舟師而可驅之於水戰其利五也日來籌思專在此事誠使咄嗟辦此可用火箭火毬燒其船可用抬鎗大礮擊其人可以轟翻小船可以衝穿大船但能擊破賊船數百號彼失其所恃或少免近水州縣四出擄船之患省城亦有解圍之日按此牌製乃更造

粵中所繪拖罟快蟹二式茲照造快蟹二種又別造粵中長龍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三 三

船樣匠拙人少計非燈節前後不能蕪事明知其過於遲鈍在皖省有救焚拯溺之望而在吾省有老師費財之患然不及此畧為具辦則漢口以下長江浩渺我軍不特不能與賊相搏於狂風駭浪之中即陸勇欲由北岸渡至南岸亦不可得水師之不講久矣吾所為船仿廣東內河之制照湖廣江南諸營則差過之照賊船之擄民船為戰船者則似勝遠惟帶勇諸營官多忠勇奮發之士少宏通講求之素須得精思毅氣細與體究一番乃足與此賊相決於狂風駭浪之中周郎赤壁之場韓王黃天之蕩在跡未沫諸君倘有意乎

國藩初在衡州造船百六十號規畫極狹小器用極草率然已

費盡千氣萬力胡帥於五六年間恢廓水師以博大精至之才
又得湖南公私之助然辦礮之難需子藥之多造船之委曲繁
重聞亦費盡千氣萬力乃得集事今賊欲於濟沅造船何處得
一清淨之所兩月三月無官兵去擊者何處購礮何處得此大
樁子藥若自鑄土礮則亦不足畏若僅造民船則徒供楊彭之
一焚尤不足畏矣

論馬隊

馬隊之妙無美不備微濂借資民力不無騷擾猶爲大圭之微
瑕此次新西丹馬隊已到擬更教之紀律或用步隊中之長夫
助其夫力之不及如能聽從迂拙之議更爲粹美無疵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三

七

論報銷

初在衡州造船募勇條理未精厥後越境剿賊用銀漸多歷時
漸久所募概係勇丁將領多係紳士官事非所素嫻冊報間有
未備而又與湖南湖北江西三省總局相交涉有先在此處糧
台領餉而後在他處支餉者有本在此處領餉而他處亦時爲
接濟者又有由江援鄂由鄂援江忽分忽合中間竝無餉可領
者擬將統轄較多者分爲數大款將此處領餉之月日及他處
領餉之月日先行具奏俾眉目清楚庶免轉輾混淆之弊亦無
重複開報之虞

論古今兵事得失

行軍之道有依次而進者有越敵人所守之寨而先攻他處者
姑以通鑑所紀兵事言之宋明帝泰始二年晉安王子勛之亂
袁顛相拒於濃湖久未決龍驤將軍張興世建議曰賊據上游
兵強地勝我雖持之有餘而制之不足若以奇兵潛出其上因
險而壁見利而動使其首尾周遑進退宜阻中流既梗糧運自
艱此制賊之奇也錢溪江岸最狹去大軍不遠下臨澗洲船下
必來泊岸又有橫浦可以藏船千人守險萬夫不能過衝要之
地莫出於此沈攸之吳喜竝贊其策乃選戰士七千輕舸二百
配興世興世率其衆泝流稍上尋復退歸如是者屢日賊將劉
胡聞之笑曰我尙不敢越彼下取揚州張興世何人欲輕據我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三

八

上不爲之備一夕四更值便風興世舉帆直前渡湖白過鵝尾
胡既覺乃遣其將胡靈秀將兵於東岸翼之而進戊戌夕興世
宿景洪浦靈秀亦留興世潛遣其將黃道標率七十舸徑趨錢
溪立營寨己亥興世引兵進據之靈秀不能禁止庚子劉胡自
將水步二十六軍來攻錢溪將士欲迎擊之興世禁之曰賊來
尙遠氣盛而矢驟驟則易盡盛亦易衰不如待之令將士治城
如故俄而胡來轉近船入澗洲興世命壽寂之任農夫帥壯士
數百擊之衆軍相繼並進胡收兵而下興世遂於錢溪立城國
藩按是時官軍在下游赭圻袁顛等在上游之濃湖劉胡等又
在上游之鵝尾更上乃爲錢溪越濃湖鵝尾兩寨而上立城於

錢溪此險途也厥後賊屢攻錢溪不勝糧運中梗而鵠尾濃湖竝潰降此越寨進攻而得勝者也

泰始三年魏尉元上表言賊向彭城必由清泗過宿豫歷下邳趨青州亦由下邳沂水經東安此數者皆為賊用兵之要今若先定下邳平宿豫鎮淮陽戍東安則青冀諸州可不攻而克若四鎮不服青冀難拔百姓狼顧猶懷僥倖之心臣是以為宜擇青冀之師先定東南之地斷劉或北顧之意絕愚民南望之心如此則淮北自舉暫勞永逸國藩按宋魏歷世兵爭宋有青州歷城徐州諸鎮遠在海岱與魏接畛而下邳宿豫沂水東安四城乃在淮南去魏尚遠魏越青州諸鎮而進攻四城此險途也

求關齋弟子記 卷二十三

无

厥後四城破而青州歷城徐州諸鎮相繼沒於魏此越鎮進攻而勝者也

梁簡文帝二年侯景之變郢州刺史蕭方諸以徐文盛軍在西陽不設備西陽即今黃州侯景以江夏空虛使宋子仙任約帥精騎四百由淮內襲郢州丙午大風疾雨天色晦冥子仙等入城方諸迎拜遂擒鮑泉虞豫送於景所景因便風中江舉帆遂越徐文盛等軍直上入江夏文盛眾懼而潰國藩按侯景與徐文盛皆在黃州夾江築壘乃越徐軍而上入江夏此險途也而江夏以無備而破徐軍以失勢而潰此越寨進攻而勝者也
陳文帝天嘉元年王琳屯兩岸之柵口侯瑱屯東岸之蕪湖相

持百餘日旋均出江外隔洲而泊二月丙申西南風急琳引兵直趨建康瑱等徐出蕪湖躡其後西南風翻為瑱用琳擲火炬以燒陳船皆反燒其船瑱發拍以擊琳艦又以蒙衝小船擊其艦琳軍大敗軍士溺死什二三餘皆棄舟登岸國藩按王琳與侯瑱同屯蕪湖之上琳乃越瑱軍而直下金陵此險途也而瑱軍自後躡之反為所破此越寨進攻而敗者也

唐貞觀十九年太宗親征高麗既拔遼東蓋牟諸城至安市將決戰高麗靺鞨合兵為陳長四十里江夏王道宗曰高麗傾國以拒王師平原之守必弱願假臣精兵五千覆其本根則數十萬之衆可不戰而降上不應後攻安市竟不能拔降將請先攻

求關齋弟子記 卷二十三

三

烏骨城眾議不從遂自安市班師國藩按道宗請越安市而進攻平壤此雖險途而實制勝之奇兵也太宗不從無功而返此不能越攻而失者也

安史之亂李泌請命建甯王倓為范陽節度大使竝塞北出與李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陽胡三省注曰泌欲使建甯自靈夏陽之北光弼自太原取覆其巢穴賊退則無所歸留則不獲安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禽矣上悅已而不果行國藩按是時大軍在扶風郭子儀在馮翊李光弼在太原勢宜先取兩京李泌欲先搗范陽賊巢此亦制勝之奇兵也事不果行致史思明為關洛之患此亦不能越攻而失者也

元和十二年淮蔡之役李佑言於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及四境拒守州城者皆羸老之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賊將聞之元濟已成擒矣李愬然之十月辛未李愬李祐李忠義李進誠軍出東行六十里夜至張柴村盡殺其戍卒及燔子據其柵命士少休命乾糲整羈勒留義誠軍五百人鎮之以斷洄曲及諸道橋梁復夜引兵出門時大風雪旌旗裂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四鼓愬至蔡州城下無一人知者李祐李忠義鑿其城爲坎以先登愬入居元濟外宅以檻車送元濟詣京師國藩按元濟精兵盡在洄曲董重質麾下李愬越之而直入蔡州此越寨進攻而勝者也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三

三

朱梁均王四年楚岳州刺史許德勳將水軍巡邊夜分南風暴起都指揮使王環乘風趨黃州以繩梯登城徑趨州署執吳刺史馬鄴大掠而還德勳曰鄂州將邀我宜備之環曰我軍入黃州鄂人不知奄過其城彼自救不暇安能邀我乃展旗鳴鼓而行鄂人不敢逼國藩按楚之岳州東北與吳爲鄰嘉魚陸口等處吳必立寨設備乃王環越之而直趨黃州此越寨進攻而勝之者也

唐同光元年後唐與朱梁相拒於楊劉德勝之間時梁將段凝軍臨河之南即澶淵王彥章進逼鄆州今東平府唐臣李紹宏等請棄鄆州與梁約合帝獨召郭崇韜問之對曰降者皆言大梁無

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楊劉自以精兵長驅入汴彼城中既空虛必望風自潰苟僞王授首則諸將自降矣帝曰此正合朕志冬十月壬申帝以大軍自楊劉濟河癸酉至鄆州甲戌圍中都城破之擒王彥章帝召諸將問進退之計諸將請先下東方諸鎮城然後觀釁而動康延孝李嗣源請亟取大梁乙亥帝發鄆州中都丁丑自曹州乙卯至大梁滅梁壬午段凝將其衆五萬自滑州濟河入援解甲請降國藩按郭崇韜之初議直取大梁也時梁將王彥章軍在鄆州段凝軍在河上越兩寨而進攻此險途也厥後破中都擒王彥章而段凝猶在河北越一寨而進攻亦險機也然段凝隔於河北若自白馬南濟則阻於大河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三

三

若自下游直濟則一阻於大河再阻於新決之護駕水勢難入援遂得直取汴梁以成大功此越寨進攻而勝者也以上九事張興世之據錢溪宋子仙之取鄆州許德勳之下黃州皆水路越攻而勝王琳之下金陵以水路越攻而敗尉元之取下邳四城李愬之入蔡州郭崇韜之策汴梁以陸路越攻而得之李道宗之策平壤李泌之策范陽以陸路不越攻而失之成敗得失固無一定之軌轍也咸豐四年十月十一日賊目陳玉成據蘄州秦日綱據田家鎮我舟師越蘄州而直下十三日攻破田家鎮十四日蘄州之賊亦潰此越寨進攻而勝者也十一月水陸各軍會於九江時賊目林啟榮據九江黃文金據湖

口石達開羅大綱等同在湖口我舟師彭玉慶等十六日越九江而下攻湖口陸軍羅澤南等十二月初五日下攻湖口十二日水師敗挫二十四日陸軍亦無利而歸此越塞進攻而敗者也咸豐六年五月初二日武漢黃州未破楊載福以舟師駛下直至九江七年九月二十八日九江安慶未破楊載福以舟師駛下直至舊縣往來如飛此越塞進攻而勝者也故知勝敗無常視將才為轉移耳當時越九江而下攻湖口之策發於國藩定於羅君羅山劉君孟容二人事敗之後或深咎此之失且專歸罪於劉君者非事實也

水師得勝歌一首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三

三

咸豐三年十一月余初造戰船辦水師楚中不知戰船為何物工匠亦無能為役因思兩湖舊俗五月龍船競渡最為迅捷短棹長槳如蚊之足如鳥之飛此人力可以為王者不盡關乎風力水力也遂決計仿競渡之舟以為戰船時守備成名標自長沙來衡州始告余以廣東快蟹船式舢板船式同知稍汝航自桂林來衡州告余以長龍船式於是鳩集衡州永州工匠又分廠於湘潭共造快蟹四十號長龍四十號舢板八十號快蟹配四十五人搖槳者廿八人艄八人長龍配廿四人搖槳者十六人舢板四人舢板配十四人搖槳者每船舵工一人頭工一人碾手數人四年五月每船添立管駕一名日哨官五年十月每

船於眾槳手中置火彈手數人於是規模畧備行之三年而未嘗更易惟舢板船小不能置鑪造飯不能容十餘人寢宿其中常另雇一民船為坐船終非可久之道若長江大湖設立水師而用吾之法行之則舢板之坐船在所當變者也

余既於癸丑冬創造戰船設立水師十營甲寅三月廿八日以五營擊湘潭之賊連獲大捷以五營擊靖港之賊軍士敗潰五月以後在長沙復修船隻重整規模六月克復岳州七月閏七月掃蕩鄂岳之間江面七百餘里搜勦黃蓋斧頭等湖八月克復武昌漢陽於是水師之規制畧定將卒亦畧諳水戰之法遂製為水師得勝歌令士卒歌誦口相習熟冀期其大畧而其臨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三

三

陣之神明變化則有不能及也歌曰
三軍聽我苦口說教你水戰真秘訣第一船上要潔淨全仗神靈保性命早晚燒香掃灰塵敬奉江神與砲神第二灣船要稀鬆時時防火又防風打仗也要去得稀切莫擁擠吃大虧第三軍器要整齊船板莫沾一點泥牛皮圈子掛槳楫打濕水絮封藥箱羣子包包要纏緊大子箇箇要合腔拍鎗磨得乾乾淨大砲洗得溜溜光第四軍中要肅靜大喊大叫須嚴禁半夜驚營莫急躁探聽賊情莫亂報切莫亂打鑼和鼓切莫亂放鎗和砲第五打仗不要慌老子心中有主張新手放砲總不準看來也是打得春遠遠放砲不進當看來本事也平常若是好漢打得

進越近賊船越有勁第六水師要演操兼習長矛與短刀盪漿要快舵要穩打砲總要習个準斜斜排箇一字陣不慌不忙聽號令出隊走得一線穿收隊排得一絡連慢的切莫丟在後快的切莫走在前第七不可搶賊賊怕他來殺回馬鎗又怕暗中藏火藥未曾得財先受傷第八水師莫上岸止許一人當買辦其餘箇箇要守船不可半步走河沿平時上岸打百板臨陣上岸就要斬八條句句值千金你們牢牢記在心我待將官如兄弟我待兵勇如子任你們隨我最久長人人曉得我心腸願爾將官莫懈怠願爾兵勇莫學壞未曾算去先算回未曾算勝先算敗各人努力各謹慎自然萬事都平順仔細聽我得勝歌升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三

三

官發財笑呵呵

陸師得勝歌一首

余既作水師得勝歌又於咸豐六年作陸軍得勝歌以教各兵勇其辭曰

三軍聽我苦口說教你陸軍真秘訣第一札營要端詳營盤選箇好山崗不要低窪潮濕地不要一坦大平洋後有退步前有進一半現面一半藏看定地方插標記插起竹竿牽繩牆繩子圍出三道圈內圍窄外圍寬六尺牆腳八尺濠濠要緊築牆要牢正牆高要七尺滿子牆只要一半高爛泥碎石不堅固雨後倒塌一鋼精一營只開兩道門門外驅逐閑雜人周圍挖些

好茅廁免得熱天臭氣薰三里以外把個卡日日防卡夜夜巡第二打仗要細思出隊分開三大枝中間一枝且扎住左右兩枝先出去另把一枝打接應再要一枝做埋伏隊伍排在山坡上營官四處打瞭望看他那邊是來路看他那邊是去向看他那路有伏兵看他那枝有強將那處來的真賊頭那邊做的假模樣件件看清件件說得人人都膽壯他吶喊來我不喊他放鎗來我不放他若撲來我不動待他疲了再接仗起手要陰後要陽出隊要弱收隊強初交手時如老鼠越打越強如老虎打散賊匪四山逃追賊專從下邊抄逢屋逢山搜埋伏隊伍切莫亂分毫第三行路要分班各營次序莫亂參四六隊伍走前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三

美

後鍋帳担子走中間不許爭先亂擁擠不許落後太孤單選个探馬向前探要選明白真好漢每日先走二十里一步一步仔細看遇着樹林探村莊遇着河水探橋梁遇着义路探埋伏左邊右邊都要防遇着賊子來迎敵飛馬回報不要忙看定地勢並虛實遲報一刻也不防前有探馬走頭站後有將官探尾幫過了尾幫落後邊插他耳箭打一千第四規矩要肅靜有禮有法有號令哨官營兵莫太寬營官又要嚴哨官出營歸營要告假朔日望日要請安若有公事穿衣服大家出來站个班營門擺設杖和柵閑人進營要鎖拿不許吸煙並賭博不許高聲大喧嘩姦淫擄掠定要斬巡更傳令都要查起更各哨要安排傳

齊夫勇點名來營官三夜點一次哨官每夜點一回任憑客到
文書到營門一閉總不開衣服裝扮要料峭莫穿紅綠惹人笑
哨官不許穿長衣兵勇不許穿軟料腳上草鞋緊緊穿身上腰
帶緊緊纏頭上包巾緊緊扎英雄樣子都要全第五軍器要整
齊各人製件好東西雜木桿子溜溜圓又光又軟又發細常常
在手摸得久越摸越熟越值錢鎗頭只要六尺長要出楊家梨
花槍大刀要輕腰刀重快如閃電白如霜鎗砲鑽洗要乾淨鉛
子个个要合腔生漆皮桶盛火藥勤翻勤晒見太陽鋤鋤鏟子
要粗大斧頭要嵌三分鋼火毬都要親手製六分淨硝四分磺
旗幟三月換一次紅的印心白的鑲統領八面營官四隊長一

求關齋弟子記 卷二十三

五

面哨官雙樹樹搖出如龍虎對對走出如鴛鴦第六兵勇要演
操清清淨淨莫號嘈早習大刀並矛子晚習扒牆並跳濠濠溝
要跳八尺寬牆子要扒七尺高樹個靶子十丈遠火毬石子手
中拋同時尋個寬地方又演砲隊又演鎗鳥鎗手勁習個穩抬
鎗眼力習個準灌起鉛子習打靶翻山過水習跑馬事事操習
事事精百戰百勝有名聲這個六條句句好人人唱熟是秘寶
兵勇甘苦我盡知生怕你們吃了虧仔細唱我得勝歌保你福
多又壽多

保守平安歌三首

第一莫逃走

衆人謠言雖滿口我境切莫亂逃走我境僻處萬山中四方大
路皆不通我走天下一大半惟有此處可避亂走盡九州並四
海惟有此處最自在別處紛紛都擾闖此處却是桃源洞若嫌
此處不安靜別處更難逃性命只怕你們太膽小一聞謠言便
慌了一人倉忙四山逃一家大小泣嗷嗷男子縱然逃得脫婦
女難免受煎熬壯丁縱然逃得脫老幼難免哭號咷文契縱然
帶著走錢財不能帶分毫衣服縱然帶著走猪牛雞帶一根毛
走出門來無屋住躲在山中北風號夜無被鋪床板橙日無鍋
飯截菜刀受盡辛苦破盡財其實賊匪並未來只因謠言自驚
慌惹起土匪吵一場茶陵道上遭土匪皆因驚慌先走徒其餘
求關齋弟子記 卷二十三

六

各縣逃走人多因謠言嚇斷魂我境大家要保全切記不可聽
謠言任憑謠言風浪起我們穩坐釣魚船一家安穩不吃驚十
家太平不躲兵一人當事不害怕百人心中有柄橛本鄉本土
總不離立定主意不改移地方公事齊心辦大家吃碗安樂飯

第二要齊心

我境本是安樂鄉只要齊心不可當一人不敵二人智一家不
及十家強你家有事我助你我家有事你來帮若是人人來帮
助扶起籬笆便是牆只怕私心各不同你向西來我向東富者
但願自己好貧者卻願大家窮富者很心不憐貧不肯周濟半
毫分貧者居心更難說但願世界遭搶劫各懷私心說長短彼

此有事不相管縱然親戚與本家也是丟開不管他這等風俗實不好城隍土地都煩惱萬一鄉境土匪來不分好歹一筆掃富者錢米被人搶貧者飯碗也難保我們於今定主意大家齊心共努力一家有事聞鑼聲家家向前作救兵你救我來我救你各種人情各還禮縱然平日有仇隙此時也要開解結縱然平日打官方此時也要和一場大家吃杯團團酒都是親戚與朋友百家合做一條心千人合做一雙手貧家飢寒實可憐富家量力畧周旋鄰境土匪不怕他惡龍難闕地頭蛇個個齊心約夥伴廟前立誓願若有一人心不誠舉頭三尺有神明

第三操武藝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三

无

要保一方好土地大家學些好武藝果然武藝學得精縱然有事不受驚石頭要打二十丈石灰罐子也一樣木板祇要五寸寬箭箭要中靶子上石頭灰罐破得陣又靶子一齊進靶子也立一塊板板上先鑿四個眼眼內要個小木毬截在鏢子尖上留只要枝枝截得準保守地方總安穩火器雖然是個寶鳥銃卻要鑄得好火藥也要辦得真不然炸烈反傷人銃手若是不到家不如操演不用他惟有一等竹將軍裝得火藥大半斤三股麻繩緊緊纏一礮響動半邊天件件武藝皆無損石頭鏢子更要緊石頭不花一文錢鏢子要出一道圈若是兩個習得久打盡天下無敵手讀書子弟莫驕奢學些武藝也保他耕田

人家圖安靜學些武藝也不差匠人若能學武藝出門也有防身計商賈若能習武藝店中大膽做生意僱工若能武藝全又有聲名又賺錢白日無閒不能學夜裏習學也快樂臨到場上看大操個個顯出手段高各有義膽與忠肝家家戶戶保平安

解散歌一首

莫打鼓來莫打鑼聽我唱個解散歌如今賊多有緣故大半都是擄進去擄了良民當長毛個個心中都想逃官兵若殺脅從人可憐冤枉無處伸良民一朝被賊擄吃盡千辛並萬苦初擄進去便挑擔板子打得皮肉爛又要煮飯又搬柴上無衣服下無鞋看看頭髮一寸長就要逼他上戰場初上戰場眼哭腫又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三

單

羞又恨又懵懂向前又怕官兵砍退後又怕長毛斬一年兩載髮更長從此不敢回家鄉一封書信無處寄背地落淚想爺娘被擄太久家太貧兒子餓死妻嫁人半夜偷逃想回家層層賊卡有盤查又怕官軍盤得緊跪求饒命也不准又怕兵勇來訛錢搶去衣服並盤纏種種苦情說不完說起閻王也心酸我今到處貼告示凡是脅從都免死第一不殺老和少登時釋放給護照第二不殺老長毛一尺二尺皆遣發第三不殺而刺字觀他用藥洗幾次第四不殺打過仗丟了軍器便釋放第五不殺做偽官被脅授職也可寬第六不殺舊官兵被賊圍住也原情第七不殺賊探子也有愚民被驅使第八不殺網送人也防鄉

團網難民人人不殺都膽壯各各逃生尋去向賊要聚來我要散賊要擄來我要放每人給張免死牌保你干父又萬當往年在家犯罪過從今再不算前賬不許縣官問陳案不許仇人告舊狀一家骨肉再團圍九重皇恩真浩蕩一言普告州和縣再告兵勇與團練若遇脅從難民歸莫搶銀錢莫剝衣

討粵匪檄

為傳檄事逆賊洪秀全楊秀清稱亂以來於今五年矣荼毒生靈數百餘萬蹂躪州縣五千餘里所過之境船隻無論大小人民無論貧富一概搶掠罄盡寸草不留其擄入賊中者剝取衣服搜括銀錢滿五兩而不獻賊者即行斬首男子日給米一合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三

聖

擊之臨陣向前驅之築城濬濠婦人日給米一合驅之登陣守夜驅之運米挑煤婦女而不肯解解者則立斬其足以示眾婦船戶而陰謀逃歸者則倒抬其屍以示眾船粵匪自處於安富尊榮而視我兩湖三江之人曾犬豕牛馬之不若此其殘忍慘酷凡有血氣者未有聞之而不痛恨者也自唐虞三代以來歷世聖人扶持名教教人倫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粵匪竊外夷之緒崇天主之教自其偽君偽相下逮兵卒賤役皆以兄弟稱之謂惟天可稱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農不能自耕以納賦而謂田皆天王之用商不能自賈以取息而謂貨皆天王之貨士不能誦孔

子之經而別有所謂耶穌之說新約之書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原凡讀書識字者又烏可袖手安坐不思一為之所也自古生有功德沒則為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雖亂臣賊子窮凶極醜亦往往敬畏神祇李自成至曲阜不犯聖廟張獻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粵匪焚郴州之學宮毀宣聖之木主十哲兩廡狼藉滿地嗣是所過郡縣先毀廟宇即忠臣義士如關帝岳王之稟稟亦皆污其宮室殘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壇無廟不焚無像不滅斯又鬼神所共憤怒欲一雪此憾於冥冥之中者也本部堂奉天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三

聖

子命統師二萬水陸並進勢將臥薪嘗膽殄此凶逆救我被擄之船隻拔出被脅之民人不特紆君父宵旰之勤勞而且慰孔孟人倫之隱痛不特為百萬生靈報枉殺之仇而且為上下神祇雪被辱之憾是用傳檄遠近咸使聞知倘有血性男子號召義旅助我征剿本部堂引為心腹酌給口糧倘有抱道君子痛天主教之橫行中原赫然奮怒以衛吾道者本部堂禮之藉府待以賓師倘有仗義仁人捐銀助餉者千金以內給予實收部照千金以上專摺奏請優叙倘有久陷賊中自拔來歸殺其頭目以城來降者本部堂收之帳下奏授官爵倘有被脅經年髮長數寸臨陣棄械徒手歸誠者一概免死資遣回籍在昔漢

唐元明之末羣盜如毛皆由王昏政亂莫能削平今天子憂勤惕厲敬天恤民田不加賦戶不抽丁以列聖深厚之仁討暴虐無賴之賊無論遲速終歸滅亡不待智者而明矣若爾被脅之人甘心從逆抗拒天誅大兵一壓玉石俱焚亦不更爲分別也木部堂德薄能鮮獨仗忠信二字爲行軍之本上有日月下有鬼神明有浩浩長江之水幽有前此殉難各忠臣烈士之魂實鑒吾心咸聽吾言檄到如律令無忽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三

墨

求闕齋弟子記卷二十三

求闕齋弟子記卷二十四

東湖王定安纂

軍謀下

行營章程五則

紮營六條

紮營要在山岡不可在低濕之處不可在四面平曠毫無遮護之處

看營盤者插竿牽繩周圍牽一繩牆長夫到時卽照繩牆築立營盤

正牆腳寬六尺子牆腳在內頂寬一尺五寸子牆頂寬三尺正

求闕齋弟子記卷二十四

一

牆高七尺子牆高三尺五寸

外濠寬六尺深八尺內濠寬三尺深三尺凡挖濠之時每隔二丈留橫路一道挖畢之時內濠仍留橫路外濠概行挖去

凡一營只開二門不許太多門外築一灣牆營內支帳房兩層外層向牆開門內層向中開門各留大路以便出隊

營外每百人挖一茅廝三箭之外牽繩牆一道凡買賣閑人概不許入繩牆之內

開仗四條

出隊要分三大支臨時再多分幾小支凡房屋之處須分一支以防埋伏小山之後須分一支樹林之中須分一支

隊伍要佔住山坡排立不動營官要四處往來登高瞭望
打仗要打箇穩字賊吶喊我不動撲兩次我也站立不動穩到
兩箇時辰自然是大勝仗

前隊要好手五百以備衝鋒後隊要好手五百以備救敗中間
大隊畧弱些也不妨前隊若少挫後隊好手出去救敗前隊若
得勝後隊好手不動專等收隊時在梢尾行走

刀矛對殺之時要讓賊先動手我後動手頭一下已過第二下
未來之時我撥他頭一下正好殺他

行路 三條

六成隊伍走頭一段四成隊伍走尾一段鍋帳擔子走中一段

求關齋弟子記 卷二十四

二

頭次探馬帶七八人先走二十里二次探馬先走十里如遇賊
來頭探先行回報二探再去查明虛實續報如左右有歧路頭
探遣人分路去探明如有三條全路遣兩三起人去探看定營
盤頭探插竿牽繩

大隊行畢五里之後派一將官押尾不許一人落尾旗之後途
中不許有一人進店吃飯

守夜 三條

紮營之處凡有來路派人於五里之外守卡四五更時另派親
信人查卡

每棚派兩人守上半夜派兩人守下半夜不許打更只許走籌

傳令者聲大接令者低聲每夜派哨官四人巡更從二更起每
哨官巡一更周圍巡查本哨兼查別哨之勇
起更時即關門無論客來文書來不許開營門賊來不許出隊
點燈悄悄靜靜不許吶喊說話預備鎗炮火毯看準再打

軍器 四條

鎗炮要試過三十次方免炸裂羣子要包裹合腔

矛桿要樹的不要竹的要整樹直紋不要橫紋

鋤要八寸長三寸寬鋤要八寸長六寸寬挑土用四方布袋盛

子藥用生漆皮桶

旗幟要一色不宜混雜

求關齋弟子記 卷二十四

三

刀矛要常磨火藥要常晒火毯要親手自製

操練器械穿著八條

一練縱步上一丈高之屋跳步越一丈寬之溝以便踹破賊營

一練手拋火毯能至二十丈以外

一練腳繫沙袋每日能行百里

一練每十人一隊皆習戚氏之鴛鴦陣三才陣以期行伍不亂

一練鳥鎗抬鎗必打矮樁必打靶較準 凡操練斷不可間斷

一日

一器械須十分講究 矛桿用竹必須老而堅者柵木必須小

樹圓身大樹鋸開者不可用 火藥桶火繩桶須用牛皮製而

加以生漆乃不怕水火 火繩須藤者最忌潮濕

一乾糧必須多備藥物亦須製備

一各勇不許穿著軟料衣服只許穿布衣不許穿鞋襪只許穿草鞋哨長亦然打仗同進同退勇者不許獨先怯者不許獨後違者卽割首級奪旗幟皆不賞

勸誠營官四條 上而統領下而哨弁以此類推

一曰禁騷擾以安民

所惡乎賊匪者以其淫擄焚殺擾民害民也所貴乎官兵者以其救民安民也若官兵擾害百姓則與賊匪無殊矣故帶兵之道以禁止騷擾爲第一義百姓最怕者惟強擄民夫強佔民房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四 四

二事擄夫則行者辛苦居者愁思佔房則器物毀壞家口流離爲營官者先禁此二事更於淫擄壓買等事一一禁止則造福無窮矣

二曰戒煙賭以儆惰
戰守乃極勞苦之事全仗身體強壯精神完足方能敬慎不敗洋煙賭博二者既費銀錢又耗精神不能起早不能守夜斷無不誤軍事之理軍事最喜朝氣最忌暮氣惰則皆暮氣也洋煙癮發之人涕淚交流遍身癱軟賭博勞夜之人神魂顛倒竟日癡迷全是一種暮氣久驕而不敗者容或有之久惰則立見敗亡矣故欲保軍士常新之氣必自戒煙賭始

三日勤訓練以禦寇

訓有二端一日訓營規二日訓家規練有二端一日練技藝二日練陣法點名演操巡更放哨此將領教兵勇之營規也禁嫖賭戒游惰慎語言敬尊長此父兄教子弟之家規也爲營官者待兵勇如子弟使人人學好個個成名則衆勇感之矣練技藝者刀矛能保身能刺人鎗砲能命中能及遠練陣法者進則同進站則同站登山不亂越水不雜總不外一熟字技藝極熟則一人可敵數十人陣法極熟則千萬人可使如一人

四曰尙廉儉以服衆

兵勇心目之中專從銀錢上著意如營官於銀錢上不苟則兵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四 五
勇畏而且服若銀錢苟且則兵勇心中不服口中譏議不特扣減口糧缺額截曠而後議之也卽營官好多用親戚本家好應酬上司朋友用營中之公錢謀一身之私事也算是虛糜餉銀也難免兵勇譏議欲服軍心必須尙廉介欲求廉介必先崇儉樸不妄花一錢則一身廉不私用一人則一營廉不獨兵勇畏服亦且鬼神欽服矣

營制九則

一營之制

營官親兵六十名親兵什長六名分立前後左右四哨哨官四員哨長四名護勇二十名什長三十三名正勇三百三十六名

伙勇四十二名 營共五百人營官一員哨官四員在外

營官親兵之制

親兵六隊一隊劈山礮二隊刀矛三隊劈山炮四隊刀矛五隊小鎗六隊刀矛每隊什長一名親兵十名伙勇一名計六隊共七十二名

一哨之制

前後左右四哨每哨哨官一員哨長一名共護勇五名伙勇一名每哨八隊一隊抬鎗二隊刀矛三隊小鎗四隊刀矛五隊抬鎗六隊刀矛七隊小鎗八隊刀矛每隊什長一名伙勇一名其抬鎗隊正勇十二名合什長伙勇為十四名其刀矛小鎗隊正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四 六

勇十名合什長伙勇為十二名每哨一百零八名計四哨共四百三十二人

長夫之制

營官及幫辦人等共用長夫四十八名搬運火繩子藥及一切軍裝等項共用長夫三十名 親兵每劈山炮隊用長夫三名每刀矛小鎗隊用長夫二名計六隊共長夫十四名如拔營遠行營官另撥公夫幫抬劈山炮哨官哨長及護勇五人共夫四名四哨共夫十六名每抬鎗隊用長夫三名每刀矛小鎗隊用長夫二名計四哨抬鎗八隊共長夫二十四名刀矛小鎗二十四隊共長夫四十八名

以上各項共長夫一百八十名五百人一營計每百人用夫三十六名只許減少不許增多

薪水口糧之制

營官月給薪水銀五十兩不扣建又月給辦公費銀一百五十兩不扣建凡幫辦及管賬目軍裝書記醫生工匠薪糧並置辦旗幟號補各費在內聽營官酌用

哨官每員日給銀三錢

哨長每名日給銀二錢

什長每名日給銀一錢六分

親兵每名日給銀一錢五分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四 七

護勇每名日給銀一錢五分

正勇每名日給銀一錢四分

伙勇每名日給銀一錢一分

長夫每名日給銀一錢

以上大建月支銀二千八百九十二兩二錢小建月支銀二千八百零二兩四錢六分

軍中浪費最忌官員太多夫價太多今立定限制無論官多官少官大官小凡帶千人者每月支銀不準過五千八百兩凡統萬人者每月支銀不準過五萬八千兩凡帶百人者用長夫不準過三十六名凡帶千人者用長夫不準過三百六十名

小口糧及卹賞之制

凡新立營頭奉扎招勇挑定後無論勇夫每名每日給小口糧錢一百文帶至大營上憲派員點名後再行請起大口糧凡陣亡者卹銀三十兩受傷頭等者賞銀十五兩二等者銀十兩三等者銀五兩成廢者另加

外省招勇做照楚軍薪糧之制

湖北江西安徽等省招勇在本省剿賊者照楚軍章程不減者凡五項

營官薪水辦公費每月支二百兩 不減

哨官每日支三錢哨長每日支二錢 不減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四

八

什長每日支一錢六分 不減

伙勇每日支一錢一分 不減

長夫每日支一錢 不減

其照楚軍章程酌減二分者凡兩項

親兵護勇每日支一錢二分 已減二分 出境至 外省剿賊則全不減

正勇每日支一錢二分 已減二分 出境至 外省剿賊則全不減

帳棚之制

營官幫辦書記軍火等共用夾帳棚八架單帳棚二架

哨官哨長護勇共夾帳棚一架單帳棚二架四哨同親兵每隊

夾帳棚一架單帳棚一架六隊同

正勇每隊單帳棚二架三十二隊同

以上共夾帳棚十八架單帳棚八十架

統領之制

凡統領自帶一營本營之薪水公費及夫價已足敷用此外從優酌加凡統至二千人以上者每月加銀百兩加夫十名統至五千人以上者每月加銀二百兩加夫二十名統至萬人以上者每月加銀三百兩加夫三十名

馬隊營制二十條

一每營十哨每哨官給馬一匹一哨馬勇二十四名每名給馬

一匹營官親兵八名每名給馬一匹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四

九

一營官月給薪水銀四十兩公費銀四十兩馬四匹馬夫二名

火夫一名長夫八名

一幫辦一員月給銀十六兩馬一匹長夫一名

一字識一名月給銀五兩

一哨官十員每員給銀九兩六錢雜費銀一兩一錢馬夫一名

棚夫一名

一先鋒官五員每員給馬一匹月給口糧銀五兩四錢雜費銀

六錢五人共為一棚馬夫二名火夫一名棚夫一名

一親兵八名每名給馬一匹日給銀一錢四分雜費銀月給六

錢以四名為一棚每棚馬夫二名火夫一名棚夫一名

一步隊親兵什長一名日給銀一錢六分步隊親兵十名日給銀一錢五分共為一棚火夫一名此專備營官差遣及出隊時留守營盤之用毋許再向各哨派人當差

一馬勇日給銀一錢四分雜費銀月給六錢每四名為一棚馬夫二名火夫一名棚夫一名

一搬運軍械草料公長夫四十名凡長夫每名日給銀一錢火夫每名日給銀一錢一分

一營官領藍夾棚二架白單棚一架幫辦領藍夾棚一架白單棚一架馬隊親兵領白單棚二架馬圍棚子二個步隊親兵領白單棚二架每哨領藍夾棚一架白單棚六架馬圍棚子七箇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四

十

一每營月給燭一百五十筋油二百筋

一每營百馬之內每年准報倒斃三十六匹如數換領以資彌補另於哨弁兵勇雜費銀內每月扣出三錢作為添補馬匹公項名曰朋馬銀營官總理其事月派哨官一員輪流經管遇有馬匹額外倒斃及病瘦不堪馳使者即行抽撥此項隨時採買添補

一每馬月給麩料草豆銀二兩每年三四五等月青草正茂可以放食每馬減銀五錢只給一兩五錢

一馬醫鐵匠號神旗幟大小掃把鐵刮竹槽出自營官公費
一修補馬上坐褥布履後鞵纏頭哨官兵勇自辦

一龍頭偏纏哨官兵勇自辦
一馬藥錢營官出公費哨弁兵勇出自雜費

一更換鞍橋油皮鞵肚帶及拴肚帶寬皮條拴蹬窄皮條皮扎鐵嚼全副馬鎗弓箭腰刀扎草刀草料口袋由軍械所辦給

一凡扎營之處先擇斜坡掘地二弓以為馬圍可拴四馬兵勇之棚即與馬圍棚子相對哨官之棚亦與哨官馬圍相對凡支馬圍之時兵勇四名與馬夫二名親自鋤挖如馬圍辦理不妥將該哨官分別嚴懲

馬勇章程五條 按前立馬隊營制係在江南征髮逆時所定此條乃同治四年十月在徐州征捻匪時所定故畧有異同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四

十一

一每營人數營官一員幫辦一員字識一名分前後左右中五哨各立正哨官一員副哨官一員中哨即以營官為正哨外哨官二員每哨馬勇五十名每棚什長一名一營共什長二十五名散勇二百二十五名營官及副哨幫辦字識等共用火夫二名四哨之正副哨官共用火夫四名二十五棚每棚用火夫一名通營共用火夫三十一名

一營官月給薪水并馬乾銀五十兩公費銀一百兩馬四匹幫辦月給銀十六兩馬一匹字識月給銀九兩馬一匹正哨官每員月給銀十八兩副哨官每員月給銀十五兩各給馬二匹什長每名日給銀二錢六分馬勇每名日給銀二錢四分均各給

馬一匹火夫每名日給銀一錢一分管官哨官幫辦字識薪水馬乾及管官公費不扣建餘均扣建

一營官領藍帳棚二架白單棚一架正副哨官共領藍夾棚一架白單棚一架幫辦字識領白單棚二架馬勇每十人領白單棚二架

一搬運鍋帳子藥每哨雇大車一輪由糧臺發價如或置駱駝亦由糧臺發價每營百馬之內准報倒斃三十六匹如數換領以資彌補

一獸醫鐵匠旗幟大小掃把鐵刮竹槽出自營官公費作補鞍上坐褥布履後鞦轡頭肚帶及拴肚帶寬皮條拴蹬窄皮條哨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四 三

官兵勇自辦更換鞍橋油皮韉皮扎鐵嚼全副馬鎗弓箭扎草刀草料口袋軍械所辦給

營規七則

招募之規 二條

招募兵勇須取具保結造具府縣里居父母兄弟妻子名姓箕斗清冊各結附冊以便清查

募格須擇技藝嫻熟年輕力壯樸實而有農夫土氣者為上其油頭滑面有市井氣者有衙門氣者概不收用

日夜常課之規

五更三點皆起派三成隊站牆子一次放醒炮聞鑼聲則散

黎明演早操一次營官看親兵之操或幫辦代看哨官看本哨之操

午刻點名一次親兵由營官點或幫辦代點各哨由哨長點日斜時演晚操一次與黎明早操同

燈時派三成隊站牆子一次放定更炮聞鑼聲則散

二更前點名一次與午刻點名同計每日夜共站牆子二次點名二次看操二次此外營官點全營之名看全營之操無定期約每月四五次

每夜派一成隊站牆唱更每更一人輪流替換如離賊甚近則派二成隊每更二人輪流替換若但傳合箭而不唱者謂之暗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四 三 令仍派哨長親兵等常常稽查

紮營之規 八條

紮營之地忌低窪潮濕水難洩出忌坦地平陽四面受敵忌坐山太低客山反高忌斜坡炮子易入

紮營之地須擇頂上寬平旁面陡峻者四面陡峻者難得或一擇背山面水者或前或後或左或右有一面阻水者易禦敵

砍柴挑水便益者汲道最關緊要如為賊所斷則不可守每到一處安營無論風雨寒暑隊伍一到立刻修挖牆壕一時

成功未成功之先不許休息亦不許與賊搦戰牆子須八尺高一丈厚築牆子不用門板竹木裏外皆用草坯

土塊砌成中間用土築緊每築尺餘橫鋪長條小樹庶免雨後崩裂之患上有鎗炮眼內有子牆為人站立之地

濠溝須一丈五尺深愈深愈好上寬下窄濠中所出之土須覆於二丈以外不可太近不可堆高恐大雨時客土仍入濠中也花籬用木須粗大約長五尺餘埋土中約深二尺堅築旁土以攀搖不動為王或用二三層或用五六層

凡牆子濠溝花籬三者闕一不可牆子取其高而難登也濠溝取其深而難越也花籬取其難遠近前也日壘日壁日土城名雖不同皆牆子之類也日池日塹日陷馬坑不甚寬長其日梅坑亂挖深坑約四五尺大小無定名雖不同皆濠溝之類也日木城立木圍

求關齋弟子記 卷二十四

西

如日棚亦係立木不日梅花橋亂釘者日梅花橋分日鹿角城日棚必周圍皆有層次者日花籬也有日拘馬橋日拒馬日擋木中有橫木用小木日地利用竹釘於日鐵蒺藜日鐵菱角名雖不同皆花籬之類也牆子只可修築一道濠溝則兩道三道更好花籬等則五層六層更好

一營開兩門前門宜正大後門宜隱僻營官中軍帳對前門中留甬道宜濶親兵各棚紮甬道兩旁前哨紮前門後哨紮後門左哨紮左右哨紮右兩帳相距畧寬以留水火之路營外開廁數處宜遠營內開廁兩處專備夜間之用火藥挖一地窖上覆草棚用泥塗之仍安氣眼免其潮濕

行路之規 三條

凡拔營時以七成隊預備打仗以三成隊押夫若賊在前則七成隊走前銅帳擔子走中間以三成隊在後押之若賊在後則以三成隊走前押銅帳擔子同行留七成隊在後防賊如有十營八營同日拔行則各營七成隊伍分班行走不許此營之隊參入彼營隊中尤不許銅帳擔子參入七成隊中至押夫之二成隊專押木營之銅帳擔子不許此營與彼營混亂

凡拔營須派好手先走或營官或統領或哨官或哨長皆可擇其善看地勢善看賊情者向前探看在大隊之前十里或二十里仔細看明一探樹林二探村莊恐有賊匪埋伏在內身邊帶七八個人每遇一條义路即派一人往看若遇過橋過渡尤須

求關齋弟子記 卷二十四

五

謹慎恐大隊過水之後遇賊接戰進則容易退則萬難每營派一弁在後押尾凡銅帳擔子過完之後查明恐有病者落後又恐本營勇夫在後滋事又恐遊勇假名滋鬧

禁擾民之規

用兵之道則以保民為第一義除莠去草所以愛苗也打蛇殺虎所以愛人也募勇剿賊所以愛百姓也若不禁止騷擾便與賊匪無異且或比賊匪更甚要官兵何用哉故兵法千言萬語一言以蔽之曰愛民特撰愛民歌令兵勇讀之歌曰三軍個個仔細聽行軍先要愛百姓賊匪害了百姓們全靠官兵來救人百姓被賊喫了苦全靠官兵來作主第一禁營不要懶莫走人

家取門板莫拆民房搬磚石莫踏禾苗壞田產莫打民間鴨和雞莫借民間鍋和碗莫派民夫來挖濠莫到民家去打館築牆莫攔街前路砍柴莫斫墳上樹挑水莫挑有魚塘凡事都要讓一步第二行路要端詳夜夜總要支帳房莫進城市占舖店莫向鄉間借村店人有小事莫喧嘩人不躲路莫擁他無錢莫扯道邊菜無錢莫喝便益茶更有一句緊要書切莫擄人當長夫一人被擄挑擔去一家啼哭不安居娘哭子來眼也腫妻哭夫來淚也枯從中地保又說錢分派各團並各都有夫派夫無派錢牽了驢馬又牽豬鷄飛狗走都嚇倒塘裏嚇死幾條魚第三號令要嚴明兵勇不許亂出營走出營門就學壞總是百姓來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四

六

受害或走大家說錢文或走小家調婦人邀些地痞做夥計買些燒酒同喝醉逢著百姓便要打遇著店家就發氣可憐百姓打出血喫了大虧不敢說生怕老將不自在還要出錢去賠罪要得百姓稍安靜先要兵勇聽號令陸軍不許亂出營水營不許岸上行在家皆是做良民出來當兵也是人官兵賊匪本不同官兵是人賊是禽官兵不搶賊匪搶官兵不淫賊匪淫若是官兵也淫搶便同賊匪一條心官兵與賊不分明到處傳出醜名聲百姓聽得就心酸上司聽得皺眉尖上司不肯發糧餉百姓不肯賣米鹽愛民之軍處處喜擾民之軍處處嫌我的軍士跟我早多年在外名聲好如今百姓更窮困願我軍士聽教訓

軍士與民如一家干計不可欺負他日日唱熟愛民歌天和地和人又和

禁洋煙等事之規 七條

禁止洋煙 營中有吃洋煙者盡行責革營外有煙館賣煙者盡行驅除

禁止賭博 凡打牌押寶等事既耗銀錢又耗精神一概禁革

禁止喧嘩 平日不許喧嚷臨陣不許高聲夜間有夢魘亂喊

亂叫者本棚之人推醒各棚不許接聲

禁止姦淫 和姦者責革強姦者斬決

禁止謠言 造言謗上離散軍心者嚴究變亂是非講長說短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四

七

使同伴不睦者嚴究張皇失勢妖言邪說搖惑人心者斬

禁止結盟拜會 兵勇結盟拜會鼓衆挾制者嚴究結拜哥老

會傳習邪教者斬

禁止異服 不許穿用紅衣綠衣紅帶綠帶不許緋紅繡線不

許紫紅綿包巾印花包巾不許穿花鞋

稽查之規 五條

查號補小印 號補上有大印數字各營皆然其每營官又須

另有小印私記印於補上以便稽查

查口號 每夜發二字做口號查營時遇著人來高聲呼上一

字來者則低呼下一字應之錯者登時擊問以防奸細若人多

混雜之地日間亦發二字做口號以便稽查

查街 每日派什長及親兵數人至營盤附近街市稽查如有擾民者吃洋煙賭博者立即拏回究辦

查出營 各勇必掛號執票方准出營如守門人不驗票放行者重責各勇夫不服查者責革

查私留外人 各勇夫如有親友來營須報明本什長哨長至營官處掛號方准留宿違者重究

營官陣法四則

一營官必須賢能之士即幫辦亦須博求時彥與其一手經理或有不逮不如求賢以自輔也

求關齋弟子記 卷二十四

六

一陣法初無定式然總以握奇經之天地風雲龍虎鳥蛇為極善茲以五百人定為四面相應陣以為凡各陣法之根本各營均須遵照

一新定營制五百人一營每營四哨每哨八隊火器占半刀矛占半所帶各營皆如此寶勇亦必照此辦理以五百人為一營外招長夫一百八十人

一此次出征立一先鋒立一嚮導先鋒帶五百人嚮導帶一百人與先鋒共一營盤

守城四則

一守城須分開段落或二人守三垛或一人守二垛每一旗共

守若干垛各有專責以免推諉

一守城須有游兵救應各處守垛之兵各有汛地此段有警彼段不可自棄汛地來救此段恐賊聲此而擊彼聲東而擊西也

另設游兵一二支凡垛口各段有警皆可前往救應留一二門不用磚石堵砌以備游兵出城打仗既有游兵則各城守垛分段之兵皆不許動一步

一守城須外有應援以通糧路

一守城莫妙於鎮靜任他來多少賊堅屬守垛兵勇一聲不喊一鎗不放令其索然無味而去

論水師諸書

求關齋弟子記 卷二十四

九

與李少荃書 長江經制昨拙疏有請沿江督撫續議之語他人或情形不熟或研究不苦未必能入木三分故求閣下逐細推敲一則彌縫鄙人之缺失與其為後世所議不若吾輩及身更正一則豫籌防海之遠謀船則舳板長龍廣艇輪船分投並造器則鎗礮炸彈子母機器一一學製人則閩粵甯波之善戰操船者廣為收養洋人亦間收用而尤須用三江兩湖之人令其慣於舟居狎於航海僕定長江章程所以待時以不許登岸為第一義者正以江楚之人不常舟居不能涉海故也縱使輪船果極精堅若吾三江兩湖之將士不能履海洋如枕席終不能保長江之險要不能防江蘇之洋而欲令將士履海洋如枕

席須先令在江船如室家此國藩微意之所在頃又諄囑提鎮每月須有半個月居舟副參遊須有二十天居舟都守干把則終年日日居舟以習勞而爲由江入海之漸閣下議覆江蘇水師長江水師章程請從此處著眼否則一旦有事僕與閣下責無可辭屆時再求江楚之將狎海之士難矣望閣下任其事而掩其迹宏其規而密其思幸甚

與彭雪琴書 水師營制已核定因提督本兼用文武不知何時始專用武臣寫信至金陵一查究未查出而運舫言閣下望此至切茲特具公牘咨達冰案尊處與少荃處則俟嚴咨到日再奏官相處則先奏後咨擬用四人前銜而摺尾聲明係會彭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四

干

王稿妥否提督養廉尊意請加一倍而鄙意則加兩倍此外則皆已核減凡減處皆再三斟酌一則恐干部駁二則恐將來營規日壞歸咎於初議者之官太多餉太重也其與尊意不合處尙求詳示

與馬毅山書 長江水師五省各出經費十六萬金業經會咨定案頃接湖南咨以援黔需款甚鉅欠餉甚多請俟援黔事竣再出此款竊以分撥已定歸標在卽一省不出卽全省皆散而湖南欠餉極多衆所共知不便十分相強擬卽日函商劉總帥請其暫認出十萬八萬或十二萬之數其不足者請尊處於湘鹽督銷局酌撥若干湊足十六萬之數彌縫大局俟援黔事竣

仍全歸湖南釐局撥出以符初議觀湖南來咨似欲請湖北代出不知何旨聞湖北欠餉尙多李揆帥履任後可將京餉各爲減少未必遽有餘力目下長江規制初定惟求兩公彌縫補救無令鄙人大蒙譏議至於將來損益昨拙疏中又請沿江督撫續議三年內尙可酌改也

與丁雨生書 江蘇水師事宜請

旨敕下李馬及尊處各抒所得三公者先後馳奏此事必可愈推愈廣愈講愈精鄙意欲令三江兩湖之人狎於水性可江可海多立船廠自輪舟至各式船隻中國工匠省省能成造庶幾漸有可用之器漸有可用之兵一旦有良將出焉則不至毫無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四

主

可憑藉與閣下捍禦外洋之志似亦小異而大同也

長江水師章程十條

兵部謹

奏爲遵

旨會議具奏仰祈

聖鑒事內閣抄出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等奏補長江水師各缺並續陳未盡事宜各摺併於同治七年三月十二日軍機大臣奉

旨軍機大臣會同該衙門速議具奏片一件單四件併發欽此臣等查長江水師均係新設之缺所有該督等擬補員弁亦係

照奏定章程以大銜借補小缺事屬創始原不必拘以定例惟查各省總兵缺出無論水師陸路向由軍機處開單請

旨簡放惟廣西右江鎮雲南普洱鎮總兵缺出例由該督撫等保舉堪勝總兵人員擬定正陪恭候

簡放今岳州漢陽湖口瓜洲四鎮總兵四缺該督等徑將記名提督彭昌禧等擬定四員請

旨簡放總兵係專閩大員例應

特簡若由該督等指定一員一缺似不足以崇體制而昭慎重所有岳州漢陽湖口瓜洲四鎮總兵應否查照向章由軍機處開單請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四

三

旨簡放抑或照廣西右江鎮雲南普洱鎮之例

飭令另擬正陪請

旨簡放之處恭候

欽定至副參以下各官凡軍營及軍務省分向章雖准借補亦從無以提鎮之銜借補干把之缺者今該督等奏補副參以下七百九十餘缺請以記名提督周國興等借補銜缺未免懸殊臣等詳加酌覈除將借補章程另立片奏外所有此次長江水師副參以下新設各缺擬請

旨准以周國興等暫行借補無庸覈計參罰其借補守備以上各員履歷到部者即行給予署劄履歷未到部者由兵部開單

知照該督等即按名咨送履歷再給署劄統俟立營停妥各歸本汛後由該督等分年分起給咨送部仍遵外海之例按照二五八冬各月考驗鎗炮帶領引

見換給實授劄付至嗣後借補干把以下各官仍照例咨部覈辦毋庸開單具奏以符舊制其請鑄關防由兵部揆擬清漢字樣知照禮部照例辦理請裁各缺亦由兵部照例辦理其續陳未盡事宜十條 臣等謹逐條詳覈另開清單恭呈

御覽再查長江險峻號天塹水師事屬肇端提督所轄江面延袤五千餘里利弊關繫甚重雖立法周詳可期經久不做而時殊勢異斟酌損益誠如該督等所奏仍須以後濱江督撫提鎮極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四

三

力主持所有未盡各事及此後如有應行變通之處仍由各督撫會同水師提督隨時相機分別辦理所有 臣等會議緣由是

否有當伏乞 訓示遵行再此摺係兵部三稿合併聲明為此謹

奏請

臣等再查此次設立長江水師各缺事屬創始制貴因時前經奏明准其以大銜借補小缺至所請緣營各缺暫於二十年内亦准以大銜借補小缺截至同治二十七年為止並稱議准後或每年借補六七成序補三四成等語該督久在督師深慮軍

營保舉人數太多額缺不敷擬補且官職愈大補缺愈難不得已而爲此通融調劑之方所奏不爲無見惟是救弊不宜偏重立法不厭詳求查自軍興以來凡有軍務省分武職各員保至三品以上者固不下數萬人而三品以下之員更不可勝計若各省級營額缺均准以大銜借補竟至十分之六七則是同一軍營立功人員銜大者可無失職之虞銜小者不免向隅之憾畸輕畸重似亦未得其平原奏謂將來軍事大定各路撤兵此項有銜無缺之員難保不滋生事端固屬防患未萌若大銜借補小缺遲之二十年之久必致各營干把永無升補之期亦恐不無流弊且武職各官品秩稍殊卽有統轄之責設小缺多以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四

西

大銜借補則將領之銜與備弁無殊甚至受轄之備弁其本銜反大於所轄之將領不惟有碍於體制更恐滋弊於戎行似亦非經久之制等詳加酌覈各省保舉軍功人員多寡不同未便拘以一格擬請嗣後曾經軍務省分級營各缺由各該督撫酌量除照例序補並無窒碍者毋庸借補外其有必須借補者暫准其專摺奏請通融借補提鎮准借至副參副將准借至遊擊以次遞借不得借至三級以下其已經借補實缺之員卽以本銜在任候補不得照借缺品級再行升借他缺至武職缺出已經借補一缺者每項不准接續借補兩員如係一摺數員借補仍不得過半並於年終彙總開單奏明借補各缺成數以備

稽覈無論何缺統計至多不准過五成如逾此數部查明行文該督撫仍於次年將序補人員照數補還至長江水師各缺現因營制初定暫照所請擬補嗣後亦應按照此次所定章程以三級爲限准其借補不得漫無限制所有陸路水師統俟十年後再由各督撫體察情形應否仍復舊例奏明酌覈辦理是

否有當伏乞 訓示遵行爲此附片謹

奏請

目

謹將會議長江水師事宜十條分別覈議繕具清單恭呈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四

三

御覽

第一條頒發關防條記

一原奏請鑄關防於官銜上均冠長江水師字樣如四鎮總兵岳州鎮曰長江水師岳州鎮總兵官關防漢陽鎮曰長江水師漢陽鎮總兵官關防瓜洲鎮曰長江水師瓜洲鎮總兵官關防狼山鎮曰長江水師狼山鎮總兵官關防

遊都守等官請鑄關防條記字樣另開詳細清單進呈 御覽各營均用本汛地之名如荆州則曰荆州營陸溪口則曰陸溪營皆就府縣口岸之名其草鞋夾地名太俗改名曰金陵營惟提標中營不刻汛地之名至原奏所擬之緩通營緩海營

茲亦改名曰通州營海門營使人易曉等語兵部查長江水師界連五省請頒各鎮關防上既統冠以長江水師仍兼歸各省督撫節制擬請於長江水師之下仍系以省分如岳州鎮則曰長江水師湖南岳州鎮總兵官關防漢陽鎮則曰長江水師湖北漢陽鎮總兵官關防湖口鎮則曰長江水師江西湖口鎮總兵官關防瓜洲鎮則曰長江水師江南瓜洲鎮總兵官關防狼山鎮二營分隸則仍其舊至所擬汛地更改營名之處均屬周妥應如所請准其更改以歸雅飭而便通曉其干把外委等官即由外刊刻鈐記以昭信守禮部查新設長江水師各缺除干把以下官由外刊給鈐記外其總兵關防四顆都司關防四顆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四

五

八顆守備條記四十七顆應照例由兵部撰擬字樣送部鑄造頒發

第二條酌留釐卡充餉

一原奏長江水師兼轄五省所需餉項合之則見多分之則見少應於五省各留釐卡一處湖南即留岳州一卡湖北即留漢口一卡江西即留湖口一卡安徽即留大通一卡江蘇即留瓜洲一卡岳州漢口兩卡所收之釐每年每卡各提十餘萬兩解交湖北鹽道衙門供支水師之用其餘入款仍歸兩湖藩司收用湖口大通瓜洲三卡所收之釐每年每卡各提十餘萬兩解交江甯鹽道衙門供支水師之用其餘入款仍歸三江藩司收

用歸水師用者由江楚總督報銷歸藩司用者由該省巡撫報銷俟水勇裁撤完畢經制水師立定之後此五處卡員即由江鄂兩鹽道會同該省藩司委員經收自此五卡之外各省釐卡俟軍務大定本應全行裁撤倘有願留一二卡添補永遠經費者由各督撫體察專案奏辦等語戶部查收釐充餉本一時權宜之計惟各省經久之費出入均有定額今添此經制一切經費礙難別籌該督等請於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蘇等五省各留釐卡一處每年每卡提銀十萬餘兩以供水師之用岳州漢口兩卡提款解交湖北鹽道衙門收支其餘入款仍歸各本省藩司收支

卷二十四

五

求闕齋弟子記 等語係為籌備餉需起見應如所奏辦理其經收委員應令隨時報部收支各款並令江楚各總督按年另行具本題銷至水師既為經制之兵卡釐即為經久之費原奏內僅稱每卡提銀十餘萬兩並未擬定劃一數目難免參差不齊之弊應令該督將五省釐卡每年每卡額提水師經費若干兩擬定確數奏明立案再查岳州等處釐卡究係何年開設何員經理歷年收支款項若干均未據各該省奏咨有案應由各該督撫補行報部至此次酌留之後應令各該督撫飭藩司鹽道及經徵委員將釐卡收支各款按季冊報毋稍遲延此五卡之外各省釐卡應留應撤應由各督撫隨時體察情形奏明辦理

第三條裁撤水勇日期

一原奏長江水勇向分內江外江兩軍除留補缺額外所有內江一軍水勇已經彭玉慶陸續遣撤其數日業經咨報兵部在案其外江水勇此次奏定補缺一案即將勇目次第裁撤俟撤盡再行咨報等語兵部查長江內外兩軍水勇除內江水勇業已遣撤其外江水勇亦即次第遣撤應如所奏辦理仍俟裁撤後即行咨報兵部以備查覈戶部查原奏內稱所有內江一軍水勇已經彭玉慶陸續遣撤咨報兵部應令該督補行咨報戶部其外江水勇裁撤數日日期應令一併分咨戶部以憑覈對勇糧數目此外尚有淮揚水勇一軍太湖水勇一軍原議求闕齋弟子記卷二十四 天

第五條內另設淮揚經制水師太湖經制水師現已將大概規模議定國藩擬於一兩月內會奏定案俟經制水師之案奏定後即將淮揚水勇太湖水勇遣撤陸續具報等語兵部查另設淮揚太湖經制水師應俟該督等會奏到日再行覈辦

第四條派船巡查私鹽

一原奏漢陽瓜洲兩鎮標派船巡緝私鹽茲定瓜洲鎮派巡鹽船三號一年一換歸運使及瓜棧委員稽查其餉即由瓜棧支發漢陽鎮派巡鹽船三號一年一換歸湖北鹽道及督銷局稽查其餉即由督銷局支發所巡不過上下四十里不准太遠以防流弊此外戰船一概不准干預鹽務戶部查砲船最易包庇

私鹽前經戶部議令奏派師船若干隻巡緝私梟另立旗幟字號以便稽查其未派之船一概不准干預鹽務等因在案茲據擬定漢陽瓜洲兩鎮各派巡鹽師船三號一年一換歸兩淮運使湖北鹽道及各局員等稽查所巡地面不得過四十里此外

戰船一概不准干預鹽務等因所擬尙屬詳明惟原奏內稱所巡上下不得過四十里不准太遠以防流弊並未立定巡鹽地方界限竊恐江面遼濶里數難以分明仍屬無憑稽查應令將各該鎮巡緝地方界限酌定報明立案以免影射而便遵守其巡鹽之船各就各處領餉一節應照所擬辦理至弁兵包庇私鹽或失察或知情或受賄或通同興販各有本例將來應按照求闕齋弟子記卷二十四 天

第五條酌定砲械旗幟

情節問擬毋庸另立處分罪名轉啟遷避之漸等語兵部查陸路官弁故縱私梟及失察私鹽等案各有本例嗣後長江水師如有故縱私梟及失察私鹽等案應照陸路各例分別覈議哨官照專管官例議處營官照兼轄官例議處其應議罪者由刑部覈議刑部查漢陽瓜洲兩鎮派船巡緝私鹽如有弁兵包庇知情並受賄通同興販例應與犯人同罪及計贓以枉法從重論其止失察分別管杖定例各有治罪專條已極嚴明既據該督等奏稱將來遇有此等案件應按照所犯情節問擬毋庸另立罪名轉啟遷避之漸應如所奏辦理

第五條酌定砲械旗幟

一原奏長龍戰船頭砲二位係洋庄各重八百斤一千斤不等
邊砲四位洋庄各重七百斤精砲一位洋庄重七百斤舢板戰
船頭砲一位洋庄重七百斤八百斤不等精砲一位洋庄重六
百斤七百斤不等兩邊轉珠小砲二位重四五十斤不等此外
洋槍烏槍刀矛之類隨宜分配至戰船旗幟悉以桅旗並梢旗
為至凡桅上用方旗長龍船桅旗長一丈二尺寬七尺舢板戰
船桅旗長九尺寬六尺上半節俱用紅色下半節俱用白色或
畫北斗或畫太極圖或畫如意之類提鎮各標各畫一樣以示
區別船梢用尖角旗長龍梢旗長一丈一尺寬九尺舢板梢旗
長九尺寬七尺均寫明某標某營某哨字樣此外各標各營哨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四

三

或桅上添一小旗或船頭設一立旗或寫姓號為記顏色制度
各聽其便兵部查長江水師營戰船應需槍砲器幟等項係操
防必須之件應如所奏辦理應由該督將每船應配軍器若干
或由何處撥用或須另行添製分晰造具名目件數清冊專案
送部覈辦工部查各船應配砲位器幟洋鎗刀矛軍火等項數
目應如所奏辦理仍令該督將各項軍械名目件數先行報部
並將採買製造各軍械應需工料價值銀兩隨時照例分晰造
冊送部覈辦

第六條更換缺額官階

一原奏岳州漢陽湖口瓜洲四鎮中軍遊擊營惟岳州漢陽兩

鎮用船三十三號其湖口瓜洲兩鎮中軍僅用船二十三號該
兩營地當衝要不敷分布瓜洲又有應派巡鹽之船九艘其少
查長江提鎮例給坐船外各給督陣舢板二號工部查原奏內
稱岳州漢陽兩鎮用船三十三號湖口瓜洲兩鎮用船二十三
號該營地當衝要不敷分布查長江提鎮例給坐船外各給督
陣舢板二號其四鎮中軍之船數亦不致多寡懸殊自係因地
制宜之意惟長江波濤洶湧工料均宜十分堅實方足以壯軍
威而利達涉應令飭承辦各員認真督辦務令錢糧均歸實在
不得稍有草率至船隻丈尺做法應令歸入同治五年會議長
江水師營制事宜案內一體造報以昭畫一至督陣舢板以守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四

三

備為哨官本應設立守備十二缺茲將此十二缺裁去撥六缺
歸湖口中軍營撥六缺歸瓜洲中軍營改為守備各一缺千總
各二缺把總各三缺共成十二缺之數與原奏七百七十四哨
總數相符所有提鎮督陣舢板之兵丁由中軍派員管轄等語
兵部查該督等所擬改撥各缺係因地當衝要不敷分布起見
且雖以守備額缺間有改為千把而仍與原奏總數相符應俱
照原擬辦理以重江防而資分布其提鎮督陣舢板之兵丁既
不設立哨官自應派員專管俾資彈壓應令揀選差操勤慎材
技俱優之員管轄以昭慎重

第七條議裁舊日缺額

一原奏原議濱江舊設之水師仍不裁革不過改歸長江提督
節制近來細加請求舊營斷不能與新營相合舊制雖名水師
而無船無砲官員各有衙署新章則水師專以砲船為主自都
司以下卽無衙署以船隻爲辦公之所舊制水兵口糧不過月
支一兩至二兩爲止新章則水兵口糧月支二兩七錢而官員
之俸薪養廉船價亦與舊制迥別舊營水兵不習使船放砲等
事新章則專重使船放砲若將舊營與新營並存則規制懸殊
必生歛望若令舊官補新營之缺則舟居不慣必難得力再四
籌思迄無善策惟有濱江舊日水師酌量裁去如湖北原設之
荊州參將營漢陽副將營湖南原設之洞庭水師營岳州水師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四

三

營江西原設之鄱湖南湖九江水師營均各裁去所裁之缺副
將參將遊擊都司等均請兵部另行調補陸營實缺守備千把
外委等均由該省督撫調補陸營實缺茲將應裁各缺開單等
語兵部查定例參將遊擊都司守備各官有因裁缺赴部候補
者人文到部後無論雙單月遇有部推缺出不入班次卽補等
語又奏定章程內開裁缺改補人員未經奏留例應歸部銓選
除業經奏明留省補用者准歸本省補用外其餘各員既無標
營可歸應令赴部候選等因同治六年六月十四日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在案此次所裁湖南洞庭營遊擊一員江西
鄱湖營南湖營都司各一員應令該督等給咨赴部候選湖北

荊州營湖南洞庭營岳州營江西九江營守備各一員按照定
例亦應赴部候選惟該督彙同千把請由該省督撫另行調補
其中有無舛錯並是否專將守備四缺徑留該省另補亦未詳
細聲明應令該督等查明咨覆再行覈辦其湖北荊州營漢陽
營湖南洞庭營岳州營江西鄱湖營南湖營九江營千總共六
員把總共十三員外委共十一員額外外委共九員並無選班
應由各該省督撫遇有陸路缺出卽行改補至所稱湖北原設
之荊州參將營漢陽副將營均各裁去而單開應裁各缺內湖
北荊州僅有水師營守備一缺千總一缺把總二缺外委一缺
額外外委一缺漢陽僅有水師營千總把總各一缺並未將湖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四

三

北荊州營之參將漢陽營之副將敘入查湖北荊州營本係城
守參將漢陽營原係城守遊擊嗣於同治四年四月經前湖廣
總督官文等奏請遊擊改爲副將均係駐紮府城陸路之缺並
非濱江水師是否在毋庸議裁之列及留後仍隸何標並歸何
處節制均應議及原單未經敘入應令該督詳細查明因何前
後不符具奏到日另行覈辦其所裁之缺未經調補以前仍在
原省支食本缺廉俸戶部查例載現任武職奉
特旨簡發別省或奏請帶往別省或水陸改調候補或裁缺留
標另補者均照原任職銜支給俸薪等因今舊設水師因不能
與新營相合經該督等奏明裁撤另行調補查裁撤各缺本係

有職有任之員其既裁之後未補以前自應查照水陸改調及留標另補之例仍給予本缺俸薪以示體恤其養廉一款已裁之員究與現任實缺不同應請毋庸支給所有各該員弁裁撤節省廉銀及各該員弁另補之後節省俸薪各款均應令該督撫等報部候撥毋稍含混遺漏禮部查湖南洞庭營遊擊守備岳州營守備江西鄱湖營都司南湖營都司九江營守備湖北荆州水師營守備既經裁去所有原頒關防條記應由各該督撫飭取鐫刻繳字送部銷毀至兵丁則竟行裁去兵部查濱江舊日水兵既據該督等奏稱以該水兵不習使船放砲等事請竟行裁去自係實在情形應如所奏辦理仍俟裁竣後造入年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四

書

終彙題冊內以便查覈

第八條各省督撫節制

一原奏長江水師雖以提督為主而在五省境內應各歸五省督撫節制調遣副參遊以下歸本境巡撫節制總兵並歸總督節制即以湖南而論去太平府提督衙門太遠若該省有土匪竊發須用戰船剿辦者即用湖南巡撫檄調境內水師往剿岳州鎮總兵接到咨檄立即發兵不可等候長江提督回文致誤軍機湖北江西蘇皖四省巡撫皆然至總督調度轄境水營尤屬通行之舊例平日無事之際督撫偶調水營操演一接檄文立即前往應操不可藉口等候長江提督回文致誤操期自調

兵調操兩事而外凡水營政務各督撫仍商之長江提督聽候主持等語兵部查長江水師提督統轄五省上自湖廣荆州岳州下至江南崇明水陸延袤五千餘里地方既已過遠稽查勢所難周原議所以有兼歸各省督撫節制並提督按年輪任分巡條目惟是經畫伊始固宜隆重事權而日久相沿尤恐潛滋流弊調兵調操兩事關係軍政軍機各鎮自應徑道該督撫調度此外如將弁內有玩抗各情及關係地方重大事體各督撫聞見較近仍應一面咨行水師提督一面徑行參辦以免貽誤推諉其水營尋常照例政務各督撫仍商之長江提督聽候主持總須遇事和衷經久不懈庶江防可期永固矣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四

書

第九條覈定疎防處分

一原奏武職疎防搶劫案件向例查明離汛里數分別參處有五里以內五里以外之分又有專汛協防兼轄統轄之別今長江水師分布江面自都司守備以下即以坐船為衙署本應隨時梭巡不能指定汛地五里之起訖確在何處擬以哨官為專汛之官營官為本轄之官遇有搶劫案件專汛哨官係何職名應由該營官指出初參仍照定例四月限滿題參疎防專汛官任俸本轄官罰俸六個月二三四等參向例一年限期者酌量加重改為各予限八個月二參限滿專汛官降一級留任本轄官罰俸一年三參限滿專汛官加重降二級留任四參限滿專

汛官加重降二級調用不准抵銷如汛守內有一夜連劫數次情事仍照舊例俟三個月限滿犯無弋獲卽將專汛官降二級調用本轄官降二級留任毋庸立協防外委名目亦毋庸議統轄官之處分倘能於限內獲犯過半兼獲盜首均准免其叅處遵照原奏由提督查明隨時專案叅辦如提督遲不開叅卽由督撫叅奏以示江面劫案較陸路尤爲慎重等語兵部查該督等以江面搶劫案件較陸路尤重請將處分酌量加重係爲慎重江防嚴做廢弛起見應如該督等所請並叅酌陸路失事與海洋失事各例從重定擬應請遇有江面搶劫之案四個月限滿題叅疎防都守以下五項哨官俱照海洋失事專汛兼轄分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四

三

巡各官例任俸副叅遊三項營官俱照海洋統轄總巡統巡各官例罰俸一年二三四叅均如該督等所擬各于限八個月二叅限滿不獲哨官降一級留任再限八個月緝拿營官照海洋例降一級留任賊犯照案緝拿三叅限滿不獲哨官加重降二級留任再限八個月緝拿四叅限滿不獲哨官加重降二級調用不准抵銷賊犯令接任官照案緝拿如有一夜連劫及會劫遲延隱諱不報協捕不力諱劫爲竊等案亦照巡洋例辦理其江面獲盜之案亦照海洋例議敘至營官哨官遇有降革等項事故離任應照例揀派効力候補員弁署理惟不得越級護理亦不得以兵丁額外外委署理干把經制外委如有誤行委派

者卽照陸路越級委署例議處再長江水師旣分布江面都守以下隨時上下梭巡仍應由該督等豫爲擬定某處江面爲某汛地方遇有生事卽可確指爲某營某汛不致臨時推諉矣嗣後漁稅仍歸州縣徵收戶部查例載漁稅江蘇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等五省均有例定銀數現在長江漁船雖歸水師編查其稅課仍令所屬各州縣徵收完納以重考成而裕稅課該州縣等不得藉詞諉卸該水師官兵亦不得藉端需索包庇違者卽行指名叅處漁船則歸水師編查以清盜源而一事權兵部查漁船歸水師稽查管轄如有窩藏盜賊情事應照陸路營兵窩盜例變通定擬如水兵通同漁船窩隱盜賊及叅盜受贓漏信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四

三

脫逃者營官哨官明知徇縱不行查究均照該管官例革職治罪如營哨各官竝不知情止失於覺察者哨官俱照專管官例革職營官俱照不同城兼轄官例降一級調用如漁船窩隱賊盜水兵竝不知情僅止失於查拏者照賊潛匿地方該管官失於稽查例哨官降二級調用營官降一級留任

第十條各營輪流更調

一原奏水師所重者以船爲家不准登岸居住若永遠駐紮一處則經年累月戰船全不移動必至廢弛朽壞相率私造屋宇乘舟楫而住室廬不可不防其漸茲定江楚各營每逢半年更調一次副將與副將之營互調叅將與叅將之營互調遊擊與

遊擊之營互調每營調居客汛一次駐紮一年又准調回本汛
一次駐紮半年其互調之或遠或近聽提督隨時斟酌總不令
其廢弛安逸依戀陸居等語兵部查該督等所請江楚副參遊
各營官互調駐紮客汛原防其藉有衙署名目依戀陸居廢弛
營務原奏水師官兵以船為家不准登岸如違例在岸上者官
革職兵革糧立法甚嚴前議第六條內副參遊各有專管准其
於就近港汊內可收泊戰艦處所立汛建署亦不過為營汛辦
公起見前議第十四條內營官既各給有座船二號計已足供
居住所立之署應請作為營中辦事公所仍不准在彼常川居
住致都守以下哨官相率效尤禁止陸居即所以預防其漸其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四

五

互調客汛時仍按時咨報以備稽覈惟查承督緝官員限內案
犯未獲例不准升調離任營官即不准其更調應候獲盜後或
展參限滿開報後再行更調以專責成而杜規避如該提督總
兵將已經失事勒限緝拏之營官哨官錯擬保送升遷更調者
除將本員撤回本任仍行限緝外應將該提督總兵照陸路違
例保送之該管上司降一級留任例議處如哨官有因另案降
革等項事故離任者其接緝盜犯限期及議處議敘均照陸路
接緝盜犯議處議敘辦理

籌議江蘇水師事宜疏

奏為酌議江蘇水師事宜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擬酌改江南外海水師營制業於本年四月初七
日附片陳奏大概在案伏思釐訂新章必須參稽舊制查中樞
政考所載江南水師向分外海內河兩支外海兵六千七百七
十六名官一百一十八員內河兵八千零二十一名官一百三
十三員其船數則無可稽考道光二十四年前督臣璧昌奏稱
江南舊例管船二百七十五隻業已破廢不堪另造舳板船一
百三十五號大船十二號等語約而計之其船裝載不過二
千數百人額定之兵尚有萬餘人無船可載有水師之名無舟
楫之實不能不大為變通講求實際竊水師之多少宜以船隻
之多少為斷無船則兵無用武之地官為虛設之員欲定水兵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四

五

之額數必先籌口糧之餘款兼籌修船之經費即如外海船隻
須用廣艇紅單拖帶之類每造一號動費數千金夾底者或萬
餘金加以大小修整繩索損具子藥砲械所費更為不貲上而
火輪兵船用款尤鉅下而舳板小艇需費亦繁竭江蘇之物力
不過辦船百餘號裝兵三千餘人而止其不能不大裁舊制之
兵酌減舊設之官者勢也至於養兵之餉舊制水師亦照陸營
之例有馬糧戰糧守糧等名目平日或小買營生或手藝餬口
尚不足以自存今既責令常住船上不得不稍從優厚故長江章
程兵糧月支二兩七錢二三兩不等較戰糧已加一倍較守糧
幾加二倍今議江蘇水師亦宜仿照長江之例外海則尚須略

增自軍興以來綠營之兵無功各省之勇著績兵丁亦頗以平素餉薄爲辭今欲一兵收一兵之用不能不酌增口分者亦勢也惟既增出款即須籌畫入款長江之餉五省各留釐卡一處係出於長賦之外臣尙以太多爲慮江蘇水師則經費出自司庫斷不能於正額之外添出無著之餉尤不可狃抽釐之說留一二永遠之卡溯查乾隆四十七年增兵六萬有奇其時大學士阿桂上疏陳論以爲國家經費驟加不覺其多歲支則難爲繼臣國藩於咸豐元年在侍郎任內奏請裁兵即引伸其言歎爲遠慮今日整理水師豈肯盡背前言江蘇嘉慶道光年間每歲用銀若干蘇省無案可稽此時約略計算總不欲使新章之銀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四 罕

浮於舊制之外如其不敷更須酌裁陸兵以補救之不獨江蘇爲然也即沿海各省整頓水師均須核算餉項如使新餉果浮於原數即應兼裁陸兵以酌濟水餉蓋水師久無戰船非修造兩三年不能集事陸路縱缺額兵苟募勇兩三月即可成軍陸路則有事招勇無事裁撤水路則製器於多年取用於一旦權衡緩急海疆似以水管爲重其他省之但有陸兵並無水師者縱不遽議裁撤趁此中原大定之際亦可將出缺之弁兵緩至二十年後再議募補將來重募之日儘可做浙江之例大減額兵酌加口糧此又因節省經費而兼善陸營之計也謹議江蘇水師事宜十四條營制十六條繕具清單恭呈

御覽伏乞

敷下各衙門詳細會議歸於至當凡疆臣奏事每畏部臣駁詰亦古來之恆情獨至此等大政則不畏駁詰且惟恐其不駁惟恐其少駁目前多一詰難日後少一愆尤不特求部臣再三駁詰卽江蘇前後各任如協辦大學士湖廣督臣李鴻章在蘇省用兵最久洞悉水陸情形兩江督臣馬新貽在浙江辦理減兵事件講求已熟江蘇撫臣丁日昌素有捍禦外洋之志並請敷下李鴻章馬新貽丁日昌各抒所見將江蘇水師船政妥爲核議務使外防與內盜並謀舊制與新章兼顧臣雖離兩江尙有所見仍當續行陳議期於利多弊少不特江蘇爲然卽長江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四 罕

水師亦乞
敷下沿江五省督撫隨時察看如有不妥之處三年以內儘可奏明斟酌損益臣斷不因係初議之人稍存迴護之見臣之微意不過欲使中國兵勇以舟楫爲室家以海洋爲坦道庶幾事以屢試而漸精人以狎水而漸壯至於船式如何而後善營制如何而後強自當博采羣言不敢略執成見也一俟江蘇水師定章後沿海閩粵各省均可參酌辦理大局幸甚
籌議直隸練軍事宜疏
竊臣去年十月初六日在江南接奉
寄諭直隸營務久經廢弛前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會同戶部

兵部議定選練六軍誠以根本重地當爲自強之謀迨捻匪北竄直隸官兵打仗仍不得力雖云訓練未精然國家歲糜鉅萬帑金養此無用之兵實堪痛恨此時賊匪既平亟應將前定練軍章程從新整頓曾國藩久諳戎事應如何因時變通之處著於到任之後詳慎妥籌悉心經理務期化弱爲強一洗從前積弊以衛畿疆倘因直境甫就收平毗連東豫一帶應暫撥勇隊以資彈壓一並由該督斟酌奏明辦理曾國藩未到以前官文務防各員弁照常訓練不得稍有懈弛神機營原摺均著抄給閱看等因欽此迨臣臘正兩月展覲

天顏仰蒙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四

望

聖訓周詳亦以直隸練軍爲要務臣於二月抵任檢閱六軍案卷見內外臣工章奏於直隸不宜屯留客勇一節言之詳矣當此全境收平若留大枝勇隊駐於近畿窮年累月勦無可勦防無可防不特於居民難期和協卽於事務亦同贅疣是以諸臣之議多主練兵而不主養勇惟養勇雖非長策而東南募勇多年此中亦儘有良法美意爲此間練軍所當參用者臣請略言數端一曰文法宜簡勇丁卹首短衣樸誠耐苦但講實際不事虛文營規只有數條此外別無文告管轄只論差事不甚計較官階而挖濠築壘刻日而告成運米搬柴崇朝而集事兵則編籍入伍何應差使講求儀節卽有一種在官人役氣象及其出

征則行路須用官車扎營須用民夫油滑偷惰積習使然而前此所定練軍規條至一百五十餘條之多雖士大夫不能驟通而全記文法太繁官氣太重此當參用勇營之意者也一曰事權宜專一營之權全付營官統領不爲遙制一軍之權全付統領大帥不爲遙制統領或欲招兵買馬儲糧製械黜陟將弁防勦進止大帥有求必應從不掣肘近年江楚良將爲統領時卽能大展其材縱橫如意皆由事權歸一之故今直隸六軍統領迭次更換所部營哨文武各官皆由總督派撥前往下有翼長分其任上有總督攬其全統領無進退人材綜管糧餉之權一巨驅之赴敵羣下豈肯用命加以總理衙門戶部兵部層層檢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四

望

制雖良將亦瞻前顧後莫敢放膽任事又焉能盡其所長此亦當參用勇營之意者也一曰情意宜洽勇營之制營官由統領挑選哨弁由營官挑選什長由哨弁挑選勇丁由什長挑選警之木焉統領如根由根而生幹生枝生葉皆一氣所貫通是以口糧雖出自公款而勇丁感營官挑選之恩皆若受其私惠平日既有恩誼相孚臨陣自能患難相顧今練軍之兵離其本營本汛調入新哨新隊其挑取多由本營主政新練之營官不能操去取之權而又別無優待親兵獎拔健卒之柄上下隔閡情意全不相聯緩急豈可深恃此雖欲參用勇營之意而勢有所不能者也又聞各營練軍皆有買名頂替之弊防不勝防蓋兵

丁之常態口分不足以自給每兼以小質營生手藝營生以補事畜之資此各省所同也直隸六軍以此處之兵調至他處訓練其練餉二兩四錢在練營支領其底餉一兩五錢仍在本營支領兵丁不願離鄉往往正身仍留本處特於練營左近僱人頂替應點應操少分練軍所加之餉給與受僱者名之人一遇有事調使遠征受僱者又不肯行則又轉僱乞丐窮民代往兵止一人名人已三變練兵十人替者過半尙安望其得力耶臣兩月以來博采衆論參以愚見就目前練軍之規模即使力加整頓亦難遽化弱爲強將欲倚爲干城備禦強寇殊無把握今當講求變通之方自須先杜頂替之弊擬令嗣後一兵挑入練軍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四

器

卽將本營額缺裁去練軍增一兵底營卽減一兵無論底餉練餉均歸一處支放或因事斥革卽由練營募補底營不得干預翼所練者皆爲正身或可少變積習此外尙有須酌改者如馬隊不應雜於步隊各哨之內應另立馬隊營使臨敵不至溷亂一隊不應增至二十五人應仍爲什人一隊使士卒易知易從若此之類臣本擬定一簡明章程重整練軍練足萬人以副朝廷殷勤訓飭之意乃近者節逾夏至亢旱如故二麥業已歉收秋禾多未播種深恐歲飢民困藩庫入款太減不能不長慮却顧暫緩興辦查直隸司庫本屬入不敷出同治六七兩年收數尤少而欠發各款除京協各餉及文職應領之款共欠一百

五十餘萬外專就本省武營言之欠發綠營及駐防俸薪養廉三十二萬餘兩欠發兵餉二百七十餘萬兩欠發米折及公費銀十三萬餘兩近來武營俸餉本僅支五折七折八折不等既折之後又欠發三百餘萬是以各將士紛紛訴苦衣食無資辦公無費卽令六軍選練極精而各底營存餘之兵已廢弛不可救藥矣通盤籌算本省可指之銀斷不能撥濟練軍之餉若於現存四千人之外增練六千或八千人仍須由部另撥餉二萬兩按月解直乃可應手久辦徐圖功效其未挑入練者各底營存餘之兵亦須畧爲料理未可聽其困窮墮壞臣擬畧仿浙江減兵增餉之法不必大減兵額但將老弱者汰而不補病故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四

器

者闕而不補卽以所節之餉頂量發歷年之欠款俾各營微有公費添置器械旂幟之屬庶足壯觀瞻而作士氣數年之後或將五折七折八折者全數賞發兵丁之入練軍者所得固優卽留底營者亦足自贍營務或可漸有起色而畿輔練兵之議亦不至屢作屢輟事同見巖至騰出募兵所省之餉彌補練兵所增之餉多寡尙難預定要亦少有裨益是否有當請旨敕下原議各衙門核議施行

再議直隸練軍事宜疏

奏爲再行酌議練軍事宜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接准部咨會奏直隸練軍事宜一摺令臣迅卽籌

定簡明章程奏報定議等因咨行到臣臣竊維用兵之道隨地
形賊勢而變焉者也初無一定之規可泥之法或古人著績之
事後人效之而無功或今日致勝之方異日狃之而反敗惟知
陳迹之不可狃獨見之不可恃隨處擇善而從庶可常行無弊
卽就紮營一事言之洲勇初出亦屢爲粵匪所破既而高其壘
深其濠先圖自固之道旋卽用此以制敵厥後淮勇諸軍繼起
亦皆高壘深溝爲自立之本善紮營者卽稱勁旅直至移師北
來改勦捻匪每日計行路之遠近分各營之優劣曾無築壘挖
濠之暇而營壘之或堅或否於勝敗全不相涉卽詢及陝甘勦
回貴州平苗亦不以築壘挖濠爲先務至天津捍禦外洋雖堅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四

吳

壁亦不足恃卽此一端已知陳迹之不可狃兵勢之變化無常
矣然安營支帳埋鍋造飯一則不擾閭閻一則自固壁壘斯乃
古之常法並非勇營之新章終未可棄而不講也臣愚以爲直
隸練軍宜添學紮營之法每月拔營一次行二三百里爲率令
兵丁修壘浚濠躬親畚築以習勞動不坐差車以慣行走至運
米搬柴則勇丁不過偶爾爲之如今年近事老湘營之勇由綏
德州運米至花馬池銘軍之勇由濟甯州運米至張秋是也論
平日之常例則採薪等事每勇百人照舊章有長夫三十六名
兵丁百人舊例亦有夫役三十名並有報銷四十名者臣意練
軍旣拔營行動卽須添募長夫百兵給三十名雖所費較鉅似

亦不可省之項有長夫任樵汲負重之事則兵丁可不任搬運
之勞旣以稍示體恤又以見築壘挑濠等事必須躬親寬於此
者欲其嚴於彼至部臣所議兵丁宜講衣冠禮節臣意老營操
演儘可整冠束帶以習儀文拔營行走仍宜帕首短衣以歸簡
便凡此皆一張一弛擇善而從者也臣前摺所謂重統領之權
者蓋因平日之事權不一則臨陣之指麾不靈臣在南中嘗見
有藩臬衙門募勇多營平日之領餉拔缺請獎等事皆由衙門
王政至臨陣之際則另派武員統領率之打仗致指揮不克如
意卽巡撫及大帥所部多營平日無一定之統領臨時酌撥數
營派一將統之赴敵終不得士卒之死力而江楚諸省倖獲成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四

吳

功者大抵皆有得力統領其權素重臨陣指揮號令進退之人
卽係平日發餉挑缺主持賞罰之人士卒之耳目有專屬心志
無疑貳是以所向有功臣所謂事權宜專本意如此然亦會逢
其適幸遇塔齊布羅澤南李續賓楊岳斌多隆阿鮑超劉銘傳
劉松山諸人或隸臣部或隸他部皆假重權而樹偉績苟非其
人權亦未可概施部臣所議得良將則日起有功遇不肖則流
弊不可勝言洵爲允當之論良將者可倖遇而不可強求者也
嗣後直隸練軍統領臣當悉心察看遇上選則破格優待盡其
所長遇中材則隨處防維無使越分庶幾兩全之道耳部臣復
議及兵將相習可收一氣貫通之效又言轉弱爲強不必借才

於異地等臣竊意就兵言之以上著爲主以保狀爲憑斷無令外省客勇充補之理而客勇亦無願補遠省額兵之志就官言武職自一命以上直至提鎮皆准服官各省况畿輔萬方輶輳尤志士願效馳驅之地是各路將弁有出色者皆可酌調來且不得以借才論直隸練軍詢諸衆論不外二法一曰就本管之鎮將練本管之弁兵一曰調南人之戰將練北人之新兵而已訪聞前此六軍用本鎮管鎮將爲統領者其情易通而苦於團營無振作之氣用南人戰將爲統領者其氣稍盛而苦於上無聯絡之情將欲救二者之弊氣之不振本管官或不勝統率之任當察其懈弛擇人而換之情之不聯絡將或不知士卒之關齊弟子記

卷二十四

哭

之艱當令其久處積誠以感之臣今擬於前留四千人外先添二千人稍復舊觀一於古北口暫添千人該提督傅振邦老於戎行安詳勤慎一於正定鎮暫練千人該總兵譚勝達勇敢素有志氣方新二處皆以本管官統之者也一於保定暫添千人以前瓊州鎮彭楚漢以南將統之與中軍冷慶所轄千人姑分以起俟察驗實在得力而後合一軍此因論兵將相孚而擬口前添練之拙計也部臣又令籌定簡明章程再行按月給餉並查明直隸未經遣撤之勇飭令回籍妥爲安插臣查直隸勇丁上年經署督臣官文奏留十二營臣今年撤去余承恩三營共後夏麥秋禾疊遭亢旱常有匪徒竊發因恐散勇窮無所歸

聚而滋事是以遷延未及續撤俟秋末安靖再當遣撤數營即以裁勇之銀添作練軍之費至准勇銘軍乃臣所奏爲拱衛京畿之師其大隊紮於張秋分數營駐紮保定數營駐紮臨清目下不擬裁撤另行附片覆奏練軍規模臣擬仍以四軍爲斷二軍駐京以北二軍駐京以南每軍三千人統將功效尤著者或添至四千五千人其餘常行章程已詳具於部臣及前督臣劉長佑所議條款中臣昨議練餉底餉一並支領馬隊不瀾步隊之中一棚只以十人爲率亦經部議允准此外如頂名冒替是前此之積弊未知將來能否革除參用南將是前此所已行未知此後能否融洽此次所議添募長夫每月拔營亦未知有無

卷二十四

哭

求關齊弟子記 聖得斯三者一有未安則全局皆須變更臣不敢遽定章程恐不久仍須更換也可否請旨一面交各衙門覈議臣一面先行試辦其餉需用江南協款俟定議後再由戶部撥發俟試行果有頭緒然後刊刻簡明章程俾各軍一律遵守所有再議練軍事宜恭摺覆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

求關齊弟子記卷二十四終

求闕齋弟子記卷二十五

東湖王定安纂

家訓上

寄諸弟

吾輩讀書止有兩事一者進德之事講求乎誠正修齊之道以圖無忝所生一者修業之事操習乎記誦詞章之術以圖自衛其身進德之事難以盡言至於修業以衛身吾請言之衛身莫大於謀食農工商勞力以求食者也士勞心以求食者也故或食祿於朝教授於鄉或為傳食之客為入幕之賓皆須計其所業足以得食而無愧科名者食祿之階也亦須計吾所業將來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五

一

不至尸位素餐而後得科名而無愧食之得不得窮通由天作主予奪由人作主業之精不精則由我作主然吾未見業果精而終不得食者也農果力耕雖有饑饉必有豐年商果積貨雖有壅滯必有通時士果能精其業安見其終不得科名哉即終不得科名又豈無他途可以求食者哉然則特患業之不精耳求業之精別無他法曰專而已矣諺曰藝多不養身謂不專也吾掘井多而無泉可飲不專之咎也諸弟總須力圖專業如九弟志在習字亦不必盡廢他業但每日習字功夫斷不可不提

志在作古文則須專看一家文集作各體詩作試帖亦然萬不可以兼營并務兼營則必一無所能矣

諸弟在家讀書不審每日如何用功予自十月初一立志自新以來雖懶惰如故而每日楷書寫日記每日讀史十葉每日記茶餘偶談一則此三事未嘗一日敢間斷也諸弟每人自立課程必須有日日不斷之功雖行船走路俱須帶在身邊予除此三事外他課程必不能有成而此三事者將終身以之也曾立志作曾氏家訓一部曾與九弟詳細道及然非經史爛熟胸中則割裂零碎毫無線索至於採擇各家諸子之言尤為浩繁雖鈔數百卷不能盡收然後知古人作大學衍義衍義補諸書乃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五

二

胸中自有條例自有議論而隨便引書以證之非翻書而徧鈔之也故暫不作曾氏家訓將來胸中道理愈多議論愈貫申則仍當為之現在朋友愈多講躬行心德者則有鏡海先生良峯前輩吳竹如寶蘭泉馮樹堂窮經知道者則有吳子序邵蕙西講詩文字而藝通於道者則有何子貞才氣奔放則有湯海秋英氣逼人志大神靜則有黃子壽又有王少鶴朱廉甫吳莘齋龐作人此四君者皆問予名而先來拜雖所造有淺深要皆有志之士不甘居於庸碌者也京師為人文淵藪不求則無之愈求則愈出近來問好友甚多予不欲先去拜別人恐其徒標榜虛聲也蓋求友以匡己之不逮此大益也標榜以盜虛聲是大

損也天下有益之事即有足損者寓乎其中不可不辨矣
讀書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識第三要有恆有志則斷不甘爲
下流有識則知學問無盡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觀海如
井蛙之窺天皆無定者也有恆則斷無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
不可諸弟此時惟有識不可驟然而幾至於有志有恆則諸弟
勉之而已

門上陳升一言不合而去故予作傲奴詩予讀易旅卦喪其僮
僕象曰以旅與下其義喪也解之者曰以旅與下者謂視僮僕
如旅人刻薄寡恩漠然無情則僮僕亦將視主上如逆旅矣予
待下雖不刻薄而頗亦有視如逆旅之意故人不盡忠以後予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五

三

當視之如家人手足也分雖嚴明而情貴周通賢弟待人亦當
知之

臘月信有糊塗字樣亦情之不能禁者蓋望眼欲穿之時疑信
雜生怨怒交至惟骨肉之情愈摯則望之愈殷望之愈殷則責
之愈切度日如年居室如園牆望好音如萬金之獲聞謠言如
風聲鶴唳又加以堂上之懸思重以嚴寒之逼人其不能不出
怨言以相詈者情之至也然爲兄者觀此二字則雖曲諒其情
亦不能不責之非責其情責其字句之不檢點耳何芥蒂之有
哉

兄嘗觀易之道察盈虛消息之理而知人不可無缺陷也日中

則月盈則虧天有孤虛地闕東南未有常全而不缺者剝也
者復之幾也君子以爲可喜也夫也者斯之漸也君子以爲可
危也是故既吉矣則由吝以趨於凶既凶矣則由悔以趨於吉
君子但知有悔耳悔者所以守其缺而不敢求全也小人則時
時求全全者既得則吝與凶隨之矣衆人常缺而一人常全天
道屈伸之故豈若是不公平乎今吾家椿萱重慶兄弟無故京師
無比美者亦可謂至萬全者故兄但求缺陷名所居曰求闕齋
蓋求闕於他事而求全於堂上此則區區之至願也

凡仁心之發必一鼓作氣盡吾力之所能爲稍有轉念則疑心
生私心亦生疑心生則計較多而出納吝矣私心生則好惡偏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五

四

而輕重乖矣使家中慷慨樂與則慎無以吾書生堂上之轉念
也使堂上無轉念則此舉也阿兄發之堂上成之無論其爲是
爲非諸弟置之不論可耳

六弟之信文筆拘而勁九弟文筆婉而達將來皆必有成但目
下不知各看何書萬不可徒看考墨卷汨沒性靈每日習字不
必多作百字可耳讀背誦之書不必多十葉可耳看涉獵之書
不必多亦十葉可耳但一部未完斷不可換他部此萬萬不易
之道阿兄數千里外教爾僅此一語耳余近來讀書無所得酬
應之繁日不暇給實實可厭惟古文各體詩自覺有進境將來
此事當有成就憾當世無韓愈王安石一流人與我相質證耳

賢弟亦宜趁此時學爲詩古文詞無論是否且試拈筆爲之及今不作將來年長愈怕醜而不爲矣每月六課不必其定作時文也古文詩賦四六無所不作行之有常將來百川分流同歸於海則通一藝卽通眾藝通於藝卽通於道初不必分而二之也此論雖太高然不能不爲諸弟言之使知大本大原則心有定向而不至於搖搖無著雖當其應試之時全無得失之見亂其意中卽其用力與業之時亦於正業不相防礙諸弟試靜心領略亦可徐徐會悟也

余於詩亦有工夫憾當世無韓昌黎及蘇黃一輩人可與發吾狂言者但人事太多故不常作詩用心思索則無時敢忘之耳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五

五

吾人只有進德修業兩事靠得住進德則孝弟仁義是也修業則詩文作字是也此二者由我作主得尺則我之尺也得寸則我之寸也今日進一分德便算積了一升穀明日修一分業又算餘了一文錢德業竝增則家私日起至於功名富貴悉由命定絲毫不能自主

吾人爲學最要虛心嘗見朋友中有美材者往往恃才做物動謂人不如己見鄉墨則罵鄉墨不通見會墨則罵會墨不通既罵房官又罵主考未入學者則罵學院平心而論己之所爲詩文實無勝人之處不特無勝人之處而且有不堪對人之處只爲不肯反求諸己便都見得人家不是既罵考官又罵同考而

先得者傲氣既長終不進功所以潦倒終身而無寸進也余蒙祖父餘澤頗叨非分之榮此次升官尤出意外日夜恐懼修省實無德足以當之諸弟遠隔數千里外必須匡我之不逮時時寄書規我之過務使累世積德不自我一人而曠庶幾持盈保泰得免速至顛危諸弟能常進箴規則弟卽吾之良師益友也而諸弟亦宜常存敬畏勿謂家有人作官而遂敢於侮人勿謂己有文學而遂敢於恃才傲人常存此心則是載福之道也

從岱雲處見南省題名錄三弟皆不與選爲之悵喟吾家累世積德祖父及父叔皆孝友仁厚食其報者宜不止我一人此理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五

六

之可信者吾邑從前鄧羅諸家官階較大其昆弟子孫皆無相繼而起之人此又事之不可必者吾近於官場頗厭其繁俗而無補於國計民生惟勢之所處求退不能但願得諸弟稍有進步家中略有仰事之資卽思決志歸養以行吾素今諸弟科第略遲而吾在此間公私萬事叢集無人幫助每一思之未嘗不作茫無畔岸之想也

我縣新官加賦我家不必答言任他加多少我家依而行之如有告官者我家不必入場凡大員之家無半字涉公庭乃爲得體爲民除害之說爲所轄之屬言之非謂去本地方官也吾自入官以來卽思爲曾氏置一義田以贍救孟學公以下貧

族爲本境置一義田以贖救廿四都貧民。不料世道日苦予之處境未裕無論爲京官者自治不暇即使不放或爲學政或爲督撫而如今年三江兩湖之大水災幾於嗚嗚嗚半天下爲大官者更何忍於廉俸之外多取半文乎是義田之願恐終不能償然予之定計苟仕宦之所入每年除奉堂上甘旨外或稍有贏餘之時吾斷不肯買一畝田積一文錢必皆留爲義田之用此我之定計望諸弟皆體諒之

鄉里凶年賑助之說予思得一法如朱子社倉之制若能做而行之則更爲可久朱子之制先捐穀數十石或數百石貯一公倉內青黃不接之月借貸與飢民冬月取息二分收還每石加二斗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五

七

若遇小歉則獨其息之半每石加一斗大凶年則全獨之借一石但還一石但取耗穀三升而已朱子此法行之福建其後天下法之後世效之今各縣所謂社倉穀者是也其實名存實亡每遇凶年小民曾不得借貸顆粒且並社倉而無之僅有常平倉穀前後任尙算交代小民亦不得過而問焉蓋事經官吏則良法美政後皆歸於子虛烏有予今欲取社倉之法而私行之我境我家先捐穀二十石附近各富家亦勸其量爲捐穀於夏月借與貧戶秋冬月取一分息收還每石加一斗豐年不增凶年不減凡貧戶來借者須於四月初間告知經管社倉之人經管量穀之多少分布於各借戶令每人書券一紙冬月還穀銷券若有不還者同社

皆理斥議罰加倍以後每年我家量力添捐幾石或有地方爭訟理曲者罰令量捐社穀少許每年增加不過十年可積至數百石則我境可無飢民矣蓋夏月穀價昂貴秋冬價漸平落數月之內一轉移之間而貧民已大占便宜受惠無量矣吾鄉昔年有食雙穀者此風近想未息若行此法則雙穀之風可息既以及於遠又可以貞於久施者不甚傷惠取者又不傷廉即中貧體面之家亦可以大亨其利

諸弟在家總宜教子姪守勤敬吾在外既有權勢則家中子弟最易流於驕流於佚二字皆敗家之道也萬望諸弟刻刻留心勿使後輩近於此二字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五

八

茲因魏蔭亭親家還鄉之便付去銀二百兩爲家中卒歲之資以三分計之新屋人多取其二以供用老屋人少取其二以供用外五十兩一封以送親族各家卽往年在京寄回之舊例也以後我家光景略好此項斷不可缺家中卻不可過於寬裕處此亂世愈窮愈好我現在軍中聲名極好所過之處百姓爆竹焚香跪迎送錢米豬羊來犒軍者絡繹不絕以祖宗累世之厚德使我一人食此隆報享此榮名寸心兢兢且愧且慎現在但願官階不再進虛名不再張常葆此以無咎卽是持身守家之道

蔭亭歸余寄百五十金還家以五十周濟親族此百金恐尙不

敦家用軍中銀錢余不敢妄取絲毫也名者造物所珍重愛惜不輕以予人者也余德薄能鮮而享天下之大名雖由高曾祖父累世積德所致而自問總卻不稱故不敢稍涉驕奢家中自父親叔父奉養宜隆外凡諸弟及吾妻吾子吾姪吾諸女姪女輩概願儉於自奉不可倚勢驕人古人謂無實而享大名者必有奇禍吾常常以此做懼故不能不詳告賢弟尤望賢弟時時教戒吾子吾姪也

欲去驕字總以不輕非笑人為第一義欲去惰字總以不晏起為第一義弟若能謹守星岡公之八字考寶早掃三不信不信醫藥不信地仙又謹記愚兄之去驕去惰則家中子弟日趨於恭謹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五 九

而不自覺矣弟言家中子弟無不謙者此卻未然諺云富家子弟多驕貴家子弟多做非必錦衣玉食動手打人而後謂之驕傲也但使志得意滿豪無畏忌開口議人長短即是極驕極傲耳南五舅母棄世紀澤往弔後弟亦往弔唁不此等處吾兄弟中有親往者為妙從前星岡公之於彭家並無厚禮厚物而意甚慇懃親去之時甚多我兄弟宜取以為法大抵富貴人家氣習禮物厚而情意薄使人多而親到少吾兄弟若能彼此常相規誠必有裨益傲為凶德情為衰氣二者皆敗家之道戒情莫如蚤起戒傲莫

如多走路少坐轎望弟時時留心做戒如聞我有傲情之處亦寫信來規勸大抵世之亂也必先由於是非之不明白黑之不分諸弟必欲一一強為區別則愈求分明愈致混淆必將極氣到底願諸弟學為和平學為胡塗某君之事從今以後不特不可出諸口而且不可存諸心

余居母喪並未在家守制清夜自思踟躕不安若仗皇上天威江而肅清即當奏明回籍事父祭母稍盡人子之心諸弟及兒姪輩務宜體我寸心於父親飲食起居十分檢點無稍疏忽於母親祭品禮儀必潔必誠於叔父處敬愛兼至無稍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五 十

隔閡兄弟如姊總不可有半點不和之氣凡一家之中勤敬二字能守得幾分未有不興若全無一分未有不敗和字能守幾分未有不興不和未有不敗者諸弟試在鄉間將此三字於族戚人家歷歷驗之必以吾言為不謬也禍福由天主之善惡由人主之由天主者無可如何祇得聽之由人主者盡得一分算一分撐得一日算一日吾兄弟斷不可不洗心滌慮以求力挽家運第一貴兄弟和睦去年兄弟不和以致今冬三河之變嗣後兄弟當以去年為戒凡吾有過失澄沅洪三弟各進箴規之言余必力為懲改三弟有過亦當互相箴規而懲改之第二貴體孝道推祖父母之愛以愛叔父推父

母之愛以愛溫弟之妻妾兒女及爾蕙二家又父母墳域必須
改葬請沅弟作主澄弟不可過執第三要實行勤儉二字內間
如煙不可多寫鋪帳後輩諸兒須走路不可坐驕騎馬諸女莫
太懶宜學燒茶煮菜魚蔬書猪一家之生氣少睡多做一人之
生氣勤者生動之氣儉者收斂之氣有此二者家運斷無不興
之理余去年在家未將此二字切實做工夫至今愧憾是以諄
諄言之

吾兄弟數人雖共事一方然皖中爲地極大賊數極多事勢極
難各有所圖不相防礙不必嫌疑季弟既受胡中丞之知卽竭
力圖功不必瞻顧九弟六月半餉已解去七月餉亦卽解恐當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五

十一

於中途接到此次既出今冬似不宜歸去身既在官則眾人觀
瞻所係去來不可太輕率自由也澄弟此次辦團名望極好甚
慰甚慰家中有當應酬周到之處望澄弟隨時告知

寄弟國潢

四弟有發奮自勵之志甚慰然必欲我館出外此何意也不過
謂家塾離家太近容易耽閣不如出外較清淨耳然出外從師
則無甚耽閣若出外教書其耽閣更甚於家塾矣且苟能發奮
自立則家塾可讀書卽曠野之地熱鬧之場亦可讀書負薪牧
豕皆可讀書苟不能發奮自立則家塾不宜讀書卽清淨之鄉
神仙之境皆不能讀書何必擇地何必擇時但自問立志之真

不真耳

四弟責我待人不恕甚爲切當謂每月書信徒以空言責弟輩
卻又不能實有好消息令堂上閱兄之書疑弟輩粗俗庸碌使
弟輩無地可容此數語兄讀之不覺汗下我去年會與九弟問
談云爲人子者若使父母見得我好些并謂諸兄弟俱不及我
者便是不孝若使族黨稱道我好些謂諸兄弟俱不如我者便
是不弟蓋使父母心中有賢愚之分族黨口中有賢愚之分則
必平日有討好的意思暗用機計使自己得好名聲而使其兄
弟得壞名聲則後日之嫌隙由此而生今四弟之所責我者正
是此道理我所以讀之汗下也但願兄弟五人各各明白者道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五

十二

理彼此互相原諒兄以弟得壞名爲憂弟以兄得好名爲快兄
不能使弟盡道得令名是兄之罪弟不能使兄盡道得令名是
弟之罪若各各如此存心則永無纖芥之嫌矣

四弟兩次所發家信見真性情有困心橫慮鬱積而思通之象
然此事斷不可求速效求速效必助長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只
要日積月累如愚公之移山終久必有豁然貫通之候愈欲速
則愈錮蔽矣來書往往辭不達意我能深諒其苦今人都將學
字看錯了若細讀賢賢易色一章則絕大學問卽在家庭日用
之間於孝弟兩字盡一分便是一分學盡十分便是十分學今
人讀書皆爲科名起見於孝弟倫紀之大反似與書不相關殊

不知書上所載的作文時所代聖賢說的無非要明白者个道理若果能事事做得即筆下說不出何妨若事事不能做有虧於倫紀之大即文章說得好亦只算个名教中之罪人賢弟性情真摯而短於詩文何不日日在孝弟兩字上用功曲禮內則所說的句句依他做出務使祖父母父母叔父母無一時不安樂無一時不順適下而兄弟妻子皆藹然有恩秩然有序此真大學問也若詩文不好此小事不足計即好極亦不值一錢不知賢弟肯聽此語否科名之所以可貴者謂其足以承堂上之歡也謂祿仕可以養親也今吾已得之矣即使諸弟不得亦可承歡可以養親何必兄弟盡得哉賢弟若細思此理但於孝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五

三

弟上用功不於詩文上用功則詩文不期進而自進矣

五種遺規四弟須日日看之句句學之我所望於四弟者惟此而已家中祖父厚德餘蔭我得忝列卿貳若使兄弟妯娌不和雖後輩子女無法則則驕奢淫佚立見消敗雖貴為宰相何足取哉我家祖父父親叔父三位大人規矩極嚴榜樣極好我輩踵而行之極易為力別家無好榜樣者亦須自立門戶自立規條况我家祖父現樣豈可不遵行之而忍令墮落之乎現在我不在家一切望四弟作主兄弟不和四弟之罪也妯娌不睦四弟之罪也後輩驕恣不法四弟之罪也我有三事奉勸四弟一曰勤二曰蚤起三曰看五種遺規四弟能信此三語便是愛兄

敬兄若不信此三語便是弁髦老兄我家將來氣象之興衰全係乎四弟一人之身

澄弟辦賊甚快人心然必使其親房人等知我家是圖地方安靜不是為一家逞威張勢庶人人畏我之威而不憾我之太惡賊既辦後不特面上不可露得意之聲色即心中亦必存一番哀矜的意思

澄弟在廣東處置一切甚有道理退念園莊生各處程儀尤為可法可取其辦朱家事亦為謀甚忠雖無濟於事而朱家必可無怨論語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吾弟出外一切如此吾何慮哉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五

四

與人相酬酢總之不貪財不失信不自是有此三者自然鬼伏神欽到處人皆敬重此刻初出茆廬尤宜慎之又慎若三者有一則不為人所與矣

澄弟自到省幫辦以來千辛萬苦鉅細必親在衡數月尤為竭力盡心衡郡諸紳佩服以為從來所未有昨日有鄭桂生上條陳言見澄侯先生在湘陰時景象渠在船上不覺感激泣下云云澄弟之才力誠心實為人所難學惟公道不明外間悠悠之口亦有好造謠言譏澄弟之短者而澄弟見我諸事不順為人欺侮愈加憤激肝火上炎不免時時惱怒盛氣向人人但見澄之盛氣而不知實有激之逼之使然者也人以盛氣凌物謂澄

澄以盛氣傷肝致病余恐其因抑鬱而成內傷又恐其因氣盛而招怨聲故澄歸之後即聽其在家養息不催其仍來營中蓋亦見家中之事非澄不能提新宅之綱鄉間之事非澄不能代大人之勞也

弟爲送科一之考兩次晉省實覺過於勤勞兄聞之深抱不安且弟於家庭骨肉之間勞心勞力已歷三十餘年今年力漸老亦宜自知愛惜保養不特爲家庭之際不可過勞也

澄弟之病日好大慰大慰此後總以戒酒爲第一義起早亦養身之法且係保家之道從來起早之人無不壽高者吾近有二事效法祖父一曰起早二曰勤洗腳似於身體大有裨益望澄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五

五

弟於戒酒之外添此二事

弟比余小十歲何以白頭遂已一半之多以後總須節勞余髮儘白數莖惟精神日衰牙齒鬆疼看來吾兄弟壽年均難逮上

三代惟當加意保養弟於諸昆中勞苦獨甚尤宜靜養耳

余體氣平安惟不能多說話稍多則氣竭神乏公事積閣恐不免於貽誤弟體亦不甚旺總宜好好靜養五宅莫買田產老弟莫管公事吾所囑者二語而已盛時常作衰時想上場當思下場時富貴人家不可不牢記此二語也

余蒙先人餘蔭忝居高位與諸弟及子姪誼誼慎守者但有二語曰有福不可享盡有勢不可仗盡而已福不多享故總以儉

字爲主少用僕婢少花銀錢自然惜福勢不多仗則少管閑事少斷是非無感者亦無怕者自然悠久矣

哥老會之事聞弟認真訪拿意欲搜盡根株兄意殊不以爲然蓋營勇無知相率入會者盈千累萬搜之不勝搜拿之不勝拿兄意一概放鬆除大罪一條中罪三條外均置不問實可包管無事不知我弟何以苦苦搜求弟今處有勢有力之時須比無勢無力者更加謙遜慈祥兄幸爲督弟幸爲撫送官則縣尊不敢不收請兵則中丞不得不允糾眾則合邑不能不從勢力可謂大矣然盛衰無常有勢不可恃盡有力不可使盡須時時設身處於貧賤失勢之地送官則縣尊不收請兵則省城不允糾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五

六

眾則一鄉拒之一邑非之失勢如此則搜拿會匪之念自然灰

冷望老弟念念從失勢時着想則一家之福卽一縣之福也

弟料理蕙妹喪事又須照料黃家姪婿之喪茲又赴衡州經營

米捐之事可謂勞苦已極然捐務公事余意弟總以絕不答言

爲妙凡官運極盛之時子弟經手公事格外順手一唱百和然問言卽由此起怨謗卽由此興吾兄弟當於極盛之時預作衰時設想當盛時百事平順之際預爲衰時百事拂逆地步弟此後若到長沙衡州湘鄉等處總以不干預公事爲第一義此阿兄閱歷極深之言望弟記之

門第太盛余教兒女輩惟以勤儉二字爲主自安慶以至金陵

沿江六百里大小城隘皆沅弟所攻取余之倖得大名高爵皆沅弟之所贈送也皆高曾祖父之所留貽也余欲上不愧先人下不愧沅弟惟以力教家中勤儉為主余於儉字做到六七分勤字則尙無五分工夫弟於勤字做到六七分儉字則尙只五分以後各勉其所長各戒其所短弟每用一錢均須三思吾不欲多寄銀物至家總恐老輩失之奢後輩失之驕未有錢多而子弟不驕者也吾兄弟欲爲先人留遺澤爲後人惜餘福不能除卻勤儉二字弟能勤而不甚儉余微儉而不甚勤子姪看大眼喫大口後來恐難挽回弟當時時留心

吾在祁門屢瀕於危賴沅弟攻克安慶軍事始有轉機困而後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五

七

亨也今與沅皆居高官又享大名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吾家今日亦盈滿可畏之時矣弟獨居深山當令眼旁觀常進知足知止之言以爲持盈保泰之計庶幾互相規戒互相悚惕常保世澤於不墜

來信言余於沅弟既愛其才宜略其小節甚是甚是沅弟之才不特吾族所少卽當世亦實不多見然爲兄者總宜獎其所長而兼規其所短若明知其錯而一概不說則非特沅一人之錯而一家之錯也

南塘竟希公祠宇亦儘可不起湖南作督撫者不止我曾姓一家每代起一祠堂則別家恐無此例爲我曾姓所創見矣沅弟

有功於

國有功於家千好萬好但勇於爲義將來難乎爲繼吾與弟當隨時設法斟酌裁減此時竟希公祠宇業將告竣成事不說其星岡公祠及溫甫事也兩弟之祠皆可不修且待過十年之後再看余往年撰聯贈弟有儉以養廉直而能忍二語弟之直人知之其能忍則爲阿兄所獨知弟之廉人人料之其不儉則阿兄所不及料也以後望弟於儉字加一番工夫用一番苦心不特家常用度宜儉卽修造公費周濟人情亦須有一儉字的意思總之愛惜物力不失寒士之家風而已

澄弟以狐裘袍褂爲余賀生日道理似乎太多余在外多年惟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五

六

待家人甚薄其中亦自有一番苦心近日兩弟待我過厚寸衷尤覺難安沅弟臨別時余再三叮囑此層亦以余之施薄不欲受厚且恐彼此贈送豐厚彼此皆趨奢靡想弟亦喻此意矣家中之事望賢弟力爲主持切不可日趨於奢華子弟不可學大家口吻動輒笑人之鄙陋笑人之寒村日習於驕縱而不自知

弟爲余照料家事總以儉字爲主情意宜厚用度宜儉此居家居鄉之要訣也

儉之一字弟言時時用功極慰極慰然此事殊不易由既奢之後而反之於儉若登天然卽如雇夫赴縣昔年僅馬夫二名挑

夫一名今已增至十餘名欲挽回僅用七八名且不可得况挽至三四名乎隨處留心牢記有減無增便極好耳

內人以下歷述老弟數年來照料黃金堂諸事心思之細儀節之恭送情之厚均爲近世兄弟中所未見吾家敬宗收族承先啟後諸大端皆發於沅弟之謀而成於弟之手沅弟費財老弟費心均可爲祖父累代之功臣余媿未能悉心經營幸兩弟有以補余之過也

記曰清明在躬吾人身心之間須有一種清氣使子弟飲其和鄉黨薰其德庶幾積善可以致祥飲酒太多則氣必昏濁說話太多則神必躁擾弟於此二弊皆不能免欲葆清氣首貴飲酒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五

九

有節次貴說話不苟

凡多欲者不能儉好動者不能儉多欲如好友好食好聲色好書畫古玩之類皆可浪費破家弟向無癖嗜之好而頗有好動之弊今日思作某事明日思訪某客所費日增而不覺此後講求儉約首戒好動不輕出門不輕舉事不特不作無益之事即修理橋梁道路寺觀善堂亦不可輕作舉動多則私費大矣其次則僕從宜少所謂食之者寡也其次則送情宜減所謂用之者舒也否則今日不儉異日必多欠債既負累於親友亦貽累於子孫

三達德之首曰智智卽明也古來豪傑動稱英雄英卽明也明

有二端人見其近吾見其遠曰高明人見其粗吾見其細曰精明高明者譬如室中所見有限登樓則所見遠矣登山則所見更遠矣精明者譬如至微之物以顯微鏡照之則加大一倍十倍百倍矣又如粗糙之米再舂則粗糠全去三舂四舂則精白絕倫矣高明由於天分精明由於學問吾兄弟忝居大官天分均不甚高明專賴學問以求精明好問若買顯微之鏡好學若舂上熟之米總須心中極明而後口中可斷能明而斷謂之英斷不明而斷謂之武斷武斷自己之事其害猶淺武斷他人之事招怨實深惟謙退而不肯輕斷最足養福

古人曰欽曰敬曰謙曰謹曰虔恭曰祗懼皆慎字之義也慎者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五

十

有所畏憚之謂也居心不循天理則畏天怒作事不順人情則畏人言少賤則畏父師畏官長老年則畏後生之竊議高位則畏僚屬之指摘凡人方寸有所畏憚則過必不大鬼神必從而原之若嬉遊鬥牌等事而毫無忌憚壞鄉黨之風氣作子孫之榜樣其所損者大矣

聖門好言仁仁卽恕也曰富曰貴曰成曰榮曰譽曰順此數者我之所喜人亦皆喜之曰貧曰賤曰敗曰辱曰毀曰逆此數者我之所惡人亦皆惡之吾輩有聲勢之家一言可以榮人一言可以辱人榮人則得名得利得光耀人尙未必感我何也謂我有勢幫人不難也辱人則受刑受罰受苦惱人必恨我刺骨何

也謂我倚勢欺人太甚也吾兄弟須從恕字痛下工夫隨在皆設身以處地我要步步站得穩須知他人也要站得穩所謂立也我要處處行得通須知他人也要行得通所謂達也今日我處順境預想他日也有處逆境之時今日我以盛氣凌人預想他日人亦以盛氣凌我之身或凌我之子孫常以恕字自惕常留餘地處人則荆棘少矣

靜則生明動則生咎自然之理也家長好動子孫必紛紛擾擾朝生一策暮設一計雖嚴禁之而不能止欲求一家之安靜先求一身之清靜靜有二道一曰不入是非之場二曰不入勢利之場鄉里之詞訟曲直於我何干我若強為判斷始則賠酒飯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五

三

後則惹怨恨官場之得失升沈於我何涉我若稍為干預小則招物議大則挂彈章不若一概不管可以斂後輩之躁氣即可保此身之清福

寄弟國華

六弟自怨數奇子亦深以為然然屈於小試輒發牢騷吾竊笑其志之小而所憂之不大也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與之量有內聖外王之業而後不忝於父母之生不媿為天地之完人故其為憂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為憂也以德不修學不講為憂也是故頑民梗化則憂之蠻夷猾夏則憂之小人在位賢才否閉則憂之匹夫匹婦不被己澤則憂之所謂悲天命而憫人

窮此君子之所憂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飢飽世俗之榮辱得失貴賤毀譽君子固不暇憂及此也

六弟之信乃一篇絕妙古文排募似昌黎拘很似半山子論古文總須有偏強不馴之氣愈拘愈深之意故於太史公外獨取昌黎半山兩家論詩亦取傲兀不羣者論字亦然每蓄此意而不輕談近得何子貞意見極相合偶談一二句兩人相視而笑不知六弟乃生成有此一枝妙筆往時見弟文亦無大奇特者今觀此信然後知吾弟真不羈才也凡兄所有志而力不能為者吾弟皆可為之矣信中言與諸君子講學恐其漸成朋黨所見甚是然弟儘可放心兄最怕標榜常存闇然尙絀之意斷不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五

三

至有所謂門戶自表者也信中又言弟之牢騷非小人之熱中乃志士之惜陰讀至此不勝惘然恨不得生兩翅忽飛到家將老弟勸慰一番縱談數日乃快然向使諸弟已入學則謠言必謂學院做情眾口鑠金何從辨起所謂塞翁失馬安知非福科名遲早實由前定雖惜陰念切正不必以虛名縈懷耳來信言看禮記疏一本半浩浩茫茫苦無所得今已盡棄不敢復閱現讀朱子綱目日十餘葉云云說到此處兄不勝悔恨恨早歲不曾用功如今雖欲教弟譬盲者而欲導人之迷途也求其不誤難矣然兄最好苦思又得諸益友相質證於讀書之道有必不可易者數端窮經必專一經不可泛濫讀經以研尋義理為本

考据名物爲末讀經有一耐字訣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讀今年不精明明年再讀此所謂耐也讀史之法莫妙於設身處地每看一字如我便與當時之人酬酢笑語於其間不必人人皆能記也但記一人則恍如接其人不必事事皆能記也但記一事則恍如親其事經以窮理史以考事舍此二者更別無學矣蓋自西漢以至於今識字之儒約有三途曰義理之學曰考据之學曰詞章之學各執一途互相詆毀兄之私意以爲義理之學最大義理明則躬行有要而經濟有本詞章之學亦所以發揮義理者也考据之學吾無取焉矣此二途者皆從事經史各有門徑吾以爲欲讀經史但當研究義理則心一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五

三

而不紛是故經則專熟一經史則專熟一史讀經史則專主義理此皆守約之道確不可易者也若夫經史而外諸子百家汗牛充棟或欲閱之但當讀一人之專集不當東翻西閱如讀昌黎集則目之所見耳之所聞無非昌黎以爲天地間除昌黎集而外更別無書也此一集未讀完斷斷不換他集亦專字訣也六弟謹記之讀經讀史讀專集講義理之學此有志者萬不可易者也

有大志者與爲科名者不同爲科名之學則欲讀四書文讀試帖律賦頭緒甚多諸弟天質較低必須爲科名之學六弟既有大志雖不科名可也但當守一耐字訣耳觀來信言讀禮記疏

似不能耐者勉之勉之

來信駁我前書謂必須博雅有才而後可明理有用所見極是兄前書之意蓋以躬行爲重卽子夏賢賢易色章之意以爲博雅者不足貴惟明理者乃有用特其立論過激耳六弟以爲不博雅多文安能明理有用立論極精但弟須力行之不可徒與兄辨駁見長耳

爾信中有云於兄弟則直達其隱父子祖孫間不得不曲致其情此數語有大道理余之行事每自以爲至誠可質天地何妨直情逕行昨接四弟信始知家人天親之地亦有時須委曲以行之者吾過矣吾過矣香海爲人最好吾雖未與久居而相知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五

三

頗深爾亦兄事之可也丁秩臣王衡臣兩君吾皆未見大約可爲爾之師或師之或友之在弟自爲審擇若果威儀可則純實宏通師之可也若僅博雅能文友之可也或師或友皆宜常存敬畏之心不宜視爲等夷漸至慢褻則不復能受其益矣爾三月之信所定功課太多多則必不能專萬萬不可後信言已看史記此不可不熟看之書爾既看史記斷不可不看他書功課無一定呆法但須專耳余從前教諸弟常限以功課近來覺限人以課程往往強人以所難苟其不願雖日日遵照限程亦復無益故近來教弟但有一專字耳

弟學詩從中州集入亦好然吾意讀總集不如讀專集此事人

本意見各殊嗜好不同吾之嗜好於五古則喜讀文選於七古則喜讀昌黎集於五律則喜讀杜集七律亦最喜杜詩而苦不能步趨故兼讀元遺山集五律詩最短於七律他體皆有心得惜京都無人可與暢語者爾要學詩須先看一家集不要東繙西閱須先學一體不可各體同學蓋明一體則皆明也

溫弟天分本甲於諸弟惟半駮太多性情太懶前在京華不好看書又不作文余心即甚憂之近聞還家以後亦復半駮如常或數月不搦管爲文吾家之無人繼起諸弟尤可稍寬其責溫弟則實自暴自棄不得盡諉其咎於命運也吾嘗見友朋中半駮太多者其後必多抑塞如吳樞臺凌荻舟之流指不勝屈蓋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五

三

無故而怨天則天必不許無故而尤人則人必不服感應之理自然隨之溫弟所處乃讀書最順之境乃動則怨尤滿腹中百不如意實我之所不解以後務宜力除此病以吳樞臺凌荻舟爲眼前之大戒凡遇事驟欲發之時則反躬自思吾果有何不足而蓄此不平之氣猛然內省決然去之不惟平心謙抑可以早得科名亦且養此和氣可以消滅病患萬望溫弟再三細想勿以余言爲老生常談不直一哂也

古來言凶德致敗者約有二端曰長傲曰多言丹朱之不肖曰傲曰嚚訟即多言也歷觀名公鉅卿多以此二端敗家喪身余生平頗病執拘德之傲也不甚多言而筆下亦畧近乎嚚訟靜

中默省愆尤我之處處獲戾其源不外此二者溫弟性格畧與我相似而發言尤爲尖刻凡傲之凌物不必定以言語加人有以神氣凌之者矣有以面色凌之者矣溫弟之神氣稍有英發之姿面色間有蠻狠之象最易凌人凡中心不可有所恃心有所恃則達於面貌以門地言我之物望大減方且恐爲子弟之累以才識言近今軍中傑出人材頗多弟等亦無過人之處皆不可恃只宜抑然自下一味言忠信行篤敬庶幾可以遮護舊失整頓新氣否則人皆厭薄之矣

六弟於自己近年弊病頗能自知正好用功自醫而猶曰終日泄泄此則我所不解者也家中之事弟不必管家事有堂上大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五

三

人管外事有我管弟只安心自管功課而已何必問其他哉至於宗族嫻黨無論他與我家有隙無隙在弟輩只宜一概愛之敬之孔子曰汎愛衆而親仁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禮人不答反其敬此刻未理家事若便多生嫌怨將來當家立業豈不箇箇都是仇人古來無與宗族鄉黨爲仇之聖賢弟輩萬不可專責他人也

六弟近來氣性極和平今年以來未會動氣自是我家好氣象惟兄弟俱懶我以有事而懶六弟無事而亦懶是我不甚滿意處若二人俱勤則氣象更興旺矣

溫弟在此住年餘心平氣和論事有識以後可保家中兄弟無

紛爭之事余在外大可放心

六弟在瑞州辦理一應事宜尙屬妥善識見本好氣質近亦和平九弟在此治軍亦甚嚴明名望極振吾得兩弟爲幫手大局或有轉機

寄弟國荃

九弟在京與樹堂日日切磋予無日無刻不太息也九弟在京年半予懶散不努力九弟去後予乃稍能立志蓋予實負九弟矣予嘗語岱雲曰予欲盡孝道更無他事我能教諸弟進德業一分則我之孝有一分能教諸弟進十分則我之孝有十分若全不能教諸弟成名則我大不孝矣九弟之無所進是我之大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五

三

不孝也惟願諸弟發奮立志念念有恒以補我不孝之罪幸甚幸甚

九弟前信有意與劉霞仙同伴讀書此意甚佳霞仙近來讀朱子書太有所見不知其言語容止規模氣象何如若果言動有禮威儀可則直以爲師可也豈特友之哉然與之同居亦須真能取益乃佳無徒浮慕虛名人苟能自立志則聖賢豪傑何事不可爲何必借助於人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爲孔孟則日夜孜孜惟孔孟之是學人誰得而禦我哉若自己不立志則雖日與堯舜禹湯同住亦彼自彼而我自我矣何與於我哉前溫甫欲讀書省城吾以爲離卻家門局促之地而與省城諸勝已

者處其長進當不可限量乃兩年以來看書亦不甚多至於詩文則絕無長進是不得歸咎於地方之局促也去年余爲擇師丁君敘忠後以丁君處太遠不能從予意中遂無他師可從今年弟自擇羅羅山改文而嗣後杳無信息是又不得歸咎於無良友也日月逝矣再過數年則滿三十不能不趁三十以前立志猛進也余受父教而余不能教弟成名此余所深媿者他人與余交多有受余益者而獨諸弟不能受余之益此又余所深恨者也

九弟來書楷法佳妙余愛之不忍釋手起筆收筆皆藏鋒無一筆撒手亂丟所謂有往皆復也然吾所教爾者尙有二事焉一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五

三

日換筆古人每筆中間必有一換如繩索然第一股在上一換則第二股在上再換則第三股在上也筆尖之着紙者僅少許耳此少許者吾當作四方鐵筆用起處東方在左西方在右一換則東方向右也筆尖無所謂方我心中常覺其爲方一換而東再換而北三換而西則筆尖四面有鋒不僅一面相向矣二日結字有法結字之法無窮但求胸有成竹耳

沅弟書法甚佳然向例未經過歲考者不合選拔弟若去考則同人必指而目之及其不得人不以爲不合例而失且以爲寫作不佳而黜吾明知其不合例何必受人一番指目乎弟書問我去考與否吾意以科考正場爲斷若正場能取一等補廩則

考拔之時已是廩生入場矣若不能補廩則附生考拔殊不可必徒招人妬忌也

九弟詩大進讀之爲之距躍三百卽和四章寄回樹堂筠仙意城三君各有和章詩之爲道各人門徑不同難執一己之成見以概論吾前教四弟學袁簡齋以四弟筆情與袁相近也今觀九弟筆情則與元遺山相近吾教諸弟學詩無別法但須看一家之專集不可讀選本以汨沒性靈吾於五七古學杜韓五七律學杜此二家無一字不細看外此則古詩學蘇黃律詩學義山此三家亦無一字不看五家之外則用功淺矣我之門徑如此諸弟或從或行或別尋門徑隨人性之所近而爲之可耳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五

五

沅弟買得方姚集近已閱否體氣多病得名人文集靜心讀之亦足以養病凡讀書有難解者不必速求甚解有一字不能記者不必苦求強記只須從容涵泳今日看幾篇明日看幾篇久久自然有益

沅弟言我仁愛有餘威猛不足澄弟在此時亦嘗說及友人愛我者人人說及奈性己生定不能威猛所以不能威猛由於不能精明事事被人欺侮故人得而翫易之也

余曾派褚景昌赴河南採買白蠟桿子又辦腰刀分賞各將弁人頗愛重弟試留心此事亦綜理之一端也至規模宜大弟亦講求及之但講濶大者最易混入散漫一路遇事顛預毫無條

理雖大亦奚足貴等差不紊行之可久斯則器局宏大無有流弊者耳頃胡潤芝中丞來書贊弟有曰才大器大四字余甚愛之才根於器良爲知言

弟此刻到營宜專意整頓營務毋求近功速效弟信中以各郡往事推度尙有欲速之念此時自治毫無把握遽求成效則氣浮而乏內心不可不察進兵須由自己作主不可因他人之言而受其牽制非特進兵爲然卽尋常出隊開仗亦不可受人牽制應戰時雖他營不願而我營亦必接戰不應戰時雖他營催促我亦且持重不進若彼此皆牽率出隊視用兵爲應酬之文則不復能出奇制勝矣五年吳城水師六年撫州瑞州陸軍皆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五

三

有牽率出隊之弊無一人肯堅持定見余屢誡而不改弟識解高出輩流當知此事之關係最重也

凡與賊相持日久最戒浪戰兵勇以浪戰而玩玩則疲賊匪以浪戰而滑滑則巧以我之疲敵賊之巧終不免有受害之一日故余昔在營中誡諸將曰甯可數月不開一仗不可開仗而毫無安排

在吉安扎營不宜離城太近蓋地太逼則賊匪偷營難以防範奸細混入難於查察節太短則我軍出隊難於取勢各營同戰難於分段一經扎近之後再行退遠則少餒士氣不如先遠之爲愈也牽率出隊之弊所以難於變革者蓋此營出隊之時未

經知會彼營一週賊匪接仗或少有差挫卽用令箭飛請彼營前來接應來則感其相援不來則怨其不救甚或并未差挫并未接仗亦以令箭報馬預請他營速來接應習慣爲常視爲固然既恐惹人之怨憾又慮他日之報復於是不敢不去不忍不去夫戰陣呼吸之際其幾甚微若盡聽他營之令箭率率出隊一週大敵必致誤事弟思力革此弊必須與各營委曲說明三令五申又必多發哨探細偵賊情耳目較各營爲確則人整信從而前弊可除矣

吉安此時兵勢頗盛軍營雖以人多爲貴而有時亦以人多爲累凡軍氣宜聚不宜散宜憂危不宜悅豫人多則悅豫而氣漸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五

三

散矣營雖多而可恃者惟在一二營人雖多而可恃者惟在一二人如木然根好株好而後枝葉有所託如屋然柱好梁好而後椽瓦有所麗今吉安各營以余意揆之自應以吉中營及老湘胡朱等營爲根株爲梁柱此外如長和如湘後如三寶雖素稱勁旅不能不儕之於枝葉椽瓦之列遇小敵時則枝葉之盛椽瓦之美儘可了事遇大敵時全靠根株培得穩柱梁立得固斷不可徒靠人數之多氣勢之盛儻使根株不穩梁柱不固則一枝折而眾葉隨之一瓦落而眾椽隨之敗如山崩潰如河決人多而反以爲累矣史册所載戰事以人多而爲害者不可勝數近日如撫州萬餘人卒致敗潰次青本營不足以爲根株爲

梁柱也瑞州萬餘人卒收成功時衡一營足以爲根株爲梁柱也弟對眾營立論雖不必過於軒輊而心中不可無一定之權衡來書言弁目太少此係極要關鍵

凡將材有四大端一曰知人善任二曰善覘敵情三曰臨陣膽識四曰營務整齊吾所見諸將於三者畧得梗概至於善覘敵情則絕無其人古之視敵者不特知賊首之性情伎倆而并知某賊與其賊不和某賊與僞主不協今則不見此等好手矣賢弟當於此四大端下工夫而卽以此四大端察同寮及麾下之人才第一第二端不可求之於弁目散勇中第三第四端則未弁中亦未始無材也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五

三

弟辭總理之任極是極是帶勇本是難事弟但當約言卑思無好大無欲速管轄現有之二千人甯可減少不可加多口糧業得一半此外有可設法更好卽涓滴難求亦自不至於脫巾潰散但宜極力整頓不必常以欠餉爲累也打仗之道在圍城之外節太短勢太促無埋伏無變化只有隊伍整齊站得堅穩而已欲靈機應變出奇制勝必須離城甚遠乃可隨時制宜凡平原曠野開仗與深山窮谷開仗其道迥別去吉城三四十里凡援賊可來之路須令哨長隊長輪流前往該處看明地勢小徑小溪一叩一窪細細看明各令詳述於弟之前或令繪圖呈上萬一有出隊迎戰之時則各哨隊皆已了然於心古人憂學之

不講又曰明辨之余以爲訓練兵勇亦須常講常辨也

來書謂意趣不在此則與會索然此却大不可凡人作一事便須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見異思遷做這樣想那樣坐這山望那山人而無恆終身一無所成我生平坐犯無恆的弊病實在受害不小當翰林時應留心詩字則好涉獵他書以紛其志讀性理書則雜以詩文各集以歧其趨在六部之時又不甚實力講求公事在外帶兵又不能竭力專治軍事或讀書寫字以亂其志意坐是垂老而百無一成即水軍事亦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弟當以爲鑒戒現在帶勇即埋頭盡力以求帶勇之法早夜孳孳日所思夜所夢舍帶勇而外則一概不管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五

三

不可又想讀書又想中舉又想作州縣紛紛擾擾千頭萬緒將來又蹈我之覆轍百無一成悔之晚矣帶勇之法以體察人材爲第一整頓營規講求戰守次之得勝歌中各條一一皆宜詳求至於口糧一事不宜過於憂慮不可時常發稟弟營既得楚局每月六千又得江局月二三千便是極好境遇李希庵言迪庵意欲幫弟餉萬金又余有浙鹽贏餘萬五千兩在江省昨昨局專丁前來稟詢余囑其解交藩庫充餉將來此款或可酌解弟營但弟不宜指請耳餉項既不勞心全副精神講求前者數事行有餘力則聯絡各營款接紳士身體雖弱却不宜過於愛惜精神愈用則愈出陽氣愈提則愈盛每日作事愈多則夜間

臨睡愈快活若存一愛惜精神的意思將行將却奄奄無氣決難成事凡此皆因弟與會索然之言而切戒之者也

臨江克復從此吉安當易爲力弟勉爲爲之大約明春可復吉郡明夏可克撫建凡兄所未了之事弟能爲我了之則余之愧憾可稍減矣余前在江西所以鬱鬱不得意者第一不能干預民事有剝民之權無澤民之位滿腹誠心無處施展第二不能接見官員凡省中文武官寮晉接有稽語言有察第三不能聯絡紳士凡紳士與我營款洽則或因吃醋而獲咎坐是數者方寸鬱鬱無以自伸然此只坐不應駐紮省垣故生許多煩惱耳弟今不駐省城除接見官員一事無庸議外至愛民聯紳二端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五

三

皆可實心求之現在餉項頗充凡抽釐勸捐決計停之兵勇擾民嚴行禁之則吾夙昔愛民之誠心弟可爲我宣達一二矣吾在江西各紳士爲我勸捐八九十萬未能爲江西除賊安民今年丁憂奔喪太快若忽然棄去置紳士於不顧者此余之所悔也弟當爲余彌縫此闕每與紳士書札往還或接見暢談具言江紳待家兄甚厚家兄抱愧甚深等語就中如劉仰素甘子大二人余尤對之有媿劉係余請之帶水師三年辛苦戰功日著渠不負余之知而余不克始終與共患難甘係余請之管糧台委曲成全勞怨兼任而余以丁憂遽歸未能爲渠調理前程此二人皆余所慙對弟爲我救正而補苴之余在外數年喫虧受

氣實亦不少他無所慙獨慙對江西紳士此日內省躬而責己之一端耳弟此次在營境遇頗好不可再有牢騷之氣心平氣和以迓天休

臨江已復吉安之克實意中事克吉之後弟或帶中營圍攻撫州聽候江撫調度或率師隨迪庵北剿皖省均無不可屆時再行相機斟酌此事我爲其始弟善其終補我之闕成父之志是在賢弟竭力而行之無爲懷遠歸志也弟書自謂是篤實一路人吾自信亦篤實人只爲閱歷世途飽更事變畧察些機權作用把自己學壞了實則作用萬不如人徒惹人笑話教人懷恨何益之有近日憂居猛省一味向平實處用心將自家篤實的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五

三

本質還我真面復我固有賢弟此刻在外亦急須將篤實復還萬不可走入機巧一路日趨日下也縱人以巧詐來我仍以渾含應之以誠愚應之久之則人之意也消若鈎心鬥角相迎相距則報復無已時耳至於強毅之氣決不可無然強毅與剛愎有別古語云自勝之謂強曰強制曰強恕曰強爲善皆自勝之義也如不慣早起而強之未明即起不慣莊敬而強之坐尸立齋不慣勞苦而強之與士卒同甘苦強之勤勞不倦是即強也不慣有恆而強之貞恒即毅也舍此而求以容氣勝人是剛愎而已矣二者相似而其流相去霄壤不可不察不可不謹書雖不可不看弟此時以營務爲重則不宜常看書凡人爲一

事以專而精以紛而散荀子稱耳不兩聽而聰目不兩視而明莊子稱用志不紛乃凝於神皆至言也

治軍總須腳踏實地克勤小物乃可日起而有功凡與人晉接周旋若無真意則不足以感人然徒有真意而無文飾以將之則真意亦無所託之以出禮所稱無文不行也余生平不講文飾到處行不動近來大悟前非弟在外辦事宜隨時斟酌也弟辦理甚好民宜愛而刃民不宜愛紳宜敬而劣紳不必敬弟在外能如此條理分明則凡我之缺憾弟可一一爲我彌縫而匡救之矣昨信言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大抵與兵勇及百姓交際只要此心真實愛之即可見諒於下余之所以頗得民心勇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五

三

心者此也與官員及紳士交際則心雖有等差而外之儀文不可不稍降余之所以不獲咎於官場者此也去年與弟捱別之時諄諄囑弟以教我之長戒我之短數月以來觀弟一切施行果能體此二語欣慰之至惟作事貴於有恆精力難於持久必須日新又新慎而加慎庶幾常葆令名益崇德業周濟受害紳民非泛愛博施之謂但偶遇一家之中殺害數口者流轉遷徙歸來無食者房屋被焚柵止靡定者或與之數十金以周其急先星岡公云濟人須濟急時無又云隨緣布施專以目之所觸爲主即孟子所稱是乃仁術也若目無所觸而泛求被害之家而濟之與造冊發賑一例則帶兵者專行沽名之

事必為地方官所譏且有挂一漏萬之累弟之所見深為切中
事理余係因昔年湖口紳士受害之慘無力濟之故推而及於
吉安非欲弟無故而為沽名之舉也

昔歐恭簡公謂居官以耐煩為第一要義帶勇亦然兄之短處
在此屢次誚誚教弟亦在此來書有云仰鼻息於傀儡羶腥之
輩又豈吾心之所樂此已露出不耐煩之端倪將來恐不免於
齟齬去歲握別時曾以懲子之短相箴乞無忘也

今年有得意之事兩端一則弟在吉安聲名極好兩省大府及
各營員弁江省紳民交口稱頌不絕於吾之耳各處寄弟書及
弟與各處稟牘信械俱詳實妥善犁然有當不絕於吾之目一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五

三

則家中所請鄧葛二師品學俱優勤嚴并著鄧師終日端坐有
威可畏改文極有根柢而又曲合時趨講書極明正義而又易
於聽受葛師志趣方正學規謹嚴小兒等畏之如神明而代管
瑣事亦甚妥協此二者皆余所深慰雖愁悶之際足以自寬解
者也第聲聞之美可恃而不可恃兄昔在京中頗著清望近在
軍營亦獲虛譽善始者不必善終行百里者半九十里譽望一
損遠近滋疑弟目下名望正隆務宜力持不懈有始有卒治軍
之道總以能戰為第一義備圍攻半歲一旦破賊冲突不克抵
禦或致小挫則令望墮於一朝故探驪之法以善戰為得珠能
愛民為第二義能和協上下官紳為第三義願吾弟兢兢業業

日慎一日到底不懈則不特為兄補救前非亦可為吾父爭光
於泉壤矣精神愈用而愈出不可因身體素弱過於保惜智慧
愈苦而愈明不可因境遇偶拂遽爾摧沮此次軍務如楊彭二
李次青輩皆係磨鍊出來即潤翁羅翁亦大有長進幾於一日
千里獨余素有微抱此次殊乏長進弟當趁此增番識見力求
長進也

城賊猛撲憑壕對擊堅忍不出最為合法凡撲人之牆撲人之
壕撲者客也應者主也我若越壕而應之則是反主為客所謂
致於人者我也不越壕則我常為主所謂致人而不致於人也
穩守穩打彼自意興索然時衝好越壕擊賊吾常不以為然凡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五

三

此等處悉心推求皆有一定之理迪庵善戰其得訣在不輕進
不輕退六字弟以類求之可也
人生適意之時不可多得弟現在上下交譽軍民咸服頗稱適
意不可錯過時會當盡心竭力做成一箇局面聖門教人不外
敬恕二字天德王道徹始徹終性功事功俱可包括余生平於
敬字無工夫是以五十而無所成至於恕字在京時亦曾講求
及之近歲在外惡人以白眼藐視京官又因本性倔强漸近於
愎不知不覺做出許多不恕之事說出許多不恕之語至今媿
耻無已弟於恕字頗有功夫天質勝於阿兄一籌至於敬字則
亦未嘗用力宜從此日致其功於論語之九思玉藻之九容勉

強行之臨之以莊則下自加敬習慣自然久久遂成德器庶不至徒做一場說話四五十而無聞也

余向來雖處順境此心每多沈悶抑鬱在軍中尤甚此次專求怡悅不復稍存鬱損之懷晉初父所謂裕无咎者也望吾弟亦從裕字上打疊此心安安穩穩

弟病尙未全愈甚以爲念弟素體弱大黃攻伐之品非弟所能堪而誤服之後此復元較難元神尙虧可至家中將養一月仍來兄處幫辦一切或帶勇或不帶勇或多帶或少帶均聽弟之便但不可不來幫我我近來精神日減此次之出惡我者拭目以觀其後效好我者關心而慮其失墜意城在此幫辦頗稱水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五

五

乳手筆亦能曲達人意特約定至玉山後卽當別去專望弟來照料一切外和軍旅內檢瑣務大小人才悉心體察庶可補余之短弟決不可懷一不來之見也

次青一軍欠餉二十萬斷難彌補次青乃設一妙絕之法捐十萬兩請增廣平江縣學文武學額各十名又捐二萬兩請增廣岳州府文武學額各五名蓋咸豐三年新例捐銀萬兩者除各該捐生家給予應得議敘外其本縣准加文武學額各一名去年今春湖南辦捐輸加額一案長善陰澗潭醴六屬各加學額十名捐銀至十萬以上者湘鄉加三名平江加一名蓋湘鄉僅捐三萬平江僅捐一萬爲數甚少也次青以此項應得之口糧

銀出捐加縣學十名府學五名真可俎豆泮宮流芬百世各勇聞可刊碑泐名於學宮亦皆欣然樂從此事若成誠爲美舉前此咸豐三年平江以國防出力加文武學額各三名係次青所辦余咨撫學而成者五年湘鄉援平江之例亦加額三名弟營現在欠餉若干若欠至七八萬以上則與各勇弁勇熟商令其捐出捐得七萬可增文武學額各七名合之今春之新增三名亦爲十名與長善陰澗潭六屬相等合之五年特奏增額之三名則共爲十三名矣弟若辦成此事亦可俎豆泮宮流芬無既若弟營不能捐出許多則或倡捐二三萬余再勸希迪濟凱玉班諸君子各捐若干萬兩湊成七萬之數亦可辦成此事不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五

罕

讓次青專美於平江也

前信言李次青捐餉增廣學額一事茲特將稟稿專人送吉細思吾弟若撤散各勇則必給予現銀以欠餉報捐必非散勇之所願而此事又似在當辦之列現在長善陰澗潭六邑皆已增至十名湘鄉捐銀不如六邑之多此後自不能補捐矣平江以勇丁欠餉而增縣府學額至十五名湘鄉何不可做行之有必須賢弟仍帶勇不撤多則一年少則半載此事必成無疑弟之不願帶勇者以久病體弱也吾之不強弟以多帶全部勇來者一則恐弟獨統一部另紮一營盤不克在幕內幫辦一切也一則恐餉項不繼愈久愈難也近來因學額一事反覆細思若

不趁此軍務未竣

皇恩浩蕩之時協力辦成將來即捐銀十萬二十萬欲求增一名學額亦不可得湘鄉近年帶勇勦賊立功各省極美極盛而廣額反不如長善陰澗潭禮平江之多不可謂非一闕典弟病後雖體弱然回家養息兩月儘可復元一張一弛精神自可提振得起吉安克後或先送五百來或先送千人來其餘各勇或令休息兩月將來隨弟同出或竟行撤散均聽弟自行裁酌總之弟宜速到爲阿兄計兼爲學額計也餉項本極艱窘然只好放開手使開膽不瞻前顧後畏首畏尾吾弟以爲何如

吉安於中秋夜克復欣慰之至自弟從軍以來變故百出危疑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五

空

困乏極難下手弟內治軍旅外和官紳應酬周密條理精嚴卒能致此成功余在江西數年寸功未就得弟隱忍成業增我光華不少

弟言家庭不可說利害話此言精當之至足抵萬金余生平在家在外行事尚不十分悖謬惟說些利害話至今愧恨無極沅弟近來所辦之事無不愜當銀錢一事取與均極謹慎斟酌聞林文忠三子分家各得六千串督撫二十年家私如此真不可及吾輩當以爲法

沅弟決氣機之已轉卜世運之將亨余意亦覺如此特余忝竊高位又竊虛名遐邇觀瞻深以爲懼沅弟不特不能幅巾歸農

且恐將膺封疆重任不可不爲之計

沅弟書來勸我速移東流建德情詞懇惻令人不忍卒讀昔人謂讀出師表而不動心者其人必不忠讀陳情表而不動心者其人必不孝余亦謂讀弟此信而不動心者其人必不友已定於二十四日移營東流以慰吾弟之心

無爲運漕之捷沅弟仰蒙

皇上特恩賞給頭品頂戴前此駱胡王薛諸人皆以巡撫而賞頭品頂戴今年以記名臬司獲此

殊恩宜如何感激圖報務望迅速回營不可再在家中留戀

督撫本不易做近則多事之秋必須籌兵籌餉籌兵則恐以敗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五

空

挫而致謗籌餉則恐以搜括而致怨二者皆易壞聲名而其物議沸騰被人參劾者每在於用人之不當良由愛博而面顧其於用人非失之於率即失之於冗宜慎簡賢員以救率字之弊少用數員以救冗字之弊位高而資淺貌貴溫恭心貴謙下天下之事理人才爲吾輩所不深知不及料者多矣切勿存一自是之見用人不率冗存心不自滿二者本末俱到必可免於咎戾不墜令名

用紳士不比用官彼本無任事之責又有避嫌之念誰肯挺身出力以急公者貴在獎之以好言優之以厚給見一善者則痛譽之見一不善者則渾藏而不露一字久久善者勸而不善者

亦潛移而默轉矣

沉弟溼毒與肝鬱二者總未痊愈溼毒因太勞之故肝鬱則沉
大心高之故立此大功成此大名而猶懷鬱鬱天下何一乃為
快意之事何年乃是快意之時哉

吾平日不甚信風水而自弟得鄂撫後常用為慮論高位之多
危則無論居官居鄉皆有難處之境論命運之有憑則無論早
退遲退皆有一定之數我輩所能自主者淺則保養身體教訓
後輩深則悔字自強及頑鈍三訣皆不可少弟自郭彭敗後頗
得悔字與頑鈍意味惟自強之氣殊少近來決志引退則并悔
字與頑鈍二訣又似忘之頑鈍非他即耐字訣也余自問四十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五

望

六歲以前無一事有恒無一德可取自丁巳冬戊午春大悔之
後遂堅守悔字及自強兩訣故此十年內差有長進弟去四十
七歲尚少三年無論此次

論旨允准與否或進或退總當從悔強二訣下些工夫強字無
形可指有恆則強矣

擒匪故智有餘疾馳狂奔日行百餘里連數日不少停歇有時
盤旋於百餘里之內如蟻旋磨忽左忽右賊中相傳秘訣曰多
打幾箇圈官兵之追者自疲矣儂王曹州之敗係賊以打圈
圈之法疲之也吾觀擒之長技約有四端一日步賊長竿於鎗
子如雨之中冒煙衝進二日馬賊周圍包裹速而且勻三日善

戰而不輕試其鋒必待官兵找他他不先找官兵得粵匪初起

之訣四日行走剽疾時而數日千里時而旋磨打圈擒之短處
亦有三端一日全無火器不善攻堅只要官吏能守城池鄉民
能守堡寨賊即無糧可據二日夜不紮營散住村莊若得善偷
營者乘夜劫之務從者最易逃潰三日輜重婦女騾驢極多若
善戰者與之相持而別出奇兵襲其輜重必大受創此吾所閱
歷而得之者弟素有知兵之名此次於星使在鄂之際軍事甚
不得手名望必為減損仍當在選將練兵上切實用功一以維
持大局掃淨中原之氛一以挽回令名閱執讓隱之口

沉弟出處大計余臘月十五日信六分勸藏四分勸行而以久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五

望

藏之不易又囑弟內斷於心自為主持至臘月二十五正月初
六兩信則專勸弟出山蓋恐終不免於一出不如假滿即出之
最為體面也惟決計出山則不可再請續假恐人譏為自裝身
分太重也余此信已為定論下次不再商矣

寄弟貞幹

洪弟考試不利區區得失無足介懷補發之案有名不去覆試
甚為得體今年院試若能得意固為大幸即使不遽獲售去年
家中既雋一人則今歲小挫亦盈虛自然之理不必抑鬱
季弟書中言每思留心於言行之差錯以時時做惕余觀此語
欣慰之至凡人一身祇有改過遷善四字可靠凡人一家祇有

修德讀書四字可靠此八字者能盡一分必有一分之慶不盡一分必有一分之殃其或休咎相反必其中有不誠而所謂改過修德者不足以質諸鬼神也吾與諸弟勉之又勉務求有為善之實不使我家高曾祖父之積累自我兄弟而剝喪此則余家之幸也

季弟有志於道義身心之學余不勝欣喜凡人無不可為聖賢絕不係乎讀書之多寡吾弟誠有志於此須熟讀小學及五種遺規二書此外各書能讀固佳不讀亦初無損可以為天地之完人可以為父母之肖子不必因讀書而後有所加於毫末也匪但四六古詩可以不看即古文為吾弟所願學者而不看亦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五

聖

自無妨但守小學遺規二書行一句算一句行十句算十句賢於記誦詞章之學萬萬矣弟又言願盡孝道惟親命是聽尤足補我之缺憾我在京十餘年定省有闕色笑遠違寸心之疚無刻或釋若諸弟在家能婉愉孝養視無形聽無聲則余能盡忠弟能盡孝豈非一門之祥瑞哉願弟堅持此志日日弗忘則兄之疚可以稍釋

求闕齋弟子記卷二十五

求闕齋弟子記卷二十六

東湖王定安集

家訓下

論二子

居家之道惟崇儉可以久長處亂世尤以戒奢侈為第一要義衣服不宜多製尤不宜大縷大綵過於絢爛爾教導諸妹敬聽父訓自有可久之理

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傲字不必錦衣玉食而後謂之奢也但使皮袍呢鞋俯拾即是與馬僕從習慣為常此即日趨於奢矣見鄉人則噓其樸陋見雇工則頤指氣使此即日趨於傲矣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六

書稱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傳稱驕奢淫佚寵祿過也京師子弟之壞未有不由於驕奢二字者爾與諸弟其戒之

作人之道聖賢千言萬語大抵不外敬恕二字仲弓問仁一章言敬恕最為親切自此以外如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與則見其倚於衡也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斯為泰而不驕正其衣冠儼然人望而畏斯為威而不猛是皆言敬之最好下手者孔言欲立立人欲達達人孟言行有不得反求諸己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是皆言恕之最好下手者爾心境明白於恕字或易著功於敬字則宜勉強行之此立德之基不可不謹

余在外無他慮總怕子姪習於驕奢逸三字家敗離不得个奢字人敗離不得个逸字討人嫌離不得个驕字

家中萬事余俱放心惟子姪須有一勤字一謙字謙者驕之反也勤者佚之反也驕奢淫佚四字惟首尾二字尤宜切戒

天地間惟謙謹是載福之道驕則滿滿則傾矣凡動口動筆厭人之俗嫌人之鄙議人之短發人之覆皆驕也無論所指未必果當即使一切當己爲天道所不許

爾等總宜以勤儉二字自惕而接物出以謙慎凡世家之不勤不儉者驗之於內眷而畢露余在家深以婦女之奢逸爲慮爾二人立志撐持門戶亦宜自端內教始也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六

二

我在家並未帶一僕人蓋居鄉卽全守鄉間舊樣子不參半點官宦習氣

昔吾祖星岡公最講求治家之法第一早起第二打掃潔淨第三誠修祭祀第四善待親族鄰里凡親族鄰里來家無不恭敬款接有急必周濟之有訟必排解之有喜必慶賀之有疾必問有喪必弔此四事之外於讀書種茶等事尤爲刻刻留心故余近寫家信常常提及書蔬魚猪四端者蓋祖父相傳之家法也爾現讀書無暇此八字縱不能盡親自經理而亦不可不諳得此意請朱建四先生細心經理入者缺一不可其誠修祭祀一端則必須爾母隨時留心凡器物第一等好者留作祭祀之用

飲食第一等好者亦備祭祀之需凡人家不講究祭祀縱然與旺亦不久長

省雇園丁來家宜廢田一二坵用爲菜園吾現在營課勇夫種菜每塊土約三丈長五尺寬窄者四尺餘寬務使種菜及摘蔬之時人足行兩邊溝內不踐菜土之內溝寬一尺六寸足容便桶大小橫直有溝有滄下雨則水有所歸不使積潦傷菜四川菜園極大溝滄終歲引水長流頗得古人井田遺法吾鄉一家園土有限斷無橫溝而直溝則不可少吾鄉老農雖不甚精猶頗認真老圃則全不講究我家開此風氣將來荒山曠土盡可開墾種百穀雜蔬之類如種菜亦獲利極大吾鄉無人試行吾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六

三

家若有山地可試種之

吾家門第鼎盛而居家規模禮節總未認真講求歷觀古今世家久長者男子須講求耕讀二事女子須講求紡績酒食二事斯干之詩言帝王居室之事而女子重在酒食是議家人卦以二爻爲主重在中饋內則一篇言酒食者居半故余屢教兒婦諸女親主中饋後輩視之若不要緊此後還鄉居家婦女縱不能精於烹調必須常至廚房必須講求作酒作醢醢小菜換茶之類爾等亦須留心於時蔬養魚此一家興旺氣象斷不可忽紡績雖不能多亦不可間斷大房唱之四房皆和之家風自厚矣

余所存緝私經費存後路糧台者已有三萬餘金余家於此項不可取絲毫爾等密商之作梅先生雨亭方伯設法用去凡散財最忌有名總不可使一人知一有名便有許多窒礙或提作善後局之零用或留作報銷之部費不可捐余生平以盲大名為憂若清廉之名尤恐折福也爾等進京可至兩亭處取養廉數千金作為途費餘者仍寄雨亭處另款存庫余罷官後或取作終老之資已極豐裕矣

江西所欠養廉已解到否爾帶數千金作北上途費其餘萬數千金寄存江甯藩庫為余還山終老之資已為苟完苟美切不可不知足也後路糧台所存緝私經費有三萬餘金即存台作報銷部費除兩亭作梅少崖外別不使一人知之最不着迹此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六

四

外淮北公費尚有應解余者將來亦作報銷部費余奏調七人中或有缺途費者在其中提送若干請兩梅酌度此外不更動用絲毫矣

三月十七日果成行否沿途州縣有送迎者除不受禮物酒席外爾兄弟遇之須有一種謙謹氣象勿自恃其清介而生傲惰氣象也余近年默省之勤儉剛明忠恕謙渾八德曾為澤兒言之宜轉告與鴻兒就中能體會一二字便有日進之象澤兒天質近薄吾嫌其過於玲瓏剔透宜從渾字上用些工夫鴻兒則從勤字上用些工夫用功亦不可拘苦須探討些趣味出來方有資深蓬源之候

京中絕不應酬計每月用錢若干兒婦諸女果每日紡績有常課否吾近夜飯不用葷菜以肉湯炖蔬菜一二種令極爛如醬美味無比必可以資培養試炖與爾母食之後輩則夜飯不葷專食蔬而不用肉湯亦養生之宜且崇儉之道也顏黃門顏氏家訓作於亂離之世張文端聰訓齋語作於承平之世所以教家者極精爾兄弟各覓一冊常常閱習則日進矣

養生無甚可恃之法其確有益者曰每夜洗腳曰飯後干步曰黎明吃白飯一碗不沾點菜曰睡有常時曰靜坐有常時紀澤脾不消化此五事中能做得三四事即勝於吃藥紀鴻及杏生等亦可酌做一二事余僅辦洗腳一事已覺大有裨益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六

五

前信言養生五法皆擇其全無流弊者尙有一法曰少惱怒即八本中之一尤為養生要訣爾輩慎之至於自立之道則看讀寫作缺一不可不多看則太陋不溫讀則易忘不善寫則如身之無衣山之無木不能作則如人之啞不能言馬之跛不能行有是四者則終身榮而且貴無是四者則終身辱而且賤貴賤不盡係乎科名官階也無形之賤乃真賤耳吾嘗慮爾兄弟體弱能於養生六法之中習得三四事則弱者自變而強又慮爾等不能自立若於四者之中習得二三事則樹立必有可觀者矣

余近來衰態日增眼光日蒙然每日諸事有恆不改常度爾等

身體皆弱前所示養生五訣已行之否以後當添不輕服藥一層共六訣矣既知保養卻宜勤勞家之興衰人之窮通皆由於勤惰卜之爾等習勤有恆則諸弟七八人皆學樣矣

吾於凡事皆守盡其在我聽其在天二語即養生之道亦然體強者如富人因戒奢侈而益富體弱者如貧人亦因節蓄而自全節蓄非獨食色之性也即讀書用心亦宜儉約不使太過余入本扁中以少怒惱為本又嘗教爾等胸中不宜太苦須活潑潑地養得一段生機亦去惱怒之義也既戒惱怒又知節蓄養生之道已盡其在我者矣此外壽之長短病之有無一概聽其在天不必多生妄想去計較他凡多服藥餌求禱神祇皆妄想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六

六

也吾於醫藥禱祀等事皆記星岡公之遺訓而稍加推闡教示後輩爾可常常與家中內外言之

澤兒肝氣痛病已全好否亦不應有肝鬱之症或由元氣不足諸病易生身體本弱虧損太過上次函示以節蓄之道用心宜約爾曾體驗否張文端公所著聰訓齋語皆教子之言其中言養身擇友觀玩山水花竹純是一片太和生機爾宜常常省覽鴻兒體亦單弱亦宜常看此書吾教爾兄弟不在多書但以聖祖之庭訓格言張公之聰訓齋語二種為教句句皆吾肺腑所欲言以後在家則時養花竹出門則飽看山水環金陵百里內外可徧遊也鴻兒於算學書切不可再看讀他書亦以半日

為術未刻以後即宜歇息游觀古人以懲忿窒慾為養生要訣懲忿即吾前信所謂少惱怒也窒慾即吾前信所謂知節蓄也因好勝而用心太過亦慾之類也

爾輩身體皆弱每日須有靜坐養神之時有發憤用功之時一張一弛循環以消息之則學可進而體亦強矣

余以生平學術百無一成故老年猶思補救一二爾兄弟總宜在五十以前將應看之書看畢免致老大傷悔也

余即日前赴天津查辦毆斃洋人焚毀教堂一案外國性情凶悍津民習氣浮囂俱難和叶將來構怨興兵恐致激成大變余此行反復籌思殊無良策余自咸豐三年募勇以來即自誓效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六

七

命疆場今老年病軀危難之際斷不肯吝於一死以自負其初心恐遲延及難而爾等諸事無所稟承茲略示一二以備不虞余若至長逝靈柩自以由運河搬回江南歸湘為便中間雖有臨清至張秋一節須收陸路較之全行陸路者差易去年由海船送來之書籍木器等過於繁重斷不可全行帶回須細心分別去留可送者分送可毀者焚毀其必不可棄者乃行帶歸母貪瑣物而花途費其在保定自製之木器全行分送沿途謝絕一切概不收禮但水陸略求兵勇護送而已

余歷年奏摺令夏吏擇要鈔錄今已鈔一多半自須全行擇鈔鈔畢後存之家中留於子孫觀覽不可發刻送人以其間可存

者絕少也余所作古文黎藿齋鈔錄頗多頃黎已照鈔一分寄
余處存稿此外黎所未鈔之文寥寥無幾尤不可發刻送人不
特篇幅太少且少壯不克努力志亢而才不足以副之刻出適
以彰其短耳如有知舊勸刻余集者婉言謝之可也至囑

余生平略涉儒先之書見聖賢教人修身千言萬語而要以不
伎不求為重伎者嫉賢害能妬功爭寵所謂怠者不能修忌者
畏人修之類也求者貪利貪名懷土懷惠所謂未得患得既得
患失之類也伎不常見每發露於名業相爭勢位相埒之人求
不常見每發露於貨財相接仕進相妨之際將欲造福先去伎
心所謂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將欲立品先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六 八

去求心所謂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伎不去滿
懷皆是荆棘求不去滿腔日即卑汗余於此二字常加克治恨
向未能掃除淨盡爾等欲心地乾淨宜於此二者痛下工夫並
願子孫世世戒之附作伎求詩二首錄左

伎求詩

善莫大於怨德莫凶於妬妬者妾婦行瑣瑣奚比數已拙忌
人能已塞忌人遇已若無事功忌人得成務已若無黨援忌
人得多助勢位苟相敵畏偏又相惡已無好聞望忌人文
名著已無賢子孫忌人後嗣裕爭名日夜奔爭利東西驚但
期一身榮不惜他人汗聞災或欣幸聞禍或悅豫問渠何以

然不自知其故爾室神來格高明鬼所願天道常好還嫉人
還自誤幽明叢詬忌乖氣相迥互重者裁汝躬輕亦減汝祚
我今告後生悚然大覺寤終身讓人道曾不失寸步終身祝
人善曾不損尺布消除嫉妒心普天零甘露家家獲吉祥我
亦無恐怖 右不伎

知足天地寬貪得宇宙隘豈無過人姿多欲為患害在約每
思豐居困常求泰富求千乘車貴求萬釘帶未得求速償既
得求勿壞芬慶比椒蘭磐固方泰岱求榮不知屢志亢神愈
怙熾煥有時寒日明有時晦時來多善緣運去生災怪諸福
不可期百殃紛來會片言動招尤舉足便有礙戚戚抱殷憂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六

九

精爽日凋瘵矯首望八荒乾坤一何大安榮無遽欣患難無
遽愁君看十人中八九無倚賴人窮多過我我窮猶可耐而
况處夷塗奚事生嗟愴於世少所求俯仰有餘快俟命堪終
古曾不願乎外 右不求

歷覽有國有家之興皆由克勤克儉所致其衰也則反是余生
平亦頗以勤字自勵而實不能勤故讀書無手鈔之冊居官無
可存之牘生平亦好以儉字教人而自問實不能儉今署中內
外服役之人厨房日用之數亦云奢矣其故由於前在軍營規
模宏濶相沿未改近因多病醫藥之資漫無限制由儉入奢易
於下水由奢反儉難於登天在兩江交卸時尚存養廉二萬金

在余初意不料有此然似此放手用去轉瞬卽已立盡爾輩以後居家須學陸梭山之法每月用銀若干兩限一成數另封秤出木月用畢只准贏餘不准虧欠衙門奢侈之習不能不徹底痛改余初帶兵之時立志不取軍營之錢以自肥其私今日差幸不負始願然亦不願子孫過於貧困低顏求人惟在爾輩力崇儉德善持其後而已

孝友爲家庭之祥瑞凡所稱因果報應他事或不盡驗獨孝友則立獲吉慶反是則立獲殃禍無不驗者吾早歲久宦京師於孝養之道多疏後來展轉兵間多獲諸弟之助而吾毫無裨益於諸弟余兄弟姊妹各家均有田宅之安大抵皆九弟扶助之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六

十

力我身歿之後爾等事兩叔如父事叔母如母視堂兄弟如手足凡事皆從省嗇獨待諸叔之家則處處從厚待堂兄弟以德業相勸過失相規期於彼此有成爲第一要義其次則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常常以吉祥善事代諸昆季默爲禱祝自當神人共欽溫甫季洪兩弟之死余內省覺有慚德澄侯沅甫兩弟漸老余此生不審能否相見爾輩若能從孝友二字切實講求亦足爲我彌縫缺憾耳

余生不好讀史記漢書莊子韓文四書而尤喜看漢書爾輩能看漢書是余所欣慰之一端也看漢書有兩種難處必先通於小學訓詁之書而後能識其假借奇字必先習於古文辭章之

學而後能讀其奇篇奧句於小學古文兩者未曾入門則漢書中不得識之字不能解之句多矣欲通小學須看段氏說文注經籍纂詁二書王懷祖先生讀書雜誌中於漢書之訓詁極爲精博爲魏晉以來釋漢書者所不能及欲明古文須略看文選及姚姬傳之古文辭類纂二書班孟堅最好文章故於賈誼董仲舒司馬相如東方朔司馬遷楊雄劉向匡衡谷永諸傳皆全錄其著作卽不以文章名家者如賈山鄒陽等四人傳殿助朱買臣等九人傳趙充國屯田之奏韋立成議禮之疏以及賈禹之章陳湯之奏獄皆以好文之故悉載鉅篇如賈生之文旣著於本傳復載於陳涉傳食貨志等篇子雲之文旣著於本傳復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六

十一

載於匈奴傳王貢傳等篇極之充國贊酒箴亦皆錄入各傳蓋孟堅於典雅瓌璋之文無一字不甄采爾將十二帝紀閱畢後且先讀列傳凡文之爲昭明暨姚氏所選者卽細心讀之卽不爲二家所選則另行標識之若小學古文二端略得途徑其於讀漢書之道思過半矣

凡看書之道須以勤敏行之每日至少亦須看二十葉不必惑於在精不在多之說今日半頁明日數頁又明日耽閣間斷或數年而不能畢一部如煮飯然歇火則冷小火則不熟須用大柴大火乃易成也

爾輩看文選宜略抄典故藻采分類抄記以爲饋貧之糧文選

前數本係漢人之賦極難領會後半則易看矣余所見友朋中無能知漢賦之意味者爾不能記憶亦由於不知其意味此刻不必求記將來若能識得意味自可漸記一二余向來記性極壞近老年反略好些由於識得意味也

吾所論看文選之法宜先明訓詁觀漢魏文人有二端最不可及一日訓詁精確二日聲調鏗鏘說文訓詁之學自中唐以後人多不講宋以後說經尤不明故訓及至我

朝巨儒始通小學段茂堂王懷祖兩家遂精研乎古人文字聲音之本乃知文選中古賦所用之字無不典雅精當爾輩若能熟讀段王兩家之書則知眼前常見之字凡唐宋文人誤用惟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六

三

六經不誤用文選中漢賦亦不誤也即以文選中所載三都賦言之如蔚若相如矚若君平以一蔚字該括相如之文章以一矚字該括君平之道德此雖不盡關乎訓詁亦足以見其下字之不苟矣至聲調之鏗鏘如開高軒以臨山列綺窗而瞰江碧出萇宏之血鳥生杜宇之魂洗兵海島刷馬江洲數軍實乎桂林之苑饗戎旅乎落星之樓等句音響節奏皆後世所不能及爾看文選能從此二字用心則漸有入理處矣

余觀漢人詞章未有不精於小學訓詁者如相如子雲孟堅於小學皆專著一書文選於此三人之文著錄最多余於古文志在效法此三人並司馬遷韓愈五家以此五家之文精於小學

訓詁不妄下一字也凡奇僻之字推故之訓不手抄則不能記不摹倣則不慣用自宋以後能文章者苦不通小學

國朝諸儒通小學者又不能文章余早歲窺此門徑因人事太繁又久歷戎行不克卒業至今用為疚憾爾等天分長於看書短於作文此道太短則於古書之用意行氣必不能看得諦當目下宜從短處下工夫專肆力於文選手抄摹倣二者皆不可少待文筆稍有長進則以後詁經讀史事事易於着手矣

行氣為文章第一義卿雲之跌宕目黎之崛強尤為行氣不易之法宜先於韓公倔強處揣摩一番

余所選十八家詩凡十厚冊爾等要讀古詩魏漢六朝取余所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六

三

選曹阮陶謝鮑謝六家專心讀之至於開拓心胸擴充氣魄窮極變態則非唐之李杜韓白宋金之蘇黃陸元八家不足以盡天地古今之奇觀爾之質性雖與八家者不相近而要不可不悉心研究一番實六經外之鉅製文字中之尤物也

爾問五箴末句敢告馬走凡箴以虞箴為最古其末曰獸臣司原敢告僕夫意以獸臣有司郊原之責吾不敢直告之但告其僕耳揚子雲倣之作州箴冀州曰牧臣司冀敢告在陞揚州曰

牧臣司揚敢告執籌荊州曰牧臣司荆敢告執御青州曰牧臣司青敢告執矩徐州曰牧臣司徐敢告僕夫余之敢告馬走即此類也走猶僕也

見文選司馬遷答任安書注班固答賓獻注

朱子作敬箴曰敢告

靈臺則非僕御之類於古人漸有歧誤矣凡箴以官箴爲本如韓公五箴程子四箴朱子各箴范浚心箴之屬皆失本義余亦相沿失之

作文宜摹仿古人間架詩經造句之法無一句無所本左傳之文多現成句調揚子雲爲漢代文宗而其太元摹易法言摹論語方言摹爾雅十二箴摹虞箴長揚賦摹難蜀父老解嘲摹客難甘泉賦摹大人賦劇秦美新摹封禪文諫不許單于朝書摹國策信陵君諫伐韓幾於無篇不摹卽韓歐曾蘇諸巨公之文亦皆有所摹擬以成體段爾以後作文作詩賦均宜心有摹倣而後間架可立其收效較速其取徑較便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六

西

余惟文章之可以道古可以適今者莫如作賦漢魏六朝之賦名篇鉅製具載於文選余嘗以西征蕪城及恨別等賦示爾矣其小品賦則有古賦識小錄律賦則有

本朝之吳穀人顧耕石陳秋舫諸家爾若學賦可於每三二日作一篇大賦或數千字小賦或僅數十字或對或不對均無不可此事比之八股文略有興趣不知爾性與之相近否

四言詩最難有聲響有光芒往往爾雅有餘精光不足揚子雲之州箴百官箴諸四言刻意摹古亦乏作作之光淵淵之聲余生平於古人四言最好韓公之作如祭柳子厚文祭張署文進學解送窮文諸四言固皆光如皎日響如春霆卽其他凡墓志

之銘詞及集中如淮西碑元和聖德各四言詩亦皆於奇崛之中迸出聲光其要不外意義層出與筆仗雄拔而已自韓公而外則班孟堅漢書敘傳一篇亦四言之最雋雅者爾將此數篇熟讀成誦則於四言之道自有悟境

韓公五言詩本難領會且先於怪奇可駭處誦讀可笑處細心領會可駭處如詠落葉則曰謂是夜氣滅望舒貫其圓詠作文則曰蛟龍弄角牙造次欲手攬可笑處如詠登科則曰傍輩妬且熱喘如竹筒吹詠苦寒則曰羲和送日出惟怯頻窺規爾從此等處用心可以長才力亦可添風趣

余久不作詩而好讀詩每夜輒取古人名篇高聲朗誦用以自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六

五

娛所選抄五古九家七古六家聲調皆極鏗鏘耐久百讀不厭余所未抄者如左太冲江文通陳子昂柳子厚之五古鮑明遠高適夫王摩詰陸放翁之七古聲調亦清越異常爾欲作五古七古須熟讀五古七古各數十篇先之以高聲朗誦以昌其氣繼之以密詠恬吟以玩其味二者並進使古人之聲調拂拂然若與我之喉舌相習則下筆爲詩時必有句調湊赴腕下詩成自讀之亦自覺琅琅可誦引出一種興會來古人云新詩改罷自長吟又云煨詩未就且長吟可見古人慘淡經營之時亦純在聲調上下工夫蓋有字句之詩人籟也無字句之詩天籟也解此者能使天籟人籟湊拍而成則於詩之道思過半矣

先讀李義山詩於情韻既有所得則將來於六朝人詩文亦必易於契合凡大家名家之作必有一種面貌一種神態與他人迥不相同譬之書家羲獻歐虞褚李顏柳一點一畫其面貌既截然不同矣神氣亦全無似處

本朝張得天何義門雖稱書家而未能盡變古人之貌故必如劉石庵之貌異神異乃可推為大家詩文亦然若非其貌其神迥絕羣倫不足以當大家之目渠既迥絕羣倫矣而後人讀之不能辨識其貌領取其神是讀者之見解未到非作者之咎也以後讀古文古詩惟當先誌其貌後觀其神久之自能分別陰徑今人動指某人學某家大氏多道聽塗說扣柴捫燭之類不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六 六

足信也君子貴於自知不必隨眾口為附和耳

凡詩文趣味約有二種一日談詭之趣一日閑適之趣談詭之趣惟莊柳之文蘇黃之詩韓公詩文皆極談詭此外實不多見閑適之趣文惟柳子厚遊記近之詩則韋孟白傅均極閑適而余所好者尤在陶之五古杜之五律陸之七絕以為人生具此高淡襟懷雖南面王不以易其樂也

無論古今何等文人其下筆造句總以珠圓玉潤為主無論古今何等書家其落筆結體亦以珠圓玉潤四字為主故吾前示爾書專以一重字救爾之短一圓字望爾之成也世人論文家之語圓而藻麗者莫如徐庾而不知江鮑則更圓進之沈任則

亦圓進之潘陸則亦圓又進而湖之東漢之班張崔蔡則亦圓又進而湖之西漢之賈鼂匡劉則亦圓至於馬遷相如子雲三人可謂力趨險奧不求圓適矣而細讀之亦未始不圓至於昌黎其志意直欲陵駕子長卿雲三人冥冥獨造力避圓熟矣而久讀之實無一字不圓無一句不圓爾等於古人之文若能從江鮑徐庾四人之圓步步上溯直窺卿雲馬韓四人之圓則無不可讀之古文矣即無不可通之經史矣

爾問文中雄奇之道雄奇以行氣為上造句次之選字又次之然未有字不古雅而句能古雅句不古雅而氣能古雅者亦未有字不雄奇而句能雄奇句不雄奇而氣能雄奇者是文章之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六 七

雄奇其精處在行氣其粗處全在造句選字也余好古人雄奇之文以昌黎為第一揚子雲次之二公之行氣本之天授至於人事之精能昌黎則造句之工夫居多子雲則選字之工夫居多爾問敘事誌傳之文難於行氣是殊不然如昌黎曹成王碑韓許公碑固屬千奇萬變不可方物即盧夫人之銘女挈之誌寥寥短篇亦復雄奇崛強爾試將此四篇熟看則知二大二小各極其妙矣爾所作雪賦辭意欠古雅且氣勢不峭對仗不工兩漢不尚對仗潘陸則對矣江鮑庾徐則工對矣亦宜從對仗上用工夫

讀書之法看讀寫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看者如去年看史記

漢書韓文近思錄今年看周易折衷之類是也讀者如四書詩書易經左傳諸經昭明文選李杜韓蘇之詩韓歐曾王之文非高聲朗誦則不能得雄偉之概非密詠恬吟則不能探其深遠之韻譬之富家居積看書則在外貿易獲利三倍者也讀書則在家慎守不輕花費者也譬之兵家戰爭看書則攻城略地開拓土宇者也讀書則深溝堅壘得地能守者也看書與子夏之日知所亡相近讀書與無忘所能相近二者不可偏廢至於寫字切不可間斷一日既要求好又要求快余生平因作字遲鈍吃虧不少爾輩須力求敏捷每日能作楷書一萬則幾矣至於作諸文亦宜在二三十歲立定規模過三十後則長進極難作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六

六

四書文作試帖詩作律賦作古今體詩作古文作駢體文數者不可不一講求一一試爲之少年不可怕醜須有狂者進取之趣過時不試爲之後此彌不肯爲矣

人生惟有常是第一美德余早年於作字一道亦嘗苦思力求終無所成近日朝朝摹寫久不間斷遂覺月異而歲不同可見年無分老少事無分難易但行之有恆自如種樹畜養日見其大而不覺耳紀澤短處在言語欠鈍訥舉止欠端重看書不能深入而作文不能崢嶸若能從此三事上下一番苦工進之以猛持之以恆不過一二年自爾精進而不覺言語遲鈍舉止端重則德進矣作文有崢嶸雄快之氣則業進矣

鄉間苦於無書然爾等生今日吾家之書業已百倍於道光中年矣買書不可不多而看書不可不知所擇以韓退之爲千古大儒而自述其所服膺之書不過數種曰易曰書曰詩曰春秋左傳曰莊子曰離騷曰史記曰相如子雲柳子厚自述其所得正者曰易曰書曰詩曰禮曰春秋旁者曰穀梁曰孟荀曰莊老曰國語曰離騷曰史記二公所讀之書亦不甚多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六

七

學問之途自漢至唐風氣略同自宋至明風氣略同國朝又自成一種風氣其尤著者不過顧闈百戴東江修錢樞秦味段懋王懷經段懋王懷數人而風會所扇羣彥雲興爾若有志讀書不必別標漢學之名目而不可不一窺數君子之門徑

余於本朝大儒自顧亭林之外最好高郵王氏之學王安國以鼎甲官至尙書諡文肅正色立朝生懷祖先生念孫經學精卓生王引之復以鼎甲官尙書諡文簡三代皆好學深思有漢韋氏唐顏氏之風余自憾學問無成有愧王文肅公遠甚而望爾輩爲懷祖先生爲伯申氏則夢寐之際未嘗須臾忘也

本朝善讀古書者余最好高郵王氏父子今觀懷祖先生讀書雜志中所考訂之書曰逸周書曰戰國策曰史記曰漢書曰管子曰晏子曰墨子曰荀子曰淮南子曰後漢書曰老莊曰呂氏春秋曰韓非子曰楊子曰楚辭曰文選凡十六種又別著廣雅

疏證一種伯申先生經義述聞中所考訂之書曰易曰書曰詩曰周官曰儀禮曰大戴禮曰禮記曰左傳曰國語曰公羊曰穀梁曰爾雅凡十二種王氏父子之博古今所罕然亦不滿三十種也余於四書五經之外最好史記漢書莊子韓文四種好之十餘年惜不能熟讀精考又好通鑑文選及姚惜抱所選古文辭類纂余所選十八家詩鈔四種共不過十餘種早歲篤志為學恆思將此十餘種書貫串精通略作劄記仿顧亭林王懷祖之法今年齒衰老時事日艱所志不克成就中夜思之每用愧悔

國朝如王西莊孫淵如江良庭皆注尙書顧亭林惠定宇王伯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六 三

申皆注左傳皆刻

皇清經解中書經則孫注較勝王江不甚足取左傳則顧惠王三家俱精王亦有書經述聞大抵十三經注疏以三禮為最善詩疏次之此外皆有醇有駁書經注疏頗庸陋不如詩經之該博我

朝儒者如閻百詩姚姬傳諸公皆辨別古文尙書之偽孔安國之傳亦偽作也蓋秦燔書後漢代伏生所傳歐陽及大小夏侯所習皆僅二十八篇所謂今文尙書者也厥後孔安國家有古文尙書多十餘篇遺巫蠱之事未得立於學官不傳於世厥後張霸有尙書百兩篇亦不傳於世後漢賈逵馬鄭作古文尙書

注解亦不傳於世至東晉梅賾始獻古文尙書并孔安國傳自六朝唐宋以來承之即今通行之本也自吳才老及朱子梅鼎祚歸震川皆疑其為偽至閻百詩遂專著一書以痛辨之名曰疏證自是辨之者數十家人人皆稱偽古文偽孔氏也日知錄中略著其原委王西莊孫淵如江良庭三家皆詳言之此亦六經中一大案不可不知也

漢唐人注疏其惡處在確守故訓失之穿鑿其好處在確守故訓不參私臆釋謂為勤尙不數見釋言為我處處皆然蓋亦十口相傳之語而不復欲文氣之不安如伐木為文王與友入山鴛鴦為明王交於萬物與螽斯章解同一穿鑿朱子集傳一掃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六 三

舊障專在涵泳神味虛而與之委蛇然如鄭風諸什注疏以為皆刺忽者固非朱子以為皆淫奔者亦未必是凡治經之時無論看注疏看宋傳總宜虛心求之其愜意者則以硃筆識出其懷疑者則以另冊寫一小條或多為辨論或僅着數字將來疑者漸晰又記於此條之下久之漸成卷帙則自然日進汝讀四書無甚心得由不能虛心涵泳切已體察朱子教人讀書之法此二語最為精當爾現讀離婁即如離婁首章上無道揆下無法守吾往年讀之亦無甚警惕近歲在外辦事乃知上之人必揆諸道下之人必守乎法若人人以道揆自許從心而不從法則下凌上矣愛人不親章往年讀之不甚親切近歲閱歷日久

乃知治人不治者智不足也此切已體察之一端也涵泳二字最不易識余嘗以意測之曰涵者如春雨之潤花如清渠之溉稻雨之潤花過小則難透過大則難披適中則涵濡而滋液清渠之溉稻過少則枯槁過多則傷澇適中則涵養而淳興泳者如魚之游水如人之濯足程子謂魚躍於淵活潑潑地莊子言濠梁觀魚安知非樂此魚水之快也左太冲有濯足萬里流之句蘇子瞻有夜卧濯足詩有浴罷詩亦人性愛水者之一快也善讀書者須視書如水而視此心如花如稻如魚如濯足則涵泳二字庶可得之於意言之表爾讀書易於解說文字卻不能甚深入可就朱子涵泳體察二語悉心求之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六

三

聞兒經書將次讀畢差用少慰自五經外周禮儀禮爾雅孝經公羊穀梁六書自古列之於經所謂十三經也此六經宜請塾師口授一編不必求熟十三經外所最宜熟讀者莫如史記漢書莊子韓文四種余生平好此四書嘗之成癖憾未能一一誥釋箋疏窮力討治自此四種而外又如文選通典說文孫武子方輿紀要近人姚姬傳所輯古文辭類纂余所鈔十八家詩此七書者亦余嗜好之次也凡十一種余以配之五經四書之後而周禮等六經者或反不知篤好蓋未嘗致力於其間而人之性情各有所近焉爾吾兒既讀五經四書即當將十一書尋究一番縱不能講習貫通亦當思涉獵其大略則見解日開矣

小學凡三宗言字形者以說文爲宗古書凡大小徐二本至我朝而段氏特開生面而錢坫王筠桂馥之作亦可參觀言訓詁者以爾雅爲宗古書惟郭注邢疏至

本朝而邵二雲之爾雅正義王懷祖之廣雅疏證郝蘭皋之爾雅義疏皆稱不朽之作言音韻者以唐韻爲宗古書惟廣韻集韻至

本朝而顧氏音學五書乃爲不刊之典而江慎修戴原段茂王懷祖吳江三諸作亦可參觀故欲學爲小學鑽研古義則三宗如願江段邵郝王六家之書均不可不涉獵而探討之

爾問種種二字此字段茂堂辨論甚晰種爲執也猶吾鄉言栽也點也種也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六

三

種爲後熟之禾詩之黍稷重穆說文作種種種正字也重段借字也穆與稷異同字也穀書以種種二字互易今人於耕種概用種字矣吾於訓詁辭章二端頗嘗盡心爾看書若能通訓詁則於古人之故訓大義引申段借漸漸開悟而後人承譌襲誤之習可改若能通辭章則於古人之文格文氣開合轉折漸漸開悟而後人硬腔滑調之習可改是余之所厚望也說文中尚有逸字今將貴州鄭子尹所著二卷寄爾一閱渠所補一百六十五文皆許書本有之字而後世脫失者也其子知同又附攷三百字則許書本無之字而他書引說文有之知同辨爲不當有者也爾將鄭氏父子書細閱一編則知叔重原有

之字被傳寫逸脫者實已不少

欲讀周漢古書非明於小學無可問津余於道光末年始好高

郵王氏父子之說從事戎行未能卒業用以爲愧耳

余生平有三恥學問各途皆略涉其涯洙獨天文算學豪無所

知雖恆星五緯亦不識認一恥也每作一事治一業輒有始無

終二恥也少時作字不能臨摹一家之體遂致屢變而無所成

遲鈍而不適於用近歲在軍因作字太鈍廢閣殊多三恥也爾

輩當思雪此三恥推步算學縱難通曉恆星五緯觀認尙易家

中言天文之書有十七史中各天文志及五禮通考中觀象授

時一種每夜認明恆星二三座不過數月可畢識矣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六

丙

國朝大儒於天文歷算之學講求精熟度越前古自梅定九王

寅旭以至江戴諸老皆稱絕學然皆不講占驗但講推步占驗

者觀星象雲氣以下吉凶史記天官書漢書天文志是也推步

者測七政行度以定授時史記律書漢書律歷志是也秦味經

先生之觀象授時簡而得要能略窺二者之端緒則足以補余

之闕憾矣

諭子紀澤

爾作時文宜先講辭藻欲求辭藻富麗不可不分類抄撮體面

話頭近世文人如袁簡齋趙甌北吳穀人皆有手抄詞藻小本

此眾人所共知者阮文達公爲學政時搜出生童夾帶必自加

細閱如係親手所抄略有條理者即予入學如係倩人所抄概

錄陳文者照例罪斥阮公一代闕儒則知文人不可無手抄夾

帶小本矣昌黎之記事提要纂言鈞元亦係分類手抄小冊也

爾此時下手工夫以分類手抄辭藻爲第一義爾此次覆信即

將所分之類開列目錄附稟寄來分大綱子目如倫紀類爲大

綱則君臣父子兄弟爲子目王道類爲大綱則井田學校爲子

目此外各門可以類推如江慎修之典林及子史精華淵鑑類

函則可鈔者尤多矣爾試爲之此科名之要道亦即學問之捷

徑也

目錄分類非一言可盡大氏有一種學問即有一種分類之法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六

丑

有一人嗜好即有一人摘抄之法若從本原論之當以爾雅爲

分類之最古者天之星辰地之山川鳥獸草木皆古聖賢人辨

其品彙命之以名書所稱大禹主名山川禮所稱黃帝正名百

物是也必先有名而後有是字故必知命名之原乃知文字之

原舟車弓矢俎豆鐘鼓日用之具皆先王制器以利民用必先

有器而後有是字故又必知制器之原乃知文字之原君臣上

下禮樂兵刑賞罪之法皆先王立事以經綸天下或先有事而

後有字或先有事而後有字故又必知萬事之本而後知文字

之原此三者物最初器次之事又次之三者既具而後有文辭

爾雅一書如釋天釋地釋山釋水釋草木釋鳥獸蟲魚物之屬

也釋器釋宮釋樂器之屬也釋親事之屬也釋詁釋訓釋言文辭之屬也爾雅之分類惟屬事者最略後世之分類惟屬事者最詳事之中又判爲兩端焉曰虛事曰實事虛事如經之三禮馬之八書班之十志及三通之區別門類是也實事就史鑑中已往之事蹟分彙纂記如事文類聚孔白六帖太平御覽及我朝淵鑑類函子史精華等書是也爾所呈之目錄亦是抄摘實事之象而不如子史精華中日錄之精當爾可取子史精華核對將子目略爲減少後世人事日多史冊日繁摘類書者事多而器物少乃勢所必然耳即可照此抄去但期與子史精華規模相仿卽爲善本其未附古語鄙諺雖未必無用而不如徑摘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六

美

抄說文訓詁庶與爾雅首三篇相近也余亦仿爾雅之例抄纂類書以記日知月無忘之效特患年齒已衰軍務少暇終不能有所成耳

作字須講究墨色古來書家無不善使墨者能令一種神光活色浮於紙上固由臨池之勤染翰之多所致亦緣於墨之新舊濃淡用墨之輕重疾徐皆有精意運乎其間故能使光氣常新也

凡作一事無論大小難易皆宜有始有終作字時先求圓勻次求敏捷若一日能作楷書一萬少或七八千愈多愈熟則手腕豪不費力將來以之爲學則手抄羣書以之從政則案無留牘

無窮受用皆自寫字之勻而且捷生出三者皆足彌吾之缺憾矣

爾近來寫字總失之薄弱骨力不堅勁墨氣不豐腴與爾身體向來輕字之弊正是一路毛病爾當用油紙摹顏字之郭家廟柳字之琅琊碑元秘塔以藥其病日日留心專從厚重二字上用功否則字質太薄卽體質亦因之更輕矣

古人解經有內傳有外傳內傳者本義也外傳者旁推曲衍以盡其餘義也孔子繫易小象則本義爲多大象則餘義爲多孟子說詩亦本子貢之因貧富而悟切磋子夏之因素絢而悟禮後亦證餘義處爲多韓詩外傳盡餘義也左傳說經亦以餘義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六

毛

立言者多

高郵王懷祖先生父子經學爲本朝之冠皆自劄記得來故鈎元提要爲讀書第一要訣

爾稟氣太清則易柔惟志趣高堅則可變柔爲剛清則易刻惟襟懷闊遠則可化刻爲厚余字爾曰劄剛恐其稍涉柔弱也敬爾讀書須具大量看陸詩以導閑適之抱恐其稍涉刻薄也爾從此二字用功則終身受用不盡矣

家中因溫甫叔之變氣象較之往年迥不相同余因去年在家爭辨細事與鄉里鄙人無異至今深抱悔恨故雖在外亦惻然寡歡惟爾當體我此意於叔祖各叔父母前盡些愛敬之心常

存休戚一體之念無懷彼此歧視之見則老輩內外必器愛爾後輩兄弟姊妹必以爾爲榜樣日處日親愈久愈敬若使宗族鄉黨皆曰紀澤之量大則余欣然矣

今年春夏爾在家中比余更忙然古今文人學人莫不有家常瑣事之勞其身莫不有世態冷暖之擾其心爾現當家門鼎盛之時炎涼之狀不接於目衣食之謀不繁於懷雖奔走煩勞猶遠勝於寒士困苦之境也

新婦能得爾母之歡卽是家庭之福我

朝

列聖相承總是寅正卽起至今三百年不改我家高曾祖考相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六

无

傳早起吾得見竟希公星岡公皆未明卽起冬寒起坐約一個時辰始見天亮吾父竹亭公亦甫黎明卽起有事則不待黎明每夜必起看一二次不等此爾所及見者也余近因黎明卽起思有以紹先人之家風爾旣冠授室當以早起爲第一先務自力行之亦率新婦力行之余生平坐無恆之弊萬事無成德無成業無成己可深恥矣逮辦理軍事自矢靡他中間本志變化尤無恆之大者用爲內恥爾欲稍有成就須從有恆二字下手余嘗細觀星岡公儀表絕人全在一重字余行坐容止亦頗重厚蓋取法於星岡公爾之容止甚輕是一大弊病以後宜時時留心無論行坐均須重厚早起也有恆也重也三者皆爾最要

之務早起是先人之家法無恆是吾身之大恥不重是爾身之短處故特誚誼戒之

聞三孫女乾秀殤亡殊爲感惱知爾夫婦尤傷懷也然吾觀兒女多少成否絲毫皆有前定絕非人力所可強求故君子之道以知命爲第一要務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爾於兒女一事不究沾滯之象吾觀鄉里貧家兒女愈看得賤愈易長大富戶兒女愈看得嬌愈難成器爾夫婦視兒女過於嬌貴柳子厚郭橐駝傳所謂旦視而暮撫爪膚而搖本者愛之而反以害之彼謂養樹通於養民吾謂養樹通於養兒爾與家婦宜深曉此意莊子每說委心任運聽其自然之道令人讀之首肯思之發嘆東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六

无

坡有目疾不肯醫治引莊子曰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爾爲下輩之長須常常存个樂育諸弟之念君子之道莫大乎與人爲善况兄弟乎

余嘗謂盲名太盛必多缺憾我實近之聰明太露必鮮福澤爾願近之順境太多必生波災爾母近之余每以此三者爲慮計惟力行孝友多吃辛苦少言清福庶幾挽回萬一

老年來始知聖人教孟武伯問孝一節之真切爾雖體弱多病然只宜清靜調養不宜妄施攻治莊生云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東坡取此二語以爲養生之法爾此番在家試取在行二字之話訓體味一番則知莊蘇皆有順其自然之意養生亦

然治天下亦然若服藥而日更數方無故而終年峻補症輕而妄施攻伐強發求汗則如商君治秦荆公治宋全失自然之妙柳子厚所謂名爲愛之其實害之陸希聲所謂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皆此義也東坡遊羅浮詩云小兒少年有奇志中宵起坐存黃庭下一存字正合莊子在宥二字之意蓋蘇氏兄弟父子皆講養生竊取黃老微旨故稱其子爲有奇志爾宜窺透此旨余教爾從眠食二端用功看似粗淺却得自然之妙爾以後不輕服藥自然日就壯健矣

人之氣質由於天生本難改變惟讀書則可變化氣質古之精相法者並言讀書可以變換骨相欲求變之之法總須先立堅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六

三

卓之志卽以余生平言之三十歲前最好吃煙片刻不離至道光壬寅十一月廿一日立志戒煙至今不再吃四十六歲以前作事無恆近五年深以爲戒現在大小事均尙有恆卽此二端可見無事不可變也爾於厚重二字須立志變改古稱金丹換骨余謂立志卽丹也

余作字不成體段生平欲將柳誠懸趙子昂兩家合爲一鑪亦爲間架欠工夫有志莫遂爾以後當從間架用一番苦功每日用油紙摹帖二百字或三百字不過數月間架與古人逼肖而不自覺能合柳趙爲一此吾之素願也不能則隨爾自擇一家但不可見異思遷耳

諭子紀鴻

家中人來營者多稱爾舉止大方余爲少慰凡人多望子孫爲大官余不願其爲大官但願讀書爲明理之君子勤儉自持習勞習苦可以處樂可以處約此君子也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氣習飲食起居尙守寒素家風極儉也可略豐也可太豐則吾不敢也凡仕宦之家由儉入奢易由奢返儉難爾年尙幼切不可貪愛奢華不可慣習懶惰無論大家小家士農工商勤苦儉約未有不興驕奢倦怠未有不敗爾讀書寫字不可間斷早晨須早起莫墜高曾祖考以來相傳之家風吾父吾叔皆黎明卽起爾之所知也凡富貴功名皆有命定半由人力半由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六

三

天事惟學作聖賢全由自己作主不與天命相干涉吾有志學爲聖賢少時欠居敬工夫至今猶不免偶有戲言戲動爾舉止端莊言不妄發則入德之基也

爾等總以習勞苦爲第一要義生當亂世居家之道不可有餘財多財則終爲患害又不可過於安逸偷惰如由新宅至老宅必宜常常走路不可坐轎騎馬又常常登山亦可以練習筋骸也余不蓄積銀錢使子弟自覺一無可恃一日不勤則將有饑寒之患則爾等漸漸勤勞知謀所以自立

前聞爾縣試幸列首選爲之欣慰所寄各場文章亦皆清潤大方昨接易芝生先生信知爾已到省城繁華之地爾宜在寓中

靜坐不可出外遊戲徵逐茲余留商郭意城先生於東征局兌銀四百兩交爾在省作進學之用印卷之費向例兩學及學書共三分爾每分宜送錢百千鄧寅師處送謝禮銀百兩鄧十世兄處送銀十兩助渠買書之資餘銀數十兩為爾零用及略添衣物之需凡世家子孫衣食起居無一不與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貴氣習則難望有成吾忝為將相而所有衣服不值三百金願爾等常守此儉樸之風亦惜福之道也其照例應用之錢不宜過奢

鴻兒文筆勁健可慰可喜此次連珠文先生改者若干字擬體係何人主意再詳稟告我銀錢田產最易長驕氣逸氣我家中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六

三

斷不可積錢斷不可買田爾兄弟努力讀書決不怕沒飯吃爾寫信太短近日所看之書及領略古人文字意趣儘可自據所見隨時質正凡文字有氣則有勢有識則有度有情則有韻有趣則有味古人絕好文字大約如此四者之中必有一長爾所聞古文何篇於何者為近可放論而詳問焉

余教爾用油紙摹帖爾偏不肯摹何其堅信眉生之言而輕疑父之言耶眉生又言學顏柳要寫得蠢余亦不以為然余所謂困乃求秀而不得秀求快而不得快非欲其蠢也凡作字總要寫得秀學顏柳學其秀而能雄學趙董恐其秀而失之弱耳爾並非下等姿質特從前無善講善誘之師近來又頗有好高好

速之弊若求長進須勿忘而兼以勿助乃不致走入荆棘耳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六

三

求闕齋弟子記卷二十六

求闕齋弟子記卷二十七

東湖王定安纂

吏治一

官常

人非聖賢難於求備短長互見乃士之常在朝廷之用才貴節取其所長而糾察其所短在臣子之自飭貴勉其所已知而增其所不能

經濟以歷練而成人才以獎借而出苟有所聞即當蒐羅薦達造就為他日之用

禍福成敗多涉計較則危急之時難期堅定功名之地難泯於

求闕齋弟子記卷二十七

爭

凡位偏則相忌勢均則相疑督撫同城自昔鮮能和協而善終為撫者當任勞而不炫己之能為督者亦當讓善而曲盡人之長庶幾相與有成

督撫權重由來已久黜陟司道榮辱終身風旨所在能使人先事而逢迎既事而隱飾不特司道不肯違其情即軍民亦不敢忤其意

行政之要首在得人吏治之興廢全繫乎州縣之賢否安徽用兵十載蹂躪不堪人人視為畏途通省實缺人員僅有知府二人州縣一人即候補者亦屬寥寥每出一缺遴選乏員小民久

困水火之中偶得一良有司斟酌而照嫗之無不感深挾績事半功倍然使拘泥舊章繩以格例不稍示變通之法則目前幾無可委之員不廣開登進之途則將來難收得人之效湖北自三次克復後地方凋敝與今日之安慶相同前任撫臣胡林翼羅致賢才多方培養不數年間吏治漸振撫字催科綽有條理咸豐九年胡林翼奏補府州縣各缺大半與例不符均經通融議准在案此後安徽即比照湖北章程辦理聞有才品稍優譽望漸著者隨時札調來營試用如其有裨吏治專案奏請錄用苟非實有過人之才不敢率為破格之請縱或稍出定例之外亦不悖乎立法之原

求闕齋弟子記卷二十七

二

近日疆吏於得力幹員附入戰功通融入奏久為軍營積習各省皆然蓋統領營官之文案皆得保獎而督撫之文案獨令向隅情勢有所難行其中固有冒功倖進亦有愛惜人才借此以振拔淹滯者願督撫之心公私何如所保之人邪正何如耳直隸履任以後密札藩臬兩司令將府廳州縣各員開列優者一單劣者一單面呈商辦月餘以來接見羣僚賢員亦尚不少差喜所見勝於所聞但令彰聞之無私可冀風氣之漸轉直隸之弊大約積獄太多羈累無辜聞有州縣到任年餘未曾坐堂一次訊結一案者又因連年川兵差徭甚重大戶則勒派車馬供支柴草小戶則攤派錢文擴充長夫劣紳勾通書役因

緣訛索車輛有出而無歸貧戶十室而九逃今雖軍事大定尙復派修城之費索前欠之費誅求無已大吏過於寬厚罔恤民艱加以政出多門相忍爲國劣員於此處敗露方懼嚴參而彼處鑽營反得優保總督之事權不一屬僚之徑竇愈多玩上則欺弄是非虐民則毫無忌憚風氣之壞竟爲各省所未聞不得不大加參劾擬以清理積訟停止雜派爲先務嚴立法禁違者重懲自問素非苛刻者流近在江南亦係失之於寬今忽變爲嚴厲劣員或求書函以圖救全或騰謗議以冀寬弛皆屬意中之事當隨時體察攻伐之劑去病卽止苟使數月期年風氣稍轉亦無難漸就和平復我常度而下車伊始則非剛猛不能除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七

三

此官邪

古來循良之吏或有璽書褒美非必歲歲遷官人人進秩也近世各省保舉浮濫習見不珍故有雖無獎拔之實而循聲達於聖聰卽光寵愈於華袞若是者應請無庸調取引見俾得久於其位專心民事

大抵人才隨風氣爲轉移自到直隸半年不能多方訓迪使僚屬感發興起欲求政績卓越等倫者殊難多覩就其操履不苟勤敬自持者列入刻章庶幾獎勵所加精神一振觀摩場勵卽可漸躋循良之域

直隸履任月餘見日行公事訟案居十之七八他件不過十之

二三頻年辦理軍務積壓極多督署應題之本未辦者二百三十餘件府局京控上控之案未結者一百三十餘件各屬委審及自理之案未完者殆以萬計或延擱二三年或五六年八九年不等吏治之疲民生之困端由於此自誤清訟事宜十條令司道及局員等覆核又囑臬司張樹聲讓限期功過章程十餘條其中最要者直隸舊章州縣積案若干件按月有四柱冊報監禁若干名管押若干名亦按月有四柱冊報未獲之賊瘼斃之囚按月亦有稟報立法本屬盡善無奈虛應故事遂無成效今特令各屬實力奉行督同臬司實力稽查每月將各屬報冊詳細核對分別功過懸榜院司官廳且催且誡以冀日起有功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七

四

以上奏議

用法從嚴非漫無條律一師屠伯之爲要以精微之意行吾成屬之事期於死者無怨生者知警而後寸心乃安

余在長沙日事訟獄不法痞匪輒予磔死以是得猛厲之名實亦誅戮無幾少見多怪俗人自生詫耳

保甲之法誠爲善政然判定科條散布鄉愚求能行法之人不苛斂於民間蓋或百里而不得一賢焉世教旣衰人人各逞其亡等之欲魚肉孱民而刀匕之官司布一令甲徒以供若輩橫索暴斂之名目故團練保甲皆今日之要務而鄙人妄謂皆不可鹵莽以行滅裂以舉

人心陷溺固久獨嚴縛匪黨動與磔死差令鄉里善良得以伸彼之氣而應吾之令耳

吾輩所慎之又慎者只在用人二字此外竟無可着力之處古人云吾輩若從流俗毀譽上討消息必至站腳不牢余平日短處亦只在毀譽上討消息近則思在用人當否上討消息耳人存而後政舉方今四方多難綱紀紊亂將欲維持成法似仍須引用正人隨事納之準繩庶不泥於例而又不悖於理

有仁心有遠識大本立矣所患者在不善擇不善棄耳如有兩事宜行一急一緩則當擇其急者棄其緩者若兩事并急則當擇其尤急者棄其次急者如有兩人宜用一優一劣則當擇其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七

五

優者棄其劣者若兩人並優則當擇其尤優者棄其次優者推之行文之命意用兵之爭鬪有所擇不能不有所棄若不善於棄欲諸政并舉則恐一事難成

為政下手之處宜專而不宜博譬之食前方丈下箸必先一肴錦衣百箱著體不過數襲故善棄之說為最要

州縣略好一分百姓略安一分即吾輩清夜自思可自慰一分詠芝功在天下以吏治大改面目並變風氣為第一蕩平疆土千里猶為次着

軍興太久地方糜爛鄙意一面治軍勦賊一面擇吏安民二者斷不可偏重擇吏之道亦不外乎有操守而無官氣多條理而

少大言一語

知稼穡知情偽不剝取官財民財察吏之論當奉此為圭臬頃致李小泉書亦取人貴有操守而無官氣多條理而少大言若能引出一班正人倡成一時風氣則區區所藉以報國者也吾嘗謂人才隨風氣為移轉文武與則民好善幽厲與則民好暴兩次指斥之人似亦不能一一懲究擇其劣蹟尤著者嚴劾一二以儆其餘宜細心察訪無漏吞舟而誅及蝦蟇也

季高謂用法不如用人用人當先得其心而後得其力精理名言至當不易

求闕齋弟子記

六

時事極艱凡好官雖有案亦當曲全若是劣員則不足顧惜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七

求入之道須如白圭之治生如鷹隼之擊物不得稍休又如蚊之有母雉之有媒以類相求以氣相引庶幾得一而可及其餘大抵人才約有兩種一種官氣較多一種鄉氣較多官氣多者好講資格好問樣子辦事無驚世駭俗之象語言無此防彼得之弊其失也奄奄無氣凡遇一事但憑書辦家人之口說出憑文書寫出不能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不能苦下身段去事上體察一番鄉氣多者好逞才能好出新樣行事則知己不知人語言則顧前不顧後其失也一事未成物議先騰兩者之失厥咎維均人非大賢亦斷難出此兩失之外吾欲以勞苦忍辱四字教人故且戒官氣而姑用鄉氣之人必取遇事體察身到心

到口到眼到者趙廣漢好用新進少年劉晏好用士人理財竊願帥之

大抵人才約有兩種高明者好願體面恥居人後獎之以忠則勉而爲忠許之爲廉則勉而爲廉卽薪水稍優誇許稍過冀有人材出乎其間不妨略示假借卑瑣者本無遠志但計錙銖馭之以嚴則生憚防之稍寬則日肆務使循循於規矩之中方好州縣以上類多自愛佐雜以下類多算細以釐務論大卡總局必求自愛之士小卡分局不乏算細之員

國家定例督撫以司詳爲憑司道以縣稟爲憑州縣以紳民公呈爲憑論者謂如漢學考據之家惟恐其說之不出於人余則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七 七

素性武斷擬仿理學陸王之家惟恐其說之不出於己國初凡奏牘無不由驛者雍正間始有摺匣專差奏事與由驛並行不悖乾隆以來亦不以專差爲是發驛爲非也道光末始有常件不應發報之說其實並非故常今則習爲常例吾輩亦宜循而行之不必立異

文官加養廉始於雍正三年之耗羨歸公武官加養廉始於乾隆四十六年之補缺額名糧

皖南四府一州實大有爲之地只要軍事吏事兩者切實講求每年可得銀百三四十萬若東壩克復則尙不止於此惟須得極廉極勤之州縣一二人來此樹之風聲與民更始庶幾漸有

轉機

皖南實大有爲之地將來必有可觀但須有一二循吏方好細觀今日局勢若不從吏治人心上痛下工夫滌腸蕩胸斷無挽回之理

廉卿欲從江西吏治人心着手可謂探驪得珠鄙人雖陋亦日夜不忘此義無如江河日下人物邈然求如湖北之吏治尙非旦夕可冀現惟親附同官飭屬屬僚一一皆手書勞勉庶期鑒此愚誠漸就範圍

六安產米之區近日百姓流亡田荒不畊關係極大愚意專欲招集流亡設法耕種若今年合州種稻則秋收後可以供湘軍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七 八

之食不須由湖北運米赴霍六一帶則所省多矣在皖年餘吏治毫無起色可愧之至奏請新進士中簽分十六員來皖尙無至者大抵吏治與軍務相表裏皖省羣盜如毛人民相食或百里不見炊煙雖有龔黃良吏從何施乎

筠仙減蘇松浮糧變屯衛兵制二牘皆經世不刊之作不特提銷甲乙丙丁諸綱直恐卜綱三十卜銷八百其利永矣二事皆期於必成但糧減浮收則可卽奏卽辦減浮額則須待克復金陵蘇常後乃可會奏程正叔云是則是有此理賢却說得太早在

皖中文武各官於和煦熙熙之中均有恪恭祇肅之象亦足見

寬而有制之效

直隸公牘似較之江表微多規模於六部相近刑名案件極多甲於各省余雖會署刑部而於律例素未研究今乃如八十阿婆初學作羹既食性之不諳且振手而輒覆自媿亦自笑也

燕薊不乏名賢明世如楊趙鹿孫輩皆以豪俠而入聖哲之域今則遺風邈然而淫亂滅倫之案層見叠出人才日少風俗日薄所關匪淺前飭各屬保舉人材現亦次第來省自慙學業百無一成不足以引導多士思欲得一德成而學富者爲多士之楷模或作山長或別爲位置總求莊敬摯懇與士類日夕切磋士氣果振薄俗或藉以漸變雖明知收效迂遠然不敢竟置之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七

九

不講也

到任半年略無寸效抱媿何極精力久已衰頹近尤意興銳減古人所謂不學便老而衰殆其驗矣以上書牘

太史公所謂循吏者法立令行能識大體而已後世專尙慈惠或以煦煦爲仁者當之失循吏之義矣因思爲將帥之道亦以法立令行爲先整齊嚴肅爲重不貴煦嫗也

人才以陶冶而成不可眼孔太高動謂無人可用

居高位之道約有三端一日不與謂於己毫無交涉也二日不終古人所謂日慎一日而恐其不終蓋居高履危而能善其終鮮矣三日不勝古人所謂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栗栗危懼若

將隕於深淵蓋惟恐其不勝任也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方望溪言漢文帝爲君時時有謙讓若不克居之意其有得於不勝之義者乎孟子謂周公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其有得於惟恐不終之義者乎

求人約有四類求之道約有三端治事約有四類治之道約有三端求人之四類曰官也紳也綠營之兵也招募之勇也其求之道三端曰訪察曰教化曰督責採訪如鷙鳥猛獸之求食如商賈之求財訪之既得又須辨其賢否察其真偽教者誨人以善而導之以其所不能也化者率之以躬而使其相從於不自知也督責者商鞅立木之法孫子斬美人之意所謂干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七

十

金在前猛虎在後也治事之四類曰兵事也餉事也吏事也交際之事也其治之道三端曰剖晰曰綜核剖晰者如治骨角者之切如治玉石者之琢每一事來先須剖成兩片兩片剖成四片由四片而剖成八片愈剖愈懸絕愈剖愈細密如紀昌之視蠅如輪如庖丁之批卻導款總不使有一處之顛預一絲之含混簡要者事雖千端萬緒而其要處不過一二語可了如人身雖大而脈絡針穴不過數處萬卷雖多而提要鉤元不過數句凡御衆之道教下之法易則易知簡則易從稍繁難則人不信不從矣綜核者如爲學之道既日知其所亡又須月無忘其所能每日所治之事至一月兩月又當綜核一次軍事吏

事則月有課歲有考餉事則平日有流水之數數月有總匯之帳總以後勝於前者爲進境此二者日日究心早作夜思其於爲督撫之道思過半矣

爲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並重得人不外四事曰廣收慎用勤教嚴繩治事不外四端曰經分論合詳思約守操斯八術以往其無所失矣

爲治首務愛民愛民必先察吏察吏要在知人知人必慎聽言魏叔子以孟子所言仁術二字最有道理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卽術字之的解也

治世之道專以致賢愛民爲本其風氣之正與否則絲毫皆推求關齋弟子記 卷二十七 十一

本於一己之身與心一舉一動一語一默皆化之以成風氣故爲人上者專重修身以下之效者速而且廣也

三代以下不矯激不足以得美名不要結不足以得民心蹈道則爲君子違之則爲小人觀人當究行事勘察不在虛聲與言論當以精己識爲先採人言爲後

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曰官制曰財用曰鹽政曰漕務曰錢法曰冠禮曰婚禮曰喪禮曰祭禮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輿曰河渠皆以

本朝爲主而歷溯前代之沿革本末衷之於仁義師之以易簡前世所襲誤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創之

其苟且者知將來之必做其至當者知將來之必因所謂雖百世可知也

李次青赴徽州與之約法五章曰戒浮謂不用文人之好大言者曰戒過謙謂好爲逾恆之謙啓寵納侮也曰戒濫謂銀錢保舉宜有限制也曰戒反覆謂朝令夕改也曰戒私謂用人當爲官擇人不爲人擇官也

一省風氣係乎督撫司道及首府數人此外官紳皆隨風氣爲轉移者也

一料理官事摘出備查二圈點京報三注改措紳此三者夜間之功課亦留心庶事之一端也

求關齋弟子記 卷二十七 十二

抽釐之法勤以防偷漏和以安商旅

讀淮南子精神訓至大禹竭力以勞萬民句若有所感

皖省初定印委各務往往懸缺待人思所以造就之法每日接見州縣佐雜三人與之坐談而教誨之

余力戒州縣不苛取民財須令州縣有爲善之樂故必盡革攤捐之款使州縣曠然無累而後可與之更新

胡中丞言州縣辦上司衙門之差所費不過百千而其差總家丁開報至四千出之多縣令無所出則於錢糧不解積爲虧空

皆天家受其弊故湖北州縣現無絲毫差事如有向例由州縣辦差者皆由藩庫發實銀與州縣令其發給不使州縣賠墊分

毫其名則天家吃虧其實則州縣無可藉口錢酒掃數清解為
天家添出數十倍之利信為知言

用紳士之法宜稍予以名利而仍不說破以養其廉恥

裁南河各官一案辦理甚為斬截精細計裁去河督一缺河廳
十缺佐雜六十四缺武員七十六缺新添總兵一缺改二十四
營為十營留舊操防兵二千七百餘人以修防改為操兵五千
九百餘人每年省工程銀一百三四十萬兩省廉俸銀三萬餘
兩近來大政此事最有條理以上兩院

勸誠州縣四條上而道府下而佐雜以此類推

一曰治署內以端本 宅門以內曰上房曰官親曰幕友曰家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七 三

丁頭門以內曰書辦曰差役此六項者皆署內之人也為官者
欲治此六項人須先自治其身凡銀錢一分一毫一出入無
不可對人言之處則身邊之人不敢妄取而上房官親幕友家
丁四者皆治矣凡文書案牘無一不躬親檢點則承辦之人不
舞弊而書辦差役二者皆治矣

二曰明刑法以清訟 管子荀子文中子之書皆以嚴刑為是
以赦宥為非子產治鄭諸葛治蜀王猛治秦皆用嚴刑以致又
安為州縣者苟盡心於民事是非不得不剖辨讞結不得不迅
速既求迅結不得不刑惡人以伸善人之氣非虐也除莠所以
愛苗也懲惡所以安良也若一案到署不訊不結不分是非不

用刑法名為寬和實糊塗耳懶惰耳縱姦惡以害善良耳

三日重農事以厚生 軍興以來士與工商生計或未盡絕惟
農夫則無一人不苦無一處不苦農夫受苦太久則必荒田不
耕軍無糧則必擾民民無糧則必從賊賊無糧則必變流氓而
大亂無了日矣故今日之州縣以重農為第一要務病商之錢
可取病農之錢不可取薄斂以紓其力減役以安其身無牛之
家設法購買有水之田設法疏消要使農夫稍有生聚之樂庶
不至逃徙一空

四曰崇儉樸以養廉 近日州縣廉俸入款皆無著落而出款
乃未盡裁是以艱窘異常計惟有節用之一法尚可公私兩全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七 古

節用之道莫先於人少官親少則無需索酬應之繁幕友家丁
少則減薪工雜支之費官廚少一雙之箸民間寬一分之力此
外衣服飲食事事儉約聲色洋煙一一禁絕不獻上司不肥家
產用之於己者有節則取之於民者有制矣

勸誠委員四條向無額缺現有職事之員皆歸此類

一曰習勤勞以盡職 觀於田夫農父終歲勤勞而少疾病則
知勞者所以養身也觀於舜禹周公終身憂勞而享壽考則知
勞者所以養心也大抵勤則難朽逸則易壞凡物皆然勤之道
有五一日身勤險遠之路身往驗之艱苦之境身親嘗之二日
眼勤遇一人必詳細察看接一文必反覆審閱三日手勤易棄

之物隨手收拾易忘之事隨筆記載四曰口勤待同僚則互相規勸待下屬則再三訓導五曰心勤精誠所至金石亦開苦思所積鬼神亦通五者皆到無不盡之職矣

二曰崇儉約以資廉 昔年州縣佐雜在省當差并無薪水銀兩今則月支數十金而猶嫌其少昔年舉貢生員在外坐館不過每月數金今則增至一兩倍而猶嫌其少此所謂不知足也欲學廉介必先知足觀於各處難民漏地餓殍則吾輩之安居衣食已屬至幸尙何奢望哉尙敢暴殄哉不特當廉於取利并當廉於取名毋貪保舉毋好虛譽事事知足人人守約則氣運可挽回矣

求關齋弟子記

卷二十七

五

三曰勤學問以廣才 今世萬事紛紜要之不外四端曰軍事曰吏事曰餉事曰文事而已凡來此者於此四端之中各宜精習一事習軍事則講究戰攻防守地勢賊情等件習吏事則講究撫字催科聽訟勸農等件習餉事則講究丁漕釐捐開源節流等件習文事則講究奏疏條教公牘書函等件講究之法不外學問二字學於古則多看書籍學於今則多覓榜樣問於當局則知其甘苦問於旁觀則知其效驗勤習不已才自廣而不覺矣

四曰戒傲惰以正俗 余在軍日久不識術數占驗而頗能預知敗徵大約將士有驕傲氣者必敗不獨將士然也凡委員有

傲氣者亦必慎事有情氣者亦必獲咎傲惰之所起者微而積久遂成風俗一人自是將舉國子聖自雄矣一人晏起將舉國俾晝作夜矣今與諸君約多做實事少說大話有勞不避有功不矜人人如此存心則勳業自此出風俗自此正人材亦自此盛矣

勸誠紳士四條

本省紳外省客游之士皆歸此類

一曰保愚懦以庇鄉 軍興以來各縣皆有紳局或籌辦團練或支應官軍大抵皆斂錢以集事或酌量捐資或按畝派費名為均勻分派實則高下參差在局之紳者少出不在局之愚懦多出與局紳有聲氣者少出與局紳無瓜葛者多出與局紳有

求關齋弟子記

卷二十七

六

夙怨者不惟勒索多出而且嚴催凌辱是亦未嘗不害民也欲選紳士以能保本鄉愚懦者為上等能保愚懦雖偽職亦尙可恕凌虐愚懦雖巨紳亦屬可誅

二曰崇廉讓以奉公 凡有公局卽有經管銀錢之權又有勞績保舉之望同列之人或爭利權而相怨或爭保舉而相軋此不廉也始則求縣官之一札以為榮繼則大柄下移毫無忌憚衙門食用之需仰給紳士之手擅作威福藐視官長此不遜也今特申戒各屬紳士以敬畏官長為第一義財利之權歸之於官賞罰之柄操之自上卽同列眾紳亦互相推讓不爭權勢紳士能潔已而奉公則庶民皆尊君而親上矣

三日禁大言以務實 以諸葛之智勇不能克魏之一城以范
韓之經綸不能制夏之一隅是知兵事之成敗利鈍皆天也非
人之所爲也近年書生侈口談兵動輒曰克城若干拓地若干
此大言也孔子曰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近年書生多好攻人之
短輕詆古賢苛責時彥此亦大言也好談兵事者其閱歷必淺
好攻人短者其自修必疎今與諸君子約爲務實之學請自禁
大言始欲禁大言請自不輕論兵始自不道人短始

四曰擴才識以待用 天下無現成之人才亦無生知之卓識
大抵皆由勉強磨鍊而出耳淮南子曰功可強成名可強立董
子曰強勉學問則聞見博強勉行道則德日起中庸所謂人一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七

七

己百人十己千卽勉強工夫也今士人皆思見用於世而乏用
世之具誠能考信於載籍問途於已經苦思以求其通躬行以
試其效勉之又勉則識可漸進才亦漸充才識足以濟世何患
世莫己知哉

以上各條分之則每一等人各守四條合之則凡諸色人皆
可參觀聖賢之格言甚多難以備述朝廷之律例甚密亦難
周知只此淺近之語科條在此黜陟亦在此願我同人共勉
焉咸豐十一年九月會國藩識

論巡捕門印籤押

凡爲將帥者以不騷擾百姓爲第一義凡爲督撫者以不需索

屬員爲第一義督撫與屬員交涉以巡捕門印籤押三處爲最
明日起早經過地方卽是與州縣交涉之始茲特嚴定條約願
巡捕門印籤押敬聽而牢記之

第一不許凌辱州縣人無貴賤賢愚皆宜以禮貌相待凡簡慢
傲惰人施於己而不能堪者已施於人亦不堪也往嘗見督撫
過境其巡捕門印籤押及委員等見州縣官皆有倨侮之色嚴
厲之聲實可痛恨今當痛改惡習凡見州縣及文武屬員總以
和顏遜詞爲主不可稍涉傲慢致啟凌辱之漸

第二不許收受銀禮凡自愛者絲毫不肯苟取於人凡收入禮
物其初不過收茶葉小菜之類漸而收及鞍馬衣料漸而收及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七

六

金銀古玩其初不過投贈之情漸而笑索授意漸而誅求逼勒
賄賂公行皆始於此嗣後我巡捕門印籤押務各自愛不准收
受絲毫禮物卽茶葉小菜至親密友贈送微物若非稟明本部
堂再三斟酌者概不准收倘有隱瞞收受者重則枷號責輕
則遞解回籍

第三不許薦引私人凡巡捕門印籤押勢之所在人或不敢不
從或其親族或其舊識或薦至各將營盤或薦入州縣衙門縱
有過失互相隱蔽勾通袒護爲患甚大自此次告戒之後概不
准薦人入將領之營入州縣之署亦不准各營各署收受

以上三條巡捕門印籤押三處各寫一分貼於座右如其自

度不能即趁早告退若共在此當差即小心稟遵本部堂既告戒爾等亦加倍自行儆惕凡接見文武屬員無論大小雖至佐雜外委亦必以禮貌相待斷不以厲色惡聲加人至送禮物者一概謝絕不收無論茶葉小菜以及裁料衣服書籍字畫古玩器皿金銀食物均皆不收亦不薦人入武員之營文員之署此三者本部堂若犯其一准各隨員指摘諫爭立即更改

金陵房產告示八條

為曉諭事照得金陵房產章程前於去年七月議立七條復於十一月議立四條出示曉諭在案其中尙有不便於民者茲本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七 九

部堂復加體察將七月所定七條內刪去三條十一月所定四條內刪去一條酌改一條合行示諭爲此示仰居民人等一體遵照特示

一城內房產如原業主持有舊契准赴善後局呈明由局派員會同縣令往查與契符合注明驗訖字樣蓋用局印縣印准其管業如無印契實係業主取具鄰佑切結赴局呈明派員會同縣令確查給予單照蓋用局印縣印亦准執單管業
一城內房屋有現任大員權作衙署及辦公委員權作公局者即有業主亦暫不准領還從呈明驗契蓋印之日起每月按照民價給予租錢俟另行修立衙署公局後再行給還業主

一偽府賊館有一所而估數家地基者亦有原係一家而分爲數所者令各赴局呈明驗契委員會同首縣勘驗明白或各管原業或情願捨少就多割彼與此由民間自行議定呈明總局飭縣立案

一房屋未經焚毀尙屬完好者無論大屋小屋新造舊造一概不許拆毀有擅拆強毀者擊獲正法棹椅木器不許兵勇搬出城外如違重懲

一城廂內外空地如有客民願造房屋者先赴善後局呈明即派保甲局委員履勘該地尙未有人認業者暫作官地視地之廣狹酌定租價刊刻雙聯執照載明丈尺若干地租若干照根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七 三

存善後局正照給客民收執准其蓋屋自此次出示之後如有未經呈明擅將無主空地起造新屋者除將房料充公外嚴行枷責若拆毀舊屋移造新屋者立正軍法其前此已造之屋亦限於年內呈明善後局勘地起租俟有原業主出來分別核辦至新年查出無照之屋亦將房料充公

一空地新造之屋如原地主歸來赴善後局呈明派保甲局委員確切查明即將善後局所議地租交原地主承管所造之屋或新屋主酌找地價或舊地主酌找屋價和商定議各聽自便其親族代認者呈明後准其立案不准領照自克復日起扣足兩年無人來認再行核辦

一舊存之屋無契據者專以鄰佑爲憑又恐賄串互保弊竇叢生嗣後無契之人赴善後局呈明由保甲局委員詢問明確令其具結承領給予雙聯執照暫行管業兩年以內不准轉典轉售如承領之後另有真業呈出來呈明確據即將在前具結冒領之人枷號兩月充軍四千里嚴懲冒認者所以保全真業主也

一金陵克復一年之久原屋主尙多未歸而本籍客籍之人進屋寄居者正復不少此後如真屋主歸來赴善後局呈明派保甲局委員赴屋履勘分別開導或租或讓自應商量辦理各存恕道毋啟訟端切屬切屬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七

三

直隸清訟事宜十條

第一條通省大小衙門公文宜速 凡公事遲延通弊有二曰支日展支者推諉他人如院仰司司仰府府仰縣之類一經轉行卽算辦畢但求出門不求了事是也展者遲延時日如上月展至下月春季展至夏季愈宕則愈鬆擔遲不擔錯者是也各省均難免此習氣而直隸則似更甚藩司照轉督院之文有數月未轉行者總局奉飭核議之件有終歲不議詳者上控之案飭府先查大概往往經年不報飭縣錄案詳復亦或經年不復催提錢糧則口另文批解催提人証則日傳到卽解宕過數次上司亦遂置之不問上下相容疲玩已甚前此猶有軍務可諉

本部堂嘗肅清之後不得不力挽積習與諸君子舍舊圖新以公事之勤惰視同官之賢否除尋常文牘外如催解銀解犯之類均須酌定期限分記功過其四種月報之四柱册限期送省懸榜官廳至飭道府先查大概之事飭州縣錄案詳復之件亦將限期懸牌官廳違者記過小過積至六次大過積至三次者撤委示懲司道有積壓之文本部堂必面加詰責督署有稽延之牘亦望僚友立進箴規通省上下皆以勤字爲本自有一種旭日初升氣象雖不專爲獄訟而清訟之道必自此始

第二條保定府發審局宜首先整頓 保定發審局雖爲首府之專司而實總督衙門之分局凡京控省控奏交咨交各案總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七

三

督獨挈其綱而兩司與首府分任其責若不能詳慎速結則積案日多弊端百出聞京控發交到局委員往提人証問有得錢賣放之弊行賄受託則以患病外出等詞捏稟塘塞此一弊也案証提到省城分別保押聽候審辦有發交清苑取保者縣役任意訛索有發交轅門取保者府役與門丁任意訛索有取店保者店家居奇勒措擇肥而噬此又一弊也每過堂時必有差役承帶案証而承帶之差往往五日一換換差一次講費一次誅求無厭此又一弊也斯三者全賴首府認真防範督院及臬司隨時稽查提犯則刪除閒人專提要証愈少愈好札飭本地方官依限解到不得輕率委員前往取保則再三訪察嚴禁訛

索承帶則一案一差始終不准更換吾輩稍盡一分之心訟者少受一分之苦及發交局員審訊每案只派一員承審一副之凡京控巨案初到時正副二員將卷宗細看過堂一二次尋出端倪開一節略其未即稍判曲直五日之內臬司帶同首府及正副承審官上院本部堂與之商論一番名曰議獄其應由藩司主稿者兩司帶同首府局員上院議獄議畢再行審訊緊要工夫全在議獄一次及初訊一二堂而案之是非已明矣未過堂之先不妨詳慎訪察既過堂則須求速了愈速則真情易露愈久則幻態彌多其業已淹滯者尤須設法催辦上司以嚴札催之首府以婉言催之局員以仁心自催之另立限期分記功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七

三

過訊結之後取保者飭令速歸管押者立予釋放卽監禁者亦時加檢點惟恐痕斃首府之滯獄一清通省之風俗立變造福造孽只在吾人寸心一轉移間耳
第三條州縣須躬親六事不得盡信幕友丁書 收令爲自古要官百姓之所託命非才德俱優難言稱職然天下安得許多龔黃卓魯萃於一方吾輩與人爲善懸格不可太高但求中材可勉者苟能以勤字爲本事必躬必親便可達到第一等循吏直隸怠玩之習相沿已久每逢三八告期或委典史收狀或由承發房將呈詞送交門丁門丁積壓數日送交幕友幕友擬批掛榜而本官尙不知呈中所告何事至判閱稿票時任聽了

書王政按照呈內姓名全數差傳不敢刪減一名甚至經年累月未嘗坐堂訊問兩造破家蕩產求息訟而不能此小民所以困窮案牘所以叢積也今與諸君約有六事宜躬親者放告之期必須親自收狀能斷者立予斷結不能斷者交幕擬批必須親自細核分別准駁准理者差票傳人必須親自刪減命盜案件以初起供招爲重必須親自勘驗愈速愈妙承審限期何日解勘何日詳結必須親自計算監禁管押之犯常往看視每日牌示頭門每月冊報上司必須親自經理六者皆能躬親則聽訟之道失者寡矣如其怠惰偷安不肯躬親者記過示懲如其識字太少不能躬親者嚴參不貸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七

三

第四條禁止濫押頭門懸牌示衆 凡小民初涉訟時原被告彼此忿爭任意混寫多人其中妄扳者居多且有差役勾串牽入呈內者票上之傳人愈多書差之索費愈甚名曰叫點所謂堂上一點殊民間萬點血也嗣後自理詞訟只准一原一被一千証或証至二三人爲止不准多傳傳到人証非命盜大案不准輕於管押只許當堂取保候訊萬不得已而羈押則須隨時親到班館查訪有無凌虐私押等弊仍製造大粉牌一面懸掛頭門之外將在押人姓名逐一開載並註明某月某日因某案管押書明牌上俾衆周知倘書差舞弊私押准家屬稟嚴究本部堂常常派人密查如有並未懸牌或牌上人數與在押之

數不符與月報之數不符者記過重懲

第五條禁止書差索費 凡一呈詞到案如有交涉富民及巨商者則差役勾串門丁買此案差票又或下書納賄簽粘原差之名于票尾賺官標判又或家丁求明本官指名簽差此種弊竇無處無之又或原差串通告狀之人伺該差值日方來喊控以爲朋比訛索地步此卽江南所謂坐差也差役持票到門引類呼朋叫囂徵逐婦女出避雞犬不安本家之搜索既空親族或因受累及審訊時有坐堂之費將結時有了衙門之費兩造議和者又有和息呈詞之費一字到官百端需索瘡痍赤子其何以堪自今以後各屬當除以上積弊凡簽差皆擇謹愿者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七

五

分路酌派不准下書粘簽指請一切規費酌量核減視民家有差騷擾如吾家有差未退視民家有訟糾纏如吾家有訟未結官長設身處地則民間受福無窮此在良有司寸心自儆自修吾不能一一預懸記過之格然訪察得實亦必隨時嚴懲

第六條四種四柱册按月呈報懸榜 直隸向來章程州縣按月呈報上司者約有五種一曰新舊各案已結未結開摺呈報二曰監禁之犯開摺呈報三曰管押之犯開摺呈報四曰監管病斃者具稟呈報五曰竊賊未獲者具稟呈報每月報此五事立法可謂至密至善矣乃近來不報之縣甚多呈報之縣甚少卽或偶報一月又復間斷數月以致無可稽查今欲清釐獄訟

須將此四種章程認真行之本關部堂定一格式首日積案上月控者爲舊管本月控者爲新收審結者和息者注銷者爲開除未結者爲實在次日監禁次日管押皆分舊管新收開除實在爲四柱又次日逸犯無論強盜竊賊土匪逃軍凶犯要証但係逃逸應緝者概名之曰逸犯分舊逸新逸已獲在逃爲四柱其逸犯名數未定者則添注日又應緝者幾起每縣每月填寫

格式一葉而四種册然在目矣其每種各開人名事宜清單仍照向例開寫但宜略不宜詳耳州縣於每月初一二三等日辦齊四柱册四種由驛遞省其偏僻之縣自度驛遞難到者專差送省限十日內送齊院司查對數目釘成總册存於三處官廳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七

五

大眾閱看其未報者報而不實者立予記過其已報者視結案獲犯之遲速監禁管押之多少定該員之功過有過有功者另寫一榜懸於三處官廳此皆本省舊章前督劉公會申明之本關部堂與諸寮友當力行之

第七條嚴治盜賊以弭隱患 近來盜案迭出搶劫頻仍勒緝嚴比之文書不絕而罕見被獲之犯初二三參之奏咨不絕而終無降調之官卽真正強盜斬犯而再三勘轉狡供駁回亦非四五年不能正法爲從者更逍遙法外毫無畏懼是以盜風日盛邦畿重地萬方輻湊而行旅皆有戒心從前梟匪教匪捻黨降衆餘氛未殄一夫煽動羣盜嘯聚此直隸之隱患也欲弭大

患先除小盜州縣一遇盜案無不責成捕役捕役之能幹者強半通賊本不願於破案一經被獲之後解府解省往返羈留費用半出自捕役捕役應得之工食本官久指不發解案之費資該役無從措辦此捕快所以藉察賊爲生路視獲賊爲畏途也嗣後各州縣皆宜厚養捕役工食之外另給月餉恣其所爲譬如良將厚養死士不問千日之過但責一朝之效及至捕案之時購線募人等費官爲給發重懸賞格少者數十金多者每名百金或數百金捕而不獲則又酷刑嚴比血濺肉飛大利在前峻法在後而捕役之不盡力者寡矣既養捕役以治其標又擇團長以治其本選明幹者數人立爲團長優加禮貌酌給薪資令之

關齋弟子記 卷二十七

七

辦捕務約束鄉鄰首告者有賞隱匿者連坐禁賭場以清其數擊窩家以絕其蹤專講捕盜之實政不尙會緝之虛文既獲之後分別兩種辦法一種賊少而情輕者仍照舊例招解勸轉一種賊多而情重者稟請本部堂可否照軍法從事本部堂審擇要犯批令先行解省委審明確立正軍法劇盜之首速梟羣賊之膽自破而梟教擒匪之餘黨或亦可弭患無形除具奏外仰各屬實力遵行其平日不能治本治標臨時不能重賞嚴比者記過撤參其果能認真緝犯者懸賞之銀每名百金可令獲犯之人徑來督院領賞卽難解之犯本部堂亦可派兵迎護事

事相諒相助要不得使屬員有掣肘處耳

第八條訟案久懸不結核明註銷 鄉曲愚民每因一言參商致起訟端迨事過氣平或經親友勸解又復怨釋悔生彼此情甘罷訟而衙門索利息錢文難以措辦因而避匿遷延久不到案此案懸不結之端一也又有刁民憑空砌詞涉訟或挾仇或漁利造作影響無據之言誣告多人但求准狀不求審理遞呈之後永遠不敢到案此案懸不結之又一端也直隸天津河間此等惡風尤甚若任其經年懸宕則被告干証受累無窮每逢新年開印或值新官到任一概換票一次恐嚇傳提徒爲書差門丁謀利之券實可深恨查例載各衙門告訐人一經批准卽令原告投審若不赴審輒復脫逃及並無疾病事故兩月不到

關齋弟子記 卷二十七

七

案聽審者卽將被誣及証証釋放所告之事不與審理掣獲原告專治以誣告之罪等語嗣後有日久未結各案原告兩月未經呈催卽照原告兩月無故不投審例將案註銷並將差票查緝以清積牘一面將註銷緣由稟聞一面彙入月報冊列於積案開除項下報查

第九條分別卑白嚴辦誣告訟棍 直隸民情樸厚剛直好善之風甲於天下而健訟逞刁者亦復不少或貧民挾仇訛詐砌詞上控希圖拖累富民或莠民聚眾相謀動以錢糧差徭控告官長借大題爲斂錢之計或訟棍扛幫不勝復以詐贓斃命控告書差借延訟爲餽噉之計種種幻態不可言狀一經批飭提

省則奸計得行而無辜受累嗣後省控之案院司不可輕於批准情節支離批詞卽宜斬截不可用姑准飭府查復等語少准一說狀卽多造一陰功其必須准理者不可輕批提省但責成本管知府秉公研訊或委賢明之員前往會訊其提省審辦者則須剖分臬白實究虛坐理無兩是勢不兩存近來直隸京控省控之案一經發交讞局平日則多方彌縫臨結則一味含糊告官得實者承審官迴護同僚但議以不應重不應輕之咎告吏得實者承審官刪改情節但科以笞杖及除名之罪其控告全係虛誣者則又曲庇奸民惟恐反噬但以懷疑妄控及愚民無知等語了結之奏交之案十審九虛刁訟之民十虛九赦問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七

元

官皆自命爲和事之人訟棍皆立身於不敗之地臬白不分莫此爲甚自今以往凡京控省控重案本部堂率屬議獄之初卽當確究虛實審實者卽治被告以應得之罪虛誣者卽治奸民以誣告之罪黑白較然不稍含混一變向來麻木不仁之習訟棍之積猾玩法者除照律科斷外再加嚴刑以痛苦之本部堂懲治他犯恪遵律例獨至治盜賊訟棍則當格外從嚴冀以救一時之弊有識者尙鑒亮焉

第十條獎借人才變易風俗 嚴懲訟棍邪氣雖除而正氣不伸則風俗仍難挽回風俗之美惡主持在縣官轉移則在紳士欲厚風俗不得不培養人才古者鄉大夫賓興賢能考其六德

六行六藝而登進之後世風教日頹所謂六德者不可得而見矣至於六行曰孝友睦婣任卹孝友則宗族敬服睦婣則親黨敬服今世未嘗無此等人也任則出力以救急卹則出財以濟窮今世亦未嘗無此等人也六藝曰禮樂射御書數今世取士用文字詩賦經策其事雖異其名曰藝則一也今之收令卽古鄉大夫之職本有興賢舉能之責本部堂分立三科以求賢士凡孝友爲宗族所信睦婣爲親黨所信者是爲有德之科凡出力以擔當難事出財以襄成義舉者是爲有才之科凡工於文字詩賦長於經解策論者是爲有學之科仰各州縣採訪保舉一縣之中多者五六人少者一二人其全無所舉及舉而不實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七

三

者該收令皆予記過教官如確有所見亦可隨時稟保舉有德者本部堂或寄匾額以旌其宅或延致來省賜之酒食餽之儀物舉有才者本部堂或飭屬派充團長酌給薪水或調省一見札令幫辦捕務舉有學者本部堂或薦諸學使量加獎拔或召之來省肄業優給膏火每州每縣皆有數人爲大吏所知則正氣可以漸伸奸宄因而斂跡此雖與清訟無涉而端本善俗尤在於此用一方之賢士化一方之莠民芳草成林荆棘不鋤而自悴鸞鳳在境鴟梟不逐而自逃諸良吏無以爲迂而忽之

直隸清訟限期功過章程

一催解糧租等銀自奉文之日起限二十日報解登程如以空

言據塞逾限不解記過一次再勒限若干日清解如再逾違記大過一次 此在事宜第一條

一催解犯證初次酌限若干日初限已滿不解者該州縣記過一次再勒限若干日二限已滿不解者又記過一次再行勒限若干日合計以三箇月為率仍不解者記大過一次如捏報外出及患病等情或有賄縱情弊另行嚴參如人證在五名以上能於初限內全數提解准記功一次 此在事宜第一條

一飭該管道府廳州先查大概情形之件上司勒限若干日除去行文往返程期屆期不覆者記過一次再勒限若干日仍不覆者或分別記過或另行示懲隨時酌辦至飭各州縣錄案詳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七

三

覆之件上司勒限十日除去行文往返程期屆期不覆者記過一次再勒限若干日仍不覆者記大過一次 此在事宜第一條
一定例原問官審斷不當或犯供翻易另委賢員審理委員限一箇月定擬院司限一箇月核轉統限兩箇月完結至京控案件定例奏交之案限兩箇月完結委員亦應限一箇月定擬院司亦限一箇月核轉咨交之案限四箇月完結委員亦應限兩箇月定擬院司亦限兩箇月核轉嗣後首府獄局均應恪遵此例凡八年新到之案從四月初一日起如有人卷已齊無故逾限者承審之正委員每案記過一次至道府廳州奉札委審案件由承審衙門於奉文半月內開摺報查另行勒限飭遵 此在

事宜第二條

一七年臘底以前府局承審京控省控之案積壓已至一百三四十起之多嗣後首府獄局應分前後左右四股每股認辦積案三十餘起每月須各完結三起其結案不及三起者合股公同記過一次其結案四起者公同記功一次其結五起以上者記大功一次凡獄局公同記功如一股有三員記功三次即係每員一功矣記過者亦然有記大功三次者立即委署一缺并准仿江蘇之例於清訟案內奏獎凡獄局公同記過者出局時即註銷不與他過一體積算以獄局結獄不易賞宜重而罰宜輕也 此在事宜第二條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七

三

一相驗屍身須即日親往驗訊明確如無故逾延一兩日者記過一次如或委佐雜代驗或任令刑伴滋弊或因遲久始驗以致屍身腐爛供情游移者每案記大過一次三告期不親自收狀者記過一次所謂六事宜躬親者惟此兩事易於訪查故特為指出 此在事宜第三條
一管押人犯并不開明名姓事由月日懸牌示眾者記過一次因而書差舞弊私押者記大過一次或雖懸牌而牌上所開之人與在押及月報之數不符者亦記大過一次 此在事宜第四條
一尋常命案定例自獲犯之日起州縣限三箇月審擬招解斬

絞立決命案州縣限兩箇月審擬招解大小盜案定例自獲犯之日起州縣限兩箇月審擬招解軍流以下徒罪以上雜案定例限兩箇月審擬詳解州縣自理詞訟定例限二十日完結自同治八年四月起均應恪遵部例不准違逾如有逾限一箇月記過一次逾三箇月記大過一次其例應兩箇月擬解者逾限四箇月其例應三箇月擬解者逾限五箇月均再記大過二次此在事宜第六條

一四種冊中積案上月日舊管本月日新收此指本年言之也若合前數年言之則當以七年臘底以前者爲舊案以八年元旦以後者爲新案嗣後各州縣清釐積案招解者每月應結二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七

三

案不滿二案者記過一次結三四案者記功一次結五案以上者記大功一次自理者缺分繁簡不同積案多寡不一統限於八年臘底將七年臘底舊案辦畢其每月應結若干案由各州縣自行酌定數目於奉文半箇月稟覆俟稟到日另行核示此在事宜第六條

一四種月報四柱冊上月之冊於下月初一二三等日開報十三日送齊到省如開報遲延逾限至十日者記過一次若玩違不報或雖報而遺漏外錯滿十起以上者記大過一次此在事宜第六條

一州縣平日不能講求捕務境內出強盜劫案一月劫至二起

者記過一次一月劫至三起者記大過一次本境有盜窩不能查拏迨被鄰封拏獲僅以協獲等詞飾稟者記大過一次餘均照定例揭參如有拏獲鄰境盜犯破獲鄰境盜窩者除照例奏獎外每案准記大功一次此在事宜第七條

一州縣所屬士民於才德學三科內全無所舉及舉而不實者均記過一次如舉得其人記功一次此在事宜第十條

一記大過至三次記小過至六次者現任人員立予撤任候補人員停委二年有功准其抵銷其記大功至三次記小功至六次者現任實缺之員稟奏請酌獎署事人員交卸時立卽另行委署候補人員立予超班委署此酌定功過總例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七

三

一各屬關係清訟之文書各蓋一戳云清訟要件限日行一百里經過接遞之縣於封面寫明某日某刻過某縣某處以便稽查如不及百里或未經註寫者記過一次各府州縣接院司勒限查覆之件如驛遞遲延亦卽稟請飭查記過此因限期酌定驛遞之例

一審轉限期命案院司各限一箇月盜案院司各限二十日凡州縣長解在省守候發犯如未滿各上司審轉限期卽行脫逃者僉差官記過一次若甫滿審轉限期不候上司吩咐先行脫逃者僉差官亦記過一次仍勒限派役來省押解此附記臬司詳定章程

禁止私押告示式 各屬辦法恐難盡一故定告示之式

為奉文曉示禁止私押事照得本州辦理案件隨到隨審隨結惟案內訊有訊供未確或証佐未齊不能不管押候質無如差役舞弊或提到而匿不稟明或訊釋而私押索費且有以扭交指交為名原告串差私自管押隨後具呈以為欺懦之計種種弊竇相習成風今奉札嚴行查禁合亟牌示為此示仰諸色人等知悉嗣後管押人證本州必於當時牌示註明日期及至開釋亦必立刻牌示俾眾周知如有示內無名及已登註開釋原差仍行私押准該家屬人等喊稟以憑嚴究特示

計開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七

三

收押項下

按名登註某月某日因某案收押

開除項下

按名登註某月某日或訊釋或交保或押後收禁等項逐

一開明

緝盜

直隸為畿輔重地萬方輻輳梟匪教匪騎馬賊黨及捻匪遺孽游勇降眾匪散民間者不一而足一值機有可乘卽萌故志一夫煽動羣醜立應公莅任後接據滄州河間等十餘州縣紛紛稟報有騎馬持械之賊乘間蠢動竄搶難肆劫拒捕晝散

夜聚公檄飭記名臬司劉盛藻派隊分巡曲周威縣廣宗清河一帶檄銘軍營務處趙宗道派隊分巡河間獻縣深州冀州一帶檄天津鎮陳濟清派隊分巡滄州青縣鹽山慶雲一帶檄記名總兵劉祺派隊分巡景州阜城東光吳橋一帶仍檄各州縣選差緝拿與各營會同搜捕因疏稱現值天氣亢旱人心惶惶若令地方官擒拿獲匪犯後仍照例勸轉不特使曠悍之徒久稽顯戮且羈禁在獄解審在途設有疏虞轉致罪大惡極之徒又漏法網在在堪虞溯查咸豐七年間經前督臣譚廷襄奏奉諭旨將拿獲大夥梟犯卽照拿獲土匪章程先行就地正法如遇拒捕格殺勿論又咸豐十一年間經前督臣文煜奏准拿獲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七

三

騎馬賊匪土匪訊明後卽行就地正法數年來地方賴以稍安今直隸雖非軍務省分而伏莽尚多若非因時制宜從嚴執法不足以彌隱患與其臨時辦理多所顧忌自應先事援請俾有遵循擬請嗣後拿獲梟匪土匪擾害鄉里橫行搶劫勒索資財者以及騎馬持械倚強肆掠兇暴眾著者降捻游勇聚黨夥劫者仍照歷次奏定章程由地方官審訊具稟督撫批飭該管府州親往覆訊後卽行就地正法其臨時拒捕者格殺勿論似此從嚴懲創庶匪徒知所儆畏仍俟盜賊衰息再行奏明遵照舊章解勘辦理奉

旨允行七月公疏陳直晉豫三省會哨章程六條畧云臣查直

隸正定順德廣平等府迤西邊界與晉豫二省毗連其間山嶺重疊路徑紛歧匪徒最易藏匿且三省連界犬牙相錯一經查緝不免此拏彼竄茲據總局司道遵擬會哨章程詳請核辦前來臣覆加確核尙屬周妥其有未盡事宜仍須隨時酌定務期立法周密使匪徒無可託足一律聞風斂敢庶以仰慰朝廷除暴安良之至意

直晉豫三省毗連各州縣約期會哨章程

一會哨不必拘定地面也查直晉豫三省交界之處山嶺叢雜往來通行路徑不一接壤州縣每月會哨一次務須先期酌定地方彼此約訂如上次在此地會哨下次即在彼處會哨不必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七

三

拘定地面庶山陬僻壤躬親遍歷免致顧此失彼平日仍應會同營汛選派兵役不分畛域認真巡邏務期有犯必獲毋稍縱漏

一接壤州縣應會銜出示曉諭也查匪徒匪跡山巖地連三省不免此拏彼竄以致破獲爲難茲既飭令會哨自應不分畛域一體查拏第恐鄉保人等未能周知或因隔省呼應不靈甚至地棍土豪從中撓阻諸形掣肘應令接壤州縣會銜會印剴切出示在於交界處所遍貼曉諭并於會哨時面諭鄉地人等嗣後緝匪事宜務須聲氣相聯不得稍存此疆彼界之見違者究懲不貸

一地方文武宜輪流巡哨也查交界之處多係崇山峻嶺雖云接壤其間自數十里至一二百里不等寫遠之區往返卽須三四日州縣公事較多恐不能按月巡哨應令該管軍汛分任其事遞相輪流各專責成而免推諉

一會哨宜聯絡鄉團也匪徒以巖谷爲巢穴而山徑險仄每有人跡罕到之處非土著居民不能熟悉路徑州縣會哨宜與各處鄉團聯絡務使聲息相通遇有匪徒嘯聚彼此密約各帶兵役會合鄉團以熟悉路徑者爲導引迅速掩捕庶可悉數破獲不致此拏彼竄

一接壤之處不分鄰省本省一律會哨也查正定府屬之贊皇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七

三

元氏平山靈壽井陘阜平順德府屬之內邱邢臺沙河廣平府屬之永年邯鄲磁州等州縣俱與晉豫二省界連固應遵照巡哨卽本省州縣交界地方亦多深山窮谷最易藏奸應令一體定期會哨以昭周密

一會哨應飭按月稟報也查緝匪本係地方文武之責總宜實力奉行不得稍有懈弛每次會哨卽將情形查考并令本管各府隨時稽查如有虛應故事以空文稟報塞責先行記過示懲倘始終懈忽致境內仍有匪徒出沒者從重撤參

求闕齋弟子記卷二十七

求闕齋弟子記卷二十八

東湖王定安纂

吏治二

江蘇漕政

國家沿明舊制建都燕薊歲漕東南四百餘萬石以供京倉而蘇之蘇松常鎮太五郡浙之杭嘉湖三郡歲徵米二百五十餘萬石額居天下十分之六其尤重者長洲吳江震澤常熟烏程嘉善幅員不及百里歲徵輒十餘萬石其他五六萬至於八九萬石不等而地丁數萬兩不與焉最爾一邑賦稅逾邊省數十縣自明迄今積困數百年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八

一

國朝巡撫如韓世琦馬祐慕天顏湯斌科道如吳正治施維翰孟雄飛殿沅任辰旦皆嘗特疏請減而屢格廷議不行漕弊日益甚官與豪猾相持大戶抗不如額小戶或以兩石當一石折價者自八緡至於十餘緡州縣加價浮收長吏受餽餉弗之問反徇庇焉刁紳豪猾食漕規而編氓獨受厄卽朝廷亦微知之顧茲事大無敢發言者公博訪周咨謂宜及此喪亂之餘祛數百年積弊江蘇巡撫李鴻章亦力任之乃令司道詳議合詞入告弊實廓清一時稱為盛事茲錄其草創規樞而以江北海運河運附焉

同治二年四月公與李公鴻章書曰減漕一案卽請尊處主稿

望銜會奏若蘇州克復此摺與紅旗同去尤妙鄙人之意第一疏宜專論浮額不言浮收做處十一年九月減江西浮收舖堂創稿爲數太少州縣之入款頓絀而出款卒不少減牧令深以爲不便而紳民於大減之後仍爾催征不前蘇民亦難免此殆非可久之道將來蘇松等府減浮收竟可不必入奏不必出示但令每縣各立一案就該縣之風俗人情而爲之制大戶名目可革則革辦法不必一律減法不必一價但使小戶實有所減而已 又與蘇松太道郭嵩燾書曰筠仙所論核減浮收不可違奏深爲精當鄙人減江西浮收爲數極少州縣窮苦異常而民仍征輸不前大抵風俗旣成如江河之不可使之逆流雖堯舜生今不能舉斯世而還之唐虞賢者舉事實在因俗而立制所謂治去泰甚者耳 是月公與李鴻章聯名上疏曰竊惟大學理財之道於天下必曰平周官土均掌土地之征必曰鈞禹貢九等太宰九賦不外平均今天下不平不均者莫如蘇松太浮賦上漕之則比元多三倍比宋多七倍旁證之則比毘連之常州多三倍比同省之鎮江等府多四五倍比他省多一二十倍不等以肥磽而論則江蘇一熟不若湖廣江西之再熟以寬窄而論則二百四十步爲畝有縮無贏不如他省或以三百六十步爲畝而賦額獨重者則由於前代官田租額也夫官田亦未嘗無例矣伏查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八

二

大清戶律官田起科每畝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每畝三升三合五勺重租田每畝八升五合五勺沒官田每畝一斗二升是官田亦有通額獨江蘇則不然考宋紹興中朱子行經界法吳糧每畝五升耳厥後籍蔡京韓侂胄等田爲官田又買似道廣買公田元代續加官田明祖平張士誠又復入諸豪族田皆據租籍收糧宣德中巡撫周忱知府况鍾奏減蘇松糧百萬石疏中稱蘇府秋糧二百七十餘萬石內民糧止十五萬餘石餘皆官糧是二者未嘗合併官糧自七斗六升民糧自五升嘉靖中令各州盡括境內官民田畝益之分攤定額長洲縣官田最多故額最重他縣他郡官田遞少故額遞輕今長洲等縣每畝科平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八 三

米三斗七升以次不等折實粳米多者幾及二斗少者一斗五六升遠過乎律載官田之數此蘇松太重賦之源流也自明以來行之五百年不改而其中升降盈縮則因時而異蘇州府志稱明臣周忱奏令輸帛一匹準米一石輸銀一兩準米四石又稱課吏以權科六七分爲上考終明之世無徵至八九分者國朝康熙十三年前撫臣慕天顏疏有曰無一官曾經徵足無一縣可以全完無一歲偶能及額雍正中奏準江蘇漕米折徵每石銀一兩其時銀價每兩易錢七八百文以此觀之前明及國初賦額雖重大都逋欠準折有名無實而已嗣是承平百餘年海內殷富爲曠古所罕有江蘇尤東南大都會萬商百貨

駢闐充溢甲於寰區當是時雖擔負之夫蔬果之傭亦得以輕移職事分其餘潤無論自種佃種皆以餘力業田不關仰給之需遂無不完之稅故乾隆中年以後辦全漕者數十年無他民富故也惟是末富非本富易盛亦易衰至道光癸未大水元氣頓耗商利減而農利從之於是民漸自富而之貧然猶勉強支吾者十年迨癸巳大水而後始無歲不荒無縣不緩以國家蠲減曠典遂爲年例夫癸巳以前一二十年而一歉癸巳以後則無歲不歉且鄰境皆不歉而蘇松太獨歉此何理也謂爲州縣捏災此三十年中督撫司道更數十人之多豈無一二不肯黨同欺妄之人而且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八 四

聖主不加斥戶部不加駁廷臣科道不加糾此又何理也誠以賦重民窮有不能支持之勢部臣職在守法自宜一切不問堅持不減之名疆臣職在安民實因萬不得已爲此請減之術始行之者爲前督臣陶澍前撫臣林則徐皆一代名臣揣其意殆謂減額則永不能加災緩則後不爲例原冀民氣漸甦無難復舊初不意年復一年且年甚一年而不可緩也臣竊維前辦全漕之時間遇水旱辦成災者一辦帶徵者九帶徵之後依然全漕故以年計爲減成以十年計非真減成也今則年年辦災永無帶徵之日乃真減成也又官墊民欠一款道光之初數僅分釐癸巳以後馴至一二成夫謂墊者豈州縣之果能墊哉不過

移雜墊正移緩墊急移新墊舊移銀墊米以官中之錢完官中之糧將來或額免或攤賠同歸無著猶之未完也故歷年糧冊必除去墊欠虛數方得徵收實數以此數民固未嘗完也伏查蘇屬全漕一百六十萬歷後積漸減損蓋自道光中年始於今三十年矣禮曰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言綜乎三十年之大凡斯以後可知也今試以道光十一年起至咸豐十年止三十年中連數分計之辛卯以後共計一千三百餘萬除官墊民欠得正額之七八成辛丑以後十年共計九百餘萬內除官墊民欠得正額之六成豐辛亥以後十年共數七百餘萬內除官墊民欠得正額之四五成而已自粵逆竄陷蘇常焚燒殺掠之慘遠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八

五

接宋建炎四年庚戌金兀朮故事蓋七百有三十年無此大劫臣國藩臣鴻章親歷新復各州縣向時著名者全成焦土孔道左右蹂躪尤甚又各賊不能相統此賊所踞難免彼賊劫掠故賊境卽不與官兵交界亦皆連阡累陌一片荆榛凡田一年不耕卽爲荒田今已三年矣各州廳縣冊報拋荒者居三分之二雖窮鄉僻壤亦復人烟寥落間於頽垣斷井之旁遇有居民無不鵠面鳩形奄奄待斃傷心慘目之狀實非鄭俠流民圖可比已復之松太如此未復之蘇州可知而欲責以重賦責以數倍他處之重賦向來暴斂橫征之吏所謂敲骨吸髓者至是而亦無骨可敲無髓可吸矣斯卽據情籲請全行蠲免三年在

皇上如天之仁必蒙

俞允惟是天庾正供停運三年軍糈浩繁度支仰屋其何以濟臣等所不敢出此也又荒田召種有順治年間各省屯田之例可援然墾熟旣遠升科更遲現報荒田三分之一已荒者議蠲未荒者議減將所存僅一二成亦臣等所不敢出此也至於辦災例案自七八成而五六成而四成咸豐三年聞警拋荒僅此三成若稍存苟且彌縫之見援拋荒之案減而又減約得二三成非不可以塞責但前督撫臣之所以爲此者尙或冀其復舊今則明知無望而狃於積習不以直陳是全無爲國之心徒有罔上之咎又臣等所不敢出此也臣等細覈歷年糧數咸豐十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八

六

年中百萬以上者僅一年八十萬以上者僅六年而皆有官墊民欠十餘萬在其中是最多之年民完實數不過九十萬成案如是民力如是積弊之後大難之餘催科一事棘手尤倍臣等蒿目艱難悉心籌畫上體宵旰憂民之切下維軍國待用之殷於萬難偏重之中求不相妨礙之道似宜用以與爲取以損爲益之一法比較歷來徵收各數酌近十年之通致定賦額不許捏災不許挪墊於虛額則大減於實徵則無減窮變通久於此時爲正辦或者謂據此定額未免過少不知減餘之數仍通省莫重之數尙非宋元舊額不得謂少且不自今始也咸豐十年以前歷年如是未嘗於歷

年

國用有減也彼時兵革未興生聚未改田園廬舍未大損非猶是完善之江蘇乎夫完善之江蘇僅有此數則殘破之江蘇不應仍有此數今臣等於殘破之餘請照完善之時定額且不援近來最少之數不假借墊欠虛數誠不敢謂必有把握若仍執久置不用之虛額衡量多寡欲求轉逾乎完善之時

皇上聖明洞鑒有是事乎有是理乎事理所必無即刑法所必窮恐賢如劉晏李巽不賢如裴延齡李實亦且束手無策矣又或者謂數既猶是何不仍夫舊貫尙有冀於將來不知乾嘉之江蘇實千載一逢之盛會不可爲例竊謂自茲以往如天之福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八

七

東南無事休養生息二十年冀可復咸豐及道光末年之江蘇更二十年冀可復道光中年之江蘇而懸此虛額數十年以待之無論無此政體恐異日之利尙不可目前之害已不可支蓋臣等今日之所辦所謂以與爲取以損爲益者方將借減賦之名爲足賦之實所以能照完善之時定額者其機括全在減賦二字中也何以言之辦災辦緩權在胥役防弊雖有百法舞弊奚啻千端止此民力止此地產不減賦之弊在多一分虛數即多一分浮費減額之數在少一分中飽即多一分上供減額既定胥吏無權民間既沾實惠公家亦有實濟是爲轉移之善術一也異民死亡之外大半散之四方故鄉賦重望而生畏尋常蠲緩不

足去重賦之名招之不來荒田愈久愈多何法以治之惟聞減賦之令必當爭先復里是爲勞來之善術一也往者諸城被害官吏一空鄰團抵死拒敵鑼聲所達萬衆爭先小股賊匪見輒卻走以三首縣言洞庭香山金市各相持至七八月之久固由朝廷恩澤之至深亦徵愚賤天良之未泯此時減賦令下彼

見
皇上於經費匱乏之時尙有度越尋常之舉有不深望格外踴躍輸將者乎又激勸之善術一也臣等所謂以與爲取以損爲益者此也現在蘇郡尙陷賊中聞各鄉多爲暗圍之約待時而動以應官兵卽如常熟反正鄉民毀賊卡殺賊目者十餘處崑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八

八

山克復沿湖居民截殺竄賊無數是其明徵一聞減賦之令必當感激涕零望風增氣他日軍麾所指弩矢之驅更奮壺漿之意益誠又未始非固結招來之一法臣等伏查順治八年三月奉
上諭凡故明仇怨地方或一處加糧甚重我朝並無仇怨何可踵行此等情由詳察具奏欽此於是江西瑞袁等府明初因陳友諒加糧倍重布政使莊應會奏復舊額蘇松獨未及上請又雍正三年三月十九日怡親王奏請酌減蘇松浮糧奉
旨蘇松之浮糧當日部臣從未陳奏常厘
皇考聖懷屢欲施恩議減今怡親王等悉心籌畫斟酌奏請朕

體

皇考愛民寬賦之心准將蘇州府額增銀蠲免三十萬兩松江府十五萬兩欽此又乾隆二年奉

上諭江省糧額尙有浮多之處再加恩免徵銀二十萬兩欽此部文照雍正三年例辦理仰維

列祖

列宗當東南全盛之時猶復

軫念民依如此其深且厚况今日之兵燹子遺流離瑣尾至於此極也乎漕糧爲維正之供而蘇松獨曰浮糧曰浮賦見諸

列聖諭旨及郡縣志書不以爲嫌是知實有浮多應減之處留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八

九

以待我

皇太后

皇上行之者也惟有願懇

聖慈鑒察特沛

殊恩俯准減定蘇松太三屬糧額由臣等督飭司道設局分別查明各情形以咸豐中較多之七年爲準折衷定數總期與舊額本輕無庸議減之常鎮二屬通融核計仍得每年起運交倉漕白正耗米一百萬石以下九十萬石以上著爲定額卽以此後開徵之年爲始永遠遵行不准更有墊完民欠名目似此核實辦理不特酌十年二十年之通相較固無所紓卽三十年之

通相去亦甚不遠至官墊民欠本屬弊政新復之地百款皆空無可墊而欲其墊弊更百出宜永遠禁止嗣後非大旱大水實在荒歉者不准捏災著爲令伏願

皇太后

皇上俯念蘇松各屬爲十八省未有之重賦非他處被陷州縣可比又爲七百年未有之大難非歷年被災例案可比去無益之虛額求有著之實徵下延億萬垂盡之生上繼

累朝未竟之志民生幸甚

國計幸甚疏入奉

上諭節據會國藩李鴻章等奏報克復松江府及太倉州地方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八

十

陳及該處百姓被賊殘虐爲數百年所未有各屬州縣田畝拋荒著名市鎮悉成焦土雖窮鄉僻壤亦復人煙寥落連阡累陌一片荆榛居民間有子遺頗連困苦之狀有不能殫述者覽奏情形曷勝憫惻因思蘇松太三屬地方爲東南財賦之區繁庶甲於天下而賦亦天下最重比諸他省有多至一二十倍者良由沿襲前代官田租額且自宋明兩代籍沒諸田皆據租籍收糧所致嘉靖中又令各州縣盡括境內官田民田分攤定額亦皆大有增加我朝順治年間卽經明奉聖諭以故明仇怨地方加糧甚重我朝何可踵行飭由地方詳查具奏嗣於雍正乾隆年間疊奉

恩旨以蘇松浮糧施恩議減將蘇州額征銀蠲免三十萬兩松江府十五萬兩又江省糧額浮多之處加恩免征銀二十萬兩仰見我

祖宗軫念民艱至深且厚國家承平百餘年來海內殷富江蘇自乾隆間辦理全漕者數十年固由民力之充亦殊見民心之厚及道光年間兩次大水以後各州縣每歲荒歉加恩蠲減遂成年例嗣是每年徵收之數內除官墊民欠率得正額之七八成或四五六成不等民力殆已難堪及至粵逆竄陷該省焚燒殺掠民盡倒懸幸自上年官軍克復松江本年克復太倉現方飭令統兵大臣等進取蘇州救吾民於水火而各地方經賊荼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八

十一

毒凋瘵至極若不將各該府州屬數百年來浮糧積弊仰體列聖深仁厚澤痛加核減無論民力有所不堪即使勉強減成輸納何以慰如傷之隱而施浩蕩之仁且令官紳胥吏徒營中飽尤爲弊之甚者亟宜因此時會痛加掃除所有蘇州松江太倉三府州屬糧額著兩江總督會同藩江蘇巡撫李鴻章督飭司道設局分別查明各州縣折衷議減總期與舊額本輕無庸議減之常州鎮江二屬通融核計著爲定額先自松太創行卽以此後開徵之年爲始永遠徵行不准再有墊完民欠名目蘇州所屬俟肅清後一體辦理嗣後非大水旱成災實在荒歉者並不准捏災請緩請蠲至蘇州府漕弊尤莫如大小戶等名目

紳戶把持州縣浮收種種弊竇皆出其中著卽永遠禁革所有一切辦理章程及應行裁革之浮收陋規包戶等積弊均著照該督撫悉心妥籌詳細具奏務期上舒國用下恤民生通變盡利經久可行用副朝廷痾瘵在抱嘉惠斯民至意欽此 時大理寺卿潘祖蔭御史丁壽昌連疏請減蘇松等郡漕額並及浙江之杭嘉湖三府奉

旨戶部議奏 大學士管理戶部事務倭仁疏曰臣查潘祖蔭摺內大致以江南漕賦之重甲於天下近年漕欠極多地方愈多虧空曩時以積重難返憚其莫爲今則江南數郡兵燹頻經固請酌減舊章更定新章等語丁壽昌摺內大致以漕糧一項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八

十三

江浙爲大宗自蘇杭淪陷國家財賦之區久爲賊據欲寒今日之賊膽必先收今日之心欲收今日之心必先減最重之糧額因請將蘇杭等處七府一州據照每年應征漕白糧舊額永減三分之一等語均係爲固民心培邦本起見臣等正在公同覈議間復於五月二十四日欽奉上諭節據會同藩李鴻章奏報克復松江府及太倉地方等因欽此仰見皇上痾瘵在抱嘉惠斯民之至意臣等伏思國家歲漕東南四百餘萬石輸之京倉以供支放統計數年放

欵約需三百餘萬石以全漕額數計之除年例開放外尚有贏餘米一百餘萬石時遇水旱偏災

加恩寬免應運之正供恆難依額全完而例放之俸糈仍須照常關領故為積蓄之計不得不先事圖維於量入為出之中仍寓酌盈劑虛之意至於各省賦額多寡不同悉皆纂入賦役全書頒行天下垂之永久成規具在原不敢輕議更張茲據潘祖蔭丁壽昌等奏稱前因查山東河南等省漕八省共額徵米四百五十餘萬石而蘇杭等七府一州實應徵米二百五十餘萬石幾及全額十分之六其間以蘇松為最重嘉湖杭太次之常鎮又次之非各省之田額皆狹而七府一州之田額獨寬各省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八 三

之士脈皆薄而七府一州之士脈獨厚也其源由於南宋買似道買民田為官田而增其租額流及於明嘉靖中均官田民田為一則州縣之額各視官田之多少以為準故不特各府之稅則不同即各縣之賦額亦異而蘇松又因元末張士誠之竊據洪武有意讐怨之以租額為官糧故較他府州為尤重也我朝平定江南深仁厚澤淪浹民心二百年來承平相繼賦則雖重民力尚足供支乃自逆氛肆擾江蘇之蘇松常鎮太四府一州杭嘉湖三府盡遭蹂躪民不聊生現經會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督率將士分路進兵不難剋期恢復惟東南元氣已傷從前財賦之區至此悉形凋敝小民雖有再生之日編戶均成孑立

之身是非大廣

皇仁恩施格外將既渙之人心勢難驟集而歲漕二百餘萬亦徒紙上空談夫事窮必變變則通通則久臣部職任度支救敝補偏尤在內本外末大抵欲培

國本先恤民艱所謂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也現在蘇松太三屬漕糧已奉

特恩特予量減應由兩江總督會國藩江蘇巡撫李鴻章確查各屬實在情形分別糧額之重輕酌量議減仍將各府州縣原定額數及此次議減成數造具清冊專摺奏交臣部覆覈再行奏請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八 十四

恩施其浙江杭嘉湖三府併請

飭下閩浙總督署浙江巡撫左宗棠通飭所屬將各該府州縣實在應徵漕糧稅則詳細確查各按重輕分成量減統俟奏到之日由臣部覈覆辦理惟是正供定額關係歲需下恤民生仍當上籌

國計是在該督撫中外兼權通盤核計俾立法期於久遠而制用無碍常經是為至要所有臣等遵議緣由理合恭摺具奏奉

上諭前因潘祖蔭丁壽昌先後奏請酌減江浙等處漕額當交戶部議奏嗣據會國藩等奏請減蘇松太三屬漕額因特降諭旨令會國藩李鴻章分別查明折衷議減茲據戶部奏稱江

蘇之蘇松常鎮太四府一州浙江之杭嘉湖三府盡遭蹂躪民不聊生現蘇松太三屬已奉特恩准予量減常鎮漕額雖較輕於蘇松等屬而比之各省額數究形其重似應一律量加體恤其浙江杭嘉湖三府並請飭左宗棠確查稅則分成酌減惟據會國藩等所奏蘇松太三屬漕額聲明除舊額本輕無庸議減之常鎮二府通融核計每年起運倉米一百萬石是蘇松太三屬實徵米五十萬石按之原額止存十分之四以常鎮府額徵米較之未免不得其平請將蘇松太三屬漕糧統按原額減去三分之一常鎮二屬照原額酌減十分之一各等語漕糧爲天庾正供京師仰食東南相沿已久必須通籌熟計中外兼權若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八 五

竟將蘇松太三屬額賦驟減十分之六而他屬不得均霑於倉儲既有關係於辦法亦欠均平著會國藩李鴻章按減分數將蘇松常鎮太等屬漕糧各按上中下賦則一體分別議減以昭平允並將各該州縣等田額若干酌減若干分晰開列奏聞請旨務令下恤民生而不致上虧國用方爲妥善至於浙省疊遭兵燹小民流離失所殊堪軫念自應將該省漕糧量予減免以示公溥之仁著左宗棠通飭杭嘉湖三屬將實在應徵漕糧稅則詳細確查各按重輕分成量減奏明辦理原摺片均著抄給閱看欽此 公與李鴻章檄布政使劉郃膏專任其事設局分別核減議久不決三年二月公與鴻章書曰減賦一事必求蘇

松太與常鎮不甚歧異此萬不能之勢人心難鑿今日求與常鎮輕則相等浸假而求與更輕之楚則相等矣浸假而求與尤輕之蜀則相等矣不如墨守部議蘇松太三分減一常鎮十分減一庶得事理之平而息紛紜之議惟松崖欲將輕則重則之鄉通融核減鄙意亦以爲不可不如專任定三分減一十分減一二語偏張曉諭婦孺皆知庶大小戶一律減則書吏不得高下其手若求之過深議論過多則弊端從出矣於是定議蘇松太減三分之一常鎮減十分之二著爲令

籌備京倉

同治二年七月戶部奏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籌備京倉一摺請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八 六

旨飭下會國藩官文沈葆楨惲世臨等會同籌畫將鹽課漕折兩項實撥若干妥籌辦理奉旨依議 公覆疏云臣查咸豐十年以來蘇浙淪陷南漕運京爲數寥寥上年全漕竟未興辦僅賴李鴻章勸辦商捐米九萬于夏間次第解京在上海經營甚苦而在天庾則裨益甚微本年東南應徵之漕自應設法多解本色上供京師至急之需然江蘇淮揚通海之米已由漕臣吳棠奏准仍征折色撥充揚州軍餉湖北之米已由撫臣嚴樹森奏准萬難改征本色江西之米亦由撫臣沈葆楨具奏仍難改征本色此三臣皆素抱公忠非不願京倉根本之人其所以難于解米

者蓋為時勢所迫成例所拘殆非一二言所能罄目下欲運江楚之米入京即百餘年之成憲與近數年之事例均不能不大為變通臣請為

皇上縷陳之向來三江兩湖皆有官製漕船分幫編號水次受兌各有定所今則漕船盡壞將欲全數修復需銀約三千萬兩既難籌此巨款又值黃河北徙運道久淤之後又值泰西就撫海道暢行之時由江浙閩廣以達天津出入洋面如履戶庭揆之天時人事自須全廢河運概行海運而兩湖江西安徽向未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八

七

朝因之改為旗丁行之既久屯戶不能耕田而鬻與平民動倚衛官以抗糧衛軍不能使船而另募水手動引旗丁以滋事名實相舛既已不勝其弊矣而旗丁每次領運需索需費視州縣若魚肉開墾之委員通州之倉書又視旗丁若魚肉臣歷觀道光年間諸臣之奏疏

直宗之論旨言及州縣浮收旗丁幫費未嘗不深恨次骨終以積重難返莫可如何今則局勢大變日月重新漕船既可全廢旗丁亦可全裁頃者兵部議履嚴樹森裁兵一案飭臣等酌量辦理郭嵩燾在糧道任內因之詳請盡裁屯兵以屯田改隸州縣以衛官改隸綠營其說甚為詳明臣以戎馬倥傯尚未據以

入奏茲既議廢漕艘自應并革衛軍臣所謂百年成憲不能不大為變通者也道光二十七年王大臣戶部議以京師之現銀太少南中之浮收太重請將南漕改征折色以實部庫而蘇民困旋經督臣李星沅奏駁不行

文宗登極撫臣傅繩勛陳浮收幫費之弊民不聊生又請改徵折色旋經部科議駁不行逮咸豐三年粵匪竄陷金陵長江梗塞不得已改收折色定為每石一兩三錢當時銀每兩換錢二千餘文米價每石不過一千餘文故一兩三錢民猶病其重也今則情形迥異價值懸殊銀價每兩不過換錢千三百餘文米價雖各省不同然大致相類李鴻章嚴樹森奏稱四兩以外係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八

六

就夏間荒歉言之吳棠沈葆楨奏稱三兩上下係就秋間收穫言之臣處目下所買之米其價亦近三兩若如崇厚奏合米價運腳僅及二兩則近年絕無此事米價既費三兩加以由內河而出江由江而海而津船價耗米等費計亦不下二兩是南省解到天津之米約計需銀四兩九錢而南省所收民間之漕部價僅算一兩三錢若解米十萬石即有三十六萬金無著之款部臣不准銷量臣不能賠此中空礙情形實乏彌縫之術即以江西而論辛酉年之漕折臣與毓科出示每石征錢三千壬戌年之漕折臣與沈葆楨出示每石征銀一兩九錢以一兩三錢之部價計之則所納並不為少以目前穀米之市價計之則所

納之數斷不能購米一石而船價耗米各費更無所出以臣愚見必求部臣奏請

特旨米價運脚均准據實報銷不拘原定一兩三錢之數庶江楚本屆之漕尙可設法解京臣所謂近年事例不得不大爲變通者也兩淮鹽務與漕政本不相涉然崇厚議撥鹽課以購南米亦權宜救時之一策臣忝任鹽院三載有幾而淮饑未嘗竭力經畫非敢視爲緩圖也沿江上下各軍釐卡至十餘處之多均以鹽釐爲大宗臣若驟議變革則各軍皆將向臣處索餉若全不變革則官鹽斷不能逐卡完釐而楚岸引地久爲粵私川私侵佔西岸引地久爲浙私粵私侵佔民間藉此以免淡食鄂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八

九

省藉此以籌釐餉江路未通豈能禁鄰省之盛行且輪船拖帶流弊百世既恐授洋人侵奪鹽利之權又恐啟私梟假托洋商之漸種種窒礙無處著手故吳錫文之呈詞錢寶廉之奏疏雖

奉諭旨飭辦臣尙因循未及與辦職此之由仰託

皇上威福九洲洲既克長江一律肅清臣始與郭嵩燾重立新章先辦江西一岸現在規模粗定稍遲數月再行專案具奏大約緩納逐卡之釐金由臣處總收而分送各處禁餉鹽之名目以商運爲主而輔以官運庶幾收回利權漸循軌轍此又當變通近年之事例而返諸昔年之成憲者也斯二者皆當今之急

務而漕糧之關係尤重更張更大相應請

旨飭王大臣戶部悉心集議據臣愚見復南漕之舊章定海運之全規縱使軍務大順亦須俟諸同治五六年後目下二三年內祇可作試行之局難遽爲永定之章米食不必徵諸民間民折銀而官購米亦可商捐米而官代解亦可米色不必拘守成例江廣參用白糧亦可蘇浙不盡粳米亦可數不必如其額解數十萬石不嫌其多三四萬石不嫌其少價不必其盡同此省與彼省可以參差前批與後批可以增減但求有米到京一切不爲束縛聽東南各督撫因地制宜從容展布試行一二年後自然漸備漸精中外皆有把握爲今日之試行卽爲他日之成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八

三

案如漕船應否另造屯衛應否裁汰沙船應於何處受兌上游應於何處滙總何條應用歷年海運之例何條應用歷年商捐之例須由王大臣戶部預爲議定庶幾可暫可久得所遵循至鹽務係臣專政目下實無鹽課銀兩可以撥充漕費抱愧殊深所幸湖南撫臣惲世臨籌畫精詳擬解米十萬石進京除新舊漕折外另籌巨款以作運費將銀兩先解臣處商所以運津之法又奏派巡東道黃冕察看長江劍運事宜黃冕因創爲米鹽互市之議稟請於皖省設互市局招徠湖北商買運米至皖由皖省設法運滬運津並招淮南商運鹽至皖與楚中米商交易而退此局若成不特湖南漕米可以中途相兌并江西湖北之漕

亦可酌量由皖運淮鹽如有起色既可清軍餉之積欠亦可補京米之不足與崇厚原奏戶部復議均相符合即與華祝三請提江廣之銀交吳棠買米解京之奏其用意亦為暗合實屬因勢利導兩有神益除由臣函商江楚三省詳議各行具奏外所有京倉需米遵照部議悉心妥籌緣由

恭摺復奏伏乞

聖鑒訓示 疏入

上嘉納之

海運章程

同治七年三月公疏言竊准部咨江北漕糧海運議令全用夾

板船裝運等因伏查海運漕糧本以雇用沙船為正辦此次江

北漕米無多沙船大號可裝二千餘石者不過需用三十號小

號可裝七百石者亦不過需船七十餘號現已委員馳赴上海

先儘沙船雇用如實不敷用仍參用夾板船總期體察情形及

時酌辦謹將江北淮揚通三屬同治六年分漕糧海運章程十

條恭呈

御覽

一米色應挑選乾淨也江北淮揚一帶出產粳米無多從前兩

屆河運均係紅白兼收稔利并買此次改由海運仍當照辦遴

派委員分投採構並令多辦稔米認真挑選乾潔不准稍有潮

雜以重倉儲

一分定米數應畫一免收也查同治六年分江北淮揚通三府

州屬應徵熟田漕糧除奏明撥抵兵糧外實該起運正耗米若

干又高郵泰州寶應三州縣帶徵同治五年分緩漕米若干查

照向章按漕斛採買交倉亦歸漕斛現用部頒小口鐵斛製造

木斛由糧道較準發交買米各員應用仍令各備樣米俟交兌

沙船時呈驗加貼印花連道庫鐵斛一並帶通較兌以歸畫一

一江北米數無多應從簡辦理也查蘇屬歷屆海運在蘇州設

立省局由司道督辦委蘇州府總理其事並委首廳縣隨同辦

理又在上海設立滬局委辦雇船驗兌各事宜此次江北漕糧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八

三

改辦海運事屬創始然米祇六萬石當此經費支絀自應格外

撙節由藩司糧道會同督辦毋庸設立省局所有雇船驗兌各

事宜酌派委員會同蘇屬滬局員董妥為經理毋須另設一局

以節糜費其天津交米事宜應派江安督糧道酌帶員董馳赴

天津經理交兌會同直隸委員妥辦

一江北漕米應雇沙船裝運也向來漕糧海運均用沙船歷著

成效江北此次海運因上冬沙衛船隻甚少故前奏有參用夾

板船之議現已委員赴滬先儘沙船雇用飭令挑選妥實商船

責成同行互相結保編列號旗排泊浦江受兌放洋時准其二

成載貨照案免稅咨明各關查照至由津回空販運北地貨物

並准照案全行免稅該沙船倘遇有在洋遭風即時報明所在地方官驗明除折桅懸棺糧貨俱損奏明豁免外如貨物並未拋棄獨棄官糧者雖懸棺屬實仍令賠補如果承運無誤並未援案分別給獎至回空沙船如往天津牛莊各口販貨應由局查明米石交清方准填給全行免稅印照持赴各關呈驗放行其交米不清之船一概不准給照以示區別以上俱指雇用沙船而言或參用夾板船隻另議章程咨明辦理

一耗餘等米應備帶本色也查海運章程天津剝船食米每漕米一石給米一升一合五勺通倉經紀耗米每石給米一升五合均以漕斛核計又每石備帶餘米二升隨正交倉又沙船耗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八

三

米每石給米八升江北漕糧海運自應查照一律購齊本色解滬兌交隨正開報至沙船耗米一項原備到津或有折耗彌補之用如有盈餘隨官收買咸豐五年復議於此項耗米內限定提出三成由津局按照市價收買亦應照辦該船戶於裝兌後不得私行糶變查出嚴究以裕倉儲

一水腳應照章核給也查歷屆海運雇用沙衛等船每裝米一石給水腳銀四錢上屆奏准加給銀一錢五分連神福犒賞等共七款每石給銀五錢七分八釐一毫此次江北漕糧自應照辦俟船隻備齊核明應需銀數解由滬局兌收轉給以利通行一津通經費應核實開支也查海運章程天津官剝每百石給

剝價雜費銀八兩四錢四分七厘三毫民剝每百石給銀九兩八錢八分四厘八毫箇兒錢每百石給銀二兩江北此次海運均應照章辦理此外津通經費除經費席木銀兩由糧道衙門照例批解外其津局用項在津收買沙船餘米各款係屬創辦難以豫定擬做照舊章寬為籌備以免缺誤至沙船水脚及一切經費係在漕項本折及此次所買米價盈餘款內抵支如有不敷仍應由司籌撥事竣分別造冊核實報銷如果委員辦理無誤准其援案請獎俾示鼓勵

一米船放津應責成巡護也查歷屆海運舊章准令沙船各帶礮械出口給領入口呈繳於放洋時由捕盜局派令員董選撥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八

三

輪勇各船出洋護送一面責成沿海水師鎮將多派備弁兵船在於所轄各島嚴密巡防逐段迎護催快趕速抵津並先咨明直隸山東各省撫臣一體分飭護送開具專任分任各職送部查考以昭慎重

一米船交清應責成經紀也查歷屆海運均請戶部奏請欽派大臣赴津查驗並由倉場侍郎揀派坐糧廳酌帶經紀斛手直隸派委天津道總辦在案江北此次海運應請照案屆時仍由各衙門奏請

欽派並請於米船抵津時隨到隨驗除實有霉變應立時風晾外如係乾潔之米務須隨到隨收至已交之米由津運通由通

運倉應照戶部奏定章程責成經紀承管如有偷漏潮濕攪和等弊責令賠補究治不得牽涉原裝沙船以免羈候而示體恤一餘米應循案抵補也查歷屆海運遇有沙船在洋遭風失事及霉變遲到者均以本屆籌備餘米並上屆存倉米數抵補交足具報全完續到米船由天津道驗運交倉另檔存記留抵下屆正供之用歷經循辦有案此次應請照辦以速正運

河運章程

同治九年正月公疏言竊九年分江北冬漕遵照部議仍辦河運臣於十一月十二日專摺陳奏在案伏查八年分江北漕米於九年河運赴通節節阻滯水陸兼運直至十月杪始能蒞事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八

三

一切經費雖由糧道王大經格外撙節不至過鉅而人事之艱時日之久較之海運難易懸殊該糧道交米事竣赴部引見現已馳回江甯臣面詢情形證以臣出京時由運河南下所見者其言多屬相符若不預為籌畫恐下次又蹈覆轍據稱本屆承辦河運在事六月之久中間處處阻滯歷歷可數如嶧縣境內之大泛口該處為山水經由之所一遇暴漲則迅流急湍迨水退之後則沙淤停積今年漕船經過該處水深不及二尺河底碎石縱橫最碍舟行必須由山東認真興挑挖深四五尺並將近灘石堆剷除與河底配平方利行駛自大泛口而北則有滕縣境內之郝山口該處為入湖要道淺而且窄又微山湖內之

王家樓滿家口安家口獨山湖內之利建開南陽湖內之新店開華家淺石佛開南旺開分水龍王廟以北之劉老口袁江開處處淤淺或數十丈或百餘丈亦須由山東逐段勘明一律挑深方可無阻此未渡黃以前阻滯之處宜預為籌辦者也議者謂早日開兌早日過湖倘不愆期不知濟甯以南淺處已多濟甯以北運河尤為乾涸總須守候伏汛盛漲方足以資浮送至黃水穿運之處漸徙而南自安山至戴家廟三十里自戴家廟至八里廟二十二里運河舊有之隄盡被黃水衝破缺口極多黃水湍悍而勢急漕船載重而質脆斷難破復而行需用剡船下旋以立之根然後由漕船繳關步步上移否則簸蕩急流之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八

美

中無復收泊之處而十里鋪姜家庄道人橋等處又極淤淺似須由山東設法一面於淤阻處極力疏濬一面於運隄各缺口排釘木椿貫以巨索俾漕船經過有所依傍牽挽不至為洪溜所吸倉卒失事此渡黃時艱滯情形宜預為籌辦者也及至渡黃以後若在伏汛未落以前或易為力若伏汛已過等候秋汛即屬杳茫不可必之數九年在八里廟守候兩月之久可為前鑒自張秋至臨清二百餘里河身有高有下其疏導之法須量河身之高下高者開挖宜深下者開挖稍淺庶可高低相等一律深通再於黃流已長未落之時即下開板蓄水以免消耗或就平水南開運東築一挑水壩引黃入運皆多方設法力圖幹

旋之策此渡黃以後運道易涸宜預爲籌辦者也山東水勢長
落無定或先長而後忽落或先小而後復大漕船經由東境一
千數百里而歸嶧滕魚臺濟甯東平東阿各州縣封雇船隻以
備起剝之用地方官相距甚遠兼顧不遑九年所雇剝船不免
臨時逃散擬請酌改章程責成東省管河廳員雇備剝船小者
裝米三十石大者至百石爲止一遇漕船淺阻斟酌起剝由糧
道按石給發飯錢以免枵腹至關夫亦改由河員招集歸其約
束一併由糧道給予工食庶不缺誤此又略改舊章宜預爲籌
辦者也東平州運河之西有一鹽河倚水爲障爲東省鹽船所
經要道漕船若由安山左近繞入鹽河至八里廟仍歸運道計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八

七

程二百餘里較之徑渡黃流上有缺口大溜下有流石樹樁者
其難易懸殊是以商船率多避黃而趨此路上年因非運漕正
道未敢試行十年行抵安山時如遇黃流過猛祇宜變通改道
惟自安山三里堡入鹽河之路亦須預先勘明何處平順先立
標竿爲識免至臨時周章此又渡黃改道宜預爲籌辦者也以
上五端又皆在山東境內從前糧艘運北沿途修開築壩挑河
過剝均由南河東河兩督臣治黃治運意專在漕務事事各有
考成處處不惜重費故能駕輕就熟事無不舉今則黃流橫決
運河失修河員之經費大減河運之米數極微欲江北一隅數
萬之漕而責山東以全力治河治運未免獨爲其難然部臣所

以不肯竟廢河運者亦因成法不可輕改國事不可畏難具有
遠慮丁寶楨見義勇爲力顧大局亦必不因米數太少之故而
忽視沿河應辦之工糧道王大經躬肩重任既已經歷險艱茲
令再試危途不得不預爲綢繆免其遲誤現在欽奉

諭旨飭派漕臣張兆棟前往山東會勘築堤束黃事宜必可與
東河督臣蘇廷魁山東撫臣丁寶楨面商一切相應請

旨飭下該督撫等通籌運道全局建可久之宏議並將臣此摺
所指興工之處分投興辦利目前之漕務臣當飭催該糧道等
趕緊兌米及早開行仰慰

宸廑奉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八

八

上諭會國藩所陳應辦事宜五端實因時制宜之策丁寶楨勇
於任事必能力任其難著卽按照會國藩所奏督率沿河各州
縣實力修濬次第興工以期一勞永逸至張兆棟蘇廷魁尤當
迅速會商丁寶楨實力興辦毋得稍存推諉欽此 同治十年
二月二十四日公疏言竊照上屆河運節節阻滯業經臣等陳
明艱難情形應行設法預籌奏奉

諭旨允准欽遵在案伏查江北淮揚通三屬應徵同治九年漕
糧剔除災緩按照原奏起運八成本色實計運米五萬七千二
十六石有奇前已飭委淮揚道劉咸將所需船隻雇齊分泊淮
城寶應汜水一帶水次受兌一面嚴催各屬照數購備米石趕

緊剝送據報於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開兌業已陸續驗裝一
兌清即當催令開行駛抵東省黃水穿運之處候汛北上惟
查上屆漕船行入東境險阻情形不可殫述此次復遵部議仍
從江北試辦河運誠以良法不可輕廢冀將規復舊制然非先
通河道辦理總無把握業經漕督臣親往會勘擇要與辦應由
臣咨商山東撫臣東河督臣嚴飭承辦廳縣委員趕緊認真開
浚務期一律深通並飭糧道王大經刻日馳赴江北料理轉運
事宜以期妥速茲據江甯布政使司梅啓照江安督糧道王大
經查照成案參以現在情形酌擬章程詳請具奏前來臣等復
加酌核相應繕具清單恭呈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八 五

御覽如有未盡事宜容隨時奏明辦理謹將同治九年分江北
淮揚通三屬漕糧遵行河運酌擬章程十條繕具清單恭呈
御覽

一米色挑選乾潔也江北淮揚通一帶多產秬米應照河運成
案紅白兼收現經各州縣購齊好米由河運總局認真驗收總
以乾潔為王不准船戶稍有攙雜以重倉儲
一交倉米數分別解運也查江北淮揚通三府州屬同治九年
分熟田漕糧前次奏報約徵米七萬二千三百餘石嗣據各屬
將災緩細冊送齊逐加復核稍有參差除附片奏請更正外實
計淮揚通三屬剔除災緩應徵熟田正耗米七萬四千七百七

十二石六合八勺內除節省給丁耗米三千四百八十九石五
斗二合八勺循案抵充途費實該起運米七萬一千二百八十
二石五斗四合除二成折色米一萬四千二百五十六石五斗
八勺按照例價由道批解部庫外實計起運八成本色米五萬
七千二百六十六石三合二勺內正兌正米三萬七千四百四十四石四
斗三升七合加二五耗米七千六百八十六石一斗九合三勺
改兌正米一萬五千八百九十三石五升二合九勺加一七耗
米二千七百一石九斗四合全數交倉

一接運雇備民船也此次辦理河運以體恤民船早令回空為
要查東境運河節節淤淺自八里廟至臨清二百餘里尤為梗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八 三

阻應由臣咨商山東撫臣分飭沿河州縣先行雇備民船俟南
船行抵臨清隨到隨卸過載至接運北船總期船戶誠實船料
堅固凡熟慣運糧之船最易舞弊一概不用如有偷盜攙水情
弊嚴行懲辦該州縣選雇不慎亦干參處所有東省運河各工
業經漕督臣親往會勘擇要與修臣擬咨商山東撫臣東河督
臣飭令各該承辦工員實力開濬務使一律深通不得草率俟
汛發後即責承該管府廳縣體察情形如水勢將落速於八里
廟運口築壩並將臨清以上各閘下板嚴閉俾河水先期蓄存
庶可倒塘灌運其南船回空亦先蓄住去水船到即行俾明歲
辦並仍易招雇不致視為畏途

一預剝民船以備過淺也東省剝船向由沿河州縣封雇此次河運先經臣奏請改由管河廳雇備現准山東撫臣咨稱仍須由地方官專辦呼應較靈自係確有所見應由臣咨明山東撫臣札飭沿河州縣察看水勢代雇船隻最小者每船裝米三十石至大者以裝米一百石為度總須選擇合用俟漕船到境交收應由糧道酌給水脚裝米一石每日給予大錢七文以示體恤其大泛口祁山口安家口為甫入東省要路尤應先為開挖並多雇剝船預備過淺庶可無誤黃汛

一經費樽節動支也此次河運一切經費除儘用漕項米折外其不敷之銀係動節省給丁耗米及解部米價餘存等款所有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八

三

購買米石已按時價由各州縣動支發給至民船水脚及神福犒賞等項應照上屆定章每米一石仍供給錢八百文其沿途開壩緯挽蓆片等項難以預計應照前次部議運費以一兩二錢七分之數作為定額其報銷由糧道督飭樽節支用省益求省不任稍有浮糜

一收兌仍用漕斛也查徵收漕糧向由漕斛上屆係將道庫奉頒小口鐵斛照造木斛較準應用此次仍應照辦並令各備米樣呈驗加貼印花攜帶赴通以便較對現在船隻早經履定排泊淮城實應汜水一帶各給旂幟腰牌俟米裝齊聽候糧道逐一扞驗後即由糧道稟請漕臣照例盤驗以昭慎重

一解款照案辦理也查河運漕米運抵通倉除輕資蓆木銀兩另由糧道衙門照例批解外所有海運案內之津通剝費雜費應遵部議毋庸批解惟廳倉茶果及筒兒錢兩項仍照章解倉場衙門兌收此外一切河運陋規雜費仍請嚴行禁革以重庫款而杜積弊

一米船隨到隨驗也此次辦理接運仍為體恤民船起見所有北船運米到壩亦應速令回空俾免羈候應由臣咨商倉場督臣轉飭坐糧廳於米船抵壩隨到隨驗除實有霉變應立時風晾外如米尚乾潔務須隨驗隨收倘有需索留難情事從嚴懲辦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八

三

一船戶照案調劑也查歷屆海運及同治五年九月河運均准各帶二成土貨回空亦准酌帶貨物免其納稅捐釐欵奉諭旨准行在案此次仍應照辦並照案每石給發耗食米二升至所帶二成貨物凡裝米二百石之船准帶土貨四十石其餘以此類推回空亦祇照原裝米數科算准帶貨物二成以重稅課由糧道填給護照過關呈驗免報稅釐惟洋藥一項不在尋常貨物之列如查有帶往者照章完納稅釐以示限制

一出力各員酌請獎敘也河運自故道失修極形艱苦各委員到通交米如果始終出力無誤倉儲擬請做海運章程由糧道分別出考詳請獎敘以示鼓勵

江西漕政

江西有漕州縣四十有八當河運時每石津貼運費少者過半多者三倍四倍其培克於上者歲科試有考費糧道及本管道府丞倅尹尉等官有漕規又有門包節毒過山禮到任禮修署填衙漕館乾修諸名目其吞併於下者院署司署糧道及本管道府署有房費又有刁紳劣監包攬完納取於小戶者重納於官倉者徵其甚者持州縣浮勒之短挾制分肥聚眾告漕而州縣奏派攤捐之款有道光二十五年查辦豁免案內每年應攤銀六萬一千一百六十兩有奇二十九年清查倉庫案內每年應攤銀一萬九千四百三十兩有奇又有年例捐款六萬一千

求關齋弟子記

卷二十八

三

七百九十兩有奇而科場不敷銀七千兩修理貢院銀二千兩大計紙飯銀四百兩俱分作三年攤捐每年攤銀三千一百三十兩有奇兵燹後財力殫竭官民皆困先是湖北巡撫胡林翼奏減湖北漕折取中飽之資歸之上下歲省民間錢一百四十餘萬緡而

國帑不加虧公倣其意而行之命司道參酌湖北章程詳議試辦減漕價以紓民力免攤捐以清民累其永定章程由江西巡撫另疏入告茲錄其草創規模如左

咸豐十一年九月公與藩司李桓書曰減漕之事利於民而不利於官民有停捐之樂又得減價之惠或可踴躍輸將官不以

停攤款為德而但以減丁漕為怨必且多方阻撓請閣下於攤捐節壽漕規等項嚴行禁止俾大利歸於州縣而立法之初不能不懲究異議梗令之人倣處於抗違新章征解不力叅劾一二員則事不勞而自集矣 又與巡撫毓科書曰咸豐六年餉絀異常七月間議減南昌之漕每石價三千文其後八月一月輸將極為踴躍今漕價仍照南昌六年之例地丁一正一耗定為二千四百文請閣下飭藩司大張告示將捐輸一概停止稍寬民間之力並請停止攤捐漕規等項稍寬州縣之力庶幾用其一緩其二十一月公疏言本年江西州縣大半被擾民力拮据所有額徵地丁漕米不容藉詞蠲緩臣等援照近年湖南北

求關齋弟子記

卷二十八

三

減價徵收成案飭令藩司嚴定章程禁斷一切浮收規費勒限征解以濟餉需而紓民困該署司李桓實力奉行百年積弊痛加掃除從此餉事吏事可期日有起色現值更張之始條目繁多俟辦有頭緒再行專案具奏公以李桓所定章程命前廬陵知縣丁日昌會同江西省州縣之在皖者妥速詳議開具簡明清摺呈候核奪同治元年正月丁日昌稟稱江西省地丁浮徵尙少為害尙輕惟漕糧浮數逾於額數積習相沿半歸中飽今欲毅然更舊輟而一新之則非取中飽之資分其半而歸之於公分其半而還之於民不可欲分其半而歸之於公還之於民則非為州縣裁革可省而不遽省之向章措置應辦而無力可辦之

經費不可查江省有漕州縣四十有八從前徵收以津貼運費爲詞少者過半多者三倍四倍不等自前數年改收折色除廣信一府收數仍照舊章其餘各府少者三千餘文多者四千餘文較之從前之收七八千文者固已大相逕庭今再因地制宜分別酌減廣信地廣糧輕如上饒開折則五兩九錢二折六兩五錢三折七兩二錢廣豐開折七兩五錢二折八兩五錢三折九兩五錢今統爲減至五千五百文以至六千文不等較之從前已減十分之五其餘各府收數自二千六百文起以至三千八百文止計廣信一府核減淨收十數萬串其餘各府以前一二年收數計之核減雖屬無幾依咸豐初年收數計之核減總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八

三

在一百餘萬串以外此於百姓有益於正項無損所謂中飽之資取其半而歸之於公者也所謂可省而不能遽省之向章何也供之於上則有門包有節壽禮有到任鋪陳供設有歲時添補器具各種雜費上年雖經另設公費嚴撤革除然稟命承訓者固多而陰奉陽違者抑亦不少統計此等規費大缺每年自三四千金以至八九千金不等中小缺以次遞減此供於上之費一耗之於中則有文武同寅之漕規例米節禮委員之夫馬程儀上司胥役之抄牌折夫內而幕友東修伙燭豐益加豐外而憲幕之酒館乾修數不勝數統計此等費用大缺每年自三四千金以致六七千金不等中小缺以次遞減此耗於中之費

二消之於下紳衿則有紅圍米刁生劣監則有棍子米戶胥則給漕餘營兵則資犒實以及平時書差之工食門丁之伙燭佐貳年節之借貸犯人遞解之雜需稍無節制則層出不窮爲數蓋不能一一以計此消於下之費三而且優缺則有代認虧空官捐穀捐之相仍此累之在目前者也交代則有虛出通關流攤分攤之不已此累之在身後者也且夫州縣藉漕而取之民者既三倍四倍之不等豈其一一歛脂膏而歸之囊橐哉蓋出者無節則入者難贏分者不多則取者自省今既將中飽之資取而分益乎上下而此千萬金無著之款若仍聽其陳陳相因其黠者必將巧歛乎百姓愚者必將私盜乎帑藏盜帑藏者害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八

三

國計歛百姓者害民生而終亦有損於國計然而州縣明知其陷阱也而勢固無可如何向供於上者不供則怒向耗於中者不耗則怨向消於下者不消則離今擬明定章程上司既設公費則不向州縣更索毫釐公事責之知府而委員之供給可裁案贖不准浮文而幕友之束修可節源既澄則流自清立法庶可長久所謂可省而不能遽省者不明爲裁革不可也所謂應辦而力不能辦者何也一考試也學憲按臨夫馬有費紙張有費程儀有例供給有費一兵差也陸則需夫水則需舟人必索糧馬必索芻豆一上司新任也供應縱所不需而衙門厨傳不能不修禱帷儀衛不能不備在清廉之上司固不能攜車馬宮

室而來在貪鄙之上司更將於贖資餉率是索雖有龔黃卓魯其勢固不能淡泊相遺但州縣有餘之數既苦於無可餘則應辦之差亦難強以所必辦今擬考試則酌定歲科之費由州縣劃扣軍餉辦理而大典不致悞兵差則由省局預計程途請領軍餉全數支給而軍務不致延院司道新任則由首縣每次於軍餉領給千兩備辦而上下不致失歡此謂應辦而力不能辦者不代爲措置不可也夫可省而不能遽省者已爲代省則州縣雖窮不濫應辦而力不能辦者復爲代辦則州縣雖勞不虧由是而州縣之所慮則在捐與攤矣奏派攤款雖爲彌補正項而設然既虧之正款剝肉醬瘡不明補百中之一未虧之正款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八

三

寅糧卯喫將暗虧萬中之千夫此萬中之千公用出於是私用出於是參妻子奴僕之用亦出於是然既有代填正款之名可以彌縫轉轉則上司固無辭以責之也與其徒事虛文形諸案牘者日見其有餘藏諸府庫者日見其不足愈積愈深使國家受有名無實之害曷若渙其大號從前之積累往者不追新定之規條有犯必懲一儆一解俾正款絕攤新掩舊之端憲諭以奏攤兩款擬爲奏請豁免大哉言乎匪特示吏民以不欺而亦杜絕侵挪之善法也至於年例捐款可裁者約十分之七隨時捐款可裁者約十分之五詳府攤款除考費兵差已代爲措置外其餘均可全裁以上各款萬不能裁者計每年不過四萬兩

仍擬於軍餉項下酌提補給總計除考費每年約劃扣一萬餘兩兵差院司新任多寡難以預定大約不過萬兩合之彌補捐攤四萬兩總共不過七八萬兩在上既不因財以廢事在下復不因事以耗財捐攤已革而交代始可以言算始可以言清矣且夫清釐丁漕之積弊其迹雖不與交代相交涉而其實則與交代相表裏浮費除而前任無侵蝕則後任無所用其刁難積累除而雜款無移挪則正款不必用其掩覆如是征解犁然而交代焉有不按期而結者哉蓋交代易虧倉庫無虧則國用自足此清釐之後有益於正款者也以歸於公者計之實數增六十餘萬而軍餉可助涓埃以還於民者計之浮數減一百餘萬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八

三

而輸將可期踴躍此清釐之後有益於軍餉而亦有益於正款者也當省者省州縣既無餘亦無累可一意以治民應辦者辦不誤公亦不廢私免紛心於外務其事不相謀其理實一貫以今較昔孰利孰害豈不彰彰可觀哉 四月公復巡撫沈葆楨書曰去歲試辦丁漕減征一案發之太驟條理不密聲明今秋再定永遠章程左公以通省一律皆巨履小履同價謂宜參差定價因地制宜論者亦多以廣信科則最輕卽每石征納五千六千較之他府每石完三千者尙屬便宜閣下有德於信州甚厚紳民無不輸情效命此番更求體察卓裁是否信屬漕折每石可完四千五千抑或仍照他郡一律三千之處伏候詳示

五月公又復沈葆楨書曰丁漕各屬不能一律猶巨履小履不能同價衆論僉同已無疑義大約廣信漕以五千爲率各屬仍以三千爲率其他處小有參差銀價時有漲跌以及知府之酌盈劑虛佐維之漕規換名均請閣下與方伯裁定見示永章待九月下札出示而大致不可不早定使收令有所適從 沈葆楨核定章程復公書以一律征銀爲妥會

諭旨以江西民困未蘇飭公查辦七月公查明被害州縣疏請蠲免錢漕以減漕永遠章程尙須妥議乃先陳攤捐之弊曰咸豐四年十一月臣於水師勝仗摺內奏稱百姓感戴皇恩淪肌浹髓我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八

五

國家深仁厚澤二百餘年不當此大亂之後不知感人之深至於此等語今倏忽又閱八年每當寇賊非常之警尤見民情愛戴之誠卽至庚申夏秋蘇常之失海澱之變而中外晏然穢塵不驚耕鑿如故益歎我

朝人心之固結殆爲亘古所未有顧人心雖如此固結而寇盜卒不能廓清頻頒蠲緩之詔書而民困未會蘇息屢下整飭之嚴旨而吏治亦未振興其故何哉臣嘗反覆尋思竊以爲民生之困由錢漕浮勒之未革也州縣之困由攤捐欵項之太多也欲振民窮須力除錢漕之弊欲飭吏治須盡豁攤捐之歛江西錢漕一事臣與撫臣沈葆楨現在設法減征容俟妥議章程另

案具奏其攤捐一事臣請爲

皇上先陳其概攤捐云者從前虧空之類無處彌補則令州縣勻攤以捐補之目下需用之歛無處籌給則令州縣勻攤以捐給之者也目下需用之歛不過本省自捐自用苟能另籌經費卽可立停攤捐從前虧空之歛則係奏明派攤屢奉部文者約有四欸一係道光二十五年豁免案內查出官墊民欠及攤補兵差經費等銀一百二十二萬七千餘兩前撫臣陸元烺奏准部議責成現任州縣自二十九年六月起分年攤補歸欸除已完外未完銀九十六萬一千餘兩一係道光二十八年清查案內查出因公挪缺銀三十萬三百餘兩經前撫臣費開綬奏准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八

罕

部議自三十年起分作十二年由巡撫司道府州暨停缺州縣公捐銀十二萬兩津貼瘠缺各縣歸補原挪之歛其餘銀十八萬三百餘兩著落各該縣自行按年彌補除已完並巡撫司道府州應捐不計外各州縣共未完銀十八萬一千餘兩一係咸豐元年豁免案內查出清查以前官墊民欠六十六萬七千餘兩經各前撫臣奏准部議飭自咸豐二年六月初一日爲始隨同上屆挪墊兵差銀兩分年按限帶攤歸補一係清查以後續墊民欠銀三十四萬三千餘兩部議著落原挪州縣及該管上司全數賠補此四者江西各屬奏派攤捐之所由來也往昔地方無事年穀順成各州縣於丁漕考成之餘間有畧解攤捐之

款迫軍興以後地方蹂躪民氣凋殘按年額征之正賦非查辦
蠲緩卽征解不前所有應攤前項道光二十五年豁免案內挪
墊兵差及二十八年清查挪缺等兩款已覺完解寥寥其咸豐
元年豁免案內查出之清查前後挪墊兩款更屬力難兼顧總
計近年解攤款銀兩者按限核計不及十分之一二且或於攤
款少有所盈反於正賦大有所絀譬之盜鈴而掩耳挖肉而補
瘡雖有攤捐之名並無補苴之實溯查嘉慶十八年十月十六
日奉

上諭直隸等十四省清查虧欠銀兩等項節經各督撫等將彌
補章程奏明辦理此內除陝西一省扣至本年四月限滿是否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八 聖

全數完交現尚未據奏到又廣東省虧短銀兩穀石亦據奏明
分年彌補朕思此次虧短銀兩穀石各督撫奏定分限展限章
程責令州縣按限完交而州縣籌補之法仍不能不借資民力
現在直東豫三省邪匪滋擾其餘各省亦間有荒旱處而民氣
未紓若州縣官藉彌補為名仍科歛於民非所以休養生息也
著傳諭各該督撫等卽將此次虧缺銀數確數查明現已完解
實儲在庫者若干其未完者若干據實核數奏明暫行停止彌
補等因欽此當經前撫臣先福查明江西未完各款截數奏明
暫停彌補嗣後屢奉部催並未報解分釐迄今已五十年是嘉
慶

諭旨之所謂暫停者實與永停無異矣然則道光年開攤補之
款又可期其有實收之日乎至州縣之稍知自愛者無不以攤
捐為大患履一日之任卽有一日之虧罷官以後回籍尚有咨
追身歿之後子孫尚須著賠一經署缺受累無窮其不肖者則
又借奏攤之名為股削民膏之目毫無益於
國計大有損於吏治臣不揣冒昧懇求

聖主施浩蕩之恩
錫逾常之典俯准將江西各州縣應攤前項各款共未完銀二
百一十五萬四十餘兩概予豁免俾閭閻無科勒之苦州縣無
賠累之虞庶幾政肅令行同臻上理仰副我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八 聖
皇上惠愛黎元勤求吏治之至意倘託

聖主鴻福軍務漸竣歲事豐稔此後江西額賦年清年款何患
部庫之不充若虧後此按年之課徒索前此紙上之債亦復何
補也如蒙

恩旨俞允臣當飭司再查各州縣已完及請免各細數造冊送
部查核其本省需用之款向由州縣攤出者臣與撫臣當另籌
一項永禁攤捐專案奏辦七月奉

上諭會國藩奏江西省民困未蘇請將州縣攤補銀兩懇恩豁
免江西省軍興以來迭遭蹂躪現雖全省肅清而民力凋殘元
氣未復該省各州縣應行攤補各項銀兩加恩著全行豁免經

此次豁免以後各州縣既無賠累之苦惟當激發天良整飭吏治年清年款源源征解如有藉口民欠以致額征短缺者卽著該督撫查明嚴參治罪各該督撫亦當廉隅自勵於州縣無所濫取於民生自無所廢削大法小廉實有厚望所有江西省錢漕定立章程著會同藩沈葆楨會同迅速妥議具奏欽此 閏八月公與江紳黃贊湯書曰侍欲減珂鄉丁漕淨收之弊去年定地丁每兩納二千四百漕每石納三千文厥後征輸不甚踴躍州縣多稱不便今年改立永章略有變改不知將來可一律辦妥否茲將示稿鈔呈台覽是否妥愜伏祈指示如有不便於民之處敢請台旆於經過珂里之時代爲調停卽不便於官之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八

聖

處亦須體察入微乃可垂久 三年二月公與沈葆楨書曰聞印山請以官捐代坐釐弟已批駁印山或出於相助之誠其屬僚何堪此累且新章一兩九錢因銀價太賤牧令深以爲苦彼山方伯請征銀錢由官作主仍改復三千之舊弟已批准請台端主持州縣過於窮窘未有不殃及百姓者也官捐之不宜辦弟夙持此議數年以來朋僚多勸弟辦江西民捐者弟以既抽釐金不欲重困斯民近日之辦釐金不善大拂民望非本意也官捐之外如節壽辦差火耗挪捐數者能爲州縣寬得一分則州縣之取民者亦自少一分火耗一項弟批小山稟請由閣下核減定案節壽辦差二端究竟應否全裁尙有窒礙之處均

請卓裁定奪見示攤捐一事處處與交代相牽涉元年奏豁之二百萬因交代各案未清致豁如未豁真虧者與無虧者同爲不潔之身全案不能覆奏完結弟意欲請將道光咸豐年間交代數百案一律豁除免算聞尊處不欲破此成法故小山兩次稟商交代事件弟均未批答究竟全豁道光年間交代有無鉅弊不豁交代專將前此攤款一概豁除後此攤款永遠裁革果有良法否敬乞賜示並乞將攤捐案由尊處主稿見示於一二月內會銜覆奏於是定漕折每石收銀一兩九錢每地丁銀一兩連加一耗羨折收錢二千四百文再按每年銀價酌加錢數毋庸征收實銀所加之數仍每兩不得逾二百文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八

聖

求闕齋弟子記卷二十八

求闕齋弟子記卷二十九

東湖王定安纂

吏治三

兩淮鹽政

前明鹽法兩淮歲行四百萬引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我朝定鼎割一為二以二百萬為一引共行一百四十一萬三千六百引內派淮南行一百十八萬一千二百三十七引准北行二十二萬九千一百二十三引每引納銀六錢七分此正綱也其有加於正綱之外者如安徽之甯國和州含山江南之江都清河山陽桃源宿遷邳州贛榆睢甯沭陽等州縣原食綱鹽順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九

一

治八年另加食窩十六萬七千三百九十八引謂之食鹽加窩又前明甯夏用兵議加甯餉滴珠二項順治十年將此項頒引目九萬二千六百九十七引十七年巡鹽御史李贊元題准帶課不行鹽其課帶入正綱謂之甯珠又順治十三年戶部請加兩淮鹽十六萬引亦經李贊元題明帶課入綱謂之新增又上元八縣改行食鹽九萬六千七百引亦請帶課不行鹽謂之八縣歸綱又康熙十四年科口余國柱奏准改割設為加勉每引加鹽二十五劬加課二錢五分兩淮增鹽十七萬餘引增課四十萬五百餘兩謂之加勉又康熙十七年御史傅廷俊題請鹽引加丁議加二萬七百四十二引謂之加丁又湖南衡永寶三

府前明借行粵鹽順治十八年復令食淮分行八萬一千七百六引探入正綱帶納謂之三府復准以上七款皆加課而未入於額引也以後綱額劬數時有增減至道光二十九年淮南改行票法以四百萬為正引加貼餘鹽二百萬己酉庚戌兩綱實應造報湖廣江西安徽江蘇四省並承順承綏邊鹽江甘高寶泰興食鹽總共一百九萬五千五百十引辛亥綱票鹽壅滯壞商販公票由司詳院批准改為每引六百劬照引半納課共運鹽七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引核其引數銀數與己庚二綱相符行未半而粵亂起遂停綱咸豐四年部科以停綱久議仿明王守仁就場抽稅之法檄准試辦署運使淮揚道郭沛霖設法試行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九

二

定以每鹽百劬抽食稅錢百五十出江倍之各場奉行不力或三石抽一或五石抽一更有十石抽一者復設巡卡二十餘處補漏稅及不足者行二年餘收稅錢數十萬緡七年秋署運司喬松年受篆前江蘇布政使聯英副之議改稅鹽法於泰州設總局通泰分司另刊大票以八十五劬為一包成引征正雜課銀一兩三錢五分行之年餘舊商漸集九年夏聯英議撤兩分局統歸舊商承辦每年包納稅銀以二十四萬引為率多運者聽而每年所銷僅十餘萬引蓋先設分局足收化私為官之效一經商辦則私梟從而侵占之然欲行綱鹽復舊規則必以商辦為宜咸豐十年四月公履兩江總督任時尚在安徽軍次即

疏言鹽場爲大利所在若就場征課經理得宜較近歲所入可多得百萬以外宜辦淮揚水師以保鹽場薦福建延建邵道李鴻章爲兩淮鹽運使使與水師護鹽場疏通引地事未果行厥後軍書旁午倥偬未暇十一年八月大軍克安慶江路漸通湖北江西皆有淮鹽運販沿江設卡抽釐以餉軍而川私粵私充斥湘鄂准引滯銷公乃建疏銷輕本保價杜私之議商民便之今錄其奏議章程如左

同治元年十二月奉

上諭淮南鹽務廢弛已久現在運販楚北者劣員奸商居多會國藩雖設卡抽釐而所得未多前據戶部飭該大臣酌提成本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九

三

由官督運則利權操之自上而於皖浙軍餉必能稍資接濟茲據中允錢寶廉與戶部前奏是否可行著會國藩一併悉心議奏欽此 二年四月公覆疏曰臣奉

諭旨當即轉行兩淮鹽運使香松年議覆去後茲據該運使詳稱竊釋戶部之意係欲加徵課銀收回引地以冀漸復舊規又恐商販不前改由官運洵是籌辦南鹽至要之策無如引地爲鄰省侵占籌銷極難正課因釐捐過多加增非易上年江路漸通楚西兩岸亦嘗招商試辦乃以淮鹽久不到岸所銷盡是川鹽粵鹽蓋川鹽之成本較輕賣價可減淮鹽之成本較重賣價獨昂故淮鹽之疲滯斷不敵川粵各鹽之旺銷則商既不前即

官運亦恐無起色至部文所稱仍以四百觔爲一引令繳正課每引三兩七分三釐零係照承平時科則而言現在除完課外運司衙門所收釐金及沿江各釐每鹽一票約共完十五兩以上釐捐如是之重是以試運楚西之鹽止能照稅鹽章程完納稅鹽每票九百觔僅完課銀一兩八分尙且無利可圖今欲以四百觔鹽完三兩有零之課其勢更有難行蓋淮南目下情形不患無商可招而患無利之可獲惟有將楚西兩岸銷路大加整頓仍由運司衙門招徠新舊各商運赴楚西銷售以期淮鹽逐漸進步爲得寸得尺之計前經都統富明阿奏請招商旋派知府杜文瀾前往楚北試辦如果辦有成效再當另議章程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九

四

詳辦等情具詳請奏前來伏查各軍餉絀是臣之隱憂兩淮鹽務是臣之專政楚西兩岸被粵私川私侵占太久斷非一蹴所能挽回此時必欲爭回引地非大減賣價則不能敵鄰私非先輕成本不能跌賣價據現行事例九百觔一引者並鹽本稅課釐金運脚拖費計算幾及四十兩成本已屬極重若如部議改爲四百觔之引加爲三兩有零之課又以重價購買之輪船拖帶試行之官鹽則成本更重安能敵鄰私而暢銷路若將各處釐金概議裁減則下而鎮揚滁州之軍餉上而九江湖北之關釐皆將向臣處索取而臣軍除沿江鹽釐外亦別無可籌之餉實有不能終日之勢臣悉心酌核官運雖屬良法目前尙多窒

礙應暫照該運使所議俟富明阿派辦之官鹽試行有效再行另擬章程奏明辦理

同治三年正月公疏言淮南鹽課甲於天下自長江梗阻引岸廢弛疊經前督臣於咸豐四年奏辦就場抽稅販戶下場細鹽收課甚微又於七年奏改設局征稅令水販就棧採買稍有成效但每年所征課銀較全盛時尚不及十分之一總因楚西引地未通鹽無去路是以課無來源現在江路肅清運道暢行無阻所有楚西各岸自應趕緊設法運鹽濟售力圖整理而籌辦之難大端有二一在鄰鹽之侵灌太久西岸則食浙私粵私而兼以閩私楚岸則食川私粵私而兼以潞私引地被佔將及十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九

五

年民既借此以濟食官亦借此以抽釐積重難返久假不歸勢不能驟行禁絕一在釐卡之設立太多淮鹽出江自儀徵而金柱關而荻港而大通而安慶而華陽鎮以達於楚西層層設卡處處報稅均以鹽釐為大宗諸軍仰食性命相依勢不能不概行裁撤臣博訪衆論核定新章按切今日之時勢仍仿昔年之成法大致不外乎疏銷輕本保價杜私四者請為我

皇上粗陳其畧自鄰鹽侵佔淮界本輕利厚淮鹽不能與之相敵江楚百餘州縣徧地皆是查之不勝其煩堵之且恐生變計惟重稅鄰私俾鄰本重而淮本輕庶鄰鹽可以化私為官而淮鹽亦得逐漸進步現已咨明湖廣江西各督撫將鄰私釐金酌

量加抽聽鄰鹽與淮鹽並行不悖譬之田產被客民佔據田主初歸姑與客分耕而食待至淮運日多然後逐佔田之客申鄰鹽之禁此疏銷之畧也近年楚西之鹽每引完釐約共在十五兩以上所分濟者下游為都興阿之餉馮子材之餉李世忠之餉上游為臣與官文部下之餉皆萬不可停者臣與各處咨商鹽釐不能全停未始不可暫緩除揚鎮兩防宜照舊額外其餘未始不可少減臣酌定新章前之逢卡抽收者今改為到岸售銷後彙總完釐分解各軍前之收十五兩有奇者今改為楚岸每引抽銀十一兩九錢八分西岸每引抽銀九兩四錢四分皖岸每引抽銀四兩四錢既減釐以便商又先售而後納此輕本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九

六

之畧也商販挾資求利無不願價常昂保而無失然不由官為主持往往見小欲速跌價搶售其始一二奸商零販但求卸貨而先銷不肯守日而賒利其後彼此爭先愈跌愈賤如風捲潮退雖欲挽回以保成本而不可得官與商俱受其害現於楚西各岸設立督銷局派委大員駐局經理鹽運到岸令商販投局掛號懸牌定價按次輪銷時而鹽少小民無食貴之虞時而銷滯商民無虧本之慮此保價之畧也鹽法首重緝私大夥私梟明目張膽猶不難派兵捕拿最易偷漏者包內之重斤船戶之夾帶所謂官中之私查禁尤難現經改復道光三十年舊章每引正鹽六百斤分捆八包每包另給滿耗七斤半包索三斤半

共重八十六斤由臣刊發大票隨時填給並於大勝關大通安慶等處派員驗票截角如有重斤夾帶立即嚴加懲究提鹽充公其各岸之兼行鄰鹽者亦必另給稅單苟無單而販私即按律而治罪此杜私之畧也茲四者均就目前之要務及道光年間之成規參酌而損益之無論官運營運悉照商運辦理至應完課銀因鹽釐為數過重未能遽議加增仍照咸豐七年奏案征收向來鹽課按半年奏報一次今擬將各處彙收之釐亦分上下半年隨課並報以便部臣有所稽考惟兵燹之餘戶口大減以今日之民數較承平之引額恐運銷不及一半加以鄰私充斥挽復非易殷商絕少招徠尤難能否漸有起色殊無把握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九

七

臣惟有督飭運使忠廉實力講求以期

國課軍需兩有裨益

同治三年十一月奉

上諭戶部奏准北票鹽提充軍餉請分別截留以保正課一摺亦因苗逆伏誅皖徐平靜准北銷路漸通亟將餉鹽分別截留以挽頹綱而裕正課著會同藩嚴飭鹽運司忠廉設法遵照辦理欽此 三年八月公覆疏曰伏查准北鹽務自前督臣陶澍改行票鹽意美法良商民稱便果能率由舊章可行之百年不改無如軍興以後運道之通塞靡常銷數之暢滯無定鹽既不

能如額運售課即不能按綱造報拖延套搭已覺年不如年然

未辦餉鹽以前票販雖日形竭蹶而尚能勉力從公他商雖難免偷漏而未敢任意售私迨軍營提鹽抵課變易舊規營員日出於其途商販遂聞而却步李世忠部下赴壩領鹽尤屬桀驁一不遂欲百般恐嚇甚至因棧鹽不足下場自細一營開端各營效尤護私夾私之弊遂至不可窮詰現在李世忠業經開缺其部下兵勇亦皆遣散當此淮甸澄清自宜恪遵

聖諭將餉鹽截停招集新舊票販運鹽完納現課出湖銷售臣旁咨博採參考成法核議新章約有必須停止者三急宜整理者四請為我

皇上陳之漕臣以清淮防費至絀先令場商每包捐鹽五斤每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九

八

引共二十斤旋因逐包捐繳諸多未便由海州分司詳每運鹽百包帶繳五包其應完課銀及售出鹽價雖經吳棠奏明作為清淮軍需但錙銖而取之瑣屑而派之殊非政體所宜此必須停止者一也徐州係山東引地前因捻匪梗阻東引未能到岸經督辦徐宿軍務田在田奏准借運北鹽劃收東課原係暫時權宜之計行之日久流弊滋多採買則私自赴場售銷則旁侵皖界刻下東引業已通行皖民無虞淡食不能再託借運之虛名貽侵銷之實患此必須停止者二也北鹽向有淨鹽毛鹽之分已改捆者為淨鹽未改捆者為毛鹽皆須納課方准出湖近來私梟勾竄營弁朋販毛鹽結隊橫行連檣闖越堵之嚴則營

員出而包庇緝之疎則官引盡被占銷此必須停止者三也夫
惟鹽之法革其弊而利自興餉鹽停則強封害販之弊除捐鹽
停則科歛病商之弊除借運朋販之鹽停則引界混淆營私充
斥之弊無不除臣所謂整理之四端蓋亦就諸弊既去因勢利
導耳淮北綱引前係奏至戊午綱而止今於五月初五日接開
己未新綱惟兵燹以後戶口大減斷不能銷至四十六萬引之
數應循照兩年奏案先辦正額二十九萬六千九百八十二引
每引例收報部正課一兩五分一釐雜課二錢又外辦經費四
錢倉穀何費鹽捕營各一分此外如團練墾工緝費號項等款
名目太繁一概刪除以紓販力此現籌整理者一也近來軍餉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九 九

皆賴鹽釐接濟勢不能概行裁撤而長淮處處設卡商販視為
畏途且從前各卡總計每包約須完釐二千餘文為數過重自
應大加核減今擬做淮南總收分解辦法歸併兩處自西壩出
湖先在五河設卡每包收釐錢五百文運赴上游再於正陽關
設卡每包收釐錢五百文他卡只准驗票不准重抽由臣選派
委員駐卡經理蓋非減釐不足以輕本非裁卡不足以卹商此
現籌整理者二也淮北解餉原案向以十成分攤臨淮軍管分
四成滁州李營分四成安嶽撫營分二成今臨滁兩管業已分
別裁并自可將該管舊有之餉改撥金陵一軍稍解燃眉之急
惟漕臣停止捐鹽亦應量予撥濟以資貼補嗣後所收課釐已

咨明吳棠喬松年應仍以十成分派臣管派五成撫管派四成
漕管派一成論兵數則小有裒益論舊例則無甚更張此現籌
整理者三也北鹽每引例定正鹽四百斤分細四包連滷耗重
一百十斤近來棧鹽出湖皆在西壩改細大包重一百二三十
斤不等以省運脚及按包抽釐之費換包後鹽票不符叢生弊
竇臣已嚴申禁令不准改細大包並於例給大票外將每船裝
鹽包數亦做准鹽之例填給船戶清單庶鹽與票符可杜就重
而避輕不致以多而報少此現籌整理者四也以上各條係就
戶部原奏及御史劉毓楠之條陳悉心參酌力挽近年之稅政
悉復曠昔之成規而又恐積弊已深一旦改收現課各販不甚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九 十

踴躍更議輔以官運照商販一律辦理以示倡導淮北近年以
來綱法紊亂開網既無定期奏銷亦無定期目下新章既定臣
嚴飭運司督同海州分司廣為招徠源源認運仍限一年造報
奏銷以符定制但例銷北鹽口岸疊被苗捻蹂躪之後不但煙
戶凋零人民稀少且未經開網以前存積餉鹽捐鹽販鹽為數
不少舊鹽之占壓太多新鹽之售銷難速勢有必然又皖之類
六廬鳳豫之信羅光逼近捻氛軍情變幻刻刻可憂課項能否
如額收足奏銷能否依限造報未敢信有把握其五河正陽關
所收鹽釐將來自當隨同正課一并報部以重款項惟因餉需
緊要此時所收鹽課只能支應軍需未能先運京餉私衷耿耿

抱疚良深臣惟督率運司忠廉殫盡血忱實力經理以仰副
皇上整飭鹽綱之至意

同治七年十月公疏言淮南引地定額最多銷鹽最廣從前淮
綱盛時歲徵各岸課鹽甲於天下其徵諸蘇省者不及十之一
徵諸江西安徽者不過十之三徵諸兩湖者則居十之六是淮
綱之興替全視楚岸之暢滯為轉移軍興以後長江梗塞淮鹽
不能行楚經楚省督撫奏明借食川鹽原為權宜之計臣於同
治二三年間整理鹽務維時淮南即以收復楚岸為請祇因引
地被占十有餘年行之既習為常禁之未便太驟是以暫將鄰
鹽釐稅酌量加重原冀川私本重而日衰淮鹽漸進而日旺不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九

十一

謂川販巧於趨避百計漏釐每運兩引之鹽僅完一引之稅臣
訪其弊上年會派委員至宜昌會同楚省委員公同掣驗本年
又減淮鹽之釐期收敵私之效非不多方補救乃查鄂湘兩局
積壓淮鹽不下十餘萬引存數極多銷數滯而川私紛至沓來
較前尤盛推原其故總由鄂省利食川鹽雖有掣驗之名而明
讓斤兩近聞宜昌抽收川稅仍不過六七折以致川販成本太
輕來源愈旺是前此繞越而偷行者今更肆行而無忌川鄂官
商幾忘引地之應屬何省請舉淮之受害於川者數端縷晰陳
之淮鹽逆流上駛歷長江洞庭之險每船至少須裝千餘包船
笨載重計自瓜州開行非四五個月不能達鄂非六七個月不

能達湘偶遇暴風小磯立時掩消巨萬本銀悉歸烏有川私則
自川江順流而下勢等建瓴雜用小船靈便異常計程途則淮
遠而川近論舟行則下易而上難此運道之捷於淮者其害一
也淮南之鹽以餘東呂四兩場為通場之冠俗所謂餘呂真梁
者也從前暢行楚岸其鹽色之潔由於商力充足本年所產之
鹽堆至次年始行開售堆愈久則鹽愈淨近年垣商疲乏隨收
隨售鹽質甚乾川販因之而居奇淮岸因之而日廢喧賓奪主
莫斯為甚此鹽色之難於淮者其害二也淮鹽定章以五百引
起票保有鑒於道光末年改辦票運不拘引數聽商稟認厥後
承辦數千引之大販皆為一二十引之小販搶運所誤故新章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九

十二

定以限制一以杜無本冒充之弊一以驗有力承運之資計請
鄂湘引票五百引非現銀七八千兩不辦川鹽則計斤不計引
售資數百千即可辦運鹽皆散裝既官私之莫辦釐不預納亦
來去之自由此籌運之巧於淮者其害三也鄂湘兩局售鹽以
到岸之先後定出售之遲速鹽未到輪不准搶賣近數年來銷
雖極疲而商未跌價深得整輪之益但在船守風抵岸守輪計
一檔之鹽非一年之久不得脫銷川鹽則到處可售得價即賣
銷路廣則窮鄉僻壤偏地皆私賣價輕則舖戶行家非川不鬻
此籌銷之便於淮者其害四也有此四害淮何能與川敵川鹽
一日不停淮鹽一日無暢銷之望意者謂川鹽停止於川省業

鹽人等有碍殊不知淮南通泰二十場垣商煎丁以及鈎損捆
忙人等不下數百萬戶兵荒年久困苦顛連為從來所未有滿
望江路通行規復引地徐圖轉機不料鄂湘最暢之岸盡為川
私所占西岸亦為粵私闖私所占場運各商倒歇之家固眾而
煎捆各役失業之人尤多比之川省業鹽者何止數倍凡認准
引之商屢赴臣衙門呈遞稟詞請堵川私幾無虛日譬之家有
川產任客民多年估據為尊長者忍視子弟之啼飢號寒而不
為之救有是情乎至湖北軍餉原以川釐為大宗刻下髮捻俱
滅軍事大定鄂省存營極少餉項足敷周轉况准鹽內亦收鄂
釐准銷果暢鄂餉即因之而增此時堵止川私核與前准部文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九

七

俟准鹽暢應即申明舊章嚴禁鄰私毋任侵佔等語實相膠合

旨飭下四川湖廣各督撫停止川私行楚以復昔年之舊制而
收經久之利權臣職司鹽樞歷有歲年所徵課銀因軍餉緊要
未能多籌解京私衷抱歉耿耿於心今雖交卸鹽篆猶思籌異
日之有餘補近年之不足我
朝鹽法沿於舊制畫分引地係大經大法一成而不可易今南
北軍務告竣而不力爭以圖規復則二百餘年之憲典自臣而
廢其拂逆商情歛一時之怨厥咎尙輕敗壞成法貽後世之譏
厥咎更重用是縲斷具陳如蒙

諭旨准禁川私應如何分立限期漸減漸停如何堵緝粵私路
私浙私閩私不復抽收鄰稅統由新任督臣馬新貽核議章程
奏明辦理
同治十年二月督辦陝西糧臺侍講學士袁保恆奏請權加鹽
價以濟軍需部議應由兼管鹽務各督撫轉飭各運司鹽道將
現辦綱引地方能否計斤加價體察商力民情據實覆奏奉
旨依議欽此公覆疏曰臣查袁保恆原奏意在停捐以除積弊
增價以裕軍儲用意未嘗不善惟各省鹽法情形不同即就准
而論有窒碍難行者數端請為

皇太后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九

七

皇上縷晰言之夫所謂加增鹽價者將加之於商乎商人運鹽
不能零星起運淮南奏定章程以六百斤為一引五百引為一
票資本不足一票者即不准運今擬每斤酌加三四文約計每
票須增成本一千餘串分言之則形其少合計之則見其多此
時淮南運商迥非昔比類皆集資奏運商力實有未逮其窒碍
難行者一也將加之於民乎近來西楚鹽價較承平時已屬騰
貴一由鹽釐之過重一由銀價之過昂均以京外餉需緊迫未
能減輕售價民間既以鹽貴為苦局中又以銷滯為患若再按
斤加價則水取無利可圖勢必開風而裹足臬徒有私可罔又
將乘隙以賤售其窒碍難行者二也原奏謂一省獨加則滯各

省同加則通此固可免避貴食賤之患殊不知市價難齊物情使然不獨一省有一省之價即淮南自附揚州縣起推而至於江甯皖省以達楚西此岸與彼岸價皆不同緣路有遠近之分即價有低昂之判今欲比而同之雖法令亦有時而窮其窒礙難行者三也原奏又謂加價之款即於各省鹽斤出場時隨同正課收納此亦可杜以多報少之弊殊不知淮南新章之尙易招徠者全在緩納課釐成本借以減輕轉輸可期便捷應納之課須緩至場鹽售與運販後再繳應完之釐須緩至到岸與水販後再繳引額以兩淮爲獨多加價即以兩淮爲更鉅一旦責令商竈在於鹽斤出場之前完納巨萬鹽價勢有不能其窒礙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九

五

難行者四也以上各層係就淮南商力民情言之若論川淮交匯則淮引受害爲尤深前此長江未通川鹽行楚同一占銷淮地而彼時淮南兵燹之餘通泰二十場商逃灶困繳廢埽荒場鹽既不能達岸引地原不妨讓入自賊平以後另定新章新舊各商添繳修埽逐漸整頓產數日增而湖北湖南爲銷鹽最廣之區迄今盡爲川私所占現計存垣存棧存岸淮鹽積壓過多苦無出路商人資本久擱年復一年運商則决裂堪虞場商尤困窮無賴灶丁貧而生變亦屬意中之事譬之治河下游無歸墟之處上游必有溢潰之患今欲求疏通淮銷非規復引地不可欲規復引地非禁止川私不可臣於同治七年曾經剴切陳

奏而四川湖北湖南各督撫皆以軍餉爲重交章力爭部臣亦調停其間是江督之於川鹽方欲遏之使絕而楚省且招之使來臣目擊淮引地面盡被川私佔奪不禁川則盡壞我

朝之成法欲禁川則先開鄰省之弊端辦理掣肘焦灼萬分部議謂節經江督奏請減價以敵鄰私淮引尙難暢銷是淮南目前情形部中亦所洞悉臣斷不敢預存推諉不願邊陲亦何敢稍涉遷就貽誤嵯局再淮南鹽釐項下有由場商捐輸內河鹽釐每引四百文先係分解揚州鎮江兩處糧臺充餉嗣因糧臺裁撤改撥京口綠旗餉銀等項之用歷年歸入淮南造報開單具奏在案茲查前項鹽釐起捐時係仿皖營漕營之案飭令場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九

六

商照指分解專爲接濟軍餉而設現在東南軍務早經肅清各場商因私鹽充斥岸銷疲滯轉輸不繼虧耗日增淮鹽既苦產封成本又多占擱幾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據兩淮鹽運使方濬頤稟請奏停前項鹽釐以紓商力前來臣查淮引滯銷場商困苦係屬實在情形且皖營漕營之捐經前督臣馬新貽奏停有案此項事同一律擬自同治十年正月起停止收捐其京口綠旗餉銀另由藩庫籌解俾商本略子減輕庶垣產借資保固同治十年三月戶部議復湖南巡撫劉峴奏請於永寶二府試行官運粵鹽一摺衡州以下能否不致侵灌近來淮南鹽釐收數遂形短少永寶二府係淮南口岸應由兩江督臣通盤籌畫

有無窒礙准綱之處妥議覆奏奉

旨依議欽此公覆疏曰臣查湖南永州府一州七縣實慶府一州四縣自康熙六年題准行銷准鹽雍正乾隆時屢有改食粵鹽之議均經內外臣工奏駁有案前人立法具有深意行鹽必分界限係我

朝大經大法凡兩省接壤之區不許鄰私銷踰尺寸引界一定縱有奸民偷漏影射越境卽以私論民尙知所畏憚官亦便於稽查卽如蘇松常鎮皆係浙鹽引地與淮南場灶僅隔一江鎮江與瓜州淮棧僅隔咫尺路既便捷價亦輕減然必須行銷浙鹽而不能改食淮鹽者正以界限分明則紀綱永守也湖南之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九

七

永寶二府地居湘圻極邊又被粵私遍地侵灌准鹽久已不至該處然不敢以二府改隸粵引者誠以永寶一經改隸則衡州亦將佔奪長沙亦將侵灌紀綱一紊萬事紛亂且留此二郡借以保長衡之藩籬尙可冀將來之暢旺且鹽政不敢棄引地而不顧猶之疆臣不敢棄邊邑而不守今兩廣督臣既咨稱窒礙難行而兩淮運司方濬頤亦詳稱湘省各商故不願以永寶引地改屬粵中所有湘省官運粵鹽行於永寶之處臣未敢輕於議准抑臣更有請者部庫餉源以鹽課爲大宗鹽課又以兩淮爲大宗而兩淮引地之被侵奪者湖北全侵於川鹽湖南則既見侵於粵鹽又大侵於川鹽臣初次奏定淮南新章但重加抽

鄰稅不遂拒絕鄰鹽旋因軍務大定又於七年奏請禁止川私入楚無非欲收回引地冀復昔時之盛現查川私侵楚以鄰稅收數計之同治四五年間其勢稍衰自七年分逐漸加增八九年兩川鹽愈來愈旺照淮南之六百斤成引者計之每年占銷不下二十萬引蓋一萬二千萬斤之多而繞越夾帶漏稅之私者不在此數湖北九年分所銷准鹽僅七萬餘引比川鹽銷數不過三分之一喧賓奪主莫此爲甚運庫課釐日減上年秋冬所收短絀尤甚以部撥

大婚彩綢之欸不能應解鹽積如山庫空如洗場商數百家艱窘尤甚現在存堆在途到泰到瓜之鹽共有五十餘萬引無處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九

六

銷售存堆者成本之占擱已多到瓜棧者有上倉在缸之費有換包折斤之耗公私之虧累尤巨日內紛紛至臣處呈稟請令運商先買繳價運商亦因楚岸不銷觀望不前今年垣產甚旺臣勉強借給銀十五萬兩令場商收買春產場商猶以欸少鹽多不能遍收深恐灶丁賣私通梟尤慮其貧極生變而缸戶數千亦因無鹽可運窮迫無聊蓋淮南自官商以至缸灶夫役數十萬人此兩月間皆皇皇焉若生計之將盡者不料鹽務竭蹶一至於此臣辦理不善咎固難辭亦實由楚南引地盡被川鹽侵佔譬之農家被人奪去田產舉室無措也部文有云通泰各分司場灶所產鹽斤無從銷售必致私梟競起關係全局所以

百數十年無有改易淮南口岸之議殆不啻目擊淮南近日苦况矣臣於七年九月奏禁川私入楚一疏經戶部議准欽奉諭旨飭李鴻章等撤局停稅飭吳棠封禁井灶並令嚴議覆奏旋於八年秋冬李鴻章覆奏川鹽未可即禁者六端而議於沙市設局以川鹽八成准鹽二成配銷吳棠覆奏川鹽濟楚難以遽停者四端而力言井之不宜封禁經戶部先後議覆均令前兩江督臣馬新貽力圖補救妥商覆奏厥後沙市二八配銷之局初議以斤計繼議以包計川鹽每包三百五十斤至八十斤不等八成則近三千斤准鹽每包連包索八十六斤二成則僅一百七十二斤名為准占一成實則不及一成由此川勢日旺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九

九

淮銷日微淮南商吞聲飲恨而無如之何今欲挽回一二惟求皇上敕下戶部主持全綱剖斷是非縱不能全禁川私入楚亦當使淮多於川保守國家之大經大法或推八成而川二成或推七而川三川雖極多亦不得滿四成庶幾官私判別成憲常昭其分成之法或指明某府某縣暫准借食川鹽或鄂每歲准行川鹽若干萬斤不許溢額但求部臣將大概規模斷定其餘細微條目臣當與川楚諸臣妥商章程具奏凡疆吏辦事全賴各省和衷乃克有濟向來江督鹽務本仗楚督緝私催銷始有起色道光年間林則徐周天爵為楚督時則准鹽大暢他人為督其時並無袒護川

鹽之事而苟非一心維持則淮銷常滯蓋責弁役以緝私課州縣以銷數均非本省大吏不足鞭策之也目今湖廣督臣李瀚章曾在臣軍久管糧臺相得益彰深知其顧全大局毫無私見於臣處事件無不竭力相助然外間頗議其袒護川鹽膜視淮鹽非與淮為難也該督見水陸各營京協各餉需款甚鉅恐一旦川鹽不暢餉項驟減前數係已成之規不欲自己而壞且見貧民散勇謀食於川鹽者多恐其失業滋事此二者籌之愈熟故於川鹽護之愈堅今欲楚岸鹽網之平允但在楚督之心轉移一心向川則川銷旺而衆商有恃矣分心向淮則淮銷旺而衆商亦有恃矣臣所求者淮鹽堆積場棧者五十餘萬引堆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九

十

積鄂湘者十餘萬引於此七十萬引中稍稍行銷楚岸則運商場商之氣為之一蘇煎丁細役及謀食於淮之衆不至失業滋事即為大幸而淮南本分之引地不至棄而他屬亦臣盡職之一端至於餉項之贏絀則臣絕不敢爭昔年初定章程准鹽行楚每引撥釐四兩二錢解交湖北糧臺後遞減為二兩四錢初章撥釐銀六兩一錢二分解臣安慶糧臺後遞減為三兩九錢二分七釐今欲鄂省減去川鹽入款願將臣處應得釐銀多撥數成歸鄂抑或全數歸鄂如其全數歸鄂則每銷准鹽一引鄂省可得銀六兩三錢有奇以近日銀價計之合錢十一千有奇較之鄂省銷川鹽六百斤僅收川釐十千有奇尚屬淮勝於川

於鄂省有贏無絀果能勤緝川私鄂中應無難辦之處倘蒙皇上乾斷楚省引地必歸淮南作主其餘各節臣當與李瀚章吳棠妥商無不通融辦理俟湖北酌堵川鹽稍有起色再商湖南堵川之法續行奏辦

同治十一年正月公以楚岸淮南引地業經會商定議暫與川鹽分界行銷會同四川總督吳棠湖南巡撫王文韶聯名上疏曰伏查行鹽各有引界今以川淮兩省之鹽同行湖北一界之內此暢則彼滯勢有必然近年淮南銷數日疲存鹽壅積無術疏通皆由川鹽到處酒賣遂使淮引之界幾被川鹽占盡論鹽斤則色白味鹹川貨本勝於淮論搬運則下水順流川路較近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九

三

於淮論民情則楚人食川習慣而已成自然論官事則川販聚楚驟禁而恐生事變故川私侵佔淮南引地雖屬大紊紀綱之事而有萬難遽變之勢今欲於積重難返之後挽回一二仍當暫分疆界爲徐圖規復之計湖北淮引之地九府一州此國家之大法終古不變者也就川私侵淮之地而於其中收復數府專以淮綱酌分數府准銷川鹽此目下之權宜四面兼顧者也臣等函贖往來籌商再四就湖北九府一州計之現定將武昌漢陽黃州德安四府先行歸還淮南專銷淮鹽其安陸襄陽鄖陽荊州宜昌荆門五府一州仍准川鹽暫行借銷議定淮分之界不准川鹽侵入分寸而川分之界仍可由淮商就中酌

設子店撥售零引以明本係淮引地方不可喧賓而奪主一割而永棄前於沙市所設配銷局既於川販多有未便而淮銷亦並無成效應將此局裁撤移設新堤改爲分銷淮鹽局至武漢黃德四府內湖北所設抽收川稅水陸局卡亦一律裁撤禁止川鹽不得顆粒侵銷四府引地此會議分界之大畧也准鹽滯銷之由固由川私充斥而銀價日昂鹽價日貴亦屬有碍銷路初定章時湖北每銀一兩約易錢一千五百餘文今則增至一千八百餘文居民買鹽則用錢而局中售鹽則收銀水販成本因之暗增不能不量予酌減查楚岸定章本定每引售銀二十四兩厥後遞減至十九兩二錢現擬每引再減售價一兩二錢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九

三

每正引六百斤定售銀十八兩所減之價在於應解鄂淮鹽釐內各半分扣將來銀價如跌再將鹽價隨時酌提以昭平允此減價之大畧也地方州縣本有緝私疏銷之責若不加意整頓深恐漏稅之川鹽雖申禁令而無稅之川私勢更蔓延加以滲私北私交相侵灌名雖定界仍無補於淮銷除湖北飭派緝私兵勇照常佈置外所有武漢黃德四府擬擇扼要之地設卡分堵凡路私北私及川鹽越界漏稅之私仍由臣瀚章通飭各州縣不分畛域幫同局卡實力緝拿每年年終由督銷局會同湖北鹽道視銷數之暢滯定州縣之勤惰開具清單送由臣等會同考核酌量勸懲以收實效一面由臣國藩責成運司督飭各

場講求煎煉之法務使淮南鹽色日潔期與川鹽相敵倘有以醜劣低鹽運棧立將場員記過撤委此又講求緝務整頓鹽色之大畧也兵燹以後戶口大減各岸應銷之鹽較昔年額數已屬極少而業鹽以謀食人數日眾場井之產亦日多臣等不敢期銷數之極旺但求業准鹽者不至因銷路被奪而遂絕生計業川鹽者不至因銷路被堵而別出事端是即兩全之道此次分界之後如果准釐方贏鄂釐日絀即當貼補鄂餉期於勻分餘利而止如果准銷仍滯川銷大暢即當嚴堵川私期於不侵新界而止若其軍事大順滇黔肅清川鹽自有本管之引地則今日分割之五府一州仍當歸還准網淮南引地行之數百年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九

三

不刊之典臣未敢輕於議割也總之隨時體察川淮情形補偏救弊務在不戾時宜不墜憲章至湖南堵川之法前經臣國藩奏明俟湖北酌堵川鹽稍有起色續行奏辦現查湘省只有岳州常德澧州三屬行銷川鹽岳州係達省會之門戶常德係入辰沅之要津均為准鹽緊要口岸亦經議定專歸准銷惟澧州與荊州相近川鹽運往路捷價輕應暫分與川銷其餘未盡事宜俟開辦數月再行酌核續陳

准鹽西岸認運章程

第一條泰州設招商局 江路通暢亟應重整准網現於泰州設立招商總局本部堂札委大員駐局經理先辦江西口岸每

年定運十萬引仍照舊例以六百斤成引分作春秋兩綱毋論官紳商富悉准赴局具呈認辦以五百引為始願多者聽少者不准挂號後限一月內領照開江逾限即將所挂之號在銷每綱認足五萬引即行截數本部堂已刊三聯護照發交泰州總局由局填發以照根留泰州存查以左照封寄江西總局以中照給商護運鹽與票離即以私論

第二條江西設督銷局 規復引地以保價緝私為要本部堂札委大員於江西省城設局專理售鹽定價扣釐緝私等事鹽船抵岸挂號後按所到先後榜示局門挨次發售不准爭先壓後亦不准私相授受跌價搶銷所售之鹽已頒發庫秤連皮包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九

三

過秤每百斤定價庫平文現銀三兩五錢不准絲毫短欠如銷市場旺由西局酌量出示提價至滯銷之時仍於所提價內酌減至賤以三兩五錢為止以保商本

第三條三處截角查私 此次辦運改復綱鹽章程以六百斤為一引加滿耗六十斤包索三斤半每引分裝八包每包連包索重八十六斤未接此刊本章程之先業已裝十二包成引者聽之照斤計算自見此刊本章程後概以八包成由泰州抽查過秤將護票截去第一角運至安慶又抽查過秤截去第二角運至湖口又抽查過秤截去第三角如有包外夾帶私鹽毋論本商及船戶水手均照販私例治罪各商亦宜實給水脚銀錢毋稍尅扣免致水手帶私連累本商一經查出

重斤照全船包數扣算將鹽充公嗣後如無本部堂護照及未經按卡截角者一概不准過卡如違重究

第四條加重鄰私釐稅 江西十府例行准鹽近年為粵私浙私開私侵佔奪我准引之地應即重稅鄰私俾鄰本重而准本輕庶准商之獲利較厚而鄰鹽亦可化私為官現飭江西各釐局將鄰鹽釐稅加重開鹽每斤征錢八文浙粵鹽每斤各征錢十二文責成各卡認真緝私嚴拏繞越以免偷漏其新章發售之准鹽由西局另刊水程執照蓋用江西鹽道關防填給水販護運與鄰鹽之發給稅單者不相混淆經過准引地面釐卡一律放行不准重抽絲毫留難片刻如鹽與執照相離者即以私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九 五

論

第五條計算本利各款 棧鹽每引八包連正雜課暨鹽價在內約本銀五兩五錢二分繳泰州局費銀一錢八分都營賞犒銀四分八釐駁船江船商夥辛工棧租等費銀四兩四分二釐共計成本每引約銀九兩七錢九分正鹽六百斤西局售價銀二十一兩除每引由西局扣存各卡釐銀九兩四錢四分西局公費銀三錢外餘銀給還商本銀九兩七錢九分給商一分半息銀一兩四錢七分共銀十一兩三錢交商具領以利續運如遇暢銷之時提價至三兩五錢以外者所增之銀以三成給商三成解安慶糧臺四成解金陵大營至於商人自用之小費在

泰州具呈時應繳局費銀一錢八分到西岸後倉租棧租上力均係商人自行理料其售鹽時出倉下河等費出自水販一一預先說定各無爭競凡經本部堂核定數目如有私加及書役人等需索分文准商販稟明嚴行懲辦

第六條補完各處釐金 近年各路軍營皆賴抽釐濟餉如揚州大營鎮江大營金陵大營皖江南北水陸各營所設之卡皆以鹽釐為大宗此次整頓准網斷不能仍完逐卡之釐而各軍需餉甚急又斷不能失此有著之款應令於初次起運暫緩完釐俟到江西銷售之後由西局彙總扣出江西釐銀每引一兩五錢由西局徑解吳城釐金局彭部堂軍其餘七兩九錢四分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九 五

均解安慶牙釐總局由該局分解金陵大營釐銀每引三兩四錢五分解揚鎮軍營釐銀每引一兩二錢解沙漫洲糧臺捐銀每引三錢二分安慶各卡每引銀二兩九錢七分內彭部堂營楊軍門營鮑軍門營章軍志字營湘新後營祥後營善後局暨江外糧臺應分之銀向例歸安慶七卡者均在此項分之其李軍門通江關釐卡業經另籌每月一萬二千兩作抵江甯府楊守砲船釐金業經另文停止以每引計之則各軍所得較向來略少以一年全綱十萬引計之則各軍所得更多再加兩湖全綱則所得尤多矣只有初行兩個月略為展緩到三四個月後則源源解還不誤各軍要需

第七條商運官運畫一 本部堂現定新章重在商運期復綱鹽規模毋論官運營運總應與商販一律辦理不得絲毫取巧亦不得再立營運餉鹽名目至各營有借食鹽爲名私自下場採買希圖不完釐課卽與販私無異現已通行出示禁止如敢違犯無論何營員弁查出一律嚴辦

第八條沿途並無艱險 自克復九洲後長江一律肅清商船暢行現飭沿江水陸各營及沿途關卡凡新章准鹽經過驗明護照一體放行並派礮船護送不得需索分文留難片刻其儀徵九洲中關等由金陵大營會撫部院特派文武大員催儻防護可期暢行無阻如有雇船不慎勦兩有虧係各商照料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九

三

不周毋得借口短勦希圖減釐倘有遺風失水情事准其報明所在地方官勘詳一面申送泰州總局補運准免釐金一半如無地方官勘明切結不准請補

准鹽運行皖岸章程

第一條勦兩改復舊制 淮南鹽務向以安徽爲中路現在西岸楚岸均照道光三十年章程以六百勦成引皖省應卽一律辦理茲定准鹽販運安徽者專發護照每照一張運鹽一百二十引每引正鹽六百勦外加補耗六十斤包索三斤半分裝入包每包連索過掣庫秤淨重八十六斤此外查出重斤卽以私論

第二條大通設招商局 中路售鹽向以大通爲總匯本部堂札委劉牧履祥駐紮大通設招商局專司中路招商驗照抽秤收釐各事務惟大通鎮銷鹽暢滯無定上下口岸相距過秤不能仿照楚西之法挨次銷售現另刊護照將下游大勝關金柱關荻港大通四卡釐金全行緩納驗照放行俟鹽到大通每引總完下四卡釐金錢六千文專充水路彭楊陸路會飽四軍之餉按人數之多少均勻分派運商完釐後卽將所領護照繳銷由大局另給水程執照轉運他處口岸銷售自大通以上仍照舊章逐卡完釐

第三條護照另繳軍餉 中路准鹽護照每年額定六百張發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九

天

交大通招商局劉牧招商承運此外不另發護照一張以一事權凡各商販請領護照除應繳下四卡釐金外每護照一張另繳報効軍需銀三百兩此項報効銀兩與楚西新章之提分商利無異應專濟彭楊會飽四營軍餉按人數之多少均勻分派

第四條計算成本數目 商販請領中路護照前赴泰棧買鹽每引八包連正雜課暨鹽價在內約計銀五兩五錢二分應繳報効需銀二兩五錢完揚鎮軍營釐銀一兩二錢沙漫洲糧臺釐銀三錢二分都督犒賞銀四分八釐錢六千文照時價約合銀四兩四錢完大通局費銀一錢五分共計每引約合成本銀十六兩三錢三分八釐該局售價如遇暢銷之時聽局員斟酌

提價即滯銷之時至少每百斤不得跌至三兩以內以保商本
如有不顧大局私行賤售搶跌者准眾商查出稟究議罰
第五條三處截角查私 運鹽過壩由泰州抽查過秤將護照
截去第一角運至大勝關又抽查過秤截去第二角運至大通
又抽查過秤截去第三角將照繳銷如有重斤夾帶均照販私
律嚴懲

淮鹽運行楚岸章程

第一條泰州設招商局 江路通暢亟應重整准綱本部堂先
於泰州設立西岸招商總局札委大員駐局經理茲接辦楚岸
添派大員併歸一局辦理湖南每年定運入^{十六}萬引照舊例以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九 三

六百斤成引分四季起運每季四萬引毋論官紳商富悉准赴
局具呈認辦以五百引為始願多者聽少者不准掛號後限一
月內領照開江逾限即將所掛之號註銷本部堂已刊三聯護
照發交泰州總局由局填發以照根留泰州存查以中照給商
護運以左照封寄漢口總局如有運赴湖南者在漢呈明由漢
局將左照轉送南總局

第二條兩湖設督銷局 規復引地以保價緝私為要本部堂
札委大員於湖北之漢口鎮設立總局專理售鹽定價扣釐緝
私等事鹽船抵岸掛號後按所到先後榜示局門挨次發售不
准爭先壓後亦不准私相授受跌價搶銷兩湖所售之鹽已頒

發庫秤連皮包過秤每百斤定價庫平足紋現銀四兩不准絲
毫短少如銷市暢旺由局員酌量出示提價至銷滯之時仍於
所提價內酌減至賤以四兩為止以保商本向有商販不至漢
口即於下游武穴田家鎮漳源口等處發售應另於入楚境之
武穴地方設立分局仍歸漢口總局兼管照章辦理至湖南應
另設督銷局業各商湖南撫院會委大員督辦准鹽入湘另增
水脚每引四錢准於售價內扣出運加分半利銀六分一併給
還商人沿途概不完釐統俟鹽到湘後由局員照章扣解

第三條四處截角查私 此次辦運改復綱鹽章程以六百斤
為一引外加滴耗六十斤包索三斤半每引分裝八包每包連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九 三

包索重八十六斤由泰抽查過秤將護票截去第一角運至安
慶又抽查過秤截去第二角運至武穴又抽查過秤截去第二
角運赴湖南者再由漢口抽查過秤截去第四角如有包外夾
帶私鹽毋論本商及船戶水手均照販私例治罪各商亦宜實
給水脚銀錢毋稍尅扣免致水手帶私連累本商一經查出重
斤照全船包數扣算將鹽充公嗣後如無本部堂護照及未按
卡截角者一概不准過卡如有偷漏到岸即照私販拏辦其漢
鎮及湖南設局之後所有在岸舊鹽毋論官運營運一律歸局
發售係已完釐課之鹽應如何補提餘利充餉由局員核明市
價稟明辦理

第四條重加鄰私釐稅 湖南湖北均例行准鹽近年為粵私川私潞私侵佔奪我准引之地應即重稅鄰私俾鄰本重而准本輕庶准商之獲利較厚而鄰鹽亦可化私為官現咨兩湖總督部堂湖北巡撫部院將鄰鹽釐稅加抽川鹽入鄂於荊州加抽釐錢每斤八文粵鹽入湘於衡州加抽釐錢每斤八文其錢以五文歸兩淮鹽政重引地也以三文歸鄂湘督撫重卡地也新章發售之淮鹽由鄂湘督銷局另刊水程執照蓋用湖北湖南鹽道關防填給水販護運鄰鹽發給稅單亦蓋鹽道關防如鄰私違抗不領稅單擅侵引地者本部堂派撥船緝擊鹽則入官販則治罪至楚岸鹽行向係鹽務衙門專管應由總局委員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九 三

將現開各行造冊詳報如有欺商欠課得賄售私等弊隨時稟明擊究
第五條計算本利各款 棧鹽每引入包連正雜課暨鹽價在內約本銀五兩五錢二分又繳泰州局費銀一錢八分都營賞號銀四分八釐駁船江船商夥辛工棧租等費銀四兩四錢四分二釐共計湖北成本每引約銀十兩一錢九分正鹽六百斤漢局售價銀二十四兩除每引由楚局扣存釐稅銀十一兩九錢八分楚局公費銀三錢外餘銀給還商本銀十兩一錢九分給商一分半息銀一兩五錢三分共銀十一兩七錢二分交商具領以利續運其消耗包索餘斤均准貼商以廣招徠如遇暢

銷之時提價至四兩以外者所增之銀以三成給商七成解安慶糧臺至於商人自用之小費在泰州具呈時應繳局費銀一錢八分到岸後船戶坐日等項均係商人自行理落其售鹽時挑力等費出自水販一一預先說定各無爭競凡經本部堂核定數目如有私加及書役人等需索分文准商稟明嚴行懲辦湖南成本每引加四錢六分給商餘俱照辦

第六條補完各處釐金 近年各路軍營皆賴抽釐濟餉如揚州大營鎮江大營金陵大營江南北水陸各營所設之卡皆以鹽釐為大宗此次整頓准綱斷不能仍完逐卡之釐而各營需餉甚急又斷不能失此有著之款應令於初次起運暫緩完釐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九 三

湖北之鹽俟到漢岸售銷之後由漢局彙總扣出釐稅銀每引十一兩九錢八分內應派楚釐銀四兩二錢每斤九釐交湖北牙釐局又應派楊鎮軍營釐銀每引一兩二錢又沙漫洲糧臺釐銀每引三錢二分均解交揚州糧臺又九江關稅銀每引一錢四分解交九江關道又安慶各卡每引銀二兩九錢七分解交安慶牙釐局分解各營漢局所扣釐金除分派外尚餘銀三兩一錢五分應解安慶糧臺湖南之鹽僅由湖北經過湖北不能全收九文半之釐應以二文半歸鄂以七文歸湘其餘悉照湖北之例由湘局彙總扣出除分解鄂釐及各軍外尚餘銀二兩六錢九分亦解安慶糧臺其李軍門通江關釐卡業經另議

抵欵江甯府楊守礮船釐金業經另文停止至各軍應分之釐
只有初行時略爲展緩以後源源解還不致有誤

第七條商運官運畫一 本部堂現定新章重在商運期復細
鹽規模毋論官運營運總應與商販一律辦理不得絲毫取巧
亦不得再立營運餉鹽名日至各營有借食鹽爲名私自下場
採買希圖不完釐課仰與販私無異現已出示禁止如敢違犯
毋論何營員弁查出一律嚴辦

第八條沿途並無艱險 自克復九洲後長江一律肅清商
船暢行現飭沿江水陸各營及沿途關卡凡新章准鹽經過驗
明護照一體放行並派礮船護送不得需索分文留難片刻其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九

儀徵九洲中關等處由金陵大營會撫部院特派文武大員
催償防護可期暢行無阻如有雇船不慎斤兩有虧係各商照
料不周毋得借口短斤希圖減釐倘有遺風失水情事准其報
明地方官勘詳一面申送泰州總局補運准免釐金一半如無
地方官勘明切結不准請補

淮北票鹽章程
第一條改復票鹽舊制 淮北票鹽立法本善自以鹽抵餉紊
亂成規現在淮河暢通亟宜大加整理應將皖營滁營之餉鹽
漕較之捐鹽徐台借運之北鹽營弁私運之毛鹽一概停止招
集新舊票販運鹽儲壩完納現課出湖運售每引例定正鹽四

百斤分制四包每包連消耗壹百壹十斤其請票截角抽秤上
棧等事悉照票鹽成法辦理

第二條接開己未新綱 淮北奏銷前已奏至戊午綱爲止應
卽接開己未新綱由海分司擇吉起征惟兵燹以後戶口大減
斷不能銷四十六萬引之數應循照近年奏案先辦正額二十
九萬六千九百八十二引責成海分司駐紮西壩或改駐楊庄
經理收課發販等事宜仍限二年造報奏銷以符定制

第三條核定正雜各款 收課科則必須核定以昭信守查淮
北向例每引收報部正課銀壹兩五分一釐雜課二錢又外辦
經費銀四錢倉穀一分河費一分鹽捕管一分現開己未新綱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九

皆應照收其團練墾工緝費號項等名目均係不急之款應一
概刪除每引實收現銀一兩六錢八分一釐此外不准另索分
毫如有額外加征准商販指稟究辦
第四條裁并各處釐金 近來軍餉皆賴鹽釐接濟而長淮處
處設卡節節抽收商販視爲畏途現在滁營釐卡業已停撤此
外亦應從新妥議仿照淮南總抽分解之法惟准北票鹽不分
口岸聽販戶隨地運售與淮南稍有不同礙難緩釐應擇扼要
之處分作兩處抽收自西壩出湖先在五河設卡每包收釐錢
五百文運赴上游再於正陽關設卡每包收釐錢五百文統由
本部堂派委大員駐卡經收所需卡用經費卽在鹽釐內稟定

坐支不另取諸商販經此兩卡抽收之後給予釐票他卡驗票放行不准重抽以輕商本

第五條分派課釐數目 查淮北解餉原案係以十成分攤臨營分四成滁營分五成撫營分二成今滁州已歸併於督營臨淮已歸併於撫營嗣後所收北課除臨營仍解四成外其餘六成本應全解本部堂糧臺惟漕部堂停止捐鹽餉項不無短絀茲議分撥一成歸於漕轅以資貼補至五河正陽關兩卡總收鹽釐每包各五百文亦應照十成分派議以一成解漕部堂四成解安撫院五成解本部堂連同鹽課分濟接防滁州各軍及金陵大營餉需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九

三

第六條計算成本餘利 自場運壩之鹽每引除正雜課經費銀一兩六錢八分一釐照舊到壩完納外另需鹽價駁價每引七錢運脚辛工約六錢共計二兩九錢八分一釐西壩各棧售價應由海分司就近稽察每引至賤不准跌至三兩二錢以內如遇暢銷准其隨時提長禁止湖販賒欠一律以現銀交易至正陽關三河尖售價現在每引約在十兩內外壩鹽出湖加以運脚釐金不過七兩上下本部堂派推揚水師節節護運無游匪搶劫之患其途甚安其利甚厚應由運司選派運判一員前赴該兩處往來督銷嚴禁搶跌賤售違者從重究罰

第七條嚴杜夾帶重斤 前因營弁下場自捆買斤放阻無弊

不作甚至以一引官鹽夾數引私鹽大有害於票法屢經出示嚴禁在案嗣後毋論官運營運只准就壩採買不准下場亦不准再立餉鹽名目其下場票販類與卡員熟識遇有重斤往往賄徇情面通融放過卡役人等兼有賣放之弊以致大伊山順清河等處秤掣有名無實殊屬不成事體應責成海分司嚴督各卡員認真抽秤查出包內重斤即照全船包數扣罰充公如有包外夾帶嚴究詳辦

第八條禁止出湖改細 近來票鹽出湖皆在西壩改細大包重一百二三十斤不等以省運脚及按包抽釐之費改細後鹽票不符致有餘票護私之弊現在鹽釐一項業經本部堂大加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九

三

裁減未便再任避省運脚叢生弊竇應示諭車行船戶論斤不論包公平承僱出湖之鹽除例給護票外並由海分司發給船口清單以便卡員憑單查驗按包抽釐不准再行改細以挽積弊而便稽查

再新章甫定誠恐湖販未盡週知或不踴躍各營既停餉鹽勢難久待現課凡督轅撫轅漕轅皆可輔以官運以示倡導而速軍需重訂官運章程四條開列於左

一各轅籌款委員赴棧請票買鹽悉遵商運規矩概以現銀交易既以體恤商販且不使官運本輕商運本重

一官運鹽船過卡驗票截角查驗完釐等事均照商運一律辦

理

一鹽斤到岸仍歸督銷委員稽查不准以軍餉藉詞搶跌賤售
一委員薪水由營自給餘利各歸各營充餉

兩淮鹽政瑣記

引 明初沿宋時子券之制改為引目由部頒發 國朝因之

停綱以後不復請

窩 窩商守根窩為業運商欲認引先付窩價將窩根領出填

明花名赴運司完納紙硃錢糧領硃單自裁鹽政即將窩

根革除為廢紙矣

單 商人先定紙硃發給硃單再完請單錢糧發給照單赴場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九

三

重鹽俟鹽運到橋再完呈綱銀兩發給引目再完加筋銀

兩始准開江故諺云三檔錢糧請呈加也停綱後不用單

而用護照其錢糧則到泰壩後並納無前此委曲繁重之

弊

票 從前所領之照單謂之皮票今因未領引目於完納錢糧

後以護照請換運司所印大票與引同

重 宋制開折中倉明制納粟給鹽謂之開中以是取鹽皆謂

之中鹽今沿中字之義轉為重讀作從

馬 鹽記數皆謂之馬俗作碼運司收納呈綱錢糧造冊報院

名為底馬稽查火伏為額馬掣鹽為擺馬掣鹽時以二十

引為一馬記數之帳謂之馬簿

匣 商總以公帳置之匣內謂之公匣故商名匣費

旂 儀徵開捆眾商雲集各豎一旂標明店號以便工人認識

故立鹽店者謂之立旂

鐵 煎鹽官器漢唐曰牢盆宋曰盤今日鐵牢盆之制不可考

今南場有廢盤一二角相傳家執一角須八九角合併始

能熬鹽杜私煎之弊疑即古之牢盆也舊盆亦有存者厚

三四寸重三五千斤今所謂鐵止重一百四五十斤適用

多矣

砵 砵秤錘也按行鹽一引之輕重鑄之有小砵為掣子包所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九

三

用

八開 綱鹽時有八開謂開徵開請開重開壩開橋開所開捆

開江也皆有費故非舊商不能辦亦不敢辦今則一律裁

革盡人能之

火伏 籠戶煎鹽以十二時為一伏火應煎鹽一桶三四分籠

戶不能終歲煎鹽通年有定例多則一百二十日少則九

十日

子鹽 從前儀徵改捆均用小包名為子鹽各岸有輕重湖廣

八斤四兩江西七斤四兩安慶及湖南邊鹽八斤甯國等

處食鹽每包五十斤為中包今各岸一律自改票始

尾數 司算者至釐毫絲忽亦可止矣鹽務則於忽之下尚有微纖沙塵埃渺漠逡巡須臾清淨等十三字

長蘆鹽政

長蘆鹽引額數自順治康熙以來計口授食引目不能增廣而近年尤多停減其弊在引岸虛懸乏人認運而交款因以日絀浮費過重商力難紓而正供遂致暗虧言者多思祛除積弊而議旋格不行同治八年五月給事中陳鴻翔疏請整頓長蘆鹽務并擬章程十條下部核議奉

上諭著會同藩按照部議各條督飭長蘆運司將應辦事宜趕緊修舉應汰陋習實力掃除如尚有未盡事宜並著體察情形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九

三

酌擬章程具奏欽此 公覆疏曰臣奉

諭旨當即恭錄札飭運司恆慶據實詳覆以憑核奏旋據該運司將鹽捐錢文津貼剝船一條先行詳請咨復其餘九條亦於六月間詳覆臣以其中利弊未能詳細釐剔所陳尚有不實不盡批令再行確查具詳九月初間又經另委候補知府李興銳馳赴天津按照原奏各條明查暗訪悉心考究據實稟復茲據該司及委員先後查復前來臣參觀互證酌擬辦法分條具陳如左

第一條認辦懸岸宜定期限查蘆網認辦引地向例於具稟之後飭網查明是否家道殷實仍由本商自覓散商聯名出結具

保由網總循例加結始由運司轉詳咨部更名一面給發行知領引辦運此等層折原為慎重課帑由來已久其中緊要關鍵重在出結之保商不在加結畫押之總商其或商本實不充足或外來人地生疎網中無商承保則往返查訪稽延時日亦事勢所常有並非該網總等有意刁難藉端需索也惟新商認舉之初辦引者向令先交兩課銀一千餘兩不等名曰寄庫以驗殷之又認運租運捆運之外另有試運章程試之二三年果不能辦准其稟退有寄庫則資本之證據早明有試運則本商之進退裕如在網總不必過於慎重徒啟壟斷之疑不以爲因循廢公卽以爲新惜美岸情近把持情同勒指嗣後新商具呈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九

四

但有散商聯名結保者卽令網總酌定期限於二十日內加結畫押運司亦迅速發給行知庶衆商可資鼓舞

第二條保結商人宜專責成查長蘆向例新商入網取具聯名商保保其家道殷實如有貽誤課運願甘分賠甘結惟各商因通網向有隨引帶交參課銀兩遇有參商拖欠課款除以查抄家產變抵不敷者均在商交參課內彌補是以從無保商攤賠之案迨至道光二十九年引岸參懸無商認辦懸課過多參課不敷彌補通網添捐懸岸課一欵隨領引時每引交銀四分專補懸課之用無如懸岸日增歸補愈難所有續參商課雖逐岸飭令分賠總未據完交實銀查蘆網商人多因誤運誤課其本

商名下自得保全出納者甚屬稀少若再責令分賠代人受過
並不予以年限難免不紛紛畏累遠避則蘆屬引地從此有參
無認殊於全局有碍自應量爲變通擬請仿照保固三年定期
如果三年正課之內認真貽誤課運被參即將應交正課除將
查抄備抵外其餘參欠課銀分作三成在於參商名下追交二
成出結之散商加結之總商分賠一成如逾三年之期認商業
經完過奏銷引課可稱家道殷實卽與保商無涉以示限制似
此酌核辦理於課款分賠有著而於各商亦不致有畏累不保
之虞

第三條督催總商宜先完課查蘆商完課無論總商散商均照

求關齋弟子記 卷二十九

聖

通綱一律辦理近年奏銷後所欠勒限課銀委係累商欠交之
款綱商名下應交正課均經依限催完惟向來章程每屆上課
之期運司派委鹽務候補數員率同綱總督催委員平日與衆
情誼不洽於鹽務底裏不明督催無權虛應故事每屆籠統完
至八分以上爲率而此八分中孰多孰寡孰先孰後無從稽考
是總商之拉勻捧算從中取巧其物議亦由此而起嗣後惟當
遵照部議飭令綱總首先完納每屆奏銷將總商另立簿冊散
商亦立一簿將已完幾成未完幾成據實登注隨同銷冊詳文
送鹽院衙門備查綱總無從牽拉衆商無從朦混開誠布公共
見共聞征收亦當日有起色

第四條捆運懸岸宜交全額查長蘆懸岸前於道光二十八年
經 欽差王大臣查辦鹽務案內將無商州縣五十五處除有
州縣自行運銷者十一處無庸更改外其餘四十四處之河南
懸岸二十州縣盡改票鹽仿照准北成案先課後鹽毋論資本
多寡一經交課給票護運直隸懸岸二十四處于限半年責令
各州縣或招商或招販一律整理倘商販無人責成各州縣領
運如州縣實有不能販理之處仍由鹽政遴員官運等因今查
直隸各處懸岸除陸續招有新商具認外尚有豫屬之新鄭太
康扶溝長葛直屬之咸安開州並先經曾有商認辦復又參懸
之豫屬鄆陵沈邱項城洧川又二十八年以後續經參懸引岸

求關齋弟子記 卷二十九

聖

除隨據新商認認外尚有南岸祥符許州采州臨潁鄆城直隸
之永清邢臺鷄澤隆平鉅鹿衡水唐山曲周統計二十三處內
除衡水現有新商稟認試辦外其餘各岸迭經該司出示招商
並通飭各屬一體廣爲招募迄今無商認辦引岸虛懸民食堪
虞自不得不照案飭官商民販招運藉濟民食以補課款惟捆
運多寡無定原與包額認辦不同若輩維利是圖能多捆一包
之鹽卽多獲一包之利亦未嘗不願多運多銷而卒之所運無
幾蓋亦有故或因資本微薄無力多捆或因岸地滯銷有虧成
本以致未能按額捆運現在既准部議自應遵照飭令捆運之
各官商如果情願包額認辦限一年之內出具認狀保結詳請

咨部更名一面由司另行招募新商稟認妥辦如有實在滯銷無商認辦之處每岸專彙詳咨不復以籠統浮詞搪塞蓋懸岸為中外所同慮捆運乃鹽政之弊政本無所容其掩飾也

第五條長蘆綱總宜令更代查山東綱總雖係按年更換第山東先課後引長蘆先引後課綱引之責任兩不相侔換期太促必以甲年應完之課款責成丙年之綱總督催恐此推彼諉之弊必且層見疊出且綱總為通綱領袖要在遴選得人非其人即一日一換無裨實政得其人即累年不換亦愜輿情蘆商殷實者少股實而認真辦事者尤少年年更換恐中選之人無多而廢弛之患滋甚現經運司於舊綱總四人之內挑留楊俊元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九

聖

華楨斥退高凌漢黃昭融於本年六月具奏衆論尙屬允協嗣後綱總擬不必限定換期為衆商所翕服者酌留接充如其不然隨時更換詳請咨部查察

第六條代銷融銷宜行分別查長蘆滯岸積引例准融與暢岸分成代銷當辦理融銷之初原為蘆商疲累居多銷路又滯每至奏銷屆限雖引地積有成鹽而課項無措力不能完勢必紛紛參追各商以融鹽與融引事同一律稟請將積鹽融賣與別商銷售以所得之鹽價即交庫抵課惟復價一項歸買商完交其餘一切課款仍由賣商按限呈納仍為保全奏課起見同治三年前任督臣劉長佑奏復河南撫臣張之萬奏參蘆商把持

案內將融銷引鹽一層業經詳細聲明有案可稽檢查近三年案卷亦係疲累之商或因正課無措或因復價到限無力措交不得已遂將所運之鹽融賣與別商運赴暢岸銷售其所得價銀由買商呈出交官以濟目前之急是賣商得價融銷即與自運銷售無異在買商既經按包交價並非得無課之鹽在賣商鹽已收價亦非上無鹽之課融賣融買事出兩商情願並非買商圖得便宜致有弊竇且代銷與融銷稍異之處代銷則賣主津貼銀每引三錢五六分至四錢不等其正雜稜復價等課概歸買主完納融銷則買主代銷正課六錢復價五錢解費二分一釐其餘各款仍由賣主自行完納代銷則賣主出津貼之費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九

聖

融銷則賣主有自納之款其辦法不同而使累商得稍資周轉則同賣者買者彼此扣算定價兩相情願則亦同所有各商融銷引鹽除捆運之商仍遵三年奏案飭令一概領引運鹽不准融銷外其行商融鹽應請照舊辦理免其禁革以保額綱而重帑項

第七條歷年積欠宜令代交查歸補庫墊積欠一項自道光二十八年清查案內共計銀二千三百四十三萬一千四百餘兩每年議交庫墊銀六萬兩積欠銀十一萬兩分年按引攤交每引攤銀二錢四分零自同治二年起因商力拮据改為外引撥出銀一錢二分京引撥出銀八分領引時隨引完納其餘銀兩

仍照案按限帶交嗣於同治五年因綱情愈疲稟請外引減交銀一錢京引減交銀六分自道光二十九年起到咸豐八年止除已完現商淨欠交銀五十九萬八千三百三十餘兩業經奏奉部覆准自咸豐十一年奏銷後分作五年代完又自咸豐九年起至同治七年止續應徵銀一百七十萬兩內除參懸無著銀四十九萬九千二百四十餘兩永平七屬官辦暨天津公共口岸未撥銀四萬四千二百三十餘兩現商應交銀一百十五萬六千五百二十餘兩內已完銀三十五萬六千七百餘兩前實計現商共未完銀一百三十九萬八千一百五十餘兩其已交銀兩均經奏撥各餉動用按季冊報在案其欠交銀兩雖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九

聖

屢經嚴諭飭催無如各商僉稱因近年引地被擾被災領運失時額引滯銷商力拮据顧運顧課已屬萬分竭歷前項積欠代交前商參累之歎一時無力賠交委屬實情且近年參商迭出長蘆懸岸已屬不少若以此紛紛參辦通網無商不欠幾至無岸不懸全網舉動所關非細茲准部議除將欠交銀兩趕緊設法嚴行催交以清積欠外所有隨引先交之款按每年出庫引數核計應完數目造入春秋撥冊聽候部撥至於欲紓商力必減成本臣當另案陳奏

第八條報災補運宜再詳查查各州縣詳報被搶被水各商引鹽有詳運司已經委員會勘尚未勘覆詳報者是以失鹽數目

卽院司兩處案卷已覺未能相符茲據該司逐細詳查除奉部復准補運五六等年被梟匪髮逆燒搶之甯晉臨城杞縣七年被搶逆焚搶之定州南樂清豐大名開州東明臨漳等州縣商人益德裕等被搶失鹽一萬六千零二十九包不計外實在現據委員勘復陸續詳報之清苑等處商人被搶失鹽四萬五千六百七十七包又新城等州縣被水衝淹鹽一萬八千六百三十一包又已委未經復勘之濟源等州縣並未經委勘之安平縣商人被搶失鹽一萬零八百五十六包又因案情未符批飭覆查未據詳覆之溫縣等處商人在途被搶失鹽三千二百四十六包除由司核明照例分案敘詳並將未經通詳之各州縣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九

聖

分飭另行補報以昭核實外所有州縣商名鹽數分別另造清冊呈送備查謹將原冊封送軍機處並分咨戶部以備考核第九條加斤抽錢宜行禁止查道光二十八年清查案內每包加鹽一百五十斤合計北鹽重五百六十七斤有奇南鹽重五百七十二斤有奇違者卽以私論各商赴地築鹽向由批驗所大使驗明秤掣按包編號之後始行飭商裝運前奉部飭卽經該運司明查暗訪出示嚴禁並親赴關所查照鹽包挨次編列號數按包抽提當堂秤掣均屬相符訊據各商僉稱伊等赴地接引築包均由批驗大使查驗秤掣編號有一鹽卽有一引造關時按號抽提過秤既有官司稽查又有部砵斤兩衆目共觀

非商等所能行私朦混且伊等深知例禁森嚴亦當自顧身家何肯犯法取利至造關時裝載備掣者即係批驗所過秤編號之引鹽此外實在並無另有私築號鹽意圖挾斤情事復飭據小直沽批驗所大使王鳳綱以查明各商赴坵築運均係遵部砵斤兩一律辦理並無夾斤加帶另築號鹽以備掣抽情弊出具印結詳送到司該司恐尚有不實不盡復經連日逐細查訪僉稱如一此後惟有嚴益加嚴督飭委員及批驗大使認真秤掣不時密查倘有好商夾私加斤情弊立即照例從嚴懲辦臣亦當不時由省委員赴津密查掣驗事宜不敢稍存姑息以杜流弊而肅鹽政至隨引每包抽收津貼錢五十文乃係同治六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九

聖

年海運案內各商公議捐以作津貼漕利民船之用並無淨收與抑勒情弊業經另行詳明咨部覆准在案

第十條墨筆科則宜加裁革查道光二十八年 欽差王大臣查辦鹽務核定科則曰正雜課曰平飯曰補欠曰歸補積欠曰王范滿垣租息曰領告雜費曰緝費曰各項解費曰內外帑利共九款每引攤交銀二兩六釐刊單通行飭商遵照此木板之則也復有續增商捐款項因年限多寡並無一定一經捐足即由各商隨時稟請停止並非作為定額是以向用墨筆添寫刊單之後同治三年河南撫臣張之萬奏參蘆商把持運使受其矇蔽案內指稱墨筆私加私用經前運司克明查出墨筆添寫

者曰懸岸課日捐補參價日欽天監生息日歸補緝費日口岸汛工日籌補津貼日還墊辦公日酌增領告日朝袍冊寶日修署日報効軍需日隨引復價凡十二款當將墨筆原委逐款造冊由前督臣劉長佑奏覆有案可稽嗣將朝袍冊寶六釐修署一分報効軍需二分三項先後停止同治六七年間因迭奉內務府奏派長蘆採辦絹箋以及蘆勇口糧並捐築金隄挖府河等事增添一欵初日寄庫還欵改日金隄還欵其餘均照前奏之數並無絲毫加增此外又有南場各商稟添大河口巡費一欵南引各商捐添報効豫省協餉一欵係不在通綱科則之列皆墨筆之則也至所稱領引時外交者三欵查有津貼辦貢一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九

聖

欵因前辦彩緞貢商人張鑑歷年賠累各舊商公議情願每引津貼辦貢銀三分五釐又津貼辦公一欵因總商辦公一切費用出自己囊衆商公議願每引幫貼辦公銀六釐迨因舊商星散新商心力不齊完交寥寥本年已將此二欵停止矣至巡費津貼一欵係承辦青靜滄藍四處引地緝費裁減不敷通綱公議每引願幫銀四釐此為保護引地而設應仍其舊斯三者外交幫貼之則也據該運司造具木板科則一冊續增墨筆一冊處並分咨戶部備查至部議以浮費過重行令認真釐剔分別禁止臣亦深知蘆綱之疲由於成本太重銷路太滯而衆商亦

稟訴苦累情形呈請拯救頃至天津與運司面商一切即日將各項科則酌擬裁減以輕成本而挽頽綱

以上十條就部文所指者逐細登覆至於引滯商疲全綱不振別圖補救之方容即酌減科則案內另行具陳 十一月公上疏日竊照給事中陳鴻翔條奏長蘆鹽務一摺奉

旨飭臣體察情形酌擬具奏臣已按照十條逐一確查分晰覆奏惟於裁革科則一條僅先將原定木板科則續增筆墨科則並外交幫貼三款按項分晰臚陳其如何酌擬裁減聲明即日另奏在案伏查長蘆鹽務自道光中年以來疲乏已久至二十八年 欽差王大臣載銓等查辦加斤減價裁費恤商科則僅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九

完

二兩六釐有奇滿擬商力可紓乃因加斤而未及減引銷數仍形疲滯咸豐同治年間領引科則屢次遞增較查辦時加至三分之一加以私梟迭起侵佔搶掠捻逆縱橫擾亂焚毀衆商虧累日深本年銀價昂貴每兩換制錢一千八百上下而滹沱河北徒順廣等處之引不能行舟到廠大清河枯旱保定等處之引到岸過於遲滯豫省加價黃河以南之引盡被鄰私侵灌各商之難處不同而累狀則無少異莫不由於交款太多成本太重銷路太滯前據通網商人聯名稟訴疾苦嗣於雙口途次又據京引商人聯名投訴臣委員至天津明查暗訪又接晤運司恆慶均稱商情疲憊若不趕緊調濟勢必家家受累處處參懸

臣囑該司通盤籌計務求有益於商人而又不甚礙於庫款斟酌裁減以期變通盡利茲據該運司恆慶核議詳覆前來臣細加參核理合奏懇

恩施曲加矜恤以甦商困而保頽綱謹分條陳列於左

一木板科則中二款可暫停也查原定木板科則共九款業於十月初二日造冊具奏內除七款無可裁減外惟第三款日補欠銀八分七釐九毫有奇第四款日歸補積欠銀一錢六分一釐一毫有奇此二款係因積欠太鉅道光二十八年議定每年歸完銀十七萬兩由各商按引攤交彌補舊欠是虧欠者乃數十年前之商捐補者乃數十年以後之商李代桃僵本屬勉強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九

五

從事嗣因各商拖欠不完於同治二年起改爲隨領引時外引先交銀一錢二分京引先交八分其餘銀兩仍照案依限催交同治五年綱情愈疲又改爲外引交銀一錢京引交銀六分每年按出庫引數約納銀五萬餘兩前奉戶部飭撥以備長蘆採辦布疋絲斤之用目下通網疲累異常現商辦運交課自顧不遑更無餘力代完舊商之欠擬請將隨引攤交補欠歸補積欠銀兩暫行停止五六年後如鹽務稍有起色察看情形再行酌量征收以蘇商困嗣後如遇傳派長蘆採買布疋絲斤並請仍由引課項下動支報部核銷

一續增墨筆科則中二款可減五款可裁也查墨筆添寫科則

共十一款業經造冊具奏內除四款無可裁減外擬酌減者二款全減者五款其酌減者一日軍需復價外引銀五錢京引二錢五分此項復價原為天津海防軍需而設每年按出庫之引約征銀二十餘萬兩每月撥解天津支應局六千兩解保定省局一萬一千兩間或另文提用為數更增目下餉需依舊本難議減惟念商力日形拮据不得不量為核減以全大局擬請外引減去一錢四分每引交銀三錢六分京引減去七分每引交銀一錢八分隨領引時外引交銀九分京引交銀四分五釐下餘外引二錢七分京引一錢三分五釐仍照案以三個月為一限分作三項完納一日金堤還款銀三分六釐此款前因迭奉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九

五

內務府傳辦絹箋並劉景芳蘆勇口糧每引捐交二分六釐名曰寄庫還款嗣因修築金堤挑挖府河捐賑等項增為三分六釐改名曰金堤還款計運庫墊發之款商捐歸補尙有不敷當此網情疲敝不得不設法恤商所有金堤還款擬減去一分六釐酌留二分嗣後遇有內務府傳辦絹箋價值運費擬請作正開銷直字營馬隊餉需責令運司另行籌解奏咨辦理右二者皆可酌減者也其全裁者一日復價解費二分一釐三毫擬即在於木刻解費項下通融搭解一日籌補津貼銀三分此款現已捐交足數矣一日懸岸課銀四分此款自道光二十九年已起飭商攤賠參懸無着之課款眾商求免未允嗣後改為蘆團經

費同治五年正月間各商稟請豫省免抽鹽釐案內又改為協濟豫餉之用名實久已不符擬請停止豫省協餉免捐此款以紓商困一日還墊辦公銀一分此係昔年商墊軍營米麵天津壕墻之用今早已歸款矣一日酌增領告銀二分此款係咸豐十年所增應即裁除其中有應行支解者可由木刻之領告雜費項下酌量籌撥右五者皆可全裁者也至此大墨筆款目比上次所奏款目微有參差上次未列復價解費一欵此次未列大河口巡費協濟豫餉二欵耳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九

五

一京引商人宜加補救也查京引原額十萬五千九百餘道從前銷六成滯四成自道光元年以後減引二次停引一次爭行銷引七萬二百餘道銷數已不及前道光二十八年一欵差王大臣查辦鹽務每包加鹽一百五十斤未會減引從此滯銷更甚自京師行使大錢諸行蕭索每年銷鹽不過二萬六七千包是所銷不過三成七八分其餘六成二三均係滯銷之數以二萬六七千包之鹽價上七萬餘引之課款是一引幾及三課包賠過鉅商力如何能支且百物均隨銀價長落惟賣鹽例皆用錢而完交課款又須易銀目今銀價日昂展轉虧賠加以引多商眾殷乏不一心志不齊此商賤價求售彼商即被牽掣同治四年眾商設立內廠收鹽亦恐搶跌賤售之故奈資本有限價仍難齊緣京引累商較多辦運交課悉由重息借貸鹽既運

出公私交迫本京油鹽店窺見底裏又復多方勒捐累商圍得現銀暫應眉急不得不賤價濫售一喝百隨即般商亦難自立成本虧折愈辦愈累刻下雖將利則漸減輕而滯銷太多包課太重仍不足蘇其困茲據運司核議具詳擬懇

天恩飭下該部俯念京綱苦累實情准自同治九年起暫停額引二萬道俾包課略輕商力可漸舒展餘存額引五萬二百餘道督令勉力辦運俟綱情稍轉行市暢旺再行相機議加

一河南加價宜請停免也河南撫臣前因防剿兵多餉無所出奏明豫鹽每斤加制錢二文先由商人按包總交雖日取之於民並非取之於商惟其價先由商墊商已不勝其累屢次求免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九

五

未允不得已稟明每年捐銀八萬兩分四月十月兩次呈交無如豫引運道過遠成本過重上年被災被擾商本虧折辦運益覺艱難今年請領引目不及十分之七現計每引按四錢六分派攤不敷呈解之數且河南一省分食路准東蘆四省之鹽減價尚不能敵私一經加減則別省私鹽更易侵灌充斥商賈惟利是趨居民擇賤而食三路皆賤蘆鹽獨貴孰肯舍彼而取此滯銷愈甚攤數愈多近年各商除逃匿參懸外餘均岌岌自危有朝不保暮之勢刻下中原肅清豫省兵數可減商力實在不支應請

旨勅下河南撫臣准將加價停免不使南引各商捐此八萬兩

之數蘆綱幸甚

一山東館陶釐捐宜請停止也山東撫臣前因逆氛孔熾防餉難籌因就館陶設局抽釐凡豫引鹽船由此經過者每包抽收津錢三百六十文以備接濟餉需在東省積少成多籌款不無小補在蘆商筋疲力困元氣實已大虧現在軍務已靖餉項稍紓本省應用款項尚為分別可緩可停普將科則裁減以輕成本此項釐捐應請

皇上飭令山東撫臣將館陶鹽釐准予停免以紓商力以上五條第三條專恤京引之商四五條專恤南引之商第一二條則為通綱商人力籌挽救之法計木板刊刻並墨筆添寫

求闕齋弟子記 卷二十九

五

之科則連開每引銀二兩七錢三分七釐六毫有奇今裁減銀五錢二分六釐三毫有奇尚存銀二兩二錢一分一釐二毫有奇雖較之道光二十八年查辦時尚多二錢有餘而較之近年已覺輕減眾商稍有轉機不至相對歛歎但得此後不復參懸懸岸漸可認辦則名為恤商而裕課亦即寓其中至滹沱河改道下西河舟運不通臣已屢次派員查勘俟勘定後當奏明籌款挑挖一律深通務期暢行無阻俾西河各商免受改道改廠之累長蘆鹽務可望漸有轉機感荷

天恩實無涯矣

求闕齋弟子記卷二十九

求闕齋弟子記卷三十

東湖王定安纂

吏治四

茶課

安徽產茶州縣定制按年赴部分領茶引配運自兵燹以後商賈滯消未請部引左副都御史張芾督辦皖南軍務於咸豐七年設局捐釐其捐款查照籌餉事例分案請獎公接辦後酌定章程每引分出引銀釐捐銀三項統歸軍餉撥用其引銀釐銀不予獎敘捐銀一項則分案請獎節經奏明奉部核准嗣因洋商華商無從分別又經署總督李鴻章比照落地稅名目統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

一

由業戶牙棧繳清銀兩領照售價其收項仍照公原定數目數年以來商民相安軍需亦有裨益茲錄其章程於左

徽甯池三府屬庄茶引捐釐章程十條

一皖南設立茶引局由皖南道督辦由安慶牙釐總局綜理省中派員駐局經管所有引票捐票釐票俱用三聯票式本部堂刊發牙釐總局移交皖南道轉發徽甯池三府屬產茶縣分各商成箱後在該縣報明請引照繳引銀捐銀釐銀公費銀隨時填票給付各地方官不得於三票之外多取絲毫所收銀兩隨時解皖南道聽候撥用各縣按月申報牙釐局皖南道茶引局查核

一茶引定以司馬秤每勛合庫秤十六兩八錢按十六兩八錢庫秤淨茶壹百貳拾勛為一引箱皮不計各商請引時報明洋茶花色箱數箱內淨茶勛兩統計成引報明後該縣親身點箱抽查如有偷漏照釐金章程補交正項引銀捐銀釐銀公費另加三倍議罰如有重勛一律照加照罰罰款以二成充餉以一成留卡給賞

一徽州向章定以每引收茶釐銀三錢茶捐銀六錢公費銀三分此外運出徽境逢卡抽釐現在定章仿照餉鹽章程統歸辦茶之地一處完釐應即核計加增每引定繳正項引銀三錢公費銀三分捐銀八錢釐銀九錢五分共應繳銀二兩零八分如徽屬出江西之茶應由景鎮饒州吳城湖口等卡經過即不抽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

二

一徽甯池等屬出長江之茶應由華陽鎮安慶大通荻港等卡即不抽釐但驗明釐票查明箱數一律放行如箱數不符照章加罰該三處採辦洋茶如不在以上各卡之內不得持此票為憑應聽各卡抽釐其應完內地子口半稅由該商照通商條約章程完納概不在此數內

一皖南茶引局省城牙釐局及該縣承辦茶務均需辦公經費准就公費每引三分釐金每引九錢五分之內牙釐總局扣留二分皖南道扣留二分該縣扣留四分作為辛紅紙張書役飯食等費

一向章茶捐准其請獎此次每引加捐二錢共計八錢仍悉照

向章填給捐票俟茶開運後各商將捐照呈繳安慶牙釐總局照簿餉例一律核獎換給實收

一洋莊熟茶亦按照十六兩八錢庫秤一百二十觔成引扣算所有茶引茶捐茶釐均照章抽取

一小販袋裝毛茶售與各洋莊向不請引亦無茶捐名目經過附近各卡應照十六兩八錢庫秤每一百二十觔抽釐錢一百文其零星不及石者應免抽釐以恤小販

一茶釐概歸皖局抽收江西經過各卡由本部堂咨明江西撫部院札行總局轉飭各該卡驗票放行不重抽釐抽捐又婺源一縣現歸左撫部院設卡抽收應一併咨明照辦以歸畫一其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

三

婺源茶所得引捐釐各項銀兩由皖省糧臺另撥還左撫部院糧臺備抵

一向來內地客商販運行銷內地雙茶箱茶及建德向有西商採辦北口茶不照此例所有應完徽州茶引茶捐茶釐應由皖南道查明舊章並察看情形酌議章程詳候核奪

一核定章程應出示曉諭徽甯池三府屬商民遵照並通飭經過江西安徽各釐卡照驗放行

河工

直隸之大河凡九其不經東西二淀而徑入海者有三其經過東西二淀而後入海者有六六者之中惟永定河漳沱河常泛

溢而爲民患論者謂二淀爲民間田廬所佔不能容納衆流日就淤塞故河隄潰決被水之縣甚多同治八年正月公將抵直隸總督任疏言臣於河工素未講求出京以後擬先看永定河再行履任審度情形奏明興工惟查永定河工從前每年部撥歲修近十萬兩中隔數年輒復另案發帑加培土工自道光二十二年後而另岸之土工停矣自成豐三年以後而歲修十萬僅發四分之一矣近雖由劉長佑奏請歲發五萬而司庫支絀不能如期到工以致隄身處處受病常常潰決上年南四汛大工原請經費十一萬而部撥之閩海三萬山東三萬泊未報解將來三月興工無款籌墊不能不奏請先從部庫借撥又聞所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

四

估之數只可敷衍目前斷難堅實經久恐須添籌巨款乃可一勞永逸此宜預先陳明者也 二月公疏言臣查永定河見南北兩隄高於隄外之民田一丈二丈不等高於隄內之河身不過二三尺且有河身與隄相平者兩隄相去約三四里許中間容水之地不爲不寬奈淤塞太久河中壅成沙洲高平堅實樹木蕃生遂使河之中洪有窄僅數丈者水勢逼而無所洩則衝刷隄身處處潰決議者多思更改河道以南隄作北隄而於南邊另作一隄臣思數百里田廬墳墓百姓豈肯遷改且此河本挾泥沙而行徙隄數年之後新河淤成高洲又將改徙何處即使再增巨款加倍兩隄隄高而河淤亦高是勞費而終無益也

伏查乾隆年間初定章程歲修銀一萬兩挑挖中洪銀五千兩疏濬下口銀五千兩歲修者培河上之兩隄也挑中洪者於冬春乾涸時挖河身之淤沙也濬下口者疏三角淀之尾閘也厥後雖經費屢加而辦法則仍三者并舉頗著成效近數十年以來三角淀淤成平陸而濬下口之法廢矣河身久不開挖而挑中洪之法廢矣兩法雖已久廢而部撥經費仍留此兩款之名目臣愚以爲當此窮極思通之時宜復挑挖中洪之法每歲除五六七八盛漲之月冬臘正堅冰之月不計外其餘五箇月均可興工挑挖凡春深秋盡之時此河有水之處不過數十丈其乾涸之處尙餘數百丈挖出乾淨之土近南岸者覆於南隄近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

五

北岸者覆於北隄雇車以運遙隄之上引溜以趨新洪之中年開挖節節開挖河患或可少減是否有濟臣擬試辦一二處續行具奏目下二三四月尙有最要之工上年南上汛決口本未堵塞南四汛南七汛兩處決口雖經堵塞尙未開挖引河合之各處要工共估銀十一萬兩經戶部撥山東銀三萬兩閩海關銀三萬兩均無報解消息現擬即日興工趕於四月初間合龍司庫銀兩因去年僅發兵餉一季刻下須補發一季之餉別無餘款可以挪用相應請旨勅下戶部借發銀六萬兩趕修河工一俟山東及閩海關之銀解到卽行解部歸數 八年三月公疏言永定河角上等工

上年漫口失事經前署督臣官文奏請部撥經費擇定今春動工嗣臣由京來任先到工次周歷履勘查得南七南四引河丈尺淺窄地段太短原估銀數亦覺過少不能導溜東趨因酌加銀二萬數千兩札飭永定河道徐繼鏞候補道蔣春元分投興修茲據該道等稟報三月初一日開工現計大壩引河已有八九分工程擬於四月初七日合龍臣應親往查勘驗收 四月初一日公出省馳赴工次初三日馳抵永清之小惠家莊初四日驗收南七大壩引河各工初五日驗收南四大壩引河各工初六日因感受風寒回省派道員任信成赴南上南下等汛收驗大壩引河各工南上決口於初七日丑刻合龍公疏言現值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

六

桑乾之際河中無水係合旱龍凡新築之隄未與水關不知其可靠與否猶之新練之兵未與賊鬪不知其能勝與否是以永定河每合旱龍民間常不放心上年南下南四南七各工均合旱龍此次南上金門又合旱龍臣亦殊不放心雖勘驗壩基尙屬堅固引河尙屬寬深究不敢遽謂十分可恃茲將大概情形附報其合龍正摺應俟經過大汛水漲後再行具奏 五月公以永定河新修隄工合龍歷經麥汛水漲穩固如常引河亦極通暢疏言竊查永定河南上汛漫口等工經臣奏派永定河道徐繼鏞候補道蔣春元分投領款興辦前據報督率掌壩隨壩各員帶同兵夫趕緊修築擇定四月初七日合龍臣先期馳往

查驗已將出省回省日期先後附片奏報在案因前後新辦各工均趁水涸之時趕做雖驗明壩埽堅固引河深通但新修之隄未與水關究未敢遽信為可靠當經聲明先報大概情形俟經歷盛漲再將合龍正摺另奏在案茲據永定河道徐繼鏞候補道蔣春元稟稱五月初三日未刻渾水直抵壩前水勢撞高八九尺壩埽悉臻穩固啟放引河導溜東趨當派員弁兵夫連夜跟水直抵南七初七日申刻徑達尾閘匯入鳳河全河復歸故道形勢極為暢順毫無阻滯等情會報前來臣查此次南上漫工先據該道廳等估需銀十一萬餘兩經前督臣官文奏蒙恩准奉部撥款與辦臣出京時先赴工次沿隄親歷履勘心

求關齋弟子記 卷三十

七

疑通工預廢情形何遽至於此極旋復周諮博訪食稱自咸豐三年以後前此所定經費僅發四分之一迄今十五六載領款太短到工又遲各汛左支右絀不得不因陋就簡以致隄愈淤高年甚一年遂至於此否則漫溢失事之案從未有似此兩月疊出者則通工之受病可知而知臣因取該道等所呈估摺按照所歷情形一一覆核覺南四南七引河丈尺淺窄地段亦短尚須加挑寬深因與申明昔年挖濬中洪之舊例謂引河若果深通即中洪亦已疏濬名異而事實相同新工與舊例相合當許於原估銀數外酌加兩倍增銀二萬二千有奇此外隄埽有應添培高厚者有應酌增壩埽者全河可慮之處均擇要添做

即於本年應領歲搶修銀內指款速辦仍許以事定酌增銀數千兩以補歲搶修之不足又與該道及屬汛等嚴定約束此次大工務須痛除向來河工舊習一切購料辦工事事力求真實上不准絲毫扣剋下不准絲毫浮冒其大工估定之銀與軍例應領之款均於二三月一律撥發許為奏乞

天恩免追賠款宜各激發天良認真報効並又遴派熟諳河工之候補知府徐本衡候補知縣陳贊清朱錫慶等暨地方官西路同知鄒在人南路同知蕭履中等多員赴工襄辦該河道徐繼鏞派駐南七督辦兩岸培隄切坎築壩挑淤事宜及南七引河各工候補道蔣春元派駐南上督辦漫河兩壩鑲築事宜及

求關齋弟子記 卷三十

八

南四引河各工旋據呈報擇於三月初一日興工督飭掌壩隨壩員弁率領兵夫趕辦鑲進水占壩邊接做水埽層料密簽長椿加壓厚土多派兵丁層層亦破重打堅實並添做夾土壩堅築土樞養水盆金門口僅剩五丈餘雖上游甫經水涸而壩前尚有清水二三尺深即於四月初七日丑刻掛纜合龍追壓到底隨下關門埽加釘大椿均係該候補道蔣春元逐日在壩親驗監催其上南下南四引河加深展寬添長地段各工亦經按照添估委員分辦報竣該河道徐繼鏞督率員弁堅做壩埽疏濬引河先是龍王廟以下河身節節淤塞並有高仰及坐灣不順之處現均逐一詳勘一律加深展寬裁曲取直添挖子河兼

做溝工至寶店宿迤下均已通暢復周歷兩岸各險工如南上南下南二南三南四等汛加倍隄埝添做土埝北三汛加築子埝添辦五號圈隄十二三號土工並添做魚鱗埝段北四上汛二號十號挑水壩北四下汛鑲做埝段南四汛四號加做挑壩護埝並將各處切坎工程均按添估之式飭屬趕辦完竣是此次堵築南上汛一處漫口實將通工二十汛之隄埝壩埝均已普律全修雖南七南四引河臣尙嫌其逐漸偏窄難容全溜不無可慮而詢訪民間皆稱此次工程堅實已爲近二十年所未有轉瞬伏秋漲發靡有定程事難懸揣應卽責成該河道督飭廳汛員弁振刷精神隨時搶護務保無虞臣於四月初四五等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

九

日驗收引河大隄各工其南上大壩引河各工亦經候補道任信成馳往驗收據覆工堅料實足資經久目下渾水漲發自上而下新做壩埝均經洪流衝刷悉保穩固大溜鋪滿暢行引河無阻堪以仰慰

宸廑 五月公疏言二月中旬臣飭委趕修永定河工因無款可撥卽札飭長蘆運司在於復價項下撥銀三萬兩解赴固安工次應用旋經批定此款以二萬二千餘兩作爲添估南四南七引河之用卽所謂以引河之新工復挑挖中洪之舊例者也其餘七千餘兩現飭堆儲料採酌備現錢專爲盛漲搶險之用蓋歲修搶修儲料運脚四款道光中歷係每年在部支銀九萬

數千兩至咸豐四年僅發一半又改爲半銀半票改爲司庫給發同治二年劉長佑奏准免發半票然折扣之餘每年所發實銀尙不足四萬兩臣愚以爲與其興大工於失事之後不如慎修防於無事之時擬將挑挖中洪疏濬下口兩事歸於歲修年例領款內認真興辦縱不能遽復舊額亦不得不酌量加增是月永定河節次暴漲公疏言本年宣大一帶得雨甚大且勤正慮山水匯注一出山口勢必異常漲發卽於五月二十八日接永定河道徐繼鏞稟稱查通工形勢以南上南下爲最險而南四各號新工尤形險要因十八號以下引河過於逼窄漫灘水普律出槽拍岸盈隄情形十分喫重該道督率廳汛各員分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

十

投搶護將各埝段加鑲壓土窮一日之力始得漸臻穩實旋據代理北岸同知王維清稟報北四汛十三四號起至北四下汛三四五號及於工尾二十餘里之間一片汪洋水勢漸逼隄根續漲不止愈擡愈高串溝水漫過五號隄埝趕卽掛柳捲由多方塘護正在搶辦聞三號又復馳報水勢直漫隄岸危險萬分當經分飭汛員弁兵招集村民跑買土料設法搶救不意二十一日酉戌之間大風陡起激浪騰空北四下汛五號水越埝頂刷塌門口十餘丈昏黑之間措手不及理合據實稟報該道當卽北渡馳往猶冀以人力回天乃值風狂溜急駛至北三工官險渡河烈風雷雨之中行抵北四下汛三號因漫水將隄身隔

斷不能徑赴五河又復連夜渡河折回南岸二十二日繞山南五過河查看北四下汛五號漫口已經奪溜刷口門三十餘丈無可挽救查勘此次漫口係由舊減河順流而下被淹村莊無多人口無傷現已趕緊備料盤築裏頭以防續塌等情臣查永定河隄工前經臣親歷細勘實屬廢弛已極第上年請帑十一萬金臣又加撥二萬餘金爲款已鉅原冀引河加長中洪加寬又將歲拾修年例應發之銀全數早發亦冀全工擇要修培庶保無虞乃北四下汛五號竟被漫越隄頂刷塌三十餘丈雖在平工處所尚非本年新工之失而本廳本汛各員所司何事實屬咎無可辭現在伏秋兩汛接續將至汛期正長上游險工林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

十一

立而歷年以來河身並無中洪本年所挖南四南七引河既短且窄不能容受全溜河身既不能容則隄埽處處可虞亟應上緊防護除飭委候補道蔣春元先行馳往查勘嚴飭上游各汛務各加意修防仍速盤築裏頭以防續塌再此次漫口據該道稟引河淤墊無多擬於半月之內設法搶辦冀蓋前愆今已半月屆滿堵塞漫口尙無把握是以出奏稍遲合併聲明如果於數日之內僥倖搶辦合龍再當專摺由驛馳奏 七月公疏言據永定河道徐繼鏞稟稱該道自六月初二日起晝夜趕辦兩壩進占澆做夾土壩挑築背後土工並鑲做邊埽加壓頂土至十六日止共進十二占連小壩共二十四占僅留金口門四丈

七尺其河身淤墊處所引河溝工亦經間段挑挖本定十八日合龍因十七日大雨竟日兵夫不能站立是以改至十九日當於是日卯刻掛纜測量金門口水深一丈二三尺不等溜勢湍急異常兩壩十分喫重該道不惜重貲竭力跑買無如伏水性極洶猛勢若排山金門口隨鑲隨墊壩前水愈擡愈高以千餘人搶辦三時之久迄未能追壓閉氣又值水適驟漲勢更難與強爭祇可以保全大壩引河均尙如故已派弁嚴密防守亦不致虛糜經費等情具稟前來臣查此時正交初伏水力剛勁本難徵幸成功特因該道應等急圖自續是以姑准試行今功敗垂成實亦意中之事且全河受病已久下口太高無尾閘可以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

十二

宣洩中洪太淺無河身可以暢流即使北下四汛幸而堵合西堤埽單薄處處可虞不決於此或溢於彼總坐河無可歸之槽溜無容受之處故泛濫爲患耳將來秋冬合龍之後必須將挑挖中洪疏濬下口二者認真籌辦庶可補救萬一 七月公疏言新城縣境地勢低窪舊有大清河一道又有永定河金門開洩水支河一道歲久失修頻爲民患上年大清河南岸里遺村地方漫決口門數十丈因永定河漫流逆注愈刷愈寬致淹農田無數今春臣委清河道費學會馳往履勘督同該代理知縣吳光鼎估需工料銀一萬二千餘兩因無款可籌飭縣勸捐堵辦許爲擇尤奏獎該士民籌辦以災害切身均各踴躍從事該

代理縣吳光鼎督同教佐紳耆隨勸隨催且築且挖據報三月十三日開工四月初七日合龍二十六日一律完竣適臣前赴永定河收工於四月初六日經過該處就便到工勘明委係工堅料實不料五月二十二日因上游山水匯注大清河水利時暴漲東岸青澗地方又開漫口二十餘丈本境暨下游瀾州保定雄縣等州縣均被漫溢又經該代理縣吳光鼎勸集紳民並鄰封被淹士民合力捐築即於六月初三日開工初九日未時合龍隨將內外兩道長隄加高培厚修築堅實晝夜監催至七月初九日一律工竣報由布政使盧定勳轉詳請奏前來臣查兩岸漫工均經該代理縣吳光鼎勸捐紳民堵築完固在事之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

三

印委紳董洵屬認真出力自應奏請獎勵以勸將來惟歷奉部議勞績章程限制甚嚴凡所擬請動輒違碍惟直隸河道極多處處潰決爲患勢不能盡用官帑由本省派員監修能就本縣官民勸捐興修量予獎敘則各屬水患易弭於大局實有神益謹擇其尤爲出力者酌保數人聊以示勸 九月公核定永定河工程疏陳酌擬辦法并請撥款項曰永定河北下四汛隄岸於五月二十一日漫決接連伏秋二汛未克合龍八月間奏派候補道蔣春元前往署理籌度興工并飭周歷下游詳加察勘下口是否無阻一一勘明免致此處甫經合龍彼處又報決口又蹈去年之覆轍茲據蔣春元稟稱自八月二十一日至二十

五日督同文武員弁周歷查勘查永定河自南北七汛以下河道寬至數十里由道光二十三年至今所謂下口者或傍南岸而行或歸中道而行均下抵鳳河以達於海遷徙不常茲勘得舊傍北岸之河北七頭號至三十一號均係河身寬深距隄亦遠形勢極順無如三十一號以下河距隄身太近其形甚窄至四十八號並無隄身水出則漫淹二清東安是改歸北岸之議未可舉行其舊行中道之河若由北七工三四號向望河樓調河頭仍引入中道距南北兩隄均遠一綫順流無所依傍直連鳳河形勢亦順無如間段淤墊太長漸成平陸有并無河影者所需經費過鉅是引歸中道之議亦未可行惟近年水傍南隄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

四

之河即係道光二十二年以前之故道目前水入下口不能不循此道而行人力稍覺易施惟下口既傍南岸而行則南七各號即係初近下口喫重之地查南七五號同治六年漫口秋後堵閉因限於經費未將攔河大壩修復合龍之後凌汛漲發即已鼓裂塌陷幸去年南四決口該處未經過水今年南上合龍大溜甫過該處水上埽面與隄相平岌岌可危現在隄身受病隄內坑塘太深頭分引河太窄是南七之六七號實爲下游第一險工茲擬向前之第五村之東南隅另挑引河工長七百丈下與舊挑之河身相接并於南七工頭二號做一截水大壩鑲埽簃椿工長百丈撤水入新引河不入坑塘仍於壩根兩旁作

一園坵工長千尺以衛前辦之隄估計土埽各項需銀一萬六千兩有奇此南七初近下口預防危險擬辦引河壩坵之工也至龍王廟上下河身甚窄並未刷寬須加挑至十二丈寬寶店密以下五百丈亦宜挑寬加深估需實銀一萬八千兩有奇其餘河槽稍寬及離鳳河較近之區姑置後圖此疏通下口之工也南六南七北五兩岸以上至張家墳西頭工段甚長紆曲過多水來則壅積難下以致上游擡高急應節節挑挖或裁灣取直或切坎順軌只存南五十七號兩處次險之工其餘一切險工皆已撤去盛漲來時或可勢同建瓴徑行無滯此挑挖中洪之工也至北下四壩土均皆蟄陷堅實惟秋汛以來金門口刷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

去

寬現尙有十二三丈應行進占金門口水深一丈一二尺一丈三四尺不等新估背後之土加寬加高又添做養水盆河頭則須向南轉寬以順來流引河又須加挑以通去路併前此搶辦時用過之費共估需銀二萬四千兩有奇此堵合北四決口之工也此四者惟北下四汛堵口係屬正案其餘皆係另案然不辦中洪下口則合龍後水勢不能下行不惟新工喫重卽凡水經過之處隱身處處堪虞四次工程共估需銀八萬餘兩伏乞源源發款及時趕辦至向來方價料理皆有常例此次剔除積習核實力減以求樽節等情具稟前來臣查永定河工近年多係由外捐辦去歲經署督臣官文奏請帑項十一萬仰荷

聖恩允准臣春間到工又於南四南七引河增撥銀二萬三千兩已屬非常之舉今春又須專款八萬殊覺糜費過鉅第既據該道暨各員勘明不辦中洪下口則水勢不能暢行仍恐合龍之後旋即失事隱身受病已久本屬在在堪虞臣不得已札飭核減銀九千兩准其一面興辦至由外勸捐歷年成案皆係由司庫借撥現銀再於歲修項下按年攤扣歸款歲修等銀久經裁減又加扣去捐款則河員之領項愈微到工之實銀愈少河務之所以日壞皆在於此臣愚以爲欲整頓河務必須停止攤捐發給現銀免致應汛有所藉口卽以作弁兵夫役之氣合無仰懇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

去

天恩飭撥部銀四萬兩下少三萬餘兩臣卽於江南協直項下撥發今年直隸水旱報災近七十縣民力窮困藩庫無可動撥伏希

聖慈亮鑒如蒙

俞允臣當分別辦理張家墳一帶挑挖中洪龍王廟疏通下口二者皆多年失修之工卽用部撥之款其北下四汛堵塞決口南七六號添做壩坵係近日應辦之工卽用外籌之款如此區別造報庶不失慎重帑項之義是月公又言永定河向例每年歲修銀三萬四千兩搶修銀二萬七千兩備防銀二萬五千餘兩加增運腳銀八千五百兩均於先年歲終由部庫請領久經

遵辦在案咸豐四年因軍需浩繁庫款支絀奉部議定減半給發并令在藩庫旗租項下撥發惟時藩庫一應放欸均係銀鈔各半遂於河工歲搶修等銀亦發半銀半鈔向之每年發九萬四千餘兩者至是僅發實銀四分之一不過二萬三千餘兩矣同治三年前督臣劉長佑以部議徵放既停止鈔票則永定河歲搶修各銀亦應停止發鈔奏請發給五成實銀奉

旨允准於是較之向例可得四分之一每年可發四萬七千餘兩矣然司庫扣去部平及攤捐等欸每年所發實銀尚不滿四萬兩是以到工之費甚少向來歲修銀兩本有挑挖中洪疏濬下口二欸厥後領欸尙存其名而修工則無其事近年領銀太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

十七

少隄埽已極草率而中洪下口更置之不論矣臣愚以爲欲彌永定河之患必須中洪下口二者年年加功夏間曾以河務函詢通商大臣崇厚旋接其覆書亦謂宜從下口施力永定河真正下口在天津西北之韓家樹地方惟永定河與大清河匯流之處每日海河潮汐可以達到能從韓家樹下口節節向上挑挖使渾水直達海河與潮汐可以相接藉潮力以汲引使下游不能停積自上游不虞壅遏等語其言似屬可行臣雖未至下口盡處而兩次到工見河身無槽之處甚多竊以爲常疏中洪宜與崇厚先挖下口之說相輔而行合無仰懇

天恩飭部核議准將積年裁減歲修搶修等銀再加撥二萬三

千餘兩較之道光年間原額酌復四分之三每年共發七萬一千餘兩以一半爲修堤搶修之用以一半爲疏濬中洪下口之用每年桑乾及九十月間奏明修理下口若干里中洪若干段工竣後必須總督親往收驗如其草減浮冒立即參劾罰賠所難者挑河所出之廢土仍堆積於河中不能遠送隄上一遇風吹水蕩不免壅塞河槽之內終非可久之計臣現札上海機器局詢問洋人製器有能送土於數里之外不甚糜費者否果有其器則挖出之土送於隄上加以夯碾固屬一勞永逸之道即無其器而年年挑挖究亦不無小補如蒙

愈允此項銀兩部庫難發給司庫亦極窘迫擬請於長蘆運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

十八

庫先發一二年以濟要需將來部庫充裕或仍復道光年間之舊章每年發歲搶修銀九萬四千餘兩亦仍以一半修隄搶險以一半挑濬下口中洪屆時應從何處支發俟數年再議臣才識淺陋關於河務但見河身與隄相平隄工難於得力不得已思專從下口中洪致功是否有當請

旨飭下戶工兩部議覆施行奉

旨依議欽此 十月公疏言據署永定河道蔣春元稟報該道自八月杪到任後即帶同熟諳工程員弁循河履勘凡中洪下口阻礙之處均已次第勘明九月初即督同在事各員認真分投趕辦茲據續報北下四大壩與南七新壩層土層破夯築極

為堅實埽段深槽密樁追壓均臻永固中洪下口引河各工亦一律完竣擬於十月十二日合龍臣應親往查勘驗收定於十月初十日率屬朝賀之後出省登程先赴固安查勘北下四汛新工再循引河勘驗下口 十三日公行抵固安縣之曹各莊驗收北四大壩引河各工十四日驗收張家墳等處挑挖中洪各工十五日驗收南七大壩引河各工十六日至天津之雙口查驗下口十七日便至天津二十三日旋省 十一月公疏言應屆堵築漫工祇將漫口堵完引河挖通即為蕪事此次期於搜除病根規畫久遠是以專從下游著力一面估築大壩深挑引河一面開築中洪疏通下口使大溜建瓴直瀉不稍停留可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

九

免下壅上潰及此塞彼決之虞當經該道逐條詳稟臣即批准照辦茲據署永定河道蔣春元具稟自興工以來駐紮北四下汛壩次會同前任道徐繼鏞及各委員分別經理石景山同知王茂壩掌管北四大壩督率各員嚴飭兵夫慎重進占接做上下邊埽密簽長椿加壓厚土層土層礮夯築堅實并添做後戩夾土壩堅築土櫃養水盆署南岸同知朱錫慶等掌管南七截水大壩董率各員鑲做邊壤悉係深槽密樁層土層礮均臻堅固其中洪下口引河委員按段排挖均於十月初十日前一律完竣寬深丈尺皆與原估相符并無短少試放清水極為通暢量得金門口僅賸四丈五尺愈收愈窄水深一丈四五尺不等當

於十二日卯時掛纜合龍水勢湍急異常兩壩均形喫重同時陡蟄幸兵夫雲集物料充盈隨蟄隨鑲悉臻穩固當即挑挖河頭土梗啟放引河建瓴而下迅如箭激大溜掣動引河全槽鋪滿暢流下注隨下關門大壩層土層料追壓到底惟金門口以下尚未斷流復經不惜重資撤手跑買併力搶辦竭晝夜之力於十三日巳刻全行閉氣金門以下養水盆旋即斷流並無滲漏隨派弁跟踪查看據報十二日午刻至十四日辰刻未及兩晝夜直達鳳河尾間並無壅滯全河復歸故道兩壩一律鞏固除督飭各員趕辦善後工程外此次調往委員並在工廳汛各員極為出力可否准其擇尤保獎應請奏明辦理等情具報前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

十

來臣到工逐一勘驗北四下汛暨南七兩處壩工均各工堅料實張家墳一帶所挑中洪南七以下所挖引河拍岸暢流直注下口毫無阻滯此後但能按年挑挖修治隄埽俾河身不甚淤墊則盛漲亦無可虞新任河道李朝儀已於十月二十六日履任接印該道廉正耐勞隨事認真講求河務當有起色至此工程因時近寒冬急求蕪事恐河員不敷由省調委多員相問派委據署道蔣春元查明極為出力似應量予鼓勵可否准其擇尤保獎之處恭候

聖明裁示 公以滹沱河改道北流已閱兩年各屬被害亟應設法修治十二月疏陳大概情形竊維直隸有五大河子牙河

居其一其上游卽漳沱河也該河源出山西繁峙縣入直隸平山縣境逕靈壽正定藁城等縣下抵晉州前此漳沱由晉州東行至衡水武強會合滏陽河經過獻縣而後名爲子牙河又逕河間大城靜海等縣由天津縣之海河入海自同治七年秋初河從晉州藁城之間改道北徙遂與滏陽河不復相通因漫及東鹿深州安平饒陽肅甯河間獻縣任邱保定雄縣霸州各州縣均被其患而文安大城受害最重俗所稱文安大窪者也維時又值永定河南上汛決口未合下游竄入大清河致清河日受其累節節淤淺臣抵任後飭永定河道於三月間分段趕修四月初旬南上合龍又飭清河河道挖濬清河口亞古城龍灣村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

三

張清口各段積淤并挑濬府河修建石閘厥後永定河北岸復決大清河亦未能一律深通是微臣抱愧之事然二河皆能興工開辦究亦不無裨補惟漳沱河未能興工一則因藩庫難籌經費一則因該河別無去路是以久未議定而文安被害日深亟思涸復田業遂會商大城雄縣兩縣紳民捐貲集衆自行興辦於該縣之東隅開挖逆莊引河由王口歸入子牙河將大窪積水洩去三尺有餘淺處一律種稻滿擬秋收可望不料六月中漳沱河上游水漲來源洶湧其患仍與上年相等不特文安一邑變爲洪湖卽大城雄縣任邱饒陽安平等屬亦皆淹沒田廬侵佔驛路小民蕩析離居栖託無所而漳沱既已北徙舊河

斷流向之由西河運鹽至順廣正趙等處者今則舟楫不通鹽商誤運所關亦鉅且文安與雄縣交界有西隄一道文安則聚衆築塞堵禦上游之水雄縣則聚衆掘開以洩本境之水竟用鎗砲器械傷斃文安守隄民夫七月九月迭次爭鬪兩造洶洶相持不決現雖經委員彈壓勸諭暫停械鬪而水患不除爭端終不得息仍恐數縣交訐激成巨案此皆最切之患不可不急爲修治者也臣數月以來博采羣言有議改平山縣治河以分其勢者查元時曾開治河自爲經流不與漳沱相合雍正初年怡賢親王亦奏稱治河引入洩河則漳沱之猛可減然洩河本入甯晉泊今河已淤塞難容巨水且漳沱挾水至多亦不待會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

三

同治河方能爲患是分開治河未必有益也有議由雄縣之辛莊挑引河入王口鹽河者查辛莊至王口八十餘里皆穿文安之境文安形同釜底若導漳沱橫貫縣境則永遠爲患且逆莊王口亦並不能暢洩河水以救目前之急是辛莊引河更不宜挑也有議從去年新徙之道開濬以復其舊者查晉州下至武強二百餘里河徙之後一片龐砂舊道多成平陸間有河形亦若隱若現絕少大段槽道勢難開挖且前明至今漳沱屢次遷徙從不能挽回故道而行誠以河因高壅而決水徙砂停斷難遽還舊觀是故道不能竟復也有議於南旺村開通引河以達獻縣回子牙之故道者臣派員至該處測量高下人力似尙可

施惟田畝皆膏腴之地百姓不欲開河且由獻縣修治上游仍
然泛濫鹽運仍然不通此獻縣之不宜開挖也有議開王村廢
閘引滹沱之水分消西淀歸入大清河者查大清河地勢較高
不惟不能多消滹沱積水且恐引西淀之水灌入文安大窪是
開王村閘未必有益也迭經委員查勘迄無定議最後派委清
河道費學會候補道陳重前往細勘另籌修治之法訪得藁城
南樓村迤南尚有乾隆五十九年迄咸豐元年滹沱間行之故
道自藁城東門外起經晉州趙州甯晉之境計共河路一百八
十里至冀州邵村下會滄陽河形尚存其下游且間有寬至二
十餘丈深至一丈餘者雖亦多有游平若就此施功尚可著手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

三

該道等於九月履勘繪圖貼說會同稟覆臣批令會商藩運兩
司酌籌欸項設法興辦并飭令再赴藁城一帶覆加勘估茲據
費學會等於十一月底回省勘得藁城新徙河口水深一丈面
寬七十一丈接連兩岸老次嫩灘共長三百一十丈擬築大壩
以堵塞之高二丈五尺底寬十五丈頂寬五丈兩旁依次遞減
惟旁無隄埝築壩無處生根擬按修土埝長九千一百五十丈
計五十餘里以遏旁溢而固壩基其引河之新開者擬自藁城
東門外壩前起至陳村舊河首止裁灣取直共長一千一百六
十丈以下接入舊河間有平灘至晉州界止連前共長九千七
百三十四丈擬挑寬二十丈至十餘丈不等又晉州境內工長

一千二百八十丈藁城境內工長四百丈趙州境內工長三千
四百五十丈晉州境內工長二千八百五十丈甯晉境內工長
九千二百七十丈約計估銀二十萬兩有奇該道等所以不能
確估定數者據稱專就引河壩埝工料計之其數尚不過十七
萬惟壩埝所占之民田若民間索取地價則多寡難以預定又
引河所經之處應納地糧有從前除額今未升科者有從前緩
征今已起征者現在皆成熟地若民間求索地價則多寡尤難
預定論大河官工之常向無價買民地之理此費本屬可省然
亦須察看輿情權衡事勢乃能定局臣本擬於明年二月興工
急拯文安等處之災惟經費太巨前在天津與運司商酌擬令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

三

挪墊銀十萬兩將來按引攤捐數年歸欸此外尙短十餘萬兩
無從籌措而訪諸衆論皆稱修治滹沱河身毫無把握之事或
謂該河性善遷徙卽就東鹿縣志而論自順治乾隆百年之間
已徙二十五次一縣如此他縣可知遷徙旣無定所修築亦屬
徒勞或謂滹沱河剽悍激烈不受約束隄防愈堅衝決愈甚且
其下有伏流往往水尙未至土已迸裂居民見而預避不久卽
有橫流經過築隄埝於伏流之上斷難久恃或謂滹沱河挾河
最多質本礪薄性最鬆浮從前怡賢親王修治之時亦係旋開
旋淤今僅築埝濬河勉救目前仍非經久之計若必遠築長隄
大開引河不得不議歲修旣有歲修必設汛官將來日增無窮

之費而水害仍不能免臣正慮籌款之無着而聞此數說者又恐巨款付之一擲不得不徘徊瞻顧然念文安之淪爲巨浸雄縣之互相鬪爭及西河鹽船之別無運道又不忍置之不問反獲焦思迄無長策茲擬改於明年八月秋收後籌定經費再行與辦理合先行具奏請

旨勅下部臣核議此雖疆吏之責本不必重煩廷議惟水患迫近畿郊當此衆說紛紜或辦或否或有良圖得在廷臣工討論裁奪則是非得失可以折衷至當而遲至明秋則籌款購料等事措置亦覺暇豫 九年三月公疏言竊據永定河道李朝儀稟稱本年凌汛屆期派委文武員弁分駐要工往來防護因天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

五

氣和暖冰雪融化河水疊次增長自八九尺至一丈一二尺不等溜勢洶湧與歷年大汛無異南岸之南上南下南二南三南四南五南六南七等工北岸之北下北二下北三北上四北下四北五北六等汛或河流頂衝或溜勢測注各工埽段紛紛陷其平工處所亦因溜勢變遷刷坍灘次情形均關緊要而南上南下南三南四南六南七北二下北下四北五等汛奇險迭出尤爲喫重當卽督率文武員弁動用存工料物趕緊搶鑲並添埽捲由一律保護平穩茲於三月十三日全河冰凌融銷淨盡水勢漸落下口通暢蘆溝橋現存底水八尺五寸兩岸隄埽石土各工悉臻穩固稟報安瀾請奏前來除飭該道督率隄汛

員弁加意巡防並將應辦歲修及疏濬事宜實力趕辦以禦伏秋汛漲外所有永定河凌汛安瀾緣由理合循例恭摺具奏

六月公疏言臣於本年六月初七八等日各汛迭報長水南三工之六號十四號南四工之九號二十八等號同時水工埽段蟄動均形危險該道督飭隄汛各員分投搶護始得漸臻穩實因南五工報到十七號情形尤重當卽馳往督辦途次接據三角淀通判朱津稟報南五工十七於初八日夜水漲溜急掃段走失油刷隄身間斷漫水情形十分喫重當飭汛員弁兵多集村民跑買土料加高子埵一面掛柳捲由多方搶護不意初九日午時水勢續漲不止狂風大作駭浪騰空越過埵頂刷開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

五

口門十餘丈實屬措手不及理合據實稟報該道當卽馳往十七號查看猶冀以人力回天無如漫口業經奪溜門口刷至二十餘丈無可挽回現已購備料物盤築裏頭以防續塌等情稟請參奏前來臣查永定河廢弛已久底高隄薄上年奏請分年疏濬期以數年之後方冀稍有補救現甫挑濬數處全河中泓仍未一律深通此堵彼決在在堪虞本年疏濬下口方在竣工臣已委派候補道員劉樹堂前往驗收乃下口工程甫畢而南五工十七號遽報漫決雖由河身過高堤埵過薄所有開壩全行堵壩大汛陡發水無所容而本廳本汛各員究屬專司河防責無可貸該道稟內又稱三角淀通判朱津駐防南七大壩連

日河水迭漲南七壩塌壞重隨時督同汛員搶護未能兼顧南五險工得信較遲迨星飛前往則十七號口門已開搶護不及情有可原與尋常疎忽者有間臣復查所陳均屬實情相應請旨將三角淀通判朱津革職留任其南岸五工永清縣縣丞徐銓革職無庸留工以示嚴懲該河道李朝儀統轄全河疎於防範惟到任未久應請革職留任以觀後效臣督率無方請旨將臣交部議處臣現在天津查辦要件不克分身前往卽當飭委委員馳往查勘嚴飭上游各汛加意修防仍速盤築裏頭以防續坍奉

旨依議並著會國藩馳往查勘迅籌辦理欽此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

七

屯田

江蘇安徽克復逾十載每歲徵收不及原額三分之二雖經地方官招撫流亡其間尙多絕產其因村莊焚燬未遽復業者亦所在有之故兩省特多無主之田同治十年御史黃錫彤請仿古屯田之法酌設屯營選招湘淮兩軍散勇於沿江一帶開墾以固江防而復正供奉

上諭著會國藩察看情形悉心妥籌具奏欽此 十一月公覆疏曰伏查江皖兩省荒田以安徽爲多而欲試辦屯田必得干畝無主之田自成片段不與民田錯雜方可撥兵開屯不致生事當經遴派候補直隸州知州廖獻廷前赴皖北滁州泗州鳳

陽潁州等四府州逐一查勘候補直隸州知州蔣志拔前赴皖南太平甯國徽州池州廣德五府州逐一查勘此數郡者皆衆所指爲荒田最多之區也臣囑以查得干畝整段無王者卽行另單開出旋據該員等每至一州縣卽會同印官分別荒熟隨地稟報并於查畢後回省面呈清摺據廖獻廷所查皖北等處共計二十一州縣荒熟田地多寡不一其最少者霍邱縣祇有九十餘頃太和縣則並無荒田最多者如宿州荒田尙有五千七百餘頃定遠縣荒田尙有一萬一千餘頃蔣志拔所查皖南等處共計二十三州縣荒熟田地大致與皖北相埒惟皖北以頃計皖南則皆以畝計除婺源休甯黟縣祁門等處並無荒田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

三

外其最多者如歙縣及建平平均尙有二十六萬餘畝宣城縣幅員最廣尙有荒田八十三萬餘畝以上各屬荒田若論總數不爲不多然皆畸零分布不成片段從未有大宗荒田截然成阡成陌可指明疆界者該田主或遠出未歸尙未承領或業已承領無力開墾或開墾之後已熟復荒其中情形參差不一荒田與熟田交互錯綜無主之田復與有主之田互相錯綜犬牙糾紛猝難定爲何氏之產間有荒廢已久無人承認衆皆指爲無主而一遇問津試墾者則又聞風而出爭曰此吾業也何得冒占或見官爲開墾則又紛紛呈請指爲己業指爲親族之產無從剖斷昔年廣德州荒田最多厥後湖北客民前來開墾臣與

英翰先後派員清查今查辦已閱四年而主客爭田之案尙膠
轉而未已亦可見無主之田難於迅速定案類如斯已至於撥
兵開屯卽古者寓兵於農之意其名甚美而其實難行務農爲
四民中最苦之事農夫一年之獲不敵勇丁一月之糧各營散
勇自戰之餘一旦授田計食舍鎗礮而親耒耜置操演而就耕
耘強以力之所難已非情之所願而又須與土民爭有著之業
正恐成效未著而獄訟繁興安得處處廣置委員平屯丁與鄉
民之爭乎自古言屯田者邊陲以趙充國爲最著中原以東祇
爲最著充國所屯者敵境美中之田也祇所屯田當漢末兵亂
三十年之後兩界無主之田也今皖省用兵雖久而無十年未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 无

克復者荒地雖多而鮮千畝無主名者此次細加查勘實難再
興屯政至江蘇未墾之田以江甯鎮江兩府爲多江甯七屬官
紳臣常常接見鎮江官紳臣於巡閱時亦嘗詢之俱云雖有荒
田而大段無主者極少不過數年客民與土著亦次第開墾矣
臣非敢畏難苟安祇以度勢審時必無實際不敢浮慕古法輕
率從事伏乞

聖鑒訓示疏入

報可而江皖屯田之議不果行

荒政

公以同治八年調任直隸於時西南各屬災歉較重百姓報災

未遂人萌亂心又廣平府屬之清河成縣毗連河南安陽等縣
大名府則與曹州接壤捻幅餘匪或潛伏其間其開州等處人
心亦多浮動給事中陳鴻翔奏現聞各處已漸有均糧等事若
饑民相率效尤各匪乘機竊發必至貽害地方奉

上諭著會同藩司卽派員查明各該地方被災輕重情形分別
賑濟如有應蠲應緩之處並著趕緊奏明辦理以惠災黎而消
隱患欽此 十二月公疏言查本年直隸收成以永平遵化爲
最豐天津河間宣化正定次之順天保定深冀易趙定等府州
所屬均在歉薄之列南路大名廣平順德爲最不入九月間南
三府各屬所報災歉情形均不甚重與臣在省所聞者不符願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 三

深疑訝蓋州縣積習多以辦災爲難緣荒政之條例甚嚴關係
甚重初報災時不論災之輕重卽有先發一月口糧之例厥後
不論貧之極次又有普賑一月之例旋又有續賑摘賑大賑加
賑之例蠲免則有七分六分四分之別緩征則有三年二年次
年之差皆視其災之分數以爲區別而分數憑官之一言爲斷
豈能恰如其量同一縣也或東鄉九分而西鄉六分同一鄉也
或左村四分而右村五分百姓起而相爭以爲參差之處或涉
偏私卽將來之或蠲或緩多賑少賑高下懸殊分數之所辦甚
微而民間之所爭甚鉅故州縣之不樂辦災非盡恐免徵之後
辦公無資亦由賑事繁重對百姓則易於見怨難於見德對上

司則易於見過難於見功耳臣前聞南三府災情較重恐州縣格於成例狃於積習所報或有不實不盡因函囑升任按察使大名道錢鼎銘親歷各處認真稽查借重編門牌之便抽記極貧戶口於臘月內彙齊稟報該升道旋即出外查勘徧歷三府二十六州縣之地茲據錢鼎銘稟稱伏查三府中早歉情形以廣平為最大名次之順德又次之綠順郡沾百泉河之利井地又多夏秋間偏得陣雨雖九屬高下不同要皆可以支持無須調劑大郡開東長三處因得黃河之潤轉歉為豐南樂清豐光景尚不窘迫廣郡則磁州清河威縣最佳雞澤曲周稍次而以肥鄉廣平成安邯鄲及永年縣毗連肥鄉之數十村莊及大名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

三

所屬之大元兩縣為最苦之區尤以肥鄉廣平為極重成安邯鄲永年為次重大名元城二縣為略輕此七處急需設法補救而旬餘轍迹所經體察真情博採輿論種種成法皆不易行惟有按口給錢最為直截了當但勘災宜細判等差而望澤殊不分彼此嘗接見久官直省之守令輩僉謂本年酌辦緩徵災輕之區紛紛觀望不肯輸納則將來酌辦抽賑必致多所窒礙然事關民瘼又安能因噎廢食反復推求惟有寓賑於貸之一法就各屬中著名災重之縣就各縣中署名災重之村復於一村中擇老弱病廢婦女及無業丁壯種地不滿十畝者往時尚可借貸今年災廣告貸無門名曰極貧即在此次重編門牌上詳

細揭出編定戶口徧行榜示某戶某口加恩酌借口糧兩月大口每日給制錢若干小口減半由本村公正紳耆出具保狀俟秋成後酌量清還不日賑而日貸則鄰近災輕之區無可比較不致生覬覦之心二月中旬開辦辦竣後即大張告示宣布皇仁按村曉諭概行蠲免毋須清還俾窮黎得沾實惠名為貸而實則賑矣至災區中之次貧者本非無告之民類皆有田之戶或有他技濟生或有春收指望察核情形尚可支持至三四月間再行酌辦暫且不必調劑若果雪澤不沾春雨復少此等次貧之戶固須接濟恐各屬災輕之區亦宜普為設法屆時春荒一成實屬難於着手是惟虔禱天心之仁愛默為轉移庶幾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

三

司牧之愆尤或可稍道等情稟覆前來臣查戶部則例內開被災五分者准酌借來春口糧等語五分乃極輕之災本有准借口糧之例廣平等七州縣據各屬原報雖有尚不及五分者而被害較重遠近周知錢鼎銘擬用酌借口糧之例以暗行其賑濟之實期則寬以兩月足救春末之饑惠不及於次貧足杜言溢之弊所議尚為妥協其按口給錢亦古人所稱施粥不如放米散銀不如發錢者恰相符合惟七屬貧民每縣或數萬人少則萬餘人所費亦殊不貲合無籲懇

天恩勅部於天津存儲現錢項下撥制錢十萬串由天津運至大名即交錢鼎銘經理賑卹事宜預弭畿南無形之患大局幸

甚微臣幸甚至於以貸爲賑係恐災輕之區或生覬覦之心故借此名以息爭端惟我

朝遇災錫卹之典

皇仁最溥良法最多然法之最善者分數亦必有輕重貧戶亦必有極次斷不能無向隅歎望之人亦不能無倖澤爭競之事此次雖未必盡合成法然意在先救極貧是謂之借貸也可卽謂之賑卹也亦可但使稽察精細心術公平縱有歎望爭競當亦不足深慮若賑卹之地無糧可買尙應擇要設局平糶糶入則較市價略貴糶出則較市價略賤庶米商可廣爲招徠而貧民亦稍沾便宜倘有商賈流通糧價不甚昂貴則無須由官設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

三

局是亦當預爲議定者也疏入奉

上諭畿南災歉較重自應設法補救以靖地方茲覽該督所陳一切具臻妥協卽著崇厚在天津存儲現錢項下撥制錢十萬串由天津派員運至大名交錢鼎銘收領並著會同藩飭令該臬司妥爲散放以拯災黎如各州縣仍有沾染前時積習不能實力奉行着卽由錢鼎銘稟明該督指名嚴參毋致澤不下究該處次貧戶口仍着該督察度情形於來春分別賑卹其給示曉諭及設局平糶各事宜均著照所議辦理欽此 九年五月公疏言上年災歉以畿南之肥鄉廣平成安邯鄲永年大名元城等七縣爲最重經臣酌擬賑於貸之法奏懇

天恩准於天津存儲餉項現錢項下撥制錢十萬串由天津運至大名交升任臬司錢鼎銘經理因恐水運遲滯並恐原請錢項不敷飭在運庫由邯鄲等處引地存儲標錢內暫先借銀一萬五千兩委員滙兌解交以備散放又由省派委刑部員外郎陳蘭彬准補大名府知府李興鏡候補知縣王福謙候選知縣唐煥章等前往辦理該臬司錢鼎銘會同委員等酌擬條款章程查清極貧戶口刊刷貨票大口定以制錢一千文小口減半飭發填寫旋據津局委員先後解到鹽平銀一萬五千兩制錢十萬串至大名河干該臬司親身先往照料派發肥鄉縣制錢二萬七千七百九十二串廣平縣一萬八千串成安縣一萬六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

三

千串邯鄲縣五百六十二串五百文又銀四千兩永年縣六千七百串五百文大名縣一萬八千三百五十五串五百文元城縣一萬二千二百六十六串二百文又發迎護錢船及各縣運錢車價廠局薪水費用等項共銀二千九百二十兩零七錢七釐三毫統計除支尙餘制錢六百四十三千二百文鹽平銀八千零七十九兩二錢九分二釐現存大名道庫此次寓貸於賑該臬司會督印委各員首在稽察侵冒嚴絕濫務令窮民得沾實惠款項不稍虛糜各印委等均尙不憚辛勞偕同紳董悉心經理各縣應賑之戶挨次逐一編查所賑之錢按村逐一榜示胥役絕無干預婦孺咸得周知散故事畢臣卽撰擬欽奉

恩旨概予蠲免毋須繳還告示飭發張貼曉諭災區百姓莫不歡忻鼓舞感頌

皇仁所有用過數目各縣均已據實開列清單呈報在案惟查向來辦理賑務例應由藩司造冊報部此次奏定辦法與部章多有未符如定例加賑月數視被災分數爲差而極貧次貧加賑月數又復不等此次查覆情形不盡以州縣分數爲定又係專賑極貧酌放兩月此不合部章之一端也定例被災五分准借來春口糧此次借貸之法不問被災分數又名雖借貸實乃賑卹秋收之後並不責還此又不合部章之一端也定例應賑米數大口日給米五合小口二合五勺折給米價各省不等直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

美

隸每米一石定價銀一兩二錢照章扣算大口每月合銀一錢八分小口減半小建仍復扣除此次酌賑兩月大口給制錢一千文小口半之貧民所得較優此又不合部章之一端也此外各鄉各村選用鄉董酌給盤費係屬部章所無而向例所有每廠跟役斗級各名目又係此次辦賑所無種種難符定例之處去年十二月酌擬辦法之奏均經預爲陳明爲放賑錢數及辦賑經費其時尚未酌定是以未經預奏現在辦法既係變通舊章正委各員皆屬廉慎將事奏撥款項皆係涓滴到民略無絲毫濫混且各縣下鄉盤費及設局之用均經飭令自行捐辦其實係無力墊辦者始准酌量開報各屬賠累已多若令遵照定

例造冊報銷恐部中仍執舊章駁斥轉多窒礙難行詳司達部節節需費州縣難於措辦是民之受惠者甚微而官之受累者已鉅等情據該臬司錢鼎銘詳請奏咨前來臣查該臬司所詳均屬實在情形合無仰懇

天恩俯念此次賑貸係變通舊章辦理實惠及民毫無濫混各該縣賠累已甚應請

勅部准免造冊報銷以示體卹奉旨依議

湖團

徐州銅沛之交毗連微山湖湖地洄出百餘里肥饒宜稻麥咸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

美

豐四五年間黃河汎漫山東曹州皆被災難民唐守忠率衆遷徙其地久之聚至數萬人分族結寨自固而湖團以名當時在事官吏不能遣因就所佔地畝設局丈量定三等科則納租充餉地既沃美又屢值歲豐漸以富饒先是銅沛民避河患皆他徙及歸見昔之巨浸爲良田遂爭訟不已居民則謂客民霸佔有主之田客民則謂己田全係湖荒之地相持累歲屢釀巨案漕運總督吳棠等迭次入告奉

旨查辦卒未歲事同治四年十月團中莠民密約拾衆竄沛迎任賴股匪居團內土民本與湖團爲深仇至是愈以團民勾捻紛控於公是時唐守忠父子方以罵賊殉難圩房悉燼沛民仍

以叛逆日之嗷嗷不休公慮土客相爭若不爲之所必且日尋械鬪而良團與莠團亦復真僞莫分適奉赴豫勦擒之

命駐師徐州遂於同治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疏言湖團一事與勦擒大有關係臣擬將通擒之團酌量懲辦其餘數萬人全數資遣回籍現經兩次派員前往山東鄆城鉅野等處察看該國民原籍尙足安插否如可則遣之東歸在沛縣可免佔產之訟在徐州亦無招擒之窩臣再將資遣事宜專疏奏辦而臣之赴豫則須稍遲如其不可安插臣亦不勉強驅遣在徐州不無後患而臣之赴豫可以稍速疏既上十二月卽將京控湖團之王獻華等逐一研究分別良莠定其去留仍飭提督劉松山以求關齋弟子記

卷三十

三

師五千前往彈壓並酌辦善後事宜 五年二月初八日公疏言臣於上年奏復軍情摺內附陳銅沛境內有與勦擒相關之湖團一案亟宜查辦以杜後患今年正月復將通賊之王刁兩團勒限驅逐安分之唐趙等團仍留徐州先後具奏在案查湖團者山東曹屬之客民墾種蘇齊交界之湖地聚族日衆立而爲團也該處濱微山昭陽兩湖西岸南迄銅山北跨魚台綿延二百餘里寬三四十里或二三十里不等其在魚台之團有二曰魏團任團其在銅沛之團有八曰唐團北王團北趙團曰南王團南趙團曰子團魏團侯團均以首事者之姓爲名昔之侯團卽今之刁團也魚台兩團以東民居東境人數寡而墾地少

一經官爲處置漸以相安無事惟銅沛之八團人數衆而墾地多王客構訟幾成不可解之仇湖查咸豐元年黃河決於豐工

下游沛縣等屬正當其衝凡微山昭陽之湖地銅沛魚台之民田均已滙爲巨浸一片汪洋居民流離遷徙以爲故鄉永成澤國不復顧戀矣厥後咸豐五年黃河決於蘭儀下游鄆城等屬正當其衝於是鄆城嘉祥鉅野等縣之難民由山東遷徙來徐其時銅沛之巨浸已爲新涸之沃地相率寄居於此墾荒爲田結棚爲屋持器械以自衛立團長以自雄前任徐州道王夢齡以其形迹可疑飭縣押逐回籍繼而來者日多復經沛縣稟請以東民實係被災困窮擬查明所佔沛地押令退還其湖邊無求關齋弟子記

卷三十

三

至荒地暫令耕種納租經前河臣庚長批准旋議勘丈湖荒分上中下三則設立湖田局招墾繳價輸租充餉又飭於沛團交錯之地通築長堤名曰大邊以清東民與土民之界限遂得創立各團據爲永業此東民初至留住湖團之情形也銅沛之土民當豐工初決時流亡在外迨後數載還鄉觀此一片汙地變爲山東客民之產固已心懷不平而長官議定所佔沛地押令退還者又僅託諸空言並未施諸實事且同此巨浸新涸之區孰爲湖荒孰爲民田茫無可辨沛民之有產者既恨其霸佔卽無產者亦咸抱公憤而國民恃其人衆置之不理反或欺侮土著日尋鬪爭遂有不能兩立之勢咸豐九年侯團窩匪搶劫銅

山之鄭家集經徐州道派兵拿辦並將該團民驅逐出境另行
遊董招墊輾轉更置是爲今之刁團同治元年又有東民在唐
團邊外佔種沛地設立新團屢與沛民械鬪爭控至三年六月
遂有攻破劉莊寨連斃數十命之事經漕臣吳棠飭派徐州鎮
道帶兵剿辦平毀新團此咸豐六七年後客民擅逞迭釀巨案
之情形也新團既毀檢斬至千人之多並將團地退出謂可抒
沛民之憤而折其心矣乃沛人貢生張其浦張士舉文生王獻
華等與劉莊事主劉際昌先後赴京以新團一案唐守忠王盟
指使情同叛逆請將各舊團一概勦辦各情在都察院呈控欽
奉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

元

諭旨交吳棠等密速查辦旋經吳棠以唐守忠來團最早其名
特著核諸所控各詞毫無實據且與原呈不符不過欲將新舊
各團一概驅逐而奪其成熟之田等語奏復在案而沛人紛紛
構訟仍復不休臣博採輿論昔年銅沛被害之家被水而田產
盡失水退而田復被佔其懷恨興訟自出於情之不得已近則
構訟之人並非失業之戶不過一二刁生劣監設局歛錢終歲
懸訟不特團民苦之卽士民亦以按戶派錢爲苦而至訟者多
方構煽旣以強客壓王激成衆怒又以奪還大利動衆心官
長或爲持平之論訟者輒目爲受賄各團豈無安分之民訟者
概指爲通賊初至有領地之價後來有輸地之租而訟者不問

案牘之原委必欲盡逐此數萬人而後快此又新團旣勦以後
沛民健訟不顧其安之情形也上年八月臣駐紮徐州銅沛紳
民赴臣轅控告各團呈詞累數十紙臣以案情重大實兆兵端
未敢遽爲剖斷至九月間捻衆東竄遠近探稟均稱湖團勾賊
訊據生擒賊供亦稱南王團有人函約賊來百口一詞雖反覆
研究未得王名而平時該團窩匪搶劫積案疊疊情實可信又
刁團平日窩匪與南王團相等此次賊退之後臣飭徐州府縣
親赴各團察勘情形旋據復稱以捻首牛賴各賊目均任刁團
之中該團房屋糧草器具完好如故其爲縱容賊黨亦無疑義
又稱唐團練董唐守忠其子唐錫彤其叔唐振海帶練擊賊力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

罕

繼被執脅之以降罵不絕口同時遇害除王刁兩團外其餘六
團或憑圩禦賊或圩破被害遭賊焚擄殺掠其情狀歷歷在目
其爲並未通賊亦屬確有可據而沛縣上年京控湖團之王獻
華等一聞湖團通賊之語復行連名多人指控各團無非賊黨
卽殉難甚烈之唐守忠仍加以叛逆之名稟請一律勦逐臣親
提鞠訊原告旣多捏名供情亦多支飾其爲刁訟生事亦屬無
可置辦臣乃剖別是非平情論斷不分土民客民但分孰良孰
莠其有契串各據產業爲團所佔急求清還者是土民之良者
也無契串產業但知歛錢構訟激衆怒以興禍端者是土民之
莠者也其平日自安耕種如唐團之拒賊殉節受害極慘者是

客民之良者也其平日凌辱土著如王團之勾賊刁團之容賊是客民之莠者也遂於臘月下旬通行曉諭飭令王刁兩團勒限正月十五日以前逐回山東本籍派劉松山帶兵前往彈壓頃據各州縣稟報該兩團業已全數徙去安靜回籍臣酌定善後事宜三條檄飭徐州道督同府縣次第經理一曰酌給錢文以卹已逐之團王刁兩團平日之窩匪去秋之通賊眾所共知然除首犯王長振罪在不赦外其餘要犯未能指出姓名應卽全數赦宥以安反側之心此外無辜之眾尤應酌加體卹同沛朝廷之澤現定於鄆城縣設局將兩團原繳地價照數發還其兩團已種之麥現派徐州鎮兵在彼屯守待至四月收割估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

聖

價若干以一半給屯田之兵一半給兩團之民庶東民回籍者不至流離失所矣二曰設立官長以安留住之團兩團既去尙有唐趙等六團留居徐境擬請設立同知一員俾客民有所依歸或合徐州同知移駐該處聽斷詞訟稽查保甲籌辦湖團一切事務俟二三年後安置既定仍將湖團地畝分歸銅沛兩縣奏明按地升科輪租執業以歸畫一各團所築大隄酌量平毀以期水利之通暢亦免畛域之太明團中如有窩匪通捻重情官爲查明小則拿犯誅懲大則派兵勦辦視之同於土著永不再言驅逐之說亦不許土民妄控目爲畬匪字樣盡消爭訟之嫌同敵睦鄰之誼三日拔還田畝以平土民之心昔年東民開

墾湖荒雖不侵佔民田然爲數要不甚多今王刁兩團退出之田六百五十餘頃以抵侵佔之數有贏無絀此頃田產先儘失業之民凡有印契糧票者准其照數撥還無契票者概不准撥以示限制以斷葛藤其次則培植學校凡銅沛兩縣書院之膏火小考之卷價鄉試之賓興費會試之公車費各准撥田若干以爲造士之資縱使民田被佔契票無存私家偶失有限之田通縣共言無窮之利其餘則概充官田派兵屯種兵或不足召民佃耕在銅沛可解積年之公憤在東民可免霸佔之惡名矣所有罵賊之五品頂戴州同銜前平陽屯屯官唐守忠其子文生唐錫形其叔衛千總唐振海三名同時被害尤堪嘉憫應請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

聖

旨交部從優議卹並建立專坊以爲草莽効忠者勸沛縣激衆構訟之文生王獻華應請褫革衣衿以示懲儆王長振現尙在逃俟緝獲之日盡法處治以爲通匪者戒未盡事宜除分咨江蘇山東督撫及漕督諸臣妥籌會辦外合將湖團一案擬結緣由恭摺馳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十三日奉

上諭湖團爭利尋仇積釁已久此次會國藩秉公查辦將王刁兩團全數逐回山東並酌定善後事宜三條以期各安生業永息爭端所辦甚屬妥速已明降諭旨均照所請辦理屬賊遇害

之團紳唐守忠交部議卹矣駢回山東之團現經設局發還地價並許給以半熟麥自不至窮無所歸第人數太多良莠不齊一旦失業回籍易滋事端著閻敬銘丁寶楨督飭該處官員認真經理撫綏安輯毋得稍有疎虞至安靜各團地方應如何設官彈壓按照事宜次第經理之處著李鴻章吳棠督飭徐州道府各官隨時妥辦務臻萬全欽此是日又奉

上諭會國藩奏查辦湖團分別留遣並酌籌善後事宜一摺據稱江蘇銅浦兩縣濱湖田畝前於咸豐元年間因黃河豐工決口時被水淹沒嗣因黃水退涸變爲荒田經前任南河河道總督庚長設立湖田局招墾繳價輸租充餉山東曹濟等屬各縣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

聖

客民遂陸續前赴該處創立湖團相率墾種屯聚日多銅浦土民於水退歸鄉後因舊時田產被客民所墾日相控鬪疊曠巨案並有刁劣生監設局斂錢屢以湖田通捻謀逆等詞誣控希圖將客民概行驅逐現經訊明分別良莠辦理並擬設立同知及籌辦善後章程三條等語所辦甚屬允協銅浦等縣土民田產因被客民佔墾控鬪不休固出於情不得已惟當地方官立局招墾時該處土民並不呈請認還舊產迨客民出賃變荒爲熟始行爭控亦無以服客民之心且所墾之田亦有官荒地畝土民被佔田產並無如許之多其聚衆搆訟者亦非田產被佔之戶現經會國藩查明將上年容留捻匪之刁王兩團客民驅

回山東本籍所有該兩團退出田畝六百五十餘頃抵還侵佔之數計已有盈無絀凡有印契糧票之失業土著各戶均准其報官認種以昭平允其餘安分各良團均不得概行驅逐所墾地畝均准其永爲世業該處土民不得再行爭控經此次清理之後該地方官遇有土客爭控之案但當分別良莠不得復存土客之見以期永斷葛藤其浦縣激衆搆訟之生員王獻華著卽革去衣衿以示懲儆嗣後倘再有土著刁劣紳民聚衆誣控希圖斂錢肥己及客民中有恃衆逞強滋事者均著該地方官從嚴懲辦通匪在逃之客民王振長著會國藩嚴拿務獲正法團首五品頂戴州同銜前平陽屯屯官唐守忠生員唐錫彤衛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

聖

千總唐振海於上年捻匪竄至湖團地界時帶練勇迎擊力竭被執同時罵賊遇害均堪憫惻著交部從優議卹並准其建立專坊以慰忠魂所請將徐州同知移紮該地方以資彈壓之處著該部議奏餘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欽此

求闕齋弟子記卷三十

求闕齋弟子記卷三十一

東湖王定安集

哀榮上

國史館列傳

會國藩湖南湘鄉人道光十八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二十三年

大考二等升侍講充四川正考官

文淵閣校理二十四年充教習庶吉士轉侍讀二十五年歷遷

右庶子左庶子翰林院侍講學士充會試同考官日講起居注

官二十六年充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一

一

文淵閣直閣事二十七年

大考二等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二十八年稽察中書科

二十九年擢禮部右侍郎署兵部左侍郎三十年

文宗登極國藩奏言今日所當講求者惟在用人人才不乏欲

作育而激揚之則賴

皇上之妙用有轉移之道有培養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

廢一臣觀今日京官辦事通病有二日退縮日瑣屑外官辦事

通病日敷衍日顛預習俗相沿但求苟安無過不肯振作有為

將來一遇艱鉅

國家必有乏才之患今遽求振作之才又恐躁競者因而倖進

臣愚以為欲令有用之才不出範圍之中莫若使從事於學術又必

皇上以身作則乃能操轉移風化之本臣考

聖祖登極後勤勤學問儒臣逐日進講寒暑不輟召見廷臣輒

與往復討論當時人才濟濟好學者多康熙末年偉才大抵半

皆

聖祖教諭成就之

皇上春秋鼎盛正符

聖祖講學之年臣請俟二十七月後舉逐日進講例四海傳播

人人向風召見臣工從容論難見無才者則勗之以學以痛懲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一

二

模稜罷輒之習見有才者則愈勗之以學以化其剛愎刻薄之

偏十年以後人才必大有起色此轉移之道也內閣六部翰林

為人才薈萃之地內而卿相外而督撫率出於此

皇上不能一一周知也培養之權不得不責成堂官所謂培養

有數端曰教誨曰甄別曰保舉曰超擢堂官於司員一言嘉獎

則感而圖功片語責懲則畏而改過此教誨不可緩也榛棘不

除則蘭蕙滅色害馬不去則騏驥短氣此甄別不可緩也嘉慶

四年十八年兩次令部院各保司員此保舉成案也雍正間甘

汝來以主事而賞人參放知府嘉慶間黃鉞以主事而充翰林

入南齋此超擢成案也蓋嘗論之人才譬若禾稼堂官之教誨

猶種植耘耔也甄別去稂莠保舉猶灌溉也

皇上超擢譬之甘雨時降苗勃然興也堂官時常到署猶農夫日在田間乃熟穡事今各衙門堂官多

內廷行走之員或累月不到署自掌印主稿外司員半不識面譬之嘉禾稂莠聽其同生同落於畎畝之中而農夫不問教誨之法無聞甄別之例亦廢近奉

明詔保舉又但及外官不及京秩培養之道不尙有未盡者哉頃歲以來六部人數日多或廿年不得補缺終身不得主稿內閣翰林院人數亦三倍於前往往十年不得一差不遷一秩而堂官多直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一

三

內廷本維分身入署又或兼攝兩部管理數處縱有才德俱優者曾不能邀堂官之顧又烏能達

天子之知以數千人才近在眼前不能加意培養甚可惜也臣愚欲請

皇上稍為酌量每部須有三四堂官不入

內廷者令日日到署與司員相砥礪翰林掌院亦須有不直

內廷者與編檢相濡染務使屬官之性情心術長官一一周知

皇上不時詢問某也才某也小知某也才某也大受不特屬官

優劣祭呈即長官淺深亦可互見旁考參稽而入衙門之人才

同往來

聖主之胸中彼屬官者但令姓名達於九重不必升官遷秩而已感激無地然後保舉之法甄別之例次第舉行舊章

皇上偶有超擢則梗枘一升而草木之精神皆振此培養之方也古者詢事考言二者兼重近來各衙門辦事小者循例大者請

旨本無才猷可見莫若於言考之而召對陳言天威咫尺不宜喋喋便佞則莫若於奏摺考之

國家定例內而九卿科道外而督撫藩臬皆有言事之責各省道員亦許專摺言事乃十餘年間九卿無一人陳時政得失司道無一摺言地方利病科道奏疏無一言及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一

四

主德隆替無一摺彈大臣過失一時風氣不解其所以然本朝以來匡言

主德者如孫嘉淦以自是規

高宗哀銑以寡慾規

大行皇帝皆

優旨嘉納料彈大臣者如李之芳劾魏裔介彭鵬劾李光地後

四人皆為名臣至今傳為美談直言不諱未有盛於我

朝者也

皇上御極之初特詔求言而襄答倭仁之諭臣讀之至於忭舞

感泣然猶有過慮者誠見

皇上求言甚切諸臣紛紛入奏或條陳庶政頗多雷同或彈劾大臣懼長攻訐臣愚願

皇上堅持聖意借奏摺爲考核人才之具永不生厭致之心涉於雷同者不必交議而已過於攻訐者不必發抄而已此外則但見有益不見有損今考九卿賢否憑召見應對考科道賢否憑三年京察考司道賢否憑督撫考語若人人建言參互質證豈不更爲核實乎此考察之法也奏入

諭稱其剴切明辨切中事情著於百日後舉行日講國藩條陳日講事宜一考定日講設官之制二講官員數三每日進講員數四講官應用何項人五定保舉講官之法六進講之地七進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一

五

講之儀八進講之時九所講之書十陳講之道十一覆講之法十二纂成講書十三講官體制十四進講年數下部議格不行六月署工部左侍郎元年署刑部右侍郎充武闡正考官二年署吏部左侍郎充江西正考官丁母憂回籍粵逆起犯湖南圍長沙不克甦武昌陷之連陷沿江郡縣江南大震十一月二十九日

上特命國藩會同湖南巡撫辦理本省團練搜剿土匪時塔齊布尙以都司署撫標參將國藩奏稱其奮勇耐勞深得民心竝云塔齊布將來如打仗不力臣甘同罪請

旨獎敘專令督隊剿賊會賊破金陵逆流西上皖鄂郡縣相繼

淪陷

上以國藩所練鄉勇得力剿匪著有成效

諭令馳赴湖北剿賊國藩以爲賊所以恣意往來者由長江無官軍扼禦故也乃駐衡州造船艦練水軍勸捐助餉四年正月督師東下與賊接戰岳州又戰靖港皆不利得

旨革職仍准專摺奏事時國藩已遣楊岳斌彭玉磨與塔齊布合擊賊湘潭大破之復其城賊退踞岳州七月國藩攻克之燬其舟賊浮舟上犯再破之遂與塔齊布水陸追擊自城陵磯二百餘里剿洗淨盡

賞三品頂戴九月復武昌漢陽盡焚襄河賊舟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一

六

賞二品頂戴署湖北巡撫賞戴花翎旋以國藩力辭賞兵部侍郎辦理軍務毋庸署理巡撫國藩建三路進兵策奏言江漢肅清賊之回巢抗拒者多集與國斬州廣濟諸屬自巴河至九江節節皆有賊船擬塔齊布由南路進攻與國大治湖北督臣派兵由北路進攻斬州廣濟自由江路直下與陸軍相輔爲進止

上命如所請行國藩揚帆而下連戰勝賊斬州賊來犯再破之會塔齊布復與國大治時賊以田家鎮爲巢穴斬州爲聲援自州至鎮四十餘里沿岸築土城設砲位對江轟擊橫鐵鎖江上

以阻舟師南岸半壁山富池口均大股悍賊駐守舟楫往來如織國藩計欲破口鎮當先奪南岸十月羅澤南大破賊半壁山克之國藩部署諸將分戰船四隊一隊扼賊上犯二隊備炮剪椎斧前斷鐵鎖賊礮船護救三隊圍擊之沈三艘賊不敢近須史鎔液鎖斷賊驚顧失色率舟遁四隊駛而下追及於鄖穴東南風大作賊舟不能行官軍圍而焚之百里內外火光燭天浮尸蔽江陸軍自半壁山呼而下悉平田鎮富池口營壘蕪州賊遁是役也斃賊數萬燬其舟五千遂與塔齊布復廣濟黃梅孔壠口小池驛上游江面肅清進圍九江十二月

上以國藩調度有方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一 七

賞穿黃馬褂

賞狐腿黃馬褂白玉搬指白玉巴圖魯翎管玉靶小刀火鏢各一國藩遣水軍攻湖口梅家洲以通江西餉道大小十餘戰銳卒二千人陷入鄱湖為湖口賊所打水軍分為兩五年賊窺武昌分股乘夜由小池口襲焚國藩戰艦戰失利越數日大風復壞舟數十國藩適以其餘遣李孟羣彭玉磨及胡林翼所帶陸師回援武漢親赴江西造船募勇增立新軍連破賊姑塘都昌進攻湖口大敗之七月塔齊布卒國藩馳往九江兼統其軍八月水軍復湖口九月補兵部右侍郎九江不下國藩以師久無功自請嚴議

上諭會國藩督帶水師屢著戰功自到九江後雖未能迅即克復而鄱湖賊匪已就肅清所有自請嚴議之處著加恩寬免六年賊酋石達開竄江西郡縣多陷國藩馳赴省城遣彭玉磨統內湖水師退駐吳城以固湖防李元度回剿撫州以保廣信諸將分扼要地先後復進賢建昌東鄉豐城饒州連破撫州樟樹鎮羅溪瓦山吳城之賊會同湖北援師劉騰鴻曾國華等大破賊瑞州復靖安安義上高自江西達兩湖之路賴以無梗七年正月復安福新淦武甯瑞昌德安奉新軍聲大振不一歲石逆敗遁江西獲安會國藩力也二月十八日丁父憂

上諭會國藩見在江西軍務正當與緊古人墨經從戎原可奪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一 八

情不令回籍惟念該侍郎素性拘謹前因母喪未終授以官職具摺力辭今丁父憂若不令其回籍奔喪非所以遂其孝思著賞假三個月回籍治喪俟假滿後再赴江西督辦軍務尋因請終制 上諭會國藩本以母憂守制在籍奉諭幫辦團練當賊氛肆擾鄂皖即能統帶湖南船勇墨經從戎數載以來戰功懋著忠誠耿耿朝野皆知伊父曾麟書因聞水師偶挫又令伊子曾國華帶勇遠來援應尤屬一門忠義朕心實深嘉納今該侍郎假期將滿陳請終制竝援上年賈楨奏請終制蒙允之例覽其情詞懇切原屬人子不得已之苦心惟現在江西軍務未竣該侍郎

所帶楚軍素聽指揮當茲則賊喫緊亟應假滿回營力圖報効
曾國藩身膺督兵重任更非買槓可比著仍遵前旨假滿後即
赴江西督辦軍務並署理兵部侍郎以資統率俟九江克復江
面肅清朕必賞假令其回籍營葬俾得忠孝兩全毫無餘憾該
侍郎殫心事主即以善承伊父攷忠報國之誠當為天下後世
所共諒也國藩復奏稱江西各營安謐如常毋庸親往撫馭竝
瀝陳才難宏濟心抱不安奉
旨先開兵部侍郎缺暫行在籍守制江西如有緩急即行前赴
軍營以資督率八年五月奉

命辦理浙江軍務移師援閩匪分股竄擾江西遣李元度破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一 九

之廣豐玉山張運蘭復安仁時國藩駐軍建昌東南北三路皆
賊國藩計東路連城賊勢已衰閩事不足深慮北路景德鎮乃
大局所關又較南路信豐為重乃遣運蘭攻景德鎮蕭啟江追
剿信豐之賊九年啟江破賊南康克新城墟池江賊巢遂復南
安解信豐圍賊竄湖南將由粵黔入蜀國藩隨檄啟江馳赴吉
安援應湖南運蘭復景德鎮浮梁縣江西肅清餘賊竄皖南國
藩奉

命防蜀行至陽邏奉
諭以皖省賊勢日張飭籌議由楚分路剿辦國藩回駐巴河簡
校軍實因奏言自洪楊內亂鎮江克復金陵逆首凶殘久衰徒

以陳玉成往來江北勾結捻匪廬州浦口三河等處迭挫我師
遂令皖北之糜爛日廣江南之賊糧不絕欲廓清諸路必先破
金陵欲破金陵必先駐重兵滁和而後可去江甯之外屏斷蕪
湖之糧路欲駐兵滁和必先圍安慶以破陳逆之老巢兼搗廬
州以攻陳逆所必救進兵須分四路南則循江而下一由宿松
石牌規安慶一由太湖潛山規桐城北則循山而進一由英山
霍山攻舒城一由商城六安規廬州南軍駐石牌則與楊岳斌
黃石磯之師聯為一氣北軍至六安州則與壽州之師聯為一
氣國藩請自規安慶多隆阿鮑超取桐城胡林翼取舒城李續
宜規廬州奏入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一 十

上是之十年二月賊酋陳玉成犯太湖國藩分兵破之四月
賞兵部尚書銜署兩江總督六月補兩江總督以
欽差大臣督辦江南軍務七月
命皖南軍務統歸國藩督辦十一年國藩進駐祁門督飭楊岳
斌彭玉慶曾國荃鮑超等水陸夾擊為逐層掃蕩之計先後復
黟縣都昌彭澤東流建德休甯徽州義甯悍賊數萬據安慶久
不下曾國荃多隆阿等圍之陳玉成來援諸軍擊走之拔其城
賊無脫者進復池州鉛山無為銅陵及泥汊神塘河運漕東關
各隘
賞太子少保銜

命統轄江蘇安徽江西浙江四省軍務巡撫提鎮以下悉歸節制國藩力辭

上不許論曰前命會國藩以欽差大臣節制江浙等省巡撫提鎮以一事權會國藩自陳任江督後於皖則無功可敘於蘇則負疚良深并陳用兵之要貴得人和而勿尚權勢貴求實際而勿爭虛名懇請收回成命朕心深為嘉許仍諭令節制四省以收實效會國藩復陳下情言見在諸路出師將帥聯翩威柄太重恐開斯世爭權競勢之風兼防他日外重內輕之漸足見謙卑遜順慮遠思深得古大臣之體在會國藩遠避權勢自應如此存心而國家優待重臣假以事權從前未有成例會國藩曉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一

七

楊茂機公忠體國中外咸知當此江浙軍務喫緊生民塗炭我兩宮皇太后孜孜求治南望增憂若非會國藩之惻忱真摯豈能輕假事權所有四省巡撫提鎮以下各官仍歸節制該大臣務以軍事為重力圖攻剿以拯斯民於水火之中毋再固辭先是賊圍杭州國藩迭奉援浙之

命咨令太常寺卿左宗棠統軍入浙檄派張運蘭孫昌國等水陸各營均歸調度以厚兵力並撥給錢清釐金以清所部積欠因奏稱左宗棠前在湖南撫臣駱秉章幕中贊助軍謀兼顧數省其才實可獨當一面懇請明降

諭旨令左宗棠督辦浙江全省軍務

上以浙江巡撫王有齡及江蘇巡撫薛煥不能勝任著會國藩察看具奏竝迅速保舉人員候旨簡放國藩奏言蘇浙兩省羣賊縱橫安危利鈍繫於巡撫一人王有齡久受客兵挾制難期振作欲擇接任之人自以左宗棠最為相宜惟此時杭州被困必須王有齡堅守於內左宗棠救援於外俟事勢稍定乃可更動至江蘇巡撫一缺目前實無手握重兵之人可勝此任查有臣營統帶淮揚水師之福建延建邵遺缺道員李鴻章勁氣內欲才大心細若蒙

聖恩將該員擢署江蘇巡撫臣再撥給陸軍便可馳赴下游保衛一方至是杭州失守國藩復奏陳補救之策一擬令各軍堅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一

七

守衢州與江西之廣信皖南之徽州為犄角之勢先據形勝扼賊上竄左宗棠暫於徽衢信三府擇要駐紮相機調度總須先固江西皖南邊防保全完善之地再籌進剿一請於浙江藩臬兩司內將廣西按察使蔣益澧調補一缺飭帶所部五六千人赴浙隨左宗棠籌辦防剿可收指臂之助一浙省兵勇恃寧紹為餉源今全省糜爛無可籌畫懇

恩飭下廣東粵海關福建閩海關按月協撥銀兩交左宗棠以資軍餉奏入

上皆如所請行同治元年正月

命以兩江總督協辦大學士國藩奏言自去秋以來叠荷

鴻恩臣弟國荃又拜浙江按察使之

命一門之內數月之間

與數殊恩有加無已感激之餘繼以悚懼懇求

皇上念軍事之靡定鑒微臣之苦衷金陵未克以前不再加恩

於臣家又前此疊奉

諭旨飭保薦江蘇安徽巡撫復蒙

垂詢閩省督撫飭臣保舉大臣開列請簡封疆將帥乃

朝廷舉措之大權如臣愚陋豈敢干預嗣後如有所知堪膺疆

寄者隨時恭疏入告仰副

聖主旁求之意但泛論人才以備採擇則可指明某缺徑請選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一

三

除則不可蓋四方多故疆臣既有征伐之權不當更分割陟之

柄風氣一開流弊甚長辨之不可不早尋遣將出擊走徽州蕪

港之賊復青陽太平涇縣石埭國荃會同水師復巢縣含山和

州並銅陵開雍家鎮裕溪口西梁山四隘弟貞幹復繁昌南陵

破賊三山魯港

上以國藩前奏情詞懇摯出於至誠不再加恩而進國荃貞幹

等職國藩駐安慶督師奏請仍建安徽省會於安慶設長江水

師提督以下各官指授諸將機宜以次規取皖南北府縣各城

國荃率師進圍金陵蘇浙賊首李秀成等分道來援大小數十

戰力却之二年五月復江浦浦口克九洲洲長江肅清因淮南

運道暢通籌復鹽務改由民運奏陳疏銷輕本保價杜私之法

三年正月官軍克鍾山合圍金陵六月金陵平

上諭會國藩自咸豐四年在湖南首倡團練創立舟師與塔齊

布羅澤南等屢立戰功保全湖南郡縣克復武漢等城肅清江

西全境東征以來由宿松克潛山大湖遞駐祁門迭復徽州郡

縣遂拔安慶省城以為根本分檄水陸將士規復下游州郡茲

大功告成逆首誅鋤由該大臣籌策無遺謀勇兼備知人善任

調度得宜會國藩著加恩賞加太子太保銜錫封一等侯爵世

襲罔替并賞戴雙眼花翎浙江巡撫會國荃

賞加太子少保銜錫一等伯爵并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一

四

賞戴雙眼花翎將士進秩有差時捻匪倡亂日久僧格林沁戰

歿於曹州賊勢日熾四年四月

命國藩赴山東一帶督兵剿辦捻匪山東河南直隸三省旗綠

各營及地方文武員弁均歸節制調遣國藩將赴徐州督師乃

招集新軍添練馬隊檄調劉松山劉銘傳周盛波潘鼎新諸軍

會剿五月賊竄雒河集國藩駐臨淮關遣兵擊走之先後奏言

此賊已成流寇飄忽靡常宜各練有定之兵乃足以制無定之

賊臣由臨淮進兵將來安徽即以臨淮為老營及江蘇之徐州

山東之濟甯河南之周家口四路各駐大兵為重鎮一省有急

三省往援其援軍之糧藥即取給於受援之地庶幾往來神速

呼吸相通時擒首張總恩任柱牛路紅及髮逆賴汝光擁眾十
數萬倏分候合八月國藩遣銘傳敗之賴州賊東走曹州國藩
檄鼎新力扼運河派軍馳赴山東助剿賊不能渡運遂南走徐
州踞豐沛銅山境內九月國藩遣李昭慶鼎新敗之徐州豐沛
賊復竄山東十月盛波銘傳敗之甯陵扶溝賊竄陷湖北黃陂
五年正月國藩遣銘傳破之復其城任逆回竄沈邱將踞蒙亳
老巢遣銘傳盛波擊之張逆分股入郟城三月銘傳張樹珊敗
之潁州周口羣賊合踞濮范鄆鉅間諸軍擊破之張逆趨單縣
任逆走靈壁國藩駐徐州修浚運河以固東路五月遣諸將敗
張逆於洋河王家林敗任逆於永城自二月北竄堅圍渡運徃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一

五

洞曹徐淮泗者兩月有餘迄不得逞於是張逆入豫任逆入皖
國藩遣盛波大破牛逆於陳州敗任賴二逆於烏江河樹珊敗
張逆於周口牛張二逆渡沙河而南任賴二逆亦竄渡賈魯河
國藩以前防守運河粗有成效必仿照於沙河設防俾賊騎稍
有遮攔庶軍事漸有歸宿定議自周家口下至槐店扼守沙河
上至朱仙鎮扼守賈魯河因奏言河身七百餘里地段太長不
敢謂防務既成百無一失然臣必始終堅持此議不以艱難而
自畫不以浮言而中更以求有裨時局自古辦流寇本無善策
惟有防之使不得流猶是得寸則寸之道俟河防辦成則令防
河者與游擊者彼防此戰更番互換庶足以保常新之氣六月

遣松山張詩日大破賊於上蔡西華賊由河南巡撫所派防軍
汎地逸出東竄河防無成七月遣松山宋慶大破之南陽新野
九月銘傳鼎新破之郟城運防賴以無恙國藩自陳病狀七月
上命國藩仍歸兩江總督本任以李鴻章代辦剿捻事宜國藩
請以散員留營自效奏言

朝廷體恤下情不責臣以治軍但責臣以籌餉不令留營勉圖
後效但令回署調理病軀臣屢陳病狀求開各缺若為將帥則
辭之為封疆則就之則是去危而就安避難而趨易臣內度病
體外度大義減輕權勢則可竟回本任則不可故前兩次奏稱
但求開缺不求離營蓋自抱病以來反復籌思必出於此然後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一

六

心安理得請開江督各缺目下仍在周口軍營照料一切維湘
淮之軍心聯將帥之情誼凡臣材力所可勉精神所能到必當
殫竭愚忱力圖補救斷不因兵符已解稍涉疏懈致乖古人盡
瘁之義

上諭曾國藩請以散員仍在軍營自效之處具徵奮勉圖功不
避艱難之意惟兩江總督責任綦重湘淮各軍尤須曾國藩籌
辦接濟與前敵督軍同為朝廷所倚賴該督忠勤素著且係朝
廷特簡正不必以避勞就逸為嫌致多過慮著遵奉前旨仍回
本任以便李鴻章酌量移營前進并免後顧之憂國藩復奏陳
江督之繁斷非病軀所能勝任與其勉强回任辜

恩溺職不如量而後入避位讓賢願請仍開各缺

上諭前因會國藩患病未痊軍營事務繁特令回兩江總督本任以資調攝并因請以散員自効復登次諭令迅速回任俾李鴻章得以相機進剿會國藩為國家心膂之臣誠信相孚已久當此捻逆未平後路糧餉軍火無人籌辦豈能無誤事機會國藩當仰體朝廷之意為國家分憂豈可稍涉疑慮固執已見著即懷遵前旨尅期回任俾李鴻章得以專意剿賊迅奏膚功該督回任以後遇有湘淮軍事李鴻章仍當虛心咨商以期聯絡毋許再有固請用慰屢念國藩回任後六年奏稱製造輪船為救時要策請將江海關洋稅酌留一成或一成為專造輪船之用一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一

七

成酌濟淮軍及添兵等事

從之七月補授體仁閣大學士仍留兩江總督之任十二月捻匪平

賞雲騎尉世職七年四月補武英殿大學士七月調直隸總督十二月到京

賞紫禁城騎馬八年二月查明積勞大瘡地畝應徵糧賦請分別豁免

從之三月奉直隸刑案積多與臬司張樹聲力籌清釐留畿輔一年以清積案

上諭稱國藩到任後辦事認真於吏治民風實心整頓力挽敝

習著如所請俾收指臂之助又先後二次查明屬員優劣開單具奏得

旨分別嘉勉降革以肅吏治時直隸營務廢弛廷議選練六軍上諭國藩將前定練軍章程妥籌經理五月國藩奏言臣見內外臣工章奏於直隸不宜屯留客勇一節言之詳矣惟養勇雖非長策而東南募勇多年其中亦有良法美意為此練軍所當參用者一曰文法宜簡勇丁樸誠耐苦不事虛文營規祇有數條別無文告管轄祇論差事不計官階挖濠築壘刻日而告成運米搬柴崇朝而集事兵則編籍入伍何應差使講求儀節及其出征則行路須用官車紮營須用民夫油滑偷惰積習使然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一

七

而前此所定練軍規制至一百五十餘條之多雖士大夫不能驟通而全記文法大繁官氣太重此當參用勇營之意也一曰事權宜專一營之權全付營官統領不為遙制一軍之權全付統領大帥不為遙制近來江楚良將為統領時即能大展其才縱橫如意皆由事權歸一之故今直隸六軍統領迭次更換所部營哨文武各官皆由總督派撥下有與長分其任上有總督攬其全統領竝無進退人才總管餉項之權一旦驅之赴敵羣下豈肯用命加以總理衙門戶部兵部層層檢制雖良將亦瞻前顧後莫敢放膽任事又焉能盡其所長此亦當參用勇營之意者也一曰情意宜洽勇營之制營官由統領挑選哨弁由

營官挑選什長由哨弁挑選勇丁由什長挑選臂之木馬統領如根出根而生幹生枝生葉皆一氣所貫通是以口煩雖出自公歎而勇丁感營官挑選之恩皆若受其私惠平日既有恩誼相孚臨陣自能患難相顧今練軍之兵離其本營木訥訓入新哨新隊其挑取多由本營主政新練之營官不能操去取之權而又別無優待親兵獎拔健卒之柄上下隔閡情意全不相聯緩急豈可深恃此雖欲參用勇營之意而勢有不能者也又聞各營練軍皆有冒名頂替之弊防不勝防蓋兵丁因口食不足自給每兼小賈手藝營生此各省所同也直隸六軍以此處之兵調至他處訓練其練餉二兩四錢在練營支領底餉一兩五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一

九

錢仍在本營支領兵丁不願離鄉往往仍留本處於練營左近僱人替應點應操一遇有事遣征受僱者又不肯行則轉僱乞丐窮民代往兵止一名人已三變練兵十人替者過半向安望其得力今當講求變通之方自須先杜頂替之弊擬嗣後一兵挑入練軍即裁本營額缺練軍增一兵底營即減一兵無論底營餉練餉均歸一處支放或因事斥革即由練營募補底營不得干預冀可少變積習此外尚須有酌改如馬隊不應雜於步隊各哨之內應另立馬隊營使臨敵不至洶亂一隊不應增至二十五人仍為什人一隊使士卒易知易從若此之類臣本擬定一簡明章程重整練軍練足萬人以副

朝廷殷勤訓飭之意其未挑入選者各底營存餘之兵亦須善為料理未可聽其困窮墮壞擬略仿浙江減兵增餉之法不必大減兵額但將老弱者汰而不補病故者闕而不補即以所節餉項量發歷年底餉欠欸俾各營徵有公費添製器械旗幟之屬庶足壯觀瞻而作士氣數年後或將當日之伍折七折八折者全數賞發兵丁之家入練軍者所得因優即留底營者亦足自贍營務或漸有起色而畿輔練軍之議亦不至屢作屢輟事同兜戲請

救原議各衙門核議施行尋

飭國藩籌定簡明章程奏報定議國藩奏言臣維用兵之道隨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一

三

地形賊勢而變焉者也初無一定之規可泥之法古人著績之事後人效之而無功或今日制勝之方異日拙之而反敗雖知陳述之不可狃獨見之不可恃隨處擇善而從庶可常行無弊即就紮營一事言之湘勇初出屢為粵匪所破既而高墨深濠先圖自固旋即用以制敵准勇繼起亦以深溝高壘為自立之本善紮營者即稱勁旅後移師剿捻每日計行路遠近分各營優劣會無築壘挖壕之暇而營壘之堅否於勝敗全不相涉陝甘剿回貴州平苗亦不以此為先務足知兵勢之無常矣然斯乃古來之常法終未可棄而不講臣愚以為直隸練軍宜添學紮營之法每月拔營一次行二三百里為率令兵丁修壘浚濠

躬親畚築以習勞勦不坐差車以慣行走增募長夫以任樵汲
負重之事至部臣所議兵丁宜講衣冠禮節臣意老營操演可
整冠束帶以習儀文拔營行走仍怕首短衣以歸簡便凡此皆
一張一弛擇善而從者也臣前摺所請重統領之權者蓋因平
日事權不壹則臨陣指麾不靈臣前在南中嘗見有巡撫大帥
所部多營平日無一定之統領臨時酌撥數營派一將統之赴
敵終不能得士卒死力而江楚數省倖獲成功者大抵皆有得
力統領其權素重臨陣往來指揮號令進退之人即平日撥餉
挑缺主持賞罰之人士卒之耳目有專屬心志無疑貳是以所
向有功臣所謂事權宜專本意如此然亦幸遇塔齊布羅澤南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一

三

李績賓楊岳斌多隆阿鮑超劉銘傳劉松山諸人或隸臣部或
隸他部皆假重權而樹偉績苟非其人權亦未可概施部臣所
議得良將則日起有功遇不肖則流弊不可勝言洵為允當之
論良將者可倖遇而不可強求者也嗣後直隸練軍統領臣當
悉心察看遇上選則破格優待盡其所長遇中材則隨處防維
無使越分庶幾兩全之道部臣復議兵將相習可收一氣貫通
之效又言轉弱為強不必借才於異地等語臣竊意就兵言之
斷無令外省客勇充補之理客勇亦無願補遣省額兵之志就
官言之則武職自一命以上至提鎮皆可服官外省况畿輔萬
方輻輳尤志士願效馳驅之地是各路將弁有出色者皆可酌

調來直不得以借才論直隸練軍詢諸眾論不外二法一日就
本管之鎮將練本管之弁兵一日調南人之戰將練北人之新
兵訪聞前此六年用本管鎮將為統領者其情易通而苦悶營
無振作之氣用南人戰將為統領者其氣稍盛而苦上下無聯
絡之情將欲救二者之弊氣之不振本管官或不勝統率之任
當察其懈弛擇人而換之情之不聯南將或不知士卒之艱當
令其久處積誠以感之臣今擬於前留四千人先添三千人稍
復舊觀一於古北口暫添千人該提督傅振邦老於戎行安詳
勤慎一於正定鎮暫練千人該總兵譚勝達勇敢素著志氣方
新皆以本管官統之者也一於保定暫添千人令前瓊州鎮彭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一

三

楚漢以南將統之以中軍冷慶所轄千人姑分兩起俟查驗實
在得力而後合併一軍此因論兵將相孚而擬目前添練之拙
計也至練軍規模臣仍擬以四軍為斷一軍駐京北二軍駐京
南每軍三千人統將功效尤著者或添至四五千入請
旨交各衙門覆議先行試辦俟試行果有頭緒然後奉定簡明
章程俾各軍一律遵守奏入

允之其後以直隸練軍有效他省仿而行之營務為之一振自
國藩始九年五月通商大臣崇厚奏天津民人因迷拐幼孩匪
徒有牽涉教堂情事毆斃法國領事官焚毀教堂

上命國藩赴天津查辦國藩奏言打毀教堂之案層見迭出而

毆斃領事洋官則爲從來未有之事臣但立意不欲與之開衅准情酌理持平結案使在彼有可轉圜之地庶在不失柔遠之方尋奏誅爲首滋事之人將辦理不善之天津府縣革職治罪因陳時事雖極艱難謀畫必須斷決伏見道光庚子以後辦理夷務失在朝職夕和無一定之至計遂至外患漸深不可收拾

皇上登極以來守定和議絕無改更用能中外相安十年無事津郡此次因愚民一旦憤激致成大變初非臣僚有意挑畔

朝廷昭示大信不開兵端此實天下生民之福以後仍當堅持一心曲全鄰好以爲保民之道時時設備以爲立國之本二者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一

五

不可偏廢八月調兩江總督曾國藩瀝陳病狀請片簡賢能開缺調理

上諭兩江事務殷繁職任甚重曾國藩老成宿望前在江南多年情形熟悉措置咸宜現雖目疾未痊但得該督坐鎮其間諸事自可就理該督所請片簡賢能之處著無庸議十一月

命充辦理通商事務大臣十年以楚岸淮南引地爲川鹽侵占與湖廣總督定議與川鹽分岸行銷奏請武昌漢陽黃州安陸

四府專銷准鹽安陸襄陽鄖陽荊州宜昌荊門州五府一州暫行借銷川鹽湖南巡撫請於永寶一府試行官運粵鹽國藩復

力陳二府引地不必改運部議皆如所請十二年二月卒遺疏

入諭曰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學問純粹器識宏深秉性忠誠持躬清正由翰林院蒙宣宗成皇帝特達之知洊升卿貳咸豐間創立楚軍剿辦粵匪轉戰數省叠著勛勞

文宗顯皇帝優加擢用補授兩江總督命爲欽差大臣督辦軍務朕御極後簡任綸扉深資倚任東南底定厥功最多江甯之捷特加恩賞給一等毅勇侯世襲罔替並賞戴雙眼花翎歷任兼圻於地方利病盡心籌畫實爲股肱心膂之臣方冀克享遐齡長存恩眷茲聞溘逝哀良深會國藩著追贈太傅照大學士例賜卹賞銀三千兩治喪由江甯藩庫給發賜祭一壇派穆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一

五

騰阿前往致祭加恩予諡文正入祀京師昭忠祠賢良祠於湖南原籍江甯省城建立專祠其生平政績事實宣付史館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查例具奏靈柩回籍時著沿途地方官妥爲照料其一等侯爵卽著伊子曾紀澤承襲毋庸帶領引見其餘子孫幾人著何璟查明具奏候旨施恩尋湖廣總督李瀚章安徽巡撫英翰署兩江總督何璟奏陳國藩歷年勛績李瀚章奏略云國藩初入翰林卽與故大學士倭仁太常寺卿唐鑑微嘗道何桂珍講明程朱之學克已省身得力有自遭值時艱毅然以天下自任死生禍福置之度外其過人識力在能堅持定見不爲浮議所搖用兵江皖陳四路進攻之

策剿辦捻匪建四面蹙賊之議其後成功不外乎此英翰奏略云自安慶克復後國藩督軍駐紮整吏治撫瘡痍培元氣訓屬寮若子弟視百姓如家人生聚教養百廢具舉至今皖民安堵皆國藩所留貽一聞出缺士民奔走婦孺號泣以遺愛而言自昔疆臣湯斌于成龍而後未有若此感人之深者何璟奏略云咸豐十年國藩駐祁門皖南北十室九空自金陵至徽州八百餘里無處無賊無日無戰徽州初陷祁休大震或勸移營他所國藩曰吾初次進兵遇險即退後事何可言吾去此一步無死所也賊至環攻國藩手書遺囑帳懸佩刀從容布置不改常度死守兼旬檄鮑超一戰驅之嶺外以十餘戰稽誅之狂寇國藩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一

五

聖恩高厚仍令坐鎮東南自謂稍有忘安負疚滋重公餘無營不見見必博訪周諮殷勤訓勵於僚屬之賢否事理之源委無不默識於心其患病不起實由平日事無鉅細必躬必親殫精竭慮所致也

上諭據何璟英翰李瀚章先後臚陳會國藩歷年助績英翰李瀚章並請於安徽湖北省城建立專祠又據何璟遵查該督子孫詳晰覆奏披覽之餘彌增悼惜會國藩器識過人盡瘁報國當湘鄂江皖軍務棘手之際倡練水師矢志滅賊雖屢經困阨堅忍卓絕會不少移卒能萬眾一心削平逆寇功成之後寅畏小心終始罔懈其荐拔賢才如恐不及尤得以人事君之義忠誠克効功德在民允宜迭沛恩施以彰忠盡會國藩著於安徽湖北省城建立專祠此外立功省分并著准其二體建立專祠伊次子附貢生會紀鴻伊孫會廣鈞著賞給舉人准其二體會試會廣鎔著賞給員外郎會廣銓著賞給主事俟及歲時分部學習行走何璟李瀚章英翰摺三件均著宣付史館用示瞻念勛臣有加無已至意欽此

卷三十一

五

奏疏

江蘇巡撫 臣 何璟跪

奏為督 臣 因病出缺暫委藩司代拆代行請

旨迅賜簡放并陳督 臣 歷年賢勞懇懇

恩施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六日接據江甯布政使梅

啟照稟稱督臣曾國藩正月廿六日忽患手戰舌強似有中風

之症延醫服藥旋發旋止仍視公事不輟惟醫者診脈均云心

血過虧等情正馳念間旋於初八日接梅啟照續稟初四日申

刻督臣前症復發兼患足麻即於是日戌刻出缺已由該司將

各印信封存并於初五日將督臣遺摺由驛馳遞奏明請

旨簡放遺缺鈔錄奏稿到臣接閱之下不勝駭異伏念大學

士一等毅勇侯兩江總督臣曾國藩由翰林起家以大考受

宣宗成皇帝特達之知游躋卿貳道光三十年在禮部侍郎任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一

毛

內應

詔陳言屢據讜議忠忱悱惻仰邀

嘉獎咸豐二年典試江西丁憂回籍旋以粵匪竄陷武昌奉

旨飭辦團練數年之間迭奉援鄂援皖援江西援浙援蜀之命

常在兵間

文宗顯皇帝殊批獎諭鑑其孤忠十年四月遂以兵部右侍郎

簡授兩江總督

欽差大臣

皇上踐阼之初倚任愈重同治元年元旦以克復安慶功

授為協辦大學士三年六月以克復金陵功

錫封一等毅勇侯其秉性之忠學術之正悉在

聖明洞鑒之中無俟微臣之觀縷其歷年戰功政績又有督臣

自具奏報及制定湘軍營制營規水師馬隊各章程內而咨存

樞府外而傳布各省亦無俟微臣之表彰此次因病出缺想

聖主篤念蓋臣凡

賜卹飾終之典自必渥荷

恩施亦無需微臣之籲告臣之所不能已於言者臣與曾國藩

相從日久相知頗深灼見其立功之偉胥本於進德之勤其生

平盡瘁報

國克己省身器識過人堅貞自矢不特今世所罕觀即方古之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一

天

賢臣蓋亦未遑多讓請敬為

聖主陳之咸豐之初曾國藩以在籍侍郎練團殺賊無尺寸之

土地無涓滴之餉源餉之巨者丁漕關稅而職在軍旅不敢越

俎以代謀餉之細者勸捐抽釐而身為客官州縣既不肯奉行

百姓亦終難見信慨係募勇又不得照綠營之例拔補實缺空

有保舉之名而無履任之實名器不屬激勸尤難方其初敗於

岳州再挫於九江兵幾不振窮且益堅迨江西困阨之時事勢

非順動多觸忤一錢一粟非苦心經營則不能得一弁一勇非

苦口訓誡則不能戰於困苦難堪之中立堅忍不拔之志卒能

練成勁脣削平逆寇上慰

先帝在天之靈輔佐

聖世中興之業雖日疾疾可以成德術動忍可以增智能而艱難創造之初固不敢自料有今日也逮咸豐十年初膺江督進駐祁門正值蘇常新陷浙省再淪皖南皖北十室九空人煙稀少軍糧則半菽難求轉運則一夫難雇自金陵以至徽州八百餘里無處無賊無日無戰徽州之方陷也休祁大震江楚皆驚或勸移營江西省城以保餉源或勸移營江干州縣以通糧路而仍不出江督轄境曾國藩曰吾初次進兵遇險即退後事何可言吾去此一步無死所也羣賊既至晝夜環攻飛砲雨集曾國藩手書遺囑悵懸佩刀猶復從容布置不改常度死守兼旬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一

壬

直待鮑超率霆軍自山外來始以一戰驅賊出嶺以十餘戰稽誅之狂寇會國藩授鉞四年次第蕩平皆以祁門初基不怯有以寒賊膽而壯士氣也咸豐十一年八月克復安慶同治元年水陸兩軍竝江而下沿江兩岸三千里名城要隘皆爲我有其弟曾國荃統得勝之師直抵雨花台以瞰金陵左宗棠統楚軍以達浙境李鴻章統淮軍以達滬上皆深入虎穴捷報頻聞夏秋之間兵機遂大順矣乃攻剿甫利而疾疫流行上至蕪湖下至上海無營不病不但守壘無勇幾於炊爨無夫楊岳斌曾國荃鮑超諸統將各抱病昔之勁兵胥變孱卒蘇浙賊酋方以此時大舉以援金陵圍攻雨花台四十六晝夜更番不歇南岸則

甯國旌德同時吃緊北岸則穎宿蒙亳捻匪出巢正陽壽州苗逆復叛髮賊又由江浦上竄滁和巢合亦復岌岌可危數年以來辛苦戰爭之土地由尺寸而據至數百里者深恐一旦潰裂盡隳前功援賊救蘇保江三者又須兼顧時危事亟軍情反覆異議環生有謂金陵進兵太早必致師老餉竭者有謂宜撤金陵之圍以退各路援賊者曾國藩於羣言淆亂之時有三軍不奪之志枕戈臥薪堅忍卓絕卒能以寡禦眾出死入生道事機大定之後語寮友曰昔人嘗言憂能傷人吾此數月心膽俱碎矣幸賴

國家鴻福得以不死然則今日之一病不起蓋其精力爲己瘁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一

辛

矣曾國藩戰勝之蹟指不勝屈惟此數年坎珂艱辛當成敗絕續之交持孤注以爭命當危疑震撼之際每百折而不回蓋其所志所學不以死生常變易也古之名臣謀國効忠惟以事人事君爲急曾國藩昔官

京朝卽已留心人物出事戎軒尤勤訪察雖一材一藝罔不甄錄而又多方造就以成其材其歷年薦達與平日忠義相切磨者如江忠源羅澤南李續賓劉騰鴻死於戰陣塔齊布李續宜蕭捷三江忠義死於勤勞皆已載諸史傳其幕府賓僚偏裨卒伍由書生而游歷疆圉由末職而游膺重鎮無愧戡亂之選亦錚錚在人耳目無待言其苦心孤詣使兵事歷久而不敗人

材愈用而不窮者則在以湘勇之矩矱推行於淮化濠泗剛勁之風為

國家干城之用臣遠稽史籍唐之李郭亦僅收復兩京宋之韓范亦僅經略西夏一隅耳我

朝武功之盛超軼前代屢戡定大難然如嘉慶川楚之役蹂躪不過四省康熙三藩之役蹂躪尚止十二省今髮捻回教諸匪蹂躪竟及十七省用兵已滿二十年若專恃湘楚一軍與之角遂而無淮軍繼起於其間亦豈能南北分兵次第削平禍亂是其公忠偉略推賢讓功和衷共濟尤足多者臣昔在軍中每聞談及安慶收復之事輒推功於胡林翼之籌謀多隆阿之苦戰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一

三

其後金陵克復則又推功諸將而無一語及其弟國荃談及僧親王剿捻之時習勞耐苦輒自謂十分不及一二談及李鴻章左宗棠一時輩流非言自問不及則曰謀略不如往往形之奏牘見之函札非臣一人之私言也當江皖糜爛之際實仕宦所謂畏途會國藩不辭選拔知兵之員隨時保奏以期同濟艱難厥後大功底定南服承平

朝廷延訪殷勤猶復登奉

諭旨令保封疆將帥會國藩則奏稱疆吏既有征伐之權不當更分黜陟之柄宜防外重內輕之漸兼杜植黨樹私之端其小心遠慮若此宜其立功之後不自矜伐也會國藩自督師以來

卽有不期生還之志是以經歷危險屹然不可搖撼精誠之至部曲化之手足化之故湘軍陣亡文武官兵可以按册而稽者多至萬餘人咸豐八年三河之戰其胞弟會國華隨李續賓以軍騎衝賊死同治元年雨花台之戰其胞弟會貞幹於賊退數日勞疾而死可謂一門忠義矣而與諸弟共在軍中任事則督之爭先論功則率之居後蓋深見乎功名之際終始之難常以位高於眾權重於人懷大名不祥之懼故遭非常之知遇彌切爾位之靖共其平日辦事不分畛域江皖蘇浙兩湖之兵事聯為一氣兩江糧臺之軍火餉糈又不惜接濟鄰省分應他軍而於節制四省節制三省之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一

三

命則堅不敢居不憚一再陳情期於得請而後已蓋時念及報稱之難不敢恃恩寵之厚也其本身之儉一如寒素官中廉俸盡舉以充官中之用未嘗置屋一廬增田一區蔬食菲衣自甘淡泊每食不得過四簋男女婚嫁不得過二百金垂為家訓有唐楊綰宋李沆之遺風而鄰軍困窮災民饑饉與夫地方應辦之事則不惜以祿俸之贏餘助公用之不給臣在皖時固稔知之其立身平實不求立異守之甚嚴而持之有恆者一日不誑語二日不晏起朝端之奏報僚屬之咨札親友之函牘就臣所見固未嘗有欺飾矣卽外撫遠人內馭降將亦必推誠布公言皆質實中外遠

近皆有以信其爲人之不苟在軍在官夙夜未嘗少懈雖風滿
雨晦疾病憂鬱之時率以雞鳴而起夜分始息蓋數十年如一
日也晚年不服珍藥未嘗有臥病倚衾之日前在兩江任內討
究文書條理精密無不手訂之章程無不點竄之批牘惟有舌
蹇心悸之症不能多見僚屬前年回任感激

聖恩高厚仍令坐鎮東南自謂稍卽息安負疚滋重公餘無客
不見見必博訪周諮殷勤訓勵於僚屬之賢否事理之源委無
一不熟識於心人皆服其耄年進德之勤其勉力在此其致病
疾亦在此上年閱兵回省適臣行抵金陵見其體貌尙如往年
而曾國藩自言精力大衰右目昏曠臣與晤談數次議論公事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一

媿媿不倦曾勸以節勞省神爲

國自愛不意相距未及兩月遽病不起實由平日事無鉅細必
躬必親殫精竭慮所致兩江官紳士庶聞其溘逝無不同聲太
息則其功德及民不可泯也合無仰懇

天恩准於江南省城建立專祠並飭於所在立功省分一體建
祠以彰忠蓋並祈將臣奏章

宣付史館以備採擇現在督臣身後之事已經藩司梅啟照等
會同伊子會紀澤安爲經理查督臣有子二人長卽戶部員外
郎會紀澤次附生會紀鴻孫三人均幼皆隨侍任所其有兩江
總督衙門日行公事除由臣暫委梅啟照代折代外所遺兩

江總督員缺緊要相應請

旨迅賜簡放以重職守理合將接據督臣因病出缺緣由並將
其歷年賢勞實蹟附陳恭摺由驛五百里馳

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太子少保安徽巡撫奴才英翰跪

奏爲督臣熟勞卓著輿情愛戴同深顛懇

天恩俯准建立專祠以彰忠蓋恭摺奏祈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一

聖鑒事竊兩江督臣曾國藩因病出缺荷蒙

聖慈篤念蓋臣

逾格矜卹

隆施曠典業已至優極渥原非臣下所敢再瀆卽該督臣平時

武功政事立品植學諸大端仰荷

天語之褒嘉更有史館之撰述久已宣布遐壤遠近周知且曾

國藩綏靖南疆奴才正轉戰淮北雖係院中屬寮時承指示然

未得一日相從一切事蹟亦無待奴才爲縷述惟是曾國藩督

師幾二十年蕩平數省用兵以在皖爲最久功績亦以在皖爲

最多當其由江鄂轉戰而前正值髮逆披猖接連一片江淮南

北幾無完土會國藩勵兵選將推賢讓能百折不回堅忍不拔先平皖南繼克安慶旋復廬州准泥以南大江上下同時底定僧格林沁大軍得以專力蕩平北路無南顧之虞會國荃李鴻章左宗棠等因而分道並進肅清江浙克復金陵殄除巨憝是以論者僉謂克復安慶一役不特為平定金陵之基亦實為南北廓清一大關鍵安慶克復後會國藩督軍駐紮整吏治撫瘡痍培元氣訓屬僚若師弟視百姓如家人生聚教養百廢具舉閭閻慶祚席之安父老忘亂離之苦如是者又數年迨至同治五六年間奴才帶兵剿捻會國藩駐軍徐州每有書問皖事猶謂請以安民察吏為要務至今皖中一切措施遵其規畫皖民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一 三

之安堵實皆會國藩所留貽故一聞督臣出缺之信士民奔走婦孺感泣爭赴奴才衙門懇請奏建專祠以崇報賽同聲籲懇賢出愛戴之誠伏思督臣中興戰績列在簡冊固可媲美古人即以遺愛而言則自昔疆臣湯斌于成龍而後亦未有若此感人之深者在

朝廷褒功之厚固已廣被無遺而在皖民尸祝之誠又未敢盡於上達可否仰懇

天恩俯准於安慶省城建立專祠以順輿情而彰忠盡出自鴻慈至該督臣立功省分甚多可否一併建祠之處恭候聖裁 奴才未敢再為瀆請所有督臣勲勞卓著據情籲請各緣

由謹恭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頭品頂戴湖廣總督臣李瀚章跪

奏為故大學士功德在民請於湖北省城建立專祠並補陳賢勞實蹟仰祈 聖鑒事竊臣恭讀本年二月十二日 上諭大學士兩江總督會國藩學問純粹器識宏深秉性忠誠持躬清正著追贈太傅照大學士例賜卹賞銀三千兩治喪賜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一 三

祭一壇加恩予諡文正入祀京師昭忠祠賢良祠並於湖南原籍江甯省城建立專祠其生平政蹟事實宣付史館等因欽此 仰見 聖主篤念忠良之至意無任欽感又准署兩江督臣何璟咨送 摺稿到臣所陳會國藩勞蹟並其立身行政諸大端均甚切當 其敘成豐十年以後軍事亦極詳明惟自成豐初年創立水陸 二軍率以東征及歷年在鄂在江艱危拮据情形尙有未盡蓋 何璟與會國藩共事在成豐十年以後聞見有所未詳其勢然 也臣於成豐三年署善化縣任內經會國藩檄調從軍前後近 十年知之較悉欽奉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傳記類 18 反之內

諭旨將其政蹟事實宣付史館則採擇不厭周詳謹再爲我
皇上補陳之咸豐二年會國藩典試江西行入江境聞訃丁母
憂回籍時長沙解圍未久武漢繼失土匪蜂起兵勇陸續過境
強擄民船所在劫掠會國藩奉

特旨幫辦團防查匪事宜因時局艱難義不容已而奪情視事
又非其所安比經奏明將來無論建立何項功績均不敢仰邀
議敘卽抵長沙立舉擄船遊勇梟示河干頒發鄉團族團執照
凡從賊勾賊各匪責成團總戶族捆送前後所斬數百人自後
賊屢犯湘各屬匪徒無敢應者皆其先機能斷之效也由是延
訪人才拔羅澤南王鑫李續賓張運蘭等使練陸勇拔彭玉磨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一

七

楊岳斌黃翼升鮑超等使練水軍又以綠營廢弛奏參長沙協
副將清德特保遊擊塔齊布且云塔齊布將來如打仗不力臣
甘與同罪塔齊布等均感激奮力戰成名皆其知人善任之
效也咸豐三年賊圍江西會國藩命羅澤南等赴援解圍後函
商江忠源奏請創立水師爲三省會剿議是年冬親赴衡州督
造戰船經費無出惟以忠義激勵人心勸捐濟用四年二月統
率水陸兵勇六千人行抵長沙賊已由岳州竄陷湘陰寧鄉會
國藩派營擊退追剿至岳州會王鑫挫於蒲圻岳州再失賊仍
由寧鄉竄陷湘潭其時長沙西南北三面數十里外賊蹤遍野
省城危急會國藩令塔齊布率陸勇彭玉磨楊岳斌率水師上

剿湘潭而親率水師二營陸勇一營下剿靖港四月初二日靖
港戰敗會國藩自咎調度無方投水三次幕客親兵力救乃免
四月初五日湘潭克復盡焚賊舟乃自劾靖港之失疏請治罪
不以湘潭同時大捷稍自寬飾也七月整軍東下克復岳州廣
東總兵陳輝龍水師敗於城陵磯褚汝航等死之會國藩堅持
不動閏七月塔齊布羅澤南擊敗陸賊轉戰而前八月二十三
日遂克武昌十月十三日大破田家鎮戰績均詳奏牘十二月
水師破湖口賊卡衝都陽湖盡焚賊艘而老營之紮九江對岸
者被賊用小舟襲焚事機危急會國藩慨然曰大臣不可辱復
欲募客親兵強援渡江夜入羅澤南軍中五年正月入江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一

七

西重整水陸各軍賊自北岸上竄武漢再陷方其在江西也以
客軍當敗挫之餘呼應不靈動多胸忤會有三難之奏然一聞
賊陷弋陽廣信卽命羅澤南等力戰復之七月攻克義甯又分
攻湖口會塔齊布卒於九江鄂事日棘復令羅澤南等赴援與
胡林翼會攻武昌以全大局是年冬逆首石達開自崇通陷瑞
臨另股賊自廣東來會江西八府五十餘州縣皆淪於賊湖南
文報不通乃分九江之軍以援吉安而自率舟師回駐省河官
民倚以爲固六年春吉安失守周鳳山失利樟樹鎮其分攻撫
建者皆不能下時餉源罄竭楊腹轉戰軍無怨言皆會國藩忠
誠所感也是年七月胡林翼派會國華劉騰鴻等援江西進攻

瑞州略乘章派劉長佑等進攻袁州派會國荃進攻吉安湖南之路始通會撫州陸營失利乃令移駐貴溪以保浙東一線之餉路七年三月會國藩丁父憂回籍八年夏復奉

命統軍援浙其時瑞臨撫建皆經湘軍克復八月會國荃克吉安會國藩擬由建昌入浙九年移駐撫州攻克景德鎮旋奉入川之

命中途經官文胡林翼奏請改而援皖駐宿松克太湖戰績均詳奏牘至十年四月補授江督充

欽差大臣以後事蹟何璟所陳甚詳臣亦由贛南道奏調廣東籌餉矣竊維會國藩識力之堅毅志慮之忠純持躬之謹慎久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一 堯

在 聖鑒之中豈待微臣陳述惟前後艱危拮据情形有非奏報所能詳者似不妨合兩摺以備史館之採擇也臣聞會國藩初入翰林即與故大學士倭仁太常寺卿唐鑑微寧道何桂珍講明程朱之學克己省身得力有自遭值時艱毅然以天下自任忘身忘家置死生禍福得喪窮通於度外其大端則在以人事君晉接士類能決其人之賢否推誠布公不假權術故人皆樂為之用其過人之識力在能堅持定見不為浮議所搖進攻安慶江甯則建三路進兵之議剿辦捻匪則見四面蹙賊之議其後成功不外乎此所創水師尤能制賊死命蓋賊自湖南竄踞

金陵盡掠沿江船隻乘風日蹙數百里飄忽無常瀕江各郡縣一日數驚自會國藩水師東下扼駐一處即能保全一處當武漢再陷時胡林翼以孤軍困守城下而賊船不敢上越金口一步漢鎮貿易均移至新隄籌辦鹽釐捐輸藉濟軍餉胡林翼屢次奏稱會國藩創立水師其功甚大蓋身在事中故能言之深切其後會國藩遣羅澤南馳援武昌惟時江西四面皆賊旦夕不能自保祇以通籌天下大勢非力爭上游則金陵無可規復之理是以自留江西支持危局而特遣勁旅進攻武昌此其深識遠略公爾忘私尤有古人所不能及者是會國藩底定東南之功尤以經營武昌為一大關鍵查羅澤南李續賓胡林翼官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一 罕

旨於湖北建立專祠現在鄂中士民間會國藩溢逝莫不咨嗟感慕願請建祠以崇報享相應請旨勅建會國藩專祠於湖北省城以順輿情而彰忠藎所有請建專祠並補陳賢勞實蹟以備史館採擇各緣由謹會同湖北撫臣郭柏蔭恭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頭品頂戴江西巡撫劉坤一跪

奏為紳民呈請建立已故督臣專祠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接據在籍三品京堂銜翰林院修撰劉繹等呈稱

江西用兵十數年幾與軍務相為始終原任大學士兩江總督

臣會國藩之保衛注西亦相為始終咸豐三年賊圍江西省城

守兵已嫌單薄而上游泰和縣土匪乘機起事暗與髮逆勾通

勢殊岌岌幸得會國藩由湖南派羅澤南等各營來援撲滅泰

和之匪省城髮逆勢孤隨亦解圍而遁四年會國藩克復武昌

遂率得勝之師順流而下分攻九江湖口各軍失利身瀕於危

五年髮逆次進駐南康南昌分遣諸將規復廣信弋陽義寧等處

人心倚以為固會逆首石達開賴裕新胡以晄等大股窺入江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一 聖

西復有另股自廣東來合而會國藩得力之將羅澤南等又先

派援湖北賊眾我寡致江西八府五十餘州縣先後淪陷維時

餉源已竭士氣不揚會國藩內則籌給飢軍以支危局外則乞

師鄰省以遏狂氛其拮据之狀堅忍之操士民共見共聞至今

念之莫不流涕六年湖北湖南各派楚師分道入援其瑞州一

路則其胞弟會國華也吉安一路則其胞弟會國荃也此外諸

將皆會國藩素所識拔之人會國藩以援師大集會同撫臣左

提右挈指授機宜並派李元度駐紮貴溪以通浙東餉道由是

諸軍飽騰用命所向有功六七八三年之中遂收全省肅清之

效九年會國藩提師援浙猶先分兵攻克淳梁縣景德鎮地方

迨後攻安慶下江陵每聞江西風鶴之驚輒即派兵馳回援剿

同治三年逆酋李世賢陳炳文汪海洋等率眾數十萬由浙竄

入江西蘇常餘氛亦接踵而至撫建等府遍地皆有賊踪人情

洶洶懼蹈咸豐五年覆轍時會國藩駐師皖境飛調鮑超全軍

赴援羽檄頻催急於星火鮑超兼程而進遂大戰於許灣跳盪

已逾三時檢斬實以萬計該逆土崩瓦解解隨即遁往廣東安危

利鈍之幾間不容髮四年髮逆蕩平亦深資霆軍越剿窮追之

力江境得以解嚴會國藩之有功於江西如此至於接引士類

識拔人才裁減丁漕撫卹黎庶一切善政不可殫述夫

盛典飭終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一 聖

朝廷已極優渥而感恩戴德輿情願奉馨香公懇

奏請於江西省城建立專祠俾士民得申報享之忱等情前來

臣查立功江西省各員如前安徽巡撫江忠源前江西巡撫張芾

等八人均經奉

旨於省城分建專祠今督臣會國藩歷年保衛江西厥功尤偉

士民追慕不忘可否仰懇

天恩俯如該紳等所請准於江西省城建立專祠以慰輿情而

彰忠盡理合恭摺具

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

訓示謹

奏

太子太保大學士直隸總督一等伯李鴻章跪

奏為津郡紳民籲懇建立已故督臣曾國藩專祠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據天津道丁壽昌天津府知府馬繩武等詳稱原任

大學士兩江總督臣曾國藩久任東南勲勞懋著同治八年調

任直隸正歲歉匪擾之後地方彫敝下車伊始即以治河練兵

飭吏三大端為務次第舉行民賴以安天津為諸河下梢海疆

要地利益尤多辦理中外交涉事件顧全大局至今咸鑒其苦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一

聖

衷他如清訟獄減徭役勸農桑嚴錫夥之刑祛鹽務之弊凡有裨於

國計民生無不盡心經營實力興辦委屬有功於民據紳士沈

兆澧等聯名籲懇於津郡擇地建立專祠以資報賽由該道府

轉詳請

奏聲明所需經費另行集捐等情前來臣查曾國藩前於兩江

總督任內因病出缺疊荷

恩施至優極渥准於立功省分一體建祠仰見

聖主眷念蓋臣有加無已欽感同深其在直隸幾及兩年政績

實多可傳今津郡紳民追念舊德籲懇祠祀出於至誠相應仰

懇

天恩俯賜照准以順輿情理合恭摺具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碑誌

皇清誥授光祿大夫贈太傅武英殿大學士兩江總督一等毅

勇侯曾文正公神道碑

聖清受命二百載有相曰曾公始以儒業事

宣宗皇帝入翰林七遷而為禮部侍郎

文宗御極正色直諫多大臣之言減豐二年以母憂歸湘鄉遂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一

器

起鄉兵討賊自

宣宗時天下又安內外弛備於是西洋始通中國海上多事未

幾而廣西羣盜起大亂以興及此年放兵東出攻長沙不克遂

渡洞庭陷武昌循江而下所過摧靡而是時天下兵大抵情竄

惟怯不可復用諸老將盡死為吏者不習戰陳公既歸

天子詔公治團練長沙公曰金革之事其敢有避因奏言團練

不食於官緩急不可恃請就其鄉團丁千人募為勇營教以兵

法東伍練技號曰湘軍湘軍之名自此始明年益募人三千解

南昌之圍是時賊已陷金陵踞之掠民艘巨萬縱橫大江中於

是議創舟師制船鑄礮選將練卒教習水戰

天子嘉之湘軍水師由此起矣四年成軍東討初戰再失利未幾大捷湘潭以師不全勝上疏自劾已而克岳州下武昌大破田家鎮斷橫江鐵鎖乘勝圍九江進規湖口當是時湘軍威名震天下會水師陷入彭蠡湖鄂帥喪師武昌再失公曰武昌據長江上游必爭之地也急檄湖北按察使胡公林翼率偏師西援不克則悉銳師繼之而自留江西督攻九江已而悍賊石達開等分道犯江西破郡縣六十餘城公上疏自劾卒以孤軍堅拒死守賊不得逞六年胡公等復武昌明年拔九江軍威復振治軍謀定後動折而不撓堅如金石重如山岳諸將化之靡離公遠出皆遵守約束不變自九江未拔諸軍已略定江西郡縣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一

望

矣公以父憂歸累

詔起復視師不出既逾小祥始奉

命援浙江是時公軍爲天下勁旅四方有警爭乞公赴援南則

浙閩西則蜀北則淮甸皆選恃公軍爲固慮旌旗他指

天子亦屢詔公規畫全勢視緩急輕重去就之公曰謀金陵者

必據上游法當舍枝葉圖本根遂建議三道規皖咸豐十年蘇

浙淪陷

朝廷憂之以公總制江南趨

詔公東兵而公卒不棄皖以失上游是年西夷內犯定和議十

一年公克安慶今

上同治元年正月元旦授公協辦大學士於是分道出師大舉東下公弟浙江巡撫國荃以湘軍緣大江薄金陵今陝甘總督左公宗棠以楚軍抵衢州援浙江鴻章以淮軍出上海規蘇常水師中江而下爲陸軍聲援三年蘇浙以次戡定而公弟等亦攻拔金陵僞都自公初出師至是十有三年粵賊平東南大定論功封一等毅勇侯開國以來文臣封侯自公始公既平定江南威振方夏名聞外國會忠親王僧格林沁戰歿於曹廷議以公北討流寇是時公所部湘軍皆已散歸經畫歲餘功緒漸彰會疾作有

詔還鎮江南中外大事皆就決之公所謀議思慮深遠進規中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一

哭

原議築長牆以制流寇策西事議清甘肅而後出關籌滇黔議以蜀湘兩省爲根本皆初立一議數年之後事之成否卒如其說而馭夷爲尤著云初咸豐三年金陵始陷米利堅人嘗謁江南帥願以夷兵助戰十一年和議既成俄羅斯米利堅皆請以兵來助公議以爲宜嘉其效順而緩其師期及同治元年英吉利法蘭西又以爲請公又議以爲宜申大義以謝之陳利害以勸之皆報可廷議購夷船公力贊之比船至欲用夷將則議寢其事其後自募工寫夷船之制近似之遂議開局製造自是外洋機器輪舟夷礮中國頗得其要領矣六年

詔中外大臣籌和議利害可許不可許公議以爲其爭彼我之

虛儀者許之其奪吾民之生計者勿許也移直隸總督天津民有擊殺法蘭西領事官者法人訟之朝

天子慰解之法人固爭有

詔備兵以待公曰百姓小忿不足肇邊釁從之而密議儲將練兵設方略甚備先是公已積勞成疾至是疾益劇會江南闕帥上念南洋馭夷事任絕重非公不可遂命還江南臥治之至則經營遠略益勤既一年疾甚同治十一年二月戊午遂薨於位官至武英殿大學士享年六十有二遺疏入

天子震悼賻賜有加贈太傅諡文正公諱某字滌生世為湖南湘鄉人曾祖竟希祖玉屏父縣學生麟書三世皆以公貴封光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一

聖

祿大夫曾祖妣彭氏祖妣王氏妣江氏皆封一品夫人夫人衡陽歐陽氏生男二人紀澤庵生戶部員外郎襲爵為侯紀鴻附貢生孫三人廣鈞廣鎔廣銓皆幼公既薨紀鴻廣鈞者賜舉人廣鎔賜員外郎廣銓賜主事女五人皆適士族公為學孳究義理精通訓詁為文效法韓歐而輔益之以漢賦之氣體其學問宗旨以禮為歸嘗曰古無所謂經世之學也學禮而已於古今聖哲自文周孔孟下逮

國朝顧炎武秦蕙田姚鼐王念孫諸儒取三十有二人圖其像而師事之自文章政事外大抵皆禮家言嘗謂聖人者自天地萬物推極之至一空米鹽無不條而理之又嘗慨古禮殘闕無

軍禮要自有專篇細目如戚敬元氏所紀者若公所定營制營規博稽古法辨等明威其於軍禮庶幾近之至其論議規畫秩序井井經緯乎萬變條理乎鉅細其素所蘊蓄然也喪歸湖南營葬於湘鄉縣某鄉鴻章少從公問學又相從於軍旅與聞公謀國之大者乃為文刻其墓道之碑銘曰於錄

皇清世載聖武萬夷震疊臣伊主歷載二百極熾而屯孰排其紛厥維宗臣功與時會其成則天惟公之與事乃異前

國有舊旅雲屯星羅公曰窳矣汰之則那率我萌隸敵愾同仇舍其鉏耰來事戈矛厥初孤立百挫不懾天日可格神鬼為泣

持已所學陶鑄羣倫雖培浸灌為國得人孰任鉅艱初印使帥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一

哭

孰以節死孰成孰敗決之於微卒驗不爽

朝廷乏人取之公旁始

詔求賢江以薦起繼才胡公勝已十倍陸軍諸將首塔羅王二李繼之水則彭楊皆公所識拔於風塵知人之鑑竝世無倫萬

眾一心貫虹食昂終莫九土踣此狂醜事已大畢乃謀於海益我之長奪彼所恃動如雷霆靜守其雌內圖自強外羈縻之默

運方寸極九萬里人謂公怯曰吾過矣式蛙嘗膽以生以訓大勳宜就胡棄而隕道光季世夷始恩我內患乘之燎原觀火彼

睨吾旁雌雄首尾日傲可乘附耳同起夷裔其外寇訐其內不有我公噫甚矣德維昔相臣佐治以文武功之盛則由

聖人留都開基三藩定變新圖外拓川楚內奠四夷奔走唯恐
在後皆秉

聖謨羣臣拱手公起詞臣以安以攘

天子虛已曰汝予匡相業之隆近古無有開物成務是謂不朽
退之有言衡爲嶽宗扶輿磅礴鬱積必鍾後千百年降神堯堯
我銘不誂以配崧高

詔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直隸總督一等肅毅
伯兼騎都尉職世門下士李鴻章頓首拜撰

皇清誥授光祿大夫贈太傅武英殿大學士兩江總督一等毅
勇侯曾文正公墓誌銘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一

吳

同治十有一年二月武英殿大學士總督兩江曾公薨於位

天子震悼加贈太傅諡文正命儒臣撰賜祭文墓碑以葬公子
紀澤紀鴻以銘墓之文屬之劉公蓉未及葬而劉公薨檢其遺
書得所爲銘辭而前敘闕焉又明年卜葬善化縣之平塘伏龍
山葬有日而夫人歐陽氏薨遂卽其地附葬於是嵩肅涕泣承
劉公之意而敘之公諱國藩字伯涵號滌生湘鄉人咸豐初寇
發廣西一隅之地所至糜爛盜踞金陵十四年盡蹂江浙兩省
地披而有之公以侍郎奉母喪歸起鄉里討賊奮其估畢之儒
鉅耄之民盪長江萬里蹙賊踣之天下復觀又安民用蘇息已
而合肥李公平捻逆於鬲津湘陰左公殄回亂於關隴皆用公

薦擢席其遺規遂蕺成功於時江以南搆亂尤深公再督兩江

噓枯翦蕪煦濡羣萌孤養有養儒宿有歸漸摩淳涵納之太和

故公功在天下而江南之於公若引之以爲己私公始爲翰林

窮極程朱性道之蘊博考名物熟精禮典以爲聖人經世宰物

綱維萬世事無他禮而已矣澆風可使之醜敝俗可使之興而

其精微具存於古聖賢之文章故其爲學因文以證道常言載

道者身也而致遠者文天地民物之大典章制度之繁惟文能

達而傳之俛焉曰有莘莘以求信於心而當於古其平居抗心

希古以美教化育人材爲己任而尤以知人名天下一見能辨

其才之高下與其人賢否滿洲塔齊布公新寧江公忠源衡陽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一

辛

彭公玉譽善化楊公岳斌或從末弁及諸生獎拔爲名臣其於
左公宗棠趨尙不同而奇左公智術以公義相取左公亦以顯
名天下片長薄技受公一顧爭自琢磨砥礪敦尙名節在軍必
立事功在官爲循吏曰吾不忍負曾公而公歛退虛抑勤求已
過日夜憂危如不克勝自初仕及當天下重任始終一節未嘗
有所寬假及其臨大敵定大難從容審顧徐厝之安一無疑懼
此公道德勛名被於天下施之萬世而其意量之闊深終莫得
而罄其用而窺其藏也公以戊戌科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又
明年授檢討五轉至禮部侍郎

文宗卽位

詔求直言公疏陳本原至計天下驚歎以為唐宋名臣所不及
典試江西未至丁母憂會廣西賊圖長沙奉

命幫辦湖南團練治軍長沙又治水師衡州武昌再陷

命公督師東征再克之轉戰江西丁父憂歸

上初即位授大學士總督兩江節制四省而公弟太子少保威

毅伯國荃以一軍特起克復金陵

天子嘉勞錫公一等毅勇侯晉太子太保旋調直隸總督復調

兩江公生於嘉慶十六年辛未歲十月十一日薨於同治十一

年壬申歲二月初四日年六十有二曾祖竟希祖玉屏父麟書

自公祖若父皆名德耆壽及見公為侍郎受封光祿大夫天下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一

至

榮之配歐陽夫人衡陽縣貢生凝祉之女勤儉有禮法恩周於

人行飭於家自文正公在軍夫人常蔬食夜疏告天乞早紓生

民之禍助成大功慰

天子憂勞以同治十有三年八月十三日薨年五十有九子紀

澤戶部員外郎襲封一等毅勇侯紀鴻賞給舉人女五人一適

袁氏江蘇松江府知府芳瑛之子秉楨一適陳氏安徽池州府

知府源究之子遠濟一適羅氏浙江寧紹台道追贈巡撫忠節

公之子兆升一適員外郎郭剛基嵩素之家子也一字聶氏廣

東候補道爾康之子緝渠孫四人廣鈞舉人廣鎔六部員外郎

廣銓六部主事年皆幼

朝廷推恩賞官有差廣鑾公薨後生公識量恢闊望而知其偉

人生平趨舍是非求信諸心不與人為去就而精鑒微識一言

一事研覈無遺尤務規其大而見其遠始出治軍討賊以東南

大勢在江險不宜盡弛與賊力請以水師自效及為欽差大臣

建三路進攻以規江浙兩省之議討捻逆河南建合四省之力

蹙賊一隅之議皆策之始受事之日其後成功一如公言在軍

戈鋌樓櫓短長尺度躬自省量無或苟者榮辱得失無關其心

而未嘗一念不周乎天下一事不盡乎民隱傳曰為仁由己公

無愧焉公學行功業具見國史本傳及合肥李公所撰神道碑

不復論著其生平志節關係天下之大者藏於公之墓而繫以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一

至

劉公之銘其辭曰

國有治亂任賢者昌惟

聖御世與時弛張道光末造亢極而極吏情民偷卒嬖於伍煥

徒乘之揭竿起舞天祚

聖清篤生元輔重奠八荒為國股肱始公通籍翱翔掖垣

顯皇初政抗疏陳言審諤之風

帝心所簡起公衰麻戎符往綰時寇方張百城潰亂羹沸於鼎

當者糜爛公倡義旅豪傑景從虎飛龍嘯吐氣如虹銳師東討

靡堅不攻大江南北隄塞四通利鈍無常或傷眾毀我忠顧天

義泣神鬼亦或左次歛兵祁門豺狐夜嘯星日晝昏百憂所叢

不震不悚一柱屹然華嶽之重卒夷大難奮績鷹揚殲渠掃穴
寸磔梟狼以義擊天浴日於海盪滌垢汙河山無改帝勞相臣
建侯剖符昇蕃畿輔再鎮三吳民謳於野絃歌戰途公心廓然
與物無競歛聚羣謀虛已以聽慮周六合不耀其明淵衷自惕
婦豎歸誠羣彥煌煌洪纖高下大匠陶鎔歸諸一冶何材不植
何功不庸片長思奮大受以隆公不自賢厥心愈下被寵若驚
聞過則謝退儂一室仰思古人向友千載遙契以神發爲文字
怪偉縱橫雷霆碎擊金石鏘鳴蹴踏百家孤懷自賞跨宋軼唐
近古無兩德溢於位功不償年載其忠盡往卽重泉誰與主者
豈日非天北斗帝鄉公魂攸寄陵圯谷湮其誠不替伐石勒銘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一

垂

敢告萬世

誥授光祿大夫賜進士出身二品頂戴前署理廣東巡撫加七
級湘陰郭嵩燾撰文

誥授資政大夫前陝西巡撫湘鄉劉蓉製銘

誥授光祿大夫太子少保前湖北巡撫一等威毅伯湘鄉會國
荃書丹

誥授光祿大夫賜進士出身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直隸總
督一等肅毅伯合肥李鴻章篆蓋

求闕齋弟子記卷三十一

求闕齋弟子記卷三十二

東湖王定安纂

哀榮下

祭曾文正文

郭嵩燾

嗚呼 文皇初基值時否蒙公手承天日月再中蘇枯煦幽熙
以雨風四海冥清孰匪公公功在人德由身致始以儒興演
迥涌肆咀含文章照灼天地卷懷一室周情孔思道喪才敝羣
趨媚諧梗骨姤容躡迹崇階萌芽亂始積陰成霾抗言高談獲
斥厭排萬口所譏公以理揆其所盛譽或瑱其耳惟不詭隨以
衷於是單獨一心中自礪砥人於功名御智乘危攀躋校量公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二

一

退若遺及夫當事從容指麾弛張仁義沛然以施有或伎之構
瑕抵毀詭艱嗔怒相顧驚疑公心坦然乾清坤夷名都大邦豺
鼠充斥手夷大難如措諸席功謝不居受寵若惕胚胎賢聖功
在疇昔自公初出眩愕刺譏既久怙息星光日暉終焉悍悍
呼歸依莫知其由奔走獻欵尤於士心淪感彌山江輪海納琳
瑯在宥微長自奮接剔窮岫流風百世伊誰云觀愚蒙自少公
顧謂才驚喜問故曰與時乖曷云違時富貴浮埃奚所挾持披
胸洞開發言吐氣戰鬪雲雷睨睨百怪笑怒噴猗涉世廿年齒
冷心灰回思曩言詎我誣哉人生一世短長得失豈不自我亦
豈能必聞公病日念往視疾在書來招要以時日日及今茲左

疎猶明子肥子瘦能為子評脫更需遲兩目俱盲子來不見徒
聞子聲攬書涕零語諧心惻道之悠遠生身無翼效駕未遑承
凶氣塞死生須臾甯能理測不往而來翩翩歸旆斬帷畫掩何
有見聞愴懷平生誨化殷勤三十六年事往如雲天能為人窮
遠天壽如公百年豈足云厚翼世保邦茲惟壽考冥歸獲福於
世何有天意固然其又誰咎余病早衰自視甯久奔號恍恍從
公恐後隕傷在心視此尊酒

楊彝珍

嗚呼天步方艱還履康衢日輪已側仍返曦車賴公之力是匡
是扶動塞兩儀名溢八區有喙祝公長保碩膚永莫我邦免滋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二

二

邊虞胡不憇遺遽爾其殂廈去東棟難賦攸芋河濱金隄慮卽
淪胥眾萬咸嗟豈惟吾徒繫公之生實闕問氣學成而仕適與
時會譽譽立 朝昌言不諱首請典學建陳古義繼論 大禮
排折羣議遂契 宸衷重膺委寄苞彼槩芽發於邊裔席卷而
東鳴張莫制驚帥跳奔益助寇勢起公苦塊墨衰從事慷慨登
壇立舉偃幟苞納智策役使才能謀無遺算動出奇兵所向輒
捷每憚先聲聞顏危殆撓敗相仍風摧其燭火焚其旌莫敢或
縮披羽先登崎嶇百戰天討以成盪滌江淮一洗羶腥眇古論
功方召可培榮分圭茅仍秉旄鉞邦之三吳遙長 朝列旋移
畿輔以固門闕道用包荒詎改素節謂遲馮河恐集机杵不量

而進匪覆則折容俟觀釁再圖翦滅知我罪我一任來哲豈意
拖紳東首望 闕蓄志莫伸五內焚裂死淚盈盈漬眶猶熱嗚
呼哀哉蹟公生平才大志遠遊目宅心不外墳典比萃羣儒日
事排纂暇與觴詠還肆遊行名流爭歸叢集無算我欲從之大
江苦限追憶曩初投分匪淺有長必暴亦糾其短商定吾文嘗
至十反卒則許之擊節稱善我除館職厥由題品堅辭北面視
猶夷等過我論心窗虛月罔孤館一榻抵足共寢有犯孔戒刺
刺莫噤復起劇談呼奚淪茗荒雞四喔乃徐伏枕及我去國公
心切切西之不得出錢於郊未飲先醉神逐旌搖南望柳永莽
成賊巢亟反山中竄蹟蓬蒿公則帥師幾徧南交離逃踰紀重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二

三

我吝勞屢投木瓜未報瓊瑤取喻輟轂藉解予嘲彝珍嘗次公
不報書公以
三十編共一報對語
賡問者多難徧報也迹遐心邇匪忘久要擬持寸莛再扣蒲牢
候開驛計失聲而號山風振木愈助蕭騷簷雨滴階益增鬱陶
羣為泄泄孰挽滔滔冀公有靈陰翊 聖朝

汪士鐸

天眷 聖清日月重光星精垂曜降於南洲邠平不朋卓上紫
宮風搏九萬抑畏劔劔儉德服土權盛不賴井絡之郊湖漢之
沘西玉南金作貢 天子銘几箴屐 聖人有喜徑佐亂氓盜
兵潢池驕帥縱之匪怒而嬰公龔 帝命為簡之師退蒐衡陽
迺創艦楫止則駐防逝則奔馬風霆滿空前其來下左視洪都

右拂江夏使賊肝腸逸焉九野士氣如劍或浮或沉公爲歐冶
契合於深會有天機拔植高岑窅然位分見者傾心始迹洞庭
喋血彭蠡欽示大符斧賊體牌益陽欽之合肥汰之賊有心川
介弟創之梟巢獵穴燔之瑣兮遺黎甘雨霈之帝胙偉
烈誓河苴茅公開東閣吐握英豪鱗介在遠懼不敢賊德量所
涵島嶼畢包綢繆百年宅奠田植神有秩祀養有穀食類宮用
羽澤宮較射國殤甄錄書林畫式萬井皞皞相忘帝力大福不
終鞠凶吾人春相同輟銜恤舊恩聲皆徹天淚皆徹泉仰瞻箕
尾四顧怒焉中園有葵豈止其身嗚呼哀哉

張裕鈞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二

四

嗚呼吹自羸劉芒芒百代光岳之精銷鏤散壞挈往校今百靡
一逮姚姒子姬逸乎甯在孰謂並世歛還我公謝羣冠倫奮起
湘中遂度千載蹈古比隆惟公楛學三代與期六經百家窮源
汎涯導達漢宋藩決塗夷於天地人靡隕不窺炳爲文章遷雄
諾唯維公經務洞鏡治機曰惟五禮哲王之遺及兵與食國之
大謀古稽而今施而宜于聖之心仰而思之公之得人爲天
下憂文武鉅公麾纛旂旋峩冠大羣耆彥酋酋旁逮羣倅壹足
哀者若金競躍鎔於一治公益龔亂再造九區忠誠饋饒雲龍
北扶手提萬眾摧蕩甸渠南掩揚越北盡女水西指昆侖東至
於海六寓褰開天海清泚老涕孺媼絕蘇庭起凡公樹立橫被

入垠紛千萬億橫目之民怙公若父嚴公若神豈謂我公嗚若
浮雲獨居深曠莫晒其津眾之所賦公之所哈公歧莫至夢泉
想伊壘壘其邁戰戰其危贊元消殄潛運密移天眷 聖清庶
其子回孰謂我功我其敢知孰謂我罪我其敢辭公乎卓越
惟在斯微烈之多迺公糠秕人之不諒云公逶迤吁嗟近古
則躋茲如何奄忽天實罔極 九重震悼萬姓雨泣矧我小子
靡所比似薄陋拙滯世之所棄辱荷公知區區文字譬海納川
我乃溟滄暇日請謁公斐色喜評推古今往往移晷嘉我誨我
我確我砥翼我燾我界我無已我屬別公昔冬之季孰云幾日
遂隔萬世天下之痛一身之私哀來無端涕實如糜公乎有知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二

五

其稔子悲嗚呼哀哉

楊昌濬

嗚呼彤雲畫額大星宵貫胡不憇遺補我 皇袞東南列州中
外卿尹盡然心傷無有遠近 帝心震悼追念平成紀功褒德
人臣莫京保傅先正殊典是膺河山帶礪太常勒銘猗歎我公
天挺人豪因文見道物與民胞受知 宣宗指笏立朝刪華振
幹諧音蕭韶道光之季高文典冊議禮春宮 廟廊動色應詔
陳謨俾輔台德天下想望巋然柱石根莖苞葉始西南隅出柳
掉尾摧陷名都荆揚鼎沸湘楚噪狐公倡大義簡車出塗白刃
空拳出生入死折而不撓亂庶有豸義憤所擊市人國士校武

洞庭視吾旗鼓既申軍律乃振天威九天九地電掣風馳鄂城
江右穢彼重圍責重權輕忠忱不移人謂公才指揮如意豈知
且明刻苦自厲吏不受約饒無算食行間十年疾術智遭遇
聖明受鉞揚徐制置列部金虎分符萬方告警崎嶇一隅大
勇不懼是究是圖受事之初身非我有韉刀可抽柳或生肘批
卻導窾誓珍羣醜蒼生倒懸奔命恐後左右兩軍日淮日楚二
廣分馳犄角參伍軍諮祭酒材官強弩遂復 皇輿抗稜齊斧
聯珠合璧上應元極震宇廓清四雅光宅相度視師糾逃王懸
先帝之明我 皇之德節制四省公辭不居內輕外重元老
躊躇履霜堅冰吁咈都俞所見者大偉矣真儒體彼哀鴻輕徭

求關齋弟子記 卷三十二

六

薄稅遺黎蘇息其澤百世屯田內充天塹外衛隸釐我江流
控制敬慎立法廣益集思秣陵元武漢官昆池徒尙威雄無裨
放施超越往古精心允釐河洛視師碣石移鎮簡賢自代翊贊
廣運推誠布公智效愚奮 詔還江南謳歌成韻昔公初臨饗
突無烟比公之去都市萬屋昔公之去嶼咽不前今公重來如
農逢年公顧歛然日慎一日老成遠慮罔敢暇逸臥治弗勞累
頌 綸紵非不自惜用堅晚節成都之桑無入百株祿奉所入
亦濟軍儲憂樂在民孰瘠孰腴家國一體斯言不誣公之勲名
戒在驕肆發必山中外緣無累公之學問志為氣帥析理淵微
始終匪懈神明泰然翔泳百族大江南北以鞠以育騎箕天上

奪公何速薄海含識同聲一哭伊余末學幸生公鄉交公諸弟
接公寵光羅師赴難公翼之翔錄其弟子示之周行嗣是以還
音塵間隔讀公疏章想公顏色煌煌大文光映簡策措正施行
民聽不惑歲星一周拜公畿輔信宿流連辱公哀許鵬鴈圖南
密邇成矩斗牛分野好風好雨天胡不弔歸靈大荒公靈雖邈
貽謀則臧儀鳳鳴羽羣鸞引吭治人治法允迪 皇綱 奎章
節終 恩殊典曠春秋蒸嘗民不能忘鄉人述哀悼斯文喪為
天下痛屬辭悽愴

英翰

求關齋弟子記 卷三十二

七

嗚呼我公衡嶽降精視嵩生甫沃佑中興界我碩輔內幹鈞勳
外綏疆土百齡胡斯遽悲千古辛酉之歲湘師載東鞏鄂完江
遂恢院壘惟院之恢掩賊背腹公雷鎮之里歌巷祝生死月骨
衣寒食饑莽莽荒榛夷為衢達公來院樂公去院悲龍山峩峩
大雪迢迢講材守土遙承公後美意良法是稽是守猶日咫尺
貽我繩糾云何不弔喪茲耆耆師師院僚公所陶甄熙熙院黎
公所拊循公靈西歸經院之許雲白江清一觴敬舉我儉我黎
灑涕如雨

思錫

嗚呼惟公懋德中興匡濟澤被生民功施沒世赫赫巍巍光昭
冊史錄古軼今名垂萬禩學究天人有本有用上窺姚姒下繫

唐宋宏我 皇猷早登 綸閣道德光輝日星並燭揆文奮武
戡亂定功坐了萬事決策從容知人善任簡材哲師齊楚吳越
大難芟夷百城晏起不震不動戈投於野經橫於隴漸以歲月
養以兩風瘡痍是蘇伊誰之功分茅胙土 帝乃酬庸伊維我
公知遇獨深陰陽變理股肱腹心千里邦畿以奠以又南服重
臨羣生永賴黃童白叟農夫織婦鼓舞歡呼奔奏恐後有害務
去有利必因生息放育蹈德詠仁以人事 君虛懷引汲訪問
咨諏心知不及經濟綰鈐支爛武習才大不矜功高不伐非察
爲明言寬而發海不擇流山不讓塵嶽嶽高風休休相臣嗚呼
我公遭際之隆光輔 三聖慎始敬終如何我公端坐遽薨焉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一

八

嶽峯頽箕纒星落悲風入幃飛霧襲幙悵悵忠誠遺疏是陳
天子震悼愍子良臣隆禮飾終上諡易名追崇 帝傳實光我
清洛人罷市襄民泣悲古曰哀榮今乃見之嗟乎吾儕平昔
從遊儀型今聞泉路悠悠尙想明德千古完人道未墜地光猶
燭天在公奚恨斯民則悲爲天下勸匪哭其私

殷光鏞

嗚呼緜腰子禩否泰遞嬗濟世拯民功資翊贊昔在妣姬塵收
召翰噓燼灌滌洗武江漢光啟中興聲烈炳煥千載生公同勲
異算懿公篤生昂宿降祥天誕英淑毗翼 聖皇早歷虎觀玉
尺持衡既登卿貳嘉言孔賜 宣室前席指陳慷慨蒼生泰運

爲海內望遠平憂居湘南讀禮蒿目鴟張氣視四起憤切同仇
義旗東指酌酒登壇跳刀練士十萬封狼一軍蒼兕鎧仗明霜
餘腥蔽水雲翱翔及鋒而處初克荆峴再清漢皋鉅鹿逆駭
黠狐竄逃乘瑕蹈隙潰隄決劫下游不解洪波復消吳山越水
萬室漂搖 聖皇紹衣 法官側席壹意委任東南半壁方叔
蕙珩元公赤舄鉅艱是膺納隍引責綜覽輿圖廣延策力推轂
鄧鍾分猷琦勳三方蹙敵五道合圍摧牙落距支解腹披桓桓
介弟今謝征西稟謨宗袞誓眾登陣驚霆震裂礮火雲低傾巢
覆穴遂戮鯨鯢粵寇橫行蹂裂九服毒踰安史饑甚梁角自公
視師摧枯振孽偉算英謀終殄青犢力鞏坤維手扶 乾錄互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二

九

古戎功誰堪比踴豈無郭李武夫捷纛孰如公偉儒服建旄豈
無韓范莫哉夏驕孰如公烈洗蕩驛驛鄧傅勳績武侯盡勞合
爲一德旂常獨高 帝用錫公圭瓚秬卣相秩綸扉侯章緞綬
禮冠百寮封崇羣后 帝用詔公親敷朝右赤芾來造 丹宸
望久千里王幾倚公控守北門管鑰東郊保釐公涵以德懷來
遠夷探丸斫白桴鼓息稀 帝顧江表水火乍離重移節鉞惠
養瘡痍民獲還寇望塵熙熙公來三年元氣亭毒江波不厓淮
海弛柝吏勉循良年豐稱穰蘇息黎元含滋膏沐民倚長城方
祝遐福何圖一朝箕尾騎速台星夜折嶽柱晨隕菴極既奠棟
椽遭災芒芒湘水黯黯秦淮風淒蔣阜華沉雨臺百城屑涕七

萃騰哀飛章入告 九重悼懷灑沐廿年未親袞補天不慈遺
喪我碩輔 飾終典隆 易名禮古涑水遠嘯睢陽近伍紀積
大丞藏勲盟府想在夜臺銜 恩入土公名不朽公忠益豈讀
公遺表惓惓 經筵上迪 聖德下述民藉邊烽外患慎固幾
先身沒九地心懸九天輟春罷歌徧於人間而我吳民尤承陶
治孰非公德邱隴廬舍昨歲巡行蘇臺騾馬遮道歡呼羣頌純
嘏會幾何時臨風淚滂怛化一宵含愁四野我嶽南嶽公德并
崇浩浩江流公澤比洪埭思召伯碑泣羊公徒攀馮樹孰喫房
驄虛堂暖畫靈旗颯空敬俯蘭酌式儀清風嗚呼尙靈

張文虎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二

十

嗚呼公之生也天固將以大任責公當其立 朝而侃侃人已
欽其不苟異而苟同及粵事之起毅然舉義雖疑謗交集而自
矢其孤忠創水師以剿賊沿大江而遂東歷百戰以至皖屢瀕
危險而賊亦潛避其鋒惟其推心以置腹故自僚屬將卒莫不
踴躍而樂從於是知師干之總非公莫屬此所以蕩平吳越而
卒收其全功嗚呼公雖有兼人之稟固已疲於戎行之十載况
又盤根錯節無一日之息而往來奔命於南北之衝以江南之
艱鉅當大創之後維持補救豈敢安坐鎮而自比於衰慵此其
未臻於上壽也蓋鞠躬盡瘁而不由於六氣之診一豎之攻嗚
呼公之器識度量遠超乎世見之外故其和氣謙德實能自忘

其功業之盛與爵位之崇其於文章學問洞悉本末每自視歛
然與人為善而亦不眩於門戶之訥其接物也摩義漸仁而使
之自化其垂訓乎後嗣也諄諄乎惟義利之辨伎求之戒而孝
悌之是宗此不特古來將帥所未有即名臣大儒亦尠及其從
容固宜邀殊常之 曠典而蒙 特諡於 九重嗚呼黃流洶
洶西寇猶兇陸有蛇龍莽有伏戎假公數年庶諸患息而元氣
漸充乃一朝而長逝使天下感喟於無窮嗚呼公何往乎彼野
哭而仰望者徒見光燄之燭空其騎箕尾而上升乎將臨照乎
斗牛之分而全吳士庶永託於悒悒嗚呼哀哉

錢應溥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二

十一

嗚呼崧嶽降神實生申甫衡山嶽嶽濯靈湘楚篤生我公兼資
文武旋乾轉坤提壘籍戶若士農工爰及商賈以引以翼無不
得所幼躬燾後宜受百祐撒手騎箕長此終古惟公一身伊呂
臯夔三代而下孰與等夷溯自通籍及贊綸扉垂四十年眾望
咸歸手做大難身繫安危奇功偉烈樹之豐碑摹繪日月莫贊
一詞小子不敏請言其私庚戌之歲挾策上都大賢門下幸獲
步趨詔我經術折衷漢儒助我言行軌範程朱自是過從無間
晨夕邵西位袁六密密契嗜書成癖容我參語謬附提籍期我遠到
金門射策舞鶴靴靴依然銀鬪三載春明迅馳駒隙公歸梓鄉
烽火連驛義聲所樹無避金革我時簪毫樞垣奉職屢讀公疏

雄詞翕副軍事成敗驚心盪魄百折不迴躬自貶責悵望衡雲
神馳形隔會幾何時春秋十易日惟庚申吳越廢爛軍書旁午
鄉音中斷請急南歸奉親避亂辛苦賊中生死參半涉海沂江
敢影私館自分此生草間逋竄忽奉公書招赴戎幕命司章奏
欣然有託娛侍高堂天倫至樂回溯京華依然如昨先子積學
校書萬卷公夙神交而未識而比來皖江歡然相見躬造敝廬
傾談不倦材官走卒亦疑亦羨及我居憂生芻來奠溫語拊循
深情繾綣至今思之淚下如霰上元甲子大功告成相從東下
卜居江城追維曠夕始慶更生將挽銀河洗此甲兵猶有餘孽
鮫鱓縱橫 皇帝曰咨命汝北征席不暇煖奉 詔卽行我仍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二

三

隨侍水驛山程亦云負笈匪日請纓由徐達淮是類是禡舟師
十萬星言夙駕巨浸稽天洪流怒吃時維朱夏雷騰龍下颺風
忽起黃沙激射舳艫傾危萬眾色訝急覘公舟公猶整暇共歎
艱險能以誠化公曰不然是殆天假舍舟而陸移師周口惟此
要區孤軍扼守賊眾如蟻環堞左右公夜讀書氣壓刁斗萬柝
噤聲惡氛退走琴書怯敵斯真親覲 帝眷南服資公坐鎮治
軍治民同一忠盡我違晨昏二年缺訊歸諭母氏新霜添鬢惟
公錫類仗公誠信遠遊歸會無悔吝幾輔重任非公莫屬建
節量移北門鎖鑰我戀庭闈欲行又止公體人情慰語移晷祖
道潛然味苦彈微身滯江南天末延企手札時來捧誦竊喜自

公之去民望若霖祝公之來公果重臨歡聲雷動鼓盪元音大
裘庇遠冬日愛深治河籌海經緯一心德威警慄內外不侵謂
可永戴而倚高岑胡圖一載蔭感豐霽悲雨灑空虹光燭宵街
衢聚哭薦芷焚椒天胡此醉福不可徵憶出師門歲星兩週親
侍几杖十載勾留涓埃寸滴高厚莫酬數公幕僚將相輩出會
不數年蜚英騰實嗟我驚下半年生囊筆願從公久情誼專壹正
論微言窺公慎密恢諧談笑樂公負率疏稟滿篋黠竄塗乙一
字推敲墨無旁溢忍淚檢尋音容髮髯公手扶雲公心捧日天
鑒忠誠新官久待千秋萬禩是主是宰一瓣心香告升鼎鼐風
馬雲車神兮斯在嗚呼哀哉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二

三

李如昆

嗚呼我初見公忠烈是介敬由中出愛匪在外遂開西室以永
朝夕一語之元一字之奇摘以相示兩心怡怡自遷坊局志學
益篤雄剛之氣痛自斂束潛心遜志惟日不足憫時浮偽盡去
其樸力追先學誠身慎獨求闕名齋神鑒其誠投以大艱不震
不驚我歸自燕公練於湘握手相視鬢髮頓蒼息兵日久羣情
震懼公以神運水師用張自公東討我臥清澗心欲奮飛貞疾
罔瘳既收皖城大開幕府一時羣萃酒龍詩虎環顧無我心結
不舒遠棹赴之其樂愉愉憶嘗從谷問胡文忠年雖未登名則
無窮緊後死者曷其有終豈知大功待公而奏大名大寵非公

莫副髮逆除矣捻患益急公徂東山病不遑息鞠躬三載舉賢以代一掃而除不畱纖芥但竭其力不尸其功 帝用降鑿移領畿封津門之事豈非由他中外一視匪偏匪頗彼事外者妄肆譏呵婉言以謝甘受時瘥 太任在上 成王在左日微相臣誰恤予禍屢請不允還公於南民曰吾父萬首是瞻方公之去始有里閭今公來歸田桑可娛天乎不慙曾未一紀遽捨吾人而騎箕尾 皇心震悼特諡表微 天語切至聞者涕洟嗟時才彥妄與公競豈知公量湖海包孕魚龍萬怪遇抑不見陋彼河伯望洋驚歎迨公之沒羣情皆息無知無愚靡不心服惟天難謀終始不易厚終之典迥逾於昔何以致之誠積於中功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二

五

則盛矣德罔不充公有令子妙簡 帝心承 恩禮武罔有弗欽次君內朗有嚴不恍沉雅之姿亦克公肖願惟鄙薄負知非一學無所成行無所立去公日遠公不我瑕愛我勤我老而彌加客歲大閱江海周歷訖事於冬函書親封公於立言最尙清省施之簡札約而能盡獨此復書語不可止多至七紙意猶未已豈其前知殆將歸與平生之愛盡此一書如何遲遲今始云獲閱緘讀之疑公尙活明明歐生至親匪遙赫赫 隆恩已見邸鈔嗚呼逝矣良駟莫追國失所毗民失所依卿士大夫失其表儀不肖穢志從公於嶽今其已矣將安所託歿不視殮葬不臨穴白馬素車此風遂絕馳辭以告肝腸碎裂

舒卓元

嗚呼自濂溪起於北宋及今已八百歷年名臣碩學代不乏人有明惟茶陵稱賢我 朝則有雲房劉氏起家翰苑薦登揆席蓋太平潤色世莫得而稱焉惟我夫子應運而出乃獨逢天步之屯道其百折不迴之氣足以掃平乎羣盜而鎮撫乎蠻夷自道光朝以迨 今上之御宇歷三十年如一日而力任鉅艱門下士爲將爲相承公誘掖薦拔者何啻列宿之共乎台垣惟公不矜不伐直至易簣之日而未卸乎仔肩公薨於位士民之巷歌罷市者亦如諸葛在蜀司馬在宋而願相殉於重泉 兩宮聞公之沒也應痛惜不弔於昊天其豐功偉烈宣付史館者恐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二

五

非數萬言不能盡編小子之受公知乃在庚戌 廷試闕節所不到而獨結香火之緣自歎駑劣之質見公勤勞王事竟未克與乎執鞭蓋深山奉母實未嘗函丈乎周旋非公之不我知也豈數奇而使然而今而後天下大事不知繼公而後者果能如公之休休斷斷而無所黨偏公之鞠躬盡瘁也可謂生全而歸全願公雖辭世靈爽在帝左右默相我 聖清景運億萬世而縣延其庶幾公之遺民戴餘蔭者宅爾宅而畋爾田雖飯蔬以沒齒兮亦何憾乎寒矧惜乎窮儒著述不及請公之鑒定而乞公之弁言一觴酌於靈几兮不自知涕淚之淪漣服心喪以終古兮成連去而誰賞乎俞絃嗚呼哀哉

羅忠祐

嗚呼夫子生稟河嶽之靈沒為日星之精其以小心策大猷也如忠武侯之盡瘁其以專閫扶 皇運也如汾陽王之威名其任兼將相措天下於磐石之安也則魏國忠獻之純誠其推闡儒先綜事業於學問之懿也則涑水文正之生平方 宣宗皇帝臨朝之中年簪毫授簡起為詞臣海內之士祝瓣香而尊山斗者已慕乎天人治安之策與湖海瀨氣之文迄至歷事 三朝身為柱石整乾坤而新日月苴茅土而壯金城凡夫子之偉績與持躬之清正上書 國史下播蒼生煌煌 聖訓宣布昭明固無俟門牆下士覲縷璣記贊揚乎蓋代之人而感念酬昔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一

六

悲涼淒清獨有隱觸夫私痛者殊不能已涕泗之交零觥觥元老格天有誠槃圖孟方規尺平衡表忠一疏 皇聽為傾當貌孤之先世撫海疆而抱貞嗟關門之失牡致虺獠之縱橫障睢陽而岌岌無賀蘭之援兵射蜮沙而被毒攢鳩媒而爭鳴惟夫子之古誼分瀝肝膽而達 九閭也倡發微之宏議兮撥細響而震堅錫也是猶拂琳珉於塵瑤扶荃蕙於荆棘 龍章炳兮崩貌煥荔蕉薦今天目聲俾夫重泉慰兮精氣吐昭宇宙兮揭日行念莞楚而再造幸立雪之依程其翼宇西華提振槍倬淵乎真意之輪匝匪僅儕於眾庶豨苓之侶與三千桃李之英樹風義於兩世繁嵩華其峻崢忽巖巖之遽圮迺盪魄而驚羈思

音容其如昨求馨歎以難尋如慶雲當空天風忽吹之以墮去

如太行方仰夸娥忽負之而長征嗚呼白駒隙過滄海時更憶侍先人初瞻河岱扇之以冲和期之以超邁歲歷十五憂患中攫夫子之掀揭天地震鑠古今固幸引領以觀大勲之成也而胡為山頽木壞紫金之上白門之下鵲唳鶴唳迴翔酸楚而伊嚶以我夫子生有聞於當時沒有傳於萬世苟能如此足矣又何悲思之繁惟是人之云亡瘁在邦楨萬家羊杜何祝何賡天子震悼中外失聲矧不才之宗依而歸命得不為之淚墮如稊盈羈一官於三楚迓江上之銘旌摧心肝於督視扣師訓而誰磨莫一樽之椒酒庶幾乎靈其來享冉冉於青虬之御而不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二

七

拒夫黃鶴之迎

方俊

嗚呼公平禍亂降福江淮會不數年移蔭金臺公在畿輔民望公回每逢北客問訊徘徊飲食必祝恐公不來節鉞南返歡迎如雷謂軍有司命官有表儀吾民有乳哺士有所師富者益市酒食相娛樂貧者自以為可得鬻糜非公能家賜而人給之也而人心堅定皆恃公在以為可安而不危何闕元老天不憖遺然使無桀鷲之伏莽無腥臊之島夷河運無郵城之潰決軍門無仰哺之隱私則台星宵折雖民無與蔭庇 國無與決疑而制度謹節蕭規曹隨凡百君子向可以勉為支持無如傷弓悻

羽聞弦神疲謂公在鎮澹然無爲卽夕一卷長一棋延嘉客話
詩古文詞而天地民物之蕃變吉凶同患之大規威稜勝算入
人沁脾如江河浸灌借華屣屨有以消邪僻之志慮而變化
於人所不知今於窺園俄頃無疾騎箕既未垂士紳之法戒將
何以解吾民之憂思公之仁兮公之誠兮乃忍使吾民瞻望垂
泣爲失慈母之嬰兒哉嗚呼哀哉

陳世鎔

嗚呼我公神維嶽降應運而興早登霄漢式振文樞壘侍 清
燕海宇又安雍容藻翰爲序鴛班時聞謀斷未際艱難孰觀魏
煥蠶爾小醜粵西跳梁疆吏玩之叫譁以狂棘門兒戲視爲故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二 七

常山崩川沸遂驚入荒皖處其腹厥殃倍之老稚轉壑壯者散
離盜之所避斧吶決肢哀此皖人孰告其傷天之厲民如圭如
璋乃命我公督師其鄉公既秉節創立湘軍大治戰艦水陸互
根遂收岳鄂高屋建瓴救民水火攬轡澄清任天下重眡域奚
分豫章十州指揮略定次及皖邦盈科以進封狼驅熊所在穴
巢我師攻之時爲所噪公能忍之百折不撓運之掌上操所莫
逃鸞鳳之飛百族羣從况乃伊呂出於伯仲壘唱簾和無所不
儲狂寇滔天如枯朽摧旣克皖城六轡在握雖以金陵蛟鼉之
窟石城虎距勢已破竹始時皖人懼無子遺今相昏嫁如烏哺
雛始時皖人冤竄雀飢今安耕織粒食布衣公謂皖邦人文之

數學殖荒落厄於陽九既剝而復故業宜守厚節廩餼以善厥
後禮其俊又尊其賢者長揖三公座中屬觀樂道志勢庶見吐
哺仕優則學節治以經六典餘閒朗朗誦聲學愈不足三命益
恭不朽者三立德言功學之山斗人之日星東南祝公松喬等
齡庶富教我長我子孫忽聞山頽棟折榱崩婦孺走卒涕零莫
禁况我士民實賴生成公生則神公薨則靈神爲民所依靈爲
民所憑神民相憑依作廟皖江濱皖山亦南嶽足以棲神明神
尊配嶽瀆無徒戀湘衡高堂邃宇靜閒幽清蘭湯椒醕華配芳
馨雲中森舉其來格歆於萬斯年祐我皖人

王家璧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二 七

皇清同治十有一年歲在壬申二月初四日戊午
贈太傅武英殿大學士世襲一等毅勇侯湘鄉曾文正公薨於
兩江節署家壁出潼關聞有凶問至徐溝乃見邸鈔中心悲悵
不敢野哭至京乃哭諸寢而未有文也六月十一日甲子又隨
鄉先達公祭於湖廣會館然公之薨豈獨吾楚人所同聲悲歎
哉昭忠賢良已有
命祀吾鄉寒溪懷忠祠祀林文忠公至胡文忠公暨諸有功德
於楚與楚產之死事最烈者近又增祀文忠公暨公文恭官公矣
祠初落成文正公與胡文忠公暨今合肥伯相黃陂金可亭侍
讀皆同時游歷其中遂定綴蜀圖吳之策丁卯家壁從文正至

徐州合肥相見首稱此會爲難再知文正精神或亦時在此也
聞吾鄉人增祀公家壁不能已於言乃爲文遙致祭告令從子
諸生世流詣祠薦馨而讀之曰嗚呼我師功在天下非我獨私
名在天下非我獨知嗚呼我師功在天下我獨私之名在天下
我獨知之我初識師愛我以德萊衣贊行爲我心惻 天恩賜
環公與有力成我之志此德何極嗚呼我師非私我哉我之知
公願質諸天下後世嗚呼我師咸豐初元應 詔陳言 君仁
臣直忠誠以宣粵亂日長羣盜如毛吳楚燕齊豕突鴻嗷民不
知兵恬熙日久長江天塹悉爲賊有萬艘橫江去來如風民莫
自保師多無功楚氛最惡公方居憂 帝命討賊敵愾同仇投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二

三

秋誓師經不及墨一檄飛傳脅從皆泣薦拔將才羣英爲出知
人善任師武臣力敗不諱取功不矜功但知有 國不知有躬
百折不迴激人孝忠靖港之挫公將殉焉湘潭大捷 中興轉
關陸有塔羅水有彭楊胡蔣三李虎變龍驤戰艦制賊議始岷
樵鄂垣再復公功最高橫江鎖斷萬艘齊燒田鎮半壁樹劍山
力天塹歸我賊保危巢水陸並驅公爲功宗檣立帆駛快蟹長
龍九江三吳在指顧中巢危不傾天未厭亂火起江心如星鯨
龍夜黑軍驚垂成忽變賊由斬黃復襲江漢塔留扼前胡公回
援彭蠡長江水師中斷公以羅軍徇江西境艱危萬分以暇以
整仗此忠誠非微天幸鄂事日棘分羅助胡胡公愛才與公合

符志高下人才大用人公與胡公賢之所親下人志高用人才
大公與胡公 國之所賴人樂爲用互相援復楚圖吳湘軍
復振公再聞喪奔不俟 命 帝再奪情堅辭不聽援浙援蜀
申命在途官公胡公奏留圖吳 授鉞兩江進皖南北祁門
堅持安慶戰克舉李趨滬薦左援浙我有金陵賊踞爲穴十餘
年來莫刻草竊惟公兄弟久而後得兩弟殉忠一弟成功惟孝
克友惟孝克忠一門忠孝諡美爵崇受 恩深重小心自持吏
職交勉 朝權懼移漸防外重端杜樹私謀 國慮遠厥惟我
師善處功名厥惟我師嗚呼我師難再觀之金陵之克我先艱
歸服闋從公鴻口是依公適有疾 帝命莫違西追遣劉東剿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二

三

屬李鎮鎰南疆恃公臥理湖淮入江從公南行別公入 朝觀
水大瀛西捻救東勢趨畿甸左公以劉截賊北面左李并 命
徵兵入衛道在和衷請勿選制 天子命我從左公軍克豫燕
齊風馳電奔賊殲直東軍移入秦公來畿甸不得再見有書未
達詢我胡倦嗚呼我師於我何哉我行畿輔荆棘道生兵雖殺
賊民亦薶兵忽聞公來劍釋刀耕昨如萑苻今如華胥夜言不
閉夜行無虞仲尼治魯有以異乎天津一獄偏於柔遠清議然
疑引咎不辯我初亦疑退而深思及聞公薨乃見公心公功已
成公力已瘁兵端一開恐難終事去 天咫尺投鼠多忌一有
不慎如何可悔用兵之慘公目擊之任事之艱公身歷之豈無

天幸一戰而勝勝亦兩傷奚但廿命彼方內亂誰與我爭吾且柔之以為之名匪寬海國以安遠人海外有截先民亦云灰心忍事霜鬢論兵耿耿晉公同公此心嗚呼我師豈不然哉豈不然哉迴節兩江未久而逝畢公之力遂公之志嗚呼痛哉我初而疑我繼而思何知我師之晚哉殲賊直東劉多戰功士飽馬壯寶隸元戎知人之明謀 國之忠松山之功亦公之功左公衷言早達 聖聰嗚呼公功豈惟直東虎穴百戰湘軍最雄西夏舊巢剷除一空誰知是役亦公之功嗚呼公功奚但此也以人事君功之大者羣賢之功皆公之功功成不居皆公之忠嗚呼我師實為功宗南嶽峯頽誰繼厥蹤嗚呼痛哉嗚呼我師昔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二

三

與胡公相約死 國互託碑銘後死之責公表胡公不遺餘力九原相見兩無愧色公之薨也誰表公德公自不死史臣有職羣公累章各述見聞 宣付史館萬古雷芬文忠之才似張江陵文正之學似王陽明百世之下聞風其興嗚呼我師夫何憾哉昔從公遊方理學案丹畦茶雲與共夕旦鏡海唐公鍼芥相戀藕耕先生萬里論辨良峰筠仙互參所見公之所學體正用通恢廓藕耕頽頽良峰舍功論學亦為儒宗吾道非迂體驗在躬嗚呼我師開世贖羣我師而逝孰發我蒙嗚呼痛哉忠祠落成己未之秋公以援蜀至於黃州胡公駐師方為皖謀合肥在幕侍讀在州定策忠祠偕寒溪遊有桂之樹千雲如蚪盤桓其

下將去仍畱緩蜀急吳東南以收文恭入告其心休休祠中諸賢忠孝之傳師友將校各有千秋愍烈靖毅公之同氣先後入祠馨香勿替人來祠中聞木犀香封植嘉樹無忘甘棠今復祀公千秋一堂骨肉歸土神無不之嗚呼我師靈其在茲蘋蘩用薦永懷思壽 國福民無有窮期尙饗

曾國荃

自聞兄訃今逾三月哭不成聲慟斯次骨生弗能事友恭道闕背面八年未嘗奔謁林下之遊相期白髮豈意願違俟焉以歿哀我父母生我五人弟性頑頓兄志如神愛憐諸弟白首若新吹篴仲氏克葆天真奇才愍烈竟死不伸于季靖毅行役苦辛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二

三

一病不起與鬼為鄰我在人間今亦五旬退休里閑既吟且呻五十年中憂患飽更未及垂暮哭我伯兄伯也執殯紛爭以平國賴締造民慶再生百僚有長諸侯齊盟功成身死實哀實榮朝野同悲矧予友弟兄歿江南我居湘邸歿不憑棺奠不薦醴何兄友于而弟不悌迎匱長沙哀嗚出涕中夜以思厥類有泚兄念鞠子視之一體弟因人成兄實天啟壯士挽河甲兵一洗運際遷流誰知所底惟兄之存恃以無恐君子見義必為斯勇羣小縮手不寒而慄夔典秩宗皋有邁種今其已乎誰荷天寵 國無師保野鮮承奉下哭其私反位成踊以我羸弱豈能任重不學無能何異闕茸辜負激訓四十九年昔我乘氣自

謂無前兄裁以義翻不謂然一再試世重踏而顛弟以剛折兄以曲全迄我知德兄歿九泉誰與論道吞不復宣望靈垂涕鳴原百篇憶我髫齡相從京國兄官檢討不違日晨寒暑不時躬躬是賊兄既藥之傍復我側百拜終宵虔祝斗北我病既痊喜形於色解手南歸勗我以德一別十秋燕城楚域渺矣慈雲恩同罔極相見之初五經俱墨時逢百六盃起如毛中原鼎沸孰語六韜惟兄天挺僉日人豪 成帝顧命猶典禮曹朝陽鳴鳳眾議莫撓 顯皇善任授以旌旄不辟金革罔憚劬勞持節誓師興於桑梓博集羣策折衷一是我有贈言謂我不鄙明條三十今猶可紀遂創楚軍爲角爲掎稅駕衡陽舟師之始水有彭

求關齋弟子記

卷三十二

語

楊陸有羅李規復岳鄂迅如彈指天未厭亂兵鈍鄱陽兄保江右重理帆檣蠟丸爲書問道來湘我始聞之勢轉倉黃廬陵太守謂我克當授我一旅駕言騰驥章貢合流一水相望書生從役將父不違忽報椿隕地老天荒兄既星奔弟亦匍匐荆棘滿途蓼我廢讀我克吉州兄已起復相晤建昌營次信宿任我休沐返吾初服如有禦侮後先惟叔譬諸股肱輻共一轂既平景鎮遂下浮梁從軍盡瘁偃息在床風雨之夕兄詔我旁謂我年少膂力方剛世猶多難兵且未揚聞人孔多惟子其良甯捐尺短無棄寸長東征之役與子翱翔練兵太湖全皖在握我爲前驅兄籌幃移駐祁門與賊相角同時被圍誓書頻數軍不可

據安如山嶽江南之定惟此最倬何氏銘勳獨能揚推迨克安慶兵機益利大鵬高騫扶搖展翅小鳥託巢因風不墜兄制兩江位冠羣吏弟爲屏翰 詔許毋避兼親與長少雙寡二飛軍以東予我一轍濟師助我恐失右臂風利不泊徑抵石頭頓兵城下自夏徂秋環攻地道薰收賊謀豈知逆命復來狡首方張之賊百萬爲讐我方被困兄切隱憂一戰卻敵賴有貔貅捷書夜至有庸必酬二月初吉輪舟來訪推牛犒師徧及諸將竝馬而行詢余以壯痛鉅創深何幸無恙余敬告兄堅忍爲上九地九天十決十盪以靜制動敢與相抗兄聞茲語彌深惆悵又越一暮乃告成功匪弟之力惟兄之忠 帝嘉乃績異數同蒙我

求關齋弟子記

卷三十二

語

苦軍旅既疲且瘧告歸局促別緒怱怱自茲以來尺素惟通兄渡江淮小大從公削平捻逆仍返江東我奉 簡命荊州作督比匪之傷謬獻忠告志未克伸知足不辱退賦遂初如垢獲浴兄負重望華夷瞻矚移節邦畿明刑謹獄首夏清和病在牀褥忽報海氛西人來毒眾議洵洵津門沸騰兄鑒覆轍如不克勝孚以誠信示以準繩如有不測與躬俱膺爲 國受託社稷所憑彼鹵莽者安肆愛憎譬諸朝菌晦朔自矜又若夏蟲語及於冰惟兄謙退不矜智慧盛德若愚艱難宏濟返旆東南謳歌慈惠八任仔肩曾不少憩大閱既畢小心益勵公餘之暇游於文藝莫享遐齡掌 帝之制何期中道棄我而逝嗚呼哀哉天寶

爲之民哭於巷墮淚有碑誰興百廢誰守四夷 兩宮之懃
一人之思閔予小子事兄如師死休生闕誰其我知放聲一哭
奠此哀辭於戲我兄畢世勤劬名垂宇宙遺憾毫無克家有子
能紹楷模諸孫林立清聲鳳雛教誨之責我與兄俱九京瞑目
尙鑒予愚

何璟

朔公誕降湘水鍾靈翱翔苑講習 帝廷世構龍蛇時逢屯
剝志就龍驤功成虎幄戢亂江南秉鞭作牧雨洗瘡痍風清水
陸析珪受瑞五等封侯 紫宸顧問黃閣謨猷千里邦畿移公
疆奇慈以泣民厥以察吏槐廷日永藻甸春多沈羊罷飲魯虎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二 美

消苛文武吉甫萬邦政秉使節南來江淮引領羣生成遂時序
太和鱗塘捍海鯤壑導河丙傳功名申侯保障勤宣有錫祐篤
無量旋罹疾風電迴旋樛摧奄及不弔昊天生死公忠遺疏
入 告戀 主千言 皇心震悼 恩施優渥禮備飾終典隆
上謚秩進三公璟夙仰大鈞藉聞清誨忽覩旌銘追思馨歆思
公秉性忠孝深純温如瑞玉直似貞筠思公清操素風同仰一
衣不幹二簋用享思公才學古茹今涵文章名貴理道源探思
公幹畧持危定亂身歷艱難胸具識斷樞機周密衡鑒無私求
賢若渴主善爲師宜享耆年天胡不憖禍祚後賢於公益信靈
車將發祖奠在途風雲感動道路悲呼氣化推遷空瞻劍佩百

世高勲千秋遺愛

周壽昌

公之稟道渠程絮朱融合王陸不峻其隅通天地人是爲大儒
公之陳囊班馬卿雲揖韓抗柳陶冶一鈞經經緯史是爲大文
公之秉國邪閉善陳求賢若渴直諫忘身天下自任是爲大人
公之立功志剛養醞韓范而武郭李而文氣塞兩間是爲大勲
凡公志業惇史悉錄史逸野編奚煩累牘所亟不忘公與約言
篤摯沈痛思常盡然公云任大須先無我謀濟於同力成於果
人才我才用不必區我功人功身不必居苟利國家豈必我名
亂平時泰不備猶榮公云濟難毋以死辭一死我畢難豈人貽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二 美

惟爾此身極艱備苦人不能謀我籌救補一息尙存萬死無去
竭慮圖全迺盡臣志大臣於國榮辱共之我名獨榮辱將在誰
早作暮思隱忍匡球事乖願違皆臣之疚過不肯辭心不忍白
皖然無汚卒光日月公學之大公志之堅公德之厚公才之全
三代而後篤生此賢伊呂諸葛庶幾比肩

徐樹銘

吁嗟我公毓天之英鍾地之靈維河維嶽維日維星吁嗟我公
秉德純粹學窮鄒魯文轍舒詎筆職詞翰陟轅貳卿忠橫疏草
智秉文衡王道平平俄聚羣醜屠城據邑毒此倪耆東南萬里
如沸如羹野無完聚國無堅城痛哭苦廬枕戈建義設團投書

翦蒲御士摻側索隱簡忠進良百歷險死淹收眾長議創水軍
橫海伏波角陸並進麟蛟磔澁始廓洞庭踵夷鄂疆勳銘滌岳
捷奏鄱陽從衡江淮盪滌吳越都十二年翼行天罰惟我 先
帝知公之深既克耆定慰 天之心維我 天子憂勤宵旰倚
公界公經綸參贊河北有寇望公之來師干重寄繫公其才虎
踞龍蟠千秋王氣雄都伊軫殘黎斯寄官則近秘職則封圻苞
河絡海惡總羣師天生大賢為國屏輔初扶傾亂逮壹區宇
冲聖屬心資泉與夸內寇雖平襟裔未綬梟獍豺狼化為貔虎
服公忱恂匪懾予武麟鳳在野鳴鳴道藏哲人其萎古所慟傷

梅啟照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二

天

恭惟夫子滿湘秀毓衡嶽靈鍾匡時良弼當代儒宗經綸滿腹
兵甲羅胸德崇忠孝學擅清通操持冰雪氣度雲霞謙以接物
儉以傳家履仁蹈義存誠閑邪言坊行表白璧無瑕詞館翺翔
爭呼才子文柄主持羣稱德士躋位貳卿鵬翮高舉應 詔陳
言 龍顏有喜忽遭閔凶杜門讀禮髮逆猖狂見義而起創立
楚軍旌旗肅穆 天子知公大事可屬授鉞專征焚香枚卜乃
統鷹揚次第規復感恩圖報殺賊忘身大小百戰用兵如神十
年飲血千里無塵東南重奠為德為民飲至策勳黃扉正位穆
穆封侯世襲罔替日月雙輝翎飄孔翠載進官銜推恩子弟三
江鎖鑰首推寇公一泣再泣治理雍容沛以甘雨舒以和風持

躬何約艾物何豐偉哉元老 帝倚如山馳驅南北宏濟時艱
鞠躬盡瘁力竭身瘳恨無靈草可駐仙顏膏澤所敷罔不追憶
召伯之棠株株凝翠峴山之碑人人墮淚方之於今其情豈異
純臣忠愛惓惓 君王一封遺表慮遠謀臧身墜泉底心立
闕旁臬謨說命訓詞煌煌 九重知己一代元良飾終令典逾
越尋常易名晉秩荷 國寵光有丈夫嗣各秉義方名登農部
譽噪膠庠貂蟬滿屋象笏盈床明德之後百世其昌

孫衣言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二

天

如大川喬嶽不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於物者不可以數計而
周知予嘗讀而偉之以為此固子瞻之知言而自古大臣魁閣
正直非如歐陽公者誠不足以語斯而又疑此鉅人之特出殆
將曠百世而庶幾不謂有我公之卓絕及我生而得見而又獲
親炙以追隨嗚呼自古賢聖與夫豪傑問出之士其所以有為
於世者固欲符其志之所蘄而其事之能濟與否則常視乎所
遭之幸不幸而非人力之所能施方公之以兵部侍郎誓師鄉
里四湖湘之眾用彭楊羅李之才轉戰十年而遂以覆狐狸之
窟穴拯東南之孤離此其功名之不世固歐公所未及為而其
文章之恢奇浩瀚學術之廣博精微貫古今於懷抱羅百家而

兼該以視歐公又可謂齊驅並驟殊途而同歸然歐公當明道
慶厯之間雖亦嘗困於夏竦藍元震遷謫而憂疑而自仁宗之
末造厯英宗之首基由臺諫登侍從掌帝制筦樞機其立朝執
政固當厯歲移時而史亦稱其左右兩宮坐鎮四海蓋白首而

不哀至其同時大臣如杜富韓范皆志同道合合左絜而右提而
石介曾鞏蘇軾轍之徒又相與切劘以道義揚厲其光輝是其
才未必果盡所用而其志可謂不謬所期嗚呼以公之大度偉
略深謀遠規挺危蹤以孤立恃 聖主之獨知彼流俗之無識
或貌敬而心非而淺夫之憤媚甚至於負恩忘義謗訕造謗而
不自知其為翼轂而胎餉故世之論公以謂其皇皇若弗及威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二

三

戚若不怡由功高而志下亦道尊而氣卑而我之窺公則固知
其內視一己固有未滿之素志外觀斯世尤有無窮之憂危嗚
呼昔子瞻之從文忠也有子由以與之偕而我之得出於公門
我弟方將使指而南馳當 文宗皇帝之初元公方復講書之
舊儀而大臣有不然者我弟獨密疏力爭以為此忠臣之至慮
郵洽之綱維及我弟為小人所中我方從公於軍中獨召語我
而累欬至於今已逾十年我弟方有以自得於山巔水澗而公
之惓惓不已猶欲引而置之殿墀嗚呼此其道義之相契亦何
待於執几杖以趨陪矧如予之無狀視子瞻固無能為役而飄
揚江海又一時所棄道豈謂公之推轂屢有味其言之雖舉世

皆嫌其愚直而公獨以為無瞻顧而依違嗚呼越吳瘡痍戎方
嫚欺大東杼柚極西鼓鼙 大任側席 重華宵衣何一老之
不弔又孤生之無依然則予之所以為公齋咨涕洟亦何以易
子瞻之詞日上為天下慟而下以哭其私

應寶時

嗚呼自公柄用戡大亂臻大定天下始知事功之成必原本於
學術之正志乎古者得所持以為歸焉乎俗者有所戒而不競
才氣陵轍者欲有成就而自範於馳驅博辨高智毀方立異之
徒亦憬然自失不敢以儒為詬病十餘年來士風一變士氣日
奮蓋 本朝尊崇正學教思涵育二百餘年天乃篤俾我公大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二

三

收其效以章顯作人之盛海內之人莫不祝起居祈壽考有無
窮之望於我公謂必長持此泰運也何昊穹之降割忽哲人之
云亡豈斯文之將墜抑時數之不常矧感遇而未報如寶時者
其日顧而自傷嗚呼我公有一物未康之懼而在躬弗恤有三
軍不奪之概而舍己若遺量不居乎成功而耄勤過於壯往才
有餘於濟險而居安惕於處危方重沓兩江之日 天子亦以
積勞之久俾坐鎮之是養而一心默運萬幾總持人方仰其從
容而展布優裕而成宜夫孰知匪躬之節非徒盡瘁於艱屯危
難之時蓋其戰兢臨履自幼學壯行以來未嘗一息之或離也
然則公之於世誠無憾於幾微世之賴公安有窮期耶

方鼎銳

惟公生布惠於羣黎死垂聞於美諡復何憾而何悲亦不怍而不愧如公氣質之寬厚智識之精深輔以經術之湛粹學問之精純發為文章著為事業莫不經天緯地造道而成仁觀其赫赫之功若日星之炳燭豈燭火之光明挹其休休之度又若江河千頃激之不濁揚之而不澄是以溥海內外知與不知聞其風則如見其人嗚呼相君間世挺生衡嶽孕秀湘水毓靈何才之雄何德之清爰初發迹蜚聲詞職義旗一揮誓掃蠹賊既下壽陽諸道並發爰定皖江迺復建業取將於伍眾皆防特收士至佐後常顯發 上嘉乃庸封侯首列初制江南瘡痍不堪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二

三

勞之來之吏士胥安 皇帝冲齡賞公碩德故卜良相用參勿密戡亂郵災進賢取傑定法務平治道期益綏柔遠人不隨不激 上念吳民惟公去思俾公再臨撫我蒸黎民飢公食民寒公衣 上思相賢每飯不遺期公壽考尚多謔謔天平孰忍奪公至斯

吳大廷

嗚呼時難未已公胡云亡中外震悼匪獨余傷憶昔粵逆煽禍一方勸楚踰鄂遂穴建康公以卿貳讀禮家居 帝曰咨汝往簡師徒公日艱哉臣敢不力採幹搯屨誓殄此賊乃率子弟鼓行而東剗湘剗岳爰成鄂功眾謂義聲可吞石岡賊旗反走師

老豫章不蜚不鳴再蹶再起竟克僞都報功 天子北定中原南平吳越孰非自公勛庸卓絕公何能然知人善任文武同升賢能並進猶有餘暇雅歌投壺投戈息馬敦禮說書片善微長兼收並蓄士林爭趨如射有鵠煌煌金陵六朝所都四夷懷畏萬姓懽呼一調赤畿仍鎮南國君子有歸小人蒙澤嘗考古人罕公其伍郭李無文韓范不武况崇正學程朱為傳經術鄭賈文章韓歐他人有一皆足名世獨在我公猶為餘事嗚呼我公世仰天人一朝怛化薄海呻吟一樽致奠泣涕陳詞為天下痛兼哭其私嗚呼哀哉

尹耕雲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二

三

嗚呼公生六十有二年自翰林以至宰相爵位躋於躬桓勲業紀於旂常出億萬蒼生於水火而登之衽席運天下大器於將恐將懼而指諸磐石之基功成者退溘然與世長辭德被生民澤垂後世古今會不幾人而抑又何悲然天下無賢不肖而皆為流涕况其所拔識與提擢當耕雲之出參豫軍公數以書來將欲振飢鷹之鍛翮飾駑馬以銜韉時方迫於戰事身不獲從而心則許以馳驅及公之治兵周口開府近畿膏一再奉書於節下而往來展謁於階墀見公之疲於屢視而步履有待於扶持又語言之漸澀覺神明之就衰竊計當今之世 冲主緝熙聖學 兩宮求治而孜孜信天心之仁愛必不遽奪我舉夔孰

意大尾之既隕所謂鞠躬盡瘁者公可以見 三祖 六宗於
陟降而告臣職之無虧獨不解眾萬之生不少耄耄與期頤彼
何修而獲此胡獨於公靳其施縱不計一人之修短豈不念民
生之休戚與海宇之安危此耕雲之所為撫膺太息而不能自
已於涕洟蓋外有感於天下之故而內以哭其私嗚呼哀哉

易佩紳

祝融之陰漣湘之間篤生我公命世大賢維公之功慘淡經營
手挈江淮還之 大清維公之德真實不欺過也皆見光明無
虧維公之學包舉漢宋本末精靡一空聚訟維公之量函蓋羣
倫曷大曷高細流穢塵維公之風警聾瞶替提倡英才先自吾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二

五

楚凡諸盛美矣待具陳 朝有良史野有公論惟予小子私心
竊悼四顧乾坤莽莽誰告去歲之冬貨餉東行天假其緣見公
金陵公開東閣款畱信宿懽者平生誨言肫篤謂功與名時數
有定惟道與德乃自為政平生服膺本如此言經公印證此志
彌堅今年二月公薨於位我行辭公甫距五日舟泊岳陽哀音
忽聞北望江天風雨晝昏自公召我十有三年今始一見遂判
人天物各有羣人各有類不從其類誰拯誰庇從違有分行藏
有命自安其命何悔何病一身行藏不須公念天下滔滔公豈
無憾中原巖平邊方未肅元氣蕭條奸宄叢簇所望於公大柄
終屬次第區畫以竟全局豈止江左一隅受福嗚呼已矣公逝

何速海夷滑夏致戎已久公為其難頗憎多口我知公意中必
不苟待時而動轉旋在手以此川公畧得樞紐嗚呼已矣誰圖
其後大道不明俗學相做德行事功各為一黨世無全才民物
安仰幸公長存作育日廣登高一呼眾山皆響嗚呼已矣曠然
天壤今公靈輻返於故園尊酒瓣香聊陳几筵未盡之言俯仰
一哭風馬雲車公靈往復

會文正祠雅集圖記

王定安

同治十三年冬十月太傅曾文正公祠落成其弟澄侯都轉謀
於湘人士仿香山洛社故事選高年耆宿負時望有文行者若
而人讌集詞東軒圖形壁間復詩以張之嗚呼盛矣先是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二

五

天子嘉念公勲 詔所蒞行省皆建祠於是天津金陵安慶南昌武昌同時鳩工
蒞事而湖南為公鄉里中興來達官貴人徧天下廝養走卒躋
大僚者相踵贖金庀材尤易舉其規模壯闊延袤數十畝繚以
周牆繞二塘其中崇堂峻宇既莊既肅危亭瞰青飛榭激素翼
如練如壤傲殊觀諸老既醉且樂屬定安記之因舉觴言曰海
內失承平二十年矣當道光末造上下恬熙姦人伏草莽卵育
胎孽日肆以大有司務為姑息苟簡飾美言欺罔大吏大吏因
之欺 朝廷罔又加甚焉至於癘潰腫決不可收拾乃張皇補苴驅疲

始落我來瞻拜薦藻蘋恍接精靈共唯諾回思往昔參翔翔四方角逐渾無著祇今箕斗負虛名念之不免懷慙怍比借詩虎與酒龍如吸百川了不涸列筵何止具八珍餘炙還供奴子嚼就中不少禿鬢翁延年休藉上池藥倚杖頽頽再拜難直取儀文概刪略從來短景難少延半由宵火相煎灼吾儕俱是山澤癯故爾大年齊龜鶴恥營聲利逐夸毗粗有生涯甘淡泊大名應許萬古垂視彼蟬蛸羽奚若請看壁上鬚眉蒼獨與宗臣遺像錯

會文正祠雅集性老作詩盛述文正勳伐其辭美矣茲復

就文正學術推闡言之仍用原韻呈會中諸公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二

王定安

王定安

屈賈長徂聖不作騷人豪士兩寥廓衡雲蹇蹇頽無光久乏新

吟慰林壑相公崛起漣湘間上嗣皇墳窮邱索賞時才子數湯

梅何子幾輩能文有楊性郭仙頗聞下筆回萬牛淋漓元氣肆

噴薄乾嘉以來宗許鄭鑽就六經矜註脚爬爬鬚掃垢日以新蹈

躩乘瑕各有託曲證古書辨真贋引伸異詰判今昨每因一字

費萬言如耕百晦詡一穫顧闕江敷誇經神錢王繼武亦不惡

此外紛紛數十家清聖濁賢同一酌漢徵宋幟互詆謀出奴入

主相嘲諷相公讀書化癡癡如啣秋風掃寒穽綿袍森立繫墜

緒段借旁通戒臆度欲融門戶銷眈驅未許邱垤誚衡霍問字

喜從揚雄醉說理夢與紫陽選力求寔事矯空疏兼崇義理恥

穿鑿幹旋大道追姬孔况有奇勳適管樂聽履早登三公堂析

珪更僭通侯爵爰除蕪穢還清明長驅妖魅飽鋒鏑偶然撫夷

示包荒徐圖自強非示弱胡天不怒遣一老三年回首傷搖落

諸道爭建葛相祠銘勲屢荷 聖皇諾憶昔烽火徧東南四

海有家無處著老扶幼攜苦奔波芒屨避走眞羞作豈期轉幹

憑公手大傾河漢活乾涸卽今湘上會耆英黃花釀酒恣大嚼

滿堂爭看嬰鏖翁沃若春意含紅紫興酣慷慨談往事益因歎

定欽英略此祠此會足千古豈與萬物同銷灼我則末座無鬚

髯甘啣雞雞伴老鶴屏足脆羽慙雄姿謬附鳳鷲且飄泊文章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二

李元度

自古有異調陽剛陰柔霄相若請君試讀皇甫詩氣格頗與昌

黎錯

同人作九老會郭筠仙中丞先期解纜去性農丈首唱七

言詩用文正公題筠仙詩集韻余以五言和之仍步原

韻兼呈諸公

李元度

同治十三載閩海鯨波作 臨軒咨舊弼氛祲待推廓飛鴻昔

道消巨魚今赴壑來爾濟川才橫海疆戎索會帥首詣 闕

宮繼者中丞郭君倂與中丞交誼頗不薄昔君撫嶺南陽春歌

有聊同訓恣抨擊乞骸容疾託優值憶 南齋巢痕故如昨戀

闕隔九關樹人思百稜有 詔起東山往靖海氛惡同岑悵

分袂祖餞開樽酌豈惟敘契闊亦用恣諧謔何圖去帆疾有似
風吹箠送者自崖反禮儀還卒度仍約闢華筵摩刀聲霍霍霜
高蟹正肥持螯興騰遠綠酒潑葡萄黃梁飽精鑿未祖千里程
且永一曰樂九老與七賢序齒不序爵緬懷文正師干將懍鋒
鏘功成荷 殊錫彤弓紀繁弱專祠今考宮燕飲成可落天生
救時相不隨眾唯諾攬轡奠神州國手爭一著嗟我昔從公中
厥良自忤未逐亂冥化甘同酌鞦韆何幸拜崇祠屠門過而嚼
枵材愧蔓苕怕說籠中藥但祝寰海清諸公奮雄略趨 朝任
置寄旂常光炳灼而我託喬蔭間雲隨野鶴洛社陪耆英相遭
淡與泊飲酒和陶潛聽琴識賀若年年此高會觥籌許交錯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二

四

曾文正祠雅集詩

黃文琛

年至謝簪紱嘯歌天地清微管聖所歎望古據今情崇祠峙鄉
國用答元功成者俊此高會故實留湘衡是月涉霜序晚菊芬
落英華燈繼白日豐廚移珍烹賓主大驩洽醉稱千歲觥窺鏡
鬢眉肖彈毫珠玉并僉日鏡之壁不讓嵩洛名願于愧衰劣亦
復相酬廣回首兵禍初承乏專邊城尙記石鼓山擎舟祖戎行
一別疏音問烽檄頻遙驚十年備艱屨乃得江淮平於茲樂無
事疇不受其生練吉來展拜獨薦將虔誠

朱克敬

板蕩羣黎厄忠貞獨力扶九州完解瓦一德運神樞釋負民心

固推誠士氣爭相結羅將相旌帛禮師儒轉敗功由忍彌讓道
在愚艱難馮鄧比勛業范韓無弔古詞人集崇功廟貌都丹青
瞻畫像豁達想宏模荆蠹遺寶班門少棄枵如公長柄國誰
更哭窮途

求闕齋弟子記

卷三十二

望

求闕齋弟子記卷三十二終